内容

[警察顺强 1](#_Toc517360052)

[煤矿淫之路 49](#_Toc517360053)

[御龙记 120](#_Toc517360054)

[强奸了潇洒英俊的刑警 138](#_Toc517360055)

[巨根警察的极限强暴 147](#_Toc517360056)

[警察故事 150](#_Toc517360057)

[男大学生强暴事件秘录 154](#_Toc517360058)

[性欲超强的猛直男竟然主动勾引我 162](#_Toc517360059)

[顺强打工记 167](#_Toc517360060)

[我的偷奸姐夫计划 199](#_Toc517360061)

[健美比赛会场集体挟持事件 206](#_Toc517360062)

[特殊行动 209](#_Toc517360063)

[路遇醉酒壮汉 225](#_Toc517360064)

[野战 246](#_Toc517360065)

[龚剑的大脚 266](#_Toc517360066)

[天理哥的大阳具 272](#_Toc517360067)

[猎物 277](#_Toc517360068)

[壮东泰 453](#_Toc517360069)

[桃色交易 473](#_Toc517360070)

[驯服猛男运动宿友 476](#_Toc517360071)

警察顺强

顺强是一名警察，28岁的他英俊潇洒。由于平时喜欢运动，体格强壮匀称，他还是警队里的游泳高手，每次比赛他都是第一名。在警队的同仁看来，他春风得意，上司的女儿看上了他，由上司做媒，经过半年的派拖，刚新婚燕尔。但顺强却没怎么高兴，一来新娘不算漂亮，二来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但由于上司做的媒，为了自己在警队有个靠山以及自己的仕途，他也只能强装欢笑。听说有新人入队，他在岳父那里翻了一下档案，选了一个他甚为满意的作他的搭档。新人报到那天，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走到顺强的面前，“啪”一个立正，“新人殷维强向顺强报到”。顺强抬起头，直觉眼睛一亮，比他想象的还要英俊，年轻的脸庞洋溢着朝气，还带着点腼腆，健壮的身体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常锻炼的人，不觉心中一喜，点了点头。22岁的殷维强刚从警校毕业，初到警队就听说了顺强是上司的女婿，所以顺强前顺强后的尽量照顾周到，每天送茶倒水是必须做到的。可顺强还不满意，又吩咐他为自己擦皮鞋，顺强从不脱鞋，维强只得跪在地上把顺强的皮鞋擦亮。看着维强这么听话，顺强得寸进尺，把健身后的内裤也扔给维强，维强只能忍辱把顺强带着臊味的内裤洗得干干净净。维强毫无办法，他是新人，顺强又是红人，为了前途他只能这样。可天真的维强那里知道，他的灾难才刚刚开始。一天晚上，办公室中只有他们俩人。顺强把脚搁在桌上抽着烟，维强正准备换下警服与女友约会。“顺强，还有事吗？没有的话，我就去换衣服了”维强一边说一边准备到更衣室去。“就在这儿换吧”顺强说。“这儿？”维强惊讶着问。“都是男人还怕羞？”顺强反问。维强想：是啊，都是男人，就在这儿吧。于是他脱下警衣和警裤，身上只剩下背心和内裤，结实的肌肉显露无疑。他刚准备换上西装，却发现西装不见了。“不要找了，在我这里。”顺强手里拿着西服对维强说。“顺强，快给我，我要迟到了”维强想到约会的时间快到了，不免焦急起来。“看来你的身体挺棒的。想要西服？可以。哈哈，脱光让我看看。”顺强淫笑着。在平时的工作中，维强已有察觉顺强对自己的好感，想不到顺强今天这么直接。虽说顺强是个得罪不起的人，但维强还有做男人的尊严。“不行的，顺强，我还是穿警服吧。”说着，维强想去拿刚脱下的警衣警裤。可已经来不及了，顺强已到他的背后，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身后。维强拼命挣扎，但却不是顺强的对手。一会儿，维强的双手已被缚在身后，双脚也被捆住，就这样直直地站在顺强的面前。顺强把烟吐在维强的脸上，双手在维强的身上抚摸着，胸前、乳头、颈部，慢慢地划向维强的裆部，一把抓住了生殖器。维强只有22岁，血气方刚，阴茎在顺强的抚弄下硬了起来，隔着内裤象座小山。“求求你，顺强，不要这样。”维强现在只有哀求的份。“放心，我不会强迫你的，我要你求我让我玩你。”顺强说完，又回到他的座位上。顺强抽着烟，欣赏着维强背心下的肌肉和鼓起的裆部。他随手拿起维强的西装，翻出维强女友维蒂的手机号，拨通电话。“维蒂吗？我是顺强，我们正在办事，维强可能赶不到你那里了。不过维强说，为了补偿，叫你一小时后到我们警队，他会给你一个惊喜的，不要忘了。再见。”顺强放下电话，又对维强说：“好了，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要么等你的维蒂来了再开始。”这下维强感到彻底完了，想不到顺强会想出这样一招。在维蒂面前被人羞辱，那以后还怎么抬头？说不定她还会和自己拜拜的。要是现在就……可现在看来，今天难逃一劫了。“顺强，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维强彻底崩溃了，放下了尊严轻轻地说。“你在说什么？大声点，我们开始干什么？”顺强说。四周静悄悄的，维强知道顺强肯定听到了，只是为了要羞辱自己。已到了这个地步，维强只得大声地说：“顺强，你现在就开始玩我吧。”“那，让我考虑考虑。”顺强仍抽着烟，一动不动。天哪，看来顺强今天非要彻底撕掉自己的所有尊严，“扑通”一声，维强跪在地上，眼里噙着泪水，苦苦哀求：“求求你了，现在就玩我吧，我什么都愿做的。”维强放弃了男人所有的尊严。直到这时，顺强才慢慢地站起来，走到维强面前解开他手脚上的绳索。顺强知道维强不会抵抗，因为维强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站起来，脱光衣裤，两腿叉开站好。”顺强得意地说。维强的脸涨得通红，开始脱下背心，接着褪下内裤，两腿叉开，一个年轻的裸体站在了顺强的面前。维强的身材的确不错，发达的肌肉，结实的腹部，圆圆而富有弹性的臀部，浓密的阴毛中间，阴茎在微微地颤动。维强第一次受这么大的侮辱，赤裸着被人欣赏，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突然，他感到有一只手开始抚摸他的臀部，手指划向股缝，然后伸到裆部，捏住了肉蛋；而另一只手则一把抓住了阴茎，开始套弄起来。维强极力想控制住阴茎不要硬起来，可年轻气盛，再加上顺强熟练的套弄，不一会儿维强的阴茎就大了。“睁开你的眼睛，看着自己的阴茎。”顺强停止了套弄。维强只得睁开双眼，低下了头。他看到自己的阴茎直立着，粉红的龟头上渗出了点精液。这时顺强用手指用力按下阴茎，又突然放手，阴茎随之不停地上下抖动。“哈哈，照我的动作自己来，让我欣赏一下。”顺强大笑着。维强忍辱用手把阴茎按住往下，再放开，多次重复着表演给顺强看。“好了，快爬到地上去。”顺强命令道。维强乖乖地仰面躺在地上，顺强用维强擦得锃亮的皮靴踩住他的裆部，并用力碾着。然后又分开维强的两腿并翘起，使维强的肛处一览无余。随后拿起桌上的两支钢笔，用力插入维强的肛门，维强痛的大声叫了起来。听到维强的惨叫，顺强非常满足，他不停地把钢笔在维强的肛门里捣着。突然，维强感到顺强停止了动作，他睁眼一看，却发现顺强已解开他自己的裤带，掏出已翘得老高的阴茎，猛然插入维强的肛门。维强感到一阵恶心，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1米80身高、身体健壮的警察竟被人鸡奸，而且还不能反抗。顺强不停地抽动着阴茎，嘴里喘着粗气，而维强也不禁呼吸急促呻吟起来。顺强的动作越来越快，他忽然大叫一声，维强只觉得他的肛门里一股浓浆涌入，他知道顺强已经射精了。接着，顺强把还依然粗大而且还滴着精液的阴茎在维强的脸上乱戳，眼睛、鼻子、嘴，维强满脸都是精液。顺强心满意足地在整理自己的裤子，维强躺在地上，看来时间差不多了，维蒂快要来了。“强哥，求求你，今天就算了吧。维蒂就要来了，在她面前给我一点面子吧。”维强不得不再次低声下气地哀求顺强。顺强再次用力踩住维强的阴茎，俯身把一口吐沫吐在维强的脸上。“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以后随叫随到。”维强闭上眼睛，点了点头，他知道他只能这样做。第二天，维强尽量回避顺强，加上警局人来人往，顺强也不会对维强如何。下午，据线人情报，晚上12点将有人在“Love酒吧”购买毒品。于是，队长命令顺强和维强俩人前往。“Yes, Sir”顺强真是喜出望外。晚上9点，他俩就驱车赶到，在Love酒吧的对面停了下来。维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早就在这里守侯，但顺强说每次行动都是这样，维强是新人也不懂规矩，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昨晚的阴影老挥不掉。在车内呆了一会儿，顺强就把手放在维强的裆部。“不要，顺强，我们不要这样。”维强心想，昨晚没有办法，以后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断然拒绝。“那好，我们来听段音乐吧。”顺强边说边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盒磁带。维强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顺强会不强迫自己，或许车上太小，或许任务在身，最好顺强对自己已不感兴趣了。可磁带中放出的声音却让维强彻底失望，这哪是音乐？这分明是昨天维强哀求顺强玩自己的屈辱声，顺强说还要考虑考虑，可自己硬是跪着求强哥，说自己什么都愿干。“怎么样？这么美妙的声音给维蒂听，她会开心的。”顺强边说边用手在维强的脸上拍了拍。维强知道顺强昨天录了音，以此来威胁自己，现在他只想能拖一天是一天：“顺强，可现在我们有任务啊。”“所以我们这么早就到了呀。”顺强狡诈地说。维强这才知道他不是顺强的对手，他是斗不过顺强的。“快下车，坐到后座去，脱光裤子。”顺强说完，自己先下车坐在了后座上。维强无奈也跟着下车坐到了后座上。虽说马路上还有行人，可汽车两侧的深色玻璃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维强脱光了裤子，露出了耷拉在毛丛中的阴茎，他有点包皮，只露出少许龟头。顺强把维强的双手反剪到身后用手铐铐住，再把双脚也铐住。顺强一只手把维强阴茎的包皮裹住整个龟头，然后拿住包皮用力往上拉；另一只手则在肉蛋上轻轻地摩擦，以及后庭附近的阴毛。只一会儿，维强的阴茎就在顺强的摩擦和挑弄中越来越粗大，但由于包皮包住了龟头，所以整个阴茎被扭曲着。阴茎的涨痛使维强满脸通红，疼痛难忍。“强哥，饶了我吧。求求你饶了我吧。”维强哀求道。“哈哈，求我了，好吧。”顺强捏住包皮的手突然放开，维强的龟头便猛然往上窜出，阴茎直直地挺立着。顺强大笑着，接着他一把抓住维强的头发，用力把维强的头往自己的裤裆里塞，维强拼命不让头往顺强的裆部靠近，可抵不过顺强的双手，慢慢地碰到了顺强的裆部，最后整个脸都贴了上去。一股臊味直冲鼻孔，使维强透不过气来。顺强抓着他的头在裆部不停地摩擦，维强明显感到顺强的阴茎在膨胀。顺强猛然把维强的头抓起，用舌头在维强的脸上舔着，把唾液涂满了他的脸。“你是我的性奴，在我面前你永远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快帮我脱下裤子”顺强边说边扇了维强两个耳光，接着把维强手上的手铐打开。维强用发麻的双手解开顺强的皮带，拉开拉链，脱下裤子，他看到顺强坚硬的阴茎已从内裤旁露了出来，维强又把顺强的内裤脱了。顺强的阴茎的确体现了男人的阳刚，粗壮的阴茎伫立在浓密的阴毛中，龟头闪闪发光，海棉体上的青筋暴出。“张开嘴含住它，快点！”顺强抓住维强的头硬往阴茎处塞。维强死命抵抗，无奈嘴唇已碰到了挺直的阴茎。他感到一阵恶心，维强第一次与男人的阴茎靠得这么近。“还不张嘴，受过屈辱的男人什么事都得做。是不是想把磁带寄给维蒂？”顺强恶狠狠地说。是啊，受过屈辱的男人什么事都必须做。维强张开嘴把顺强的阴茎送入口中，生平第一次含住了男人的阴茎，他狠不得一口咬断这可恶的肉棍。可他知道，即使咬掉了又如何呢？失去男根的顺强会放过他吗？顺强的岳父——自己的上司会放过他吗？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维强只得紧紧地含住顺强的阴茎，他感到臊臊的，热热的，加上龟头上流出的少许精液，咸咸的。顺强抓着维强的头发上下扯动，维强含着阴茎的嘴也随之上下滑动。他知道他现在就象维蒂含着他的阴茎那样，可他和维蒂是一种性的欲望，而现在则是在受顺强的羞辱。顺强的阴茎越来越粗，越来越大，直刺他的喉咙，动作也越来越快，顺强不停地呻吟着。“啊，啊，把精液吞下去。”顺强大叫着，随之维强就感到一股热浆充满口中，顺强具有健壮的体魄，精液又粘又多，维强费劲地咽下去，但还是有些流在顺强的腹部和阴毛上。“用你的内裤把精液擦掉，阴茎擦干，帮我把裤子穿好。”顺强依然喘着粗气命令道。维强只得用自己的内裤擦掉顺强腹部和阴毛上残留的精液，并把海绵体及龟头仔仔细细地擦干，接着帮他的裤子穿好。顺强点了根烟，看着维强周到的服侍，心中满心喜欢。“好了，今天看你的表现还不错，让你也爽一爽。自己手淫给强哥看看。”顺强淫笑着。维强没有动，他不知道为什么顺强会有这么多羞辱人的办法，为他口交后心满意足的他还要看手淫表演，自己还象男人吗？顺强见维强不动，用拇指和食指掐住维强的两腮，把沾着精液的维强的内裤塞入他的嘴里：“还不快动手。”维强不得不伸手握住自己的阴茎进行上下抽动。顺强斜靠在车门上，叼着烟，欣赏着维强的阴茎逐渐勃起，粗大。维强知道呈现在顺强面前的是怎样一幅情景，一个结实的年轻裸体，大腿最大限度地分开，手在玩弄着自己的阴茎，塞满内裤的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宽阔的胸部起伏着，喘着粗气，可他控制不住自己。随着生理上的变化，维强动作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知道他快不行了。“把你的精液射在你的内裤里，不要弄脏车子。”顺强也知道维强要到达高潮了。维强一把拿出嘴里的内裤，急忙放在自己涨得发紫的龟头前，“啊”的一声，一大滩稠液已射到了内裤上，维强的身体还在颤动，阴茎也在抖动，好长时间才完全停止。顺强拿过内裤，把精液往维强的脸上涂抹。维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年轻英俊的脸被扭曲着。“是不是很舒服？比和维蒂性交还快乐吧！对了，快把你和维蒂性交的过程说给我听听，快说！”顺强用手指夹起维强还滴着精液的阴茎抖了抖。维强的泪水充满了眼眶，他知道他必须要把和维蒂最私密的事情从口中说出，讲给一个正在随意玩弄自己的男人听，他不禁闭上了眼睛。“快说！详细点。”顺强在维强的裆部用力捏了一下。“我们脱光衣服。”维强带着哭腔说。“接着？”顺强得意的问。“我舔她的阴穴。”维强无奈地说。“然后呢？”顺强问。“她含住我的阴茎上下滑动。”维强接着说。“继续。”顺强露出了淫笑。“我的阴茎勃起后插入她的小穴，不断抽动，最后射了进去。”维强的眼泪已流满脸颊，这种屈辱他将终生不忘。“她的乳房很大？”顺强追问。“是的，很大。”维强点了点头。“你们一晚几次？”顺强得寸进尺。“2、3次。”维强已开始“呜呜”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现在很贱，裸着身体，被迫说着和维蒂的性事，还流着泪，哪还有什么男人的尊严？可他没有办法。“她的性欲很旺啊。”顺强看着维强的贱样哈哈大笑。“不，是我的欲望强。”维强不愿顺强羞辱他的维蒂。“是吗？为什么？”顺强在维强的身上又上一阵乱摸。“我是男人。”维强扭动着身体想避开顺强的手。“你是男人？哈哈，我看你还算不算男人。”顺强一把抓住维强的阴毛使劲拔了下来，然后塞到维强的嘴里。“快吃下去，这可是你自己的毛啊。”顺强不停地抓不停地塞，维强痛得直叫。不一会儿，维强的阴毛就所剩无几了。“睁开你的眼睛。”顺强按住维强的头，双手撑开维强的双眼。维强看到了自己原本浓密乌黑的阴毛变得稀稀拉拉，维强记得，15岁那年他刚发育时就是如此。维强的泪水滴在了光滑的阴部上。“你自己看看，还算男人吗？”顺强依然按住维强的头不放。“不算了，我不是个男人，强哥。”维强只想快点结束这痛苦的折磨，只能屈辱地说。“知道就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把内裤穿上。看着点，有情况叫我。”顺强哈哈大笑，他打开了维强脚上的手铐，逼着他穿上那件内裤。那是件什么样的内裤啊，顺强的精液、维强的唾液和精液早已把它浸湿，并且粘粘的。维强不得不把它穿在身上。顺强躺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维强则呆呆地坐在他的身旁，被拔去阴毛的裆部隐隐疼痛，又粘又潮的内裤穿在身上使他坐立不安。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健壮、英俊、充满活力的年轻警察，竟要被迫在一个同样年轻的男人面前，裸体，被操，被拔掉阴毛，进行手淫表演，穿上沾满精液的内裤，还要说出和女友的性交。维强的眼眶又湿润了，他无地自容，他真想把那个淫鬼给杀了,可为此而做牢又觉不甘心，况且他要那淫鬼活着，虽说现在还想不出什么办法，但他希望总有一天他要报复的。想着想着，12点已快到了，维强推醒了顺强，他们注视着“Love酒吧”的同时，顺强又命令维强两腿叉开，他的手始终在维强的大腿间乱摸。12点左右，两名嫌犯果然在“Love酒吧”出现，顺强和维强一起上去，抓获了那两个嫌犯。其中一人是个戴着眼睛、瘦瘦的年轻人，顺强对他毫无兴趣；而另一个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从那稚气的脸上看出，他还是个16岁左右的大孩子，却长得非常的帅气、结实，穿戴前卫，而且脾气倔强。顺强决定要亲自审问。第二天下午，顺强带着维强一起开始审问那个男孩。顺强坐在一张椅子上，维强在一旁记录，而那男孩则站在顺强的面前，两人约一米左右。“叫什么名字？”顺强问。“东阳”那男孩答。“多大？”顺强接着问。16岁”东阳说。“身上还有毒品吗？”顺强边说边俯身往前在东阳的身上搜了起来。上身搜完后接着再搜下身，最后手在东阳的裤裆处摸了起来。东阳一惊，急忙往后退了几步。顺强一把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拉回了原处。“是不是还有毒品？快脱下衣服让我检查。”顺强没想到东阳这么不听话，有点发火。东阳很不情愿地脱下了外套和背心扔在地上，以此来表示他的不满。“继续脱，全部脱光。”顺强大声地说。东阳把头扭向旁边，一声不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顺强恼火了，他向维强示意了一下。维强立刻走到东阳的身后，一把将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顺强同时用自己的双脚用力夹住东阳的双脚，使他动弹不得，随即迅速地抽掉东阳的皮带，解开纽扣，拉开拉链，东阳的裤子立刻滑落下来，东阳边大喊“不要，不要”，边拼命扭动身体，无奈三角内裤也被顺强拉下。顺强把东阳的裤子扔到了墙角，同时眼睛一直盯着他面前的裸体男孩。这是个刚开始发育的大孩子，帅气的脸由于被迫裸体而红一阵白一阵，胸部微微隆起，已有了点肌肉，腹部以下正长着软软的阴毛，稀稀疏疏，星星点点，阴茎已不象小孩那样短小，大部分的龟头已从包皮中露出。顺强看得出了神，他知道12年前的他也是这样，可时间太久已记不太清楚了。顺强示意维强放开东阳的双手，东阳立刻就将双手挡在前面，尽力遮住私处。“小子，快把手拿开。”顺强对东阳命令道。可倔强的东阳依然遮住不动，顺强知道他必须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些警告。他猛然站起，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东阳的脑袋，做着板动扣机的动作。其实顺强哪会开枪，在警局里打死嫌犯，他顺强还要活吗？可东阳毕竟还是孩子，已吓得浑身发抖，双手下意识地放开了，只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东阳的尿从阴茎中失控般地流了出来。“哈哈，在随地大小便呢。”顺强瞧着地上的一滩尿，真得很开心。东阳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他听说过吓得屁滚尿流，可能现在就是如此。“兔崽子，快把地上的尿舔干净，快舔！”顺强在东阳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东阳已被吓得听话了，他跪在地上，用舌头舔着，还不时地用嘴吸。地上并不平整，尿往低处在流，东阳只得象狗一样的边舔边爬。舔完后，他乖乖地又站在了顺强的面前。顺强仍坐在椅子上，他把右脚放在东阳的面前，命令道：“把我的鞋和袜子脱了。”东阳默默地脱去了顺强的皮靴和袜子。东阳的阴茎由于刚才的惊吓而耷拉着，顺强把脚放在了东阳的裆部搓揉着，他想感觉一下16岁男孩的阴茎膨胀的过程。而东阳这时再也不敢后退逃避顺强的那只脚了。“维强，你继续审问。”顺强对维强说。其实顺强根本不想审问什么，他盯着被他套弄着的东阳的阴茎，感觉着它的逐步勃起，终于阴茎高高地挺立了。顺强放下了右脚，他觉得很好笑，阴茎周围的毛儿还很少并且很短，粗看上去就象小孩那样光溜溜的，可还不算粗大的阴茎却直直地往上翘着，粉红的龟头已完全露了出来，鲜嫩鲜嫩的。东阳难过得直想哭，正值发育期的他，知道身体某些部位正在发生着变化，所以近来他特别害羞。过去在家洗澡时，他从不在乎他大哥的进出，可现在，却把浴室的门锁得紧紧的。但今天，他的身体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一个警察面前，而且还把阴茎翘得老高老高。“快爬到桌上去跪着，分开腿，撅起屁股。”顺强的命令打断了东阳的思路，他爬上了桌子分腿跪在上面，屁股往上翘起，整个脸已贴到了桌面。顺强走到东阳的屁股前，由于东阳的双腿分开着，他的视线正好对着东阳的肛门和晃动着的阴茎和肉蛋。顺强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支钢笔，轻轻地在洞口附近敲了敲，东阳浑身一抖，粉嫩的菊花一开一闭，顺强不停地敲打，菊花有节奏地开闭，逗得顺强哈哈大笑。最后，顺强又在微微颤动的阴茎和阴囊上敲打了几下，阴茎又一翘一翘的。“好了，检查过了，身上没有毒品。小子，站到墙角去。”听到顺强的大赦令，东阳迅速从桌上跳下，站在了墙角，但依然还是赤裸着身体。不觉天色已暗，警局的同事都已回家。“嘟嘟嘟”，扔在墙角的那堆东阳的衣裤里发出了手机的响声。维强走上去，从东阳的裤兜里拿出手机。“喂，我不是东阳，是警察。你是他什么人？”维强听了一会儿，走到顺强前说：“顺强，是这小子的大哥打来的，他说要来警局。”顺强点了点头。“你大哥叫什么？”顺强问东阳。“叫东泰。”东阳怯怯地说。“东泰？是不是开“鸿运酒楼”的那个？”顺强问东阳。“是的”东阳答。顺强一年前与东泰打过交道，他知道东泰是个不大不小的黑社会大哥，有几个场子，虽说场面不大，但也有些手下。顺强对他记忆忧心，那次扫黄行动失败，还被东泰嘲讽了几句，至今顺强还耿耿于怀。望着站在一旁的东阳，顺强暗自心喜。不一会儿，东泰就带着四个手下来到了警局。与弟弟东阳相比，东泰不仅很帅，而且24岁的他更显英俊。1米85的个头，加上结实的身材，着实是个帅哥。“是顺强啊，好久不见了，不会把东阳怎么样吧？”弟弟在人家手上，一进门东泰不得不陪着笑脸打招呼。“怎么会呢？我还没来得及碰他，你就赶来了呀。”顺强一招手，维强就带着东阳走出了审问室。“大哥，快救我。”东阳突然大哭起来。看到东阳被剥光的模样，四名手下想一拥而上，可东泰知道这是在警局，于是喝退了他们。“顺强，你不可以碰他，他还是个孩子。”东泰对着顺强说。“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在你手下面前听我的话啦。”顺强狡诈地在东泰的耳边轻轻地说。“你想干什么？”东泰问。“我要搜一搜你身上是否带有武器。”顺强笑着说。东泰知道今天必须听顺强的摆布，因为弟弟东阳在他手上。东泰和东阳兄弟俩感情很好，尤其东泰对弟弟。他们的父亲也是黑道中人，在弟弟东阳5岁那年被仇家砍死，母亲也被仇家强奸而自杀身亡。13岁的东泰只好带着弟弟流落街头，走上了黑道。俗话说长兄为父，东泰对弟弟真是疼爱有加。如今弟弟已长大成人，自己在黑道上也站住了脚，虽说不是什么大头目，但也有不少手下。可今天，为了兄弟不受欺辱，他也只能放下做老大的威风听任摆布。东泰平举起双手，示意顺强上前搜身。顺强在东泰的身上乱搜了一通，最后他的手在东泰的裤裆处停住了。由于隔着裤子，顺强摸索了一下，很快顺强就感觉到了东泰下垂的肉蛋和还没有勃起的阴茎，软软的肉棍正斜向右侧。东泰一直站着没有动，他刚入道时也被老大们摸过裤裆，虽说今天在四个手下面前被辱，但为了弟弟，他只能忍受。“好象在你的裤裆里藏有手枪吧？”顺强的手仍摸着东泰的裆部说。“没有手枪。”东泰摇了摇头。“你们看那是什么？”顺强把东泰的裤子绷紧，于是凸现出了阴茎轮廓，并问四个打手。打手们清楚地看到了东泰的那条肉棍，可哪敢回答，他们预感到今天他们的老大要遇到麻烦了。“那不是手枪。”东泰知道顺强正在羞辱他。“你说那是什么？大声地说，快说。”顺强狞笑着对着东泰大喊。东泰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沉默了好一阵，他知道今天无法逃过这关，于是只得屈辱地说：“那是我的阴茎。”“是吗？你们来检查一下。”顺强假装将信将疑地对四个打手说。打手们哪敢上前检查他们老大的裤裆？都站在原地不动。“他们是你的手下，看来得你命令他们了。”顺强得意地对东泰说。东泰愤怒地瞪着顺强，但还是无奈地对四个手下说：“你们过来检查我的裤裆，还不快来？”顺强哈哈大笑，对打手们说：“听到吗？你们的老大在求你们摸他的裤裆，你们可得仔细地摸噢。谁要是马虎，就必须重来一遍。”四个打手排队上前，依次摸着他们老大的裤裆。顺强则站在一旁欣赏着他导演的这幕：黑道老大双手平举，两腿微叉，正被他的手下摸着裤裆。四个手下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仔细地摸着，况且羞辱别人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而且还是羞辱他们的老大呢。在四个人的轮流抚摸下，东泰的阴茎已无法控制地直立起来并且顶着裤子，像座小山般地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你们说，那到底是什么？说呀。”顺强问打手们。“那是老大的阴茎。”打手们怯声地说。顺强转身又对东泰说：“不过，他们都是你的手下，一定是帮你说话的啦。看来只有麻烦你脱光了让我检查了。”“顺强，你不要欺人太盛了。”东泰想，他毕竟是老大，怎么可以在手下面前裸体被警察检查？“那好，你就请回吧。Please”顺强作了个“请”的姿势，转身便向站在一旁已吓得发呆的东阳走去。“慢着。”只听到东泰在喊。顺强回头一看，只见东泰正在脱去西装。于是，他停止了脚步，看着东泰脱光上衣，再脱下裤子。“这样才听话，继续呀。”顺强命令道。“不要，大哥，不要再脱了。”在一旁的东阳急得大叫，无奈被维强反剪着双手不能动弹。东阳知道，这都是他的错，为什么要卖白粉呢？害得平时威风的大哥却要在手下面前被迫裸体受辱。东阳的眼里满是感激的泪水。东泰看了看弟弟，再看了看站在一旁淫笑着的顺强，只得把最后的遮羞物褪下。阴茎由于一下子被获得了解放，窜了出来。在所有人中，东泰是身高最高，身体最棒的一个。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一张轮廓分明英俊的脸，发达的胸肌起伏着，粗大的手臂青筋凸暴，浑圆的臀部富有弹性，结实有力的腿部毛毛茸茸，褪下的裤子滑在了脚腕上。尤其突出的是他的阴茎，又粗又大又长的海棉体上顶着粉红色的龟头，龟头上还有一滴晶莹的精液，周围浓浓密密的黑毛簇拥着它，高高挺立，与腹部之间仅有30度的夹角，还在不停地晃动。看着东泰赤裸着身子站在屋内，所有的人对他的身材都暗自赞叹。顺强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走到东泰的面前。一个比他高大强壮的男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顺强感到一阵快感。他用手指把东泰龟头上的那滴精液轻轻刮下，涂抹到东泰的嘴唇上。东泰下意识地避让着，顺强一把捏住他的脸腮，边继续涂抹边说：“那玩意儿是不是受不了了，快叫你的手下把你的精液弄出来。”东泰牙齿咬得咯咯响，握着拳头的双手在颤抖，可望着一旁的弟弟，他屈辱地闭上眼睛，只得再次命令手下：“你们过来帮我把精液弄出来。”四名打手再次上前，顺强规定他们每人为他们的老大手淫二分钟。第一个打手走到了东泰的身旁，握住了东泰那高高的阴茎，硬硬的，热呼呼的，接着便开始轻轻地上下滑动着。东泰仍双目紧闭，他无法面对如此的侮辱，平日里对他卑微屈膝的手下，竟然在排队等候玩弄他的阴茎，而他却只能乖乖地站着，任由他们肆意的套弄。第一个打手玩过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一个。身强力壮的东泰持续时间特别的长，被四名手下手淫后居然仍然没有射精。于是顺强走到东泰的面前：“睁开眼睛，自己继续手淫，直到射出精液为止。”说完，又把东阳带到了东泰的面前，强令东阳跪下，这样东阳的视线正好对着他大哥的阴茎。顺强按着东阳的头：“小子，睁大眼睛看着你大哥是怎样自己手淫的，好好学学。”接着拍了拍东泰的脸：“把你的精液都射到你弟弟的脸上，这才叫兄弟情深呢。”东泰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弟弟东阳不知会被他们如何，他不想弟弟年纪轻轻就被摧残而在心中留下阴影。于是东泰只能用手握住直挺的阴茎，轻轻地按住，把阴茎的龟头调整到正好对着东阳脸的角度，开始不停地滑动。跪在地上的东阳也清楚，他不能闭上双眼，否则哥哥将继续被辱，所以他必须看着平日里敬重的哥哥被迫在自己面前手淫。东阳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哥哥东泰的裆部，硬而大的阴茎上一根根青筋凸现，浓而密的阴毛从腹部延续到肛门，红红的龟头由于不断地抽送已变得发紫，硕大的阴囊由于手的运动而在晃动，大腿绷得笔直，东阳知道哥哥正在努力想使自己的精液早点射出，以便结束这种羞辱。四名打手被顺强强令站在东阳的身后，这样所有人都面对着正在手淫的东泰，打手看着平日里他们惧怕三分的老大，东阳看着自己亲爱的大哥，维强看着和自己有着同样遭遇的男人，而顺强则看着被自己玩得服服帖帖的奴隶。终于，东泰的脸越涨越红，动作越来越快，胸部的起伏越来越大，呼吸越来越急，每个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因为谁都没有看着别人手淫全过程的经历，除了顺强，但那次在车上胁迫维强手淫却没有这次这么直接、清晰。心理上的变化，使得东泰也顾不了耻辱，在所有人的注目下，他渐渐地达到了高潮。“啊”的一声，浓浆喷出，直窜东阳那张帅气的脸，一下，两下……刚开始的那几次有力的喷发不偏不倚地射在了弟弟东阳的脸上，东泰年轻力壮，精液量很多，很快弟弟脸上的精液便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而最后那几次，从龟头上涌出的精液则无奈地滴在了地上。“精彩，精彩。”顺强拍手大声叫好起来。突然的喊声使东泰从亢奋中醒来，他看到了东阳那张由于痛苦而变了形的脸，他看到了他的手下正在盯着他的下体，他更看到了顺强在一旁得意忘形地大笑着。东泰明白，刚才高大壮实的他就是一个玩物，在众人面前进行了一场裸体手淫表演，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痛楚，屈辱的泪在眼眶内滚动。“顺强，今天你可威风够了吧。”东泰说。“怎么？想结束了。我可正在兴头上呢。”顺强摸了摸东泰的臀部。“跪下，舔干净我的靴子。”顺强命令道。见东泰站着不动，顺强把手在东阳的乳头上摸了摸。“扑通”一声，东泰跪在了地上，一只穿着锃亮皮靴的脚伸到了他的面前。东泰默默地低下了头，把脸凑近了皮靴，伸出舌头，可舌尖刚碰到皮靴，顺强的脚忽然抽了回去，并往后退了一步。“舔呀，快点舔呀。”顺强淫笑着。由于顺强往后退了一步，东泰不得不往前爬着以便能舔到皮靴。当东泰的舌尖再次碰到皮靴时，顺强又后退了一步。就这样，顺强一边后退，东泰一边在地上爬着，就象一条狗想吃骨头又吃不到的模样，一圈爬下来，回到了原地，顺强这才停止不动了。于是，东泰含辱用舌头在皮靴上舔出了一道道印痕。顺强一挥手，维强赶紧拿了张椅子过来给顺强坐。顺强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脚在不停地晃动。为了舔到顺强的皮靴，东泰的头也只能随之不停地转动。只见顺强一会儿将脚抬高，东泰只得仰头去舔，一会儿又将脚放下，东泰又必须俯首去舔。东泰不仅要舔靴面，还被喝令舔靴底，靴底的污垢以及靴内发出的脚臭味让东泰只想吐，但他尽力忍着。“撅起你的狗屁股，快叫你的手下兄弟操你。”顺强已经发疯了，他觉得舔靴已经不过瘾了。所有人都没料到顺强会说出这样的话，四名打手更是呆住了。一阵沉默后，东阳好象突然醒来似的哭着向顺强求饶：“求求您，放了我大哥吧。求求您了。”“不要伤害东阳，我照做就是了。”听到弟弟的求饶声，东泰撅起了屁股，但仍在低头舔着顺强的皮靴，他不愿抬头，他不愿让他的手下及顺强看到他流着泪的脸。“快过来操我。”东泰的声音哽咽着对自己的手下说。顺强哈哈大笑，对着四名手下说：“你们听着，必须把你们的精液都射出来，完事后让我检查。”第一个手下走到老大的背后，刚才看了那么多时间的淫景，早已控制不住了。他拉开了裤链，掏出硬邦邦的阴茎，翘得老高的龟头上满是淫水。他低头看到了老大撅起的屁股中那红色的肛门，洞的周围有不少的阴毛，洞口紧闭。那家伙首先把自己的阴茎在老大的菊花处轻轻地摩擦着，润滑着，然后对着花芯插了进去。但由于东泰的那里从未有人造访过，紧紧的很不松弛，那家伙试了几次，都无法全部插入，最后他用尽全力，猛然挺入终获成功。于是，他不停地用力抽送，频率越来越快，嘴里忍不住地在轻轻的呻吟着。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不仅因为他是个男人，得到了性的满足，更主要的是他正在操的是地位比他高的另一个男人，尽管他是迫于顺强的淫威。那家伙越操越快，终于他停止抽送，身体在颤抖，一股稠液射入了老大的肛门中。不多时他抽出了阴茎，提着那条还在滴着精液的肉棍，很听话地来到顺强面前。顺强看了看那家伙的阴茎，的确已经不再坚硬了，便挥了挥手，示意下一个上来继续。另一个手下又来到了东泰的身后……看着东泰的手下正在操着自己的老大，顺强对低头已把自己的皮靴舔了几遍的东泰说道：“把地上的精液给我舔干净。”说完就站到了一边，他需要全角度地欣赏。东泰仍低着头，他不想抬头，他不愿在这时面对自己熟悉的人。看到顺强的脚已离开，便伸舌去舔刚才自己手淫时洒落在地上的精液。站在一旁的顺强清楚地看到，裸体的东泰正跪地低头，舔着地上的浓液和灰尘，并把臀部翘得老高，身后站着他的手下，将阴茎在他的肛门内抽送。手下正用力地晃动着腰部，东泰的整个身体也随着摇动。顺强虽然看不到东泰的脸，但他知道，身后的疼痛、嘴里的污物，再加上如此的羞辱，东泰的脸一定一会儿青，一会儿红，顺强感到了真正的快感。四名手下都已操过了他们的老大，顺强这才令东泰站起身。他走到东泰旁，用手在东泰发达的胸肌上抚摩着，然后手指轻轻地摩擦着发育得很好的乳头，东泰的乳头在摩擦中硬了起来。“性欲很旺噢。那好吧，压轴大戏，兄弟双人进行手淫表演。”顺强下令让东泰和东阳兄弟俩面对面站着，两人相距约一米，手淫后必须把精液射到对方的身上。东泰的脑袋已经空白，思维已经麻木，他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恶梦，于是机械地又握住了自己的阴茎，开始了第二次的手淫。东阳则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手淫，但他知道，大哥都被迫无奈，况且他呢？就这样，在所有人的目视中，兄弟俩面面相对，相互看着对方膨胀的阴茎，通红的脸庞以及努力滑动着的右手。终于，年轻力壮的东泰再次把精液射在了东阳的身上，仍然那么稠，仍然那么多。而东阳虽说年纪还小，但正值发育期，射出的精液也是又多又粘，同样喷射到了东泰结实的身上。兄弟俩的裸体上都沾满了对方射出的精液。“顺强，你该满意了吧。”东泰喘着粗气对顺强说。“不错，不错，你今天的表现不错。很乖。”顺强拍了拍东泰的身体。“那你可不要对东阳再如何了。”东泰几近哀求，他忍辱到现在，就是为了弟弟东阳。“你今天这么听我的话，那就不为难这小子了，还不快谢谢我？”顺强得意地笑了笑。“谢谢你，顺强。”东泰觉得自己现在不要说不象老大，就是男人也不象，在手下面前被顺强如此的羞辱，最后自己还要谢谢他，天啊，他真想放声大吼，以解心头的怒火。总算顺强开了恩，他示意东泰和东阳都可以穿上衣裤了。站在一旁的维强惊魂未定，他这才感到顺强的确是个高手，顺强知道这是在警局，现在的身份是警察，所以对东阳和东泰并未动手胁迫他们，但却使他们都出尽了丑，丢尽了脸。想到自己的将来，维强一片茫然。顺强不断地缠着维强，白天在警局上班时，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没有旁人，顺强就会将手在维强的裆部乱捏。他规定维强除了警裤外，不准穿厚实面料的裤子，因为他希望隔着裤子摸维强胯部时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阴茎和阴囊。顺强喜欢维强那结实的身体，他不让维强穿上背心，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将手深入维强的衬衣内，触摸那肌肉发达的胸脯。到了晚上，那更是顺强的狂欢之夜了。这天晚上顺强有事，维强如释重负，他一人来到酒吧喝酒，想以此找回往日那快乐的感觉。“嗨！维强。”有人在维强的肩上拍了拍。维强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生死兄弟健伟。维强和健伟从小玩到大，一同上小学、中学，直至警校。他俩同时毕业同时到警局报到，只是健伟在另一组。健伟刚到警局正巧他的组接到重大任务，忙得天昏地暗，所以到警局后两人只是在上班时偶尔见面，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健伟。”见到好兄弟，维强露出了这些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累死我了。总算完成了任务，就赶来看看你喽。”健伟随手拿过桌上的酒瓶仰面畅饮。健伟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们这次任务完成得如何如何。维强听得出，他们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同时，作为新人的健伟也令同事们刮目相看，被戏称为“最有潜质的新人”。看着满脸洋溢着笑容的健伟，维强心中不禁一酸。在警校中，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由于同为22岁，长得又都很英俊帅气，1米80的维强和1米78的健伟身高也差不多，且都身强力壮，最主要的是成绩优异，被一致公认为“警校双雄”。可踌躇满志的他们离开警校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一想到此，维强感到十分的难过。那么多年的兄弟，健伟很了解维强，他马上就感觉到维强心中有事。“怎么了，兄弟，工作压力太大？”虽说他们同龄，但健伟一直都象兄长那样关心维强。“没有。我这么出众，会有压力？”维强强装欢笑，虽说他们俩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可这种屈辱他实在难以启齿。维强将桌上满杯的啤酒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了一杯往嘴边送。健伟知道维强的酒量不好，连忙用手阻止。“是兄弟的话，就不要拦我。”维强已满脸通红，发起了脾气，他又一连饮了几杯。健伟见状，只得又哄又骗又拉地架着维强，驾车来到了自己的家中。维强是健伟家的常客，健伟的父母对他就象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健伟搀扶了维强进了自己的房间，并随手关上了房门。维强半醉半醒地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吭。“有什么心事告诉我，这么多年的兄弟难道还信不过？”健伟满脸真诚。或许是感到了家的温暖，或许是没有了酒吧里这么多人的压力，或许是借着一点醉意，望着健伟那大哥般的关爱，维强控制不住了，他一五一十地将全部的委屈统统倾泻了出来，讲到最后，维强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健伟听得一楞一楞的，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小时候，维强长得瘦小且生性胆小，每次遭到别人欺负，他从不找自己的父母，而是哭着来找健伟。而健伟又总是凭着又壮又高的身材两肋插刀，为维强出头。可现在这事，尽管健伟气得火冒三丈，却不知道如何帮助维强，倒不是怕自己有事，而是担心事情弄大，维强的处境就更困难了。想到情同手足的维强如此痛苦，也只能先安慰一下。“挣作点，维强。出来做事要忍耐点。”健伟一把将维强从沙发上拉起，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摇晃着维强的身体。“我不是不肯忍，可这……”维强低着头说。是啊，健伟知道从小维强就不是个喜欢强出头的人，况且这种事怎么忍？健伟不知如何劝他。“听我的话，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再说你们也不会永远作搭档的。”健伟只能这么讲。维强把这段时间来压抑着的所有苦楚都倒了出来，心中感觉好受多了。他抬头望着健伟安慰的目光，象小孩一样点点头。突然，维强的心中感到一阵冲动，借着酒后的醉意，猛然抱住了健伟，从小到大，他感到健伟的身上有一种安全感，就象一个避风的港湾。健伟被这突然的举动楞了一下，但随即也紧紧地抱住了维强，并轻轻地抚摩着维强松软的头发。在健伟的安慰下，维强的心情好多了。健伟执意让维强睡在自己的床上，而自己则缩在沙发上打盹。不一会儿，两人都进入了梦想。维强一觉醒来，见健伟还在呼呼大睡，他知道这些天来，健伟累得够呛，他起身走到沙发边。健伟将被子踢翻在地，他仰面躺着，身上只穿了条底裤，健壮黝黑的肌肤展现在维强的眼前，底裤被高高地顶起，想象得出里面的阴茎正坚硬着。虽说他们兄弟一场，但维强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着健伟的身体。他情不自禁地跪在沙发边，轻轻地吻着隆起的底裤，以及胸肌上的乳头。健伟睡得很死，没有醒来，于是维强又在健伟的嘴唇上轻吻着。看着象大哥般地照顾关心自己的健伟，维强不觉涌上了一股爱意。顺强仍一如既往地隔三差五找维强寻欢作乐，他感到维强已从原先的躲躲闪闪变得任由摆布了，他知道维强变得聪明了，无论如何，都是别人的手中玩物，还不如听话点，少受点皮肉之苦呢。顺强洋洋得意，觉得他的调教已初见成效。这天晚上，顺强和维强俩人执行任务后，在回来的路上，顺强又有了欲望。正在驾车的维强也早已习惯了，他对顺强点了点头。“顺强，我们再去找个人吧。俩人服侍你不是更好吗？”维强对顺强提议。顺强顿觉心花怒放，是啊，我怎么从未想到呢？想不到维强今天会这么主动，大概是想找个替身让自己减轻点痛苦吧，不去管它，今天有酒今天醉。顺强越想越高兴，便让维强在一个偏僻的马路上将车停了下来，顺强是绝不会浪费时间的，他们又都双双坐到了汽车的后座。为了便于待会儿的“行动”，顺强示意维强只要拉开裤链即可。维强乖乖地分开双腿，松开皮带，拉开裤链，将阴茎及肉蛋都掏了出来。就这样，他们一边注视着过往的行人，顺强的手一边在玩弄着维强的裆部。路上的行人不多，看了几个顺强都觉不满意。终于，有一个穿着休闲服的年轻人引起了顺强的注意，那人看上去20多岁，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体，有点象前几天在警局被辱的黑道老大东泰。顺强停止了对维强阴茎的抚摩，维强也迅速地整理好裤子，两人同时打开车门，前后夹击将那高个子拖进了车内，并把他手脚捆住，蒙住双眼，嘴里塞满布条，维强驾车直奔自己的家中。维强的家远离市区，由于父母与他并不同住，所以这里经常是顺强辱虐维强的地方。车子在维强的门口嘎然停住，他俩架着高个子进了大门。虽说那高个子身强力壮，但顺强和维强都是警察，以他们的身手不怕制服不了赤手空拳的他。进屋后，维强便把高个子嘴里的及眼睛上的布条取了下来，并松开了绑在他手脚上的绳索。“你们想干什么？要钱的话都拿去吧。”高个子大声地说，他知道，面对两个强壮的男人，过多的反抗只会招至不测。“啪啪”顺强用力地在高个子的脸上扇了两记耳光：“还这么凶？告诉你，我们不是劫财，而是劫色。”“什么？可我是男人呀。”高个子挨了两个嘴巴，声音小了许多，但他却非常地惊讶。“对呀，我们知道你是男人。”顺强边说边在高个子地裆部乱捏了起来，并去解他的衣扣。高个子这才知道他遇上了两个同性恋者，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衣服。顺强见此状，便一拳揍在那高个子的腹部，只听到“哦”的一声，高个子仰面倒在了地上。顺强和维强一拥而上，维强用力按住他的双手，顺强则用膝盖顶住他的双腿，硬是剥去了他的夹克，接着又剥去了他的衬衣，高个子健壮多毛的上身便立刻裸露了出来。顺强在他那肌肉发达的前胸乱摸了一通，便和维强一起把他拉了起来，架到了沙发前，并把布条重新塞入他的嘴中。顺强坐在沙发上，望着眼前裸着上身的男人，俯身上前松开了高个子的皮带。高个子一脸的紧张，由于手脚被缚，又有维强在旁押着，他只能扭动着身体，以示挣扎。“还那么硬。”顺强站起身“啪啪啪啪”掴了高个子四个嘴巴。接着顺强抽掉了他的皮带，高个子又在扭动，“啪啪啪啪”又是四个耳光。顺强再解开他牛仔裤腰上的纽扣，高个子还在扭动，“啪啪啪啪”照例是四个耳光。就这样，高个子动一下，就会听到清脆的“啪啪啪啪”声，一条牛仔裤子被脱下，高个子的脸上已肿了起来。高个子这才学乖，他知道现在在人家的手里，挣扎只会带来痛苦，他决定听天由命了。顺强重又坐在沙发上，他的视线正好对着高个子的裆部。高个子现在只剩下一条白色的内裤了，窄小的内裤包裹着突出的裆部和浑圆的屁股，藏在内裤中的阴茎轮廓分明。顺强把高个子的内裤拉下了一厘米，顿时就看到了微卷的阴毛。高个子站在原地不再扭动，只是羞愧的闭上了眼睛。顺强又拉下一厘米，更多的阴毛涌了出来。就这样，顺强边将内裤一点一点地往下拉，边看着高个子裆部的变化。顺强清楚，猛然拉下，只能让被辱者感到瞬间的痛苦，而慢慢地拉下，则能让被辱者感到更加的难堪。的确，高个子的阴茎在内裤被慢慢拉下的过程中，渐渐挺直，最后竟顶着内裤。顺强看着内裤被阴茎逐渐的撑起，成为了一座小山。他还是慢慢地在拉下内裤，毛儿已大部分呈现在顺强的面前，接着他看到了阴茎的根部，阴茎由于内裤压着硬被朝下，一点点的海棉体露了出来，最后就是龟头了。内裤由于脱离了阴茎的支撑，显得松垮了，阴茎也由于没有了内裤的束缚而突然弹起，直指屋顶。高个子的阴茎虽然没有东泰的那样粗大，但顺强也相当喜欢，龟头特别的大，就象顶着的一个小红伞。顺强把硬邦邦的阴茎在自己的手中搓揉着，玩弄着，看着龟头上的裂缝中挤出了几滴精液。“怎么样？做我的性奴吧。”顺强边摸着边对高个子说。高个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还要做男人的性奴。他原以为，两个抓他的人只想看看他的裸体，所以他才不再挣扎，因为挣扎也没有，况且都是男人，看看也就算了。可要做性奴，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啊，可杀不可辱。由于嘴里被塞，所以他只能边摇头边发出“呜呜”声。顺强一脚把他踢翻在地，从地上拿起高个子的皮带就朝他抽去。由于全身被剥光，高个子疼得在地上翻滚着。可他滚到哪里，顺强就抽到哪里，特别是对着他的臀部和裆部。不一会儿，高个子身上就满是被鞭挞的印痕。“怎么样？做不做？”顺强一脚踩住高个子的裆部碾着，一边问他。高个子还是把头扭向了一边。顺强恼火了，他叫维强帮忙，两人将高个子抬到床上。将他的双脚分别绑在床尾的左右两角，再将他的双手固定在床沿的两侧，这样，仰面躺在床上的高个子赤裸裸地成了“太”字状。高个子明白，一场灾难将要降临到他的头上。顺强仔细地看着四肢被固定在床上的高个子，虽说他不很英俊，但极富男人的味道，发达的肌肉，多毛的前胸，焕发着一种野性。顺强俯身在高个子的胸前抚摩着，他是第一次玩弄这种类型的男人，维强和东泰都只有阴毛和腿毛，而眼前的这位却有着浓密的胸毛。顺强不断地吻着，不断地摸着，感受着征服者的快乐。高个子则无声地躺着，显得是那样的无助。但顺强的目的是要高个子屈服，所以他叫维强取来三只鳄鱼夹。两只夹住已被顺强弄得高高竖起的乳头，另一只则紧紧地夹在了龟头上。高个子又痛又羞，他明白自己的两腿被分得最开，不得不将自己的最私处暴露在那两个男人的面前，而他们正在贪婪地看着自己身体上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顺强拿来两根细绳，分别系在高个子的阴囊和阴茎上。顺强自己拿着系着阴茎的那根，使劲往床头的方向拉，而叫维强拿着另一根，用力向床尾的方向拽。高个子疼得“呜呜”直叫，他感到自己的阴茎快被扯断，阴囊快从自己的身体上分离了。虽说人不能动弹，但身体却在本能地扭动着，脸涨得通红，豆大的汗珠渗了出来。“怎么样？还不想做我的性奴？”顺强拉着细绳仍然没有放手。高个子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拉了一会儿，顺强示意维强解开那两根细绳，取下三只鳄鱼夹，他知道如果真把高个子的性器弄残废了，他俩是警察，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他要用另外的方法来虐待。顺强叫维强又找出一根木棍，在高个子的裸体上轻轻地划着，先是凸起的胸肌，再是两侧的乳头，接着往下移到了腹部，由于顺强的动作很轻很慢，挑逗得高个子的腹肌一紧一松的在不断地起伏着。木棍又移到了高个子的裆部，由于刚才的拉扯，阴茎耷拉在毛丛中，顺强用木棍逗弄着阴茎和睾丸，还有四周的阴毛。生理上的反应使得高个子想控制都控制不了，低垂的阴茎正在慢慢地变粗，变硬，就象倒下的旗杆在渐渐地升起，最后便垂直于腹部了。望着平整的肌肤上竖起的阴茎，顺强用木棍猛然击向那肉棍，高个子因阴茎受到撞击而疼痛难忍，嘴里发出了“呜呜”的声音，身体不断地扭动，而阴茎摇晃了几下，便软了下来。顺强继续拿着木棍，又开始在高个子的胸部，腹部，裆部挑逗着，直至那阴茎重又挺起，接着再次用木棍击打竖着的阴茎，阴茎又一次被击软而耷拉了下来。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多次，那高个子实在受不了了，肉体上的折磨还能忍受，但对生殖器的摧残，却无法忍受，因为他还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还要做个男人。由于嘴被堵住，高个子只能对着顺强不停地“呜呜”地叫着，不断地点着头。“想通啦？愿意做我的性奴了？”顺强问着“呜呜”直叫的高个子。高个子使劲地点着头，他知道他只能放下男人的尊严，如果性器被损伤，那就不算个男人了，更没有什么尊严可谈了。顺强和维强把他从床上解开，令他跪在地上。维强取来一根绳索，顺强把他的身体一圈一圈地象裹粽子那样捆紧。高个子的肌肉很发达，又被捆得紧，所以绳子被深深的嵌在身体上，而肌肉则在绳索间凸了出来。“知道怎样做性奴吗？”顺强看着被捆得结结实实并跪在地上的高个子问道。高个子摇摇头，他当然不知道，他从没玩过男人，也从没被人玩过。“那你就先学学。维强过来，给他作个示范。”顺强对维强说。维强走了过来，他已不再害羞，当着顺强和高个子的面脱去自己身上的所有衣裤，接着裸着身跪在顺强的面前，开始解开顺强的裤链。顺强坐在沙发上，下身已脱光，而衬衣也已敞开着，维强则跪在他的两腿中间，头埋在裤裆里，正在为他进行口交。维强已相当熟练了，他不仅含着顺强的阴茎上下运动，而且还不时地用舌头舔着海绵体，用舌尖逗弄着龟头。顺强闭着眼睛，喘着粗气，享受着性欲所带来的快感。过了一会儿，顺强又把双腿搁在了维强的肩膀上，于是维强自觉的吐出了口中含着的阴茎，把舌头伸出去舔逗顺强的肛处，维强的舌尖在洞口不停地转动，使得顺强的呼吸越来越急。终于顺强感到无法控制了，便将维强推倒在地，急切地把阴茎插入维强的肛门内并不断地进出，随着顺强身体的一阵抖动，所有的能量被充分地释放了出来。跪在一旁的高个子惊愕不异，他从没有想到男人和男人之间还能进行口交，甚至肛交，想到自己待会儿也将如此，不免感到一阵恶心。顺强玩事后便躺在了床上，稍作休息后对维强说：“维强，让他来伺候我。”维强走到高个子面前解开捆在身上的绳索，对他说：“照我刚才的样子，快去服侍顺强。”顺强的睡姿与刚才高个子差不多，分开着双腿。高个子仍被捆着手脚，只是口中的布条已取出。维强推着他来到了床尾，并被强令跪下。高个子跪了下来，但却始终没有低头。“快让顺强爽一爽。”维强一手拿着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一手硬把他的头往下压，塞在了顺强两腿的根部处。无奈高个子只得张开了嘴，将顺强还没有坚硬的阴茎送入口中。顺强胯部的臊味直扑高个子鼻子而来，嘴里的阴茎上刚才与维强肛交时残留的精液融于唾液中，又咸又粘。高个子学着维强的动作，将顺强的阴茎送进吐出。但由于顺强的阴茎一时还没有坚硬，所以好几次由于抽送的幅度过大而将阴茎从口中滑落，高个子只能将它重新衔起放入嘴里。渐渐地，高个子感到口中的阴茎明显地在膨胀，粗大，直顶咽喉，而顺强也正在不停地欢叫着。“快爽爽我的屁眼。”顺强的性欲是满足不了的，他翘起了双腿。维强听到顺强的喊叫，便一把抓住高个子的头发往后一拉，将嘴对准顺强的肛门重新往下按。就这样高个子的手仍被缚在身后，脚也同样被捆着，跪在地上弯着腰，嘴对洞口。他清楚地看到了顺强的菊花一动一动的，但却怎么也伸不出舌头，那可是男人的肛门呢，他真得想吐了。“快舔。”维强将手枪在高个子的脑门上顶了顶。高个子只得伸出了舌头，强忍着呕吐碰到了顺强的肛门。他使劲地舔着肛门的入口处，顺强的菊花被刺激得不断地伸缩着。高个子知道，只有尽可能的满足躺在床上那个男人的要求，自己才能少受点皮肉之苦。他舔过女人的阴唇，所以舔肛门的技术比含阴茎的技术要高得多，他一会儿用舌尖顶着洞口，尽可能地深入些，一会儿又用舌尖在洞口轻轻地摩擦，有时还轻轻地舔着周围的阴毛，顺强被弄得越叫越欢。可顺强还觉得不过瘾。“维强，你也来帮我爽爽。”顺强想体会一下被两个性奴服侍的感觉。于是，维强侧身躺在了顺强的右边。他的方向正好与顺强相反，俩人成69状。这样维强的头俯在了顺强的腹部，含住了勃起的阴茎；而顺强的右手也正好能够握住维强的肉棍。屋内，三个都是那样年轻的男人，身体又都是那样的结实、强壮，发达的躯体裸露着一览无余。只见维强和高个子的头正紧挨着埋在顺强的胯部，一个舔着肛门，另一个含着阴茎，两个人的头一上一下，在顺强的大腿根部起伏着。而躺在床上的顺强一边享受着自己肛门和阴茎所带来的刺激，一边在套弄着躺在自己身旁的维强的阴茎、睾丸、阴毛和肛门，慢慢地享受着被刺激和玩弄别人的快感。许久，顺强翻身坐起，他需要换另一种姿势继续他的享受。顺强解开高个子脚上捆着的绳子，令他仰面躺在床上分开双腿并翘起，示意维强跪在高个子的旁边，而他自己则站在床尾。顺强先将刚才的木棍插入高个子的肛门中，以便将其撑大，接着猛然把自己即将爆发的阴茎戳入，并不断地抽送。同时顺强的手握住了跪在床上维强的肉棍，而又令维强去套弄正被顺强鸡奸着的高个子的阴茎。顺强由于阴茎的不断摩擦而渐入亢奋，维强的阴茎被顺强不断的滑动也逐渐兴奋，最惨的就数那高个子了，肛门被木棍的插入和顺强阴茎的摩擦而疼痛异常，而阴茎则被维强手淫着也快要达到了高潮。三个男人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快，终于三个年轻健壮的躯体相继爆发。顺强的精液射入了高个子的肛门，维强则射喷在高个子的脸上，而高个子自己的则涌在了多毛的腹部和胸部。高个子真是大获“丰收”，三人所有的营养液都集于一身。维强帮顺强擦洗干净穿戴整齐后，自己也穿上了衣服。接着又胡乱地为双手仍被捆着的高个子套上了衣裤，并重新蒙上了眼睛。顺强和维强架着高个子上了车，兜了几个圈，将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放下，随后俩人各自回家睡觉了。以后的几天，顺强的心情异常的舒畅，时常计划着什么时候再有两人，甚至三人为他提供性服务，他感到这样的群淫更富刺激。这天顺强一到警局，便发现桌上放着一封他的信，拆开一看不觉大惊失色，那是几张那天他与高个子及维强交媾的照片，他急忙把信放入抽屉。顺强惊魂未定，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顺强，我是东泰啊，不记得了？”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东泰？他来电话干吗？顺强想着便问道：“有什么事吗？”“照片收到了吗？”听得出，电话里的声音很得意。顺强这才知道，原来那些照片是他偷拍的，“你想干什么？”顺强问。“想和你叙叙旧呀。今天晚上到我家来，记住可要穿着警服哦。”电话里的东泰接着把地址说了一遍，便挂了电话。顺强的脑袋一片空白，虽然他不明白这些照片是怎么被偷拍到的。但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次前往凶多吉少，但却又不能不去。晚上，顺强穿戴整齐如时赴约。顺强一走进东泰的家门，便被他的手下围住。虽说顺强是警察且身手不凡，但毕竟对方人多势众，况且也非等闲之辈。不一会儿，顺强的手就被反剪在身后缚上了绳索，脚上也被捆了起来。“对不起了顺强，你的身手那么好，我可不是你的对手，不得不委屈你啦。”东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了顺强的面前，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拍了几下。“你想怎么样？”顺强知道落在他的手中不会有什么好事。“你说呢？”东泰边说边咬着牙，在顺强的脸上死命地抽打着耳光。顺强的头被打手抓着不能动弹，只能任由东泰的手在自己的脸上左右开弓。东泰怎么也不会忘记，那天在自己手下面前竟被眼前这个警察如此地玩弄，逼迫着叫手下玩弄自己的阴茎，翘着屁股让手下操自己的肛门，兄弟俩相互对射精液，象狗样地舔着地上的污物。虽说在回家的路上，东泰借故将四名手下全都干掉了，他不想以后有朝一日他们四人以此来要挟自己，但毕竟也失去了这些得力的心腹。东泰越想越气，狠命地抽打着顺强的嘴巴，打够了，又在顺强的身上乱摸了起来，先是上身后是下身，最后是裤裆。东泰使劲地捏住了裆部，顺强疼得直叫。没有发现武器，东泰放心了。“顺强，如果你不想让你岳父和老婆知道你的丑事的话，那你就得乖乖地让我好好地玩几天。怎么样？。”东泰抓住了顺强的头发，强行在他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顺强明白，东泰是要对他进行羞辱、报复，他可从没有被男人玩过啊。可要是不答应，万一自己的那种事真的让岳父知道了，他还能在警局待下去吗？还有自己的名声呢？把柄在人家手中，只能任人摆布了。想到这儿，顺强点了点头。“哈哈，跪下。”东泰下令手下解开了顺强手脚上的绳索。“扑通”一声，穿着警服戴着警帽的顺强跪在了东泰的面前。东泰喜欢看穿着警服的警察听任自己的摆布，看着屈膝跪在地上的顺强，看着那天尽情羞辱自己的警察竟然在他的面前下跪，心中不免涌上一种快感。“站起来，向我敬个礼，不准动。”东泰对顺强说。顺强站起了身，“啪”的一声，做了个标准的敬礼动作并保持着不动。东泰走到顺强面前，一边令他不许动一边拉开了顺强的裤链，摸索着掏出了阴茎，屋内的三个手下顿时哈哈大笑。顺强知道他的阴茎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中正在渐渐地粗大、勃起，而且自己的模样一定很贱，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阴茎裸露在裤裆外，保持着标准的敬礼姿势，站在中间好象作秀一般。东泰忘不了那天的耻辱，他要让那警察加倍地偿还。“把衣服全部脱光。”东泰对顺强命令道。顺强后悔那天为图一时快乐做得有点过份，毕竟是黑道老大心很手辣，今天栽倒在他的手里，心中便不寒而栗。他知道反抗是无计于事的，被辱将会是个不争的事实，还是老实点，以免皮肉之苦。在众人的注目下，顺强脱下了警衣警裤，接着脱下了衬衣，最后，把仅有的内裤也只得脱了下来，于是顺强赤裸着身体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把你的内裤衔在嘴里。”东泰指着滑在顺强脚腕上的内裤。顺强不得不弯腰将自己的内裤拾起放到了嘴里。就这样，顺强嘴含内裤，一丝不挂，阴茎勃起，笔直地站着。毕竟是警察，经常进行身体的训练，顺强的裸体让人羡慕。28的他脸上少了稚气但却平添了几分成熟，更显英俊。虎背熊腰的上身，胸肌腹肌油光发亮，粗壮的双腿结实有力，大腿根部的阴毛浓密微卷，阴茎突起，龟头鲜红发亮。虽说顺强没有东泰高大，但却显得剽悍。看着顺强赤裸地站着，东泰咽了咽口水。“把你的警帽挂在那上面。”东泰指了指顺强坚硬的阴茎。顺强脱下了警帽，挂在了自己的阴茎上，翘起的阴茎被微微地压了点下来，但仍往上翘着，象衣帽架那样支撑着自己的警帽。顺强羞愧得闭上了眼睛，从来都是他辱虐别人，可今天他被迫在自己的对手——黑道面前展览自己身体的所有部分，任人欣赏、摆布，还不得不把警帽挂在自己的阴茎上。警察被辱这本身就是一种羞辱。东泰很高心，他不断地抚摩着顺强肌肉紧绷的裸体，体味着玩弄一个警察的征服感。东泰玩过很多人，但却从没有玩过警察。他要好好地享受一下警察的身体，特别是警察的阴茎和肛门，尤其是对这个年龄比自己大，曾羞辱过自己，又是一名警察的男人。东泰摸着顺强的身体，自己裤裆也控制不了地鼓了起来。“快把我的阴茎含住。”东泰的阴茎顶着裤子感到非常地难受。顺强再次跪在地上，面对着东泰的裤裆，松开了他的皮带，解开裤钮，拉开拉链，将东泰的裤子脱了下来，接着又拉下了内裤。顿时，东泰那硕大的肉棒在顺强的眼前不停地晃动着。顺强是第二次看到东泰的阴茎，但这次离得更近。东泰的阳棒高傲地挺立着，龟头缝中流出的淫水粘满了整个冠状部，使龟头鲜红得晶莹透亮，粗大的海面体上暴着一根根青筋，浓密的阴毛范围很大，簇拥着那根还在一跳一跳的淫棍。“动作快点，妈的。”东泰忍不住了，对跪在自己面前的警察奴吼着。顺强从自己的口中取出了内裤，用手将东泰的翘起的阴茎轻轻地按住，以便对准自己的嘴巴。他的脸慢慢地凑了上去，嘴唇已碰到了东泰龟头上的精液，顺强知道从现在起他这个平日里强壮威风的警察将成为黑道老大的性奴。顺强屈辱地张嘴将东泰的阴茎送入自己的口中。含在嘴里的阴茎暖暖的，能够感觉到粗壮的海绵体上那明显的一根根的血管，龟头抵着咽喉。顺强的手握着阴茎的根部，轻轻地往下按着，不然上翘的龟头顶住了上腭。头慢慢地前后运动，以便使东泰的阴茎在口中滑动。东泰龟头渗出的粘液和顺强嘴里的唾液涂抹在海棉体上，越来越晶亮，越来越润滑。顺强往上瞥了一下高高在上的东泰，只见他闭着双眼，呼吸急促，胸部起伏，一副陶醉的神态。是啊，东泰该陶醉的，他不仅享受着性器官所带来的快感，同时他还由于一个警察做他的奴隶而感到兴奋。他粗大的阴棒在顺强口中不断地进出，在嘴唇和舌苔上拼命地摩擦，所有的能量在一瞬间猛然爆发，释放出的浓浆在顺强的嘴里流淌。“给我咽下去。”东泰抓住顺强的头发不让他动弹，把仍在喷射精液的阴茎塞得更进。顺强被抓住头而不能动弹，脸被紧塞在东泰的裆部，鼻子和眼睛完全贴着阴毛，下巴也紧挨着阴囊，嘴里的阴茎还在不断地涌出热热的稠液。大量的精液使顺强不得不及时地往下咽，他感到一股腥腥的味道，虽说并非很难下咽，但被辱而被迫喝下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这才知道什么叫屈辱。“把它舔干净，擦干，再帮我穿好裤子。”东泰指了指从顺强的嘴中抽出微软的阴茎。顺强只得伸出舌头，将海棉体及龟头上的精液仔细地舔干净，然后拿起自己的内裤，轻轻地将裆部的所有部位擦干。最后给东泰穿戴整齐。东泰坐回沙发上，令顺强仰面躺在地上，示意两名手下各拉着顺强的脚腕，拖到自己的面前。两名手下尽力拉开顺强双腿并往上提起，直到顺强的私处正好暴露在东泰的眼前。顺强的后脑及背部着地，两脚被拉起，成“丫”字状。东泰的手放到了顺强的裆部，现在所有的器官都在他的抚摩范围内。顺强的阴毛很多，毛茸茸地覆盖了阴囊和肛门，阴茎虽说还不很坚硬，但也已粗大挺立着，肉袋内的睾丸很大且明显，被皱皱的阴囊包裹着，两瓣屁股中的肛门红红的，洞口紧闭。尽管男人的那些东西都差不多，但东泰看着摸着的却是一个警察，一个比自己大的男人。东泰的手不停地在肛门、阴囊、阴茎，阴毛处乱摸，同时，一只脚伸到了顺强的脸上。“把鞋子袜子脱掉，舔干净我脚上的污垢。”东泰要继续进行他对顺强的报复。顺强仰面朝天，无奈自己的阴部全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只得听话地脱掉了东泰的鞋和袜，双手捧着臭气熏天的光脚，开始舔了起来。“边舔边骂自己。”东泰觉得光舔不发声不过瘾，说完就用手握住了阴囊。尽管顺强明显感到睾丸的疼痛，但仍无法从自己的口中发出骂自己的话。东泰见顺强没有反应，便进一步用力地握着肉袋。“我下贱，我不是人。”顺强的睾丸愈加疼痛，他开口了。“继续。”东泰现在改为用手指直接捏住睾丸，并不停地碾着。顺强知道东泰还嫌自己骂得不够，裆部已经被碾的有点受不了了。“我是你的奴隶、性奴、警察奴，东泰。”顺强知道自己已经贱到了极点，自己承认是别人的性奴，而且还叫比自己小四岁，正在玩弄自己的男人为“大哥”。“还不够。”东泰继续用力。“求求你了东泰，放了我吧，我永远做你的奴隶。”顺强在哀求了，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贱的话了。一个警察落到如此的地步，顺强羞愧地无地自容。可睾丸更加地剧痛，顺强感到好象要被碾碎了似的。“我是东泰的一条狗。”顺强实在没有办法了。“哈哈，这还差不多。大声点，边舔边骂，笨狗。”东泰得意地笑了起来。顺强舔一下东泰的脚，便说一句“我是东泰的一条狗。”逗得东泰的手下哈哈大笑。顺强不敢想象自己现在的模样，光着身，私处被一览无余，舔着别人的臭脚，还自己大叫自己是一条狗。其实自己现在真的象一条狗啊。东泰一边享受着被顺强舔着脚底的痒痒的感觉，一边听着顺强不停地在说“我是东泰的一条狗。”他要继续辱虐这条警察狗。东泰拿来了一把剃须刀，用手在顺强的阴毛上轻轻地理了一下。“警察狗，你的毛儿太多了，我给你整理整理。”既然顺强自己都承认是‘东泰的一条狗’了，那东泰当然改称警察狗了。“不要东泰，求求你不要刮掉我的阴毛。”顺强哀求着，并扭着身体，他突然想起那天在车上拔掉维强阴毛后那裆部的模样。“不要乱动，刀片是不张眼睛的噢。”东泰哪会理会顺强的哀求，他把刀放在顺强的肛门附近，首先开始刮了起来。冰冷的刀刃碰到了敏感部位，顺强的身子不禁一抖，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动弹，他知道在阴部的是一把锋利的刀片。东泰刮得很是仔细，肛门附近，阴囊上，阴茎周围，直至腹部，一点一点地剃着，就象刮胡子那样认真。一缕一缕的阴毛飘了下来，洒落在顺强的脸上，顺强闭着眼睛，尽量控制着不让眼泪从眼眶中流出，他现在还象个男人吗？看着顺强光光滑滑的裆部，东泰很是满意，他不停地摸着，体会着从未感觉过的28岁男人光洁的阴部，直摸得顺强的阴茎坚硬起来。接着，东泰用食指在顺强的肛门处不断地挑逗着，顺强的洞门被逗弄得一张一合，东泰的手指慢慢地探入洞内，接着猛然深入。顺强痛得“嗷嗷”直叫，过去他老是插入其他男人的肛门，听着其他男人的惨叫声，而今天他那从未有人造访过的禁地被打开了。东泰的食指在顺强的肛门内不停地捣着，然后再次将中指也一并插入。当洞口由此变得更大时，东泰抽出手指，解开裤子，将早已再次坚硬的阴茎顺着张开的洞口插了进去。东泰的阴茎被顺强的洞壁紧紧地裹着，龟头感到了极度的刺激，他突然抽出阴茎，然后又再次插入，进行不断地抽送运动。长久地摩擦使龟头终于受不了了，当再次插入时，顺强不再抽出，他把阴茎深深地嵌在肛道中，任由火山的熔浆不断地涌出。东泰感到极度的兴奋，因为今晚精液两次的喷发都送入了那个下贱的警察奴的身体里，他需要养精蓄锐，以便明日继续进行辱虐游戏。东泰起身准备到卧室休息，但不能让那个被剥得精光的顺强有好日子过，他下令四个手下轮流看管，同时必须让顺强的阴茎一直保持坚硬的状态。手下得令后将顺强手脚都捆上了绳子，并把绳子又都系在了楼梯的扶手上用以固定，屁股肛门上顶着一根木棍支撑着楼梯。这样顺强光着身子，手脚不能动弹，裆部由于屁股被木棍顶着而凸了出来，整个人成“（”状，就象一个弯曲的弓，而那翘起的肉棍就是那弓上之箭。四个手下对自己的杰作非常得意，他们轮流触摸着顺强那肌肉紧绷的身体，亲吻着身体上每一个部位，顺强的阴茎被他们挑逗得坚硬异常。玩累了，他们便坐在沙发上边喝酒聊天，边注视着顺强的肉棒。虽说顺强身强力壮，持久力很强，但毕竟也有限度，时间一久阴茎也会软下来。每当这时，打手们就又会上前，摸着吻着逗弄着耷拉着的阴茎及阴囊、肛门等其他敏感部位，使顺强的肉棍重又翘起。就这样，软了被弄硬，硬了又变软，软了再弄硬……顺强的阴茎始终勃起着。最后被折磨了一整夜的顺强精疲力竭，无论怎样的套弄都已无法使自己的阴茎变得坚硬了。看着软绵绵的阴茎晃荡在光溜溜的阴部上，四个手下又对顺强进行了一番羞辱。“警察狗，你多大了？”一名手下问顺强。“28岁。”顺强只得回答。“哈哈，28岁了，怎么阴毛没有，阴茎又翘不起来呢？”另一名手下大笑着。“知道我多大？”又有一名手下问顺强。“不知道。”顺强摇摇头。“我只有22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阴茎吧。”这名手下边说边露出了自己多毛的裆部和粗大竖起的阴茎。“兄弟，他怎么能和我们比呢？这条狗还没发育呢。哈哈”手下们七嘴八舌说道。顺强被羞得脸涨得通红，眼前的那些东泰的打手们年龄都要比自己小许多，可现在自己却赤身裸体被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辱骂着，顺强觉得自己真是没用。而那些打手们的羞辱还在继续。“要不，我们逼他叫老大一声爸爸吧，这样我们的辈份就比他大了。”不知哪个手下恶毒地提了个建议。提议立刻被一致通过，因为这样既可以讨老大的欢心，又可以满足自己心理上快感。想到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警察马上要叫自己“叔叔”了，他们个个都兴奋不已。顺强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讲话，脑子轰的一声，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渡过这一关。不觉天色已亮，一轮新的虐待等待着曾经无数次辱虐过别人的警察顺强。四名打手抬着手脚被缚的顺强来到了楼上东泰的卧室。一进门，顺强就看见东泰斜躺在床上抽着烟，而在他的身旁却依偎着一个半裸的女人，从她那浓妆艳抹的脸上一看便知是个风尘女子。顺强突然想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不觉一阵脸红，但那女人却毫无顾忌地朝顺强的身上不停地打量着。顺强是个男人，而且是个结了婚的男人，在女人面前裸体本来也没有什么，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光子身子，任由女人看着，顺强感到浑身不自在，肉棍又不觉坚硬了起来。“老大，您的这条警察狗被我们修理了一晚上了。”打手们开始讨好他们的老大。“是呀，我们让他的阴茎一直翘着。”“老大，他还想做您的儿子呢？”听到最后一句话，东泰来了精神。是啊，让一个比自己大四岁的警察做儿子，那该有多刺激呀，况且，顺强长得又英俊，身体又结实剽悍。想到这儿，东泰披了件睡袍起床，走到了顺强的面前。“好啊，想做我的儿子，那你快叫我‘爸爸’呀。”东泰看着比自己稍微矮一点的顺强。顺强默默不语，怎么能叫呢？顺强已经屈辱地叫了年龄比自己小，且正在羞辱自己的东泰一声“东泰”了，现在竟然要升格叫他“爸爸”？虽然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人家的手里，但“爸爸”能随便叫吗？况且自己还比他大许多，不论怎样顺强都无法从嘴里说出那两个字。“看来我的儿子还真怕羞啊。”东泰用手摸了摸顺强翘起的阴茎。看着顺强不作声，东泰“啪啪”两下，左右开弓猛抽顺强勃起的阴茎，阴茎在击打下左右晃动，但仍坚硬着。东泰继续不停地有节奏地地抽打着，顺强由于手脚被缚，只得任由东泰将自己坚硬的阴茎折磨得软了下来。接着，东泰又拿出一根细绳，套在顺强阴茎的海绵体上，将细绳用力地往两边拉，细绳深深地嵌入了海面体。随着越拉越紧，绳子也就越嵌越深，顺强疼得大叫，只感到自己的阴茎好象要被一分为二了似的。“怎么还不叫？还这么倔？乖儿子。”东泰俨然已经是个爸爸了。顺强疼的眼冒金星，他不知道该怎样。剧烈的疼痛使他已无法忍受了，但那两个会羞辱他一辈子的字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东泰没有耐心了，他取出一根牙签，左手钳起阴茎，右手将牙签插入龟头缝中，并不断地转动牙签，使之越插越深。顺强“啊……”的一声撕心裂肺地惨叫了起来，他感到牙签在不断地深入阴茎中，他的精神和意志已彻底崩溃了。“住手，我叫。”顺强已别无选择。“哈哈，那快叫呀。”东泰停止了牙签的转动，但仍没有拔出。“爸爸。”顺强的眼泪从眼眶中流了出来，刚才的剧痛没有掉一滴眼泪，可现在泪水却无法控制了。“大声点。”东泰的手又在转动着牙签。“爸爸。”顺强大声地又叫了一次，屋内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顺强那屈辱的声音。“以后每说一句话都必须称呼我爸爸，你自己是儿子，听到了吗”东泰变本加厉地要求道。顺强点了点头。“看着我，用嘴说。”东泰喜欢不断地听到大他四岁的顺强叫他爸爸的声音。“爸爸，儿子知道了。”顺强看着曾经被他羞辱过的东泰，只能感叹命运的轮回。东泰非常地高兴，他松开了细绳，拔出了牙签，又命令站在一旁的手下叫所有的兄弟们都来这里，他要举行领养儿子仪式。四名手下得令后走了出去。东泰褪下披在身上的睡袍，光着身子向同样光着身子的顺强走去。人高马大的东泰来到了顺强面前，猛然抱住了他。顺强拼命着挣扎着，无奈手被缚于身后，脚也被捆绑着，就这样两个男人健壮的裸体胶合在一起。东泰的手不停地从顺强的背部直至臀部及股缝间抚摸着，嘴在顺强的颈部轻轻地吻着，最后压在了顺强的嘴唇上，而屁股不断地扭动，以便使多毛的裆部可以摩擦着顺强的阴茎、阴囊。顺强极力想挣脱，他的脸努力地往两边转动，以尽量避免自己的嘴唇与东泰的嘴唇接触。但东泰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顺强的头发，另一只手则死死地掐住顺强的两腮。顺强的嘴被迫张开，他只感到东泰的舌头伸到了他的嘴里，并在不断地转动着。而裆部也明显感到了东泰那毛茸茸的阴囊以及粗壮的阴茎。一根不算坚硬的肉棍在另一根硕大无比的肉棍的刺激下也在不断地膨胀，最后两根同样挺拔的阴茎在一起舞动着。顺强并不情愿如此，也没有快感，但随着东泰手、嘴、裆的共同作用，以及肉体与肉体的接触，心理上的反应却无法抗拒。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胸部起伏着，棕色的乳头不时地碰到东泰紧绷着的肌肉，他知道火山即将爆发。可就在这时，东泰离开了顺强而转身走向床边，顺强的性欲就这样被突然地压抑了下来。东泰不仅要玩弄顺强的肉体，他还要玩弄顺强的性欲，他要看着顺强即将爆发而无法爆发的难受的模样。东泰爬上了床，一把搂住了那个女人，手在女人高耸的乳房上摸索着，弄得那女人风骚着直扭屁股。东泰翻身起来，跪在床上，那女人马上将自己的双腿分开，东泰将硕大坚硬的阴茎在她的阴唇上敲打着，然后轻轻地插入，不停着抽送，女人兴奋地“嗷嗷”直叫。接着，他们又换了一种姿势，东泰躺在床上，女人的嘴在为东泰进行口交。渐渐地东泰变得亢奋起来，那女人又忙着为东泰进行手淫，随着那女人握着东泰阴茎的手的运动频率加快，只见一股浓浆喷射而出，女人握着阴茎，将东泰所有的精液都射在了自己那滑润的肌肤上。东泰喘着粗气，看了一下站在一旁的顺强。“怎么样，儿子。看得过瘾吗？”东泰要让顺强保持着性欲，但却到不了高潮。一旁的女人好象还意犹为尽，一边抚摸着东泰仍在滴着精液的阴茎，一边嗲声嗲气的奉承着东泰：“东泰，你真好威风呀，警察都被你调教得服服帖贴。嘻嘻，比你大，还甘愿做你的儿子。”东泰听得很是开心，对那女人说：“宝贝，想不想玩玩我的儿子？”“好耶，好耶。东泰你真好。”那女人高兴地拍起了手。她是个风尘女子，被男人玩弄是她的本份，但从没有玩过男人，凭着她的经验，她看出顺强只是东泰的性奴，既然东泰已经开口，她怎么会拒绝呢？况且是一个那么健壮英俊的男人。东泰从床上起身，坐到了沙发上，视线正好对着床上，他要看一看顺强被女人“蹂躏”的样子。那女人光着身子径直走到顺强的面前。在这种情形下，结过婚的顺强倒感到一阵脸红，而那女人却毫无羞意，推拉着将顺强放倒在床上。那女人随即压在了顺强的裸体上，酥软的乳房碰到了顺强起伏的胸脯，她的嘴在顺强的脸上、颈部及上身不断地吻着，尤其吸吮着顺强的乳头。接着，女人骑跨在顺强漂亮英俊的脸上，叫顺强去舔她的阴部。顺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28岁年轻的躯体竟要被女人强奸，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成为女人手中的玩偶，看着那女人的阴唇在他的面前晃动，他怎么也不甘心去做这种难堪之事。“东泰，你的儿子好不听话呀。”女人在对东泰发嗲。“儿子，是不是要老爸再来一次牙签穿阴茎？”东泰仍坐着不动。顺强一想起刚才的痛苦就不寒而栗，只得在东泰的注目下，乖乖着伸出了舌头。那女人的阴部湿漉漉的，既有她自己的淫水，又有东泰的精液。顺强屈辱地舔着，女人的淫水被越来越多地分泌出来，那女人骑在顺强的头上欢快地叫着。东泰坐在一旁看得非常清晰，顺强健美的裸体直直地躺在床上，被迫在伺候着那个女人。看着顺强英俊的脸上痛苦的模样，东泰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要顺强上次对他的羞辱加倍地偿还：“舔呀，继续舔，我要你永远记住是怎么被女人强奸的。”顺强屈辱地舔着，阴毛、阴唇、阴蒂，直舔得那女人快支持不了了，随即她侧躺在顺强的身旁，从顺强的上身开始一直吻到双脚，再从脚底吻到裆部，在那里停了下来。她握着顺强那无法控制已高高翘起的阴茎，先是轻轻地吸吮着，而后又用手上下滑动着。毕竟是女人，动作轻盈而柔软，恰到好处的挑逗使顺强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顺强刚被东泰压抑的欲望重又被燃起。东泰走到顺强身旁，淫笑着看着顺强那爆发前的丑态。顺强知道东泰注视着自己，其实他不想在东泰面前丢尽脸面，但被那女人套弄得也无法顾及自己的尊严了，他是个男人，生理上的变化使年轻的躯体需要发泄，气越来越粗，呼吸越来越急，“啊”的一声，顺强终于喷发了。伴随着东泰哈哈大笑声，那女人握着顺强的肉棍，将精液全部射在了自己那丰满的身上。“跪在床上，将她身上的精液舔干净。听到没有？”东泰还不罢休。“是，爸爸，儿子听到了。”顺强知道现在开始他每句话必须称东泰为爸爸，称自己是儿子。由于顺强手脚被捆，所以他只能先下床，然后再跪在那女人的面前。就这样，一个健壮肌肉发达、裸着身体的年轻男人和一个同样一丝不挂的女人在床上两两相跪，顺强的头上下不停地运动，舔着自己射出的精液。顺强知道，自己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再加上性欲被压抑太久，刚才喷射出的浓浆很多很多，所以现在一边舔着，一边吞咽着，好象永远也舔不完似的。“真乖，警察儿子。”东泰边笑边摸了摸顺强那浑圆的光腚。“咚咚”几声敲门，四名手下进来告诉东泰兄弟们已到了楼下。东泰穿好衣裤，又叫手下将顺强的警服取来让顺强穿上，再从皮夹中抽出一迭钞票打发那女人离开，随即和顺强及四名手下一起来到了楼下。楼下东泰的兄弟们大都已到，见到他们的老大和警察一同下楼很是惊讶，兄弟们见到东泰纷纷起立，尊敬地喊着“老大”。东泰则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一名心腹忙为他点上了香烟。“今天有一个人甘愿做我们老大的儿子，东泰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现在举行一个仪式，让兄弟们见识见识。”站在东泰身旁的心腹说完，便将顺强推到了东泰的面前。顺强看着周围这么多东泰的手下，全部都很年轻，最大大概也才二十四、五岁，想到自己本该是他们的哥哥，而现在……顺强知道自己在他们手中，不听话是不行的，所以只得按照刚才楼上东泰吩咐的程序开始了他新一轮的被辱，“扑通”一声顺强跪了下来。屋内的人一阵哗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警察竟会在老大面前下跪，但随即却有一种刺激感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屋内一阵沉默，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曲膝跪地的顺强，都在期待着更加精彩的表演。顺强心里明白，他必须忍辱而首先开口，于是他闭上了眼睛，控制了一下将要哭出的声音。“我愿做您的儿子，爸爸”顺强这时男人所有的尊严都被撕破了。“恩，儿子多大了？睁开眼睛看着我回答。”东泰明知故问。“爸爸，儿子28岁。”顺强只能睁开双眼。“哈哈，我只有24岁，你为什么要做我的儿子？”东泰得意地晃动着他的二郎腿。顺强不作声，东泰刚才教他的那句话，他实在讲不出口。“快说！”东泰猛地拍了一下沙发。顺强知道不说是不行了，他涨红着脸，瞥了很久才说出了口：“因为你和我妈一起生出了我。”说完，顺强流出了屈辱的眼泪。在场所有的人都沸腾了起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的精彩和刺激。一个28岁的警察跪在比他小四岁的黑道老大面前，口口声声要做老大的儿子，还说是老大和他妈生出了他。“听不听爸爸的话？儿子。”东泰没完没了地问。“儿子听爸爸的话。”顺强知道辱虐才刚开始。“快把警服全部脱光，让兄弟们瞧瞧我儿子的身材。哈哈”东泰命令顺强。又是一阵安静，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大笑，注视着跪在中间的顺强。顺强默默地站起身，脱下了警服和衬衣，接着又解开皮带，拉下警裤，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条底裤了。第一次这样站在这么多着衣的男人面前，顺强已经浑身不自在了。“继续呀，快继续呀。一、二、三。”众人一起大喊着。在整齐的“一二三”中，顺强褪下了最后的防线，赤条条地作秀一样地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顺强那匀称的身材让所有人都兴奋无比，裸露的身体不仅焕发着年轻的朝气，而且还透出了一点成熟。那裆部的阳具垂挂在大腿根部，虽还未坚挺，但仍很粗壮，让人想象得到勃起后的雄壮。只是本应多毛的胯部变得光秃秃的，引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各位兄弟，大哥我今天高兴，就让大家开开荤，玩玩我的儿子。”东泰对大家说完便坐在一旁看着。又是一阵骚动，玩男人？那该有多刺激，尤其是玩一个强壮的男人，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平时惧怕的警察。所有的人一拥而上，将顺强团团围住，好多只手在顺强的裆部抓捏着。顺强被众人推倒在地，他身上的所有部位都有手在抚摸，阴茎、阴囊被抓得疼痛，颈部、乳头、胸部、腹部、腿部被摸得兴奋，而腋窝、脚底则被弄得痒痒的。顺强不知道自己是想哭还是想笑。乱作一团以后，大家觉得这样不够尽兴，有人提议让顺强在地上学狗爬，并要在每个人的面前停下，抬头学狗叫。顺强无奈只得从命，他跪在地上，双手撑地，然后向前挪动右手和右脚，开始往前爬行。他爬到一双脚的跟前，抬起了头，看见一个年轻的脸正在得意地笑着。那人大概只有二十岁左右，满脸稚气，却高傲地站在顺强的面前。而二十八岁的顺强虽说是警察，但只能四肢着地，仰面看着，那种屈辱的感觉让顺强永不泯灭。“快叫呀。”那人用手在顺强的脸上拍了拍，他从没有这么得意过。顺强不敢想象自己现在的模样，光着身子匍匐在一个二十岁的小子面前，脸被侮辱性的拍打着，而且还得学狗叫。“汪汪”顺强的喉咙中发出了屈辱的叫声。在众人狂笑声中，顺强低下了头，继续爬行着，在另一个人面前又停了下来，照样“汪汪”叫了两声。就这样，顺强在所有人的面前都学了狗叫声，也就等于在屋内爬了一圈。一个刚才在东泰操顺强时在场的心腹，走到了东泰跟前。“东泰，我们也想操操那个警察。”那个东泰的心腹怯声地说，他惟恐老大不同意。“哈哈，可以可以，你们全都上。”这种游戏正合东泰的心意。大家一阵欢呼，而顺强的心头一紧，他知道东泰是在报复上次那件事。顺强后悔当初不该让东泰的手下鸡奸东泰，弄得现在要被这么多小子玩弄，他知道，玩弄警察是那些小子最开心的事，况且还是鸡奸呢，哎。那心腹首先来到顺强面前，令顺强翘起屁股，他猛然从裤子中掏出早已控制不了的阴茎，插入抽动，一阵猛烈的攻击，那心腹心满意足了。接着又有人在叫唤，顺强只得爬了过去，再次撅起光腚，又一次被那些小子鸡奸。刚开始时有人还不知道怎样鸡奸男人，看看这么刺激，全都争先恐后，于是两三个人围着顺强，令他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在他的臀部垫上了一个坐垫。这样就可以一人在鸡奸，一人在套弄顺强的阳具。顺强的肛门受到剧烈的刺激，而阴茎也被弄得极度亢奋而将精液射出。就这样，顺强的阴茎射了又软，软了又硬，硬了又射，反复多次后，顺强浑身都是精液，全身粘粘的。所有的人都玩过后，顺强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的肛门被无数次的抽送已疼痛难忍，而阴茎则由于无数次的喷发也变得软弱无力了，他已麻木，不再感到难堪，因为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已让人玩了多次了。他知道，如果再不求东泰，新的一轮攻击又要开始了。他只得爬到东泰的脚下，抬起了头苦苦哀求“爸爸，求求您放了儿子吧。警局今天还有事呢。”顺强想找个借口以此脱身。“放心吧，儿子，有人已为你请了假了。”东泰洋洋得意。“已经请假了？谁呀？”顺强大惑不解。“是我。”从楼梯上飘下了一个声音，一个人正从楼上走下来。顺强抬头一看那人，不觉惊诧不已。从楼上缓缓走下来的是顺强最熟悉的人——维强，顺强正是万万也想不到会在这种情形下与维强相见，顺强满脸的惊异。原来，自从东泰在警局被顺强羞辱后，怀狠在心，想伺机报复。他知道顺强是个同性虐待者，便他让手下四处打听，终于发觉维强是顺强的性奴。于是东泰约来维强，如此这般地要维强与他合作。而维强正深受顺强的欺凌，虽说是与黑道合作，但为了尽快摆脱顺强的纠缠，也就一口答应。于是，他们俩共同设计，重金找来那个英俊的高个子青年，由维强和高个子合演了那晚的一幕，并将顺强的丑态一一拍了下了。“怎么样？不会不认识我吧，东泰的儿子。”维强走到了仍跪在地上的顺强面前，并用脚将顺强的头抬了起来。顺强真是无地自容，从来都是自己着衣高傲地站在赤身裸体的维强面前，想不到今天竟轮到自己光着身子跪在衣冠楚楚的维强面前，要知道维强只是自己的助手呀。“以后你可要听我的摆布噢。”维强晃动着手中那些顺强的照片，并用穿着皮鞋的脚在顺强的裆部玩弄着。顺强急了，维强是自己的助手，往日里总是顺强长顺强短的。可今后在警局这么多人面前要主仆置位，那可怎么行？看来只有求东泰才有用。“爸爸，求求您不要让儿子在警局出丑了吧。”尽管维强在场，可顺强哪还顾得上尊严，向东泰哀求道。东泰知道顺强毕竟是警察，万一真的将他惹火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于是，东泰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儿子，看在你今天很乖的份上，爸爸看这样吧，以后你和维强单独在一起时，你必须听他的。”“是，爸爸。”顺强知道这已经是最大的宽限了。“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以后可要随叫随到。儿子，快谢谢大家，他们都是爸爸的兄弟，知道该称呼他们什么了吧。”东泰总算松口放了顺强。顺强当然知道该称呼他们什么，可看着四周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庞，真的很难开口。当然顺强也明白不说话东泰是不会放他走的，顺强再次后悔那次对东泰羞辱得太狠了点，弄的现在被人鸡奸最后还要屈辱的道谢。“谢谢各位Uncle。”年龄最大的顺强成了辈份最小的人。第二天，维强特别的高兴，不时地向坐在对面的顺强得意地笑笑，而顺强则低头不语，全没了往日的傲气。一份罪犯的资料拿来需要复印，维强顺手将资料往顺强的桌上一扔。“快拿去复印两份。”维强轻轻地对顺强说，他还需要顾及顺强的面子。“我？”顺强一下还转不过弯来，往日里这种事维强会不假思索地去干，今天竟命令起自己来了。看着维强那狡诈的笑容，顺强明白维强的报复开始了。顺强默默地拿起资料，向文印室走去。不一会儿，顺强将复印完的资料放在了维强的桌上。顺强刚坐定不久，维强又拿出了另一份资料，示意顺强再去复印两份。顺强知道，维强在玩弄自己，可当着同事的面，又不能发火，想起维强手中的照片，顺强只得再次起身。维强跟在顺强的后面也走进了文印室。文印室很小，墙的一边安置着两台复印机，另一边堆放着复印纸和杂物，中间仅留下了一条一人宽的走道。维强进入文印室后，见只有顺强一人，便随手关上了门。维强走到顺强的身后，将手从顺强的大腿分叉处伸到了前面，一把握住了顺强的裆部，捏到了那条熟悉的淫棍。“维强你不要过份，要知道我有你的录音，想给维蒂听听吗？”顺强并不买维强的帐，一来维强是自己的助手，自己的性奴。二来，自己有维强那段屈辱的录音。他知道维强很爱他的维蒂。“知道吗？她已经和我分手了。”维强忿忿地说着。说起维蒂，维强不禁怒火上身。由于顺强几乎每天纠缠着维强，使得好几次与维蒂的约会被迫取消。有时维强只能在被顺强玩弄后，再与维蒂交欢。虽说年轻，但也毕竟精力有限，与维蒂性交时阴茎坚硬的时间很短，有时几乎不能勃起，已至于维蒂认为维强生理上有问题，而与他一刀两断。所以，维强现在开始要对顺强进行报复，他死命地捏住顺强的裆部。顺强被自己的助手如此羞辱拼命地想摆脱，一挣扎，手中的资料被洒落一地。“快给我捡起来。”维强松开了握着顺强裆部的手，命令顺强。顺强知道，现在那段录音对维强已没有了威慑力，而维强手中则拿着对自己有致命一击的照片，力量对比已十分悬殊。顺强只能听从曾经被自己随意玩弄的维强的命令，默默地弯下腰，拾着飘落在地上的纸张。周围的资料都被捡起，可还有几张被飘到了门口附近。“维强，请让一下，那边还有几张。”由于走道很窄，维强又挡在面前，顺强只能低声请维强让路。维强根本没有让开的意思，他两腿分开，站在原地不动，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两腿中间，对顺强说：“从这里过去。”顺强看着维强高傲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再看看那分开的双腿，难道要屈膝跪地，从自己的助手胯下爬过。“快点，怎么不愿爬吗？”维强知道从现在开始，在顺强面前他可以扬眉吐气了。顺强知道，维强现在已无所顾及，而自己还有老婆，更主要的是还有上司——岳父，自己还有选择吗？，于是“扑通”一声匍匐在地。由于维强就站在跟前，顺强着地后即看见了维强那分开着的大腿间的空档。顺强屈辱地低下了头，将头首先塞过维强的胯部，然后慢慢地从维强的裤裆下爬过。看着地上的顺强，感觉着顺强那魁梧的身材硬是从自己窄小的胯下挤过，维强很是过瘾。“再爬回来。”维强回头看见顺强已将地上的资料捡起，又命令道。顺强只能再度将头塞入维强的胯下，维强低头看见顺强的头已从后面伸到自己的裆下，便用力将顺强的头夹在自己的裤裆下。“哈哈，真听话，叫你爬你就爬。那我现在让你叫我一声，快叫。”维强夹住了顺强的头，使顺强进不得退不出。“强兄。”顺强知道自己又栽在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人手里，维强只有22岁，又是自己的助手，曾经是自己的性奴，而现在28岁的自己则口口声声地叫他“强兄”。“以后没有人时，必须叫我强兄，懂吗？笨蛋！”维强得意了，自己曾经卑躬屈膝地伺候着的顺强，转眼间竟成了自己的“侄子”。维强松开双腿，顺强重又爬了起来。顺强站起身，将资料复印完毕，恭敬地交给了维强。“怎么不说话？”维强没有接，他希望再听一次顺强的叫自己的声音。“强兄，复印好了，请拿着。”顺强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维强的手中。“你好乖。”维强接过资料，将手中的纸在顺强的脸上拍了两下，便开门扬长而去。屋内只留下呆呆站着的顺强，他不堪回首刚才的那一幕，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维强一身轻松，今后他不仅不会再受顺强的欺负，而且顺强还成了自己的玩物，可以随意辱虐的性奴。于是一个电话约了生死兄弟健伟晚上到自己的家里来。上次与东泰合谋设计顺强的事，维强没有告诉健伟，毕竟是和黑道共谋，他怕连累健伟。而如今计划已成功，他要将好消息告诉健伟，共同庆贺自己的新生。自从上次健伟知道维强的处境后，时常过来安慰鼓励维强。今天一接到维强的电话，便准时赶到维强的家中。当维强一五一十将今天白天在警局复印室内顺强的模样告诉健伟后，健伟也兴奋异常。但又替维强担心，健伟知道，与黑社会是不能有瓜葛的，更何况维强还是警察。但看着喜形于色的维强，也不想现在扫他的兴。于是他俩互相干杯，边喝酒，边唱歌，边胡言乱语，尽情疯狂。维强不太会喝酒，没多久便迷酊大醉地呕吐起来，弄得自己和健伟的身上一塌糊涂。健伟拖拉着维强走进浴室，他用水冲洗着维强那满是呕吐物的脸。被冷水一冲，维强顿觉清醒了些，看着象兄长般正在为自己擦脸的健伟。这么多年来，一有什么困难和苦闷，维强首先想到的就是健伟，健伟就象一个避风的港湾，一个精神的支柱。借着酒后的冲动，维强猛然抱住健伟，并顺势将自己的嘴唇紧紧地压在了健伟的嘴上。健伟被维强的举动楞了一下，他从心底里也十分喜欢维强。小时侯，由于健伟身高体壮，且性格外向，常常是瘦小软弱的维强的保护者。久而久之，直到现在即使维强已变得威武强壮时，他还是关爱着维强，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健伟明显感到自己被维强紧紧抱着，维强的舌尖顶着自己紧闭着的嘴唇，试图进入自己的口腔中。健伟被维强那灼热的动作所感染，也情不自禁地抱住维强，并不觉地将嘴张开，于是舌头与舌头在一起欢快地扭动着。维强一边与健伟热烈接吻，一边摸索着将健伟衬衣的纽扣一粒一粒解开，而健伟也配合着脱下了上衣。维强的头慢慢下移，吻着健伟那凸起的胸部，用舌尖摩擦着那渐渐坚硬的乳头。健伟第一次被男人亲吻，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男性的粗旷，他不断地抚摩着维强的头发。维强开始动手解开自己的裤带，急切地褪下了外裤和内裤，将健伟的手抓了过来，放在自己的裆部。健伟的手碰到了维强粗壮的阴茎和微卷的阴毛，套弄着维强湿漉漉的龟头，健伟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健伟猛然脱下维强的衬衣，接着解开自己的皮带，脱下了所有的一切。维强随即跪在了地上，含着了健伟早已坚硬的阳具。维强无数次含过男人的阴茎，但今天则感觉全然不同。没有了受虐的羞辱，只有激情的爆发。他吮着健伟青筋凸暴的阴茎，舔着阴毛丛生的阴囊，尽力使健伟最大限度地感到舒服和兴奋。健伟被维强的激情所感动，他扶起了跪在地上的维强。四目相对，健伟紧紧抱住了维强，热烈接吻。浴缸上的花洒喷射着细细的水珠，维强和健伟相拥着步如浴池。蒙蒙水雾中，两个裸体男性的身体溶为一体，他们紧紧地摩擦着，轻轻地抚摸着，狂热地亲吻着，柔情似水中带着男人特有的粗野。水滴溅在他们结实的肌肤上，点点滴滴，晶莹透亮，多年的手足之情在此时升华，波涛汹涌的情感溢满整个浴室，这情景让所有人都会为之动容。维强虔诚地为健伟涂抹着肥皂，洗刷着健伟身上所有的部位。先是粗壮的手臂，多毛的腋下，宽阔的胸肌，厚实的脊梁；接着再是富有弹力的腿部，漂亮的脚丫；最后维强的手触摸到了健伟最性感的私处，他用手梳理着阴毛，将皂沫涂抹在龟头上和海绵体上，并轻轻擦拭着阴囊。健伟直直挺立着，胡乱摸着维强的头发，任由维强为自己洗刷身子。直到维强将健伟全身冲洗干净，健伟才裹着浴巾，走出浴室，睡在了床上。听着浴室中传来“哗哗”的水声，躺在床上的健伟回想着刚才维强对自己的一片炽热，不觉潜意识中那种对维强的爱也变成了一种冲动。维强冲淋完毕裸着身躺在了健伟的身旁，并抱着健伟的身体，亲吻着他的脸颊。“健伟，知道吗？我很爱你。”维强在健伟的耳鬓嘶语。“维强，我也是。”健伟扯掉了围在腰系的浴巾，翻身压在了维强的身上。“我愿意永远伺候你，做你的奴隶。”维强真诚地对健伟说。“可就是太委屈了你。”健伟知道维强刚从顺强的阴影中走出来。“只要你不闲弃我，我什么都愿意做，真的。健伟。”维强明白这是自己发自肺腑的想法。于是，双唇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两颗心在一起跳动，两个年轻的躯体在床上一起翻滚起来。屋内静悄悄的，柔和的灯光映衬着床上维强和健伟那富有张力的身躯，他俩紧紧相抱，绷直的双腿交叉在一起，两颗年轻的心在一起跳动。健伟压在维强的身上，亲吻着维强每一个部位，抚摸着每一寸肌肤，多年沉淀着的对维强的抚爱融化成那一丝丝的柔情。维强沉醉了，他闭着眼睛，任由健伟的手和唇在自己的身上慢慢地滑动。他真的很感激健伟对自己的关心，这些日子来，当自己陷入顺强的深渊，当女友与自己分道扬镳，只有健伟时刻在自己的身旁，支撑着自己那快崩溃的精神。维强原本就敬爱着健伟，而如今滴水成涌泉，喷发出对健伟的深深爱恋。健伟骑跨在维强的胸口，而维强抬起头，双手则紧紧握着健伟的阴茎，深情地舔吸着。许久，健伟的龟头才柔柔地滑向维强的乳头、腹部，直至最私密处才停了下来。健伟将自己的龟头轻轻地敲击维强同样蓬勃向上的龟头，两支阴茎在一起欢快地舞动着。维强和健伟同时会意一笑，体味着这浪漫的时光。维强要让自己心爱的健伟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于是将自己的双腿抬起、分开，紧握着健伟的阴茎慢慢移向自己的肛门。健伟龟头上渗出的粘液滋润着维强那等待开启的小屋，维强用力引导着健伟的阴茎驶入自己港湾。维强的洞壁紧紧包裹着健伟的阴茎，膨胀的海绵体与之不断摩擦。而维强则握住自己的阴茎，伴随着体内健伟的肉体一起舞动，他要和健伟共同分享快乐。爱意随着欢快地蠕动而流淌，激情随着愉悦地呻吟而爆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荣辱与共的兄弟融合在一起。男性的力量伴随着急促的呼吸，终于，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思维在那一瞬间停滞，健伟的暖流在维强的体内涌动，维强的爱恋在健伟的身上流淌。天崩地裂的感觉，甜蜜醉人的时刻，一对情感交融的佳偶。他们俩甜蜜的相视着，维强仍紧紧贴着健伟，不让健伟的肉体离开自己的身体，他想多体味一下刚才的快乐，多感觉一下健伟的柔情，直到健伟的肉体从体中滑落出来。健伟仰面躺在床上，维强则跪在旁边，轻轻擦拭着健伟身体。维强知道，自己已深深地爱上的健伟，只要健伟喜欢，自己什么事都愿意做。望着渐入睡意的健伟，维强情不自禁再次俯身，亲吻着健伟那刚才激情四溢的阴茎。一缕阳光照射进来，天已亮了，他俩双双醒来。维强依靠在健伟的身旁，将健伟的手放在自己的裆部，自己的手也放在了健伟的裆部。“我爱你，健伟。你呢？”维强对健伟嘶语着。“我也爱你。”健伟望着搂着的维强。“永远爱我，健伟。”维强不想失去健伟的爱。“恩。”健伟点了点头。“健伟，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永远伺候你。”维强虔诚地望着健伟。健伟将维强搂得更紧了，并在维强的胯部逗弄了一下。一阵亲热之后，他们都要上班了。维强翻身起床，光着身子，取来自己干净的内裤，为健伟穿上。接着，又为健伟套上裤子，穿上衬衣、西装、领带，最后跪着为健伟穿上了袜子和皮鞋。望着穿戴整齐的健伟，维强这才自己开始穿衣。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维强心情格外舒畅，他满怀信心迎接着美好的一天。可维强那愉悦的心情没保持几天，噩梦就开始萦绕着维强。没过几天，让健伟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天，维强接到了东泰电话，说让维强到他家中商量点事。毕竟年轻，维强惟恐自己一个人应付不了，所以希望健伟和他一同前往，健伟当然满口答应。东泰见他们俩到来，忙招呼坐下。一阵寒暄后，东泰让维强一人单独到他的书房，说是有事商量。维强便跟着他走进书房，东泰随手将房门关上。“殷sr，你不想把与我们黑道有往来的事让你们警局知道吧。”东泰边招呼维强坐下，边说着。“你什么意思？”刚坐下的维强站了起来。与东泰合谋时，维强也曾担心过，可复仇心切，就没有细想。想不到现在……“别紧张。我只想作个交易。”东泰轻松地说道。“什么交易？”维强已感到有种不祥的预感。“很简单的，你只要让我玩玩就可以了。”东泰走到维强的身后，在维强的屁股上拍了拍。“什么？”维强一想到那天亲眼看到顺强在东泰面前的模样，就知道东泰是个虐待狂，心头不寒而栗。“你可要想清楚，你的前途，你的将来。你还很年轻哦。”东泰象长辈般摸摸维强的头。生性懦弱的维强不禁迟疑起来，而东泰的手已在慢慢解着维强的衣扣。只一会儿，维强那充满朝气的年轻裸体就呈现在东泰的面前。经常锻练而练就的凸起的胸肌，粗壮的手臂，结实的大腿。尤其让东泰垂延三尺的是那浑圆的屁股，还有那男性的阳具。维强稍微有点包皮，在东泰的注目下，他的阴茎正渐渐地膨胀，那龟头也一点点探出头来，直至全部露出，坚硬的肉棍几乎贴到了腹部。毛丛中的阴囊紧缩着，象个圆球挂在裆部……坐在客厅里的健伟，左等右等不见维强出来，顿觉不妙。他急忙站起身，冲到书房，飞起一脚，踢开房门，被眼前的那一幕楞住了。只见维强全身裸露，一丝不挂，性器勃起，一览无余，象动物般被站在一旁的东泰欣赏着。看到好兄弟被如此羞辱，健伟血直往脑门上流。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拳打在东泰的脸上。东泰一个踉跄，跌到在地上。跟来的东泰手下见状，忙扭住健伟，并扶起东泰。望着那满脸怒气的健伟，东泰知道这个不象维强，是个火暴性子的人。其实他更喜欢玩玩这种性格的警察，于是走到被自己的手下架着的健伟面前。“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玩玩你的兄弟。”东泰得意地看着正在挣扎的健伟。“你敢。”健伟怒视着东泰。“还嘴硬，你看着。”东泰走到维强面前，用力捏住他阴囊中的肉蛋。维强痛的“嗷嗷”直叫。“住手。”看到维强痛苦的表情，听到维强惨裂的叫声，一直疼爱着维强的健伟心都要碎了。“住手？那好办，只要你也脱光衣服，让我们大家瞧瞧。”东泰的手仍抓着维强的阴囊，面对健伟说。“不要，健伟，不要管我。”维强忍着剧痛叫了起来。“快脱。”东泰的手越捏越紧，维强痛得大声嚎叫起来。健伟的心在颤抖，男人的尊严和兄弟的情义，健伟毅然选择了后者。高昂着的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健伟喉咙中艰难地发出了两个字：“我脱”。东泰的手松开了，他哈哈大笑，示意手下放开健伟。健伟用手将自己的衣服纽扣一粒一粒解开，上衣飘落在地，背心飘落在地，外裤飘落在地，最后直剩下那条遮羞的内裤了。“继续呀，全脱光。”东泰大叫着。在东泰和他的手下的淫笑声中，在维强的眼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中，健伟闭上了眼睛。长大后他第一次在如此的情景下，当着众人的面撤下了自己最后的防线。白色的内裤飘落在地。健伟一丝不挂地站着，面对着同样赤身露体的维强。1米78的健伟和1米80的维强几乎一样高，而且有着同样结实强壮的体魄，同样年轻帅气的脸庞，只是健伟略显黝黑，倒也透出一份男性的粗旷。维强由于过去常被顺强虐待，面对现在这种场合，倒也镇定自若。可健伟从小就是匹不被驯服的野马，且大多都是胜利者，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从不低头。今天为了维强，第一次遭到如此羞辱，感到极度的悲愤。虽说满屋子都是男人，但健伟却浑身不自在，好象所有人的目光都犹如利箭，刺向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东泰真是高兴，上次与维强合谋陷害顺强时，他就发现性格懦弱而且报仇心切的维强也是个他可以玩玩的对象，所以早就设好了今天的这个局。没想到事半功倍，那个健伟竟会自投罗网，且同样的让人心动。东泰走到健伟面前，手伸向那绷紧的裸体。健伟不禁后退了几步，站在一旁的手下忙架住他，并顺势将他的手反扭到身后。“怎么还害羞？不过你会慢慢地习惯的。”东泰的手开始抚摸起健伟的身体。凸起的胸肌上有着两颗发育得很好的乳头，棕色的乳头在东泰的摩擦下变得坚硬。往下就是一块块的腹肌，当东泰的手滑落到此处时，健伟已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快放手，快放手。”健伟拼命扭动身体，极力想摆脱东泰那只正在往下抚摸自己的手，因为他感到东泰的手已经碰到了自己的阴毛。健伟的阴毛非常之浓密，切除过包皮的阴茎软沓沓地垂着，粉红色的龟头鲜嫩鲜嫩的,松松的阴囊包裹着两粒睾丸，看得出当性器勃起时整个裆部绝对的漂亮。健伟的头被打手们强行按住往下，他清楚地看到一只男人粗糙的手正慢慢地滑向自己的私处。东泰的手一巴掌握住了健伟的阴囊，并不断地将囊内的一对睾丸相互摩擦。然后用手指拉扯着囊皮，挤压睾丸，使之凸现于囊皮，轮廓明显地展现在众人眼前。随着手指的轻轻挪动，可以清楚地看到睾丸在囊内的滑动。接着东泰又捏住了那尚未坚硬的男根，象揉面团一样地将阴茎，一会儿往下弯曲，一会儿向上翻卷，还不时地捏住阴茎根部左右晃动。而后，又用拇指和食指将龟头上的马眼掰开、合起，并轻柔地抚摸着粉红的龟头。随着东泰的逗弄，健伟感到自己正孕育着一种冲动。由于头被强行压着，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阴茎正在逐渐膨胀，龟头也正由粉红变为紫色。其实性欲旺盛的健伟平日里也常常手淫，他喜欢欣赏自己的裆部慢慢由软至硬的过程。可今天在如此的众目注视下，健伟则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但要知道，男人的性欲一旦被燃起，怎能压抑得了，尤其象健伟这样年轻，这样强壮的男人。健伟只感到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要，快放手。你杀了我吧。”健伟痛苦地叫着，他感到无法控制的高潮一触即发。健伟这时才体会到“士可杀而不可辱”，现在如果让他在死和辱之间选择，他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杀你？哈哈，我不会杀你，可我要玩死你。”东泰抚摸着自己刚才被健伟揍过的脸颊，在自己的手下面前被打，东泰对健伟岂肯放过？“不要碰健伟。玩我吧。”站在一旁的维强想到都是自己的惹的祸，连累了健伟。他情愿以自己的身体，保全一直大哥般关爱自己的健伟的清白。“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要碰维强。”虽说按照健伟的火暴性格，决不愿被羞辱。但他也绝不会让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的维强为自己承担一切。“真是情深意切呀！这样吧，你们俩做个游戏，谁输谁就留下来让我玩玩，赢的人就可以回家。”看着维强和健伟为了对方而争着让自己玩的样子，东泰好得意。于是，东泰和手下推扯着光着身子的维强和健伟，一同来到客厅，开始宣布游戏规则。东泰坐在沙发上，他脱去裤子，露出自己那条长长的淫棍，又命令维强和健伟跪在远处。看着光着身子，跪在地上象狗一样的两个警察，东泰不禁欣喜若狂。他要求维强和健伟爬到自己的跟前，含住自己的阴茎，只要自己的精液射入谁的口中，那人就算输了。维强和健伟知道，这是个恶毒的游戏。由于东泰规定谁输将被留下，所以他们俩都一定会全力争输，才能使自己留下而保全另一位。这样，他们就必须要争着去含东泰的阴茎，并努力使东泰的精液射入自己的口中，在众人面前尽显丑态。可他们也明白，情谊比自尊更重要，尤其是他们俩之间的那种感情。东泰一声令下，双双跪地的维强和健伟，便四肢着地争先恐后地向东泰爬去。为了首先爬到东泰那里，健伟边爬边挤倒维强。而倒地后的维强顺势拽住健伟的脚，往后猛拉，自己则乘机向前飞爬。就这样你争我夺，最后还是维强率先爬到东泰面前，他也顾不得羞愧和那一股臊味，猛然将头埋入东泰的裆部，急切地含住了那条软绵绵的阴茎。见维强已将东泰的阴茎含住，健伟只得将维强的头硬往后拉，还不时地扯住维强的头发。维强的头被健伟拉着往后，嘴里的阴茎也滑落而出，健伟借机将自己的头伸到了东泰的裆部，含辱衔住了那条淫棍。健伟是第二次含住男人的性器，上次是和维强，可那是消魂之夜。而今日，含住的是耻辱。口中的阴茎仍没有坚硬，健伟只得用自己的舌尖不停地刺激和挑逗。维强见健伟强占自己的位置，无奈之计只能用手抓住健伟的裆部，用力捏去，只听健伟“啊”的一声跳起，而维强乘机急忙含住已被健伟逗弄得硬硬的阴茎。为了不再让健伟抢去，维强这次死死抱住东泰的臀部，并用尽自己伺候顺强时学到的所有技巧，竭尽所能。维强毕竟服侍顺强多日，技术当然要比健伟好很多，不一会儿，东泰的阴茎粗大坚硬，直抵维强的咽喉。坐在沙发上尽享快乐的东泰，看着自己导演的杰作而得意忘形。眼看着那两个年轻的警察一丝不挂地、争先恐后地象狗样地爬向自己，为了伺候自己的阴茎而相互争斗，你争我夺，哪有一点往日警察的威严，甚至全然不顾男人的自尊。看到眼前紧抱住自己，而使劲浑身解数尽力服侍自己的维强，以及跪在旁边还在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想为自己服务的健伟，东泰感到无比自豪和威风。维强的技巧的确不错，东泰被爽得兴奋异常。快乐的呻吟，伴随着身体的扭动，东泰挺了挺身，将自己的阴茎抵住维强的喉咙，无法控制的浓浆在高潮中喷发。东泰的阴茎在维强的口中一颤一颤，每一次颤抖都喷射出精液。维强不停地咽着，虽说自己被如此羞辱，但想到健伟将会由此脱身，也感到一种欣慰。“你要遵守诺言，快把健伟给放了。”满嘴是精液的维强对东泰说。跪在一旁的健伟看到此景，顿觉一阵不安，他急切地对东泰大吼了起来：“揍你的是我，而你却把气出在维强身上，是不是不敢玩我？”健伟想用激将法来刺激东泰。“看你们俩倒很讲意气。那好吧，再做个游戏，输的留下。”其实东泰倒真想玩玩健伟，他喜欢征服那种桀骜不驯的男人。“不行。”维强一把推开了健伟。“这里轮到你说话了？”“啪”的一声，一记耳光打在了维强的脸上。维强沉默不语，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下，硬来是不明知的。他只得和健伟一起按照东泰的要求，开始了第二个被人辱虐的游戏。两个裸体的警察被喝令相对而站，两根坚硬的男根挺立着，正骄傲地指向对方。按照东泰的要求，他们必须各自击打对方的阴茎，谁的阴茎首先软缩，谁就为赢，也就可以回家。这样必须用力击打，才能使对方的阴茎尽快缩软而可避免进一步被辱。维强和健伟从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如此情形下，注视对方的私处。有点包皮的维强此时的龟头已完全露出，大概是刚才为东泰口交，刺激了他的性欲，马眼里滴着晶莹的水珠。而健伟的龟头也由粉色变得发紫，已不受意识的控制而昂首挺立。两人的阴囊都已收缩，紧紧包裹住囊内的睾丸。望着面前自己深爱的健伟，维强的手不得不慢慢伸向健伟的裆部，手掌碰到了挺立着的阴茎。他怎能忘记那天与健伟的欢爱之夜，还有这条激情四溢的阴茎。维强真的无法忍心下手，于是象征性地拍打起来。健伟的阴茎随着维强象扇耳光般地拍打左右摇晃起来。健伟知道维强不忍下手，因为他明显感到，尽管自己的阴茎正在被击打，稍微有点痛感，可硬度却依然如故，伴随着不停地摇晃，甚至好象还愈加坚挺。想起东泰那个游戏规则，尽管他也深爱着维强，可还是决意狠下心来，只有将维强的阴茎击软，才能保全维强。一想到这里，健伟突然用力出击，狠狠地击打维强那勃起的性器。只听“啊”的一声，维强被健伟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楞了一下，疼痛使他的嘴咧了一下。可还没等维强回过神来，健伟又是重重一击。维强这才想起那该死的游戏规则，也开始用力还击，只是这时他的阴茎已被健伟击打了好几下，远不如刚才那样的坚硬。屋内，只见两个年轻的警察被剥光衣裤，犹如仇人般相互狠命击打对方的阴茎，“啪啪”的声音在房内回响。坐在沙发上的东泰和一旁的手下，看得如痴如醉。由于健伟先发制人，不多时，维强的阴茎就支持不住，瘫软下来。“哈哈，那就该你留下来了？”东泰看着健伟，他喜欢这种倔强性格的男人。健伟无悔地点点头。可维强一步冲上前来，用身体挡在了健伟的面前。“你们真是情意浓浓。不过嘛，一比一的结果的确有点不够公平。”看着两个一身光溜溜的警察你争我抢的样子，东泰玩兴真浓，正好顺水推舟。于是又一个鬼点子涌上了他的心头。东泰仍坐在沙发上，维强和健伟被命令站在沙发前，将东泰的两脚提起，放在各自的裆部，用脚不断摩擦阴茎，哪个首先射精且把喷在东泰脚上的精液全部舔完，就算败者，将会最终被留下。有了刚才的教训，维强首先弯腰将东泰一只脚的鞋袜脱去，抓起放在自己的裆部，搓揉起自己的阴茎。而健伟也紧随其后，如法炮制。维强的阴茎耷拉着，而健伟的仍高高竖立。沙发里的东泰赏心悦目地看着，并体味自己两只脚的不同感觉。左边的是维强，软软的阴茎拌着脚的揉动而不断变换形状；右边的是健伟，硬硬的性器随着足的摩擦更加粗壮坚挺。为了早点射出精液，维强和健伟也顾不了面对着的东泰的目光，用尽一切办法将东泰的脚指、脚跟、脚心刺激自己的龟头、海绵体、阴毛、阴囊、直至肛门。特别是维强，知道自己的阴茎刚被击打还未坚挺，只得更加买力。他微微叉开腿，将东泰的脚放在自己的胯下，绷紧双腿，真狠不得用自己的手去帮忙。健伟的阴茎虽说已经勃起，但他知道自己的持续力很强，时间很长，所以也毫不松懈。毕竟健伟的阴茎早已勃起，占了点便宜，在他自己的努力下，龟头处终于涌出滚滚热浪，流淌在东泰的脚上。健伟不顾自己的马眼还在滴着精液，忙着跪下，捧着东泰那只粘满稠液的赤足，伸出舌头舔了起来。臭臭的脚底加上粘粘的液体，健伟恶心不止。但他极力控制住自己，毕竟已经熬到了游戏的尽头。东泰满心喜欢地站了起来，走到健伟面前，微笑着拍了拍他的屁股。健伟知道，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在刚才他俩被迫受辱时，健伟为了保全了维强，什么也没想，什么也不顾。现在达到了目的，健伟突然感到一阵羞愧。由小到大，健伟从没有被人欺负过，更别说遭受羞辱。回忆起刚才自己被迫脱光衣裤，赤身裸体地任人摆布；与维强一起象狗一样争先恐后扑向东泰的淫棍；威逼下抽打自己好兄弟的阴茎；下贱地用东泰的赤足刺激自己的性器而射精，并舔尽其脚上的精液。一幕幕不堪回首。虽说为了维强，健伟无怨无悔，但一想到自己将被东泰继续羞辱，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铁血男儿，也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心里突然觉得非常难受。“扑通”一声，维强跪在了东泰的脚下。“求求你，东泰。不要再折磨健伟了。”维强抬头企求地看着东泰。“折磨他？我碰过他了吗？是他自愿的呀。”东泰边说边摸了摸维强的头。维强无话可说。“站起来，维强。别求他。”性格倔强的健伟知道再求也无济于事，况且他也不喜欢求人。“东泰，那你要怎样才肯放过健伟？”维强依然不依不饶。“只要你听话就行啦。”东泰狡诈地对维强说。“可以。”为了健伟，维强无所顾及。“那你就爬过去，把你们裤子上的皮带叼过来。”东泰拍打着维强的光腚。无奈维强只能爬到书房，在地上凌乱的衣裤中抽出皮带，衔在自己的嘴里，复又爬回客厅。东泰从维强的口中取下皮带，对折后走到健伟的面前。东泰将手中的皮带，在健伟的裸体上从上而下开始划动。首先是脸部，接着是胸部、腹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刚射完精而耷拉着的阴茎。随着皮带在自己身上轻轻地滑过，特别是在裆部的套弄，健伟的生理再次起了反应。软塌塌的肉棍开始充血，龟头一点点开始抬头，直至复又昂然挺立。东泰边玩弄着健伟，边得意地大笑。他喜欢这个倔强的年轻警察，他更喜欢看到眼前这个性欲旺盛的手中玩物痛苦嚎叫时的模样。于是他走到仍跪在地上的维强跟前。“只要你能狠命地抽打你的兄弟，我就放了他。”东泰将皮带扔在了地上。维强别无选择，他默默拾起皮带，走到健伟面前，猛然向健伟抽去。健伟本能地避让，一个踉跄跌到在地。维强则继续挥动皮带，劈头盖脑地朝地上的健伟打去。健伟那黝黑的肌肤上顿时出现了一道道的印痕。维强实在无法，他只希望正被自己抽打的好兄弟能体谅自己的无奈。倒在地上的健伟虽说疼痛难忍，但怎会不明白维强此时的处境呢？他绝不会责怪自己的兄弟。健伟感到被自己兄弟鞭挞，绝对比受那淫鬼凌辱好受。背对着东泰的维强看到地上的健伟强忍剧痛毫不作声，知道健伟怕自己难过。可维强着急啊！他知道健伟实在太老实，现在明摆着东泰想听到健伟那痛苦的喊叫。于是，乘着他俩四目相对时，维强忙向健伟使了个眼色，示意健伟作出痛苦状。多年的知己，健伟明白了维强的意思，他知道维强的鬼点子多，人机灵，照他的去做不会吃亏。于是，健伟开始大声地嚎叫起来。看着健伟在地上痛苦地翻滚，还不时发出惨叫，东泰很是过瘾。其实东泰倒不是要置于健伟死地，他只是想听听男人被打时的那种叫声，尤其是警察。饱了耳福，东泰示意维强停手。他光着下身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仰面在地的健伟身旁，两脚跨在了健伟的身体两侧。随即喝令维强跪着为自己手淫。于是，维强屈膝而跪，伸手握住了东泰的那条淫棍，开始不断抽送，被迫为东泰打起了手枪。东泰低头看着一旁的维强正买力地伺候着自己，而在自己胯下躺着的健伟正默默地等待着接受精液的洗礼。两个警察被自己如此玩来玩去，服服帖帖，东泰不禁热血沸腾，阴茎高傲地挺立。一股精液喷涌而出，由于东泰要求维强将自己的龟头对准健伟头部，所以喷涌的稠液直窜健伟那张英俊年轻的脸。随着阴茎不停地喷射，只一会儿，健伟不仅脸部，连胸部和腹部都满是东泰的淫水。维强真是觉得愧对健伟，尽管自己也被逼无奈，但如此羞辱健伟，怎么对得起从小关爱自己的健伟呢。玩腻了，辱够了，东泰这才同意维强和健伟离去。于是，维强自己穿上衣服后又为伤痕累累的健伟穿戴整齐，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健伟走出了这个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魔窟。东泰毕竟是个黑道人物，谁要是惹过他，他会将你置于死地。维强和健伟刚被他羞辱，他又缠上了顺强。这天，顺强接到东泰的电话，让顺强晚上去他的家。顺强知道又是一顿辱虐，但却不得不去。一到东泰的家中，只见餐桌旁相对而坐着东泰和东阳兄弟俩，两旁还站着两个打手。“欢迎欢迎，我的乖儿子。今天是我弟弟东阳的生日，你的到来一定增辉不少。”东泰哈哈大笑着对顺强说。“东阳，大哥送你这个生日礼物满意吗？”东泰指着顺强对东阳说。“谢谢大哥。”东阳满脸高兴，转身走到了顺强的面前。东阳“啪啪”举手就朝顺强的脸上扇了两个耳光。顺强则站着不动，他知道现在自己已不是警察，而是被人戏弄的玩物。东阳慢慢脱去顺强的衣服后，又蹲下身，松开了顺强的皮带，解开纽扣，拉下拉链，褪下了长裤，顺强那穿着内裤的裆部就呈现在东阳的眼前。内裤紧紧包裹着顺强的生殖器，阴茎和阴囊轮廓分明。东阳第一次做这种事，难免满脸通红，他屏住呼吸，伸手拉下了顺强那条白色的三角内裤。于是顺强的一切都在东阳的眼前一览无余，粗大的阴茎，暗红的龟头，耷拉在毛丛中，还在轻轻地晃动。正值青春期的东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成年男人的私处。“叉开腿。”随着东阳的命令，顺强微微分开了双腿。东阳的手伸向了顺强裸露的裆部，握住了他的阴囊。“叫我什么？快叫！”东阳站起身，盯着比自己高大强壮许多的顺强。望着矮自己半个头，满脸稚气的眼前那个大男孩，顺强迟疑不语。但顺强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睾丸正在被东阳的手指用力挤压，顺强痛得歪了歪嘴。“叫啊！快求我呀。”东阳捏住顺强睾丸的手越来越用力。“求求你饶了我吧，东阳。”顺强羞愧异常，羞辱他的男人的年龄越来越小，可他毫无办法。28岁的顺强只得屈辱地向眼前那16岁的大男孩喊“叔”求饶。东阳哈哈大笑，随即让打手拿来一大桶水，令顺强全部喝下去。顺强不解其意，但也只能照做。顺强将水全部喝入肚子后，东阳拉着顺强阴茎，将他拖到了一面镜子面前。“左右摆动自己屁股，表演给东阳看看。”东阳对顺强说完，便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望着镜子里高大英俊、结实强壮的自己就这样被一个大男孩命令着裸体作秀表演，顺强的脸上泛起一阵悲哀。镜子中他清楚地看着自己慢慢地扭动起结实的臀部，看到自己的阴茎随着身体的扭动而左右晃动，听着粗大的肉棍撞击在大腿内侧所发出的“啪啪”声响。屋内，回荡着东泰、东阳和两个手下随着“啪啪”的节奏而发出的狂笑声。顺强不停地扭动着，没有东阳的同意他知道是不能停止表演的。由于刚才喝了那一大桶水，再加上运动太过长久，顺强的腹部越来越胀痛，他知道自己要小便了。东阳逼迫顺强喝水的目的也在此。东阳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顺强面前，命令他停止扭动。“想撒尿了，是吗？不准撒！”东阳的手在顺强的腹部用力挤压着，并不断地套弄顺强的裆部。顺强越想控制住可这种愿望越是强烈，加上东阳的手在自己腹部的挤压和裆部的套弄，顺强感觉到自己的尿好象已经在尿道中马上就要流出来了。顺强知道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当众裸露着身体就这样小便。为了减轻腹部的胀痛，顺强不停地将两腿交叉在一起，扭动着身体。可那可恶的东阳还凑近顺强的耳朵，“嘘嘘”地吹起了哄孩子撒尿的口哨声。在东阳的口哨中，顺强发觉自己越来越不行了，他只得蹲了身来。可东阳一把抓住顺强的头发往上提起，顺强又只得站了起来。东阳一边继续轻快地吹着口哨，一边和其他人一起注视着痛苦中的那个健壮的性奴。顺强的脸憋得通红，手握紧着拳头，正在不断地变换着姿势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东阳，我实在憋不住了，求求您我要小便了。”生理上反应使顺强顾不得羞愧了。“你求我啦？那好吧，不过撒在地上的尿你可要全部喝下去噢。”东阳高兴地大笑。“是，东阳。”自尊是强不过生理上的反应的，顺强点了点头。“叉开腿，双手放在身后，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那副丑样。”东阳对顺强说道。顺强再也无法顾及什么了，急忙分开两腿，手放在自己的臀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所有人的淫笑之中，一条水柱迫切地从阴茎中喷涌而出。顺强如释重负。由于憋得时间太长，况且水喝得又多，顺强的尿撒在地上好大的一滩。尿道口还在滴着尿液，阴茎还在一颤一颤的时候，东阳就从背后一脚踢向顺强的小腿，“扑通”顺强跪在了地上，东阳又一脚踩在顺强的头上，用力压下。顺强知道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喝掉地上那滩自己的尿。“用嘴吸，必须发出声音。”看着匍匐在地，脸紧贴着尿的顺强，东阳说道。顺强用嘴吸吮着自己的尿，臊臊的，还有点热，并尽可能发出“丝噜”“丝噜”的声响，以满足那四个男人的征服欲。他边爬边吸，同时还不断地舔着。喝完了尿，东阳又喝令顺强仰卧在地上，吩咐手下将顺强最大限度分开双腿倒吊起来，只是没有吊得太高，顺强的后脑勺仍紧挨在地上。东阳取来四根蜡烛，一根让顺强咬在嘴里，两根叫顺强各拿在左右手中，手臂高举且肘不准着地，最后一根东阳则走到倒吊着顺强的那一览无余的肛门处。东阳轻轻抚摸着顺强洞穴附近，梳理着黑黑的毛儿，看着那一张一合的花瓣，然后将手中的蜡烛猛然插入。顺强顿时痛得扭动着身体。在东阳的示意下，手下分别点亮了那四根蜡烛，并关上了所有的灯。屋内烛光点点，健壮的顺强倒吊着，他的肛处、口中、手上，四支蜡烛烛光摇曳。在人体烛光的映照下，东泰和东阳兄弟俩举杯畅饮，祝东阳生日快乐！兄弟俩谈笑风生，东阳还不断地用手在顺强的下体私处抚摸玩弄着。顺强被倒吊着，阴茎下垂，东阳用手指在他的龟头上摩擦、逗弄。顺强不能避让，只能任由东阳在自己分开的大腿间肆意玩弄。因为他必须保持身体的平衡，以便不让蜡烛上的蜡液流出而滴在自己的身体上，尤其是肛门上的那支。不一会儿，顺强的阴茎就变得粗大坚硬了。头枕在地上的顺强眼睁睁地看着半空中那只还象孩子般稚嫩的手，正握住自己硬邦邦的肉棍在作着上下的活塞运动。东阳的动作毫无停止之意，且越做越快。终于，顺强的鼻子“呼呼”地喘着粗气，胸脯起伏着，男人的性欲再也无法控制，做警察的他只能在那大男孩的面前，任由精液飞泻而下，喷射在自己的脸上。由于射精时情不自禁身体的颤抖，肛门上插着的那支蜡烛倾斜了，蜡液顺着蜡烛流淌而下，滴在了肛门附近，痛得顺强直想大叫。可嘴里还含着一支蜡烛使他无法出声，只能“哼哼”而已。而双手拿着的两支蜡烛，虽说尚能保持平衡，但腾空而举，时间一长也手酸难忍。终于，兄弟俩的庆祝告一段落。东阳走到顺强的身旁，从他的后庭中拔出余下的那段蜡烛，用手掰开股缝，将蜡液一滴一滴滴入洞穴中。然后又滴在阴囊上，接着竖起垂下着的阴茎，滴满整个龟头。顺强疼得满头是汗，不断地从喉咙中发出“啊啊”的呻吟。“妈的，叫什么叫。”东阳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他伸手将顺强嘴里的蜡烛取出，将蜡液滴在顺强的脸上、鼻子上。由于鼻子被蜡液封堵住，顺强不得不张大嘴进行呼吸。东阳则又将蜡液往顺强张大的嘴里滴。顺强必须张嘴呼吸，尽管疼痛难忍，却只能任由一滴滴的蜡液在自己的舌尖、咽喉上凝结。东阳越滴越有劲，他又拿过顺强手上的两支蜡烛，左右开弓，一支滴在顺强被绳索缚住的两只脚底心，另一支则滴在顺强的腹部、胸口和乳头。不一会儿，只见顺强张大嘴巴呼吸着，身上到处是凝结着的蜡液。望着顺强不断地扭动着的身体和痛苦的表情，东阳开怀大笑。随即让打手放下倒吊着的顺强，令顺强冲洗干净。接着拿起电话，叫来两个自己的好兄弟，他再要和兄弟们一起来玩玩这个健壮的警察奴。不一会儿，两个大男孩就来到了东阳的家。东阳便示意打手叫顺强出来。这时的顺强已洗刷完毕，走出盥洗室，站到了东阳和他的同学面前。眼前的顺强上穿衬衣，下着牛仔裤，赤着双脚，高大健壮英俊。望着这个帅哥的酷样，三个男孩都羡慕不已。“他是谁？”东阳的同学满脸疑惑地问。“是警察。”东阳笑了笑。“警察？”两个男孩顿时紧张起来。他们和东阳一样，都是学校里老师头疼、同学害怕的人物。他们除了警察之外，天不怕，地不怕。“别害怕，看我的。”东阳拍了拍他们的肩算是安慰。“站好，快叫我。”东阳用脚踢了踢顺强的大腿。“东阳。”顺强站得笔挺叫着东阳。“还有他们，快叫杰叔和仁叔。”东阳在同学面前显得洋洋得意。“杰叔，仁叔。”顺强满脸通红地看着眼前的男孩。两个男孩呆呆地看着这幕，目瞪口呆。眼前的帅哥虽说年轻，但比年龄自己大许多那是肯定的。听着耳旁的“杰叔”“仁叔”，不知不觉地自己的裆部紧绷绷的。“快把衣服裤子全部脱光。”东阳命令顺强。顺强在那些孩子们面前，开始动手解开自己衬衣的纽扣并脱下，露出了肌肉发达的上身。接着松开牛仔裤，褪下外裤和内裤，一副膘悍的身躯展现在三个男孩的面前。正值青春期的大男孩心跳加速，呼吸加快。既羡慕那酷哥的身材，又隐约感到了一种冲动。在他们中间，东阳算是资格最老的了。他第一个站起身，走到顺强的身旁，开始抚摸着顺强的裸体。虎背熊腰的上身，激情无限的性器，粗壮结实的腿部。“你们怎么不来摸摸这个警察的身体，机会难得呀。”东阳招呼着同伴。两个男孩怯怯地走了过来，伸出手放在了顺强的身体上。正在发育的三个少年在同龄中算是结实的了，但怎么能与顺强那当警察的成年男性粗旷的身材比呢？东阳捏着、摸着、抓着顺强的下体。而他的同伴可没有东阳那样大胆，只是触摸着上身，他们特别喜欢顺强的胸部，吻着、咬着那发达的胸大肌以及两粒棕色的乳头，乳头被刺激得挺了起来。站在一旁的打手吃吃发笑，看着一个28岁的男人正被几个大男孩玩弄着。顺强感到无地自容，眼前晃动着三张稚气的脸，六只手在自己身上的任何部位摸索着。挑逗中，自己的乳头、阴茎在孩子们的面前无奈地坚硬和勃起。“躺下，翘起大腿并分开。”东阳对顺强喝令道。顺强仰面躺在地上，分腿翘起，这样自己的后庭便暴露无疑。三个男孩趴在顺强的肛处，象上生理解剖课那样仔细研究起来。从没有这么近的距离观察过男人的洞穴，浓密的阴毛从裆部延伸至此已变得稀稀拉拉，后庭宛如菊花绽放。东阳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刚才那幕“人体蜡烛”，那两个同伴也已不再害怕，他们不时地将手指往顺强的肛门中伸进拔出。然后，他们又观察起顺强的裆部。顺强的阴茎耷拉在蓬乱微卷的毛丛中，三个男孩开始胡乱地逗弄起来。慢慢地，在他们的注视中，顺强的肉棍变得越来越粗，一抖一抖，一点一点，从开始时的晃晃悠悠地翘起，直到最后坚硬地挺立。三个男孩仔仔细细地注视着男人发情的过程。虽说发育期的男孩已经开始了手淫，也研究过自己的鸡巴，但眼前的却是个成年男人。三个脑袋挤在一起，摸着浓密的阴毛中翘起的阴茎和晶莹的龟头，捏着阴囊里的皋丸和富有弹性的海绵体，看着肉棍上一条条暴起的血管。他们知道，再过几年自己的阴茎也会这样粗大挺拔。东阳看得控制不住自己欲望了，他站起身，喝令顺强跪在自己的面前，急急地脱下自己的裤子，露出了早已硬邦邦的棍子。屈膝而跪的顺强，望着在眼前东阳那半露出龟头的阴茎，想起了那天在警局里，东阳被自己吓得小便失禁以及自己用脚搓揉着使那阴茎逐渐膨胀的情景。可现在还是他们俩，却主仆移位。东阳大概也猜到了顺强正在想些什么，他高傲地将自己的阴茎在顺强的脸上乱戳。“尽管你是警察，但你现在却是我的奴隶。快替东阳爽爽。”东阳将自己的阴茎直往顺强的嘴里塞。顺强张开嘴，含住了东阳的肉棍。毕竟还是孩子，阴茎无法与他大哥东泰比，不太粗也不太长，但却是硬硬的，可不管怎样一个大男人只得乖乖地在为一个小孩子进行性服务。东阳闭上眼睛，喘着粗气，看得出他正体会着前所未有的快感。站在一旁的两个同学起先还怕羞，不太愿意当众脱下裤子露出自己的性器，但怎么经得起如此的诱惑，也无所顾及地学着东阳的样子，光着身子来到顺强的左右两侧，嚷着要顺强也为他们爽爽。就这样，顺强除了要伺候前面的东阳，还要服侍左右两侧那两个急不可待的男孩。两个男孩的包皮都很长，其中的一个更为突出，勃起时龟头仍被紧紧地包裹着。男孩用力翻开包皮，将满是污垢的龟头戳向顺强的嘴。顺强含着那阴茎，感到一阵恶心，但又不得不强忍着将那腥臭的白色污垢随着唾液咽了下去。没过多久，东阳感到即将爆发了。他抓住顺强的头发，硬把正在为同学作口交的顺强的头拽了过来，将自己的阴茎塞入了他的口中。顺强只感到东阳的肉棍在自己的嘴里抖动，而身体则在颤抖，随着“啊”的一声，一股稠液灌满顺强的口腔。发育期的男孩精液却不少，以至于顺强来不及咽下，部分已从嘴角中溢了出去。两旁的男孩不停地打着手枪，一会儿，也分别将各自的浓浆喷射在顺强的脸颊，弄得顺强满脸是精液。“哈哈，快把我们的营养液当作护肤霜，涂抹自己的脸。”三个大男孩开心得直嚷。顺强在众人的注目中，开始用手涂抹自己的脸。粘粘的精液在手的摩擦下，呈现出白白的泡沫状，充满了顺强那张英俊成熟的脸的每个部位和角落。“那多好！这样才够帅气。哈哈。”三个男孩看着跪着的顺强的脸，放声大笑。接着，东阳又令顺强站起身，立正站直。由于刚才为男孩们口交，顺强自己的阴茎也变得坚硬起来。从侧面望去，肉棍垂直于身体，正一挺一挺的。东阳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儿时的玩具手枪，装上塑料子弹，蹲在远处，侧对着顺强，瞄准顺强越来越硬的性器。“趴”的一声，子弹出膛。东阳的枪法很准，不偏不倚，射中顺强的那条肉棍。顺强“啊”的一叫，他感到自己的阴茎剧烈疼痛并随之晃动起来。精准的枪法和绝妙的想象，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接着，东阳和同伴们轮流射击，子弹不断击中顺强的阴茎。没过多少时间，顺强的性器无法忍受这般折磨，缩软了起来，耷拉在裆部。“妈的，真扫兴。快逗弄一下自己鸡巴，让它再硬起来。”东阳怒火冲天。顺强羞愧万分，在那些大男孩的喝令声中，一个大男人不得不当众玩弄起自己的棒棒，而目的则是让它尽快翘起，以便作为他们射击的靶子。顺强默默无言，用手握住自己那疼痛的阴茎，不断地手淫起来。毕竟是个健壮的男人，在自己的套弄下，阴茎再次崛起，又成为东阳他们射击的目标了。但顺强终究是个人，阴茎经过勃起，被射，软缩，再勃起……，多次反复后，无论怎样套弄，却再也不能坚硬。顺强满脸通红，浑身是汗，手还在不停地在自己的阴茎上滑动，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男孩看看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了，便聚在一起商量起来。男孩们命令顺强再次跪下。但这次则要求顺强双腿分开而跪，屁股撅起，脸贴在地上。这样从后面望去，顺强的整个肛处一览无余，而那条已经无法坚硬的肉棍和硕大的肉袋，则由于双膝的极度分开，也呈现在众人面前，软软的，垂直往下着。东阳朝一直站在一旁观看的大哥的手下示意了一下。只见那打手拿来一支黑笔，走到顺强的屁股前，在白白的肌肤上，以那洞穴为圆心，一圈圈地画起了圆圈。打手一边画一边还不适时机地用笔在顺强的樱桃处点点戳戳，用另一只手摸捏着顺强那条男人的骄傲。不多时，顺强的屁股就成了靶子，而靶心就是那洞口。射击比赛继续开始，这次他们有的对准靶心，有的对准了那垂直朝下的阴茎。每次枪响后，顺强的身体不免都要抖动一下，而那下垂的阴茎也要晃动一下。好几次，子弹正好射中顺强的肛门，还有他的龟头，而其他的则在顺强的屁股上乱飞，或是穿裆而过击中他的腹部前胸。一阵射击后，子弹都洒落在顺强的周围。他们又叫顺强自己捡起地上所有的子弹，然后匍匐着爬到东阳他们处，将子弹送到他们手中，再返回原地，继续做他们的靶子。这次他们不需要担心顺强的阴茎不会坚硬，只要对准屁眼和那晃晃悠悠的肉棍即可，他们尽情玩耍着。直到将这个游戏玩腻了，三个大男孩才罢手，但他们羞辱那个警察的情绪依旧高涨。他们命令顺强站起来，在他们的面前进行手淫表演，而且要求在五分钟内完成射精。如果按时结束，则就放顺强回家，否则将继续玩弄他。为了早点结束被辱，顺强站在他们的面前，开始手淫起来。由于刚才阴茎被虐时间较长，任由顺强自己如何逗弄，却好象一点感觉也没有。“你们快看，警察阳萎了。”一旁的东阳他们看得哈哈大笑。“如果觉得不行，快求我们，我们帮你弄硬。”他们边笑边侮辱着顺强。顺强脸涨得通红，由于用力，浑身的汗直往下淌。但他也顾不得羞愧，在众目睽睽之下，叉开两腿，双手不断地、轻轻地刺激着自己的肛门、阴囊、龟头，绷紧腿部肌肉，扭动屁股，闭上眼睛，想象着一切可以引起性欲的事情。渐渐地，顺强感到自己的海面体有所膨胀，他赶紧握住阴茎上下滑动起来。伴随着越来越快的频率，顺强屏住呼吸，他不想让刚引起的欲望流走，他只想尽快射出精液。终于，一股稠液从他的马眼中窜出，顺强这才如释重负。东阳和他的同伴高兴地欣赏着。由于想在五分钟内射精，他们看到了顺强这个大男人，怎样作出各种姿势，刺激各个性欲敏感处，丑态百出，尽情演绎出下贱性奴裸体作秀的这幕。“哈哈，今天被我们玩得舒服吗？”东阳走到顺强面前，拍打着他的脸。“舒服。”到了最后关头，顺强还能怎么说？“那还不向我们道谢？”东阳的两个同伴也走了过来。“谢谢东阳，杰叔，仁叔。”顺强再次看着眼前那三张充满稚气的脸，痛苦万分。三个男孩最后一次抚摸起被他们玩弄了大半天、英俊潇洒、健壮结实的警察的裸体。因为28岁的顺强所焕发出的那种成熟男性的魅力，使那些发育期的男孩子无法抗拒，更是他们所向往的。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被东泰兄弟俩辱虐，再加上维强的不时挑逗，顺强的情绪很低落。上班时顺强只能尽量少和维强单独呆在一起，而近来倒也没有什么任务。虽说维强时不时叫顺强做这做那，但顺强也忍气吞声，总比受虐好些。这天，见同事们大都已离去，顺强独自一人来到健身房。健身是顺强每天必须的，所以他的身材也是警队中数一数二的。下身穿运动短裤，上身穿紧身背心的顺强只练了一会儿，就已是满头大汗了。他索性脱去上身的背心，躺在器械上，专心致志地继续锻炼。隐约中，好象有人进来，同时，他的裆部也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顺强抬起头，惊讶地发现维强正站在自己的面前，而维强的一只脚则踩在自己那分开着的大腿的根部。维强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同维强一样年轻英俊、且有点面熟的人。“在健身？顺强。”维强现在已不叫他“顺强”，而是直呼其名。“你干什么？”顺强已经坐了起来，他想推开维强的那只脚。毕竟在旁人面前，还要顾及自己的尊严和面子。“这么正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死党，健伟。明天他就要到我们组报到了。”维强指着一旁的健伟说。顺强已经站了起来，他对着健伟尴尬地笑了笑。“不要害羞了，健伟知道你我之间所有的事情。”维强走到顺强的身后，从后面突然紧紧地抱住了顺强，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顺强虽想摆脱，但看到健伟毫不诧异的神情，他知道维强说的是真的。顺强也听说过维强有个好兄弟，也在警队，想不到是他，而且还分到了自己的一组。“怎么样，被三个男孩子玩得开心吗？”维强的手在顺强的胸前慢慢地抚摸起来。顺强顿时满脸通红，一定是那个东泰告诉维强的，他真的无地自容。维强站在顺强的身后还是紧抱着他，嘴轻吻着顺强的颈部、耳垂，而手则捏住顺强的乳头，拉起又松开，直到那二个乳头坚硬。随后，维强将手沿着顺强的股缝，从后面穿裆而过，捏住了顺强的阴囊和阴茎。维强喜欢这样从背后玩弄顺强的裆部，隔着运动短裤，感觉着硕大的肉袋和粗大的肉棍。由于维强过去经常为顺强服务，所以，他知道顺强喜欢怎样的逗弄才会达到高潮。而顺强也熟悉维强的套弄，情不自禁已渐如佳境。站在一旁的健伟则静静地看着，他早就听说过顺强那健美的身材，现在看来果然如此。虽说顺强还穿着运动短裤，但从他裸露的上身和健壮的双腿中，可以想象出那匀称的全身。特别是顺强所透出的那种男性的阳刚和成熟，真的是魅力无限。维强和顺强都很英俊，甚至维强还要比顺强帅气，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维强洋溢的是青春和朝气，顺强散发的是粗旷和野性。健伟特别喜欢顺强的身材，看着顺强被维强玩弄得凸现出轮廓的阴茎，也不觉热血沸腾。顺强被维强触摸得已达崩溃边缘。毕竟是维强，那恰如其分的抚摸，使顺强性欲难抑。尽管是在如此的场景下，尽管是在被维强玩弄着，顺强生理上的反应却是无法控制的。喷涌而出的浓浆在运动短裤内翻滚，身体的每一次抖动都会挤出很多的精液。而维强的手继续在裆部摩擦，不一会儿，顺强那白色的运动短裤上就湿了一大片，那凸出的阴茎也就愈加明显了。“潮潮的，是不是很难受？那我帮你脱下裤子吧。”维强说着便拉下了顺强的运动短裤以及内裤。顺强的裸体第一次呈现在健伟的眼前，健伟感到极度的赏心悦目，不过毕竟是初次与顺强见面，健伟只是咽了咽唾液。“刚才不是在健身吗？继续呀。”维强把顺强推倒在器械上。顺强赤身裸体地在维强和健伟注视中，开始继续练身。维强的脚则踩在顺强的裆部，碾着那满是精液的阴茎。粘粘的精液加上维强鞋底的污垢，不久，顺强的肉棍就变得灰灰的、脏兮兮的了。接着，维强又拖拉着顺强来到跑步机前，要顺强进行跑步表演。软沓沓的阴茎在顺强边跑边晃动的身体中上下左右飞舞起来，煞是好看。粗大的阴茎在舞动中不断撞击顺强的大腿和腹部，发出“啪啪”的响声。激烈的跳动原本应该使阴茎会马上勃起，但由于刚射精不久，再加上被维强踩碾的疼痛，顺强的阴茎很长时间才重又坚硬。“边跑步边打手枪给我们欣赏欣赏。”维强对顺强说道。于是，顺强在跑步机上边运动边手淫，滑动的手快速摩擦着自己的阴茎，直到那股浓浆再次喷射，洒落于器械上。“哈哈，精彩！精彩！”维强大笑着，和健伟离开了健身房。看到他们离去，顺强走下了跑步机。望着空空荡荡的四周，七尺男儿不禁流下了眼泪。没过几天，有两件事情让顺强顿时眉开眼笑，柳暗花明。第一件喜事：听人说，东泰的那帮黑社会与另一帮由于争抢地盘而发生争斗。东泰毕竟势力不大，寡不敌众，兄弟俩被迫逃匿，而另一帮正在下令追杀之中。不过不管怎样，东泰兄弟俩再也不会来纠缠他了。第二件喜事：他们组的组长由于被调任他组，新组长将会在他们组员中提拔。顺强是他们组中，除了原来组长以外资力最高的。再加上岳父的那层关系，虽说顺强结婚后岳父已调离他们的警队，但毕竟上层的关系犹在。资力和关系，顺强知道自己当上组长是理所当然的。近日，顺强精神焕发，同事们也尽献妩媚，维强也不再对顺强喝三道四。顺强想象着维强将再次成为他的性奴，现在还要再加上那个同样帅气、让人喜欢的健伟。宣布组长的这天，顺强衣冠楚楚地赶往警局。由于堵车，顺强很晚才赶到警队。“顺强，你怎么才来。强兄找了你几次，叫你马上进去。”刚到他们组的健伟见顺强匆匆进来，赶紧对他说。“强兄？谁是强兄？”顺强满脸不解，在警队怎么久了，从没有听说过有谁叫“强兄”的。“你还不知道，维强当上我们组长了。快进去吧，他在发火呢。”健伟指了指组长办公的那间房间。“什么？”顺强脸上的惊讶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微微张着嘴，眼睛瞪得大大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茫然地走向那间组长办公的房间，推开了房门。看见维强正坐在办公椅上，听见响声抬起头看着自己，顺强这才转过神来。“恭喜你，维强。”这种情况下，虚伪还是需要的。可维强却没有对顺强有好脸色，他“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桌子，对着顺强大吼：“进来不敲门？这点规矩都不懂？你是新人吗？”顺强这才想起刚才满脑子空空荡荡的，哪会记得这么多？连忙说：“我忘了，维强。”“我现在是你的上司。出去重新进来。”维强手指向门外。警队是个纪律部队，上级就是上级，顺强只得走到门外。屋外，同事都看着顺强，顺强满脸通红，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顺强无奈地敲了敲房门，听到屋内“进来”声，才推门而入。“维强，找我有事？”虽说刚被维强耍了一次，但顺强还是满脸堆笑。“‘维强’是你叫的吗？”维强满脸得意地看着顺强。顺强知道，警队有个习惯，对上级不是称“sr”，就是叫“大哥”。看来维强要对自己摆出组长的威风了，没办法，维强现在也的确是自己的上司。“sorry，sr”顺强不得不对维强必恭必敬。维强站起身，走到站得笔挺的顺强面前。由于窗帘已被拉上，所以维强的手在顺强的身上肆无忌惮地乱摸了起来。“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我的顺强。”维强的手在顺强的大腿叉处停住了。顺强羞愧地闭上了眼睛，身体直直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去维强被自己羞辱的一幕幕则在眼前掠过。“穿着内裤，让我摸了多不舒服，把你的内裤脱了。”由于顺强的内裤紧紧地裹着裆部，所以维强隔着外裤感觉到的仅仅好象是一堆高高隆起的肉。“强兄，在这里不好吧。”顺强感到维强的要求有点过分。“哈哈，你还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维强猛然松开了顺强腰间的皮带。外裤滑落在地，顺强担心房门会被突然推开，无奈他只得赶紧褪下内裤，又急忙重新套上外裤，将内裤放入裤兜里。“这样多好。”维强的手隔着裤子，托着顺强阴茎和阴囊抖动着。没有了内裤的束缚，顺强只感到自己的裆部空荡荡的。阳具在维强的抖动中，竟在裤子里晃动起来。他不知道，走路时会不会晃得更厉害？由此会不会让别人察觉到？看来奔跑是绝对不行的。“以后我想怎样玩你就怎样玩你，懂吗？”尽管隔着外裤，但却因为顺强的内裤已被脱掉，所以维强的手指很方便地捏住了他的肉棍。无可奈何花落去，顺强当然知道将要面对的境地。过去维强只是在他俩单独一起时，才会对自己吆喝，而现在他是自己的上司，只要他高兴，大庭广众之下就可以对自己呼来唤去。维强的手使劲玩弄着顺强的肉棍，同时将两口唾液分别吐在顺强的左右脸颊，并用手指将唾液均匀地涂抹在顺强的脸上和嘴唇上。顺强的阴茎渐渐勃起，裤裆象座小山，而脸上则满是维强的唾液。顺强站着，任由维强的玩弄，直到维强玩腻了，顺强才默默地用自己的衣袖擦去脸上的污垢。“哦，还有，以后你和健伟搭档。不过，为了锻炼新人，你做他的助手。”维强早已安排妥当。“可这……”顺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楞得说不出话。“‘这’什么，这是命令。”维强一副组长的模样。“Yes，sr。”顺强知道健伟和维强是死党，他明白健伟将会怎样对待自己。看来自己将成为组内最低贱的角色了。“这才乖嘛！好了，只要以后听话，我会罩着你的。”维强摸摸顺强的头，拍拍他的肩。望着昨日还是自己助手，曾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被虐待得呻吟哭泣，比自己小4岁的维强，现在却犹如长辈般假惺惺地安抚自己，顺强这才知道什么叫风水轮转。“强兄，能不能让我放几天假，陪老婆去旅游？”顺强的老婆已去旅游，原本想叫顺强陪她一起去。而顺强一心想着组长这事，所以没去。可现在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去散散心呢。“怎么，我刚当上组长，就给我难堪？”维强有点发怒。“不是不是，反正你现在是我的上级，以后多的是时间呢。”顺强几乎在哀求。“那好吧。”维强想想也是，顺强现在是自己的手下，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他。“谢谢强兄。”顺强别无选择。“回来后别忘了向我汇报你和老婆床上的情况哦。”维强哈哈大笑起来。顺强突然想起不久前，自己在车上逼迫维强说出他与女友性生活的情景，真是万般感慨。老婆已去旅游，所以顺强赶回家中，与老婆挂了个电话，便整理起自己的衣物。发觉时间尚早，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起来。满脑子都是前不久维强被自己玩弄时的那种哀求，以及刚才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神情。特别让顺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为什么维强会当上组长？就这样想着想着睡着了，等顺强一觉醒来，天色已晚。他急忙赶往机场，才发觉去那旅游地的飞机早已起飞，今天再没有飞往的航班。真是屋漏偏逢天下雨，倒霉事接二连三。气得顺强与售票小姐大吵一顿，但也只是出出气罢了，无奈只好怏怏回家。家里静悄悄的，可能岳父还未回来。顺强径直上楼，想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可在经过岳父的房间时，却意外地听到里面有人在轻声地说话，而且好象有两人。小偷？凭着做警察的敏锐，顺强突然感到有种不祥。因为他知道，岳母早已过逝，而岳父则一贯不喜欢别人到他的卧室，即便是女儿女婿也如此，所以房间中不可能传出说话声。由于房门没有关紧，顺强轻轻推开那扇虚掩的门，从屋内昏暗的灯光中，他看到了两个人影。屋里的情景使顺强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揉揉了眼，因为他怀疑自己的眼睛。在昏暗灯光的映照下，一个中年男人裸着身坐在沙发里，而另一个年轻男人也光着身，分开双腿跪在沙发前，任由沙发里的男人用脚玩弄自己的裆部。而让顺强差点昏过去的是，他们俩竟是维强和自己的岳父。“怎么样啊，这次是不是当上组长了？”顺强的岳父转动着自己的脚，摩擦着维强的大腿根部。“谢谢温炳午，全靠您的帮忙。”维强虔诚地道谢着。“哈哈，只要你以后让我满意，会有你的好处的。”岳父满意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的顺强恍然大悟，这才明白维强何以当上组长的原因。一肚子怒火的顺强本想冲进去，可真的闯入，那又怎样呢？一个是自己的岳父，一个是自己的上司，在家和警队都是管自己的人，又奈何得了他们什么？只会弄得自讨没趣。假如将此事告诉老婆，又有何用？毕竟他们是父女，会为此而反目为仇？顺强轻轻叹了口气，只得愤愤然地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屋里，坐在沙发里的温炳午正舒服地玩弄着。由于维强分开双腿跪着，使得温炳午的脚很容易地在维强的裆部四周大范围地摩擦。温炳午用脚掌轻轻抖动阴囊，用脚心顶着高高的肉棍，用脚指在肛门周围游动。维强被刺激得呼吸急促，龟头发紫，阴囊收缩。看着眼前维强那涨红的脸，感觉着脚上那根不安分的阴茎。温炳午性欲渐起，他站起身，叉开腿，挺了挺自己的身子。维强当然明白，他赶紧爬过去，将头贴向温炳午那毛茸茸的地方。温炳午的阴茎还没有完全勃起，维强衔起那软绵绵的肉棍，含在口中开始吸吮起来。男人的阴茎其实都差不多，可一想到自己嘴里的那根黑黑的、45岁男人的阴茎，不免一阵恶心。其实维强原本只是想巴结巴结顺强的岳父，以此可以免受顺强的欺凌，所以经常有事没事地来到顺强家。不想久而久之，竟发现温炳午也喜好男色，故投其所好。虽说有点委屈卖身的味道，但毕竟也有结果，自己当上了组长。今天正巧知道顺强外出旅游，所以来到顺强家伺候温炳午，算是报答。维强一边为温炳午进行口交，一边抬头看着。虽说温炳午已步入中年，但长期的警察生涯使他的身体依旧健壮。发达的胸肌间微微有些体毛，六块腹肌依稀可见，大腿粗壮，小腿有力，浓密的阴毛簇拥着那根黑黑的阴茎和大大的阴囊。漂亮的身材绝不亚于任何年轻人，只是脸上多了点沧桑感罢了。温炳午闭着眼睛，正静静地享受着被男人服侍而带来的性快乐。其实，温炳午在年轻时，也是个喜欢同性的人，只是碍于世俗，很早就结婚生女，过上了平平稳稳但却总有点不如意的生活。太太的过早去世并未使他有过多的悲伤，甚至他还隐约有种解脱的感觉。常来他家的维强那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以及阳光般灿烂的脸庞，让温炳午怦然心动。却不想维强自动投入自己的怀里，真让他感到枯木逢春。眼前的维强也真的没有让温炳午感到失望，维强的唇不紧不松，恰倒好处地包裹着温炳午的阴茎，并轻轻地、慢慢地在根部与龟头之间滑动，还不时地用舌尖挑逗龟头，使得温炳午的阴茎在维强的百般抚弄下愈发生机勃勃。阴茎在维强的口中温暖如春，且又被紧紧挤压，温炳午真是感到舒服致极。而维强的技巧也真是不得了，他不仅套弄着阴茎，而且还张大嘴巴，将整个阴囊送入口中。舌头的翻转摩挲着囊皮及囊内的睾丸，刺激得温炳午的阴茎不断地一翘一翘。站立着的温炳午无法让维强舔到自己的肛门，于是他躺在床上，提起双腿并分开。维强也听话地将头埋在温炳午的肛处，开始伺候那还从没有男人造访过的后庭。舌尖轻轻分开紧闭的洞口，正试图探入洞穴。唾液使得四周闪闪发亮，一收一放的生理反应使得菊花般的洞口象含羞草一样不停地合拢和张开。在维强不断地如此这般对男人性的敏感区的刺激下，温炳午怎能不心旷神怡，热血沸腾。人到中年的温炳午毕竟是个男人，压抑许久的性欲终于爆发。他一个鹞子翻身，跪在床上，并顺势将维强压倒在床上，并拎起维强的双脚朝两边分开。维强仰卧在床上，分开的双脚将自己的生殖部位展开无疑。微有包皮的阴茎龟头已探出大半，阴囊紧缩使得肉蛋凸现而清晰可见，密密麻麻的毛儿覆盖着后庭，隐约可见那菊花般盛开的秘处。温炳午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被维强伺候得几乎贴着腹部的自己的那条阴茎，将深色龟头上渗出淫水涂抹在维强的肛处。并不断地晃动着黑黑的，硬硬的肉棍。先是用力敲打维强那鲜嫩的阴茎，在温炳午肉棍的击打下，维强的阴茎左右晃动。一根新鲜，一根老熟，两根不同成色的男人性器在空中舞动。接着温炳午又用自己的阴茎戳向维强阴囊内的那两粒圆圆的睾丸，由于肉蛋凸现于囊皮，使得温炳午很容易地找准目标，维强的睾丸在外力的作用下，在囊内不断滑动，直痛得维强的嘴一咧一咧的。最后，温炳午用自己的阴茎敲打起维强的肛门，“啪啪”的声响在屋内回荡，维强的菊花也随之一张一合起来。温炳午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他将自己坚硬许久的阴茎对准了维强的洞口，猛然插入。维强的肛门由于顺强的凌辱已不再紧缩，温炳午很容易地一次就得以探入。肛门紧紧裹着龟头，让人性欲旺盛，渐入佳境。温炳午开始滑动，随着送进拉出，膨胀的海棉体不断摩擦肛壁，激起阵阵快感。动作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大，控制不了的高潮终于来临，好多年来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地发泄过，温炳午异常地满足。稍事休息，维强被喝令开始做狗状。“现在你就是一条狗了。”温炳午踢了踢四肢着地的维强。“是，我就是您的一条小狗，汪汪。”维强还识相地加上了几声狗叫。“那就开始爬着让我瞧瞧。”温炳午拍打着维强的光腚。于是一丝不挂的维强先是满屋子乱爬，并不时发出“汪汪”的叫声。而后温炳午还嫌不够，索性打开房门，让维强在走廊中爬行。随着温炳午喊出的口令，维强一会儿快速，一会儿慢速，跌跌跄跄，晃晃悠悠，在温炳午的裤裆中钻来爬去。“小狗，是不是憋着很难受。那就让你爽爽，手淫给我看看。”瞧着维强那始终翘着的阴茎一抖一抖的，温炳午命令维强。于是，维强按照温炳午的要求，左手撑地，左脚屈膝着地，而将右脚腾空提起，右手握住了自己那坚硬已久的阴茎，象狗儿撒尿般地在温炳午的注视下开始手淫。温炳午蹲下身，开始欣赏起来，因为维强的右脚抬起，使得手淫的动作和过程一览无余。维强的阴茎有点包皮，所以上下的活塞运动，也使包皮上下翻卷，刺激着冠状沟处。龟头随着包皮的上下滑动而时隐时现，不断渗出的点滴液体滋润着它，使它越发紫色，越发晶莹。按照温炳午的要求，维强还必须叫床般地欢叫。这样，维强边保持身体的平衡，边进行剧烈运动，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啊~啊~”的叫声，使得他满脸通红，浑身是汗。维强那年轻的、结实的的身子湿漉漉，在走廊灯光的照射下，更添几分性感。蹲在一旁的温炳午看着维强，赤身裸体地正在卖力手淫，浑身的汗水使胴体闪闪发光，更加喜欢。温炳午开始不安分起来，不知从何处找来一把刷子，竟在维强的阴囊上、肛门处不停地象刷灰尘似地刷着，引得维强奇痒难忍。维强的欢叫越来越响，蹲着旁边的温炳午放下手中的刷子，静静地注视着。也好象等待着那一刻。生理上的高潮也使维强顾不了什么了，终于一股白色浓浆从马眼中窜出，射向很远。接连七、八次的喷射，使地板上满是精液。当然最后，维强照例匍匐在地，将自己的精液舔了个干干净净。在自己卧室内的顺强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维强那叫唤声。虽说顺强没有看见外面走廊中所发生的一切，可想象得到维强和岳父两人的那付模样。顺强痛苦地闭上了眼，唯一可依靠的岳父现在也与维强有染，他真的感到孤立无助了。不久，顺强的岳父由于一次心脏病的突发，经抢救无效死亡。原本已岌岌可危的靠山最终倒下了。这样，顺强在警队的情况也就每况愈下。论年龄现在他是组内最大的，论资力也是组内最长的。可现在他却是维强的下属，维强对他呼来唤去自不必说；而且又是健伟的助手，健伟对他也可以指手划脚；更让人难堪的是往日对他恭恭敬敬的小组内其他同事，见他风光不在，也开始指挥起他来。每天，小组里那些杂七杂八的事都得顺强做，什么复印啦，打字啦，买东西啦，甚至有时侯任务完成后还要为大家按摩消除疲劳。维强当众对顺强的呵斥那更是家常便饭了，什么“笨蛋”“蠢猪”，每当这时，大家总是静静地看着，而他也只能“Yes，sr”地一动不动立正听训。想想自己这么个大男人，任由年轻的上司训斥，任由年轻的同事差遣，真让顺强无地自容。这天，他们小组开完分析会已经很晚。维强提议大家玩玩扑克，调剂调剂，放松放松。于是维强、健伟、顺强和另一个同事四人坐下来打牌，其他的则站在一旁观看。“先说好，老规矩，谁输了谁请客。”同事们起哄道。“老是请客没意思，今天来点新的刺激如何？”维强对四周的同事说。“强兄快说来听听。”同事们静了下来。“每盘牌打下来，输的人必须脱掉一件身上的衣服，看谁最先脱光。”维强说着。“这……”同事们面面相觑。“怕什么，都是男人，洗澡时不是都看见过了。”维强不以为然地说。想想也是，都是男人，身上的东西都一样。旁边的同事自然兴高采烈，他们不是参与者，所以只有看戏的份，当然乐不可支了。四位参与者中，维强是提议者，自不用说；健伟虽还不明白，但看着维强坚决的样子，也不反对；另一个同事在维强眼神的示意下，也表示同意；顺强知道自己一定吃亏，但现在他是组内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也只好默认。这样维强坐在顺强的对面，健伟和另一个同事对坐，开始了扑克游戏。可想而知，当然是顺强输的最多，倒不是顺强牌技不好，只是维强与其他两人串通。第一盘下来，顺强脱去了衬衣；第二盘下来，顺强脱下了背心。这样顺强现在已是赤裸着上身。第三盘结束，还是顺强输掉，顺强开始妞妞捏捏。可同事们不依不饶，顺强没法，只得站起身，开始当众松开皮带，拉下裤链，褪下了自己的外裤。众人嬉笑着看着顺强那白色的内裤裹着满满当当的男人的私处。虽说都是男人，可这和浴室毕竟不同。浴室内大家都是光光的，而现在则当着这么多着衣男人面前如此，顺强满脸通红，所以他赶紧坐下，第四盘结束，照样还是顺强输。同事一起起哄，而顺强则死命不动。可无奈大家人多势众，顺强硬被他们拽起来，只得乖乖地脱下了内裤。于是大家都看到了顺强那迷人的裆部，顺强羞得赶紧用手捂着坐了下来。接着，顺强还是输，可顺强已经全部脱光了。但大家一致认为还要继续惩罚。于是维强提议，让顺强站起来，大家挨个摸摸他的裆部。这么刺激的提议当然一致通过了。顺强被迫站起身，双手被同事强扭在身后，那毛茸茸的地方呈现在众人面前。浓密的毛儿微卷，软塌塌的阴茎下垂着，虽说还未坚硬，却也是粗粗壮壮的，大大的阴囊挂在大腿的根部，囊内的肉蛋明显能够看到。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焦距于同一个地方，尽管这些东西大家都有，且都玩过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这么近距离地看着其他男人的这些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第一次。第一个摸的当然是维强，同事们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维强的手捏住了顺强的阴茎，并不断地弯曲，还不时地摸摸睾丸，捏捏阴囊。维强的目的当然并非自己想玩，如果他想玩，有的是机会。于是，他让同事们继续玩弄顺强的裆部。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哪会有人错过。大家接二连三开始玩弄起他们组里年龄最大、最具有男人味的顺强的阳具。顺强真是羞愧难当，眼看着同事们轮流套弄起自己的性器，而自己的阴茎却无法控制地在不断地膨胀。当只有一半人玩过后，顺强的阴茎已完全翘了起来，挺拔坚硬的肉棍毫无保留地在众人面前晃动着，顺强只能极力控制住自己千万不要射精。大家真是兴奋到了极点，看过多少回自己的阴茎坚硬，却从没有欣赏过其他男人性器的勃起。所有人都玩过后，大家这才放开顺强，让他重新坐下。游戏继续，但输的还是顺强。望着光着身子，已经被羞辱一遍了的顺强，大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维强的点子颇多，不一会儿，竟又想出了一招。维强提议让顺强躺在桌子上，在他的腹部上进行打牌。天哪！顺强执意不肯，可终究势单力薄，况且他也知道这只是维强想整自己，而预先设下的圈套罢了。结果不难想象，顺强被强行抬上桌子，仰面躺着，两腿分开而自然下垂于桌子的两侧。维强坐在顺强的对面，由于顺强分开着大腿，顺强裆部的一切变化尽在维强的视线中。健伟坐在顺强右侧，自从上次在健身房看见顺强的裸体，健伟就欣赏不已。如今这么近的距离看着，真让他开心。健伟喜欢顺强的身材，喜欢顺强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好象都长得那样的到位。无论是上身还是下体，无论是四肢还是裆部，绝对让人赏心悦目。健伟知道自己也是个身强力壮的男性，但只可以说是肌肉结实发达，绝对缺乏顺强的那种膘悍。或许是年龄的差异，顺强的身上始终散发出一种真正的男人的味道。打牌继续开始，顺强双肘支撑着桌面，吃力地抬起头，一边打牌，一边看着所有人出的牌都甩在自己的腹部。这样的场面使打牌多了许多的刺激，除了顺强自己，其余的打牌者都会在出牌时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手，有意识在顺强阴茎上碰上几下。尤其是维强，由于正好对着顺强的胯部，所以还时不时地碰一碰顺强的阴囊。就这样，你碰一下我撞一下，顺强刚软缩的性器又在慢慢地膨胀着，引得在旁观牌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顺强也知道自己下体的变化，他极力想控制，可却事与愿违，眼看着自己的阴茎逐渐坚硬，直至最后几乎紧贴着腹部。由于顺强的腹部上直卧着一条肉棍，为了放置纸牌，这时出牌者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用各种方式移动起顺强的阴茎，而顺强的阴茎也在每一次的碰撞中一颤一颤的。所有的人象在观摩般地注视着顺强的大腿根部，特别是在顺强的阴茎一抖一抖时，更是会发出吃吃的笑声。平躺在桌上的顺强的裆部一览无余，乌黑的阴毛多而密，粗大的阴茎上一根根的青筋暴起，海绵体上顶着硕大的紫色龟头，阴囊紧裹着两粒大大的睾丸。整个生殖器部位，让人感到宛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以至于所有人都有种无法控制的欲望。顺强被看得羞愧难当，现在他已别无他求，只希望自己千万不要射精，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可这局牌照例是顺强输了，最后的惩罚也只有顺强当众手淫射精了。顺强知道他已别无选择，如果自己不干，那这么多人会帮自己干的。无奈之下，在同事们的注目下，顺强握住了自己的阴茎，开始进行上下运动。其实马眼上已流出了很多淫水，润滑着膨胀的海绵体。围在顺强身边的同事们，个个全神贯注，目光紧盯着顺强的下身，他们裆部都早已高高地隆起，好几个还张着嘴巴，和顺强一样呼吸急促起来。瞅着那些往日熟悉的面孔，想着自己被这帮年龄比自己小、资格比自己嫩的同事如此玩弄，顺强深知这次自己的脸被丢尽了。剧烈的活塞运动，使顺强顾不了如此的尴尬场面，顾不了身旁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更顾不了今后将如何面对他们。男人的性欲需要发泄，雄性的能量需要爆发。伴随着越来越快起伏的胸脯，一股浓浆垂直向上窜出，在老高老高处才自由落下。一次、二次、三次……虽说高度越来越低，但次数却很多。在众人“过瘾”“过瘾”的大呼小叫声中，顺强这才停止了射精。大家欢笑而归，只留下那躺在桌上还在喘着粗气的顺强。可怜的他知道，除了自己穿戴完衣裤后，还要将地上的精液擦拭干净。顺强现在是健伟的助手，他不仅要受维强的命令，而且还要受健伟的指挥。这天，他和健伟执行完任务后回到警队，由于时间已晚，大伙儿都已回家。汗流浃背的他俩一同前去洗澡。看着在一旁宽衣解带的顺强，健伟的心头不觉泛起一阵兴奋。浴室内，顺强已脱光衣裤，正准备洗澡。“顺强，怎么不来伺候我。”健伟看着一丝不挂的顺强说。顺强看着仍衣冠楚楚的健伟，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走到健伟面前，开始为其宽衣解带。顺强帮健伟脱去上衣、裤子、鞋袜，他知道自己就象一个仆人，必须为一位年轻的主人服务。一丝不挂的顺强开始为同样裸露着身体的健伟进行按摩，肩上、背部、腿上，健伟身体的各个部位顺强都必须慢揉轻锤。当然裆部的按摩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是用手而是用舌和脸。顺强用自己的舌苔轻轻舔着健伟的阴茎和阴囊，用舌尖梳理起浓密的阴毛，用自己的整个脸紧贴着健伟的生殖部位进行摩擦着。健伟一面享受着按摩所带来的身体的舒适，同时还欣赏着正在忙前忙后的顺强那结实的裸体。顺强的身体随着按摩的部位不同，而不停地在健伟的面前晃来晃去，强壮的身体无论怎样的姿势都会让健伟感到一种男性的阳刚。而顺强的阴茎和阴囊则随着按摩的动作在摆前摆后，粗大的阴茎软塌塌着和下垂的阴囊，犹如钟摆一样随意舞动，煞是好看。不知为什么，健伟特别喜欢看顺强的身体。倒不仅仅是顺强有着结实的体魄，更主要的是顺强那坚毅的脸庞与强壮漂亮的身体的完美组合，才会让人感到有一种真正汉子的震撼力。或许是年龄上的差异，顺强绝对不是维强那种阳光少年，而是一种让人感到有安全感、成熟感的真正的男人。健伟喜欢这类男人，第一次在健身房，他就被顺强散发出的极具男人味的魅力所折服，但由于是初次，所以没有轻举妄动。第二次就是那场纸牌游戏，但也碍于同事们都在，也只是稍微碰了几下。可现在……想入非非的健伟一下从长凳上站起，让顺强两腿叉开也站着，于是开始粗暴地抚摸起顺强的身体。先是摩擦着顺强肌肉发达的胸部、手臂、腹部、大腿，而后又将顺强那棕色的乳头放进嘴里，用力咬住拉起放下，再咬住拉起放下，如此反复着。当然最后就是健伟梦寐以求的顺强的裆部了，用力摩挲着刚才跳动着的肉棍，用牙轻咬起暗红的龟头，慢慢地拉长阴茎，直到顺强发出痛苦的叫声。顺强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站着一动不动，任由健伟的手和嘴在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上游弋和撕咬。不过，顺强也隐约感到，健伟其实并不是想虐待自己，只是好象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狂热。兴奋了好一阵，健伟要顺强躺在长凳上，自己则骑跨在他的脸上。健伟的整个裆部开始不停地摩擦起顺强的眼、鼻、嘴，从马眼中渗出的淫水涂抹着他的脸部。健伟浓密的阴毛使得顺强又痒又臊，而裆部用力的摩擦则让顺强只能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健伟的阴茎随着剧烈的运动而坚硬起来，于是，他骑坐在顺强的胸上。而这时的顺强则被要求用手握住健伟高翘的性器，抬起头，将健伟的阴茎对着自己的脸，开始为健伟进行手淫。顺强的手里明显感到健伟阴茎的膨胀，而眼睛则注视着龟头的颜色越来越深。突然，裂缝中涌出一股白色的液体，直向顺强的双眼窜来。顺强本能地闭上眼睛，稠液则在他的脸上流淌着。喘着粗气的健伟坐在了长凳上，看着正在冲淋的顺强。那在水雾蒙蒙中的身躯若隐若现，举手投足间透出了男性的粗野，真让健伟愈加喜欢起顺强来。自从这次纸牌风波以后，顺强的境况真是越来越糟。只要没有其他组的同事在，所有人都会不时地摸摸顺强的裆部，拿他的性器开开玩笑；或是将顺强的头塞在他们的裆部，让顺强闻闻生殖部位的臊味。高大强壮的顺强也只能默默忍受，任由他们戏弄自己，还时不时地要陪上笑脸。只是他感到痛苦难当，自己是维强的下级，是健伟的助手，被他俩玩玩也可以自我安慰，可那些原本对自己恭恭敬敬的小家伙，也狐假虎威，对自己肆意羞辱，唉！顺强知道如果不当警察，自己则别无他长，况且从小喜欢当警察，可现在……真是进退两难。最近听说警队要在各组中抽调人员进行集训，成绩优异者将被调到特别行动组工作。现在的顺强已是一无所有，只想尽快离开维强他们，所以非常想参加集训。但他也知道，这首先必须组长同意才行，没有办法，顺强只能厚着脸皮去哀求维强了。听罢顺强想去集训的事，维强呆呆地想了半天。最后他告诉顺强，晚上到他家去，会告诉顺强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到他家才会有满意的答复？顺强当然知道所要付出的代价了。但顺强真的非常希望离开这里，所以他毅然决定前往。穿着睡衣的维强为顺强开了门，然后带着顺强径直走到卧室，并随手锁上了房门。卧室里有一间冲淋室，现在还亮着灯，望着维强湿漉漉的头发，一看便知道他刚刚冲淋完毕。其实这里的一切对顺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的，想当初在这里他多少次辱虐过维强，那时的征服感还历历在目。好汉不提当年勇，看着眼前神气活现的维强，顺强只能低声下气。“强兄，不知您考虑了怎样？”顺强装得怯声的样子，也自觉地叫“强兄”了。“你这算在求我？好象没诚意哦。”维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顺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识相地开始脱去自己身上的所有衣裤，一丝不挂地“扑通”一声跪在了维强的面前。“你这是干什么？”维强假装非常惊讶。“强兄，只要你愿意，想怎样玩我都可以。”顺强知道维强首先想在心理上对自己进行羞辱，也只好如此下贱地回答。“怎么你喜欢被男人玩吗？”维强继续问顺强。“是的，喜欢被男人玩，特别喜欢被您强兄玩。”顺强只觉得维强今天的问题好象怪怪的，但也想不了这么多了，只想尽可能地满足维强的欲望。“是不是真的希望被我玩？”维强问。“当然，我是自愿的。”顺强答。“说说你想怎样被我玩呢？”维强继续问。“什么都可以，我可以为您口交、舔脚，你也可以玩我的鸡巴、操我的屁眼，当然我也可以做您的小狗。”顺强一口气说了很多，因为他只想尽快满足维强。维强得意的哈哈大笑，顺强总觉得今天的维强好象有点异样。突然顺强感到从冲淋间中冲出一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只感到自己的脸上已被狠狠地扇了两记耳光。顺强定神一看，不觉大惊失色，冲出来且打了自己耳光的竟是自己的老婆。在这里碰见老婆，真让顺强一时转不过弯来。他猛然想起自己现在正全身光溜溜地屈膝而跪，竟不知为什么在自己的老婆面前，用手挡住了自己的下体。维强走到顺强老婆的身后，嘴凑在她的耳边：“我告诉过你，你的老公有多下贱，可你就是不信。刚才你亲耳听到了，我没骗你吧。”顺强的老婆还想打顺强的耳光，维强一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当着顺强的面开始亲昵起来：“不要理他，这么下贱的男人你还为他生气？”而顺强的老婆也顺势搂住维强的脖子。其实自从维强和顺强的岳父有了关系后，维强就经常被邀到顺强家，久而久之也与顺强的老婆熟悉起来。由于顺强不爱女色，所以孤独寂寞的她也对年轻英俊的维强开始有了好感。而维强也看出了这点，想起自己和女友的分道扬镳，维强决计报复顺强，故也不失时机地与顺强的老婆暗送秋波起来。同时，维强还精心计划了今天的这出戏。跪在地上的顺强眼睁睁地看着维强和自己的老婆在床上翻滚。维强的阴茎在自己老婆的身体内抽送，而自己的老婆也不时将维强的肉棍含在嘴里吸吮。维强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和自己的老婆那欢快的叫床声不断地刺激着顺强。虽说顺强对自己的老婆不感兴趣，但他毕竟是个男人，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在自己的面前交媾，这么强行地被戴上绿帽子，也使顺强感到异常耻辱。可又奈何得了他们什么呢？真的说出去，自己的面子往哪里搁，况且自己的老婆还是自愿的。顺强想离开这个让他羞愧的地方，可门早被锁上，无奈只得被迫看完维强和自己老婆的欢爱。一阵狂风暴雨后，顺强的老婆进去冲洗身体。维强舒坦地躺在床上，喘着粗气。“顺强，只要你舔干净我身上的精液，你就可以去培训。”维强侧着头，对仍跪着顺强说道。为了得到这次培训的机会，可怜的顺强真得象小狗一样地爬了过去，趴在维强的身上，开始舔着维强腹肌上、阴毛上、龟头上那散落的淫液。“认真地舔哦，这些精液可是刚才射到你老婆的身体里去的。哈哈，你老婆的床上工夫真是没得说了。”维强一边看着顺强，一边当然不会忘记继续羞辱。顺强舔着维强身上那黏糊湖的精液，想想自己真是可悲。床上的这个男人刚刚当着自己的面与自己的老婆男欢女爱，自己不但必须忍受，而且还要为他舔干净身上的淫液，真的是下贱到了极点。不过，付出了如此承重的代价，顺强总算拿到了去警校集训的通知书。摆脱了维强纠缠的顺强开始了在警校的集训。在参加集训的人当中，顺强的年龄是最大的，其他都是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年轻警官。教官也只有24岁，叫嘉铭，他原是警校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官。虽说28岁的顺强在训练时和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一样，常常被年轻的教官训骂，多少有点尴尬，但这显然要比被维强凌辱要好受许多。教官嘉铭有着结实强壮的身体条件和聪明过人的智商，再加上自身的刻苦和努力，使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官。正因为有了这些资本，他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甚至有点粗暴。顺强年龄最大，相对来说，在体能上吃了点亏，所以经常被嘉铭责骂和体罚。嘉铭常常责令顺强加码进行俯卧撑、仰卧起坐、跑步等体能训练，让其他学员看着顺强那精疲力竭的痛苦表情。有时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对顺强大声呵斥，抽打耳光。而顺强也知道，在这里教官就是上司，所以只能必恭必敬地任由训骂。但体能的提高绝非一蹴而就，顺强练得死去活来，虽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可终究与年轻警官还有差距。这天，嘉铭要顺强留下，他要单独对顺强进行强化训练。顺强光着上身，只穿了运动短裤，但依然浑身是汗，他笔挺地站在训练馆的中央，首先要忍受嘉铭在一旁高声辱骂。“妈的，笨得象头猪。”嘉铭看着目不斜视老老实实听自己训话的顺强，用手指戳了戳顺强的脑袋。“对不起，冯sr。”顺强被年轻的教官如此辱骂，虽说心中不快，但心中感到教官的确有本事，也就认了。“对不起有个屁用。我比你年轻，却可以如此教训你，而你却必须对我必恭必敬，难道你不觉得羞愧？”嘉铭看着比自己大4岁的顺强，想以此来刺激顺强男人的自尊。不知是由于只穿了条运动短裤近乎裸体的缘故，还是真的让年少的教官训得感到自己毫无尊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顺强的下体慢慢开始涨痛起来，坚硬的阴茎竟顶得短裤象一座小山丘。正在训话的嘉铭也看到了顺强裆部的变化，他竟呆呆地看着停止了辱骂。“冯sr。”顺强看到嘉铭正注意着自己的裆部，不禁一阵脸红，可裆部却变得更加坚挺。“体能不行，性欲倒这么旺。”嘉铭用手指点了点顺强裆部那山丘的制高点。“对不起，冯sr，真不好意思。”顺强依旧站着不动，可羞愧得脸已变得通红了。“哦，对了，维强说过你喜欢裸体的。”嘉铭笑着对顺强说。“什么，维强？”顺强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哦，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认识的。”嘉铭轻描淡写地说着。原来维强在警校时，嘉铭曾为他们上过课。由于维强表现出色，所以常得到嘉铭的青睐。维强毕业以后，也经常回来看望嘉铭，所以他们一直有着来往。顺强的脑袋“轰”的一声，他感到天旋地转。想不到维强就象如来佛，悟空永远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怪不得嘉铭时常找茬，原来绝非仅仅是自己体能差的原因。“看来你只有把短裤脱下，光着身子练才会提高。”嘉铭示意顺强脱下短裤。顺强哀求着嘉铭，可嘉铭执意让顺强脱光。无奈，教官的命令不能不听，顺强乖乖地脱下了短裤，赤条条地第一次站在了嘉铭的面前。体能训练开始了，顺强一丝不挂地在围着训练馆跑圈，裆部的阴茎则随着身体的跳跃而不停地舞动。嘉铭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一个男性的裸体。几圈跑下来，嘉铭还觉顺强的运动量不够，所以要顺强背着他继续跑步。顺强背起沉重的嘉铭，步履艰难地继续训练。靠在顺强背上的嘉铭感觉着顺强那厚实的肌肤，穿着运动短裤的裆部紧贴着顺强的身体。随着顺强身体的震动，嘉铭的裆部不断地与顺强的腰部摩擦着，渐渐地嘉铭也感到自己的下体开始有了变化，于是他将裆部更紧地贴着顺强，并开始扭动起自己的身体。时间一长，嘉铭由于下体的膨胀，使得裆部异常难受。嘉铭突然感到一阵冲动，他猛然从顺强的背上滑下，一把将顺强转过身来，抓起顺强的一只手，放到了自己那正在隆起的裆部。刚才背着嘉铭跑步时，顺强就感到了嘉铭裆部的不安分，现在看到嘉铭如此直接，知道教官已经控制不住了。顺强经过这么多的挫折，现在也已学乖了许多，知道教官就是自己的上司，必须伺候好，服侍好，所以顺势将自己的手伸到了嘉铭的短裤内，试探性地握住了他的阴茎。看着嘉铭不但没有拒绝，而且还闭上双眼陶醉的样子，顺强索性开始将嘉铭的短裤褪了下来。嘉铭的运动短裤被褪了下来，顺强屈膝而跪，看到了年轻教官那最能体现男人阳刚的地方。在毛茸茸裆部，嘉铭的阴茎微微膨胀，所以有点上翘，但还没有坚硬。他的包皮比维强的还要长，几乎裹着整个龟头。顺强将他阴茎上的包皮轻轻地翻开，褪至龟头沟状处，于是露出了光滑的龟头。大概是由于大部分时间龟头被包皮保护着，所以呈粉红色，异常鲜嫩。顺强先用舌尖逗弄起龟头，而后又握住了阴茎，开始为嘉铭打起手枪来。长长的包皮在海绵体上滑动，上下反卷，刺激着敏感的龟头。顺强一面为嘉铭做活塞运动，一面抬头看着他的表情。嘉铭紧闭双眼，绷直两褪，双手则胡乱地抚摸着顺强的头发，胸脯故意起伏着，看得出他正努力地在使自己走向高潮。打了很长时间的手枪，嘉铭的阴茎才有所反映，慢慢开始坚硬起来。顺强张开嘴，含住了嘉铭的肉棍，开始转动舌苔摩擦海绵体，同时将自己的手指在他的阴囊上、肛门处轻轻抚摩，以激发嘉铭的性欲。凭着顺强那熟练的动作和恰如其分的抚摸，嘉铭的阴茎本应异常坚挺，可事与愿违，顺强感到嘉铭的阴茎在自己的口中依旧如故，没有射精前的臊动，反而越来越软缩，这时他才发现嘉铭竟然有阳痿的毛病。当然顺强现在已学乖了，他知道这种让男人气短的事是绝不能说穿的，尤其是这个男人还是自己的教官。“冯sr，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顺强装出一脸的愧疚，还夸张地低下了头。嘉铭自己心中当然明白，他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嘉铭的阳痿并非天生的，只是从那第一次与女人上床时，他发现自己的性欲不是很强，所以勃起时间就很短，常常被那女人嬉笑。久而久之，或许是心理上的压力，他竟连勃起都有点困难了。刚才顺强背着他跑步时，他突然感到有种从未有过的冲动，甚至觉得被男人抚摸比被女人抚摸更有快感。事实也的确如此，当阴茎在顺强的口中时，嘉铭也确实感到了一丝爆发前的亢奋，只是这种感觉飞逝而过，瞬间消失。他越想保持坚硬，却越软缩得快。哎……不过他倒很感激顺强，不仅是顺强给他带来了快乐，而且还这么顾及到他的面子。“今天大概是带你们训练太累了。”嘉铭顺水推舟地说道。“冯sr，我们以后再继续玩吧。”看到嘉铭一脸的无奈，还强装若无其事的样子，顺强知道嘉铭的内心其实痛苦万分。那么个外表看上去有着一块块发达的肌肉，身体异常强壮、膘悍，让人有点敬畏的年轻教官，竟会有着让男人难以启齿的尴尬之事。一个有着魁梧身材的人和阳痿联系在一起，或许这更让嘉铭感到无地自容了。虽说嘉铭一直当众对顺强进行羞辱，顺强的心里也对他有点痛恨，可毕竟对嘉铭的能力还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如今看到嘉铭竟有难言之痛，心中不禁也感到一阵惋惜和怜悯，隐约有种想帮助弱者的心理。从这以后，只有一有机会，嘉铭就会有意无意地叫顺强到他那里。而顺强也觉得一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竟有阳痿，也为嘉铭可惜，所以不仅没有反感，好象还有一种强者扶弱的自豪感。毕竟嘉铭的阳痿只是后天受心理上的影响，所以时间一长，在顺强的安慰、鼓励下，特别是顺强那让嘉铭无法抗拒的对身体恰到好处的触摸下，嘉铭的状况竟也越来越好。自然嘉铭对顺强的感激不言而喻，所以日常训练中虽然依旧严格，但原先对顺强的辱骂和羞辱也不复存在，还时不时在众人面前树一下顺强的尊严和威风。这样，那些一同训练的年轻警官也开始尊重起顺强来，顺强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这天，顺强又来到嘉铭那里，他就象医生一样再次为嘉铭进行性功能的恢复。进屋后，顺强首先脱光了自己的衣物，裸着身子来到了嘉铭的面前。顺强那彪悍、壮实身材让人如痴如醉，浑身上下那块块肌肉中爆发着无穷的力量。再加上裆部那浓密的阴毛中的那根粗粗的阴茎，由于还没有坚硬而自然下垂，与那大大的阴囊一起正晃晃悠悠。顺强开始解开嘉铭上身衬衣的纽扣，抚摸起他那同样结实的肌肤。因为顺强知道，阳痿的人需要循序渐进，渐入佳境，越是急越不行。于是，轻抚着嘉铭的每寸肌肤，逗弄着那渐渐凸起的乳头，亲吻着颈部和耳垂。随后顺强再双膝跪地，动手松开皮带，拉下外裤，隔着内裤开始亲吻起嘉铭的裆部。尽管穿着内裤，但顺强依然能感觉得到嘉铭那条软绵绵、热乎乎的阴茎。在顺强不断地努力下，被包裹着的阴茎开始膨胀，渐渐地顶了起来。这时，顺强趁热打铁，猛然拉下内裤，双手开始套弄起嘉铭的阴茎和阴囊。嘉铭的阴茎开始挺拔坚硬，弯曲着往上翘起，马眼处还流出了几滴晶莹的液体。顺强将那阴茎含在自己的嘴里，舌尖翻滚着刺激着龟头。随后又开始为嘉铭打起了手枪，包皮上下翻卷，湿润的龟头润滑着包皮，使之滑动得更为轻松、舒服。由于嘉铭是教官，时常与学员们一起健身，所以有着比顺强更为结实的肌肉。两块胸大肌高高凸起，上身还有着几许隐隐约约的胸毛，厚实的脊梁，粗壮有力的手臂和大腿，现在再加上那根高傲勃起的阳具。嘉铭低头看着自己，他知道自己有着一副男人味十足的身躯，原先只是难堪于那不争气的地方，如今阴茎异常坚硬，绝无软缩的感觉。嘉铭推开顺强正在为自己打着手枪的手，默默地低着头，欣赏了好久。生机勃勃的阴茎昂首挺立，嘉铭不禁用手抚摸起来，感觉着自己那硬邦邦的肉棍，扬眉吐气的他顿觉涌动起一种冲动。他让顺强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自己则手握着那根往上翘起的手枪，将龟头上湿润的液体涂抹在顺强的洞穴中。先用手指探入，将洞穴撑大，随后便猛然插入，开始大幅度的抽送起来。顺强的洞壁紧紧挤压着嘉铭的阴茎，不断地刺激着龟头，嘉铭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感。阴茎的坚硬度保持了很久，所以嘉铭那快乐的呻吟也持续了好久。渐渐地快感变成了亢奋，嘉铭感到热血沸腾，全身的能量汇聚在一点，从龟头处汹涌而出。嘉铭喘着粗气，仿佛在回味刚才那消魂的时刻，好久好久才回过神来。“真爽！真爽！”嘉铭将依然滴着精液的阴茎，在顺强光光的屁股上敲打起来。这次嘉铭的阴茎坚硬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他仍旧沉静在快乐之中。嘉铭又拉起匍匐在地的顺强，一把将顺强的身体转过来，注视着为自己带来幸福的顺强。“谢谢！谢谢你顺强。”嘉铭猛然抱住了顺强，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儿相拥而站。顺强楞了一下，这些日子以来，他常常被维强、同事、东泰兄弟随意凌辱已几乎全无自尊。现在第一次听到嘉铭对他道谢，竟一下子不知所措起来。虽说刚被猛操了一顿，但看着嘉铭那兴奋的神情，听着那真诚的谢意，想着自己恢复了教官的性功能。心中既产生了一种成就感，又被嘉铭的快乐所感染，情不自禁也紧紧地抱住了嘉铭。嘉铭的确深深地感激着顺强，好多年来难以启齿的痛苦，在顺强的鼓励和调教下，竟然治愈。平静以后的嘉铭想起刚才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不顾顺强是否愿意而操了他的屁股，不觉有一种歉意。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顺强咤舌的举动。“对不起顺强，刚才操了你。”嘉铭满脸诚意，他用手开始摩擦起顺强的裆部。顺强那性欲旺盛的阴茎早已高高翘起，渗出的稠液将阴茎弄得湿漉漉、黏糊湖的。嘉铭明白顺强那被压抑的性欲现在需要发泄，于是他仰面躺在了床上，高高提起自己的双腿，向两边最大限度分开。“过来吧，顺强，你也来爽爽。”嘉铭指了指自己暴露的肛门，向顺强招呼道。嘉铭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对顺强表示谢意，还是表达歉意。不过他知道这是诚心的。顺强简直被弄糊涂了，还在为嘉铭的道谢激动不已，现在又看到嘉铭主动相邀。他不知道是受宠若惊，还是惶惶不安，反正脑子里空白一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嘉铭再次示意顺强过去，并用双手将自己的两瓣屁股掰开。看着嘉铭那真诚的目光，望着教官那鲜嫩的花瓣，顺强那旺盛的欲望在全身涌动，脚步不禁一步一步地向床边移动。顺强的阴茎一直高翘着，龟头上早已银光透亮，并且还在继续渗出液体。顺强握着自己的肉棍，试探性地将湿漉漉的龟头在嘉铭的后庭上摩擦起来。见嘉铭不仅没有反感，倒还主动进行配合，于是开始大胆地插入嘉铭的洞眼中。嘉铭的洞穴还是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窄小的洞壁紧紧包裹着顺强那粗大的阴茎，龟头被挤压得让人魂消天外。从马眼中不断渗出的分泌物润滑着洞壁四周，使得抽送运动相当自如。站着的顺强腰部用力运动着，而躺在床上的嘉铭也迎合着顺强的动作。两人默契配合，相得益彰。从他们口中发出的“啊”“啊”的欢叫声，说明俩人已沉浸于忘乎所以的境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发生。终于，顺强大叫一声，身体开始颤抖起来。而嘉铭则用双腿用力夹住顺强的腰部，不让顺强离去。就这样沉默了许久，顺强才从嘉铭的肛门中抽出那已不再坚硬，但仍粗大的阴茎。顺强兴奋得满脸通红，不仅是他得到了性欲的发泄，更重要的是找回了男人的自尊，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顺强也是第一次看到被自己操着屁眼的男人，如此兴奋与满足。过去，他插入维强的屁股时，看到的满是维强痛苦的表情。而当自己被维强、东泰兄弟插入时，自己也是满腹的屈辱。只有今天，顺强似乎感到既快乐又心安理得。而嘉铭被顺强操着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堪，反而觉得比操顺强时有着更加的快感和亢奋。当顺强的肉棍在自己的体内滑动时，当自己肛门收缩用力夹住顺强的阴茎时，嘉铭觉得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法言表的生理上的满足。就这样，穿着警服，嘉铭是顺强的教官；光着身子，顺强是嘉铭的老师，两人的往来由此就更密切了。集训虽说艰苦，但毕竟可以有自己安排的空间，不象在警队时随时可能出现情况。这天周末，闲得无事，听说有一家同性恋俱乐部，顺强找到后便推门而入。这是一个很大的同性恋聚集场所，底层有个不算大的舞台，上面不断有壮男的劲舞表演。顺强坐在一隅，喝着酒慢慢欣赏起来。舞台上，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裸着上身，腰系一块布，正在卖力地狂舞。隆起的胸脯，粗壮的手臂，一看就知道是受过健身训练的。腰上的那块布随着他大幅度的舞动而扬起，时隐时现地露出裆部上裹着的一小片布条。浑身的汗水在灯光的照射下，使得身体油光发亮。他还不时地闭上双眼，用手抚摩起自己的上身，并滑向自己的裆部。这一挑逗的动作，引起满屋子男人的喝彩。在众人“脱”“脱”的大叫声中，小伙子猛然扯下系在腰部的布块，顿时他变得几乎全裸，只是在裆部有着一块小小的遮羞布条。台下的男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口哨声怪叫声不绝于耳。壮男也很有经验地舞到台沿，晃动起自己的裆部，将自己小丘般的地方极力展现出来。台下的男人纷纷掏出钞票，小伙子也顺势单腿跪下，任由人们将钞票塞在他裆部的布条里。当然男人们在塞钞票的同时，绝对不会忘记顺便摸一下布条下面的那个肉团，而台上的小伙子毫无羞涩，还不时地对着众人微笑着。当然，这种场面对顺强来说可谓小菜一碟，毫无刺激可言。于是他起身上楼，他知道楼上有着更加适合他的地方。楼上没有楼下的嘈杂，一间间房间说明客人和男伴可以单处一室。当然根据客人出的价钱不同，男伴们服务的方式也不同。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由俱乐部提供男伴，二是由客人自己挑选男伴。两大类中，根据服务的要求又分成好几档次，如客人只能看，不能动手；只用手服务；用嘴服务；手、嘴、后并用；当然最贵的就是全套服务，也就是只要不伤害男伴的身体，任由客人玩弄。顺强初来此地，只想了解一下这里男伴的情况，所以也就要了最低的那种，即只看而不动手。顺强坐在沙发上，一个服务生跪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请顺强挑选。名册上有着每个男伴除去脸部的全身裸照，以及裆部的特写，旁边还有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阴茎软缩和勃起时的长度等详尽资料。虽说照片上每个男伴的脸庞无法看清，但跪着的服务生告诉顺强，他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模样绝对英俊。顺强翻看着名册，每个男伴都是身材匀称结实，裆部挺拔漂亮，真让顺强挑花了眼。最后顺强挑了一个24岁，1米85的男伴，据说这是他们这里最好的一个。不一会儿，那个男伴便敲门而入。他赤着双脚，脚型非常漂亮；下穿紧身裤，裆部明显突起；上身只穿了件真丝衬衫，扣上一粒纽扣，结实的肌肤若隐若现。虽说他低着头，但魁梧的身材和性感的衣着，让顺强怦然心动。“先生，谢谢您挑选了我，我会让您满意的。”那个男伴仍低着头。“抬起头，让我看看你的脸。”顺强非常满意那个男伴的身材，高高的、壮壮的，虽然穿着衣服，但凭顺强的经验，知道他肯定有一身发达的肌肉。只是他一直低着头，顺强当然还希望他有着一张英俊的脸。那个男伴慢慢抬起头，一张略微黝黑，但却轮廓分明极具男性化的英俊脸庞，映入了顺强眼睛。不过，当他们四目相对时，双方不约而同地“啊”的一声，惊讶万分。顺强万万没有想到，站在面前的男伴竟然是东泰。当然东泰也没有料到，来的客人会是自己的死对头——顺强。一阵惊讶过后，顺强开始高兴起来。那个凌辱过自己无数次、还逼迫自己喊他“爸爸”的黑社会老大，现在竟成了服侍自己的男妓。尤其是看着东泰那紧张的神情，顺强知道往日呼风唤雨的老大开始有点害怕了。东泰当然担心，眼看着被自己百般辱虐过的顺强成了自己的客人，往后的日子哪会好过。“哈哈，你不是威风得很吗？怎么会落到如此的下场？”顺强站起身，走到了比自己高半个头的东泰面前得意地说。东泰默默无语，他能说什么呢？那些羞辱顺强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清晰可见，但却只在东泰眼前一掠而过，他必须面对现实。东泰知道，今天顺强是客人，而自己则是为客人进行劲舞表演、身体作秀的男妓。于是他开始脱下衬衫，褪下裤子，只剩下裆部穿着的那条网眼的三角内裤，半裸着站在顺强的面前。“你不是我的爸爸吗？怎么自愿地在儿子面前脱光衣服呢？”顺强在东泰的身旁打转，端详着再熟悉不过的那个健美的身躯。顺强很后悔自己选择了只能看而不能动手的档次。要知道是东泰，他一定会挑最贵的那种。不过想想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先慢慢欣赏一下东泰那好久不见了的身材再说。高大健壮的东泰站在中央，肌肉发达的胸部、腹部，粗壮的手臂、大腿依旧如故。只是裆部穿着一条网眼的内裤，其实也只是外型象内裤而已，由于上面都是一个个网眼，所以里面的东西几乎全部都能看到。黑黑的一大片毛儿上，静静地躺着一根粗粗长长的肉棍，肉棍服帖地顺着阴囊弯曲向下，龟头直指肛门。看得出，在穿网眼内裤时，男妓们必须把自己的阴茎安放整齐、妥当，以便让客人们看着舒服。顺强坐回沙发，看着东泰开始进行劲舞表演。经过训练，东泰的舞姿也算不错，还不时将自己的裆部凑到顺强的面前不停地抖动。几圈跳下来，东泰的身上就汗流浃背了。于是东泰站在顺强面前，开始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裸体，并性感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将汗珠均匀地涂抹于全身，使得身体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然后，又将手滑向自己的胯部，双手交叉地摩擦起被网眼内裤包裹着的肉团。一边扭腰一边抚摸，不一会儿，龟头就变得晶莹透亮。东泰还不时地将潮漉漉的手夸张地放在自己的口中吸吮起来。看着眼前男性化的舞姿和性感的动作，顺强的裆部鼓鼓的。他真想扑上去玩弄一下东泰，可他知道，能开这种俱乐部其后台一定很有来头，如果自己不按规矩办事，吃亏的将是自己，所以顺强只得不停地咽着口水。好在东泰最后的压轴戏也算让顺强稍微解了解谗。只见东泰跪在地上，脱下顺强的鞋袜，将顺强的赤足放在自己的裆部，开始用顺强的脚指脚心套弄起自己的阴茎和阴囊。坐在沙发上的顺强总算感觉到了东泰那让人过目难忘的地方，虽说只是用脚去体味，但也让顺强好一阵兴奋。通过脚的触摸，顺强明显感到东泰的阴茎开始粗大、坚硬，并逐渐向上翘起。直到东泰的阴茎被刺激得完全勃起，他才将顺强的脚轻轻放下，并将自己的裆部再次凑向顺强的面前。顺强贪婪地看着，只见东泰的阴茎坚硬地挺立着，网眼的内裤被高高地撑起，紫色的龟头从网眼中突出，窄小的内裤已无法贴身于裆部。东泰将自己的私处在顺强的眼前静止地展示了好几分钟，才退回屋子中央。“谢谢先生，欢迎以后常来。”东泰程式化地鞠躬致谢。“这么见外，还叫我先生？以后我会常来找你的。哈哈。”顺强的眼光依然紧盯着东泰那小山般的地方。东泰穿好衣服，离开里房间，他知道顺强一定会再来的，而且绝不会象今天这样的斯文。东泰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只有被玩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东泰黯然伤心，曾经威风凛凛的自己落到如此境况。第二天，顺强又来到了这家同性恋俱乐部。当然，这次他点名要了东泰为自己进行全套的服务。所谓全套服务就是可对男伴进行任何的辱虐，但除了过分的身体伤害。推门而入的东泰依旧如昨日穿着，轻薄的衬衣半敞开，紧身的裤子裆部突起，赤着漂亮的脚丫，一副帅气、性感的模样。进屋后的东泰微微叉开双腿，双手放在身后，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默默地站在屋子中间，等候着顺强的发落。“哈哈，那么威风的老大，怎么当上了男妓？”顺强走到东泰的面前，拍打起那裆部隆起的地方。“不是喜欢羞辱我吗？来呀。”顺强脱下了自己的上衣，抓起东泰的手，放在了自己的乳头上。“对不起，是我不好。以后我不敢了，饶了我吧。”东泰急忙缩回自己的手，他现在那敢如此大胆，只有低头认错求饶的份。“饶了你？看来你好象十分愿意让我玩你了？”顺强注视着东泰，往日的屈辱历历在目。“是的，我愿意。”东泰机械的回答。“那玩你什么呢？”顺强的脸凑了上去，几乎贴到了东泰的鼻子。“玩我的大屌，屁眼，什么都可以。”东泰知道羞辱才刚刚开始。“那你不就是我的……？”顺强一定要东泰自己说出来。“是的，我是你的性奴隶。”东泰低下了头。“那还不把衣服脱光，先跳个舞让我瞧瞧，蠢猪。”顺强高傲地喝令东泰。东泰利索地脱去了所有的衣物，一丝不挂地开始在顺强面前舞动起来。肌肉发达的东泰裸体实在漂亮，高挑的个子加上结实的身材，尤其跳动起来那条上下飞舞的肉棍，左右晃动的肉袋，以及那随风飘动的浓密微卷的阴毛。况且受过训练的舞姿，也极具性感和挑逗，让顺强真是赏心悦目。一段劲舞过后，顺强示意东泰停下来。于是，东泰喘着粗气，汗流浃背地站在顺强的面前。其实顺强的肌肉没有比东泰差，但由于东泰个子的高大，身材的魁梧，看上去要比顺强壮实些。征服比自己强壮的男人，或许更让人兴奋。望着比自己高半个头的东泰，顺强热血澎湃，开始抚摸起东泰那紧绷着的肌肤。虽说顺强曾经在警队羞辱过东泰兄弟俩，但那次却没有动过手。所以，第一次主动触摸着东泰的身体，顺强开始兴奋起来。东泰身体上那块块肌肉，让人感到雄性的力度，尤其是裆部那浓毛中悬挂着的那条粗粗长长的肉棍，漂亮地弯曲着，让人激情涌动。浑圆的臀部结实而富有弹性，深深的凹槽镶嵌在两片屁股的中间。毛茸茸的大腿粗壮有力。尤其让顺强满足的是，东泰一动不动地站着，任由顺强的手在他身上的各个部位肆意游弋着，只是在顺强的手触摸到性敏感处的时候，东泰的身体才会有一阵的颤动。不过，那膨胀的阴茎却在不停地翘动着，一抖一抖的。顺强的手捏着东泰的阴茎，不停地套弄着。上次羞辱东泰，根本没有碰过那条长虫，而自己被东泰辱虐时，更不敢有所举动。现在，这条长长的阳具在手中，被自己随意玩弄着，顺强真是心花怒放，一种征服强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东泰的肉棍原本就很粗大，被顺强这么一挑逗，就更加茁壮。硬邦邦的海绵体上，纵横交错着一条条暴起的青筋，顶部的龟头就象硕大的蘑菇。顺强仔细端详了好长时间，很明显，无论直径和长度，东泰的阴茎的确比自己的还要厉害。看着这条让人痴迷的性器，顺强感到自己的裆部被胀得受不了了。“跪下，把我的裤子脱下。”顺强命令道。东泰听话地跪了下来，动手解下顺强的外裤和内裤。赤裸下身的顺强抓住东泰的头发，将东泰的脸贴近自己的裆部，用东泰的整个脸庞摩擦起自己的性器。东泰的头被顺强死死抓住，并不断地摇动，五官紧贴着顺强的阴茎和阴囊。在眼、鼻、嘴的摩擦下，东泰明显感到顺强下体的变化。顺强的龟头开始挤出点点液体，于是他喝令东泰将龟头上的黏液涂抹在他自己的脸上。无奈的东泰只得捏住阴茎的根部。顺强坚硬的肉棍，就象一支女人的唇膏，而东泰也象女人般地用顺强的阴茎，开始为自己涂脂抹粉。东泰微微张开嘴巴，将顺强黏糊湖的龟头在自己的上下嘴唇上滑动，晶莹的液体使得东泰的双唇湿漉漉的。随后又涂抹脸颊和眉毛，直到满脸都被弄得潮潮的粘粘的，泛起一层银光。“哈哈，下贱的蠢猪，真象个女人。对了，你不是喜欢看我撒尿吗？我现在就撒给你看哦。”顺强想起自己在东泰的家中所受的侮辱，他要以牙还牙。顺强松开了抓着东泰头发的手，后退一步，双手捏住了自己的阴茎，将龟头对准了依旧乖乖跪着的东泰的脸部，并欢快地吹起了口哨。随着顺强努力的酝酿，一股黄黄的尿液，从尿道口窜出，直射东泰那张英俊的脸。顺强还不断地调整喷射的角度，对准东泰的眼睛、鼻子，直到嘴巴。“给我张大嘴巴，喝下我的尿。”顺强喝令东泰。而东泰也只得乖乖地张开了自己的嘴。于是，顺强的尿便窜入东泰的口中。臊臊的黄液在东泰的嘴里越积越多，他只能强忍恶心，开始吞咽下去。脸上的尿液顺着脸颊流淌而下，撒满东泰光光的身体，强壮魁梧的东泰就这样跪在顺强的面前，遭受着如此屈辱。顺强哪肯轻易放过东泰，他拽着东泰的阴茎，拖拉着来到了浴室。“站在这里，撒泡尿让我欣赏欣赏。”顺强指了指浴室内的马桶，命令东泰。东泰知道无论自己多么没有小便的欲望，还是要当着顺强的面撒尿。于是，东泰作出了撒尿的姿势，开始慢慢酝酿。而顺强则站在东泰的侧旁，静静地等待着、观看着。终于，东泰的尿道口开始涌出黄黄的液体，“叮叮咚咚”地在马桶内翻滚。成年男人的尿量很多，好久，东泰才一抖一抖，将最后的尿液撒完。顺强一把抓住东泰的头发，硬是将他的头塞到马桶里，揿在尿液里。马桶内，尿液泛着一层泡泡，黄黄的一股臊味。东泰的脸浸在自己撒的尿液里，他挣扎着抬起头。可又被顺强按下，再抬起，又按下。如此反复，东泰呛了好几口尿，不禁咳嗽起来，脸也涨得绯红。“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快呛死了。”乘着抬头的瞬间，东泰不停地求饶。顺强满足了，他拉起了东泰的头。东泰满脸的臊尿，前额的头发也湿答答的，还在不断地咳嗽着。“怎么样，自己的尿好喝吗？”顺强逼问着东泰。“好喝。”东泰只能点点头。“那和我的尿比较，哪个更好喝？”顺强继续追问。“那当然是您的好喝。”既然已被羞辱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自尊呢？最后，东泰又乖乖地被顺强操了一顿，这才拖着屈辱的、臊味十足的身子，离开了屋子。从这以后，顺强常常光顾这家同性恋俱乐部，每次都要玩弄一通东泰。同时，顺强还纵恿嘉铭一同前往。嘉铭起先还有点顾及，但被顺强劝说得不觉也动了心。这天，顺强和嘉铭一起来到了这里。照例年轻结实健壮的东泰，开始伺候起两个同样年轻结实健壮的大男人。嘉铭的性功能真是完全恢复了，甚至比正常男人更为旺盛。从东泰开始脱衣表演劲舞起，嘉铭的阴茎就开始直挺挺得不肯倒下。东泰一阵性感极强的舞姿过后，嘉铭按耐不住了，他开始解开自己的皮带，裸露着下身走到东泰的面前。嘉铭一只手握着自己高翘的阴茎，另一只手捏着东泰坚硬的肉棒，两个深色的龟头相互摩擦起来。双方马眼中渗出的润滑液相互滋润，使得摩擦在湿润中、极度快感中进行着。嘉铭自豪地看着自己的阴茎，粗壮的性器可与任何男人媲美，所以他现在再也无需羞羞答答，可以毫无顾及地展示自己骄傲的阴茎了。站在一旁的顺强看得直咽口水，等到嘉铭玩弄片刻后，他便让东泰为他们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于是，东泰爬上床双膝而跪，前面含着嘉铭的阴茎，后面被顺强操着屁眼。东泰O型的嘴巴，灵巧地刺激着嘉铭膨胀的阴茎。而嘉铭也兴奋地低头看着一个比自己还高大的男人，正在低声下气地为自己提供性的服务。东泰毕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恰到好处的吞吐，让嘉铭感到了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尤其是每当嘉铭感到即将爆发之时，东泰便会放慢抽送的频率，以便延长着他快感的时间。长时间的刺激，使得嘉铭从轻声呻吟开始大声叫唤起来，身体也随着扭动起来，浑身上下汗流浃背。嘉铭这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性欲所带来的快乐。而顺强也扭动着腰部，用肉棍撞击着撅着屁股任自己操送的东泰的屁眼。大概是东泰在这里工作了久了，他的肛门也被好多男人操过，所以非常松弛。虽说没有处男那样让人心旷神怡，但对于顺强来说，这可以是一种征服的象征。想当初，是自己首先羞辱了东泰，可却让东泰先操了自己。一想起自己不仅当着许多人的面被东泰肆意玩弄，而且东泰还让他的手下想尽办法虐辱自己，顺强的阴茎愈加坚挺，更为深入地刺向东泰洞穴深处。两个结实的裸体壮男就这样在一丝不挂的东泰身上发泄着性欲，而高大强壮的东泰也只能下贱地服侍着与自己相同年岁的两个警察主人。随着东泰到位的伺候，顺强和嘉铭相继爆发，两人的精液分别在东泰的体内和口中流淌起来。喘着粗气的顺强和嘉铭躺在床上，而东泰则被要求再次进行劲舞表演。斜躺着的嘉铭看着卖力地舞动着的东泰，不禁为他惋惜起来。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一个24岁的大男人，竟要如此下贱地被其他男人随意玩弄，还强装欢笑着，哪有男人的自尊。更何况嘉铭听顺强说过东泰曾是黑道老大，呼风唤雨的老大和低声下气的性奴，反差实在太大。嘉铭和东泰年龄相同，知道男人对自己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嘉铭是个教官，对学员无论年龄大小，总可以随心所欲，而学员们也总是对他必恭必敬。所以嘉铭非常想知道东泰是如何当上这里的男妓的，被人凌辱时又有什么样的感觉。于是，嘉铭让东泰停止了跳舞。东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重又在眼前重现……那次为了争抢地盘，东泰这帮和另外一帮火拼。可他们毕竟势单力薄，无奈东泰只好带着弟弟东阳逃生，躲在一个私人的旅馆中逃避追杀。但那帮老大眼线众多，不久东泰兄弟俩的住地就被发现。一天，几个打手推门而入，东泰兄弟与他们打斗起来。屋内混战一片，东泰人高马大，又在道上混了多年，拿着手枪正以一挡十抵抗着。可弟弟东阳毕竟年少，没过一会儿，就被他们抓住。“快把手枪扔掉！”一个打手将一把匕首放在东阳的脖子上，威胁着东泰。望着在他们手中挣扎的弟弟，东泰无可奈何，只得乖乖地将手中的手枪扔在了地上。不过东泰上衣和裤兜里还藏有两把小刀，他计划着如何借机行事。可对方也不是吃素的，走南闯北多年，看得多了。“脱光你的衣裤，把衣服扔过来让我们检查。”对方似乎知道东泰藏有武器。东泰刚才缴械投降，做老大的面子已经丢尽。现在还要在这帮小罗罗面前脱光自己的衣服，所以东泰楞了大半天。可对方步步紧逼，东阳的脖子上已轻轻地被划开了一道口子，滴滴鲜血渗了出来。东泰不敢怠慢，开始赶紧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和裤子。不多时，光着身子的东泰就站在了众人的面前，他本能地用手遮住了自己的私处。“把手放在脑后。”对方不知是担心东泰的反抗，还是想看看他的裆部。东泰无奈地举起自己的双手，放在了脑袋后面。这样，裸露着的性器完全暴露在大家的视线中。对方捡起地上东泰的衣物，搜出了里面的两把小刀，得意地看着光着身子高高大大的东泰。大概是在众多着衣男人面前赤身裸体，也可能曾是呼风唤雨的老大，如今被另外一帮的打手们羞辱着，东泰的阴茎竟控制不住地开始粗大起来，引得所有人的目光统统集中于他的裆部。或许是看到高翘的男人阴茎来了兴趣，也或许是感到东泰已没有的抵抗的能力，对方大部分人都嬉笑着围在了东泰的身边，有人还大胆地逗弄起东泰的阴茎。“不要乱来。”东泰虽说不敢太过强硬，但也必须维护自己男人的尊严。他放下脑袋后面的手，用力推开在自己胯部胡乱摸索的那些手。“怎么到如今还想摆老大的威风？那好，我就让你威风扫地。”其中一个好象是他们那帮人的头，恶狠狠地对东泰吼道。那个小头目将自己脚上的皮鞋甩得老远，命令东泰四肢着地爬行过去捡起皮鞋，再返回为他穿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东阳的生死大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东泰还有选择吗？曾经威风十足的老大东泰，只能在这群小罗罗面前低下了头，赤着身，裸着体，乖乖地双膝着地，四肢向皮鞋方向爬行起来。在众人哄堂大笑声中，重又折回，为那小头目穿戴好皮鞋。“把我的皮鞋舔干净。”小头目穿着皮鞋的脚在东泰的眼前得意地晃动着。“你们不要欺人太盛了。”东泰满腔怒火强压着。“怎么你的嘴还是这么硬？”小头目一个眼神，东阳的脖子上又被轻划了一刀，东阳“啊”的叫唤起来。听到弟弟的叫声，东泰赶紧捧起小头目的脚，开始舔了起来。一道道唾液的印痕出现在黑色的皮鞋上，直至整个鞋面泛起一层水光。最后，两只皮鞋在东泰头部不停地上下左右运动中被舔得闪闪发亮。小头目抓住东泰的头发将他拎起，一只手放在东泰的裆部开始玩弄起阴茎。东泰这次没有动弹，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下，再抵抗也是无济于事的。小头目侧在东泰的身旁玩弄着他的阴茎，以便于让屋内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肆意对东泰性器的套弄，东泰的阴茎被刺激得再次高高翘起。小头目的一只手将硬邦邦的海绵体强行按下，而另一只手则从后面臀部处穿裆而过，抓住了紫色的龟头。坚硬的阴茎就这样硬是被从身后伸出的手拽着，从裆部斜穿而过。东泰感到极度的难受，下体的疼痛还可以忍受，最让东泰难堪的是众人那些猥亵的目光。四周那些年轻的脸庞兴奋异常，大多数人的下体已经高高隆起，一双双眼睛里充满了淫秽的神情，仿佛要把东泰的裆部一口吃下。大概以弱欺强是男人最自豪的事，更何况东泰还曾是个老大。好象老大的阴茎阴囊和他们自己的不一样似的，四周男人的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东泰的私处。“刚才玩玩你的小屌，你他妈的对老子象狗一样的乱叫，还不向老子道歉？”那个小头目还在对刚才东泰的举动忿忿不平。“对不起，是我不好。”东泰吸了一口气，迟疑地说出了那屈辱的道歉。“大声点，说三遍。”小头目显然不满意东泰那轻声的语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东泰已没有尊严可言，大声地向正在侮辱自己的男人说着抱歉。“早这样听话不就没事了吗？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小头目满意地向东泰挥了挥手。于是，东泰胡乱地套上衣裤，和弟弟东阳一起被他们绑着，塞进了汽车里。兄弟俩被带到了黑帮老大的面前，被强令跪在屋子中间。东泰抬头看去，近50岁的老大满脸横肉，旁边站着他的儿子，人称“少爷”。四周站满了兄弟，让东泰吃惊的是，其中竟有几个是自己原来的手下。那些熟悉的面孔，都是被东泰曾经骂过、打过的兄弟，东泰知道他们现在已倒戈投靠于这帮。20岁的“少爷”英俊潇洒，长得一点不象他的老爸，只是和他老爸一样有着一副结实强壮的身胚，一看就知道是在道上混混的人。只见“少爷”恳求他父亲由他来处置东泰兄弟俩，他父亲满口答应离坐而去。于是，神气活现的“少爷”径直走到东阳面前。“哈哈，这小家伙长的倒很帅的嘛。”“少爷”抓住了东阳的头发。“求求你不要碰他，他还是个孩子。”东泰低声下气地求着“少爷”。可“少爷”看也不看东泰，根本不理东泰的哀求，继续摸着东阳还有点稚气的脸。“小家伙，只要你叫我一声‘老爸’，我就放你离开。”“少爷”对东阳说。毕竟年龄尚小，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场面，东阳吓得不知所措。他知道不喊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但望着只比自己大4岁的“少爷”，真的难以启口。一旁的东泰知道现在的情形下，只能听任宰割，于是示意东阳赶紧叫他。“爸爸。”东阳轻轻地叫了声。“大声点。”“少爷”一把拎起东阳的头发。“爸爸~”东阳一方面被拎得发痛，另一方面又感到屈辱异常，所以带着哭腔大声喊道。“哈哈，真听话。”“少爷”高兴了，两人年龄相差4岁，自己竟长了一辈，而且还做了东阳的“爸爸”，难怪“少爷”得意忘形。“东阳已经喊你了，求你就不要再折磨他了。”跪在一旁的东泰别无他法，只有继续哀求的份。“哈哈，那就要看你是否听话啦。”他转向跪在一旁的东泰。“少爷”知道东泰的年龄比自己大，那羞辱起来就更爽了。“只要你放了东阳，要我干什么都行。”东泰现在一心只想东阳能够赶快离开此地。“那好。你的弟弟都叫我了，那么你呢？”“少爷”淫笑着看着东泰。24岁的东泰看着年仅20的“少爷”。虽说东泰也知道必须得过这关，但要当着那么多昔日手下的面，喊比自己小4岁的人“爸爸”，也真的无法开口。满屋子静悄悄的，东泰迟疑了一会儿，为了自己的弟弟东阳，东泰深深地吸了口气。“爸爸。”东泰满脸通红，屈辱地叫着。“我让你叫‘爸爸’了吗？“少爷”一巴掌打在了东泰的脸上。“那叫你什么？”东泰一脸诧异。“叫我‘爷爷’，孙子。”“少爷”看着满脸困惑的东泰。东泰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弟弟叫他“爸爸”，而自己竟要叫他“爷爷”，这算什么？“怎么，不想让你的弟弟回家了？”“少爷”洋洋得意。一想到东阳，东泰无可奈何。他知道东阳从小跟着自己，整天冲冲杀杀，所以早想让东阳过上平稳的生活，因此现在必须要保全东阳，让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爷爷，求你放了东阳吧。”东泰卑微地企求着比自己小4岁的‘爷爷’。“做你们的‘爸爸’和‘爷爷’，我还有点不乐意呢。快求我呀。”“少爷”真是得寸进尺。于是，跪在屋子中间的东泰兄弟俩，面对着“少爷”一面开始不停地磕起头来，一面还分别不断地哀求道“求求你，做我的爷爷吧。”“求求你，做我的爸爸吧。”“咚咚”的磕头声和哀求声在屋内回响。看着两个男人磕头哀求的贱样，听着让20岁的人做他们的爸爸和爷爷，引得所有的人哄堂大笑。“好了，好了，看在你们可怜，你们就做我的儿子和孙子吧。”哀求了好久，“少爷”这才开了金口。“谢谢爷爷。”“谢谢爸爸。”东泰兄弟俩被如此羞辱竟还要道谢。“那你叫我爷爷，叫他什么？”“小少爷”指着东阳问东泰。东泰有什么办法，在如此简直乱伦的情形下，望着自己的弟弟，竟要叫他“爸爸”。于是，24岁的东泰跪在年仅16岁的自己亲弟弟东阳面前，在“少爷”的喝令声中，一遍一遍地叫喊着东阳“爸爸”“爸爸”。“儿子，孙子在叫你，你还不回答？”“少爷”又抓起了东阳的头发。看着自己的大哥对着自己正“爸爸”的叫唤，东阳痛苦万分。在“少爷”的胁迫下，只得回答大哥的叫声。“儿子，你真乖，爸爸喜欢你。”看着自己的大哥，东阳机械地说着。“哈哈，我的孙子真的很乖哦。抬头看看这些兄弟，他们原先都是你的手下，现在我要你从他们每人的裤裆下钻过去。”东泰看着那些兄弟，原先都对自己唯唯诺诺，惧怕三分，还不时被自己辱骂和殴打过。而现在，那些20岁左右的手下正排好队，兴高采烈地等待着往日威风凛凛的，24岁的老大从他们的胯下屈辱的爬过。那些被东泰骂过、打过的兄弟们，看着刚才东泰被辱的场景已经痛快万分，现在听说要被自己羞辱，简直欣喜若狂。他们迅速地排好队，两腿叉开，等待着一个男人从两腿间钻过。东泰慢慢爬到了那条长长的狗洞面前，无奈将自己的头伸向了那大腿间分开的空档，手脚并用，向前爬行。东泰人高马大，在窄小的裤裆下爬行已经相当困难，无奈好多人还故意将双脚用力夹住东泰，所以东泰只能艰难地、缓慢地尽力挤过。当众羞辱了一通东泰，“少爷”这才答应放走东阳，当然条件就是东泰继续留下来，充当“少爷”的玩物。于是，东泰被关在了一间屋子内，他无法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空荡荡的屋内，东泰靠墙坐在地上，他痛苦地低着头。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东泰抬头看见“少爷”闯了进来。尾随着的还有十来个人，一半是“少爷”的心腹手下，另一半则是现已倒戈的原先东泰的手下。“少爷”走到东泰的面前，用手指示意地上的东泰站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东泰只得乖乖地起身。“少爷”身材不高，只有1米70左右，与1米85的东泰相对而站，俩人几乎相差一个头。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年仅20岁的“少爷”显然要比24岁的东泰得意。“少爷”拿着一把小刀，锃亮的刀面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一道道的寒光，在四周的墙壁上晃动。“少爷”用刀轻轻地开始挑开东泰上衣的纽扣，一粒一粒，直至所有衬衣被敞开。随后又耐心地割开腰间的皮带以及裤子上的纽扣，随着皮带和裤扣的划开，系着的外裤突然松动，滑落在地上，露出了那条包裹着裆部的白色内裤。隔着内裤，“少爷”用小刀轻轻地刮起那隆起的小山。裤内的阴茎在刀刃的摩擦下，轮廓更加明显。膨胀的肉棍愈加坚硬，最后将整个内裤高高地撑起。“少爷”开始将小刀从被顶起的内裤缝中伸进，一点一点划开三角内裤，只见片片白色的棉布从东泰的腰间飘落。东泰那坚硬粗大的阴茎以及紧裹着睾丸的硕大阴囊，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魁梧的东泰站在屋子中间，上身的衬衣敞开着，露出了隆起的胸肌和结实的腹部。下身一丝不挂，长裤滑落在脚腕上，地上洒落着一片片的被割下的内裤。尽管在所有人之中东泰是最高大壮实的，但现在却一动也不敢动，他知道锋利的刀刃正在自己的裆部游弋，尽管一件件的衣物被割开，自己所有的部位都毫无保留地展览在众人的面前，但也只能任由比自己年少4岁的人如此羞辱。这时，东泰感到冰冷地小刀开始逗弄自己的阴茎，虽说“少爷”用刀背刮着勃起的海绵体，但东泰仍然感到一阵阵地紧张和不安。“少爷”扔掉手中的小刀，开始用手玩弄起东泰的裆部。勃起的阴茎又粗又长，高高地翘起；浓密的阴毛微微卷曲，布满整个裆部；阴囊紧缩，圆圆的宛如一个肉球悬挂在大腿的根部；深色的龟头光滑无比，马眼处正一点一点渗出晶莹粘稠的液体。屋内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东泰的裆部，随着“少爷”熟练地套弄，东泰阴茎上马眼处挤出那一滴滴的浓稠液体垂直流下，就象蚕丝般一点一点往下拉长。东泰被迫低着头，看着自己高傲的阴茎中渗出的稠液，好象一根银色丝线往下一点点延伸。东泰羞愧难当，想象得到自己的那副贱样，裸露着下体，龟头上挂着一条淫水，正在被好多双眼睛注视着。“你是不是很犯贱？”“少爷”轻蔑地看着东泰。“是的，我很贱。”东泰低着头，无奈地辱骂着自己。在众人哈哈大笑中，“少爷”猛然用膝盖撞击东泰的裆部。只见东泰“哦”的一声，双手捂住阴部。他感到眼冒金星，好象睾丸已被击碎般地疼痛难忍，一个踉跄便跌倒在地。等东泰睁开双眼，眼前已经晃动着“少爷”那只穿着皮鞋的脚。“脱下我的皮鞋和袜子。”“少爷”命令躺在地上的东泰。东泰忍着剧痛，默默地将“少爷”的皮鞋和袜子脱去，那汗脚所发出的异味顿时便直窜东泰的鼻子。“少爷”将湿漉漉的赤足用力踩在东泰的脸上，用脚趾掰开东泰的双唇，伸进东泰的口中。咸咸的脚汗和臭臭的脚气，让东泰几乎昏厥过去。而“少爷”则还在继续对东泰进行着虐待，他把自己的脚从东泰的口中伸出，将粘满唾液的脚趾在东泰那张英俊的、男性化的脸上狠命地涂抹、碾动。东泰的脸上被脚汗和唾液抹得潮潮的，而“少爷”全身的重心又几乎完全都在那只脚上，以致于东泰脸上的五官更是被严重的扭曲变形了。“少爷”对东泰的虐待仍在继续，只见他将自己的那只脚从东泰的脸上挪开，沿着胸部、腹部踩过，最后在裆部停了下来。“少爷”的脚趾开始肆意践踏着东泰的阴茎和阴囊。突然他对着东泰的裆部猛踩下去，躺在地上的东泰痛得本能地坐了起来，想用手推开“少爷”那踩在自己私处的脚。“少爷”冷冷一笑，他将脚向东泰的胸口猛踢过去，东泰重又被踢倒在了地上。而“少爷”的脚再次踩向裆部，东泰复又坐起，当然还是被踢倒。就这样，“少爷”对裆部踩一脚，东泰坐起，“少爷”对胸部踢一脚，东泰躺下。一次，两次，……，东泰就象在进行着仰卧起坐训练，引得“少爷”和其他人开心得大笑。就这样，对东泰的裆部折腾了好久，“少爷”这才命令东泰起身匍匐在地，撅起屁股，并让他自己把双手反转至光腚，将两瓣屁股用力掰开。于是在灯光的照射下，黑乎乎的洞穴尽显在“少爷”的眼中。迫不急待的“少爷”掏出自己的阴茎，将硬邦邦的肉棍插入。腰部的剧烈晃动，使得阴茎得以快速地进出。“怎么样，爽不爽？”“少爷”一面抽送，一面问着东泰。“爽的。”脸紧贴地面的东泰忍受着屈辱和疼痛，只能卑微地轻声说道。“大声点，不停地说。”“少爷”拍打着东泰的光光的臀部。可怜的东泰，就这样掰开着自己的屁股，下贱地将自己的肛门送到另外一个男人的面前，任由其操着自己屁眼，同时还不断地大声喊叫着“爽”“爽”。这种对人格的极度侮辱，使得东泰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地失去了男人的尊严。从呼风唤雨的老大到如今的性奴，巨大的反差，让东泰的心理几乎崩溃。“少爷”在一阵急风骤雨后，才慢慢地将自己滴着精液的阴茎从东泰的洞穴中抽出。随着“少爷”的挥手示意，他的六、七个手下一涌而上，开始对着东泰拳打脚踢起来。这些人大多是在与东泰他们争斗时被东泰狠命揍过的，现在正好落井下石。两人将东泰拖起架着，其他人则先对东泰的裸体玩弄一番，随后即象拳击手击打沙袋般，对着眼前东泰的左右脸颊、结实的腹部、勃起的性器猛击猛打。东泰的脸象拨啷鼓一样左右晃动，腹部和裆部疼痛使得身体象虾米般弯曲着，不得不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以减轻自己的痛苦。最后也顾不上面子和尊严，哀声求饶起来。“大哥，不要再打了。”可拳头还在继续。“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大叔。”辈分升了一级，可身体还在挨揍。“各位大爷，求你们了，我以后听你们的话就是了。”如果东泰没有被人架着，他一定跪地磕头，因为他现在既然已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又何必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忍受这种对身体的摧残呢。望着满嘴是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东泰，“少爷”这才让手下住手。随后“少爷”走到了伤痕累累的东泰面前。“哈哈，大哥、大叔、大爷的乱叫我的手下，你哪里象个老大？”“少爷”一把抓住东泰的头发，将垂下着的头拽了起来。“睁开眼看着。有你这样的老大，你的手下也是一群下贱的狗。”“少爷”强迫着东泰睁开血肉模糊的双眼。“少爷”随后走到站在一旁呆呆看着的原来东泰的手下面前。“你们真是愚蠢，怎么会跟上这么个窝囊废老大的。”六个原先东泰手下乖乖地站着，他们知道虽说现在已倒戈投靠“少爷”，但他们的地位必然是最底的。“你们的老大都光着身子，你们也给我全部脱光。”“少爷”的一声令下，六个人哪敢懈怠，也顾不了脸面，心急慌忙地脱光衣裤。不多时，六个光光的男人整齐地排列一队。“少爷”的手开始从第一个至最后一个，再从最后一个到第一个，如此反复着在六个裸体男性的裆部划来划去。由于每个人的性心理感觉不一样，所以六个人的阴茎高低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东泰屈辱得几乎要流下眼泪，虽说眼前的六个手下倒戈于他人让他气愤不已，但他们也曾为自己效过力，况且也逼迫无奈。而现在自己和他们一同如此被辱，真让东泰比死都难受。而更让东泰难堪得是，“少爷”又喝令他跪在六个人的面前，逐一为他们进行口交。曾经威风八面的老大，开始下贱地为手下们提供性服务，而原先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则享受着高大魁梧的老大所带来的性欲的亢奋。不过按照“少爷”的要求，只能勃起但不许射精，于是，六根高高的阴茎竖立在六个年轻男人的裆部。“少爷”一脚将东泰踢倒在地，而后又让六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围住地上的东泰，命令他们各自捏住自己的阴茎开始打手枪，将喷出的精液射向东泰的脸部和裆部。躺在地上的东泰已变得木然，六根年轻的肉棍正对着自己，随时都会将浓浆喷射而出，而自己只能默默地躺着，时刻准备接受其他男人精液的洗礼，真是可悲。正呆呆地想着，一股热乎乎的稠液已在东泰的脸上开花，东泰本能地闭上了双眼，但他依然感觉得到随后一下、二下的液体在他的五官各处遍地开花，直到最后几下射程渐小的精液才射在了东泰那宽阔的胸部上。东泰知道这只是一个人的精液，其他五个男人的液体他还要继续默默忍受……最后，浑身上下流淌着精液的东泰被扔在了空荡荡的屋内。随后的几天，东泰被“大”字型地绑在木架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对他身体的各个部位仔细研究一番，当然光顾得最多的必然是裆部，阴茎、阴囊、阴毛。不过肛门他们从不敢碰，因为那是“少爷”喜欢的地方。所有的人闲来无事，或单个或几个都会来到此地。而东泰象个任人摆弄的玩物，身上一丝不挂，眼看着自己被那些年轻的身影随意玩弄着。有些人喜欢斯文地在他的嘴上、身上轻吻一通；有些人喜欢捏住他的阴茎上下摆弄直到射出精液；而大多数人则喜欢一面狠命虐待他的裆部，一面肆意漫骂、羞辱，必须听到东泰的嚎叫和哀求才肯罢休。“少爷”每天则至少光临一次，先游弋于东泰身体的各个部位，而后就是疯狂地抽送。直到一个月以后，或许是“少爷”对东泰的身体感到的厌倦，或许是东泰的屁眼已被操得松弛，也或许是“少爷”又捕到了新的猎物，总之“少爷”不再光顾他了。但东泰的日子则变得更惨，因为“少爷”的手下开始对他肆无忌惮起来。东泰从木架上放了下来，被关在了一个铁笼里，并被喝令整日跪地。每日三餐放在一个大碗里搁在笼子外，送饭人每次不是故意将饭撒满一地，就是用自己的皮鞋在碗内捣鼓，有时更是将尿撒在碗里。无奈为了生存，东泰也只能忍辱负重，默默舔食完。而更让东泰无法忍受的是，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进来玩弄他。由于“少爷”对东泰的屁股不再感兴趣，这样他的手下开始无止尽地操送东泰的屁眼。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东泰被干得满身是精液和汗水的混合物，再加上裆部和屁眼的疼痛，身体结实的他好几次几乎虚脱。他现在已不再想起自己的过去，不再感到自己是个男人，他现在只知道自己是个性奴，一个所有男人有可以玩弄的性奴。过了不久，“少爷”的父亲开了这家同性恋俱乐部，高大结实英俊的东泰自然是个优秀的男妓。况且东泰被告之，只有他为俱乐部服务，弟弟东阳才能继续过上自由的生活。于是东泰开始了接客的生涯……回忆着自己那段辛酸的经历，不知为什么东泰竟在顺强和嘉铭面前流下了眼泪。望着高大威猛的七尺男儿暗自落泪，嘉铭不禁也一阵难受。从小一帆风顺的他，至今仍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从没有想到一个男人竟会落到如此自尊全无的地步。嘉铭觉得刚才的举动，也是对东泰的一种羞辱，他竟开始有点后悔起来。于是嘉铭轻轻地拍了拍东泰的头，似乎算作一种歉意。顺强虽说没有嘉铭如此的感触，但他比嘉铭更清楚从将军到奴隶的感觉，因为他自己就是如此。顺强也是第一次看到男人这样悲极而泣，想想自己，看看东泰，竟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将手搭在了东泰的肩上，算是一种安慰。伤心落泪的东泰感到了来自顺强和嘉铭的歉意和安慰，因为男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是通过语言，而是几个动作便能传递的。其实他对顺强也有一种歉意，在自己的身心受到了摧残后，他突然明白了顺强当初在自己的手中所受到的凌辱。东泰清楚地记得，顺强第一次被自己操着屁眼时那痛苦的呻吟，喊自己“爸爸”时那几乎要夺眶而出的眼泪，被女人强奸时哀求地望着自己的眼神，爬在自己的手下面前“汪汪”装狗叫时那张羞愧的脸，特别是被弟弟东阳他们三个大男孩当靶子、被迫手淫表演时那种生不如死绝望痛苦的表情。就这样，三个裸体男人默默地坐着，似乎都在感悟着什么。以后，顺强和嘉铭依旧经常来这里，东泰也照样为他俩进行周到舒适的服务。但他们之间好象少了虐与被虐的感觉，平添了几分性欲所带来的快感。在顺强去集训的日子里，维强和健伟的生活平静了许多。他们一如既往，工作中并肩作战，生活里情投意和。晚上柔和的灯光下，健伟依旧舒服地躺在床上。他的双腿自然分开，因为维强的头正埋在他的胯部。健伟闭上眼睛，体味着来自身体上各个性敏感部位所带来的快感。维强的功夫愈加到位，舌尖的蠕动配合着双手的游弋，从嘴唇到脚底，恰如其分的刺激，每次都使健伟如神仙般飘飘然。无数次健伟的精液喷射于维强的口中，身上，肛内时，他俩有着一同到达颠峰的喜悦。佳毫那真诚的付出，让健伟感动不已，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含着维强的阴茎，让精液在自己的口中翻滚，或者引领着维强的性器，在自己的后庭里滑动。而这时的维强就如同获得了一次主人的恩赐，将会以更加的激情回报。“维强，不知顺强他现在怎样了？”躺在床上的健伟想起了久未见面的顺强，思念起顺强那钢铁的身躯和野性的味道。其实健伟一直没有对顺强有过恶意，相反由喜欢顺强的体型开始，隐约中对顺强也产生出一种钦佩。低头在为健伟吹萧的维强没有作声，其实他也和健伟一样时常想起顺强。“你是不是对顺强过份了点？”健伟若有所思地问道。维强将健伟的阴茎从口中吐出，一边用手继续着，一边看着健伟。“我也不知道。”维强自言自语道。其实佳毫真的不知道，从进警队向顺强报到的那刻起，他敬仰顺强。眉宇间散发的坚毅和行动中透出的果敢，都让佳毫对顺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从那次被顺强在办公室中凌辱后，他才知道一个纯清的维强不复存在。于是维强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从投靠黑道，到巴结顺强的岳父，直至勾引顺强的老婆。维强眼看着威风凛凛的顺强一步步陷入地狱，最后成为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卑微小人。但无论如何，维强始终没有对顺强的身体进行过份的凌辱，最多也是对顺强的裆部逗弄几下，从没有操过顺强，虐待过顺强。因为维强的心中始终无法抹去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顺强，他的报复也只是希望让顺强知道被人羞辱的滋味。“顺强毕竟是个男人，年龄又比我们大，被我们如此玩弄也够他受的了。”健伟继续说着。“可能吧。”维强想起自己被辱时的那种感觉，似乎也被健伟的同情所感染，往日的那种征服感也已荡然无存。正在集训的顺强愈加滋润，虽说自从上次那件事后，老婆与他已经离异，但顺强一点也不觉得难过。而训练尽管艰苦，但心情却非常舒畅。他常和嘉铭一同来到俱乐部，既享受着东泰的伺候，同时还感受着嘉铭对他的感激。东泰由于职业的关系，对顺强周到的服务也是出于一种习惯。况且顺强已不再对东泰吆喝了，所以他现在感到伺候顺强要比伺候其他客人来得放松和开心。即便被奴役，心情却好多了。嘉铭也非常愉快，性功能得恢复，使他性欲旺盛。在性游戏中，他一方面体味着东泰对自己的激情刺激。同时也对顺强奉献出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满足顺强的所有欲望，以作谢意。可集训的时间毕竟短暂，由于体能的原因，顺强最终还是没有遂愿。无可奈何的他重又回到了警队，向他的上司——维强报到。“哈哈，回来了。”维强欣喜若狂，一动不动地从上到下打量着顺强。依旧那样散发着雄性的张力，只是皮肤黑了许多，倒更增添了成熟男人的味道。“sorry，强兄。都是我没用，让您丢脸了。”看到维强那张熟悉的脸，顺强知道那段与嘉铭、东泰在一起时恢复的男人的尊严又将随之而去。顺强知道集训被退回，组长的脸上肯定无光。所以他必恭必敬地立正站着，准备接受维强的羞辱。“现在放你的假。晚上到我家来为你接风。”维强笑了笑说道。顺强的心里“砰”的一跳，不过他也有思想准备，既然又回到了维强的控制下，尊严扫地那也是迟早的事。晚上到维强家里，会发生什么顺强完全可以预料得到。谁让自己的体能不及格呢？“Thnkyou，sr”顺强“啪”的一声，还不得不道谢着。晚上，顺强一走进维强的家，便见到维强和健伟都在屋内。顺强知道自己现在该干什么，于是自觉地脱光了衣服。而维强和健伟也脱个精光，一起走到了一丝不挂的顺强面前。经过集训的顺强更加强壮，在灯光的照射下，被晒得黝黑的皮肤油光透亮。只有裆部的皮肤洁白，恰好是一条短裤的印痕。望着顺强那愈加健美的身躯，健伟的心跳加剧，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抚摩起顺强的肌肤。吻着充满弹性的肌肉，吮着完美性感的乳头，健伟沉浸在对顺强身体痴迷的狂热之中。维强跪在地上，捧着硕大的阴囊，含着粗壮的阴茎，舔着浓密的阴毛，狠不得将顺强的整个性器吞吃而下。顺强默默地站着，浑身上下被刺激得热血沸腾。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只是一名被人玩弄的性奴，不过顺强也感觉到今天的维强和健伟在动作之中平添了几份柔情。顺强被推倒在床上，自己的阴茎在维强和健伟两人的套弄下，喷射出灼热的浓液，流淌在自己的胸部和腹部。而顺强的双手，也在拼命地为跪在两旁的维强和健伟的肉棍做着活塞运动。不多时，两股暖流一齐涌出，在顺强的身上与他自己的精液胜利会师。就这样，三个男人浓烈的性欲宣泄后的乳白色的结晶在顺强结实的身体上徜徉。健伟首先扑在了顺强的身上，两个男人的裸体紧紧贴在一起，扭动的身躯，使得顺强胸部的黏液也粘在了健伟的胸腔。随即维强也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摩擦顺强的肌肤，将自己的嘴紧紧贴在了顺强的唇上。就这样，床上顺强的身上压着两个男人，相互的交织，使得大家浑身都潮潮的，湿湿的。虽说顺强今天依旧是被动地被维强和健伟玩弄着，但却明显感到了他俩在性欲发泄时同时流露出的丝丝情感。尤其是维强的嘴唇死死压住顺强的瞬间，那种灼热，那种狂野，甚至还带了点真诚。或许是小别重逢，或许是维强和健伟隐约的变化。总之，三个男人都无法知道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种宣泄酣畅淋漓，如痴如醉。“听说东泰在当男妓？”平静之后，健伟问顺强。“是的，不过他也蛮惨的。”顺强现在开始为东泰说起情来。“你带我们去见见他。”从不屈服的健伟就是在东泰的胁迫下，生平第一次受尽屈辱，心中的痛难以抹去。“那好，不过他现在也很痛苦。”顺强似乎还在替东泰说情。顺强带着维强和健伟来到了同性恋俱乐部。坐定后，东泰便敲门而入。一看到那个曾让自己无地自容的仇人，健伟怒火冲天，箭步上去就是一拳。顺强急忙上前阻拦，因为顺强知道这里的规矩，对男妓的身体是不能摧残的。东泰被掀翻在地，但他却马上爬起来，跪在了大家的面前。“对不起，sr。过去都是我的不好，现在我也没有资格求你们宽恕我。如果你们想消气的话，怎样的羞辱我都可以，只是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身体。因为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东泰仰望着各位哀求道。见大家没有反应，于是站起身，利索地脱光了衣服，又“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磕起头来。“是呀，如果他不能在这里接客，他的弟弟就会被追杀的。”顺强开始替东泰说话了。或许是被东泰的兄弟情义所打动，或许是看到一个大男人哀求自己而起了恻隐之心，健伟握紧的拳头松开了，但依然难平心头之火。于是，健伟和维强开始将满腔的愤恨发泄在东泰身体的各个角落。健伟的脚在东泰的裆部踩碾，维强的阴茎在东泰的后庭抽送，他们俩的精液在东泰的脸上肆意喷射。而东泰象狗一样地在舔食地上洒落的精液，在他们的裤裆下爬进钻出。东泰是在还债，经过这么多的挫折，他这才知道被奴役的痛苦。眼前的三个警察，都曾先后被自己凌辱过，而且凌辱得很惨。现在对自己的报复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东泰默默忍受着，以此算作对他们的补偿。以后，维强和健伟经常来这里。时间一长，等到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之后，他们也开始恢复了平静。望着乖顺的东泰，也再也没有了征服后的自豪现在，只要警队晚上没有任务，顺强时常会和维强和健伟在一起。只是维强和健伟已不在对顺强进行辱虐，相反反而对顺强尊敬有加。健伟原本就喜欢顺强那伟岸的身躯，抚摸顺强的肌肤是他的最爱，从没有辱虐之意。而维强恢复了初见顺强时对他的那种敬仰，不自觉地开始主动伺候起顺强。顺强也被维强和健伟那浓重的情义所感染，再加上现在维强和健伟在性游戏时的乖顺，对自己尽心的伺候。使得顺强不仅打消了原先的担忧，甚至也不再回忆起维强加在他身上的那段痛苦。当然顺强绝不会忘记与嘉铭和东泰的那些日子。所以由顺强提议，顺强、维强、健伟、嘉铭、东泰他们五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开始去感受那一段段快乐的时光。屋内的灯光照射着五个男人的裸体，结实强壮的胴体好似五尊极富力度的雕塑。顺强躺在床上，翘起的阴茎往上直立着，插入骑跨在顺强身上维强的肉洞中。维强的身体上下剧烈运动，快活地发出一阵阵的呻吟。而顺强的手则不停地套弄着健伟那一抖一抖的性器，晃晃悠悠的肉袋，以及毛毛茸茸的裆部。屋子一隅，嘉铭双腿微叉站立着，东泰跪在他的胯下，正吸吮着嘉铭的大屌。就这样，五个男人各取所好，各有所得，一同欢叫，一同发宣泄。一阵狂欢后，只停息了一会儿，新的风暴又开始酝酿。顺强翻身而起，而东泰和嘉铭则双双跪在床上。顺强将自己重又膨胀的阴茎探入嘉铭的后庭，而手指则深深地插入东泰的屁眼，不断地捣鼓起来。而维强趴在地上，将躺在地上健伟的双脚高高举起，并把自己的头埋在健伟的裆部。最后，所有的人都围在了顺强的周围。维强和嘉铭站在顺强的左右两侧，顺强的双手在他们各自的裆部游弋。东泰将顺强的阴茎含在嘴里，并不断地抚摸着顺强的阴囊和肛门。健伟则捧着顺强的双脚，舔食着顺强脚底、脚趾。激情四溢的群欢，让大家都似乎意犹未尽。五个坦荡荡的男人，在野性的交欢中透出点点浪漫，在诤诤的侠骨中露出丝丝柔情。我的胸中流淌着你的爱恋，你的心里温存着我的情意。没有了逼迫和无奈，那种快乐才是经典的，才是回味无穷的！枯木逢春的顺强，现在最为愉快。维强对他由崇敬而产生的温顺，健伟至始至终对他身体的狂热，嘉铭恢复了性能力而对他的感激，再加上东泰那职业性的性服务，顺强居于所有人的中心。当然经过这么多的曲折，顺强懂得了尊重。他将别人对他的付出，化作点点关爱，润滑着他们五人之间的友情。懦弱内向的维强除了依旧对健伟如胶似漆的爱恋外。现在只要一脱下警服，就会对顺强唯唯诺诺，卑微下贱起来。当然，他有时也会与嘉铭做做性伴侣的游戏，也会接受来自东泰性的伺候。性格刚烈的健伟对顺强的裸体痴狂依旧，所以只有在顺强面前，才会听任其摆布。而在维强和东泰面前，他可是个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的人物。他和嘉铭不熟，况且对教官他也不得不尊重些。顺风顺水的嘉铭由于没有他们那样潮起潮落的经历，所以除了对顺强感激无比，以身相许外，对其他所有的人都视为好兄弟。当然对东泰也是如此。习惯为奴的东泰自然最为倒霉，他必须为所有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不过他也并不感到屈辱，一来长期的男妓生涯使他早已不再有自尊，二来顺强他们在游戏之内从不逼迫他，游戏之外又很尊重他，使东泰感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喜欢这些警察，喜欢让这些警察玩弄自己，喜欢满足这些警察的所有要求。秋日的夕阳，将大地抹上一层金色。顺强、维强、健伟、嘉铭、东泰五个帅气英俊的男人走在熙攘的大街上，和煦的微风吹拂起他们的衬衣，使得他们愈发的朝气蓬勃。他们共同走向成熟，共同走向幸福。因为经过生活的磨难，他们懂得了一个真谛：ＳＭ游戏的快乐来自于虐与被虐，而要真正享受这份快乐，那就需要你情我愿。

# 煤矿淫之路

冯嘉铭当上真正的老总，是2004年的事情。自从调入煤矿系统，嘉铭开始官运亨通，一步一步地在集团公司站稳了脚跟，从部长到总经理助理再到副总经理，最后成为了一个几万人的大企业的老总。这回能当捞到总经理这个肥差，掌管上百亿的资产和几千万的流动资金，除了跟省上某委的领导把关系调整得非常到位这个因素，嘉铭认为自己超强的能力和豁达开朗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表面上呼风唤雨、雷厉风行的嘉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喜欢玩男人。虽然他有妻子女儿，以及很少来往的前妻和儿子，甚至还有一两个对他单相思的说是情妇又算不上情妇的红颜知己，但是他最喜欢的是和男人混在一起，除了固定的朋友，也有那种一面之缘的炮友。在省城嘉铭有两个固定的朋友，每个月都见上个几回的，师范学院学表演的谌龙和交警江宏恩。他这两个小朋友各有特色，都让嘉铭十分喜欢，常常给他们买些衣服、生活用品。可是，这些阻止不了嘉铭仍然对其它男人动邪念，一有机会特别是趁出差时他还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男人风流一下。他见识过的人太多了，他玩过公务员、教师、军人、装修工、服务生、民工、公共汽车司机，还有保安，加上谌龙和江宏恩，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都齐了。他喜欢玩男人的那种感觉，特别是那些健康阳刚、英俊挺拔又粗壮野性的男人。当他肆意地驱使、命令以及这些外强中干的男人时，他能体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凌驾的快感，那种愉悦甚至超过了生理的快感他总觉得人生在世，在事业上要有拼劲闯劲，在生活中又何必委屈自己呢。所以在男人身上，即使多花些钱也无所谓。而且他现在想找的是所谓的“极品”，他自有一套标准去衡量。他身边从来都不缺男人或者男孩，包括一些中性阴柔、学生气的或是长发异服的年轻人。在集团里，知道他的这个特殊爱好的，只有他的老部下Adrian。几年前，嘉铭在地管部当部长时，他是那里的小办事员，那时也就25岁左右。他人生得高大英俊、聪明伶俐，总喜欢穿一身运动服。嘉铭一直没弄清楚到底Adrian是不是个真正的同志。江宏恩就是Adrian介绍的，是Adrian的一个远房亲戚。嘉铭见这Adrian会办事，人也长得靓，就想办法把Adrian调到了集团办公室。这样离自己近些，看着也养眼。这Adrian很会察言观色，酒量也大，过了半年，让他做了副主任，专门负责接待工作。Adrian经常陪着嘉铭四处吃喝嫖赌，只不过这个嫖，可不是一般的嫖，嫖的可是大小伙子。嘉铭觉得Adrian对这些事情既不反感无没兴趣。在这方面，嘉铭和Adrian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念。虽然有好几次嘉铭想动动Adrian，可是熟人熟事的，也不好下手。反正嘉铭每天忙都忙不过来，不管是在事业方面还是在床上。两人谁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也相安无事。最近嘉铭一直盘算着再走一趟东山，跟Adrian说了安排了检查之类的项目，可以在那边多呆两天，怎么也没见Adrian动啊？回忆起东山的那个矿工，他靠在办公室的皮椅上，羽里有些心猿意马的。上个月的东山之前让他十分销魂。东山县是他前妻的老家，儿子也在那边读高中。回去是去看望病重的前妻，因为儿子坚决不见他，前妻也不冷不热的，他呆在医院里十分尴尬。悄悄地留下两万元钱，他就离开了医院。他决定给源正打个电话。源正是东山县人，原来也在东山的煤矿上干活，后来去了深圳，不知怎么就做了鸭。嘉铭花钱玩的第一个男人就是源正，后来每次去深圳出差，他都要找源正。正好非典之前，源正从深圳回到了老家，还给嘉铭发来过短信。此刻，嘉铭正寂寞惆怅，想再找源正乐一乐。源正在电话里显得非常兴奋，说要过来接嘉铭。等嘉铭见到源正才发现，源正已经是一家规模不小的酒店的老板了。嘉铭一想，完了。如今的源正已经今非昔比，看来今天晚上没戏了。嘉铭正在郁闷，没想到让嘉铭大跌眼镜的是，源正说他手上有个“极品”，正想让嘉铭品尝一下。嘉铭半信半疑，不知道源正说的“极品”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源正卖着关子也不肯说。等源正真把那人找来，好家伙，可把嘉铭乐坏了。这粗壮成熟的矿工正好符合嘉铭的口味，而且挖掘出了嘉铭的潜意识中对雄壮男人的控制和征服的渴望。当房间里只剩下嘉铭和那精壮男人时，嘉铭胸中的热望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他用他那老嫖客高超的手腕，很快就达到了目的。他很少见到像那个矿工那么粗大的鸡巴，也没搞过这种年龄的男人，特别是听说那人还有一个儿子，他更来劲了，操一个当爹的人，你想想，那感觉多棒！他在矿工的屁眼里折腾了三十分钟，终于一泄如注，瘫倒在他身上。完事后，他见那矿工的大鸡巴还一直硬挺挺的立着，便让矿工自己撸自己的鸡巴。看着那矿工正卖力的耍弄自己，嘉铭发现自己的家伙又翘起来了。这可是这些年来早已久违的事情了，他还意犹未尽，可那男人很快就射了出来，提上裤子就走了。那简直是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完后，源正说这大男人只是家里经济困难，并不是做这行的，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嘉铭不想探究这个事情的真伪，而是按照规矩，先拿出1000元，算是开苞费，又拿出了200元给源正的好处费。回到省城，嘉铭脑子里还是在想那个38、9岁的矿工，身材那叫壮、模样那叫靓、鸡巴那叫棒……啧啧，真没玩过这么有爷们味的男人。想着想着，嘉铭有些兴奋起来。他站起身来，喝了口上等的乌龙茶，抓起电话给Adrian拨过去。“东山的检查工作安排好没有啊？”Adrian在那边很是恭敬，“嘉铭，跟马县长、还有李局长都联系过了，马县长下星期才回到县上，李局长请咱们下星期再下去。”嘉铭有点不高兴，“Adrian，你不要惊动下面的同志嘛，我们这是系统内部的例行工作，五矿又是我们直属的矿，不需要其它部门领导来接待。咱们自己去还能自由舒服一点。”那Adrian是聪明之人，一听就知道嘉铭有安排，只是借检查之机走走而已，便回答说：“明白。嘉铭，那咱们星期五就走？”“呵呵，Adrian，办事就要讲求效率。你看，你们王主任就是因为年龄太大，跟不上时代节奏，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啊。”嘉铭又开始又开始用办公室主任的官位来引诱Adrian。那王主任年事已高，原来得罪过嘉铭，嘉铭上台后慢慢地就把他的权给瓜分掉了大半。王主任自知大势已去，便长期抱病在家休息，反正工资一分钱不少。Adrian听罢，忙陪着笑脸，“是是是，很多方面，都还需要嘉铭您多指点、提携。”嘉铭放下电话，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办好签证之后，肯定要上你嘉铭让司机把车开进莲花小区，让司机打个车回公司里。嘉铭锁好车，朝电梯口走去。这不是他真正的家，只是他作乐的地方。他去年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现在已经增值了。他打开门，看见江宏恩正光着身子靠在沙发上看碟子呢。见嘉铭回来，江宏恩赶忙过来接过嘉铭手里的公文包和手机。嘉铭瞄了一眼电视上的画面，是三、四个男人正在胡闹。嘉铭知道江宏恩就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片子，原来一直想玩3P，都让嘉铭给他否了，他可不想让别人沾惹他的人，更不想江宏恩的心思太花。嘉铭再一瞧江宏恩的下身，大大的龟头已经快要从包皮里伸出头来，整条鸡巴不软不硬地吊在双腿之间。他稍稍弯下腰，伸手抓扯住江宏恩的卵包，轻轻往下扯，发现江宏恩的鸡巴果然向上抬起了，像是在对着他点头。“今天这么早，你今天休息？”嘉铭有点意外，他以为江宏恩要晚上才能来。“我请了假，明天也不上班。嘉铭，今天晚上我要好好陪陪你！”江宏恩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噢？”嘉铭也有些意外，他并不想陪江宏恩整夜的时间。但是他也没有表现出不快，近来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他正想让江宏恩好好伺候一下他。“看来你的小屁股今天能吃个饱了！”嘉铭淫荡地朝江宏恩笑着。江宏恩若论身材长相，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人朴实，心眼好，也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他个头不高，身材也不壮硕，但是比较结实，整体看浓眉大眼的，五官端正，但也没什么特点，长得有点黑，也许是天天站岗给晒黑的。当然，和他交警队的那些同事比，他的条件只能算是中等。有时嘉铭经过路口时，看到那些英俊潇洒的警察，就会感觉人无完人，江宏恩床上的激情和精力简直没说的。就是长相气质差了点。不过他能把嘉铭弄得很舒服，心里、身上都舒服。江宏恩帮嘉铭脱下衣服裤子，这时，他的鸡巴似乎又涨大了几分。嘉铭看他那样子，可能是很久没有做了。嘉铭曾经跟江宏恩谈得很清楚，不准他在外面胡来，也不准他自己手淫。江宏恩一直喜欢年龄较大的较为肥胖的男性，遇到嘉铭这么有权势有气度的男人，他非常听话，嘉铭也因此很喜欢他，常常送给他礼物，带他出入高级场合，还答应有机会通过关系提拔他。嘉铭自己脱掉内裤，躺在床上，客厅电视里的声音偶尔传过来，正好调动了他的情绪。江宏恩的嘴巴跟着就黏上来了，刚好把嘉铭的鸡巴包裹得严严实实，让嘉铭好不受用。嘉铭慢慢地闭上眼睛。江宏恩很敬业地充满虔诚地伺候着嘉铭的鸡巴，等到嘉铭的整条鸡巴充分肿胀之后，他挪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以便嘉铭可以玩他的鸡巴，抠他的屁眼。果然，嘉铭的手指陆陆续续都到位了。今天江宏恩的鸡巴特别地硬，冒出了许多淫水，嘉铭就着这些淫水来回地在江宏恩的屁眼上抹着。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江宏恩的鸡巴特别地粗大，一下让嘉铭想起了东山县的那个雄壮矿工。嘉铭一下子来了精神，使劲攥着江宏恩的家伙，让江宏恩坐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是他们俩个最喜欢的姿式。嘉铭感觉很轻松，不费劲，而江宏恩可以随时调节自己的节奏，几乎每一次他们都能同时射出来。这些常常让嘉铭纳闷，到底是谁玩谁？江宏恩兴奋地运动着，尽量让嘉铭那并不粗大的鸡巴全方位地照顾着他直肠里的每一寸肌肤，努力让他的前列腺接受着最猛烈的刺激。而嘉铭脑海浮现的是自己站着前后操那矿工的影像。江宏恩的技巧好，而矿工能激发人的斗志，真是八仙过海各有神通啊！嘉铭一手握住那粗鸡巴，一手抓着那大卵包，感觉自己快要登上那令人迷醉的巅峰，他全身肌肉紧绷，喘着粗气，不停地呻吟着，仿佛征服了全世界。就在他抬起臀部，用力用上顶的时候，他感到手上的鸡巴热得烫手，一汩汩热浪扑在了胸口和小腹上。又是一次完美的演出。正是这一次次的表演，让46岁的嘉铭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衰老，也不觉得自己85公斤的身躯有一丁点的笨拙。嘉铭摸着江宏恩的脑袋，胡撸了一下，“门口袋子里是给你的MP4。”说完就睡着了。睡梦中，嘉铭梦见自己又在玩那个矿工的鸡巴和屁眼，可是却看不清楚他的模样。一阵手机铃声响起，惊醒了嘉铭。是谌龙打来的。他怎会现在打来？一般情况下，都是嘉铭主动跟谌龙联系的。每个月他会固定地把生活费打到谌龙的卡上。他不想让江宏恩听到，就走到客厅沙发边接电话。“干爹？你在家吧，我上来找你。”那边谌龙的声音有些急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嘉铭有些不安。“我要见面跟你说。”谌龙还挺固执。“我在开会呢，晚上再说吧。”“你骗我，干爹，我就站在你的车旁边呢！”嘉铭一看躲不过去，只好让谌龙上来。他连忙让江宏恩睡到客房去，不许出来。虽然江宏恩和谌龙都知道嘉铭的朋友多，可是嘉铭并不想让他们相见，免得招惹事端。嘉铭穿好衣服，打开门，谌龙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眼圈红红的，满头是汗。谌龙是一个标准的阳光大男孩，俊朗有型、青春时尚。谌龙面庞清纯，双目闪亮，篮球背心外的手臂上线条匀称诱人。他一边换下运动鞋，一边叙述着妈妈在老家被汽车撞了的经过。闻到谌龙鞋袜散发出的味道，嘉铭的鸡巴仿佛又要抬头了。他最喜欢给谌龙闻袜子了，也许这是他这十多年来洗涤过的唯一的品种嘉铭听出来谌龙是想马上赶回去。原来是钱的问题，只要是钱的问题，那就好办。嘉铭安慰着谌龙，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谌龙，把这张卡带上，马上去买机票，回去陪陪妈妈。不够用了，给我打电话。”嘉铭心平气和地说。他真的是把谌龙当成自己的儿子来看待的。自己的儿子远在几百里之处，不认他这个父亲，这让他十分痛苦，他把所有的父爱都给了谌龙，当然，还给了其它的爱。谌龙接过那种金光闪闪的卡，“干爹，我又在用你的钱了，我可怎么还你啊！”“你是我干儿子，用得着你还钱吗？”嘉铭反问了一句，“再说，要还也得你自己工作以后挣了钱再还啊！以后你发达了，别把干爹忘了就行了！”嘉铭说这话时，鼻子还真有点酸了，不知是有感而发，还是受了谌龙的感染。谌龙过来抱住嘉铭的大肚子，把头贴在那肥腩上，“干爹！”“行了，乖儿子，赶快走吧，别让你爹妈担心。”嘉铭拍拍谌龙的后背，那上面尽是肌肉。“我不，”谌龙倔强地说，抬起头来看着嘉铭的眼睛，然后一边坏笑着一边望向卧室的门，“干爹，你怕不是又认了其它的干儿子吧？！”一句话说得嘉铭不是怎么回答。他闪烁其词地回答：“瞎说，你一个人我还爱不过来呢！”“那你把裤子脱下来，我看看！”谌龙又耍起小孩脾气。不过嘉铭从来都是乐得这样，也只有谌龙能在他面前这样。说罢，谌龙就伸手去脱干爹的短裤，一看干爹的鸡巴并没硬着，便伸着脑袋过去嗅一下，“唉呀，好臭啊，干爹不乖！”嘉铭脸上有些尴尬。他和谌龙两人最多就是互相手淫，没有做过更进一步的举动，也算是对得起干爹干儿子的名份，两人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交流，嘉铭喜欢去照顾、去将就一个孩子，仿佛他真的就是自己的亲儿子。谌龙闹了一阵，也就老实了，可能是心里还惦记着家里的事情吧，呆了几分钟就准备要走。在门口换鞋时，看到地上放置的一个纸口袋。“是MP4，干爹，是给我的吧？”谌龙飞快地打开包装，弄得嘉铭不知如何是好。“嗯，真不错，谢谢干爹。我到了家给您打电话！”谌龙倒是走了，可屋里的江宏恩怎么办？果然，那边防盗门一关，这边客房的门就开了。江宏恩只穿了件白色背心靠在门框上，松驰的阴囊比阴茎吊得还要长。再一看他的脸色，灰暗得不得了。嘉铭刚想说什么，江宏恩先开口了，“没事，嘉铭，爹比哥难当，这我知道。”嘉铭一下子有些感动。他凝视着几米之外的江宏恩，江宏恩也坚定地凝视着他。慢慢地，两人眼中都浮现出笑意。嘉铭走向江宏恩，过去揽住他的腰，“哥今天什么都答应你！”“什么都答应？”江宏恩挣脱他的手，重复着。“我今天想操人。”他小声说。嘉铭吓一跳，心想，那可不行。江宏恩一看嘉铭没反应，便笑出声来，“就知道你不会答应。那你要带我出去找几个男孩子一起玩！”在江边吃完河鲜，江宏恩驾着嘉铭的轿车，带着嘉铭来到东干道末端北口的一家KTV。一路上，江宏恩介绍着这歌城的情况，特别是听说这儿的小伙子都是“年轻的帅哥，而且特别干净”后，嘉铭怀疑江宏恩是不是偷偷来过。可江宏恩向毛主席保证从没来过，只是他一个朋友的表哥在这里入了干股。泊车时，江宏恩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一会儿，有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人，像个经理似的，过来接待他们。江宏恩报了他朋友的名字，那经理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包间。嘉铭因为不喜欢唱歌，所以很少来KTV，在这种灯光和音效下，刚开始还有些不适应。看到江宏恩正跟那个经理悄悄耳语着什么，嘴唇似乎都要舔到那经理的耳朵上了，嘉铭也是有点生气。这小子，出来以后就不老实。那经理一会凝神细听，一会又恍然大悟的样子，嘉铭不知他俩说些啥。服务小姐端茶倒水的，倒是殷勤。嘉铭心想，这江宏恩找对地方没有啊！经理走了，江宏恩笑嘻嘻地坐在点歌电脑旁边，还招呼着嘉铭过来一起看。起初，嘉铭以为是点歌，谁知江宏恩照着手机上的数字敲着键盘，屏幕上跳出来的尽是帅哥的照片，有面部特写的，也有全身照。江宏恩问到：“嘉铭，你要哪个？是这个穿牛仔裤的，还是这个戴着耳钉的？要不，这个，这个鸡巴大，你看你看！”照片旁边写着帅哥的年龄、身高等情况的介绍。还真够先进的。嘉铭一看那个穿牛仔裤的，显得比较粗犷，就挑了他。江宏恩自己找了一个才20岁的小伙子。江宏恩记下他们的编号，给那位经理发了短信，然后开始唱歌。江宏恩唱歌的水平还不错，嘉铭一边听着一边抓住江宏恩的腰。江宏恩使劲甩开嘉铭的手，说：“呆会有的是，随便够你摸的。”两首歌唱完，有人敲门。一前一后进来两个小伙子。前边一个上身穿着白色运动服，下身是条蓝色运动短裤，后面是一个小个子的学生模样的，很斯文小心的样子。江宏恩示意前面那个坐到嘉铭身边，让后面这个学生挨着自己做。“你叫什么来着？阿文？”那小弟点点头，很羞涩的样子，“大哥怎么称呼？”“叫我恩哥吧。”说着，江宏恩把手搭在了小文的肩头，“想喝点什么？”江宏恩一看嘉铭边上的男人没动静，有些不悦，努嘴问道，“你叫什么啊！”“我是阿光。”那男人年龄跟江宏恩差不多，但是显得很粗壮，说话声音也低沉着，瓮瓮的。江宏恩很老练的样子，吩咐着，“好好照顾着王哥！”嘉铭心里一格登，这小子，什么时候给我改姓了。不过一想，也对，何以那么认真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想到这里，他也放松了，“阿光，点歌吧，把酒也满上。”阿光阿文的歌都唱得很好，可能是经常在歌城里练习的缘故吧。江宏恩在小文身上、大腿上又摸又掐的，嘉铭不太适应当着别人的面调情。阿光看这王大哥这么拘谨，也不敢造次。大家喝着酒，唱着歌，气氛逐渐融洽起来，室内的温度也开始升高。江宏恩起身调整着空调的温度，顺手把包间的门反锁了。他知道嘉铭喜欢壮实的男人，便安排着：“阿光，那么大热天的，你穿着个运动服干嘛啊！脱了！”阿光起初还有点扭捏，不想脱，江宏恩一看就急了，走到阿光面前，瞪着他。阿光只好脱掉了上衣。嘉铭眼前一亮，这阿光的身材真不赖啊，肌肉太棒了，皮肤在电视的反光下显得特别诱人。嘉铭一下来了兴趣，拍了拍阿光的大腿，让他靠近一些。阿光听话地坐过来，哈着腰，背上的肌肉一块是一块的。嘉铭伸手在阿光的背部来回摩挲着，感觉非常光滑有质感。他的手又慢慢游移到阿光的胸部，停留在乳头附近。当嘉铭的手滑过阿光的腋下时，阿光轻轻地“咦”了一声。嘉铭胆子更大了，轻轻地在阿光的乳头上掐弄着。因为他俩并排坐着，总感觉不是特别方便。掐了一会，嘉铭的手又向下移动到阿光的腹部，肚皮上却没有一丝的赘肉，仿佛可以清晰地感觉那几块肌肉的形状。嘉铭对此非常满意，他现在满脑袋里想的是要去探寻一下阿光的大炮的模样。这么一副好身材，鸡巴绝对也错不了。他慢慢地拱开松紧带，手伸进运动短裤里面，全然不管那边江宏恩大半个身子已经趴到了阿文的身上，一只腿压在阿文的双腿之间。慢慢地，嘉铭的手向下挺进着，却没有触到想象的阴毛，接着，嘉铭的手感觉到阿光的鸡巴应该是有几分硬了，而且鸡巴侧着，偏向自己的这一边。他调整了一下位置，果然，就抓住了阿光的家伙。那家伙没有完全硬，但是肉乎乎的，握在手里很有质感，阿光的整个档部有些潮湿，但是没有阴毛。嘉铭的身体又侧过来一些，另外一支手也伸进了那短裤里。两只手在短裤里折腾就容易多了，嘉铭迅速地抓到了阿光的鸡巴头，那鸡巴头很大，很光滑，似乎也很润滑，他熟练地抚摸着阿光，阿光闭上了眼睛，却张开了嘴，手也搂住了嘉铭。阿光的鸡巴在嘉铭的挑动下已经完全勃起了，阿光主动把短裤褪到膝盖以下，一根笔直英挺的大肉棒显现在嘉铭面前，龟头上的淫液甚至还反着光。因为没有阴毛的阻挡，整条鸡巴显得特别的粗大。嘉铭吞了吞口水，又开始拨弄着阿光的睾丸。阿光似乎被撩拨得受不了了，他呻吟着：“王大哥，我们出去玩吧！”嘉铭迟疑了一下，回头看着江宏恩。江宏恩的手也是在别人裤裆里。他轻声唤着，“恩哥，都安排好没有？”江宏恩慢慢缩回手指，“安排好了，走，我们一起走。”四个男人来到酒店的套房里，嘉铭想先玩一会阿光的鸡巴，便让江宏恩和阿文先去洗澡。这时，房间里只剩下嘉铭和阿光两个人，嘉铭脱下自己的衣服，阿光也三下五除二地脱光。嘉铭看着真正的“阿光”，此时是多么的雄壮迷人。他走向阿光，揉搓着他的鸡巴，不一会，阿光就硬了，鸡巴微微向上挺着，角度非常地棒。嘉铭围着阿光走了一圈，从各个角度欣赏阿光的身体。直到阿光的身后时，他还特别地用中指在阿光的屁股沟里上下刷了刷。阿光被看得有些害羞，说：“王哥，我们也去洗洗吧。”“嗯，好啊！”嘉铭握住阿光向上翘起的鸡巴走向卫生，打开门，发现阿文正卖力地吮吸着江宏恩的鸡巴。江宏恩根本没有发觉有人闯进来，阿文见恩哥没反应，嘴上也不停歇。嘉铭和阿光就这样看着阿文为恩哥口交，嘉铭的手还不时地在阿光的鸡巴上来回抚摸。过了一会，江宏恩“啊啊”地叫起来，也睁开了双眼，一下子看到了门口站着的两个人，惊得他身体一扭，精液射在了阿文背后的墙上和阿文的身上。这时，阿文也站起身来，鸡巴也硬着，虽然不是特别的粗大，但是跟他的整个身材比起来，也是非常难得了。嘉铭说：“你们进去歇会，等我们洗完，呆会一起玩。”嘉铭醒来时，以为自己手里握住的是阿光的鸡巴，仔细一看，旁边睡的是江宏恩。阿光阿文已经不知去向。可能早就给打发走了吧。虽然已经九点过了，但是嘉铭还是觉得没有休息好。想到午饭后要出发去东山，他要早些到公司，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手里的鸡巴是微微硬着的。他慢慢地前后撸着，不一会，江宏恩也睁开了眼睛。嘉铭咕哝着，“他们走了？”“嗯。”江宏恩也不愿清醒过来，看来他昨晚十分尽兴。“江宏恩，昨天你操小文操得舒服吧？”嘉铭揶揄着，“看你狂得那样，一进宾馆就忍不住了！”“嘉铭，你也没闲着。您那猛劲，就好像没见过大鸡巴热屁股似的，昨天操了阿光两遍。”江宏恩反唇相讥。是吗？嘉铭一愣，我有吗？我能吗？他不解地看着江宏恩。江宏恩坏笑着，反身从床头拿出来一个小纸盒，递给嘉铭。“害得我给他俩每人又多加了200块！”嘉铭接过一看，是一种进口的春药。他妈的，这小子尽害我。他把那小纸盒掷在江宏恩的胸口。两人又折腾了一会，嘉铭得走了，剩下江宏恩一个人挺着鸡巴躺在床上。嘉铭边穿衣服，边叮嘱着，“我要出差两三天呢，你在家老老实实的，甭老想着那个阿文。”嘉铭扭头一看，江宏恩的鸡巴还硬着，就笑骂道：“瞧你那黑鸡巴硬得那样，又憋着什么坏水呢吧。”叮嘱完恩哥，嘉铭回到了公司，恢复出一本正经地威严，抓紧时间处理了几件公务。午饭后，司机已经在大门口整装待发了。去东山要先走一段高速，下了高速还有90公里。嘉铭不想让司机影响他，就打发司机连夜赶回去。嘉铭先后视察了六矿和五矿。实际上，嘉铭视的不仅是作业生产，还视察着从他身旁经过的矿工，他觉得每一个都像上次那个壮实的矿工，又都不像。他现在对那个人像貌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走马观花一番之后，晚宴是五矿辰冠作东为嘉铭接风洗尘。本来嘉铭没打算让下边的人接待，倒不是为了清廉，而是和源正说了晚上安排的有节目。可是晚饭前，源正突然打电话来说，上次伺候了嘉铭的那个矿工今天单位上有活动，根本走不开。这让嘉铭有些懊恼。辰冠又万分热情，嘉铭就答应了一起吃个“便饭”。按照嘉铭深入群众的要求，辰冠把四个队的队长、副队长都叫过来陪着嘉铭。那几个队长身材气质都差不多，全是粗人，不过对上级领导自然是十分尊敬客气，也不多言。有一个队长看起来有些面熟，却不爱说话，只有那个维强热情无比，一个劲地劝酒，过来还蹭了嘉铭好几下，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晚饭后，辰冠的车送嘉铭下榻的酒店后，辰冠从车上拿出一箱土特产，顺手让身边的一个队长给送到房间里。那个维强猛地站出来，接过那个大纸箱，对旁边的队长说：“许大哥，我来吧，你喝高了，早点回去休息。”众人散去，维强端着土特产，跟着嘉铭进了电梯。电梯里，嘉铭拿出威严，并不说话，维强则一个劲地搭讪。嘉铭礼貌又矜持地应付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嘉铭的房间。嘉铭想尽快把这个维强打发走，他还是想悄悄去看看自己的儿子。那维强把纸箱放在写字台下，双手拍拍，好像好多灰尘。嘉铭说：“谢谢。你去洗洗手吧！”维强脸上绽放出笑容，很小心翼翼地说：“我，我还想解个手！”嘉铭愣了一下，也不好拒绝，“哦，好吧，你，你去吧！”维强转身走向厕所，从背后看，这维强身材不错，双腿结实有力，实际上他长得真不赖呢。卫生间里传出一些声响，是尿液激荡的声音，很响亮。嘉铭禁不住心中一震，好像维强并没有关门。里面又陆续传出系皮带、洗手的声音。嘉铭有些烦躁，便打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看着。维强出来后，似乎不像是要走的样子，好像有话要说。嘉铭感到有些奇怪，认真地看着维强。那维强脸色微微地有些红，说到：“嘉铭，您一个人来我们矿上视察，怪冷清的，我陪您坐一会儿吧！”嘉铭深感意外，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维强，怎么一点儿也不认生呢！他一时也弄不清这维强是什么意思，只好让他先坐下。维强东拉西扯、问东问西地，嘉铭仔细看着他的模样，倒也不觉得讨厌，说了一会儿话，嘉铭恍惚间觉得这个维强就是上次为他服务过的那个矿工。嘉铭就顺口问着他家庭工作情况。原来他名叫殷维强，今年刚满三十，结婚不久，老婆怀上四个月了。听说这殷维强有老婆，嘉铭的兴趣减了几分。小地方的人，三十岁结婚的已经是晚婚模范了。嘉铭和这维强开着玩笑，“老婆怀着，你的日子难过吧？”这殷维强蛇随棍上，“就是啊，每天都得当日本人才睡得着！”一边说，一边用手挠了一下双腿之间。“哦？”嘉铭看着殷维强的脸庞，殷维强眼睛上闪烁着捉摸不定的光芒。嘉铭忍不住向殷维强的下身瞧了瞧，两腿之间真地鼓着一大砣。“听说嘉铭一直挺关心咱们矿的，对我们矿工也特别好。”维强嘴上奉承着嘉铭，身体却站立起来，双手捂住自己的阴部。“这次来，是到我们矿上来体验生活的吧？”维强一脸诚恳，“我们矿工的日子真地难过啊！嘉铭，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也就六百来块钱，日子根本没法过。比不上矿部里的人，每天喝茶看报开会，还能拿两千多。”维强突然诉起苦来，这让嘉铭更加意外。“我要是能调到矿部去，让我干什么我都干。”殷维强的这句话似乎包含着什么其它意思。“嘉铭，您帮帮我吧，我实在是困难啊！您要是帮了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嘉铭感觉有些恍惚，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到底维强是什么人。会不会就是源正安排的人呢，故意要给我一个惊喜。嘉铭转念一想，不对，上次那个矿工儿子都16岁了，这个维强才结婚啊。嘉铭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目光从维强他的脸上慢慢移向他的下身，注视着那根隐藏在黑色长裤下的巨龙。此刻它向上斜侧着，轮廓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殷维强向着嘉铭走了两步，此刻，殷维强的皮带扣就在嘉铭的眼前，仿佛是等待着嘉铭把它解开。嘉铭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不知是艳遇、是演戏、还是一场阴谋。殷维强把两腿分开，这样，他的双腿就分别抵住了嘉铭的双腿。见嘉铭并没躲闪，殷维强的胆子大了起来，他松开了自己的皮带，让嘉铭看到了从内裤边沿露出的巨大龟头。嘉铭此刻再也无法保持正襟危坐，伸出右手抚住了那令人激动的肉体。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嘭嘭直跳，有口干舌燥的感觉。殷维强轻微的呻吟声从上面传了下来，还挺直了身体，胯部向前突着，似乎是想得到更加充分的爱抚。嘉铭慢慢褪下他的内裤，一根又粗又大的鸡巴从内裤里面弹射出来，荡了几下，直立向前，几乎戳到了嘉铭的脸上。那是一只白嫩粗大的鸡巴，不像过去嘉铭玩过的那些粗大的鸡巴，基本上是黝黑的、粗糙的、布满青筋的，殷维强的鸡巴不仅粗长，而且非常白净，没有一丝皱褶，没有一个斑点，通体非常平滑、匀称，是一个标准的圆柱体，甚至龟头的底面和正面也差不多大，龟头系带附近的肉非常得多，粉红粉红地，煞是诱人。这种鸡巴可是非常罕见的，也算是极品了吧。嘉铭翻弄着殷维强的鸡巴，一边欣赏着一边在心中赞叹，这东山遍地是黄金啊！这时，殷维强的呻吟声又响起，“嘉铭，搓我的鸡巴！”嘉铭依言认真地把玩着那只形状优美的大鸡巴，甚至产生了想去吸吮它的冲动。一般来说，嘉铭是不会屈尊降贵地去吃另外一个男人的鸡巴的，除了特别亲近的人，比如江宏恩，以及在其它的各个历史时间，围绕在他身边的各个密友。他常常会让自己的鸡巴被那些年轻人卖力地、崇敬地用口舌来伺候，而那些年轻的大鸡巴，只配嘉铭用手来抚摸、捏攥。他将那漂亮诱人的大鸡巴放在鼻下嗅了嗅，有一种特别的说不出来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点骚臭，但总的来说还算是正常的男人体味。闻着这味道，嘉铭身下的兴奋又加强了几分。他感觉到自己的内裤已经开始成为身体的束缚。嘉铭开始前后套弄着殷维强的大肉棒，那肉棒是如此之长，以致于嘉铭无法保持着较快的频率前后移动。嘉铭一会想着要着重刺激肉棒的根部，一会又舍不得忽略那像个鸡蛋似的大龟头，玩着玩着，嘉铭不得不把两只手都用上了，右手在殷维强的鸡巴根部前后快速地套弄着，逼近着所有流入阴茎的血液无法回流出去，左手握住殷维强的鸡巴的头部，手掌贴着他的龟头来回旋转着，感受着马眼和系带周围的肌肉的弹性。殷维强似乎很喜欢这种强烈的刺激方式，喘息之声逐渐加重，身子也一起一伏地，闭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嘉铭胸中有了一些成就感，他正在控制这个男人的快感！他变着花样地玩弄着这个鸡巴，时不是地握住垂吊的阴囊，用力向下扯，直到殷维强发出小声的痛苦的呜咽。嘉铭就这样玩了几分钟，发现殷维强的马眼中已经渗出来晶莹的液体，沾到了自己的右手上，他心中暗笑，这么快就要爽了？没门！他再弄了几十下，当发现殷维强的龟头又胀大了几分时，他突然松开了双手，停止了动作。那殷维强正要独自攀上顶峰，谁知一下从山顶下掉了下来，睁开眼睛看着嘉铭。只见嘉铭正慢慢脱去衣裤，对他说：“该我了。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吗？你得先表现表现才行啊！”殷维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慌乱，旋即明白了嘉铭的意思。他伸手帮嘉铭脱掉衬衣、裤子，自己也抖掉了长裤和内裤。殷维强的外套一脱掉，嘉铭立刻看到一个粗壮的人体，一件白色的背心包裹不住那傲人的身材，肩头和手臂的肌肉饱满结实，胸肌在背心里鼓出来，仿佛要将背心撑爆，两粒乳头硬硬地顶在背心里，和胸大肌之间的凹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都不断刺激着嘉铭的兴奋中枢，而当他把眼光移向殷维强的下身，结实的双腿之前那根大家伙还兀自地翘着，阴毛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生成在小腹上，白皙的皮肤使得阴毛显得又黑又亮。嘉铭简直不得忍受这样的诱惑，他一把将高大的殷维强按住，那殷维强就仿佛膝盖上没有骨头似地顺势跪在了嘉铭的鸡巴前头，一张嘴，就含住了嘉铭的鸡巴。嘉铭“呃”了一声，放松地将头向后仰去，好像那样可以让殷维强吃得更深，让他感觉更舒服似的。殷维强很卖力地舔舐着嘉铭的肉棍，可嘉铭感觉殷维强的口技并不怎么样。呆了一会，嘉铭示意殷维强到床上去，他还是喜欢操男人的的屁眼。眼前这么大一块大肥肉，岂能错过，不玩白不玩！殷维强走后，嘉铭查看手机时，发现源正给他打了三个电话，他都没注意到。已经十一点过了，嘉铭拔通了源正的电话。原来当时源正是想把上次嘉铭嫖的那个矿工带来，可是嘉铭一直没接电话，只好作罢。源正问嘉铭，现在还想不想要。嘉铭只好推说太晚了，让那个人明天再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维强也挺棒的啊，除了牙齿硌了嘉铭的鸡巴几下以外，其它方面都好，鸡巴硬亮漂亮，屁眼又紧又热。直到维强拿着钱离开，嘉铭也没弄明白这个殷维强是缺钱了狗急跳墙，还是本身就是个同志。他又怎么知道我的爱好又投其所好呢？想了一会也想不清楚，嘉铭感觉有些累了，干脆就不去想它早些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外边有人按门铃的声音把嘉铭吵醒了。嘉铭想，那个出来卖的，不会这么早就来了吧？他把门打开，却是昨晚来过的殷维强副队长。他来干什么？看来是昨天晚上没射出来，今天又来找操的。今天殷维强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也稍微收拾了一下，看起来帅气了许多。嘉铭把殷维强抵在门后，仔细端详着他。端正的头颅、明亮的眼睛、高手的鼻梁和微突的嘴唇。头发整齐光泽，面庞白净刚毅，身材匀称挺拔，整个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健康、阳光的青年，每一个局部和细节都是那么标准、精确和协调，没有一点缺憾，不像常在大街上会看到的那些会刚进城没几天的农民子弟，或者是没考上大学的耳钉小子，或是骑着单车拼命打工的单薄少男，以及成群的拖累着胖老婆和丑女儿的疲惫男人。嘉铭的心思又开始活动起来，他准备今天好好地玩一玩。此刻的殷维强在嘉铭眼里，如同是用全世界最优秀的基因组合起来培养出来的，美好得有些不真实。东山怎会有如此多的“极品”呢，看来要考虑在东山整一套“行宫”了，昨天辰冠还提到县城的新房均价只有一千一、二的样子。不过，看来也无福消受了，也许过一、两个月，身在何处还未知呢！收回思绪，嘉铭拉着殷维强的肩膀，两人走进房间里，在床边坐下。殷维强已经脱下了外衣，把一身足以让嘉铭激动不己的肌肉暴露在嘉铭眼前。没有完全拉紧的窗帘中缝中一抹强光斜映在殷维强的胸口上，在昏暗的房间中，一副强健的体魄深深地吸引着嘉铭，他的鸡巴已经硬得不行了。他掐着殷维强的乳头，吩咐着，“快含着我的鸡巴！”嘉铭闭上眼睛，慢慢地感觉到一团温热的东西贴到了自己的命根上。开始还在担心殷维强的口技，没想到，今天感觉特别舒服。嘉铭逐渐放松了身体，任殷维强舔弄着他的鸡巴。嘉铭的手指从殷维强的屁股蛋子上缓缓地滑向那隐秘的深沟，好久没有摸到过这么健壮的屁股了。他在那屁股沟里来回摩擦着，不时地在那深洞门口探寻着。那洞口紧闭，并且随着嘉铭手指的穿插而缩放，仿佛是在和嘉铭的手指做着捉迷藏的游戏。抠着那漫着肥皂味的屁眼，鸡巴头上传来阵阵快感，嘉铭自己也硬得不行，开始胀得难受了。嘉铭抬起身子瞄了一下身旁棒小伙子的鸡巴，嗬，正直挺挺的向戳着，非常漂亮纯净，同时又粗壮伟岸，嘉铭心中喜上眉梢，他准备今天要把殷维强的精液操出来。一想到这伟大的事业，似乎嘉铭的身体上像安装了一台发动机。他把两根手指塞进殷维强的嘴巴，让他把手指舔得湿漉漉的，这样，很顺利的就将攻破了殷维强的后门，而且让他一点也不感觉不舒服，只是快乐地发出短暂的呻吟声，那叫卖让嘉铭更觉得像叫床的声音。嘉铭一只手在殷维强的后面充分地活动着，另一只手则从殷维强的鸡巴根部握住，连同整体阴囊一同握在手里，这样，这个男人便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只能在情欲的煎熬中等待肉棒的冲击了。果然，殷维强的叫声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央求声，“快进来，嘉铭！”嘉铭很得意，“进来？进来干啥呢？”殷维强顿了一下，终究敌不过屁眼深处的瘙痒难忍的感觉，叫着，“插我啊！”嘉铭看着趴在自己身下的殷维强，双眼中布满了情欲的光芒，一副正等着大棒来操的桃子。“好啊！”嘉铭说着，吐了些唾沫在手上，又抹到自己的鸡巴上。他扶着自己坚硬无比的鸡巴，在那洞口熟悉了一下地形后，一杆到底地插进肉穴深处。这小子的屁眼还真他妈的紧，活动了这么久还把老子包得这么严实。嘉铭非常满意，脸上绽放出一丝淫笑。他开始慢慢地在殷维强的体内活动着，正准备加速前进时，门口传来隐隐的敲门声。嘉铭不想理它，他可不想坏了自己的好事。他摸了摸身下这小子的鸡巴，一点儿也没软，还那么硬梆梆地挺在自己手里。门外的声音响了几下就停了，嘉铭准备让殷维强仰在床上，这样可以一边操他屁眼一边玩他的鸡巴。殷维强翻过身来，两腿高高地抬起，肉粉红色的小穴已经被操地十分松软，嘉铭刚要挺身而入，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殷维强也听到了那声音，说：“不管它。”可是在那噪音的影响下，嘉铭的鸡巴越来越软，怎么也进不了殷维强的身体。弄了一下，嘉铭终于被那声音扰乱了心情，从殷维强身上败下阵来。嘉铭拿毛巾擦了控身体，围着浴巾去门口看看是谁这么讨厌。从猫眼望去，是个男人，不是宾馆的服务员。嘉铭狐疑着打开门，那个男人，很粗壮成熟的，嘉铭仔细一看感觉有些面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而这个男人一脸惊愕的表情，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话来。嘉铭有些意外，问他：“你找谁？”那男人东张西望地，口吃着说：“我、我、我找1606，我、我、我是不是走错了？”“这是1608，你找谁？”嘉铭下巴一扬，有点不屑。“许队长！”突然殷维强的声音从嘉铭背后传来。嘉铭回头，只见殷维强只穿着内裤，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满脸惊讶之色。再回头看那男人，男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下子扭头走了。嘉铭没弄懂怎么回事，关上门，瞪着殷维强，一步一步地走近他。殷维强浑身不自在，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这人你认识？是谁啊！是怎么回事！”嘉铭的口气有点威严。殷维强不由自主地矮了半分，“那，那是我们许队长，昨天晚上还陪您一起吃饭呢，您不记得了？”“许队长？”嘉铭确实印象不深了。“那你叫他来干什么！”殷维强一下子急了，声调也高了起来，“哪里是我叫他来的啊！”“那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这小子！”嘉铭一下子火冒三丈，一脚踢在殷维强左腿腿肚子的侧面，那殷维强躲都没躲闪一下，也许是宾馆的棉绒拖鞋并不能把他踢疼。“他……他是源正叫他来的。”殷维强嘟囔着。“源正？”嘉铭这才回忆起，源正今早派他来服侍自己的。昨天第一次在饭桌上见到许队长时也觉得有些面熟，后来也没太在意，看来这个许队长就是那个让他魂不守舍的人。居然现在擦肩而过却毫无感觉。嘉铭心中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那你也是源正派来的？”嘉铭开始审问他。“我不是，我，我是自己来的！”“自己来的？”嘉铭不知道殷维强是什么意思。“我无意中听到源正和顺强的谈话，就鼓足勇气，跑到您这里来了。如果陈老板怪罪，您可千万要帮我啊！”嘉铭不禁对眼前这个维强另眼相看，一直以为他傻头傻脑的，没想到他还胆大心细呢。看来，那个叫顺强的和眼前这个殷维强，都成了源正手下的人。嘉铭思忖着，看来，这矿工的日子真的不好过呢，队长都干这个副业，一般矿工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嘉铭心思一转，他妈的，源正这子小每天都守着这些尤物，真是美死他了，不过这也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算是对他过去苦日子的一种补偿吧。看着嘉铭神色凝重，殷维强有些害怕了，他赶忙说：“嘉铭，我把昨天那些钱还给你吧，我不……”嘉铭伸出手掌立在半空中，做了个“不”的手势。“你收着吧。”嘉铭见这个人还算老实有良心，也有些于心不忍，大家都是同志，床下还是应该讲些道义的，“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以后给我打电话。你，先回去吧！”说完这话，嘉铭自己也突然有些伤感，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上心头。他感觉到自己的鸡巴已经变得非常渺小，失去了先前的战斗力。见殷维强还光着半个身子呆立在那里，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也没有了兴趣。嘉铭从沙发上找出殷维强的衣服，默默地递给他，只说了句“别凉着”。殷维强悉悉嗦嗦地穿好衣服，打了个招呼就走了。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屋内又恢复了寂静，可嘉铭斜靠在床头上，有些失落，有些伤感，又有些不甘。他嘲弄着拔弄着自己的柔软的小弟弟，对着它说道，“今天可不好玩！”司机到东山来接嘉铭回省城，路上，嘉铭也没什么精神，既没玩到顺强，也没看到儿子，这一趟唯一的意外收获是殷维强。这小子傻模傻样的，没什么技巧，也不懂男人，就是身材鸡巴真不错。嘉铭不说话，司机也不敢出声。回到集团公司，办公桌上一大堆文件正等着嘉铭呢。Adrian不失时机地过来吁寒问暖。徐涛今天穿得很精神，头发也吹得整整齐齐的。嘉铭跟他打趣说：“什么事这么隆重啊，穿得跟个新郎倌似的？”Adrian陪笑：“这不是嘉铭您今天要回来吗？”嘉铭心想，这马屁也拍得太不专业了。我上午不说，你知道我今天要提前回来吗！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有个英俊的、天天笑脸相迎的帅哥陪在身边开开心，也挺好的。一瞬间，嘉铭发现这Adrian的身材看起来和殷维强差不多，那殷维强穿上衣服不显山不露水的，一脱光了，身材那么棒，嗯，说不定，这Adrian也是……嘉铭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走神了，他不想在下属面前失态，连忙说起送来的文件。他埋头读文件时想，说不定，我只稍微一表示，这Adrian也就上赶着让我要他呢。看他今天那骚包的样子，真有几分像个MB呢！“我差点忘了，嘉铭。”Adrian突然凑近嘉铭，小声说着：“北京那边来信了，就这两天就能办好，到时通知我们，一起去一下。”嘉铭心中一阵激动，但是表面不露声色。下班前，约好了到交警分局去接江宏恩。几天没见，还真有些想他呢。一意识到这一点，嘉铭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老了。过去，他从来不会在一个男人身上花太多的心思，可是对江宏恩，他投入的情感的确与众不同。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因此而影响了他的计划，要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嘉铭驾着车，在繁华的大街上奔驰着，再转一个路口，就是交警分局了，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江宏恩，他心里似乎有些生出几许期待。嘉铭在江宏恩单位外面停下车等着，过了一会，江宏恩从大铁门里走出来。可能是没来得及换衣服，江宏恩还穿着警服，显得更加英俊威武。即使视力欠佳，嘉铭凭着记忆和想象，还是能够看到江宏恩的面容和身型，同时还联想到了他在床上生龙活虎的表现。这才是真实的、可靠的生活。说实在的，有这么一个江宏恩真的也就应该知足了，可是，人的欲望总是如此折磨灵魂！江宏恩看到嘉铭的车，加快了步伐，他的灰黑色的公安领带也跟着左右飘动起来，使了又增添了几分潇洒的气质。嘉铭对于自己仍无法钟情于一个固定的男人而有些羞愧。江宏恩打开车门，钻进了副驾的位子，顺手在嘉铭放在排档上的右手手背上轻轻抠了几下。真像个大孩子。不过本来他也就是个大孩子，今年才24嘛！嘉铭的眼中，不似过去每次长久分别后常常出现具有攻击力的爱欲，今天是一股缓缓地充满温情的怜爱。江宏恩疑惑地看着嘉铭，瞪大眼睛，耸了耸肩膀，“怎么了？嘉铭？”嘉铭微笑不答，扳动了排挡。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嘉铭带江宏恩去了新落成的五星级酒店用了晚餐。饭后，他们看到酒店一楼有一些名牌服装的专卖店，嘉铭就带江宏恩进去逛了逛，给江宏恩买了一套西装。那西装穿在江宏恩的身上，似乎也提升了他的气质和形象。一万二千八，打了九折，嘉铭对江宏恩说，“不算贵，这个牌子值这个价。”回到嘉铭家里，江宏恩脱下新买的西装，仔细地挂好。他转身对嘉铭说：“谢谢你，我今天特高兴，我要让你把我操出来，你不是一直想来一回真的吗？”嘉铭一直梦想着能把一个0操出水来，可是几乎就没成功过。原来也试过一边操一边帮对方打，可是操着操着就忘了手上的动作，或是忽略了对方的快感，没有达到目的。当然，有很多次，是江宏恩自己一边打一边用屁股迎接嘉铭的冲杀，倒是几乎同时射出来了，可也不能完全算是操射的。嘉铭看着那些视频里的壮小伙子都是不用手直接就射出来，却没一个在自己的身下实现。既然今天江宏恩有兴趣，那好啊，正好还了那天想把东山那个维强操射的愿。嘉铭想，要想成功，一定要有些技巧。两人更衣沐浴上床，嘉铭注意到江宏恩的鸡巴真地翘得老高，看来这些天他还算老实，可能真的很久没射过了。每次看到了江宏恩的翘鸡巴，嘉铭都会条件反射般地充分地勃起，屡试不爽。他轻轻地叼住那大肉棒，慢慢地逗弄着。嘉铭喜欢抓住江宏恩的阴囊玩他的鸡巴，因为那样会让江宏恩保持着硬挺不泄。果然，江宏恩的鸡巴一直硬梆梆的，让嘉铭的口舌好不劳累。湿热的舌头的包裹，加上手掌来回的搓揉，一会儿，江宏恩已经感觉到大腿根内侧隐隐的酸胀，那是高潮的前兆，他小腹开始收缩着，可是嘉铭却慢慢停了下来，嘉铭可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射出来。最近嘉铭发现自己的性欲特别旺盛，不仅做爱的频率增加了，每次也表现的雄心勃勃的。他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从抽屉里拿出润滑剂，一边在江宏恩的屁眼里抹着，一边逗弄着那里。江宏恩的菊花瓣慢慢地打开了，露出里面鲜嫩粉红的肉色，嘉铭先用龟头在洞口顶了两了，以便把润滑剂均匀地涂抹在龟头周围，然后挺枪而入，直插江宏恩的肉穴。江宏恩兴奋地扭动着腰肢，甩摆着屁股，让他的嘉铭不用动就可以体会插入的快感。江宏恩的洞穴中似乎有无数的肉褶，在运动中可以非常完善地刺激着嘉铭的整条鸡巴。这就是为什么嘉铭最喜欢江宏恩的原因，因为真正能够给他带来上床的最大生理快感的只有江宏恩，其它人只是为了满足嘉铭征服男人的心理需要。嘉铭配合着江宏恩的运动，自己也扭摆、冲刺着身体，想插得更穿，贴得更紧。他紧紧地趴在江宏恩的身上，能够感觉自己的肚子正压迫着江宏恩的肉棒和肉蛋，那肉棒硬硬地滚烫，肉蛋在运动中小幅地滚动着。嘉铭感到身下一股股热流从阴茎顶端传遍全身，传至大脑，大脑又把这兴奋反馈给阴茎，让阴茎更加粗大有力。嘉铭故意压着江宏恩的身体，不时地调整角度，让江宏恩的直肠和阴茎都能接受到按摩带来的刺激。嘉铭每插入一下，江宏恩的鸡巴都要向上顶一下，却又被嘉铭的肚皮压着，无法爆发。经过几百下这样的运动，江宏恩的鸡巴和卵包已经接近沸腾，伴随着屁眼深处嘉铭的顶撞，仿佛整个下体都要炸裂开来，那种充盈、胀肿、微微的痛楚以及高度兴奋的神经使他如同腾云驾雾一般，迷失了自己，似决堤的黄河水失去控制，精液一股股地喷涌而出。嘉铭显然感受到了这一爆发，也拼命往死里猛操着，抬起身子，看着江宏恩仍在汩汩而出的精液，他也一马平川地一泻千里。那畅快的感觉充斥在两人的体内，顾不得江宏恩的精液已经从自己的胸部腹部流淌到了两肋和床单上。嘉铭累倒在江宏恩身上，两人相拥在一起，喘着粗气。就这样静静地休息了几分钟，当床单上液体冷却下来后，两人才感觉到一丝不适。嘉铭指着床单上两片大大的湿斑，对江宏恩说：“今天玩得可有点大哦！”又过了两天，谌龙回来了，他妈妈的伤情已经过了危险期，他就赶回来上课。本来谌龙是准备打车回来，可是嘉铭一想也许以后没什么机会再见到他了，就去机场接他。谌龙惊喜地看到干爹，一下子扑进干爹的怀里，声音有些呜咽了。谌龙先要坐四个小时的汽车到沈阳，才有航班回来，一路上可能有些辛苦了，再加上一直为妈妈的身体担心，也没有休息好，所以上车后也不像原来那么爱笑爱闹了。嘉铭让他在车上闭目养神，带他来到肯德基吃饭，这是谌龙最喜欢的食品，虽然嘉铭极其反感，他担心这种垃圾食品会使他的肚腩再增大一圈。不过嘉铭还是陪着谌龙吃了一些。谌龙胃口倒是不错，一进了餐厅就来恢复精神。两人坐在落地窗边，看着外面的人流。而从外面远远地看进来，这就是一对父子，像极了一个大学生和专门来探望他的父亲带他出来吃饭。回到莲花小区后，谌龙欢呼着踢掉运动鞋，趴到沙发上，“哦哟！累死我了！干爹，我要喝水！”嘉铭则笑咪咪地在一旁看着谌龙那娇的样子，转身从冰箱中拿出橙汁递给他。谌龙喝完把杯子放到一旁，抓住干爹的手臂，把干爹拽到沙发上跟他并排坐下，说“干爹，你想我没有？”嘉铭愣了一下，这些天好像还真的没功夫想他。但是嘉铭还是违心地点着头，“想啊，我怎么不想啊，我就这么一个干儿子了，怎么能不想呢？干儿子想干爹没有啊！？”他反问着。“想过一次。”谌龙老实地回答。“就一次？”嘉铭开着玩笑，“什么时候想的呢？”谌龙看了看干爹的脸，又把头转回去，声音仍些低沉，“有一天洗澡的时候。那天特别累，半夜三点钟才回家，那时候，我好想让干爹帮我洗啊！我洗着洗着不知道怎么眼泪就流出来了，我冲到床上趴着大哭，我真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怕影响你休息，也没敢打……”谌龙的眼中布满了泪水。嘉铭像慈父般地搂住了谌龙的肩头，谌龙的泪水一点点地浸在了嘉铭的衬衣上。嘉铭柔声说：“好了好了，回来就好了，大小伙子，不许再哭了！”谌龙抽咽了一阵，回复了平静，双手吊在干爹的脖子上，把双腿也抬起来放在嘉铭的腿上。这又让嘉铭闻到了谌龙的脚上飘来的味道。只听谌龙娇嗔的语气说着，“那干爹今天要给谌龙洗澡！”“让我给你洗？！”嘉铭有些惊喜，“好啊，呆会儿搓背搓疼了可不准叫唤哦！”“我才不怕呢！”谌龙跳下沙发。嘉铭干坐在沙发上，看着谌龙欢快地跑到卫生间去放洗澡水。趁谌龙刷牙的时候，嘉铭悄悄地走到门口，抓起地上的运动鞋，捧在面前用力地嗅着。一股强烈的汗臭充盈着嘉铭的鼻腔，让嘉铭心脏一阵阵地悸动。他刚放下鞋子，谌龙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招呼干爹快去漱口。嘉铭故意磨蹭了一两分钟才走进卫生间，以免被谌龙发现自己的下身的异样。这时，谌龙已经钻进大大的扇形浴缸里，蒸汽中隐约浮现他的小脑袋。嘉铭定了定心思，也脱掉衣服，伸腿迈进浴缸里。可能这是第一次这么完整地让谌龙看见自己的裸体吧，一时间，他忽然对自己胖胖的身体有些不自信了。进了浴缸，谌龙似乎安静了许多，两人都不说话。嘉铭让谌龙坐高一点，这样可以在他身上抹着沐浴液。嘉铭轻轻地在谌龙的身上擦着，谌龙的肌肤因为沐浴液的缘故更加润滑了。嘉铭的手指偶然滑过谌龙的乳头，两人都轻轻地一震。嘉铭强迫自己尽量不要去看谌龙的下身，虽然下身藏在水下，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仍想用目光去穿透那些泡沫和波纹。上身洗完了，该洗下边了，这可怎么办呢。嘉铭一边无聊地在谌龙身上撩着水，一边看着谌龙，想知道他是什么表情，是什么态度。谌龙却一脸无辜，不解风情的样子。过了半分钟，谌龙终于说话了，“快点洗啊，干爹，一会儿水都凉了！”嘉铭好像是受到了鼓励，示意谌龙站起来。谌龙一站起来，把嘉铭吓一跳，谌龙已经完全勃起了，不粗也不长的小鸡巴硬挺挺地笔直朝天，紧贴着肚皮。嘉铭看着这一幕，自己的鸡巴也迅速地勃起着，龟头已经跳蹭到了谌龙的大腿上。谌龙用手轻轻那么一拔，“干爹坏！”嘉铭略带淫意地笑着，他把一些沐浴液倒在手上，抹在谌龙的腹部、阴部，然后来回在那些敏感区域摩擦着。曾经，嘉铭只是那么不咸不淡地摸过几次谌龙的鸡巴，有一次两人喝酒喝高了，互相玩弄了一会对方的鸡巴。而这一次，两人都非常清醒，那一层窗户纸似破非破，看来这谌龙要的就是这种似捅非捅的效果。嘉铭想，干儿子，不就是拿给自己玩的吗？以前那么爱他，可真是把他当成亲儿子了，现在也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了。想着想着，嘉铭不禁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谌龙此时已经沉浸到了那种被父亲呵护和被情欲煎熬的享受与痛苦之中。这一对矛盾体是如此长久地伴随着他，以致于成为他的巨大的心理负担。他今天决心打破这个魔咒。干爹的手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自己的身体上，每次滑过龟头和肛周时，都让他震颤不已。他的性欲并不强，一个月也许只会自己打那么一到两次，对周围的男女同学丝毫不感兴趣。只有这个对他百依百顺的干爹让他从内心里折服。实际上，他早就发现干爹喜欢自己，那种喜欢已经超出了普通的父爱，他甚至发现几次干爹喜欢偷偷地去闻他的鞋袜和内裤的味道。干爹不在时，他把干爹电脑里的同志视频全部都看过了，每看一次，就加深了他对同志感情的印象，他慢慢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这种莫名的感情。干爹的双手照顾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谌龙真地十分享受。当他们冲洗完毕，回到床上时，两人已经忘却了彼此的身份，互相拥抱在一起，彼此的鸡巴都硬挺着。谌龙的身体蠕动着，脚趾上的指甲划过他干爹的小腿。嘉铭突然感觉有点疼，起身盯着谌龙的双脚，说：“你看你，脚指甲那么长，也不剪。”谌龙故意把双脚伸到干爹怀里，“就是等着干爹给我剪。”干爹伸手抓了一把谌龙的小硬棒，转身拿出指甲刀，准备帮谌龙剪脚指甲。谌龙则十分惬意地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享受着。嘉铭把谌龙那硕大的左脚抱到手中，这只脚非常润滑和光洁，脚趾细长白嫩，脚板厚实多肉。嘉铭故意用自己的龟头接触着那脚后跟，然后开始认真地剪。谌龙的脚此刻非常的干净，除了沐浴液的清香，没有一丝味道，可是当嘉铭给谌龙剪完以后，无意中抹了一下鼻子，才嗅到自己的手指上还是有挺强烈的味道。这让嘉铭逐渐蔫下去的鸡巴又开始迅速抬头。嘉铭看了下谌龙，他似乎已经睡着了，阴茎缩成一团，真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嘉铭轻摇着谌龙的腿脚，唤着他的名字，谌龙了没有什么反应。嘉铭忽然想玩玩谌龙的脚，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幻想。他开始大胆起来，向床尾退了退，伏下身去，逐个地闻着谌龙的十个脚趾。仿佛只有两个大脚趾上残留的味道最浓烈。他又把脸趴得更底，去闻那脚掌心，那里却没什么味道。嘉铭出了口气，看着被自己洗得白白净净、修得整整齐齐的两只大脚，闻着那两只大脚上飘来的味道，嘉铭不由自主地张开嘴，伸出舌头。他缓缓地用舌头接触着谌龙右脚的大脚趾，一点一点，由浅入深地舔舐着那粉红、圆润和坚韧的脚趾，又用整个口腔包裹住那脚趾，任其它脚趾戳在自己的嘴边。他用舌头挑逗着那脚趾，如同在耍弄一个巨大的龟头。含了一会，嘉铭开始对付其它那些脚趾，他一会儿含着其中的一两个脚趾，仿佛用舌头在给那些脚趾洗澡，一会儿又用手按着那些脚趾，仿佛弹着钢琴一般，一会又将舌头伸进脚趾缝隙，舔着那些粉嫩的部分。嘉铭忘情地侍弄着那一双大脚，从脚趾到脚掌，从脚背到后跟，直到脚趾上再也没有任何怪味，一片潮热。当他做完这些工作时，嘉铭感觉自己身下一片濡湿，一看，是自己分泌出的液体把床单弄湿了一大片，这才有些惊慌。正纳闷谌龙怎么一直没有反应，嘉铭已经穿过谌龙竖立的鸡巴看到了谌龙双眼中调笑、淫荡的成份！嘉铭一下子仿佛才从睡梦中惊醒，有些羞愧和恍惚。这干爹当的，算怎么回事啊！嘉铭感觉自己的鸡巴正在失去重量，仿佛坠进了深渊。朦胧中，听到谌龙在耳旁说着：“干爹，喜欢玩我的脚就多玩会吧，干儿子整个人都是你的！”飞机到北京只需一个小时就到了。下了飞机，嘉铭和Adrian连忙赶往中间公司那里，经过一系列步骤，最后又交了一大笔钱，终于落实了签证的事情，明天就可以拿到了。嘉铭心里挺高兴的，从大厦里出来，一把搂住Adrian的肩膀，“你同学介绍的这家公司还不错，办事也爽快，走我们去庆祝一下。”Adrian陪着笑，“好在有惊无险，前段时间联系不上他们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吃了我们的定金就携款潜逃了呢！”嘉铭一听到“携款潜逃”四个字，心里一咯噔。可Adrian一点也没注意，还自顾自地说：“嘉铭，我们还是找宾馆先住下吧，庆祝完了，天一黑，更找不着北了！”嘉铭嘴里应承着，正好附近就有一家四星级的，唉，北京的四星级的，也就那么回事，凑合着吧。登记时，Adrian还是按照老规矩，要给嘉铭单独要一个房间，嘉铭在一旁说，不用，就一起住吧，俩人说会话还热闹些。可是服务员说没有标间了，只有商务单人间，大床的。Adrian面露难色，侧头看着嘉铭的脸色，嘉铭有些不耐烦地说：“单人间就单人间，凑合一晚上就完了。”Adrian硬着头皮，准备好晚上和嘉铭同房。老早就知道嘉铭的特殊爱好，也给嘉铭安排过几个人，可是今天晚上要和嘉铭挤到一张床上睡，Adrian心里直打鼓。进到房间里，发现这个房间倒是不错，很宽敞，电视是液晶的，水龙头金灿灿的。偌大的房间，中间摆了一张床，显得有些孤零零的。洗漱一番后休息了一下，两人也觉得饿了，便离开宾馆去吃晚饭。晚饭上，知道Adrian的酒量大，嘉铭有意要多灌他几杯。嘉铭和Adrian都兴致颇高，两人相谈甚欢，嘉铭许诺这次从国外回来就向党组提出任命Adrian当集团办公室主任。酒足饭饱，已经快九点了，嘉铭半醉着说要带Adrian去一个地方开开眼界。Adrian也不好拂上司的意志。嘉铭招呼着的士，告诉司机一个地名。司机载着他们东绕西绕，来到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拐角处有一座酒吧，嘉铭轻车熟路地带着Adrian进去。是一个相对安静的酒吧，Adrian四处打量着，很快发现这里全是男人，没有一个女人。他明白了，这里一定是嘉铭的老地方。Adrian一进来，就发现有人盯着他看，盯着他和嘉铭两个人看。Adrian一下子有些紧张。嘉铭却若无其事地找了个地方坐下，要了些饮料。嘉铭让Adrian放松些，说呆会还有精彩的演出。Adrian想，既来之则安之，便四下观望着，发现这里的服务员个个英俊高大，来的客人也以年轻人居多，像自己这样30来岁的也有一些，但是像嘉铭这样40多岁近50岁的几乎没见着。Adrian开始一直认为“同志”是个很可怕的东西，通过嘉铭这儿，慢慢了解了一些，觉得他们也就是平常人，今天到了这个同志聚集地，没有什么太多的异样的感觉，只是这里的客人的打扮是花里胡哨的，Adrian不太适应。过了一会儿，音乐轰隆隆地响起，主持人说了几句后，请上来四个跳劲舞的男孩。灯光亮起来，Adrian才发现，那几个男孩的衣服是半透明的，随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响起，台上跳得起劲，台下叫好的也多。虽然跳得不怎么样，倒也还是整齐。慢慢地，舞蹈的风格变了，几个男孩都脱掉了上衣，露出身上的肌肉，音乐中也掺杂了些色情的味道。四个男孩互人一组面对面贴在一起舞着。这时，嘉铭轻轻地拍了拍Adrian的肩膀，示意他喝点啤酒。不知什么时候，桌上又添了两听啤酒。Adrian接过啤酒，啜了一口。嘉铭的手放在Adrian的肩上不肯放下来，Adrian有些不自然，两眼只好盯着台上的演员。突然，台上的男孩们开始互相扯掉对方的裤子，抛在台上。几个男孩只剩紧身内裤在身了，仍然努力地蹦跳着。四个人并排跪在台上紧靠观众席的边沿上，身体向后仰着，展示着他们的腰腹力量。几个胆大的客人拥向台前哄闹着，有人还拿出纸币塞到那些男孩的内裤里，就像外国三级片里演的那样。然后那些男孩开始互相抚摸对方的内裤，灯光变得很暗，只有两束光分别打在两对人身体贴近的部分，非常刺眼地显现出了几条胯下突起的东西。Adrian看得耳热心跳，自己也被挑逗得有几分勃起，感觉大脑、胸口、下体都藏着一团团的火焰。嘉铭的手从他的肩头慢慢向下滑落着，Adrian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任凭嘉铭的手最终感觉到了自己完全的勃起。嘉铭的手只是短暂的、轻柔地在Adrian的下体停留了一秒钟，就离开了。在Adrian感到一丝失落的同时，嘉铭的细言慢语从耳旁传来，“Adrian，把这点啤酒喝了，我们回去吧。”出了酒吧，微风一吹，Adrian感觉清爽了些，胸中的火气没那么大了，可是自己的鸡巴却令人尴尬地硬着，软不下去。Adrian用外套遮挡着，上了的士。Adrian觉得自己的鸡巴越来越胀，特别想发泄出来，他感到非常的窘迫。而嘉铭还是这样搂着他，他无力抗拒，顺势倒在了嘉铭的怀里。到达宾馆房间里，Adrian钻到厕所里，脱去外面的衣服，想解手。而且自己的鸡巴硬挺挺的，虽然有尿意，却撒不出来。他用手轻轻地拔弄着自己的鸡巴，感觉这样要好受些。正在恍惚之间，门外传来嘉铭的声音：“Adrian，你没事吧，在里边干什么呢？”嘉铭边说边就推门进来了，Adrian想怎么自己没锁门吗？嘉铭仍然西装革履的，面无表情地看着Adrian和他已经完全勃起的鸡巴，也不说话。Adrian感觉自己快要失去意识了，从镜子中看到看书的鸡巴通红通红的，很野性，很浪荡的样子。“嘉铭，我……”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嘉铭上前一步，攥住了Adrian的鸡巴。同时，嘉铭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个长久的心愿。就在嘉铭握住自己的命根的一刹那，一股快感从丹田传导至大脑，那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畅快，让他欲罢不能。他不禁扭怩了一下身子。恰在此时，嘉铭的手松开了，缓缓地撤了回去，这让Adrian十分难受，仿佛鸡巴里有千万只蚂蚁在动，让他奇痒难忍，他轻声呻吟着，“不要停……”嘉铭的手应声又回到了他的鸡巴上。嘉铭的手在上面前后左右地动着，每一下都让Adrian激动不已，他想到同志间常常会口交，便央求嘉铭，“嘉铭，帮我吹一下吧。”嘉铭不紧不慢地继续弄着，手指时不时地向Adrian的屁股沟里滑动，甚至想探寻那隐秘的洞穴。这时候嘉铭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Adrian感觉欢愉。嘉铭一边摸着一边问：“想让我吹？那你能为我做什么呢？”“只要你给我吹，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Adrian虚弱地回答着。“Adrian，这可是你说的，别忘了啊！”嘉铭说罢，当真低下头含住了Adrian的鸡巴。Adrian的鸡巴不大，但是非常滚烫，嘉铭从来没吃到过这么火热的鸡巴，吃着吃着也就吃上了瘾，还慢慢在Adrian的屁眼里塞起一只手指。Adrian这时哪里顾得了那么许多，正独自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兴奋之中，和好几个女朋友做爱也没那么兴奋刺激。随着嘉铭的嘴巴和手指在Adrian身体前后的分别运动，Adrian终于“啊啊啊”地叫着射了出来，幸亏嘉铭躲避及时，不过还是有几滴喷在了嘉铭的西裤上。Adrian似乎清醒了一些，有些羞愧，又有些虚脱。嘉铭一边拿卫生纸擦拭着裤子上的精液，一边问到，“爽了吧？”Adrian无力地点了点头。嘉铭看着他漂亮的面孔，心想，你小子还挺会玩，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从第二天拿到梦寐以求的东西到飞回省城，嘉铭和Adrian两人都没怎么说话。Adrian一直有些头疼，对昨晚的事情记忆模糊，并且感觉自己的肛门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早晨起来解手时，还从肚子里排出许多空气。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被嘉铭“做”过了，感到有些羞耻，可是又无法去求证，毕竟嘉铭是他的上司啊，即便嘉铭不是他的上司，他这个哑巴亏也吃定了。Adrian心情突然变得很不好，自己跟了嘉铭几年，最终嘉铭还是吃了窝边草，让Adrian对嘉铭的人品产生了些怀疑，也许这在同志之间是非常简单极其正常的事情？他不解。嘉铭推说昨晚没睡好，也不理他。两人就这样不冷不热地回到了省城。Adrian直接回家去休息，而嘉铭要回办公室里处理些事情。现在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必须要抓紧时间，免得夜长梦多。处理完公务和私务，嘉铭叫后勤送来盒饭，在办公室里凑合吃了，就回家去休息。同志昨晚终于上了Adrian，可是却没什么感觉，憋了那么久的心思，没有得到完全释放。这就叫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吧。也许是因为Adrian被那个药物搞得只有性欲没有思想了，总共嘉铭操了他两次又帮他打了两次。昨天玩得太过火了，嘉铭有些自责，回到家中，在那个秘密记事本上，翻到Adrian那一页，在原来的那个数字后面又加了一个“0”。嘉铭抚摸着这个本子，心想，这些事情，明后天就要去办了。这可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得把所有善后事宜提前安排好。他又打开电脑，查询了一些信息，计划明天跑一下几家银行。做好了这些准备，嘉铭的神经又开始活跃起来，他想一定要在离开中国之前，留下些难忘的印象。便掏出手机给东山的源正打了电话，让他安排那个充满成熟男人味道的姓许的队长到省城来和他见面。源正起初表示有难度，距离太远，时间安排不过来，但是当听说嘉铭准备给自己的饭店一笔投资后，又说可以，还问道，“想不想让那个维强长一起来跟您汇报汇报工作？”嘉铭正在比较许队长和维强长的优劣，既然两人都能来，岂不更好，花点钱就花钱吧。于是和源正约好让两个队长周五晚上来。到了周末，基本上几件事情都办好了，给不同的人留下的字条和银行卡都已经准备好，小心地放在了保险柜里。下午三点过，源正发来短信：“二位客人已经出发。”想着和两个孔武有力的煤矿队长共度春宵的情景，嘉铭禁不住心旌摇荡。加之临近最后的日期，心情非常激动，他整个白天都没能安心地上班。晚上七点钟，在一家高级酒店的房间里，嘉铭正有些焦躁地等待着，直到终于听到门铃响起。打开门，走在前面的是殷维强，穿得挺年轻漂亮，后面的应该就是那位许队长吧，生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脸刚毅，显得成熟稳重又有一丝窘迫。嘉铭热情地招呼着他们，仿佛是多年的朋友，让他们两人休息洗漱一下，准备出去吃饭。由于嘉铭的谦逊和蔼，完全不像原来那样的趾高气扬和盛气凌人，两位矿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气氛，反正都是出来挣钱，乐得在省城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嘉铭开车带两人去全市最高的旋转餐厅用餐，又送给两人名牌打火机、钱夹和领带，总之，这些几百元的东西，足以令他们满意。逛街的时候，嘉铭才弄清楚许队长的名字叫顺强。嘉铭暗笑，真是“又大又刚”啊。两个队长分别走在他的两边，都非常具有男人的味道。嘉铭可以感到有一些来自有些异样的年轻男人的目光。他很是得意，恨不得马上回到宾馆狂欢。不过，两个矿工很少有机会到省城来，对这大都市的花花世界不免有些流涟。回到宾馆，嘉铭感觉自己心跳加快，一股股冲动开始在胸腔中涌动。嘉銘心想，省城是比你們那山溝溝強多了。所以你們想要來省城，我呢，想得卻是到更好玩的地方！嘉銘的心實際上早已飛回到賓館的床上，就抓緊把兩個礦長帶回到賓館，接上便攜式DVD機，播放起歐美男男激情影片，看著屏幕上跳動的圖像，嘉銘感覺自己已經融入那些角色，下體也不禁有了強烈的反應。三人並排坐在套房外間寬大的沙發上，嘉銘看看右邊的許順強，已經有點口乾舌燥的樣子，再看看左邊的殷維強，兩眼放著精光。嘉銘又把頭轉向右邊許隊長的身下，那裡已經拱起了一大包，他想，許隊長一定是沒看過這些片子，受不了這種赤裸裸的挑逗。由於之前嘉銘就已經把空調熱風開到了最大，很快幾個人都感覺很熱，殷維強更年輕些，性趣來得最快，已經躍躍欲試了。嘉銘示意殷維強脫掉衣服，又把身體轉向了一旁有些羞澀尷尬的許隊長。他一手摟住許隊長粗壯的脖頸，一手按在了許隊長已經火熱剛硬的雞巴上。這真是一具真實誘人的男體，而且已經讓嘉銘渴望幻想了一個多月，現如今它與嘉銘的距離只有這區區的幾個毫米了，嘉銘開始想像許順強的內褲是什麼顏色，什麼樣式，還是上次那個傳統樣式的白色棉質內褲嗎？他左手慢慢地摸索著許順強的長褲拉鏈。當他輕輕地向下拉開那條拉鏈時，手指剛好滑過那整條發燙的雞巴，拉鏈已經到底了，而雞巴還沒到根上。呵，真他媽的棒！嘉銘低頭瞄了一眼許隊長的襠部，稍微扒開褲口，讓許隊長的內褲幾乎全部暴露出來。簡直就是一張色情圖片，跟網上那些一模一樣，一個健壯的中年男人，眼中帶著迷離，上衣整齊，而褲子已經被脫下一半，露出性感的緊繃的內褲，一隻巨大的肉棒直挺挺地指向腹部，想要從內褲的鬆緊帶下探出頭來，一些粗硬的陰毛從內褲兩邊的縫隙裡冒出來，和大腿上的汗毛連成一片。嘉銘輕輕吐了一口氣。這時，有一隻手已經抓住了他的傢伙，那一定是殷維強這小子。這小子就是賤，嘉銘想著，他現在的興趣可不在殷維強身上。他要好好看一看這許隊長。他上下撫摸著許隊長的雞巴，隔著一層內褲，似乎這種誘惑更加強烈，同時，輕輕吩咐著：“殷隊長過來幫許隊長把衣服脫了。”當殷維強繞過嘉銘走到許隊長身旁時嘉銘才發現，這殷維強已經完全赤裸了，身材健美，長長的雞巴向前挺立著，也是一個極品男人。趁殷維強幫許順強脫衣服時，嘉銘順手又玩弄了一下殷維強的大雞巴。脫光了的許順強的身材顯得非常粗壯，身上的肌肉一大塊一大塊的，特別引人注目。現在只有這一條小內褲還包裹著許順強的身體的秘密。嘉銘正在想著好戲怎麼開始，突然看到殷維強站在一旁，雞巴正好指向許順強的臉龐，為了更好地了解許順強的喜好，他吩咐殷維強把雞巴送到許順強的嘴邊。本以為許順強不太喜歡這個，沒想到他一口就叼住了殷維強的大雞巴，雖然殷維強的雞巴確實很長，但是許順強仍然投入地艱難地吸吮著。嘉銘悄悄將手伸進了許順強的內褲裡面，一把就握住了那條正在微微顫動的尤物。那是一隻特別堅硬火熱的雞巴，整條雞巴由於過份膨脹已經將表皮繃得很緊，仿佛雞巴要衝破皮膚爆裂出來。嘉銘扯下那條礙事的內褲，終於見到這隻巨大的雞巴的全貌。除了緊繃的皮膚，這隻雞巴的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雞巴的優美的弧形，向上翹著，巨大的龜頭大快要頂著肚臍眼了。嘉銘輕輕地抬起整條雞巴，發現來自雞巴根部的阻力很大，仿佛那雞巴沉重無比，龜頭無法離開肚皮。他又稍微用了些勁，更加明顯地感到這條雞巴的彈性。這時許隊長扭了扭身子，想坐得更加舒服些。再看那殷維強，已經開始虛起眼睛獨自享受，嘉銘就叫著他，“你嘗過許隊長的傢伙沒有？過來試試。”殷維強睜開眼睛，不置可否，倒也乖乖地俯下身去含住了許順強的雞巴。由於許順強的雞巴角度實在太刁了，殷維強不得不蹶起屁股，最後乾脆跪在了沙發上。嘉銘站起來，從另外一個方向看著這兩上壯男嬉戲的場景，也一件件地脫光了自己的衣服。電視上那些帥哥正如火如荼地抽插著，正好也是3P，嘉銘把自己的雞巴送到許順強的口腔裡，仿佛是呼應著電視裡的場景。許順強的口技給人很獨特的感覺，是非常有力而又柔軟，不，應該說是柔韌，雖然不像江宏恩的唇舌之技能讓嘉銘心無旁鶩地享受那柔若無齒、深不見底地感覺，確也被許順強這有力的吸吮所震撼。今天一定要操這隊長的屁眼。嘉銘心裡盤算著。“殷隊長，過來一起來！”當殷維強的嘴唇也接觸到了嘉銘的雞巴時，嘉銘心裡的火焰燒得更旺了。身下兩個礦長仿佛是在隔著嘉銘的雞巴接吻，好像在同步地吹著口琴。兩人還互相撲弄著對方的雞巴。嘉銘感覺非常舒坦。過了一會，嘉銘讓殷隊長去抽屜裡拿出潤滑劑，在許隊長隱秘的洞穴裡塗抹著。這時他已經在兩的唇舌的輪番進攻之下進入了最好的狀態，看到殷維強微笑的眼神，他知道已經是時候了。他把許隊長帶到沙發上平躺下，用手指試探著那洞穴的位置。這時，殷維強乖巧地在嘉銘的雞巴上又涂了些液體。嘉銘把持著自己的傢伙，在那洞口旋轉研磨著，他想要一桿進洞，一插到底，他要的就是那種勇往直前無拘無束淋漓暢快的感覺，雖然那樣可能會讓對方有些不適。可他從來不在乎。殷維強好像很有經驗，這時，又面向嘉銘，雙腿分開跪在許順強腦袋兩邊，把自己的長雞巴往許隊長的嘴巴裡抽送。就在許順強逐漸放鬆了警惕的時候，嘉銘握緊自己的傢伙，猛地向前挺身，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衝刺。雖然那衝刺的過程很快，但是仿佛像電影裡的慢鏡頭，嘉銘能夠分辨出龜頭經過那洞穴裡的每一毫米時的不同感覺。他停留在洞穴的盡頭，讓自己的恥骨和陰囊緊緊地貼在許隊長的肛周。他一點也不退縮地扭動著身體，感受由於角度變化引起的摩擦給彼此帶來的新鮮的刺激。前面是殷維強白凈的身體和一條巨大的筆直的陰莖在許順強的口腔裡進出，下面是一個肌肉壯漢和他弧形翹動著的雞巴微微晃動著。嘉銘不禁伸手去抓那雞巴，想知道它是不是還像剛才那麼堅硬、滾燙和沉重。握住那條依然給人帶來驚喜的雞巴，嘉銘忍不住要運動起來，那輕輕的研磨帶來的刺激是遠遠不夠的。他伸出左臂按住殷維強的頭，把它扯向自己的胸部，那小嘴懂事地含住了嘉銘右邊的乳頭，這時，嘉銘還看到了殷維強屁股的形狀和中間的凹槽。嘉銘的臉趴在殷維強肌肉結實的肩頭喘息著輕咬著嘴邊的肌膚，努力用右手故意向上抬起許順強的雞巴，仿佛每次都會讓許順強呻吟，不知許順強感受到的是刺激還是痛苦。嘉銘此時玩男人已經玩到了極致，多年來隱藏在腦海中關於和男人嬉戲的記憶不斷地涌現出來，與身體的亢奮混合交織在一起，他甚至想到，也許下一個目標是玩一個金髮碧眼的洋小夥甚至粗大健壯的黑人？想到這個目標沒準真地很快就能實現，嘉銘加快了身體運動的頻率。嘉銘就這樣在極度地興奮中回憶著、感覺著、幻想著，直到一下子升上了天堂，對，太平洋上靠近美洲大陸的那個小島真地就是人間天堂。

顺强才进门，就看见儿子耷拉着一张脸在生气，老婆在厨房乒乒乓乓地弄晚饭，顺强正好听到她的话尾巴：“……我管不了你找你爸去！”“啥事又找我啊？”顺强乐呵呵地钻进厨房，老婆正忙得一头大汗，见他进来，没好气说：“你那宝贝儿子要参加什么篮球比赛，打球就打呗，还买什么球衣！”顺强摸摸口袋，里面是刚发的夜班补助。“要不……给他买一身？”他看看老婆。老婆瞪了他一眼：“哪儿来的钱？咱妈医院里还欠着一屁股债呢！”顺强的母亲摔伤了腰，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前天老婆从医院回来后就一直黑着脸，8000块！几乎是顺强和老婆一年的收入！一提这事，男人就闷了。医院的钱不结，老娘就出不了院，而且继续住下去一天就要算一天的钱。为了让老婆高兴，顺强把那几张钞票递了过去：“给。”老婆接过来数了数，看了他一眼：“你上个月下了24天井，一天6块，这才134。”顺强只好把口袋里那两张五元钞票拿出来，嘿嘿的干笑了两声。老婆拿过去，过了一会把那四块零钞塞过来。顺强一高兴，在老婆丰满的胸脯上捏了一把。“死人！”老婆打了他一巴掌，朝外面努努嘴，示意儿子在。饭菜上桌，儿子扫了一眼，却不动筷子。老婆吃了两口，瞧着儿子：“又咋了？”儿子说：“怎么一点荤的都没有？”老婆声音一下高了：“荤菜？想吃荤的自己去挣，咱家就只能吃这个！”顺强连忙说：“冰箱里好象还有两根火腿肠。”儿子就着火腿肠吃了两口，眼圈就红了。顺强心里堵堵的，儿子已经16岁了，看上去壮实得跟牛犊子一样，平常又在学校篮球队打球，饭量本来就大，又是长身体的年纪，家里的素菜当然不会对胃口。本来话多的老婆也不说话，她一不说话就是心里有气。果然，晚饭后收拾停当，儿子进了自己的房间，老婆把卧室房门一关，就坐在床头不说话。顺强拿起张报纸，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进去。听见老婆喂了一声，他连忙抬起头来。“下个月我弟的儿子满月，儿子要买球衣，哪个不要200块钱，还有妈的帐单，咱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去？”是啊，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去？现在煤矿效益滑坡，顺强累死累活一个月挣不了600块钱，老婆早就下岗，在街口摆了个卖烟的小摊，一个月也只能挣200块钱，这点钱能管什么用？“要不，你还是去找源正去借点应急？”听见女人的话，顺强没吭气。女人最见不得他这样，眼睛一瞪声音就高了八度：“你说话啊，你不说话就拿钱出来！”顺强闷闷地说：“我去哪儿拿钱？”女人瞪大眼睛看着他，眼泪忽然流了下来。顺强最见不得女人哭，女人一哭他就看见她的眼角有了几分明显的皱纹，当年她可是煤矿数出着的漂亮女人，跟他17年说起来也没过几天好日子。“你哭什么？别哭了，啊，快别哭。”他笨手笨脚地安慰她。“每次让你去借钱你都是这样，我知道，你要面子，但是源正以前是你徒弟，哪次家里有困难不是他帮忙？你不去借咱妈就一直呆在医院里？”老婆啜泣着说。一提到老娘，顺强没辄了，心一横：“我去，我去还不成吗！”说着就走出了门。走在去源正家的路上，顺强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如果不是老娘的病，他是死活不会再去找源正的。源正是他十年前在煤矿收的徒弟，那时源正还不到二十岁，还是白白净净一后生，跟他这样一身蛮力浑身都是疙瘩肉的矿工不大一样。顺强没少照顾他，源正家里穷，顺强还把自己的几身旧衣服送给了他。源正脑子特灵，别人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出一车煤，源正自己琢磨的土办法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出一车，那时候师徒俩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一样。不过几年后源正就辞了职，到深圳下海去了，再过了几年源正回来，居然在城里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酒店，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窘迫。而顺强还呆在煤矿，但这时煤矿的效益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他也不是没想过换工作，但是他初中毕业就在煤矿工作，除了一身力气外什么都没有，只有继续当他的矿工。这几年顺强家日子难过，没少找源正借钱，源正从来都是“师傅师傅”地叫他，说借多少就借多少，也不催着让他还，算起来前前后后一共也有4000多块了。快走到源正的酒店了，顺强犹豫起来。上次，大概两个月前吧，也是找源正借钱，源正把钱给他后硬要留他吃饭喝酒。顺强推辞不掉就留了下来，他本来就没什么酒量，几杯下去就脸红脖子粗的。源正的酒量也不行，没多久就醉得直往顺强怀里倒。他攀着顺强的肩膀，笑嘻嘻地说：“师傅……你这样的日子徒弟可……可看不下去了，不如另外找个工作，保你……吃穿不愁！”顺强苦笑着：“你师傅啥本事没有，就这副身板，谁肯要咱啊！”源正嘿嘿笑着，拍着顺强鼓鼓的胸脯：“师傅，谁……谁说没人要？别人不要……我要！”顺强只当他喝多了胡说，想把他扶起来到床上去。源正一只手吊在顺强的脖子上，另一只手紧紧抱住他的腰，热乎乎的气息直往顺强脸上传过来，让他有点不自在。到了床边，顺强想放下源正，他却抱得更紧了。“源正！源正！”源正睁眼看看他：“师傅……”一双眼睛水汪汪的看着他。顺强用力想拿下他挂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源正却突然把脸凑过来，一张热烘烘的嘴在顺强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顺强恶心了一下：“源正，你干什么！”源正嘿嘿笑着说：“师傅，你让我再亲一下……我……我给你钱。”顺强一听这话，觉得像吞了只苍蝇：“源正，你把你师傅当成什么人？！”说着手一用力，把源正丢在床上就要走。源正抓住他衣角：“师傅……你何必那么死性呢……嘿嘿，反正让我亲一下你又不少什么。”顺强气得一甩手就往外走：“你……真是疯了！”顺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不是个笨人，难怪源正已经30岁了却一直不肯结婚。他在源正酒店门口踯躅了片刻，心里一直在掂量。他知道这一进去，有些事情肯定会不可避免的发生，他是个男人，是个有老婆有儿子堂堂正正的大男人，但是……正在这是，酒店的迎宾小姐看见他：“许师傅，你找我们总经理么？”顺强来不及思考什么，就被小姐带到一个套间。“总经理，许师傅来了。”说完就带上门退了出去。西装革履的源正正坐在办公桌前，笑眯眯地看着顺强：“师傅，您来了。”顺强被源正直勾勾的目光瞧得有点不自在，自己本来比源正高大，现在好象却成了他面前的一盘菜。“嘿，源正，最近家里又出了点事情……”顺强说着，脸不知怎么烧了起来，“想找你……应应急。”以前他找源正借钱，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问题，这次他却怎么也提不出那个钱字。源正心里不禁有几分得意，那天他喝多了，把自己隐藏了10年的秘密当着师傅的面说了出来，顺强夺门而去的时候，他还有些担心，不过后来他很快想明白了，说了也好，让顺强心里有谱，而且师傅迟早还会来找他，如果再来那他源正就占了九成九的把握。果然，现这个让他惦记了十年的师傅不就真的送上门来了么？源正嘿嘿地笑了两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去：“师傅，不是徒弟多嘴，你何苦为了面子，把好日子白白放过呢？”顺强捏捏信封，超乎自己想象的厚，听了源正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源正朝他贴近了一步，顺强本想躲开，捏着手里的钱，却挪不开步子。源正见状，胆子大了起来，一只手竟摸上了顺强的屁股。顺强身子一抖，脸腾地红起来。源正的手毫不客气地又摸又捏，顺强什么时候经过这样的阵仗，哆嗦着朝门口看了一下：“源正……”源正哈哈笑道：“师傅，这里没我的允许，谁都不准来。”说着把门反锁了。顺强心里还在七上八下，源正的手却已解开了他的皮带，伸进了男人那茂密的下腹。顺强还没有老婆以外的人摸过他那里，而且又是个男人，这种异样的感觉让他身体竟然有些发烫。源正抓住顺强的屌：“师傅，你鸡巴怎么这么大？”顺强臊得脸红脖子粗：“我……我怎么知道。”源正撸了几下，顺强那根鸡巴就硬了起来，像条粗粗的棍子。源正把顺强按在办公桌上，一把把顺强的裤子扯了下去。顺强本想阻拦，但想起信封里的钱，那阻拦反而变成了无力的挣扎，令源正格外兴奋。“师傅……徒弟我想了你好多年……让我尝一下……”说着竟将顺强的屌含进了嘴里，顺强从来没被人含过鸡巴，连老婆也没有过，那种滋味让他浑身发抖，没几下就在源正的指引下冲到了高峰：“啊……啊……”精液射了源正一脸，自己小腹上也有很多。源正看着羞臊不安的顺强，嘿嘿笑了两声，将他反过身去，背对着自己。顺强的屁股因为长期体力活的关系显得健壮饱满，令源正忍不住吞了两下口水。顺强只觉源正的手指摸进了自己最隐秘最羞耻的地方，臊得不行：“源正，你饶了你师傅吧……”源正嘿嘿笑道：“师傅刚刚我让你爽过了，你还没让我爽呢。”不去理他，将精液涂在了顺强的屁眼上，掏出自己早已硬得邦邦硬的鸡巴，就捅了过去。顺强啊地叫了一声，一根肉棍已经借助精液的润滑捅进了自己身体，他疼得浑身冒汗，源正却觉得爽得不行：“师傅，你这里真紧。”一边说一边弄，还用手去抓顺强已经软了的鸡巴。顺强趴在办公桌上，肛门处又疼又涨，被源正弄的几乎有了便意。“源正……不要弄了，我……我快要拉出来了……”源正笑道：“师傅，你放松一下就会觉得好的多，放心，你是拉不出来的。”顺强只得咬牙忍耐，本已软下去的鸡巴竟又被源正撸硬了。源正的鸡巴不断往顺强的深处弄，顺强被弄的头晕眼花，身上全都是汗。好半天才听见源正啊啊地叫了两声，朝顺强身上挺了几下，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源正拿出几张卫生纸，擦干净自己鸡巴上的秽物，又递了几张给顺强：“师傅，擦一下吧。”顺强不敢看他，在自己屁眼上轻轻擦着，那里一碰就火辣辣的疼得人倒吸冷气。顺强擦完了一看，纸上有红红的血迹。源正看见了：“师傅，你也算被我开了苞破了处，照规矩，我再给你1000块钱。”说着真的拿出十张大票子。顺强想想，还是接了过来。源正瞧出他心里别扭，开导他说：“师傅，其实不就是这么回事么？你在矿上累死累活一个月，还不如今天这么半个小时。人不要活的那么累嘛。”顺强提上裤子，恶狠狠的瞪了源正一眼：“那老子不就成了卖逼的？！”源正哈哈笑着说：“其实不都是玩么，你让嫂子玩是夫妻感情，让我玩是挣俩钱花。女人可以卖逼男人怎么不能卖？呵呵，实话告诉你吧师傅，你当我这生意的本钱怎么来的，还不是靠我在深圳卖逼卖来的。”顺强一愣，有点不相信。源正说：“女人卖逼是常事，男人卖却不是了，比女人的价钱高得多！”顺强被源正说的脑袋有点乱，但是手里的钱却是实实在在的，不由他不信。源正忽然凑到他耳边说：“要不这样，以后师傅来一次，我就给你200块，怎么样？”顺强吓了一跳，200块，他一个月的加班费也不过这个数！他看看源正：“你……开什么玩笑！”源正哈哈笑道：“师傅，咱们也不说别的，你家缺钱，我缺男人，各取所需。”说着抓住顺强的胸脯：“老实说，师傅，你这副身板要是出来卖不知道迷倒多少男人！”顺强脸腾地又红了，不敢再听下去，装好钱拉开门就要走。源正一把拉住他：“师傅，你再好好考虑考虑？”顺强恩了一声，只想逃出这个让他蒙羞的地方，甩开源正的手就大步离开。老婆点了一遍信封里的钱，惊讶地看着顺强：“8000块！这叫咱怎么还？”顺强掩饰住心里的烦躁：“说什么还啊，明天先把妈的钱结了吧！”老婆不吭气了，过来抱住男人：“我知道你不乐意管人借钱……”声音发腻，身子就往顺强身上贴。顺强被女人身上的味道一冲，身体立即有了反应，嘿地一声，将老婆按在床上……随后的几天，顺强都没有什么劲头做事情，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不过看到老娘安全出院，儿子终于穿上了合身的篮球运动服，再加上老婆满怀的柔情，那种不安就少了很多。这天下班，顺强刚迈进家门，电话就响了。老婆接起来，然后递给他：“找你的，是源正。”顺强心里一紧，哦了一声，接过电话：“喂。”“师傅，是我，源正。”源正的声音不急不徐，好象俩人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今天晚上有时间么？”源正问道。顺强明知故问：“干啥？”源正在那边嘿嘿地笑起来：“师傅，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顺强看了一眼老婆，女人只道源正有事情让顺强帮忙，连忙点头，轻声说：“你尽管去，其实我们还应该让源正兄弟来家吃顿饭的！”得了8000块，连源正都变成源正兄弟了。顺强心里还有些犹豫，源正又说：“师傅，反正这事情呢，有了第一次，也就不在乎第二次了，就当工作累了，放松一下。”顺强一想也是，自己那可怜巴巴的工资，连给老婆儿子买件新衣服都不够，便说：“好吧，我7点到你那里去。”便放下了电话。吃完饭，顺强就进了卫生间洗澡。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擦洗自己的身体，甚至连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隐秘部位也顾及到了。给屁眼涂肥皂的时候，他试着用手指头往里捅。开始有点紧，后来慢慢地一根手指都进去了，那种发涨的感觉让他回想起源正的冲击，胯下的鸡巴居然慢慢硬了。顺强连忙把肥皂冲掉，换了身干净衣服出门了。到了酒店，源正还是在办公室等他。这屋子外面办公，里面就是卧室。见顺强来，源正笑着上下打量着他。顺强被他看的有些尴尬：“你看什么？”源正嘿嘿一笑：“师傅，我这几天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顺强脸一红，不说话。源正笑着托起顺强的下巴，热热的嘴贴上了顺强的唇。顺强呜地一声想推开他，结果被源正死死抱住，连舌头都伸进了顺强的嘴。顺强从来不知道同性的吻是这么奇异的感觉，脑子一乱，被源正一把按在了床上。顺强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是没想到源正的进攻是如此猛烈，让他措手不及，因此拼命挣扎。源正的力气哪儿有身强力壮的顺强大，几乎就要给他推开了。源正也不生气，笑嘻嘻地看着顺强：“师傅，操都被我操过了，你还假正经个什么？”顺强第一次听源正说这样的脏话，一愣：“你说什么？”源正脸上的笑意突然消失了：“我们不早就说好了，我找乐，你拿钱！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再说男人的屁眼一次也是玩，两次也是玩，这事我没觉得有什么，要是师母知道了，嘿嘿。”顺强脑袋轰的一声，乱了。源正顺势将他衣服扣子和皮带解开，将无力反抗的顺强扒了个一丝不挂。上次源正是初次得手，好多细微的妙处没有细细体味，这次就不一样了。他的手在顺强的裸体上肆意抚摩揉捏，顺强哪儿想过自己活了30多岁，还会有被徒弟扒光衣服操屁眼的一天，一时羞愧难当。源正抓住顺强的鸡巴，掳了几下：“师傅，你的鸡巴真他妈大！”那根肉棍很快就变得硬邦邦的了，源正又翻过他的身，把师傅的屁股扒开，用舌头去舔那黑红的屁眼。顺强只觉后面又湿又热，忍不住“啊”地叫了出来。源正越舔，他越觉得发涨，后来这种感觉竟然成了一种难言的快感，顺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屁眼竟如此敏感，几乎都要瘫在床上。源正见他的样子，欲火更旺，脱光自己的衣裤，拿出安全套和一瓶润滑油。顺强小声问：“你干什么？”源正说：“这涂在你那里，可以干得更爽一些。”说着把润滑油挤在手上，涂在顺强的屁眼处。顺强又羞又臊，闭上眼睛任源正把自己双腿大大分开，把润滑油在身体最隐秘处里里外外涂了个遍。源正的鸡巴早就硬得不行，借着润滑油，顶开了顺强的肛门，一寸一寸地捅了进去。顺强只觉得一根肉棍硬邦邦地插入自己身体，这种感觉就像女人被男人干一样，又羞辱又兴奋。由于有了润滑油，加上也不是第一次了，顺强的屁眼松了很多。源正嘿地一声，鸡巴一挺竟然完全插了进去！顺强倒吸一口冷气，屁眼又热又涨，一股便意让他几乎无法自持。源正抓住他的胸脯：“师傅，被男人操舒服吧？”说着开始抽插起来。顺强忍受不住，啊啊地叫了起来，渐渐地，他习惯了源正的动作，嘴里的叫声渐渐变成呻吟。源正干的兴起，把顺强的腿搭在自己肩膀上，鸡巴分外有力地插入顺强的穴：“嘿……我XXXX妈逼的……师傅你丫逼真紧……”顺强的睾丸和鸡巴被源正的肚皮摩擦着，非但没有丝毫疼痛感，反而有说不出的舒服和兴奋，一阵接一阵的刺激和舒爽……插了片刻，源正忽然停下来：“师傅，怎么样，这种感觉爽不爽？”顺强此刻哪儿还顾得上说话，只有喘粗气的份儿。源正心里得意，继续猛操，边操边说：“师傅，你的逼操起来着他XX的爽啊！”顺强平常敦厚老实，哪儿听过这样的话，但是在源正手里，他就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只有任他收拾的份。源正把鸡巴插到顺强身体最深处，终于忍不住射了。顺强被他一下一下的撞击弄得像在空中飞行，就在源正射精的同时，他也啊啊地叫着，鸡巴竟然也喷出了白花花的精液。源正惊讶地说：“师傅，你被我干射了？”顺强闭上眼睛，红着脸想让源正拔出去，源正却紧紧箍住他的腰，嘿嘿笑着：“师傅，你还是答应了我吧。”顺强双腿还搭在源正肩膀上，又羞又恼地说：“答应你什么？”源正说：“还是那件事，师傅，你出来卖吧。”顺强听了，没有说话。源正说：“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了，再说这样那钱可来的容易了。”一提钱，顺强心里哆嗦了一下：“卖……卖给谁？”源正哈哈笑道：“先卖给我！还是那个价钱，我XXXX一次，付你200块钱，怎么样？”那边沉默了几秒，说：“这次算么？”源正笑嘻嘻地拔出鸡巴：“算，算，当然算！”说着掏出两张大票子递过来。顺强见钱来的这么容易，心里忍不住骂：“老子拼死拼活一个月还不如撅着屁股爽一把，面子算他妈个鸟！”终于豁了出去。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顺强从源正那里“挣”了将近2000块钱。他把其中的1000存在了自己的小金库上，剩下的1000交给了老婆，说是在源正那里帮忙得的辛苦费。要是说别的老婆一准得问个清楚，换成神通广大的源正，老婆只有喜笑颜开的份，晚上就想和男人亲热。顺强干老婆的时候，第一次闭着眼睛，干着干着，才意识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干源正，这一下让他惊得身子一抖，射了。第二天顺强又来到源正的饭店。源正正在忙，看见他来很意外，但是很高兴，因为这还是顺强第一次主动找上门来。源正关上门后，笑着问：“师傅，是不是今天想要了？”这一个多月顺强虽然已经不像最开始那么羞涩，但还是比不了源正的调笑自如，没有说话。源正嘿嘿笑着说：“师傅，你先到201房间洗个澡，我再忙一会儿就过来。”顺强便到201房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洗澡后他也没穿内裤，就这么赤条条躺躺在床上看电视等着源正。等了十五分钟，源正还没来，顺强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着睡着，忽然感觉到有人在摸自己身子。顺强迷糊中被扒开双腿，一条湿热的舌头把阴茎含住，不断地吮吸。煤矿工人的欲望很快被逗了上来，鸡巴很快就变得粗硬起来。他睁开眼睛，却发现趴在自己身上的竟然不是源正，而是一个四十出头的陌生男人。顺强吓得一把推开他：“你……干什么？”那男人有点惊讶地说：“你不是干那个的么？”顺强被他说糊涂了：“什么？干什么的？”那男人似笑非笑地说：“你不是在陈老板这里卖的么？”顺强一听，心里明白了：“是源正捣的鬼。”他偷眼去瞧那男人，对方也正在看他，显然他那健壮成熟的男人身躯很吸引对方。“老兄，其实还不就是玩玩么，你不会是没接过客吧？”顺强支吾着说不出话来，让那人更觉得心痒。“这样吧，我再给你加200。”那人说着拿出皮夹，真的掏出了200元钱放在桌上，“你不要告诉陈老板，算是我另外给你的小费。”顺强觉得这人还不错，心里的防线先退了一步，想一次是玩，两次也是玩。这么一想神色就自然起来。那人见他表情，知道有门，便去拉他的手，一拉就把顺强赤条条的健壮身躯拉到了自己怀中。顺强闭着眼睛，红着脸任这陌生人在自己全身上下肆意乱摸，他自己也在对方的进攻中渐渐起了欲望。那人分开顺强的两条毛腿：“让我看看你下面。”说着手指头就摸到了睾丸下面。顺强“啊”地呻吟了一声，红着脸将最隐秘的部位暴露出来。那人的手在顺强的穴前轻轻抚摩着，让煤矿工人的阴茎渐渐粗硬了起来。“你真是不错，身材很棒，下面也不小。”那人越看越满意，几下脱掉衣服，赤条条地把煤矿工人压在床上：“看你也就三十多岁吧？”顺强说了自己年龄，那人惊讶道：“看不出来！”说着捏捏他肩膀上的肌肉，“啧啧，真是不错！”瞬间，那人的东西捅进了顺强的身体，那种粗硬酥麻的感觉一下让煤矿工人有些晕乎。那人边抽插边问：“你有儿子吗？他多大了？”顺强双腿被架在那人肩膀上，粗壮的胳膊紧紧抓住床边，保持着平衡：“有，已经……16岁了……”那人的动作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深：“嘿嘿，当了爹还被操，想想就让人兴奋！”顺强被他干得已经浑身冒汗，已经顾不得对方在说什么了，轻声呻吟起来。那人更兴奋了，把顺强翻了个身，换了个姿势又接着弄，弄了大概三十多分钟，煤矿工人的屁眼已经被弄的又滑又软，鸡巴插进去吧唧吧唧地响。那人又狠狠地插了几下，射了出来。顺强这次被弄得只有爽意没有疼痛，十分舒服。那人见他还没射，拔出鸡巴后说：“你手淫出来吧。”煤矿工人就用手去掳自己的大鸡巴。见这个成熟壮健的男人赤条条地在自己面前手淫，那人觉得十分兴奋，又伸出两根手指头，捅进了顺强的屁眼。“啊——”煤矿工人屁股一抖，白花花的精液已经喷了出来。“啧啧，不错不错，今天玩得很舒服。”那人一边擦手一边说，“你是我玩过的最棒的男人。”见顺强有些不自然的样子，又说：“干你的时候，你还是男人雄赳赳的样子，连叫床的时候也很舒服，一点也不像那些女人，这样的男人操着真爽啊！”那人穿好衣服出去后，源正进来了。顺强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源正笑嘻嘻地说：“师傅，怎么样，今天爽吗？”顺强半天说不出话。源正看到床边两张大钞，说：“徐老板可是满意得很呢，师傅，你干这行真是很有前途！又轻松，又挣钱，你也爽了！”说着拉开被子，顺强还光着屁股，吓了一跳：“你干什么？”源正笑呵呵地说：“师傅让徐老板爽过了，莫非就把我忘了？”说着就朝顺强屁眼摸去。顺强又羞又窘，这不等于轮奸吗，他想挣扎：“源正，今天就算了，我也射了……还没洗过……”源正却不停手，把顺强肚子上的精液抹到了矿工的屁眼上，竟然也是湿漉漉滑溜溜的：“嘿嘿，师傅，没洗过最好，玩起来更松快！”说着，一挺屁股，一根肉棍就插了进去。顺强只有咬牙忍住。源正嘿嘿地又干了二十分钟，顺强只觉得屁眼又热又痒，那种滋味十分难熬。源正边干边看师傅那又羞又臊又难熬的样子，十分过瘾，拍拍顺强结实的屁股：“夹紧点！”煤矿工人只得缩紧屁眼，夹得源正直叫痛快：“奶奶的，从没干过这么舒服的男人屁眼！”顺强只觉屁眼处又热又涨，说不出的特别滋味。源正干到高潮，抱住工人粗壮的腰，叫了两声：“文宏！操！！文……宏！！”身子一抖，射了。源正喘着粗气趴在煤矿工人身上半天没动，顺强只得叉开大腿，用力把源正的鸡巴从自己肛门里释放出来，那种由充实瞬间变得虚无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哼了一声。“师傅，先别走，给我擦擦。”源正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顺强从卫生间拿来一条毛巾，去擦源正的鸡巴。那根粗大的家伙已经软了下来，龟头上还残留着白色的精液。顺强擦完后走进卫生间，坐在马桶上，一股股热热的液体很快不由自主地从肛门里流出，都是那个嫖了他的男人和源正的精液。等顺强再出来，源正已经在穿衣服了。煤矿工人嘴唇动了动，轻声问道：“顺子，你刚刚叫的是谁？”源正看他一眼，嘿嘿笑道：“师傅，怎么了，叫叫而已。”顺强一见源正的笑就心里发虚，鼓足勇气问：“你叫的是不是……文宏？”文宏就是顺强16岁的独生儿子。源正继续穿衣服，没搭话。顺强有些急了：“文宏才16岁，你别打他什么主意！”源正还是不说话，笑眯眯地要走，煤矿工人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哀求道：“顺子，你别这样……你想怎么玩，我都随便你，文宏还小，还叫你叔呢，你千万别……”源正瞟了师傅一眼：“我不过是叫叫名字而已，嘿嘿，师傅你紧张个什么，不过你家文宏，长得可真不赖呀！”顺强看着源正的笑容，心里一阵阵发凉：“顺子，就算师傅求你，从今以后，你……想让我怎么样我都可以，只求你放过文宏……”源正不耐烦了：“你怎么这么罗嗦，以后你只要听话，我就不去碰文宏。”说完就开门走了，剩下个忐忑不安的顺强在屋子里发呆。过了没几天，顺强丈母娘生病，老婆赶回几百里外的娘家照料，请了3个月的假。接下来的日子，顺强都不敢再去找源正，对儿子文宏也看得紧起来。这时他才发现16岁的儿子至少在肉体上发育得相当好，1米78的个子已经跟他差不多高了，由于打了8年篮球，身体非常健美。不过儿子对父亲突然的管束十分不习惯，还是经常偷偷溜出去。一天下午，顺强刚从矿下上来，刚洗完澡，源正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师傅，你也挺久不来了，晚上过来玩玩吧。”顺强支吾着，却不知怎么推脱。源正那边却一点退路不给他留：“晚上7点，别迟到哦。”同志到了晚上，顺强让儿子在家里看书，自己来到了源正的酒店。源正没有多说，直接告诉他了一个房间号：“1008。”顺强明白他又给自己找了个客人，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得来到1008房间。顺强敲了敲门。“进来。”有人在里面回应。他扭开把手进了房间，把门关好后转过身来，抬头一看却吃了一惊：一个穿着运动服、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还带着满脸稚气的大男孩正坐在床边。顺强以为走错门了，连忙想退回去，却被大男孩叫住：“别走啊，我就是你的主顾！”顺强吓了一跳：“你？是不是搞错了？”眼前的大男孩看上去也就跟儿子文宏差不多年纪，却……却要嫖他这个30多岁的煤矿工人！大男孩看着他惊讶的表情，微微一笑：“怎么，你不相信？告诉你，我可已经付给陈老板200块钱了。”顺强一时僵在那里，大男孩的笑容里隐藏着跟他年龄很不相称的老辣，使年纪几乎可以做他父亲的煤矿工人也无计可施。“你……你才多大啊？”大男孩哈哈笑起来：“我年纪虽然不大，那里却不小哦，一定会弄得叔叔你哭爹叫娘的！”顺强从来没想过会被一个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这么调笑，尴尬羞惭中却又觉得有种别样的刺激，裤裆里的东西竟然隐隐有了感觉，这让他觉得非常羞耻。大男孩也不看他，径自往床上一躺：“脱衣服吧。”煤矿工人脸涨得通红，没有动弹。“脱衣服吧。”大男孩又说了一声。顺强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逼着脱衣服，觉得又羞又臊，下体却越来越觉得兴奋。大男孩见他还是没反应，脸色一沉，冲过来“啪啪”抬手就给了顺强两个耳光：“你没听见老子叫你做什么？！”顺强的脸顿时火辣辣的疼起来，他什么时候被人这么侮辱过，立即就想还手，那大男孩冲他昂起头：“你忘了你不过就是个卖逼的，敢动老子一下你就试试！”一句话把煤矿工人刚鼓起的火全浇灭了，胳膊也慢慢放了下去。大男孩见镇出了这个又高又壮又英俊的男人，心里一阵得意：“听到没有，把衣服脱光！”顺强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为什么，眼前这个男孩年纪虽小，却让他有种说不出的畏惧。他只得解开衣扣，一件件脱下衣服：外套、衬衣、长裤……大男孩看着渐渐赤裸的煤矿工人，兴奋地吹了一下口哨：宽阔的肩膀，厚实的胸膛，黑亮的乳头，结实的小腹，挺拔的大腿，顺强手摸到自己内裤边，将最后一块遮羞的东西脱下来：大片乌黑油亮的阴毛丛中，一根半硬的鸡巴显露出来，足有18厘米长，3厘米粗！“哈哈，想不到打你几巴掌也能让你鸡巴变硬，叔叔，你真是贱啊！”大男孩看见煤矿工人的肉棒，又兴奋又淫亵地说，“不过你的身材真是很棒，我从来没玩过你这样的叔叔呢！”说着抓住顺强的鸡巴，开始上下套弄，没几下就把顺强弄得硬邦邦的了。“来，让我看看你的屁眼。”大男孩的手顺着顺强的屁股缝摸了过去，工人再也忍不住哀求道：“别……啊……不要……”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玩鸡巴，而且还摸自己的屁眼！大男孩才不管那么多，把顺强屁股扒开，露出黑色肛毛下紧闭的肛门：“不错哦，叔叔，你被男人操过几次了？”边问边去捅那屁眼。顺强啊地叫出声来：“三……三次……”他已经渐渐被那大男孩完全控制住了！大男孩突然放开顺强，煤矿工人屁眼处的酥麻突然停止，竟然有些不适应。“扶着床边，把屁股撅起来，叉开腿！”他命令煤矿工人。顺强只得依言把手扶在床头，分开双腿站在床边，将自己结实浑圆的屁股高高翘起，黑红的屁眼就此暴露在大男孩面前。大男孩嘿嘿笑着，伸出手指在煤矿工人娇嫩的屁眼处轻轻抚摩着。“啊……”顺强只觉肛门又麻又痒，忍不住再次呻吟出声。“叔叔，痒不痒啊？舒不舒服？”大男孩见顺强刚毅的男人脸庞上拼命忍住的挣扎表情，心里得意极了。顺强心底的欲火渐渐被大男孩挑逗起来，鸡巴已经又粗又硬了：“求你……不要……痒啊……”大男孩玩了一会，从抽屉里拿出一管润滑油，涂在顺强屁眼处。冰凉湿滑的液体被挤进了成熟健壮男人最隐秘的地方，大男孩的手指慢慢探了进去，先是一只，然后是两只，顺强肛门紧紧包裹着他的手指，充涨的感觉让煤矿工人越来越兴奋，当大男孩第三根手指探入他的肛门时，顺强“啊”地叫了出来。“怎么样，舒服吧？”大男孩哈哈笑着，一只手仍在抚摩顺强火热的肛门内壁，一只手开始脱自己衣服。虽然年纪只有17岁，但是他身上的肌肉却很结实，一看就知道是经常运动的，他的鸡巴不如顺强的长，但是非常粗硬，足有4厘米粗细，硬邦邦的十分雄伟！“我想操叔叔屁眼，可不可以？”大男孩越是见顺强羞臊，就越是笑得淫荡。他的手从顺强屁眼里拿出来，自己躺在了床上，指着鸡巴对顺强说：“自己坐上来！”顺强见这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年龄的男孩，竟要让自己坐上他的鸡巴，有些犹豫。大男孩脸一沉：“你听见我说什么没有？！”顺强只得上床，分开结实的双腿，蹲下身子，掰开厚实的屁股，将已经被润滑开的屁眼对着大男孩的鸡巴，慢慢地坐了下来。大男孩鸡巴的龟头已经被顺强的屁眼吞了进去，尽管那龟头尺寸不小，但是由于润滑得当，煤矿工人并没觉得疼痛，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大男孩则舒服地呻吟了一声，轻轻一挺腰身，鸡巴又插入了顺强屁眼少许。“啊……”顺强的肛门被撑得大张，却又不能作罢，只得像拉屎那样用力，终于“扑哧”一下，大男孩的鸡巴完全被煤矿工人的屁眼吞没！顺强只觉得一根粗大的东西将自己屁眼塞得满满的，非常刺激也非常兴奋，他本来有些软了的鸡巴再次硬起来。大男孩看见，嘻嘻笑道：“叔叔，喜欢我的大鸡巴吧？”顺强红着脸点点头，大男孩一把抱住他，朝他吻过去。顺强被一个跟自己儿子差不多的男孩日了屁眼，又强行接吻，心里的火已经熊熊烧了起来，居然也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大男孩。“叔叔，你有孩子么？”大男孩问工人。工人的屁眼还紧紧压在他的小腹上。顺强脑子已经有些晕晕乎乎的了，说：“有，我有个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大男孩抱住顺强的腰，开始轻轻抽插起来：“那我叫你爸爸行么……爸爸，喜欢我XXXX么……”顺强眯着眼睛，眼前的大男孩似乎真成了自己的儿子文宏，被儿子操屁眼的乱伦感觉让这个壮年男人再也控制不住欲火，他也开始用力配合着大男孩鸡巴的挺顶：“儿子……啊……啊……儿子……”大男孩插了一阵，翻身把顺强压在了床上，鸡巴却仍然插在那屁眼里。粗大的鸡巴一进一出，煤矿工人的肛门已经开放到了极至，粉红的嫩肉已经翻了出来。顺强两腿被架在大男孩肩上，屁眼处进出着一根大鸡巴：“爸，儿子操得你爽么……啊，你的屁眼好紧啊，爸爸……”顺强的屁眼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兴奋，已经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羞臊和矜持，开始疯狂地配合起大男孩的抽插来，结实浑圆的屁股啪啪地被对方拍打着。大男孩一边操着跟自己父亲差不多年龄的煤矿工人，一边套弄顺强的大鸡巴：“说，你喜欢被儿子操，爸爸！”顺强呻吟着：“我喜欢……被儿子操……啊……啊……”大男孩的抽插越来越快，顺强的身体也随之越来越向兴奋的顶峰攀去。突然，大男孩啊啊地叫了两声，腰挺了几下，几股精液喷薄进了顺强身体深处。顺强的身体也已经被大男孩干到了高潮，鸡巴抖了抖，“啊——”地叫了两声，喷出大片精液。大男孩喘息着将鸡巴从顺强屁眼里拔出来，由于插得太深，大鸡巴拔出时顺强屁眼竟发出了“波”的一声：“叔叔，XXXX真是舒服啊！”他心满意足地看着瘫倒在床上的煤矿工人，顺强欲火渐渐消退，意识到自己一个30多岁的健壮男人，竟然会被一个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操了屁眼，还被干得射了精，羞愧得脸都不敢抬。“叔叔，别害羞啊。”大男孩很快穿好衣服，笑嘻嘻地亲了顺强一下，“叔叔，再见！”他脸上的笑容非常纯真，跟16岁的文宏一样，顺强心里忍不住一阵悸动，然后竟然是对刚刚激情场面情不自禁的回忆。当大男孩离开房间时，那一刻顺强竟然有些失落，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问问那大男孩叫什么名字。片刻后，源正推门进来：“师傅，怎么样，舒服吧？”顺强开始穿衣服，说：“你怎么找了个这么小的，他才十几岁。”源正笑笑：“管他多大呢，只要他给钱就成，出来做就是这个道理。”然后他脸上浮起一片淫笑，“嘿嘿，不过听他说好象把师傅弄得很爽呢，他鸡巴大吧？越是这样的小孩子，鸡巴就越大，干起来就越爽！”说着他递过来150块钱。“反正你爽了，钱也挣了，有什么不好！”顺强想想也是，便没说什么，煤矿工人的廉耻之心已经渐渐湮没了。这天晚上，顺强刚吃完晚饭，忽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自己矿上工作队的副队长殷维强。“维强，有啥事？”殷维强笑笑：“许大哥，我有一事求你。”顺强连忙把他让进门，殷维强是他队上感情最好的兄弟，二十九岁的他刚结婚两年，有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殷维强人长得黑黑壮壮，典型的北方大汉身坯。“说吧，只要你哥我能办到的，肯定帮你。”“大哥，你也知道矿上这点钱连奶粉都不敢买，我又没什么本事，想找点别的活计也找不到。”殷维强看着顺强，“前段时间我听嫂子说你在源正那酒店里还兼了份差，每个月还能挣个七八百的，能不能……你也帮我跟陈老板说说，让我也去兼职？”顺强心里咯噔一下，忍不住骂那多嘴的女人。殷维强以为他不愿意，连忙哀求道：“大哥，你一定得帮兄弟这忙，要不家里实在困难……”顺强无奈，只好点点头：“我可以帮你跟源正说说，但是成不成不在我。”殷维强高兴极了：“好好好。谁都知道陈老板以前是你徒弟，师傅的面子他总给给吧。”副队长的请求让顺强犹豫了半天，他当然不能让殷维强知道自己在源正那里干什么，可又不能不帮殷维强的忙，这可如何是好？他本来想拖两天，结果接下来的日子里副队长总是眼巴巴地望着他，还帮他干了许多分内的活，他刚要客气，殷维强就说：“队长，咱就一身力气，你忙你的正事去吧。”顺强思前想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能跟殷维强挑明白。他是个没什么主意的人，卖淫这件事如果不是被逼到了没法，他也不会做。他熟悉殷维强家里的情况，比起他当时还差劲。好歹顺强老婆有工作，而殷维强老婆却一直下岗在家，三口人只靠他一个人几百块的工资，不想点别的办法肯定不成。这天他又去源正那里，源正见他吞吞吐吐，觉得奇怪：“师傅有什么话就直说。”顺强想，没准源正的饭店真的缺人手呢，就把事情跟源正说了。源正听了不动声色：“他想做什么？”顺强说：“实在不行就让他来你这里帮忙，他一身力气……”源正哧了一声：“我这里可不缺那样的人，不过他要是也想卖，我倒可以考虑考虑。”顺强连忙说：“你都已经把师傅拖下水了，就别再……”源正瞪了他一眼：“师傅，这话可得说明白，当初干这个是我逼你的还是你自愿的？你哪次没拿钱？又哪次没爽过？现在一XXXX屁眼，你的鸡巴就硬，师傅，这总不该也是我逼你硬的吧？”顺强被他说的脸上羞愧，不再说话。源正想了想：“这样吧，你明天带他来我这里，我先看他够不够条件。”第二天顺强就让殷维强下班后跟他去源正那里，把个殷维强乐得合不拢嘴。顺强觉得心里有愧：“维强，你可得想好了……”话没说完，殷维强就打断他：“队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现在这光景，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他以为顺强怕他吃不了苦呢。到了晚上7点，顺强把殷维强带到源正的酒店办公室。源正一看见殷维强眼睛就亮了一下：殷维强身高足有一米八二，非常健壮，往那一站就非常爷们的样子。顺强说：“这是我那里的副队长殷维强。这是我以前的徒弟源正。”源正冲他们笑笑：“坐吧。”殷维强被源正恬淡的表情弄得心里没底，又害怕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一坐下就直奔主题：“陈老板，我的事情队长大概已经跟你说了，希望您多帮帮忙。”源正见他谈吐，知道这不是个精明人，心里暗暗打了个主意：“是的，他跟我说了。其实我这里不缺人……”殷维强一听急了：“陈老板，您看在队长的面子上，一定帮忙想想办法，活儿重活儿累都没问题，只求您给个机会。”源正心里暗喜：“真的什么活都愿意做？”殷维强点点头。源正站起来说：“好吧，我先给你做个体检。”顺强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源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师傅，你先在外面等一下吧。”源正说完就把殷维强带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很宽敞，有一张大大的皮桌子摆在中间，旁边还有些看上去很奇怪的装置。源正对殷维强说：“把衣服脱了，躺上来。”殷维强只当对方真要给自己体检，想到马上就会有新工作了，心里非常高兴。他也不顾忌什么，很快把外套衬衣脱了下来，露出结实强壮的上身，让源正看着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殷维强又解开皮带，把长裤脱了下来。现在他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高大魁梧的他，身体正是男人最健壮的时候，饱满的胸膛上两粒大大黑黑的乳头，平坦的小腹没有一点赘肉，还隐约露出黑黑的阴毛，看得源正裤裆一下就挺了起来。殷维强看着源正，源正扬扬下巴：“把那个也脱了。”殷维强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体检”。但是他又不想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于是还把内裤脱了下来。他的阴毛又多又密，掩映着一根粗大的鸡巴和两个大大的睾丸。他的鸡巴足有17厘米长，4厘米粗，他老婆都时常觉得受不了。源正死死盯着赤身裸体的殷维强，那火辣辣的目光让殷维强十分不适，最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身体居然会被注视得渐渐有了异样的反应，鸡巴慢慢硬了起来。殷维强有些尴尬地把手放在裆部，想挡住自己的窘态，但是这一切都被源正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示意殷维强爬上床，矿工只得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但这样的平躺让他半硬的鸡巴一下失去了遮挡，完全暴露在源正的面前。“陈老板，对不起……”见源正盯着自己的鸡巴，殷维强有些羞愧地说，他越想让鸡巴平静下来，却越不听使唤，似乎源正的目光有种魔力，让他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忐忑。“你刚刚说你什么工作都愿意做？”源正问道。殷维强点点头：“只要陈老板愿意给我机会……”他只觉得源正的表情有点怪，那目光也有点怪，他从来没有这样赤条条地在一个男人面前袒露过，这样的体检让他无所适从。忽然，源正的手摸上了殷维强小腹下浓密的毛丛。矿工猝不及防，啊地叫了出来：“陈老板……”源正没搭理他，继续轻柔地抚摩着矿工浓黑柔软的阴毛丛：“如果，我给你的工作就是享乐，还能让你挣大钱，你愿意不愿意？”殷维强的阴毛被源正摸着，下体一片酥麻，那是他从来没有被男人碰过的禁地，但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却显得格外敏感……“陈老板，你别……给我开这种玩笑了……啊……”他几乎想推开源正，但是想到那诱人的工作，又浑身没了力气。源正笑着说：“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他的手已经下伸抓住了殷维强粗大的鸡巴，那里早已经硬成了一根肉棍！“不！……”殷维强一下坐起身来，挣开源正的手，却听源正说：“让我摸，给你200。”一句话打得殷维强没了力气，呆在那里：200啊，可是他劳累半个月的收入呢！源正见他的样子，知道已经十拿九稳，反而不着急了：“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殷维强心里斗争了半天，忽然想起顺强：“那许队长……”源正嘿嘿笑了一下：“他这几个月可挣了不少钱，少说有好几千了，他可是个识时务的人。”殷维强惊讶地张大了嘴，顿时明白了顺强先前欲言又止的原因。源正的手再次抚摩着殷维强的大鸡巴，这次矿工没有再挣扎，浑身瘫软，源正一边用力撸动着那根肉棍，一边将殷维强的上身抱在怀里，殷维强感觉就像自己是个女人一样被源正抱着……源正的嘴唇压了过来……殷维强躲了一下没躲开，嘴唇被源正的舌头强行进入……那热热的舌头轻轻地卷动着矿工的欲望……被男人强吻的感觉让矿工浑身发热，鸡巴完全勃起了！源正吻了殷维强片刻，见刚刚还作势抵抗的矿工如今已经是被欲火烧晕的样子，心里十分得意，再坚定的男人也抵不住金钱的诱惑。而要想征服一个男人先摧毁他的自尊，而要想摧毁一个男人的自尊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占有他的身体。“来，把你的穴让我看看。”殷维强没明白，源正的手扒开他粗壮多毛的大腿，摸到了殷维强的肛门。“啊……”矿工大吃一惊，就想并拢腿，却听对方说：“鸡巴都让摸了，屁眼算个啥，要是不让，嘿嘿，一分钱都不给你！”殷维强无奈，只得又羞又臊地地将两腿打开。“抬高点，让我看清楚！”副队长笨拙地用双手抱着膝盖，让身体最隐秘的部位完全暴露在源正面前：粗硬的鸡巴下，悬垂着两颗肉蛋，黑密的阴毛从小腹延伸下去，直到双臀中间的那个黑红色的肉穴；殷维强的屁股非常饱满坚挺，没有一点赘肉，看着男人这种屈辱的姿势，源正十分兴奋，手指头轻轻去桶了一下副队长的肛门。“啊……”矿工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滋味，忍不住呻吟起来。源正低下头去，闻着副队长鸡巴和屁眼出散发着的强烈男人气息，还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你的屁眼可真紧啊……平常有人动过么？”殷维强一边抗拒着一阵比一阵强烈的肉体的刺激，一边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但是源正的手在他最敏感也最羞涩的地方肛门和阴茎处肆意抚摩，让他完全控制不了身体的激动。源正俯下头，舌头轻轻舔在殷维强肛门处。“啊——”副队长发出难以抑制的叫声，“不要……痒啊……啊……”源正怎么会罢休，他的舌头不断向里用力，似乎要把殷维强的小菊花顶穿。殷维强在源正的攻击下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他只能像一艘无力的小船一样飘荡在欲望的大海上。而源正一边亲吻矿工的屁眼，一边解开自己的皮带，掏出早已经硬得不行的大鸡巴。殷维强只觉一根棍状物顶住了自己屁眼，低头一看发现竟然是源正的鸡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场面的他拼命地挣扎：“你摸……可以，不能日……屁眼……日了我怎么当男人啊……不要……求你陈老板……”源正怎么会让他挣脱，他捂住矿工的嘴：“老子就是要强奸你，把你当个女人一样日了，你想要钱就给我老实点！”殷维强用力挣扎，竟然挣脱不了源正的怀抱，结果一阵难以忍受的痛楚后，一根又粗又大的鸡巴狠狠地插入了副队长的屁眼里！“妈呀！”殷维强大叫了一声，精壮的身子上汗水一下冒了出来。有经验的源正并不急着抽插，却去掳动殷维强的鸡巴。疼痛中的矿工摆脱不掉，被源正挑逗得竟然渐渐有了愉悦的感觉，鸡巴又慢慢硬了起来。“怎么样，舒服吧？”源正说着开始抽动鸡巴，“平常都是你操女人，现在尝尝被男人操的滋味有什么不好？”源正抽插着，一边剥去殷维强最后的羞耻防线，“告诉你，男人的屁眼比女人的穴可值钱多了，你看我师傅，已经挣了好几千块了，才几个月时间啊。”殷维强强忍着屁眼处的异样感和肿胀感，想起这几个月来队长生活上的变化，再也不说没钱了，抽的烟也好了，也不用抢着下井累死累活了……眼睛一闭，身子不再僵硬，任凭源正肆意地在他身体里抽插……一个小时后房门打开了，顺强看见源正心满意足地出来，急急就问：“维强呢？”源正得意地一笑，指指后面。殷维强有点不自然地跟出来，兜里揣着源正给他的800块钱。顺强一见这情景，就知道殷维强已经被源正办了，也是，那么多钱扔在面前，不动心才怪。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地说：“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源正点点头：“师傅，多谢你哦，慢点走。”顺强跟殷维强俩离开饭店回家，俩人一前一后，没说话。走到半路殷维强忽然在后面说：“队长，原来你说的活就是这个啊。”顺强想事已至此，隐瞒也没有用，就承认了：“是啊，兄弟，大哥对不起你。”没想到殷维强只是哦了一声，并没有太生气的样子。俩人又走了十分钟，殷维强先到了家，俩人客气地分了手。第二天顺强忽然接到源正的电话，让他下午下班后去一次饭店。顺强想昨天他刚日了殷维强，今天又要收拾自己？一进门，源正拿出200块钱：“这是昨天师傅您的辛苦费。”顺强有点糊涂，没接。源正硬塞进他兜里：“昨天那副队长真不错，屁眼还从没被玩过，又紧又爽，师傅，多亏了你呀。”顺强一想，我这不成了窑子里的老鸨么。源正看出他的心思，哈哈乐了：“师傅，这世道就是这样，只要你能想得出办法，就能挣得到钱，别管他什么正经不正经的。”顺强说：“人家刚添了儿子，家里困难，所以才找你的。”源正说：“我知道，所以也没亏待他。”他想了想，又说：“师傅，你们队上挣的都这么少？”顺强说：“这你还用问我，你不也在那里干过么，又苦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源正忽然笑了，笑得有点邪气：“不如师傅多介绍几个人过来，这样我这饭店也可以派上用场。”顺强说：“那怎么成，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做得出来，别害了人家。”源正笑笑说：“跟你开玩笑，别那么紧张。”顺强怕他再纠缠上自己，便借口儿子一个人在家告辞了。回到家里，看见儿子已经回来了。文宏头发湿漉漉的，显然是刚打完球。见到父亲回来，文宏说：“爸，今天我来了一同学。”顺强没在意，哦了一声。文宏说：“刚一起打完球，洗澡呢，晚上让他在家吃饭吧，吃了我们一起做功课。”顺强问：“人家成绩比你好吧？”文宏说：“那当然，他可是全班第一呢，也是我们篮球队主力。”顺强没说什么，进厨房做饭去了。把米饭焖在锅里后，顺强出去把电视打开，这时候浴室门开了。文宏忙说：“利丰，我爸回来了。”“叔叔好。”一个大男孩的声音。顺强点点头，无意中一抬眼，人几乎就不会动了——浴室里走出的这个利丰，竟然就是半个月前在源正饭店里操过自己那个大男孩！而他居然会是自己儿子的同班同学！顺强傻了一样，儿子文宏并没注意到父亲的表情，那个叫利丰的自顾自套上外套，顺强想，也许人家没认出来，也许……根本就不是他，只是长得像而已。这么想着，他心里塌实了一些。文宏拿了东西进浴室洗澡去了，客厅里就剩下他和利丰两个人。利丰这时才正对着他看过来，脸上带着孩子般纯洁的笑容。顺强似乎不敢跟利丰的目光直视，正好饭好的差不多了，他连忙进了厨房。他深吸了两口气，想要稳住自己的心神，可是不行，心头总安定不下来，切菜都差点切到手指。偏这时候儿子在浴室里叫：“爸，给我拿条浴巾来！”顺强连忙把手擦干净，拿了条干净浴巾，儿子把浴室门打开一条缝，虽然只有很小的空间，但是顺强还是一眼看见了儿子湿漉漉的头发、青春勃发的胸膛和结实小腹上那黑油油的毛丛……他的下身立即有了反应，但是强烈的羞耻感让他竭力控制自己的勃起。转过身来，忽然碰上利丰似笑非笑的目光，顺强一惊，心里的秘密似乎被这魔一样的少年看穿了。他连忙控制住心神，话也不敢说，继续做饭。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利丰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厨房，站到了他身后。顺强老实了一辈子，从来没面对过这样的场面，连头都不敢转过来。利丰的手摸住顺强的屁股，在工人结实浑圆的臀部上轻轻揉捏着：“许叔叔，原来你是文宏的爸爸。”顺强就害怕这个场面出现，但是又不怎么该怎么办，只能笨拙地挣了一下身子：“别……别这样，文宏……就要出来了。”利丰在身后轻轻笑了：“好吧，叔叔，我保证不说出来，不过叔叔得听我的，要不然……”这时浴室的门开了，文宏就穿着一条小裤头就出来了，这时顺强才发现，儿子已经发育成一个成熟的男人模样了。两人连忙分开，利丰笑嘻嘻地说：“正好你洗完了，饭也好了，我来盛饭。”顺强松了一口气，但是看到利丰天真无邪的笑容，好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又觉得这个男孩真有点不可思议。晚饭时就文宏跟利丰有说说笑，顺强听出儿子跟利丰不仅是班上最好的朋友，还都是篮球队的队员。吃着吃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碰了顺强的裆部一下，虽然很轻，但是煤矿工人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他低下眼皮，看见从对面伸过来一只脚。煤矿工人顿时全身发热，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儿子，文宏根本没察觉。这时那只脚又碰了一下，接着就是整个脚掌侵过来，压在了在工人的鸡巴上。顺强脸上发烧心在跳，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只脚一下一下地压着男人的成熟鸡巴，那里很快就硬得如同铁棒一。顺强都不知道自己那碗饭是怎么吃完的，却又不敢站起来，因为裆部已经顶得跟火山一样了。“叔叔，我帮你盛饭。”利丰终于把脚缩了回去，还给了煤矿工人一个台阶下。吃完饭儿子就跟利丰进了里屋做功课去了，顺强收拾好碗筷后听见儿子房间里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心里开始有些抓毛。他偷偷从窗外往屋里看，发现儿子和利丰正紧紧靠在一起，正有说有笑。他心里咯噔一下：“他们俩该不会……”这个想法让他有些害怕，但是却又制止不了。到了晚上9点多，利丰从房里出来，对顺强说：“叔叔我走了。”顺强点点头，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好的，下次再来玩。”利丰跟文宏又说了一声，然后离开。跟顺强擦肩而过的时候轻轻留下一句：“把门留着，我马上回来。”煤矿工人一愣，碰上利丰强悍的目光，却什么都不敢说。利丰一走，文宏也准备睡觉了。20分钟后，儿子屋里的灯熄了。又过了两分钟，房门又轻轻响了两下，只有心神不定的顺强能听见。他本来不想开门，可是却又鬼使神差地朝门口走去，还拉来了插销。果然是利丰。他不由分说地抓住顺强的手，把男人拉进了卧室。顺强的卧室跟儿子的房间隔着客厅和走廊，利丰一进门就把锁带上了。煤矿工人有点心虚地说：“利丰，这么晚你也该回家了。”利丰却把这个成熟健壮的男人一把压在墙边：“叔叔，我还有重要的事没做，怎么能回家呢。”说着在顺强嘴上重重吻了一下，顺强挣扎着：“……利丰，文宏还在……不要……”但是这些对利丰这个进攻中的少年都没什么用，他笑嘻嘻地说：“不想让文宏听见，叔叔您就别发出声音，再爽您都得忍住。”顺强被少年那热热的呼吸刺激得脑子一晕，本来一条精壮的汉子瞬间就没了反抗的力气。利丰的手伸进顺强的衣服里面，在工人发达的胸膛上抚摩着：“许叔叔，没想到你是文宏的爸爸……叔叔，想我了没有……”一提儿子，顺强又羞又愧，但是浑身软绵绵的。利丰的手摸到那里，他的身体就涌起一股股热力。利丰的手最后解开他的皮带，钻进了男人的内裤，那根大鸡巴早就硬邦邦的了。利丰把顺强翻了个身，让他背朝着自己，身子贴在墙上，裤子滑到了膝盖以下，成熟男人结实健壮的下身完全赤裸在17岁的少年面前。利丰的手指头又顺着男人结实的大腿摸到了黑毛丛生的腿缝处。“啊……”顺强让利丰摆弄得无法自拔，也发出了压抑的呻吟。利丰的手在他屁眼处又摸又划，让他肛门深处不断产生对侵入的渴望。抚摩了一会儿后，利丰忽然把手伸进顺强嘴边：“舔！”煤矿工人只得张开嘴，用自己的舌头轻轻舔少年的手。然后利丰就把湿漉漉的手指头放到顺强的肛门处，用成熟男人自己的口水润滑他的肛门。这让顺强觉得非常刺激，鸡巴更硬了润滑了片刻，利丰嫌口水不够，又把手伸进男人的口中，顺强这次更用力地舔着对方的手指头，同时还闻到了来自自己肛门处男人野性的气息。然后利丰把手指头插进了工人的肛门，把湿漉漉的口水仔细地涂抹在屁眼里外。顺强被弄得心里跟猫抓一样，屁眼处又热又痒，难受极了。折腾了半天，利丰终于觉得时候到了，顺强只觉一根热热的硬物顶上了自己的肛门处，微一用力就插了进来，男人“啊……”地叫了一声，被插得充满欢愉和满足。利丰就这样干着撑在墙上的同学父亲，粗大的鸡巴在顺强身体里进进出出，好不痛快。顺强被干得又酥又爽，自己的大鸡巴硬邦邦地随着利丰的抽插上下跳动。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来。偏这时候忽然听利丰说：“许叔叔，想让文宏干你么……”顺强想到儿子在旁边屋里睡觉，自己却在这里被他同学强奸，心里一颤：“不要……不能让……他知道……啊……”利丰的鸡巴这时忽然拔了出来：“真的不让么……”顺强只觉得身体最热辣处忽然停止了波动，心里又急又痒，知道利丰在逼自己就范，而一想起跟儿子乱伦，他心头居然涌起一股颤栗般的快感！但是他还是说：“利丰，你怎么干我都可以，但是不要让文宏……”利丰没等他说完就把鸡巴又捅进他的肛门，突如其来的充实感又让顺强呻吟起来。“真的不想么，许叔叔？”利丰淫笑着，手抓住顺强的睾丸，突然狠狠一捏。"啊……”顺强疼得差点背过气去。“说，让不让文宏干你！？”顺强哀求道：“你不要这样……求你……”利丰笑嘻嘻地说：“那我就把我们俩的事情告诉他，还要告诉我爸！”煤矿人一听被吓得头皮发凉，让……只要他愿意……我就让他干……”——经过这么多次的奸淫，这个开始还有些腼腆的男人，终于没了最后一丝羞耻。利丰见这个成熟的男人居然被自己逼迫得同意跟儿子乱伦，心头觉得非常刺激，控制不住的冲动让他顿时射在顺强的屁眼里。而男人只觉得屁眼里又湿又热，啊啊地叫了两声后，精液也喷了出来，落在墙上。“爸……”顺强睁开眼睛，儿子正站在门口，直愣愣地看着自己。他这时才反应过来，自己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被子只盖在肚子上，黑油油的阴毛和粗大的鸡巴都暴露在外面——昨天被利丰连干了三次，干到他自己都忍不住射了，最后连澡都没洗就累得睡了，没想到会被早起的儿子看到自己一丝不挂的场面。他连忙拉下被子，盖住自己下身，心里忽然跳得厉害。“爸，昨天的家庭调查表你签字了没，我得带到学校去了。”儿子就是脸色有点红，神态倒还正常。顺强放下心来，把东西拿给儿子，然后赶快把扔在一边的内裤穿上。裤子穿上后，顺强立即就恢复了父亲的尊严，刚要说什么，忽然看见地板上有一大堆用过后揉成一团团的卫生纸——那是昨天晚上利丰干他时用过的东西，还沾着两人的精液。文宏也看见了，但是没说什么，又出去了。男人这才松了口气，连忙把房间里收拾干净。星期五下午下班，顺强忽然接到源正的电话：“师父，你晚上来我这一趟吧。”顺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老婆离开他这段时间，这个中年男人对自己卖淫的事实已经习以为常，而且越来越沉迷于那种肉体被侵犯所带来的欢愉，尽管他表面还是非常的拘谨。洗完澡后，煤矿工人来到了源正的饭店。他来的次数多了，连服务员都习惯地叫了他“许师傅”，交给他一张门卡，让他自己去源正办公室。他敲敲门，里面传来源正的声音：“进来！”他用门卡打开了门，发现源正不在客厅，里屋却有些奇怪的响动。顺强推开门，屋里的大床上一个赤裸的男人正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下身正在不断地耸动，从背影看，正是源正。顺强虽然早已习惯了被人操，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一时觉得脸红心跳，刚要退出，源正扭过头，一脸淫笑地说：“师傅，别走啊，一起来玩玩，你看你这兄弟被干得有多爽。”顺强仔细一看，源正身下一丝不挂的男人正是自己的副队长殷维强——此刻的副队长双腿被源正撇得大开，所有男人隐秘的地方全都暴露在外，黑红的肛门正被源正的鸡巴狠狠地插着。见到队长进来，殷维强羞臊地抓起枕巾遮住自己的脸，大叫：“不要看啊！”那边源正却似乎对这种情景非常享受，他打开殷维强的手，把副队长强健的胳膊按在两边，一边去舔矿工浓密的腋毛，一边淫笑着说：“刚刚还老公、老公地浪叫，怎么现在这么捏逼装紧了。”殷维强被他舔得再度呻吟起来。顺强在那边看呆了，鸡巴已经硬邦邦的了。源正回头看了一眼，说：“师傅，站着干什么，还不脱衣服！”顺强啊了一声，他还没有搞过三人呢。但是他也不敢违抗源正的话，开始一件件地脱衣服。那边殷维强已经换了个姿势，源正让他张开双腿坐在了自己的鸡巴上，副队长的肛门已经被操得松软了许多，因此“扑哧”一声就把源正粗大的阳具吞了进去。顺强把内裤脱下来后，也爬上床去。源正抓着他的鸡巴，用力地掳动着，顺强第一次有多人经历，一时兴奋莫名。过了几分钟，源正让殷维强躺下来，叉开大腿，把已经被润滑液滋润得黑红的肛门暴露出来。“师傅，你也来爽一把吧。”顺强和殷维强都吃了一惊。顺强没想到自己被干了那么多次后，也会有机会干男人，而且还是健壮结实一身爷们味的殷维强。副队长被源正干是为了挣钱，却没想到会被别人碰，当下反对：“不成，说好了只有你碰我的……”话还没说完，源正一巴掌已经扇在了他脸上：“就凭你还想我专用？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少废话！”说着把殷维强脚踝往矿工上半身压过去，冲顺强说：“师傅，来啊，你也尝尝操男人的滋味。”殷维强一想到钱，只得忍气吞声。顺强的鸡巴硬邦邦地凑到他屁眼处，“嘿”地一声，就插了进去。殷维强“啊”地呻吟了起来，顺强的鸡巴比源正的还大，让他有种被充满的感觉。顺强只觉得鸡巴被夹得又热又紧，是操老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尝到甜头，立即开始用力抽插起来，殷维强被插得啊啊直叫。顺强没想到平常那么粗犷的殷维强，被操的时候居然叫得跟女人一样，征服男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分外舒服。源正看两人干得火热，一时按捺不住，居然掏了一把KY就涂在了顺强屁眼上。顺强正操得兴起，肛门忽然一疼，源正的鸡巴直直地捅了进来。他啊地叫了一声，停了下来。“师傅，这叫三人行，你们要想挣多点钱，就得多学点花样。”源正抱着顺强的腰，开始进出起来。顺强被他插了片刻后，适应了一些，鸡巴又恢复了硬度，顿时发现了这样做有种特殊的刺激，又开始对着殷维强的肛门轰炸……激情过去后，三个男人喘息着瘫在床上。“怎么样，今天搞得爽么？”源正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顺强脸皮薄，虽然第一次操男人的感觉的确与众不同，但却仍是红着脸不说话。那边殷维强却抬起头：“没……没想到被男人干，居然也能射精！”他老婆刚生了孩子，根本没有性欲，自从那天“体检”时被源正得手后，他被压抑了很久的欲望一下都被释放出来，几乎被天都被源正操个一两次，他也渐渐喜欢上了跟男人做这种事情，拿钱的时候也越来越觉得心安理得了，这点他跟顺强完全是两种人。源正哈哈一笑，冲殷维强点点头：“来，过来把我身上的东西舔干净……”他的阴毛上满是精液和KY的残留，还有顺强屁眼里的分泌物。副队长看了看，有点犹豫。源正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舔了就是你的。”殷维强一见，马上把屁股撅得高高的，低头就去舔源正肚子上残留的精液。源正一边笑，一边对顺强说：“师傅，你去舔他屁眼。”顺强一愣，就要拒绝。源正似笑非笑地说：“师傅，也不知你假纯洁到什么时候，你那逼都不知道被老子操过多少回了，现在你也操过别人的逼了，还他妈这么装紧，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顺强一想，也是，再看殷维强，为了那五十元钞票撅着屁股什么都干的情景，真是个天生的贱种，可这世界不就这样么，越贱反而越有钱，活得越舒服，这么一想，顺强把残留不多的自尊彻底抛弃，也开始去舔副队长的屁眼。那黑红的肛门中，不仅有刚刚自己留下来的精液，还有殷维强的分泌物，散发着强烈的男人体息。他也顾不上那么多，用自己的舌头尽情接触那红嫩的肛门，殷维强被他舔得顿时啊啊地叫了起来。三人又干了一把，完事后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源正对两个强壮男人的表现十分满意，拿出四张大钞：“没想到师傅还能叫的那么浪，恩，不错不错，这才像卖逼的。”殷维强忙问：“陈老板，那我……我怎么样？”源正淫笑着在副队长厚实的屁股上捏了一把：“你在床上够贱，下次让你接客怎么样？”副队长嘿嘿地笑了：“反正这活又舒服又能挣钱，陈老板你随时叫我。”随后顺强跟殷维强一路回家。副队长一边摸着兜里崭新的两张大钞，一边啧啧回味刚才的滋味：“队长，你说这陈老板怎么这么有钱？”顺强没说话，他听说源正前不久把煤矿集团最大的宾馆承包下来了，那宾馆开业几年，一直在亏损，但就算这样，承包也得花不少钱，源正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到了副队长家楼下，殷维强笑着说：“队长，什么时候让俺也爽一把啊？”顺强一愣，副队长说：“今天被你跟源正操了三次，嘿嘿，俺也想尝尝操男人的滋味……”顺强想想，殷维强好好一条汉子，被自己拖下水，自己心里多少有些歉意，便点点头：“你也知道，刚刚……刚刚弄你是源正的意思，你找个合适时候弄回来好了，我随你。”殷维强嘿嘿一笑：“俺可没怪你的意思，说实话，要不是队长你帮忙，俺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呢。说起来怪，头一次还有点不习惯，后来就越来越舒服，啧啧。”说完就告别上楼。顺强打开家门，装作跟平常一样进了屋子，发现客厅的灯都没开，屋子里有股奇怪的药味。都这么晚了，文宏应该早就睡了才是。他看看文宏的房间，玻璃上透着些微的灯光。他叫了一声：“文宏。”里面儿子答应了一声，声音很弱，跟平常生龙活虎的样子不大一样。顺强推开房门，发现文宏正半躺在床上，左脚踝处裹着厚厚的绷带，浓厚的药味就是从他脚上散发出来的。煤矿工人吓了一跳：“你的脚怎么了？！”文宏面带痛楚地说：“今天晚上放学后打球，一个不小心把脚扭伤了。”父亲心疼地说：“怎么那么不注意，严重吗？”文宏摇头：“利丰带我去医院看过了，医生说是韧带受伤，需要休息，好在没伤到骨头。”听到利丰的名字，煤矿工人心里一荡，同时想起儿子受伤需要照顾的时候，自己正撅着屁股舔殷维强的鸡巴，心里又有几分惭愧。再看文宏，脸色有点尴尬地看着自己，做父亲的以为儿子想喝水，就去拿了个杯子倒了些水，哪知文宏脸红红地说：“爸爸，我想上厕所。”本来一个龙精虎猛的小伙子，突然之间伤了脚走不了路，甚至连厕所都上不了，可不觉得难堪么。顺强连忙把儿子扶起来，把他的胳膊架在自己脖子上，另一只手揽着文宏的腰。文宏一只脚用力，挪了几步后，忽然哈地笑起来。顺强看着他：“怎么，又痛了？”文宏摇头：“不是，是爸爸你的手抱着我的腰，有点痒啊。”这时煤矿工人才感觉到儿子说话时候的热气，在自己耳边感觉得分外清晰，儿子的腰身揽在手里，也给人非常结实的感觉，就像刚刚搂着殷维强的腰时的感觉……这么一想，顺强脑子嗡地一下热了起来，一股电流从上到下而过，鸡巴立即有了感觉。文宏却丝毫没察觉父亲的异样，以前父亲跟他很亲昵，他也经常跟父亲搂抱着笑闹，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很和蔼的随他闹，可是最近一段时间父子俩好象很少有这种时候了，大概是父亲太忙的缘故。现在那种距离感又没有了，他搭在父亲脖子上的手用力地搂住了煤矿工人肌肉发达的肩头，半个身子贴在了顺强身上。在文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父子之情正常流露，但是对顺强来说却只感觉到只有青春少年才有的躯体和气息让自己的心咚咚直跳——在以前他当然不会这样，但是现在，在源正的调教下，就算是自己儿子，也能让他心摇神荡，产生淫念。好不容易把儿子扶到卫生间，顺强本想退出去，但那样文宏只能一只脚站着小便，比较危险，他只能站在儿子旁边，扶着他的腰让他保持平衡。文宏飞快地解开裤带，拉下裤子，噼啪的水声响起。儿子长出了一口气：“真把我憋坏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顺强本来眼睛在看别的地方，实在忍不住，偷偷朝儿子身上瞟过去。文宏运动裤拉到了大腿上，结实的小腹上一片浓黑的阴毛已经非常浓密，一根16厘米长4厘米粗已经发育得十分饱满的鸡巴正向外喷射着尿液。可能是尿憋久了的缘故，儿子的鸡巴已经有些勃起了，大大的龟头闪着亮晶晶的光泽，让煤矿工人看得有些发呆。虽然儿子的鸡巴现在还没他的大，但是儿子还不到17岁，以后肯定小不了。文宏发现父亲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下身看，脸悄悄地红了，却没有回避的意思，还把身子朝父亲怀里靠了靠。这一刻，说短又长。尿完了。文宏提着自己的鸡巴甩了甩，有些意犹未尽地提上裤子。顺强如梦初醒，脸红到了耳根，生怕儿子发现自己心里的龌龊想法，连忙把文宏扶出卫生间。文宏靠在床上，因为行动不便，连喝水都得父亲倒。他想了想，说：“爸，要不这几天跟你睡吧，这样晚上起夜也方便。”顺强一听，心里砰砰直跳，外表却什么都看不出来：“好吧，省得你每尿一次都得大声叫我，呵呵。”顺强夫妻卧室里的床很大，文宏睡在里面，这样他的伤脚不会被碰到。文宏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裤，躺了下去。顺强这时才想起自己晚上跟源正他们折腾过后还没有洗澡，就走进卫生间，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不一会，屁眼就“噗”的一响，一股热流从肛门里喷出，他低头看看，马桶里漂着一些白色的东西，都是源正射在他肛门里的精液。洗刷完，顺强回到卧室，脱下衣服。与文宏相比，顺强的身体就是另外一番风味了，文宏像小牛犊般结实，皮肤光滑，而顺强却完全是成熟男人的精壮，稳重剽悍。顺强脱到只剩内裤，从穿衣镜中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健壮结实，宽肩窄腰，可能是被操得多了，屁股非常翘，裤裆里还有一大砣，全身上下一点多余的赘肉都没有，难怪源正会对他如此着迷，以前他从来没觉察，现在有了跟男人操的经验，矿工发现原来男人的裸体是如此具有诱惑力。矿工没发现，当他脱了衣服正在对着镜子自顾时，身后一双年轻的眼睛也在胆怯却又热烈地窥视着那泛着男人成熟光泽的肉体。第二天一大早，顺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辰冠打来的：“顺强，对不住，今天有领导来矿上视察，你赶紧叫几个弟兄一起来接待一下。”顺强说：“今天不是星期六么？”矿长说：“这领导来视察还管下面是不是休息啊，我也没办法，这还不是一般的领导，是咱煤矿集团的一把手，明年奖金工资还得盼他给咱涨点呢。”顺强没办法，只得跟文宏说自己要加班。儿子很懂事：“爸爸你去吧，我自己做功课，没准利丰还要来陪我。”顺强心里一咯噔，想跟儿子叮嘱两句，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好作罢。上午十点钟，领导还在临近的三矿视察，五矿的副矿长老刘、“先进工作集体”五矿矿井一队队长顺强、副队长殷维强已经穿好工作服等在了矿井口。殷维强对没有睡成懒觉有些不满：“你说领导视察就视察呗，干吗要下井啊，这不没事找事么。”副矿长说：“这嘉铭可跟那些草包领导不一样，他刚来集团一年，已经把前些年的亏损降了大半，这可是个能人。”正说着，几辆小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七八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矿上负责陪同工作的矿长辰冠，正对旁边一个四十左右的领导一脸堆笑地说着什么，应该就是煤矿集团的嘉铭经理了。一行人走到矿井口，老刘、顺强连忙迎上去跟领导握手，辰冠在旁边一个个地介绍。介绍到顺强时，本来微笑着的嘉铭脸上忽然掠过一丝惊讶，但转瞬即逝：“你就是顺强啊，听你们矿长夸了你不少次，希望你继续努力。”他一开口说话，顺强就觉得声音有些耳熟，再看嘉铭的面孔，浓眉大眼，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也没多想，这次嘉铭来矿上视察，专门提出要下井看看，而顺强、殷维强的任务就是陪同领导下井。以往矿工下井挖煤或者运煤，都会弄得一身漆黑，这次当然不会让领导也跟着脏，所以也就准备到几个通风、照明比较好的坑道中看看工人们日常作业的环境和条件。矿长辰冠和殷维强先坐升降机下去，顺强则跟嘉铭第二批下井。l第一拨人先下去后，升降间只有顺强跟嘉铭两个人了。嘉铭忽然问顺强：“现在矿上的效益是不是不好？”这个问题让顺强觉得很难回答，只能恩恩地敷衍过去。嘉铭又说：“放心，以后不会让你挣不到钱的。”顺强觉得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再看嘉铭，正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那张似曾相识的脸顿时出现在脑海里，矿工心跳一停，大吃一惊：“啊，是……是你！”——原来这嘉铭正是几个月前源正暗地安排自己接过的第一个嫖客，那个另外给了他200块小费的中年男人——当时两人是赤条条相见，如今嘉铭穿得衣冠楚楚，加上领导的派头，顺强竟然一时没认出来！顺强顿时慌了，本来他对卖淫这件事已经完全接受了，但那是在没有身边人知道的情况下，殷维强虽然熟悉内情，却也被拖下了水，现在突然面对一个曾经嫖过自己的男人，而且还是自己领导的领导，万一，万一事情败露，不仅他男人的脸面自会荡然无存，没准连工作都保不住。这么一想，顺强额头上立马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嘉铭，我……我那是……”他想解释，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这时候升降机到了，嘉铭先走了进去，顺强满怀忐忑地跟上。之后的视察和会谈，嘉铭都是若无其事，而顺强却如坐针毡，都不知道这几个小时是怎么过去的。视察结束后，矿长辰冠在一家高档酒楼开了个房间，为嘉铭一行人接风。辰冠见嘉铭对顺强似乎很感兴趣的样子，便让队长也一起去。顺强下意识地推辞，却见嘉铭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瞟了他一眼，也不敢再推脱。那顿饭顺强没吃出什么味道，嘉铭却兴致很高，连干几杯，陪同的人见状，也很高兴。吃饱喝足后，已经中午12点多了，嘉铭就提出要回酒店。辰冠忙说，安排了领导桑拿放松一下，这一路实在辛苦。嘉铭连忙摆手：“那不合适，我可不需要那种放松。”说完就往外走。辰冠一愣，啧啧感叹道：“就是不一样，瞧人家这作风。”一行人又乘车到了煤矿名下的四星级酒店门口，嘉铭下车后，辰冠从车里拎出一大包土特产：“这是我个人的心意，嘉铭千万别嫌弃。”这次嘉铭没有再推辞，说：“你们先回去吧，东西让许队长帮我拿上去就好了。”说完后就径自朝电梯走去。顺强还没回过神来，矿长把东西塞在他手里：“难得认识一下领导，还不快去。”顺强只得硬着头皮，跟在嘉铭身后上了电梯，到了16层一个豪华套间。顺强把东西刚放在桌子上，就听身后“喀哒”一声，门被锁上了。“许队长，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嘉铭说话的声音忽然没有了刚才的严肃，轻松起来，可是这份轻松不知怎么竟会让顺强觉得有点害怕。“徐，嘉铭，对不起，我，我当时不知道是你……”顺强结结巴巴，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嘉铭笑着说：“要当时知道是我，你就不让我嫖了么？”他看着高大成熟的顺强在自己面前胆怯的样子，心底慢慢涌起兴奋的感觉，“啧啧，先进集体的带头人，居然背地里卖淫，这事真是稀罕啊！”要是源正，肯定会回一句，煤矿集团老总都能嫖娼，我为什么不能卖淫。但顺强不是源正，被他这么一说，却一时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嘉铭坐进沙发：“那天只顾着弄你后面，还不知道你口活怎么样呢？”说完似笑非笑地看着队长。顺强为了不让事情败露，只得俯下身子。嘉铭面色一变：“跪下！”顺强想到自己的脸面和工作，双腿一软，就跪在了嘉铭面前。嘉铭走到顺强身后，手环过去，将矿工的皮带解开，把他的长裤内裤一股脑地扒到了膝盖，让这个高大的男人光着屁股跪在了地上。顺强羞臊万分，用手遮着阴部。嘉铭哈哈大笑，拉开裤子拉链，把自己已经勃起的鸡巴掏出来：“来，再给我服务一把！”顺强只得把嘉铭那硬邦邦的鸡巴含在嘴里，用舌头轻轻去舔那龟头。嘉铭舒服地叫起来：“真不亏是先进队长，你舔男人鸡巴的活也干得不错！”顺强从来没有被这么羞辱过，以前虽然被男人操，但总归还算平等，现在自己光着屁股给上司口交，哪儿来平等可言，更可怕的是，在嘉铭面前受辱的他却发现自己原本绵软着的鸡巴，竟然渐渐抬起了头。嘉铭一看：“你小子的鸡巴真够大的。”说着穿着皮鞋的脚就去扒拉矿工的鸡巴，那种肉体和皮革接触的冰冷感觉让矿工彻底勃起了。嘉铭看着矿工16厘米长的粗大鸡巴，兴致更高了，把鸡巴从矿工嘴里解放出来，把矿工往地上一按，扒开顺强两瓣结实健壮的屁股，露出肛毛中黑红的穴，从口中弄了些唾沫就往那屁眼中涂去。“不要啊，嘉铭，我……我还要回家照顾儿子呢……”顺强意识到嘉铭又要操自己，想拿儿子当挡箭牌，但欲火上身的总经理怎么听得进去，那根已经被舔得湿漉漉的鸡巴直直地朝顺强柔软的肛门插去。下午快两点，浑身酸痛的顺强才推开家门，儿子还饿着肚子躺在床上，嘴撅得老高，一见他回来就把脸别过去。矿工心里有愧，又心疼又愧疚，连忙去哄文宏。好半天儿子才看他一眼：“好了，我知道爸爸要陪领导，你忙，利丰也没来，一上午难过死了，呵呵，我好饿！”顺强连忙钻进厨房把饭做好，端到儿子面前。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心里才渐渐轻松起来。收拾完碗筷后，他正准备把内裤换下来，中午嘉铭又没用套，他说喜欢直接插入的感觉，矿工不愿意，却也只有顺从，因为惦记儿子，屁股来不及洗就回来了，现在身体里那股男人的精液已经慢慢流出了屁眼，他已经感觉到那种湿黏了。他刚要出去，儿子忽然叫了他一声：“爸。”他回头一看，文宏却没继续说，神情有些扭捏。“怎么了？”顺强问。文宏脸红红地说：“爸，我想洗澡……”一刹那，顺强听见自己的心在砰砰直跳。儿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昨天脚伤了就没洗，今天再不洗都臭了。”说着还调皮地抬起胳膊，闻了闻自己腋下。顺强定了定心神，表面上很平静地说：“好吧，爸爸扶你进去。”顺强给儿子找出一套干净内衣内裤，就去扶儿子起床。文宏很自然地就把半个身子靠了过来，顺强这才发现儿子上身虽然穿了一件跨栏背心，下身却只有一条白色内裤，里面大大的一砣。他像昨天那样，伸出一只胳膊抱着儿子的腰，那种肌肤相亲带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刺激和快感，让矿工的鸡巴也开始悄悄膨胀。进了卫生间，顺强找了个小板凳放在淋浴头下，让儿子坐下。文宏脱掉背心，由于经常运动，他的身体远比一般十六七岁的少年健壮，粗壮的胳膊，饱满的胸膛，结实的腰腹，只有两粒粉红色的小乳头让人窥见他的年轻——换成顺强这样已经人事的成熟男人，乳头已是暗红色另外一番光景了。顺强把水温调好，回头看见儿子已经脱下内裤，赤条条地坐在凳子上，他又看见了儿子那根年轻勃发的鸡巴吊在小腹下。“好了，你洗吧。”他放下淋浴头，就要退出卫生间。儿子却说：“爸，我坐在这里，也站不起来，好多地方都洗不着。”顺强一想，也是，儿子脚踝还肿着不能着力，这样还真不好洗。“要不爸爸帮你洗？”他的语音听上去很平常，只有他自己能察觉出其中的期盼。儿子求之不得：“好啊，爸爸别嫌我身上脏啊。”顺强脸上浮现出任何一个父亲都会有的慈爱笑容：“当初你一点点大，还不是爸给你洗澡的，嘿嘿。”说着他关上卫生间的门，打开喷头，热水哗哗地冲到儿子头上。文宏被水冲得惬意地闭上了眼睛，光滑的肌肤在水的滋润下立即有了种别样的质感，显得格外诱人。顺强此刻也忘记了心底那些不可告人的念头，甚至已经有些享受这种父子亲密无间的温情了，直到听见儿子说：“爸爸，要不你也把衣服脱了吧。”——这话让矿工的心陡然一荡，他以为让儿子看出了些什么，一时有些心慌意乱，却发现文宏正看着自己，他低头一看，原来飞溅的水花不断落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长裤和衬衣都弄湿了。顺强暗松一口气，脑子里停顿了两秒钟，把喷头递给儿子，自己走到门口，把衬衣和长裤都脱了放好，成熟的胴体显露出来，浑身上下就穿着一条白色三角内裤，重新回到热气腾腾的卫生间。文宏看着父亲几乎全裸的健壮身体，心里一荡，在热水冲刷下，他本来绵软的鸡巴开始有了硬度，抬起了半个头。顺强手里拿着块搓澡布，正给儿子搓肩膀上的污垢，文宏感觉到肩膀上一轻一重的摩擦，舒服地叫起来：“爸爸，真舒服啊，好久没人帮我搓澡了！”矿工呵呵一笑，手上加了一把劲，身体随着用力开始轻轻摇晃起来。这一晃不要紧，顺强的内裤就距离坐在板凳上的儿子五厘米远，那涨鼓鼓的一大砣东西也动了起来，一股男人气息从水雾中弥漫开来，文宏的脸腾地就红了。搓完肩和背，文宏的皮肤已经开始由白变红。这时忽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顺强本不想接，但是那电话响个不停，他只得停下手，让文宏自己搓前胸和腿，自己擦擦身上的水就出去接电话。"是我，辰冠。”是矿长的声音，“刚刚嘉铭来电话，说你跟他聊得很开心，呵呵，真有你的。”顺强想起嘉铭中午连干自己两次的情景，肛门就隐隐作痛。他刚想敷衍两句，就听那边矿长说：“嘉铭说，晚饭也让你一起去，大家热闹热闹。”矿工当然知道嘉铭想干什么，连忙推辞：“文宏脚伤了，我得在家照顾他。”矿长没想到他会拒绝：“啊，我都答应嘉铭了，你怎么都得去，一定要去啊！”说完他挂了电话。顺强小声骂了句娘，放下电话朝卫生间走去。正在换拖鞋的当儿，他抬头看了里面一眼，顿时浑身燥热——热气腾腾的卫生间里，文宏背对着门口，因为一只脚使不上力，他左胳膊压在马桶上，把身子撑高离开了板凳，右手拿着香皂，正在往自己的屁股上抹着；水汽很快让少年身上起了白色的泡沫，他放下香皂，右手开始仔细搓洗起自己的屁股，先是两瓣结实的臀，然后手指再往里探，把泡沫抹上了那稚嫩的穴……顺强正站在门口，儿子的这番动作他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那结实的臀部中间，那个黑红的小穴更是若隐若现，这可是他从来没想到的场面，却真实地摆在眼前。儿子的手仔细地搓洗着男孩身上最隐秘的部位，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动作都被父亲看在眼里。顺强的喉头上下蠕动着，也不敢进去，反而退到了门背后，偷偷窥探。直到儿子拿喷头把屁股清洗干净了，他才假装刚接完电话，走了进去。“爸，帮我把内裤拿过来。”文宏用一只脚站起来，另一条受了伤的腿轻轻点地，用毛巾擦着身上的水珠，可能是已经习惯了与父亲的赤裸相对，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十六厘米长、四厘米的鸡巴展示出来，还抓着甩了甩水珠，那种青春年少的样子让矿工不得不掩饰自己下身已经支起的帐篷。儿子穿好衣服后，顺强把他扶到床上，然后开始自己洗澡。清洗肛门的时候，他忍不住往里掏了掏，黑红的穴有点刺痛，顺强闷哼一声，再一用力，肚子咕咕叫了两声，突然扑哧一声，一股憋了半天的黏液喷了出来，都是嘉铭刚刚留在他身体里的东西。到了晚上，文宏已经吃过了晚饭在做功课，而顺强却有些定不下心来。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去见嘉铭，他当然知道这一去会碰上什么，但是不去的后果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万一嘉铭跟矿长暗示些什么，自己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顺强虽然性格有点面，却不是个傻瓜，他考虑来考虑去，在时钟敲响九点，还是决定再去见嘉铭。操，不就是再被弄么，顺强想，反正老子也已经被弄了不只一次了，源正就不用说了，连利丰那个小孩子都干了他两次，再去见见嘉铭也没什么大不了，他是集团总经理，没准还能给自己更多好处呢。这么一想，顺强心里好受多了。“笃笃。”半小时后，清洗干净的矿工敲响了嘉铭酒店的房门。里面有悉悉簌簌的动静，两分钟后，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穿着睡衣出来，正是嘉铭。“嘉铭，听说你叫我。”矿工有些腼腆地笑笑。嘉铭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哦，是，我的确叫过你。”他并没有把矿工往房间里让，神情有些不自然地说，“我，我没想到你会来。”这话让顺强觉得有些不对，他轻轻探了半个身子进去，看见屋里很乱，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上身光着，下身盖着被子，目光正好朝门口看来——这男人，是他的副队长殷维强。酒店房间里，三个男人的目光相互撞击，各有内容，各有尴尬，一时僵在那里。“要不，你也来玩玩？”嘉铭试探着想打破僵局。顺强看了他一眼，这个相貌堂堂的中年男人现在哪儿还有一点煤矿集团老总的样子，跟以前那些在酒店里寻欢作乐的家伙实在没什么两样。顺强还没说话，那边殷维强的脸已经拉了下来，床“吱——”地一响，副队长把身子扭向了另一边。副队长这么一动，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原本就薄的被单露了一个角，露出了里面成熟男人饱满的臀部和赤裸的长腿。顺强一眼看见，知道殷维强已经被嘉铭扒光干过了，否则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应。他冲嘉铭摇摇头：“算了，我先走了，不好意思打搅您。”说完转身就走，还把房间的门“砰”地带上了。出了酒店，顺强在街上走着，心里突然有点不舒服，殷维强如何发觉了嘉铭的特殊嗜好然后投怀送抱他并不在意，让他觉得不舒服的是，自己竟然有种被遗弃、别撇在一边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让他有些接受不了。“许师傅。”有人在叫他。他回过神，发现自己漫无目的地走，却不知不觉地又走到了源正的饭店门口。叫他的是个女服务员，以为他是来找源正的：“您来了，张总刚到。”顺强一想，去打个招呼也好。他走上源正的办公室，推门进去，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源正正对着镜子整理领带。听见门响，源正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是他，又扭过头把领带系好：“师傅，你怎么来了？”顺强被他这么一问，有点窘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我就想跟你打个招呼。”源正哦了一声，面无表情地说：“我事情很忙，以后我没打电话，你别自己跑来。”顺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偏源正这时又以略带嘲讽的口气说了一句：“这里是你卖逼的地方，师傅自己找来，是不是因为你的逼越来越痒越来越喜欢被男人操了呢，哈哈哈哈！”顺强一听这话，觉得又气又辱，他本来到源正这里来也没别的意思，却被他这么侮辱，心里憋屈了很久的一股火顿时蹿了上来，借着刚刚在嘉铭那里受的窝囊气，他腾地转过身子，冲源正吼道：“你说什么？！”然后把房门砰地关上。源正看见一向和善的顺强居然瞬间变得怒眉恶目，不由一愣：“你要干什么？”顺强冲上去，粗壮的胳膊一把抓住源正的领口，竟将他带得站立不稳：“我要干什么？！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要干什么？！”说着他把源正狠狠压在写字台上。源正开始拼命挣扎：“你疯了啊你……啊！”顺强甩手就是一耳光，把源正打得痛呼起来：“你他XX的以为老子真的那么贱啊，老子现在就让你知道谁最贱！”这一耳光不仅把源正打得晕头转向，还把顺强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憋在心里的郁闷感都发泄了出来：自己本来一顶天立地的男人，却因为源正的关系成了卖屁眼被人操的货，现在还要被他侮辱，他XX的，就算以后继续穷，也得出了这口气！顺强又是啪啪两耳光，源正脸颊红了一片。源正本来也颇为壮实，但是又怎么比得上天天靠力气吃饭的矿工，被暴怒的顺强打得晕头转向，不禁哀求道：“师……师傅，别……别打了……”顺强此刻已经气涌心头，哪儿还停得了手。他拉开源正领带，源正想阻止：“我……一下还要见人……”顺强气咻咻地说：“见人，老子现在就让你见不了人！”说着他抓住源正衬衣领口，用力一撕，“啪”，衬衣扣子被绷得四散开来，露出源正健壮的上身。“啊……师傅，你疯了，你……”源正使劲想摆脱，但顺强的力气让他根本摆脱不了分毫。矿工一只粗壮的胳膊压在源正胸膛上，另一只手把源正皮带解开，把原本笔挺的西裤一把拉下，源正挣扎中看到顺强暴怒的脸，突起的青筋，冒出的汗珠，横眉怒发，那种刚猛的男人形象完全就是自己记忆中十年前的师傅，不知怎么他的挣扎开始失去了力气。顺强一把扯下他内裤，把源正下身扒得一丝不挂，上身却还套着凌乱的衬衣和西装，把源正压在宽大的写字台上；矿工大手抓住那鸡巴和阴毛等敏感处，开始重重地揉捏。源正“哼”了一声，突然感觉到一种被胁迫的刺激，阴茎在顺强疯狂的进攻下很快勃起了。“你看你这样子，才他妈叫贱！”顺强恶狠狠地骂出了一句脏话。源正上身的西装早就被揉得不成样子，衬衣被撕开所有扣子敞开着，露出里面男人结实的胸膛和壮健的腰身，源正勃起的鸡巴被顺强肆意玩弄着，而两条腿也被顺强大大分开，男人的睾丸和黑红的肉穴暴露无遗。同志顺强被源正摆布了这么久，现在见他被自己收拾得如此狼狈，心里更是有种重未有过的兴奋，这个男人被自己蹂躏的感觉也让他体会到了摆布别人的冲动。他掏出自己早已硬邦邦的大鸡巴，在自己手上吐了口唾沫，掳了两下，对准源正屁眼一炮而入。“啊……”源正肛门被矿工的大鸡巴插入，脸上说不清是痛楚还是舒服的表情，身体颤抖着，停止了挣扎。顺强只觉得鸡巴被一个极其温暖和紧缩的所在包裹着，格外舒服，开始奋力地挺顶起来。“啊……”源正又叫起来，“师傅……啊……”他根本没想到被自己操了多次的顺强现在竟会在办公室里操自己，而且还让自己被操得如此狼狈，如此没有尊严。他想让顺强停下来，可是屁眼里那种又痛又涨的感觉却渐渐让他有了反应，本已绵软的鸡巴竟然在顺强的抽插下再度昂起了头。“妈的，被老子操硬了，你说，谁他妈才贱？！”顺强一边狠狠操着源正，一边去掳源正硬邦邦的鸡巴。源正咬着牙，结果顺强反手又是一耳光，源正啊地叫了一声，竟带上了哭腔：“师傅，我……我贱……再不敢乱说了……啊……你操得太猛了……轻点……”顺强恨恨地哼了一声，鸡巴开始更加深入地往源正身体里捅，一直插到了源正的前列腺。“啊啊啊——”源正再度叫起来，不过这次他却觉得身体里有种异样的快感在升起。顺强疯狂地抽插着，把这几个月被男人操的郁闷之气都发泄在源正身上，就是这小子让自己走上了这条无法回头的路，妈的！源正“嗷——”地大叫一声，身子一硬，鸡巴连续抽动，一股股白色浆液从马眼里喷出。顺强见一直高高在上的源正终于恢复了以前做小徒弟的本色，被自己操射了精，心里重新涌起了身为男人的征服感和快感。他把源正抱起来，让徒弟的屁眼仍跟自己鸡巴紧密结合着，两条粗壮的腿盘在自己腰上。因为已经射精，源正肛门处的感觉比开始更强烈，那种热辣的眩晕感让源正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搂出了顺强的脖子。源正整个身子都缠在了顺强身上，顺强抱着徒弟，鸡巴仍在疯狂地操着源正的穴，然后走到屋里的镜子面前：“看你这个贱像！被老子操得跟婊子一样！”源正呻吟着睁开眼睛，镜子里的自己，上身还穿着西装，下身却紧紧地贴在顺强鸡巴上，那根粗壮的大肉棒正在自己穴里疯狂进出。这番淫荡样子让他在无地自容之外，却也享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快感。顺强操得兴起，抱着源正的屁股走到窗台边，让源正的手抓出窗棂，把他上身拉起来，自己却朝后退了一步，让源正身体斜着，这样支撑徒弟身体的重心就全在他的肛门和自己鸡巴结合部了。源正没想到矿工竟会让自己摆出这么个姿势，自己既不想让师傅的鸡巴离开自己的穴，又不能送开抓住窗棂的手，只得双腿用力把顺强夹得更紧。顺强被夹得又热又爽，大鸡巴更加用力地进入，冲撞间源正就成了欲望海洋里的小船一样，忽上忽下，被矿工操得从高峰到低谷不断翻转。这时矿工的鸡巴猛抽几下，龟头突然顶到了源正身体最里面，“啊——”顺强大叫一声，精液一波波地全都射在徒弟的身体里。俩人从高潮的欲望之颠上慢慢退下来，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贴在一起。源正的手慢慢松开窗棂，抱住顺强的肩膀，顺强慢慢地弯下膝盖，和源正一起软倒在地毯上。矿工喘息闭上眼睛兀自在回味刚刚从没有过的爽快激情，这是他第一次在一个男人身上体会到占有的刺激和舒服，也是他第一次没有任何保留地和男人发生如此激烈的肉体关系，那种滋味竟然是他被男人操时从来没有过的……过了半晌，两具交缠着的肉体才开始了轻轻的动作。源正撑起身子，小心地把顺强的鸡巴从身体里脱出来，那根肉棒虽然已经绵软，却仍被精液和源正身体里的分泌物润泽得虎虎生威。源正站起来，走进了卫生间，顺强这才睁开眼睛。高潮完全退去，矿工心里才开始有了一丝忐忑：刚刚自己那么粗暴地对源正，打了他那么多个耳光，还把他操得那么狼狈，源正会怎么报复自己？不如，不如趁源正没出来，自己先离开，免得到时候两人都尴尬。顺强打定主意，连忙起身把散落在屋里的衣服裤子找齐，正在穿的当儿，卫生间的门开了，已经清洗一新的源正围着块浴巾走了出来。顺强正在穿裤子，见源正出来，他也豁出去了，反正自己也已经做了，管源正怎么报复呢。他瞪着眼睛看着源正，以防他扑上来跟自己纠缠。没想到情况并没有那么紧张，源正似乎忘了自己刚刚还要出去约人的事，也没有要跟矿工打斗的意思，反而点了一支烟，坐在了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师傅，你很牛啊。”源正终于开口说话了。顺强深吸一口气，要说什么你就来吧，反正老子也没什么好怕的。“师傅，你刚刚那样子，真他妈男人！”源正的话让顺强一愣。“你……你没生气？”矿工左看右看，酒店小老板好像真的没有生气的意思，而且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源正挥了一下手：“操，我生什么气，嘿嘿，师傅，知道我以前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了吧？就是你那股子男人气，操，平常不做声不露像，一牛起来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会从十八岁就爱上你！”这番话大出顺强意料，他甚至有些反应不过来。源正摸摸自己的脸，刚刚被顺强耳光打过的地方仍然有些疼，他呲了一下牙：“师傅，你刚刚下手够狠啊，打得我现在半边脸都发麻。不过，哈哈，刚刚你那个样子让我又看到了十多年前的你。操，你说我怎么真就那么贱，以前得不到你，心里惦记；后来把你上了，心里却好象又高兴不起来。”顺强被源正的表白弄得有点发晕。源正没管他，继续往下说：“我他妈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心里不高兴了，原来被我逼着买逼的人，根本不是我喜欢的师傅，操，那我能高兴么？而刚刚打我耳光，把我干得爽死了的男人，才是真正的你，哈哈，这才是我喜欢的师傅啊！”顺强渐渐回过味来，敢情自己失身后对源正言听计从，并不是件好事么？源正站起身：“师傅，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刚才的你多野蛮，多有男人味，多他XX的让人愿意让你操么？！我早说过师傅不是一般人，是顶级货色！”矿工一愣：“顶级？”源正嘿嘿一笑，说：“师傅，这你就不懂了，你以为你躺那让男人操逼，就会让人觉得舒服？错了错了，那只是低级男人卖的方式，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雄赳赳的，想起就让人鸡巴邦邦硬，因为那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要搞的就是你这样的男人。别以为屁眼被操了就不是男人了，真正的顶级货，能随时雄赳赳地被人操，也也能随时雄赳赳的操人！”他说完又凑过来，“师傅，嘿嘿，不瞒你说，我好久都没有被人操得这么爽了。”顺强被他这么一说，自己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这时源正想起什么：“不过师傅，今天你好象跟平常不一样啊，谁刺激你了，不会真因为我刚刚那几句没轻重的话吧？”他这么一问，顺强才想起被殷维强“撬墙角”的事情，就把原委告诉了源正。酒店小老板一听，一声冷笑：“哼，师傅你当初把他带来的时候还说他老实，告诉你，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给他点钱就什么都干，他老实个屁！”顺强说：“其实，我也就是气不过……”话还没说完，就被源正打断：“师傅，你别忘了，你跟嘉铭认识是谁安排的，这嘉铭的命门被我捏着，要不集团酒店经营权怎么可能落我手里，我告诉你，对他你可得拿出刚才的手段才成，嘿嘿！”顺强没明白徒弟的话是什么意思。源正拍拍他的肩：“师傅，我刚不是说过你是顶级货吗，那个殷维强啊，就是只知道拿屁眼换好处的低级货，对付这种人，就得拿出顶级货的功夫和做派来……”随后他附耳一席话，说得矿工心脏狂跳不已：“这，这成么？”源正又是狡猾地一笑：“对付姓徐的那老东西，听我的没错！”第二天是星期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嘉铭要视察最后两个矿道，中午吃过矿上安排的午宴后就离开。辰冠对昨天晚上发生事情自然一无所知，早上又给顺强打电话，让他中午一定要陪嘉铭吃午饭：“矿道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殷维强已经主动提出陪嘉铭去，你就等着中午好好跟嘉铭干几杯吧。”顺强答应下来，安排好儿子中午饭后，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半左右他出了门。午宴酒店是嘉铭提议的，就是源正的酒店。刚进酒店大门，他就碰上了殷维强。副队长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主动跟他打招呼：“队长，你也来喝两杯？”队长恩了一声，面无表情地继续往里走。副队长见他这样，忍不住又说：“嘉铭今天下午要去集团管理站时差，让我一起去呢。”顺强一愣，管理站是负责周围几个矿区生产调度的机构，也是个肥差，嘉铭自己时差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会让殷维强也去？见队长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殷维强终于觉得有些得意了：“嘉铭还问我有没有兴趣到管理站工作，队长，你说怎么样？”说完他嘴角抑制不住地咧开，那种别具意味的笑声让他的样子看上去变得跟往常完全不一样。听到他的话，顺强反而平静了，他看着副队长：“那得恭喜你啊，你不一直想跳出煤坑么。”顺强说完，嘿嘿笑了两声。这跟他平常的作风也不大一样。本来昨天源正跟他出的主意，他一直有些犹豫，结果碰上这么一个得点好处就不知道姓什么的殷维强，本来就不多的那点犹豫突然间就没了。午宴因为有送行的意味，源正安排了两桌，嘉铭和几个煤矿的领导坐里面的主桌，其它人坐外面的副桌。嘉铭又是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看上去非常有派头。辰冠做在陪席，另外一边就坐着殷维强。顺强则在外面坐着——这个场景让辰冠有些疑惑，昨天顺强好象还甚得领导的欢心呢，怎么今天坐在嘉铭身边的却换成了维强长？当然辰冠不过是有些疑惑，他哪儿知道这三个男人这一夜间发生了什么！席间觥筹交错，嘉铭似乎兴趣很好，喝了不少酒。顺强也喝了不少，越喝心里那本来就不多的游移不定也就越少。酒过三巡，嘉铭的脸已经有些红了。顺强看着差不多了，就站起来，趁周围的人没注意，溜了出去。片刻后，嘉铭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要去方便。一旁的殷维强连忙也站起身子：“嘉铭，我陪您去吧。”嘉铭摇摇头：“我还没醉到要人陪我方便的地步，嘿嘿，你们，继续喝……”殷维强只好坐下来。嘉铭走出门去，卫生间在餐厅走廊另外一端，中间还隔着几个房间。嘉铭不快不慢地朝卫生间走去，边走还在边哼着小曲。突然间，旁边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一只大手抓住了嘉铭的胳膊，嘉铭大吃一惊，刚要呼喊，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还没由得他挣扎，就被整个人拖进了那个房间。“砰”。房门关上。嘉铭拼命挣扎，背后的那人力气奇大，无论他怎样都摆脱不了被控制的命运。嘉铭边挣扎边骂：“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后面那人把嘉铭面朝下，胳膊反扭地压在了床上，终于开了腔：“哼，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谁，不就是煤矿集团的总经理么？今天我要收拾的就是你！”嘉铭一听，这人声音还有点熟悉，但情急之下又想不起是谁。那人用腿把嘉铭反扭的胳膊压得动弹不得后，抓起床上的枕巾，不由分说地塞进了嘉铭的嘴里。“呜……”嘉铭此刻已经没了挣扎的力气，只得被那人摆布，此刻这个一向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男人，忽然间变成了案板上待宰的羔羊，心里终于有了一丝恐惧。背后的男人用一根绳子，将嘉铭双手反绑，这下总经理嘴被塞，手被绑，彻底丧失了反抗的可能。一直压在总经理身上的男人，这才站起身子。嘉铭身上重压忽然消失，却一点没有轻松的感觉。他挣扎着，嘴里想喊救命，却只发出了“唔唔”的声音。这时一只手摸上了嘉铭的臀。总经理穿着一条质地极好的西裤，质地好到他能敏感地感觉到那只手的热量，似乎是一团火，触摸着他的身体；他心里的害怕开始膨胀。而那只手，正一刻不停地感受着床上那个中年男人壮健的臀的弹性，开始是轻轻的触摸，然后是抚慰，到后来，就成了狂风暴雨一样的搓揉了。嘉铭虽然玩过不少男人，但却还是头一回这样被人玩弄，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那只手竟然解开了他的皮带，把长裤扒到了脚踝！“唔……”嘉铭额头开始冒汗了，再次挣扎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落到这样的景况。但是背后的人狠狠给他腰上来了一拳，打得嘉铭倒吸一口冷气。“你最好给我放老实点，不然我把你扒光了扔出去，看你的脸往哪儿搁！”一句话说得嘉铭又惊又怒又怕，只得放弃了挣扎，让那人顺利地又把他的内裤扒了下来。浓眉大眼、结实成熟的煤矿集团总经理，上身还是漂亮的西装，下身却变成了赤条条一丝不挂，他那两瓣厚实的臀，被昏暗的微光衬托得格外性感，诱人。嘉铭从来没有这样尴尬过，现在他的两个屁股瓣，竟会被别的男人轻轻扒开，一根粗大坚硬的手指，还直接捅到了他的肛门处。那敏感的小穴被粗暴地蹂躏立即让总经理产生了阵阵酥麻的感觉。突然间，那个坚硬的手指就破开嘉铭敏感的密穴，朝里进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刺痛让总经理再也忍受不住，他“唔……”地叫出声来，使劲扭动着屁股，希望能摆脱那种羞耻的被人玩弄的感觉，但是那根手指却执意地往里进入。“恩，不错啊，你的穴又紧又嫩，是不是还没人动过啊。哈哈，看你这个骚样，跟娘们一样，怎么样，现在你知道被人强暴是什么感觉了吧，嘉铭？”身后那人看着嘉铭的窘态，兴奋得笑起来。嘉铭羞愤间忽然听出了身后男人的声音，“唔……”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拼命想扭过身子看那人的面孔。男人发现了他的企图，也没阻止，让嘉铭艰难地翻过了身子。阴暗的光线下，那个正在玩弄煤矿集团老总的男人，正是刚毅健壮的矿工顺强！看到嘉铭震惊的眼神，顺强心里涌起以前从未有过的快感。他虽然被源正带上了这条路，但心底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嘉铭玩弄他，侮辱他，他虽然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但心里多少有郁闷之气，如今看到这个始终高高在上的男人，现在被自己扒得下身赤裸，两腿被分得大开，肛门处还夹着自己的一根手指头，这种征服的感觉，让他觉得格外兴奋和刺激。而嘉铭却真是又惊又怒，他那天跟送上门来的殷维强发生关系后被顺强撞见，心里其实多少有几分愧疚，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顺强这个曾经被自己像狗一样玩弄的小矿工，竟然会用这样的手段对付自己。他气得就想跳起来大骂。顺强看到总经理认出自己后，脸色涨红，情绪一下变得很激动，尽管嘴里被枕巾塞住，但是仍然不断发出“唔唔”的声音，知道总经理气急败坏，重新挣扎着想挽回败局。事到临头，矿工当然不会再让形势逆转。他按住嘉铭肩膀，砰的一下就又把嘉铭压在床上，嘉铭虽然也是个壮实男人，但是哪儿比得上魁梧有力的矿工，他被矿工壮实的身板狠狠压在床上，因为手被反绑，他实际上根本无法挣扎，惊怒中总经理的鸡巴又被一只大手抓住，正不断揉捏。“呜……”总经理徒劳地挣扎着，刺激之下鸡巴渐渐有了感觉。顺强得意地看着现在的总经理的样子，开始解自己裤子：“以前都是你操老子，这次也轮到老子开开荤，嘿嘿。”他的鸡巴早就硬成了一根肉棒，硬邦邦的龟头又大又红，闪着震慑的光泽。嘉铭的屁眼还从来没有被人干过，见顺强竟然想操自己，害怕之下挣扎得更加厉害。顺强突然拉出塞住他嘴巴的枕巾：“嘉铭，你要有本事就喊，反正老子也豁出去了。”嘉铭本来一直在挣扎，突然间被塞得满满的嘴巴自由了，他还一时反应不过来，张大嘴涨红着脸，瞪着矿工。顺强凑到他耳边，轻声说：“嘉铭，这就对了，我知道你是不会让自己下不来台的。咱们就这样弄一回，要是被我操的舒服了，你要忍不住就轻轻地喊，免得别人听见。”这番手段和话语都是源正事先教矿工的，他热乎乎的气息喷在嘉铭耳边和脸上，竟然让嘉铭有种从未有过的眩晕。顺强把嘉铭两条腿抬起来，搭在自己肩膀上，又掏出润滑剂，仔细地涂在那两瓣臀部中间的密穴中。一股冰凉的滑意瞬间从肛门处直透嘉铭的身体，嘉铭虽然不愿，却既不敢喊，也无力抗争，只得劈开大腿，把屁眼亮给顺强。顺强做好准备，抬起自己的大鸡巴，对准嘉铭被润滑开的肛门，“嘿”地一声就插了进去。嘉铭的屁眼还从来没有被人操过，顺强的鸡巴又远比一般人的粗大，这一插立即让他疼得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他“啊……”地刚叫半声，忽然想起不能让别人听见，连忙收声，牙齿紧紧咬住嘴唇，身上的细汗都冒了出来。顺强这样不顾三七二十一的操法，也是源正教的。源正说，第一次当然得痛，尤其是对嘉铭这样的人，以前都是他操别人，现在轮到自己被别人操，自然感觉不一般；而且男人对第一个操自己的人都有种复杂的感情，对第一次被操的情景也会记得非常清楚。“这嘉铭的屁眼绝对没人动过，以前他曾经说过。你就是要直接上他，这样才能占得主动，他才会永远记得你是第一个干过他的男人！”顺强听了，心里直骂，源正这小子，真是坏得他妈得有点水平！顺强的鸡巴开始在嘉铭屁眼里缓缓抽动起来。尽管抹了很多润滑剂，但由于是第一次被操，嘉铭的屁眼仍然是又紧又热，夹得矿工的鸡巴前所未有的爽。嘉铭羞愧中不敢看顺强，只得闭上了眼睛。矿工开始加快节奏，大鸡巴开始快速地进出抽插。嘉铭只觉得肛门处的痛楚在渐渐减小，但是一股肿胀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随着顺强阳具的进入，他忍不住再次呻吟起来。“嘉铭，怎么样？”顺强用力地操着嘉铭的屁眼，“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有点舒服啊？”嘉铭羞惭难当，他的鸡巴本来在刚刚插入的时候已经软了，没想到现在竟然再度昂起了头。他从来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也能被操出快感。顺强操了片刻后，把嘉铭翻了个身，形成从后面插入的姿势。这种姿势最为深入，嘉铭只觉一根火热的肉棍在自己最敏感的肛门里长驱直入，插到了身体深处，那种充实和带着战栗的酥麻感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嘉铭的身子开始轻轻地动了起来，迎合顺强的冲撞。顺强知道嘉铭已经适应了被操的感觉，而且已经体会到其中乐趣了，更加兴奋地干起来。顺强正干到兴头上，忽然听见走廊里有人在叫嘉铭。是殷维强。他见嘉铭出去那么久还没回去，就跑出来看，没想到嘉铭却不在卫生间。屋里的动作虽然暂时停止，但两个男人却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短促的喘息中，顺强轻轻解开了嘉铭手腕上的绳子，凑到他耳边轻轻说：“你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像偷情？”一句话说得正在活动酸麻的手腕的嘉铭浑身腾地热了起来。殷维强还在外面轻声喊嘉铭的名字，他的脚步声也清晰可闻，顺强却在这时又开始了动作。他把嘉铭的身子板过来，这次嘉铭再没挣扎，由着矿工把他双腿扳开，盘在自己腰上。“我又要来了！”他屁股一挺，鸡巴“扑哧”一下就插进了总经理的肛门。“啊……”嘉铭身子一震，人似乎要软在矿工身上。“嘉铭！嘉铭”外面的声音似乎很焦急。脚步声似乎就在一米之外。顺强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操着嘉铭的肛门，而且动作频率还大大加快，更让嘉铭感受到了这种特殊场合下特殊气氛中的特殊刺激。他已经彻底勃起了。耳矿工一边操着总经理的肛门，一边伸出手搓揉嘉铭的鸡巴。“怎么搞的，嘉铭！嘉铭！”殷维强这次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在找，脚步好象停在了房门外。嘉铭先控制不住了，在情绪极度亢奋下，他闷哼一声，鸡巴“噗”地连续射出大股白浆，顺强也到了高潮，粗大的鸡巴狠狠插到嘉铭屁眼的最深处，一股接一股热精喷进了总经理的身体里。激烈的纠缠后，两具胶着的肉体渐渐从急促的喘息中清醒过来。嘉铭这时才意识到自己不但被顺强干了屁眼，而且还被他干得射了精。恍惚了一瞬间，他马上恢复了煤矿集团总经理的神智，手忙脚乱地套上裤子，又连忙对着镜子整理自己凌乱的衣服。顺强在一旁擦干净自己鸡巴上嘉铭的分泌物，然后慢慢提上裤子。他用眼角瞟瞟嘉铭，跟源正说的一样，嘉铭果然没有发怒。说也奇怪，上次矿工强暴源正时，心里还有点惴惴的，这次虽然也不那么塌实，但却完全没了害怕的感觉。顺强摸摸肩膀，刚刚嘉铭高潮时按捺不住，在那里咬了一口，有点疼，也有点红。嘉铭收拾好自己，开门出去的时候，看到顺强正在摸自己的肩膀，想起自己刚才那一咬时的激情，心里一荡，脚步也迟疑下来。顺强抬起头，正好碰上嘉铭的目光。他咳嗽了一声，说：“他们都在找您，您还不去？”嘉铭听到矿工提到别人，一惊，下意识地收回了心神，站在那里冷静地说：“你要什么？”顺强愣了一下：“什么？”嘉铭索性把话挑明：“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不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殷维强是这样，你不也是这样？”顺强屏住了呼吸——事情真的在按源正设想的一步步在发展，嘉铭果然说出了这话；矿工耳边响起源正的声音：“你表现越正常，他越会认为有短捏在你手里，多半会给你些好处，这时候你可千万别犹豫，想当矿长、想调出矿井，这些要求都可以趁机提出来！”顺强看着总经理，源正的话已经到了嘴边，说出来却成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不要。”说完，他起身走出了房门，剩下意外的嘉铭愣愣地站在那里。再次入桌，顺强看到满桌将冷的菜肴，这才觉得饿了，开始狼吞虎咽。殷维强朝这边看过来：“队长，你刚才去哪儿了？看到嘉铭没有？”队长边嚼东西边摇头，这时嘉铭也进来了，对众人说：“刚刚出去买了包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辰冠哈哈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刚刚等您半天不来，小王已经出去找了一圈了。”殷维强堆笑着说：“菜有点凉了，要不再热一下？”嘉铭屁股刚一落座，马上像被针扎一样痛了一下，当然是队长刚刚把他从没人碰过的屁眼操出血了；嘉铭皱了一下眉，把痛处挪到了不受力的地方。这个动作别人都没看见，却被殷维强看得一清二楚，他狐疑地看了看嘉铭的表情，又看了看闷头吃饭的顺强，脸色有些阴沉。宴席结束时，辰冠等人把总经理送到门口，他的专车停在那里。嘉铭跟辰冠握了握手：“好了，你们不用送了，我得赶到管理站去，时间不多了。”辰冠连忙拿过两包礼盒，里面装的都是上好的滋补品：“嘉铭，您工作忙，身体要紧，这点东西就当补补身子。”嘉铭本来要推辞，看到辰冠殷切的目光，一笑，让司机接了过来。他转过头，目光与一直在人群后面的顺强相撞。嘉铭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又没说。一旁的司机给他把车门打开，嘉铭刚要上车，殷维强也跟了过去。辰冠笑着说：“哦，我倒忘了，刚刚还听你说要跟嘉铭一起去管理站呢。”殷维强呵呵笑着，还没说话，嘉铭这时回过头来：“我考虑了一下，这次小王还是暂时不要去了，下次再说吧。”说完他就钻进了轿车。副队长的笑容顿时僵住，木在那里。辰冠等人看看车里表情淡然的嘉铭，又看看殷维强，觉得有些不对，可是又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对。只有顺强心知肚明。不过他回想起嘉铭上车前欲言又止的神情，不知道今天事情，做的是对是错。轿车载着嘉铭扬尘而去，辰冠松了口气，总算完成了接待任务。众人开始各自散去，顺强跟矿长打了招呼，也往自己家里走去。走了一段，他忽然听见身后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副队长满脸不快地赶上来。“队长，刚刚你去哪儿了？”殷维强刚刚被嘉铭拒绝，心里又生气又疑惑，他想不出自己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可为什么嘉铭饭前饭后的态度变化会如此之大？想来想去，最让人生疑的就是吃饭中途那段时间，嘉铭和许队长居然同时“消失”。顺强哦了一声，假装糊涂：“我刚不是跟大家在一起吃饭么？”殷维强说：“中途你去哪儿了，就是嘉铭买烟的那会儿。”顺强见副队长问得咄咄逼人，心里也有些不舒服：“我在源正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怎么了？”殷维强狐疑地看着队长：“打电话？那你碰上嘉铭了么？”顺强哼了一声，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扭过头继续往前走。殷维强见状，心里更加怀疑，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队长的胳膊：“是不是你对嘉铭说了什么？”顺强用力甩开他的手：“就算我碰到他，也绝对没有说起你，更没有说一句坏话！”殷维强听他这么说，心里塌实了些，但是想起吃饭前嘉铭还对他很热情，还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去视察，可是吃完饭完全像变了个人一样，这种变化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他也知道队长的为人，从来不会说谎。殷维强只得讪讪地说：“刚刚嘉铭出去了一阵，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他回来就怪怪的，我以为，我以为你知道……”顺强摆摆手，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走了。剩下殷维强呆站在那里，琢磨嘉铭的反常举动，心里白思不得其解。过了几天，顺强下班回家，刚吃完饭就接到源正的电话。“师傅，一下你到我这里来趟吧。”矿工想了想，好象今天应该是他去饭店“上班”的日子，就答应下来。一旁的文宏嘀咕说：“爸，您最近怎么老是吃了晚饭还出去，单位这么忙么？”矿工搪塞说：“哦，是别人有点事找我。你一个人做作业吧，我可能要晚点回来。”二十分钟后他到了源正的饭店。一见他进来，源正就推开手中的事，冲他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师傅，你可真有本事啊。”矿工看看他：“怎么了？”“这两天嘉铭打过几个电话来，顾左右而言它，我也没搭他的茬。今天他又打过来了，终于说到了点子上，问起了你，嘿嘿。”让顺强强奸嘉铭是源正的主意，后来顺强如何收拾了总经理，他也都从矿工嘴里知道了个七七八八。让源正比较吃惊的是矿工最后拒绝了嘉铭希望给些什么作为弥补的“好处”，在源正看来，之前费那么大力下的功夫，为的就是这一刻，没想到师傅竟会拒绝。不过当这两天嘉铭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时，他开始意识到了拒绝的“好处”，这就叫，妻不如妾，妾不如鸡，鸡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顺强拒绝了嘉铭，可不就成了偷不着的么，偷不着的能不让人惦记么，男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矿工没想那么多：“他问我什么？”“他问我怎么没早把你介绍给他，他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错，老实，本分。我问他那你跟殷维强比呢，他说你不像殷维强有不少花花肠子，嘿嘿，好歹是个总经理，也算有点眼力，我师傅当然不是一般人物了。”矿工忽然想起什么，问源正：“殷维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那天他还问我为什么跟嘉铭一起出去，可能猜到了什么。”源正点点头：“他应该已经知道那天是你干了嘉铭搅了他的事情了。”顺强虽然并不怕殷维强知道，但也不愿多生是非。他有点不快地对源正说：“是你跟他说的吧？”源正连忙辩白：“我没那么八卦，那天嘉铭说，那副队长自己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说好了的事情会变卦，把嘉铭问烦了，就说你真跟顺强没法比。这话傻子才会听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源正摸摸下巴，嘿嘿地笑：“这个殷维强也真有意思，居然还打电话问嘉铭。”顺强说：“这有什么，他这人就这脾气，心比天高。”聊了一会儿，源正忽然想起什么：“师傅，你今天晚上去下这个地方吧。”源正递过来一张纸，上面有个酒店的房间号。“干吗？”矿工明知故问。“嘿嘿，师傅，你不会有钱都不挣吧，听说你家文宏要去考体校了，那可是个花钱的行当啊。”源正笑嘻嘻地说，让顺强吃了一惊：“你，你连这都知道？源正说：“我有个朋友是文宏他们学校的老师，听说你家文宏篮球打得很好，考体校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啧啧，你家文宏长的真是又高又壮，跟师傅一模一样呢。”顺强听他色迷迷地说儿子，瞪了他一眼：“你别对文宏乱动心思啊！”源正见状，收敛了一下：“呵呵，师傅，我就是开开玩笑嘛，我能把您拉下水，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不过现在这里能干活的是你跟殷维强，是不是太少了？”顺强说：“你呢，你不能卖么？”说完拿起纸条，出门而去。源正看着矿工高大壮实的背影，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顺强按着纸条上写的，找到酒店。说是酒店，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旅馆，平常很多生意人为了省钱会住在这里。他到了房间，敲了敲门，里面有个男人的声音：“进来。”矿工进屋后，把门反锁上。屋里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正在看电视。听见矿工进来，转过头来：“是陈老板叫你来的么？”这人看上去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衣着虽然普通，却长得挺拔健壮，剑眉星目，顺强接过的客人也不下十个了，这还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精神的。那人也在上下打量顺强。顺强当然也不像最初“接活”时那么紧张了，他很自然地脱下外套，把里面穿着的那件有点旧的跨栏背心也扒下来，粗壮的胳膊，结实的胸膛，明显的腹肌，两粒乌黑的乳头，还有胳膊下浓黑的腋毛，一一展露在青年面前。青年目不转睛地看着，忽然问：“你，你真是卖淫的？”顺强心里觉得奇怪，别的客人见自己一脱衣服，欲火都上来了，这人怎么还在问问题。他也没多想，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呵呵，您不是跟陈老板联系过么，应该比我清楚啊。”他迎着青年的目光，把皮带解开，裤子随之滑落在地上，两条粗壮的大腿瞬间裸露出来，现在矿工身上只剩一条贴身三角内裤了。青年看到这个外表强悍的男人，举手投足间尽是成熟的味道，却如此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卖淫的，而他逐渐赤裸的身体更是健壮有力，没有一丝赘肉。青年眼睛瞪得大大的，喉结上下耸动了两下。顺强见他的表情，心里想，多半是第一次嫖男人。于是他把内裤也脱下来，把已经有些硬起来的粗大鸡巴亮了出来。青年轻轻地“啊”了一声。矿工看了他一眼，低下身子，去拣落在地上的衣服。这么一蹲，两瓣结实的男人壮臀在青年面前抬起，露出了臀瓣间那暗红色的密穴。矿工放好衣服，发现青年还在那里站着，红润的嘴唇微微张开，一副惊讶的表情。矿工也干过几回男人了，见青年虽然没说话，裤裆却已经高高顶起，知道对方也起了兴致。他想要不自己主动点，争取早点完事回家。于是他赤裸着走到青年身边：“你怎么不脱衣服，要不要帮忙？”青年下意识地解开两颗衬衣扣子，露出里面古铜色的肌肤。顺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健康的肤色，心里不知怎么回事，竟然有种冲动，促使他伸手摸住了那青年的胸膛，那是多么坚实饱满的胸肌啊，有着蓬勃的心跳，没有儿子那么稚嫩，没有自己那么成熟，却散发出青年人才有的气息……那青年把嘴凑到矿工耳边，热乎乎地问：“你，真的是卖淫的？”顺强忍不住笑了，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么谨小慎微的。他干脆往床上一躺，胯下粗大坚硬的鸡巴如同一根旗杆一样高高直立：“对啊，在这里我就是卖的，你就是买的。”要是平时，老实的顺强死活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今天面对这个有着英俊容貌和健美肌肤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他却说得如此顺口，如此惬意。不过惬意只是一瞬。那青年脸上的表情忽然没有了：“你起来吧。”顺强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青年扣上衣扣，屋里原有的舒畅气氛随着那片肌肤的隐没而消失。青年看看还一丝不挂躺在床上的矿工，说：“听见没有，叫你起来。”顺强还没反应过来，就听青年说出了一句让他五雷轰顶的话：“你的确是卖淫的，不过我是一个警察。”“怎么还不起来，没听见我说什么啊你！”那青年板起面孔，拿出一个证件，矿工只看到“公安”两个字就差点没昏过去。现在的青年，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威严。顺强这才意识到自己还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他连忙抓起放在床头的衣服，手忙脚乱地翻了半天才找到内裤，套上内裤的时候，矿工觉得自己手脚发凉，浑身都在发抖。那青年坐在沙发上，似乎很自得地看着顺强在自己面前逐渐崩溃，脸色发白的矿工发抖的身体、恐惧的眼神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快感。顺强哆嗦着穿好衣裤，在一旁站着，不敢说话，也不敢看青年一眼。“说吧，干这行多久了？”那青年点燃一根烟，喷了一口。烟头明灭，似在烧烤着顺强的心。他动了动嘴唇，张了两次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这么丢人的事情，他这么个别人眼里的好队长、好丈夫、好父亲，怎么开得了口啊！！！“你不说？”青年剑眉一挑，就要起身，“好吧，既然你在这里不好意思开口，那咱们到局里谈谈。”顺强一听要去公安局，眼前一黑，想死的心都有了：“不，我说，我都说。”矿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的身子几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拼命支撑着才没有软下去。“干了多久了？”青年问。顺强这次只得老实说了：“就几个月。”不知道怎么搞的，说这话的时候，男人的脸忽然有些发烧。那青年盯着顺强看了半天：“可你不是个男人么，没有女人那玩意，你怎么卖啊？”顺强的脸腾地红了，嗫嚅着不知道该怎么说。那青年脸色一变：“又不说了是吧？”他做出要起身的姿势。矿工吓得魂飞魄散，再也顾不得许多：“我，我说，男人也能卖啊……”为了不让自己的丑事败露，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用，用后面卖。”那青年听了又惊又疑：“啥，你卖屁眼？”顺强脸臊成了猪肝色，额头上的冷汗大颗大颗地滑下来。那青年忽然笑起来，顺强听见笑声，发现对方看他的眼神非常奇怪，有些鄙夷，有些好奇，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意味，让他又惊又颤，不知道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命运。“我可真没想到，来抓卖淫嫖娼居然碰上了这样的希奇事。”青年笑过之后，眯着眼睛盯着眼前的矿工，就像猎人在打量自己的猎物。他看到顺强的外套，问：“你不会是在矿上工作的吧？”他手一伸，就从顺强外套口袋里找到了矿工的工作证，“顺强，恩，居然还是队长啊，嘿嘿。”青年轻轻念出矿工的名字。矿工顺强脑子轰地一下炸了，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自己卖淫的事情传出去：“求你，千万别……”这样的事情他之前怎么也没想到过，求情的话说到一半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把一切看在眼里，忽然收起笑容：“走吧，跟我出去。”说完就走了出去。顺强无奈，只得跟在后面。出旅店那二十分钟的路，前面的青年走得自在昂扬，而顺强却心惊肉跳。忽然前面出现一块牌子，“振兴区派出所”几个大字让矿工面若死灰，完了。派出所里出来一个胖胖的警察，迎面碰上青年和顺强。“今晚是你夜班么？”警察问那青年。青年说：“是啊，刚出去转了转。”胖警察看见矿工，上下打量了一下，问：“这人怎么了？”青年嘿嘿一笑：“没什么事，你忙你的吧。”胖警察也没在意，便离开了。等他走远了，青年忽然扭过头来，冲顺强说：“你真要进去么？”顺强听出了他话里似乎有什么弦外之音，连忙摇头。“那你回去，叫你们陈老板来跟我谈。”这个变化让矿工有些没想到，而青年脸上又浮出那种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扬了扬顺强的工作证：“你可别跟我玩什么花样，否则我会先找你们矿长，告诉他培养了多好的一个员工，哈哈哈哈。”他说完就往院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告诉你们老板，我叫东泰。”顺强看着他消失在派出所大门内，这出乎意料的变局让他暂时还有些反应不过来，但至少不用再进派出所，这让矿工紧绷的心多少松了一些，可是一想起源正，他的心里便又开始打鼓。“我操他大爷！”铁青着脸的源正一进门就把办公桌上的茶杯摔了个粉碎，让坐在沙发上的顺强吓了一跳，这还是他头一次见到源正如此失态。昨天晚上矿工一离开派出所就直奔源正的酒店，当源正得知自己安排顺强卖竟然卖到了警察头上时，也是大吃一惊。这时顺强才知道，那个叫东泰的警察居然是直接打了个电话就让源正把自己送了出去，他对源正的轻率非常不满：“你不是说过，不是熟人不卖么？”源正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情况，有点尴尬地对矿工说：“师傅，以前那些人的确是熟人，不过，喜欢这口的熟人哪儿有那么多，最近不过想多引来些客人，我也没想到这人居然会是警察。”顺强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事情会被单位知道，源正琢磨了一会儿，安慰他说：“这个东泰应该不会那么做，否则就不会让我再去找他这么费周章了，直接把你带到派出所去就不完了。”矿工一想，这话倒也有理，一时间心瑞安稳了许多，不过这样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他怎么知道这里有这种事？他还要你去找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源正也觉得奇怪：“警察碰上这样的事情居然会不抓人，他自然有目的，不过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里的，这倒真是奇了？”师徒俩琢磨了半天都没想出个头绪，第二天一早源正干脆就直接去找了那个叫东泰的警察。心里忐忑的矿工安顿好儿子吃饭上学后，跟矿长请了假，留在源正的办公室一直等着，没想到会看到源正气急败坏的情景。摔完杯子，源正气咻咻地转过来，冲顺强说：“那个殷维强，老子迟早要把他收拾掉！”顺强还没反应过来：“殷维强？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跟他什么关系？”源正气得脸红脖子粗，“今天我去找东泰的，他问我组织卖淫多久了，我怎么会承认，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还没提你，却拿出一盘录音带，说是他们派出所里的报案电话的录音，举报我们酒店组织卖淫嫖娼，昨天他就是接了这个电话后才假装嫖客设局的，想抓一现行。”源正的声音忽然高了八度，“东泰为了捏死我，还让我听了一次那录音，我操他妈逼的，别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来，那打报案电话的人的声音我可熟悉着呢，我操了他那么多次，一听就知道是谁，就是殷维强，就是他打的电话，我操他大爷！”矿工这才明白，原来是殷维强把自己推到险些丑事败露的境地的，他像被狠狠被人锤了一拳，瘫坐在沙发上：“他一定是要报复，他知道我对嘉铭做的事后肯定很恨我……”源正哼了一声：“这还用说，不过他在电话里只说咱们这里组织卖淫嫖娼，并没有说是男人卖淫，哼，他当然不敢说，他自己也是一屁股屎，不过这样已经足够咱们喝一壶的了，妈的！”听了这些，顺强终于明白昨天那个警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举动和问题了，那警察接到电话后设下圈套，以为会抓到卖淫的女人，谁知道会碰上个英俊成熟的大男人：“那，那东泰要怎么办？”源正点上一根烟：“他？他还能要什么，当然是要钱了。”“钱？”顺强有点迟疑。源正点点头，吐了口烟圈：“警察都他妈这样，特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发财的机会。我这个酒店一直没出乱子，还不是因为平常没少给警察送钱去。这个东泰胃口不小，开口就是三万！”这个数字让矿工张大了嘴巴：“三万？！”源正摆摆手：“这还只是狮子张的第一口，以后每月再给他一千块，他可以保我不出事，相当交于‘保护费’。”顺强倒吸了一口冷气，想想问：“你在警察局里的朋友，知不知道这东泰底细？”源正说：“我问了，他是新来的，不过后台很硬，他老子可是副市长呢。这东泰原来在市局工作，两个月前刚安排下基层来了区派出所，估计为了以后好升迁。说是下基层，因为他老子的背景，一来就当上了指导员，哼，有这么个爹，难怪他胃口和胆子这么大。”顺强听了，脑子有点晕晕的。行事一向简单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碰上这么麻烦的事情。“那，那钱真给他？”“给啊，不给怎么办？这节骨眼上，可不能承包集团酒店的事情黄了。”源正恨恨地说。矿工为难地说：“我，我这里自己存的不多，只有几千块钱，要不，你拿去吧。”源正听了这话，定定地看着顺强，看得男人心里起毛，以为源正嫌少，又说：“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话没说完就被源正打断：“师傅，我又不是缺这点钱，嘿嘿，不过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倒好受多了。”他这么一笑，又恢复了以往那个阴坏的男人调调。顺强松了一口气：“要是事情就这么解决，倒也不错。”源正面色一沉，自言自语说：“我倒觉得没那么简单，这人心里肯定还在打算着什么，却没说出来，妈的，这小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少，都他妈是跟他那个坏爹学的。”矿工惴惴不安地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了，儿子还没放学。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接起来，那边一个男人声音问：“是顺强么？”矿工心里一颤：“是我。”“我是东泰，还记得我么？嘿嘿。”矿工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精神却又狡诈的面孔，“你晚上来我家一趟。”还没等矿工回答，那边的人说：“你要不来也成，你的工作证我直接送你矿长那里去。”闻听此言，矿工只得答应下来。东泰笑着说：“别忘了洗干净点啊。”顺强一愣，那边又重复了一遍：“记住，洗干净点，我会检查的。”简单一句话，不知怎么搞的，竟会让矿工成熟的男人身体产生了羞臊的冲动。按照电话里说的方位，顺强来到了派出所附近一个新建小区楼前。这是当地最有名的“富人小区”之一，跟矿区其它灰暗的建筑不同，这个小区非常漂亮，都是红墙黑瓦，每栋楼前都有大片花园和绿地，大门口离楼足有500米，门口站着两个高高壮壮的保安。“你找谁？”一个保安拦住顺强。顺强说了东泰的名字，保安进了岗亭，用对讲机说了两句，然后冲他摆摆手：“进去吧。”顺强在小区里走着，尽管他路过小区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进来过，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可是这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场景，甚至空气中都脱了矿区特有的粉尘味道，显得清雅而洁净。到了东泰家楼下，走到一楼右侧的门前，看了看门牌，按响了门铃。里面响起脚步声，“喀”，门开了。一个高大精干的青年似笑非笑地看着矿工，顺强却不敢抬眼看他，头一低就进去了。东泰家很大，装修得非常豪华，而且是复式两层，跟矿工的家比，这里简直跟五星级酒店一样。客厅里挂着一幅漂亮的艺术照，一个妙龄美女正在嫣然巧笑，让顺强看了一呆。东泰上身穿着一件T恤，下身套着一条大短裤，露着黝黑结实的小腿。见顺强盯着照片，他扬扬下巴，示意矿工坐到沙发上。顺强又看了一眼那照片，忍不住问：“这是……”东泰扫了照片一眼，说：“我女朋友。”顺强有点意外：“你已经有女朋友了？”东泰喝了一口水，慢慢说：“男人找个女人不是很正常的吗？”矿工被他说得心里有些发毛，呐呐地说：“……正常，正常，她，很漂亮……”一时有些手足无措。东泰坐在沙发里，看着顺强，忽然说：“你觉得，叫你来是让你看这照片的？”顺强想起他电话里的话，心里忽然通通地跳起来。东泰点起一根烟：“脱吧。”矿工看看对方，那张俊朗的面孔没有笑容，看上去格外威严。他有点忐忑地问：“你女朋友……她不在么？”“她不在！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听见没有，脱光，就像那天那样。”东泰的话里没有一点退让的余地。顺强不敢再磨蹭，解开皮带衣扣，脱掉上衣和长裤，很快脱得就剩一条裤衩。体力活男人的强健身躯泛着青铜一般的光泽，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成熟。东泰靠在沙发上，喉头上下耸动，裤裆很快鼓了起来。如果说第一次他见到顺强裸体的感觉还只是意外的刺激的话，那这次他真是被这个成熟男人的肉体吸引住了。警察的心忽然抖了一下：“我……我怎么会对男人有这种感觉……”他忍不住扫了一眼客厅里挂的女人照片，刹那间有点游移。矿工并没有发现警察的异样，他又脱下了裤衩。粗大的鸡巴一下跳出了束缚，威武地抬起了头。东泰刚刚有的点点犹豫马上消失，操，不就干个男人么，女人老子玩多了，今天也算开开荤！犹豫没有了，男人的征服欲立即成了脑子里的惟一东西。没等矿工反应过来，东泰就把他面朝下按倒在沙发上，大手抓上了矿工那两瓣顶翘的臀。顺强只觉屁股被重重地揉捏着，这时东泰另一只手又抱过来，抓着矿工厚实的胸肌……顺强很快察觉，东泰跟那些以前干过他的人不一样，他的动作表明，他以前只玩过女人，没碰过男人；但正是这种直截了当的动作和那种霸王硬上弓般的气质，让矿工体会到了一种异样的刺激，鸡巴完全勃起了！东泰的手滑到了矿工两腿间，摸到了那个小而敏感的穴，然后他欠忽然起身子。矿工觉得身上一轻，刚想回头看，那个强健的肉体又压了上来，原来警察把短裤脱了。东泰扒开矿工的屁股，鸡巴硬邦邦地就要顶入，努力了几次，却都不能成功。顺强感觉到了身上男人的毛躁和没有经验，他挣了两下，小声说：“这样太干了，得抹点油……”原本毛手毛脚的东泰恍然，顺手从茶几上拿了一瓶大宝擦脸油，挤了一堆，涂在顺强的屁眼处。那种冰凉润滑的感觉立即使得先前的生涩消失，警察把剩下的涂在自己鸡巴上，一根肉棒顿时变得油光红亮，再次对准那壮臀间的穴，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啊——”矿工叫了出来——没有丝毫停滞和阻碍，东泰的鸡巴竟然长驱直入，插进了顺强的屁眼！这种野蛮不讲任何技巧的插入是顺强卖淫以来从没有体会过的，紧接着东泰又抽插了几下，如岩石般粗糙磨砺，让矿工忍不住睁大眼睛，再次叫出声来！东泰逐渐体会到了感觉，他把顺强的腰压下去，让矿工浑圆厚实的屁股高高翘起，自己的鸡巴可以更深切在矿工黑嫩的屁眼里进出；这种屈辱的姿势让顺强刚刚有些发软的鸡巴再次硬了起来，不知为什么，东泰每次抽插似乎都让他有种被捅上天的感觉，肛门肉壁和男人鸡巴的紧密贴合感也异常强烈。几分钟过后，顺强逐渐适应了东泰这种霸气十足的抽插，屁眼处的疼痛逐渐消失，身体深处开始涌起莫名的兴奋。他忍不住呻吟起来，还把屁股抬得更高，让屁眼和东泰的鸡巴可以结合得更紧密。东泰飞快地抽插着，鸡巴狠狠地操着趴在沙发上的矿工，这种感觉让他觉得格外兴奋，因为被他压在身子底下的，是一个又高大又强壮，年纪也比他大不少的成熟男人，此时对方却只能乖乖地让自己玩弄，不仅被自己操了屁眼，还发出了充满欲望的呻吟，而这种感觉是他以前干那些柔弱的女人都不能体会到的。在紧密舒爽的进攻与矿工呻吟着的防守中，东泰瞬间明白了，男人操女人是天经地义，可是操男人，却等于征服另一个世界！经过了十来分钟的抽插，东泰已经越来越纯熟，对矿工身体的侵占也越来越自信，这种自信可以让他把本来并不缺乏的性经验在矿工的身上一一施展。他把矿工翻过身来，让对方正面赤裸在自己面前。顺强的鸡巴被操得又粗又大，让东泰更加兴奋，他把矿工两条粗壮的毛腿抬在自己肩膀上，露出结实完美的臀和臀瓣中黑红盛开的洞眼。顺强羞臊地闭上眼睛，这种表情让东泰非常受用，他的鸡巴嘿地一下，又顶进了那个呻吟中的肉体……啊，矿工再次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情声音。“XXXX……的感觉真舒服……呃……你的屁眼……”东泰气喘吁吁地说，“……又热又紧……原来男人的屁眼还有这种感觉……”进进出出中，他的鸡巴已经再无生涩；他把矿工压在身下，以更深入的姿势把鸡巴向顺强男人的洞穴中挺进；啪，啪，鸡巴和屁眼的结合开始发出淫荡的撞击声。这种姿势让东泰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贴感，一进一出中，浑身是汗的他忽然腰眼一松，重重压在顺强身上。矿工同时感觉到了体内深处激情的悸动，将潮水般的激情疯狂地注入自己的深潭……呃。东泰的鸡巴退出男人体内时，顺强才发现，自己也一身是汗。再看东泰，矿工吃了一惊：东泰上身的T恤已经汗透，但是下身那根兀自展露雄风的鸡巴却是矿工见所未见的长！顺强自己的鸡巴勃起的时候18厘米已经不小，但是东泰的鸡巴尽管不如顺强的粗，但是长度却远比矿工的长，在20厘米左右，难怪刚刚插入时会让矿工有种深到极点的感觉！东泰见矿工正在盯着自己鸡巴，自豪地一笑：“怎么样，刚刚被干的爽不爽？”顺强有点不好意思，把目光连忙移开。东泰强势的男人本能被矿工那种又羞又臊的样子极大地激发出来：“哈哈，还不好意思啊，不过我女朋友经常被我操得浪叫，别看你的鸡巴粗，嘿嘿，有句话叫不怕短粗，就怕细长，鸡巴越长就越能顶到你花心上，哈哈哈哈……”他得意地大笑起来。顺强想想，刚才还真是有种被顶到极致的感觉，又酥又麻，这也是他以前没体会过的，有几个中国男人的鸡巴能长到20厘米啊！他拿起放在一旁的内裤，刚要穿上，却再次被李立乌伊拉过去压在沙发上。“我……我得走了……”矿工以为对方只是想挑逗他，“我儿子还在家等我呢……”话刚说完，他就感觉到两腿间再次探进来一根坚硬的肉棒。“啊，你……你……”没等他惊讶，东泰得意地一笑：“刚刚第一次操男人，出的快了点，不过我女朋友给我取的外号就是一夜三次郎，哈哈哈哈……”顺强伸手一摸，果然，东泰那根鸡巴几分钟之内再次坚挺，毫无退缩地再次顶进了矿工已饱受蹂躏的肛门！啊……顺强躲无可躲，再次被那根长屌贯穿！砰砰。文宏捂着肚子敲卫生间的门：“爸，你怎么还不出来！”里面的矿工正撅着屁股，儿子猝然出现的声音让他心里一惊，“扑哧……”一团白色的粘浆从肛门里喷出来，那是东泰在他身体里留的痕迹。矿工长松了口气，拿了一张卫生纸仔细地擦屁股；卫生纸接触肉壁时，那种遭受蹂躏后的敏感让这个壮实男人忍不住颤抖了两下——刚刚东泰连续干了他两次，第二次持续了40分钟，各种姿势，各种花样，东泰把他当成女朋友的升级品，那些闻所未闻的姿势和警察超强精力的冲撞让矿工最后终于忍不住射了精。顺强把屁眼上残留的液体擦干净；他的肛门也不像最初那么柔弱，依然紧密，能更多感受到欲望的肿胀，却不再容易受伤。他站起来提上裤子，放水冲掉那些脏物，然后打开了卫生间的门。外面早已等急了的文宏立即冲进来，拉开裤子，便池里立即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顺强假装镇定地在一旁洗手，一抬头，他看见卫生间镜子中，儿子的裤子耷拉下一半，一片黑云般的毛丛中，有根正在喷薄的肉棒闪亮着年轻的光泽。顺强呆了一呆。儿子的鸡巴好象又长大了。文宏撒完尿，回头冲父亲不好意思地一笑。顺强脸上没有显露出一点异样，文宏忽然问：“爸，你脖子上怎么了？”顺强一听，看看镜子，这才发现自己脖子靠近锁骨的部位有一块红晕。他摸了摸，不疼不痒，矿工忽然想起来，这是东泰第二次射精高潮时，欲望迷乱中在他脖子上留下的，这么一想身体里似乎再次感受到了那种被深深插入的感觉。矿工忍不住轻轻夹了一下肛门，似乎想再体会一下刚消失不久的冲撞。他心底一阵酥麻的颤栗，表面上却仍带着父亲的笑容，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被蚊子咬的吧。走，吃饭去！”这个场面很温馨，却掩饰不了矿工心里泛起的阵阵激荡。第二天早上，矿工很早醒来了，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本来顺强对东泰的警察身份还有些害怕，但是经过俩人这次胡天胡地，他心里的忐忑不知不觉少了很多。他摸摸一旁的衣服口袋，硬硬的工作证安稳地躺在里面，那是昨天第二次干过自己后，东泰扔还给他的：“反正也不担心你跑得出我的手掌心。”这话源正以前也经常对他说，带着种猫捉老鼠的意味，不过自从上次矿工发威干了源正后，就很少听见他这么说了，大概源正从那次的事中也多少琢磨出些什么，人是不会总处在强势地位的，今天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可能明天就走上别人的股掌，这世界，谁说的清楚。工作证回到了矿工手上，可顺强心里并没有觉得轻松。东泰把工作证还给他后，还问了一句：“你们矿上像你这样的，应该不只一个吧？”矿工没反应过来：“什么？”警察的坏笑又浮上来：“我是说，你们那里卖逼的矿工，应该不只你一个吧？”矿工当时就有点傻了，想搪塞，嘴却好象成了别人了：“……我，我不知道。”东泰看着他，那眼神像要把人看穿。矿工根本不敢跟他对视，只顾自己穿衣服。现在顺强回想起来，东泰那神色似乎不像在开玩笑，他心里一紧：“难道对方是在放长线吊大鱼？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要……要抓个卖淫团伙？”这么一想，刚刚放松下来的心立即又紧张起来。就算是窗外露出的第一道霞光，也没能让矿工的忐忑重新平复。整整一天，顺强这班都上得疙疙瘩瘩的。到了下午五点，他刚从井下上来，还没来得及洗澡，忽然调度室就有人喊：“许队长，有你电话！”矿工走进调度室，一接，居然是东泰的声音：“忙不忙啊？”矿工浑身一震：“你……怎么打到这里来了？”东泰在那边得意地一笑：“只要我愿意，不管你呆在这矿上哪个角落，我都能找到你的电话号码。”他应该听出了矿工的惊讶和不安，声音开始飘忽起来：“是不是许队长不喜欢接到我的电话啊？”矿工连忙说：“不……不是，我现在在上班……”那边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就是嘛，我还以为许队长一拿回工作证，就忘了昨天是谁趴在我家沙发上呢！”矿工听了脸上一阵发烧，一波触电般的颤栗滑过身体，鸡巴被警察说得竟微微有了感觉。他生怕旁边的调度员看出自己的尴尬，只得嗫嚅着：“怎么会，怎么会。”东泰终于放低声音：“晚上你再来一趟吧，我又想要了。”矿工没想到对方竟然在这个场合说这种话：“这……我……”没时间这三个字还没出口，那边的人再次封堵了他的后路：“许队长不会没时间吧？我查过了，这一连三天，你都只是在浅层矿区作业，好象五点就可以下班了。”顺强脑子嗡地一下，觉得自己掉进了对方精心编织的陷阱里，动弹不得，他只得答应下来：“……好吧，我吃完晚饭再来，大概8点钟吧。”没想到那边并没就此放下电话。“你一个人来多没意思。”警察话中的笑意让矿工立即想起昨天晚上那种充斥着欲望的眼神，“你那里干这种事情的应该不只你一个吧，不管怎么样，今晚叫个人一起来玩玩，听到了吗？”还是这句话，让顺强脸色顿时苍白起来：原来东泰不是在开玩笑啊！“哦……我知道了。”顺强无奈中挂上电话。旁边的人见他神色不对，有点奇怪，问他怎么了。矿工连忙说没事，径自走了出去。洗完澡，顺强马上去了源正的饭店，结果去了却没见到人。服务员告诉他，源正昨天刚刚去了市里办事，晚上都没回来。矿工拨源正的手机，结果居然是关机——惟一能帮他出些主意的人也不在，顺强心里开始忙乱起来。他只得先回家。一进门就看到文宏留的一张纸条，说学校晚上测验，不在家吃饭了。这样一来，矿工连饭也懒得做了，随便煮了点东西吃。让他心里不安的还是东泰的要求，在电话里这么直白地提出来，而且不是第一次，说明这男人不是在开玩笑，可这种事情哪儿是他能决定的了的，而且中间要是再出什么纰漏，自己在矿上就没法呆了。怎么办？怎么办？忽然之间，烦躁的矿工想起一个人，心里的不安“刷”地一下消失了。“我怎么开始没想到呢？这不是现成的人么！”顺强连忙穿好衣服，来到临近的一片居民楼，蹭蹭蹭爬上三楼，敲一户人家的房门。“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是我。”顺强瓮声瓮气地回答。门开了，一个肤色红润，丰满漂亮的女人正挽着袖子站在厨房门口，手上还拿着块滴水的洗碗布，看样子吃完饭正在洗碗。“是队长啊，快进来快进来。”女人一脸欢笑地招呼。“维强在么，矿上有点事要找他？”矿工问。“在，在，他爸，快出来！”女人朝屋里喊。门帘一挑，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男人从里屋出来，一个只有几月大的小婴儿趴在他肌肉突起的胳膊上，睡得正香。男人见到顺强，脸色立即有些不自然——自从给警察打电话摆了顺强和源正一道后，殷维强就再没去过那酒店；他本想教训顺强一顿，最不济也能让队长再也抬不起头来，没想到打了电话第二天队长居然照常来上班，而且一连几天，看不出什么异常，这让副队长心里反而忐忑起来，所以还故意把下井的时间跟顺强的错开；其实殷维强这时还不知道源正和顺强已经发现电话是他打的了。“维强，矿上有点事，你得去一趟。”矿工撒不来谎，这一句话都说得他还有点别扭。殷维强看看队长的脸色，好象不是来找麻烦的，悬着的心先放下一半。他心里也有鬼，所以也不敢问什么：“行，我马上就去。”说着把孩子交给老婆，自己套上一件外衣就跟了出去。顺强在前，殷维强在后，两人前后走着，各自打着算盘，都没说话。走了一会儿，副队长发现路不是向着矿上去，有点犹豫：“咱是不是走错路了？”顺强想，还是直截了当说了吧，反正也不怕殷维强不去。他把殷维强带到僻静处，说：“那个报警电话是你打的吧？”副队长一听，浑身冷汗直冒，哆嗦了一下，还想敷衍过去：“什么……什么电话？”顺强眼一瞪：“你真当我是傻子？就算我不知道，你以为源正会不知道？”殷维强听见源正的名字，心里更是一惊，他可知道源正这人的手段，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副队长忍不住声音开始发颤：“队……队长，是我一时糊涂，你大人大量……”顺强见殷维强这敢做不敢当的怂样，心里忽然觉得有些快感，以前他被源正强奸、卖淫，都是被动而为。自从操过了源正和嘉铭后，煤矿工人心里那种原始的男人的强势感开始慢慢苏醒。“别说这么多，今天先跟我去一个地方。”他对副队长说。殷维强有点疑惑：“去……去哪儿？”尽管心理上占了优势，但是提起具体事情，顺强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只得说：“有个人……想玩……”殷维强一听，原来是这事，如释重负地说：“成成，我都听队长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顺强没想到这么简单，他哪儿知道对现在的殷维强来说，被人玩与被源正收拾相比不过是小菜一碟。他还补充说：“你自己考虑清楚，这次可得是你自己自愿啊。”殷维强把厚实的胸脯拍得天响：“你放心队长，我这人说一不二，绝对不跟你来虚的！”顺强于是转身带路，边走边想起殷维强刚刚那句话，心里骂道：“放你奶奶的狗屁！”不一会儿就到了东泰家，俩人按了门铃。殷维强看着周围的景观，不住口地赞叹：“队长你这认识的又是哪路神仙啊，可真他XX的气派，瞧这花园，还有保安呢！”顺强还没回答，里面的门已经开了，东泰探出半个头，然后把俩人放了进来。进门之后，顺强先就一呆，因为屋里除了东泰之外，居然还有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坐在沙发上。那男人个子不高，很瘦，跟东泰差不多年纪，却比东泰、顺强等人小了不只一号，一双眼睛却很有神采，显得很精悍，正瞪大眼睛盯着顺强和殷维强看。东泰“砰”地把门撞上，上了暗锁，回头看看墙上挂的钟，笑着说：“还挺准时。”然后径自过去，挨着那小个子坐在沙发上。“你说的就是他们俩？”那个小个子问东泰，言语中似乎有些意外。东泰点点头：“对啊，你觉得怎么样？”那男人再次打量了矿工二人一番，有些不相信地问：“他们不是男人么？男人也能卖逼？”东泰嘿嘿一笑：“你从来都这么落伍，哈哈，告诉你，他们不但能卖，而且还卖得不错呢！”说着他冲顺强他们说，“不信让他们自己说，是吧？”这下把顺强问了个大红脸，殷维强也觉得面皮发烧。俩人都有点不知所措，没有做声。那小个子看着两个矿工，看上去老实本分，却又羞又臊地站在那里。他再看看东泰，终于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忍不住哈哈大笑：“行啊你小子，玩了那么多女人还不够，居然开始玩上男人了！”他狠狠拍了东泰两下肩膀，“从小就跟你比，却没一样比得过你，操，居然玩起男人了，真是佩服死你！”东泰也得意地笑起来：“嘿嘿，那是，老子从来都是什么舒服玩什么。不瞒利伟你说，女人的逼干着是很舒服，可是跟男人的屁眼一比，啧啧，没得比！”那个叫利伟的小个子吃惊地说：“不可能吧，这俩大老爷们的屁眼……会好过你家阿琴？”他话刚出口，东泰面色一变：“说什么呢你！”利伟自知失言，干笑两声，不敢再说什么。东泰见状面色稍霁，转而看着一旁尴尬站着的两个男人，尤其是陌生的殷维强，同样高大结实，却又比顺强年轻几岁，有种青年人的朝气，这让警察心里很有欲望。“你，”他冲殷维强扬扬下巴，“把衣服脱光。”屋里一片沉静。尽管殷维强此时已经经历过源正的调教，尽管他比顺强更容易地接受了被男人玩弄的事实，但当他突然来到这样一个完全陌生、可以说无处不高档、无处不豪华、完全不属于自己这个层次的空间时，当对面那个看上去比他还年轻几岁的英武青年命令自己当着别人脱光衣服时，三十出头的副队长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自己那个狭窄得不足30平米的家和捉襟见肘的收入，心头突然涌起强烈的自卑，脸一下烧了起来。“听见没有啊，叫你把衣服脱光！”东泰有些不耐烦了，他看看顺强，“怎么搞的，这么婆婆妈妈？”顺强也觉得奇怪，这殷维强平常不这样啊，他忍不住碰了对方一下。殷维强没办法，只得去解衬衣扣子。刚解开两颗，他抬起眼皮，忽然看见对面的东泰似笑非笑的眼神，以及利伟那又惊讶又好奇的目光，矿工的手不禁一抖。衬衣脱下，露出副队长浑圆的肩头，宽松的跨栏背心里，隆起的胸膛清晰可见，加上粗壮的胳膊和浓密的腋毛，一股年轻男人才有的荷尔蒙气息立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东泰看见，吞了口唾沫，利伟的目光则又惊讶又好奇。而副队长不敢抬头，只觉得自己这副又高又壮的肉体，突然间变成了橱窗里的展品，以及案板上的肉。最后，一条男人裤衩掉在了沙发旁边的地上。宽肩，窄臀，汗毛浓密的大腿，肌肉分明的身躯……殷维强一丝不挂地站在沙发前。东泰和利伟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在副队长成熟健壮的身躯上，眼神却各不相同。东泰眼里满是欲火，而小个子脸上却满是惊讶。在俩人目光的逼视下，副队长又羞又臊，可胯下的鸡巴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悄悄抬起了头。“哈哈，一大男人，居然这样都能硬，真不愧是卖的。”东泰一脸戏谑地冲副队长说，“过来！”殷维强脑子发蒙，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警察拍了拍自己的大腿：“来，坐这。”赤条条的副队长只得弯下身子，坐在了警察的腿上。东泰一手环抱着他的腰，一手摸上副队长肌肉发达的胸膛：“不错啊，还挺有弹性啊。”说着还弹了弹殷维强的乳头，把从来没经历过这个场面的副队长给臊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小个子也没想到像殷维强这样看着很爷们的男人，居然也能如女人一样被肆意玩弄，这让他的身体也渐渐热起来。殷维强羞臊之下，只得闭上眼睛，任凭东泰的手从胸膛摸到小腹，又摸到黑毛丛生的下身，那一根火热的肉棒，早已硬得如同钢枪。东泰抓住他的鸡巴：“赫，还真不小呢！平常日老婆日得爽么？”殷维强窘得没法，却又不能不说，只得小声说：“……她挺喜欢的。”一旁伸过一只手，也抓住副队长的大鸡巴，正是一旁看得兴起的小个子利伟。“别跟我抢！”东泰一把打开小个子的手，不满地瞪他一眼，“那不是给你留了一个么。”小个子眼里闪过一丝不快，不过转瞬即逝，他冲呆站在旁边的顺强说：“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快脱衣服？”矿工只得三下两下把自己脱光，他虽然比副队长大几岁，但是身板和肌肉并不亚于殷维强，而且更成熟稳健。小个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冲顺强说：“躺在桌上去。”矿工只得爬上一旁的那张餐桌，在雪白的桌布上仰面躺下。利伟毫不客气地抓住顺强的鸡巴：“长这么大个家伙，却出来卖，嘿嘿，这么缺钱花？”顺强只觉得抓住自己鸡巴的手如同钳子一样有力，忍不住哦地呻吟了一声，阳具在生理心理的双重刺激下，迅速勃起。小个子显然是头次玩弄男人，手法粗糙，但就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感觉，让顺强居然觉得很兴奋。“让我看看你下面……”小个子边说边把矿工的两条粗腿向上分开，露出了黑毛深处密闭的肉穴。小个子伸出中指使劲一捅，干涩的感觉不仅让促不及防的矿工啊地叫了一声，也让小个子自己皱起了眉头。已经把殷维强按在了沙发上的东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哧地一笑，把润滑液扔了过去：“你说你怎么就那么怂，操个男人都不会，那里那么干，得用这个！”小个子嘿嘿一笑，接过润滑液，挤出一些就往顺强屁眼上抹。矿工的屁眼被湿滑的液体包裹住，渐渐润泽开来。这次利伟的中指很顺利地捅进了顺强的肉穴，开始朝里探索，越朝里越火热，越朝里越柔软。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顺强抱着腿，尽可能地让把屁股抬得更高。小个子玩了一会，听见一旁的沙发上传来一阵肉体撞击声，还有从男人牙关里发出的呻吟，扭头一看，光着下身的东泰抓着殷维强的头发，压着他的腰，让他身体弯成了弓形，警察胯下那根鸡巴，正奋力地冲撞着矿工柔弱的肉穴：“啪……啪……”而殷维强则只能承受着来自后方的抽插，失去神采的鸡巴在身下不断晃动。这个场面让小个子的欲火腾地涌了上来，他也脱掉裤子，后来干脆连衣服也脱了。他并不羸弱，阴毛又多又密，其间一根鸡巴早已硬如铁棍。他走到桌子的另一边，鸡巴闪着光泽挺立在顺强面前。矿工明白了，立即张开嘴把小个子的鸡巴含在嘴里。这根鸡巴跟东泰的一样，龟头硕大，干净漂亮，青筋毕露，矿工的嘴把它紧紧含住，舌头还不断地包裹着它的头部。“哦……”从来没被男人口交过的小个子忍不住叫了一声，只觉得鸡巴被一个又柔软又润滑的地方包围住，说不出的舒坦，说不出的爽快。他的屁股下意识地耸动起来。那根鸡巴在矿工嘴里进进出出，浓密的阴毛不时地撩拨着矿工的鼻孔，酥痒的感觉让顺强也有些心旌动荡。小个子一边操着矿工的嘴，一边伸手抓住顺强的鸡巴，上下撸动。矿工两头受袭，又不能停下来，两条粗腿忍不住尽力分开，承受着来自鸡巴的重重刺激。过了一会儿，小个子觉得有些不过瘾，把鸡巴从矿工嘴里拿出来，走到矿工两腿间。顺强坚硬的鸡巴下，浓黑的阴毛蜿蜒而下，直到肉穴。毕竟不是第一次，矿工的肛门已经被润滑得柔软松弛，小个子把鸡巴凑过去，龟头轻轻触到穴口，微一用力，就插了进去。“啊——”矿工和小个子同时叫了起来。矿工只觉对方的家伙在自己最敏感的地方长驱直入，肛门处又痛又涨，而小个子则觉得自己的鸡巴好象被一张嘴紧紧吸住，不断地深入，完全是操女人时所没有的痛快感觉！等到鸡巴完全插入顺强的肛门，小个子长出一口气，却没再动，仔细打量着矿工。顺强微闭着眼睛，脸上的表情似痛非痛，又似爽非爽——这样一个比自己年长也比自己高大健壮的成熟男人，如今却只能劈开腿，被自己操屁眼，这种感觉让小个子觉得非常刺激。他开始抽动起来，每动一下，顺强的鸡巴和浑身肌肉也跟着颤动一下，仿佛在向他臣服。另外的沙发上，东泰又开始玩起了新花样，他让殷维强坐在自己身上，两腿大大分开，“自己坐上来！”矿工小心地调整着身体，把东泰的鸡巴对准自己已经被操得又红又润的肛门，身子微一下沉，鸡巴头部就钻入了矿工身体里。“哦……”殷维强忍不住呻吟一声。他仰起头，看到头顶天花板上斑斓的吊灯，想着老婆还在家里带着孩子，自己却在这里被个陌生男人操屁眼，而且还得用这么屈辱的姿势，心里一阵又羞涩又刺激的颤栗。东泰却没顾那么多，大手在殷维强屁股上使劲捏揉：“宝贝，坐下来啊！”矿工被男人捏得心旌一荡，腰一松，整个身子一沉，“扑哧”一声，副队长已经被操得松软了的屁眼已经把东泰的大肉棒完全吃了进去！“哦……”东泰舒服地叫了一声，开始自下而上地挺着腰部，鸡巴在副队长体内自由进出着，副队长只觉得对方那根大鸡巴已经顶到了自己屁眼最深处，顿时点燃了他心中隐藏已久的欲望火焰。他忍不住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东泰的脖子，健硕的身体开始主动应和着鸡巴的抽插，两人身体结合部甚至发出啪啪的撞击声……东泰干得兴起，也紧紧抱住殷维强赤裸壮健的身体，经过一番猛干，两个男人身上都渐渐冒出了汗水，尤其是把身体最隐秘部位都曝露出来的副队长，结实的肉体加上涔涔的汗水，更显得性感诱人。东泰忍不住一口含住副队长的乳头，使劲地吮吸起来。“啊！”副队长只觉得胸前最敏感的地方被热热的舌头捻磨着，又刺激又舒服。东泰另一只手又开始抓住殷维强另一侧的胸肌，用力的搓揉。这一套都是他跟女朋友做爱时候的做派，他并没有太多跟男人性交的经验，可就是这些毛里毛糙的动作，把本来还有些放不开的副队长又羞又热，鸡巴反而被越操越硬！而顺强那边，小个子把矿工一条粗腿举起来，另一条压在餐桌上，让矿工黑红的肉穴完全曝露出来，而小个子胯下的肉棒却凶狠地一下下朝着肉穴进攻。浓绸的润滑剂让顺强肛门变得非常松软，小个子干得前所未有的舒服，还抓住顺强的鸡巴，气喘吁吁地说：“怎么样，操得你爽不爽？”顺强虽然已经越来越适应跟男人性交，但是要让他这么个老实人张口说这些让人面红心热的话，却怎么也不能够。小个子却不放过他，把他双腿分得更开，鸡巴插得更深入，不断冲击着男人的前列腺。这下没过两分钟，顺强就有些受不了了，开始啊啊地叫起来。小个子一听顺强的呻吟，也格外兴奋。这是他第一次操男人，而且还是这样一个强壮结实又成熟的男人，对方不仅被扒光挨操，还被操得发出淫乱的叫声，这种征服感真是干十个女人也比不上的。他把顺强两条粗壮的毛腿搭在自己肩上，身体压在顺强胸前，这样鸡巴能顶到矿工肛门的最深处，而那根坚硬的鸡巴，再度开足马力猛插起来……顺强被干得屁眼又酥又痒，身体里升起一股热浪四处流窜，偏这时小个子还整个身体压了上来，让他气都有些透不过来：“啊……”他再度发出呻吟。小个子每插一次，他体内的温度似乎就提高一度，那种热量似乎要把男人的肉体燃烧沸腾……“说啊，喜欢被男人操么？”小个子边干边淫笑着发问。顺强浑身发热，欲望之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我……喜欢……”小个子听了十分得意，是啊，这么一个硬朗爷们不但被自己干了，还被干得这么爽，真他妈刺激！他又干了十多分钟，身上也是汗珠密布，鸡巴已经涨到了极点：“操……你这浪货……啊……你说你是不是喜欢被操的浪货……”顺强早被干得晕头转向，握着自己鸡巴打手枪，下意识地说：“是……我喜欢被操……啊……你操得我真舒服……”这话一出口，小个子大叫一声，身体一颤，马眼一松，一股接一股浓浆已经喷射出来。几乎同时，东泰和殷维强也达到了高潮，殷维强的鸡巴几乎是被东泰的身体摩擦到射精的，白花花的液体全喷到了警察胸膛上，他突然叫了一声，原来东泰在高潮到来时一口咬在了殷维强乳头上，死死不放。顺强下班回家，还没进门，便听到屋里有嘭嘭卟卟的响声和人说话的声音，闹哄哄的。他心里一惊，轻轻用钥匙捅开房门，耳边传来男人女人喘粗气的声音，却见儿子文宏正闭着双眼，在客厅的沙发上斜坐着，短裤脱到了膝盖以下，双手正在自己的身体上上下抚摸着。他又朝电视机屏幕看去，一男一女正在亲吻拥抱。顺强呆立在门口，儿子勃起的鸡巴非常刺眼地显现在他面前，缠着绷带的双腿肌肉结实，汗毛丰富。自从上次给儿子洗澡后见到了儿子的身体，顺强常常骂自己不知羞耻，可是，就像此刻他的眼睛离不开儿子的身体一样，他无法克制对浑身上下充满青春朝气的儿子的渴望，有时又把这想念涉及到儿子的同学利丰身上。他不知该去怒骂儿子看这些毛片，还是该悄悄走开。儿子正专心地玩弄着自己的鸡巴，想必电视里淫声浪语让他很爽。顺强感觉自己裤裆里的家伙正在慢慢抬头。他屏住呼吸，准备转身离去，却一脚踢在了门旁的鞋柜上，声音不大，却足以惊醒文宏。“爸！”文宏叫喊着，慌忙地想把短裤提上，可是双退一弯曲，脚踝的痛楚使文宏发出嗷嗷的叫声。顺强眼看着儿子呲牙咧嘴地，脸涨得通红，勃起的鸡巴一点点软了下去。顺强担心儿子的伤，急忙跑到儿子身旁，轻轻扶住儿子的脚踝，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儿子，没事儿吧？”文宏轻轻地吐了一口长气，顺强闻到儿子清新的口气，又一次地感受下体传来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儿子的鸡巴半硬地不戳在短裤外面。顺强不知怎么想的，一边提起儿子短裤的裤腰，一边轻轻地说：“来，我帮你穿好。”文宏迷离的眼神望着健壮阳刚的父亲，父亲粗糙的手续在他的腰际两侧滑过，父亲的手甚至还帮他把鸡鸡放正后才提上裤子。可是经父亲的手掌触摸过的鸡巴哪里肯善罢罢休，示威似地又硬了起来，在短裤下撑起一道弧线。他回忆着洗澡时看到的父亲的身体，同时极力回想着父亲身下那包东西所散发出的诱人的气息。他感觉浑身无力，他小声叫着，“爸，我腿疼，你抱我到床上去吧！”电视里发出的声音仍在一声声地敲击着顺强的耳膜，他轻轻抱起儿子，看着儿子短裤下的鸡巴似乎在轻轻地弹跳着，硬硬挺挺地想挣脱束缚。儿子的眼睛明亮而迷离，离自己的嘴唇只有不到一尺远。他抱着儿子来到儿子的房间，将他轻轻放在床上。正要离开，谁知自己硕大的家伙却猝不及防地被儿子捉住了。文宏隔着矿服的粗制布料，探索着父亲下体傲人的长度，并由衷地为自己有这样的爸爸而感到自豪。顺强不知所措，心慌意乱，鸡巴在儿子手掌中越来越热。“文宏！”他不禁喊出声来，听不出来到底是让文宏住手，还是其它什么意思。“爸爸，你好雄壮哦，我要看看你是不是要比碟子里的主角还厉害！”文宏继续抚摸着，轻轻地将手移向裤腰正中的纽扣。他暗自想着，利丰的话真的不错！可是当父亲的外裤落在地上，洁白的内裤近距离地显现在文宏面前时，他仍然对父亲的阴茎的体积感到意外，父亲的阴茎斜插向左边腰际，整个阴囊鼓鼓地吊在下面。他想，那里面一定藏了我许许多多的兄弟吧。一想到这里，他不禁更加激动起来，他想伸手到内裤里去抓住父亲的命根，可是从肚脐入手太高了，他转而从腿缝处着手。父亲的内裤是那种平脚裤，这让文宏伸手进去掏弄父亲的鸡巴有些麻烦。当他一寸寸地进攻到父亲的鸡巴时，他听到父亲“哦”地叫了一声。顺强难以置信，他一直在朦胧中期待却又担心的场景终于出现了。他闭着眼睛，想象着那是他儿子的手，而儿子正是从自己的鸡巴里喷射出来的。那是在17年前，他和老婆正在处朋友时发生的事，那时，自己是那么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他头脑中胡乱地想着，被自己几十年来从未服输的性能力所感染，他开始扭动着身子，自己脱下了内裤。儿子仍然满脸天真地抓住他的鸡巴，似乎对它情有独钟。顺强此时已经忘记了文宏是他的儿子，只觉得他是一个正在长成男人的男孩，这男孩身材健硕，鸡巴粗硬，屁眼还没被人动过。顺强跳到床上，双腿跪在儿子的肩头，将鸡巴送到儿子的嘴边。文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要把那迷人气味全都吸进自己的身体，张口含住了顺强的家伙。顺强感到无比的刺激，文宏的双手抱住他的臀部，手指却在顺强的最私秘处游移着。终于，他感到文宏的手指插进了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向里面坚韧不挠地挺进。顺强把手伸向身后，四处摸索着，终于抓到了一根湿漉漉的粗棒，听着身下的男孩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他上下撸着那根未经世事的大棒，很快，文宏狂放地喷射在顺强的手上。文宏兴奋地加快了口中的动作，一只手抓着这根造就了自己的大鸡巴，握住它的根部来回旋转着，他开始尝到了略带咸味的液体，他知道爸爸要射了，他把头稍稍撇向一旁，两只手前后继续动作着。伴随着爸爸低沉的吼声，自己的脸颊上被热乎乎的液体源源不断地击打着。他想，那一定是父亲的精华，那一定是跟自己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兄弟吧！清醒后的顺强悔恨不已，当他又累又饿地醒来时，发现儿子正躲在自己的怀里熟睡。他轻手轻脚的起来，收拾着残局。文宏“嗯”地翻了一个身。顺强走出儿子的房间，对着门口的镜子用手在自己的脸蛋上狠狠地拧着。脸颊上立刻泛起了红印。他心里乱哄哄地，咒骂着自己的无耻，突然想起来文宏从头到尾就没有反抗过，甚至是在主动地勾引自己，而且文宏还把手指伸进了自己的屁股里。文宏一贯都很老实的，他哪儿来的那种盘片。他一下想到这是不是利丰教的啊，他不禁心里一冷。这个利丰！他永远忘不了在源正的饭店和自己的家里两次被利丰玩弄的情景，他想，以后可得找机会侧面问一问文宏，别吃了同学的亏。想到这里，他感觉自己的性欲又在往上窜。“爸！”里面传来文宏的喊声。顺强不好意思面对儿子，只是对着儿子的房门说：“干啥？我要做饭了！”“爸，我要撒尿！来扶一下我。”文宏的声音里像是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孩。顺强进门见儿子正眼巴巴地望着门口，“快点啊，爸，我都憋不住了。”顺强赶紧把儿子手臂驾在自己肩上，扶住儿子来到卫生间，他撇开儿子的手臂，说：“自己撒吧，我要做饭了。”儿子却拉住他的手不放，“不，我要你陪着我，我马上就完了。”顺强只好挨着儿子的身体，两人挤在窄窄的卫生章里并排站着。儿子慢慢掏出家伙，一弯浅黄色的水柱喷薄而出。顺强两眼望着天花板，感觉时间过得好慢，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乱想，再也不能乱来了。却听到儿子喊了一声“唉呀！”原来是文宏把尿尿到了手上。文宏一手扶着墙，一手用力甩着手上的尿水。“爸爸，你给我穿裤子！”顺强一看，儿子是从侧面把鸡鸡掏出来尿的。他犹豫着没有动手，他不想再让自己内心受到谴责。可是文宏却用身子拱了拱顺强，说：“快点啊，你还不好意思啊！”顺强咬着牙，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软软的家伙，往短裤里面送，不知是文宏不配合还是怎么回事，却总塞不进去，而且，慢慢地，小家伙又开始变硬了。顺强只好一只手扯着内裤，一只手整个手掌握住儿子的鸡鸡，胡乱地塞进儿子的内裤，好像手上还沾了些残余的尿液。把儿子送回房间，顺强回到厨房，洗手时仿佛又闻到了儿子身上的味道。吃过晚饭，源正打来电话。“师傅，嘉铭明天下午就要走了。我下午已经联系好了殷维强，你晚上给嘉铭打个电话，就说你们要去给他汇报工作，明天上午就去把那事办了。殷维强那我已经说好了，你放心。”顺强放下电话，心中狂跳，这可真是个大胆的计划啊。“你不去啊？”“师傅可真是个木头疙瘩！你把门留着不就完了！”晚饭后，他把VCD机里的盘片拿出来放好，等哪天儿子问时，再给他。他让儿子回房去看书，心里很担心儿子的学习。本来儿子成绩就不好，再这么耽误两个月，这高中可怎么考啊。想到儿子要上高中，又要花去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头都大了。但愿源正的计划能顺利实现，那样可就什么都解决了。文宏正趴在桌上看书，顺强走到文宏面前，关切地问着他的学业：“这几天学校里都上了什么课啊？”“不知道，利丰这两天也没来，他说家里有事，过几天再来。”文宏头也不抬地看着书。顺强看见台灯下儿子的头发又黑又亮的，背影完全是一个大小伙子的样子，感觉自己很难不对儿子想入非非。此时很想问文宏那盘片是不是利丰拿来的，却又张不了口，也不想打扰儿子的学习。他回到卧室里，有些紧张地拿起电话，轻轻给嘉铭拨通了手机。“嘉铭？”“是我，顺强！”“哦，有事吗？许队长？”嘉铭那边公事公办的语气。“我和维强都有些工作，想向您汇报汇报，您看，明天……”顺强故意把语气放得很暧昧。没想到嘉铭一点就通，“那就明早一早吧，我下午要赶回省城呢。”顺强听到嘉铭的声音突然变小了，嘉铭说：“到我房间来，1606，你还记得吧？”一听到这，顺强连忙说：“哟，我们不习惯那，咱还是到我徒弟饭店去吧，那瑞安静。”嘉铭有些犹豫。顺强生怕嘉铭不来，便又说：“今天晚上我就在那儿，我们可等着您啊！您好不容易到矿上来视察一次工作，我们怎么也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啊。”可能是最后一句话管了用，嘉铭淫笑着答应了。顺强放下电话，赶忙给源正挂了电话，源正一听连声夸师傅说得好。顺强刚想放下电话，源正却说：“师傅你不是说今儿晚上在咱们饭店过吗，快过来啊，我等着你。”听着源正那有些发嗲的声调，顺强感觉到了一些什么。他想也好，过去合计合计明天怎么对付那老家伙。反正在家里呆着，面对着令人垂涎欲滴的大男孩，他真地不知自己能否睡得着。他对文宏说：“儿子，矿上有点急事，爸去处理一下，太晚了，你就自己先睡，别等了。”文宏忽闪着大眼睛，喉结上下耸动着，“明天我要去医院换药，爸爸你要陪我啊。”“好，爸爸陪你。”顺强的父爱之情涌上心头，他心无杂念地摸了摸儿子的头，他的头发硬得扎手。匆匆赶到源正的饭店，源正仍然在写字台上写写画画的。源正一见师傅来了显得特别殷勤，又是让座又是敬茶。这令顺强感到有些奇怪，难道那天操了他源正的屁股，他一下就老实了？源正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钞票，推给顺强。“师傅，你家文宏腿好些没有？”源正的眼中带着不坏好意的笑，“这点钱拿去给他补补身体吧！”一听到源正提到儿子的名字，顺强心里就冒火。虽然自己今天跟儿子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可他一点也不许别人动自己儿子的一毫一毛。他猛地站起来揪住源正的领带，“源正，我跟你说，你少打文宏的主意，师傅我可什么都依你，你若动了坏心思，可别怪师傅无情无义！”源正吓了一跳，连忙摆手摇头说：“没有没有，我哪儿敢啊！我都几年没见着文宏了，怪……怪想他的！”顺强半信半疑地慢慢松开源正。源正又厚起脸皮凑到顺强面前，“我只是想，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家文宏一定……”“啪”地一声，顺强一记耳光不轻不重地落在源正的脸上，让源正既不敢造次，又产生些许被管制和虐待的想法，似乎那耳光里还包含着一些调笑的成份。顺强盯着源正看着，这小子长得真是不赖，就这脸蛋就让他在深圳挣了大钱？顺强边想边把源正的脑袋向下按着，停留在自己的鸡巴附近，“先让你见识一下英雄的老子再说！”下午在文宏的嘴里还没过瘾，顺强此刻要在源正身上找补回来，就在这同一张写字台上。源正却将师傅引到办公室后面的卧室里，脱光了两人的衣服，揉搓着师傅那巨大的阴茎。“师傅今天肯定又用过吧，我都闻见味儿了！”顺强有些脸红，他任源正把玩着自己的大鸡巴，此时的感觉已经和第一次被源正操的情景大不相同。他真地感到已经征服了源正，当源正又一次地被自己操得射精时，他怀着无比的征服感和满足感，强烈地喷射在源正的身体里。休息了一会，源正把师傅带到卫生间，放了洗澡水，慢慢地给师傅搓着澡。顺强有些累了，闭着眼睛享受着的这难得的休憩时光。源正则一边为师傅服务，一边述说着明天的行动计划。“叮—咚！”门铃声把顺强从睡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猛然意识到现在是在源正的饭店里。正好是八点整，他心想殷维强这小子看在金钱的份上还真准时。顺强踢开被褥，起身开门，却发现自己的鸡巴被尿意涨得有些发硬，他很想去撒尿，又不想让殷维强等，他轻轻拉开门，一股香味扑面而来。只见他的副队长穿着花衬衣和牛仔裤，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口。顺强一见他那骚样，有些看不惯，殷维强却不见外，“大哥，为啥不让我进去呢？”殷维强从门缝挤进屋里，看见队长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内裤，鸡巴在裤裆里隐隐约约显出勃起的样子，他伸出双手，一前一后抚摸着队长的鸡巴和屁股。“大哥，你可是答应了我，让我尝尝操男人的滋味的！”顺强现在已经不想再把屁眼拿给任何人了，他发现操男人可比被操爽得多，但是为了稳住殷维强，他嘴上敷衍着。“行，我依你！”他顺便拍拍殷维强的屁股。那屁股弹性十足，顺强好想再搞了一次它。可是想到嘉铭随时会来，他扭身向卫生间走去，让殷维强先坐着。撒完尿，顺强感觉轻松了，出来却见殷维强已经脱掉了衬衣和裤子，只穿了一条黑色的又薄又透的内裤，那条小小的内裤刚好把殷维强那硕大的鸡巴兜住，鸡巴看得一清二楚。殷维强见队长出来，站起来转了个身，这让顺强目瞪口呆，殷维强的整个屁股全露在外头，只是屁股缝里若有若无地盖了一根细细的带子，算是勉强遮住了屁眼。“怎么样？大哥？”殷维强调整着腰带的松紧。顺强虽然很反感殷维强，可是闻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香气，看着他三十出头的强健体形和这透明惹火的内裤，顺强一下子来了情绪，刚刚软下去的鸡巴又硬了起来。他一把把殷维强推到那大床上，殷维强却抗争着，说：“大哥，大哥，今天源正是让咱们来挣钱的，可别……”一句话提醒了顺强。真是，可别误了正事，这小子，迟早我都要收拾他。顺强想到这里，放开殷维强。两人都坐在床沿上，半裸着身子，等待着嘉铭的到来。穿上衣服不是，不穿也不是。顺强打开了电视机，两人便三心二意地看着电视。顺强边看电视边去看电视柜门上的那个小洞，他知道那里边有个微型摄像机，床下还有一支录音笔。他总担心被发现，可是看殷维强的表情似乎没感觉到什么异样。殷维强见队长时不时地盯着自己，心想这队长看来已经被我迷住了，听源正说他的屁眼特别紧特别热，操起来会爽翻天，哪天真得试试他。两人正各怀心事之事，门铃又“叮咚叮咚”地响起，顺强一怔，忙让殷维强去开门，然后轻轻按下了桌头柜里的遥控器。嘉铭的笑声传来，接着是殷维强“唔唔”的叫声，估计是又被嘉铭偷袭了。两人一前一后进来时，顺强看到殷维强的鸡巴几乎要破茧而出了。嘉铭一身西装革履的，看到顺强盖着裤子在床头上，假装严肃地问他：“许队长，你们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顺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嘉铭，咱们矿一直效益不好，我们这拖家带口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您嘉铭来视察一次不容易，可得帮帮我们，我们这先进工作集体会好好报答您的，你说是不是维强？”殷维强连忙点头哈腰地附和着，“是啊，是啊，今天我们就是想把队长的工作一直给您再汇报一次。”嘉铭跟两个队长都有了好几手了，对两人的脾气秉性和身体都有了充分的了解，他想这俩矿工一定是穷疯了，想多捞点外快。他心里涌起一阵激动，哼，那就把你们两个队长一起操。他假模假势地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钱夹，殷维强见那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百元钞票。嘉铭随手拈出一叠放在茶几上，少说也有三、四千，说：“这点钱，是集团领导对你们先进集体的奖励。”嘉铭的手指在钞票上缓缓地敲击着，“可是你们这先进集体也得拿出点集体作战的架式来啊，别在那儿傻愣着啊！”顺强听言，连忙下床，提着殷维强的小内裤，来到嘉铭面前。“嘉铭，您工作累了，是不是休息放松一下啊？”嘉铭顺手把抓了几张钞票，把手指移到殷维强的内裤裤沿上，把钞票塞在内裤里，顺势捉住了殷维强的鸡巴。顺强也不闲着，掏出粗硬的鸡巴放到了嘉铭的嘴边。嘉铭毫不客气地轻轻咬住了那大家伙。嘉铭的手和嘴都享受着两个壮实的矿工的身体，他闭着眼睛说：“你们谁干得好，还有奖！”殷维强一听这话，更加卖力地扭动着身体，顺强配合他解开嘉铭的领带，示意殷维强把嘉铭带到了床上，嘉铭便不再假正经了。这两个年轻健壮的矿工，身上充满着阳刚男性的魅力，分别都被自己插过几次，今天凑在一起拿给自己玩，真是的爽透了。他让两人平躺在床上，双手分别撸动着两条大鸡巴，想比较一下谁的更粗、更长，发现队长的更粗而副队长的更长，队长的鸡巴直挺挺的，根部很粗，而副队长的向上翘着，龟头硕大。待两人的马眼里的液体像泉水一样往外冒时，他用手指分别沾了一些为两人抹在肉穴上。队长的淫水滋润着副队长的肉穴，而队长自己也被副队长滋润着。嘉铭的手指在两个热屁股里活动自如，十分舒服。他用手指玩这两个屁眼时，两个矿工都争着起劲地给他口淫。他低头瞅见自己的鸡巴已经让两个的口水浸得湿润透亮，阴囊上淌着矿工的口水。他想是时候了，问，“你们俩谁先要啊？”副队长低低地“哦”了一声，可是嘉铭想先搞一下队长。他叫队长像狗一样四肢着地跪在床尾，撅起屁股迎接着它的鸡巴。嘉铭跟着跪下，用自己的鸡巴顶开了矿井队长松热的穴门。殷维强则把自己已经被充分挑逗起来的圆滚滚的龟头送到嘉铭嘴里，那上面已经流出了许多的淫水。“滋溜”一声，嘉铭那湿滑的鸡巴一通到底，耻骨抵在了队长的阴囊上。口里和鸡巴上传来源源不断的快感，嘉铭忘情地左右摇晃着身子和脑袋，想给予鸡巴上的肉穴和口中的大棒以更强烈的刺激。身下队长轻轻的呻吟和身边副队长粗重的喘息使他没几下就射了出来。嘉铭有些意兴阑珊瘫在床边，这几千块花得真快！他咬着牙，想着怎样再能爽一把。他拔弄着两个仍然硬得发烫的大鸡巴，“你们俩互相操给我看！”殷维强一听，正中下坏，赶忙想先下手为强。顺强却挨近嘉铭说：“嘉铭您不检查检查维强的工作，他现在进步可是很快哦！”嘉铭却不听他的，“就你们俩弄！我休息会。”顺强只得硬着头皮和殷维强爱抚着，他知道殷维强早就想上他了，可是刚给嘉铭操了，心里正感觉像吃了个苍蝇，现在又当着嘉铭的面让殷维强这小子捡便宜，他可不干。他提议和殷维强两人互相口淫。他们睡在床上，成69之势，两条粗长的鸡巴在两张热乎的嘴唇间吞吐，两个矿工的躯体无比结实健壮，看着看着，嘉铭感觉自己的鸡巴又开始硬了。顺强见状，心想是时候了。他端起桌上的水杯，让嘉铭喝了些水接着来。嘉铭依言喝了两三口，再看二人仍然热火朝天的，也被他们的火热情欲给带动起来。顺强对着殷维强使着眼色，“维强，好好伺候着嘉铭啊！”嘉铭一听到“伺候”一词，心里一跳，感觉下身无比的炽热，似乎有一团火要向外迸发。低头见副队长已经抬高双腿，小穴一张一合地湿漉漉地非常诱人。他一下子来了劲头，鸡巴再度硬梆梆地，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少之时。他猛地抽插进去，感觉殷维强的小穴更紧、更热，他按住副队长发达的胸肌，时而搓揉着他突起的乳头，体会着完全占有一个真实的男人的感觉。他甚至从电视机屏幕的反光里看到了自己的雄姿。这时，他恍忽感觉自己的屁眼上有感觉，回头一看，却是队长一边润滑着自己的大棒一边试探着自己。他好久没有体验被男人插的感觉了，今天他要放肆一回。全身上下只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前面后面彼此呼应，他再次累倒在矿工的身体上。顺强回到家里就睡大觉，文宏在他床头把他弄醒时，他还迷迷糊糊的。他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好像上午嘉铭走后不久，源正就钻进屋里，拿了两千块钱把殷维强打发走后，自己也累得睡去了。他也搞不清楚自己最后在嘉铭身子里射没有，只觉得全身酸痛，有些累。文宏要他陪着上医院，虽然顺强头痛得厉害，为了儿子，也挣扎着起了床，扶住儿子出了门，犹豫了一下叫了辆的士去了医院。医生说文宏恢复得很快，再换一次药下周就可以去上学了。换药时，顺强可以清楚地看到儿子小腿上的肌肉和汗毛，虽然才十七岁，可是看起来简直像个大男人了。回到家里，顺强惊喜地发现老婆也终于从娘家回来了。老婆说屋子里乱得像鸡窝，问这几个礼拜父子俩是怎么过的。顺强和文宏两人对望一眼，眼神里充满着不安分的笑意。老婆回来后，似乎平静了几天。老婆每天晚上上床都要要顺强，顺强虽然身体不太舒服，可也尽力满足着她。自己在外面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想来对老婆还是有歉意的，虽说这几个月家里的日子不再过得那么紧紧巴巴的，可这总归不是个事儿啊。又想着源正那边也没了音讯，也不知事情办得如何了。想去问，又觉得不好意思。早晨，老婆照例到街口摆上了烟摊，儿子自己也上学去了。刚要去矿上，源正的电话来了，让他去饭店一趟。源正坐在写字台后面，一付大老板的气势。顺强一看见这写字台，就回想起在这写字台上发生的事。源正见师傅来了，抑制不住兴奋颠颠地跑到师傅面前，小声说：“师傅，大功告成了！”“什么啊？”顺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刚从省城回来，那个嘉铭开始说没空，不想见我，哼，我摸到他办公室，把录像带和磁盘往他桌上一丢，他就老实了。”源正拿过来一张纸，“瞧，这是嘉铭写的欠条，他欠我二十万元钱！”顺强将信将疑地接过那张煤矿集团的信笺纸，果然是一张手写的欠条，还按着红手印。“他还答应把集团的酒店拍卖时，做做手脚，让我用不到五十万的价格买过去！”源正乐得脸上开了花，二郎腿跷到了桌子上，“师傅，这好日子可就等着你喽！我早就说过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师傅！”“殷维强那没事吧？”顺强有些不放心。“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他儿子满周岁，我刚给他包了一大红包。他也该知足了。”源正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站起身来递在师傅手上，“听说嫂子回来了，你拿点钱回家，跟嫂子商量别去矿上上班了，到我这儿来帮忙。这手机是我孝敬你的，以后联系着也方便。”顺强犹豫地接过信封，把手机拿出来看，真漂亮。他可连想都不想。源正笑嘻嘻地说：“不过，师傅，您还得帮徒弟一个忙。”见源正一下改了口，他不知道源正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有些紧张，生怕源正又提文宏的事。“上次让殷维强那小子一起来办事，他提了个条件，我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没跟您商量就帮你应承下来了，您可别抽我啊？！”源正不自觉地摸摸白净的脸蛋，仿佛师傅的两记耳光还在隐隐作痛。“什么事啊？”“他说他想……他想日你一回！”源正嗫嚅着。“操！”顺强本来坐着，气得一下子站起身来，源正连忙连哄带骗，说尽了甜言蜜语，顺强勉强同意了。临走时，源正又叫住师傅，嘱咐他有时间了就用那手机跟殷维强联系，省得那小子老是惦记着，别坏了咱师徒俩的好事儿。顺强手里握着崭新的手机，兜里揣住厚实的人民币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腰杆都挺得更直了，这更衬托出他的挺拔的身材。走到街口，老婆正和街坊聊天，他把老婆叫到一边说了源正的提议，没想到老婆一百个赞成。“早就不想让你下井去拚命了。你看看电视上，天天都是矿难，吓死人了。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我和文宏更没法活了！”顺强想，那下午就去矿上跟矿长说说去。中午吃完饭，老婆忙着出去守烟摊，儿子却磨磨唧唧地踱到顺强面前，低着头问：“爸，上次那张……那张碟子你放哪儿了？”顺强一下想起和儿子胡来的那个下午。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他立刻开始教训儿子，“你一天不学好，在家呆着不好好看书、养伤，尽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想想，你爸你妈挣点钱容易吗？！”文宏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嘴唇嚅动着，听不清说着什么。顺强一生气，就推搡了文宏一把，大声地：“你说什么呢！”儿子抬起头来，满面委屈，双眼饱含悲愤，顶撞着顺强。“你不是也尽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吗！”顺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正在想儿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那天下午的事，还是另有所指呢？他不好接话，顿了顿又问：“少说废话，我问你，那碟子哪来的？！”“是利丰怕我呆着无聊，给我拿来解闷的。”文宏的声音居然越来越大，仿佛理直气壮的。“我们同学都在看，他说，我看这个，你绝对不会对我发脾气，我才看的。”顺强一听到利丰的名字，就感到心慌意乱。这时，父子俩都听到门外有人喊。“文宏，在家吗？”是利丰的声音！顺强吞了吞唾沫，歪着嘴对着儿子示意：“去，开门去！”利丰和文宏兴高采烈地肩并肩地走进来，就这么远远地看着，顺强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小床居然嫖过自己。他心想这孩子太不简单了，他好担心儿子受到利丰的伤害。可是看到两人在一直亲密的模样，想起他俩从小学就开始同学的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他祈祷着上帝有什么危难都加在自己身上，不要让文宏受到摧残。顺强似乎看见利丰就想躲。他让俩孩子在家里玩着，自己来到矿上找到辰冠。他跟矿长说明来意后，矿长直骂他糊涂。“你别看现在这矿上效益不好，可马上国家电力集团就要收购咱们公司了，上次嘉铭回去后，还专门打电话来，吩咐好好安排你的工作，我正打报告给党组，准备提你当副矿长呢，你这天天不来上班，我也没法通知你！”顺强颇感意外，“打电话来吩咐安排我的工作？”他想，这嘉铭人这么好？还是源正要求嘉铭这么干的？不会啊，源正不是让自己内退吗？顺强有些弄不明白了。辰冠拍拍许队长的肩膀，“你们队一直是先进集体，给咱们五矿带来多少荣誉哇！说实话，早就该提拔了。”顺强心想，怎么好事全来了，这可不对劲啊。心里这幺想，嘴上却不好说什幺，“那太感谢领导对我的重视”顺强说这话的时候不时瞥向辰冠，看看有什幺异常反应。只见辰冠“嘿嘿”地冷笑了两声，色色地对顺强道：“你小子别装蒜了，嘉铭和我是多年的兄弟，他有什幺事不跟我说的？”顺强顿时脸红到了脖子根，直冒冷汗，朝辰冠讷讷道：“嘉铭说啥呢？”辰冠走近顺强，双手搭在顺强浑圆，健实的屁股上，将嘴靠近顺强的耳朵道：“你小子是我们矿上最有男人味的，别说是嘉铭，就是我也是天天想和你干上一炮呢，今天你就让我爽爽阿“本来顺强挺担心辰冠会将这事抖落出去，听他这幺一说反而放下心来，况且辰冠也才40出头，虎背熊腰的。顺强也就羞涩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辰冠急乎乎说道：”咱哥们速战速决，快脱光了！“正说这话，只见他已一丝不挂，英武的面庞，壮实的胸部，深黑色的乳头，隐隐约约的腹肌，乌黑的下腹中耸立着一条14公分的大鸡巴，昂首挺胸，上面布满了晶莹的液体。顺强第一次看到辰冠的裸体，也马上兴奋起来，几下也脱光了，一条硕大的鸡巴跳将出来，啪的一声，和辰冠的鸡巴撞在一起，辰冠扑哧笑道：”好大的鸡巴哦，不过听嘉铭说，你的屁眼更有味，今天我倒想尝尝。来先帮我爽爽鸡巴“。顺强脸一红，不由自主蹲下身去，左手托起那沉甸甸的卵袋，右手抓紧鸡巴，伸出舌头舔起那湿润的马眼，一股浓郁的男人味直冲顺强而来，”快啊！“辰冠叫到。顺强张嘴含住了整条鸡巴，矿长的阴毛覆盖在顺强的脸上，直觉得痒痒的。顺强吞了一口水，摇头晃脑地吸起那条大鸡巴，”爽，爽，你丫还真他妈会吸！早知道我早干你了！“矿长已经兴奋叫起来。顺强使劲张大嘴，将矿长的龟头探进他的喉部，矿长的龟头死死地往前顶，顺强连忙吐出鸡巴，喘了几口气说：”你的鸡巴太大了，还是插我后面吧！“辰冠嘿嘿一笑，就将顺强按在了办公桌上，将那粗壮的双腿死死压向顺强的胸部，只见浓密的肛毛中那个神秘的肉穴已经一张一合，散发出极强烈的淫荡的气息，”嘿，好屁眼！“辰冠赞道，用那鸡巴在肉穴的周围轻轻摩擦着，顺强双眼紧闭，”啊，啊"地呻吟着，一股痒痒的感觉在肉穴中不断加强，他开始扭摆着身子，渴望被鸡巴插入。辰冠一见这场面，就知道该时候了，只听“噗哧”一声，矿长那16公分的鸡巴就完全进入了顺强的肉穴，黑红的肉学紧紧吸住鸡巴。顺强啊的一声，忍不住呻吟起来。“爽死我了”矿长也喘道。便开始了一场猛男间的肉搏战，矿长的鸡巴每次都狠狠插进顺强的肉穴，然后再整条拔出来，发出淫荡的“噗嗤，噗嗤”的声音。顺强也淫叫不停，他自己的鸡巴也已经硬的不行，淫水直流，滴滴答答地流向他们交合的肉穴。“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办公桌上的两个大男人仍然紧紧干在一起，硕大的鸡巴在充满淫液的屁眼中奋力抽擦，听到这阵电铃，不由尴尬地停了下来。“谁啊，真他妈的扫兴！”辰冠狠狠说道，“扑哧”一声将黑红的鸡巴拔出松松的肉穴。顺强顿时知觉的一种失落的感觉，屁眼中那股痒痒的感觉开始变得强烈，不由得狂扭起屁股，“啊，啊”地呻吟起来。辰冠的鸡巴还在激烈跳动着，“喂，谁啊？？”辰冠不耐烦问道。“是我啊，辰冠，嘉铭啊！你今天怎幺回事啊？？”原来是嘉铭打来的电话。辰冠顿时头冒冷汗解释道：“没事，没事”“辰冠阿，刚才叫你办的事办得怎幺样了？”“嘿嘿，放心阿，嘉铭，一切已经办妥了。”“那好啊，明天叫他来见我”嘉铭挂断了电话。“是嘉铭打来的电话吗？“顺强羞答答地问道。“对哦，你明天去他办公室见他，嘿嘿”辰冠色色说道，顺手将硬的不行的鸡巴塞进顺强的屁眼，“啊！”淫荡的呻吟又开始回荡在办公室中，果然是辰冠，在狂插几百下之后还是奋勇依旧，“快，转过身来”矿长急乎乎说道。只见顺强慢慢地转过身，狗爬式趴在了办公桌上，翘起浑圆性感的屁股，黑红的屁眼在浓密的肛毛衬托下更加诱人，空气中充满了特殊的男人气息，矿长“啪啪”拍了两下顺强的屁股，一挺身，将16厘米长的鸡巴完全插进肉穴，硕大的睾丸“啪，啪”打在屁眼的周围。“啊，啊”矿工只觉得鸡巴已经抵在了他的前列腺的部位，一股莫名的兴奋与奇痒在屁眼中升华，他的鸡巴在不停抖动，马眼上的淫液也开始流个不停。矿长一见这场面就知道情况，左手死死按住顺强的头，右手紧紧抓住顺强的鸡巴，一边使劲干着顺强的屁眼，一边奋力地帮矿工手淫着，前后强烈的刺激将顺强推向高潮的边缘，“好哥哥，操死我了，快啊，使劲阿，操死我算了”顺强开始疯狂地叫到，鸡巴一挺一挺。“啊，啊”矿长的鸡巴死死按在矿工的前列腺上，大股大股的精液射向矿工身体的深处，如此同时，顺强也忍不住射将出拉，白色的精液就像喷泉一样溅落在胸部，腹部，晶莹剔透，空气中充满了淫荡的气息，两个浑身大汗的男人紧紧抱在了一起，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该回去了”顺强有点不好意思说道。微一动身，“扑哧”一声，矿长的半硬的鸡巴滑出了湿润光滑的甬道。“嘿嘿，记得明天去嘉铭那里阿！”矿长拍拍矿工的屁股淫荡地说道。“知道了”顺强脸红道。刚到家门口，只听到房子里闹哄哄的，有女人在破口大骂的声音，还有男孩子哭泣的声音，顺强心一紧，赶紧冲进去，只见文宏和利丰衣冠不整地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抽泣着。老婆靠在房门口边骂边哭：“你这个杀千刀的，有娘生，没爹教的小畜牲，竟然教我家文宏作出这个见不得人的丑事！！我打死你”说着抄起一张板凳超利丰砸去。“别！”正在这个时候，顺强冲上前去，拦住老婆，急切问道：“出什幺事情了？？”“你还算个爹吗？儿子和人作出这种丑事，我们以后怎幺见人啊！！”顺强心理明白了一半，不由得脸红起来，自己惭愧呢！“孩子他妈，你别着急啊，这事情我们得问清楚啊，你不能打人呀，说不定小孩子不懂事玩玩呢？，我看这样子好了，叫你再问下去也没什幺结果，我送你先回他姥姥家，这事就让我当爹的来问，怎幺样？？”“这还要问吗？天杀的流氓啊，我亲眼看见他把鸡巴塞进文宏的屁眼呢，把咱孩子当女人一样来操，你叫我怎幺活啊！”说着嚎啕大哭起来。“走，走”顺强赶紧把老婆拖出去，生怕让邻居家听见。这时的文宏和利丰才稍微放点心，尴尬地对视着。“利丰你回去吧，这里有我呢。”“不行，咋们还是好兄弟吗？我怎幺可以一个人先走呢？”利丰坚定说道。两人的手又紧紧抓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两人赶紧分开坐好，顺强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叔叔，您回来了”利丰一见顺强就嬉皮笑脸起来，把坐在旁边的文宏吓了一大跳，“别怕，文宏，你爸爸不会打我们的，你说是吧，叔叔？”顺强这可犯傻了，呆立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幺好，只好讷讷地朝他们笑笑。“你们刚才干吗呢？”顺强总得拿点威严阿，“没什幺，就你经常爽的那件事！”顺强顿时又急又气，没想到这利丰会说出这种话，但又不敢拿人家怎幺样，心虚着呢！“爸，您没事吧”文宏感觉到了有点不对劲，“你和我爸很熟吗？”问利丰，“不熟？怎幺可能呢？”利丰色色说道。这时的顺强赶紧上去，抓住利丰的手，硬拖进卫生间，关上门，“好小子，你竟然到我家来放肆了，小心我现在就揍你！”顺强见利丰当着儿子的面说出这话，不免着急起来。“好叔叔，我们做的事，我可是有记录哦，你要是不怕我抖出来，你就揍我啊”说着伸出脸去，满脸的不在乎。顺强顿时软下去，软软说道：“你想怎幺办？”“怎幺办，嘿嘿，今晚你、我还有文宏好好乐乐再说阿！”顺强听要和自己的儿子做那事，脸刷的一下红道脖子根，但是他内心深处却激动起来，儿子的性感的酮体对他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诱惑，“那，那文宏愿意吗？？”“哈哈，你愿意我就有办法了！”利丰见顺强说出愿意和自己的儿子做爱，鸡巴硬将起来。晚饭还挺丰盛，顺强没办法只好留利丰在家吃晚饭，文宏不时看看顺强，不时看看利丰，感觉怪怪的，可又不好问，三五下吃晚饭，就溜进浴室洗澡了。餐厅里只剩下顺强，利丰，利丰色迷迷对矿工道：“好叔叔，赶快吃，吃完了咋们三人好好乐乐。”顺强瞥了一眼，没说话。顺强今天和矿长也干得累了，吃完饭后洗洗也就上床睡觉了。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正在做一个美梦，突然听到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从隔壁儿子的房间传过来。顺强顿时清醒了一半，知道儿子和利丰一定在做那勾当，有点恼火，鸡巴却奇怪地竖起来，一股无名的欲火在顺强体内冉冉升起。顺强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蒙住被子还是不停听到隔壁的淫荡的呻吟与床的叽叽喳喳叫声，顺强欲火中烧，只好蹑手蹑脚下床，轻轻打开房门，只见儿子的房间还点着灯，暧昧的灯光伴着淫荡的呻吟实在的诱人，顺强的鸡巴已经硬的不行了。正当顺强刚要推开儿子房门的一瞬间，只见门“呼”一声，已经被打开，顺强抬头一看差点没喷出鼻血来，只见利丰紧紧抱住文宏的壮实、性感的屁股，一条极大的鸡巴完全塞进了文宏的屁眼，两个小伙子的阴毛完全纠缠在一起，鸡蛋般大小的睾丸紧紧贴在文宏的屁眼上，文宏陶醉地呻吟着，紧紧抱住了利丰，由于被利丰抱起，身体重心全在他们的交合处，每次利丰将鸡巴抽出，文宏的屁眼处粉嫩的肉就紧紧吸住硕大的鸡巴，然后又重重地将鸡巴抵进屁眼，利丰的鸡巴上全是儿子的分泌物，每次抽拉总是“扑哧，扑哧”地在叫，此时的文宏那里还记得还有个爸爸在这里，完完全全地沉浸在性爱的疯狂中。这精彩的一幕看的顺强热火难耐，完全忘记了被操的正是自己的儿子。胯下的鸡巴青筋直暴，马眼大开，淫液也滴滴答答往下直流。最近，老婆和源正每天都离不开顺强。两人一个晚上一个白天，轮番耗用顺强的精髓，弄得他筋疲力尽，有些招架不住。这天又是周末，顺强在家里睡着懒觉，想休养调整一下。十点过钟，源正又来了电话，催促师傅去殷维强那儿，把事情了结了。顺强不置可否。儿子大概是补课去了，老婆也不在家，呆着也没什么意思，他想还是该到殷维强那儿去一趟，原来答应过维强，虽然殷维强不是个好东西，可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说过的话便要当真。再者源正也来央求，反正迟早都要去，早去早了。他掏出手机给殷维强打通了电话，殷维强满心欢喜地让他的队长到自个儿家里来。顺强可真到了殷维强家门口，他又感觉自己像是送上门的贱货，心里挺不是滋味。顺强耷拉着脸敲开门，看到殷维强笑呵呵的，兴致挺高的样子。殷维强说老婆带着孩子去舅舅家了，晚饭后才回来。说着，就对队长动手动脚的。顺强麻木不仁地消极配合着殷维强的动作，想让这过程快点过去，谁知，殷维强似乎存心要逗弄顺强一般，把顺强真地当成了一只卖的鸭。顺强用嘴巴吸着殷维强粗大的鸡巴，心想这狗日的鸡巴怎么这么长，比老子的还长，可别把我屁股捅坏了！而殷维强每次都是被男人日屁眼，既没被男人吸吮过，更别提日男人了。顺强的口技让他欲死欲仙。他学着嘉铭的样子，吐了唾沫在手指上，塞进队长的肉穴。这是他第一次玩别人的屁眼，虽然只伸进去了两个手指，却感觉无比兴奋。他想象着包围着他两根手指的肌肉的结构，正准备把无名指也伸进去，鸡巴上却感觉被轻轻咬了一口。顺强轻地轻制止着：“你轻点儿！”他一直是很敬畏、尊重顺强的。在矿上干活时两人关系处得不错，互相也有个照应。最近能搭上源正并且捞到些好处，也算是欠了顺强一个人情。既然走上这条道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否则不会有好日子。上次嘉铭来矿上检查工作，他本以为嘉铭是找矿长和顺强谈工作，谁知嘉铭要单独找顺强。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尾随着队长去了宾馆，才发现队长是去了嘉铭的房间。他明白了一切，他想他一定要攀上嘉铭这根高枝。他主动投怀送抱，却凑巧让顺强发现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过意不去。殷维强慢慢缩回手指。顺强是队长，他又成天“大哥大哥”地叫着，那浑身的肌肉和成熟粗犷的气质却一直吸引着他，他总是找机会要试试顺强。所以那天源正说，嘉铭走之前想玩点新鲜的，让他和顺强一起出场，源正说即使这次弄不成，他也保证说服他师傅答应让他殷维强操一次。这源正，真是精明又守信用，几面讨好卖乖。难怪最后好处都让他拿了去，自己跟他比，可真是个笨蛋，幸亏爸妈生就一副好皮囊。他不再想那么多，转而细细地观察着顺强的肉穴，小穴是是暗红色的，越往中间颜色越红，皮肤上布满了皱褶，小洞四周是黑压压的体毛，散发着男人私处特殊的气息，那气息狂放、粗野，直接耸动着人的欲望，他忍不住又伸出手在队长大哥的屁眼里掏弄着。队长口中慢慢地发出了低低的呻吟声。他用手指探索着队长屁眼里的每一寸肌肤，感觉着里面的温度和紧缩。队长似乎很舒服的样子，并且更加用力地吮吸着自己的大鸡巴，他甚至感觉到了自己的淫水开始向上涌。他再一摸队长，更是硬得不行。他挺起身来，在手掌上吐了一口唾液，抹在自己的鸡巴上，瞄准了队长大哥的肉穴，猛地插了进去！队长似乎对于屁眼里插了这么长一根肉棒并没什么特别的反应，而殷维强自己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刺激。日男人的屁眼可比日女人的阴户舒服多了。老婆生了孩子后，殷维强的夫妻生活简直是一塌糊涂。前段时间自己的屁眼拿给源正、嘉铭等人玩，完全是看在人民币的份上，哪比得骑上一个大男人舒服。殷维强重重地喘着粗气，在队长身上来回运动着。队长的脸庞坚毅端正，他从上向下望去，发觉队长真是个美男子。他问道：“大哥，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小子弄就弄呗！还有什么怎么样的？！”顺强没好气地说。殷维强一把抓住队长竖立向上的粗鸡巴，才意识到为什么上次让队长搞得那么疼，队长的鸡巴太粗了，特别是根部，直径可能有5厘米吧。他起劲地捏着那饱满的肉柱，眼中放出淫光，“大哥，你可得让我操出来，而且不准用手！”他说完，顺强也没搭理他。他不再套弄着队长的粗家伙，只顾用自己上翘的鸡巴往队长屁眼深处猛顶，他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大鸡巴头被厚实柔软湿滑的肉体紧紧覆盖和包裹着。慢慢地，队长的目光变得柔和而充满期待。顺强仰面躺着，不知不觉中被殷维强的肉棍给扇起火了，那股无名欲火正在他体内乱窜。殷维强的鸡巴又长又翘，龟头在他的前列腺上来回摩擦，让他体会着从未有过的舒爽的感觉。他想，再施展出一些功夫，殷维强就该缴械投降了吧，自己也可以尝试点新鲜的花样。他顺水推舟地故意挑逗着说：“哟，维强，别停，你弄得大哥可真爽！啊！”顺强扭摆着臀部，这让殷维强和自己都感觉到来自前后和左右两个方向的刺激。看到殷维强双鬓慢慢地渗出了汗珠，知道他坚持不了多久了，顺强便“啊啊”地叫着，快速扭动着身体。他整条鸡巴青筋毕露，直指向上。不一会儿，顺强有些兴奋地感受到这次真是被殷维强操爽了，他的鸡巴急促地抽动着，那能量好像来自肛门深处。他的精液一浪一浪地，差点喷到殷维强的脸上。殷维强见状，也跟着“噢噢”地叫喊起来，抠着顺强的双肩猛力地抽插着、喷射着。在运动中爆发着的殷维强由衷地赞叹着，“大哥，你真行啊！”殷维强有些抑制不住兴奋，好想给源正打电话的冲动，告诉他今天他终于把队长大哥给办了，而且还把队长给操出来了，源正估计也没把他师傅给操出来过吧。他想到这里，心中暗自笑着，右手不禁伸到下面摸了摸自己的鸡巴，真是一杆好枪啊。他心中充满成就感地趴伏在队长大哥的身上，还不时地用手指挑逗队长的又黑又大的乳头，那乳头硬硬的，显示着主人的热情仍未消退。他把嘴唇凑到队长面前，伸出舌头，想去吻一下队长的嘴唇，或者舔舔那硬硬的密密地胡子茬，可顺强脑袋一偏，不经意地躲开了。殷维强有些不快，心想，哼，源正跟你说两句好话，给些东西给些钱，你就开始臭美起来了，还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呢！顺强在殷维强的床上度过了一个兴奋的下午，竟然真让殷维强的大鸡巴给操射了。正因为这不是假装的，而是真情实感。清醒之后的顺强才倍感自己的下贱。回想起来，殷维强在床上也真够爷们的。清洗完毕，顺强想走，而殷维强留他一起去喝点小酒放松一回。顺强不想久留，便执意要走。顺强慢慢地遛达回家，他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变得对男人如此的感兴趣。拐过几个街口，就到了老婆摆烟摊的地方。烟摊没什么生意，五点钟了，老婆正在收拾准备回家做饭了。远远地看到老婆粗笨的身影，顺强不禁在心中叹了口气。可一想到对不起老婆，他仍然笑呵呵地走过去帮老婆收拾着。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老婆那天辰冠说要提拔他的事，因为他还不确定是否要听源正的话，辞职，然后去源正的饭店帮忙。顺强总是觉得源正说的帮忙不是一般的什么事，听他的口风，是想把饭店改成一个休闲中心，实际上就是一家“鸭店”，专门给有钱的找乐子的男人提供服务。顺强知道，如果能当上副矿长，老婆一定不同意他再去源正那边“帮忙”了，可是眼下还惦着嘉铭那里的一笔钱没到手。虽然和源正一起策划的这个手段有些恶劣和下流，可是嘉铭也是恶有恶报。现在这个社会，谁不是向钱看啊？连殷维强这傻小子都知道卖身求荣了！回到家里，文宏的电话来了，说晚上和同学去看电影，不回来吃饭了。最近顺强从源正那里拿了钱回来，儿子手上的零花钱比过去也多了些，顺强和老婆也觉得该让孩子和同学多联系多交往。过去家里一起穷，孩子业余时间哪儿也不去，除了篮球也没什么爱好，听说大城市里的孩子每周都去学什么钢琴、书法、奥数、声乐的，而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想吃肉，家里都满足不了，为这事，顺强常常觉得自己没出息。不过现在好了，曙光初现。吃过晚饭，老婆说儿子不在家，正好两人可以早点上床休息。顺强一看老婆的脸色，就知道老婆的想法。但是此刻他好像没什么性欲，他有些担心老婆发现，便支吾着、磨蹭着，不肯去洗漱，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他的手机响了，那刺耳的铃声吓了老婆一跳。当顺强把手机从口袋里摸出来的时候，老婆大大地睁开了眼睛，满脸惊异。顺强一看是源正的电话，就走到门外去接。源正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就好像是在床上。“师傅，又和师母亲热呐？”声音里透着一些淫邪。“去你的，啥事，快说，师母在屋里听着呢！”“师傅，嘉铭来电话了，说集团酒店的事，现在办不了了，因为上边派审计组来了。我让他尽快把钱弄出来，我让他一共给五十万。他说考虑考虑，但是指名点姓，要你去省城去拿钱！”“五十万？他干啥非让我去拿钱啊？”顺强有些意外。“嘿嘿，师傅，你现在可是香包哟！”源正甚至有些嫉妒地说，“跟你做过的没一个不说你棒的，师傅现在眼光也高了，像咱们这小小的一个酒店经理都瞧不上了。”“你甭瞎说！”顺强连忙制止源正。“我可没有。那你怎么不来我这儿？”“这不最近忙吗？你师母回来，家里多少事啊！”“得了得了，别提师母！你家文宏在家吗？”源正随口问到。“你少管！”顺强严肃起来，“你可记住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啊！”“我记住了，师傅！”源正油嘴滑舌地。“过我这儿来吧，我这鸡巴可几天没用了！”顺强愣着没说话，徒弟又催促着，“快来吧，说不定呆会嘉铭就来电话了，正好咱们师徒俩商量商量！”顺强挂断电话回屋，果然老婆正在门口探头探脑地，满脸狐疑之色，也不知她听到什么没有。顺强瞪着老婆，眼睛一斜，“看什么看？！源正给的！我现在得去他那儿一趟！”老婆才放下心来。顺强到了酒店，除了门口那迎宾小姐没换以外，里面的服务生来了好多新人，而且大多是男生。卧室里，源正正光着身子躺在床上看电视，鸡巴半硬地斜在小腹上。顺强知道源正要干什么，仿佛成了习惯，也不多说，就让源正插进了自己的后面。源正的鸡巴比起殷维强可就小多了，可是源正腿上劲大，动作也挺狠，而且花样多，不像殷维强一味地横冲直撞。源正的手、嘴都不闲着，在顺强身上的敏感带抚摩着，这逐渐地提起了顺强的兴趣。源正每次都会照顾到师傅身上的每一块肌肤，特别是乳头、脖颈、大腿内侧等重点部位。源正让师傅一会在上面一会在下面，一会要师傅的前面，一会又要后面。每次感觉到源正要射了，源正就突然停下来，休息一下，待兴奋感过了，又重来一遍。就这么折腾了一个小时，顺强已经开始期待源正的高潮了，肉棒也开始变得粗硬起来。源正满意地捏了捏师傅的鸡巴，心想，我就不信，只有殷维强能把你操硬，你下午做了，我晚上一样把你操爽！源正右手开始来回揉搓着师傅的鸡巴，左手也过来帮忙，把两个睾丸攥在手掌心里玩弄着，时不时地用力挤压一下。师傅鸡巴口里慢慢渗出了淫水，源正用右手拇指沾着那淫水，来回在师傅的鸡巴头上转着圈，把那鸡巴头磨得湿滑红润。最后，源正挺直腰身猛插了几十下，套弄着师傅的鸡巴，撕扯着师傅的阴囊，这时，师徒二人的鸡巴都涨到最大，随着源正前后抽动的身体，两人都向着对方的身体射出许许多多的精液。两人都累得不行，昏昏睡去。直到源正的电话响起。源正起来接电话，顺强在一旁听着，像是嘉铭来的电话。只听源正一连串说了几个“好，好”，嘴角带着微笑，放下了电话。“师傅，过两天你去一趟省城吧！嘉铭答应只给二十万……”源正故意把话只说了半句。“不是说五十万吗？”“师傅！”源正又开始坏笑，顺强仿佛看到了第一次委身于源正时，源正脸上的表情。“那三十万，只有靠你去挣喽！”顺强瞪大眼睛，心说怎么才能挣到三十万啊！他不解地望着源正。源正白白净净地，在房间里幽暗的灯光下，两只眼睛显得特别明亮，五官十分标致，长得比女人还俊，怪不得在深圳能挣到钱回来。心想自己若是年轻十几岁，会不会也会那样发财致富呢？只听源正说：“嘉铭那老家伙让去去省城陪他三天，一天十万，还让你当副矿长。”顺强头一下就大了，简直难以置信。这嘉铭到底有多少钱啊！在源正那里呆到半夜，顺强才疲惫地回到家中。他故意呆得很晚，省得回去早了，老婆又提些要求。这么晚了老婆一定睡了。他把口袋里揣着的源正的信用卡拿出来，和自己的工资卡放在一起。这些卡是让嘉铭打款用的。刚开始顺强不想干，倒不是怕那三天嘉铭能把自己怎么样，只是觉得找嘉铭要钱这事有风险、犯法，自己又没干过这些事，怕给办砸了。源正反复给顺强做工作，顺强提出让源正一起去，可源正又不愿意。最后，源正没办法，便说嘉铭先给那二十万里可以直接给顺强十万。顺强才犹豫着答应了。在源正那里已经洗过了，顺强回来就轻手轻脚地上了床，可刚一进被窝，老婆就翻个身，顺手抓住了自己的鸡巴。老婆的手轻轻抚弄着，顺强一点感觉都没有，老婆弄了一阵，也没了兴致，两人都困乏了，便一觉睡到天亮。上班路上，碰到辰冠，矿长说估计上面很快就会发布任命了，让顺强这几天上班积极点，别出什么岔子。这就么上了三天班，源正来电话催让明天就去省城，顺强想，也好，正好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省得请假时间太长，影响不好。他跟老婆说矿上让他去省城开会，只带着银行卡就走了。顺强坐上长途汽车，才想起来也没跟文宏打个招呼。上次发生那事之后，文宏似乎一直在躲避着自己，父子俩谁也不去捅破那层窗户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又仿佛什么都已经发生了。等到了省城再给文宏打电话吧。到了省城，嘉铭在电话里安排他到“绿星宾馆”先住下。顺强叫了的士赶到后，才发现这是家五星级的宾馆。宾馆大堂富丽堂皇的，顺强觉得自己的穿着打扮太土了，甚至不敢进门。倒是门童标致白嫩，笑脸相迎。到总台报上自己的名字，服务生核对了身份证号，把房卡交给了顺强。1606，怎么又是1606！顺强按照服务生指引的方向来到电梯间等待着。电梯很快来了，他和另外一个小伙子两人前后进了电梯。电梯里非常安静，灯光暧昧。电梯门有些反光，可以反射出人的影子，顺强可以看到旁边的小伙子西装革履，高大英俊。小伙子似乎也正从反光里注视着他。这让顺强有些紧张，他忙把眼光移开。16楼似乎很高，电梯开得非常缓慢。此刻顺强盼望立即到达，那心情有点像坐在矿井里的矿车里等待见到井口的微光。“咚”的一声铃声，终于到了16楼，顺强和那人都争着出电梯，差点挤到了一起。进到房间里面，才发现这是一间挺大的房子，中间一张巨大的床铺，家俱整洁清爽。外面的阳台非常宽敞。他推开阳台的门，站到阳台上，正好可以居高临下地望不远处的湖面。顺强站在阳台上，放眼城市的全景，心情非常舒畅。忽然，旁边房间的阳台门也打开了，走出来一个人。正是刚才一起乘电梯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已经脱去西服、扯掉领带，一件粉色的衬衣颜色非常跳跃，但是穿在他身上一点也不觉得刺眼。那边的人也发现了他，有些意外地朝他点点头。顺强也微笑着回到了屋里，心想这小伙子长得不错。这嘉铭什么时候能来啊。已经快一点了，肚子也有些饿了，他便打电话过去，嘉铭正在开会，让他在宾馆的餐厅自去己用午餐。顺强心想，反正你是财主，不吃白不吃，便带着房卡到下面的餐厅去吃饭，回来正好是两点，儿子该起床去上学了，便打了电话回家问候儿子。正在床上睡着，嘉铭到了，挺着个大肚子，戴着副金丝边的眼镜。顺强一看见嘉铭的模样就反胃。他所接触过的男人基本上是年轻的，或英俊、或健壮，只有这个老家伙是个例外。顺强不敢想象要跟他在一起呆上整整三天！嘉铭放下手里的公文包，挨着顺强坐下来。顺强只穿一件背心和内裤，露在外面的肌肉结实饱满。嘉铭的手不安份地伸向他那长满汗毛的大腿。“许队长，休息好没有？”顺强按照源正教他的方法去做。他轻轻地拿开嘉铭的手，板起脸说：“嘉铭，先说正事。咱是粗人，直来直去，您可别见怪啊。”嘉铭的脸看起来似乎消瘦了些，只是肚子还是那么大。顺强甚至有点恶心嘉铭腰上的一圈肥肉快要蹭到自己身上。他朝里边躲了躲，说。“陈老板让我先和你谈正事，二十万什么时候给？”嘉铭朝着公文包努努嘴，“支票在那里头呢！下午就去银行！”又拍拍顺强的肩膀，“许队长，你放心，让陈老板也放心。我冯嘉铭也是个男人，说到做到。陈老板跟你说了吧。一会儿咱们去银行，你十万，他十万。从今天起，你陪我一天，我往他的卡上再存十万。”顺强没想到这嘉铭还挺痛快，稍微放下心来。嘉铭又说：“那些字据什么时候给我啊？”“下午陈老板就用特快专递寄过来。”顺强按照源正的意思说着。看来嘉铭还比较满意。“许队长，这三天，你可得依我，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顺强鼓足勇气，厚起脸皮说：“没问题。为人民币服务嘛！”嘉铭又把手伸进了顺强的内裤，在他的肉棒上来回胡撸了几下，抽回手来，“怎么着？先去银行？”顺强随嘉铭在宾馆斜对面的工行把款子转了，然后给源正打了电话。源正说马上去银行查帐，查好后，就去邮局寄东西。第一笔交易做完，嘉铭和顺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顺强见嘉铭办事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的，像是个痛快人，对他的印象好了几分。嘉铭和顺强从银行出来，外面太阳很大，看来夏天真是到了。顺强闷着不说话，心想嘉铭一定要去房间里和他做那事。果然，嘉铭没有要走的意思，仿佛也没有什么会议要开了，进入宾馆，一股清凉扑面而来。两人回到房间里，嘉铭解开衬衣领口的纽扣，对着顺强说：“许队长，你先去洗洗吧。”顺强还是不说话，埋着头进了卫生间，实际上他午饭后才洗过澡，不过嘉铭让洗就洗呗吧，反正这三天里嘉铭是老大。匆匆地冲了冲凉，感觉确实要清爽一些。他用浴巾揩干身体，没有穿衣服，将浴巾围在腰间走出卫生间。嘉铭已经取掉了眼镜，正躺着闭目养神。皮鞋都没脱，直接架在床上。顺强怕惊醒他，就悄悄躺在床的另一边。正在想拿什么盖一下身体，嘉铭的手突然移到自己的胸口上。只见嘉铭仍然闭着眼睛，嘴唇一张一合地说，“把我衣服脱了，还有鞋！”顺强想，反正就这三天，我就当一回孙子吧，谁让咱没文凭、没本事、没个好爹妈娘呢，就全当是为了老婆孩子吧。他硬着头皮，一个扣子一个扣子地解开嘉铭的衬衣，又抠开嘉铭的皮带。拉开嘉铭的裤链时，他感觉嘉铭的鸡巴已经有些硬了。他他嘉铭衬衣从皮带里拽出来后又爬向床尾，想松开嘉铭鞋带，可那鞋带系得好紧，是个死疙瘩，半天解不开。嘉铭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眼就看见了顺强的大腿，和屁股缝里黑毛下藏着的小肉洞。他情不自禁地拍着顺强的屁股，又将手滑向两腿之间悬垂着的那一大包东西。“强！”嘉铭改了口，他不想弄得像是在做报告，毕竟这次要在这里呆上三天呢，还是得培养一下感情。顺强正在专心地解那鞋带。嘉铭说：“我就叫你强，好吧？咱们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该干什么，也不用我说了，反正三天时间，如果你的表现超过我的期望值，我是不会亏待你的。你是想升官还是想发财，我都可以给你办!”顺强终于费力地解开了鞋带，嘉铭的话确实不错。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他把嘉铭的皮鞋扔在地毯上，脱下他的袜子，这时感觉嘉铭的手指已经摸到了自己屁眼边上。刚才一直解不开那鞋带，有些紧张，现在好了，嘉铭的手指一摸，自己的鸡巴就开始抬头。他任嘉铭在自己的屁眼里玩着，把嘉铭的外裤下扯下来扔到沙发上。这里，嘉铭只剩下一条内裤，而自己一起是裸着身子。正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主动出击，还是听嘉铭吩咐，突然嘉铭又发话了。“用嘴把我的内裤脱下来，别用手！”顺强心想这老家伙还真能折腾人。他故意隔着裤子去吸吮舔弄嘉铭的肉棒，一会儿，嘉铭的内裤前面已经湿了一大块，也分不清是顺强的口水，还是嘉铭的淫水。顺强舔了一会，双用手把鸡巴从侧面裤口拉出来，用唇尖去触到龟头。他不断地舔弄着，嘉铭似乎受不了这刺激，扭动了一下身体。顺强又用嘴唇把把鸡巴头送回去，继续隔着内裤在嘉铭的鸡巴和蛋蛋上来回移动着嘴唇。终于嘉铭说话了，“行了，快脱吧。”顺强故意逗他，“用手还是用嘴啊？”嘉铭不耐烦地说：“随你随你！”顺强一把扯下他的内裤，闻到嘉铭身体上那特殊的气味更加浓烈了。他小心地对嘉铭说：“您不去洗洗？”“你给我舔干净！”嘉铭提高了一些声调，仍然闭着眼睛。顺强刚想发作，忽地又软了下来。他慢慢地将嘴唇转成环形，叼住了嘉铭的鸡巴。顺强开始为嘉铭做着舌浴，大量的口水和着嘉铭马眼里的淫水上下洗浴着嘉铭的鸡巴和蛋蛋。嘉铭很是享受地发出哼哼的声音。嘉铭闭着眼睛想，钱真他妈的是个好东西。一天十万，我可得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壮队长，虽然这个价码够高的，可比起那一千多万的资金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全当买个乐子吧。他不觉重重捏了捏手里捉住的那条黑龙。而手上传来的感觉，使他自己的心情好到了极点。他现在什么也不去想了，只担心一件事，北京方面能把签证给办下来吗？源正在酒店的底楼四处巡视着，装修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他在墙壁、地板、水管等处看一看又摸一摸，感到很满意。跟在身后的装修包工头陪着笑脸，生怕让陈老板发现什么破绽。源正离开装修工地，往酒店大厅走去，临走时瞅了一眼正在干活的工人们，发现其中有一个既年轻身材也好，他想把这个工人弄来说不定很便宜。门外的工人正在吊装霓虹灯广告牌，上面写着“俊士休闲”。他喝斥着工人“小心点！”。顺利的话，下周就可以开业了。下午要去劳务市场招聘几个按摩师和浴足师。源正都想好了，招几个真正懂按摩的做正规的，再把原来认识的几个男孩、加上殷维强甚至是顺强，弄来给那些老嫖客服务。拉了几个月的皮条才发现这做鸭赚钱更快。嘉铭还算有信用，昨天下午打了十万块钱在卡上，今天上午顺强让去银行查查帐，果然，又来了十万块。顺利的话，后天就一共到手四十万，心里美滋滋地，真不知是该感谢顺强帮着赚了四十万，还是咒骂顺强轻而易举地给自己挣了十万。唉！他叹着气。在深圳呆了几年，再回来老家的矿上，他深感这社会差距太大了，有的人过得像是帝王，有的人简直猪狗不如。好在，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的人乐于寻求不同的奇情淫趣，这就提供了机会。聪明的人就是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利用现有的条件。他环顾着自己创业出来的成果，对自己的奋斗史很是沾沾自喜。矿区虽然落后，可有一条好，人多，客源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身强力壮的或者英挺乖巧的男生也多。像顺强这样的极品满大街都是，只是不知道其中有几个能来当鸭。他想叫上殷维强一起去劳务市场招人。吃过午饭，就约了殷维强一起去。殷维强满心欢喜，知道如果源正找他，一定是有好事。这陈老板是不会让你光做事而不给钱的。到了劳务市场，有一个小的区域专门是按摩师、浴足师，大都有上岗证和健康证。源正只要男生不要女生，他专挑那些长得顺眼的男生，问他们的情况和要求，他一个个地仔细看着那些证件，把自己的名片发给他们。殷维强悄悄问源正，“陈老板，你不弄几个年轻些的帅哥？”源正回来瞧了源正一眼，“什么意思？”殷维强点头示意那边招聘保安、服务生的地方，“您看，那几个，长得不错哦！”源正放眼望去，却看不太清楚，就和殷维强一起走过去，果然，其中有几个很出色的男孩，年纪大约都是23、4岁的样子。源正对着他们一扬肚子，“你们都能干些什么啊？”几个男孩抢着回答：“都会干，宾馆饭店的活都能干，工资要求也不高。”“老板，我是退伍兵，身体棒，会擒拿格斗，可以当保安！”“老板，我原来在四星级宾馆做过的！”源正一听，心想有门，不一定非得要会按摩的嘛，这些劳动力，成本更低，让他们互相学学，也就差不多了。听他们的口音，都是外地的，应该好调教。他又发了十几张名片，主要是给那些身材棒、脸蛋俊的男生，让这些人明天一早到酒店来面试。到了殷维强家附近，源正把殷维强放下摩托车，突然想到应该让殷维强来负责明天的招聘选拔。他说了自己的想法，殷维强大吃一惊，“我？”源正不以为然地说：“啊！你明天问问他们都会干什么，结婚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能直说的就直说，不能直说的让他们先进来干着，反正帅哥不用，光摆在那也养眼。要家在外省的啊，省得惹事。”殷维强心里没底，“陈老板，我行吗？”“什么行不行的！”源正趁人不注意，捏了殷维强屁股一下，“那几个毛头小伙子你都对付不了？亏你还是个男人！现在你是老板，他们是打工仔，你啥不能说？啥不能干？”殷维强一下回忆起当时源正给他做“体检”的事情，明白了一些事情。他厚着脸皮地问：“那陈老板，您今天晚上不教教我？”源正白了殷维强一眼，“晚上我有事。改天再说。”殷维强悻悻地走了，源正最看不惯殷维强见钱眼开的样子，这一点上还是师傅豪爽、义气。想到了师傅，他真想知道师傅是怎么陪嘉铭的。上午问师傅，他也不说，还乐呵呵地，好像挺愉快。嘉铭这老不死的，真会享受。源正一想起师傅那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不禁胯下一股热气升腾起来。刚才留下殷维强就好了，只要我给钱，也能像嘉铭那样爽。前思后想还是算了，先把正事办了，以后有大把男人随便让我玩！源正骑着摩托，走着走着，到了师傅的家附近。他心念一动，给师傅家打通电话，电话响了几声，一声“喂”接起了电话。源正连忙挂掉。听那声音，肯定是文宏，他声音城充满了一个正在成长为男人的男孩所特有的青春气息。他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挑动了一下。他先朝街口走去，远远地看到顺强的老婆正和几个老太太聊天，他放下心来，又往回走，到了师傅家门口，他轻轻地敲响了门板。里面有脚步声传来，门一开，正是文宏。只见文宏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光着上身，脖子上流着汗，手里拿着一支钢笔，估计是在做作业。文宏的身材虽说比他老子矮一头，也已经长成个壮小伙了。文宏的眼睛清澈得让人心疼，依稀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影子。文宏见是陌生人，便问：“你找谁？”源正笑着伸出手轻轻拍着文宏的肩膀，感受着那上面的肌肉。真是个好小伙子啊，“你是文宏吧，我是张叔叔，你忘了？你爸是我的师傅啊！”文宏恍然大悟，礼貌地叫了声“张叔叔。”又说：“我爸出差去省城了。”“是吗？”源正假装很失望的样子，但是也不表现出要离去。文宏见状便把源正让进屋里，“几年不见，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今天放学挺早的啊？”文宏脸上露出笑容，“我们老师生病了，没上成课。”文宏把篮球背心找出来，正要穿上，源正忙挡住他，“天热，别穿了，你看你这一身汗。”说罢，拿出纸巾，为文宏擦汗。源正的手从文宏的脖子上慢慢划向胸口，短短的距离源正几乎用了二十秒，每一秒钟都使他的鸡巴硬了一分。他朝文宏的腹部看去，一些体毛从短裤里伸展出来，炫耀着主人的雄性特征。文宏小时候常骑在张叔叔的脖子上，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逛街游玩，张叔叔也对他很好，给他买吃买喝的，有一顶耐克的帽子就是张叔叔从深圳带回来的。他任张叔叔在自己的身上擦拭着，心中好像又一次地感觉到骑在张叔叔的肩头时自己的小鸡鸡摩擦着张叔叔的脖子产生的兴奋。张叔叔又到厨房拿来毛巾给自己擦着脸。虽然张叔叔年纪不大，却像爸爸一样地照顾自己，这让文宏有些意外。想到这个星期和爸爸的关系弄成这样，他真是后悔，都怪利丰这家伙，总是说男人的身体有许多奥秘，还给他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画报和小电影。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文宏对任何新奇的事情都感兴趣，性欲非常容易被激发，而且往往来得特别强烈。刚开始手淫时，他脑袋里想的都是女明星的漂亮脸蛋，后来就变成了男人的身体，特别是男人强健的胸肌和神秘的腋窝，他喜欢在矿上的澡堂子里偷看爸爸的同事，那些粗壮的身体和浓密的体毛撞击着他萌动的心灵。当他自己逐渐也成长这样的男人时，他又开始喜欢那些精致白净的男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总是吸引着他。张叔叔开口问，“你妈妈呢？”张叔叔的口腔里飘过一阵令人迷醉的芬芳。文宏有些情不自禁，轻轻答道，“她在街口烟摊上吧。”“我是来请你们全家吃饭的，你爸又不在，”张叔叔脸上堆满了笑容，看起来只像一个大哥，而不像是叔叔。张叔叔迟疑了一下继续说，“文宏你去吧，张叔叔请你到县城里去吃饭！”“不，我还要做作业呢！”文宏望着张叔叔漂亮的眼睛说。张叔叔却一把拉住文宏的胳膊，说：“今天周末，明天再做，走走走！”拉着文宏就往外走。文宏拗不过张叔叔，就去找了件运动背心穿上。一出门，便看到张叔叔的大摩托停在阳光下。他跟着跨上了摩托车的后座，搂住张叔叔的腰。摩托车启动时的加速，差点把他甩下去，他紧紧地抱住张叔叔的腰，并用两条粗壮的大腿夹紧张叔叔的臀部。车子三拐两拐，驶上了通往县城的大路。张叔叔开得更快了，这让文宏的心情既紧张又轻松。顺强在宾馆里看电视看得无聊，想着昨天下午和晚上先后用嘴巴和屁眼为嘉铭服务了两次，每次把嘉铭弄得非常舒服，嘉铭直夸自己的功夫和本钱，顺强开始佩服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也许真的如源正所说，自己是个顶级货？嘉铭说今天晚上会到酒店来过夜，还让吃饱睡足休息好，不知今晚他又安排了什么节目。顺强昨天一直想问嘉铭关于副矿长的事，到底有没有门？可又不好意思，怕提起这事，让嘉铭更加猖狂放肆，就忍着没问。今天在宾馆里呆了一天，哪也没去，这会实在是没事干，就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可家里没人接。文宏是去练篮球去了吧，老婆可能是还没回来，晚上再说吧。他又给嘉铭打电话，嘉铭果然很忙，说晚上八九点钟会来，让他自己安排吃饭。顺强打开阳台上的推拉门，看到阳光已经没那么刺眼了，就穿好衣服出去吃饭。酒店里的服务生大都英俊挺拔，大街上也好多帅气的小伙子，顺强看到他们，开始想象他们的身材怎么样，鸡巴硬不硬。真想有个高雅、帅气、有风度的小伙子陪着自己，像住在隔壁房间的小伙子那样最好。自己宁愿给钱，就像嘉铭那样花钱买高兴。想到这里也就明白了嘉铭为什么对自己总是那么有兴趣。往往自己最缺乏的就是最追求的。晚上九点钟不到，嘉铭来了，先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又让顺强去洗，还特别嘱咐他把后面洗干净点。顺强进了卫生间，把身上洗净后，又认真把后面的肉穴清洗了一番，确认一切正常之后，才裹着浴巾出来。嘉铭见他出来，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在顺强身体上上下打量着，伸手抚摸着顺强强健的胸肌，又揉捏一下他的乳头。顺强一看，嘉铭那鸡巴已经硬起来了。嘉铭边摸边说：“陈老板拿到钱了吧？哼哼，强你今天可得好好服侍服侍我，记住，不许反抗！”说着，嘉铭的手就往下一滑，趁顺强不备，揪住了他的阴囊。嘉铭手掌稍稍用力，疼得顺强吸了一口冷气，差点叫出声来。“听见没有！”嘉铭大叫着。“好好好！”顺强连声应付着，顺着嘉铭的手，坐倒在床上。嘉铭把顺强粗壮的双臂举起，又压向床头。嘉铭把鼻子探向顺强的腋下，用鼻子拱着顺强黑丛丛的腋毛，顺强被他弄得痒痒的，顺手抓住了铁床的栏杆，才让自己止住笑。嘉铭让他闭上眼睛，开始吸吮他的乳头，这倒让顺强感觉十分惬意，不一会，竟让嘉铭给逗弄硬了。嘉铭笑道，“你的奶头还真敏感啊！”顺强不去管他，只是闭着眼睛任嘉铭的嘴和鼻子在自己的上半身游走着。忽然，他听到“咣当”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同时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手腕上一阵冰凉。他猛地翻身扬头一看，嘉铭已经用一副手铐把自己铐在了床头的铁栏杆上。顺强惊恐万状，他一辈子老实巴交，这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手铐子。他来回扯了两下，不仅没有扯掉，反而感觉手腕上勒得更紧了。他大声叫：“你干啥啊！”嘉铭却笑咪咪地作了个“安静”的手势，说“别慌，这只是个游戏，我自有分寸！”说着，慢慢地从枕头下又拿出一副手铐，把顺强的右手也铐上了。顺强眼睁睁地看见自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就被嘉铭这样一个肉堆般的老头控制住，失去了自由，感觉无比的屈辱，却又无能为力。他知道嘉铭在性方面心理有些变态，从上次他穿着皮鞋耍弄自己的硬鸡巴就感觉出来了。他只希望嘉铭只是一个爱玩的人，而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嘉铭一边铐上他还一边安慰他，“别紧张，今天陪我玩高兴了，副矿长的位子就向你招手了！”顺强心想，我宁愿不当那破副矿长！他神情紧张地看着嘉铭下一步有什么动作，嘉铭却慢慢摘下了眼镜，又从沙发上堆放的衣服放下摸出一样东西。顺强看了，吓得差点没晕过去。嘉铭拿出来的是一根黑色的橡胶塑料制的假体阴茎。那东西足足有半尺多长，又黑又粗，反射着狂野的光亮。那黑棒子在嘉铭手中轻轻地摇晃着，显得很有韧性。嘉铭看到顺强的神情，知道他一个乡下的矿工，没见识过这玩艺。他想象着，呆会先用这玩艺把队长的后面弄松了再插，肯定很爽。嘉铭伸出那根假鸡巴拔弄着顺强的真鸡巴，很快，就让顺强刚才被吓软了的大棒重新变硬，直挺挺地指向天花板。嘉铭用假鸡巴按住顺强的大棒的龟头系带，将他的整条鸡巴向后压，直到顺强的鸡巴头艰难地贴住自己的肚脐，这时，嘉铭猛地把移开假鸡巴，顺强的肉棒一下子弹回来，前后摇了两下，屹立在中间，轻轻地弹跳着。顺强全身肌肉绷紧，小腹上的几块腹肌清晰可见。他动了动被箍在床头的双手，依然没有任何被解放的可能。嘉铭很满意顺强的表现，又淫笑着把那黑乎乎的家伙放在了他龟头的冠状沟上，开始向前压。顺强“啊”地一声叫出来，“嘉铭，别往前压，疼！”嘉铭可不管那么多，手上继续使着劲。他盯着那充血发涨的真鸡巴，在一根黑棒的压迫下，慢慢地低下了头，所有的血管都暴涨起来，阴茎根部的血管甚至连动了小腹上的血管，透过阴毛，可以看到它们都已经被拉伸到了极限。这时他发现这根肉棒变得更粗更黑了，龟头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紫色。顺强的呼吸开始变得沉重，“求求你，嘉铭，你放了我吧。”嘉铭回过头来看着顺强的表情，看来他是真地承受不了，便抽回了手上的黑棒。有了这个工具，嘉铭感觉自己更加强大了，再壮实的男人，也得听自己的，也会哀求自己。可此时，他有些扫兴地发现，顺强的鸡巴慢慢变软了，没有了刚才雄壮的气势。他挪动了一下身子，将自己半硬的鸡巴塞在顺强的嘴里。说实话，现在他并不让自己的鸡巴被满足，他更需要的男人在心理上对自己的屈服和崇拜。他在顺强的嘴里来回动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伸手摸过去，顺强的鸡巴还是软软的。虽然，顺强未勃起的鸡巴也非常可观，可是这没让嘉铭感觉到自己的威力所在。他松开顺强一只手的手铐，让顺强翻个身跪趴在床上，屁股向上撅着。顺强求他把两只手都松开，可他不干，他要的就是这种征服和控制的快感。他先把黑棒送到顺强面前，让他用口水把黑棒沾湿，好想先塞进队长的嘴里，用黑棒操操他的嘴，可又怕伤着了他。嘉铭心想算了，只把湿润的黑棒拿回到顺强的穴口，挑逗着，然后一点一点往里塞。他想顺强一定是有了思想准备，这次也没叫，也没嚷。可是顺强这乖乖的表现却让他有些失望，仿佛在战场上失去了对手。“强，看来你喜欢这粗黑的棒子！”嘉铭有些自惭形秽，看来自己的东西太小，每次根本无法满足顺强。“不，我喜欢你的肉棒。”顺强违心地说。“哼，我看你不像。这根黑棒子你用起来才解气、才过瘾！”嘉铭边说，边开始用那根假鸡巴前后抽插着。他一会将假鸡巴插向最深远处，只留着那黑棒的底座在手里，一会双用黑棒顶端的巨大的龟头摩擦着顺强肉穴口那黑红的肌肉。这就么前后弄着，嘉铭发现自己流出了许多淫水，虽然自己的鸡巴并不是很硬。他又开始把那黑棒向着顺强屁眼的四周捅着，感觉到这个动作使顺强有了反应，顺强的低声呻吟听不出是痛苦还是舒服。嘉铭的手本来正揉搓着顺强的睾丸，忽然感觉顺强的鸡巴又变硬了，他嘴角一笑，问顺强：“怎么样，强？屁眼还舒服吧？”“还好，还好。”顺强咬着牙，心里骂着这老家伙，一边想，回去一定要把源正那小子屁眼搞烂，都是他把自己弄成这样。可是随着嘉铭手上的动作，自己的鸡巴却不争气地硬了起来。嘉铭暂停了手上的动作，把那黑棒塞在顺强屁眼的最里面，就下床去了，顺强回头一看，嘉铭又拿出一根细绳子，估计有两尺多长，铅笔那么粗。嘉铭让顺强仰面躺着，整理着绳子，一只手扶住他的阴囊，一只手用那绳子把自己的阴囊捆了想来。顺强简直想象不到嘉铭是如此地变态。嘉铭抚摸着被绳子挤成一个球形的两只睾丸，那阴囊上的皮肤因为紧绷而透亮，“不错！”嘉铭点着头，又把绳子绕了一圈，系在了顺强鸡巴的根部，这使得顺强的粗鸡巴显得更粗更长，血管再一次地突出出来，仿佛要绽开一般。嘉铭玩弄着被束缚急欲反抗的肉棍和肉球，心中兴奋感不断积聚着，到达了兴奋的极点。他问顺强：“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说你喜欢……”他故意不说了，让顺强说。顺强为了早点结束自己的痛苦，就低声说到，“我要你的肉棒，嘉铭。”嘉铭听罢，猛地抽出黑棒，这让顺强感到莫名的空虚，他不禁叫出来，“嘉铭，我要你！”嘉铭一听，反而放慢了动作，他抬起头想看着顺强的脸，顺强却面向床头。嘉铭侧身问他，“你要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说啊！”嘉铭“啪”地一巴掌拍在顺强的屁股上。顺强屈辱地叫道，“我要你的鸡巴，我要你用大鸡巴插我！”嘉铭满意了，兴奋地前后撸动着自己的鸡巴，插进了顺强的松软的肉穴，他前后运动着，一边幻想着，他已经坐上了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飞机，从此就守着那一千万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说不定还能包下一个洋小伙呢！因为前戏太长、太刺激了，心理上的兴奋甚至超过了生理上的快感，没弄几下，嘉铭就抑制不住地射在了顺强的屁眼里。顺强僵硬的身体也跟着松驰下来，喘着粗气，这场可怕的梦魇终于结束了。文宏坐在摩托车上，搂住爸爸徒弟的腰身，几乎趴在了上面。就这样摩托车开进了县城，张叔叔带他来到县里最好的一家重庆火锅店。文宏很少到县城里来，县城里显得挺冷清的，不过似乎更加时髦一些，实际上，整个县里也就属矿区热闹繁华，毕竟煤炭是县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嘛。县城里空气清新、街道整洁，行人也穿得光鲜一些，不像矿区里，放眼放去都是些粗鄙的工人。虽然自己来自最底层、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可文宏却急于摆脱这种环境。他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只想好好练篮球，明年能考上体育学院。听说，张叔叔去深圳发了财，就让张叔叔请一顿饭吧，也不错。火锅真辣、又麻，看着满锅翻滚着的红汤，文宏想吃又不敢吃。张叔叔点了许多菜，好多都是文宏不知道名字的，还要了啤酒和饮料。文宏不喝，怕爸爸知道了要揍他，可张叔叔说保证不跟爸爸说，还让文宏也别跟爸爸说。张叔叔把啤酒给文宏倒上，啤酒在酒杯里翻着泡沫，杯沿上凝结了一些小水珠，那啤酒的味道和口感似乎诱惑着文宏，他不禁陪着张叔叔端起了酒杯。张叔叔是他见过的男人里面最漂亮、最高雅的，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叔叔。他暗自思忖。吃完晚饭，天色已晚，文宏惦记着没跟妈妈打招呼就出来，急着要回家。张叔叔答应着“好吧”，骑上摩托车，却无法发动摩托。钥匙拧了几下，都是这样，张叔叔有些着急，边弄边骂。张叔叔想找人修理一下车子，可是这么晚，好多铺面都关门了，推着车走了半个城，也没找到。这时已经九点了，张叔叔似乎也走累了，他停下脚步，侧身面对文宏说：“文宏，回不了家喽！干脆咱们在县城住一晚上吧，明早修好了车再回去。”文宏有些意外，又担心。张叔叔接着说：“来，给你妈打个电话，然后咱们去看哈利波特！”张叔叔拿出手机来拔号，把手机递给文宏，文宏犹豫着接过手机，张叔叔又嘱咐到。“就说在同学家玩，别跟你妈说和我在一起，省得你爸你妈骂我！”订了宾馆，看完电影，文宏似乎有些兴奋了，初夏的夜风吹在身上，有些凉嗖嗖的。回宾馆的路上，张叔叔看到文宏只穿着短裤和背心，伸出手搂住了文宏的肩膀，这让文宏有些感动，身上和心里都热乎乎的。到了宾馆，打开房间门，文宏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双人床，而不是想象中的两个单人床。文宏正觉奇怪，张叔叔说，“标准间没有了，只有这种房间了，咱们就凑合一晚，反正明天一早就走了。”文宏也没说什么，只想赶紧洗个热水澡。洗完只穿着条内裤就出来，张叔叔上下打量着文宏，手扶着文宏的肩膀，把他转了一个身，称赞他身体壮实，文宏心里嘭嘭直跳，钻进了被窝看着电视。他总觉得和张叔叔在一起睡觉有些尴尬，一个是年龄上有差距，没什么共同语言，另外，总感到张叔叔的眼光有些异样，看得人不自在。房门一响，张叔叔也洗完澡出来，却光着身子，什么也没穿，两只手正用毛巾在头发上擦着，走到床边来。张叔叔身材比爸爸单薄一些，可毕竟也是在矿上干过几年的，身体显得匀称精干，白净细腻的胸口上还有着一些胸毛。文宏发现张叔叔的鸡巴光滑，挺细挺长，和爸爸的简直不一样。他只觉得自己心潮起伏，不敢再盯着张叔叔的身体看。张叔叔掀开被子的一角，爬上床挨着文宏的身体。不知是对文宏解释，还是在自言自语地，张叔叔说：“我喜欢光着身子睡。”张叔叔翻了几个频道，都觉得不好看，最后调出来一个付费频道，是三级片。文宏一听那音乐就知道是那种类型的，两人看了一会，不觉都有些激动起来，张叔叔干脆掀开被子，双手在鸡巴上前后套弄着。文宏用余光看到张叔叔的鸡巴已经变硬了。本来自己没硬，可看了一眼张叔叔的鸡巴的样子，文宏也跟着硬了起来。他好想侧过脸去看看张叔叔的腋毛啊，可又不敢动，只是傻乎乎地盯着屏幕。张叔叔边看边说：“简直受不了！”他隔着被子抚摸着文宏的大腿，“文宏，原来看过这些吗？”文宏不自然地点点头。张叔叔又问：“和女生做过那事吗？”文宏又摇摇头。“你这么靓，又这么壮，肯定喜欢你的女生很多的！”张叔叔跟他开起了玩笑。文宏红着脸不做声。张叔叔突然很怪异地笑着：“你是不是还还没开始发育啊？！”突然，他把搭在文宏身上的被子撩开。文宏没料到张叔叔会这样，自己的身体一下子暴露在张叔叔眼前。只见内裤下，一根大鸡巴呼之欲出。张叔叔夸张地赞叹着：“嗬，你厉害啊！”文宏心里不服气，说：“还说我没发育，咱俩比比，比你的可粗多了。”没想到张叔叔真地要比，并且伸手抓住了文宏的鸡巴。文宏脑袋“轰”地一声巨响，他无意识地也伸出手，握住了张叔叔的鸡巴。懵懵懂懂地，他意识到张叔叔正趴在自己身上吸吮着自己的鸡巴，内裤已经不知去向。张叔叔的口腔是那么柔软、湿润、热乎，根本让人感觉不到他的牙齿的存在。文宏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这比自己打飞机强多了，源正一边起劲地吸着文宏的鸡巴，一边开始用手在文宏的阴囊上和肛门附近抚摸。文宏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可鸡巴已经发育得非常健壮，看来是遗传了他爹的特点，粗大、光滑、皮肤白嫩透亮，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源正虽然见多识广，又卖又嫖，可从没想过和一个少年发生关系，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源正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觉得只有这样，让师傅白白拿去了十万元钱才不觉得亏。十几年前，源正刚到矿工做学徒时，什么都不懂，多亏顺强这个当师傅的多方面照顾他，自然他对师傅的儿子文宏也特别好，想那文宏四五岁时，就跟着源正四处乱跑游玩。源正那时就发现文宏的鸡鸡挺大的。好几次在矿里的澡堂洗澡，他都会悄悄盯着师傅健壮的身材和傲人的阳具。后来源正终于明白了他这种爱好这是怎么回事，他找机会去了深圳，这是他人生中做的第一个正确的选择。两年前，刚从深圳回来后，源正远远地看到过一次文宏。他一下子被文宏吸引住了。文宏已经长成一个大孩子，吸取了他父母所有的优点，英俊健壮清纯。源正这些年来朝思暮想的不是别人，正是师傅的儿子文宏。所以他软硬兼施将顺强带上这条路，一方面是为了钱，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创造机会得到文宏。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文宏如此沉迷。实际上他每次和师傅互相操的时候，脑海里想的都是文宏。此刻，年轻诱人的文宏就被自己掌握着，他无论如何都要所要插入他的身体。他最喜欢的就是为男人开苞。他活了近三十年，还是第一次动这种只有十七岁的男孩。想到这里，源正更加激动起来，他在文宏的粉红肉穴口附近来回摩擦着。这时，他感到腋下刺痛，原来是文宏揪住了他的腋毛。这孩子干啥啊？源正看着文宏的神情，知道这孩子可能喜欢男人的腋窝。他知道该怎么对付这孩子了，他平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捧在后脑勺上，让自己手臂上的肌肉鼓出来，腋窝也完全显露在文宏的眼前。张明对自己的身材还是颇有自信的。文宏看着张叔叔上半身的肌肉，以及胸前、腋下的毛发，又望向陈叔叔眼眸中如火的热情，开始感到浑身的颤抖。他为了让自己更加镇定一些，轻轻握住了陈叔叔的鸡巴。这是他第二次接触男人的身体，第一次是他和父亲。自从那一次后，他非常自责，可是却无论如何驱赶不掉对男体的向往，他知道那是他的爸爸，只要他张口，爸爸会为他做任何事情的。但是，他真地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爸爸。陈叔叔从小就待他很好，他也很信任陈叔叔，此时，他抓住陈叔叔的鸡巴，看到那硬硬的龟头上渗出了水珠，他不禁伸出舌头去品尝那晶亮的液珠。陈叔叔轻轻叫了一声，扯过被子盖住了自己的身体。这让文宏有些失望和疑惑，弄疼了他了吗？陈叔叔仍然把他那迷人的腋窝暴露在外，对文宏说：“文宏，别闹了，你还小！”文宏一听就急了，“谁说我还小？”他掀开被子，发现陈叔叔的鸡巴还是那么硬，龟头红红的。他知道用嘴吸吮鸡巴会让对方感到快乐，他一下含住陈叔叔的鸡巴，含糊不清地说：“我就要闹，就要闹！”源正拉过文宏的一只手，在自己的肩头和腋下反复揉搓着，嘴角流露出不被察觉的笑容，当他用手细细地探索着文宏的鸡巴和屁眼后，他确信今天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他用力推开文宏的头，自己去叼住了文宏的鸡巴。文宏的鸡巴本身并不十分吸引源正，可源正要先让文宏体会到男人能够给他带来的快感。他用嘴唇在文宏肉棒的上来回舔着，用双片嘴唇夹住一部文宏鸡巴上的一部分皮肤左右晃动着脑袋，他这样弄了一会，发现文宏的鸡巴变得非常硬了，他又用手握住文宏鸡巴的下半部分，双唇重新含住文宏的鸡巴头。他用嘴唇包裹着利丰的鸡巴头，用舌头在上面来回搅动着，时不时地将舌尖伸进马眼里。文宏年轻的身体哪里经得起这种刺激，很快，马眼里就汩汩地开始冒淫水。源正尝到这新鲜的淫水，不禁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口腔全力伺候着文宏的鸡巴，另外一只手慢慢地放在了文宏的小穴附近，一点点地向里面进攻。文宏很快就弓起身体，发出低吟，猛烈地喷发出来。精液洒得到处都是，两人的身上、床上、还有被子上。源正有些意外文宏一次可以射这么多。文宏喘着气，睁开了眼睛，顺手在陈叔叔的身体上摸了一下，发现陈叔叔还硬着，鸡巴头上布满了粘液，他盯着陈叔叔的眼睛，陈叔叔用眼睛告诉他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源正用手指从文宏的小腹沾了一些精液，轻轻地涂抹在文宏的小穴上，伸进去一两个手指为文宏活动着。文宏似乎很享受，小穴很放松地让源正去掏。源正弄了几下，对文宏说：“要陈叔叔吗？”文宏抬头望着陈叔叔，那俊俏红润的脸庞十分英俊动人，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源正在自己的鸡巴上吐了些口水，用手润滑着自己的肉棒，他不想让文宏太痛，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不能用对付他老子的手段。他轻轻将鸡巴一点点地捅起了文宏的身体。源正慢慢地前后运动着，身下这个大男孩目光迷离，脸形有几分像师傅，他一边动着一边幻想如果此该再含住师傅的大棒，那将是多么刺激的场景啊，或者，让师傅插进自己的屁眼，就仿佛直接在操他的儿子？想到这里，他不禁加速进行着活塞运动，眼前不断变幻着顺强和文宏的身影，终于他又一次地完成了对一个男人的洗礼。直到早晨醒来，顺强才意识到嘉铭不在身边，自己手上的铐子也已经不见了。他恍忽回忆起嘉铭半夜突然接了个电话，匆匆离开了。想到嘉铭昨天晚上折磨了自己几个小时，却没让自己满足，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嘉铭走后，他一直失眠，总是回想着这几个月周遭发生的事情，既痛苦又快乐，然而心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一种朦胧的期待，还夹杂着一些对未来的恐惧。他不知道这嘉铭还能有什么花样。终于进入了梦乡，又一直做着恶梦，特别是梦见文宏被弄到源正的休闲中心做鸭的情景，这让顺强特别不舒服。他来到阳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发现隔壁那个帅哥也正在阳台上，而且只穿了一条内裤，他看着那帅哥，身材匀称，皮肤很白的样子，不禁胯下蠢蠢欲动。怕那个帅哥发现他，他赶紧回到屋内，给源正打电话问他款子到没，源正说他马上去查，很仓促地挂了电话。本来顺强还想在源正面前骂一下嘉铭那老家伙解解气，可是对着“嘟嘟”的忙音，顺强愣在那里，讨了个没趣。放下电话，顺强心想，最后一天了！明天一早就回家，还是回矿上好好上班得了。源正从嘉铭那里把钱拿够了，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自己也少搭理他，就当这几个月让狗咬了两口，挣了十万元钱，可这笔钱怎么跟老婆怎么交待呢？还是存成私房钱？想了一会，也没什么头绪。到了晚上，嘉铭来到房间，说明天顺强就要走了，要陪顺强去吃顿饭。顺强有些意外，但也没拒绝，就跟着嘉铭来到宾馆顶楼的旋转餐厅吃西餐。顺强根本吃不惯西餐，没吃多少，而嘉铭似乎也是心事重重，胃口不好。吃完饭，嘉铭从包里摸出一个小盒子，递给顺强，说：“这几天委屈你了，这些东西留给你吧，给老婆也行，变卖了也行。”顺强打开盒子一看，是一包金戒指、金项链什么的，顺强手一哆嗦，盒子差点掉到地上。嘉铭却不以为然，“你留着吧。我只有一个条件，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之间的事情！记住我的话，没错的！”嘉铭的话让顺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嘉铭继续说：“以后这煤矿的效益肯定越来越好，你当上了副矿长，好好干，别跟着源正那小子胡来。”顺强开始感到无地自容，弄不清楚嘉铭是真对人好，还是怎么回事。嘉铭在台上台下可真是天壤之别啊。嘉铭示意顺强把那盒东西收好，说。“该给的钱我上午就都打过去了。源正应该是收到了。这小子讹了我五十万，不过，为了你，我觉得也值得！”顺强心里热哄哄地，鼻子里有些发酸。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掩饰着自己的失态。“嘉铭你又开玩笑了！”“没有！”嘉铭摘下眼镜，叹道，“人生在世，总有些事情放不下啊！”“对了，我这还有一封信，你回去帮我转交一下。”嘉铭突然想起来，从包里又拿出一个信封递给顺强。顺强接过一看，“煤矿子弟校高二（三）班……”，这不是文宏读书的班级吗？往下一看“郑利丰”。顺强一惊，嘉铭干嘛给利丰写信？还让自己转交？顺强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念头，呆立在那里。嘉铭的眼睛望向窗外，似乎也在强忍着什么。顺强鼓起勇气问到，“这利丰是你什么人啊？”“唉，说来话长啊，”嘉铭摇摇头，“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的儿子。自打他出生，我们家里就没认过他，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利丰啊！这孩子长这么大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我……”后面的话，顺强根本没听进去。天哪，一直觉得利丰的家庭有些怪怪的，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这嘉铭年轻时，真是够风流，男女通吃，四处留情啊！吃完饭，两人回到房间里，嘉铭似乎情绪不好，心神不定的，顺强心想反正是最后一天了，人家该给的钱也给了，就问嘉铭想怎么玩？嘉铭像是很累，没说话就上了床，顺强自觉地脱掉衣服，挨着嘉铭躺下，又帮嘉铭把衣服脱掉。两人都脱光了以后，顺强发现嘉铭没什么反应，自己却已经硬了。顺强不好去打搅嘉铭，睁着眼睛胡思乱想，也不知老婆儿子在家怎么样。昏昏噩噩地，慢慢合上了眼睛。过了一会，顺强感觉有人在弄自己的鸡巴，醒来发现是嘉铭的手。嘉铭抚摸着正在变得粗硬的肉棒，说：“你的鸡巴真粗，屁眼也紧，用起来真他们舒服。”顺强没作声，只只嘉铭又说：“明天就分别了，我准备给你留些纪念。”顺强心里一紧，背上被嘉铭推了一把，“睡那头去！”顺强依言从床头爬到到了床尾躺下，而这个过程中，嘉铭的手一真握住顺强的鸡巴。他躺下后，嘉铭又拽住他的鸡巴说：“住这边点！”顺强挪了挪身子，眼前就赫然出现了嘉铭的鸡巴。嘉铭鸡巴此时也已经硬起来，整个阴囊收缩在一起，显得非常生猛的样子。顺强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自己的鸡巴被一团热乎乎的东西围住了，是嘉铭在为自己口交。顺强也打捉住嘉铭的鸡巴送进自己的嘴里。顺强第一次玩69，感觉无比刺激，而且这样显得很公平、很美好，他和嘉铭两人奋力吸吮着对方的鸡巴，模仿着对方的动作，努力挑逗对方。恍惚间，两都感觉是在玩弄自己的鸡巴，因为自己嘴上和手上做了某个动作之后，那鸡巴就会产生相应的反应，而这反应恰恰是自己的鸡巴所需要的。就这么两人投入地舔着、撸着、吹着、扯着，忘记了两人在年龄、地位和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满脑子里只是这一只肥硕的鸡巴和这种平和所带来的惬意的享受。顺强确实想让嘉铭爽快，不仅是为了钱，也为了嘉铭对他的信任。他聚精会神地吮吸着嘉铭的鸡巴，那鸡巴不大，也不是很硬，放在嘴里一点也不觉得难受。这时，他突然觉得嘉铭的手慢慢摸到了他的小腿，又继续往下走，停留在他的脚掌上。嘉铭轻轻抚摩着顺强的大脚，每一个脚趾都十分饱满墩实，尤其是大脚趾，圆圆的，红红的，显得非常性感。嘉铭朝顺强的脚下移动着，两只手都抱住顺强的脚，用力揉捏着。这时，顺强弯起腿，让自己的手可以继续拔弄嘉铭的鸡巴。嘉铭似乎受到了激励，一口咬住了顺强的大脚趾。那热乎乎的感觉让顺强既惊喜又害羞。他知道自己的脚有味，老婆一直很对他的臭脚有意见，没想到这会嘉铭正抱着脚在那儿亲着！嘉铭掰开大脚趾，伸出舌尖去舔那脚趾的缝隙。嘉铭用自己的口水滋润了第一个趾缝后，又转而攻击下一个。在嘉铭恣意地玩弄顺强的双脚时，顺强自己感受到浑身颤栗，仿佛比被别人玩奶头还刺激。顺强想，这就是嘉铭说的纪念吧。他好想这就样射在嘉铭的身上。没想到，嘉铭却松开了嘴巴。顺强抬起身子看着嘉铭的脸，“嘉铭，你要什么？”嘉铭侧起的身体慢慢地转过来躺平在床上，“我要你插我！”嘉铭一字一字地说到。顺强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没动。嘉铭却催促他快点。顺强心中犯疑，可是充分勃起的肉棒已经在渴望更加强烈的冲击。“来，试试你老哥哥的肉穴！”嘉铭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说。顺强伸手在嘉铭的肉穴附近抚弄着，有些不确定嘉铭的想法是不是真的。嘉铭在下面啊啊地叫着，好像被顺强摸得很舒服，顺强看到自己的鸡巴被嘉铭舔得无比的湿润，就鼓起勇气插进了嘉铭的身体。嘉铭被插了以后，反而十分兴奋，“一、二十年没被操过了啊！”顺强开始缓缓地冲撞着嘉铭，嘉铭似乎很满足，双手抠紧顺强的臀部肌肉，嘟囔着：“用劲！用劲！”顺强想不到嘉铭也喜欢被人插，他难以想象偌大一个煤矿的老总竟然在自己身下被操得直喊爽，这更加激起了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欲望。他的鸡巴像个大大的活塞，不断在嘉铭的肉穴里前后运动着，搔动着嘉铭直肠里的每一根神经，撑开了那里的每一块肌肉。嘉铭显示是被顺强充满阳刚气息的男体所征服所倾倒了，但是由于他太胖，双腿架在顺强的肩膀上，弄得自己的顺强都有些累，嘉铭放下了一条腿，扭转了身体，让顺强从后侧面干他。嘉铭侧着躺着，顺强每一次从这个方向进入男人的身体，感觉有些奇妙，他努力地感知着肉穴不同的弧度给自己的鸡巴带来的特殊的刺激。这就样玩了一会，嘉铭还是觉得累，终于提出让嘉铭从后面进他。嘉铭弯腰跪在那里，屁股向上撅着，这个动作十分地下流，顺强感觉自己的威严正散发在这张床上，他挺进了嘉铭的屁眼，感觉自己正是这床上的主宰。嘉铭胖乎乎的身体又软又绵，那感觉和操源正和殷维强那样的小伙子大不相同。顺强感觉仿佛跌进了迷雾中的深渊。顺强起先也用两个膝盖着地，前后动着胯骨，操着嘉铭，后面觉得不解气，他又站起来，几乎骑到了嘉铭的屁股上，让自己的鸡巴向下不断地往深处插送。这个姿式让他感到鸡巴特别的肿胀。插了上百下这后，他向后移了移身体，只让自己的鸡巴和嘉铭的屁眼挨着，身体其它地方都和嘉铭保持着距离，这样他运动的幅度更大了。眼前是嘉铭白花花的肉体，耳畔是嘉铭哼哼唧唧的呻吟声，顺强不断地前后运动着，偶尔还恶毒地左右摇晃着自己的鸡巴，似乎似要抹掉嘉铭记忆中自己的卑躬屈膝的模样。嘉铭的屁眼被顺强的大棒操得十分爽快，屁股越撅越高，看来是想让顺强插得更深一点。顺强此刻一点也不客气，奋力地抽插着大鸡巴，当他看到抽出来的鸡巴已经变得油亮发红时，他高声叫喊着，一阵快速的猛插，终于发泄在嘉铭身体的最深处。第二天清晨，顺强就赶到了长途车站，坐上车，准备给嘉铭打个电话告别，听筒里传来的却是“你所拔打的号码不存在！”的提示。他检查了号码，再打了一次，仍然如此。他有些奇怪。就在汽车快开到县城时，突然停了下来，而且前后停满了汽车堵得水泄不通。有许多警察在指挥交通，一辆辆的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呼啸而去，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顺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果然，有路过的人传来消息，说是煤矿瓦斯爆炸，死了上百人，通往矿区的路都封闭了。顺强揪住过路的人问，“是哪个矿？”那人看到顺强急红眼的模样，使劲摇着头，说“不知道！”顺强心里暗自祷告着，千万别是咱们五矿啊。他坐立不安地呆在车子上，终于下午才恢复交通，回到矿区一问，谢天谢地，是一矿的16号井发生了爆炸，据说死伤了二百余人。虽然不是自己所在的矿，可是天下所有的矿工哪一个不是拚了老命地干活啊？就这么就永远地埋在矿底下，说不定连个尸首都见不着，想想真是不值啊。回到家里，儿子正在睡大觉，他走进儿子的房间，看到儿子的鸡鸡在毛巾被下撑起了个小帐篷，忽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又退了出来。他正收拾着屋子，儿子起床了。文宏看到爸爸已经回来了，有些意外，心里十分担心爸爸知道了周末他没回家的事情。可是爸爸的情绪似乎很好，还从省城带了好多东西给他，这让文宏感到十分高兴。爸爸靠近他时，传过来的男人的体味，让他又开始怀念和陈叔叔在一直度过的夜晚。爸爸这次回来似乎变了，变得爱说笑了，只是爸爸突然问到利丰家的地址，让文宏心里一紧，搞不懂爸爸是要做什么。顺强重新回到矿上干活，副矿长的任命已经下来了，辰冠说就等他回来，开个大会，隆重宣布集团的任命。下班前，顺强早走了一会，怀揣着那封信到了利丰家。利丰一个人在家，家里收拾得很整洁，看得出利丰妈妈肯定比文宏妈妈能干。利丰很意外文宏的爸爸会来找他，他想这许叔叔一定是来报复自己的，要不就是自己拿黄碟给文宏看，许叔叔来收拾自己。经过短暂的紧张之后，利丰回过味儿来了。许叔叔？许叔叔还不一样被我嫖过日过！他一下子又来劲了，开始趾高气扬地对待着顺强。顺强也不介意，只是默默地拿出了嘉铭的信。利丰有些意外地撕开信封，一张信用卡掉在地上。顺强帮利丰拾起来放在桌上。利丰打开信纸看着信，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哇哇地大哭着，把顺强吓了一跳，也不知那信里写了什么。只有在哭泣时，可以感觉到利丰还是个孩子。顺强不知所措，利丰慢慢地停止了哭泣，泪眼婆娑地看着顺强，“我爸爸走了！我要爸爸，不要钱！我要我爸爸啊！呜呜～～”利丰猛地扑向顺强的怀里，抱住顺强的腰，双手在顺强的屁股上揉搓着。顺强抚摸着利丰的头，不住地说：“孩子，不哭，还有许叔叔呢！别哭别哭！”闻着利丰身上的青春气息，顺强两天没发泄的情欲也慢慢升腾起来。他好想抑制住自己肮脏的想法，可是曾经插进过自己身体的这个孩子，此刻是多么娇弱，多么可怜啊。他楚楚动人的样子迅速勾引起顺强原始的野性。他的手也在利丰的身上游走着，他意外地发现利丰的鸡巴已经有些硬了。利丰从顺强的眼神中看到了某种召唤，那是一种成熟的男人所特有的坚毅和刚强。他感到那眼神里包含着如此温暖和慈祥的信息，仿佛要把他融化掉。他脑海里浮现出许叔叔的巨根的模样，每次攥住那巨根操许叔叔的屁眼时，他都感到无比的安全和舒坦。自己的父亲走了，那就让许叔叔来当爸爸吧，反正和文宏两人也是情同手足，无话不谈。虽然文宏很可爱、很听话，可是利丰也不愿意在任何一方面落后于文宏，他一定要完全地占有文宏的爸爸。想着想着，不觉已经把顺强引到床前，说：“许叔叔，我错了，你日我吧！”说着，利丰就开始松解开顺强的皮带扣。顺强惊诧莫名，自己一直很忌惮这个嫖过自己的孩子，现在这孩子却送上门来了。想到在省城才搞了他的老汉，现在儿子又主动献身，他的鸡巴上要差了火似地迅速变硬，他的硬鸡巴可以感觉到利丰的手在自己裤子上来回移动的动作。当裤子脱掉后，利丰又一把扯下了矿工叔叔的内裤。利丰玩了矿工叔叔两回，每次都十分过瘾，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凝视矿工叔叔的鸡巴。只见那鸡巴很粗很直，龟头上已经流出了一滴淫水。利丰慢慢地跪在地上，一只手抱住许叔叔的大腿，一只手擎住那粗大肉感的鸡巴。一阵男人的体味沁入鼻息，混杂着汗味和尿味，也许还有一些精液的味道。利丰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那气味都吸进去，也像是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慢慢地吸住了那红红的鸡巴头。许叔叔的鸡巴头是那么的饱满、硬实，含上去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香甜。他整个头部继续向前探进，让自己的口腔中的更多的部分去接触、贴紧和包围许叔叔鸡巴上的每一寸。他知道这样能让许叔叔舒服，此刻他就是想让许叔叔舒服，他要好好地侍侯一下许叔叔。利丰这孩子真是让人摸不透，他总是不断地使人感到意外，让你神经高度紧张之中去体味快乐，而那快乐就像是夹心糖外面那一层薄薄的糖衣，里面装的是什么你永远猜不透。这孩子才十七岁啊，只比文宏大几个月，怎么就比文宏成熟、老练那么多呢？顺强迷迷糊糊地感觉自己在利丰的口腔里非常坚硬，那利丰看来技巧挺高，顺强渐渐地呻吟起来，弯曲的膝盖和挺直的腰身开始一前一后地运动着。他尽量不使劲地顶，怕刺伤了利丰的喉咙，可是利丰却不在乎，近乎疯狂地吞咽顺强的鸡巴，顺强的鸡巴开始喜欢上了利丰的口腔，他使劲地向利丰的喉咙深处挺进。利丰“咳”地停住了动作，喘着气干呕着，眼中积起了泪水。顺强猜测一定是刚才的动作太猛了，他低头瞧见了自己硬如铁棒的鸡巴正直挺挺地指向利丰的脸蛋，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他一把他孩子提起来，按倒在床上，脱光了利丰所有的衣物。利丰的身体似乎比文宏还健壮一些，但是没有那么浓密的体毛。利丰懂事地抱住双腿，使自己幼嫩的肉穴暴露在许叔叔的眼前。利丰的眼睛有些发红，他说：“许叔叔，你帮我舔一舔吧！”顺强什么都没想，就伏下身去，用舌头粘住了利丰的肛门。就在顺强热腾腾的舌头粘上利丰的屁眼时，利丰的屁眼连同整个臀部肌肉猛地一收缩，嘴巴里也发出了“噢”的叫声，顺强发现利丰的鸡巴变得更硬了。顺强估计利丰这是第一次让别人动他的后面，一想到这，顺强更加兴奋，他一手捉住利丰的鸡巴上下套弄着，一边尽力伸长舌头，去探寻利丰柔嫩的穴口。当顺强专注地舔舐着利丰的小穴时，他感觉仿佛眼前为低声呻吟不断扭动身体的男孩是他的儿子文宏。他猛地睁开眼去确认，眼前确实是利丰，原来显得淫邪的眼神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地无力和服从。利丰从文宏爸爸的眼中，看出了这个矿工叔叔的渴望，他站起身来，轻轻一推，把许叔叔推翻在床上平躺着。利丰双腿分开跨在顺强身体两侧，他轻轻用手扶着那根直指房顶的肉棒，对准自己的肉穴，慢慢地坐了下去。利丰感到自己的肛门被一个巨大的对象撑开着，好像要爆裂开来，肛口感到胀而里面觉得特别痛。他睁开眼睛去看身下的许叔叔，许叔叔面色紧张，嘴唇嘟起，喉结正上下耸动着。利丰吐了一口长气，手指按在矿工的胸肌上，开始上下移动着自己的屁股。顺强躺在床上，没想到利丰会用这种方式和自己做。他几乎不用费劲，也不用想什么，就可以感到自己的鸡巴在一个紧密热滑的肉穴里进进出出，因为充分的接触而产生的真实的摩擦让他感到快乐万分，自己的两只奶头正被恰到好处地搓捏着，他全神贯注地体会着这轻松惬意的插入。利丰上下动作的频率越来越快，床板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像是为他们打着节奏。顺强可以感觉到鸡巴上的皮肤被牵引着上下移动，透过这皮肤传来的压迫感包围着鸡巴上的肌肉。鸡巴根像是上了一圈特别紧的箍子，使得所有的血液不断地涌向鸡巴头而无法回流。他感到自己的鸡巴越来越火热，大腿根又感觉到那种酥麻，他知道自己要射了。利丰的直肠第一次接受到如此的爱抚，无与伦比的肿胀感使他昏眩。他忍住双腿的酸痛坚持上下运动着，努力让自己肉穴的每一次吞吐都给这个壮汉传递着快乐的信息。当他感到这个壮叔叔的鸡巴已经涨到极限时，他用力掐着身下这个壮汉的奶头问道：“许叔叔，你不是答应我要操文宏吗？”顺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左右甩动着头，仿佛什么也没听见。利丰却在半空中停止了动作，厉声问：“许叔叔，你要不要操文宏？！”顺强的鸡巴突然失去了刺激，血液在全身乱涌，想起和文宏在床上的嬉戏时，是那么的刺激和温馨，他一边抬起臀部，向上顶着利丰的肉穴，一边失神地狂喊，“我要！我要！”顺强毫无保留地将精液全部射在利丰的身体里，他看不清在自己身体上折腾的男孩是利丰，还是儿强明。顺强终于射在了利丰身体里，像是报了一箭之仇，心里说不出地愉快。可有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利丰，甚至对不起嘉铭，和嘉铭在一起呆了几天，对嘉铭的了解也多了些，发现他还是挺有人情味的。他从利丰家出来，正好碰上殷维强。殷维强听说顺强荣升副矿长，心里既羡慕又嫉妒，嚷嚷着让顺强请客。顺强随便跟他拉扯了几句，问他：“源正那边情况怎么样？”殷维强一下来了精神，“大哥，陈老板真地能干，马上他那休闲中心就要开业了，还让你去玩呢！”顺强心里不屑，又不便说什么，只是轻轻给了殷维强胸口一拳，“那你合适了，以后大把的钞票等着你呢！”殷维强一点也不生气，“大哥，你也真是，又有钱赚，又有乐子，多好啊！”殷维强凑近顺强耳旁，小声：“那天，我帮陈老板招工，有两个退伍兵来应聘保安，我悄悄地把他俩办了。”殷维强说这话时，那眼神好像捡了个大便宜，这让顺强心里十分反感，好想骂他“你忘了你自己的屁眼拿给源正开苞的时候啦！”，可转念一想，自己不也一样吗？再说殷维强踏入这行，还是自己牵线搭桥呢，于是欲言又止。顺强不想再跟他废话，借帮家里等着吃晚饭，就匆匆回到家里。文宏已经坐在床上吃饭了，最近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了许多，餐桌上的鸡鸭鱼肉也多了起来，文宏每天吃饭时也不再抱怨。文宏看到爸爸回来，赶忙放下筷子。顺强却笑呵呵地说：“你吃你的！”他就愿意文宏吃好喝好睡好，他最怕自家的儿子受了欺负吃了亏。可是一想到下午和利丰在一起的事，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让人家的儿子吃了亏。想到这里他有些心虚，可是儿子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一脸天真地给爸爸夹菜。顺强接过儿子夹起的鸡腿，感觉天下最珍贵的还是父子亲情，他真后悔那次在儿子面前做了那些事，他多么希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矿上的工作非常顺利，顺强主要负责生产和安全工作。顺强上任后，深知矿工的疾苦，调高了下井的补助，得到了矿式的爱戴，附近二矿、四矿的人都想到五矿来上班。夫贵妻荣，顺强老婆也有了底气，烟摊上来光顾的人明显增多了。源正的俊士休闲中心生意很经火，既做正儿八经的按摩，也提供色情服务。每天晚上数着钞票的源正笑得合不拢嘴。钱挣得多了，自然分给殷维强的也多一些。殷维强美得不得了。顺强已经听到风言风语，在传这个休闲中心的客人有些是市里县里的有钱人，有些甚至是省城来的。每次从源正的酒店里过，顺强都要朝里面多看几眼，心中的感觉怪怪的。源正也几次三番让顺强过去玩，又托殷维强来请，顺强都没去，见到殷维强也只是点个头笑笑。殷维强见顺强当了矿长，有心来巴结，说了几次，要请顺强喝酒，顺强实在推脱不掉了，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这天下班后，刚走出矿区大门，殷维强已经在门口等他了，骑着源正那辆旧摩托车。殷维强把顺强带到县城，两人点了许多酒菜。殷维强反复劝酒，一会是恭喜顺强荣升矿长，一会是感谢队长过去几年的照顾，一会又是为上次他家作贱了顺强而赔罪，反正一瓶白酒，就这么一大杯在大杯地，很快就见底了。顺强喝的差不多了，殷维强坚持着再上一瓶，然后换上两个一两的小酒杯。顺强心想，这小子看来真是在风月场上混熟了的，不似原来那傻帽德性了！殷维强看来是来做说客的，顺强知道他的心思，淡然处之。殷维强一边咕咚咕咚地给顺强斟酒，一边劝着，“队长大哥，啊不，许矿长！咱再干了这一杯！”顺强看到殷维强被酒精激红的脸蛋，还真诱人。他自己也让酒精弄得有些浑沌。他笑着问：“这杯又为了什么啊？”“不为什么，”殷维强说：“这杯咱赌！”“赌什么？”顺强的好奇心被挑动起来。“咱就这么一杯一杯地干，谁要先趴下来，谁就不是爷们！”顺强又气又笑，这殷维强是喝多了不成。“爷们怎么着？不是爷们又怎么着？”殷维强眼光中闪着淫邪的光芒。“我趴下了，今天晚上我免费给您大爷服务；你趴下了，以后店里有活，叫你你就来干！”“你小声点！”顺强气得要站起来给殷维强一嘴巴！“尽胡说，我若不是看在你我共事多年的份上，早就抽你了！要喝酒就喝，甭废话。我也不用你给我服务，就你那烂屁股，谁要啊！”殷维强挨了大哥的骂，也不生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顺强，端起酒杯，一扬脖就把酒干了。顺强也不示弱，跟着一口闷下了一杯。可这杯酒下肚，真地觉得有些头晕眼花了。又喝了一两杯，顺强真地有些头晕了。殷维强喝完酒仍不忘他的职责，继续劝着顺强，“许矿长，您当矿长，虽然不用下井了，可一个月顶多也就两千块。陈老板那里，一个见习的毛孩子一个月还三千多呢。大哥，你就来吧，源正说您是他师傅，他不敢来请您，怕您揍他。他保证您一个月万儿八千地没问题。顺强不想跟他纠缠这个问题，但又忌惮源正心眼多，心狠手辣，而且前一段时间的事情根根底底源正都知道，他若声张出去，可不是好玩的。所以顺强现在的策略是稳住他们，不发生正面争执。殷维强见顺强不理他，有点急了，“您也真是！还他妈的假正经什么啊！”顺强知道殷维强喝醉了，开始胡说，并不跟他计较，继续吃菜。却听得殷维强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家老子、儿子还不都是一路货色！”顺强吓得酒醒了一半。他摞下筷子，问殷维强，“你说什么？！”殷维强知道自己酒后失言，连忙掩饰着，可顺强不依不饶，揪住殷维强的衣领，“你给我说，你把文宏怎么了？！”殷维强不知是酒醉还是被吓着了，竟然站不起来，整个身体就靠顺强提着的领子支撑着，“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干！”顺强看殷维强的神色，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给了殷维强一巴掌。殷维强似乎被打清醒了些，看到顺强眼睛中冒出的怒火，“是源正，他说他玩过文宏！”顺强脑袋像是炸了一般呆立在那里，双手无力地松开了殷维强，殷维强屁股墩在椅子上。谁知殷维强还不识趣地继续说，“我也见文宏到酒店来找过源正。”顺强回手又给了他一耳光，“你给我闭嘴！”饭店的服务生被这场景惊呆了。顺强猛地冲出了饭店，拦了一辆出租车，真奔源正的酒店。可是源正不在，服务生说张总刚刚叫了出租车才走。顺强不相信，到酒店里到处寻找着，像个醉汉一样拉开每一道房门，大声喊着源正的名字。可是除了看到一些裸体的男人在里面活动，根本没有源正的身影。他掏出手机给源正打电话，源正的手机已经关机了。他疲惫地坐在源正的写字台后面，过去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场景让他心痛。他不知自己在这里呆了多少时候，回到家里，看到儿子已经睡熟了。他也没去洗漱，倒在沙发上便睡去了。梦中，他再一次地见到了文宏被源正威逼卖身的场景，他一身冷汗地惊醒了。他起来倒了杯凉水喝，又不放心地去看了看文宏。儿子熟睡的面庞在月光下显得英俊而安详。他不敢想象文宏会被……他简直不敢想到底源正对文宏做了些什么！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情，老天终于报复到自己，只不过是让文宏承担了这份痛苦。一想到这种事情根本没法问文宏，而且之前父子俩之间也有过那么一次朦朦胧胧的关系，他感到万分自责，悔恨不已。顺强好担心在这躁动的青春期发生的事会让文宏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文宏以后可怎么做人啊！老婆在家专心照顾儿子的起居饮食，每天对儿子严加管教，慢慢地，文宏的成绩有了进步，经常和利丰一起写作业和复习功课，两人都准备报考北京体院。因为工作很忙，会议和应酬太多，顺强看到利丰的时候自然较少。可偶尔看到利丰来家里一次，顺强的心里都会揪紧。只是利丰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尊重地喊着他许叔叔，没人的时候也不会去逗弄顺强。顺强好想对利丰说些什么，可用无言以对。他偷偷观察文宏和利丰的言行，觉得他们就是两个普普通通的铁哥们，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有一次他在沙发上看报纸，无意中瞥到了饭桌下两人的腿。他天马行空地想象着文宏和利丰若是一对的话，两人谁会是顶谁会是底。忽而又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很龌龊，忙把报纸举高一些遮住视线，仿佛从省城回来，顺强慢慢失去了对男人的兴趣。最后一次和男人玩，就是刚刚回来的第二天，给利丰送信那次。当利丰眼中噙着泪水央求顺强操他的屁眼时，顺强浑身战栗着，自己动都没动就让利丰把精液搞出来了。那感觉确实让人难忘，可是他又总觉得这么做有些趁人之危，不够地道。有时他又安慰自己说，也许真地如殷维强所说，是文宏自己去找源正？如同利丰也求自己操，并主动把自己的精液搞出来一样？他又把报纸放低一些，正好可以看到文宏的脸，想从文宏的表情上看出些什么，可是那张纯净稚气的脸上什么也没写。他知道儿子从小就喜欢他的身体，也许是因为对自己的敬畏，才去找其它人？他脑袋越想越乱。他只好放下报纸，帮老婆安排晚饭，今天要留利丰在家吃饭，要多做两个菜。利丰这孩子现在也怪可怜的。煤炭价格一路上涨，矿上的效益逐渐好了起来，顺强这个矿长做起来游刃有余。慢慢地就淡忘了过去的事。只是源正从此就没了音讯，殷维强也就消失了。直到有一次殷维强的老婆到矿上来去申请困难补助。殷维强的老婆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跪在辰冠和顺强面前，因为她老公和源正一起在沿海一带不知做什么生意犯了事，进了监狱，家里原生活没有着落。顺强故意回避着这事，也不去关心源正和殷维强的下落，他不想被这些烦人的事情扰乱自己正常的生活。辰冠身体不好，准备提前退休回家休养。他提名众望所归的顺强任矿长。顺强推辞不掉，欣然接受。当文宏和利丰都启程去北京读大学后，顺强正式上任了。上任不久，秘书转来几份信函和文件，其中有一封来自县公安局。顺强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县公安局要求五矿协助监管保安就医的源正的函。源正和殷维强一起在广东服刑，源正被检查出患有睾丸癌，已经在省城动完手术，将被送回户籍所在地养病。由于矿区离县城较远，县公安局要求五矿保卫处配合派出所进行对源正的日常监管。顺强看完那公事公办语气的信函，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真是苍天有眼啊！整个矿区都计划着扩大开采规模，增加优质煤的产量，人劳处招收了一批新的工人。许矿长去给新来的职工做报告，望着会议室里穿着崭新矿服的年轻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目光炯炯、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带着对领导的恭敬和期待的眼神，顺强那压抑许久的想法像一缕烟雾，在他心头轻轻缠绕，挥之不去，呛人心肺又让人难忘。

御龙记

故事发生在那侠客纵横的传奇时代里……在多年的平静之后，江湖上突然出现了关于一个神秘组织的传言。天龙教，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组织，已连续在江湖上做了好几件震惊武林的大事。华山派大弟子李俊虎、峨眉派大弟子吴痕剑、昆仑派大弟子张猛、武夷山百花帮大弟子林轩……数十位武林中的青年才俊，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相继遭天龙教袭击，武功尽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受害者们都没有受皮肉外伤，也没有受一点内伤。神医洛闻秋曾为几位受害者验过伤，只发现他们都被男人破了童子之身，而且他们的内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什么武功？无人知晓。细问他们，他们只说记不清，还隐约对发生过的事流露出一丝留恋……受害的都是各大门派的得意弟子，事情的原委自然得查个水落石出。但天龙教行踪诡秘，从来没有人见过其中的成员，除了他们在每个受害人身边留下的一条白玉龙以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线索了。各大门派都以重金悬赏缉拿天龙教徒，一时间，江湖上已是尽人皆知。“如何下手方可破此奇案呢？”洛阳城郊，一位年轻侠客正一面把玩着一条白玉龙，一面在祈月亭中饮酒赏月。他叫东泰，已故追风剑客许隐之子，虽年仅十九岁，却已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剑客。这不仅因为他那一套神风剑法难逢敌手，还因为他英俊的外表：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双唇饱满，一脸英气；肩宽腰细，膀粗臂圆，肌肉发达，一身侠骨；头戴逍遥巾，上穿雪豹皮坎肩，下着青锻壮士裤，腰系白蟒皮腰带，脚蹬凌云靴，三尺太阿剑靠在身旁的亭柱上……好一位英武的少年侠客！东泰这次到洛阳来，正是为了天龙教一案。一月前洛阳玄天门大弟子陈飞遭到天龙教袭击，武功尽失，作案现场只留下一条白玉龙。玄天门掌门上官成与许家是世交，正巧东泰游历到此，上官成便请他帮忙调查此案。东泰向来爱管“闲事”，自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洛阳城中查访了数日，毫无线索。东泰有些沉不住气了。胸中气闷，来到城郊的祈月亭赏月排遣一番。东泰正沉思着……突然，一个黑影从不远处的小丘后面窜进了前边的树林，另一个黑影紧跟过去――这一切当然逃不过东泰的眼睛。“有线索了！”他把白玉龙揣进怀里，提起太阿剑，施展轻功，紧追过去。树林很茂密，虽然是满月，但林中还是很暗。“得小心点，不可打草惊蛇！”东泰暗暗的对自己说。一直追到密林深处，第一个黑影突然在一块林间空地停住了，追他的人也停了下来。东泰跳到旁边的一颗大枫树上，静观其变。“恶贼！可是你伤了我大师兄？！”追者大声呵斥道。东泰定睛一看，原来是玄天门的二弟子利丰。利丰是玄天门中最勇猛的弟子，身体壮硕，虎背熊腰，年纪不过二十，生得一副好相貌，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猛男。“不错，正是在下。”那黑影慢慢地转过身来。这人身高八尺，身材魁梧，相貌十分英俊，看起来不过二十二、三岁，身穿青色紧身薄衫，背披青色斗篷，赤手空拳，不带兵刃。“你……你是天龙教的人？”利丰用利剑指着他问道。“不错。”那人微微一笑，“我就是天龙教青龙堂堂主Gordon。”东泰心中一喜：“这下有线索了！待我先观察一阵，然后出其不意，助利丰擒住此贼。”“我管你是谁！你伤我师兄，我今日便废了你，为他报仇！”“我引你出来，正是要给你一个机会啊……”Gordon看着他激动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恶贼！纳命来！”利丰以一招“蛟龙探海”直取Gordon。那Gordon却不慌不忙，轻巧地向旁一闪，避开剑锋，同时伸出一只手指，向利丰一指。只听得“乒”的一声，利丰手中的长剑已断为两截！“啊！”利丰大惊失色。“好深厚的内力！”东泰也惊出一身冷汗。“还是不要用剑吧……我不想伤了你。”Gordon转过身来。“不用剑，一样要你的狗命！”利丰扔掉手中的断剑，使出了玄天掌。“好啊，就让我来领教领教……”Gordon微笑着说。“你出招吧！”利丰喊道。“别急啊……”Gordon抬起了双手。东泰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想知道他会使出什么奇异的招式。可是……Gordon并没有出拳，而是在……在脱自己的衣服！“你干嘛？”利丰被搞胡涂了。Gordon没有答话，只是微笑着，一件一件的脱掉了身上的衣物。很快，Gordon已经一丝不挂了。“好强壮的身体！”东泰不禁赞叹道。Gordon全身的肌肉惊人的发达，光滑的皮肤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奇特的是，他一根体毛都没有，连胯下的部位也是干干净净的。说到胯下，东泰的目光已被Gordon的阳具吸引住了。Gordon的阳具超乎异常的粗大，此时已是青筋暴突、昂然挺立，足足有半尺多长，酒杯般粗细，前端的龟头更是浑圆巨硕，而这巨棒根部下方的两颗雄卵，竟有胡桃大小！“你……你要干嘛？！”利丰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我准备好了，你出招吧！”Gordon张开双腿和两臂，将他的阳物略向前挺，头稍向上昂起，两眼微闭。“不管你耍什么花招，你的命我要定了！”利丰毕竟是年轻气盛，拼命地向他扑去……正当利丰的手掌快要碰到Gordon的身体时，他好象碰到了一堵气墙，被猛地弹回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啊――”树上的东泰着急了，想跳下去帮忙，可自知硬拼敌不过Gordon，只好静观其变。“哼，小子！放弃吧！你不可能赢我的！”Gordon笑着慢慢地向利丰走去，粗大的阳具伴着步幅狂妄地左右摆动。“你……你想怎么样？”利丰显然有点害怕了。“你马上就会知道了……”Gordon诡异地笑了。“我……我不会屈服的！”利丰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再次进攻。“很有男子气嘛！我喜欢！”Gordon怜爱的看着紧张的利丰。“我跟你拼了！呀――”利丰拼尽全力向Gordon一掌劈去……突然，利丰的身体被定住了，一动不动，像座雕塑。“我……我怎么了？”利丰动弹不得，急出一身冷汗。“你中了我的‘天龙百步定身法’，三个时辰之内都动不了了！哈哈哈哈――”Gordon收回伸出的手指，大笑道。“啊？！”利丰想运功冲开穴道，可是没有奏效，“恶贼！我今天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利丰要是皱一皱眉头，就不是好汉！”“我怎么舍得杀你啊？”Gordon伸出右手，沿着利丰粗壮的颈部，慢慢滑进他的衣襟里，捏了捏他发达的胸肌。“你要干什么？！”利丰害怕了。“我要……”“恶贼！休要害我师弟性命！”东泰见Gordon已将利丰制住，知道情况不妙，急忙从树上飞身而下，拔剑刺向Gordon。突然……东泰也不能动弹了！东泰也被Gordon定住，立在草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哈哈哈哈！我早已察觉树上有人，怎能毫无防备？”Gordon转过身，粗壮的阳具也随之摆动了几下，“只是我没想到，在一旁偷窥的竟是一个这样英俊的小伙子……”Gordon取过东泰手里的太阿剑，扔到一旁。“东泰！不要管我，你快走！以后再为我报仇！”利丰认出是东泰，已不知是喜是忧。“你东泰也走不了了！”Gordon又是一阵大笑，“如果我猜得没错，你就是神风剑客东泰？”“已成阶下之囚，又何须多问？！”东泰知道今日难逃一劫了。“嗯，在下久仰大名，本想下月初一便去拜访，怎料阁下不请自来，实乃幸会！”Gordon笑道。“哼！”“在下失陪一会儿。待我招待完令师弟，在与东泰详谈……”“恶贼！你放了我利丰，我跟你走！”东泰大声呵斥道。“不可！东泰，我为报仇而来，技不如人而被擒，自是咎由自取。东泰乃局外之人，不应涉险。一人做事一人当！恶贼，你放了东泰，我任由你处置！”利丰也不亏是一条好汉。“哈哈哈哈！你们兄弟二人休要争抢，钟某一一招待你们二人就是！”“不！你放过他！”东泰喊道。“东泰，此事本与你无关，你想办法走吧！”利丰已抱了必死的决心，“恶贼，来吧！今日我栽在你手，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呵呵，既然小兄弟如此热情相邀，钟某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Gordon笑着转向了利丰，“东泰弟，我先招待你的利丰了，你在一旁好好观赏吧！”“不要！”东泰大喊道。“东泰，不要管我！记得为我报仇！”利丰含泪喊完，然后紧闭双眼，只等Gordon下手。然而，Gordon并没有一招结果了他。利丰正在诧异，突然感到一双手伸进了自己的衣襟……他猛地睁开眼睛，却见Gordon赤裸裸的站在自己的面前。“你要干嘛？！”“我要你的……”Gordon酷酷地笑着，两手在利丰发达的胸肌上揉捏。“大丈夫誓可杀，不可辱！你……你快些结果了我吧！”“我怎么舍得啊……”Gordon猛地将两手一分，把利丰的短衫从肩上扒了下来！利丰肌肉发达的上体赤裸了。Gordon的两手滑到他强壮的胸肌上，用手指轻轻拨弄利丰的乳头。“你想把我怎么样？！”利丰的脸已涨得通红。“慢慢享受吧！你会喜欢的……”Gordon说完，用一种奇特的指法点中了利丰的某个穴位，利丰立刻瘫倒在地。“啊！”“你把他怎么了？”东泰大声喊道。Gordon没有说话，俯身抱起利丰，放倒在离东泰面前的草地上。“东泰弟，今天钟某就请你免费看一场好戏……别眨眼哦！”Gordon跪在利丰张开的大腿之间，又用那种指法，点了利丰身上的几个穴位。利丰的身体微微震颤了几下。不一会儿，紧闭着双眼的利丰手脚都可以活动了。东泰心里一喜：莫非利丰的穴道被解开了？然而，利丰还是没有睁开眼睛。相反的，他的眼睛闭得更紧了，他开始出汗，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嘴里还喃喃地说着：“好热……好热……”“利丰，你怎么了？”东泰急了。“呵呵，这么快就起效了！”Gordon笑道。只见他慢慢解开利丰的腰带，开始脱他的裤子。“恶贼，休要凌辱利丰！”东泰大声呵斥道。可是Gordon好象没听到似的，继续把利丰的裤子往下扒。利丰小腹下的阴毛都露出来了！“郑兄弟的大腿好粗，裤子太紧……”Gordon自言自语道，“嗯……索性撕了吧！”只听得“嘶啦”一声，利丰的裤子被Gordon撕成了碎片！东泰想闭上眼睛不忍看利丰被Gordon凌辱，无奈被点了穴，只得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令东泰感到吃惊的是，利丰的阳具竟然也硬挺了！利丰已被Gordon扒得精光，赤裸着肌肉发达的身体，躺在月光下的草地上。不愧是中原武林的一大猛男，利丰那一身鼓鼓的肌肉，虽较Gordon还稍逊色，但仍不失为男人的一绝。他最突出的是那结实性感的胸肌、块块分明的腹肌和粗壮无比的大腿。利丰的体毛很少，只有腋下和胯下长有少许短小的黑色体毛。他的阳物也甚是雄伟：一对硕大的卵蛋紧裹在粉红的阴囊里，粗长的肉棒硬挺高举，前端的紫色龟头又大又圆，那马眼处还流出了一些透明的粘液！利丰此时已经失控了，他紧闭着双眼，喘着粗气，两手在自己发烫的光滑身体上抚摸着。“利丰！你……你怎么了？！”东泰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哈哈，他听不到你说话的！他已中了我的‘天龙诱阳大法’！”Gordon笑道。“天龙诱阳大法？！”“不错，这是我天龙教的独门绝学。不过，好戏还在后面呢！”Gordon说着，一手搂起利丰，用另一只手揉捏他的胸肌。利丰竟发出了舒服的呻吟声！“不要！利丰还是童子之身！你放过他吧！”“请东泰暂时闭嘴，只需好好观赏就是。”Gordon一抬手，隔空点中了东泰的哑穴。Gordon开始尽情地抚摸利丰的身体。利丰毫无反抗之意，而且快意的呻吟着。Gordon的手滑到了他的阳具上，利丰竟舒服得喊了出来：“啊――”“东泰，令师弟觉得很爽快啊！哈哈哈哈――”Gordon冲着东泰一阵坏笑。Gordon以极纯熟灵巧的手法上下抽动利丰的粗大肉棒，利丰爽快得扭动着虎腰，大量的透明粘液从他的马眼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很快，利丰流出的粘液已润湿了Gordon的手掌。“嗯，是时候了！”Gordon把利丰一手抱起来，“待我解开你的诱阳五穴。”说着，Gordon又点了利丰的几个穴位，利丰慢慢恢复了知觉。“我……我这是怎么了？”利丰睁开了眼睛，“啊！恶贼，你对本公子干了什么？！”利丰发现自己正赤身裸体地躺在Gordon的怀里，而且自己的阳物竟然……“呵呵，钟某马上就让郑兄弟领略一下‘天龙真经’的妙处！”“天龙真经？！”东泰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管你什么真经假经！快放开我！”利丰想用力挣脱，可是发现自己虽然恢复了知觉，但力气还未恢复。再加上Gordon力大无穷，他根本不可能逃脱。Gordon轻而易举地抱起利丰，让他背对东泰坐骑在自己的大腿上。他腾出刚才被利丰流出的粘液润湿的手，伸到利丰的大腿之间，向他的阳穴摸去。利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自知无法反抗，但实在不忍受辱，于是破口大骂：“恶贼！是好汉就一刀杀了我，休要凌辱！我……”Gordon自是当没听到，继续抚摸着利丰又小又紧的阳穴，用粘液润滑它的入口。利丰的阳穴处没有阴毛，那穴口的褶皱被淫液润湿后，变得滑软异常。Gordon又揉捏了几下利丰的阳物，从他的马眼里又流出了一股又一股的淫液，Gordon把它涂抹在自己已硬如铁枪的粗大肉棒上。“郑兄弟，钟某这就要入你的阳穴了！”说着，Gordon抱起利丰的虎躯，将他的双腿放到自己的肩上，然后把利丰放倒在草地上，自己伏下身，双腿跪地，两手按住利丰粗圆的壮臂，而他那已被利丰的淫液润湿的巨大肉棒，正好瞄准了利丰粉红的阳穴。“郑兄弟，钟某进来了，准备好接棒啊！”Gordon笑着，挺动虎腰，将肉棒插向利丰的穴口。“恶贼！放开我！”利丰此时已恢复了一些力气，他拼尽全力地挣扎着。他想挥舞双拳，无奈被Gordon死死按住，动弹不得；他想把Gordon蹬开，两脚在Gordon的背上一阵乱踢，可是Gordon毫不理睬，只管插去。“啊！！！”利丰首先感到Gordon的大龟头用力地顶着自己的穴口，他想使劲收缩穴口，阻止Gordon插入，但他的抵抗毫无作用！利丰感到自己的穴口在慢慢张大，很快，Gordon硕大的龟头已顶进了他的穴口！利丰紧张得大叫一声。“郑兄弟的阳穴好紧啊！怎么样？没有疼痛之感吧？”Gordon暂时停止了插入，笑着对喘着粗气的利丰说，“钟某定会怜香惜玉，带郑兄弟渐入佳境！”话音未落，Gordon开始慢慢挺动虎腰，将他的粗大肉棒缓缓顶入了利丰的阳穴！“啊――――――――”利丰紧闭双眼，又是一声长号。Gordon的巨大肉棒撑得他的穴口大开，一寸一寸地滑进深处。好几次利丰感到有阻力，以为已经插到底了，谁知那巨棒竟势如破竹，一路深入！利丰紧张得屏住呼吸，放松肌肉，任由Gordon深入自己的阳穴。Gordon那膨大浑圆的龟头一路顶开利丰阳穴的温软内壁，好似开路先锋！利丰只觉得Gordon的阳具热得发烫，自己的阳穴紧紧地包着这粗大的肉棒，插入时连续不断的摩擦让他感到一阵阵的麻酥，他竟觉得异常爽快！终于，Gordon的整根阳具都插进了利丰的阳穴内！Gordon停止了动作，笑看着利丰汗流满面的俊脸。利丰这时也感觉到一对大卵蛋碰到了自己的穴口下方，知道Gordon已全部插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睁开眼睛。“郑兄弟，感觉可妙？”Gordon一脸坏笑。“呼……呼……你……你……”“哈哈哈哈……钟某素闻郑兄弟少年豪杰，勇猛过人，倾慕已久。今日得偿所愿，实乃幸甚！钟某愿施展‘天龙吸阳大法’以谢郑兄成全！”说完，Gordon抱起利丰站起来，小腹紧贴利丰的虎臀，不让阳具从他的阳穴中滑出。可怜利丰一个猛男，竟成了玩物一般！Gordon把利丰抱到东泰的面前，笑着说：“东泰见笑了！钟某这就与令师弟行‘天龙吸阳大法’，还望东泰指教！”东泰无奈，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利丰被Gordon破了童子之身。Gordon侧对东泰跪下，两腿分开，露出一对浑圆硕大的卵蛋，而他的阳具还插在利丰的阳穴中，不曾脱出。利丰的双腿还勾在Gordon的肩上，两臂已无力地垂落下来。知道自己难逃一劫，利丰只管喘着粗气，任由Gordon摆布。Gordon两手扶住利丰的虎腰，上身向后仰，大喊一声：“青龙三式！”同时用力提起利丰的虎躯，让他的虎臀上抬，他的阳具便慢慢地从利丰的阳穴中抽了出来。当他的龟头快从穴口滑脱出来时，Gordon又将利丰的虎躯按下，让他的肉棒再次深深地插入利丰的阳穴！如此这般，Gordon不断地插入、抽出、插入、抽出……利丰只感到阳穴内滑软异常，温润快爽，更有一阵奇痒，禁不住“呜―――――啊――――――”地浪叫起来！Gordon看到利丰兴奋的表情，心中一喜。Gordon加快了动作的幅度和力道，身体后仰，俊首上昂，成龙跃之姿！利丰的虎臀在Gordon粗壮的大腿上一次一次的撞击着，发出“劈啪劈啪”的清脆响声！“啊！啊！啊！啊！……”利丰被抽插得奇爽无比，放开豪嗓，纵情欢叫起来！利丰的两手在自己的胸部和腹部不断地抚摸着，紧闭着双眼，显得万分畅快！Gordon用这个姿势与利丰交合了近一个时辰，非但没有泄精的意思，抽插的力度还有增无减！“钟某要用第二式了！”Gordon突然停止了抽插的动作，说着，他把利丰放倒在地上，然后伏在他的身上，慢慢挺动虎腰，开始更有力地抽插！利丰的两腿还被架在Gordon的肩上，大腿张得开开的，粉红的阳穴被Gordon的粗大肉棒抽插得淫液四溢。Gordon的双手把利丰的壮臂按住，又低下头狂吻利丰饱满的双唇，同时一次比一次有力的抽插着他温润滑软的阳穴。利丰何曾受过如此刺激，自然把持不住，狂放地叫起春来！“啊！啊！爽死我也！啊！我被你插死了！啊！啊――――――――――”此时，东泰正好面对着他二人的下身。只见Gordon的虎背上下翻腾，肉臀猛摆；一对大卵蛋“劈啪”作响地拍打着利丰的虎臀；那根粗大异常的阳具正把那小小的阳穴抽插得天翻地覆！如此又交合了约一个时辰，Gordon仍勇猛非常！“好了，钟某要用最后一式了！”说着，Gordon猛地抱起已被插得如醉如痴的利丰，站了起来！Gordon让利丰用粗壮的两腿夹紧自己的虎腰，而他用双手抱住利丰的壮硕身躯，走到东泰面前。“东泰看好了！”说着，又是一阵坏笑。Gordon张开两条壮腿，开始将利丰的身体一前一后地推拉提动，他的粗大阳具也在利丰的阳穴里抽插起来！利丰已被插得瘫软无力，欲仙欲死，经他这样一弄，更是春情大发！“啊！果真畅快！啊！啊！啊！我受不住了！爽死吾也！哦！啊！啊！哦――――――――――”利丰的上身在半空中上下摆动，恰似蛟龙腾跃一般！Gordon插得兴起，更加大力度猛干起来！每次抽出都只留那龟头包在穴口内，而再次插入时必是全根没入！利丰的小圆臀在Gordon的小腹上撞得“劈啪”作响，一根淫液四溢的粗长肉棒上下挥舞！“啊！啊！啊！我受不住了！啊！爽死吾也！啊！啊！啊！”Gordon见利丰精关已破，立刻开始运功导气。“哈哈哈哈！郑兄弟，如若将泄，不必强忍，大胆爆射就是！”Gordon大笑道。突然，Gordon感到利丰的阳穴一阵紧缩，知道他就快泄了，于是用力将利丰的虎躯往下按，将自己的粗长阳具猛插到他的阳穴最深处！“吾泄也！啊！！！！！！！”利丰大叫一声，双眼紧闭，牙关紧咬，两腿猛地夹紧Gordon的虎腰，头后一仰，壮躯一挺，那胀红的大肉棒向上一翘，只见一大股白浆从那马眼里爆喷而出！“来得正好！”Gordon感到利丰的阳穴猛然紧缩，一股热流从阳穴深处涌出来，便立刻运功，随着利丰泄精时阳穴一波一波的紧缩，收缩着自己的马眼，将这股热流缓缓吸入体内。“啊！！！！！！！！”又是一声大叫，利丰全身的肌肉再次紧缩，从他那大肉棒的前端又喷射出一大股火热的阳精，不偏不倚正好喷到Gordon的脖子上！“好小子！果然射得有十分力道！”Gordon暗喜。“啊！啊！啊！啊！啊！……”利丰狂叫着，一面扭摆着虎躯，一面有力地喷射出了数十股灼热的白色阳精！同时，Gordon也以将他的元阳真气吸得一乾二净。“啊――――啊――――”利丰被汗水浸湿的发达胸肌和六块腹肌上，已经是精液横流。他虽已将阳精泄尽，但胯下那被淫液和男精全根润湿的巨棒，依然傲然挺立，还在一抽一抽地微微颤动。利丰已精疲力竭，气若游丝。Gordon低头看看他虚弱的样子，终于轻收虎臀，把自己沾满淫液的粗大肉棒从利丰的阳穴里拔了出来。“钟某受用了，在此谢过！”Gordon把瘫软的利丰放在地上，得意地笑着。“东泰，可愿与钟某共行此戏？”说着，Gordon坏笑着向东泰走来，胯下那青筋暴突的粗长阳物滴着淫液，随着步幅左右摆动着。“不想今日会坏于此贼之手！”东泰自知那难逃一劫，心中已然绝望。突然，从林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远处有一片火光，还有人在呼喊着什么。东泰听清楚了，是玄天门的人在寻找利丰。“这帮废人！竟敢坏我好事！”Gordon骂道，“倒也无妨，只好委屈东泰跟钟某去总坛一趟了。”“总坛？”东泰正在诧异，Gordon已点了他的晕穴。东泰顿时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东泰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他立刻想起自己已被Gordon掳走了。可东泰并不是如他所想的被关在监牢里，而是躺在一个清新别致的房间里。青缦纱帘，竹床竹椅，对面墙上挂着一幅腾龙图。顾不得多想，东泰爬起身，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走去。“啊，许少侠醒了！快去禀报堂主！”说话的是一个俊美的绿衣少年，见东泰走出来，立刻上前搀住他。“这里是……”“天龙谷――鄙教总坛。”绿衣少年微笑着说，“您是林堂主请来的贵客，有什么吩咐就叫我们好了。”“我……”“啊，东泰！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Gordon突然出现了。“钟大侠，你为何把我带到这里来？我技不如人，要杀要剐绝无怨言！”“哈哈哈哈！东泰，你多虑了！”Gordon代那少年搀着东泰，不禁大笑道，“钟某可从未伤过别人性命啊！实不相瞒，钟某想让东泰见一个人。”“谁？”“鄙教教主――嘉铭。”东泰心中一震。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来到了天龙教的心腹之地，而且马上就要见到教主本人！但他更没想到，自己是以一个阶下囚的身份探知这一切的。“青蛟，带东泰去龙池沐浴，然后往玉龙轩觐见教主。”“是！”那绿衣少年应道，“东泰，这边请。”东泰自知难以逃脱，只好默不作声，等待时机。东泰随着青蛟穿过回廊，来到一处清幽的小舍。“东泰请进。”青蛟拨开竹帘，东泰走进去，发现屋内竟有一眼温泉。“公子请在此稍候，我去叫浴奴来为您沐浴。”青蛟说完便离开了。东泰环顾四周。温泉上弥漫着淡淡的雾气，周围铺着几块白熊皮毯，空气里飘着一股奇异的香味。一阵脚步声。东泰回头一看，两个壮汉拨帘进来了。这两个壮汉几乎是裸体的，只在腰间系着一块小小的白绸，勉强遮住他们粗壮大腿根部那凸起的阳物。两人的肌肉都十分发达，古铜色的皮肤，坚挺的乳头，东泰的脸一阵发烫。“公子，请让我们为您沐浴。”一个很俊朗的声音。东泰这才转醒过来，看清这二人的脸。两个壮汉看起来很年轻，不过二十四五的样子，而且相貌英俊非凡。“你们是……”“在下二人是这里的浴奴。我叫Damien，他叫启亮。”一个壮男抱拳道。“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无需伺候。”“万万不可！这是林堂主的吩咐，我二人实在担待不起啊！”两个壮汉都跪下来，脸上充满了恐惧。“那好吧……”两个壮汉为东泰宽衣解带，很快就把东泰脱光了，露出他完美健壮的裸体。壮汉把东泰带到池边，和他一起走进水中。泉水温润异常，一股异香沁透心脾。东泰有些放松了，微闭双眼，做着深呼吸。启亮突然从身后抱住了他。“你要干什么？”东泰惊问道。“公子有所不知，此乃我二人侍浴之法。”Damien连忙解释，“以雄男之体揉按全身，方可通体舒泰，导气易筋。”“原来如此……”“公子只消放松身心，慢慢享受就是。”说完，Damien从前面抱住了东泰的裸体，用自己的身体贴紧东泰，并开始慢慢地摩擦。泉水润滑了东泰的裸体，Damien发达的胸肌在他的胸上摩擦着，两粒坚挺的乳头时时划过东泰的乳沟。而启亮正搂住他的虎腰，用胸肌按摩他宽阔的背部。东泰感到一阵阵的麻酥。东泰睁开眼睛，看到Damien湿漉漉的俊脸、粗壮的脖颈和宽厚的肩膀。Damien直视着东泰的双眼，表情显得十分亢奋。Damien缓缓将下体贴近东泰，东泰感觉到一根粗大坚硬的棒状物顶到了自己的大腿，他立刻意识到：这是Damien勃起的阳具！Damien开始挺动自己的胯部，用他的龟头顶住东泰的阳物，慢慢揉压。东泰只感到一股酥麻从胯下传遍全身。只是，后面的启亮也开始了下体的动作。东泰感觉到启亮将他的粗大阳具探到了自己的臀间，那暴突浑圆的龟头正在自己的阳穴周围慢慢研磨。两个阳具勃起的壮男，一前一后，夹住东泰摩擦着肌肉发达的裸体。东泰感到一阵阵快乐的眩晕，不知不觉间，胯下的阳物也傲然挺立了。这时，启亮和Damien请东泰从水中出来，躺到池边的白熊皮毯上。东泰心里的紧张早已烟消云散，便顺从地躺下来，舒展着自己全身的肌肉。他似乎并未察觉，他那湿漉漉的粗大阳具已异常坚挺，在池水弥漫的雾气里微颤着。水滴从他粉红的浑圆硕大的龟头，一直滑落到他大腿根部长着几根细毛的阴囊上。“现在我二人来为公子按摩。”启亮和Damien分跪在东泰的两侧，胯下的阳物像两根金枪向上直挺着。东泰闭着双眼，感到这二人分别骑坐到自己的两条大腿上，开始来回的摩擦。他们胯下那对柔软的卵蛋和阳穴处细软的阴毛，在东泰赤裸的皮肤上轻擦着，刺激着他光滑的大腿。不多久，启亮和Damien的龟头前端都流出了大量透明的淫液。他们用手指从自己的龟头上蘸取一些淫液，细心地涂抹到东泰坚挺的乳头上。东泰感到两股温暖的气息从自己的乳头流入了体内……启亮和Damien开始用自己的会阴在东泰粗壮圆实的大腿上大幅度地来回摩擦，并用双手在各自湿漉漉的虎躯上四处抚摸。东泰睁开眼，看到这两个壮男正微闭双眼，摆动着虎腰，一双巨掌在肌肉凸现的胸部和腹部四处游走，揉、摸、掐、捏……尽其能事，还不时拨弄一下那坚挺着的深红乳头，拨得那厚实的胸肌上下抖动。而此时，他们胯下的巨棒，正随着这一前一后的动作，点头似的上下摆动着，前端那鹅蛋大的龟头上已是淫液四溢，透明的粘液从那胀红的龟头流到青筋暴突的棒身，流到胯下硕大的卵袋……越来越多的淫液源源不断地从他们的马眼里流出来，垂下一缕缕银丝，滴落到东泰赤裸的大腿上……看到这淫靡异常的场面，东泰忍不住想伸手摸他们的阳具，但又马上克制住了。“受制于人，不可轻举妄动！”他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久后，启亮和Damien已是雄息狂喘，个个双眼紧闭，一副欲罢不能的表情，而他们胯下那肿胀难耐的巨大阳具更是龟头抽颤，淫液泉涌。这时，他们都用双手握住了自己淫液四溢的肉棒，开始用力地前后套弄……“嗯——啊！！！！”突然，本是紧咬牙关的Damien大叫一声！只见他虬首后仰，虎腰猛挺，放开紧握着自己巨大阳具的双手，胯下那粗大的肉棒向上一挺，一大股灼热的白色阳精从那胀红的龟头前端狂喷而出，有力地射到了东泰的胸口！东泰还没看到Damien射出第二股白浆，便感到自己的脖颈上一热，侧目看去，原来启亮也开始喷射了！启亮和Damien都把双手放到了背后，挺着虎腰，胯下巨大的阳具上下抽颤，有力地喷射着一股又一股灼热的阳精。东泰只见眼前一道道白浆上下翻飞，都落到了自己赤裸的上身，热乎乎的，湿成一片……两个壮男一连喷射出了十数股阳精，才喘着粗气，慢慢平息下来。两人从东泰的大腿上下来，一左一右，分别跪在东泰的两侧，开始用手涂抹东泰身上的阳精。这时，东泰才发现，启亮和Damien的阳精不似一般男人的有股腥味，而是带着一种奇异的香气。“公子要问我二人的阳精为何有股异香吗？”Damien问道。“……”“只因我兄弟二人修炼的内功乃麝阳心法；炼此心法者，精满气足，配合我教的一种奇药，更能使阳精异香扑鼻，且独具奇效……”启亮见东泰沉默不语，便主动解释道。启亮、Damien将他们的阳精均匀地涂抹在东泰的身体上，东泰顿时感到心头发热，全身舒畅异常。这时，青蛟进来了。“沐浴已毕，请东泰随我去觐见教主！”青蛟扶东泰起身，对启亮和Damien说，“你们给东泰取一套客服来。”“是！”只见Damien一抬手，便将屋角的一包东西吸到了掌中。东泰不禁心中大骇：想不到天龙教中一个小小的仆役都有如此深厚的内力，那么教主该是个多厉害的人物啊！青蛟所说的“客服”，竟只是腰间一块小小的白布，外加一对金色的臂环，远不足以遮体。东泰在走动时，腰间白布下的阳物若隐若现，而那圆实的臀丘更是一览无余。东泰亦是无奈，但又无法拒绝，只好就范。东泰随着青蛟穿过了一小片竹林，来到一处雅致的水阁。东泰注意到，一路上看到的仆人都是年轻体壮的男人，而且都几乎一丝不挂，像他那样在腰间围块白布的也不多见。东泰渐渐对自己的这身装束放松了些。水阁门外立着两个长得十分英武的壮男，见到青蛟来了，忙施礼：“青蛟大人！”“嗯！林堂主给教主请来的客人到了。”“哦，请进，请进！教主已等候多时了！”壮男撩开竹帘，东泰随着青蛟走入阁中。刚走进去，东泰便听到男人粗重的喘息和放浪的呻吟，转过一道屏风，眼前的场面让东泰吃了一惊！临水的露台上，摆着一张巨大的软榻，两边分别站立着三个赤身裸体的强壮男奴。软榻之上，一个古铜皮肤、身材奇伟的男人正按住一个赤条条的壮汉尽情地交合！男人跪在软榻上，把壮汉的两条大腿夹在腰间，宽阔背部的肌肉一块块凸起着，随着他强健腰部的前后摆动，浑圆厚实的臀丘节律地收缩，两条粗壮的大腿张得大开，胯下的交合部位暴露无遗：一根粗壮惊人的巨大肉棒正捅在壮汉淫液四溢的粉红阳穴里大肆抽插，每抽一次都带出大量的淫液；硕大无比的卵袋紧裹着一对鹅蛋大小的雄卵，随着这抽插的动作上下摆动着，拍得壮汉的虎臀劈啪作响……“教主，东泰到了。”青蛟施礼报告。“请贵客稍侯，待冯某与戴公子交合完毕，便行招待！”那男人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声，此刻尚且音稳气沉，足见内里深厚。和他比起来，那被按在下面的壮汉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只见他紧闭双眼，雄息狂喘，口中不断发出“噢——啊——噢——啊——”的浪叫，一副欲仙欲死的放荡表情；双臂张开，露出腋下两撮短短的黑毛，两块发达的胸肌随着身体的冲撞上下波动起伏，六块腹肌时紧时松；那躺在平坦小腹上的粗大阳具一阵阵地抽颤，从胀红龟头的马眼里涌出一股股的淫液来……东泰突然认出这“戴公子”就是铁拳门的大弟子戴天理！江湖上戴天理人称“江南第一强拳”，练得一身好硬功，为人豪爽，与东泰在去年的华山大会上还有过一面之缘。但此时，东泰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欲火焚身的淫男，与记忆中的那位壮士英雄联系在一起……天龙教的可怕真是超过想象！东泰不禁一阵发怵。这时，嘉铭把戴天理抱了起来，让他坐骑在自己身上，而他那巨大的阳具始终插在戴天理的阳穴里。嘉铭平躺在软榻上，两腿张得大开，用双手扶住戴天理的虎腰，开始上下挺动自己的下体。戴天理两手支撑在嘉铭的大腿上，身体后仰，双目紧闭，任由摆布。嘉铭身体的摆动幅度越来越大，那粗壮的肉棒在戴天理的肉穴里抽插得天翻地覆，硕大的卵袋把戴天理的臀丘撞得劈劈啪啪，弹跳不已。戴天理更是放开豪嗓，叫喊得春情泛滥：“噢！噢！美哉！爽极！啊！啊！”两块胸肌随着身体的起伏上下跳动，一对深红的乳头坚挺无比；胯下流满了淫液的阳具更是狂摆不已，从那肿胀的龟头前端溢出的淫液被甩得如银练飞舞。面对着淫靡的场面，东泰都有些把持不住，胯下的阳具慢慢地肿胀起来……突然，只见戴天理头后一摆，浑身结实的肌肉猛一紧绷，大吼一声：“啊！！！！！！！！”话音未落，他胯下那跳动不已的粗大阳具已突突地喷出了大股大股的白色阳精！而嘉铭也停止了抽插的动作，将自己的阳具深深地插进了戴天理的阳穴深处——东泰知道，戴天理的元阳正被他吸去了。戴天理狂吼着，猛烈地喷射了数十股火热的阳精之后，便慢慢地瘫软下去了。嘉铭拍了拍手，从旁边出来两个一丝不挂的壮男，把不省人事的戴天理抬了出去。嘉铭的阳具从他的阳穴里滑脱出来时，发出清脆的“砰”的一声。这时，嘉铭才慢慢地坐了起来。东泰这才看清了他的脸。出乎意料的事，东泰并没有从这张脸上看出一点邪气，相反的，这个二十三、四岁的男人是极其英俊的，挺拔的眉宇间更有一股英雄气在，只是那目光，似乎……这时，嘉铭也看到了东泰，不知为什么，他显得有些吃惊，但很快他便敛起了那缕眼神。“东泰光临寒舍，冯某不胜荣幸！”嘉铭微笑着说。东泰定一定神，上前一步道：“林教主多礼了！不知尊驾令属下将吴某擒来，有何贵干？”“东泰是爽快人，冯某也不多客套了。”嘉铭把左手放到膝盖上，“冯某久闻东泰少年英雄，钦慕已久，欲求与公子共行采阳之欢。”“我若是不愿呢？”东泰试探地问道。“冯某从不用强，但也决不会让想都到的东西轻易溜掉……”嘉铭挥挥手，“你们都退下吧！”“是！”青蛟带领阁内的男奴们退到了外面。东泰心中暗想：好机会！一定要想办法脱身！“此处已无外人，让冯某见识一下东泰的阳具吧！”只见嘉铭右手一指，一道剑气射向东泰的腰间。东泰躲避不及，那剑气已擦身而过。东泰腰间的白布已裂为两半，晃悠悠地飘落下来。东泰大惊失色。嘉铭看到东泰胯下已有三分肿胀的阳具，粉红龟头的前端已然湿润，不由得呵呵一笑：“想必东泰方才已饱享眼福。来来来，冯某这就让公子细品其中滋味！”东泰刚想脱身，却感到手脚都好象被绑住了似的，丝毫动弹不得！“公子不必挣扎。冯某的无形气缚，公子是挣不脱的！”嘉铭微笑着，伸出右手，东泰立刻感到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起来，向着嘉铭飘过去。东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东泰已飘到了嘉铭的正上方。嘉铭让东泰降到自己的怀里，用粗壮的双臂抱住了他。嘉铭狂吻着东泰的面颊和颈部，东泰用力挣扎着，可是没有用。他感觉到嘉铭灵巧的舌尖在不断刺激着自己敏感的皮肤，脸上不禁一阵火辣辣的。嘉铭看到东泰的俊脸上泛起了红晕，更加发狂地开始吮吸他发达胸肌上的粉红的乳头。东泰忍不住哼了一声。“东泰的身体果然雄健诱人，冯某可要好好享用一番了！”嘉铭把东泰翻来覆去地吻遍了全身，直弄得他气息渐粗，下身那根肉棒也直愣愣地硬挺起来。嘉铭把东泰放倒在软榻上，将他的双手引到头部上方，让他抓住软榻的边沿。东泰的全身仍被那无形气缚紧绑着，丝毫动弹不得，但嘉铭却可以随意摆弄他的身体。东泰紧闭双眼，默默承受着一切。这时，嘉铭抬起东泰粗壮的大腿，用两手向上按住，然后分开来，东泰身体上最隐秘的器官都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他的眼前！东泰的肤色是练武之人少有的凝脂玉色，他胯下的部位更是透着细腻柔嫩的粉红。东泰的阳具已然硬挺，龟头红润，茎身微颤，其粗大较之利丰、戴天理的肉棒，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方的肉袋紧裹着一对荔枝大小的浑圆的雄卵，伴随着阳具的跳动微微收缩着。东泰虎臀的缝隙间，藏着他处子的阳穴，娇小的粉红穴口满是细小的褶皱。细柔短黑的阴毛稀疏地分布在他的阳具根部和阳穴的周围，更添了一分雄性的诱惑。“东泰果然好宝器！”嘉铭赞叹着，俯下身，开始舔弄东泰胯下的器官。东泰感到嘉铭的舌尖首先落在了他的会阴，然后向上撩，触到了他柔软的卵袋。东泰的阳穴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原本躺在小腹上的阳具也兴奋得向上一翘，棒身撞到了嘉铭的额头。看到东泰的敏感反应，嘉铭不禁失笑，温暖的鼻息喷在东泰的卵袋上，激起了东泰又一次的收缩。嘉铭贪婪地舔吮着东泰那对硕大的雄卵，很快，东泰龟头前端的马眼处就溢出了晶莹透亮的阳液。东泰强忍着快感，不发出一点声音，但嘉铭知道他已渐入佳境了。嘉铭的双手轻轻扒开东泰的两瓣虎臀，露出缝隙中粉红的阳穴，随即伸出舌头，舔弄起这褶皱紧蹙的穴口来。东泰何曾被别人触探过这等私处！他不由得紧缩了一下自己的穴口，那一股强烈的莫名快感自不必说。嘉铭开始大肆地探索东泰的处子之穴。他先用舌尖润湿穴口的褶皱，然后轻轻地挑弄东泰长着几根细短黑毛的会阴，使得他不自主地放松了穴口的肌肉。这时，嘉铭乘机将舌头顶了进去！东泰紧张地收缩自己的穴口，可是为时已晚，嘉铭的舌尖已突破了他的防线，伸进了他热乎乎的滑嫩肉穴！嘉铭感到东泰的穴口紧紧地箍住了自己的舌头，几乎让他动弹不得。他不慌不忙地转动舌尖，舔弄着东泰肉穴的内壁，一股奇妙的酥麻快感在东泰的身体里荡漾开来，慢慢地，东泰的穴口便再次放松了，于是嘉铭乘机再次深入……很快，嘉铭已将东泰的阳穴舔弄得温软滑润，而此时，东泰的小腹也被自己阳具前端流出的淫液弄湿了一大片。嘉铭知道火候够了。嘉铭忽然停止了动作，此时的东泰已被弄得欲仙欲死，竟一时没有察觉。东泰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见嘉铭正张开双腿跪在自己的胯间。嘉铭的俊脸上挂着神秘而诱惑的微笑；肩宽腰细，脖粗臂圆，浑圆的胳膊鼓出一节一节的肌肉；发达胸肌上的两粒深红的乳头已经坚挺，平坦的腹部清晰地突出着八块腹肌。肌肉凸绷的大腿根部，光溜溜的不着一毛，雄伟异常的阳具令人惊异！一对鹅蛋大的雄卵紧裹在柔软的肉袋里，那巨大的肉棒有近尺长，酒碗粗细，前端那浑圆巨硕的龟头水滑油亮，马眼里汩汩地向外流着淫液。嘉铭挺了挺下体，那巨大的龟头轻轻地扣点着东泰那已经开始不自觉地一收一缩的湿润穴口。东泰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但此时他已无力反抗！“冯某这就与东泰共享交合之欢！公子可准备好了？”嘉铭坏笑着。东泰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那热乎乎的巨大龟头已经顶在了东泰小小的穴口上。穴口周围的短小的阴毛摩擦着嘉铭的马眼，让他更加性欲澎湃。嘉铭双手撑住上体，双腿分开跪在软榻上，敛气收息，缓缓挺动虎腰……东泰只感到自己的穴口被嘉铭的龟头一点点地撑开了，他本已准备好忍受巨大的疼痛，但令他奇怪的是，这过程一点也不痛苦。很快，嘉铭的巨大龟头已全部顶入了东泰的阳穴。东泰感到自己的阳穴紧紧地包裹着嘉铭的龟头，这感觉令他羞愧难当，一时间脸上已是火辣辣的。但嘉铭一刻也没停下，继续挺动虎腰，将他的阳具慢慢地顶进了东泰紧小的肉穴。一股海潮般的酥麻感侵袭着东泰的全身，他那勃起的阳具竟然兴奋的跳动起来！东泰强忍着羞辱和快感，终于情不自禁地喊出来：“啊————”嘉铭的阳具越顶越深，很快，他的龟头就顶到了一团热乎乎的弹性十足的软肉上，嘉铭知道，这就是东泰的阳心了，而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卵袋已碰到了东泰的虎臀！嘉铭心中暗暗吃了一惊！“无量龙穴！想不到这小子竟然身具这等宝器！”原来，嘉铭的阳具巨大无比，虽然他交合过的精壮男子已不下数百，却只曾有过一个人的阳穴能承受下他整根阳具！他知道，天下之有身具名为“无量龙穴”的极品阳穴的男子才能容下他的巨棒，而这样的奇男子世间少有，可遇而不可求。现在，他发现东泰也能刚好承受自己的阳具，不禁又惊又喜！嘉铭阳欲大发，开始摆动狼腰，大幅抽动自己的阳具，与东泰尽情地交合！每次抽出都只留一半龟头在肉穴里，每次插入都全根没入，直到他的巨大龟头撞到东泰的阳心才再次抽出。东泰被这无与伦比的快感弄得欲仙欲死，酥麻的阳穴不自主地抽搐收缩着，将嘉铭的肉棒箍得更紧了。慢慢地，嘉铭感到自己阳具的快感越来越强烈，与先前和戴天理交合时的感觉大不相同！原来“无量龙穴”除了能容纳巨大无比的阳具外，另一个特点是其内壁具有一圈一圈的肌肉环，能给抽动的阳具强烈无比的刺激！嘉铭心中暗喜，更放浪地抽插起自己的巨棒来。东泰的意识已渐渐模糊了，他已感觉不到双手的束缚，身体的重压，感觉不到周遭的一切。此时的他只感觉到嘉铭的粗大阳具的抽动和那巨大龟头在自己敏感阳心上的撞击！强烈的快感早已将东泰心中的羞愧和痛苦涤荡得一乾二净，雄性的肉欲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东泰的卵囊不由自主地收缩着，一股接一股的透明淫液随着嘉铭的抽插节奏从东泰硬挺的阳具前端涌了出来！东泰终于忘掉了一切，放开豪嗓，舒畅无比地喊了起来：“啊————啊————哦————啊————”嘉铭不断地变换着姿势，用各种角度抽插着东泰的阳穴。一会儿把他翻过去，从后面将阳具捅入大力抽动；一会儿把他抱到身上，一边舔弄他的乳头，一边上下抽插自己的巨棒；一会儿又让他坐入自己怀中，双手握住他的虎腰，在他的阳穴里上下挺动自己的阳具……嘉铭扭动着虎腰，让自己的巨大阳具在东泰的肉穴里抽、插、磨、搅，尽其能事，只弄得东泰春情大发、淫液四溢，而他自己的龟头前端，也源源不断地涌出热乎乎的阳液来……这激烈的交合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但嘉铭的力度丝毫不减，只是鼻息渐粗。嘉铭感到自己的精关开始慢慢动摇，这种情况他还从未遇到过！他运功强忍着这致命的快感，他不能在东泰之前达到高潮！“‘无量龙穴’果然厉害！”嘉铭心里暗想着。这时，被他按在身下的东泰发出了呻吟的喊声：“噢——噢——啊————守不住了！吾将泄矣！”嘉铭知道东泰即将泄阳，心中大喜，加快抽插的动作，同时搂起东泰的上身，想在他射精的时候给他一阵狂吻。这时，嘉铭看到了东泰沉浸在肉欲中的俊脸，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次涌上他的心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忘不了他？！”嘉铭的心里痛苦地狂喊着。嘉铭的心神一散，精关几乎就要失守！就在这时，东泰全身的肌肉紧绷起来，猛地狂吼一声：“啊！！！”只见他的卵囊忽然收缩，那早已淫液四溢的粗大阳具向上一挺，只见一大股又一大股灼白的阳精从他肿胀难当的龟头前端有力的喷射出来了！嘉铭感到一股热流从东泰的阳心涌了出来，但他已无力运功吸收东泰的元阳，被这热流一激，嘉铭再也守不住了！他索性大吼一声，放开精关，任由胯下肿胀不已的阳具突突地喷出大股大股的阳精，尽情浇灌着东泰的阳心！两个赤身裸体地交合在一起的壮男的身体一起抽搐着，各自的粗大阳具都在有力地喷射着火热的阳精，这淫靡的场面教谁看了都会把持不住……不知过了多久，东泰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感到浑身冷冰冰的，抬起昏沉沉的头，东泰发现自己正躺在水边，赤裸的身体上湿漉漉的。“此地是……”东泰硬撑着身子站了起来，也许是因为与嘉铭的交合，他现在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谷地，四面都是万丈绝壁。一条瀑布从岩顶飞泻而下，落入谷底的湖里。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落花缤纷，俨然一处人间仙境。“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嘉铭放了我？”东泰踉踉跄跄地向谷地深处走去，希望能遇到人。可是还没走几步，他的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又过了许久，东泰终于醒了。这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了一间小木屋的床上。也许经过了长时间的休息，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东泰拉开被子，发现自己仍是一丝不挂，便顺手拉过床边的一块围布，系在了腰间。东泰走出屋子寻找主人，刚走到湖边，忽听一声水响，从湖面上破浪飞出一个人来，落在了他的身边！惊骇之余，东泰看清了来人的面貌。此人看上去也不过二十三、四岁，身材奇伟，英俊非凡，腰间系一块白色围布，刚从湖中出来，竟滴水不沾！最令东泰吃惊的是，这人的相貌与他竟有三分神似！“你醒了！你该多休息一会儿。我去湖里抓来两条鱼，待会儿给你煮鱼汤！”这人扬了扬手里抓的活蹦乱跳的鱼，热情地笑着说。喝过鱼汤，东泰恢复了力气。两人开始谈起事情的来龙去脉。小屋的主人名叫顺强，独自一人住在这谷底。当顺强得知东泰落入谷中的原因时，他的脸色沉了下来。“你是说……嘉铭真的……真的做了这么多错事吗？”“难道你认识那个魔头吗？”东泰听出话头。顺强长叹一声，慢慢地道出了事情的由来。原来，他和嘉铭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结拜兄弟，相亲相爱，感情甚笃。五年前，他们二人来到龙神岭上打猎，在追逐一只白鹿时，顺强不慎落入龙渊谷，嘉铭为了救他，也掉了下来。幸好谷底是一片湖水，两人都没有受伤。但是要找到回去的路，就难了。他们在谷地找了三天三夜，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顺强在瀑布的后面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然而，洞里也没有他们想要的出路，却让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刻满了文字的玉壁。玉壁上记载的，是一门名叫“天龙真经”的奇功。这是一门男男同修的奇功，通过交合，使两人都能获得至纯至刚之元阳，从而功力大增。当时二人正血气方刚，在谷中又无事可做，便一起练了此功。不出一月，两人功力果然大进。一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借助谷中千年紫藤的蔓条攀上绝壁了。脱出深谷后，二人发现他们生活的小村子已经被贼寇烧杀一空。悲愤的兄弟俩杀上山寨，贼人们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大仇得报，二人决定以自己的一身功夫保卫百姓的安全，于是兄弟在一年间携手铲平了大大小小的盗匪据点不下百处。然而，在这过程中，嘉铭的霸性也慢慢显露出来。他开始在已经制服的强盗中，挑选年轻英俊、肌肉发达而且阳具粗大的壮男，强迫他们与自己交合，而他则采取只取不还的功法，吸取这些壮男的元阳，使得自己的功力迅速提升。顺强认为他这样做不是正道所为，但嘉铭已经听不去了。顺强终于忍无可忍，离开了嘉铭，回到了龙渊谷底，而且烧断了千年紫藤，如果嘉铭来找他，就再也不能回到外面的世界了……“他后来没来找过你，对吗？”听到这里，东泰忍不住问道。“没有……好了，先不谈这些了。东泰早点歇着吧！”顺强神情恍惚地结束了谈话。当晚，东泰看到顺强独自坐在瀑布边，整整一夜……翌晨，顺强把东泰叫到湖边。“东泰，听你所言，嘉铭现在已渐入魔道，罪孽深重。我不能眼看着江湖上的壮士们任由他蹂躏，也无法狠下心来，与他为敌……唉！进退两难啊！”顺强长叹一声，“我考虑了一个晚上，终于做出了决定……”“什么决定？”“我想请东泰帮我一个忙。”“恩公请讲，只要我东泰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达成！”“我想请东泰代我制服天龙，并将他引入正途。”“可是，可是在下已是嘉铭的手下败将，连他手下的一个堂主都对付不了，实在是有心无力啊！再说，在下与恩公一起被困在这谷底，要出谷都难啊！”“东泰不必担心，许某自然有办法送公子出谷。至于制服嘉铭……许某也心中有数。”顺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倒令东泰一头雾水了。“东泰请随我来，我带你看些东西。”顺强领着东泰来到瀑布前。“请跟我来。”说着，顺强纵身跃起，穿过了水幕。东泰也紧跟着跳了过去。刚落地站稳，东泰就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瀑布后面竟然藏着一个巨大的山洞，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岩洞，而是一个光洁透亮的玉洞！顺强带着东泰走进洞去，洞内并没有照明的火把，但外面的阳光能通过晶莹剔透的玉壁透进来，使洞里充满了温润的光线。向洞内走了不到百步，两人就站在了一面巨大的玉壁前面。“东泰，这就是刻着《天龙真经》的玉壁。”“莫非恩公想让我练好真经里的武功再去对付嘉铭？”“不完全是。”顺强转过头来，看着东泰认真地说，“这‘天龙真经’包括三部分：第一篇是‘天龙御男术’，记载的全是刺激男人性欲和与男人交合的奇技淫巧，还有一些奇特的诱阳春药的配方；第二篇是‘九阳和合经’，记载的是吸吐元阳的内功心法；第三篇是‘天龙神功录’，这才记载了配合采阳互补内功的神奇武功。”“嘉铭已吸取了数百壮男的元阳，各种武功更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要想以武取胜，怕是不可能了……”“那还有办法吗？”“只有一个办法，也是最基本的办法——让一个男人跟嘉铭交合，吸走嘉铭的元阳！”“但是……嘉铭与男人交合的功夫已登峰造极，只怕没人能耐得过他……”“东泰还不知道吗？”顺强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奇异的光。“知道什么？”东泰更糊涂了。“那日嘉铭与东泰交合时，就险些败在公子手下！”“怎……怎么可能？”“当日许某救起公子，在为公子擦洗身体的时候，发现公子的阳穴有与人交合的痕迹，公子的穴内还残存着那个男人的阳精。这男人的阳精有一股奇香，我一闻就知道一定是嘉铭的。公子后来也证实了我的判断。嘉铭交合过的男人都会武功尽失，唯独东泰安然无恙，公子难道不奇怪吗？”“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只有身具‘无量龙穴’的男子才有可能使嘉铭败下阵来，自然也就不会被吸去元阳了。”“无量龙穴？！”“不错！练天龙真经的男人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肌肉越来越发达，身材越来越壮硕，阳具也会越长越大。虽然阳具的大小有个限度，但练到最高层时，其长度可盈尺，这实非平常人所能承受的大小。但在真经第二部分的副篇里，提到了能与之相克的‘圣阳五器’，‘无量龙穴’正是其中之一！许某那日冒昧地检查了东泰的阳穴，发现正是此宝器！”“那么……那么我岂不是现在就可以制服嘉铭了？”“没那么简单。嘉铭当日只怕是没想到你会身具此器，一时轻敌而失手。要想再破他的精关，就难了。公子只有练好‘天龙真经’，方有胜算！”“在下明白了！许某愿以一己之力为天下除害！”“公子有此决心，天下幸甚！但是，要对付嘉铭一人，公子应该可以胜任，可要对付整个天龙教，公子恐怕得找几个帮手……”“此话怎讲？”“公子有所不知，这天龙真经的内功心法共有五种。最厉害的当然是嘉铭练的‘天龙心经’，习之者阳具巨大无比，唯‘无量龙穴’可敌。此外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心法，各有奥妙，只有‘圣阳五器’中的另四器能够一一破之。听公子所言，天龙教设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堂，许某知道嘉铭一定将另四种心法传给了那四个堂主。所以要彻底瓦解天龙教，还必须制服这四个堂主！”“那许某岂不是要找到身具这四器的四个人才行？”“不错！这就要靠东泰出谷后细心查访了……”从这天起，顺强开始教东泰练“天龙真经”。顺强每日亲自与他交合，天资极佳的东泰很快就掌握了采补的要诀，进步神速。转眼已过一个寒暑，顺强认为东泰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明天就是送他出谷的日子了。此时的东泰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谷中赤身露体的生活是他白皙的皮肤变成了健康的古铜色，那一身精雕细刻般的发达肌肉显得更加雄健，而系在东泰腰间的那块白布也早已遮不住他胯下的阳具了——这巨大的肉棒在挺起时已和嘉铭不相上下了！清晨，顺强又带着东泰来到湖边。“东泰弟，今天就是你出谷的日子了。”“我盼这天已经好久，真是太激动了！”“兄弟出谷前，愚兄还有一言相告。”“兄长请讲！”“请兄弟牢记：此去非擒龙，更非屠龙，乃御龙也！”顺强的话里带着无尽的惆怅。“兄长放心，小弟谨记在心！”“好吧！你去吧！出谷之路就在这湖底，有一个岩洞可直通到谷外的河中。这是我两年前在湖中捕鱼时意外发现的。我已决意不再踏出龙渊谷半步，这出口本该废掉，但机缘凑巧，这竟成了兄弟的出路。愚兄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一路保重！”东泰向顺强深鞠了一躬，便转身跃进了碧绿的湖水中……终于出谷了！东泰满心欢喜地走在了龙神岭下的官道上，只觉风和日丽，春风拂面，心里说不出的痛快。沿途遇到来往的路人，东泰都忍不住要和他们打声招呼，毕竟他已经整整一年没见过谷外的人了！令东泰高兴的是，看起来没有一个人能认出现在的他来了，就连原来与他熟识的天风镖局的陈镖头都把他当陌生人了，这对他今后的行动很有利，毕竟失踪一年的神风剑客重现江湖是会让天龙教有所疑心的。一路上，东泰打听到不少天龙教的消息。在这一年里，天龙教的势力越来越大，竟然赫然在九龙泽建起了龙神宫，成为江湖上一大黑道门派。其他门派的弟子失踪事件接连不断，明明知道是天龙教所为，却没人敢找嘉铭的麻烦。几个名门正派几次想围剿天龙教，都被嘉铭的手下打得落花流水，各派的年轻弟子，更是被天龙教的人奸淫殆尽。东泰知道事态的严重了，决定加紧寻找他需要的帮手。洛阳毕竟是群雄咸聚的大城，东泰决定先去那里碰碰运气。但要找到东泰要找的人，谈何容易！东泰一面赶路，一面回忆着《天龙真经》上关于“圣阳五器”的描述。“圣阳五器”指的是五种堪称绝品的男子性器，分别唤作：无量龙穴、玉漩涡、千环套月、紫玉杵和九龙蟠柱。“无量龙穴”能敌巨大无比之阳具，克天龙心经；“玉漩涡”具无比吸力，克青龙心经；“千环套月”可牢牢锁住阳具，克白虎心经；“紫玉杵”滑润异常、极具寒气，克朱雀心经；“九龙蟠柱”青筋暴突、炽热无比，克玄武心经。身具这五器之一的男子可说是凤毛麟角，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这四个人，东泰深知只能靠机缘了。然而，最困难的是东泰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哪个男人生着这样的绝品性器，总不能随便拉一个过来，扒下裤子看吧？东泰越想越乱，干脆一心赶路，到了洛阳再从长计议。经过几天的日夜兼程，东泰终于到了洛阳。虽说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了，但东泰自从修炼了天龙真经以后功力大增，这点劳累自然不在话下。东泰看天色还早，决定先去城里转转，再找间客店投宿。一年不见，洛阳还是这样喧闹繁华！东泰走在洛阳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时间百感陈杂。东泰感觉到有许多人在望着自己。这也难怪，虽然东泰已经脱胎换骨，没人能认出他来，但这样一个高大威猛、英俊非凡的年轻男人，在洛阳的大街上，总是能吸引不少女子爱慕的目光的。可是，东泰发现大多数的目光不是女人的，而是男人的。他想起路上曾听人说，天龙教在江湖上这么一闹，弄得天下男风大盛，今日一看，此言不虚。东泰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自豪感。这时，市集的南边传来一阵喧嚣的擂鼓和喝彩声。东泰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擂台。擂台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壮男正振臂高呼：“还有哪位英雄上来赐教！”“这汉子已经连赢十二场了！厉害呀！”“是啊，是啊！好久没看到过这么强的了！”东泰一面听着身边的观众议论着台上的壮男，一面打量着他。这汉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的年纪，一身江湖打扮，生得倒是粗眉大眼、膀阔臂圆，敞开衣襟，露出两块傲人的发达胸肌，但东泰一眼就看出他力足而气虚，算不得高手。这时，听得一声锣响：“今日擂台获胜的是开山虎江宏恩，得赏一百两！”在人群的喝彩声中，这壮男大大咧咧地接过监擂官手中的赏银，得意洋洋地走下了擂台：“今日打得不痛快！看来洛阳无高手了！”“这汉子虽然武功平平，但长得倒还算壮实。不妨跟着他，找机会看看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东泰尾随着江宏恩来到云来客站，等他进了客房，东泰就要了他隔壁的房间。入夜了，东泰细听着隔壁的动静，只待江宏恩睡下，东泰就准备悄悄潜入，点了他的穴道，就可以把他扒光了，仔细验看一番。夜深了，隔壁的灯灭了，鼾声渐起。东泰也吹灭了油灯，推开窗户。他刚要跳进江宏恩的房间，却见一个黑影从里面窜了出来。东泰忙一闪身，那黑影擦身而过，跳上了对面的屋瓦。借着月光，东泰看清那黑影是个穿夜行衣的人，肩上扛着一个大布包。东泰再往江宏恩的床上一看，已经空了。“不好！有人先下手了！”东泰不禁暗想，“会不会是天龙教的人？”那黑衣人轻功了得，东泰容不得细想，飞一般地急追过去。偷偷跟踪了约摸有半个时辰，东泰跟着黑衣人来到了城外一间破旧的河神庙。黑衣人在庙门前停下来，回身看了看，见四下无人，才推门进去。东泰施展“潜龙匿迹法”，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河神庙，跃上了屋梁，居高临下，将黑衣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黑衣人把大布包放在地下，起身褪去了身上的夜行衣。东泰看清这是个二十来岁的男人，上套黑色开襟短衫，下穿紧身皂裤，生得极为英俊。身材不算魁伟，但也是肌肉结实，玲珑有致，好一个精壮的俊男！这时，男子把大布包解开，里面果然是昏迷的江宏恩！男子抱起江宏恩，平放到庙内的供台上，又取出绳索，将江宏恩粗壮的手臂绑在供台两边。“他不是天龙教的人！”东泰心想。他知道，天龙教的人是从来不会用绳子绑人的。男子跳上了供台，骑坐到江宏恩的身上，一面摸着江宏恩粗壮的脖子，一面得意地笑着：“哈哈哈哈，今日又可玩个痛快了！”说着，男子抓住江宏恩的衣襟，猛地撕开，露出江宏恩发达的胸肌和结实的腹部。“不错，不错！果然是上品！”男子淫笑着，扑上江宏恩的胸膛，一面大把揉捏他厚实的胸肌，一面大口吮吸那两粒深红的乳头。中了迷药的江宏恩已经有了一些知觉，开始微微扭动着身体，发出小声的呻吟。“原来是个淫贼！”东泰心里笑骂着，好奇地悄悄观察这采阳贼的一举一动。在男子的挑弄下，江宏恩胸肌上那对小小的乳头完全坚挺了，他的呼吸也越来越粗。这时，男子直起身，扯下江宏恩的腰带，两手抓住裤子，又是猛地一撕，将江宏恩的秘处暴露无遗。江宏恩的粗大阳具尚未挺起，软软地躺在他大腿根部的那一小片黑毛上，一对浑圆巨硕的阳卵裹在薄薄的肉袋里，周围零星地长着几根细短的黑毛。“好大的家伙！”淫贼摸了摸江宏恩壮硕的阳具，“让我来逗他一逗！”说着，他从腰间取出一只小瓶儿，拔下木塞，凑到江宏恩鼻子前面。不一会儿，江宏恩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你是谁？！”江宏恩一睁眼就看到一个男人骑在自己身上，大惊失色。这时，他也很快发现自己的手臂被死死的绑住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成了碎片。“你对本大爷做了什么？！”江宏恩惊恐地喊道。“哈哈哈哈，在下维强，今日请壮士来此，自然是想和壮士云雨一番！”淫贼大笑道。江宏恩脸色都变了。他早就听人说，江湖上新近出现了一个专爱奸淫壮男的高手，姓殷名维强，轻功奇绝，此人不是天龙教的，也不吸人内功，只和被他掳去的壮男尽情交合，逞其淫欲，是个十足的采阳贼。东泰听到这个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想来这一年间，江湖上已发生太大的变化了。“你……你就是淫男圣手——维强？！”“正是在下！”维强淫笑着，伸手摸捏着江宏恩厚实的胸肌。“大爷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对我下手？”江宏恩恨恨地问道。“要怪只能怪阁下生得精壮雄美，却又口无遮拦，说什么‘洛阳无英雄’。殷某倒真想看看，开山虎江宏恩有多么英雄！来来来，与殷某大战三百回合，分个高下！”说着，维强俯下身，搂着江宏恩粗壮的脖子狂吻起来。江宏恩哪里经过这等事情，自是奋力挣扎，破口大骂：“淫贼！放开我！你要再动老子一根汗毛，老子就将你千刀万剐！”“好好好，血性的汉子最有味道！”维强强按着江宏恩扭动的身体，一头埋在他发达的肌肉里，吻得更加起劲了。不多久，江宏恩就精疲力尽了，反抗的动作变得有气无力，大口大口地狂喘着。维强也直起身，看着他大汗淋漓的面庞，摸着他一起一伏的壮胸，笑着说：“壮士此刻有何感觉？”江宏恩满腔怒火，一言不发。然而，此时他的身体也的确有了异样的感觉。一股热流在他的身体里任意冲闯，令他浑身发烫。江宏恩低头看着自己的胯下，发现他的阳具竟不由自主地慢慢膨胀起来！很快，江宏恩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阳具直挺了起来！“怎……怎么回事？”江宏恩羞得满脸通红。“壮士有所不知，适才小弟给江兄嗅过的迷香解药里，掺了一点儿‘烈阳九泄散’……”“烈阳九泄散？！”“不错，此乃小弟精心配制的奇药，不论多么刚猛的壮男，只要嗅上一点儿，都会欲火焚身，一心只想交合，要一连泄精九次，药效才会慢慢退去……”维强用手掂了掂江宏恩沉甸甸的硕大卵袋，笑着说，“不过小弟看来，壮士就是不用这‘烈阳九泄散’，要连泄十几次都不成问题……”“淫贼！你想要老子精尽人亡？！”“不，当然不会！我怎么舍得啊！‘烈阳九泄散’能诱发男人身体的最大潜能，要连泄九次易如反掌，非但不会伤身体，还能使男人的阳具更加粗壮。”说着，维强轻轻握住了江宏恩胀得发热的粗大阳具，“壮士若是不信，殷某这就试给壮士看看！”维强俯下身，用舌尖轻舔江宏恩的左右两粒赤红的乳头，江宏恩发达的胸肌竟兴奋得跳动起来！维强见他的身体已经敏感成这样，知道药力已全面发作。舌尖慢慢下滑，滑过他肌肉块结的腹部，滑到了胯下的密处……维强的舌尖在江宏恩硬挺的阳具根部周围游走着，舔弄着他粗短的阴毛和柔软的卵袋。江宏恩羞得满脸通红，无奈双手被缚，双腿又被维强死死压住，他愤怒地挣扎着，全身肌肉紧绷、青筋暴突，更逗得维强淫心大发。维强分开江宏恩的粗壮的双腿，掀起他的大腿，分得大开，用两根绳子把他的膝盖吊起来。维强淫笑着拨开江宏恩的两瓣虎臀，江宏恩身体上最私密的部位露了出来。别看江宏恩长得粗壮骠悍，那臀沟里的阳穴却是生得十分娇嫩，菊瓣一般的粉红褶皱周围生着一圈细短的黑毛，穴口缩得紧紧的，一看便知没开过苞。“哈哈哈哈，壮士果然是个处男，在下今日艳福不浅啊！”维强说着，把头埋到江宏恩的臀沟里，舔弄起他的阳穴来。江宏恩感到维强的舌尖挑弄着自己穴口的褶皱和短毛，一阵奇痒化作全身的酥麻，紧缩的穴口不由自主地收缩了几下，维强趁机将舌尖顶进了他的肉穴。江宏恩羞得大叫一声：“啊！”随即穴口猛缩，硬是把维强的舌尖挤了出去。维强又不慌不忙地舔着江宏恩的穴口，江宏恩肌肉紧缩着，想坚守自己的密穴，但维强舔弄的酥麻感一阵胜过一阵，江宏恩不由自主地随着这阵阵的快感大声喘息，胯下硬挺的阳具也一翘一翘地流出大股大股的淫液来。很快，江宏恩已无力紧缩穴口，维强见状，开始用舌尖探入他的阳穴，这次江宏恩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爽得喊了出来：“啊————”维强长驱直入，直到江宏恩的穴口紧箍住他的舌根，穴口的短毛扎到他的嘴唇。江宏恩的阳穴已完全失守，任由维强的舌头抽插舔弄。维强的舌头灵活地翻拨着他已经门洞大开的穴口，九浅一深地在他柔软的肉穴里抽插、搅动，直弄得江宏恩神魂迷醉，性欲翻腾，扭动着肌肉纠结的健壮身体，嘴里豪爽地叫喊着：“啊————爽死了——啊——爽——啊——啊——”江宏恩硬挺的粗大阳具更是肿胀异常，大股大股的淫液从马眼里涌出来，流满了又圆又大的龟头，沿着粗壮的肉棒，流到硕大的卵囊，滴到了维强的鼻梁上。维强见江宏恩淫欲如此旺盛，心中不由大喜。维强把舌头从江宏恩的阳穴里抽出来，趴到江宏恩身上，看着他淫心荡漾的俊脸，禁不住一阵狂吻。江宏恩又是一阵淫叫……维强从他粗壮的脖颈吻到厚实的胸肌，从坚挺的乳头吻到肚脐下的黑毛。江宏恩的胯下已流满了淫液，氤氲着醉人的淫香。维强用手指蘸起一点淫液放到舌尖上，只觉阳气沛盛、奇香诱人。“壮士的阳具如此肥美多汁，万万不可浪费啊！哈哈哈哈！”维强淫笑着，握住江宏恩淫液四溢的粗大肉棒，放进嘴里，尽情地吮吸起来。江宏恩哪里受得住这样的调弄，被维强吸得欲仙欲死，淫声阵阵，那肿胀的阳具更是抽颤不已，大股的淫液长流不止。维强一手放到江宏恩的健胸上，时而揉捏他发达的胸肌，时而拨弄他坚挺的乳头；另一手滑到江宏恩的胯下，时而揉搓他浑圆巨硕的阳卵，时而用手指抽插他一开一合的滑嫩阳穴……很快，江宏恩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全身肌肉紧绷起来，粗壮的大腿挣扎着收拢，脸上荡漾着紧张的快感。维强知道他精关将破，一手中指插入他的阳穴，手掌托住他那对巨硕的雄卵，另一手握住他的阳具根部，更用力地吮吸江宏恩肿胀非常的肉棒。江宏恩听得维强吮吸自己阳具的啧啧淫声，忍不住放开豪嗓狂叫起来：“啊——爽死我了————啊——啊————啊——啊——啊————”江宏恩不由自主地张开大腿，努力地将腰胯向上顶送，与此同时，维强感到他的手指被江宏恩的阳穴越箍越紧，江宏恩的卵囊慢慢收紧，被维强含在嘴里的龟头也越胀越大……突然，只见江宏恩牙关紧咬、头向后一仰，全身肌肉猛一紧绷，牙缝里迸出“嗯！！！！！”的一声。维强感到嘴里的粗大阳具突然一胀，从马眼里有力地喷出一大股滚烫的阳精，维强猝不及防，这股阳精径直喷入了他的喉咙，险些把他呛到。维强将江宏恩的龟头移到舌头上，这时江宏恩喷射出了第二股阳精，激得维强的舌头发麻。全身肌肉紧绷的江宏恩开始大声淫叫着：“啊！啊！！啊！！！”江宏恩的阳穴有节奏地剧烈收缩着，第三股、第四股、第五股……一股接一股浓稠滚烫的阳精从他的马眼突突的喷射到维强嘴里！维强贪婪地吞吸着江宏恩淫香四溢的阳精，无奈江宏恩阳具喷出的一股股阳精又急又多，很快就充满了他的整个口腔，从嘴角溢了出来……经过数十次的猛烈喷射后，江宏恩亢奋的身体慢慢平息下来。维强将他喷出的阳精一滴不剩地舔得干干净净。“壮士果然阳精丰沛，在下很是受用啊——哈哈哈哈——”维强一手擦着嘴角，一手把玩着江宏恩依然硬挺的粗大阳具，笑着说道。此时的江宏恩仍沉浸在淫欲的迷醉中，只是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维强跪在江宏恩的两腿之间，脱去上衣，解开腰带，拉下裤子，露出了自己早已硬挺的粗壮阳具。维强的阳具虽不及东泰的宝器奇伟，也不及江宏恩的肉棒粗悍，却是生得玉琢一般俊俏匀称，龟头突棱凸脑，茎身微微上翘，呈腾跃之姿，一对浑圆的雄卵悬在下方，亦为难得的宝器！维强将江宏恩的双腿松绑，向上翻压到他的胸前，露出他粉红的菊穴。“在下这就和壮士交合，一定会让壮士很痛快的……”说着，维强挺起下身，将滴着淫液的龟头对准江宏恩的穴口，慢慢地顶了进去……也许是“烈阳九泻散”的神效，也许是维强的交合功夫过于精湛，那江宏恩不一会儿就又被他弄得欲仙欲死、淫叫不止，胯下那硬挺的粗大阳具又不断流出大股大股的淫液，丝毫看不出他刚刚泄过一次阳精……不到一炷香功夫，两人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如牛，苦守的精关已势如累卵。江宏恩又是一声大叫：“啊！！！！！”肌肉紧绷，牙关紧咬，卵囊收缩，胯下那巨棒向上一翘，一大股灼白的阳精从龟头前端狂喷而出！江宏恩泄精时阳穴剧烈收缩，吸得维强再也把持不住，肿胀的阳具猛地向最深处一顶，头一后仰，大喊一声：“啊————”一股接一股滚烫的阳精从维强的马眼里喷进了江宏恩的阳穴深处……“壮士的阳穴又紧又滑，可算上品，哈哈哈哈——”维强从江宏恩已被注满了阳精的小穴里拔出了自己的阳具，江宏恩被撑大的穴口无力地收缩着，一股灼白的阳精从粉红的穴口溢了出来……“殷某这就试试壮士的巨棒滋味如何——”说着，维强把裤子从膝盖脱下来，全身赤裸着跨骑到江宏恩粗壮的大腿上，用手蘸起江宏恩喷在腹部上的阳精，涂抹在自己的后门……维强一手握起江宏恩硬挺湿滑的粗大肉棒，将他硕大的龟头对准自己的穴口，然后慢慢地坐了下去。“啊————”江宏恩流满了淫液和阳精的巨大肉棒势如破竹地一滑到底，深深地插进了维强的阳穴，只剩下一对浑圆巨硕的雄卵露在穴口外。还沉浸在上一次泄精快感中的江宏恩此时也禁不住低吼一声：“噢————”维强两手扣在江宏恩发达的胸肌上肆意揉捏着，开始上下骑乘江宏恩的阳具，节奏由慢而快，幅度由小而大，直弄得江宏恩血脉沸腾，淫声阵阵。东泰在梁上看着仰面躺着的江宏恩，只见他双眼紧闭，虎口大张，随着维强一上一下的动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肌肉虬结的双臂拉紧了绑在腕上的绳索，两膝时屈时伸，张开的大腿根部，一对硕大的阳卵被维强的虎臀拍得上下弹跳着，夹紧的臀沟里还在往外渗着残留的乳白阳精……很快，江宏恩的呻吟声越来越大：“哦——哦————不——不行了——嗯——守——守不住了——啊————要泄——泄了——啊————啊！！！！！”只见江宏恩大吼一声，全身肌肉紧缩着，挺胸收腹，大腿猛张，屈膝顶胯，把自己的阳具深深地顶进维强的阳穴。“啊——啊————啊————”江宏恩有力地喷射着一股又一股阳精，顶起的腰胯把骑在他阳具上的维强抬得一起一伏。维强两手捏着江宏恩的胸肌，仰头闭目，像骑乘着一头狂暴的野兽，淫醉地接受着他喷射进自己阳穴的滚烫阳精。江宏恩喷射出第五股时，维强的阳穴已被注满，大量灼白的阳精从穴口和阳具之间的缝隙溢涌而出……喷射了数十股阳精后，江宏恩起伏的身体慢慢平静下来。可维强却意犹未尽似的继续上下动作着，用自己的阳穴继续套弄着他依然硬挺的阳具。很快，江宏恩就又被弄得气喘如牛、淫液涌溢。一阵暴风骤雨般的交合之后，再次大吼着将自己一股股灼热的阳精有力地喷射进了维强贪婪的阳穴……就这样，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江宏恩已经被骑在他阳具上的维强弄得连泄五次。虽然凭着“烈阳九泄散”的奇效，江宏恩的粗大阳具依然硬挺，每次喷出的阳精也同样丰沛，但经过这前后七次的泄精，他显得有些精疲力竭了。可维强淫欲丝毫不减，仍然骑在他流满了阳精和淫液的阳具上上下套弄着，似乎要把江宏恩的阳精吸干才肯罢休。“啊——啊——冯——冯大侠——求求你——放——放过我吧——我——我真的不行了——”江宏恩大声哀求道。“呵呵，不急不急，还有两次呢！壮士的阳具生得这般强壮，殷某不享用个够怎么舍得放开啊！哈哈哈哈！”维强淫笑着，加大了上下动作的幅度。“啊————”江宏恩只觉得自己的阳具又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他努力地抬起头看着自己下身和维强交合的部位，只见维强胯下狂摆的肉棒下方，两瓣虎臀间的阳穴像一眼漩涡吮吸着自己的阳具，从肉棒根部到胀得紫红的龟头，随着上下套弄的动作，“啧啧”作响！江宏恩被吸得大叫：“啊——啊——求大侠不要再吸了——啊——又——又快被吸出来了——啊——出来了——”东泰本来看到江宏恩和维强交合了不到一个时辰就泄精五次，心中就暗生怀疑，难道维强身怀异禀？忽又想到也许是“烈阳九泄散”的药力所致，故而没放心上。这时又听到江宏恩的喊声，不由得心中一怔，莫非先前的怀疑是真的？东泰运起轻功，从房梁上飘身而下，一闪身，躲到神案边的一根柱子后面，离二人仅数尺距离。要在平时，耳聪目明的维强应该能察觉到东泰的存在了，但此时他交合正欢、淫兴正浓，根本没有发觉身边的偷窥者……“壮士不必吝惜，爽到极处，任它飙射便是，哈哈哈哈——”维强得意地淫笑着，一手狂捏着江宏恩发达的胸肌，一手滑到江宏恩的胯下，揉搓他那对浑圆巨硕的雄卵。江宏恩全身的肌肉开始紧绷，粗壮的大腿不由自主地张开，随着他竭尽全力的一声大吼：“啊！！！！！”仰头挺胸、屈膝顶胯的江宏恩胯下粗大的阳具开始有节奏地抽搐着，将一股股滚烫的阳精有力地喷射进了维强的阳穴深处。大量乳白的阳精从维强的穴口和江宏恩的肉棒之间的缝隙溢了出来。东泰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维强的阳穴似乎真的具有强大的吸力，莫非就是“圣阳五器”中的“玉漩涡”！东泰不敢断定，于是决定亲自试一试……江宏恩泄了第八次，几乎精疲力竭、气若游丝，无奈“烈阳九泄散”的药力未退，胯下的阳具依然硬挺异常，被维强的阳穴包得紧紧的。维强抓捏着江宏恩热汗淋漓的发达胸肌，淫笑着说：“壮士还需再坚持一会儿，这最后一次的交合可不要让殷某失望啊——”话音未落，忽觉身后有动静，维强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高大男人从一根柱子后面慢慢走了出来……维强心里暗暗叫苦，全怪自己一时大意，竟在交合之时被人发现。待他定睛看清东泰的面目身形，又不禁淫心荡漾起来。东泰穿着一件开襟短衫，肩宽腰细、膀粗臂圆的体形和傲人的胸肌显露无遗；东泰看他二人交合许久，也早已是血脉沸腾、淫欲勃发，胯下的巨棒几乎将裤裆顶破；东泰古铜的皮肤和充满诱惑的微笑也让维强心猿意马……“在下东泰，无意窥见两位壮士在此地合欢，还请赎罪。”维强见东泰彬彬有礼，紧绷的心神稍放松些，赶紧从江宏恩身上翻身下来，江宏恩的阳具从他的阳穴里“砰”地滑脱出来。江宏恩此时也渐渐恢复了一点神志，惊喜过后突感羞臊难当，无奈双手被缚，只好满脸通红地屈起膝盖，想遮掩自己的阳具，不想一抬腿反把他刚被开苞的粉红菊穴露了出来……“阁下既已全都看到，不知有何见教？”维强一丝不挂的站在了东泰面前。“呵呵，不敢不敢，在下只求与壮士共行云雨，不知壮士是否允准——”说着，东泰拉开自己的衣襟，把短衫从粗圆的肩膀上褪了下去，一手在古铜色的发达胸肌上抚摸着，一手滑进了自己的裤腰……“那要看阁下有没有足够的本钱了——”维强淫笑着，视线从东泰肌肉虬结的上身移到了他的裆部。东泰微微一笑，慢慢拉下自己的腰带，裤子滑落到了膝盖下面……维强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东泰粗壮的大腿根部，一根近尺长、酒碗粗细的巨大肉棒昂首挺立，鹅卵大小的紫红龟头已被马眼流出的透明淫液浸润得水滑油亮，一对鸡蛋大小的阳卵紧裹在皱皱的卵袋里，悬在巨棒的下方。虽说维强已奸淫了无数壮男，但他还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阳具！东泰踢掉脚踝上的裤子，慢慢走近维强，胯下粗长的肉棒随着步幅左右轻轻摆动着。维强再也按耐不住，单腿跪在东泰的面前，一口把东泰的阳具含到了嘴里。东泰巨大的龟头几乎把维强的嘴巴塞满，维强尽全力也只能把他的巨大阳具吞下三分之一。维强用舌头舔弄着东泰龟头前端的马眼，顿觉他的淫液异香扑鼻，忍不住一阵狂吸。一手握住棒身前后套弄，一手揉搓着东泰硕大的雄卵，大股甘美的淫液源源不断地从东泰的龟头前端溢了出来。东泰知道好事已成，心中暗喜，两腿大开，任由维强舔吸套弄自己的巨棒，两手在自己发达的胸肌上抚摸揉捏着……维强急不可耐地将东泰按倒在地，骑跨到他的身上，一手握住他粗大的阳具，对准了自己的穴口……东泰感觉自己的巨大龟头触到了维强阳穴周围的短毛，随着维强虎臀的下压，东泰的龟头慢慢撑开了维强的穴口，一点一点地顶了进去。维强的阳穴很紧，若不是注满了江宏恩的阳精，滑润异常，恐怕不会这么容易地让东泰一插到底、势如破竹。东泰感觉到维强的阳穴内壁不像常人径直深入，而是以漩涡状的轨迹环环旋入，维强只要稍一用力收缩，穴内就能产生一股强大的吸力——没错了，就是“玉漩涡”！东泰正暗自庆幸此行不虚，突然感觉自己的龟头顶到一团热乎乎的软肉，不能再深入了。维强此时也感觉到一种莫名的酥麻从阳穴深处荡漾至全身，他知道，东泰的阳具已顶到了自己的阳心。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穴口，发现东泰的肉棒竟还有两寸有余露在外面！“东泰真是好宝器！”维强淫心大发，两手撑在东泰粗壮的大腿上，开始上下骑乘套弄东泰的巨大阳具。东泰正想体尝一下“玉漩涡”的妙处，大大咧咧的张开大腿，两手扶住维强的虎腰，也不运功护体，像常人一样和维强交合起来。维强大幅度地上下运动着，每次抽出都让东泰的巨大龟头半露穴口，然后一直顶进阳穴深处，撞到阳心上。东泰的龟头前端汩汩地流出大量淫液，使维强的阳穴更加润滑了。从未与如此巨大的阳具交合过的维强感到门洞大开的阳穴被撑得又酸又麻，滑润的粗大肉棒在穴内抽插自如，舒爽无比，忍不住阳欲勃发、淫声阵阵，阳穴内壁也开始不自觉的收缩了。东泰感觉到维强的阳穴开始有节奏地吸嘬他的阳具，一股越来越强的吸力将他的肉棒越来越有力地吸入肉穴深处。东泰被维强穴壁包得紧紧的龟头被吸得越来越胀，不由自主地从马眼里涌出了大股大股的淫液。“果然是难得的宝器……”东泰心中暗喜，胯下硬挺的阳具忍不住翘了一下。维强感觉到东泰的小动作，知道他淫欲渐盛，更放浪地上下骑乘着他的巨大阳具。很快，东泰感到从胯下阳具传来的阵阵快感席卷全身，渐渐血脉沸腾，情不自禁地屈膝顶胯，配合着维强的动作抽插起来。东泰的动作更激起维强的强烈回应，他两手狂捏着东泰发达的胸肌，更加疯狂地骑着东泰的巨大阳具，穴内的吸力越来越强……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东泰竟也慢慢把持不住了，全身发达的肌肉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被维强的阳穴吸嘬套弄多时的巨大阳具早已流满了淫香四溢的阳液，滑润肿胀的龟头传来的麻痒快感越来越强烈，一股难耐的酸胀从肉棒根部越升越高——“不好，要泄了！”东泰赶紧催动真气护住了精关，“好险……圣阳五器果然名不虚传——”东泰调息片刻，渐觉胯下危机已解，然后抬头看看维强，见他一面大幅度地上下骑乘着自己的阳具，一面用双手捏撮着他健胸上两粒坚挺的乳头，双眼紧闭、两颊绯红、虎口大张、雄息狂喘，一副欲仙欲死的淫醉之态，胯下肿胀的粗长阳具挂着股股淫液，狂放地上下摆动。东泰心中暗笑：“这小子果然淫浪非常，待我好好满足他一次……”东泰暗暗将一只手滑到维强的胯下，轻轻点了他阳具根部的蓄阳穴。这是天龙真经所载的一种独特点穴术，名曰“蓄阳延欢法“，能极大地增强男人的耐力，大幅延长交合的时间……东泰加大幅度屈膝顶胯，两手扶着维强的虎腰往下压送，胯下硬挺的巨大阳具在维强的穴内越插越深，淫液涌溢的硕大龟头记记撞在阳心！维强原以为东泰精关将破，不想他反倒越战越勇，雄劲十足，心中又惊又喜。他睁眼看看身下的东泰，只见他的俊脸正对着自己淫浪地微笑着，雄健胸腹和粗壮臂膀的发达肌肉随着交合的动作有节奏地收缩跳动，不禁越发心神迷醉、血脉沸腾。“冯兄弟感觉如何？”东泰坏笑着问道。“东泰好宝器、好劲力，插得我快爽死了——”维强说着，一只手滑到东泰已经流满了淫液的大腿根部，抚弄他胯下那对硕大的阳卵和露在穴口外的粗壮雄根。“许某还有很多招数未曾献丑，冯兄弟想试试吗？”东泰放慢了抽插的动作，两手捏了捏维强圆实的虎臀。“求之不得！”维强淫笑着，手指抚摸着东泰湿滑硬挺的粗壮雄根。东泰坐起身来，将维强的双腿夹在腰间，两手抱住维强的虎躯，让他以坐怀之式与自己交合。维强两手搭在东泰粗圆的肩头，双腿夹住东泰的虎腰，只觉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了两人交合的部位，东泰粗大无比的肉棒撑得他穴口大开，那又大又圆的龟头弹性十足地顶在他的阳心上，酥痒难耐，禁不住两颊发烫，胯下肿胀的肉棒淫液长流。东泰一面把头埋在维强发达的胸肌上舔弄他坚挺的乳头，一面抱住维强的虎腰上下提送，让自己的阳具在他的阳穴里大幅抽插。“啊——啊——啊————”维强被弄得欲仙欲死，淫叫声声。不多时，东泰把维强慢慢放倒下来，让他翻转身体，两膝着地。整个过程中，东泰的巨大阳具始终插在维强的肉穴内不曾脱出，维强转身时感到穴内的粗大肉棒紧贴着穴壁旋转摩擦着，酥麻异常，情不自禁地呻吟着：“啊————”待维强分腿翘臀、两手支地，东泰跪在他的身后，虎躯微倾，两臂后撑，收臀顶胯，开始了交合的动作。东泰低头看着胯下交合的部位，见自己被维强阳穴吸得紧紧的阳具已是淫液淋漓、湿滑油亮，每次抽出，半露的硕大龟头都牵带得维强粉红的阳穴穴口翻露，阳液涌溢。东泰加快抽插的速度，爽得维强一阵狂叫：“啊——哦——哦——啊——”维强有节奏地顶送着虎臀，配合着东泰的抽插，胯下淫液四溢的肉棒和硕大浑圆的雄卵上下狂摆。东泰狂插了三百余下，意犹未尽，跪起身来，双手捏住维强的两瓣虎臀，挺胸收腹，狼腰款扭，臀胯猛摆，粗大的阳具插在维强的肉穴里九浅一深地肆意抽送，硕大的龟头一会儿顶在柔嫩的穴壁上轻轻研磨，一会儿又给穴内深处的阳心一记猛烈的撞击。维强的阳穴被弄得时而酥痒异常，时而肿胀难当，不禁情迷淫醉、春声连连：“啊——啊——哦——好胀——啊——用力——用力——啊——再深些——再深些——啊——爽死我了——啊——”东泰插得兴起，从维强身后把他抱着站了起来。东泰大大咧咧地张开双腿，让维强的两腿向后勾住他的大腿，他用两手抓住维强的双臂，含胸弓背，收腹顶胯，将自己巨大的阳具插进维强阳穴的最深处。这种交合的姿势不方便大幅度的抽送阳具，但东泰只要不停收缩腹肌，就能让龟头一直顶在阳心上不断按摩。维强感到东泰热乎乎的大龟头顶在自己的阳心上轻轻地挤压，细细地研磨，龟头前端源源不断溢出的淫液涌流在他的阳心上，一股舒爽的麻痒穿遍全身。维强双腿紧夹，肌肉鼓鼓的雄健裸体展露无遗，胯下肿胀的粗大阳具随着穴内按摩的节奏不停上翘着，大量透明的淫液从又圆又大的粉红龟头前端不停地滴淌下来。维强张开的大腿根部，两人交合的部位皮肉厮磨、淫液泛滥，大量透明的阳液从交合处的缝隙间溢出来，漫过东泰硕大的卵囊，顺着他粗壮的大腿流了下去……还被绑在神案上的江宏恩早已被眼前的景象弄得阳欲勃发、热血沸腾，无奈双手被缚，躺在台案上动弹不得，只能挣扎着扭动身体，摩擦双腿，胯下那昂首挺立的粗壮阳还被绑在神案上的江宏恩早已被眼前的景象弄得阳欲勃发、热血沸腾，无奈双手被缚，躺在台案上动弹不得，只能挣扎着扭动身体，摩擦双腿，胯下那昂首挺立的粗壮阳具肿胀难耐，大股大股淫香四溢的阳液从龟头前端汩汩地漫涌而出。东泰不断变换着各种淫巧的姿势与维强尽情地交合，两个时辰过去了，维强已被弄得血脉搏张、热汗淋漓、雄息狂喘。此时，维强被东泰压在了地上，双手抱住头顶上方的柱子，两腿大开勾在东泰的肩头；东泰两膝着地，双手抱着维强的虎腰，摆臀送胯，胯下巨大的阳具在维强淫液翻溢的阳穴里抽插搅弄。东泰每次都先让龟头半露在维强的穴口，扭动虎腰，让龟头在穴口滑磨搅动一番，接着慢慢插入一半肉棒，在穴壁上回环搅弄，然后猛地用力一插到底，直顶阳心，最后用又大又圆的龟头细细研磨维强的阳心，直到慢慢抽出，开始下一次的插入……维强被他这“一插三搅”的交合方式弄得欲仙欲死、淫叫连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东泰的巨大阳具每次深深插入，两人交合处的缝隙间就猛地涌出大股淫液来；维强胯下那硬挺的肉棒已是淫液四溢，硕大的龟头肿胀不已。如此淫极的交合，维强被点了蓄阳穴，方能支撑到现在，否则早就精关难守、一泄元阳了。而此时，维强终于感到了一股难耐的麻痒聚集在阳具根部越升越高。“啊——啊————啊————我要泄了————”他全身的肌肉开始紧绷，粗圆的两臂抱紧了柱子，双眼紧闭，虎口大开，卵囊微收，阳穴紧缩。东泰知道他精关将破，猛将自己的巨大阳具抽出他的阳穴，不待穴口闭合，又猛地将硕大的龟头顶进穴口，一插到底，重重地撞在他开始发烫的阳心上！只听得维强放开豪嗓，一声大吼：“啊！！！！！！！”维强胯下的阳具猛地向上一翘，一大股灼白的阳精从肿胀的龟头前端狂喷而出！此时东泰也收起了护体真气，随着维强泄精时阳穴的剧烈收缩，东泰精关大开，胯下巨大的阳具在肉穴内狂跳着，大股大股滚烫的阳精从马眼里突突的喷出，有力地喷射在维强阳气翻涌的阳心上！“啊！啊！！啊！！！啊！！！！啊！！！！！”两个交合在一起的裸体壮男全身发达的肌肉紧绷着，阳穴不停地剧烈收缩，跳动的阳具疯狂地喷射着滚烫的阳精，淫醉的吼声此起彼伏。维强胯下的阳具上下跳动着，一股股乳白的精柱凌空飞射；东泰的巨棒在他的穴内狂跳着，喷射出大股大股的阳精浇灌着他的阳心。在两人交合部位的缝隙处，一股接一股灼白的阳精漫涌出来，流进了维强的臀沟……一直目不转睛地观看着两人交合的江宏恩，早已是血气翻涌，肿胀的粗大阳具淫液涌溢、麻痒难耐，此时看到二人淫欲爆发、阳精狂喷，第九次泄精势不可挡——他不由自主地肌肉紧绷，屈膝顶胯，阳穴收缩，精关大开，一股股滚烫的阳精从湿滑油亮的龟头前端飙射而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个全身赤裸的壮男同时达到了性欲的极点，破庙里回响着他们喷射阳精时雄壮的吼声，滚烫阳精散发的雄性淫香在月夜清寒的空气中弥漫开来……东泰趁着夜色将累得昏迷的维强和江宏恩背回了客栈。东泰将维强安置在自己的房间，而江宏恩被放回到他原来房间的床上，除了一丝不挂、满身淫香，几乎和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第二天一早维强醒来后，东泰将一切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他，并请求得到他的帮助。维强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和眼前这天神一般的男人朝夕相处的。弄清楚一切以后，维强迫不及待地抱住了赤身裸体的东泰狂吻起来……正当两人挺枪激战、淫液交融的时候，隔壁房间突然传出江宏恩的怒吼：“哪个不要命的扒了老子衣服？！弄得老子一身什么味道——妈的！谁干的……”抱在床上气喘如牛的二人相视一笑，继续激烈的交合，宽大的木床“咯吱咯吱”地摇晃着……晌午，东泰和维强一同来到楼下吃饭，和上楼的江宏恩撞了个正着。江宏恩一看到他们，似乎立刻想起了什么，古铜的脸立刻羞得通红，三步并作两步跑进自己房间，“砰”地关上了房门……“这次机缘凑巧遇见了兄弟，只是不知剩下的３个朋友该从何找起，唉……”东泰不由得长叹一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强哥不必着急，要找到那３个人其实也不难，小弟已有妙计……”维强狡黠地笑道。“贤弟真有妙计？快说来听听！”“嘿嘿，要找身怀宝器之人，须往齐聚壮男之处、共赏雄具之所……”“兄弟的意思是——”“这洛阳城内，有座‘聚阳楼’，可是个好去处……”维强所说的“聚阳楼”，是洛阳城里人尽皆知的男人淫乐的地方，据说是一个豪商所建，楼高百尺，富丽堂皇，从中原各地招募了百余名年轻英俊、身材壮硕、性力旺盛的小伙子，专供男客行御男之欢。东泰要找身具圣阳五器的人，去这个地方的确是条捷径。落日西沉，维强引着东泰离开客栈，来到了灯红酒绿的洛阳东街，前行不远，就来到了一座华灯溢彩的高楼前，东泰抬头一看，楼匾上正是“聚阳楼”。

# 强奸了潇洒英俊的刑警

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却发现站在门口的这个年轻人根本不认识。他大概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穿一身西装，很精干，样子也挺俊俏。见我开门，他先微笑然后问到：“这里是林子良先生的府上吗？”我愣了愣，然后回答他：“没听说过这个人。”他也是一愣，掏出一张名片来看了看，然后有些发窘似的笑了：“对不起，他是在对面，回屋后我禁不住想起这个可爱的年轻小伙子来，长的倒挺性感的嘛。为什么没多和他聊会儿呢，后悔啊。躺在沙发上，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如果刚才让他进屋，会不会发生些什么呢？这时候门铃竟然又响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开了门！原来是今天送牛奶的。我领了奶瓶，却发现刚才那个年轻人坐在楼梯边，似乎在等待。我很好奇的问：“怎么，没在家？”他站起身来，“是啊，我等他会儿。”“要不进来坐会儿等他？”我脱口而出这句话，“他大概等会儿就回来了。”这个帅哥想了想，爽快地回答：“好吧，那…谢谢了！”我的心猛然的激动起来，让他进了屋，然后锁上了门。他进屋四下打量，满口称赞我的居室布局和装修，我很得意自己的创意，于是和他攀谈起来。倒上了咖啡，他坐了下来，然后和我大谈健康的重要性，然后竟然和我聊起保险业务来。我心里慢慢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名保险业务员。于是我直截了当问“先生，是干保险这行的？”他一愣，笑了笑，“是的，这是我的名片，”说着掏出一张名片来，我接过来一看：利豐。“请多指教。”我微微一笑，拿出自己的名片给他。他很有礼貌的接过去，然后不禁有些惊愕：“您…您…就是康安保险的孙总？”“是啊，同行见同行嘛，”我故作气派的挥了挥手，“利豐多多指教。”他立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安起来：“见笑了，孙总，我这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我…我告辞了。”说着站起身就要走，我赶紧一把把他按下：“利豐，这就是你见外了，说老实话，我很欣赏你的口才和勇气，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公司来，先做个副主管呢？”他根本不会相信这样天降的好事，一个初出茅庐的业务员竟然被人这么器重，他一下子愣住了。我坐到他的身边，拍着他的肩：“利豐…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年轻不是缺点，年轻是资本，你很有闯劲，和我当年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当然我还会进一步考察你的，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他定了定神，“我…我没想到…康安的孙总这么年轻，我…我…。”我坐的进一步离他近了近：“我比你就大那么四五岁吧，叫孙哥吧，别孙总孙总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俩接着聊起来，他很想在我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我也很乐意这么近距离的听着他那略带磁性的年轻的声音。不知不觉天已经晚了，他早忘了要到林先生家推销保险，我留他吃了晚饭，他起身要告辞。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留下来，但想了想还是没留，这样太突兀了，别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他满怀兴奋的心情走了。我坐在他刚才做过的沙发上，想象着和他在这上面翻云覆雨的恩爱情形，一时间下身硬的不能行，只好咬着牙自己解决了.哼，利豐，我一定把你搞上床！第二天他如期来到我公司，简单“面试”之后，我把安排在了总经理工作部，这样离我近一些，我找他“谈工作”也方便点。接下来去香港我也把他带在身边，不过我却没有更多的动作，慢慢来嘛。这样过去了两个月，没想到利豐真的是个人才，不仅熟悉了环境，而且工作越来越出色了，几个副总纷纷称赞我有眼光，能不拘一格发现和使用人才。此时，我决定开始下手。周末，我叫上他还有工作部另外几个人到我家开派队，先鼓动他们“自相残杀”，最后一个个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回家。我安排人送他们回家，并且亲自开车送利豐和另外一个小刘回家，结果先把小刘送到家，然后谎称继续送利豐，其实把车开到了郊外我的一个秘密的住处，一个幽静的院落，通常，这里只有王伯一个人看守。我扶着利豐下了车，王伯将他背到二楼的卧室，给我放好热水，一声不吭地下楼去了。我强压住心头的欲火，草草洗过了澡。等我走进卧室，利豐已经横躺在宽大的床上，醉的迷迷糊糊。我已经是血脉贲张，赤裸着走到床边，贪婪的看着艳羡已久的猎物。利豐唔了一声，然后翻身侧卧。我从背后端详着这标准的曲线，伸出手，搭在他的腰上。虽然他已经酩酊大醉，但仍然衣冠楚楚，我只好帮他脱去身上的衣物，先是西服，然后是衬衣和领带，接着就露出他健美光滑的上身肌肤来。我是在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凑上前，舔了舔这年青有力的肌肉，然后是长时间的亲吻，他身上散发出青年男子的健康气息，还有淡淡的男性芳香，简直令我陶醉。我拼命按捺住自己不断膨胀的心，开始解他的裤子。皮带好紧，但腹部的肌肉太性感了，分明的横列在那里，紧凑而均匀，我咽了咽口水，走到他的脚边，先是脱掉了他的鞋子，接着慢慢一点一点地褪掉他的裤子，直到全部脱掉。这下，他浑身上下，就剩一条内裤，一双白袜了。我握了握自己勃起已久的东东，劝它忍耐点。我告诉自己，这样还不刺激，最好先把他手脚捆好，那样干事也方便。王伯早已为我准备好需要的东西，我挑了根细而结实的绳子，将他的双手分别捆在大床的两根护栏上。这是张老式的床，很长，为绑好他的两腿，绳子拉得很长才算好。我拍拍手，一切准备就绪。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我大吃一惊———王伯死灰着脸站在门口。! “怎么了？”我十分恼火的问。“孙先生，你好！”随着一个响亮的声音，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从王伯身边闪了进来，站在我的面前。“啪”我就觉得眼冒金星，被人狠狠地打了一耳光，身子禁不住倒退了好几步。那个男人走到床边，看着利豐被我脱的只剩下一条内裤，不禁皱了皱眉头，他用手使劲推搡着利豐：“利豐，利豐醒醒！！”利豐迷迷糊糊的答应着，又昏昏睡去。我站在一边呆呆的看着这一切，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会到我这么隐秘的地方来，他是谁？一连串的问号。本想厉声责问，但看了看他矫健的身材，我没敢轻举妄动.那个愤怒的男人一把把床单扯下，覆盖在昏醉不醒的利豐身上，然后抬起头，凌厉的眼神盯得我心虚。 “你究竟给他喝了什么？？以他的酒量，绝对不会醉成这样！！”话音未完，他已经箭步走到我跟前，我只围了一件浴巾，很尴尬的站在那里。眼前的这个高大男人喘了口气，竟然很惬意的坐在了床上。 “姓孙的…想不到吧…，”他点燃一根烟，抽了一口，“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说实在的，我这会儿才回过神儿来，我这是怎么了，平常大风大浪也见过不少，怎么今天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有些疲软。再加上头会在一个衣着完整的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我再强悍也总觉得心里有点子虚。我偷眼望望门口，该死，王伯早就吓跑的不见踪影。“孙总…这里好安静…恐怕手机都没信号吧。”他继续不慌不忙地说.该死，该死！我不住的在心里咒骂着，脑子一边快速的盘算着究竟该怎么摆脱目前这种窘况。 “我…我还是把衣服穿上在和你谈吧，你提什么条件都行。”我得先稳一稳再说。 “好的。”他很鄙视的一笑，抓起我脱在床边的衣物，先用手搜了搜，摸出了我随身携带的一把瑞士军刀，然后一把扔在我的脚下。果然警惕！我弯下身去捡衣服，忽然觉得有些不好，他笑得这么邪！猛然间只觉得双手被人从后边拿住，而且手法拿得恰到好处，正好是筋骨关节处，一下子捏得我双臂酥软疼痛，接着足三里穴被人不轻不重磕碰了一下，我扑通一声倒在地毯上。等我被他捆绑在高脚椅上时，心里暗暗叫苦：这回彻底栽了！“孙先生，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一个企业家，竟然背地里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实在令人感到恶心！！”他站在我面前，竟然教训起我来.“反正落到你手里了，你看着办吧，要钱还是要命？？!””我豁出去了，抬起头对他说。“嗬，你还挺嘴硬的，”他有些恼火，“你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利豐是我的表弟，从他被你安置在你公司起，我就开始关注这事儿了，哦，忘了告诉你了，我是市刑侦大队的，我叫東泰！”東泰！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听几个道上的朋友讲过，这个東泰可是大名鼎鼎啊，全市散打冠军。我故作镇定的再次打量了身前这个男人，身材很健硕，动作很灵快，外形很俊朗但有点冷酷。就是他？ “原来是肖大侠！”我故意挖苦，“警察随便把人捆起来搞刑讯逼供吗？”“你错了，现在我不是警察，我只是利豐的表哥；我也不准备送你进牢里，只不过给你留下一个小小的教训！”#说着他掏出我的那把瑞士军刀来。.我心里一紧，有些喘不过气。谁料他转过身去，走到利豐身边，刷刷割断了他双手和双腿上捆绑的绳子，顺手拿起桌上那一大杯凉水，哗的泼在利豐脸上。利豐猛地一激灵，慢慢睁开了眼。我转过脸，不想面对面看他。東泰再次走到我身边：“孙先生，下面就让我来告诉你一切。”利豐慢慢的坐起身来，他意识到自己被脱光了衣服，又有些气急败坏，急忙裹起床单。 “孙总，”東泰冷冷的说，“我不相信一个公司老板，仅凭什么一面之缘就发现了重要人才，或许有，但不会发生在利豐身上。”利豐坐直了身子。“他刚刚毕业不久，找不到工作才到小公司跑保险，像你们这样的大企业竟然会一下子看中一个刚出校门的小伙子，实在令我感到意外。” “重要的一点，”東泰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我知道你是个同性爱！”尽管我做好了任人摆布的准备，还是大吃了一惊。 “你很奇怪吗，其实说白了一点都不奇怪，最近扫黄打非，也抓了不少…男的，”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利豐，小伙子正在穿衣服，大概没听清楚，“有人招供服务对象，其中就有你，康安保险的孙总！”妈的，这帮贱货！我下定决心，这事一了一定给他们点颜色. “恰在这时，利豐来告诉我一个令他惊喜的好消息，他意外的被你发现，被你赏识，一下子当上副主管.- “别说了，算我栽了，”我打断他的话，“你真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竟然能跟踪到这来。”利豐已经走到東泰跟前来，他满怀怒意的看着我：“我表哥叫我多提防你，我本来还不太相信，今晚在你家喝酒时我还多了个心眼儿，没想到还是…”他攥紧拳头，火往上撞，挥拳朝我脸上就是一下，我立刻感到嘴里腥腥的。"“走吧，”東泰拉住利豐的胳膊，“就让他这样赤身裸体的捆着吧，自然有人来救他。”我此刻什么心情，简直乱作一团，毫无头绪，只好望着他们走出房间。这个该死的王伯，怎么不来给我解开绳子，妈的，老子不是吃素的，这事儿没完，一定要。“王伯！王伯！！”我气急败坏，声嘶力竭的吼道。王伯竟然听到了，我只见他快步从门外进来，二话不说，上前用我的那把利刃割断了束缚我的绳子。“咦，奇怪，”我边穿衣服边问，“他们把这把刀留给你让你来救我？”王伯诡异的笑了笑，指了指门口。我一愣，提着裤子，光着脚冲出门，一定有什么变故。等我跑下楼梯，一楼会客厅里已经站了几个東泰和利豐却被结结实实捆在了一起，躺在地板上！我站住了，今晚的变故实在太令我意外了！我有些摸不着头绪了。我快步走下楼梯，两个人站在那儿，见我过来朝我点头示意。,我打量了两人，都是上等的身材，炯炯的眼神，其中一个胳膊肌肉隆着，另一个稍微瘦点儿，但也是英气勃勃。 “少爷，”王伯在我身后说话，“这是我的两个儿子，老爷让他俩来省城办事儿，今天下午刚到的，晚上出去办事儿，出事儿后我急忙到大厅打他们的手机召回来的，幸亏没误事。”我看了看王伯，额头上都是汗珠，他两个儿子也是满头的汗。 “好，好，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突然想起来地上还躺着俩人，急忙低头看去，利豐年轻气盛，又急又恼火，嘴上堵着块布，拼命挣扎；奇怪的是東泰闭着双眼，毫不反抗。“少爷，”王伯那个壮点的儿子指着東泰说到，“这家伙可厉害了，要不是老二上来先冲他撒的白灰粉，我们俩还真拾掇不下他呢。那个小子也挺横的，但没这么扎手…”“好好，太好了，”我打断他，“王伯，把他们俩都抬到健身房去，安排的周到点儿。”“放心少爷。”王伯恢复了那个看上去老迈昏聩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指挥这两个儿子扛起两人。我长长的出了口气，走到吧台，倒了杯酒定定神。我开始回忆今晚的经历，真是一波三折啊。这个東泰挺厉害的，也挺下本的，利豐到我公司都快三个月了，难道他每天都暗中盯梢保护他？这里边儿还有些我没弄明白的东西。妈的，不会他对他的表弟也有那个意思吧。这时王伯他们走出了健身房，我给他们三个倒上了酒。王伯说：“少爷，都弄好了，你进去看看行不行。”“好，”我一仰头喝干了酒，“你去休息吧，时候不早了，让他们俩陪我一块儿来。” “行，馬九斤阿峰，那你们保护好少爷。”王伯摇摇晃晃回屋了。我叫馬九斤阿峰坐在房间门口，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他们，然后我一个人进了健身房，闭上了门。東泰和利豐分别被捆在房间的两头，两人嘴里的布也被去掉了，利豐见我进来，拼命挣扎着骂着，東泰看上去却一动不动，仍然闭着眼睛。我想起来了，阿峰刚才撒的石灰粉大概还没弄掉吧，我叫了一声阿峰，弟兄俩走进来，我对阿峰说：“你刚才撒的灰粉，现在用水给他冲洗冲洗，不然待会儿他看不成好戏。”馬九斤急忙说：“少爷，我去厨房找点油，不能用水洗。”我不耐烦地回答：“那就快点，”然后蹲下身，抚摸着利豐年轻的脸，“我要让他亲眼看看我怎么和他的表弟调情。”.利豐发狠咬着牙，一时气急说不出话来。不大会儿馬九斤跑回来，弟兄俩用色拉油给東泰洗眼，我则慢慢的开始解利豐的衣服：“哼，刚才是在你昏迷时脱的衣服，不过没下的手，利豐，这回让你亲眼看看一个男人是怎么上了你的！”我让馬九斤和阿峰把捆绑東泰的器材挪到跟前，挥挥手打发他们弟兄二人出去。我狞笑着对東泰说：“東泰，要不要亲眼看看我是如何强暴了你的亲亲表弟啊？”東泰闭着眼，他的眼睛刚刚被洗过，还不能睁开，但他一听此言，两道剑眉倒竖，禁不住发疯似的要挣脱绳索的束缚。无奈王氏弟兄的绳子捆得太好了，手腕、脖子、脚踝三处死死的扣住，整个生龙活虎的武术高手竟被牢牢的控制住，就像一头愤怒的雄狮被绑在了祭台上，挣脱不得。我转回身开始动手解利豐的衣服，他也被如此捆着，只不过脖子上没套，只是手足被束缚，因此他能动起全身来反抗我的动作，我不急不忙，用那把锋利的刀，割开他的西装，又借着他的大幅动作，“刺啦”撕烂了他的衬衣，这小子皮肤很干净，但不断的挣脱凸现出他经常锻炼的胸肌和腹肌，好性感，我禁不住使劲摸了几把，很结实，又很有弹性，哇赛，很久没有遇到这么极品的货色了！利豐发疯似的吼叫：“放开我，你这变态！！放开我！！操你\*的，老子饶不了你！”边骂边继续挣扎。我奸笑着问他：“你想操我，可以，可是要先让我操你一回，我会让你爽的叫出声来。” “住手，你住手！！！”東泰发疯似的叫着，他的眼睛似乎能微微睁开些，他的眼皮都是红的，不知是腐蚀的还是愤怒的，“你要什么条件都行，别碰他！！” “哦？”我停住了动作，“你能答应我什么条件？”利豐也愣住了。東泰久久没有说话，闭着眼，低着头，咬着牙。“哈哈哈哈…”我突然意识到了，大笑起来：“你是不是愿意主动献身呢？”東泰立刻显得愈加愤怒，浑身有些悸动，手臂上的青筋突起，但一会儿又平息下来，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利豐躺在椅子上大声地叫到：“不…不要…表哥…姓孙的，你个王八蛋…”我扭回头“啪”给了他一耳光，他稍稍一愣，又更加愤怒的挣扎起来。東泰沉默了许久，他的表情很酷，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好有棱角。,他身子一震，没有反抗。我一把抱住他，双腿夹住他的腰，在他脸上狂吻起来，看得出来，他在拼命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的身子很僵硬。 “放松…亲爱的…東泰…”我一边和他接吻，一边解他的上衣，这么棒的男人，得细细品味才有味道。利豐继续徒劳的挣扎着，吼叫着。我解开了東泰黑色的皮衣，用刀划破了他的白色内衣，一个无比健美的、壮硕的男人标准上身露在我面前！太完美了，而且不同于利豐那种健身房锻炼身材，東泰的肌肉是在长期的运动和战斗中练就的，少浅的古铜色，胸口竟然还有些许胸毛，腹肌完美整齐的排列，他的胳臂没有明显的块状的肌肉，但却能明显的看出里面蕴含的随时可以爆发的力量来。我咽了咽口水。東泰没有任何的挣扎，他的表情是痛苦的，但他又显得那么镇定。我虽然刚刚三十几岁，但自谓是商场老手，商场似战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甚至阴险卑鄙、不择手段我都见过，可我此刻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男人把我镇住了。他就静静的半躺在那里，他的上身赤裸着，绳索扣着他的手足，但他身上明明射出一种气势来，我一时想不出怎么描述，但我忽然又想起来一个词来.我愣了有好几分钟，然后咬着牙吼道：“馬九斤阿峰！”兄弟俩马上进来，问我有什么交待." “把他抬到楼上去。”我抄起東泰的衣服，扔到他的身上。然后我喘了口气，顺势躺到利豐的身边。我费了这么大周折，没想到插了这么档子事儿，真有些扫兴。不过看见躺在身边这个活力四射的帅小伙，我的欲火又慢慢的涨起来了，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我扭过身，嘴贴住利豐帅气的脸，轻轻吹着气，他拼命的摆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无谓的挣扎.7“这回可不能由着你了！”我一个纵身翻上他的身体，骑在他的腰身上，两手按住他的胸，开始玩弄起来。我的老二早已勃起，隔着裤子摩挲着他裸露的腹肌，他拼命的反抗，大幅度挺起的动作弄得我下身热浪一阵高过一阵。 “这是你自找的！”我咬着牙说道，然后往下挪了挪位置，压住他的腿，轻轻松松的开始解他的皮带。我故意吹着口哨，一点一点扯下他的皮带，然后扬手扔到身后，皮带砸在跑步机的扶手上，很清脆的响了一声。利豐急疯了，他不知道该怎么阻止我的行动，不管他怎么样叫骂、挣扎和反抗，也不管他平时是怎样的勇敢或潇洒，他现在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只能任我摆布，待会儿还要经历一件生平第一次：被一个男人上。撤掉皮带，裤子自然一脱就掉，一直被我拉到他的脚踝处，因为脱不掉，我再次用锋利的刀割烂，然后在他面前撕破，撕得一片一片。这样，利豐除了遮体的内裤，什么都不剩了。他仍想挣扎，但当他发现此刻在他挣扎时，我正好可以完美的欣赏到他内裤中那个大家伙的轮廓和动作时，立刻又停止了挺起动作，绝望的发出了吼叫。我不急，这么优秀的青年人，无论身材相貌均属上乘，可不能囫囵吞枣，得细细品尝，慢慢玩味啊。于是我站起身来，绕着他的身体转了一圈，真不错，不论从哪个角度欣赏，这都是一具完美的青年男子的胴体，看着看着我有点把持不住了，只想马上插进他的身体，尽情在他身上驰骋，但我又告诫自己，不着急。我站到他的脚旁，匍匐着躺下，正好压在他的身上，好性感的嘴唇，那弧线，我凑上去，想吻一吻他，他当然是厌恶的扭过头，我顺势趴到他的脖子上，开始吻他的耳垂和脖子，嗯~一股青年男子特有的芳香气息，我贪婪的亲吻着他的脸颊，不论他怎样试图摆脱，不一会的功夫，吻得他脸颊发烫，身子有些发软，只有下意识的动几下，好像在反抗。我趁热打铁，两手分别捏住他的两个乳头，轻轻的揉捏，适度的按摩，不大会儿竟然有些硬了，我坏笑着说：“利豐，这么敏感，是不是很舒服啊？”利豐俊脸涨得通红，想骂却骂不出口，因为只要他一张口，我就趁势上前吮吸他的舌头。这更加剧了我的欲望，我的力度开始加大，他的喘息也开始加粗。.“利豐…以前跟女孩子做爱没这么爽吧…你知道…你知道男人的…敏感地在哪儿吗？”我易边吻着他的耳垂，一边在他耳边轻声喃语。慢慢的，我也脱去了全身的衣服。跟帅哥做爱是一种享受，谁都知道；可跟一个优秀的帅哥做爱更是一种滋润。贴在这年轻、健美的帅哥身上，双手肆意的在他身上的肌肉间纵横，那种结实感、流畅感，决不是女人的那种腻腻的、粉粉的感觉，这是一种充满男性阳刚之美的感觉，一种蕴含着能量和力量的吸引，一种旱逢甘露的爆发，我的全身禁不住都动起来了，我用大腿内侧去摩擦他的大腿，用小腹去感受他整齐排列的腹肌，我的手攥紧他的手，用我的下身去挑逗他软软的长枪，我的吻已经遍布了他的脸上、身上，我施展着自己的本领，来激发这个从没有和男人如此亲密接触的异性恋帅哥，我要从他在同性身上得到更大的愉悦和快乐。我撑起身子，倒退到他的大腿，他下意识的想合拢腿，我边用手使劲拉开他的腿，便挑逗他说：“又不是女人，合什么腿，啊，我的亲亲帅哥？”他手脚被捆，没法使出全身的劲道，没多久就被我掰开双腿，黑色的紧身内裤包裹着一个大家伙。我当着他的面，用手生生撕开他的内裤，放在鼻子边嗅了嗅，还很干净嘛，然后顺手扔到一边，下面就让我先来伺候伺候你的弟弟吧。我低头仔细端详，好长一条，“怪不得公司那么多MM喜欢你的不得了，是不是都让你插过啊？”我有点嫉妒，一把攥住他的老二，使劲捏着，恶狠狠的问他。他开始只是愤怒的叫嚣，但我的用力一加大，他也疼痛的叫出声来。我继续问：“说，跟公司的女孩睡过几个了？说！”!“没..没…”他疼得都快掉泪了。“噢…”我松开了手，“那我错怪你了，好吧，我来补偿补偿。”说着，我趴到他的腿裆中间，轻柔着他的阳物，吹着气让他减轻痛苦。不大会儿的功夫，他开始硬了，男人身上就这个东西不受大脑控制，真好！经过我的又吹又揉，利豐勃起了，我不光揉捏他的根子，还在他大腿内侧的多个敏感部位按摩着，他的大腿很结实，也很光滑，极大的勾起我的性欲。我边用手套弄他，边用手抚摸他的健美的大腿，渐渐的，弄得他开始呻吟起来，我一看有些早，马上松开手不再套弄，专心致志的玩弄他的腿来。利豐忍不住了，他好像从一个高度一下子降到了一个低处，他的阳物高高的耸立着，青筋凸出，龜頭处竟然还让我弄出了一点点液体。我故意不理他那里，用脸贴住他的大腿，来回的摩挲，感觉真好。他的小腿也很结实，肌肉很紧凑，上面有一些腿毛，并不是很黑很粗，也不多，但恰到好处，透露出男人的美来。“我来给你降降欲火，”我对着他勃起的阳物说道，然后捏住几根腿毛，一把揪下来，虽然不是很痛，但他也禁不住痉挛了一下。好了，玩够了，来点实际的吧。说实在的，调戏了这半天，我的欲火早就被这个帅哥弄得老高，下身热的像烙铁，急需要插入利豐的菊花里，来滋润滋润。想到这儿，我重新压倒了他的身上，像上女孩那样干这个年轻的帅哥，我耸起臀部，一上一下的不断从他的大腿中间插入，只不过还硌着他那根同样滚烫的长枪，我们俩人的家伙交织在一起，相互摩擦，不一会儿就把他也搞得呻吟不断，他的\*\*越发流出透明的液体来。忍不了了，我既需要插入他后身的那个洞里去，可他的两腿被困在椅上，没法抬起他的腿来，慌乱中我大声叫着馬九斤阿峰的名字，不大会儿老二阿峰跑进来，他已看到我们两个赤身裸体绞在一起，不禁脸红了一红。“快，阿峰，帮我解开他腿上的绳子！”我顾不得许多，急令阿峰。阿峰大概明白我的用意，二话不说上前割开利豐脚上的绳索，然后用手扣住他小腿的穴道，利豐空有力气，两条腿却被毫不费力的举起来，露出结实紧凑的臀部来。“阿峰，再举高点！”说着我站起来，试了试位置，调整到最佳的角度，然后扶住早已饥渴难忍的阳物，朝着他后身那个菊花洞，狠狠地插了进去！！啊————”随着我的插入，利豐痛得叫出声来，他何曾被人从这个部位填入异物，他总是习惯把他的大东西插入女孩儿的私处，然后尽情作乐；他的那里何其紧哪，我费了半天功夫才将全根没入，我不管他是如何的挣扎和疼痛。当我全部插入后，我这才感觉到真正的舒爽来，里面是够紧的，但我一点都不感觉难受，我的发烫的男根被这个帅气青年的内壁包裹的好舒服，好爽，他的那里面温度很高，不大会儿功夫刺激的我只想射出来！！我要发泄。我试着开始动起来，伴随着我的动作，利豐也开始叫起来，他当然是难受的叫床声。一旁扶着利豐双腿的阿峰看得眼睛发亮，嘴唇发干，我看见他的裤裆也早已高高的耸起来了！ “阿峰，扶好，待会儿让你也爽爽！！”我故意对他和利豐同时说，阿峰高兴得直点头，俊俏的脸有些发红，利豐大概想不到我会这样说，身体愈发挣扎的厉害。他的挣扎正好刺激了我的征服欲，我扶住他的窄腰，正好正对着他的脸，然后一下一下开始干他起来，我要让他看见我脸上愉悦的表情，我要看着他如何从痛苦到愉悦的过程，我相信会让他感到爽的！一下、一下，我的长枪慢慢在他体内适应了，并且把他的内壁也弄出许多液体来，然后就是润滑，我越插越深，越插越快，越来越狠，眼前的这个帅哥被我插得死去活来，浑身的肌肉此刻都鼓了起来，再加上上身流的汗，越发性感。我越来越爽，只想飞起来，我的节奏感也越来越好，就是身下这个英俊武生不配合，我只好要求阿峰扶助他的腿来配合我，就是被动我也要让利豐配合我。这样一来我的撞击和插入，与利豐身体的迎合就配合到了一起，我爽的叫起来，利豐也叫了起来！！一刹那，我的爽痒忍到了及至，我一挺下身，紧压利豐的后洞，积蓄已久的阳精射了，滚烫的液体冲刷着他的后身，一股一股打在他的后洞壁上！！我瞬间得到了解放，然后是尽情的享受阶段！完全停止了，我才拔出来，利豐痛苦加上羞辱，似乎急得昏了过去。我抖了抖，穿上裤子，扭头对阿峰说：“阿峰，干的不错，把他赏给你玩一夜！”“谢谢少爷！”阿峰丢下利豐的两腿，一个劲儿谢我。 “先把他弄醒，让他歇会儿再搞，我还要留着他以后玩儿呢！”“明白少爷”说着阿峰抱起暂时昏厥的利豐来，别看利豐一米七八，阿峰抱起他看起来毫不费力。然后他抱着帅哥回到了他的门房去了，我听见门紧紧地被闭上了！我想了想，还有一个酷警在楼上呢，我去看。等我回到二楼我的卧室时，才发现東泰已经被馬九斤控制住了。他完全呈一个大字躺在我那张宽大的老式床上，四肢分别被馬九斤用结实的绳索拴在了床的四根床柱上。馬九斤站在床边，死死盯住東泰的下身，见我进来，赶紧收回他淫荡的目光，走到我跟前：“少爷，怎么办？”我望了一眼，東泰喘着粗气，胸口起伏着，就问馬九斤：“怎么，不好弄？”馬九斤看了一眼，说：“太他妈扎手了，幸亏我刚才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个，”说着，他拿出一把黑亮的手枪来，“不过少爷，您是不是喜欢这种…带刺激的…”我禁不住笑了：“不错，你守着别走，我先来尝尝鲜。”床上的東泰见我一步一步逼进他，不禁全身挣扎起来，他的双手把束缚他的绳子挣的紧绷，我有点担心他挣断，但回头看了看馬九斤那毫不在乎的神情，有些放心了。馬九斤挺会玩儿的，把東泰的上衣全部脱掉了，但却没有动他的裤子，東泰上身赤裸的精光，健美的肌肉配着黑色的裤子，真性感哪！！我甩掉鞋子，踏上了床。毫无疑问，東泰是个精壮的青年男人，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的肌肉男，他的胸肌是分明的两块，但一眼就看的出不是那种健身房里的“速成品”；他的腹肌根本不明显，但小腹平坦的没有一丝赘肉；他的身材呈现标准的倒三角形，宽肩束腰，皮肤是那种天然的微微的铜色，男性的特有性香弥漫着这个不大的房间。他大概挣扎得太久，微微还有些喘气，但一双锐利的眼睛，却朝着我射出愤怒的目光。“听说你还没结婚吧，”我坐到他的身边，伸出手在他健美的腹肌上滑着，冰冷的手，他不禁一抽搐，“这么好的体格，我打赌你肯定上过不少女人吧。”我故意挑逗他。他却一言不发，浑身僵硬着，像一具躺着的古罗马男体雕塑。“那…”我的手开始顺着他的小腹往下摸，慢慢伸进他的皮带下，“那你有没有尝过男人的滋味呢？”他无法无视我的挑逗，猛的动起下身，试图挣脱我的躁动的手。(那有什么用，我已经伸进了他的裤裆里，摸到了他的…当然，还隔着他的内裤呢。“呵呵，但从形状摸起来，还是个不小的家伙呢！”我扭回头对馬九斤说，他早已经看的两眼发光了！“你操..不是人！！我操你！！快放开我，你这个！◎＃◎！◎\*\*”终于，東泰忍不了了，他发疯似的开始了新一轮挣扎，大床都被他带动的颤抖起来。我就喜欢这有男人味儿的。我抽出手，解开他的皮带，一把把裤子拉到他的脚踝，然后命令馬九斤在下面用刀把他的裤子划开脱掉，我一心一意的来征服这个火爆的男人。说实在的，刚刚干过阳光朝气的利豐，再来干这个更胜一筹的极品男人，未免有点鱼与熊掌兼得。这种精品男人，要放上三天，自己戒欲三日，再好好品尝才是。可我不是圣人，这么好的男人赤身露体在我的床上和我共眠三日，不发生关系才怪呢。我想了又想，那就隔靴搔痒一次，不实质性的进行，等我恢复下元气在说。于是我只是脱光衣服，坐到他的大腿上，没有撕开他的紧身内裤，只是隔着薄薄的布料，舔一舔他的阳物。男人的味道。好性感的味道！好大，好长，我湿热的舌头沿着他的轮廓游走了一遍，他想不要但小腿却被馬九斤紧紧的控制住，无法抬起，于是我尽情的品尝起来这难得的上品。我进行着，还哈着热气，我隔着他的内裤将他的形状捏出来，然后对着他的\*\*，含了下去，又吹了吹。血气方刚的青年男人，谁能抵挡这样的进攻？？他的内裤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撑起来了，冬眠的蟒蛇坚挺的昂起来了，抬起来了，黑色的内裤也被胀得紧紧的！東泰发出了呻吟声！我抬头看了看，他的英俊的脸早已变成红色，越发显得性感诱人！！我扑到了他的身上，老树盘根式的抱紧了他，好想和他融在一起，好想尽情的和他在这宽大的床上翻云覆雨，尽情的和他做爱再做爱，我甚至想尝尝被他穿透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爽。这个令我神魂颠倒的英武警察！！“少爷，”馬九斤突然说话了，“这样的男人，肯定没有被人开过后庭！” “嗯？你的意思是…”我有些疑惑。馬九斤有些紧张，“我的意思是…被通过一次后，第二次的感觉就好多了，就好比好茶要品第二泡…”“狗屁歪理！”我瞪了他一眼，突然想到馬九斤可能是想先给東泰开一开后洞，这小子，虽然年轻鬼心眼还不少呢。我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馬九斤，你的建议很好。不如这样，咱俩来如何？”“我..我不明白。”馬九斤一脸茫然。“咱俩在他面前给他现场表演一番怎么样？挑逗挑逗他，也教育教育他。”“啊？”馬九斤吃了一惊，年轻的脸有些发红。我接着说到：“你是有功夫的，精元不易外泄，干脆我来插你吧！”话刚说完，我一把把他拉上床，动手开始解他的衣服。馬九斤哪敢违抗，尽管他一身的武艺，在我面前终归还是下人，半推半就的，我就脱光了他。他浑身精壮的肌肉，立刻暴露无遗。他倒是没多反抗，上床后犹豫着爬下，就趴在東泰的身边。東泰的脸有些抖动，纵然身经百战，这样活生活色的香艳猛男性爱秀，他大概想都没想过，更别说亲眼目睹了。我毫不客气，跨上馬九斤的后背，扶住早已硬的不得了的老二，对着馬九斤的后庭，慢慢的往里塞。有点紧，但没费很大的力就进去了。“馬九斤，你XXX，你是不是..第二泡茶？”我骑着他，有往前送了送。“少…少…少爷，我…我…被…大少爷他…以前…”馬九斤喘着气回答。“哦，原来你是我大哥的…别乱动…我大哥的人…哈哈…真好笑…你浑身的武艺竟被我们两兄弟…哈哈…”，我有使劲往里进了进，想起我大哥来，我的下身禁不住有些燥热。我好上这个，就是我大哥教我的。他在外面是青年才俊，回到家里风流倜傥，家里的几个英俊保镖都被他弄上过床。他又挥金如土，曾经化高价让一位红极一时的演员，就是那个“阳光小生”，陪他到泰国共度一周，回来对我说：“妈的，圈外的干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想到大哥的风流潇洒，我不禁有些羡慕，不过我很快就赶上他了，我俘虏的这个极品警察，哪是那些戏子可比的？？想到这儿，我的欲火猛燃，插进馬九斤身体的老二又硬了三分，我眼盯着東泰帅气的脸，一下一下干起馬九斤来，“馬九斤，大声叫床，让年轻的東泰长学学！”真想不到，馬九斤这家伙外表看上去阳刚十足，叫起床来还真XXX带劲儿，弄得我光听声音就受不了，果然是大哥调教出来的货色，有味儿！東泰躺在我们两旁边，紧闭着双眼，好像要拼命抵挡住这外来的诱惑之音，见他这样，我越发加紧了攻势，施展我做爱的高超本领，弄得馬九斤欲仙欲死，全身的肌肉都松弛开了，他也越来越会配合我的每一下撞击和插入，主动的抬起身子迎合，他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浪，天哪，一个精壮武生的叫床声是这么的动听，这么的销魂！我们俩这会儿都大汗淋漓，一旁的東泰再也坚持不了了，他的额头上也慢慢的渗出汗珠来，他的呼吸也渐渐的紧促起来，脸色越来越红，身体在颤动。東泰的定力虽然很好，可架不住我和馬九斤这一番现场表演，他的下身渐渐的有点往起鼓了。见到这，我更加的欲火高涨，我死死压住馬九斤的脊背，双手按住他的手臂，挺起下身，一次又一次展开猛烈的攻势，看着東泰已经顶得高高的下身，我的\*\*开始痒起来，我的体内开始蕴积大量的热量，我要射了！一股一股的炽热精液冲进了馬九斤的身体，激荡着他的后洞，那一瞬间他的全身都僵了，但马上又瘫作一团。我趴在馬九斤结实的身体上，一动也不动，我也累坏了，阴茎还留在馬九斤的体内，我们俩人共同享受着片刻的销魂。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我的身上已经盖上了毯子，但全身仍是赤裸着，这一夜真是峰回路转，刻骨销魂哪！咦，原先捆绑在床上的東泰怎么不见了？我坐起身，大声喊着馬九斤，不大会儿，他跑进我的房间。看着馬九斤仍然神采奕奕，我不禁佩服起习武之人来。“馬九斤，你把東泰放哪儿了？”我眯着眼问。 “少爷，我怕那家伙打扰你休息，把他移到隔壁书房了。”“好吧。”我一掀毯子起身，馬九斤赶紧从旁边递上衣物，我还是不大习惯在别人面前赤身裸体，但看样子馬九斤已经熟视无睹了，我也就顺其自然，让他伺候着穿上了衣服。吃过早饭，我交代王伯父子看好这两个帅哥，开车去上班了。刚到公司，秘书告诉我，殷處長刚才来电话找。維強，今年三十二岁，以前是领导的秘书，后来是女婿，现在是重要部门的关键人物，多少人巴结的对象，可还是我情况摸得透，知道这小子对女人已经兴趣不大，现在就好年轻健康的男人，可实在不好搞啊，一般的交际花（不雅语句系统已经过滤）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以前曾经花高价雇来一个体院的帅哥陪了他一宿，果然他很满意。从那后維強再没把我当外人，我也尽力满足他的欲求。姓殷的三十来岁就当上了处长，前途无量，我们公司的很多业务都得靠他打个电话或者写个条子，最近更有一大单保险业务需要他出面同那家国有企业打个招呼。这次这么大的订单想要拿到手，看来得上点儿上等货色了。我想起捆在家里的利豐来，原说是赏给阿峰玩玩，这小子可别用过了头。我不想把東泰交给維強，毕竟我还没给他开过苞。我先给維強回电话：“維強，你刚才找我？”果然，那事儿搞定了。我当然明白下文怎么说了。“殷處長，最近我刚刚进了一批货，你什么时候有空过来鉴定鉴定？”)“好，我马上过来！”这小子真是猴急，看来憋闷了不少天了。我亲自开着车，带着維強回到郊外别墅。維強是第一次来这儿，连连称赞环境幽静。我一下车就找阿峰，让王伯赶紧把維強领进客厅。好一会儿，阿峰才跑来，脸上潮红未退。我赶紧问：“怎样，你把那小子怎么样了？”“我…我…还没开始呢，”阿峰红着脸说，“您说先让他休息休息，我刚给他服了药，这会儿正睡着呢。” “快，把他弄到客房去。”我进了客厅，和維強说了会儿话，然后带着他来到客房。边走我边和他说道：“維強，这次的货可能有点儿扎手。” “噢，怎么个扎法？”維強坏笑着问。 “是我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不过可不是自愿…那个…是…”我故意慢慢吞吞的说，一边观察他的脸色。“那更好！”姓黄的脱口而出..“好！維強有魄力，这边儿请！”阿峰打开门，低头退了出去这间客房不大，只有一张大床，利豐刚服完药，平静的躺在床上，他的身上只盖了一张白色床单，一条腿露在床单外，健美光滑。維強咽着口水，疾步走到床边，端详着点头不止：“好，好。”;我这才放了心，对他说：“維強，刚给他服了催眠的药，这小子蛮有劲的，不这样不行。”轻轻关上门，我叫过来阿峰，告诉他进去伺候着。这小子一脸的不乐意，我拍拍他的肩头，告诉他先忍忍。接着我上到二楼，来到卧室内的一个小内间，这里面有监视装置，可以看到别墅内各个房间的情况，我得给維強录个像，以备无患。镜头里，維強已经脱的精光，利豐盖着的被单也被扯落在地，阿峰可能是在按維強的指示，把利豐的双手捆起来，吊在天花板的铁环上。利豐仍然被蒙汗药麻醉着，低着头。这小子还真会玩儿，利豐立起来更显得身材标准，健美精壮，好像希腊的美男子雕塑。維強那玩意儿早已经翘的老高，这家伙果然闷骚了不少日子。阿峰进进出出，拿进来…好像是蜡烛…夹子…然后端进来一盆水，劈头浇在利豐头上，利豐一个冷战，浑身动起来，但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維強伸出手握住利豐疲软的老二，上下套弄着，昏迷中的利豐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见維強翻开利豐的老二包皮，拿过阿峰点燃的蜡烛，开始往上滴。瞬间只见利豐挣扎了起来，他完全清醒了。我不喜欢SM，但也看得血脉贲张。我也需要发泄。馬九斤把東泰放到书房，我得去看看。书房的书并不多，但却有一张很宽大的桌子。東泰就被放在这张书桌上，黑色的大理石桌面，配着这古铜色的男人胴体，好性感！|此刻，窗外开始飘雪了，阴沉的天色渐渐的被雪花衬白。屋内，暖气开得呼呼响，墙角几盆花正怒放。東泰就躺在我那宽大的大理石书桌上，身上还是只有那件遮体的紧身内裤，他的四肢被馬九斤巧妙的捆绑起来，根本无从用力。我走过他的身边，他冷冷的带着无比恨意的眼神仍很犀利，他的薄唇，他的高挺的鼻梁，真令我心动不已。我径直走到靠窗的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盒针剂来。这是我大哥送给我的，他给这种药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媚儿”，说白了就是春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药的原料价格都很高，是我大哥自己研制的，他真是个天才。我打开一支，用注射器吸出1mm，好怪的味道，香甜之中还有点腥味。我来到東泰身边，“東泰，累了吧，我来给你补充点能量。”他不知道我的针管里装的是什么，本能的要反抗，我按住他的胳膊，一刺而尽。然后我开始动手解开束缚他的绳子。東泰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刚把他手上的绳子解掉，他呼的坐了起来，像一头被困了许久的猎豹，马上想要施展浑身的力量来。可还没等我解开他脚上的绳子，药已经开始起作用了。他刚坐起身来，又一下子倒了下去，像是突然没了力气。这时我已经全部解开了捆绑他的绳子，我要让他主动的投入我的怀抱。我坐到一旁的沙发上，点着烟，来欣赏这出好戏。東泰挣扎着重新坐起来，他抬头往四下看，发现我就坐在他的对面，他一跃身想要从桌案上跳下，却浑身无力的扑通栽倒在地，幸亏铺着厚厚的地毯，否则我的大帅哥岂不要破相？我熄灭烟，边解衣服边走到他跟前，他趴在地上，抬起头伸出手想要抓住我的腿，可他用尽浑身力气也没能抓到。我一点也不着急，大哥说这种药发挥起来一共三个阶段，一是昏迷，接着催情，然后任人控制，无所不从。果然，東泰的呼吸变得急促和沉重起来，他的脸色开始变红，汗珠开始从毛孔渗出，接着他的力量开始恢复，他支起身，慢慢的站了起来。他的阴茎已经昂挺挺的直了起来！我忽然有些紧张，万一这药不灵，此刻他已经恢复力气，我可不是这全市散打冠军的对手啊！事实证明我是多虑了。東泰仍是那个英气勃勃的刑警队长，浑身的肌肉充满了力量，但他的眼神此刻却显得那样异样，那是渴求的眼神，是充满了欲望的眼神，他想要……想要和人……做爱！我已经脱的精光，我近前搂住東泰的紧簇的腰身，他的坚挺的阴茎隔着内裤顶着我，好硬。我附上他的胸膛，含住了他的乳头。他可能从来不知道，这里竟然是他的敏感区，我边吮吸边轻轻的用牙关叩咬，一只手不停的揉捏他的另一个乳头，不大会儿的功夫他的两粒已经被我挑逗的坚硬起来，他已经慢慢的进入了状态，手也环住了我的肩，然后脸和我贴近，他散发出来的热气和男人的芳香，令我如痴如醉，他的唇终于贴住了我的唇。导火索点燃了。他疯狂的吻我起来，他的舌头竟然还探进了我的嘴里，他的手臂将我搂得越来越紧，他的下身将我顶的生疼。我强忍住诱惑挣脱他的怀抱，我要给他更大的刺激。我顺着他的胸膛，一路吻到他的腹肌，然后来到他骄人的阳物处，拉开他的紧身内裤，释放出那诱人的粗大之物，我不禁咽了咽口水，然后手扶助他的大腿，慢慢将他那又粗又长的骄傲吞咽入口。我听见他嗯的一声，天，好大，一直顶到我的哽嗓，好烫的温度東泰开始呻吟起来，他感觉一定很舒服，他挺拔的站在那儿，任凭我摆布。我开始吞吐和吮吸他的长枪，说实在的，我的技巧不是很好，我从没给人口交过，但今天面对这个我全身心喜爱的帅哥队长，我岂有不让他爽的道理？渐渐的，東泰开始扭动起来，他的手已经不知不觉抱住了我的头，以配合他的插进。他的阴茎也越来越热，越来越大，他已经进入了射精前的美妙时期。我不想让他过早的射精，但我此刻丝毫不能扳动他的大手，他幅度越来越大的挺起插入，越插越深，\*\*顶进了我的喉咙，他喘着粗气，啊啊的叫着，频率越来越快，我完全被动了，他此刻倒成了我的主人，尽情的在我身上发泄。无法控制了，伴随着他越来越大的叫声，瞬间，炽热的精液喷射而出，直接冲进我的喉咙，每一次颤动都伴随着一股精液。我结结实实吞了一口，这是极品帅男的精华！男人射精之后，总是有一阵的疲软。東泰站着接受口交后，阴茎开始软下来，但仍是粗长的耸在大腿间。妈的，我还没爽你先舒服了。我站起身，向后推着東泰。他没有反抗的被我推到书桌旁，我想这会儿那药该到第三阶段了吧。于是我命令他，上去，躺下！他迟疑了片刻，看来抵抗力挺强，我便将他推到在书桌上面，又将他按定，然后二话没说，翻身上了宽大的桌案，扑到了他的身上。这下我们是真的肌肤相触了，他的肌肉好有力，富有弹性而又坚实，我情不自禁的和他接吻，我吻遍了他的脸庞、前胸，我用硬了好久的老二去挑逗他刚刚战斗过的阳物，没想到，帅哥队长的骄傲没多久又硬挺了起来，和我的阴茎交互着，摩擦着。果然与众不同！我不断的给東泰命令，抱住我，抱住我。在我的催促下，他终于伸开臂膀，搂住了我，药的作用完全开始发挥了。在我的抚摸和挑逗下，東泰再次进入了情欲世界，他竟然翻身压在了我的身上，又开始疯狂的吻起来。这次我倒是没动，他有些粗糙的吮吸我的乳头，我的手搂住他，在他平滑的脊梁上游走，我的腿伸起环住他的腰，我俩的阴茎挤压到了一起。我们俩也已经绞在了一起。毕竟他高大的身躯压得我难受，我给他命令，让他给我口交，我把耸立的老二送到他的嘴边。我要让这个威风凛凛的帅队长学会伺候男人。他慢吞吞的张开嘴，我不耐烦地拉过他的头，插进了他的嘴里。好爽，温热的感觉！東泰的唇不紧不松，恰倒好处地包裹着我的阴茎，在我的一再命令下，他开始轻轻地、慢慢地在根部与\*\*之间滑动，我还让他用舌尖挑逗\*\*，不大会儿阴茎在東泰的百般抚弄下愈发生机勃勃，我的下身一阵热过一阵！没想到帅队长生涩的口交，竟让我不大会儿的功夫热血沸腾，欲火高涨。我咬着牙推开東泰，然后一个鹞子翻身，骑到了他的背上，我要破开他的处男地！我知道第一次都比较紧缩，就先用手指沾上口水来疏通他的后庭，我先用一根手指，刚插进一点，他就疼得开始挣扎起来，我一边喝斥，一边插入第二根，然后毫不犹豫的插入第三根手指，指尖还在東泰的肛门里轻轻的蠕动。他尽管很痛，但没有剧烈的反抗。接着我猛地抽出。東泰扭动着裸体，脊梁上已经出了很多汗，更显得整个男性躯体有力有型，简直就是完美的雕塑啊，真的好性感！我再也抑制不住对这个极品男人的占有，我要彻底的征服他，我要强暴他！端着坚硬已久的阴茎，我用力往他的洞口插入，他再次疼痛的动起来，我趁着他挣扎的劲，强按住他的臀部，挺起自己的腰，一寸一寸的插，好紧哪，包裹得我也挺难受，但我丝毫没有犹豫，一鼓作气，全根没入！東泰纵然是钢筋铁骨，何曾受过这种罪，他疼得直呻吟。他的呻吟我听起来就是激励我的叫床声，真爽，还没被开苞的处男干起来就是不一样，我的情欲被更大的调动起来了，我开始在他的身体里抽拉起来！我细心地感受着帅哥队长体内甬道的紧窒火热，他的内壁将我夹裹得紧紧地，我为了让他放松，开始抚摸他的身体，亲吻他的肌肤，我们此刻肌肤相接，汗水交融，我细细体味着他身上独有的体香和汗味。随着我的渐缓的抽拉，过了一会，我感觉到東泰后洞的内襞慢慢放松了，我的幅度于是开始加大起来。春药的影响也越来越强，他竟然开始不顾羞耻地上下扭动他翘挺的臀部，想要攫取更多的刺激快感！ “操！真紧！吸得我好舒服…，好…好爽呀！”我边抽送边大声的喊叫，“東泰，亲爱的，叫出来，叫出来好舒服啊！” “啊…是……啊……嗯……啊……”東泰终于忍不住了，他也开始呻吟起来，当然，他可能是痛和爽交织在一起。我的力度越来越大，我撑起身子，让東泰抬起臀部，跪在桌上来迎合我的冲击，我则手从前边抚摸着他的凸起的腹肌，不时地还套弄他的同样坚挺的阴茎。还不够爽，我用拉着他的身子躺下，让他坐到了我的身上，利用他的体重，我的阴茎插入的是如此之深，如此之痛快！！这是我开始大抽大送，猛力进出。他翘紧的臀部被我别住，是无路可逃，又像夹道欢迎，弄得我心神荡漾。我只觉得我的阴茎被他的后身整枚含住，看着这样一副结实健美的男性胴体在我的身上上下起伏，我的满脑子里只剩下三个字“干死你”啊……爽……啊……啊……我的叫声越来越放荡，他的呻吟声也越来越淫荡，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春意。这样强力的抽送持续了十几分钟，我感觉几乎是飞了起来，我们俩已经完全的水乳交融，他的头发湿透搭在额前，我更是浑身大汗淋漓，叫床声响彻不断。酝酿已久的情欲终于要爆发了，我感觉\*\*痒到了极点，我控制住，再次将東泰压倒了我的身下，终于把持不住，按倒的瞬间，精液喷发了，我干脆挺起腰身，一任精液尽情的在这个帅警的体内挥洒，一股一股粘稠的乳白色精液，浇灌在他的身体里，我已经完全的征服了他，强奸了这个潇洒英俊的刑警。

巨根警察的极限强暴

强奸开始了。面前这个活生生的男人﹐令辰冠心头狂跳不已﹐他三抓两扯地将警察扒了个精光。警察那成熟健壮的身体呈现在异常饥渴的辰冠面前。“啊……啊……”辰冠一双粗糙的大手猛地按在了男人肌肉隆起的胸膛上﹐开始用力地揉搓。警察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健壮宽阔的胸膛﹐在辰冠的两只手中被挤捏成了各种形状。辰冠抓着胸膛的手﹐又是捏﹐又是按﹐还伸开手指﹐掌心压在乳头上﹐拼命地磨着肌肉发达的胸膛。警察的上身在地面上被力大无比的辰冠揉搓﹐带着手铐的双手被用皮绳栓在自己的生殖器上，根本无法反抗。这时﹐辰冠又伸过一只手去扯警察的短发。警察的口中发出痛苦的呻吟。辰冠心情亢奋﹐半蹲着的身体急剧地颤抖。他将左手从胸膛上移开﹐顺着他肌肉轮廓滑向了小腹。警察的腹肌十分明显﹐小腹的阴毛浓密而乌黑十分地诱人。辰冠用手抓住阴毛用力地一扯﹐数根阴毛被扯了下来﹐警察痛得无力地叫了一声。辰冠的手又用力地插进了警察紧紧并拢着的双腿中间﹐握住了警察半硬着的阴茎﹐中指开始在警察的龟头上面滑动了起来﹐然后﹐辰冠猛地将另一只手的中指强行捅进了警察的肛门之中﹐指头在肛门中不停地按抠﹑挖摸着。警察两腿忍不住颤抖着﹐身子也挺得直直的。辰冠的嘴里不断地发出粗浊的喘息﹐胸脯急速地起伏﹐脑子里闪现出在狱中偷看到的别人性交的镜头。突然﹐辰冠将右手的中指迅速地插入了警察的肛门中。“呀﹗……”警察的嘴里再次发出了痛苦的喊声。“混蛋﹗不许喊﹗”辰冠抬手打了警察一记耳光。同时右手的中指开始在肛门中缓缓地抽送起来。后面的括约肌紧密而又柔软﹐包裹着手指。辰冠的胯下已经涨得厉害了。而这时﹐警察由于肛门中插入了异物﹐产生了想拉大便的感觉。“把你的手指拿开!!!”躺在地上的警察﹐痛苦的喊道。辰冠仿佛没有听见警察的请求﹐反而将手指在警察深褐色的后面中用力的抠掏起来﹐警察那健壮的身体在地面上不停地扭动着﹐难受的感觉﹐已使警察的全身开始冒汗了。此时﹐辰冠已经被蹂躏男性的心理所笼罩。十年的禁欲生活﹐一旦打开了封闭的闸门﹐其爆发的形式是十分可怕的。他又将警察的身体翻转过来﹐使其脸朝下伏在地面上。警察的腰身纤细﹐屁股窄小并且结实﹐辰冠立刻将整张脸伏了上去﹐牙齿开始在警察结实的屁股上拼命地啃着﹑咬着。接着﹐他将整个身子压在了警察的身体上﹐双手用力地掰开了警察的屁股﹐用舌头对准肛门猛舐起来﹐警察的后面﹐不一会就被辰冠舔的有些发红。柔软的舌头在后面及周围的肌肤执着的舐舔﹐警察的下体也开始不断地感觉到辰冠嘴里哈出的热气﹐竟然使得警察在体内开始产生一丝生理上的快感。“呵……”警察的脸紧贴在地面上﹐嘴里开始发出微弱的呻吟。辰冠的口水已将警察的肛门以及附近的肌肤弄得湿漉漉的。警察的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这时﹐辰冠离开了警察的屁股﹐站起来﹐开始急促地脱下上衣﹐然后﹐又将自己的下身脱了个精光。辰冠个子高大﹐身上的肌肉也十分地发达﹐胸上﹑腿上长满了浓密的体毛﹐胯下早已勃起的阴茎兴奋地向上昂着头。辰冠命令警察用嘴来服务。警察坐了起来﹐他发现﹐这个男人的阳物粗大得吓人﹐足足有近一尺长﹐青筋暴起﹐龟头怒张﹐阴毛也极其的浓密。警察向前挪动了一下身体﹐坐在了地上﹐双手握住那只阴茎的下半截﹐张开嘴含住了高高昂起的龟头。辰冠的龟头几乎塞满了警察的口腔﹐他两手抱住警察的头﹐开始在他的嘴里抽送起来。警察用舌头﹑嘴唇磨挲着辰冠的阴茎﹐酥麻的感觉阵阵袭上辰冠的心头﹐由于阴茎太长了﹐他最多只能将小半截送进警察的口中。辰冠抬起头﹐屁股一前一后地做着活塞运动﹐警察嘴里含着阴茎﹐双手不由自主地从后面抱住了辰冠结实的臀部。“呵……呵……”辰冠嘴里发出阵阵喘息﹐心中无限快活。今天﹐他要好好地享受这个男人。粗大的阴茎已经塞满了警察的口腔﹐而他双手握住的部份尤如一根铁棒﹐一根滚烫的铁棒。警察感到下身已经湿润﹐这根铁棒迟早要进攻自己的肛门﹐但是﹐实在是太粗大了呀。这样大的阳物﹐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警察的情欲﹐已经被辰冠那粗大的阴茎挑逗起来了﹐他开始变得有些神态恍惚。辰冠将阴茎从警察的嘴中抽了出来﹐紫色的龟头及附近的地方﹐全部沾满了警察的唾液﹐辰冠将警察从地上拉起来﹐让他转过身去﹐双膝跪地﹐将屁股朝着自己的方向高高地撅过来。辰冠屈起一条腿﹐跪在警察的屁股后面﹐他一手扶住警察的屁股﹐一手握着高挺的阴茎﹐对着警察颤抖不已的屁股裂缝﹐猛地一用力﹐“扑”地一声﹐又粗又长的阴茎全根没入了警察的体内。“啊……”警察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呻吟。而辰冠顿觉全身舒服至极。进入警察体内后﹐辰冠感觉到了一种温暖的湿润﹐警察被从后面插入后而发出的长长的一声呻吟﹐更令得辰冠激动万分。他双手捧住警察高高撅起的屁股﹐开始缓缓地抽送起来。辰冠细细地品尝着阴茎在男人身体里的感觉。坚硬﹑粗长的阴茎在警察的肛门里抽送着﹐将肛门塞得满满地。随着阴茎抽送的动作﹐警察的肛门在一吸一缩地反应着。警察趴在地面上﹐高耸的屁股被这个男人不停地抽插着﹐他只觉得体内有一种强烈的充实感﹐粗长的阴茎次次野蛮的摩擦着他的直肠内壁。好粗﹑好长﹑龟头好大﹗他想到这个男人的阳物的骇人模样。辰冠的力度加大了﹐警察的身体也随着一前一后地振荡。“啊……啊……”警察的呻吟声粗重厚浊﹐肛门也紧紧地夹住正在抽插中的阴茎。辰冠用力地顶撞着警察的屁股﹐发出了清脆地“啪﹑啪”的响声。“哎……唷……啊……”警察的头狂乱地晃动着﹐屁股也开始拼命地迎合。警察已经被身后这个强壮的男人所征服﹐男人的原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情欲的快乐已充满了他的整个身心﹐他已忘乎所以地淹没在了性交的快乐之中。“噢……好美……好充实……后面里好舒服……啊……啊……狠狠地干吧……大家伙……”辰冠心头狂跳不已﹐抽送得更加厉害。“啊……小子……真好……真配合……喜欢我干……干你吧……噢……摇得好……”辰冠猛力的捅着﹐阴茎上已经开始沾有黄色的大便了。“十年了……第一次干警察……真舒服……真好……条子的后面……夹得真紧呀……啊……”警察的屁股套着辰冠的阴茎拼命地摇着﹐似乎想要将这根肉棒扭断似的﹐辰冠的头高高地扬起﹐呲牙咧嘴地呻吟道。“啊……条子的屁股好会扭……我……好快活……好……啊……”警察也因兴奋过度而发出了颤抖的声音。疯狂的性交使警察意乱情迷﹐身旁躺着的﹐被这个男人的铁铲砍断头颅而死去的受害者,真个案件好象完全与他毫不相干。辰冠好似一架性交机器﹐不停地﹑猛烈地撞击着这个男人﹐失禁的口水顺着歪斜的嘴角留到了警察的屁股沟上﹐肛门里的龟头被磨得十分地肿大。“干死你……老子一定要……干死你……”辰冠对着警察的屁股狂抽猛捣着﹐成熟男人的身体令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突然一股极度酥麻的感觉由龟头上升至全身﹐辰冠死死地抵住了警察浑圆结实的屁股﹐身子一阵剧烈地颤抖。“呀……﹗”一阵长时间的呻吟。辰冠终于在警察的体内射精了。仿佛十年来一直压抑着的热情﹐这一刻在这个男人身体内全部地爆发了。警察瘫在了地上……射精后﹐辰冠离开了警察的身体﹐光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开始平静下来了﹐此时﹐他突然觉得肚子里饿得发慌。他想起了昨天还没吃晚饭﹐因为身上已经是一个日元也没有了。刚才又疯狂地强奸了面前这个男人﹐现在﹐肚子里当然是饿极了。“喂﹐去弄点可以吃的东西来!”辰冠伸出穿着脏袜子的脚揉着还瘫倒在地上的警察的屁股﹐命令道。警察没有说话,他从地上吃力地爬起来﹐脚上拖着一不到一尺的细铁链向厨房走去。辰冠满意地看着被自己强奸了的警察年轻健壮的背影。警察将厨房冰箱一通搜罗﹐将一盘肝肉香肠端出来放在了辰冠面前的地上。辰冠一阵狼吞虎咽﹐只十分钟的工夫﹐便将警察端来的食物吃了个精光。辰冠仍然坐着未动﹐叫警察从水缸里舀了半瓢凉水﹐拿给自己喝。当他把水也喝光之后﹐用手背擦了擦嘴﹐让警察坐在自己面前。警察双手带着手铐﹐侧身蹲在了辰冠面前的地上。辰冠说道。“你们条子有卧底在我们的帮会里吧﹖”此行的目的是非要达到不可的﹐可是蹲在地上的警察﹐却好像是没有听见问话似的。“怎么啦﹖问你话呢﹖”辰冠开始有些不耐烦了。经过了刚才的一阵疯狂之后﹐警察也开始清醒了﹐他为自己刚才禽兽不如的行为感到羞耻﹐身边已经有人被这个歹徒杀死了﹐而自己居然被迫和这个男人在尸体的旁边性交。听到这个男人的说话﹐他转过头来﹐两眼茫然地望着他。“怎么﹖没听见吗﹖”辰冠点上根香烟深吸着。“混蛋﹗你不要跟老子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辰冠叼着烟站在警察的面前﹐早已变软的阴茎长长的垂吊在胯下﹐他的阴茎在未勃起时也足足有五﹑六吋长。警察知道这个男人又想要羞辱自己了﹐他不能拒绝﹐手脚上的铐镣使他丧失了所有的机会﹐这个家伙凶得简直就是一个恶魔。警察顾不得身子发冷﹐急忙将这恶魔的阴茎握着含进了嘴里。很快的﹐阴茎在嘴里﹑在握着的手里开始变粗﹑变长﹑变硬。又恢复到了近一尺的长度了﹐而且似乎比第一次更粗﹑更硬﹗警察觉得体内开始发热了。只见辰冠的龟头涨得象桃子一样大﹐警察含在嘴里﹐两边的腮帮子被撑得鼓鼓地。他用舌头舔着龟头前端的马口﹐并且在冠状沟的位置打转﹐口水也顺着高翘的阴茎流了下来。辰冠昂起头﹐结实的屁股绷得紧紧地﹐他将手叉在腰间﹐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心中想到的只是再次尽情地玩弄这个警察。这个警察还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握住阴茎的下端﹐不停地用力套弄着。龟头受到舌头的不断刺激﹐在警察的嘴里常常不由自主地猛跳几下。辰冠低下头﹐看着蹲在胯前的男人﹐长约一尺的阴茎只有三分之一进入了他的口中﹐警察的唇边及阴茎上都沾满了口水﹐警察的头发零乱﹐脸上的全是口水和精液。辰冠将警察握住阴茎的手拉开﹐将阴茎从警察的嘴里抽出来﹐他嘴里“嘿﹑嘿”地笑道。“抽条子﹐抽抽你漂亮的脸蛋如何﹖”辰冠用右手握住了自己的阴茎的下部﹐将又红又大的龟头在警察的脸前晃了晃﹐然后﹐又将自己的下身向前挪了挪。猛的﹐阴茎抽打在了还不知何意的警察的脸上﹐发出了“啪﹑啪”的响声。阴茎出其不意的抽打使得警察的脸向右边微微地偏着。辰冠手握着阴茎﹐在警察刚毅的脸上恣意地抽打着。此时﹐他感到心中异常的兴奋﹐虐待警察的欲望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用这个……大家伙……抽肿你……抽昏你……”警察已经被辰冠抽得脸上火辣辣的﹐男人突如其来的怪异举动使他惊讶﹐而抽到脸上的这个家伙简直就象是一根棍子。辰冠可不管警察的感觉如何﹐在他的脸上﹑眼上﹑鼻子上和嘴上不停地用力抽打﹐警察感到头昏眼花﹐脸上十分疼痛﹐蹲着的双腿开始发软﹐身子都快稳不住了。他急忙用手扶住辰冠的胯部。院子里的寒气袭进屋来﹐警察裸露的身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趴伏在地面上的一动不动的受害者后脑勺流出的血迹﹐在地面上已经开始凝固了。辰冠停止了抽打﹐他双手捉住警察的胳膊﹐将其从蹲着的地上提了起来﹐他又要开始一个新的﹑更加折磨警察的动作了。他让警察背向自己站着﹐然后﹐将他的头拼命地向地下按去﹐同时用一只手稳住警察的身体﹐不让其倒下。“就这样﹐无论如何不许乱动﹗”辰冠命令道。这样﹐警察被迫行成了一个头朝下﹐屁股朝上的姿势。由于膝盖不能弯曲﹐使得高高翘起的屁股自然张开﹐整个肛门呈现了出来。辰冠用手摸了摸青筋暴露的阴茎﹐下体骑上了警察浑圆结实的屁股。他朝手心上吐了一口唾沫﹐抹在龟头上﹐右手拇指在警察的肛门上按了按﹐接着﹐屁股向后退了一下﹐将阴茎对准警察的肛门﹐猛的一用力﹐滋地一声﹐粗大的阴茎陷进了警察的肛门之中。“……呀……﹗”警察几乎要跌倒了﹐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辰冠双手紧紧地捧住警察的屁股﹐使其不能瘫倒﹐他身子前倾﹐开始在警察的后面中抽送起来。他感到﹐后面里的软组织依然非常紧密﹐要将自己又粗又长的阴茎全根插入﹐还得费点力气。但辰冠的精力是惊人的﹐他不顾一切地抽插着警察的肛门﹐直到全根进入。粗大的阴茎不停地抽插﹐使警察感到后面中火烧火燎地痛﹐他疼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声音都叫不出来了。而辰冠则骑在警察的肥屁股上不停的抽着﹑捣着﹐抽出时﹐只将龟头留在后面里﹔捅进时﹐全根没入。“……啊……啊……条子的……屁股眼真好……好深……好紧……呀……”“啊……啊……”辰冠不顾警察的死活地猛抽猛捣﹐警察已经是满头大汗﹐拼命地咬紧牙关忍受着。把自己粗大的阴茎捅进男人的肛门里去﹐鸡奸他们。这是辰冠在监狱里的时候常常想象的一个性交动作。现在﹐他正在实现这一欲望。“哦……啊……啊……”辰冠充分享受着阴茎在柔软而紧密的肛门括约肌里摩擦时所产生的快感﹐他觉得警察的后面现在比第一次变得润滑多了﹐也更舒服了。但是警察的肛门被撕裂了﹐鲜血流了出来。警察的头无力地垂在小腿前﹐脸上流下的汗水已将头下面的地面打湿了﹐无力的警察是靠着辰冠的两手用力地提住﹐才没有倒下。这时﹐辰冠干脆自己不动﹐将警察的屁股用两手抱住﹐在自己的胯前做前后运动﹐使得警察的后面主动地套弄着自己的阴茎。辰冠这才发现﹐警察屁股眼裂开的地方流出来的血已经将自己的阴茎染红了。他胸中的欲火猛地升腾﹐手上的动作更加猛烈﹐警察的屁股被用力地撞着辰冠的小腹﹐屁股眼中发出“咕噜噜”的响声。“啊……”辰冠急速地摇着头﹐张大的嘴里发出一阵长长的呻吟﹐他在警察的肛门里射精了。警察早已昏了过去。警察被用麻绳横七竖八的捆绑起来，嘴里塞着辰冠的臭袜子，被反锁在卫生间里。而辰冠随手拿起手机，利用数码相机功能，拍下了警察最尴尬的全裸照，说道：你的照片在我的手里，不想照片曝光在面子书，以后就乖乖听话，随传随到。警察绝望的闭上双眼，留下男儿泪。凌晨四时许﹐辰冠离开了。

警察故事

啊……”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刑架上的警员昏死过去。利丰闭上眼睛，不忍再看。Ah Bi盯着被绑坐在椅上的这位人事及训练处处长，左手一挥，叫手下把那个警员拖走。他用警棍抬起利丰的下爬，冷笑着说：“告诉我密码。”利丰执拗地偏过头。Ah Bi“哼”了一声，不紧不慢地道：“下一个。”他两个手下又从外面押进一个警察，拷在木架上。为了用刑的时候能让利丰听到同事的惨叫声，两个打手把塞在那警察嘴里的破布抽了出来。那警察嘴上一获自己立即叫道：“利丰，不管他们待会如何对我你都不准说，听见了吗？!”利丰一听这声音，心头一震，竟是自己的好朋友，行动处副处长东泰。他睁眼一看，架上那四十来岁的警官真的就是东泰。他平日和自己相交甚深，没想到如今一并沦为这帮悍匪的阶下囚。“你们似乎是好朋友。”Ah Bi道。“我看他肩膀上的花和你一样多，也是个高级警官。郑处长，你要是再不合作，我会叫你这位好朋友比刚才那个小警员倒霉十倍。”利丰脑中闪过刚才那个年轻的警察被热油浇灌时的情景。“我再问一遍，密码。”利丰虽不忍看着好友受折磨，但大不了一死，也没什么了。这密码却是万万不能给他。“不知道!”他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三个字。Ah Bi拍拍手绕到他身后，撑着椅背说：“不怕死的老东西，真倔，啊？”他边说边把坐着利丰的椅子推到刑架前。“你朋友是个高级警官，放心，我不会让他死的。我很敬老的，他一大把年纪了，我也不会在他身体上留下些难看的伤痕。我只是想和他做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定相当精彩，如果你不想看下去，只要你开口说出密码，我就马上停止。Ah Bi走到东泰跟前，笑道：“你长得不错，如果在性方面你能够满足我，我就不杀你。”“你胡说些什么。”东泰怒道。Ah Bi没理会他，他开始去解东泰警服的扣子。“拿开你的脏手。”东泰喝道。Ah Bi笑道：“和你玩游戏，你应该高兴点。”他继续解开他的扣子，然后把他的扎入裤中的白色衬衫从腰间提出。东泰不怕死也不怕他折磨，他早已准备好了。但万没想到他竟来这般污溽他的人格。“滚开。”Ah Bi停了手，道：“让你爽还叫个没完。”他转身提起利丰的一只脚，“借你的袜子用一用。”他除去利丰的皮鞋，拉下他的袜子，使劲塞进东泰的口里。利丰道：“Ah Bi，你有种就杀了他。折磨人算什么英雄。”Ah Bi道：“我说过我敬老，不会弄伤他的。我现在是让他爽。而你，需要做的只是说出密码，其他的少他妈废话。”只听“嘶啦”一声，东泰的衬衫被扯破，Ah Bi摸着他胸口肌肤道：“你们当官的都一样，皮肤保养得这么好，又白又滑。摸起来真舒服啊。”他两只手掌在东泰的身上由下往上推挤，然后停在乳头上揉捏。Ah Bi一边玩弄着他一边说：“我猜你一好久没被女人滋润过了吧。真羡慕你老婆，天天和这么好玩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天天和我睡在一起了。----知道吗？”“唔”东泰一声低吟，Ah Bi的一只手粗鲁地隔着他的裤裆，抓住了他的阳具，使劲地捏着。他得意地狂笑道：“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小就幻想着和警察做爱。你们这一身黑色制服简直让我发狂。我喜欢看着你们被我蹂躏时脸上痛苦的表情。就象你现在这样。哈哈……。”他扯住东泰的头发，象个疯子一样在他脸上亲着，咬着，而下面的手开始迫不急待地去解他的皮带。东泰仍在做着没有效果的挣扎，他不甘心这样被人玩弄，如果他的嘴不是塞住利丰的袜子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咬舌自尽。耳中听得利丰的叫骂，可是裤子还是顺从地被拉到了脚根。可就在这时，Ah Bi突然退开了。“郑处长，喜欢你朋友的这条白色内裤吗？我很喜欢呀。看它中间突出来的那一包，你猜猜那是什么？”“你这畜生……”利丰咬牙骂道。Ah Bi提起他另一只还穿着鞋袜的脚，去掉皮鞋，强行拉到东泰的裆前。利丰极力想把脚收回，无奈没Ah Bi力大。套着袜子的脚趾一下一下地触碰着东泰的阳物。东泰身子不时抽动。那不断传来的男人最敏感部位的刺激终于使他的阴茎膨胀勃起。紧身内裤已经没法将那根胀大的阴茎包柱，Ah Bi索性将他的最后一道防线扯掉。“呃……”从东泰的嘴里发出绝望和痛苦的悲嚎。从未在人前裸露过的东泰，年过五十了，不禁现在裸着下身，而且阴茎还在悍匪及好友面前勃起。这真比杀他还难受一百倍。“哇，”Ah Bi故意发出一声欢呼，“好大的一条卵。你老婆和你做爱一定爽死了，是吗？”他一把握住东泰的阴茎，上下剧烈地套弄着。“又硬又粗，瞧，你的龟头，真他妈的象个红红的鸭蛋。操，才弄这么两下，就流爱液了。真贱呀。郑SIR，你口渴了，就来舔舔你朋友的淫水吧，来。”他抓着利丰的头发，硬把他的脸按在东泰的肉棍上，利丰只感到脸上被东泰那根带着微微腥骚味的坚硬的阳物胡乱戳着。那龟头在自己的头发里，眼皮上，鼻子上，嘴唇上磨来磨去。而东泰则痛苦地呻吟着，这般狂暴的刺激，他还是第一次遭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下身，，随着他一声痛苦纠缠的闷哼，一股滚烫的浆液射到了利丰的脸上。乳白色的精液射得他满脸都是，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知道紧闭着嘴，徒劳的摇着头。东泰的脸也因为痛苦而扭曲着。Ah Bi将手上残留着的东泰的精液抹到利丰脸上，招手叫来一个妓女，那妓女二话没说，一来就跪在东泰面前，双手搂住他的屁股，张嘴将他的阴茎含了进去。东泰虽说刚射精，但这么强烈的刺激还是第一次遇到，裸露的龟头被那妓女吮吸得酸痒难熬，软下的阳物渐渐再次勃起。“利丰，一个密码，换你朋友的命，还不愿吗？你若不说，我就把他玩残，让他再也当不了男人。”“你作梦。”利丰斩钉截铁地说。把密码给他，自己和东泰一样得死。横竖一死，大不了死得难看一点罢了。Ah Bi拍拍手道：“好，嘴真硬。”他转身对东泰说，“听说，你晚来得子，你一定很爱惜你的小宝贝吧。来人，把他小儿子带过来。”一个大汉提着一个五岁大的小孩进来。那小孩一见到东泰便叫了起来：“爸，爸，快救我。”东泰瞪大眼睛，嘴里发出“唔唔”，声，Ah Bi一把把他拉到自己面前，说：“这个姐姐在给你爸爸吹喇叭，你爸爸现在不能说话。一说话，喇叭就不能吹了。”“什……什么喇叭？”小孩战战兢兢地问。那妓女笑着吐出嘴里那根胀大的阳物，握着它说：“这就是你爸爸的喇叭呀。”小孩叫道：“你们是坏蛋，你们放开我爸。”“啪”他脸上挨了一巴掌，小小的身躯跌倒在利丰腿上。他抬起头来抓着利丰的裤腿叫道：“郑叔叔，你叫他们放了我爸爸。”利丰很疼爱这孩子，道：“这事与小孩子没关系，你们放了他。”Ah Bi哈哈笑道：“我现在不想那么急要密码了，我想看看你这老家伙和小孩子做爱的情景，凤姐，来服侍我们郑处长。”“那这个怎办？”“我来侍候他。”凤姐放开东泰，来到利丰身前。东泰又急又怒，一边摇头一边发出“呜呜”声音。利丰心知难逃此劫，闭上眼睛。他只感到一双冰凉的手正在褪下他的长裤。耳中听得凤姐说，“来，小朋友，把你的手放在里面，好暖和的。你郑叔叔会很舒服的。”“呃—”他感到一双小手从他的四角裤边缘伸入，触到他那团东西。“你叫小东泰，是吧。”凤姐抓着他的手握住利丰的阴囊，那叫小东泰的小孩极力想把手收回。“我不要，你放开我。”但小孩力气有多大，被凤姐抓着，怎么也挣不开。他情急之下，一口咬中凤姐的手臂，凤姐“啊”地一声，将他甩开，随即又一把拉起他，左右开弓，扇了几个耳光骂道：“你这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她抽出一把钢刀，架在小东泰的脖子上，威胁着说：“小东西，我要一块块把你的肉割下。”小东泰吓得缩在一角。凤姐把他拉起来。刀锋在他脸上贴着，“怕不怕？”小东泰点点头，利丰见她的刀锋已经在小孩的脸上割开了一道口子，忙道：“他还是小孩，你们……不要难为他。”“好，不割他的肉也行，你就射精给我们看。”凤姐伸舌头在小东泰脸上伤口舔了一下。说着，她把他的四角裤拉了下来。一边拉一边淫笑，“起床了，小鸡鸡，妈妈来叫你了。”他伸手指触动了一下利丰的龟头，他下体敏感地抖动了一下。“别紧张嘛，”她见利丰闭着眼，双腿紧夹着，却无法遮住裸露出来的阴茎，笑道：“你一紧张会射得好快的。”她抓住他的阴茎，细心地拨开上面的阴毛。再把半包的包皮褪下。让他龟头完全裸露，然后她用指甲在那上面慢慢地刮着，刮着，她盯着利丰的表情，看着他难以自制地亢奋起来。利丰已经感觉到自己的阴茎在她的手里彻底膨胀，他只感到羞得无地自容。“郑警官，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肯告诉我那柜子的密码，你、你的老朋友还有他的小儿子全都没事，要不然，一分钟之后，你想说也没机会了。”Ah Bi抓着小东泰的头发威胁着说。利丰下体受着来自妓女的不住的抚弄，他心意已决，今天就算死，也绝不向这帮悍匪低头。他紧闭双目，闭紧双唇，尽量不发出一声呻吟。突然，那妓女的手放开了他。紧接着，他感到龟头上有什么重物压下，这时，忽听到小东泰的哭叫声，他意识到了，这些无耻的家伙正在弄些什么了。东泰挣扎着，他无法忍受这些混蛋这样对待他的儿子，那还仅有五岁的儿子啊，他们居然把他分开了两腿，让他的好友的阴茎强行刺入他稚嫩的肛门。这些混蛋。他的挣扎换来的是身周的一阵哄笑。他眼睁睁地看着利丰勃起的阳物在妓女的引导下，深深地刺进了他儿子的下体，一下又一下，从他儿子嘴里发出痛苦难当的哭叫声。这比用刀在他身上一刀刀割还难受。血水从小孩的肛门流出，浸湿了利丰整个下体。五分钟以后，小孩子不叫了，Ah Bi一甩手把他扔到地上，踢了一脚。东泰看着儿子一动不动，心急如焚，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Ah Bi走到他面前，阴森森地笑道：“怎么样，看着自己的儿子被自己的好朋友鸡奸，很过瘾吧。怪就怪你朋友嘴巴硬，如果他早说出密码，你儿子不就好好的了。”东泰狠狠地盯着他，眼睛就快喷出火来了。Ah Bi哈哈一笑，又走到利丰面前，握住他的阳物说：“爽不爽啊？第一次鸡奸儿童吧。看看看，呀，血都弄出来了。一定很过瘾吧。想不到你这老鸡巴还挺强的，到现在还未射精，搞过小的，待会儿再去搞大的。”说着，使劲在他的阴囊上一捏，疼得利丰全身发颤。Ah Bi又是哈哈大笑，随即命人把东泰从十字架上放了下来，吊在梁上，让他的脚尖刚好着地。他上身仍穿着警服，而警察裤和内裤以及鞋袜全被拔掉，光溜着下体由于重心的不稳而在空中打着转。“稳住他。”Ah Bi命令道。两个大汉一左一右抬起东泰的一两条腿，分了开来，让他的肛门正对着利丰。Ah Bi从地上拾起东泰的警帽，戴在利丰的头上，拍拍他的肩膀，“来吧，我要你在他的洞穴里射精。”说着，他把利丰的椅子向东泰移过去。当移到东泰的屁股下面时，他扶正了利丰的阳具，吩咐旁边控制吊绳的妓女，“慢慢放。让两位警官充分享受一下插与被插的快乐。”妓女慢慢放下吊绳，东泰拼命挣扎，但双手被吊，两腿被两大汉制着，如何能挣得脱。只觉肛门处一胀，Ah Bi已经把利丰的半个龟头挤了进去。东泰本能地将下体收紧。括约机夹住了那进来的半个龟头，可这样更刺激了利丰的感观，Ah Bi感到手中的利丰的阳具变得更硬更粗。妓女继续慢慢放下吊绳，随着阳物的深入，东泰终于体会到了下体被撕裂的感觉。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起来，若不是嘴巴被堵，现在发出的就是惨叫声。而利丰只感到自己的阳具被他的直肠内壁紧紧裹着，湿湿热热的，让他更加无法控制自己的肉欲。Ah Bi一招手“停”让妓女停下绳子。“看看这两个警官，做爱的时候结合得多好。变保持这个姿势，拿相机来，帮两个警官拍照留恋。哈……”“嗒”利丰闭着眼都能够感受得到那闪光灯强烈的光芒。那些变态的家伙足足换了两卷胶卷，他们一边照一边评论还一边强行让他和东泰摆出各种极其猥琐的交合姿势。两个高级警官就被这样无休止地凌辱着。“真是棒极了！”Ah Bi拿着拍立得拍出的照片欣赏着道。“你们两个真拍GAY片的天赋。都一把年纪了，没想到做起爱了还这么激情。”他把照片交给了手下，吩咐道：“把这些全部给我放大，贴在我的房间里。老子每天都要对着这两个警官打手枪才睡觉。”利丰和东泰被他们摆弄得全身酸软无力，此时耳中听得他们的讥讽，真恨不得立时死去。Ah Bi捏着阳物还插在东泰肛门里的利丰的脸，“你这老家伙，越看越可爱了。看你戴上眼镜装斯文，没想到还这么淫荡，你越是装模作样我越喜欢，完全顺从于我的我反而没什么兴趣，你们两个老东西还真合我味口。下个星期你两的激情GAY片将上市，还不谢谢我，你两个又要出名了。”利丰闭目不理，Ah Bi“哼”了一声，左手一抓，捏住他露在东泰屁股外面的阴囊，“贱人，还没有射精，你可真能忍，来，老子帮你射了吧。射到你好朋友的鸡巴上。”他一把拉出利丰的阳具，不住上下套弄，而另一只手则握住东泰的阳物也一般的套弄。可怜两个警队的高级官员，身着象片警察威严的制服，却在这恶匪的强行手淫下，弄得他俩全身乱颤。Ah Bi见他二人呼吸越来越重，知道他俩马上就要射精了，他突然停止了动作，一松手，看着利丰和东泰的两根阳具向上弹起，他乐得哈哈大笑：“两位警官，瞧瞧你们自己的贱样，穿着警服，鸡巴却硬得象块铁。还你对我，我对你，你们俩在干么？在比鸡巴大吗？哈……”就在这时，东泰已经无法再忍受下体的煎熬，随着一声低声的呻吟，小腹向着利丰一挺，一道道白色混浊的液体激射而出，喷在利丰的黑色警服以及他的脸上，头发上。“好，好，真他妈精彩。梁SIR，就看你的了。”Ah Bi狂笑道。他死死地盯着东泰的阳具在射精的一刹那，龟头暴出的样子，那些人体的精华就从这龟头中间的小隙中射出，头几次力量颇足，射中了利丰的脸，胸，越到后来越不行，最后剩下的就缓缓地从龟头上流了下来。这最后一点精华正好滴落在利丰阴茎地头部，而利丰本精神已绷得不能再紧了，这一滴精液如一把利刀，刺破了他一切防线，他“唔”地一声，积蓄着的大量的淡黄色的精液象泉水一样喷出。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下体，整个下身象触电一样抽搐，精液一道一道往上喷射，落在东泰的警服上，脸上，腹部，阳具上，屁股上……Ah Bi得意以极，“好，太精彩了。两位阿SIR的表演实在是棒。不白GAY片实在是浪费人材。明天你们两位的GAY片就出炉了，一定卖得火热。谢谢两位警官给我机会发财。”利丰和东泰只觉羞愧难当。闭目不语。本以为这样就完了，可Ah Bi笑道：“怎么样，两位射出精后爽吧。浑身软绵绵的是吗？可别休息呀，我的弟兄们还未过瘾呢。”他一阵淫笑，命人将利丰和东泰的绳子解开，压着他俩在自己面前强行跪下，随后，他把门外十多个手下进入房中，那些年轻的手下一进来，看见两位警官被老大整得这般模样，上身穿着制服，戴着警帽，下身却是赤裸，双手反绑在背后跪在地上，身上还残留着一些精液。“各位弟兄，”Ah Bi开始说了，“前些日子大家辛苦了，为了对付这些警察，大家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有人阵亡了。”说到这，人群中有人骚动了。“啪啪”Ah Bi随手两个耳光，打在利丰和东泰的脸上，两人不提防，被他这两下重手，打倒在地。但立时又有人把他俩拉了起来，重又跪下。Ah Bi一抬手，让众人安静下来，说“这两个老家伙在警队里位居高职，很多兄弟就是被他俩抓的。……”“Bi哥，杀了他们。”“不，杀了他们那不就给他们拣了便宜。把他们阉了。让他们做不成男人。”“对，然后把他们浸在粪便里，让他们慢慢地死。”“好，弟兄们，今天就让他俩做个妓男，先让弟兄们爽个够。”下面一阵欢呼，Ah Bi一抬手，又道：“但你们给我听好了。不准脱掉他们的警服，我要他们穿着警服被轮奸。”话刚说完，立时有人把东泰拉到桌上，两人按住他挣扎的身体，一人强行分开他的双腿，将自己那根早已挺立的阳具狠狠地刺入他的体内。那人龟头足有鸭蛋大，虽说东泰肛门已被利丰插过，这时仍让他有如撕裂之痛。那大汉一边插一边狂呼：“他妈的，你这臭警察夹得老子还真爽。老子干死你。”那边利丰并没被闲着，他被三个人扔到了床上，在Ah Bi的指导下，那些家伙解开他的警服，散开衬衫扣子，露出胸部，顿时，他的乳头、阴茎上已经凑上了若干张嘴。他身上的私处被这些肮脏带着烟臭味的嘴无情地疯狂的亲吻着，吸咬着，咬磨着。那些人一边玩弄着他的身体，一边还带刺地说他的肌肤比女人的还滑嫩白净，他软下的阴茎一再勃起，射精，软下，再勃起，射精……不到一小时，竟射了五次，不过第五次已经无精可射，龟头往外胀突，却喷出一些体内的残气。那十多个疯狂的家伙一个晚上不断轮着奸淫着这两个警察。“停”Ah Bi下了命令，最后一个壮汉连忙加快了抽插的动作，一声大呼，精液第三次全数射入利丰的下体。Ah Bi看了看瘫软在床上的已不知合拢双腿的两个警察，他们的肛门由于被磨擦过渡，变得红肿不堪，血水合着精液一住地从里面溢出，他们身上的警服全被汗水和精液浸湿，而他们的阴茎被注射了大量的药物，尽管无精可射，仍然坚挺着。“呸。”他在利丰身上吐了一泡口水，“拉下去，今天晚上再叫其他弟兄来爽。”他命人将东泰绑在利丰的身上，让利丰挺立的阴茎插在东泰的肛门里，又强行把利丰的手从东泰身后绕到前面，握住东泰那根同样竖起的阳具。

男大学生强暴事件秘录

Ｔ大校园大道的尽头，座落着活动中心。几十年来，这里借着多采多姿的社团活动，培育出许多的优秀人才！就像现在，晚上七点，在青年刊物社的社办里，几位眉宇不凡的编辑们围着会议桌，正在开编辑会议，大家在为下一期的刊物脑力激荡，要找出既与时事配合，又与青年社宗旨有关，而且还要耸动的主题。「采访这个怎样？国中生受不了升学压力，跳楼自杀！」「好是好，可是与我们的宗旨不合啊。」「为莘莘学子服务啊，怎么不合？」「唉呀！我们应该专门针对大专生嘛！要不然哪里管得完喔？」「你们看报纸：Ｃ大女学生为情自杀……」「Ｃ大在台南呢，又采访不到！」「你们先不要吵！」召集人说：「我有个构想：前阵子听说大学女生被强暴的很多，但是媒体报导这个议题已经太过浮滥了，我们也已经做过了，如果要对这个题目再扩大报导的话，我的建议是……」大伙儿静了下来，摒息以待。「我们开风气之先，来做大学男生被强暴的专题！」一听到这个提议，大家突然都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怎么啦？你们这些标榜与众不同的新人类，这个专题那么难启齿吗？难道你们都被强暴过啊！」「你不要开玩笑了！」主编插嘴道：「我认为这个议题相当具争议性。但谁去采访？你提议的，就你安排人去吧。」「你怎么这样嘛！」召集人抗议：「照你这样说，以后谁敢提比较刺激的采访题目呢？」主编叫做范直纬，说也真巧，他的神情相貌酷似那位演员范植伟，他明快地做了裁示：「我看，这个题目就由镇岳来做吧！」张镇岳？大家都吃了一惊。可是他才大一，不是该跟个谁先见习见习吗？「这个议题具有很强的爆炸性！需要采访很多人，要花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主编说：「我看你们这些老骨头，万一陪女朋友的时间少了，不怕女朋友跑了才怪！」大家都笑了，但这是实情，这个时代啊，好的女孩已经变成稀有动物，主动积极的男生又那么多，如果万幸有个够水平的女友，一定要牢牢抓住才行！「镇岳，你还没有女友吧？」镇岳摇摇头，清爽的短发显出一丝初生之犊的朝气，男子大生的青春！他腼腆地说：「我刚进大学不到两个月呢！」「好吧，那就这样决定！镇岳，关于这个专题，由我亲自指导，你直接向我报告！」主编说。啊！大家又吓了一跳。主编从高中开始到现在，六、七年来，他一直是校刊的重要人物。虽然她还在读大学，但在艺文界已经小有名气。现在已经大三的主编，已经好久没有亲自指导新进的编辑了，竟对张镇岳特别垂青……主编对大家投以鼓励的微笑，结束了编辑会议。加油吧！让这一期的水平又超过以前！第二天晚上，在主总的指示下，镇岳联络上一位饱受蹂躏的男同学，和他约在Ｔ大内的Ｆ园。Ｆ园，是Ｔ大校长Ｆ的坟墓。Ｆ任内正是整个台湾风雨飘摇的四十年代！他不仅对内提升了Ｔ大的学术水平，对外更抗拒军特的入侵！在他任内，不准任何一个军人踏进Ｔ大一步，从而树立了Ｔ大的学术典范！Ｆ逝世后，Ｔ大当局遵照他的遗言，将他埋葬于校内，像一个希腊神庙式的坟墓！他的事迹代代相传，学生晚上在Ｆ园一点都不觉得可怕，好像有他的英灵保护似的，只觉得亲切温暖！再加上种满了花草树木，显得既旖旎又隐密，所以，Ｆ园早已成了男女同学晚上幽会的好场所！「你什么系的？」镇岳问。「外文系三年级。」「你能不能描述当时的经过？我们要做详细的报导，好让其它男同学不会再有同样的遭遇。当然，您的个人资料一定是保密的。」维强深吸了一口气，脑海回到了那当时，眼神迷惘空洞……「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在这儿谈吗？」维强说。「不知道。」「因为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维强幽幽叹道：「大约两年前吧，我刚进大学不到两个月，在登山社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有一天晚上，我和她到这里来约会……」维强在草地上铺上一条大浴巾，自己先坐下来，然后扶着维蒂的臀部说：「坐下来吧！」「嗯！」维蒂应了一声，一屁股跌到他的怀里！软玉温香在怀，维强的老二渐渐充血膨胀，说：「来，先香一个！」便急急忙忙地亲起她的脸颊来。「嗯……」维蒂舒服地享受他嘴唇的抚摸。维强接下来舔她的耳垂，并且轻轻地咬起来。「啊、啊、啊！」她呼吸开始急促，全身扭动，春情荡漾，嘴唇微微张开来。他捧着她的脸，嘴唇吸起她的嘴唇来，舌头深进去快意地翻搅勾缠！「唔……」她双手缠上他的脖子，也热烈地回应起来！他一面吸吮搅弄，手一面从套头运动杉的下摆，直接滑进她的胸罩里面，搓揉起她的乳房来。她兴奋了！吸吮得更起劲、扭动得更厉害了！他抚摸她的膝说A然后手从她夹得紧紧的大腿之间硬挤进去！她短裙下的双腿，依然夹得紧紧的；不过那并不是抗拒，而是为了增添摩擦的快感。他咬着她的耳垂，轻呵着：「我的小美人。」手指触上了她的私处。她一阵颤栗，张开了双腿，好让可恶的手指头能为所欲为。他手指滑进她的内裤里去，伸进阴唇和阴道内，回旋、抖动，嘴唇对着她的耳朵不断吹着热气。「到妳租的地方吧。」她通体舒畅，娇喘连连，但却摇摇头，又摇摇头……娇娇地说：「不行啦！才认识你不到一个月，让你这样已经很超过了，如果还让你……那不是要被你看不起！你们男生啊，容易到手的就不重视啦。」他苦着脸说：「那我怎么办？」但他手指可毫不停留，继续挑勾她的密处。她紧紧地抱着他的大头，害羞地小声地说：「我帮你弄嘛！」「呃……妳帮我？」他有点迷糊。她娇骂一声：「唉呀！连这个都不懂。」「你是说？」「和你一样，用手啦！」说着狠狠地抓了他的下体一下。他看四周没人会注意，就坐到台阶上，张开了大腿。她跪在他的面前，拉开他的拉炼，将他的小弟弟缓缓地掏出来，用手握住，温柔地上下搓揉起来。「啊～」维强快乐得喘起气来，双手撑在背后的地上，仰着头闭起眼睛，让她那娇嫩的小手，那冰冰凉凉的小手，在他的命根子上抚弄。那种快感比起自己搞，真有天壤之别啊！维强边喘气边问：「妳怎么会的？」「人家看录像带的嘛！」「那……妳好人作到底，用嘴帮我吸出来好吗？」「不要！」「求求你嘛！轻轻的吸一吸就好。」她坳不过他，而且也有点想尝尝看是什么滋味，所以就闭起眼睛，真的把他的阳具含进嘴里，舔噬起来！他爽得「啊！啊！啊！」地呻吟出声！她受到他呻吟声的刺激，吸得更起劲了！第一次被女生吸呢！维强哪受得了这种刺激，大叫一声，下体急速抽搐，精液喷了出来！她闪开了，用早就准备在旁边的卫生纸，帮他擦干净！再亲亲已经渐渐萎缩的小弟弟，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她拉起还在一边喘气的他说：「好啦，我该回去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快赶不上了。」维强搂着她的腰，边走边涎着脸说：「我陪妳去搭车吧！」「少打歪主意了，末班车快来了。」才大一的维强撒起娇来：「我想要妳嘛！」「不行！怀孕怎么办？」维强看维蒂语气有点松动，赶紧说：「我用保险套嘛！」「不要，不要！人家不要嘛！」单纯的维强看到维蒂发脾气了，不敢再说，乖乖地目送她往车站的方向走去，叹叹气，准备走回住的地方……突然间，一个约三十岁的壮硕男子叫住了维强：「这位同学，你过来一下。」他狐疑地走近那位男子：「有什么事吗？」那男子把皮夹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我是校警，你刚才的行为我都看到了。」「啊！」维强一时间吓呆了。「请你和我到校警室去。」男子说着抓住维强的臂膀，把他往大门口拖着走。维强在原地不断挣扎着。「同学。」那男子转头威胁道：「难道你要我用手铐把你铐起来吗？」维强闻言不敢再挣扎，顺从地随他走了！「你已经严重地违反校规，可以被记大过退学的，你知道吗？」「我……」维强已经六神无主。「不过我可以帮你。」「啊？那我该怎么做？」维强微微张开嘴，眼神焦虑地询问他。「只要你照刚才你女朋友对你所做的，和我再来一次，我就不向学校报告。」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大门口警卫室，他向里头的警卫点点头，警卫也向他点点头，然后他把维强又带到离校门口不远的Ｆ园里去。「怎样？」那男子语带威胁地说。维强低头不语。那男子冷哼了一声：「少装了。」然后便一把把维强搂过来，强吻下去。长大后便从来没被男人亲过的维强，羞怒地挣扎！那男子仗着身材壮硕，干脆把相形之下略显细瘦的维强整个横抱起来，一把丢到草地上，然后趁他痛苦地躺在草地时，扑在他的身上，由下往上掀起他的Ｔ恤，大大的手掌毫不客气地搓起他葡萄干一般的乳头来。维强看到校警的警车开过来，警示灯闪烁不已，正张嘴要叫。那男子摀住维强的嘴，在他的耳边威胁：「你要被记过退学吗？这辆警车里都是我的同事，他们就是来找我的。而且他们也都像我这样，难道你想被我们轮番攻击吗？。」维强不敢叫了，只敢象征性地微微挣扎。那男子含住维强暗红色的嘴唇，另一只手从他五分裤的裤管内伸，就往私处摸去。维强还来不及抗拒，最隐密的地带就被那男子的魔掌包住了。那男子把手伸进维强的内裤里去，发现他的小弟弟早就温热湿滑了。「原来刚才他和小女友的激情还没有消退呢！」他邪恶地笑了，然后野蛮地解开维强的裤带，一下子便把他的内外裤扯到膝盖，维强的下体轻易地被那男子剥光了。那男子解开自己的皮带，连裤子都不褪下，便从内裤边掏出自己的家伙，就要强渡关山……维强脑海闪过一丝非常惊恐的画面：「他就要被强暴了！」但他又不敢叫，只有苦苦挥手挣扎。那男子看维强竟还敢挣扎，狠狠地便甩了他两个火辣辣的巴掌，外加腹部一记结实的拳头。维强被打得眼冒金星，无力回击，亦不敢再挣扎，只好哀求说：「请你不要这样。」「不要怎样？」那男子故意问。「不要……」维强羞了：「不要把我……把我……」「不要干你是吧？」那男子故意一个字、一个字地问。「嗯。」「我去你的！」那男子再朝维强腹部踹了一下，维强痛苦地蜷曲着。「刚刚你跟你小女朋友不是很爽吗？还想到她宿舍继续奸淫，不是吗？」那男子一下子便戳破他的哀求。「我不是……那个……」维强请求着：「我没有被人家……所以……」「你还没有被干过是吧？」那男子毫不留情地说着令维强难堪的字眼。不过，一听维强说他还没有被开苞过时，那男子显得更兴奋了，哪管维强痛不痛、怕不怕的，便一把托高他的臀部，掰开他的两片屁股，舔了起来。出乎意料地，维强一时间被舔得痒死了，但他又不敢叫出声，因为一叫出来，不就代表自己正在「享受」吗？所以他极力忍住了。那男子用舌头润滑完维强的小菊花之后，抹了口口水在自己的家伙上，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生生便插进他的紧得不能再紧的肉洞里。撕裂般地痛楚，维强失声地哀嚎，那男子一下子便用维强的Ｔ恤塞住他嘴巴，然后一手抓住他的肩膀，以狗交的姿势，前后抽插着他。维强只能随着那男子前后抽插的发出「呜、呜、呜」有节奏地闷哼。他下体万分肿痛，而脑海里除了黑压压的画面外，根本没有任何念头。一阵冲刺，那男子像是猴急似地，很快就射精了，射精完后他竟吹起口哨来！这时，一个大约年近四十，身材更加魁梧，相貌英气勃勃的男人，走近他们，大声叱喝：「干什么！」那个自称校警的男人抓着裤头，拔腿落荒而逃，留下草地上卷成一团，掩面无助的维强。这个男人温柔地说：「同学你不用怕，我是校警。我先送你回家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维强在他的协助下，好不容易站了起来，缓慢地套上裤子，稍微整理自己的衣服，依靠在他宽厚的胸膛，无助地诉说刚才的经过：「他还说他是校警……」男人关心地抚着维强的头发，叹叹气：「你被他骗啦，我们校警队根本没有这个人。再说你和女友亲热，根本没有违反什么校规啊！」维强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便顾不得自己男生的身份，放声大哭。那男人拍拍维强肩膀，用手帕拭去他眼泪「我送你回去吧，你住哪里？」「就在对面巷子里。」「没住在家里啊？」「和人合租的。」「你室友在吗？」「他今天回台南了。」「喔……」一面走，他一面问：「你叫什么名字？」「殷维强。」「哪个系的啊？」「外文系一年级。」「家住哪里？」「新营。」「嗯，好地方！」很快就到了维强的宿舍楼下，维强对那男人说：「谢谢你，我上去了。」「不、不、不！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进门为止。万一那个变态不死心，躲在里面怎么办？」「我是男生。」「这年头，男生也不保险了。」「你不要吓我！」「我是说真的。」他催促着：「送你上去吧。」他们上到三楼，维强用钥匙打开了门，他也跟了进去，仔细检查每一个房间，确定没有其它的人，并且了解了整个房子的地形地物。维强站在客厅，嚅嚅地对他下逐客令：「那就……谢谢你了。」那男人打量着维强，突兀地说：「刚才爽不爽啊？」维强吓了一大跳：「你？」那个男人本来正气凛然的脸庞，霎时变得邪淫不堪。「维强啊，刚才我徒弟提供的是只开胃点心而已，现在我要带给你的才是大吊！」维强吓呆了，楞在当场，脑袋像是被重炮轰击一般。那男人嘿嘿嘿地淫笑，向维强走过去...维强有如大梦初醒，惊叫一声，转身跑进卧房，然后碰的一声用力关起门来，并且把喇叭锁锁上，靠在门上喘气。那男人并不追赶，东找西找，找到了几只工具，就开始拆锁，要从外面把整个喇叭锁拆下来。维强不知道要怎么阻止，电话又放在客厅，急得他手足无措。他一面拆锁，还一面心战喊话：「维强，等我唷，我马上进来了，保证让你很爽、很爽的。」门锁终于被他拆下来了！维强看到他推门进来，便抓起手边的闹钟、书本，反正一切可以丢的东西，都朝那男人丢过来。那男人反应机警，左檔右闪，一下子便来到维强正前方。维强用尽吃奶力气，朝那男人挥拳，无奈他的拳头在那男人眼里像是一个玩具，那男人抓住他的拳头，一下便把维强拉到自己怀里。维强挣扎着叫道：「放开我！我不要！」男人有一百八十五公分高，抓起一百七十公分的维强，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的简单！那男人霹雳啪啦一阵乱扯，便扯破维强的Ｔ恤，剥下他的内外裤和白袜，把一丝不挂的维强丢向床角。维强卷缩成一团，战栗发抖。男人走过来，抓住维强的脚踝，用力一扳。维强痛得哇哇大叫，只好顺着男人的意思的势翻过身来，成为仰躺的姿势。男人用另外一只手，摩擦维强的大腿内侧。男人的手掌非常粗糙，被他抚摸，维强竟有着触电的感觉。而且男人抚摸的路线和按压的地点，好像依循某种经络和穴道，让维强起了强烈的快感！男人的手越摸越往上走，眼看快要探到维强的鼠蹊部了。维强警醒地一挣扎，突然间脚踝就剧烈地疼痛，停止挣扎，脚踝就不痛了。无奈的维强只好任由那奇异的怪手，在他的大腿内侧不断地巡逻，任由全身的快感，不断地上升、不断地增强！男人的恶魔之掌终于到达了维强的下体。甫一接触，就引出了维强一阵痉挛似地抖动。男人的手指头技巧地拨弄维强的囊袋，维强的小弟弟立刻高唱升旗典礼。男人轻轻地揉捏维强的包皮，在龟头处不断上下滑动，仔细地寻找维强最敏感的接触点，并温柔地刺激着它，让它不断膨胀充血，使维强的意识沈浸在前所未有的愉悦当中！那种快感啊……已经不是自慰所能比拟的。更远远超越维蒂的舔弄带给他所能想象得到的境界！这时男人停止抓着维强的脚踝，因为维强已经爽得不想挣扎了。男人接下来使用口技，舌头温柔地回旋翻搅，竟然这样就让他到达了高潮！这是维强今晚第二次高潮，而且竟然是同性所带给他的。他对自己身体的反应感到非常羞耻，所以咬紧牙关，就算是到达了高潮，也忍耐着绝不呻吟出声！维强冒着汗珠喘气着，脸颊白里透红，分明是极力压抑之后的表情。男人见时机成熟，脱下衣裤，露出了阳具。它好像自己有生命似的，昂然翘首，巍巍颤动，通体布满粗粗的血管，竟足足有维强的两倍粗！维强一看之下，魂飞魄散！维强想到之前在校园草地上的羞辱，一阵绝望的心情袭来，只好闭起眼睛，任命地接受命运的礼G。男人像是经验老到地，在经过细心地用手指与口水润滑后，非常温柔地进入，进去了三分之一后，又抽了出来，然后再进入三分之一，又抽了出来。这样非常轻柔、非常缓慢地进出了九次、第十次，他慢慢地将整个阳具插进去，停留在里面不动。维强一点都不痛苦，只觉得饱饱涨涨的，身心都好像已能适应似的，而且男人的顶弄似乎隐隐约约地触及到他体内某种无以名状的神经，无意间嘴角竟然起了一丝的苦笑。男人停留了好一阵子，看维强咬紧的牙关旁边的嘴角，起了微微的笑意，他也微笑起来，把阳具缓缓地全部抽出来，很有耐心地重头再来一次：九次浅浅的，一次满满的；循环不断！他老是只进入三分之一就抽出来。维强渐渐感到空虚、感到不耐了，渐渐希望男人每一次都插到底。但是狡猾的男人怎么可能现在就满足维强呢？不钓足他的胃口，怎能完全地掌控他呢？所以男人一共做了整整十个循环，每次都只轻轻顶到维强的前列腺便又离开，害得他几乎要抛弃一切的羞耻和矜持，出声要求男人满足他。终于，维强的煎熬阶段结束了。男人用他那巨大的肉棒，冲刺维强那已经彻底被唤醒情欲的肉洞，猛烈地全部抽出来，猛烈地又全部塞进去，猛烈地全部抽出来，猛烈地又全部塞进去。来自抽插的痒感自前列腺爽到会阴处，让他失禁似地再度一柱擎天，让他爽到飞上天去，又飞到太空，又飞到宇宙的尽头！「喜欢吗？」狡猾的男人低声问道。维强不回答，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不喜欢啊？那我要停啰。」男人作势要停止抽动。「啊……不！」维强脱口而出：「喜……欢。」男人听到维强的回答，知道他已经完全臣服于自己的性交技巧之下，便加速抽送的力道，每次都直顶到维强体内的前列腺。维强的神智已经涣散，下体完全不受他控制似地激射出最后的储存量。今夜连番三次的泄精，他的精液可说几乎被打光了。高潮就是这样，男人看到维强已经弃甲投降，整个身体软趴趴地再也无力撑起，便将他侧翻继续抽插着。一次比一次还要刺激，一次比一次还要爽快！每一次的冲刺，都发出液体的「唧唧吱吱」声，以及肉体相互碰撞的「趴搭趴搭」声！维强以为，今天一定要被那男人折磨到爽死了！男人让维强爽够了，便把还没有射精的阳具抽出来，自顾自地走到浴室清洗，把他茫然若失地留在床上。男人清洗完之后，回到维强的房间，开始翻箱倒柜，把他的生活照拿了好几张，又取走他的学校同学通讯簿，还趁他不留意的时候，拿走了他的钥匙，然后丢给他一张千元大钞，留下一句话就扬长而去：「有种去报案吧！我马上公布给你的父母和所有的同学知道。」第二天，维强足不出户地躺在床上一整天，让疲累不堪的身心好好地休息。心理实在是五味杂陈：「他们到底是不是校警？该不该去控告他们？他怎会有那么棒的技巧？让我尝到无边的快感……」一连串的问号，让他一直想，想到傍晚五点，有人用钥匙在开门。维强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出声问：「利峰，你回来啦？」没有回答！「利峰？」还是没有回答！只听到脚步声向自己的房间走过来。维强紧张地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赶紧下床。这时，房间门被打开了！是昨天那两个男人！维强脸色惨白，向后直退，随手抓了一把吉他，歇斯底里的喊着：「走开！」四十岁的男人对年轻的那个说：「照我教的做，绝对不可以猴急，懂吗？」年轻的必恭必敬地回答：「是，老大。」说完就向维强走过去。维强穿着宽松的背心、平口裤，里头什么都没穿，这时他已经被迫退到了床边，一屁股跌坐到床沿，无力地放下吉他，露出了两条幼毛覆貌漱j腿。年轻的吞了一下口水说：「维强，你长得好帅啊！」维强往床上缩，因为有了昨晚反抗的经验，知道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他们两个。他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快要哭出来了。年轻的学着昨天老大的手法，抓住他的脚踝用力一扳。维强脚踝一阵剧痛，不得不仰着身体躺了下来。年轻的分开维强的腿，依照昨天他老大的步骤，手掌摩挲起维强的大腿内侧来，维强全身立刻泛起了快感。年轻的手掌没有他老大那么粗糙，所以触电的感觉没有那么强，但是因为是第二次了，维强的身体自己知道：「好康ㄟ马上就要跟着来了！」于是他的阳具开始不听话地膨胀，下体渐渐麻痒起来。当年轻的肥厚的手掌抚上维强的囊袋，维强心里天人交战，嘴角紧紧抿住不发出任何声音。但是同时，他的的小弟弟却愉悦地长大并颤抖起来。年轻的改用舌头卖力地服侍维强，他的老大则坐在旁边，随时指导！在名师指点之下，维强很快就获得了今天第一个高潮！年轻的看到维强全身抽搐，脸上春潮泛滥，就脱掉自己的裤子，进行九浅一深的房中术。维强耳朵听着年轻人的老大不断的叮咛：「慢一点、温柔一点、深呼吸、快抽出来、忍住、忍住！」内心百感交集，而他的后庭，则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年轻的服务。年轻的阳具没有老大粗，但已经给予维强相当大的饱足感了。最后，年轻的也开始猛烈地冲刺，但冲不到几下就泄了，留给维强些钱和他老大严厉的责骂声。老大又丢下一千元和两句话：「明天晚上八点，乖乖地在家里等着。」说完就带年轻的走了。维强开始痛哭失声，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的爽？害怕自己将会从此沈沦下去。唉～维强才进大学两个月呢，而且原本还是青春洋溢的男子大生。隔天下午，利峰从南部回来了，匆匆忙忙赶去夜间部上课，没有注意到维强的异常；而维强也不晓得该不该告诉他，或者要怎样告诉他，毕竟这种事情根本难以启齿，所以干脆什么也没有讲。晚上八点，年轻的又来了，这次他一个人来，维强一如往常地两三下就被制服在床上了。这一次，年轻的除了技巧又进步了些之外，还加上了淫声秽语，让维强脸红耳赤，却又增添了钗h刺激和快感！今晚，维强主动帮年轻的吹起箫来。维强已经被调教成能够充分享受同性情欲的异男了。接下来每天八点，也就是利峰上课的时候，年轻的都准时来，走的时候也总是丢下一千元！两个礼拜后的一天，老大和年轻的一起来了；维强非常怀念老大的技巧，心里偷偷地希望：今天是老大上；但是事与愿违，老大的金身哪是轻易出动的？只有在第一次，为了打开如维强这般的异男的身体，让这些异男们尝到前所未有、与众不同，而且极度禁忌甜头，使他们不由自主地、习惯于张开双腿迎接陌生人，那时老大才会献宝。今天还是徒弟上啰！看到徒弟已经能够完全掌控维强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两人做起爱来缠绵悱恻，淫乐无穷；老大显得非常满意！当维强在洗澡的时候，听到房间外头的老大对徒弟说：「验收通过！暑假快到了，可以把他拉出去卖了。名门大学的学生呢，长得又这么俊帅，每次最少可以收一万元。」徒弟问：「为什么每次都要给他一千元？」老大深沈地笑着：「一来让他拿钱拿得习惯，二来如果他告我们强奸，可以辩说是性交易啊！」「喔～原来如此啊！老大，你手头上掌握了几个这种货色？」「嗯，像这种国立大学的异性恋男孩，还要长得帅、身材好的啊，只能说可遇不可求，调教、培养又不容易。到现在为止只有几个而已。」「哇啊！」徒弟吞一大口口水。「维强就交给你管理了。你要每个月交给我十万元，如果达不到，你自己知道后果……」老大越说越阴狠，徒弟怕得混身发颤：「是！是！」维强一听到这段对话，吓得腿都要发软了：「原来他们不只是控制我来泄欲而已，还要逼我去卖身，替他们赚钱。」维强一直等他们离开、而利峰室友回来，马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利峰和盘托出。维强抓着利峰的胳膊猛摇，哭丧着脸说着：「怎么办啦？怎么办啦？这么丢脸的事情，我怎么报警？」利峰气急败坏地数落他：「你怎么让他们鸡奸你这么久？怎么不早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搞的啊？是不是男人啊你？真不想理你了。」但是看到维强慌张惧怕的模样，利峰心软了下来，冷静地为他分析：「每次的一千元你都收啦？你还帮他吹喇叭？而且又被他们鸡奸了这么多次？想告他们强暴一定告不成了。」「他们明天还会再来吗？」利峰问维强。「年轻的八点会来。」「好，明天我请假，不要去上课，躲在床上假装是你，等他进来我就把他痛打一顿，然后抓到警察局去，告他私闯民宅跟强暴未遂。」「这样安全吗？」维强惶恐不安地问。「放心，我跆拳道黑带不是练假的。」隔天晚上八点，徒弟依然准时到达。今天他心事重重：他已经渐渐喜欢上维强了，要怎样逼迫维强同意卖身呢？他走进维强的房间，叫着：「维强！」说着掀开棉被……利峰跳下床，对准他的下体一个前踢。「哇喔！」徒弟哀嚎出声，痛得弯下腰来！利峰穿着跆拳道的服装，英气勃勃。一个腿下压，准确地压在徒弟的头上。徒弟头晕目旋，跪了下去。利峰脚跟用力一蹬，徒弟人仰马翻躺了下来。利峰这才喘喘气，走到客厅要打电话，赫然发现：「老大闯进来了！」原来老大正在楼下压阵，他听到楼上的打斗声，猛觉不妙，跑了上来，正好和利峰打了个照面。老大阅男无数，但看到玉树临风、英气逼人的利峰，竟不禁心神摇晃，魂为之夺！利峰浓眉大眼，眼珠黑白分明，黑的地方好像暗夜的明星闪烁发光，白的地方洁白纯净，一点杂质都没有！挺直的鼻子相当正点，紧抿的薄嘴唇微微翘起，充满了诱惑。青春活泼的身躯，活脱脱是歌手王力宏的翻版。利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也受到了震撼。端正的五官，线条分明，眉宇间正气凛然，瞳孔深不可测；壮硕的身体，紧绷着彷佛蓄势待发，全身散发出不可一世的霸气。「好一个阳刚的男人。」因为维强曾经仔细地描述过那男人，所以利峰一看，就知道他是那个大坏蛋了。但没料到他会来，一时之间还想不到对策。但是老大没给利峰时间思索，他眼角一瞥，看到躺在房里地上，呻吟扭动的徒弟，心中雪亮，毫不犹豫地向利峰走过去！利峰双手握拳站着三七步，出声警告：「有胆过来试试看！」老大哈哈一笑，双手探出，就要擒拿利峰的双拳！利峰翻拳为掌，切开他的手腕，趁他中路门户大开，中段前踢结结实实地，踢中他的胃神经丛。踢中之后，他立刻缩腿后跃，双掌握拳，恢复戒备的姿势！一般人胃神经丛受创，必然痛彻心扉，弯腰呕吐。但是老大巍然不动，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呼了出来，就把那万钧的前踢力量给化解了。他喝采一声：「有胆识！」再继续向他逼近。利峰看准老大的脚步：当他一脚飞起的时候，脚跟踹向他在地上的那只脚的胫骨，这下如果踹实了，要叫他痛澈骨髓，暂时失去战斗能力。想不到老大脚掌一垫，竟向前滑行了一步，一只脚插进了利峰的双腿之间，右手就搂住了他的腰。从来没被同性这样抱过的利峰显得有点慌乱，右脚膝往老大的下体狠狠顶过去。老大用左只脚勾住他右脚弯处，两个膝盖顶在他的大腿，左手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脸压向他的脸。利峰焦急了。眼看两个脸快要凑到一起，他的头拼命闪躲，手在老大的胸膛上用力捶着，脚拼命挣扎，腰死命地扭动，但是完全无法撼动他分毫，徒然激起他更盛的性欲，使他的阳具巍然竖立起来！老大叫着利峰，口气喷到他的鼻子和嘴唇边里：「你就是维强的室友利峰吗？」老大说着舔了舔舌头，脸颊贴上了利峰的脸颊。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的老大，搂着一百七十二公分高的利峰，这么的结实，这么的青春洋溢，扭动这么的有力。老大获得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刺激感。老大又说话了：「我说黑带小帅哥啊！利峰，让我来解除你的武装吧。」老大说着一把推开利峰，手一抽一扬，拉掉了他绑在腰间的黑带，让他的衣襟敞了开来，结实的胸膛也露了出来。利峰一咬牙，低声骂了句「变态」后，便趁老大扬扬得意之时，使出他最拿手的回旋踢：快！狠！准！正中他的头部！这次老大有感觉了。他蹲起马步，双掌引导着一口真气流往腹部，再往上输进头部被踢的地方，然后把气吐出来。然后精神奕奕地站起来，对利峰笑了笑。利峰越看越寒心。这个男人不仅是技击高手，更有着卓越的气势。更可怕的是，壮硕的外表下，恐怕还有慑惑人心的邪术。如果落到他的手里，恐怕永远难以超生。利峰偷偷地往大门移动，准备脚底抹油，落跑去也！老大英俊的脸换成了狞笑，邪恶淫秽的神情打量着利峰，又伸出了魔掌。利峰又故技重施，挥掌要斩老大的手腕。老大霎时竖指成刀，狠准地击斩利峰的上臂，使他两条手臂又痛又麻，立刻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老大擒住利峰的双手一带，整个人被拉往他的身上，贴了过去。利峰又飞起膝盖给老大一个手刀，往他的大腿劈下去，那巨大无比的击力，让他痛得几乎要流出泪，右腿麻得几乎站不住了。老大再次把他抓进怀里，右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腰，左手伸进他的跆拳服里，用那粗糙无比的手掌，抚摸起他的背部来。利峰有如遭到电击，全身战栗起来。老大的牙齿像吸血鬼似的，咬着利峰的脖子。每咬一下，他不由得就全身颤抖了一下。老大一面咬，还一面吸吮，每咬一下，就又吸吮一下，吸吮着他的脖子，让他既羞耻又兴奋又痛苦地呻吟起来。利峰的颤抖，他的呻吟，有如不断地回馈，持续地增强刺激老大的淫欲，让他更细致更小心地，噬咬他那微汗又性感的颈子来！利峰的下体被他那巨大的阳具碰触着，炽热的温度不断地传过来，心里不禁大为恐慌，因为他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对他的顶弄起了反应。利峰听过维强详细的描述，知道老大挑逗男生的手段很厉害。所以暗下决心，万一最后逃不过被凌辱的命运时，也一定是因为力不如人，绝对绝对要守住精神上的自制力，绝对不能配合，而让其驰骋兽欲。而让利峰心甘情愿地臣服，却正是老大的唯一目标！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情欲的力量，来征服怀里这位英挺又帅气的男子大生。老大已经把利峰的脖子上的每一吋部位都咬遍了，留下了无数个清晰的牙齿痕。他心里有这样的盘算：「要使这么坚强这么有价值的男孩彻底臣服，可能必须连续地控制他好几天。连续鸡奸几十次才行！到那时，他脖子上的牙齿痕也该消失了。」老大托起利峰的脸，要侵入他的嘴里。利峰虽然全身仍然无力可使，但是还可以咬紧牙关，坚决地拒绝他。老大嘿嘿一笑，迅速地脱掉利峰的跆拳服，然后脱掉自己的上衣，让两个裸体的上半身紧紧相贴。然后老大用粗糙无比的手掌，在他背后的敏感穴道爱抚着，很快地，两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了。老大再次托起他的下巴，要进入他的嘴里。利峰又坚守住了。老大不愠不火，脱下了利峰的长裤和内裤，又脱下了自己的长裤和内裤。这时，是两个完全裸体的人紧密相贴了。老大开始用粗糙的魔掌，抚弄起利峰的下体来，同时老大的巨大阳具，也和利峰敏感的小弟弟相接触了。老大身高一八五，利峰身高一七二，两人站立相贴，几乎全身每一个地方，都贴得连一点缝隙都没有。利峰的老二这是已经翘得半天高，他舒爽得快要忍不住了，就在这时，老大的嘴第三度叩关。利峰不知道还可以忍耐多久，只是死命地咬紧牙关。这已经变成他唯一可以主动做的事了。老大改变了战术，他在利峰的耳朵旁轻轻地说：「一个吻，就放你走。」这句话听在利峰耳里。有如大海里的一根浮木，带给他一丝丝的生机。明知和这种恶魔谈条件，不太可能有结果的，但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他能不冒这个险吗？所以当老大的嘴，第四度入侵时，利峰温驯地张开了嘴，让他的舌头长驱直入。这下惨了！老大的舌头有如猛虎出闸，游龙入海，尽情地挑弄利峰的舌头，刺激它、教育它、引导它！让他的唇，让他的齿，让她的舌，获得前所未有的愉悦！老大离开了利峰的嘴，两只装满笑意的眼睛，直直地看进他的眼里，双手把他搂得更紧了。利峰板着脸，徐徐地说话了：「你不是说，一个吻，就放我走吗？」老大开怀大笑：「我是说，你给我一个吻，不是我吻你。」利峰说：「马的，你骗我！」老大露出正经八百的神情：「真的！如果你主动吻我一下，我就放你走。」利峰别无选择，更何况吻都吻过了，口水都交换着吃了，舌头都交缠过了，再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终于主动献上了他的舌头，伸进了老大的嘴里，去寻找刚才从这个魔鬼的嘴里获得的甜蜜。这次老大才真的使出了浑身解数。除了舌头，嘴唇，牙齿，的厮杀外，他的手掌专攻利峰下体，不仅大肆游动，更将指尖戳进他紧俏的的肉洞里，逼得利峰将紧紧地贴住老大的阳具，搞得他的命根子啊，上上下下的抖动着，简直就要蓄势待发了。利峰终于被老大融化了，他疯狂地吸吮他的唇舌，他的胸膛，他的小腹，他的私处，都积极地响应老大，向他用力顶回去。摩擦、压挤，终于，在与老大阳具的碰触下，利峰的小弟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潮！利峰郁积体内十九年的情欲，在老大无与伦比的情挑下，如火山熔岩般地爆发了。他的一切心防完全瓦解，一切束缚完全解除。他搂紧老大的脖子，任由老大将他翻转过来躺平，将刚刚的精液抹在肉洞里，然后开始施展之前令维强爽得天翻地覆的房中术。随着老大阳具的抽送，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摇晃着，利峰的肉洞更是一下紧一下松，管制着他那巨大的命根子！。老大一向视旗下异男大学生为赚钱工具，从来不曾对任何男生动情，但这一回，在利峰惊人的容貌与身材之下，他发现他管不住命根子啦。什么八浅二深、九浅一深，全部抛到九霄云外。这时老大只知道全力抽送、抽送、抽送！当利峰在被抽插得达到第二次的高潮后，他的小菊花急遽地收缩又颤抖。好狠地一箍啊，把老大的阳具给箍得射精了。生平第一次，老大在调教时尽情射精。两人同时攀登情欲的颠峰，两人这才知道为何叫做欲死欲仙，因为那种极乐，和随之而来的虚脱感，就好像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呀！接下来三天三夜，老大在利峰的房间里，疯狂地鸡奸着利峰。老大非常害怕，怕利峰在这场情欲的战争中取得优势，让他成为他情欲上的奴隶。所以他一定要彻底征服他，使他被操干得心甘情愿、死心蹋地，伏首贴耳。否则日后怎么逼他去卖身呢？老大一共享了三十种技巧，每当利峰想要挣扎、想要反抗的时候，老大就马上换了一种姿势。到了后来，只要老大露出要鸡奸利峰的表情，利峰就自动地张开大腿，引人遐思的小菊花自动地召唤着，来迎接老大硕大无朋的阳具。看到客人就张开腿，这就是调教异性恋男子大生的最基本条件了。徒弟则在维强的房间鸡奸着维强，并且把老大的秘技现学现卖，让维强也享尽了淫乐，习惯于张腿了。在这三天当中，两个邪恶的男人还轮流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和录像带，以便日后控制这两位男子大生之用。三天过后，老大写了一首诗给利峰，就走了！利峰躺在床上，用心咀嚼这首意味深远的诗；当房门再度打开时，走进来的是徒弟！他奉老大之命，鸡奸了利峰。利峰默默地忍受了。他伤心欲绝，他知道，这场情欲的战争他输了，老大已经挣脱了爱欲的羁绊。他也知道，他已经被老大从心里抛弃了，他们即将逼迫他们卖身了。当天晚上，他们离去后，利峰带维强向调查局报了案。维强讲完了，无奈地笑了笑，眼神好像还在缅怀那些个日子，还没有回到现实来呢！镇岳听得呆了！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曾经发生过这种事？令他更不能接受的是，维强好像对那两只邪恶的狼还深深地怀念！镇岳有钗h疑惑，不光只是因为采访者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有钗h观念他自己必须厘清。所以他问：「你最初为什么会相信那个男人是校警呢？」「你我从小都是被吓大的，只要我们做了不合大人心意的事，他们都会用警察来恐吓我们。十几年的反射训练下来，一听说是警察，怕都来不及了，哪敢去观察、去判断、去查证呢？何况我那时跟你现在一样大，刚进大学，什么都不懂啊。如果是你，碰到那种状况，恐怕也是同样的反应吧！」镇岳诚实地点点头，又问：「还有啊，你们为什么会让他们鸡奸那么久？几乎长达三个月呢？」维强眼中泛起一层薄雾：「他们很厉害，掌握了我们的一切资料，恐吓我们不能报警，否则要向我们的同学家人抖出来。你想，男生被鸡奸，还长达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怕被同学家人知道啊！其次呢，开始每次他们都会给一千元，后来还渐渐增加，如果他们很爽，甚至会增加到五千元。这笔钱对我们学生来讲，算是不无小补。」「还有啊，」维强补充：「我老老实实的跟你讲吧。他们的技术太棒了！那种令人欲仙欲死的感觉，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感受。实在是太爽了！如果你有幸尝到了，你也会爱上的！这个事件结束后，我也恢复异性恋生活，并和几个学校的女生做过爱，但是和他们两个比起来，那真是天壤之别！如果不是后来，他们要逼我们去卖身，赚钱给他们，说不定到现在我们还……」镇岳听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讲够了吧！」突然间，有个声音自隐密处传来，是一个身高约一八五、体格壮硕、眉宇间有一股英气的男人。他和维强互换移下眼神，说道：「维强，让我们来认识认识这个叫做镇岳的小朋友吧！」这时再怎么笨的人，也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镇岳丢下笔记本与录音机，拔腿想跑，但老大一把便揪住镇岳，维强随后摀住镇岳的嘴巴……

性欲超强的猛直男竟然主动勾引我

他是我的同事，记得刚认识时只觉得他是一个长得很帅很有男人味，身材又超棒的１米７８的花花公子。后来，我们一起去健身房办了卡，我也终于有机会看到他的裸体了。可好几次都没看成功，都只看到了他穿着三角裤的样子。有一次，他忘了拿洗发水，我洗了一半，帘子突然被他拉开，我吓了一跳，他一丝不挂的大大方方地问我有没有洗发水，我呆了几秒钟然后就递给他。那次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大鸡巴，很粗，龟头露在外面，整个鸡吧就这样很舒坦的挂在腿间，阴毛也不是很多的那种，但在三角区很密，这一切我在一秒钟内就全完记在了心里，性奋得要死。秋天。我买了车，他一点也没不好意思的就天天搭我的车去这去那。我也默默无闻地当他的司机，有时哪怕不顺路也会让他搭车，也许是我性格上的这点，所以我平时的朋友也很多，但我一开始往往没意识到。有一天，我们健完身，两个人都经疲力竭，一起吃完饭出来时，神清气爽但天色还早，他提议去兜风，我二话不说就带他上路。在路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开玩笑，他也照样对我动手动脚，把我的鸡吧当排档玩弄，没一会儿我就硬了，但又不能反抗，他笑着说：哟，挺大的嘛！我在开车我当时难受得不得了，恨不得找地方停车把他强奸了。我说，那是当然，你别自卑！他说：靠。我想当时大概把他的自尊心挑起来了，但他没说什么。只是开始和我讲他在床上如何让他女朋友服服贴贴的事，我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后来空调吹得我们有点干，就停车去买了点水和零食，在一个没人地方停下来休息。我说：等会儿你别弄我的，很危险的。我当时是真的不想他这样，因为我开车没多久，很怕会出意外。但没想到他说：胆子这么小干嘛。我说：靠！你想害死我呀。有种你来开车我也这么弄你。我知道他没驾照也根本不会开车，但他说：你以为我怕你啊！没等他反映过来我重重地捏了他的鸡巴一把，他像上次一次学了女人喘气一声音，实在超难听，听得我一点性欲都没有。于是两个人笑得东倒西歪。那天后来发生的事我到现在都在问自己是真的吗？像做梦一样。而这一切又都来得如此自然。我们闹了一会儿，开始聊起正经事来，从人生理想聊到现实。我发现，他其实在人生理想上没有什么计画，聊着聊着就聊到不着边际的东西上去了，唯一我们开始找到共同语言的是电影。后来什么话都说完了，我们开始静静地躺在车里看着天窗外的夜空，我没见他这么静过，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想打破这种平静，没想到他先打破了，他开手放在我鸡吧上说：嗯，不错，还可以。我当时明白他在想什么，并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不就是想和我证明他的也不小嘛，自己不好意思说是吧？我对他的性格瞭解的一清二楚，ＯＫ，满足一下直男通有的那方面的好胜心理吧。于是我就说，你的肯定也很大吧。果然，他来劲了，说：当然了。我的有手腕这么粗呢！我说：靠，你是牛呀。我狠狠的捏了他的鸡吧一下，他的鸡吧一直是软的，不像我，被他一弄就硬了。他说：「不骗你的，我女朋友的手腕差不多也就这样。」我说：「那不是撑死她了？」我继续让他得意，但手已经从他鸡吧上拿开了，我还是不敢太过份。后来他就全完得意开了，说他有一次连做两小时，说他可以连射十发什么的等等。我一边应和着他一边开始觉得有些浑身发热，内裤里已经涨得不行。他得意完了，开始转移到我身上，于是总算开始夸我身材不错，鸡吧也有品质什么的。我想，感情吹牛也有礼尚往来这说法。他的手又开始和平时一样不老实了，不过这次我没有反抗，他反反复複左左右右的捏了好一阵，我问他：手感是不是还不错。他点点头说是还可以。我心想，这下有把握了。于是尽情开始享受他的手给我的鸡巴带来的挤压。我的龟头已经开始渗出一点水了，龟头冒出了肉裤，而他只是在我的外裤外面摸，根本没有想伸进去的感觉，我有点着急。于是也用手去捏他的档部。他还是软的，我说，我要让你变硬，检验一下是不是像你说得有手腕粗。他说：你检验吧！说得一点都没有含糊，理直气又壮！我一下子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坐起身来开始大肆进攻。他的手停了，开始享受我给他服务的过程了。一开始我也只是隔着内裤摸他，过了没多久他果然硬了，好傢伙，差点就从牛仔裤腰钻出来了。我兴奋得不得了，心想，我真是走大运了。可我还是不敢再进一步，于是就这样躺下来，慢慢摸着。他的手也继续开始。我们就这样躺在车里，一边摸着对方的鸡吧，一边评价对方的鸡巴如何如何。在我手中，他的鸡巴真的已经很粗很粗了，可是这小子却还说才到一半才到一半，我想，妈的，这么好强！管他呢，他高兴，让他吹去吧，我只管享受这竟意外的美色就好了。我说我已经很硬了，他嗯了一声说：对了，你的乳头好小喔，很可爱，是不是发育没发好呀？像小孩子一样的。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让我看看ＯＫ？他天真无邪的看着我，一点邪念的那子都没有，我真的无法说不行。于是他就拉开我的衣服，粗糙的手指开始在我平滑的胸肌上摸索我的乳头。他的手很热，很粗糙，而且一边摸他一边咯咯地笑，让我有点窘迫。当他的手指终于找到我的乳头时，他把头伸过来看，然后说：哈哈，真的很可爱呀，怎么像小孩子的一样，粉嫩的，为什么我的这么黑。我说：你的很黑吗？让我看看。他说行啊！于是我就放开他的阳具，粗鲁的把他的针织杉往上拉。他是个强壮的傢伙，天时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他只穿这么一件黑色的针织衫，还是大开领的，性感的不得了。在夜色中，他健康的肤色展现在我眼前，我的手摸到了他发达的胸肌上，按了几下，由衷地说：你的身材在健身房里真的算一流了，怪不得我的回头率都被你抢走了。他笑笑说：你也不差。他的乳头颜色比我深一点，但也不是那种暗得发黑的，顶多是棕色，上面一根毛都没有，很干净，乳晕大小和一元钱硬币差不多，这一切正合我意。看完检查完我又不敢再有下一步行动了，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吸他的乳头，把脸贴在他发达的胸肌上。我继续回躺到我的座位上，接着玩他的大鸡巴，这次我开始往下玩他的蛋蛋，没想到我只是隔着牛仔裤玩他的蛋蛋他就受不了得呻吟了一声，这一次的呻吟完全是男人粗犷低沉的那种，并不是平时他装的那种女人的声音，我明白他的敏感点在蛋蛋上。于是我不停的揉捏他的蛋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不要弄了。我当时有点失望，以为他不想玩了。可是他的手没有停，开始用食指和姆指挤捏我的乳头，捏几下用粗糙的食指挑拨几下，我的乳头在他的玩弄下硬了。他说，小夥子，舒服了吧？我说：少废话，继续伺候本大爷。他又开始学女人的样子说：嗯，我会让你舒服的。我又寒了一下，我们又开始笑，不过笑了没多久我们都开始认真的玩起来。他看我闭上了眼睛，问我：舒服吗？我闭着眼睛点点头。这时我的手已经放开了，完全享受他为我服务的过程了。他的一手在我的乳头上挑拨着，另一只手开始上下抚摸我的鸡吧。我裤档里的肉棒已经完全粗大开了，可是阴毛被夹住了。我说：很疼，阴毛夹到了。他哈哈大笑，说那放出来透透气吧，别害臊，我不会笑你的。我说：妈的，我害什么臊呀。边说边把我的牛仔裤的扣子打开，里面的白色内裤就露出来了，我伸手进去把我的鸡巴扶了扶正，把阴毛理了理，说：舒服了。他一边笑一边看着我胯间的一大包说：哈，都这么大了，你爽死了吧？我说：废话，男人都会这样的。我想让他帮我把内裤脱了，我想让他用他的大手为我打飞机，可是我没有说，因为到了这一步，我估计已经９０%可以玩个过瘾了，而不用我这么着急的主动提出要求，我只想让一切来得自然些。因为只剩下内裤的包裹，我的肉棒在他的大手的玩弄得更加舒服了，我说真的很舒服，你手法不错嘛。他说那是当然，我口技还要好，然后就开始吹他给他女朋友口交时的技巧，还伸出舌头不停的搅动，表示给我看，我当时就在幻想如果他能给我口交，这个猛直男湿滑的舌头在我的嘴里，在我的鸡吧上尽情舔动的样子。我说：我不信，你老是把自己吹得这么猛。这一招激将法对他这个超级要面子头脑又简单的傢伙来说真是有效啊！！他果然恶狠狠地说：你不信我让你爽死？！！我说：好呀。他都没想，就低下头来开始舔我的乳头！他的舌头真的很灵活，舌尖快速的拨弄着我的乳头，十几下以后再用他厚厚的嘴唇猛吸一阵，我情不自禁哼了一声，他看看我傻笑着说：舒服吗？我嗯了一声。他换了另一边继续舔着，我当时舒服得要死，要知道我最性奋的敏感点就在这两个地方。我把手伸进自己的内裤开始打手枪，他看到了，停下来看我。我说：受不了了。他得意无比的神情好像在向我宣布：你已经被我弄爽了。事实如此，我也不管了。他的一只手又放到了我的内裤上，只是这一次如我所希望的，他开始向内裤里面摸索，我当时心里的感觉不知道如何形容，不停在问自己这是不是真的。然后又不停告诉自己，靠，这次真的中大奖了。管他三七二十一，享受吧。他的大手在我内裤里面握住了我的肉棒，那种粗糙和温热的掌心带给我难以致信的性奋，更要命的是，他是个直男啊！我开始呻吟起来，而他的嘴还是不停的在亲我的乳头，舌头飞快的动着。我想，他给他那些女朋友做时也是用这招的吧。过了好久，这期间我好几次都快射出来了，但我都把他的手挡开，我不想太早就玩完了，而他也没有丝毫的倦意，这么难得的机会，和一个体力技巧都这么棒的男人玩，一定得多玩一会啊。我说：我也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体事。他躺下来看了看我，然后闭上眼睛点点头说：嗯。这个强壮的美男就这么在我面前，那黑色的低开领针织衫已经被我拉到了胸部，只露出他整齐的六块腹肌，我从他最下面一块腹肌开始亲吻，嘴吻刚碰到他的腹肌时，一股男人雄浑的的味道一下子传到我鼻子里，我很难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气味，反正没有半点不干净的体味，我想这就是这种猛直男特有的由内散发出来的性的吸引力吧。我尽情的闻着，他的腹部由于我的亲吻带去的快感，一阵一阵的收缩着。我不时用舌尖在他腹部划一下，然后慢慢往他的胸肌吻去，吻到胸口时，就在他两块宽大的胸肌之间，我停留了一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心里就两个字：过瘾。我撩起他的衣服，露出了他的乳头，用嘴去吸允。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嘴里没有偿到半点汗的鹹味，这是我最喜欢的。更幸福的是也没有闻到任何香水或护肤品的味道，他整个人就这么实实在在，清清爽爽的让我享受，我忽然想发明一个词：原味男。我感到他的体温在升高，他的温度从我的舌头传来，我的唾液湿润了他的乳头，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正闭着眼，微微绉着眉头，又浓又长的睫毛从下看去显得更加明显，而他刚才那种调侃的样子荡然无存，我知道他正全身心开始享受。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用舌头快速拨弄他的乳头，并时不时在他乳晕上画圈，最后再用嘴唇吸一下，如此反复，他的呻吟声越来越有节奏。我的另一只手开始大胆往下探索，我知道现在可以这么做了。手掌往下抚去时，掠过的是他起伏的腹肌，到肚脐这里时可以感觉到他的阴毛从内裤里往上蔓延，软软的。我放换了另一边，继续吸吮，并看着他的表情的变化。他的嘴微微张开，眼睛还是紧闭着，没有察觉到我在欣赏他销魂的神情。他的内裤是宽边的，上面精致的纹着ＬＯＧＯ，看样子虽然是一个阳刚猛烈的直男，但他也是一个有品味的人。我的手指滑了进去，顺着他的阴毛往里伸去，刚伸进去一点，我的指尖就碰到了那个令无数男人和女人都性奋的东西。我轻轻的把他的阳具握在手中，感觉不到一点汗液和潮湿，我想到，刚和他从健身房里出来都是洗好澡的，哪怕现在我给他口交也应该是没有异味的。他的阳具真的很粗很实，但我觉得他似乎没有全硬，但就是这样的质感更让我觉得性奋，沉甸甸的肉棒就这样被我紧紧的握在掌心。我的姆指轻轻的摩擦了一下他的龟头，果然没有液体出来，我暗暗有点失望，但同时又伴随着一种莫名的激动。我开始上下撸动他的鸡巴，但没有太用力，我知道他一下子肯定没有适应，而且他的呻吟声没有变化，并没有因为我抚弄他的鸡巴而变得更为急促。他的手往下伸了一伸，我明白他要干嘛，于是很自然的放开他，躺回我的座位，我把我的衣服再往上拉了一点，直到脖子，这样我平坦而结实的胸肌和腹肌就在他眼前一览无余了。他坐起起，鸡巴就这样半硬着用手继续和刚才一样给我打飞机，我轻轻摸了一下他的头发，他低头舔吸我的乳头。这次他的手比刚才握得更紧，而且他的手属于那种四指并起不留缝隙的厚实型大手，所以我的鸡巴在他握紧的手中感觉无比的温暖和自在，每上下撸动一次都让我在体身和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感。我发觉他在看我，带着很邪的笑，虽然我不太喜欢邪邪的帅哥而喜欢那种乖巧可爱的，但我想任何一个ＧＡＹ看着这么一个直男这么盯着你还同时给你服务都会被电晕的。我承认我被他迷住了。我轻轻叫了他的名字，他嗯了一声然后继续认真的伸长他的舌头在我身上舔动着。我双手抓着他短短的头发和他硬朗的耳朵，我没有故意往下推他的头，但明显，他正一点一点的往下亲我！我当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意外了，我知道我中奖了，而且是头等大奖。我的呼吸肯定在那时变得急促起来，他厚厚的嘴唇在我六块腹肌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停止亲吻，我抬头看他，他盯着我说：没我明显。我说：什么？他说：练得没我好。我晕。感情他不像我已经完全投入了，这傢伙还在和我比呢。我说：当然是你猛了。他很满意的又继续亲我的身体，同时很干脆的把我的内裤往下一拉。我有点不习惯别人主动脱我的内裤，但随后他就用手更紧地捏住了我的肉棒，并且像我一样用姆指在我的龟头上摩擦着，我的身体像被电到一样抖了一下，他一边舔我的肚脐一边咯咯咯地笑着，让我觉得很尴尬。他的姆指越摩越快，我突然双手抱住他的头，把他拉到我面前，他迷人的性感脸膛就和我的脸相距一指，我们彼此的嘴都是微张的，我确定了，于是毫不忧郁的吻上他的嘴唇！他也很主动的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我心里激动无比，两人就开始猛烈的在彼此的嘴里吸吮着。他的唾液很多很滑，我感觉他好像是故意弄出多余的唾液导入我的口中，而我也全部咽下。他的上半身已经压在我的身上了，两人灼着的肌肤贴在一起，我的头被他用手捧住，厚厚的双唇把我的嘴盖住，那灵活的舌头不停地往我嘴里伸进去，唾液湿湿滑滑的无带任何烟酒味，我尽情的吸着。我决定，接下来我要干嘛。我把他的头推开，鼻子顶着鼻子问他：要我给你口交吗？他眯眼笑笑说：喔。那种可爱的大男孩样又一次表露出来，好像是这种原本不该玩的游戏让他尝到了甜头而带来的开心和兴奋。我把他推倒在他的座位上。他微微带着笑看着我，好像在问我：真的可以吗？我把他的内裤往下拉了一拉褪到他的粗壮结实的大腿，我用手兜起他那沉沉的阴囊，他难以自拔的呻吟起来，我轻轻捏了一捏他的蛋蛋，它们被阴囊紧紧的兜在腿间，没有下垂的样子，和我一样，我又一次激动，因为这才是年青健康的男人的样子。那根我所遇到过最粗长的鸡巴就全完暴露在我眼前。和身体皮肤一样呈古铜色的包皮已经完全褪下，露出饱满圆实的龟头，光亮的龟头上略微一点凹陷处是他的马眼，幻想他浓厚的精液就将从这里喷射而出，我情不自禁的就一口将他含进嘴里。我的口腔被他的阳具占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用舌头去顶他的马眼，他的马眼真的一点异味都没有，干净的让我更加放开顾及，像吃冰棍一样来来回回的舔起他的大鸡巴。我把他的鸡巴顶到我嘴里的最深，但也只吃到他三分之二的长度，但显然他已经很满意。我的手没有停下，还是继续玩弄他的蛋蛋，他的呻吟声从一开始的低沉的嗯嗯的喉音变得有点淫荡起来，他啊啊的轻声叫着，但那纯粹是男人舒服到顶点才会发出的声音，没有半点做作和妖气。我把他的鸡巴吐出来，用手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根部，果然，从他的马眼里挤出了一滴清澈透亮的液体，我马上用嘴吸掉，然后再挤了一下，再吸掉，他已经完全不顾面子彻底倒塌在性欲的快感中，我边吸他的体液，边看着他销魂的表情，而他浑然不觉，那种刺激感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他的体液很清淡，没有骚味，带一点鹹。我想到一个更刺激的点子，于是吸过他的体液后用嘴送他到的嘴边，和着我的唾液送进他的嘴里，他就在不知觉中咽下了他自己的液体！一种占有别人的胜利感在我心中漫开，我更加忘情的给他口交，希望他射出又白又浓的精液。他已经舒服得把两手举到了头顶，枕在头下，一幅完全享受的男人样。我含了一下他的蛋蛋，在嘴里滑动几下，他的眉头不时绉几下。阴毛丛中，男人的气息豪无障碍的传入我的鼻子，我边深深吸气，边含着他的蛋蛋，一只手快速撸动他的鸡巴，另一只手拨弄他的乳头，这全方位的服务竟使他叫起了我的名字，我真的感到意外了，可还没等我反映过来，他笑了起来，原来是我含他的蛋蛋竟然让他觉得有点痒了。我也尴尬的笑笑，不过他随即把我推倒，开始吻上我的嘴，然后离开往下移去，就在那一秒钟我在想，今天，只要他给我口交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刚想好，一阵湿热的快感像浪潮般从我的鸡巴往上传来，袭遍全身！当时我脑海里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我在告诉自己，我是那天最幸运的人，且不管他之前和多少女人做过爱，更不求他对我有性爱上的渴望，只享受当前的快乐就已经让我难以自制了。我通过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他最真实的３７度体温，他嘴里的唾液润滑着我的阴茎。他上下吞吐了几下嘴就离开了，然后他一只手伸到我的腿间根部温柔地托住了我的阴囊，学着我刚才的样子轻轻的玩弄我的蛋蛋，另一只手紧紧的握住我的阴茎，然后用他最拿手的舌功开始挑弄我的龟头。我闭着眼睛，但可以想像到这么一个粗犷的猛直男一手握着我的阳具一手捂着我的阴囊，那条灵活的舌头像蛇一样在我鸡巴上绕来绕去的情景，我不用睁眼去看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我又舍不得不去欣赏这样的场景，于是我抬起头，注视着他。他短而硬的头发挡住了他的脸，额头上的硬发不时的划过我的小腹，我轻轻捏着他的耳垂，轻轻揉着他的头发，这个帅气的男人就这么用脸贴着我的下身为我传来阵阵麻酥的快感。他舔了没多久就有些累了，我并不感到失望和意外，必竟为一个同性口交这对一个直男来说太奇怪了，他虽然玩兴重，但还不致于喜欢这一口。于是我很识趣的和他交换了，换位时我看到他的表情有些凝重。我问他：怎么了？不想玩了。他说：我可是第一次帮哥们儿口交！我笑了笑，本想说：我也是第一次呀。但我没这么说，我虽然不想和他摊牌，因为这根本没有必要，但我也真的不想骗他。于是我故做轻松的样子说：蛮刺激的哈哈。他接下来的反应让我倍感亲切和自在，只见他的表情一下子放开了，那嘻皮笑脸的样子又回到他身上，他说：你继续！今天我们要都射出来！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当时很想亲他一口，用那种爱人之间赞许般的亲吻，可我再一次制止我自己。于是大家都变得自在了，我边吸着他的鸡巴边问他，你多久没碰女人了？他双手枕着头看着天窗说：一个礼拜吧。我问：那平时怎么办？他说：打飞机啊，我一天打两次飞机！不过最近没怎么打。我说：为什么？他回答说：最近健身房去的勤了，所以要保存一点实力。说完我们两笑笑。我加快了吞吐他鸡巴的速度，他的鸡巴在我口中已经完全笔直和坚挺了，龟头从我嘴中脱出时发出啵的声音，他似乎很喜欢听这样的声音，嘴边带起一丝笑意同时又闭起了眼睛。我也专心的为他口交，希望他能体会到男人或者说兄弟之间的性爱和与女人做爱的区别，而这区别带来的并不是奇怪或者噁心，而是更进一步的坦诚与享受，我想他在闭上眼睛的同时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的确，男人之间更瞭解彼此需要什么样的抚慰和交流，也都明白各自性的敏感点和快感的来源；同时，既然都是男人，也就没有了顾忌和害羞，一切都这么坦坦荡荡的进行着，此时唯一有的只是性的乐趣。我感到他的身体在抽动，一阵不规律的痉挛，我以为他要射了，我的心跳突然加速，只觉得自己差不多控制不了自己的呼吸了。这时，他突然把我的头推开大口的喘着气。我看着他，他说：这样不好吧？他没接下去说，我问：你是说刚才差点就射在我嘴里了？他很认真的点点头。我说：你不想出来吗？他说：想。我说：那就别管那么多了，我无所谓了，要爽一起爽。他表情有些尴尬，我知道这一局我处于主动的一方，因为他必竟不是同志，所以有这样的心情也是很正常的，我得给他空间和余地。于是我和他说：我难受死了，我要你把我打出来！很显然我的这句话让他有了台阶，刚才的尴尬也一下子化解了。他说：嗯！我的龟头上已经流了不少液体，所以没多久就把他的手掌给完全润湿了，这样他给我打飞时我感到更加舒服。他强健的手臂带来了的超级快速的撸动，连续好长时间。好几次我都想让他休息一下，但他似乎没要累的意思，于是我也自私的独自享受起来。他的手握着我的大鸡巴撸动得真的非常快，每一次上下都很彻底，姆指按住我龟头和阴茎的系带，四指间的轮起滑动着我的阴茎干，我感到会阴部像电击一般向四肢传去麻酥的快感。临界快要到了，我的开始低沉的呻吟，他知道我快要射了，于是用舌头舔我的乳头，并用牙齿轻咬它，就咬了几下！每咬一下，我的乳头处就像被针刺一样感到一阵电击，而这刺痛的感觉正好连接了下体传来的快感，我头脑一瞬间就空白了，浑身的毛孔就像全被打开了，腹肌开始猛烈的抽动，我狠狠抱住他的头，一股灼热的精液喷射而出，一连好几次都喷到了他的头发上和我的下巴上，很快，麻酥的感觉像退去的潮水般像身体四肢漫延开去，整个人仿佛飘到了空中，没有和任何东西接触……我清醒过来，他傻笑着看我说：你猛啊！喷这么多！我从手套箱里拿出纸给他头发上擦了擦，他骂到：靠！弄到我头发了！噁心死了！！我一边笑一边说：就当护发素吧。他也大笑道：你爽死了吧？我的手都快断了！当时我心里有一点感动，于是我说：换你了。他很有默契般的躺下，然后撸起自己的鸡巴，我说：你自己来？他说：我要你弄我上面。我明白他也和我一样喜欢被人舔乳头，于是我轻轻咬了几下他的乳头，他立刻进入状态。我问他，真的不要我给你口交吗？他说算了，我有些望。可是他又说：等一下我叫你时你再帮我吸，我说行。可是我没管他说什么，我先往下吻去含住了他的蛋蛋，我尽量张大了嘴，把他饱满的阴囊含进嘴里，用我的温度让他更快到达临界。他的呼吸随着他手的撸动变得越来越快，有时会发出嗯阿的声音，我听得真的想他把的后面给强奸了。我回到上面，轻轻咬他的乳头，两边不停的换。他说：好舒服！我喜欢这样！我嗯了一声，就拼了命的吸着他的乳头。一只手狂乱般的按压抚摸着他腹部坚硬的肌肉，另一只手粗鲁的捏弄着他的另一边的乳头。终于，他发出了让人迷倒的销魂的叫床声，随即很快的说了一句：快点，我出来了。我明白他的意思，马上用嘴含住了露在他手掌外的龟头，嘴唇紧紧箍住了他的龟头并随着他的手上下撸动。几秒钟之内，一股沖劲超强的精液激射到我的口腔顶上，炽热浓厚的精液一下子沾满了我的舌头和口腔四周！接下来又是好几股猛烈的喷射！每一次都伴随着他极为低沉充满野性的呻吟！每一股精液的喷射都让我感受到他肉体最深处的温度！那种灼热的感觉！那种充满力量的撞击！连续七八下，我的嘴里已经含满了他的精液！我紧紧含着他的鸡巴，生怕精液流出来。他大口地哈着气，神质不清的说着什么。我知道这时是他最爽的时候，于是用嘴慢慢的在他阴茎上上下滑动着，嘴里的舌头在精液和唾液的混合中按摩着他的龟头，他的身体剩下一点点的抽动，表示着快感正在慢慢散去。我小心的吐出了他的鸡巴，它懒洋洋的躺在他的小腹上。那时我嘴里含了满满一口精液，我挣扎着要不要咽下去，但我想还是不要这样，一来，我不喜欢吞精，二来，我不想让他怕我。于是我拿出纸巾，吐在了纸巾上，他的精液很浓厚，而且是很白的那种，我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精力十足的男人，而且还积累了好一段时间。我用了好多纸巾才不至于将精液流到座位上。他用迷离的眼神看着我的举动，我有点尴尬，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帮人用嘴接精液。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绉了绉眉，吐干净之后，我说：好多！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好舒服。这句话让我听了真的很开心。我笑了笑说：我也是，要爽一起爽。

顺强打工记

顺强无奈的叹了口气，在正午火热的太阳爆晒下，靠着路边的行道树坐到地上。他的面前摆着力工用的铁锤等工具。他在城里打工已经近一个月，天天蹲马路牙子打零工，赚钱发财的梦早就碎了。现在，他带来的那点钱早已经花的差不多了。从早上到现在他只吃了一个馒头。肚子早不争气的叫个不停。他只能吞着唾沫缓解一下。晚上又得睡天桥下面了。他不禁后悔到城里来。乡下虽穷终究有个家。可是，凭种地打石头赚那点钱，根本不够负担儿子上学的费用。想到儿子，顺强不自觉的笑了，儿子小顺强自小学习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他今年参加完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邮到家里，被本市一所大学录取了。顺强又喜又忧，喜的儿子终于考上大学。全家立刻风光起来。处处是羡慕的眼神和赞叹，顺强心里很受用。同时他又焦虑的彻夜难眠，通知书上昂贵的学费是他难以承受的，他考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到城里来赚钱。一定要凑够儿子的学费。听村里人都说城里钱好赚，谁知道全不是这么回事。不但没找到赚钱的活，连回去的路费都困难。现在他的心如同在油锅里煎熬。一辆漆黑光亮的轿车从他面前驶过，不知怎的又倒了回来。停在顺强面前，顺强瞧了一眼，断定绝不是来找人干活的，就低下头继续想心事。一双穿着黑亮皮鞋的脚出现在他眼前，顺强猛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轿车里的人已经下来，就站在他面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身高差不多一米八○，魁梧高大，一身笔挺的西装，上衣敞开，露出微鼓的腹部。戴着一副墨镜。对顺强说：“我叫了你好几声你不回答。不做生意了？”他气派虽大，口气却不生硬。顺强忙站起来，相形之下自惭形秽，用这一个月找工作磨练出来的低声下气吞吞吐吐的说：“对不起，我刚才没听见。”中年人好象并不生气，扫一眼他身边的工具说：“你是力工？”顺强点点头。中年人说：“我有点活。你能不能干一下？”顺强心里一喜，忙道：“能干，能干。”中年人从西服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顺强说：“我还有事先走。你按这上面的地址去吧。”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应该洗个澡换身衣服。要不然那里的保安是不会让你进的。”顺强接过名片，连声答应。中年人坐进车里，又掏出钱夹拿了一张百元大钞递给顺强说：“这是订金。记住两小时后到。”说完开车走了。顺强拿着钱和名片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对中年人十分感激。他不敢怠慢，忙到澡堂洗澡换了身干净衣服。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去。原来是一片十分漂亮的住宅小区。有保安把门。顺强看看表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肚子又饿了，他买了个面包吃完，肚子不饿，身上也感觉有劲了。看看时间也到了。他冲着保安走过去，拿出名片说明来意。保安不信任的上下打量他半天，才让另一个保安领着他进了小区。走了好一会来到一幢小白楼前。保安按了门铃，中年人开了门，一见顺强就笑了说：“我还以为你找不到这里呢。”他一边让顺强进门，一边对保安摆摆手。保安乖乖的走了。顺强一进门就被里面豪华的装修惊呆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想都想不到的。中年人见顺强吃惊，心里得意。问：“你是刚进城打工的吧？”顺强意识到失态，脸羞的通红，不好意思的点点头。中年人说：“我老家也是农村的，不过我出来的早。现在看起来不象农村人了。”顺强心里顿起亲近之感，说：“看Gordon您在城里干的多好。不像我们只能干点零活。”中年人摆摆手说：“刚进城来苦也没少吃。”他让顺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顺强忙推辞说：“我衣服脏。”中年人道：“不怕，咱们好好聊聊”。顺强想要是能和这Gordon搞好关系，说不定他能给自己找个工作。于是就顺从的坐下了。Gordon坐在他对面，他这才发现Gordon穿了件浴袍，头发上还在滴着水。浴袍随便在腰间系了一下，散开的衣襟里露出白光光的胸膛，看上去还很结实。肚子上有点赘肉，但是并不臃肿，赤着的双腿也很结实，下面光着脚。一阵阵男人浴后的体热向他喷来。顺强有点不习惯，心跳却不觉有点加速。因为他隐约感到Gordon浴袍下面似乎没穿任何东西。Gordon却很自然，他发现了顺强的局促不安。故意打开话题：“为什么进城来打工，地里收成不好？”提到这个顺强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忍不住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Gordon一直静静的听着，不时发出充满同情的轻轻的叹息。顺强心里十分感动，对Gordon的亲近更深了一层。顺强说完了，Gordon点点头：“你为儿子的学费发愁。”顺强一时冲动说：“Gordon，能不能在你那儿给我安排个活。什么苦我都能吃，什么活我都能干。只要能赚钱。”Gordon沉默着没有说话。顺强急了，说：“我肯定不给你惹麻烦，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他说十分急迫，声音在微微的发颤。Gordon半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顺强，顺强比他略矮一点，却比他生得粗实健壮。常年风吹曰晒黑红的脸膛皮肤显得粗糙，但是浓眉大眼，五官端正。顺强并不英俊但很有男人气，尤其绕嘴一圈的胡子更显得性感，宽宽的肩膀，厚墩墩的胸脯把衬衣撑得满满的向前凸出。那是顺强常年累月搬石头砸石头练出来的。散开的领口露出茸茸的胸毛，刚才在路边他居高临下往顺强的衣服里面看了一遍，胸毛一直越过结实平坦的腹部到达肚脐，再下面就看不见了。正是那毛茸茸的胸毛和黝黑粗壮的身体让他对顺强动了心。于是想出这个办法，并且套出顺强的实话。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剩下的一半顺理成章就要达到了。因为他已经找到这个男人的致命弱点，只要他轻轻一击就能将他彻底俘获，但他不打算这么快动手。就象猫捉老鼠，要先玩弄一下。他也打算吊吊面前这个男子气十足的精壮汉子，让他主动就范。他飞快的撇了眼顺强充满热切的脸，皱了皱眉头，慢吞吞的说：“这个么……不好办哪。”顺强火热的心立刻凉了下来。听着Gordon嘴里吐出来的一连串他听都没听过的名词：“你懂计算机吗？懂会计吗？会开车吗？”顺强的心一寸一寸的被冰冷充满，他低垂着头，嘴唇蠕动，发出的声音自己也几乎听不清：“不会，不会，这些我都不会，我只会种地砸石头。”“就是嘛……”Gordon用一声叹息结束，“现在城里人多工作少，有多少新毕业的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我的公司今年就有上面人来面试。可是最后留下来的不到五个。”顺强小声说：“我当保安也行。你是老总，说的话谁敢不听？”Gordon叹口气说：“保安是要证的，你有吗？我虽然是公司的老总，但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如果大家不通过，我说的话也不算数。”顺强的希望彻底崩溃了，他把头埋在双腿间，半点没有动。只有双肩在微微颤抖。Gordon见时机成熟，忽然道：“为了赚钱，你真的什么事都愿意做？”顺强一愣，抬起头，眼睛已经红红的了。他的意识已经有些混乱，瞪着Gordon不知所已。Gordon微微一笑，拿过放在沙发上的西服，拿出钱夹，从里面抽出十张百元钞票放到两人中间的桌子上，说：“这有一千块钱，现在就可以归你。不过……”他打住话头不说了。顺强瞪着桌上的钱，更加糊涂，嗫嚅着说：“您想让我做什么啊？”Gordon不慌不忙解开浴袍的带子，脱掉浴袍，顺强的脸立刻就红了，因为不出他所料，Gordon浴袍下面果然什么也没穿，此刻一丝不挂的展露在他面前。而更让他吃惊的是，Gordon指着斜搭在腿上，虽然柔软但依然强壮的阴茎对他说：“舔它。”顺强傻了，他想不到Gordon居然让他做这种事。他迟疑着没有动。Gordon的眼睛盯着他，顺强不敢抬头，内心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是放弃自尊拿钱，还是保持自尊。两人都不说话，空气沉闷的几乎冻结。Gordon忽然开口“既然你不愿意，那么你就走吧。”他俯身去拿桌上的钱。顺强一激凌，脱口道：“别拿，我干。”一瞬间，赚钱的意愿压住了自尊，他豁出去了，不就是舔阳具吗，只要有钱赚，舔就舔。Gordon岩石一样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这就对了。过来。”顺强乖乖走到Gordon面前。Gordon舒服的往沙发上一靠。顺强犹豫了一下，终于在Gordon双腿间跪了下来。就在他跪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不知是因为羞耻还是因为紧张，他的阳具也在裤裆里硬了起来。Gordon的两只胀鼓鼓的卵蛋垂在双腿间，距离他的眼睛不到一尺，上面就是那根差不多18cm长的肉鞭，青筋隐约可见，前端露出一个茶叶蛋大小的龟头，整个东西好象懒洋洋躺在阳光下面打盹的蟒蛇。顺强头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男人的雄物，他口干舌燥，跨下之物更加硬挺。他不敢想也不敢细看，一横心，俯下头去，在Gordon睾丸上舔了起来。由于暴露在空气中，睾丸凉丝丝的，顺强火热的舌头舔上去，顿时令他清爽无比，他舔了一下就忍不住舔第二下，最初的羞耻感过去，他渐渐平静下来。干脆把Gordon的睾丸含进嘴里又吸又吮，不时轻轻向外拉动。Gordon舒服的呻吟了一声，顺强明白只有让Gordon满意，他才能拿到钱，因此更加用力。Gordon的两只睾丸都有鸡蛋大小。顺强轮流吸吮着，感觉有东西触到他的额头，他抬眼一看，原来是Gordon那根懒洋洋的肉鞭硬了起来。顺强是男人，自然知道这代表什么。他放弃了对睾丸的进攻，瞠目看着那差不多和睾丸一般大的龟头。还是张开嘴，把龟头送进嘴里。Gordon很满意，他直起身，手按在顺强头上前后摆动，让顺强的动作更大些，享受着龟头在温暖口腔里抽插的感觉。他的手渐渐向下，在顺强结实的脖子上抚摸，伸进顺强背后的衣服里，另一只手伸进顺强胸前，在他厚实毛茸茸的胸膛上抚摸着。顺强忍不住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他从未被人如此爱抚，包括他的媳妇。小腹下一股热流涌上来。本来软下去的肉棍又硬了起来。Gordon解开顺强衬衫的扣子，将顺强的上衣扒掉。顺强上身赤裸出来。宽阔厚实的脊背肌肉黑亮发达。Gordon忍不住吞了口口水。他双手肆意在顺强背上乱摸，顺强想躲，但是他不敢，他只能把头埋在Gordon双腿间更加用力吸Gordon的阳具。他感到嘴里有了丝丝咸意。吐出一看，龟头上的马口已经半开，涌出透明的粘粘的液体。而Gordon的阴茎此刻已变的极粗极硬，上面青筋根根暴突出来，接近龟头的地方还涌起很多小小的肉疙瘩。顺强一时没了主意。不知是继续吸下去还是就此打住。他还没想好，猛的，他被Gordon拉起，按在桌子上，一双大手按在他胸前。顺强本能的抵挡抗拒。但是他的手被Gordon强硬的拉开。顺强的手碰到桌子上的一样东西。那是钱，顺强的力气顿时消失了。Gordon双手在顺强乳头上抚摸着，热哄哄的大嘴从顺强的脖子舔起，一直向下，舔遍他的胸膛，胸毛舔湿，贴在皮肤上，Gordon捏弄着顺强的乳头，舌尖轻舔，顺强被这种刺激弄的眩晕了，他强迫自己清醒。可是身体来的刺激让他亢奋。他忍不住呻吟起来。Gordon继续向下舔，舔过肚脐，胸毛延伸进裤子里，Gordon解开顺强的皮带。顺强忽然清醒过来，挣扎着要起来。Gordon暴怒的大叫一声：“躺下”。顺强吓呆了，他这才看见Gordon那被欲火烧红的眼睛，扭曲的五官，以及Gordon全身散发出来的狂暴的气势，顺强无力的躺下，感到下边一凉，裤子被扯掉了。他也和Gordon一样，一丝不挂了。Gordon扒光顺强的衣服，感觉自己硬硬的要射，他克制住。才刚刚开始，现在他才要慢慢的玩。他看着这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魁梧壮实的汉子乖乖的躺在面前，心里十分痛快。他抓住顺强的阳具揉捏起来。淫笑道：“你的阳具蛮大嘛。”顺强的心脏狂跳不止，脸红成了猪肝色，从来没有一个人摸过他的下边，何况还是一个男人。Gordon见顺强害羞更加亢奋，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征服男人痹击服女人更让他兴奋。女人在他眼里一向是弱者，他不屑征服，只有男人才是他要征服的对象，尤其男人气越浓就越能引他征服的欲望。他一手在顺强的阴茎上来回套动着，另一手在顺强的两只睾丸上来回揉搓。顺强虽然害臊，可Gordon的手太厉害了，几下就让他的阴茎硬了起来。尽管他心里拒绝，可是身体已经不听他指挥了。Gordon快速的套动着，眼看着顺强的阴茎越来越粗，越来越硬，龟头由于充血变成了紫红色，当中马口微微张开，涌出粘滑湿润的液体，顺强的睾丸已经紧紧贴在阴茎根处。于是他空出一只手，将粘液涂满顺强的龟头。粘液越涌越多。顺着龟头流下，Gordon的手上沾满了粘液，套动的更加顺滑，他从顺强的阴茎上刮起粘液，送进顺强的嘴里，顺强此刻双眼紧闭，强烈的淫欲从下体传上来，一阵一阵的电流传遍全身。让他浑然忘我，半张着嘴发出阵阵呻吟。Gordon的手指伸进去，他竟咬住了。舌头把上面的粘液都舔下来。Gordon见他这样，更加快速的套动。顺强只觉双腿间滚过一阵热浪。他忍不住的大叫。一股股滚热的精液狂喷而出。溅在他肩膀上、胸膛上、肚子上。顺强只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轻快。全身轻飘飘的好像没了一点力气。阴茎渐渐的软了下来。Gordon松开手。顺强睁开眼，见到Gordon似笑未笑的脸，他羞的无地自容。欠起欲起，Gordon压住他：“我让你爽了。现在你也该让我爽了。”顺强有些口吃：“我给你嘬。”Gordon笑道：“不必。”他双手托起顺强的结实的两条黑黢黢的毛腿向上抬，淫笑着道：“让我看看你的后面。”他不容顺强有任何拒绝的表示。顺强也只有高高抬起双腿，露出滚圆鼓实的屁股。浓密的阴毛绕过睾丸，从会阴一直到达屁股深处，从沟里向外支出。Gordon嫌这样看不过瘾。把顺强翻过来。让他站在地上，背对自己，上身趴在桌子。这样，顺强的屁股就蹶起来。由于常年体力劳动，顺强的屁股滚圆鼓实，不但不往下坠，反而微微有些上翘。中线笔直，闭合的十分紧密。Gordon大乐，只有没被操过的才是这样。他迫使顺强叉开腿，肛毛浓密的屁股缝张开了。Gordon手指在顺强的屁股缝间游弋起来。顺强做着最后的徒劳无助的挣扎：“Gordon，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对淫兴正浓的Gordon来说这些哀求的话根本置之不理。他从顺强肚皮上收集精液涂在顺强后面上，冰冷的精液一沾皮肤，顺强忍不住向里一缩。Gordon的手指在顺强的后面上来回擦动。感受着顺强的收缩。就在顺强一松一紧的空档，他涂满精液的手指猛的一下插进顺强的后面里。顺强促不及防，忍不住痛叫了一声，用力夹紧肛门，想将入侵者挤出去。但Gordon是老手，紧紧顶住，同时另一只手从顺强双腿间伸过去抓住顺强还有点硬的阴茎。顺强本能的夹紧腿，Gordon的手却已在他的阴茎上套动起来。顺强眼睛看到桌子上离自己眼睛不到10cm的那一千块钱，腿慢慢松了。Gordon撩拨着他两只睾丸，玩弄着他的阴茎。不知不觉他的阴茎又再次硬了起来。肛门渐渐松了。Gordon的手指终于全部插了进去。Gordon喘了口气说：“你的后面真紧，不过这样才带劲。”一边说手指在里面一边动。顺强忍受着前后的刺激。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Gordon肆意在顺强的后面里转动手指，感受着顺强的阴茎渐渐粗硬，他也亢奋起来。阴茎硬梆梆的顶起来。他抽出顺强后面里的手指，顺强感到后面一阵轻松，但是紧接着一个硬硬的东西贴了上去，他刚想到那是Gordon的龟头，后面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他忍不住嗷的叫了一声。Gordon的那个粗大硕壮的龟头整个插进他的肛门里去了。阵阵钻心的疼痛从肛门传来，顺强疼的眼前发黑，冷汗从额下滴到桌子上。他咬牙忍着，全身肌肉都痉挛了。Gordon感到身下男人肉体的痛苦，他停止了动作，让顺强熬过这最初的时刻，这是开苞必经的过程，Gordon是有责任感的人，既然自己操就得让被操的人适应一下，只有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才能让自己得到最大享受。。渐渐，他感到顺强全身紧绷的肌肉慢慢松驰下来。紧缩的肛门也一点点放松了。他一边继续套动顺强的阴茎，一边一寸一寸向里挺进。每进一点顺强都疼的嘶嘶的抽冷气，一阵比一阵强烈的拉屎的感觉，他断断续续的说：“我要拉屎，我憋不住了。”Gordon趴在顺强背上笑道：“放松点就不会那么痛了。你不会拉的。”顺强不吭声了，他已走到这一步，不能回头了。他只有强迫自己忍耐。最后一使劲，Gordon那根硕大的阴茎终于全部插进顺强的后面里了。他慢慢抽出再插进去。感受着被身下男人肛门紧紧的包裹着阴茎的感觉，那是和任何女人做受都享受不到的感觉。他缓缓抽插着，时刻注意顺强的变化。顺强渐渐不再吸冷气。他的动作加快，幅度也加大了。最初的疼痛渐渐远去，被一种充实感取代。而Gordon的一抽一插也让顺强渐渐感到有些兴奋起来。尤其阴茎磨擦过他的前列腺逐渐激起他的性欲。他从喉间发出舒服的呻吟，Gordon见时机成熟，开始快速的抽插进来，他越插越猛越插越深。顺强肛门又疼又涨，每一下都象顶到他的嗓子里。他头晕眼花，气喘吁吁。当他的肛门已经变得麻木，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Gordon的动作突然停了，他的屁股紧贴着Gordon的肚子，阴茎插进他肛门最深处，一股股热浪狂热的冲进他的肚子里。伴随着Gordon乐极的啊啊的叫声。他知道Gordon射精了。而且射进他的身体里。顺强累极了，疲倦极了。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也不想动。Gordon也不比他好。也趴在他身上，阴茎留在顺强体内也不抽出来。顺强的脑袋还是晕乎乎的，强烈的睡意袭来他只想闭上眼睛。可是肛门的疼痛使他清醒起来。他勉强从Gordon身下爬出来。Gordon恢复了一点。抽出阴茎。拿起旁边一块崭新洁白的毛巾递给顺强说：“擦擦吧。”顺强没有吭声，接过来，他强忍着把毛巾放到肛门上。擦完后，雪白的毛巾上沾了一大滩鲜红的血。他随手要扔掉。Gordon却接了过来。笑嘻嘻道：“想不到流了这么多血，你的后面真是紧，比我操过的任何人都紧。”他说着小心的把毛巾折起来。见顺强不解。Gordon笑道：“这是记念，我带你开开眼。”他带顺强来到更衣室，打开其中一个柜子。里面挂的全是雪白的毛巾，不下百条，每条上面都带着血迹，有的已经发黑。Gordon颇自豪的说：“这是记念，每个被我操的初开苞的，我都留下他们擦过的手巾。”他把顺强擦过的手巾挂在最外面。看了看说：“我没骗你吧，这里没有一个的血流的比你多。”顺强心里怒火中烧。忍不住要在Gordon的脸上来上一拳。但他还是强制住了。Gordon关上门，带他来到客厅，顺强默默穿上衣服。Gordon自己擦干净阴茎上的秽物。又从钱夹里拿出十张百元钞票递给顺强说：“照规矩，既然是我开了苞，多给你一千。”顺强一愣，接过来。连桌上一共二千元钱。Gordon笑笑说：“你拿好了，别让人偷了。”顺强神情有些恍惚。他对Gordon的感情很复杂，一会恨他，一会又感激他。他告辞出门。Gordon喊他拿上工具，他才想起来。说：“你不是找我干活吗？”Gordon哈哈大笑说：“我让你干的活你已经干完了。”顺强脸立刻红了。转身便走。Gordon忽然抛过来两句不咸不淡的话，他的脚不由站住了：“你说你儿子的学费是一万二，现在你才有个零头，剩下那一万你打算到那儿去弄啊？”顺强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会有办法的。”然后打开门出去了。身后传出Gordon懒洋洋带笑的声音：“我的名片在你那里，你可以随时找我。”顺强不答，逃跑似的走出大门。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如在梦里。Gordon懒散的坐在沙发上，他满意极了。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撒下一个活饵，就等鱼儿主动上钩了。这一切太完美了！三天过去了，顺强只接了两个活：给一家装修新房，让他拆墙，他很卖力的干了半天，把墙拆了，没想到他拆的是承重墙。楼上住房发现告诉了物业。结果顺强一分钱没赚到；第二个活给人搬家，辛辛苦苦忙了一天，结账时那家女人挑出他一大堆毛病，什么动作太大，把床头柜的脚碰折了；不注意把他家的大衣柜的漆刮掉了，等等。原来讲好的100元钱最后只给了50。顺强本来口笨，尽管他明知道那女人强词夺理，有意克扣他的工钱，但是他心里急嘴却说不出来。只听那女人嘴吧吧吧象倒豆子似的数落他的不是，最后他一堵气拿了钱就走落个耳根子清静。此刻他无力的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是耗子钻灶坑——憋气又窝火，他心里狠狠咒骂那个女人。然而心底却又泛起一阵悲凉，农村人打工真是难啊，城里人的良心都给狗吃了这么黑心。他的手不由自主的伸进口袋摸到Gordon给他的名片。凭力气赚钱看来是行不通了，刚才那个女人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他完全因为他是农村人。所以他一定要让儿子上大学，成为不受欺负的城里人。可是供儿子上大学的钱那里来呢？三天赚的钱不够自己花的，想到在Gordon家一下午就赚了2000元，顺强不由怦然心动，这三天他不知道多少次想拿出这张名片都勉强忍住了，他想凭力气赚钱，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他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对Gordon的感情很复杂，有怨恨有感激，感激的面更大一些。他清楚再找Gordon会发生什么事，回想那天Gordon对他做的事他很羞愧，心底深处却有一丝兴奋和渴望，每到这时他都脸红心跳，急忙禁止自己想下去，可是发了芽的种子和根本没发芽的种子是不一样的。发芽的种子终究要长大，禁止是徒劳的。只是顺强不敢正视它，不知道它已经长到什么程度。顺强心里喃喃念着：为了儿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掌心攒着Gordon那张名片。他怕自己改变主意，匆忙来到街边的IC卡电话亭拨Gordon的电话。电话通了，话筒里传来Gordon的声音：“喂？”顺强顿时心慌意乱，竟不知说什么好了。电话那边Gordon又喂了两声，顺强仍然说不出话了。Gordon沉默了一会突然说：“我知道了。是你。”顺强有些镇静，嗓子有些发干，艰难的说：“是我。”话筒里传来Gordon轻轻的笑声，几分得意几分淫荡，顺强顾不得多想，吃吃的说：“你说过，我可以随时找你。”“当然”，Gordon回答了一句，问：“你想好了？”顺强咽了口唾沫：“我需要钱。”Gordon的声音温柔体贴：“我知道。七点钟，我在丽苑酒店等你。”他停了停又补充说：“别忘了洗澡换衣服。”说完挂断电话。顺强把话筒放回原处，心里竟安定下来，做决定很困难，可一旦决定了心里也就轻松了。他看看时间还早，回到合租的房子里，胡乱吃了点东西，换了身衣服到浴池洗澡。他头一次这么细心的洗，手指触到后面的时候他脸红了。上次被Gordon操裂的后面已经长好了。他头一次轻轻抚摸自己的后面，心里有些诧异自己的后面这么小Gordon那么粗的阳具怎么能插进去，他发现阴茎有些硬了，好在周围热气腾腾没人注意。他转移念头，阴茎渐渐柔了下来。他洗过澡，准时到了丽获酒店，酒店十分气派华丽，若在平时顺强是绝不敢走进去的。他鼓了鼓勇气走进去，迎宾小姐立刻迎过来问：“您是找Gordon的吧？”顺强点点头，迎宾小姐说：“Gordon在10楼101房间等你。”她领顺强乘电梯到了10楼，指了房间就下去了。顺强来到101房间前，这是最里面的一间，他心有些慌乱，平静一下还是轻轻敲敲门。门开了，Gordon一身休闲装笑容可掬招呼他进来，顺强有种进了富贵乡的感觉。房间装饰的异常华丽，没一样他认得的。Gordon招呼顺强坐在沙发上，笑道：“我还以为你得再过几天找我呢，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电话。”顺强脸红了，说：“我需要钱。”Gordon道：“我知道。”他看着眼前这个魁梧壮实的男人为了钱求自己心里十分愉快。他开门见山：“你来找我价钱就不好高了，200块钱吧。”顺强一惊，真是老话说的上赶着不是买卖，价定的这么低，猴年马月能赚够儿子的学费。他没有说话。Gordon贴着他身边坐下，说：“嫌钱少？我可以给你5000，不过一切要听我的。对今晚的发生事你必须完全同意，不能有任何反悔。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就当我没说。”顺强犹豫着，5000块是一个诱人的数字，让他难以拒绝，他想最坏的结果不过是Gordon多操几次。于是他很坚决的点点头说：“我同意。”Gordon很高兴，拍了拍顺强的肩膀说：“这就对了。”他的手顺势在顺强脊背上游走，另一只手抚摸顺强岩石般棱角分明的面庞，他托起顺强的下巴，嘴巴凑了上去，吻在顺强的嘴上。顺强又羞又臊，用力推开Gordon，Gordon脸一沉，“刚说过的话你就想反悔吗？”顺强一愣，慢慢放下手，Gordon顺势把顺强压躺在沙发上，在顺强脸上疯狂的吻起来，他蛮横的把舌头伸进顺强的嘴里，在顺强嘴里横冲直撞，搅动顺强的舌头。强烈的男性气息和烟草气味喷在他脸上，顺强几乎喘不过气来，一团火焰却从心底升起，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这种被强暴的感觉，从心里渴望Gordon动作更粗暴些，更猛烈些。他用舌头回应着，双手不禁在Gordon健硕的身上抚摸起来。Gordon喘吁吁的抽回舌头直起身，顺强心里十分失落。Gordon却很兴奋，脱掉有些凌乱的上衣，赤裸着上身对顺强说：“跟我来。”顺强顺从的跟着他来到里间，里间是卧室，灯光明亮而柔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十分舒适。卧室装饰同样豪华，最醒目的是房间正中那座欧洲风格的大床，床头和床尾都是金色的，雕刻着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Gordon从旁边的柜子上拿起一架摄像机，顺强没见过摄像机，看着Gordon把这个象大炮似的东西冲向自己心里不觉有些害怕，问：“这是什么东西？”Gordon不答，调整镜头把顺强摄在里面，命令顺强：“脱衣服。”顺强感觉有点不妙，但是他不敢违抗，乖乖的脱下衬衣、解开裤带，犹豫了一下，一松手，裤子滑到脚面上，一大片乌黑油亮的的阴毛当中18cm长，周长10cm的一根阴茎露了出来。Gordon“哗”了一声说“你没穿内裤啊？”顺强脸红了，有点难为情说：“我穿不惯那东西。”Gordon慢慢走近顺强，摄像机从头到脚把顺强照了一遍，当中的雄物来了个大特写。他退后几步，指指自己下面，顺强走到他面前蹲下，解开Gordon的皮带，将裤子褪到膝盖下，露出里面白色的三角底裤，当中一大团鼓起的东西近在眼前，黑茸茸的阴毛从三角裤两边伸出来，他的心砰砰跳起来，他隔着内裤在Gordon那团东西上揉捏着，Gordon一声不吭，镜头对准顺强，将他的动作都摄了下来顺强已经忘了摄像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Gordon身上，他把嘴贴上去，在显示出睾丸阴茎轮廓的内裤上亲吻着，Gordon的东西明显胀大起来。将三角裤撑的满满的，在突起的最高点露出一条湿迹，迅速扩大。顺强知道到时候了，他剥下Gordon的内裤，已经坚硬直挺的阳具立刻挣脱束缚弹了出来。颤巍巍的龟头直指顺强的鼻尖。顺强尽管见识过一次，还是有些吃惊。他握住阴茎套动着，向上提起，露出两只阴囊，送进嘴里，吸吮得啧啧有声，他感到套动Gordon阴茎的手变得又湿又滑，原来Gordon龟头上流出的淫液打湿了他的手，他伸出舌头把淫液涂满整个龟头，由于充血而变得紫红色的龟头更加肿胀，顺强尽量张大嘴，把Gordon硕大的龟头放进嘴里吸吮起来。有过一次经验，他已经摸到一些门道，不再只是简单的进出，舌头在龟头上打着旋，舌尖在龟头系带处轻轻舔着，Gordon强忍着一波又一波的刺激，喉咙里还是发出短促的啊啊的呻吟声，腰不由自主的前后摆动，在顺强的嘴里进的更深。顺强感到Gordon淫液腥咸的味道，有几次Gordon顶的太过用力，把他顶的上身向后仰，几乎蹲不住。而那龟头也似乎直捅进他的嗓子眼里，让他翻肠绞肚只想吐出来。他不敢吐出Gordon的龟头，只用哀求的眼光看着Gordon。Gordon抽出阴茎，他也被顺强嘬的心猿意马，难以自持，真想在顺强嘴里射出来，但是他还是抽出来了。他绝不是起了恻隐之心。若在平曰，他会一直操到顺强大声求饶，今天不行，他精心安排的一切才刚开始，他花了大价钱，岂能这么轻易放过顺强。他命令顺强走到床尾，双手扶住床栏，叉开腿。顺强照办了，他用摄像机又把顺强的后面拍了一遍。尤其是顺强那结实鼓翘的屁股照了个仔细。然后他放下摄像机，他这个房间经过他精心布置，所以家具都是从欧洲进口的，他还花费20万美元从美国购进一套先进的摄像设备安装在房间里，有上百个针孔摄像头，可以从任何方向、任何角度拍到他想要的画面。他现在就要利用这套设备把他操顺强的全部过程都录下来。他蹲在顺强背后，眯起眼睛打量顺强的屁股，顺强的屁股闭合的还算紧实，只是中间已经微微裂开，想到上次操的爽。Gordon忍不住吞了口口水。眼睛从顺强叉开的双腿间望过去，那中间垂下两个毛茸茸鸡蛋大的卵囊，最前面是那根弹性十足，粗黑硕大的阴茎。他在顺强龟头和阴茎相交处轻轻弹了两下，然后握住阴茎，顺强战栗了一下，屁股上的肌肉明显变紧了。Gordon摆弄着顺强的龟头，玩弄他的阴茎，长长的阴茎一会向上弯一会向下折，另一手开始在顺强屁股上轻揉抚摸，一边轻轻拍打。顺强开始还有些不适应，可是Gordon滚烫的手在他阴茎上一弄，就令他全身亢奋热血沸腾，他可是不止一次的回想上次在Gordon的手底下激情狂射的情景，那种超爽超刺激的感觉是他从来不曾体会过的。他陶醉的闭上眼睛，阳具已经开始变得粗硬坚挺，向上直直的坚着。Gordon开始把顺强的阴茎向下压。顺强吃痛，弯腰曲膝任Gordon把他的茎一直弯到腿后面。这样他的屁股就高高的蹶起来，屁股缝也张开了。浓密弯曲的肛毛中深褐色的后面露了出来。Gordon的手指顺着顺强腿缝伸进去，在他后面周围又按又摸，顺强感到后面发痒，巴不得Gordon的手指插进去。他紧闭双眼，发出一声声强忍的呻吟。Gordon看着顺强的后面拼力向里缩，又松开，又缩进去，知道到了时候。他轻搔那后面问：“喜欢我的手指插你的后面吗？”顺强的后面又痒又麻，只想Gordon早点插进去，早已没了羞耻之心，说：“想。”Gordon道：“你重复着大声说，我听不见。”顺强实在痒的受不了，断断续续的说：“我想……让……你的……手指……插……插……我的后面。”Gordon说：“可是你的后面很紧。”顺强喘着粗气，全身冒着油汗，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着说：“是，我的后面很紧。啊……”话未说完，Gordon猛的把手指插进顺强的后面里，顺强促不急防，怪叫一声，可是后面的奇痒立止。他喘过口气，好舒服。Gordon只伸进食指一个指节，说：“你他妈夹的真紧，被老子操了一次还能夹这么紧，真他妈爽。”他在顺强的肛门口又插又送，来回转动手指，弄顺强的肠壁。可是他最深不过插进一个指节。顺强的肛门渐渐松驰，Gordon干的更轻松了。顺强本想奇痒过去，没想到更大的奇痒袭来，肛门口的刺激远比外面来的更大。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声短促的叫声“啊……啊……啊……”，屁股也不由随着Gordon的手指前后摆动，希望能把Gordon的手指吸的更深一些。Gordon感受着顺强肛门的松驰和温热，他又插进一根手指，继续在肛门口引逗顺强的淫欲，一直插进三根手指，顺强已经骨软筋麻，脑袋里除了想让Gordon操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了。Gordon见时机已到，他确信此刻他让顺强干什么，顺强都会心甘情愿的干，这是发自内心而不是他用钱买来的。这是最重要的，看着眼前这个脊背宽厚的象门板，腿粗的象柱子似的汉子被自己弄的只有喘气的份，那份兴奋开心不是语言能形容的。他的阳具早就硬了，他让顺强手扶床尾两个雕刻的裸体男人像，双脚踩着床栏，蹲下，于是顺强就呈拉屎的姿势，对于这种屈辱的姿势顺强也顾不得了，他只想让Gordon快操他。Gordon把床栏上镶的一面镜子翻过来，照着顺强的后面。顺强的后面已经被Gordon弄的十分松驰，开合间肛门嫩肉翻了出来，Gordon贴在顺强的脊背在他耳边说：“你让我的阳具操你吗？”顺强对Gordon的怨恨到了极点，恨他为什么明知故问。他喘着气说：“我想你的阳具操我。”Gordon手在顺强肛门上来回揉摸，接着问：“真的吗？”顺强说：“是”，Gordon紧接着问：“你真的确定让我的阳具操你的后面？”顺强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是，是，我就是想你的阳具操我，操我的后面，狠狠的操。”他叫的声嘶力竭，他的自尊被彻底打败了。Gordon心里得意极了，这个汉子终于被他降服了。他握住自己已经硬挺的阳具，龟头对准顺强的后面向上一挺，插进去了。顺强啊了一声，后面里面一阵滚热，一阵胀痛，他全身肌肉都缩在一起，Gordon感到了，在顺强耳边说：“开了苞还这么紧，干你真是爽啊。”他一点点插进去，顺强毕竟是第二次，后面很快就适应了。Gordon用力一挺，整个一根阳具都插进顺强的后面里了。顺强感到后面里含着一根炙热的铁棒直捅以他心底，不但不感到痛反而十分的舒服。所以当Gordon开始缓慢抽插的时候，他也忍不住上下动着屁股配合Gordon的动作，嘴里发出满足的叫声。Gordon抽插的更用力了。速度也更快，顺强好像在风浪中颠簸的小船被操的左摇右摆。后面里一阵阵热浪袭便全身，浊黄的淫液从后面里流出来，顺着Gordon的阳具流到睾丸上，又滴到地上，他叫的更浮荡了。Gordon操的兴起，他抱起顺强，阳具还插在顺强的后面里，他把顺强放在床上，让他趴在床上，双腿蜷起，就象青蛙一样。他趴在顺强背上，蹶着屁股疯狂的抽插着，就象两只青蛙交媾。顺强的阴茎和睾丸在床上磨擦着，后面被干的麻酥酥的，不知不觉阳具也硬了，淫水洇湿了床单。有好几次Gordon动作过大，阳具从顺强的后面里抽出来，发出波波的声音，而顺强的后面也变成了一个黑洞，里面粉红的肛壁清晰可见。Gordon把顺强翻过身来面对自己，他抬起顺强两条腿露出后面，他用力插进去，他不再快速疯狂的插了，动作变缓，但是一下一下都顶进顺强身体的最深处，睾丸打在顺强屁股上发出啪啪的声音。顺强完全迷醉了，他只恨不得自己再贱些，把Gordon那根大阳具永远留在自己后面里。Gordon的龟头在顺强后面里用力顶着他的前列腺，顺强的阳具也直挺挺的硬起来。就在Gordon最后一次插进最深处，两个人都达到了最高潮，Gordon发出雄狮般低沉的吼叫，精液射进顺强的肠子里。顺强的精液高射炮似的喷射而出，溅在他脸上，肚子上，连Gordon的胸膛上也溅了不少。两个人都从高潮降到低谷，体力透支，Gordon软的象滩泥趴在顺强身上，顺强也只剩下喘气的份了。连根手指也动不了。Gordon的阳具还留在顺强后面里也懒得拨出来，只用手把顺强射出的精液涂抹在顺强身上，弄的胸毛腹毛全都粘在一起，而顺强脸上的精液他都收集起来送进顺强的嘴里。顺强都吃下去了。两人太疲倦了，谁也不想动，不知不觉睡着了，顺强一睁眼，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抱着Gordon，一条腿还搭在Gordon身上。他一动，才发现Gordon已经软了的阳具还插在自己后面里呢，一时羞恶之心发作，微微动着，尽力把Gordon的阳具拉出来。Gordon也醒了，笑嘻嘻的看着顺强说：“昨晚操的真爽，想不到你叫的也那么淫那么浪。”顺强脸腾的通红。Gordon好整以暇说：“到现在你还脸红。操了也不是一次了。男人的后面就是那么回事。操了又怎么样，你少了什么？不是什么都没少吗？而且你还得了钱。”顺强被Gordon一番“恶言”说的无话可说。Gordon笑嘻嘻的拉着顺强到浴室洗澡，给顺强全身涂满浴液，他手指抠进顺强的肛门笑说：“这回松多了。昨晚上爽不爽？”顺强回想昨晚销魂之时，点点头。两人洗完澡出来，Gordon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给顺强说：“五千块，你点点。”顺强接过来，好像捏着烫手的山芋，说：“不用。”匆匆塞进口袋里。Gordon坐在沙发上，说：“还有五千块，再加上你儿子一学期的生活费用。你至少还得赚八千块。有着落吗？”顺强低头不语。Gordon拉顺强到身边坐下说：“不如你出来卖吧。”顺强一哆嗦，冲口道：“不。”Gordon不屑的“切”了一声说：“你现在已经是卖了，还假装什么正经。”顺强不吭声了。Gordon接着说：“我这是帮你。女人卖男人也可以卖，而且男人比女人卖要值钱的多，想想你儿子，你已经赚了这么多钱，难道半途而废？”顺强犹豫着，已经到了这个田地，他也只有豁出去了。卖就卖吧。他小声说：“卖给谁？”Gordon道：“谁出钱就卖给谁。”他拍拍顺强的肩膀说：“放心，以你的身板不知能迷死多少人呢。不愁赚不到钱。”他停了一下说：“客人不用你管，我负责。说好一次二百块，我给你介绍的都是有钱的主儿，你要是让他们爽，他们会额外给你小费的。”顺强心动了，抛出钱的原因他也渐渐喜欢和男人干的感觉，他默默点点头。Gordon很高兴，拿出一部手机给顺强说：“有生意我打电话叫你。”顺强接过手机。顺强走出酒店大厅，吸一口早晨清新的空气，昨夜恍然如梦，他拿着手机，兜里揣着沉甸甸的钱，心里却十分沉重。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了。Gordon眼看着顺强消失在人流中，他转回身，从客厅，卧室里取出录像带。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A级火爆猛片，顺强真是配合啊。五千块没白花，他决定把这盘录像剪辑，把自己的脸隐去。然后刻成光盘出售。绝对热销，到时候他会赚来几十万。铃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顺强针扎似的跳了起来，慌乱的从口袋里翻出Gordon给他的手机。屏幕亮着，显示出一排数字，是Gordon的电话号码。顺强一时心慌气促，双手发抖，傻了似的呆在那里。昨天刚给的手机，想不到这么快就来电话，他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是该接还是不该接。铃声响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停，紧接着又响了起来，响了七八声，顺强终于镇定下来，几乎是肌体的本能反应，他按了接听键，把电话放到耳边。电话里传来Gordon气冲冲的声音：“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顺强一下被问住了。吱吱唔唔的说不出话来。Gordon好象很着急，也不听他说就道：“晚上六点，还在丽苑饭店，别迟到。”说完也不等顺强回答就啪的挂了电话。顺强颓然坐下，过了好半天才平静下来，才发现全身都是汗。他糊里糊涂的混了一天，晚上六点准时到了丽苑饭店，迎宾小姐一见他就迎上来说：“我们经理正等你呢，快上去吧。”顺强忐忑不安的上楼来到经理室，敲门进去，经理室装修的豪华气派，Gordon坐在老板桌后，一见他立刻眉开眼笑，迎上来埋怨着说：“不能早点来，让我等的心急。”顺强本来怕他埋怨自己早上接电话慢，见状也松了口气。Gordon说：“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客人，你一定要陪好。”顺强心砰砰直跳，“啊”了一声，说不清是知道了还是答应了。Gordon上下打量他说：“你就穿这身衣服来。”不等顺强回答，转身打开衣柜，翻了翻，拿出几件衣服，叫顺强：“把衣服脱光，换上这个。”顺强虽然有点害臊，但是不敢反对，在Gordon热辣辣的注视下脱光衣服，一件件穿上，Gordon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表示满意，顺强头一次穿这么好的衣服，觉得全身都不舒服。Gordon带他到大穿衣镜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顺强也有点不相信，真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Gordon在他身后贴着他肩膀在他耳边说：“这是我的衣服。怎么样，穿在身上象不象我的手在抚摸你的全身。”一边说一边真的在顺强身上摸索起来。顺强胀得脸红脖子粗，扭动身子说：“别……”。Gordon的脸如同窗户上的竹廉，啪哒一下说摔就摔下来了，悻悻的放开手道：“待会儿你别给我扭扭捏捏的，陪好了亏待不了你；要是给我弄砸了，哼。”顺强一愣，全身象浸在冰水里，里外都凉透了。酒店最高层的套房，布置豪华，很上档次，外间摆放着丰盛的酒席，Gordon的客人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一看就是当官的，大咧咧的居中而坐，Gordon小心翼翼的陪着他说笑，顺强坐陪，心里很紧张。满桌的美食也无心下箸，酒倒陪着喝了几杯，他本来没什么酒量，此刻已经有点晕晕乎乎的了。隐约听Gordon小声说：“戴局，这次中央街拆迁的那块地，还要麻烦您帮忙。”戴天理似笑非笑道：“Gordon的胃口可真大。那块地可是寸土寸金。多少人都盯着呢。市里对这块地重视的很呢，要举行招标。我可做不了主。”Gordon陪着笑脸：“您做不了主谁能做主呢，就是招标最后拍板的还不是您。”戴天理很得意，摆手说：“也不能这么说，还得听大家的意见。”Gordon心知肚明，连连点头说：“是……是……”顺强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知道Gordon有求戴天理，心里琢磨看来今天晚上自己的客人就是这个戴天理了。想不到这种人平常人模人样，背地里也搞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正想着，忽听Gordon让他陪戴天理喝杯酒。刚才Gordon介绍他的时候说是酒店的公关。顺强也不明白公关是什么意思。既然Gordon让陪他就端起酒杯。戴天理眯着眼睛看着顺强，笑的很暧昧，对Gordon说：“Gordon真有办法，能找到这么好的公关人员。”Gordon陪着笑脸说：“他刚来几天，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要请戴天理指点。”戴天理笑道：“好说好说。”轻轻拍了拍顺强的大腿，顺势就摸了上去，停在顺强裤裆处，顺强感到了那只手隔着裤子抓住了自己的阴茎，脸腾的红了，强忍住夹紧双腿的冲动。Gordon看出戴天理在吃顺强的豆腐，知趣的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公关多陪戴天理一会儿。”说完很深的看了顺强一眼就出去了，回手把门带上。门锁“咯哒”一响，戴天理便道：“咱们到里面去。”顺强没吭声，心里斗争了一下还是跟着戴天理进了里间，刚进去，戴天理就紧紧抱住他，热哄哄的嘴巴用力压在他嘴上，强烈的酒气混合着男人身上特有的味道冲击着顺强的嗅觉，顺强试着挣扎了一下，没有挣开。他就不再挣扎，任戴天理把他压在床上，他感到隔着衣服传来戴天理肉体的热度，酒劲涌到头顶上，他感到了戴天理的舌头伸进他双唇间，他微微张开双唇，吸吮着戴天理肉肉的舌头，舌尖挑逗着戴天理的舌尖。戴天理很兴奋，摇头晃脑的和顺强舌战了一会，气喘吁吁的站起来，顺强有些清醒了，躯体里却有一种燥动的热流四处奔窜，心底的欲望不可抑制的升腾起来。“酒能助性、酒能乱性”这句话说的真是一点也没错。他看了戴天理一眼，发现他双眼血红，脸上也是一副性欲亢奋的样子。没等他有所表示，戴天理说：“想不到你嘴上功夫这么好，让我看看你下面。”说着上来解顺强的衣扣。顺强配合着，三下二下脱掉顺强的衣服，然后解开顺强的皮带，向下一扒，没两句话的功夫就把顺强全身扒的光溜溜一丝不挂了。顺强上身躺在床上，双手展开，双腿平伸搭在地上，身体完全舒展开来，戴天理贪婪的盯着顺强壮健的躯体，双腿间柔软下垂却粗长的雄性之物。喉节不住蠕动，半响才哑着嗓子说：“你他妈真是招人。老子死在你身上也愿意。”说着就扑了上来，舔遍顺强两块结实的胸肌，挑逗着顺强的乳头，眼看乳头坚硬起来。顺强舒服的呻吟，肉体随着戴天理的手起伏着。戴天理渐吻渐下，终于顺强粗黑挺长阳具近在眼前，已不是柔软下垂，而是充满弹性微微突起，硕大的龟头上涌出透明的粘液，在灯光下闪着润泽的光。两只鸭蛋大小的睾丸驯服的垂在阴茎后面，隔着薄薄的阴囊形状清晰可见。一阵阵男人下身特殊的体味扑鼻而来，戴总全身的火忽的一下被点燃了，他一把抓住顺强的阴茎和睾丸，用力揉搓起来，好象那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部位，而是他用来发泄兽欲的工具，他用力挤捏顺强的睾丸，弯折掳动挤压着顺强已经开始变硬的阴茎，他下手又猛又重，顺强痛的大喊大叫，拼力夹紧双腿扭动身体想挣脱，可是一切挣扎都是徒劳无用，戴天理看着顺强肌肉紧绷扭动的躯体，听着顺强无助的叫声更加兴奋，下手也更重了。过了好一会，戴天理的欲火渐渐消了，放开手，顺强缓过一口气，睾丸的痛疼尤在，阴茎却不知何时已变得极粗极硬，直挺挺的竖了起来。紫黑鼓胀的大龟头上不停向外涌出淫液，整个阴茎变成一根乌黑发亮的粗棍子。戴天理迅速脱光自己的衣服。他虽已进中年，但常年养尊处优，全身肌肉依然结实有力，尤其胯下那根阳具，比顺强的还长，竟有20cm长，却没顺强的粗。他见顺强瞧着自己的阳具看，淫荡的笑道：“稍等一会我让你飞上天。”他把顺强翻过来，顺强双肘拄床，蹶起屁股，戴天理抚摸顺强的屁股说：“你的阳具大，屁股也好，让我看看你的后面。”他拨开顺强的屁股缝，露出里面的后面，手指在上面又按又摸，顺强痒的不停缩紧后面，呻吟着。戴天理玩的兴起，问顺强：“玩过自己的后面没有？”顺强已经被酒精和强烈的刺激弄的大脑麻木，回答说：“没有。”戴天理说：“趁现在来玩玩。”抓住顺强的手按在顺强的屁股上，顺强顺从的把中指伸进屁股缝里，上下搓动着后面。他头一次玩自己的后面，才发现自己的后面居然这么软这么嫩，他越玩越爱玩，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呻吟，手指也越来越向里插，戴天理看着顺强自己玩自己的后面，更加亢奋起来，阳具早硬硬的竖起，他引导着顺强的手指慢慢插进顺强的后面里，指导着手指在里面抽动，顺强舒服的呻唤着，戴天理又让顺强把别一只手的中指也插进后面里，看着顺强两根手指在后面里抽动，他也把自己的中指插进去。三根手指在顺强后面里抽动，从不同方向刺激，插的顺强浑然忘已。戴天理自己也耐不住了，问顺强：“怎么样？”顺强断断续续的说：“好舒服，好爽。”戴天理问：“想不想更爽一点？”顺强想也不想连连点头，戴天理说：“想爽就把后面扒开等着。”顺强听话的抽出手指，两只手把后面向两边扒开到最大，露出里面粉嫩的肠壁。戴天理蹲在顺强屁股后面，一只手伸到顺强龟头下，另一只手拇指按住顺强阴茎背面，食指和中指按在前面，从阴茎根一直掳到顺强的龟头，把阴茎里面的淫液都挤了出来，就象挤洗手液一样，积了一手心的淫液，戴天理把淫液涂在自己的阳具上，整根阳具都涂的湿润光滑，然后他又挤了一次，这回抹在顺强后面上，里里外都抹了一遍，剩下的他送到顺强嘴边让顺强吃下去。他端详着顺强扒开的后面，真想不到这样一个粗糙强壮，全身硬绷绷肌肉的男人竟有这样一个柔软娇嫩的后面，那是一个粉红色的圆圆的浅肉穴，涂抹过淫液后变得十分温润，肉穴底部是一条细缝，不住的蠕动着，好象等待着他去深入。戴天理站起身，把同样光亮的大龟头对准顺强的肉穴，一挺腰，整个龟头插了进去，顺强叫了一声，他毕竟才是第三次，对突然闯入的庞然大物短时间还是有点不适应，他夹紧肛门，戴天理感觉到顺强的缩紧，不过不是初开苞的那种好象要把人的阳具夹折的那种感觉，而是一种被裹紧被束缚的感觉，这种感觉激发出男人征服的冲动。他缓缓向里推进，破开前方的阻力，阻力并非坚不可破，而冲开的阻力又化成了周围的压力，紧紧裹住他的阴茎和龟头，这种感觉真的很爽，戴天理忍不住赞道：“你的后面真紧，真是好后面。”他用力一挺，整个一根阳具全插进顺强后面里，同时龟头也顶在一个软软的东西上。顺强舒服的叫了一声，戴天理知道顶在顺强的阳心上了，他双手扶住顺强的腰，开始由慢至快的抽插起来，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两具肉体碰撞发出啪啪的声音，顺强被操的呻吟不绝，大阳具也随着戴天理的操动前后摆动，戴天理的手向下抓住顺强的阳具和睾丸套弄着，一边疯狂的抽插着顺强的后面。顺强的后面已经被他操的湿滑松软，阳具进出的更加顺畅。戴天理嫌这样不过瘾，抽出阳具，让顺强翻过来，把他双腿抬到胸前，露出已经变成一个粉红色深洞的后面，周围是粘乎乎的淫液，后面周围的肛毛都纠结在一起，戴天理把阳具塞进顺强后面里，继续狠狠的操着。每一下都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直插顺强的阳心，顺强被操的全身酥软，每一下阳心的撞击都令他欲活欲死。终于，在最后一次最深的抽插后，戴天理狂射了出来，热乎乎的精液全射进顺强的后面里。戴天理疲倦极了，顺强也疲倦极了。过了好一会，戴天理抽出阳具，穿好衣服，十分满意的对顺强说：“不错，今天晚上过的很舒服。还是操你这样的男人爽。”顺强酒劲过去，慢慢回想起刚才自己的淫声浪态，羞的抬不起头来。戴天理哈哈一笑，说：“看你长的比男人还象男人，被操的功夫真是一流的，叫的也浪。不过你就是被操也象男人。不象有的象个娘们。”说完出了门，顺强张了张嘴，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实在无力起来，勉强拉了张床单遮住身子。过了一会儿，Gordon推门进来，满面春风，笑的找不到眼睛了，对着顺强兴奋的说：“哈，想不到你真有两下子，每次戴天理都是半个小时解决战斗，这次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整整两个小时。”顺强羞的不敢抬头看他，Gordon接着说：“他刚才出去把你一顿夸。他今天真是非常满意了。”顺强有些委屈：“他没给钱。”Gordon气乐了，掏出钱夹从里面抽出一叠钱扔给顺强说：“这些够了吧？”顺强心里平衡了一些。Gordon还沉浸在兴奋中，不住嘴的说：“这回好了，那块地十拿九稳是我的了。不过……”他转了转眼珠说：“还是不能大意。”他瞧了一眼顺强问：“戴天理是不是射在你后面里了？”顺强胀红了脸点点头。Gordon大喜，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玻璃瓶，一把掀开顺强身上的床单，顺强还光着屁股呢，吓了一跳问：“干嘛？”Gordon急煎煎的说：“你别管。”把顺强双腿高抬露出后面，开始在顺强后面上轻搔着，一会儿功夫，戴天理射在顺强体内的精液慢慢流了出来，Gordon把精液收集在玻璃瓶里，得意的笑道：“有了这个东西，还怕他不乖乖就范。”他斜眼瞧见顺强的阳具依然结实、弹性十足，而不是射精后的虚软，问：“你刚才没射？”顺强“啊”了一声。Gordon淫秽的笑道：“是不是想我了。给我留着呢。”说着就往顺强阳具上抓去，顺强又羞又窘，说：“我一身臭汗，还没洗过。今天就算了。”Gordon嘿嘿一笑：“没洗过最好。这样才有男人味。再说我可是付了钱的。”脱光衣服爬上床把顺强摁在身下，硬硬的阳具一下插了进去。淫笑道：“二进宫的滋味也不错，又松又软又滑。”他疯狂的干着，顺强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反抗，Gordon换了好几个姿势操顺强，最后，终于射在顺强体内顺强也被他操的终于射了出来。第二天晚上，顺强不到六点就到了丽苑酒店，这在他是头一次，一方面被昨天得的钱的数目鼓励的，另一方面他心里清楚却不敢正视。Gordon见他主动登门十分高兴，色迷迷的说：“今天这么主动是不是昨天操的爽？”顺强心里扑腾一跳，昨天干的真是爽，闹的他一整天神不守舍，没人的时候总忍不住去抠后面，试着往里插，现在还在回味回穷。他怕Gordon发现他内心的想法，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Gordon说：“我最见不得你羞羞答答的样子，和你在床上痹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顺强听到讲到床上，脸又红了，他始终没法对这件事泰然处之。Gordon白了他一眼嘟囔着说：“算了算了，说也没用，也真是邪门，，去1312房吧。”顺强哦了一声出来，找到1312号房，他推开门，是个标准间，最醒目的是房间正中张双人大床，顺强脸红了，一会儿这张床上将上演激情戏了。可是房间里没有人。顺强试探的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卫生间里也没人。顺强紧张的心放下了，想起说书的经常说的那句“即来之则安之”。他也就放松下来，钻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穿衣服呢？尽管他已经在卖，可是内心深处还是有羞耻心的，他最后穿了条四角短裤，这条短裤是上次Gordon说过之后他买的，当时为买三角的还是四角的犹豫过，价钱都一样，他最后选择了四角的，因为布多。他躺在床上，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一会儿进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他的神经由紧张渐渐放松，加上床十分舒服，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迷迷糊糊中，顺强感觉有一双手在摸自己的脚。他以为是做梦，没有在意，可是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而且那双手由脚至腿逐渐向上，到了他腿裆间，隔着短裤揉捏挤压他的阴茎和睾丸。这种感觉太清楚了，顺强猛的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床前站着一个人，顺强吓的一下坐起来，那人也吓了一跳，直起身。顺强才看清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般，相貌却很威严，浓黑的眉毛，目光很锐利，全身有一种逼人的气势，顺强几乎不敢正式他的眼睛。那人被吓了一跳心里很不痛快。瞪着顺强道：“你干什么？”顺强这才想起来，脸胀的通红，吞吞吐吐的说：“对……对不起。”中年人歪着脑袋看了顺强一会才道：“你不会是第一次卖吧？”顺强羞愧的低着头那里说出话来。中年人嘿嘿笑了，他一进来就被顺强的身子吸引，此刻再见这个魁梧健硕的大汉害臊的样子，心底征服的欲望熊熊燃烧起来，恨不得立时把顺强压在身下狠狠操上一遍才爽，不过要循序渐进，才能玩的尽兴；他心里盘算，顺强被他笑的出了一身白毛汗，稍稍抬头看了一眼，见他目光淫邪的上下打量自己的身体，不由心跳加速，全身的肌肉都缩紧了。中年人问：“你怎么干这行的，缺钱？”顺强点点头，中年人道：“好啊，如果今天晚上你让我过的爽，我就多给你小费。”他从口袋里取出皮夹在顺强眼前晃了晃放在旁边桌子上，顺强看那皮夹鼓鼓的，显然有不少钱，不由他不动心，觉得这个人真不错，再见中年人五官端正，身材也壮实，心想反正也被玩过几次了，再让他玩一次也心甘情愿，不但不害臊反而想怎样让他爽以便多得点小费。想到这里神情就自然多了。全身肌肉也松驰下来。中年人察言观色，知道说动他了。手又伸进顺强的双腿间，从四角裤底下伸进去，握住顺强粗大的阴茎，顺势把两只睾丸也抓在手里揉捏起来，顺强已经习惯被陌生人玩阳具，不但不感到羞辱还很享受，很快就硬起来，嘴里也发断断续续的低吟声。中年人抽回手，咕哝了一句：“妈的，憋死老子了。”说着开始脱衣服，顺强帮忙解开他的皮带，裤腰松开，露出里面白色的三角短裤，身前鼓鼓的一大团。顺强能闻到短裤里散发出的雄性气味，刺激着他强烈的淫欲，他脱下中年人的短裤，已经粗硬起来的阴茎立刻弹了出来，阴茎不太长，13、14厘米左右，可是极粗，上面青筋暴突，如盘龙蛇，龟头颜色极深，象硕大的紫黑葡萄，前端涌出粘滑的淫液，两只睾丸缩的紧紧的贴在阴茎上。顺强把嘴凑上去，舔去龟头上涌出的淫液，然后试探着把龟头吞进嘴里，中年人舒服的“啊”了一声。顺强舌头在龟头上打着转，把口水和淫水涂满整个龟头，舌尖在龟头下的系带上轻舔轻颤，感受着中年人的龟头在嘴里变的更大，他一点点吞阴茎，阴茎太粗了，把他的嘴塞的满满的，舌头几乎不能移动，他的鼻尖触到中年人毛茸茸的阴毛，浓烈的性味冲进鼻子。他把整个一根阴茎都吞进嘴里了。龟头紧紧顶在他咽喉上，一阵呕吐的感觉涌上来，他强压了回去。他定了定神，开始缓缓吐出阴茎，然后又吞进去，嘴唇紧紧箍住阴茎。中年人舒服的呻吟着，屁股开始随着顺强的动作前后摆动，让龟头插的更深。一会儿功夫，顺强就感到嘴麻了，他想吐出阴茎，可是中年人按住他的头，动作加快，在顺强嘴里快速的抽插起来。粗大的阴茎和龟头在顺强嘴里横冲直撞。狠狠操顺强的嘴，顺强被按的动弹不得，只得大张嘴眼看着那根粗阳具在嘴里进进出出。中年人最后狠狠的一插，龟头深深的顶在顺强咽喉上，滚烫粘滑的精液直射而出，灌进顺强的咽喉里。顺强用尽全身的力气强忍住巨大的恶心呕吐的感觉，把精液全部吞进胃里。中年人喘着粗气，把变软的阳具从顺强嘴里抽出来。他拍拍顺强的脸，示意顺强伸出舌头，顺强伸出已经僵硬麻木的舌头，中年人把残留在龟头里的精液涂在上面。中年人很满意，道：“不错，你嘴上的功夫真好，操你的嘴真是爽。”顺强把舌头上的精液咽下去，他想不到中年人会在他嘴里射，刚才虽然很难受可是现在回味起来又觉得很刺激。中年人笑了问：“是不是很爽？”顺强点点头，中年人道：“才刚开始，爽的在后面呢。”顺强轻啊了一声，心想刚射完怎么还来。中年人看出他怀疑，得意的一笑道：“刚才那是急火，出过就完；现在才是慢火，我会让你爽的要死要活的。”他说着，来脱顺强的短裤，顺强欠起屁股，中年人手一勾，短裤就滑到脚踝上，中年人托起顺强双脚，把短裤脱下扔在地上。他审视着顺强的双脚，顺强的脚掌常年劳作又厚又大，脚跟浑圆脚趾短粗，趾甲剪的很短，中年人赞道：“你的脚真好看，是男人的脚。”顺强被他摸的有点心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忽见中年人低下头张开嘴，竟把他大脚趾含进嘴里，顺强大惊，啊了一声就要抽出来，中年人却强硬的拉住了。又吸又吮顺强的脚趾，顺强又羞又躁，又有点兴奋，心说幸亏刚才洗了澡，要不然臭脚味肯定把他熏跑了。中年人把顺强十个脚趾都吮了一遍，又伸舌头舔了脚缝，痒的顺强直想笑，中年人亲吻他的脚掌脚背，渐渐向上亲吻他黑黢黢的毛腿，却绕过顺强的阳具向上，把顺强全身舔了一遍，最后停留在顺强乳头上，舌尖在乳头上旋转，顺强胸膛一起一伏，乳头变黑变硬，乳晕的颜色也更深了。中年人抬起头，对顺强说：“你真美。”顺强差点笑了：“我黑皮糙肉，那里美。”中年人严肃的说：“我说的不是那个美，而是做为男人的美……”，他的双手在顺强身上游移：“你的皮肤光滑有弹性，肌肉结实饱满，即不显得硬也不觉得软。全身的比例也很协调，又没有多余的肥肉。你的身材配上你的相貌，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你就象一件艺术品。”顺强想他一定是拿自己开涮，可是一触中年人的眼睛，那双眼睛有些朦胧迷离，似乎陶醉其中，心里一动，知道他说是真心话。心里很感动，还从没一个人这么夸过他呢。想不到一个操他后面的人这样夸自己。中年人接着说：“看着你躺在这里，不管是谁都有一种冲动，都想占有你，想把你压在身底下狠狠的操你。操的你哭爹喊娘，操的你生不如死。”顺强越听越不对劲，这似乎不太象夸他了。中年人移到顺强腿边，凝视着顺强的阳具，那根阴茎斜斜的搭在肚子上，包皮完全褪到阴茎上，硕大的龟头完全暴露在外面，虽然没有硬起来可是看上去就很紧实有力，两只睾丸松驰的垂在腿间。中年人由衷的赞叹：“真是太美了。”他含住顺强一侧的睾丸，冰凉的睾丸进入到温暖的口腔，那感觉妙不可言，顺强头一次被人叼，又惊又喜，觉得这个人全身上下透着古怪，和Gordon和那个戴天理全不一样，看着中年人含着自己的睾丸心里冲动起来，索性放开了让他弄去吧。中年人玩弄着顺强两只睾丸，吸进吐出，向上含住顺强的龟头，舌头轻巧的在龟头上旋转，顺强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中年人嘴里的功夫可不是顺强能比的，吞吐之间忽紧忽松，舌头搅动阴茎更是妙趣无穷，顺强18cm长的阴茎他竟能全吞进嘴里。顺强那受过这个，阴茎早粗硬起来，嘴里也发出淫荡的叫声。中年人吐出顺强的阴茎，他不想顺强这么早就射，他让顺强翻过身来，顺强已经被他弄的欲火上涌，巴不得他操自己的后面，立刻跪在床上，把滚圆肥硕的屁股高高蹶起。浓密的阴毛穿过双腿间覆盖整个屁股缝，中年人道：“你屁股的毛真多。”他双手在顺强两个屁股蛋上抚摸捏弄，屁股缝一开一合，黑毛环绕中黑红的后面也时隐时现。中年人扒开顺强的屁股缝，顺强的后面不停的蠕动，张开时露出里面红色的嫩肉，夹紧时就只剩一个皱缩的棕黑的细缝。显然他已经忍耐不住等着挨操了。中年人也忍不住吞了口口水，阳具硬梆梆的想顶入，他还是克制住了，他张嘴，准确的一口唾沫吐在顺强后面上，比什么公孙尺的枣核镖还准。然后他伸长舌头在顺强后面上下舔起来。顺强痒的啊啊大叫，后面蠕动的更快了。全身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中年人头埋在顺强屁股上，鼻子里吸进顺强屁股缝里的气味，舌头进攻着顺强的后面。他喘吁吁的抬起头，顺强的后面已经红润柔软，缩紧时已不再紧紧闭在一起，而是露出一条细缝。他把顺强又翻过来，把顺强双腿抬高，向两边分开，顺强分开到最大限度。同时尽力把屁股抬高，露出后面。中年人爬上床，继续进攻顺强的后面，不再大范围来回舔，而是用舌尖忽快忽慢的在后面上来回舔动，不时把舌头卷成筒状向顺强后面里插，顺强痒的全身流汗，呻吟不止，后面张的更开了。中年人的舌头伸进他肉环里，在四壁环舔，顺强忍不住叫：“好痒啊，快插进去。”中年人不停他的继续舔，顺强扭动屁股想躲开中年人的进攻，哪里躲得开。他无奈无助的又喊又叫，只是更激发了中年人内心残忍虐待的一面。中年人见到了时候，放开顺强的后面，此刻顺强的后面已经变成一个粉红色的肉洞，中年人把中指伸进去，顺强后面立刻夹紧向里缩去，同时嘴里也满足的叫了一声，中年人抽动手指，顺强兴奋的叫着。中年人又舔了顺强龟头上涌出的淫液涂在顺强的后面上，看着顺强扭动的躯体，中年人再也忍耐不住，他的阳具上也涌出不少淫液，他把龟头和阴茎都涂满，抽回手指，托住顺强双脚，龟头对准顺强圆圆的肉穴用劲向里一顶，顺强大叫一声，有痛苦，但更大的是满足，中年人的龟头太粗了。顺强的后面涨的满满的。象被撕裂一样，可是这痛却比刚才无穷尽的痒更好受。顺强不敢往里缩后面，而是用力向外，好象拉屎一样把后面尽量张大。中年人吸了口气，向里顶进，他观察着顺强的表情，看他紧闭双眼咬紧嘴唇，阳刚威武的男性脸上热汗腾腾，充满痛苦和兴奋。他心里更加亢奋，用力一顶，阴茎全部埋没在顺强的后面里，后面里面的滚热刺激着他。他开始抽插进来，顺强痛苦的呻吟，渐渐变成放荡的叫声，中年人也渐渐感到顺强紧绷的后面开始松驰下来，于是他放心大胆快速的抽插起来。顺强的后面也渐渐开始配合着进出而张合着。以前顺强只是被动的接受，今天却是主动的迎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感，而中年人也感到无比的亢奋。更加拼力的抽插。两个人忘了时间，忘了地点。甚至也忘了自己，完全陶醉在性爱里面。直到中年人最后一个冲顶，精液汹涌而出，射进顺强体内。顺强也挺起腰，夹紧后面，坚硬挺直的阳具也喷射出一股股乳白的滑溜溜的精液。两个人从高潮回落下来，全身的热度渐渐消退。中年人扭动身子抽出阴茎，顺强忍不住痛叫一声。中年人扒开顺强屁股缝，后面还没有合拢，周围红红的，中年人用手一碰，顺强就痛的直叫。中年人有些后悔说：“我的阳具太粗了，弄痛你了。”顺强没有出声。中年人擦净阳具上的污物，又把顺强身上的精液擦掉，穿上衣服，然后对顺强说：“我教你个法子，你没事的时候试试。”顺强看了他一眼问：“什么法子？”中年人说：“每天没事的时候你就尽力缩紧后面用力向上提，就象忍大便一样，坚持四五秒钟后放松，然后再提，每天坚持做二十到三十次。多做不限。这样你的后面就不会变松。”顺强半信半疑，没有说话。中年人从皮夹里抽出几张放在床头，俯在顺强头边说：“不过话说回来，我真喜欢操你，你真是太棒了，我很久没这么爽过了。”说完就走了，顺强看他出了门，心里也暗暗说：“我也喜欢被你操，我也很爽。”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顺强不用Gordon叫，天天准时到酒店报到，他已经习以为常，不去反而不适应了。钱赚的越来越多，距离目标也越来越近。这天早上，顺强算了一下，差不多再有一晚上钱就全凑齐了。而儿子开学的日子也到了。他很兴奋，到邮局给儿子小顺强打电话，叫他明天来城里找他，一起到学校报到。听到电话那边儿子的声音，顺强很高兴，到了晚上，他又准时到酒店，Gordon不在，顺强就就按往常到1312房间。他关好门，抬眼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床上坐着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七八岁的大男孩，穿着一身名牌运动服，圆圆的脸蛋，上唇汗毛还没褪净，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不过一双眼睛来回转动，显出和年纪极不相称的老到和圆滑，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顺强有点发蒙，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大男孩说话了：“进来呀，愣在那里干什么。我就是你今天的客人。”顺强心里咯噔一下，他想不到这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要操他，僵在那里动弹不得。男孩见他不动，脸一沉，厉声说：“你敢不听客人的话。”顺强一机灵，只得走过去，还是忍不住说了句：“你还这么小……”男孩不乐意了,说：“你是不是怕玩不爽。放心，我保证让你爽上天的。”顺强十分尴尬，心想这小孩怎么往那上面理解，我是那个意思吗。不过他看男孩盯着自己的眼睛里透出的淫邪贪婪的目光和那些大人一般无二，心底不由升起一丝惧意。男孩咧嘴一笑，说：“叔叔，刚干这行没多久吧。”顺强脸胀的发紫，不敢看男孩的眼睛，男孩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道：“行有行规，干这行不管客人是什么人，多大年纪，既然给了钱就是大爷，你就得好好侍侯，客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知道吗？”顺强其实早就明白，只是听这小孩一副老马识途的样子给他上课心里总是很不舒服，但他不敢说别的，嗯了一声，男孩脸一沉说：“回答要说知道，重说一遍。”顺强没法，只得说：“我知道了。”男孩说：“声音太小，我听不见。”顺强只得又大声重说了一遍。男孩满意的点点头。顺强心里不是滋味，可是心底的惧意却更深了，不知怎么搞的，和Gordon比他更害怕这个男孩。男孩看出顺强心里的害怕，很得意镇住这么一个高大壮实的和他父亲岁数相当的男人。他凑到顺强面前嘻嘻笑道：“你今年多大了？”顺强本能的说了，男孩笑道：“比我爸爸小一岁，我就叫你叔叔了，不过你要是比我爸爸大我会更兴奋的。”他伸手在顺强肩膀上，胸膛上摸了两把笑道：“叔叔，你长的真壮实。”顺强羞的抬不起头。男孩一粒粒解顺强衣服上的扣子笑道：“脱光了让我看看。”顺强全身的肌肉都缩紧了，阴茎和睾丸缩成一团。他很想推开男孩的手，可是没有勇气。任凭男孩扯掉他上衣，扒掉衬衣，赤裸出健壮的上身，男孩赞了一声，绕到顺强身后，捏捏顺强肩膀上的肌肉，顺势抱住顺强，在他乳房上抚摸，玩弄他两只乳头，同时嘴也不安分的亲吻着顺强的脖子，轻咬他的耳垂。顺强头一次被人这么挑逗，脸上发烧，双腿间却腾起了一阵热流，缩进去的阴茎也随之涨了起来。男孩感觉到顺强身体的变化，停下了，命令顺强：“转过身来。”顺强心里空荡荡的有些失落，很想男孩继续抱着他的感觉。他转身面对男孩。男孩眯着眼睛色色的说：“你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顺强犹豫了一下，男孩的挑逗让他体验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让他很想脱光衣服，随便让男孩做任何事。他默默的解开裤带，手指伸进短裤，情欲战胜了羞耻，他脱掉了短裤，一丝不挂的站在男孩面前，男孩的目光放肆而淫邪的盯着顺强粗壮微硬的阴茎，笑道：“摸摸都能让你硬，叔叔你还真是够淫啊。”他捞住顺强的阴茎揉捏，感受着微硬充满弹性阴茎的质感，顺强的阴茎并没有因为每天的射精而变疲软，依然相当结实有力，只是强度没有那么硬了，玩起来的感觉却更好。男孩显然也兴奋起来，搓动顺强的鸡巴，欣赏着顺强鸡巴挺立起来的样子，两根手指挤捏暗红色的龟头，看着半透明的淫水从鲜红的马口里涌出。他把顺强的阴茎撩到腹上，抓住顺强的两只睾丸又捏又揉，被一个儿子一般大的孩子玩鸡巴的羞辱感让顺强十分羞愧，可是这种羞愧却让他兴奋，淫水不断从马口涌出，喉咙里也发断断续续低沉的淫声。男孩淫笑道：“叔叔，你可真是贱，这么喜欢被人玩。”他在顺强屁股上拍了一下说：“转过身去，把屁股蹶起来，让我玩玩你的屁眼。”顺强没有犹豫，转过身手支在床边，弯下腰，蹶起鼓实浑圆的屁股，男孩扒开顺强的屁股，浓密虬曲的肛毛向两边分开，露出里面暗褐色的屁眼，男孩按了按笑说：“叔叔，你的屁眼真软。被几个人操过了？”顺强的屁眼很敏感，男孩手一按就令他性起，忍不住叫了一声，说：“十……十几个了。”男孩的手指在顺强屁眼上又按又摸，又麻又痒的感觉让顺强的屁眼直往里缩，啊啊直叫，断断续续说：“求求你别弄了，好痒啊。”男孩才不管那么多，手指向下一使劲，抠进顺强的屁眼里，顺强啊的叫了一声，屁眼猛的夹紧男孩的手指向里缩去，男孩嘿嘿笑了说：“被人操了这么多次，屁眼还这么紧，我还没操过你这样的叔叔呢。”他的手指在顺强屁眼里又捅又转，撩拨着四周的肛壁，欣赏着顺强威武十足的脸上强忍奇痒的痛苦难过的表情。一边还问：“叔叔，痒不痒，舒不舒服啊，想不想被这么弄？”顺强已经被他挑逗的欲火中烧，胸膛一起一伏剧烈的喘息着，鸡巴上涌出的淫水已经垂到地上了，他叫道：“不要啊，我受不了了，你操我吧。”男孩本来也有些控制不住想掏出鸡巴操他，可是听顺强一说硬压下去了，说：“这么快就想被操，我还没玩够呢。”说着，又插进一根手指，两根手指在顺强屁眼里搅动，最后插进了第三根手指，顺强的屁眼紧紧裹住手指，随着手指的抽动大力蠕动着，可是他已被男孩控制住，除了淫叫什么也干不了。男孩还想继续玩一会儿，可是他自己也克制不住了。顺强的屁眼又紧又热，那种感觉顺着他的手指直接到了鸡巴，鸡巴硬梆梆的在裤子里胀的十分难受，急切需要释放。他抽出手指，屁眼的充实瞬间变得极度空虚，顺强心里也从亢奋转变成空落落的十分失望，男孩从抽屉里取出一瓶润滑剂挤进顺强滚热的屁眼里，清凉的的感觉让顺强神志清醒了，想起刚才被男孩挑逗时做出的丑态，一时间羞愧懊恼，可是不管是从内心深处还是身体上却更渴望被男孩操。男孩却没注意到顺强心理的变化，他性欲勃勃，他本来年轻没什么耐性，刚才坚持那么久全是逆反心里做怪，此刻却顾不得了。他三下二下扒光衣服，身子很健壮，肌肉块还挺猛，看出是经常运动的。身下的鸡巴已经坚硬起来，香蕉似的向上弯曲，有14、15cm长，龟头已经挣脱包皮的束缚怒张起来，虽然没有顺强的粗，也是个庞然大物了。他拍了顺强屁股一下，命令道：“跪到床上去。”顺强的心忽的燃烧起来，强烈的淫欲淹没了已经少的可怜的羞恶感，他爬到床上，双腿大大的分开跪着，双肘支在床上。男孩站在顺强身后，满意的看着顺强高高翘起的屁股中红润张开的屁眼，双腿间垂下的睾丸和阴茎，男人最隐秘羞耻的部分毫无遮盖的暴露在他面前，男孩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抚摸着顺强的屁股向两边尽力分开，让顺强的屁眼露出的更多，他淫笑道：“叔叔，我操你的屁眼喽。”说着，硬梆梆的鸡巴已经狠狠插进顺强的屁眼里，直接一插到底，整个阴茎埋入顺强的屁眼里，由于润滑剂和刚才男孩手指的扩张，顺强并没有感到痛疼，可是瞬间的充涨感和阴茎与屁眼的刺激感让他忍不住“啊”的叫了一声，男孩快速的抽插起来，每一次抽出都只留龟头在顺强体内，而插入则是全部没入，睾丸和身体撞击着顺强的屁股发出啪啪的声音，顺强从没感受过这么猛烈的抽插，屁眼很快又酥又麻，他已经无法夹紧屁眼配合男孩的动作，只能被动的接受，强烈的快感让他忍不住啊啊的呻吟着。男孩一边干着顺强的屁眼一边说：“叔叔，操的你爽吧，叫的大声点，再大声点，这样才够劲。”在顺强的叫声中男孩越干越兴奋，腰猛的向前一挺，阴茎深深的埋进顺强的屁眼里，不受控制的弹跳了几下，滚热的精液象高压水枪似的喷射出来，顺强甚至能感受到精液冲击的力量。连射了七八下，高潮过去，男孩抽出鸡巴，身子一歪躺在床上。顺强慢慢直起身，屁眼几乎没什么感觉，他试着往里缩了一下。男孩眼睛里带着几分得意问顺强：“叔叔，爽不爽？”顺强犹豫着说：“爽。”这倒是真心话，只是时间太短了，爽的不到位。男孩看出他心里想嘴里没说出来的话。微微一笑道：“这只是热身运动，垫垫场子，爽的在后面呢。”顺强忍不住啊了一声心说：“这什么人哪，这也叫垫场子，那爽该是什么样啊。”男孩不理他，低头看看鸡巴，对顺强说：“给我舐干净。”顺强看了看男孩的鸡巴，软软的垂着，上面沾着粘乎乎的精液还有他屁眼里分泌物，龟头一半缩回到包皮里面，懒洋洋的全没了刚才的精气神。他有些迟疑，男孩随手从旁边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百元钞啪的拍在顺强背上说：“舐了就是你的。”顺强心忽悠了一下，想起儿子小顺强，心一横。趴在男孩腿中间，把男孩的龟头吞进嘴里。男孩舒服的呻吟了一声。男孩阴部散发出的汗味、性味、精液味以及淡淡的他屁眼分泌物的味强烈的刺激着顺强的嗅觉，他的心有些迷乱，他吞进男孩整根阴茎，舐的干干净净，甚至把睾丸吞进嘴里吸吮着。恍惚之间，他突然想到了儿子小顺强，小顺强和这个男孩差不多大，他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他的鸡巴有多大？含在嘴里是什么感觉？……插进屁眼里的感觉呢？是不是很爽？种种念头闪电般转来转去，顺强被最后一个念头弄的心跳加速，一道电流直通屁眼，那里不由自主的抽动了一下，还好，总算有感觉了。男孩自然不知道顺强心里转这个念头，叫顺强：“屁股转过来。”顺强转过身，男孩从顺强双腿间伸过手去抓住顺强软软垂下的鸡巴玩弄着，成熟男人强壮粗长的性物握在手里让男孩有极大的成就感。他揉捏顺强两只沉甸甸的睾丸笑道：“叔叔，你的肉蛋真大，真结实。”顺强有点紧张，生怕他手重捏坏睾丸，好在男孩玩了一会就松开沿着会阴摸到顺强的屁眼上，而且顺理成章似的插进了两根手指。顺强鼻子里忍不住哼了一声。男孩嘻嘻笑道：“叔叔，你的屁眼潮乎乎的了，是不是还想要啊？”一边说一边转动手指，顺强被他挑逗的性起，点点头。他嘴里还含着男孩的鸡巴，很快他就感到，软软的鸡巴开始变粗变硬，他吐出坚硬如铁的鸡巴，那根东西已经变得十分粗大，仰躺在男孩的腹上。男孩从顺强的屁眼里抽出手指，指了指鸡巴对顺强说：“自己坐上去。”顺强还没试过这个，有些踌躇。男孩在他屁股上扇了一巴掌说：“快点，你不是喜欢被插吗。”顺强无奈，跨在男孩身上慢慢蹲下，脸上却泛起潮红，他一手兜住鸡巴，另一手扶起男孩的鸡巴竖起来，试探着顶在屁眼上，他张开屁眼，一点点把龟头吞进去，他感到男孩刚才射进的精液向屁眼涌来，屁眼变得滑溜溜的，他拉屎一样用力张开屁眼使劲向下一坐，扑哧一声，男孩一根鸡巴全部没进屁眼里了。男孩舒服的哼了一声，顺强定了定神，这种情况男孩自然不能动，只有他动了。这个逻辑推理没什么高深的，他挪挪屁股就知道了，事实上他也正抬起屁股抽动起来。深浅随意，快慢由心，顺强很快就适应了，他夹紧屁眼箍住男孩的鸡巴，一下一下抽插着，细细感觉屁眼和鸡巴磨擦的感觉，男孩半闭双眼舒服的呻吟着，渐渐的顺强有些恍惚，他低头看着身下的男孩，那脸渐渐变了，变成了儿子小顺强的脸，而那在屁眼里抽动的鸡巴也似乎变成了儿子的鸡巴，这种和儿子做爱的想法令顺强心里骤然一热，忍不住啊的叫了一声，屁眼也一下变得滚热。男孩察觉到顺强的变化，睁开眼见顺强脸上的表情几分兴奋几分羞涩，问：“你怎么了？想到什么了？”顺强脸迅速红了，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了，怎么好意思告诉男孩自己想到的是被儿子操屁眼呢。他脑子晕晕的，抬起屁股也忘了坐下去。冷不防男孩双肘支床腰猛的向上一挺，鸡巴深深插进顺强的屁眼里，顺强没有防备，身子向后一挺，爽的叫了一声，男孩接下来就是一轮快速猛烈的抽插，顺强半蹲半坐，一波波快感从屁眼流遍全身，他啊啊的叫着，鸡巴也不由自主的硬了。男孩插了几十下，体力有些不支，停了下来，顺强立刻压下屁股接着插入。男孩喘了口气，以不容回避的口气问：“告诉我刚才你想到什么了？”顺强被刚才一轮插的头晕眼花，没有了考虑的能力，断断续续的说：“我……我想到我儿子了。”男孩愣了一下，接着就笑了：“你儿子多大了？”“18了。”男孩道：“和我同岁。”转了转眼珠，脸上现出暧昧的笑容：“你是不是把我当你儿子了？”顺强脸红到发紫，不敢看男孩。不妨男孩又一挺身，又是一轮快插。男孩一边干边问：“你是不是想到让儿子操屁眼了？”顺强被他干的快受不了，好不容易吐出个字“是。”男孩眼睛里闪出一丝奇光，一边继续插一边紧紧追问：“你喜欢被儿子操屁眼？”顺强被他追问的走投无路，屁眼也已被男孩插的淫水直流，难以自持，忍不住叫道：“我喜欢被儿子操屁眼。”男孩忽然兴奋起来，一把抱住顺强，在他嘴上重重亲了一下。顺强没反应过来。男孩已经把他压倒在床上，鸡巴依然深埋在顺强屁眼里。他说：“我就当一回你的儿子，你当一回我爸爸。你喜欢被儿子操，我还正想操我爸爸呢。咱们各取所需，怎么样？”一边说一边抽动起来。顺强彻底眩晕了，眼前的男孩好象真的变成了儿子小顺强，乱伦的感觉让他又是刺激又是兴奋，喃喃叫着：“儿子，儿子，爸爸爱你。”男孩感觉也很刺激，趴在顺强身上，双手在顺强双乳上乱摸，挤捏顺强的乳头，软软的乳头很快变黑变硬，腹部压在顺强的鸡巴和睾丸上，龟头上涌出的淫水涂满了两个人的腹部。顺强双手抱着毛茸茸的粗腿向两边掰开，向前探着头，男孩的舌头伸进他嘴里，他忘情的吸吮着。男孩感觉这样还不过瘾，直起身。把顺强的屁股尽量向上抬，屁眼冲天，他站在顺强身后，居高临下的把鸡巴插进去，顺强爽的啊啊直叫，男孩插了一会淫笑道：“爸爸，想吃自己的鸡巴吗？”顺强愣了一下说：“怎么吃啊，又够不到？”男孩得意的说：“爸爸的鸡巴这么大一定够得到，我帮你。”说着抽出鸡巴继续向上推顺强的屁股，脊柱向上弯曲，顺强感觉背部又紧又痛，可是眼看着湿滑的鸡巴一点点靠近，又惊又喜，他头一次从这个角度这么近看自己的鸡巴，粗长的阴茎上爬满了大大小小暴突而起的血管，如龙盘蛇曲，硕大的龟头上全是粘液，湿滑不堪，当中的尿口红润润的张开，不停向外涌着淫液，淫液垂到肚子上，象一根透明的丝穿过腹部，穿过胸膛，向嘴巴垂来，顺强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心里突然渴望把自己的鸡巴吞进嘴里。男孩一边向上推，一边按摩顺强的脊柱，终于把顺强的躯体整个弯了过来，顺强张开嘴，把自己的龟头吞进嘴里，龟头上全是淫水又湿又滑，他又吸又舔，自己吃自己，果然是另一种感觉，让他十分刺激，然而更让他刺激的是他看见了自己的屁眼，浓密的肛毛被汗水和精液弄的湿乎乎的贴在皮肤上，当中那个粉红的圆圆的肉洞张着嘴，湿润光滑，好象渴望着被操。他看到男孩走到他眼前，那根粗硬的鸡巴直挺挺的立着，上面青筋暴突。他看着男孩的手指在他屁眼四壁搔弄刮捏，他唔唔的从喉咙里发出呻吟，男孩两只手向两边扒开顺强的屁眼淫笑着说：“爸爸，想让儿子操你的屁眼吗？”顺强看得见被扒的大张屁眼里红色的肉壁因为渴望被操而不停的收缩蠕动，他唔唔的叫着，用眼神恳求男孩“快点插进去”。男孩淫笑：“爸爸，看仔细，儿子的鸡巴要来了。”他挺起硬硬的鸡巴，粗大的龟头顶进顺强的屁眼，顺强舒服的发出一声叹息。男孩的龟头在顺强屁眼处来回摩擦了两下，才往里深入。顺强眼睁睁看着那根大粗肉棒顶进屁眼里，屁眼被塞的满满的，极度的充实饱涨，随着男孩的抽插，顺强亲眼看着自己的屁眼里进出着一根大鸡巴，同时随着抽插动作他的龟头在嘴里也上下动起来，他的屁眼被男孩操，嘴又被自己的鸡巴操，这种感觉真是他从未想过的，让他十分刺激，在男孩疯狂快速的抽插下，他高潮迭起，淫液涌满嘴巴几乎吞不下去。男孩扶着顺强的腰，好象身下的壮男就是他的爸爸，这种想法更激起他的兴奋，他一下一下用力顶着，肉体相撞的啪啪声，阴茎抽插发出的啵啵声让他不复有理性的疯狂，恨不得一下把身下男人的屁眼操穿操烂，他放声大叫：“你去操别人，我就操你，我要操穿你的屁眼，操烂你的屁眼。”极度的亢奋中一股热流涌过他双腿间，他啊的叫了一声，鸡巴死死顶进顺强屁眼里，粘稠滚热的精液汹涌而出，喷射进顺强体内，同时，顺强也在极度的高潮下射了出来。白花花的精液灌了满口，他没法吞咽下去，嘴巴里还含大龟头，结果精液顺着嘴角向外流，一部分直涌进鼻子里，呛的他喘不上气来。高潮过去，空气中的热度渐渐散去，两个人滚烫的身体也冷却下来，男孩抽出疲软的鸡巴，顺强慢慢展开身子，真舍不得吐出龟头，那种肉肉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床单被两人的汗水和淫液弄湿了一大片。男孩自己擦净身子穿上衣服，看看依然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顺强，他凑到顺强脸前，笑道：“叔叔，爽不爽？”顺强点点头，紧接着又说：“爽。”男孩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说：“我也很爽，操你真是舒服，比操任何人都强。”他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往顺强肚子一拍，顺手用劲捏了一下顺强凉丝丝的睾丸，在顺强惊叫声中哈哈一笑走出房间。顺强很疲倦，这男孩的体力真不是盖的，到底是年轻，这一晚上比他三个晚上都累，不过感觉也真是爽呆了。他翻了翻男孩给的钱，真不少，他心里十分兴奋。心里却空荡荡的有些失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他了。他抚摸睾丸，被男孩捏了一下还有些隐痛，忽然就想到了儿子小顺强，心里一阵激动，不知道和儿子干能不能这么爽。他被这种想法烧红了脸，忙爬起来跑到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好一会儿才将男孩的精液拉出来。第二天，顺强早早就来到长途汽车站，本来用不着这么早，可是他急切想见到儿子。中午十一点，车才到，顺强一眼就从下车的人流中认出儿子。虽然才十几天没见，可是在经历了这些事以后，再见到儿子让顺强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上前一把抱住儿子。小顺强的脸迅速红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爸爸象小孩一样抱着让他很难为情。他挣了挣悄声说：“爸爸，他们看着呢。”顺强也意识到有些失态，松开手，这才仔细打量儿子，这些年他才真正细细看儿子：小顺强就是小一号的顺强，他继承了顺强健壮魁梧的体格，只是少了顺强身上成熟男人特有的气质，多了几分稚气。脸上的线条也柔和了许多，不象顺强棱角分明和阳刚，但是浓重的眉毛，直挺的鼻梁，微微努起的丰满的嘴唇和那双带着诚实善良的黑白分明的眼睛却象是从顺强脸上刻下来一样，笑起来右脸颊会现出一个浅浅的酒窝，嘴唇上细小的茸毛已经褪净，黑黑的胡茬破肤而出，他的皮肤很黑，但不是顺强成年风吹日晒的古铜色，而是天生的，但是黑的均匀，黑的有趣，总之一句话是一个标准的有点憨头憨脑的可爱的小熊。顺强怦然心动，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儿子就长这么大了。小顺强被顺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低头整理行李。顺强收回目光，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为了儿子，做什么都值得。顺强和小顺强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午休时间，接待的教师和学生都吃饭去了。父子俩也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小吃铺吃饭，要了两碗面，顺强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得知一切都好，放了心，却忍不住深切的怀念起农村的生活，虽然没钱活的自在，现在虽然有钱了可活的却一点也不开心，面端上来他挑了两筷子就吃不下去了，见小顺强大口大口的吃着心里十分高兴，只是看着看着，儿子的头上浮起另一张脸——那个淫笑着压在自己身上操自己的男孩，顺强心里一哆嗦，使劲晃晃头赶走幻像。小顺强疑惑的看着他，顺强掩饰的强笑一下，把自己的面推到儿子面前说：“你吃吧，我不饿。”忍不住在儿子头上摸了摸，短短的头发茬扎的手生痛。吃过饭两人回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手续挺烦琐，不过接待的教师和同学都很热情，小顺强报到的时间已经有些晚，该来报到的基本上都报到了，所以没人跟他们抢，还算顺利，只是小顺强看着顺强拿出厚厚一沓钱交学费时惊讶的瞪大眼睛，等一切手续办好，走在平整宽敞的校园里去宿舍的路上，顺强见小顺强不住四外张望，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他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这些天头一次也发自内心的笑了。小顺强的寝室在三楼最里面的一间，门关着，小顺强敲敲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一个高大帅气，相貌粗犷的男孩打开门，很热情的将顺强父子让进来，宿舍寝室干净整洁，只有四张上铺，下面是桌子和衣柜，其中三张床已经有人，只剩下靠门的一张床了，小顺强也只能住这张床了。顺强帮他收拾床铺整理衣柜，小顺强的行李很少，衣服也只有很少的几件，而且是很旧的。顺强看了心里隐隐作痛，竟然忘了给小顺强添几件新衣服。切收拾停当，天也擦黑了，吃了饭，顺强要回去，小顺强跟着他到公共汽车站等车，顺强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小顺强憋了半天才低声说：“爸爸，那么多钱，你怎么赚的啊？”顺强身子一震，尽管他早料到儿子有此一问，可是真听到这话还是让他心惊肉跳，他咳了一声，尽量用正常语气说：“不用你操心，只要你好好读书就行了。”小顺强有些别扭，低头答应了一声。汽车开来了，顺强忽然想起来，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塞给小顺强说：“回去休息吧，我过两天再来。”汽车缓缓启动，顺强回头见儿子的身影渐渐远去，一丝苦涩涌上心头，逐渐扩大占据整个心灵，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贫穷和富裕的差距，这就是现实，他本来想只要小顺强开学就不干了。可是这才刚刚开始啊，为了儿子，他直接去了丽苑酒店。一个星期过去了，小顺强对大学生活还是感到新鲜，每天在宿舍食堂课堂三点穿梭，忙忙碌碌，颇有味道。和同寝的三个人也混熟了，给他开门的叫齐翔，家住本市，父母都在国外做生意，留他一人在家，所以尽管学校不允许本市学生住宿，对他还是网开一面；另两个耀和辉来自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学校，他们的关系很亲密，一起出操，一起吃饭，一起上课，几乎形影不离。于是宿舍里经常只剩小顺强和齐翔两人，齐翔对小顺强印象不错，小顺强对他也颇有好感，一来二去由生到熟，两人成了好朋友。星期天，顺强来了，领着小顺强逛商店，给他买衣服，鞋，并不在乎价钱有多贵，小顺强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从未见顺强这么花钱。两人吃饭的时候，顺强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顺强一惊，脸色也有些变了，Gordon好久不给他打电话了。匆匆一接，却是要他立即到酒店来。顺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跟小顺强说了一声，送他上了回校的车之后直奔酒店，等见了Gordon见他满面春风，一颗心才放下。Gordon说：“我晚上坐飞机到外地开个会，一个星期后才回来，今天你陪我。”顺强噢了一声，有些奇怪，Gordon几乎每天晚上都上他一次，用不着为这事特意叫他来一趟吧。Gordon看出顺强疑惑凑到他耳边悄声说：“我们就在这里干。”顺强啊了一声，脸红了，这里是Gordon的办公室，临街全是落地大玻璃窗，阳光洒满整个房间，对面不远就是写字楼和高层，下面是熙来攘往的人流，更不用说随时来找Gordon汇报工作的人。顺强还从未在这种环境下干过，嗫嚅着道：“这里……会被人看见的。”Gordon急躁的说：“每天晚上都在床上，翻来覆去都腻了。咱们来点刺激的。”边说边动手扒顺强衣服，顺强无奈，只得任Gordon把他扒的一丝不挂，光脚站在冰凉的大理石地上，一丝凉气窜了上来，顺强颤抖了一下。他定定神，蹲在Gordon面前，解开西服裤子前面的扣子，露出里面胀鼓鼓的白色三色内裤，男人下体独有的气味散发出来，顺强已经十分熟悉这种味道，他把头凑上去，在那个鼓包上亲吻，轻咬。很快，那里面更加鼓胀起来。一根粗大坚挺的肉棍形状显现出来。顺强拉下三角裤前端，那根粗长黝黑的肉棍连着两个肉蛋弹了出来，顺强已经习惯Gordon的鸡巴，毫不犹豫张嘴吞进Gordon的龟头吸吮起来。Gordon眯着眼睛注视着顺强，金色灿烂的阳光晒进室内，照在顺强光裸的身上，宽厚健壮的脊背象涂了层金色的油彩闪着亮光，饱满鼓实的屁股随着顺强的吞进吐出上下起伏。想起一个月前这个彪形大汉还十分羞涩羞愧，现在却光着屁股舔自己的鸡巴，Gordon心里十分得意，这就是征服。强烈的胜者的满足让他忍不住抚摸着顺强肩背，而且顺势一路摸下去，从顺强屁股中间伸进手指，触到黑茸茸的肛毛，他对顺强的屁股已经十分熟悉，直接摸下去，指肚按在一个软软的，周围有皱摺的细缝上——那是顺强的屁眼。他在顺强的屁眼上来回摩擦，感觉顺强本来松驰的屁眼之间收缩起来，被操了这么多次还这么敏感。Gordon十分满意，更加快速的刺激顺强的屁眼，然后把手指塞进顺强的屁眼里。顺强从嗓子眼发出一声短哼，Gordon的鸡巴塞了他满嘴，发不出声音。Gordon感觉到顺强屁眼的紧热，开始旋转手指，并且小幅度的抽插，只是顺着顺强屁眼的缩紧和放松移动，这也足够刺激顺强，他吸吮的更用力，嘴里已满是Gordon龟头涌出的淫液。两个人正爽，忽然响起轻轻的叩门声，声音不大，却不亚于晴天霹雳，Gordon火速抽回手指，顺强也急忙吐出Gordon的鸡巴，结结巴巴的说：“我刚才进来好象没锁门。”Gordon也有些慌张，本来已经硬梆梆的鸡巴软了下来，前面垂下一线淫液，说：“你快躲躲。”顺强四处看：“躲那里啊。”Gordon急中生智，指桌子说：“躲里面去。”Gordon的办公桌十分宽大，两边是柜子和抽屉，中间空间足够藏一个人的，顺强顾不得多想，把散在地上的的衣服鞋袜胡乱抓起来，弯腰钻进桌子底下，Gordon忙坐在椅子上，装作若无其事，喊了声：“进来。”顺强藏在桌子底下心抨抨直跳，听见有人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Gordon，这是这个月的帐和报表，请你看一下。”Gordon松了口气，好事被搅有些恼火，道：“这有什么急的，巴巴的拿来。”那女人道：“您说的要在您走之前交给您过目的。”Gordon才想起来，鼻子里嗯了一声，极不情愿的看起来。顺强躲了一会儿，开始还可以，可是越来越觉腰酸背痛，巴不得Gordon赶紧打发那女人走，可是Gordon好象看的很认真，还不时问几个问题。顺强实在有些忍不了，轻轻摸了摸Gordon的腿，示意他快点。Gordon却不动声色把腿移开了。顺强心里这个气，大理石地面很凉，他光着屁股又不敢发出动静。忽然发现Gordon裤子没扣好，他实在受不了，咬咬牙，伸手抚弄Gordon的裤裆，Gordon没想到顺强会来这手，啊了一声，那女人吓了一跳：“Gordon，怎么了？”Gordon强自掩饰：“没什么。”夹紧双腿，身子往桌前靠了靠。顺强无计可施，解开Gordon裤子上的扣子，露出里面的内裤，前面已经被淫液弄湿了一片，顺强抓住Gordon的鸡巴揉捏起来，Gordon又急又气，脸胀红了，可是又不能说，只得强忍着。弄的那女人直看他。他往桌着靠，肚子顶着桌子，生怕被女人发现他身下的秘密。顺强误会了，以为Gordon靠过来是让他继续弄，干脆伸进Gordon内裤里面，把鸡巴掏出来，上下套动起来。Gordon恨的牙痒痒的，可是这种感觉也真是从未有过的惊险刺激，鸡巴上象电流通过，一道道在全身流窜，让他热血沸腾，鸡巴充血硬硬的挺了起来，顺强也在掳Gordon鸡巴的时候自己兴奋起来，忘了冷，干脆把头凑过去，叼住Gordon龟头吸了起来。Gordon实在看不下去，把文件一合说：“今天就到这儿，剩下的我回来再看。”女人答应一声，收拾好离开。Gordon又说：“下午我不会客，所有人都不许进来。”女人答应着退出门。Gordon迫不及待向后一缩，把鸡巴从顺强嘴里抽出来，恨恨的道：“你可真有一手。”顺强总算等到这时候，忙从桌子底下爬出来。Gordon顾不上他，提着裤子把门锁上。回头指着顺强说：“你想害死我。”顺强说：“我也不想啊，可是底下太小，而且又冷。”Gordon看看桌子底下，果然塞顺强这么大体格是小了点。再看顺强全身皮肤上都鼓起一层鸡皮疙瘩。忍不住笑了：“你平常不是不好意思干吗？怎么在女人面前敢干了？”顺强脸胀红了，说：“你不是说要刺激吗？我还以为你靠过来就是要……”Gordon回想一下，哈哈笑了道：“不错，真他妈惊险，刺激，好久没这么爽了。”一边说一边清理桌面，对顺强说：“跪上去。”顺强一愣，没明白怎么回事。Gordon一边脱衣服一边说：“刚才你让我爽，我现在也让你爽爽。”顺强知道这是必然的，乖乖爬到桌上，分开双腿，屁股蹶起，Gordon也脱光衣服，走到顺强身后，眯着眼睛审视顺强的屁股和双腿间垂下的阴囊阴茎，尽管他玩过很多次，还是感到冲动，他一手在顺强屁股上抚摸着，不时捏一捏，另一只手玩弄着两只睾丸，顺强舒服的呻吟着，屁眼忍不住开合起来。Gordon握住顺强冰凉粗大的鸡巴套动，软软的的鸡巴很快变得弹性十足，龟头前浸出丝丝淫水，一比温热从龟头上传来顺强低头一看，Gordon正用舌尖在龟头前端轻舔，接那涌出的淫水，顺强啊了一声，Gordon从来只用手，没用过嘴，Gordon嘿嘿一笑，“今天就是要刺激。”顺强心里又是紧张又是兴奋，鸡巴被Gordon一舔，淫水涌的就更多了。Gordon感觉差不多了，把舌头上沾的淫水都涂在顺强屁眼上，这也是Gordon头一次舔顺强的屁眼，又让顺强刺激兴奋，忍不住浪叫起来。Gordon舌头在顺强屁眼上来回舔动，看着顺强屁眼一收一缩，露出里面粉红的肉壁，淫水浸进屁眼里，变得光滑润泽。忍不住淫心大动，下身鸡巴也淫水横流，他一边套动自己的鸡巴，把淫水抹在鸡巴上，多余的都抹在顺强屁眼上，把屁眼周围的肛毛都弄的湿漉漉的紧贴皮肤，他把中指插进顺强屁眼里，来回转动，前后抽插，顺强闭着眼睛，啊啊的淫叫着，Gordon一根一根的插进去，插了三根手指，在顺强屁眼里抽动，顺强耸动着屁股迎合着Gordon的动作，叫的更加淫荡，嘴里含糊不清的叫“唔，我受不了，快插我。”Gordon也是欲火难烧，喘吁吁道：“想让我的鸡巴操你的屁眼吗？”顺强强忍着屁眼的酸痒叫：“想啊，快用你的鸡巴操我的屁眼，狠狠的操。”他大幅度的摆动着屁股，鸡巴在两腿间剧烈的晃荡着。Gordon再也忍不住了，把顺强翻过来躺在桌子上，双手把顺强双腿向两侧上面掰开，顺强的鸡巴仰躺在肚子上，两只卵蛋紧缩在根上，湿乎乎的屁眼花蕾一样绽开，Gordon吞了一大口唾沫，把涂满淫水变得粗硬挺长亮闪闪的鸡巴对准顺强的屁眼用力狠狠的一顶，一插到底，顺强象鱼一样弓起身子，痛叫一声，Gordon的鸡巴实在太粗，而且插的这么猛，尽管他身经百战，一时也忍受不住。Gordon才不管，开始迅猛的抽插起来来，开始的阵痛过去，紧接着的就是极度的快感，顺强晕眩了，气喘吁吁的淫叫着：“唔，好爽，用力一点，插的再深一点。”Gordon猛干着顺强的屁眼，每一下都深深的插入，几乎全部的抽出，一进一出带动着顺强粉红的肉肠，鸡巴和屁眼紧密的结合，顺强屁股的滚热和Gordon鸡巴的炙热让两人更加疯狂，肉体相撞发出的啪啪声，鸡巴插屁眼的噗噗声，两人的喘息声、淫叫声充满整个宽敞的房间。Gordon喘过一口气，动作放缓，抽出鸡巴，潜潜的插了几下，然后猛的用力一插，直插到底，顺强正觉得插不爽，猛然这一下几乎插到他心里去了，他屁眼猛的一缩，几乎喘不上气来，极度的快感电流一样穿过躯体，Gordon看着身下男人被操的极度超爽的样子，更加激起淫欲，他如此九潜一深的抽插，让顺强欲仙欲死，身子软瘫成一滩泥。Gordon操的兴起，一把抱起顺强来到窗前，双手把住顺强两片屁股，让他在鸡巴上上下套动，套动几下，Gordon就感到有些吃力，顺强太重了，而且两人身上都象水洗一样被汗湿透了，滑溜溜的根本抱不住，他放下顺强一条腿，却抬起另一条腿从身前绕过去，这样他的鸡巴就在顺强屁眼里转了半圈，爽的顺强啊啊的浪叫。他抬着顺强一条腿，继续在顺强屁眼里猛操着。顺强从极度快感中渐渐下来，睁开眼，顿时吓坏了，自己竟站在窗前，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只要向上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他惊慌失措，惊叫：“这里不行，不要，会被人看见的。”Gordon强硬的把顺强压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干着道：“怕什么，要的就是这个，刺激。”顺强被他压的支撑在玻璃上动弹不得，屁眼却传来一波波快感，他只有咬牙强忍，只盼着楼下没有人抬头看。可是心底却深处却渐渐渴望被人看，真如Gordon说的这种感觉真是刺激。Gordon的一只手伸到他腿前，抓住他两只睾丸揉捏着，玩弄着他半软半硬的鸡巴，顺强喉咙里发出阵阵低吼，鸡巴渐渐抬头变得粗硬起来。Gordon查觉到顺强的变化，更加快速的抽插，每一下都直插到底，深入顺强的阳心，顺强完全被淫欲冲晕了头脑，忘了身在何处，放荡的开始淫叫，前后踊动屁股配合Gordon的抽插，直上高潮的最高峰。忽听Gordon在耳边悄声说：“看，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看咱们呢。”顺强啊的一声惊叫，猛然清醒，而同时，鸡巴一抖，大股大股粘稠乳白色的精液也狂射而出，直射在玻璃上。顺强顾不得多想，往下看去，果然有一个穿红衣的女人却是背对他们向对面走去。刚清楚Gordon是吓唬他的，屁眼猛然被Gordon一个重插，一股股滚热的液体冲进了体内。Gordon出差好几天，顺强感觉轻松了不少，有更多时间去看小顺强，看小顺强和启航关系越来越亲密，心里也很高兴。启航不但学习好体育也好，打篮球、踢足球，游泳样样都在行，小顺强学习比启航好，体育上就差多了。启航便带着小顺强踢足球，小顺强体力好，也够聪明，没几天就进步神速。启航大加赞赏，强力推荐小顺强加入系足球队。这天，小顺强给顺强打电话，顺强听小顺强声音有点古怪，问：“怎么了？”小顺强吞吞吐吐的说：“明天下午没课，启航让我和他到学校游泳馆游泳。”顺强奇怪说：“好啊，你游泳不是挺好吗？”小顺强停了停，嘟起了嘴说：“可是我没有泳裤啊。”顺强恍然大悟，这里不是乡下，游泳是要穿短裤的，他爽快的说：“我给你买。”第二天下午，顺强买了游泳裤给小顺强送去，在游泳馆前却只见小顺强一个人，他问：“启航呢？”小顺强说：“他们已经进去了。”顺强把泳裤交给小顺强，小顺强第一次在游泳馆游泳，有些害羞，对顺强说：“爸，你陪我一起进去吧。”顺强左右无事，也想多跟儿子呆一会儿。爷俩一起进了游泳馆。泳池里人已经很多了，小顺强听见有人叫他，循声望去，正是启航，启航半身浸在水里向他挥舞手臂向旁边指了指，小顺强一看是男更衣室，拉着顺强走了进去。更衣室里没有人，小顺强找了一个空衣柜开始换衣服，顺强开始有些漫不经心，可是当小顺强脱掉衬衣，露出里面黝黑健壮的上身时，顺强心猛的一跳，一阵热流从丹田升起，迅速涌遍全身。他头一次注意看小顺强的身体，18岁的小顺强身体已经完全发育成熟，宽宽的肩膀和结实的胳膊上全是鼓鼓实实的肌肉，两块胸肌也有形有款的向前凸起，乳晕有五分硬币大小，乳头颜色并不深，呈肉红色，看上去嫩嫩的。顺强忍不住吞了口唾沫。小顺强的腹部也很结实，腹肌形状清晰可见，线条却很柔和。腰很灵活，没有一丝赘肉。他解开皮带，脱掉长裤，露出强壮结实的双腿。和顺强一样，长满了茸茸的腿毛。屁股鼓鼓的向上翘起。前面也鼓鼓的，将短裤顶起。顺强心跳忽然加速，因为小顺强脱掉了短裤，顺强的心剧烈的跳动，以至于他几乎能听到呯呯的心跳声。小顺强的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变的那么大，那么强壮了。看上去和自己的几乎相差无已。只是颜色没自己的深。包皮还裹住半个龟头。顺强感觉一阵阵热流在全身流窜，屁股缝湿湿，屁眼痒痒的。鸡巴也不知不觉强硬起来，在短裤里施展不开胀的难受。真想好好尝尝儿子的大鸡巴，那肯定是无上的美味。他忽然想到上次操自己的男孩，想到被那男孩操的极爽的感觉。那男孩无论如何是比不上小顺强的，如果换成小顺强……，那一定是爽上天的感觉。他正在胡思乱想，小顺强已经换好泳裤，见顺强盯着自已呆呆的站在那里，脸不觉红了。叫了声：“爸。”顺强一激灵清醒过来。心里暗骂自己太贱了，怎么能打儿子的主意。他定定神和小顺强一起走出更衣室。刚出门，迎面一个人正要进来，小顺强叫了一声：“陈文宏，你也来游泳。”对面的男孩应了一声，顺强跟在后面，听这声音不由一哆嗦，抬头一看，脑袋嗡的一声炸了，如被雷击，面前站着的男孩正是操过自己的那个男孩。陈文宏也看到了顺强，眼睛里闪过一道亮光，瞬间恢复正常。小顺强没有注意他的变化，很自然的给顺强介绍：“爸，这是我们系足球队的，和我一起踢球的同学陈文宏。”陈文宏抢先说：“叔叔好。”顺强见陈文宏反应正常，稍稍放了心。也礼节性的点点头。陈文宏让开路让小顺强先走。顺强和陈文宏擦肩而过的时候，陈文宏突然凑在他耳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安全通道那儿等我。”顺强全身一哆嗦，陈文宏已头也不回的进了更衣室。顺强心里又是恐惧又是惊慌，他本来以为自己在城里人生地不熟，没人会知道他做的事，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碰上了。世界真是小啊，如果被儿子发现……，顺强不敢再想下去，他也不敢不听陈文宏的话，陈文宏在他面前始终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何况他害怕陈文宏在小顺强面前告他的密。闷闷的看小顺强游了一会儿，就趁没人注意悄悄走到游泳馆另一侧的安全通道。这里很安静，一个人影没有，顺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半天过去了可是还不见陈文宏来。顺强如坐针毡，可是紧张却又带有一丝兴奋。再见陈文宏让他想起仰身陈文宏胯下又刺激又爽的感觉。正在胡思乱想，身子忽然被抱住了，顺强吓了一跳，正想挣脱，耳边传来陈文宏淫荡的声音：“叔叔，我来了。”顺强全身的劲立刻消失了。身不由己被陈文宏推到走廊尽头一扇门前，陈文宏推开门，是工具室。陈文宏一直把顺强推到墙边，嘴里呼出的热气吹在顺强脸颊上：“叔叔，想我了吗？”一边手从顺强衣襟下面伸进去，在顺强肚子上抚摸着。顺强对这个男孩又怕又爱，想起两人在一起的激情，咽喉里滚过一阵热浪，低声说：“想。”陈文宏嘻嘻笑：“那你是想我多还是想小顺强多？”顺强身子一颤说：“你和他不一样。”陈文宏得意的笑：“是，我是操叔叔你屁眼的，小顺强没操过吧。”顺强被他说的又羞又气，鸡巴却不由自主的硬了。陈文宏的手向上，抓住顺强两只突起的乳头，一会挤，一会捏，一会揉，弄的顺强两只乳头变的硬硬的，他继续在顺强耳边低语：“叔叔，你想我那里啊？”尽管看不见，顺强的脸还是热了，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他吞吞吐吐“我想……，我想……”。冷不防陈文宏在他两只乳头上狠狠一拧，顺强猝不及防，疼的叫了一声，陈文宏不紧不慢道：“叔叔，你不乖哟，为什么不说呢？”顺强没有办法，红着脸说：“我想，我想你干我。”陈文宏嘻嘻的笑：“想我那里干你啊？”顺强忍着羞耻说：“我想你的鸡巴干我的屁眼。”陈文宏得意的笑：“这才对，叔叔你真可爱。”他把顺强翻了过来，嘴唇凑了上去，亲吻着顺强的嘴，顺强心里升起一丝兴奋，也忍不住回应着。两人舌战了一会儿，陈文宏停了下来道：“叔叔，你知道该怎么做。”顺强喃喃道：“是，我知道怎么做。”他有些颤抖的解开衣扣，将上衣脱掉，又解开腰带，脱下裤子，脱得一丝不挂。他蹲在陈文宏面前，拉下泳裤，那根庞然大物软软的垂着，他咽了口唾沫，把那根鸡巴吃进嘴里。他用舌头搅动着，舌尖在马口上来回游弋，感觉那根软软的肉逐渐变硬，逐渐抬头。陈文宏舒服的呻吟着，说：“叔叔，你的嘴巴越来越厉害了。”顺强用更加快速的动作回应，凡是被他叼过的无一不夸他。他也感觉自己越来越得心应手，无论什么样的鸡巴都能轻松应付。陈文宏被顺强嘬的心猿意马，他甩掉拖鞋，光着的脚伸到顺强腿裆间，找到顺强软软垂下的大肉棒，他开始用脚掌来回揉搓起来。顺强还头一次被人用脚摸鸡巴，有些害怕，向后缩了一下。却被陈文宏强硬的拉了回来，脚掌挤压顺强沉甸甸的两只睾丸，脚趾在顺强龟头阴茎上揉踩。很快顺强就适应了，咽喉里发出呜呜的叫声，龟头上开始淫水泛滥。陈文宏的脚趾伸到顺强屁股下面，大脚趾在顺强屁眼上来回磨擦着，不时向里顶，顺强忍不住扭动屁股，收缩着屁眼，眼睛里露出乞求的目光望着陈文宏。陈文宏不为所动，继续捅顺强的屁眼，顺强知道在陈文宏面前他是不可能有尊严和羞耻的，只有他说的越淫荡，做的越淫荡陈文宏才会放过他，他吐出陈文宏已经变得钢硬的鸡巴，用呻吟般淫荡的声音说“不要折磨我了，用你的鸡巴狠狠的干我吧。”他仰身躺在地上，双腿叉开向上高高抬起，两手掰开鼓实挺翘的屁股蛋，手指在屁眼周围抚弄着，暗褐色的屁眼在他手指下忽缩忽张，粉红鲜嫩的肛壁时隐时现，不停的收缩蠕动着。陈文宏望着顺强，这个一直羞涩的魁梧大汉这次主动拨开屁眼，而且做出如此淫荡的姿势让他操，他心里十分得意。这就是征服最大的乐趣。他也实在忍不住，骂了一声：“叔叔，你真他妈的勾人。”扑了上去，鸡巴对准顺强的屁眼狠狠的插了进去。顺强剧烈的喘息着，应合着陈文宏的动作，直到陈文宏一口气在他屁眼里射了四次。陈文宏很爽，在顺强脸上亲了一下说：“今天叔叔的表现真好，我很满意。”顺强脸红了，不得不如此的后面还隐藏着他的目的。他小心的说：“今天的事，你别告诉小顺强。”陈文宏愣了一下，暧昧的笑了“叔叔，你不想小顺强操你的屁眼？”顺强心猛的跳了一下，喉咙有些发干，他道：“你和小顺强是同学。就当帮帮他。”陈文宏蹲在顺强面前，手指在顺强很有男子气概的脸上抚摸着，慢慢道：“叔叔，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你不想小顺强操你的屁眼？”顺强眼前闪过刚才见到的小顺强那根粗大硕壮的东西，那是没用过的宝器。可是……，他艰难的说：“不想。”陈文宏的手指在顺强嘴唇上摸来摸去，道：“叔叔，你没说实话。”顺强实在急了，抱住陈文宏的腿，哀求道：“叔叔求你，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别告诉小顺强。他还小，会受不了的。”陈文宏半天没说话，顺强的心象在油锅里煎熬，这片刻的功夫象一个世纪那么漫长。陈文宏终于慢慢的道：“为了小顺强，你真的什么事都能干？”顺强全身颤抖了一下，还是坚定的说：“是。”陈文宏点点头说：“很好，有一件事，如果你办的好。我就不告诉小顺强。”顺强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感动的眼泪几乎流了出来。说：“我一定办好。”陈文宏淡淡道：“知道你的老板吧？”顺强一愣“Gordon？”陈文宏“嗯”了一声，道：“我要你帮我搞他一次。”顺强愣住了，陈文宏盯着他：“你不想干？”顺强心存疑虑，嘴里说：“不是，只是……”他犹豫着说：“可是Gordon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间回来。”陈文宏说：“我知道，他明天中午的飞机回来。”顺强愣愣的看着他，心想：“他怎么知道。”陈文宏看顺强发愣，得意的一笑说：“我什么都知道，别想瞒着我。”他拍了拍顺强的脸说：“明天早上给他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我。我会指示你下一步行动的。”说完转身走出门，丢下顺强一个人躺在地上。顺强全身无力，躺在地上。并不全是被陈文宏操的，心里的疲惫远比身体的疲倦要大。今天发生的事让他如在梦中。他摸了摸屁眼，已经从麻木中渐渐恢复了知觉，一道粘粘的，冰凉的液体正从没有完全闭合的屁眼里慢慢流出，那是陈文宏射进他屁眼里的精液。他强撑着站起来。擦净屁眼的精液，套上衣裤走出游泳馆才发现已是繁星满天了。小顺强和启航以为他有事先走了，所以没等他自己回寝室了。这让顺强稍稍放了心，实在无法面对小顺强。他坐车回到丽苑酒店。第二天顺强早早起来，差不多一夜没睡，想想陈文宏的话，真不敢不听，可是怀疑Gordon真的是今天回来。他犹豫不定，掏出手机试着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两声听筒那边传来Gordon的声音：“喂。”顺强心呯呯直跳，试着用最平稳的声音说：“Gordon，是我。”Gordon哦了一声笑了说：“我知道是你。什么事？”顺强吞了口唾沫：“您、您什么时候回来？”Gordon好象有些意外，随即色色的笑了，声音也变得暧昧起来：“想我了？这几天过的不爽吧。”尽管彼此看不见，顺强的脸还是红了，吭哧吭哧没有说话。Gordon得意的笑：“我中午的飞机，下午2点你到我家来吧。”顺强心里一忽悠，陈文宏真说对了，他对着听筒说了句：“行。”挂断电话，顺强对陈文宏可真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给陈文宏打了电话，只听电话那头陈文宏自言自语：“不出所料，他果然奈不住了。”顺强不明所以，陈文宏淡淡说：“好啊，你正点去吧。”顺强心里担心，忍不住问：“你、你也去吗？”陈文宏停了一下，忽然笑了，淫荡的说：“有精彩的激情戏，我当然去。”顺强脸火烧一般的烫。不容他多想，陈文宏又道：“你表现的自然点，别让他看出来。”顺强犹豫着“是不是这事完了，你就不告诉小顺强我的事？”陈文宏不耐烦了“如果这事你办的好，我自然不说，如果办不好，你知道后果是什么。”说完“啪”的挂了电话。顺强愣愣的呆了半晌，无精打采的收起手机。他不知道陈文宏要怎么对付Gordon，心里忐忑不安。到了约定的时间，顺强准时敲响Gordon家的门。门开了，Gordon穿着浴袍站在门前，头发上湿漉漉的，显然刚洗过澡。顺强心猛的一跳，这和他第一次来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Gordon侧身让他进来，顺强走进客厅，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那套违规，还是那张桌子。就是这里，他本来满怀希望和憧憬，结果却为了1000块钱被迫出卖了自己的肉体，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命运也随之改变了。旧地重来，心里涌起一股屈辱和苦涩。不由自主想起了那条沾着自己血的手巾。身子被人抱住，Gordon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还真是知疼着热，知道我好几天没干心里有火，给我败火来了。”顺强猛的想起陈文宏的话，挣了挣“别这样，被人看见不好。”一边四处张望，陈文宏会不会躲在这屋子里呢？Gordon抱的很紧，热哄哄的嘴唇在顺强脖子上亲吻着，轻轻咬顺强的耳朵，拉扯他的耳垂，含含糊糊的说“家里就我一个人。放心好了。”顺强哦了一声，想不出陈文宏能玩出什么花样，难道能进Gordon的家？他心里胡思乱想。忽然惊觉已经被Gordon压在违规上，Gordon在顺强身上乱闻乱嗅，贪婪的吸进顺强身上男性特有的体味，双手在顺强肩上、胸上抚摸揉捏，尽情体会健壮男人鼓实紧绷肌肉的感觉，忍不住淫心大动。胯下之物强硬的挺起。他粗野的撕扯着顺强的衣服，顺强不经意的一触Gordon被淫欲烧红的双眼，扭曲的五官，猛的想起第一次也是Gordon的这种表情，让他又惊又怕，不得已献出身体，想到第一次被插入的羞耻和痛苦，顺强的心缩成一团，已经渐渐泯灭的屈辱感又浮了上来。然而这只是暂时的，Gordon已扒光他的上身，他感觉腰间一松，皮带被解开了，下身一凉，裤子被扒了下来，他的双腿被Gordon抬了起来，向两边分开，他男人羞耻的地带完全暴露了出来。Gordon眼睛死死盯住顺强粗黑硕壮的鸡巴，几天的禁欲让他变成了一头淫兽，他抓住顺强的鸡巴，握在手掌里尽情玩弄，长长的阴茎在他手里一会下弯，一会上折，一会团成一团，一会又被拉的笔直；两只睾丸一会被他捏在手里，一会扯起，耳听顺强惊叫，他心里的欲望更加强烈，他扯掉浴袍，露出一丝不挂精壮的身子，他抬起一条腿踩在违规上，把已经变得粗硬的鸡巴对准顺强的嘴插了进去，一只手继续玩弄顺强的鸡巴，另一只手从顺强双腿间伸进去，食指和无名指分开厚实的两片屁股，中指在屁股缝里来回游弋，刺激着顺强柔软嫩滑的屁眼。顺强吸吮着Gordon的龟头，把两只黑忽忽的睾丸吸进去再吐出来。可是他始终无法集中全部精力，潜意识里隐隐感到不安，似乎房间的某个角落有人在监视他们。难道陈文宏真在躲藏在房间里面？顺强不敢继续想下去，屁眼一紧，Gordon的手指已经插了进去。他忍不住唔了一声，他不知道自己的屁眼已经变得如此敏感，Gordon的手指在里面一抽动就让他筋骨酸麻，淫心大炽，他抛掉不安的想法，更加快速的吸Gordon的鸡巴，他忽然发现Gordon白光光的大屁股就蹶在眼前，因为双腿分开，那道屁股缝也裂开，短短的稀疏的肛毛中露出粉红的皱缩在一起的菊花形的屁眼。顺强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另一个男人的屁眼，而且还是Gordon的屁眼。那粉红的屁眼也正随着淫欲的高涨而张合舒缩，顺强心头滚过一个冲动，真想舔一舔Gordon的屁眼，甚至也把手指插进去，体会一下那是什么感觉。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有被人操屁眼的份，没有操别人屁眼的权力。他为这种想法感到悲哀，于是他更加大力的吮吸Gordon的鸡巴，几乎把Gordon整根鸡巴都吞进嘴里，同时屁眼也大力的收缩迎合着Gordon手指的抽插。Gordon本已淫兴大起，再被顺强如此挑逗，更加亢奋，抽出鸡巴，把顺强双腿向上一抬，对准湿润润的屁眼一插到底开始疯狂的操起来。顺强因为悲哀而变得极其淫荡，他疯狂的配合着Gordon的动作，屁眼大张大合，嘴里也发出极其下贱淫荡的叫声。以前虽然叫的淫荡却不下贱，今天他动作越大，叫的越淫荡，也正是宣泄长久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双眼一阵刺痛，眼泪涌了上来，他强忍住。Gordon并没有意识到顺强心里的变化，他疯狂的在顺强身上发泄自己的兽欲，在一次次疯狂的抽插中直达高潮，他挺直腰，粗硬的鸡巴紧顶在顺强屁眼的最深处，浓稠的精液一股股狂射而出。Gordon老实多了，抽出鸡巴无力的躺在违规上，顺强没有达到高潮，他慢慢坐起来。Gordon喘了口气说：“别走，给我擦一下。”顺强默默从桌上抽出纸巾擦净Gordon鸡巴。Gordon说：“给我倒杯酒。”顺强愣了一下，环顾四周，没看见那里有酒。Gordon指了一下旁边的门说：“在厨房里。”顺强站起来，犹豫着要不要穿上衣服，Gordon极不耐烦“家里就我一个人，还穿什么衣服，等会儿还得脱。”顺强无奈，光着屁股走进厨房，正在四处找酒，忽然猛的被人拉进角落，嘴也被堵上了。他大惊失色，正要拼力挣扎，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我。”顺强聚起的力气立刻泄了，是陈文宏。陈文宏松开手，顺强转过身，陈文宏眼睛亮闪闪的令他不敢直视，他发现陈文宏手里拿着一个数码摄像机，吃吃的说：“你……都看见了？”陈文宏轻轻的笑：“想不到叔叔你能叫的那么淫荡，我都忍不住要射了。”顺强脸红了一下，转个话题：“你怎么进来的？”陈文宏道：“我有钥匙。”顺强愣住了，陈文宏不理他，从旁边的架子上拿下一瓶酒，又从餐桌上拿下一个玻璃杯，倒了半杯金黄色的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把里面两片白色的药片放进杯里摇晃了几下，药片迅速融化了。他把杯子递给顺强示意他给Gordon送去。顺强心里害怕，没有去接杯子。陈文宏悄声说：“不是毒药，只是让他不能动。”顺强还是有些迟疑，陈文宏脸色一变，扬了扬手里的相机小声威胁说：“你要不做我就把你的事告诉小顺强。”顺强被逼无奈，只有接过杯子。Gordon接过顺强递来的杯子，先嗅了一下，顺强一惊，以为他发现酒里被下药。没想到Gordon一付陶醉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干。把杯子递给顺强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种酒。”顺强那里知道，随口编了一句：“我就是随便拿的。”Gordon玩弄着顺强的鸡巴，忽然问：“你儿子现在怎么样？”顺强心一跳，不知道Gordon怎么会有此一问，小心的说：“还行。”Gordon点点头，象玩铁胆一样捏弄着顺强的两只睾丸，顺强心里的不安却渐渐扩大。Gordon忽然道：“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儿子的东西也和你的一样大吧？”顺强料不到他有此一问，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眼前却鲜明的闪现出小顺强那根大家伙。Gordon一眼看穿顺强的心思，色色的笑道：“他还是童子鸡吧？”一阵热血涌上顺强脑袋，小顺强是他心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一生全部的希望，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小顺强有一丝威胁。他真想对着Gordon色迷迷的脸上给上一拳。还是忍住了。Gordon看着顺强铁青的脸，居然毫不知耻的说：“把他带来，开疱费五千，他上学的所有费用都由我出，而且大学毕业后让他到我公司上班。怎么样，不吃亏吧？”顺强全身瑟瑟发抖，气的说不出话来。他狠狠捏紧拳头，骨节咯咯作响。恨不得一拳打烂Gordon的头。Gordon并不害怕，因为他握着顺强的命根子，只要他一用劲就可以让顺强乖乖的听命。可是他想要用劲捏的时候，却忽然发现手不听使唤了。他大惊，欠身欲起，才忽然发现全身肌肉都不听他的指挥，软软的没有了一丝力气。他又惊又惧，道：“你在酒里下了什么？”顺强未及回答，陈文宏拿着摄像机从厨房悠悠然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拍违规上Gordon一丝不挂的身子。一直走到违规前他才拿开摄像机，道：“他没在酒里下药，是我下的。”Gordon见了陈文宏，眼睛一下睁圆了，脸上露出又羞又气的表情。顺强站在一边颇有些尴尬，可是他已经卷了进来，抽身而退是不可能了。Gordon总算说出句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陈文宏道：“足够看到所有的东西了。”他微微一笑道：“爸爸，你胃口可真大。干完了老子还想干儿子，你不怕撑坏了？”㈧Gordon脸难得的红了，干咳了一声不说话。顺强却听傻了，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过他能想象的程度，他从没想过世上还有Gordon和陈文宏这样的父子关系，可是陈文宏为什么要这么做，接下来他究竟要做什么呢？他看看Gordon总又看看陈文宏。陈文宏脸颊泛红，眼睛很亮，呼吸也很不平稳，与其说他紧张，不如说是兴奋激动。他贪婪的注视着Gordon一丝不挂的身子。Gordon心里发慌，以前都是他看别人，现在换了位置才知道被看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他想说什么，才发现顺强站在一边，想起自己的身份，不能太塌架，对顺强说：“这里没你的事，你走吧。”顺强巴不得他说这句话，答应了一声，就去拿地上的衣服。陈文宏却喝了一声：“慢着。”吓得顺强一哆嗦，不敢动了。陈文宏看着Gordon：“爸爸，他的工作还没做完，怎么能走呢？”Gordon一愣：“你认识他？”陈文宏淡淡一笑：“不仅仅是认识。”Gordon有些吃惊：“你和他……”陈文宏悠然道：“不错，你对他干了什么，我也对他干了什么。”顺强脸上阵红阵白，羞愧的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地方。可是脚就象被钉在地上，丧失了所有的勇气。Gordon道：“你在外面胡闹我也就不追究了，现在竟然和他合伙闹到家里来。”虽然不能动，样子也不雅，可是语气很严肃，保持着父亲的威严。陈文宏冷笑：“追究？你有什么资格追究我。衣柜里放的那些毛巾可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好事。”Gordon一时语塞，气道：“你究竟要干什么？”陈文宏笑道：“爸爸，你应该很清楚我要干什么。这种事你不是常干吗？”Gordon脸色大变，失声道：“你要干……，”忽然想起顺强在旁边，生生把“我”字咽了回去。陈文宏笑的十分诡异，雪白的牙齿闪着光，慢慢地一下一下点着头道：“不错，我就是想干你。”Gordon脸红到发紫，“你为什么这么做？”陈文宏突然直跳起来，他本来一直很镇静，Gordon的问却点燃他心中的怒火，他指着Gordon叫道：“因为我恨你，我恨你。要不是你在外面乱搞男人，还带男人回来过夜，故意气妈妈，妈妈怎么会走。是你害我从小就没有妈妈。”Gordon气势弱了下来，说：“可是这些年我什么也没让你缺，你要吃的穿的玩的，要零花钱我都给你。”陈文宏叫道：“谁稀罕这些，你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几天不回一次家，心里根本没有我。”Gordon做着最后的争辩：“怎么没有你，我的这些家当，最后还不都是你的。”陈文宏道：“说的好听，为什么我要一百万，你都不给。”Gordon道：“你还小，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陈文宏怒道：“我就知道你骗我，给你相好的多少都行，我要这点钱你都不给。”Gordon咬咬牙说：“好，我给你。”陈文宏突然换了口气，温柔无比的说：“爸爸，如果你早答应，一切都OK了，可是现在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过，我会让爸爸很爽的。”顺强在一旁听呆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陈文宏竟会如此恨Gordon，那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尽管他认为Gordon是咎由自取，可是陈文宏作的也太过份。他面露不忍之色，Gordon一眼看到，象捞到救命稻草一般对顺强道：“帮帮我。”’陈文宏道：“没用的。你还想上他儿子，他不会帮你的。”Gordon不理他，继续求顺强：“虽然我想，可是终究没上，再说我对你也不薄，钱也没亏到你。”顺强动心了，尽管到现在他也理不清对Gordon是恨多一些还是感激多一些。可是他这个人憨厚老实，只记别人的好，又同情弱者，眼见Gordon可怜巴巴的样子。心软了，他有心想求陈文宏，可是面对陈文宏，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陈文宏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顺强心里一哆嗦，陈文宏转向Gordon道：“爸爸，你给他钱可是因为他为你服务的，再说你从他身上赚到的钱更多。别的不讲，单那张G片你得了就不下几十万吧？”Gordon的脸又一次红了，顺强吃惊的愣住了，混迹丽苑酒店久了，他也知道G片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不明白陈文宏说的是什么意思。陈文宏看了他一眼，悠然道：“看来你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拿起桌上的遥控器对着电视按了一下，电视亮了，屏幕上一个男人正在脱衣服。顺强啊了一声，全身骤然变得滚烫随即又变得冰冷，电视上的那个男人正是他!他也顿时记起，和Gordon第一次在丽苑酒店做的时候，Gordon拿的那个大家伙。陈文宏继续道：“你还不知道吧？这部片子现在市面上卖的很火。很多人都流着口水想上你呢。”顺强全身簌簌发抖，说不清的气愤、羞辱、难堪、懊悔，百般滋味齐涌心头。他瞪着Gordon，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Gordon避开他的目光，脸上现出一丝羞愧的红色。渐渐的顺强软了下来，无力的瘫坐在地上，事已至此，覆水难收，一切都难以挽回了。陈文宏很得意，现在这两个男人都被他打败了，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他们做任何事了。他伏下身，伸出舌头，舌尖在Gordon龟头上轻轻舔动，打着旋，向下滑过马口，在系带上轻轻舔着，他用舌头托起Gordon的龟头，一点点把Gordon的鸡巴吞进嘴里。他吸吮着Gordon的鸡巴，吞进吐出，忽快忽慢，忽紧忽松。Gordon强忍住，克制着冲动，鸡巴始终软软的。陈文宏吐出Gordon的鸡巴，分开Gordon的两条腿，向上抬起，露出Gordon厚实的两掰屁股，两只卵蛋下屁眼也现了出来。Gordon的脸色变了，陈文宏埋下头，舌头在Gordon屁股缝里游弋，终于停在屁眼上，肉肉的舌尖在屁眼周围舔了一圈又一圈，又在屁眼上来回快速的轻舔，刺激的Gordon不停收缩屁眼。陈文宏的手插进地上顺强的屁眼里，Gordon射进的精液此刻都聚在屁眼口，他润湿手指，在Gordon屁眼上涂抹，感觉Gordon屁眼变成硬硬的一个环，肛门口紧紧缩在一起。陈文宏并不着急，他一手继续刺激Gordon的屁眼，一只手握住Gordon的鸡巴上下套动起来，不时挤捏两只黑忽忽的大睾丸，这刺激比口交更强烈，Gordon有些克制不住，鸡巴渐渐有些硬了，龟头开始胀了起来，马口上泛出一滴透明的淫汁。屁眼也在不知不觉间渐渐松了。陈文宏抓住机会，手指向里用力一顶，Gordon痛的忍不住叫了一声，第一指节插进了Gordon的屁眼里。Gordon的屁眼猛的往里一缩，几乎把陈文宏的手指夹扁，同时极力向外推，幸亏陈文宏早有防备，他毕竟是Gordon的儿子。用力顶住推力，反而一点点往里挤，一边快速套动Gordon的鸡巴，说：“爸爸，你的屁眼真紧，真是从来没被人干过。”Gordon屁眼胀的难受，喘气都有些困难，一直都是他捅别人的屁眼，此刻才真的体会到被捅的滋味。顺强在旁边看着，回想第一次Gordon手指捅进屁眼的痛苦，有些解气，又有些可怜他。渐渐，最初的不适过去，Gordon的屁眼软了下来，陈文宏的手指在屁眼里活动起来，Gordon也体会到屁眼被弄的酸麻痒胀的感觉。鸡巴早已变得硬梆梆的，不停的呻吟起来。陈文宏很兴奋，注视着爸爸被自己捅的脸上泛起潮红，半张着嘴发出呻吟，让他淫欲大增。他继续玩弄Gordon的屁眼，另一只手开始脱衣服，为了脱袖子，他把手指从Gordon屁眼里抽了出来，瞬间的空虚让Gordon哦了一声。陈文宏淫笑道：“爸爸，别着急，更爽的在后面。”他已经脱的一丝不挂，在顺强屁眼里收集精液然后涂在Gordon屁眼里，同时叼Gordon的鸡巴，玩弄Gordon的乳头。让Gordon淫叫连声，龟头上淫汁四溢。顺强看的有些发呆，想不到Gordon也会被弄的如此淫荡。陈文宏已经插进三根手指，Gordon的屁眼已经变得又湿又滑，手指抽出时带着一截粉红的肉肠。陈文宏抽出手指，把已经硬硬的鸡巴对准Gordon的屁眼，淫声道：“爸爸，我要进喽。”一挺腰，龟头捅进了Gordon的屁眼，Gordon痛的腰向上一挺。可是他根本动不了，脸已经有些变形了。陈文宏继续缓慢的向里挺进，Gordon咬牙忍着，额头上全是冷汗。鸡巴早已软了。陈文宏终于把整根鸡巴全插进Gordon屁眼里，他长吁一口气道：“爸爸，你的屁眼真够紧的。难怪你喜欢给人开苞，这感觉真是爽。”Gordon痛的说不出话。紧闭双眼不看他。陈文宏并不在意。开始一下一下抽动起来。动作很缓慢，幅度也不大。毕竟是他亲生老子，态度要温柔些。直到Gordon屁眼逐渐松驰他才逐渐加快动作，幅度也变大了。开始的剧痛过去，Gordon渐渐体会到屁眼被操带来的快感。陈文宏的一轮急插让他忍不住叫出声来。陈文宏一边干一边喘吁吁的道：“爸爸，你的屁眼好热。”Gordon哼哼着没有回答。陈文宏忽快忽慢，潜抽深抽，弄的Gordon淫叫不停。顺强在旁边看着这出子奸父的闹剧。Gordon被干的淫声浪叫，实在出乎他的意料。眼看着陈文宏猛的一挺腰，鸡巴深深埋在Gordon屁眼里不动，他知道陈文宏射精了，而且射进了Gordon的屁眼里。陈文宏抽出变软的鸡巴，低头看了看，Gordon的屁眼没有完全闭合，红红的肛肉翻着，里面流出一道混合着精液的血水。他拿起旁边早已准备好的白手巾擦拭着Gordon的屁眼，Gordon痛的直抽冷气。擦完，陈文宏把沾着血的手巾展开在Gordon面前笑道：“爸爸，这是你开苞的证明，我要好好收藏起来。”Gordon从高潮回落，尽管没射精，想起刚才不由面红耳赤，狠狠的瞪着陈文宏。陈文宏毫不退缩，反而趴在Gordon身上道：“爸爸，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也想给我开苞是不是？”他慢慢的道：“可是你没有机会了。我已经准备好给我开苞的人了。”他指着顺强道：“我早说过他的工作没结束，这就是他的工作。”顺强愣住了，Gordon却气的五官都扭曲了，几乎喊了出来：“你让他给你开苞？”陈文宏冷笑？“有什么不可以吗，我喜欢他，愿意让他给我开苞。”Gordon瞪着顺强：“你要是敢碰他，我就让你喝西北风。”陈文宏道：“我早知道你会这么做，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条后路。没有你他照样有活干。”Gordon怒视陈文宏：“你就是要和我作对？”陈文宏凑到Gordon面前笑道：“爸爸，你别生气。”他指了指桌上的摄像机。“刚才的过程都已经摄进去了。你总不希望这些画面被别人知道吧？”Gordon气的连说了两个“你，你……”终于不说话了。陈文宏在Gordon脸上亲了一下道：“这就对了，气大伤身。”他转脸对顺强道：“今天便宜你了，干我屁眼吧。”顺强完全傻了，想不到剧情急转直下，转到他这里来。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能干别人的屁眼，而且是陈文宏的。他从心里恐惧陈文宏，可是看陈文宏的神情并不象在说笑话。陈文宏已经全身趴在Gordon身上，鸡巴帖鸡巴，卵蛋对卵蛋，双腿分开，露出结实鼓翘的屁股，一副等着挨操的架势。他实在转不过这个弯来。陈文宏等了一会儿，见顺强还是不动，脸一沉道：“难道你想我把这些事告诉你儿子吗？”顺强最怕这句话，他清醒了一下，电视上的淫声忽然闯进他耳膜，他看了眼电视，一根粗大的鸡巴正在屁眼里疯狂的抽插着，那个屁眼就是他的。想到这里他的全身忽的火热起来，他看着沙发上这两个人，他们夺去了他自尊，一个改变他的一生，一个操控了他的未来。他只感觉一阵热血冲进脑门，全身的血都沸腾了，对这两个只想扒光他衣服，操他屁眼的人，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他要重新夺回做男人的尊严。他走到陈文宏的身后，陈文宏的屁股经常锻炼而变得结实有力，他拔开陈文宏的两掰屁股，皱缩在一起的暗褐色的屁眼一览无余，他埋头吐了口唾沫，正落在陈文宏屁眼上，他用手指润滑，使劲捅进陈文宏屁眼里。他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加上他常年体力工作，手指十分粗糙，插进陈文宏娇嫩的屁眼里，痛的陈文宏大叫了一声，急叫道：“快停下。”可是顺强已经听不见他说的话了，Gordon在下面却看到了，顺强额头上青筋暴跳，眼睛里射出夺人的光芒，全身的肌肉块块饱绽，本已威武的五官显得狰狞可怕，此刻的顺强全身散发出强烈的男人气质，有着征服一切的雄性力量。Gordon暗暗吃惊。顺强只捅了几下就抽回手指，他的鸡巴早已变得如钢一般硬，前面淫水已经涌流不止。他把淫水涂满整根鸡巴，双手扶好陈文宏的屁股，硕大黝黑的龟头对准陈文宏的屁眼狠狠的一刺，陈文宏痛的尖叫一声，李子大小的龟头直插了进去。顺强舒服的呻吟了一声，在老婆嫌他穷跟他离婚后，他已经有十几年没动用这根武器了。他已经有些生疏的感觉在这一刻苏醒了。他不管陈文宏的感觉，用力顶进陈文宏的屁眼，那种感觉和新婚之夜他插进时的感觉一样，又紧又热，还有血。顺强有些眩晕，分不清是在操陈文宏的屁眼还是在新婚之夜干他的新娘子。他只能跟着感觉走，在整根鸡巴插进去之后，他稍停了停，然后就是快速的抽动。他的双手象钢钳一样紧紧箍住陈文宏的腰，让他无法动弹一下，粗大的鸡巴在陈文宏屁眼里进进出出，紧热的肠壁让他的鸡巴又舒服又刺激，用手用口都达不到的刺激。在一次次深抽后，他终于达到一个高潮，他把鸡巴死死埋进陈文宏的屁眼里，一阵热流从双腿间涌过，直涌到龟头，随之就是强烈的喷射，一股股滚热的精液射进陈文宏的体内。顺强喘了口气，他抽出鸡巴，硬硬的还没有软，他看到鸡巴上带着血丝，陈文宏已经趴在那里动弹不得，屁眼红红的肉翻卷着，和女人被操一样，向外淌着血和精液，顺强拿起桌子上沾着Gordon血的手巾擦拭陈文宏的屁眼。两个人的血混在了一起。顺强把手巾放在桌上，正要下来，忽然看到Gordon红红的屁眼就在面前，他身上未熄的火瞬间旺盛起来，他几乎没有考虑，鸡巴一挺，插进Gordon的屁眼里。Gordon痛的吸了口气，强忍住。毕竟不是第一次了，顺强也体会到了另一种感觉，和初婚没经验一样，刚才在陈文宏屁眼里只是磨枪阶段，现在他已经完全找到了感觉。而且最初的欲火已经泄出，他可以更加从容的干了。他先用粗大的鸡巴扩张开Gordon的屁眼，然后缓缓的一下一下慢慢的抽插，动作并不大，然后突然加快速度，可是幅度很小，鸡巴只有很小的移动，可是快速的刺激也令Gordon啊啊的叫了起来，然后顺强猛的把鸡巴从Gordon屁眼里抽了出来，红红的肛肉翻出，和他粗黑的大鸡巴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强烈的空虚感也令Gordon哦了一声。顺强趁Gordon屁眼没有合拢，鸡巴一挺，再次插入，却只插入龟头，在屁眼口轻插，不时拨出龟头在屁眼上上下磨擦，痒的Gordon屁眼一开一合，终于忍不住叫道：“快插进去。”顺强已经深谙其道，继续自己的挑逗Gordon一会淫叫，一会哀叫。直到Gordon几乎忍耐不了的时候，顺强才长驱直入，一插到底，爽的Gordon浪叫不止。顺强看着电视屏幕上Gordon操他的屁眼，更激起他操Gordon屁眼的兴致。他一会快一会慢，一会潜一会深，一时向上捅，一时向下压。鸡巴和肛肉磨擦发出扑扑声，卵蛋和Gordon屁股相撞发出啪啪声，操的Gordon的屁眼淫水直流，鸡巴直挺挺的硬着。几乎爽的没力气叫了。不知操了多久，顺强终于感到高潮要到了，他埋下身，快速的抽插起来，每次都把鸡巴几乎要从Gordon屁眼里抽出来，而每一次插入都是整根没入，他已经找到Gordon最刺激最兴奋的地点，每到那里，他都狠狠的顶，用力的压。Gordon被他这一轮猛烈的激操，爽的淫叫不止，忽然叫道：“啊，啊，不行了，我要射了。”话音未落，’果然一股股乳白色浓厚的精液从龟头上直喷了出来，连喷了五六股，落在他的肚子上，胸膛上，还有脸上。而同时，顺强也感到热流涌过腿间，他猛的往里一插，差点连睾丸也插进Gordon的屁眼，十来股滚热的精液也高压水枪似的喷进Gordon体内。从高潮回落，顺强渐渐清醒了，全身象被雨淋了一样都是汗。他有些困难的直起身，瞪视着沙发上两个男人，两个屁眼。热血已经褪去，理智占领了高地。他明白了自己做的一切，也渐渐悟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让他不寒而栗，他不敢再呆下去，尽管这两个男人此刻都没有能力威胁到他。他还是感心慌意乱，他匆匆套上衣服鞋子。慌乱的从电视下的DVD机里取出碟子，他想找那架数据摄像机，可是桌子上并没有。他不敢找，匆忙走到门口，刚要开门，忽然想起，转身冲到浴室里，打开柜子，雪白的毛巾晃花了他的眼睛，他定定神，翻了翻，很快的到有他血的那条手巾，那块血已经变黑，可是形状他死都不会忘。他抽出手巾塞进怀里，逃似的离开Gordon的家。外面已是幕色沉沉。他走出小区，来到街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亮起，街两边店铺灯火辉煌，一群群人说笑着走过，顺强几乎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他蹲在天桥下的黑影里，头埋在腿中间半天不动一下。良久，他终于站起身，从口袋里拿出那张碟子，狠狠的掰碎，碎到他无法再掰了。他把碎的碟片扔进路边的垃圾箱，他把手伸进衣服里摸到那条手巾，颤抖着拿了出来，这是他无法面对的东西。他把手巾举到垃圾箱上，可是他就他要松手扔掉的时候却突然抓紧缩了回来。他小心的把手巾折好放进怀里。平静了一下，顺着人流漫无目的的走着，忽然从旁边的商店里传出一句苍凉无奈的歌词“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顺强的心头滚过一阵寒流，冷彻心肺。㈨几天过去了，顺强依然提心吊胆，他不敢再到丽苑酒店去，也不敢再见Gordon，更害怕见陈文宏。所以实际上他已经丢了饭碗。尽管他已经赚了不少钱，可是已经被他存进银行，留作支付小顺强上学的一切费用。他舍不得动，何况那些钱也远远不够让小顺强完成全部学业。所以他眼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赚钱。有了以前的经历，顺强对凭力气赚钱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现在真的怀念在丽苑酒店的日子，毕竟不用他操一点心就能赚很多钱，再说这种事开始觉得羞耻，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想起平日的激情，顺强忍不住热血沸腾，鸡巴在裤裆胀了起来，屁眼也变得痒痒的，湿湿的，巴不得立刻有一支鸡巴插进去才爽。现在他正漫无目的的在人行道上闲逛，忽然听到有人叫他，他一愣，在这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里谁会认识他呢？他扭头一看，头发根都竖了起来，街边停着一辆出租车，后窗已经摇了下来，陈文宏的脑袋从车里探出来，正在喊他。顺强全身发冷，他一向怕陈文宏，这小孩年纪不大，可是处事之古怪，作风之大胆实在超出他的想象，何况他又日了陈文宏的屁眼，实在不亚于捅了马蜂窝。想到以往被陈文宏干的骨软筋麻，又想到陈文宏连他老爸Gordon都敢上。顺强不由得腿肚子有些转筋，可是他不敢不过去。陈文宏手里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拴在他脖子上，令他无可逃避。陈文宏面无表情，打开车门让顺强坐进来。对司机说了声开车。出租车便在公路上跑了起来。顺强偷眼看了陈文宏一眼，见他抿着嘴唇眼睛盯着前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心里更加没底。犹豫半天才小声说：“你，还好吧。”陈文宏半天才冷冷道：“死不了。”顺强听他口风不善，心里发毛，更不知该如何是好。陈文宏冷冷的又说：“我爸也好，不用你担心。”顺强不敢回答。陈文宏转头盯着他，似笑非笑的说：“可真有你的，居然一箭双雕。以前真没看出来，想不到我在你这里栽了跟头。”顺强急急忙忙的辩解“不是这样的，当时……”，他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是你要我干的。”陈文宏脸一寒道：“可是我让你停了，你却没停。”顺强眨眨眼没词了，半天才小声说：“我那天……太冲动了。”“冲动？”，陈文宏脸色一变就要发作，又忍住，他凑到顺强耳边，用低的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冷冷的道：“冲动是要受到惩罚的。”顺强全身都冷透了。车停了，陈文宏开车门下车，顺强也跟了下来。在车上他脑袋里乱成一团，根本没看路，现在才发现他站在一个酒吧的门前，酒吧门脸不算大，却也不小。装修很讲究。陈文宏淡淡道：“我让你丢了饭碗，现在就给你一个，跟我来吧。”说着先进了洒吧。顺强心里又惊又喜，尽管不敢相信陈文宏会这么做，还是不由自主的跟了进去。。现在是黄昏时分，酒吧里人并不多。顺强第一次进酒吧，免不到东瞧西看。外面看酒吧不大，里面却十分宽敞，装修全是西式风格。顺强只觉得好看。陈文宏径自走向吧台，顺强以为他要喝酒，没想到陈文宏只是跟吧台后面的侍应生点点头，就推开旁边一扇门进去了。顺强急忙跟了进去。侍应生却拦住他，很有礼貌的说：“对不起先生，那里只有会员才能进。”顺强呆住了，幸好陈文宏又推门出来，对侍应道：“他是跟我来的，我已经跟你们老板约好了。”侍应这才放顺强进去。。门后面是一道窄窄的楼梯通往地下，隐约听见劲爆的音乐声，待推开楼梯尽头的门，顺强惊住了。地下比地上更宽敞。门一侧是一个圆形舞台，几个年轻小伙子正在上面随着音乐的节奏卖力的表演着。他们全身仅穿了一条几乎完全透明的短裤，不停的抬腿扭腰，引来一阵阵尖叫声。台下的吧台几乎坐满了人。几个相貌清秀的帅哥侍应正在各张桌子间穿梭，送上啤酒和饮料，他们也是全身赤裸，仅在腰间围了一条白色遮羞布，而桌子后面的人几乎全是一丝不挂的。顺强从未见过如此场面，早面红耳赤，裤裆里撑起一个大帐篷。。陈文宏好像是这里的常客，对此司空见惯，并不在意，领着顺强在桌间穿行，顺强感觉到处处都有眼睛盯着他，眼神都很可怕，他心里怦怦直跳，陈文宏领他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一声呻吟声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脸一看，吓了一跳，一个侍应站在一张桌前，旁边坐着一个小伙子，掀开侍应腰间的布，那侍应里面竟一丝不挂，小伙子抓住侍应的阴茎前后撸动着，那侍应喘息声愈来愈急，终于从龟头射出一股股白色的精液，全射进桌上的啤酒杯里。那小伙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顺强看的全身发毛，紧跟着陈文宏不敢落下半步。大厅后面是包房，顺强路过时听见里面有喘息声，声音很熟悉，他从一间没有完全关严的门里望进去，一个人蹶着屁股跪在沙发上，后面一个人正在猛干着。顺强心如撞鹿，不敢再看。他跟着陈文宏走出门，还是一道向下的楼梯，推开尽头里的门，里面是一条走廊，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陈文宏带顺强来到一扇门前轻轻扣了扣门，然后推开，顺强心呯呯直跳。跟着陈文宏走了进去，原来是一间办公室，又不太象，靠墙摆放的大床十分醒目。一个人从椅子上站起迎了上来，顺强抬头看了一眼赶紧又垂下头。这人看起来和Gordon岁数差不多，却比Gordon结实的多，长方形脸颊，头发很短，显得极是精明干练，眼睛不大却十分锐利。不过此刻却是满脸笑容。顺强心里惴惴不安，他大致已经明白陈文宏带他到这里来的用意。陈文宏也堆出一脸的笑容：“嘉铭，上次我跟你说的，人我带来了，你看看。”嘉铭用一种商人精明却又是漫不经心的神态迅速打量了顺强一遍，顺强感觉那目光好象直接穿透他衣服射在他身上，感觉更加不安，也更加不安，也更加害羞。垂下头不吭声。嘉铭收回目光，笑对陈文宏道：“Gordon舍得？”陈文宏道：“要看嘉铭你敢不敢要。”嘉铭哈哈一笑，道：“我要先检查检查，别中看不中用。”陈文宏微微一笑：“我在外面等。”他转身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嘉铭坐回椅子上。上上下下打量顺强。顺强心里忐忑不安，也不敢开口，屋里空气显得十分沉闷。嘉铭忽然问：“在Gordon那儿干多久了？”顺强心里记得很清楚，犹豫了一下道：“有二三个月了。”嘉铭鼻子里唔了一声，又问：“和多少人做过？”顺强脸一红，臊的全身发热，手掌在裤子上来回磨擦，吱唔着不说话。嘉铭嗤的冷笑一下道：“明摆着的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到我这儿来不也是干这事的？”顺强心里一哆嗦，猜测得到证实，而被人一语道破他始终不敢面对的事令他更加羞愧。但是现实容不得他羞愧，他咬了咬唇，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二十多个。”嘉铭笑了，道：“这么说你也算老手了，怎么还羞答答的，象刚出道的。”顺强垂头不答。嘉铭收敛笑容，正色道：“行有行规，在我这儿干，就得守我这儿的规矩。不管客人是谁，也不管客人提什么要求，你都要无条件的接受。能做到吗顺强心里盘算了一下，心想左右不过是做爱的姿势变变花样，坏不到那儿去。点点头“能做到。”嘉铭又道：“另外，你的客人由我们指定，你不能和别人抢生意。否则要受罚。能做到吗？”顺强想都没想就说：“能做到。”这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可不打算去抢。嘉铭满意的点点头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客人，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明白吗？”顺强“嗯”了一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激情，心底的欲望开始蠢蠢欲动。嘉铭道：“很好。现在，把衣服脱光。”-顺强没有说话，脱掉上衣，脱掉鞋袜，然后解开腰带，脱掉裤子，在嘉铭面前脱的一丝不挂。二三个月没有曝晒在阳光下，他的皮肤已经不再黝黑，在灯光下闪现出一种健康的肉色。肌肉依然强健发达，向外喷发着男人的魅力，阴茎软软的垂着，但是尺寸和粗细显示着一旦清醒将是一条张牙舞爪，无比强壮的黑龙。连嘉铭的脸上也露出满意的神色。顺强稳住心神，头已经开了，按套路走下去就是了。他说：“我帮你脱衣服吧。”嘉铭从顺强眼里捕捉到了一丝激情，一丝渴望，尽管已经阅人无数，此刻却也忍不住怦然心动，他点点头。顺强走到嘉铭面前，他还是有些紧张，手微微发抖，解开西服上的第一粒衣扣。距离的拉近让嘉铭更加深切的感受到顺强男性的魅力，不仅是他身体强壮，肌肉发达，有的人虽然也很强壮却没有让人冲动的感觉。顺强不同，他是那种能挑起人原始欲望的人。嘉铭盯着顺强近在咫尺的生着浓密胸毛的厚实的胸膛，两粒铜钱般大小的乳晕以及深褐色的乳头。忽然感到嗓子发干。没有意识的任顺强脱掉他的西服、衬衣，露出他的上身。看得出他是经常上健身房的人，虽然已经中年，体形保持的却相当好。顺强心底的欲火慢慢点燃。他看了一眼嘉铭，发现他的眼睛里已经全是欲望。他蹲在嘉铭面前，解开他的腰带。敞开的西裤下面露出白色的三角内裤，中间鼓鼓的突出一个大包。顺强已经惯经，一看就猜出嘉铭的这根家伙差不多有15，6厘米长，他把脸贴上去，一阵男人下体强烈的气息冲进他鼻端，顺强心底的欲火熊熊燃烧了。他贪婪的呼吸着，鼻子和嘴在那团大包上拱动着，亲吻着。嘉铭被顺强的动作吓了一跳，看他刚才羞涩腼腆，竟能如此疯狂。他略欠欠身，顺强立刻将他的短裤褪到膝盖下，他的雄性之物露了出来。顺强立刻把它吃到嘴里。嘉铭的家伙还没硬，软软的不过很有质感，顺强不停的吞进吐出，一周没吃别人的阳具，这种感觉即陌生又熟悉，也更激起他的兴奋。舌头在龟头上旋转滋润着龟头紫黑发亮，舌尖在冠状沟上来回游弋，在系带处快速的上下轻舔，左右摆动，不时的用舌尖弹动嘉铭的阳具在口腔里跳动。在他如此强烈的进攻下，嘉铭软软的阳具气吹般胀硬起来，上面青筋纠缠盘绕，根根饱绽。淫水连续不断的从马口里涌出。嘉铭感觉要出了，他从顺强背部望下去，圆滚突出饱满的肥臀随着顺强的动作一上一下的动着，那里才是他的主战场，他可不想这么早就出。他抽出阳具，示意顺强躺到桌子上，顺强会意躺下后将双腿向两边分开高高抬起，这样，他两只黑忽忽的卵蛋和屁股就完全暴露在嘉铭面前，浓密的阴毛覆盖了整个卵蛋，沿着会阴一直蔓延到屁股上，屁股缝几乎长满了。嘉铭皱了皱眉说：“你的毛真多。”他从抽屉里取出一管剃须水和刮胡刀。把剃须水揉起泡沫涂抹在顺强阳具和屁股上，然后用刮胡刀开始刮，他的手按在顺强身上能够感觉顺强肌肉的紧张。嘉铭很享受这种紧张，他拎起顺强粗黑的阳具把周围的毛刮干净，然后清理睾丸上的毛，他看了一眼顺强，见他双眼紧闭，嘴唇抿的两腮鼓起两道棱，脸上的表情又是紧张又是害怕。心里十分舒服，故意放慢动作，捏挤顺强两只鸭蛋大小的睾丸，刮刀在阴囊上沙沙作响，顺强胸膛不住起伏，呼吸变得非常不均匀。刮完右边再刮左边，刮的干干净净。然后再把会阴的毛也刮干净，最后处理屁股上的毛。嘉铭一手扒开顺强的屁股缝，刮刀缓慢的一点一点从外面深入沟内，顺强的后面不由自主的紧缩起来，刮刀掠过他的后面他忍不住咝咝的抽冷气。终于刮毛工作完全完成。嘉铭用一块毛巾把顺强身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个光洁肥壮的屁股展现面前，上面两只黑卵蛋和肉阳具也变得干净整洁。顺强偷眼向下看了看，头一次看到没有阴毛的阳具，直觉是阳具变粗变长了。好象也比以前白了一些。反面有些不太相信那是自己的阳具。嘉铭很满意自己的工作成果，一只手抓住顺强的阳具揉捏起来，另一只手伸进顺强屁股缝里，在后面上按弄，顺强的后面很软，完全不是处男后面周围有一圈硬肉的情景。没有了黑毛的遮挡，后面完全暴露在外面，深褐色的后面是一条狭长的细缝，皱折均匀分布，破开这层表皮，就露出里面粉红色的肉壁，软而活。嘉铭的食指和无名指撑开顺强的后面，中指在粉红的肉壁上来回抚摸，指肚在敏感的肉缝上磨擦着，顺强的后面好久没被人这么弄过了，又痒又麻的感觉遍袭全身，全身的骨头好象都酥软了，忍不住啊啊的叫了起来。嘉铭被顺强的淫荡挑逗的欲加兴起，中指微一用力破开肉缝，插进顺强后面里，顺强的后面一个星期没被操过变得有些紧，对外来的刺激也变得敏感，一下夹紧了。嘉铭“嘿”了一声，一边向里插一边问：“你多久没让人操了？”顺强忍住后面的刺激，断断续续回答：“一个星期。”嘉铭道：“没事你也得用手指通通。”说着话手指全都插进顺强后面里，徐徐抽出插入，顺强后面虽然紧了点，还没紧到让人受不了。而且插了几下，后面里面就开始变得火热。肠壁好象复苏了一样活动起来，挤压着嘉铭的手指。嘉铭忍不住抽出手指，带出一段粉红的肉壁又快速缩了回去。嘉铭把手指伸到顺强嘴前道：“舔”。顺强犹豫了一下，还是张开嘴，把这根刚插进他后面的手指含进嘴里。嘉铭的手指在顺强嘴里沾满了口水，抽出来，继续插进顺强的后面里，用口水滋润着顺强的后面，连续几次，顺强的后面变得滋润光滑，嘉铭开始插进两根手指，最后四根手指全总插进顺强的后面里，刺激顺强的肠壁，弄得顺强低声呻吟不绝。嘉铭见顺强不停的扭动腰，屁股直往下坐，知道手指长度不够，刺激不深，顺强迫切的想要被阳具操。他抽出手指问顺强：“想不想让我的阳具操？”顺强被他挑逗的欲火熊熊，巴不得他的阳具插进来。连连点头。嘉铭的阳具早硬梆梆的直竖着，前端马口淌下的淫水象条细线挂到地上，他把阳具对准顺强的松驰的后面一顶，硕大的龟头毫无阻碍的插了进去。顺强忍不住向上一挺，叫了一声。这一声激起了嘉铭强烈的欲望，他双手紧紧握紧顺强两只脚踝向上抬起，顺强脚板朝天。随后嘉铭用力向前一顶，青筋暴突又粗又长的阳具长趋直入，全部没进顺强后面里，然后开始快速疯狂的抽插。顺强双手抓紧桌子边沿，以免被顶到桌子里面，后面被一根粗大的东西撑着，而且快速的磨擦，久违的快感让顺强不顾一切，啊啊的大叫起来。嘉铭也感觉很爽，顺强的后面在他插入时松驰，在他抽出时收紧，始终紧紧箍住他的阳具，让他从龟头到阴茎根都享受到全部的刺激，这种感觉是极少有的。阳具在顺强后面里动作的更快、更深，两只卵蛋也啪啪的拍打着顺强的屁股蛋。快速的操了五六分钟，嘉铭的停了下来，他体力再好也不能一战到底，他把顺强双脚扛在两个肩膀上，双手把住顺强的腰把顺强向自己又拉近些，他抽出阳具将上面的淫水涂抹在顺强后面周围的皮肤上，然后用阴茎在顺强后面上下磨擦却不插进去。顺强正爽的要死要活突然没了下文，心急如火，后面里象有千百只蚂蚁爬动，痒的受不了。他叫道：“用你的大阳具快操我。”嘉铭早知道顺强会有这种反应，淫笑道：“想让我操你，求我。”顺强此刻什么也顾不上，强烈的身体反应让他忘了一切，他叫道：“求求你操我吧。我的后面好痒，我受不了啦。”嘉铭淫笑：“喜欢我的大阳具吗？”[顺强叫：“喜欢，我喜欢你的大阳具，喜欢你的大阳具操我的后面。你快插进来，狠狠的操我的后面。”他叫着，忽然意识到嘉铭的作法和陈文宏竟有几分相似，难道陈文宏就是从嘉铭这里学的？他叫声未落，嘉铭的阳具猛的插进他后面，顺强不提访，一口气几乎没喘上来。这次没那么快，一下一下动的很有节奏。顺强缓过气。嘉铭这次细细体会每一下抽插，阳具和顺强后面的磨擦带来的快感。他深深的顶入，龟头顶在顺强后面深入肉肉的感觉，每到此时，顺强身体就不同自主的悸动，后面夹的更紧，也更火热，他也能得到更大的刺激。顺强叫的也更淫贱，脸上的表情也更淫荡。眼看着身下一个如此健壮的彪形大汉被自已操的淫声浪态。嘉铭全身心获得极大的满足。他一个下腰，双臂一拳，把顺强抱在怀里，顺强双脚还搭在他肩膀上，相当于他把顺强对折起来，然后他猛的一挺身把顺强抱了起来。顺强惊叫一声，本能的抓住嘉铭的肩膀。他全部重心都落在插在他后面里的嘉铭的阳具上，嘉铭抱着顺强上下颠动，让顺强的后面在他阳具上一进一出。顺强的阳具被紧紧夹在嘉铭肚子，两只卵蛋被压扁了，阳具里的淫水也被挤了出来。而同时他后面里的淫水也顺着嘉铭的动作一点点滴下来。这样操了十几下，嘉铭有些撑不住了，顺强毕竟是一百七八十斤重的壮汉，而且操了许久，两人身上都是汗，滑溜溜的不好抱。他抱着顺强来到床前，让顺强翻个身跪在床上，屁股蹶的高高的，当中的后面已经被操的大张，红肉外翻，乳白色的淫水在洞口闪着幽幽的光。嘉铭先让顺强把阳具上的淫水舔干净，也借此压压欲火，调整一下情绪。然后站到顺强身后，挺枪插入。顺强后面里淫水满溢，每下抽插都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嘉铭操的全身热汗，做爱是体力活。他抽出阳具躺在床上，顺强跨坐在他身上，扶正他的阳具，把后面对准阳具插进去，他坐在嘉铭身上，卵蛋和龟头摩擦着嘉铭的肚皮，前后扭动屁股，全凭后面的收缩扩张刺激嘉铭的阳具。爽的嘉铭直喘粗气。最后，顺强跪在床上，嘉铭跨骑在他身上，阳具凶猛的在他后面狂抽乱插。最后一个深插，精液狂射，一股股喷进顺强后面里。嘉铭整个人都软瘫了，顺强虽然身经百战，也被嘉铭操的头昏眼花，四肢发软。两人倒在一起都成了一滩泥。全身热汗腾腾。等汗消了，嘉铭恢复了精神，扳过顺强的脸亲了一下，笑道：“想不到你在床上这么浪，干的我差点脱阳。”顺强全身轻快，也笑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了。”嘉铭笑道：“你和陈文宏上过床吧？”顺强嗯了一声，说：“他也挺厉害。”嘉铭笑道：“他才学了我三层功夫，差的远呢。”顺强哦了一声心想怪不得感觉他们两人有相似之处。嘉铭拍拍他脸说：“我要你了。凭你的床上功夫，多少人抢着上你，等着赚钱吧。”顺强心里又是高兴又是兴奋。等两人走出房间，陈文宏还候在门外，对嘉铭笑道：“怎么样？”嘉铭笑道：“没说的，极品中的极品。”陈文宏瞟一眼顺强道：“当然，我在外面都听到声音了。”顺强臊的脸一下就红了。嘉铭拍拍他的肩膀道：“你到320房间去，今天就不用回去了。”顺强答应了一声，看看每个房间上都有号码，顺着走廊找过去。被操的太厉害，走路时两条腿不自觉的叉开。嘉铭和陈文宏见他走远。陈文宏笑道：“还是你厉害，我看他都不太会走路了。”嘉铭得意的笑了，又惋惜的说：“没吃到第一口，真是可惜。”他看定陈文宏：“你真的什么都不要？”陈文宏淡淡道：“暂时不要，如果有需要，我会说的。”嘉铭笑道：“既然如此，我们就算成交。一起上去，我请你喝两杯。”陈文宏看了看顺强消失的背影，不自觉的抽了抽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的偷奸姐夫计划

我的姐夫长的高大英俊，非常有男子汉气质，有点象江宏恩，但看上去比江宏恩更成熟性感。他和姐姐结婚几年来生活的非常美满，我有时非常望姐夫能抚慰我一番，可这也只是想想罢了，我们与姐姐家住的很近，好在能经常随便地到他家。我经常幻想姐夫的那东西一定够粗够大，干起来一定舒服，因为从姐姐结婚后每天都十分满足的脸上就能看得出来，有时候我真羡慕她。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在下午和好朋友同时也是学校的性伙伴阿松路过这里，我们一起到姐姐家去找水喝，敲开门姐姐正好穿戴整齐要出去，见我们来了就让我们自己在家就走了，姐姐走后我到厨房给阿松沏茶，他到处走动去参观，功夫不大他神情有些异样地来到厨房悄悄对我说，卧室一个男人在睡觉是谁呀，我说还能有谁准是我姐夫呗。说完正好也沏完茶我就过去看，阿松也紧紧随我过来，我来到卧室见门半掩着就推开了门，一下子就愣了，只见姐夫仰躺在床上只穿个小裤衩在唿唿大睡着，看样子是中午喝多了酒，姐夫的身体几近裸体，真有男子汉的气派，让人看了心里就发痒，尢其是下身像征男性特征的地方，鼓起的一个大包，看的我眼热心跳，不由的呆呆地定在那里，玲从我身后钻过来向床走近了几步，一边欣赏我姐夫一边轻唿真棒，我心里立刻反上来一股醋劲，这是我的姐夫怎么能让他人在这里欣赏呢，我拉了阿松一下说我们出去吧，阿松回头望我一眼说让我再看看，我说不行快出去吧。来到客厅我俩边喝水阿松对我说，你姐夫真是太棒了，你一定和他上过了吧，我说你别胡说，他古怪地一笑说算了吧，你要是放着这么棒的姐夫不用说死也不信，你要是不用让给我吧。我意识到不能让他在此久留，喝完水就走。不过阿松的话却让我心里无法再平静了，是啊，我有这么棒的姐夫光是心里想有什么用？经过几个晚上的失眠，终于想出一个万一之策，偷着用他一回，既不让他知道也不让姐姐知道。因为要被他们知道我是小同性爱那就惨从此我便留心机会开始实施我的“偷奸姐夫”计划。这天中午，我与姐姐在她家吃饭，饭后姐姐要去到郊区一个单位采访晚上才能回来，姐夫出去喝酒了，吃完饭姐夫也回来了，姐姐说我先走了。姐夫有些醉眼朦胧地与我说了几句话，自己沏了杯葡萄糖水，就去卫生间了，我一看机不可失，立即行动，从我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几片安眠药粉末，倒进他的水中，一会儿姐夫从卫生间出来端起水就喝了下去，我躲在厨房心里直跳，喝完后姐夫就到卧室去了。十分钟后，我悄悄来到卧室门口从门缝向里张看，见姐夫又像那次一样只穿件裤衩仰躺着唿唿大睡，我轻轻走到床边，站在床前欣赏了一会儿，用手推推他没有反应，又连推带说姐夫你睡吧我走了，还是没有反应，我知道他已经睡沉了。我先弯腰在他脸上轻轻亲了几下，又在他身上吻了一阵浑身就有些发热，我吻住姐夫的嘴用舌尖挤进他的口内，使劲地吸和吻，我将目光转向他的下身，用手轻轻抚摸他那鼓起的大包，将脸伏在他那大包上，嗅着他那真正男人的味道，将他内裤慢慢脱了下来，真吓人，他那东西软软地弯在那里，半露着龟头，头头黑红黑红的，一看就让人起兴，我忍不住用手抓住，唿吸也急促了起来，我把它巾在脸上，热唿唿的有一股强烈的男人气息，让我更加不能自己，下面也觉得湿唿唿的了，我用手抓着把它放入口中，用嘴和舌给他吮吸，它在我口中慢慢地变大变粗，功夫不大它就又长又粗，我从嘴里抽出来一看，妈呀，它足有二十多公分长鸡蛋一般粗，直直地向上挺立着，要是让我突然看见是这样，非吓的够呛不可，它上面粘着我的唾液，我伏下身放入口中慢慢地仔细地品味着。此时我的下身涨的很历害，屁眼里面痒死了，我脱下牛仔裤和内裤，上床伏在姐夫身上压在他裸体的身上，可是他的鸡巴实在太大弄了几次都弄不进去，又害怕把他弄醒，最后用强生的婴儿油涂在我的菊花上面，只好跪起来骑在姐夫身上，将菊花口对准他那粗大的阳具慢慢坐了下去，立刻就感觉屁眼里充满了涨涨的感觉，用力向下一坐，姐夫的整根阴茎就全部插入了我的体内，我一上一下地动着，姐夫的阴茎在我屁眼里一进一出，这种感觉真是无法用言词表示，绝不是中学生的东西所能比的，比起这次，以前的两次简直只能说是瞎玩，因为姐夫的阴茎很长插入我体内很深，可以爬在他身上动着，多年的欲念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在姐夫身上坐着抽插一阵爬着抽插一阵，直弄的我心里痒的难受，忽然我觉得下身一紧，屁眼内一阵急缩忍辱负重不住地呻呤出来，我一下子趴在姐夫身上紧紧地抱着姐夫，屁眼内火烧一般，整个鸡巴涨的要死浑身不由自主地痉挛一阵，我赶紧拿出早准备好的毛巾包裹在自己鸡巴上，自己射了满满的一毛巾。高潮过后，我坐在姐夫身上慢慢地抽动，忽然觉得姐夫一阵唿吸急促，深深插在我屁眼里的阴茎一下子又涨大了，突然姐夫哼了一声，阴茎勐地一挺，我只觉得一股热流射进我小腹内。啊!姐夫竞然在我屁眼里射精了，紧接着他阴茎每跳一下就有一股热流射击入我的体内，我紧紧地缩紧屁眼，细心地体会着这美妙的时刻，终于它不在射击了，好象也变的有些软了，我从姐夫身上起来紧紧地缩着屁眼，不让姐夫射在我体内的精液流出来。我是多渴望帮他生个孩子留住他的种啊！让他好好奖励我，也能让我天天拥有他的大鸡巴！我心仪已久的姐夫终于被我给奸了，心里十分地满足。我用卫生纸给姐夫擦拭干净，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然后给他穿好裤衩，再穿好自己的衣服，赶紧就走了，没有想到的是，刚走到大街上下面就开始往外流了，一会儿裆里就滑粘的一大片，后来就顺左大腿内侧流了下来，没办法只好用手抹一下算了。此后，我每见到姐夫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毕竟这么个猛男被他自己的小舅子给“奸”了。见到姐姐就有些心虚。自从上次被姐夫的大鸡巴插过之后，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之后一直很渴望再次得到姐夫的插入，但这终归只是想想，对于我来说最好的安慰就是每次抠着被姐夫插开的菊花一面射精一面骚叫，就这样半年多过去了，我始终不敢面对姐姐和姐夫。但是机会居然又一次出现……姐姐怀孕了，为了方便养胎，姐姐回到家里由母亲照顾她，但家里的房子只有那么宽，所以我便腾出自己的房间让姐姐住，而我要搬去和姐夫一起住，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虽然我并不知道后面这段和姐夫一起“同居”的日子对于我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最终我仍然搬去了姐姐家，住在他们的书房，姐夫并没有让我和他一起住的意思，但是能与这个猛男一墙之隔地住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幸福啊！和姐夫住在一起每天仍然回家吃饭，而姐夫由于应酬多很多时候都不在，姐夫的习惯很奇怪在我回到住处之后，他要不是还没回来就是坐在房间看电视，等我关上门洗完澡之后他才会悄悄地溜进去洗澡，而平时他和我的话很少，穿的也很保守，只是再整齐的衣服也能出卖他胯下那一包大大的生殖器和翘翘的屁股，还有健壮已经冒出若隐若现乳头的大胸肌，我有些时候看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偷地躲在房间里面看着和姐夫长的很象的江宏恩的照片手淫，我也会主动地揽下洗衣服的责任，目的是闻姐夫那沾着点点精液的子弹内裤的味道，偶尔发现一条而有时坐在客厅里听着姐夫在厕所里面顿挫有力的撒尿的声音，又想起他粗大的鸡巴，那根曾经让我欲死欲仙的大鸡巴！一个月过去了，姐夫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的异常，我常常想这么英俊健壮的男人怎么能忍受一个月没有性生活？他的精液太浪费了！作为一匹种马他真的有义务去为天下需要他的男人和女人播种，对于他的“禁欲”我一直以为他是对姐姐的忠心……这天出去之前本来告诉姐夫我当天要去一个同学家里而晚上不回去，本来是实在忍受不了去找炮友解决性欲，虽然没有姐夫那么诱人，但怎么都比自己左右手强吧！但去炮友那里他妈去突然来了，结果没地方做，没办法大家在公园遛了半天最后等到晚上10点人少了才在厕所里面草草的摸摸搞搞一会就射了，但面对熏人的臭味和并不在炮友身上的心思我还是决定回家……幸运终于降临，回家偶然的一幕终于让我发现了姐夫天大的秘密！我还是象往常一样开锁进房，屋内一片漆黑，我轻轻扣上门却发现姐夫的鞋子已经放在屋内，可能他已经睡了，突然却发现在姐夫的皮鞋旁边还有一双最新式的女士红高跟鞋，我的天！是姐姐回来了吗?姐姐好象并没有这样的皮鞋啊！正在我站在黑暗中思考的时候，突然隐隐听见从姐夫卧室里穿出来的女人呻吟声！天！姐夫在和姐姐做爱！今天有现场直播看了！我下意识把脚步放轻，以免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我的鸡巴在蹑手蹑脚地移动中已经硬了，感觉嘴有点干，头有充血的阵状，今天我要偷看到我最爱的猛男干人了……我静静地到了姐夫卧室门外，这时房内依旧传出女人的一些「嘤嘤嗯嗯」的声音，像是忍受极大的痛苦，又像是享受至高的欢愉。这时我才发觉，房门是没有完全关上的，怪不得声音会了出来。我把房门稍稍推开少许，便看见一个女人光溜溜的背脊，姐夫躺在大床的正中，女人俯伏在姊夫之上，两人正相拥着亲嘴。女人的双腿是分开的跨在姊夫身上，在浑圆的屁股下，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女人的阴户里插着一根很粗大的肉棒。我的天！原来那不是姐姐！而是我并不认识的一个女人！原来是姐夫趁我不在带了骚女人回家偷情呢！这个画面，对於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从来也未有见过别人在我面前做爱的，何况这是我最爱的姐夫！心里既感到害怕，但又十分兴奋，虽然知到偷看是不对的，但是我仍然躲在门旁，继续看他们表演。这时他们仍然在缠着一起，姐夫双手不停的在女人背上来回抚摸，女人也轻轻摆动着屁股，把姐夫的肉棒不停地套弄着。这种慢挑细弄的享受，我是未有尝试过的，现在看到姐夫这作爱的方法，真令我心痒难当，只觉得身体愈来愈热这时姐夫的双手已经慢慢的移到那女人的屁股之上，轻轻的搓弄了一会，便把两片屁股紧紧的抓着，跟着腰肢一挺，便把那根粗大的肉棒，狠狠的插入骚女人体内，肉棒完全没入她的阴户之中，只剩下那满是皱纹的阴囊留在外面，骚女人也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这时听到姐夫在说∶「怎麽了？平常在这个时候，你已乐得大叫大嚷的了，为什么今晚那样拘谨？」你这个坏人，啊——怎么说都是第一次在你和你老婆床上做爱啊，是不是要你邻居全听见后告诉你老婆你才高兴啊？，啊——你还要我大声叫床吗？」「口里说不要做爱，是谁见了我的大鸡巴，便爱不释手的把玩着？」「啊——谁叫你的鸡巴这麽坏，噢——干了那麽久，还不肯射精吗？」「你想我射精吗？那你要帮我清理啊！」「你休想，看我把不把你干得人仰马翻」接着骚女人便坐起身来，下身紧紧的坐在姐夫的肉棒上，我也再看不到他们交合的地方了，骚女人把双手按在姐夫的胸膛之上，定着上身，下身开始慢慢的前後摇动，骚女人就像骑马一般驰逞着。渐渐地骚女人的摇曳速度越来越快，头发也甩了起来，我看见骚女人咬着嘴唇，很努力地使自己不要叫出来，但是来回了百来下後，骚女人终於大叫一声，再次软软的瘫在姐夫身上。我也再次看到他们交合的地方，我看见骚女人的阴户已泄出了大量的淫水，把姐夫的肉棒和阴囊也润湿了，而姐夫的肉棒还直挺挺的插在她的阴户里，一点也没有退缩的迹像。这时只听到姐夫说∶「你完了吗？现在到我了。」接着姐夫便坐了起来。现在他们是对坐的相拥着，下身依然的紧贴在一起，可怜的骚女人完全没有反抗的馀地，任凭姐夫摆布，姐夫再把双手把骚女人浑圆的屁股托着，配合身体的动作，一面底头亲吻骚女人的乳房，一面把骚女人上下抛动。那种冲刺一定是十分激烈的了，我看骚女人一定是乐透了，她只能抱着姐夫的头，嘴里发出一些没有意思的声音，我甚至可以隐约听到从他们交合处传来的一些「滋、滋」的水声，骚女最後骚女人只得向姐夫低声求饶，说道∶「啊——啊——求你——求你把火烫的精液——啊——射进我的身体罢——啊——」「那我射精之後，你要怎样做？」「啊——我会把你——你的鸡巴舔得乾乾净净，啊——保证你那天下珍品，一点也——也不浪废。」姐夫像是很满意这答覆，抛动的动作便慢了下来，骚女人趁机伏在姐夫的胸口喘息。这时姐夫突然抬起头来，和我打个照面，我实在是太大意了，他们这种坐拥的姿势，姊夫是刚好向着我的，我竟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正在不知作出如何反应时，姐夫先是一惊定在那里，但不到20秒后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前，作一个禁声的手势，我正在考虑应不应该继续留下时，我又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了。这时姐夫把骚女人一手抱着，然後一个翻身，便把骚女人压在下面，这个动作做得一气呵成，乾净俐落，二人的身体还未有一刻分开过。现在我看到的是姐夫的背部，这就是所谓的虎背熊腰了，在强壮的腰肢下是个结实的臀部，难怪姐夫这样会干。接着姐夫把双手托在骚女人两脚的膝弯处，把她的双腿大大的分开，看来姐夫要全力进攻了。果然姐夫便把腰肢一挺，整根肉棒又插进骚女人的阴户内，骚女人忍不住又叫了出来。姐夫跟着便把屁股高高的挺起，把肉棒抽出了一大半，但是我还未见到肉棒的头部，看来姐夫的肉棒，不单止粗，而且还很长，姐夫把肉棒抽出大半以後，又是全力的往下插，用力插得连阴囊也撞上骚女人的会阴之上。T姐夫便这样的剑及履及地干着骚女人，可怜的骚女人给姐夫抽插得死去活来，只能发出一些没有意思的声音。「啊——啊——干死我了。」「我——我受不了，啊——」「高潮又——又来了——啊——」「美死了——」“但姐夫仍是埋头的苦干，就这样抽插了百来次後，姐夫的速度便愈来愈快，同时喉头开始发出一些像野兽的声音。忽然姐夫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下身紧紧的抵着骚女人的身体，我看见了姐夫屁股上的肌肉收紧了一下，跟着便放松了，跟着又再次收紧，如此这般一紧一松的抽搐四、五次之後，姐夫再轻轻的抽插几次，便倒在骚女人身上不动了，两人都在大声喘息着。我想姐夫是射了精了，但是他的肉棒还插着骚女人的阴户，还未舍得分开呢！我想是时候静静的离开了，但是还未看到他们正式的分开时又似乎有些不完美，其实可能是我想要再次重闻姐夫那整根干的我爽翻的的肉棒，我才甘心。过了一会，骚女人轻推了姐夫一下，姐夫便翻下身体躺回床上，同时也抽出了肉棒。g我终於都看到姐夫整根的肉棒了，虽然现在只剩下八分的坚硬，整根肉棒都沾满了淫水和精液，在黑暗之中闪闪生光。这时骚女人忽然坐了起来，这把我吓了一跳，以为给骚女人发现了，但随即看到骚女人把头伏到姐夫的肉棒上，我看见骚女人用一只手把肉棒轻轻扶正，接着便伸出舌头来，把肉棒从下至上的舔抹，把上面的精液和淫水舔得乾乾净净，我真的不敢相信，骚女人真的会用嘴巴，来和姐夫的肉棒清理。骚女人把一面舔净後，把头一转，又去舔另一面了，骚女人是这样慢慢的舔，又是舔得那麽的仔细，倒像是十分享受似的，我也不禁的咽了一下口水。最後骚女人张大了嘴巴，把整个圆头含了进去，跟着便轻轻吸啜，还把头左右的转动，骚女人是想把残留在尿道内的精液也吸了出来。最後「答」的一声，骚女人放开了姊夫的肉棒，躺回姐夫的身旁，看来骚女人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姐夫的肉棒全身已经乾乾净净的，软软的垂了下来，而姐夫的脸上是一个满足的微笑。男孩社区这时姐夫的目光再次瞄向我藏身的地方，我不好意思和他再有眼光的接触，於是逃也似的跑回自己房间去了。当我迈开脚步时，才发现我的两腿间的鸡巴已经湿了一大片，原来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射精了！我匆忙的跑回房中，坐在床上，用纸巾小心的揩抹鸡吧和大腿，在清理的时候，我有了怪异的想法，为什么平时冷冰冰的姐夫看见我偷窥居然没有跑出来制止？原来他趁着姐姐怀孕偷偷地干别的女人，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把柄留在我手里？他们做爱的画面、姐夫健硕的身型、结实的臀部、雄壮的肉棒，整晚在我脑海中转来转去，我想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被这个种马干的把柄了，我要怎么样假装出一个小舅子的“愤怒”？要装成怎么样骂他对不起我姐姐？怎么样让这个性感的爷们象刚才一样干骚女人一样干我？我要说出这个愿望是否又会被姐夫利用成为另一个把柄？我翻来覆去一直拿不定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轻轻地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考，“你睡了吗”姐夫诱人而浑厚的声音，啊？他来找我干什么？一时头脑一片空白，我只好应了一声“门没锁”姐夫轻轻地走近来穿着一件紧身的白背心和一条三角短裤，虽然刚刚才射过精，但依然是巨大的一团，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姐夫还是那么性感，几撮浓密的阴毛不甘心地从紧紧的三角裤边缘探出头来……但我连正眼看他的勇气都没有，他轻轻地合上门，一屁股坐在我的床旁边，一句话不说开始抽闷烟，他那个眉头紧锁的样子更加酷更加有型，我恨不得马上扑上去醉倒在他的怀中，但我暗暗骂自己无能，在这个关键时候可不能发骚啊，否则……差不多烟抽了一半，姐夫背对着我开始说话，我想他恐怕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激情刚过却要来处理小舅子的烦心事，他肯定在揣摩我到底想干什么，他压低了嗓门说“小峰，咱们都是男人，况且都是成年人了，有些事情希望你能担待姐夫”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只有低着头什么都不说，姐夫看我没有反映，沉默中烟灰快烧到他性感的手指了，他才“哎哟”了一声，狠狠地将烟头踩在了脚下，全身结实的肌肉都随着他那个狠狠地动作抖动，“我希望你理解姐夫，你姐姐有孕在身，姐夫和你都是正常男人偶尔玩玩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接着有点急了“说吧，你想要啥，姐夫能满足你的都满足你，这事情希望你不要给你姐说了，好不容易要当爹了，可别扯散我们啊！你也知道你姐姐的脾气”“要不姐夫以后多给你点临花钱？”见我还是没反应，其实我知道以姐夫的牛脾气肯定想抽我两巴掌，但他还是忍住了，满脸堆笑地转头看着我“哦，我知道了，你是想要美女是吧？”我觉得再沉默下去恐怕会失去一个机会，看着我最爱的男人平时一个骄傲自立的男人居然因为“把柄”而变得象支小狗一样温顺，我相信他是爱姐姐的，我终于清了清嗓子，把一直憋在喉管已经半天的话用自己都听不见的语气说了出来“我想要你的大。。。大鸡巴”，“啊？你说什么？”姐夫转过头，看看我，眼神带着一丝难以琢磨的怒意，自语了一声：“我操！”“她睡了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对话被刚才的女人听见“睡了，我把卧室的门反锁了才过来和你聊的”。“你刚才说什么呢？”姐夫又一次转过头问我。“我想被姐夫象刚才的女人一样干，我想当你的性奴隶，我要做姐夫的女人”我不知道那里来的勇气，一口气把所有的话喷了出来。操！我看你有点不对劲！”说完了又是一阵沉默，空气仿佛凝固一样，我开始脸红、后悔，感觉呼吸困难。“你是个爷们哪有逼给我干啊？我靠你这样那里对得起你姐姐啊？”姐夫开始有点抢占机会的感觉，我也开始耍起了无赖“我有屁眼，只要你干我，我今天晚上的事情都可以没看见，不然……不然我马上给家里打电话，我就堵在门口让你和那女人一个都别想离开，你打死我吧！”我不知道那里来的勇气，马上掏出了手机做出最后鱼死网破的姿态。姐夫突然“嗖”的一声站起来，我以为他要打我一顿，我下意识地缩到了床角，姐夫有力的手只是夺去了我的手机，我还是用手挡住我的脸，一方面是源于对暴力的畏惧另一方面我为自己的无耻而羞愧。“把手拿开，听我说”姐夫的声音明显温柔了，但我不敢看他，真的不敢看，这个穿着白色紧身内衣的猛男正将所有的本钱对着我，但他是我的姐夫啊！在他粗壮有力的大手轻轻地摇晃我几次之后，我才放下自己的手，“真想被我干？”姐夫的话明显变的淫荡起来，我看这次“交易”有戏！姐夫还是站在我面前，用手摸了摸跨下的大鸡巴“操，大鸡巴的男人也难过啊，男人女人都喜欢”姐夫不停地摆弄着内裤，我紧紧盖着被子的下体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姐夫“猛男秀”中勃起了。“这样吧，姐夫没玩过男人，也不太适应，但只要你听话你乖的话，姐夫可以经常奖励你，姐夫怕硬不起来，要操你可以，不过你得给姐夫找些漂亮的女同学回来一起玩，姐夫可以尝试尝试，咱们都是兄弟嘛！”“你放心这些事情我不会告诉你妈你姐，你也别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你姐了，你要是喜欢姐夫的大鸡巴，姐夫可以给你吃，但是要是姐夫硬不起来你可别再闹了！”我这时在姐夫默许的眼神下胆子大起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姐夫的内裤，我眼巴巴地望着姐夫，说“姐夫，老公，我可以帮你舔一下吗？”姐夫没说话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我颤抖地伸出手，轻轻的握住那一次次令我神魂颠倒的温软的大鸡巴，一股冲动顿时袭满我的全身！！姐夫迟疑地望着我，一动不动。我迅速地回过头，俯身望着那万般熟悉的圣物，贪婪地张开嘴，扯下姐夫内裤的边，准备一口扑了上去……“等等，我先把灯关了”姐夫可能还是不好意思，一把把灯关掉了。我终于大胆起来，跪在了姐夫的面前，我张开嘴。我的心跳的厉害，可是我还是张开了嘴，姐夫把屁股往前一挺，把那个令我神魂颠倒不惜对不起姐姐的大鸡巴送到了我的嘴里，他呻吟了一声说：舒服。第一次给主动帮姐夫口交，我太兴奋！我感觉到他软软的沉淀淀的大鸡巴上有股腥腥的玄玄的液体，一定是刚才骚女人和他交合没有舔干净的爱液！我不顾一切，把我梦中爷们的大鸡巴全根没入，不停地上下吞吐着……姐夫的大鸡巴在我的嘴里迅速变的更粗、更大，我不得不吐出一截。漫漫地姐夫开始有感觉，我听见黑暗中他轻轻地呻吟“操，妈逼，你口活不错，居然能给老子舔硬！”姐夫起兴了！他捧着我的脸，屁股一挺一挺的往我嘴里送，就象刚才干那骚女人一样！我的心跳的好快，我感到很自豪！居然能让我最心爱的猛男勃起，能让他感受到我的服务！姐夫抱住我的头开始在我嘴里抽插，象做爱一样，他一挺屁股，直顶到我的喉咙，我想呕吐，稍微适应一下，他挺着屁股楞是往里顶，直到整个插在我的嘴里，我的嘴唇感觉到了他的毛，他说真鸡吧爽，两手按住我的头快速的进出好一会，他说你弄，我使劲的摸着他结实如铁的臀部，大口吞吐，我发现用舌头舔马眼他的呻吟特别大，于是我用力舔，他也嗷嗷的呻吟着，他还没射，他让我躺下，头伸出床沿，他站在床边抱着我的头插了进来，我仰躺着看到了他的大睾丸，我感觉他的大鸡巴插到了我的喉咙里，插了好一会他又把我拽到地上，跪在姐夫面前，开始给他口交，我含着他的大鸡巴，他快速的粗暴的抽插，突然他动作越来越快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操你嘴真鸡吧爽，鸡吧要射了。我感觉他的鸡巴大了粗了，我知道要射了，想吐出他的阳具，可是他按住我的头低吼一声用力一挺屁股龟头到了我的舌根部，我的下嘴唇感觉到他的阴茎有精液冲了出来，我的头使劲向后想吐出他的鸡巴，我嘴里因为有他的阳具只能发出哼哼声，可是他按住我的头仆仆仆仆的开始在我嘴里射精，嘴里从来没有被射进过这种东西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第一股精液射在了的嘴里，着一次的感觉与上一次完全不同，姐夫的鸡巴很大在我嘴里我含不了太多的精液，第二股就把我的嘴占满了，我感觉精液从我的嘴角流了一点，他低头看着我的嘴，边射边喘着粗气边说：精液大补把精液都吞喽。他的鸡巴好粗撑满了我的嘴不吞也不行，我不能把嘴再张大点只好把他的精液吞吃了，真的好爽啊。接着仆仆仆仆仆仆的射在我嘴里，我也都吞了下去，他射了好多好多有十几下，射完了大鸡巴还硬硬的在我嘴里一跳一跳的，姐夫把我的头往后拽我的脸仰起来，姐夫一边低着头向下看一边小声的呻吟着把鸡巴慢慢的在我嘴里抽送。过了好一会，姐夫松开按住我的头，把大鸡巴拿了出来，大鸡巴还一跳一跳的很硬上面湿湿的都是我的口水，他左手捏住我的下颌，右手握住大鸡巴在我的脸上打了打说：“我操，真鸡吧爽，只有你能把我的大鸡吧全吞掉，是不是经常帮男人吃鸡巴？精液好不好吃？比你姐姐舔的好，你们姐弟俩都是XXX骚货！当年你姐姐也是迷死这根大鸡巴要死要活非要嫁给我，我操，前世欠你们家的！”然后又把大鸡巴塞到我嘴里用力插了几下，“没有，我就是太喜欢姐夫了！”我知道姐夫终于因为我高超的口技动骚劲了我擦了擦嘴说；你射的太多了，做你的女人好幸福啊！我扭开台灯，姐夫得意的转过身去喝水，他的屁股在我的眼前晃动，他的屁股显得那么有力量，我可以想象刚才他在我嘴里抽插用力挺动屁股的样子，姐夫坐在我床边，抱着我的头温柔地说“怎么样？姐夫猛吗？”我真感觉象他的小女人一样“恩”的回答他，我看着他英俊的脸全身的肌肉现在都一丝不挂地展示在我面前，我感觉终于成为了他的女人！“小骚货，以后不准帮其他男人吹啊，以后要听话，只要听话只要给姐夫找女人姐夫就干你！“”我还会帮姐夫舔屁眼，保证让姐夫舒服！“姐夫摸了摸我的头说“操，你真贱！和你姐一个样，姐夫今天算奖励你了，你记得给姐夫找女人。另外做好保密工作！”姐夫，老公你喜欢什么样的啊”“老子喜欢奶子大的，逼嫩的，身材好的长的甜甜的”看着他懒洋洋的享受的脸，突然有一种甘愿做姐夫的胯下奴隶的感觉。他太男人了，我甚至觉得天下所有的美女和男人都应该被他干，被他玩弄，做他的性奴。我躺在姐夫毛融融的大腿上，不经意地摸了下姐夫那已经软下去但依然粗大黑黑的大鸡巴，很贱很骚地说“像这样生龙活虎地大肉柱子，任那个女人看了，都喜欢的不得了。当然喜欢之後，就想尽方法来讨好你，挨你插。我会帮你找到你要的女人的，主人！谢谢你！”姐夫听了得意的笑了，说：“被我干过的女人没有不回头找我的，那么多女人都想吃我的大香肠，怎么样味道好吧？这上面可是千千万万漂亮女人的阴血滋润长成的，今天你吃了算有福气！”说完姐夫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说“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睡，记得答应姐夫的事情哦，小贱货，我要过去了，不然她该醒了我虽然很舍不得，但我要做姐夫的乖女人，只好听话的装着睡觉了，姐夫帮我关了灯自己跑去沐浴了，回想刚才的奇妙经历，我不停用舌头舔着余味未散的姐夫浓烈的精液味道，自己又忍不住手淫起来，那一夜我睡的很香，象满足也象有期待，我知道接下来作为姐夫的性奴隶我要找到美女才能再享受姐夫的临幸，我要他的大鸡巴主动地插进我的骚屁眼，我要真正成为他的女人自从喝完姐夫的精液之后，我已经觉得他完全是我的主人，我的男人。和姐夫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姐夫没有那么多顾及了，但是也绝对没有越界的事情，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在回母亲家探望姐姐的时候虽然心里怪怪的但还是和姐夫一起很好的演戏，姐姐有些时候开玩笑地说“弟弟，可要好好看紧你姐夫哦！不准他乱来哦！”我便马上说“姐夫对姐姐一心一意的，不会不会！”然后转头看着姐夫，眼睛里面闪烁着一个奴隶希望得到主人赞许的乞求，姐夫也拍拍我肩膀说“放心吧，有小弟在呢！你安心给我生个白胖儿子吧！”表现好，姐夫果然给我奖励。也许我天生下贱注定需要把自己骨子里的奴性发挥在一位健壮英俊拥有大鸡巴的猛男主人身上，而这个人就是我姐夫！此后，在母亲和姐姐面前，他依然是我的姐夫，而在家里我则希望把他当成皇帝一样，有些时候给姐夫做做晚饭，洗衣服，勤快的象个家庭妇女。而姐夫也允许我他洗澡，时不时穿着条小内裤双腿打开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但是原则就是“只准看，不准摸！”操，我想问你你真喜欢男人？”“是，但我只喜欢姐夫这样的猛男，我只喜欢姐夫！”姐夫已经没以前那么惊奇，我不晓得他接下来到底要说什么。“希望我操你是吧？”“恩“我觉得我有点羞涩，脸扑通一下红了。“还没干过屁眼呢，我操，那里又没我趁机拿出一盘找小松借的双性恋碟子《空中航班》，马上放进了DVD机里。“姐夫要不看看，你是一根大鸡巴的主人，男人女人都应该为你服务，你看看，这碟子里面什么都有，只要姐夫愿意，亮出您的大鸡巴，保证多少男人和女人都愿意当你跨下的奴隶，为您服务，让您高兴！舔您的毛屁眼，咬您的乳头，和您接吻，唆您的大鸡巴，拿给您操……”我一下跪在地上，眼睛直盯盯地看着电视屏幕，手里拿着遥控器有点手不停地抖，不停快进，希望赶紧让姐夫欣赏到那最精彩的一幕，一对情侣和一个猛男的3p.空气中是沉默，“我操，你懂的真多！”这时，荧屏上已经开始了在飞机洗手间里，一对情侣之间的肉搏，姐夫装的有点不在意地对我骂了这句，但分明我看见他原本已经没有空隙的白色小内裤更加的巨大。猛男来了，加入了这对情侣做爱的行列，当看到这对刚刚交合的恋人卖力地为那个健壮的猛男一边着屁眼，一面吃着大鸡巴那个陶醉劲的时候，姐夫的眼睛睁的好大！鸡巴已经完全勃起！“我操！外国人真他妈会享受”姐夫边说边用手调整了下鸡巴的位置，估计憋的很难受！我想要把这个发情的姐夫的此时此刻的照片拍下来给大家，绝对吸引力不比外国的性感模特差！就在我意淫勃起的时候，姐夫却一把夺过遥控器把电视给关了！我傻在那里！“小弟，我操你丫太坏了，姐夫现在看得已经不行了，你给姐夫找的女人呢？“我终于知道了姐夫今天谈话的目的了！.、“姐夫现在还没找到，我那些同学我怕叫来您不满意！不漂亮的女孩子被你干太侮辱主人您了！我操，不漂亮也算有个洞啊！姐夫现在想找个B我开始发骚，象个日本女人一样跪在姐夫的大内裤前面，说“主人，我能帮你服务吗？““操，对着你老子始终不习惯！我喜欢看着骚娘们穿着三点式跪在我面前，那我就会爽！姐夫说这话时他的大鸡巴已经没有他语言说的那么矜持，粗大黝黑的大龟头的一半已经冲出了小内裤，马眼那里明显还挂着晶莹的前列腺液体我看有戏，马上想起姐姐房里有三点式的内衣，我冲进姐姐的卧室迅速地给自己套上，但面对蕾丝花边的内裤却放不进去我那已经快要涨暴的鸡巴，带上姐姐梳妆台上枣色的假发再胡乱穿上姐姐红色的网状丝袜，对着镜子我感觉自己象个妓女！我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马上冲到客厅，姐夫一看见女装打扮的我惊呆了！我却弯着腰拿手掩饰着我已经勃起的鸡巴，想让姐夫看着女装的我有点感觉，我扑通一声跪姐夫面前，不知道是不是妖姬上身，我骚的要命的学着A片里面的小贱货摇摆起我的屁股，我说“大爷，赏我你的鸡巴吧！”姐夫还是坐在沙发上“我操你丫真骚，真她妈是个小贱货！”姐夫一大脚向我脸上踹过来，我居然没有闪躲，竟然用嘴巴做出要大口舔吸的动作！姐夫一看来了劲，捏着我发烫发红的脸蛋把我拖起来“让我瞧瞧这是哪家的骚货！真是浪的出火呀！”“我接着回到”我是您的小骚货，我要你日我“我靠，拿什么日”?“拿您的大鸡巴日我，日我的屁眼！”姐夫感觉想大笑但又忍住了，从内裤里面拽出硬的已经流汁的大鸡巴，把我的脸往下压，不停地在我两边脸蛋上抽打，但就是不进我的喉咙！我急了，不停地呻吟“给我吃马，给我吃嘛！”“吃鸡巴！没这么容易！答应给老子找的婆娘呢？”我靠，异性恋就是异性恋，还是想干女人，我一下子劲消了，姐夫却没有罢手的意思，他轻轻脱掉内裤往电视柜上一扔，一屁股又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粗暴地扯着我的假发，一边拿手撸着大鸡巴，又开始发号施令了：“来，大爷再赏你吃吃我的屁眼，算是给你的奖励，大爷还没被舔过，既然你会舔好好帮大爷舔舔！拿你的舌头帮我梳理屁眼的毛发，好好亲亲大爷的屁眼！”原来姐夫看了刚才片子中那对情侣为另一个男服务不停地舔屁眼的事情感到了兴趣！我马上举着这个美男子的两条结实而修长的腿，姐夫尽力的把腰部上挺，尽力的把屁眼露出来，把他那个又紧又热的粉红色屁眼露了出来。屁眼周围是一圈肛毛，软软的。我把舌头伸的很长，努力的想插进屁眼，但这个姿势很累，于是我拍着姐夫的高翘屁股，示意翻身跪在沙发上，屁股跷得高高的，然后我抱着姐夫的屁股一顿猛舔，舌尖使劲的往屁眼里伸，嘴唇也不住的亲着姐夫的健美屁股。身经百战的姐夫爽的喘着粗气，脸帖着沙发趴着。我颤抖着把鼻子伸进他的屁股沟里，舔他肛门周围。姐夫被我舔得像蛇一样扭动，他的肛毛也刺激着我的脸颊和鼻子。我用舌头绕着屁眼四周舔了半天，把手指凑了过来，姐夫觉得不太对劲，翻了个身示意不要那样，可我用力的拉着姐夫粗壮的手“大爷，就让我玩吧，好吗？就一次。”姐夫只好重新跪在沙发边上，屁股跷得高高的等着我，我拿来一个婴儿油，均匀的抹在手指上，来回的蹭均匀了，“这样就不会疼了，大爷就一次啊。”说着把嘴凑在姐夫的那紫红色长满荒草的屁眼上使劲的亲着，舌头也伸进屁眼里猛劲的舔着，直舔的姐夫屁眼里舒服的都快没感觉了，然后我猛的把手指插进去，姐夫大叫一声，身体收缩着抽搐起来，我赶紧亲吻着姐夫的屁股，嘴里不停的说着“老公不怕，大爷不疼，一会就好了。”姐夫强忍着屁眼的疼痛，趴着一动不动的，我拼命的亲吻着那微微张开的屁股，舌头也在屁眼周围不挺的舔着手指慢慢的来回抽动，一会，适应后姐夫竟然感觉到了快感，屁眼也逐渐的适应了异物的侵袭，我也感觉到他的身体变化，于是把我的头反躺着，凑到姐夫的两腿之间，从下往上把男性阳具含进嘴里，使劲的吸吮，一手抓着他的阴囊来回的撮弄揉搓着，另一跟手指在屁眼里抽插着，把他弄的是来回的晃动着丰满屁股，也不知道是舒服多一些还是疼痛多一些，最后在我的一顿狂插猛舔下，姐夫把今天的第一发弹射进我的嘴里，我含进男性阳具，嗓子一动一动的把精液全都吞了下去，姐夫疲惫的趴在沙发上，屁股高跷着，我把男性阳具含在嘴里吸吮了一会后，翻身起来，温柔的帮姐夫亲吻着屁股，舔弄着屁眼。姐夫开苞之后居然温柔了，不停地抚摩着我的假发，拿手捏我的脸蛋“姐夫的屁眼香吗？”“香，真好吃！”“我靠，你妈真是把你生错了，你天生就是个给男人干的骚货，告诉姐夫帮多少男人玩过？”“没几个，我是真正爱上你了，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姐夫示意让我给他点燃一支烟，他不动不动地又翻身卧着睡着，高耸的屁股依然那么诱人，“小弟，还是帮姐夫找个娘们，姐夫左一下右一下的干你们，你说多爽啊！咱们玩太单调了！”姐夫看我不说话，接着来了个“激将法”“你要不给我找，我就自己去找相好了，晚上我也不回来了！“别啊！”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倒不是介意别人和我分享男人，说实话象姐夫这样的猛男，我觉得他生下来就是干人让大家得到快乐的，我也希望参与到他的性高潮分享他的激情，问题是我的确没有能耐去给他找女人啊终于我想起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姐夫，要不咱们上网去找吧，我保证给你找几个漂亮的女人回来姐夫默许地不着声，我从自己的卧室里拿出手提电脑接上电话线后开始打开网页，进入“成人激情聊天室”，我取了个名字“精壮种马”，差不多10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搭理我除了几个“大波200元快餐”名字的女人，姐夫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我在键盘前面的动作，一边骂骂咧咧说“操，美女都不会上网！”找不到要你好看！”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一个叫“丈夫缺精找猛男”的人和我聊了起来，而接下来，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了，我和姐夫以及一个美女的3P以及英俊健壮如同江宏恩的猛男夫最终走上了高级播种机的道路。

健美比赛会场集体挟持事件

五月的洛杉机，天气暖烘烘的。神殿体育馆内一年一度的健美比赛正进行最后的筹备工作。重量训练室中来自全美各地一百多名重量级健美选手正在加强训练，为肌肉做最后的修饰。他们全身只穿着一条紧身三角裤，红子中弥漫着男人体味的汗水揉杂的特殊气味！其中几名选手正开心的谈笑，同时拿着肤色剂彼此相互吐沫，硕大的肌肉涂上亮油的乳剂，在强光照射下更显得浑圆漂亮！就在此时，突然警报声大作，众人都绷紧了神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重量训练室四周的大门突然闯进了上百位实枪劾弹的武装人士，从他们穿着的服饰看来，可以确定他们并不是警察或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健美选手间起了一阵骚动，惊恐不安的神情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这时一为身穿军服的中东人士在重重戒备之下走了出来，突然有人高喊大叫：“是恐怖分子！”上百位选手听了纷纷大声鼓噪起来，无法想象为何会有恐怖分子入侵会场！此时数名武装人员对空鸣枪，骚动立刻平息下来，但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正快速的流窜在重量训练室中！这名看似首脑的人士向前一步，高声说道：“没有错，我们就是恐怖分子！哈哈哈！美国人，我要你们用死尸和鲜血来洗净你们的罪恶！”“所有人到展示台上集合！动作快，否则我轰掉你们的脑袋！”一名武装人士叫道，其他恐怖分子把枪对准这些选手，把他们全部赶到隔壁的比赛场地。三分钟后，所有健美选手全部集中到展示台上！“把舞台灯全部打开！所有人排成一排！”恐怖分子首脑叫到。部分恐怖分子上前持枪驱赶，由于选手有上百人，所以总工排成了无列。恐怖分子枪口对准选手，把他们围在中间！此时舞台灯大亮，照的他们的身上隐隐发烫！所有的选手均不敢出声，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只见这名首脑坐在观众席上，手托着下巴嘴角泛起一抹邪恶的微笑！突然叫道：“所有人把裤子都给我脱掉！”选手们再次鼓骚起来，其中一名光头黑人选手叫道：“去你的！你到底想做什么？”他话一说完只听见一声枪响，子弹已经穿过他的左胸！他往后倒在地上，当场死亡，鲜血不断从他的胸肌喷溅而出！舞台上的选手瞬时陷入混乱，有人顺势就想夺枪！恐怖分子瞄准当中数人，几声枪响又有五、六人横尸台上！此时首脑手上多了一台扩音器，说道：“谁在不脱裤子，下一个倒下的就是他健美选手看着地上的死尸再也不感轻举妄动，纷纷脱下身上的比赛三角裤！此刻上百位健美选手全身赤裸的站在舞台上一动也不敢动！恐怖分子将被射杀的选手全拖了下去！首脑又说：“这样才对！你们肌肉莲的如此漂亮，不就是因为喜欢在众人前展示吗？”走到台上，一一经过每个选手面前，仔细欣赏他们锻炼多时的硕大肌肉和粗大阳具，还不是伸出双手抚摩，此时首脑又下命令：“现在所有人的右手给我抓住你右边人的阳具，开始帮他手淫！”所有的健美选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个个露出惊讶难堪的神色！你看我，我看你，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接近变态的命令！心中均想这名首脑不但是个危险任务，还是个标准的变态色情狂！恐怖分子见选手们迟疑起来，马上对空鸣枪。健美选手受到枪声威胁，为了保命只好硬着头皮颤抖的抓起右边人的阳具，开始徐徐的套弄！舞台上只见上百名身材壮硕，肌肉纠结的健美选手一字排开，形成一条人链，帮右边的人手淫！此种状况不但是这些健美选手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人类有史以来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此刻的情景只可用“空前绝后，惊世骇俗”来形容“手给我用力打！要是谁敢休息，让别人的老二软下来，我一枪先轰了你的脑袋！”百名健美选手听到首脑的咆哮威吓，心中更是惊恐！许多人满头大汗，甚至用起双手帮右边的人手淫！不但力量加大，套弄搓揉的速度也加快，就怕没有把隔壁的阳具打硬，平白成了枪下冤魂！此时舞台上手淫的套弄撞击声越来越大，夹杂着恐怖分子在旁的叫嚣助兴声，更是显得说不出的诡异骇人！此时首脑更是接近疯狂的大笑：“哈哈哈！再给我用里点！这真是奇观！哈哈哈！美国人，你们也有今天？”同时全身开始大幅度胡乱扭动，就象失去理智的醉汉！“这种世界奇观如果没有拍摄下来，岂不是太可惜了？来人！把摄象机抬出来，把这奇观全部给我拍摄下来！”而此时真的从两旁推出三台摄象机，开始对着健美选手的集体手\*拍摄！而每太摄象机都配有三、四位拍摄人员，从他们熟练的程度看来，显示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此场景，如果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真会让人误以为是那家同志影片公司正在拍摄的大堆色情场景。而健美选手的粗大阳具在别人的套弄下即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强烈的男性本能，也都全部昂然勃起！而大部分选手的阳具都是尺寸惊人，和他们壮硕健美的肌肉不相上下。如此健美选手集体手\*了十几分钟，首脑又叫道：“每个人动作暂停！通通给我立正站好！”众人纷纷听下动作，一动也不动的站着，不知道首脑下一步又想玩什么花样？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下，此时舞台上所有的健美选手就象一尊完美的裸男雕象屹立不动，除了饱满漂亮的硕大肌肉以外，每个人都挺着一根完美勃起的粗大阳具！从侧面看去，就象一列仪仗队士兵高举着迎宾步枪！而上百根大阳具中也是各式各样，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有割过包皮的、有没给过包皮的；有红彤彤的，也有黑溜溜的！还有不少人在上面刺青，从怪兽、美女到中国字，什么图案都有，龟头也是各种大小形状各异，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还有不少人在龟头上穿上金属环！有些人的金属环还一穿三、四个摄影队当然不会忘记猎取这些稀有的奇景。此时首脑越看越兴奋，竟然也脱光了衣服，走上前去开始对健美选手们上下其手，不断用力揉搓他们全身饱满硕大的肌肉！还张开嘴巴凑上去，孳孳有味的开始舔起他们的身体，包括那一根根粗大的阳具，就象小孩子看见冰激凌般死命的猛舔！而此次参加比赛的人中还不乏许多高知名度的健美选手，他们平时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或杂志封面！当首脑认出他们时，先是不自觉一愣，然后眼光中发射出贪婪的熊熊欲火，好象发现了千载难逢的宝物！马上手口并用，疯狂搓揉舔舐他们的全身，就象吸人鲜血的水蛭一般，好象要把他们身上每一快肌肉都吞进肚子！如此淫乐了二十几分钟后，首脑又下了新的命令：“所有人开始帮旁边的人吹喇叭！”健美选手们心中都是暗暗叫苦，但为了活命什么样的要求都只得照做！于是所有人低下上半身，将隔壁选手的粗大阳具放入嘴里，开始上下套动吮吸！虽然身处危险当中，可是随着他人口舌不断的挑逗，不少健美选手尴尬惊讶的发现：和这一大群壮硕猛男间的肌肤抚慰不再和刚开始一般的不自在！反正现在所有人的生命完全操控在这群恐怖分子中，所有无谓的反抗都是徒然的！只有抛去自尊才是真正的活命之道。只见现场状况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渐渐的不少人的动作不再迟疑退缩，开始坦然自若的享用起四周粗犷猛男的健美身材。其实平时健美选手在健身房中就必须常常面对镜子战士肌肉，同时也顺便观摩其他选手的锻炼成果，彼此加油打气，不断寻求进步。而这种种的目光注视本来就带有相当程度的暧昧自恋与男体崇拜，只是大家都将这种感觉深埋心底，从不说破罢了。而此时这些微妙情绪在恐怖分子的生命威胁下，竟象逃出囚笼的野兽一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抒发！不少健美选手开始闭起眼睛，全心的享受起他人的吮吸爱抚，同时不自主的由喉间发出阵阵的雄性低吼。现场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声此起彼伏，更有些热望内毫无顾及的大声呻吟起来。此时舞台中央温度不断升高，一股熊熊的燎原欲火在上百名健美选手间迅速蔓延，一些原本还放不下身段的人在集体意识的催眠下也纷纷卸下了心防，开始大咧咧的抚摩吮吸他人的全身，肆无忌惮的享用眼前上百来个健美选手的健硕肌肉和坚挺的阳具！而随着众人情绪不断的增温亢奋，更有不少人开始挺着硬邦邦的粗大肉棒强行进入他人的屁眼，疯狂粗暴的抽插起来此时舞台上就好象古罗马帝国暴君尼禄的荒淫后宫。只见上百个赤裸裸的壮硕猛男彼此交缠纠结，象一群永不满足的淫兽相互吞噬杂交。每个人都有如深深着魔一般，脸上浮现着愉悦恍惚的神情，一起在无边的功能欲海中浮沉。恐怖分子此时看见舞台上的百人活春宫，都是惊讶的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无法相信状况竟然会有如此戏剧化的转变，原本这些健美选手都是标准的异性恋猛男，在生命威胁下初次和男人发生关系，那知尝到了甜头，发现了和美女做爱之外的另一种新鲜滋味，而且此种粗犷猛男间的性爱体验竟然要比异性间的交换吹妹烂睿?如今舞台上所有的健美选手全部都是出于自愿的贪婪杂交，而四周的恐怖分子不少都是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正直血气方刚，平日忙于繁重的军事操练，固然练就了饱满结实的强壮体魄，却也苦于强烈的性欲无法发泄，此时看见如此壮观的场景，心跳都是急剧加速，嘴里口水直吞，不少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枪，也扒光了衣服加入这场猛男间赤裸裸的集体交欢！而一旁的首脑更是全身无法自主的舞动，同时颤抖着声音开始语无伦次：“这…这……实在是太惊人了！我…我……”三两下脱光了全身的衣服，红着眼睛扑向眼前这座裸男欲宫，在这片肌肉汪洋中随波逐流！嘴里含着三根肉棒，肛门同时被两根粗大阳具进入抽插，同时选手还象八爪章鱼一般抓了五、六根肉棒疯狂的上下套弄，两眼不满血丝，神态恐怖吓人。此时还有不少猛男陆续围向首脑，一手用里搓揉自己硕大的胸肌，另一手不断的疯狂套弄自己的坚挺肉棒，将一股股热烫浓滑的精液射在首脑的身上此时摄影队仍是持续的拍摄影片，而所有的队员因为受不了刺激，一边捕捉精彩的画面，一面还不忘掏出裤中的肉棒用力搓揉。而现在所有的健美选手和恐怖分子全部加入混战，分不清也不在乎对方是敌是友，在肉欲的疯狂驱使下，快感像掀天巨浪办阵阵排山倒海而来，人的理智和羞耻心全部消失无踪。就这样数百人不眠不休的大战三天三夜之后，兽欲几乎都发泄殆尽，所有人的动作开始转为缓和，和四周的人为肉相拥，深情互吻，深深吸取对方浓浓的男人气息！如此缠绵到了第五天，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彼此依偎交缠熟睡，健壮的鼾声呼呼大作，每个人的嘴角都挂着满足的笑意！整整沉睡两天只后，到了第七天所有人都渐渐陆续醒来，众人都觉得自己就好象伊甸园里的亚当，仿佛在浊世中得到了新生！每个人见到了彼此都是紧紧相拥，正所谓：“四海皆兄弟”什么种族仇恨、战争危机，这里完全不存在。这时候门外突然炮声轰然大作，同时机关枪密集的扫射，接着只听见“碰”的一声，上千名携带重型武器的特勤份子破门而入，纷纷大叫：“不许动！”每个特勤份子都是神情紧张，手中先进的机枪全部瞄准舞台的所有人员，只要谁敢轻举妄动马上就会被射成蜂窝！这一周以来原本即将举行的健美比赛的神殿体育馆突然对外封锁，众人无法了解馆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警方透过机密管道才得知是恐怖分子持枪入侵！这一个礼拜以来已经成为国际间的头条新闻，为了上百名人质的安全，美国始终不敢强行攻克！但在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下，抢救人质的突围行动已经刻不容缓了。谁知道强行进入神殿地狱观之后，特勤人员不但没有看见任何实枪劾弹的恐怖分子，还看见舞台上有数百名裸男或坐或卧，彼此亲密互拥，有的还在激情交欢！空气中充满了精液和汗水混合的呛鼻气味，此种状况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手中机枪缓缓放下，每个人都是满脸疑惑！只听见台上所有的人发出一阵哄笑，似乎嘲笑美国政府小题大做了！而这时美国总统率领上百名全球记者，满头大汗匆匆赶到，看见眼前情景，满脸通红的大骂：“Damn it！杂交狂欢派对为何不先通知我？”

特殊行动

在茂密的叢林裏，陽光透過樹木的葉子灑下來，照在龔劍的身上。龔劍是党國上尉，28歲，相貌堂堂，身材魁梧。身高一米八三左右，在軍校已優秀的成績畢業，進入軍隊後，英勇殺敵，在戰場上屢立戰功。三個月前，他接到一個秘密任務，帶著他的小隊來到了這個叢林裏。龔劍躺在地上，想著三個月前接到任務的情景：“什麼？又一個小隊失蹤了？”龔劍站在辦公室裏面，看著司令給的報告大喊到。“是的，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六次了，而且那些失蹤的隊員屍體都會在失蹤後的第三天在道路邊給發現。”司令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根據屍體的上的線索，我們大概可以推算到是誰下的毒手……”“什麼？那是誰下的毒手！”龔劍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你冷靜點，這次叫你來就是讓你給死去的兄弟們報仇的。“隊長！”一聲呼喚將龔劍在思緒中拉了回來。他抬頭一看，是黃少祺。黃少祺，26歲，身高一米七六，名字看起來感覺很強硬，其實本人還好。作為一名軍人，他有著和龔劍差不多的身材，卻帶著一幅眼鏡，皮膚有點白皙。和龔劍這種長期在野外做任務的軍人比起來少了份堅韌的感覺，卻多了種書生氣，讓原本就清秀的他多了個書卷味。黃少祺在軍校的成績很優秀，可惜眼睛近視，在軍校畢業後本可以留在營裏做文職，可是他卻主動要求參加前線的工作。“什麼事啊？”龔劍看著黃少祺，想到：這次隊伍派他來做參謀，估計也是為了那個行動吧……想到那個任務，龔劍都不知道怎麼開口和他的隊員說好，因為本身他也很不願接受這個任務，只是軍命難為啊。“隊長，我們在這叢林裏面都快三個月了，為什麼還不行動？而是每天都在做這些……這些體能訓練啊？”黃少祺輕聲問到。原本在叢林裏訓練，除開明天要做大量的體能訓練，還要禁欲，如果從考慮體力方面的方面說還很正常，可是每天都要做控制射精訓練就實在想不通了。而且在訓練期間不允許自慰等任何會射精的行為，一發現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但現在怎麼想也覺得不大可能。當初是說為了鍛煉軍人的意志，不受敵軍的誘惑。所以他現在要代表全隊隊員問隊長這個問題。終於來了，龔劍知道最終都要向他的隊員們做出個交代，否則他的隊員們就會以為他們隊長是個喜歡折磨隊員的變態傢伙了。他坐了起來，看到黃少祺後面還站著其他五位隊員。他們站成一排，看著龔劍，等著他的答復。龔劍站了起來，“你們對於這次任務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麼？”龔劍看著隊員們嚴厲的說；“報告隊長，有很多不明白！”說話的是維強。維強，27歲，身高一米七八，濃眉大眼，輪廓分明，軍服下隱約可以看到他結實的肌肉。“是的，隊長，我們很想知道這個訓練有什麼意義。”接話的是偉雄，是維強的哥哥，他們兩個是雙胞胎，樣子幾乎是一模一樣，就是身高比他弟弟高一點，一米八二。兩兄弟的逼問讓龔劍感覺到不得在隱瞞下去了，他歎了口氣，“好吧，大家都坐下，就讓我告訴你們吧，這次我們來這裏訓練的目的……”大家聽了後，都松了口氣，坐了下來。“你們應該都知道三個月前，我們團裏經常會有小隊失蹤，屍體都會在失蹤後的第三天出現吧？”“聽說過，難道我們這次行動和這件事情有關？”陳文宏問到。陳文宏，23歲，身高一米八，與其他幾位相比臉上有種稚氣，看起來有點傻傻的可愛，和強壯的身材有點不相稱。“那你們知道那些兄弟們是怎麼死的麼？”龔劍問到。“那還用說？肯定是給日本鬼子虐待死的！”利豐握緊拳頭，說到。利豐，25歲，身高一米八五，雖然名字叫利豐，但是威武的身材和英武的臉讓人看不到一絲藝術氣息。“利豐只是對了一半……”“一半？”林傑森問到。林傑森，28歲，與龔劍是同學，當年在軍校兩人和另外兩個人並稱四大金剛。除開成績和身材之外優秀，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澡堂洗澡的時候大家坦誠相見時候，四人的下體讓全校的人都自愧不如。“那些兄弟的屍體給發現的時候，除開可以看出給殘酷的虐待過之外，還有就是……”大家安靜的都等著龔劍說下去。“還有就是，他們都是裸體，而且下體都給摧殘過……經過軍醫的檢驗，他們都是精盡人亡的！”“什麼！”所有人都吃驚的叫出來！“根據推斷，他們應該都是給川島芳子帶領的女子軍隊抓去做"慰安夫"的。”所有人一時都接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那，那和我們在這裏的訓練有什麼關係？”林傑森隱約猜到這次的訓練有“特殊”的意義了。“由於川島芳子活動很隱秘，而且經常轉移，我們不好掌握她的行蹤，而且她性欲很強，手下也都是女人，幾乎在她身邊工作的男人都會給她拉去上床，時間久了，就也沒有男人敢在她身邊工作，加上日本的男人多數“畏縮”所以她才會抓俘虜來滿足自己強大的性欲。“我還是不明白和我們在這裏的訓練有什麼關係？難道要我們去幹死她？”陳文宏鬱悶的說。“對了，我們在這裏訓練體力和射精，就是要去幹川島芳子！”“什麼！要我們去幹那個間賤貨？”利豐不能相信的說到。“是的，根據失蹤小隊的失蹤地點看，川島芳子好像在執行什麼任務，路線一直在向某個地點移動，而且就憑川島芳子的手下幾個女特務，應該沒有辦法將一個小隊擊退，雖然估計用了美人計，但是也應該不會這麼不留痕跡，所以政府認為在川島芳子後面應該還有幕後人事操控，我們要做的就是進入她們的小隊，查出她們的任務和幕後黑手。讓大家來這裏訓練射精一方面是防止輕易中美人計，還有一個就是預防萬一給俘虜後，可以有‘能力’保命……“保命？給那女人抓住不就吸幹精了，還怎麼保命！不都讓那女人爽死了！”維強激動的站了起來。“我還沒有說完呢，冷靜點，林傑森，你還記得順強麼？”“順強？那個和我們在學校時候一起稱做四大金剛的順強？”“是，三個月前最後一個失蹤的小隊就是他帶的小隊。”“什麼？那他豈不是也給那個賤人吸幹了？”“不是，發現的屍體中沒有他的屍體，而且有一點是沒有公開的，在發現的屍體中，有一個其實並不是屍體！對，那個人沒有死，不過是休克了，經過軍醫的兩天兩夜的搶救才活了過來。”龔劍看著隊員驚訝的神情繼續說下去“他在給那些女特務強姦的時候，休克，給認為死了，和屍體丟了出來，我們得知的全部是他所提供的，在裏面，並不是一開始就上床，而是先進過嚴刑拷打，然後經過某種藥劑和一些奇怪儀器的檢測，有些檢測不過關的就直接殺了或者丟給女特務享用，經過的就關起來，等下次檢測，檢測是一天一次，一次檢測7個人。但每檢測一次都要和川島芳子的手下上一次床，超過7次檢測的就會給川島芳子享用，他就是在第三次檢測和川島芳子手下上床的時候休克，給丟了出來。他說，順強那時候還沒有死，是川島芳子專用的‘慰安夫’！所以估計那個檢測是某個實驗，而川島芳子是順便用這個實驗來找適合自己的種馬，這些訓練是根據那個檢測所置定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經過檢測，然後可以到達川島芳子身邊之前可以保命！”在聽完之後，所有人都沉默了，都無法相信會有這麼匪夷所思的任務！龔劍知道會是這個反應，因為他當初聽到任務的時候也和他們一樣。“那三個月過去了，順強不知道還在不！”林傑森首先打破沉默。“不清楚，但自從救了那個人之後，政府根據他說的情況置定了新的方法，已經不會出現小隊全體失蹤的情況了，但是還是有一些落單的隊員或者執行任務的小組人員失蹤。而且屍體的拋出情況由過去的三天發現，逐漸延長到了兩個星期之後才發現，估計在‘慰安夫’缺少的情況下，她們也不這麼“浪費”了吧！”龔劍看了看隊員們，繼續說：“你們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給選出來做這個任務麼？”所有人看向龔劍，“大家應該都在河裏洗澡的時候坦誠相見過吧!”說到這裏，所有人包括龔劍都臉紅了下，因為他們所有人，除開陳文宏，其他人平時陰莖在沒有興奮情況下是15釐米左右，在興奮狀態下在22～～30釐米，文宏雖然沒有這麼厲害，但是他還沒有發育完，陰莖都有13釐米左右，興奮情況下可以達到20和25釐米。還有就是他們平時都不大近女色，所以估計還是處子之身！“當初對於選擇應該派情場老手還是沒有多少經驗的軍人有很大爭議，派情場老手，在任務時能比較容易勝任，但是由於花叢入多了，怕受不了誘惑而反叛。派沒有經驗的去，怕經過不了測試，對於床上高手川島芳子，很快就會丟盔棄甲，無法完成任務。但是被救的人提供了一個消息，他和順強等通過三次以上測試的人，都是沒有或很少這方面的經驗。貌似那些女特務對於在床上可以操縱主導有很濃烈的興趣。而被發現是處男的人，一般會免去嚴刑拷打直接進入測試。根據這點，所以……我們給選了出來”龔劍說原因的時候，自己的臉也越來越紅，他們每天都在戰場上打仗，今天打這裏，明天打那裏，基本連能不能活下來都不確定了，更加沒有多少機會想女人了，頂多在空閒時自慰下。“現在你們也知道任務了，不管你們肯不肯，這都是軍令，要麼就服從，要麼就滾！以後不要在和別人說你是軍人，或者在軍隊待過！”大家的神情都很複雜，是要委曲求全的做‘慰安夫’完成任務呢？還是離開這危險的戰場做個普通人？就在他們沉默的時候，他們之前布下的警報器響了起來……所有人馬上警惕起來，龔劍馬上下令，“馬上清理現場，按照之前的安排，回到自己的崗位，沒有特殊情況不准動手，看清楚對方是誰！明白沒有！？”“明白！”話音剛落，所有人馬上散開，拿好武器，隱藏起來。他們是野外訓練，基本上用的東西都是野外的石頭之類的，除開一些藥品和鹽巴，基本沒有什麼戴來。而且現在是三伏天，加上這種“特別”訓練，所以他們身上穿的幾乎就是褲衩和一些防身用的武器。他們把落葉往他們坐的地上鋪下就消滅了有人在這裏的痕跡……龔劍隱藏在一棵老榕樹上，這個榕樹估計有百多歲了，枝繁葉茂，可以很好的遮擋龔劍壯碩的身材，龔劍站在上面，可以很好的觀察周圍的環境，他看到維強和偉雄兩兄弟躲在幾個大石頭的縫隙中，是很好的天然堡壘；黃少祺躲在旁邊一個岩石下方的一個小坑中，岩石正好做了掩護；林傑森和陳文宏躲在河裏，他們兩人是在江南長大的，水性自然好，在水草的掩護下差點看不出痕跡；利豐這小子和自己一樣躲在樹上，這小子爬樹的功夫不錯啊，這麼一會就爬到這麼高的地方了！他們所有人都躲好地方後，過了一會兒的見到了對方。兩女一男走進他們的視野，這裏是深山老林，附近連村落都沒有，怎麼可能會有來這裏呢，來這裏的估計不是什麼善男信女。龔劍看清楚來人後，心裏“咯”一下，看來真的是白天不要隨便說人，還真的這麼巧見到了來的兩個女的穿著日軍的軍服，樣子長的很嬌媚，嬌媚中帶有一絲邪氣。那個男的可以說是一絲不掛，除了在腰間有快破破爛爛的布擋著，幾乎沒有什麼遮體的物體，而且他口裏還塞著布條，雙手給反綁著，雙腳帶著鐵鏈，鐵鏈連著脖子上的鐵環，給兩個女的拖著走。他每塊結實的肌肉上面都有傷痕，但也不阻止這些肌肉向別人說明自己主人的強壯，剛毅的臉上全是悲憤的神情。“這裏的環境不錯啊～～雅子。”其中一個女的說道，“是不錯，難道原子你想在這裏～～～～嘻嘻～～”那個叫做雅子的女人看著她們拖著的那個男的說。原子也看著那個男的下體，露出淫褻的笑“答對了～～這樣不刺激麼～～呵呵！”說完就用力一拉，那個男向前走兩步後倒在地上，有些許驚恐和憤怒的眼光看著那兩個女人。“喲，怎麼，想殺了我們麼～～呵呵～～沒關係～～等下就讓我們好好償下你那“槍”的厲害吧～～哦呵呵～～”雅子說完把軍服向後一脫，全身上下就一絲不掛了。原子拿出男子口中的破布，“媽的！你們這群賤貨，就算我變成鬼也不會放過你們的，你們這兩個川島芳子的走狗遲早會和你們主人一起下地獄的！”那男歇斯底里的喊著！“呵呵！你還是繼續咬著吧～～吵死了～～！”又把破布塞回男子的口中“本來看你樣子還不錯，身材也很好，當然拉下面更好～～最近這幾個月，男人越來越難抓～～還想留著你久點繼續安慰下我的～～可惜就是不肯老實聽話～～否則我也捨不得將你殺了～～～～”原子變說變把軍服一拉～～也馬上一絲不掛的站在那個男的面前。“別和他說廢話了～～快開始吧，我忍不住了！”雅子說完把那個男的一推，把那個男腰間的破布一撕，只見一個長約13釐米的巨獸躺在那男子的跨間，原子馬上鋪上去，用口把那巨獸含住。漸漸的，那男子呼吸開始急促，下面的那個巨獸也開始蘇醒。原子和雅子都正在努力的刺激這個男子的身體，乳頭，睾丸。那男子呼吸越來越急促，巨獸也已經蘇醒了，足足有25釐米長！原子已經含不住那頭巨獸了，她吐了出來，張開雙腿，朝巨獸坐了下去，“啊～～好粗的屌啊！好棒啊～～爽死我了～～～～啊～～～～！”原子開始浪叫起來～～邊自己上下搖動身體。只見那名男子神情很複雜，口中不斷發出“嗚嗚”的聲音，估計還在罵那兩個女人，雅子也沒有嫌著，她從脫下來的衣服中拿出一跳長約一米的皮鞭，讓那男子坐著給原子強姦，“劈”一聲她用皮鞭抽了那男子厚實的背，男子發出“嗚”一聲呻吟，這讓原子和雅子更加興奮，雅子一邊伸手去自慰，一邊用皮鞭抽男子，原子也更加用力的搖動，那男子的神情越痛苦，她們就越興奮。原子已經快到高潮了，她狠狠的咬著男子的結實的胸肌，那男子發出一聲慘叫！然後原子起來結果雅子的皮鞭，雅子坐了下去發出一聲滿足的呻吟“啊～～～～果然好棒啊～～啊頂到我的“心”了～～啊！”兩人換了位置繼續姦淫那名男子，隨著男子身上的傷痕越來越多，他脖子上的青筋都冒了出來，額頭上的汗珠越來越多，雅子也越來越用力的起伏，“啊～～啊～～快了～～他快射了～～”說完雅子已經到了高潮！她起來後和原子一起繼續刺激男子的身體，原子還用口繼續“服務”巨獸，只見男子的臉越來越紅，呼吸越來越急促，身體抖動越來越快！“呃！！”隨著男子一聲低吼，一股男性的精華隨著低吼射出，雅子和原子馬上搶著吞下去，但估計這名男子經常受到這些女子的姦淫，精華不是很多，而且不濃，射出第一股之後，又射了兩小股就停止了。這名男子倒在地上大口的吸著氣，臉色黯淡，估計今天已經給姦淫了很多次，很勞累了。但是原子和雅子兩個女人是川島芳子的手下，平時這些事情對於她們來說是一日不可缺的，比一日三餐還重要，又怎麼會一次就滿足了呢！“不會這樣就完了吧～～人家還沒爽夠呢～～！”雅子說完又含住巨獸，又和原子一起繼續挑逗男子的身體。但由於男子今日已經給她們姦淫多次，已經硬不起來了。“難到就這樣結束了？～～～～”原子不甘心的說道，“別怕，難道你忘記了我們還有這個～～～～”雅子說完從衣服裏面拿出一瓶藥丸，“哈～～我怎麼會忘了我們有‘精盡不倒丸’呢？！”‘精盡不到丸’這種春藥很神奇，這種藥只對男人生效，吃下去之後人不會失去理智，還會非常清醒，但是陰莖卻長期除於興奮狀態，就算精盡人亡了也不會立刻軟掉，會保持一兩個小時左右。只有吃瞭解藥才會恢復。是川島芳子發麵出來姦淫男人的春藥，就算性愛中途男子給她吸幹了，她也可以繼續享樂，只到她滿意為止。這男子聽到後打了一個冷顫，他見識過‘精盡不倒丸’的厲害，也見過很多兄弟在死了後也還要繼續給這些女人奸屍的情景，覺得自己肯定要給這兩個女人吸的精盡人亡了！想到就要和那些兄弟相同的下場，他絕望的閉上眼！這一切都讓龔劍他們看在眼裏，他們7人都是沒有經過男女之事情的處男，見到這種惹火場面怎麼會沒有反應呢，但是他們很清楚，這兩個女的是川島芳子的手下，正在殘害他們的兄弟。他們很想沖過去把那兩個賤貨千刀萬刮，但是隊長沒有下命令，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那龔劍為什麼不下命令呢？難道他給這現場的春宮戲迷住了？隊員們都看向他們隊長……龔劍躲在樹上，這一切當然他當然都看在眼裏，沒有經過男女之事的他，下體的巨獸早已蘇醒，那又肥又粗的大屌一顫一顫的幾乎要把那軍用的褲衩給撐破了，但是他沒有給欲望給控制住，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些什麼，看到自己兄弟給女人這麼姦淫，他也恨不得跳下去將那兩個賤人殺了，給死去的兄弟報仇；可是他現在身負重任，不能貿然出擊。這兩個女的來到這裏，證明川島芳子也在附近活動，她們來到這裏貌似不單單是想找個地方姦淫這個兄弟這麼簡單，她們應該有什麼任務，這個兄弟只是她們帶出來準備處決，順便幫她們解決性欲而已。是只有她們兩個人來，後面還有沒有同夥？還是說她們是來這裏和什麼人碰頭的？在這些問題沒有搞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輕舉妄動。但這樣一來，下面那個兄弟的處境會越來越危險，如果不趕快作出決定，只怕那位兄弟就會落得個精盡人亡的下場了！龔劍內心十分矛盾，到底要不要下令呢？他的內心在掙扎著。這時，原子把男子口中的破布拿了出來，“呵呵～～～～我的好哥哥～～～～吃了這顆藥丸吧～～它會讓你欲仙欲死的～～～～哦呵呵～～～～”那名男子這次沒有破口大，他閉緊口，不斷逃避原子手中的‘精盡不倒丸’。“哼！都到這個地步了，還做這些無畏的掙扎有什麼用呢～～乾脆乖乖的把我們伺候好了～～我們爽夠了～～會讓你死的舒服點～～你們中國不是有句話麼‘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麼～～呵呵～～死在我們兩個美女手中，你應該感到高興才對～～呵呵～～！”雅子說完，伸手掐住男子的脖子，用力把他的下顎拉開一條縫，原子乘機把‘精盡不倒丸’塞近了男子的口中，然後雅子用力一抬，強迫那男子把‘精盡不倒丸’給吞了下去。男子吞下‘精盡不倒丸’，身體很快的就起了反應，下體的巨獸又開始蘇醒。那名男子想壓抑巨獸的蘇醒，可惜在藥效的攻擊下，巨獸再次蘇醒，而且比之前那次更加‘強壯’，龜頭一跳一跳的抖動著，貌似在叫“給我！給我！”原子迫不及待的就坐了上去，開始‘劃龍舟’。雅子見給原子搶了先機，只能發洩在男子的身上，她不再用皮鞭打那名男子，而是用尖尖的指甲去掐男子身上結實的肌肉，疼的男子破口大“啊！！你們這兩個賤貨！你們不得好死！啊！！”男子越罵，雅子掐的越用力。很快，在男子結實的胸肌，腹肌，手臂上都出現了一塊塊淤青，有的地方還流出血來。雅子單單掐還覺得不夠，還用口去吸流血的地方。貌似兩人真的要把男子的精血都吸幹了才甘休。男子在這兩個女人的雙重摧殘下，感覺到自己生命正在流失，聲音越罵越沙啞，越來越小聲。後來只聽見他在大口大口的喘氣，神情很痛苦的樣子。只聽見原子“啊～～～～”的一聲，男子再次射出自己那稀少的精華，原子這個女人貪婪的把這些精華都全部吸掉，不落出一滴。男子再次射精後，面色比之前蒼白了些，看樣子他給兩個女人吸了不少精血。這時雅子和原子交換了位置，雖然男子已經射了精，但是在‘精盡不倒丸’的作用下，巨獸還是筆直的聳立著。“啊！！啊！！！”剛剛射了精的龜頭是很敏感的，在沒有休息的情況下，再次受到雅子的摧殘，男子發出痛苦的呻吟。男子的兩個原本鴨蛋般大小的睾丸，在沒有多少精華的陰囊，給薄薄的皮包裹著，分外明顯。原子伸手去把玩這兩個‘鴨蛋’，將它們在手裏轉動，時不時還加點力道上去，這讓男子更加痛苦。睾丸本身就很脆弱，在陰囊沒有多少精液的緩衝下，一次一次的撞在一起，讓男子覺得痛不欲生，加上自己正在給雅子姦淫還有身上的傷痛，男子突然想到用自殺來結束這地獄般的夢魘，他決定咬舌自盡。正當男子決定咬舌自盡的時候，原子發現他神情不對，猜到了他的想法，在原子姦淫男人的日子裏，想自殺的男人絕對不止他一個，所以原子馬上把破布塞回男子的嘴裏，奸笑著說：“想自殺～～？沒讓我們爽夠了～～你連死的權利都沒有～～等我們爽夠了～～我們會用世上最‘好玩’的方法幫你的～～～～東泰隊長～～哈哈”那名東泰隊長看到自己連最後自殺的機會都沒有後，絕望的閉上了眼睛，任由那兩名日本蕩婦玩弄自己的身體。東泰隊長？龔劍聽到原子說出這名男子是東泰隊長之後，突然心裏一顫！對了，聽說他在三個月前調查失蹤小隊返回軍隊的途中給日本鬼子埋伏了，不過之後卻沒有發現他的屍體，難道他是給川島芳子抓去當‘慰安夫’了？！對了，一定是這樣，這個東泰隊長肯定就是東泰！不錯，那名給雅子和原子虐待姦淫的男子正是突擊隊隊長東泰！東泰，29歲，身高一米八二，長著剛毅的外表和一身結實的身材，果斷剛強的性格讓他成為突擊隊的隊長，在一次調查失蹤小隊返回路上中了日本鬼子埋伏，他的小隊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反抗就全部給生擒了；因為他們是在一家學校中的埋伏，誰會懷疑天真無邪的小孩送上來的茶水竟然有迷藥呢！當他們發現不對時已經晚了，日本鬼子已經全部將他們包圍，雖然東泰奮力反抗，但在迷藥的作用下還是無盡於是。他們給帶到了川島芳子的實驗室，進行川島芳子的‘檢測’。他們全部被拔光，一絲不掛的帶到審訊室，被逼問關於黨政府的情報。進過一輪嚴刑拷打之後，東泰給帶到了檢測室，穿著醫生制服的人來來往往，除了他們這些俘虜外，都清一色的女人。不斷在他身上插管道，安裝測試儀器，還有很多有意無意的‘撫摸’他強壯的身材和巨獸。一次川島芳子來巡視檢測情況，走到他面前時給他俊朗的外表和強壯的身材吸引，當然最主要的是他跨間的‘雄偉’！他給帶到川島芳子的面前時，川島芳子正在吃餐後‘甜點’。他看到川島芳子正坐在一名全身赤裸的男子身上；此時這名男子給鐵鏈大字形的綁在床上，被川島芳子‘享用’著。由川島芳子做活塞運動時露出的部位看，這名男子的巨獸絕對不亞與東泰，起碼有20釐米。‘啊！他不是四大金剛裏面的順強麼！’東泰看清那名男子的長相後大吃一驚。是的，那名男子就是和林傑森，龔劍等四並稱四大金剛的順強。順強，27歲，身高一米八三，五官端正，一雙劍眉讓整個臉顯得英氣十足，身上的肌肉一塊一塊的棱角分明。和東泰一樣，他的小隊給抓來後，被川島芳子發現，成為了川島芳子專用的‘慰安夫’！雖然川島芳子是和不少男人做過愛，但都是樣子好的，身材差；身材好的，陰莖小；陰莖大的，樣子又不行。各方面都這麼優秀的真是少之又少，所以當她見到順強和東泰這種上上之極品，當然不會放過。吃慣了山珍海味的人怎麼能吃的慣粗茶淡飯呢，她享用了順強一段時間後，因為長期被她超強的性欲姦淫，順強已經快奄奄一息了。當她準備換人時發現，已經吃慣了順強的‘山珍海味’的她，對於一般的‘粗茶淡飯’已經沒有了興致。所以她馬上派人把順強給‘調理’好，但是儘管時這樣，每隔一段時間她都要吃下‘粗茶淡飯’來讓順強回復。所以這次她發現同一級別的東泰，欣喜若狂，馬上讓人帶來給自己享用。這次川島芳子學乖了，就算有了新的替補也不馬上把順強丟了，因為不知道下次要到什麼時候才在有機會遇到新的‘極品’。舊的也不是不能用了，乾脆新舊替補，這樣自己既可以爽到，他們也有休息時間，可以用久點。想到以後天天都可以吃到‘山珍海味’，川島芳子更加興奮，更加用力的動著！“呃啊！！”隨著一聲低吼，順強射出了他的精華，這些精華，一滴不漏的給川島芳子給吸收了，川島芳子起身，小穴吐出了順強的陰莖，只見在射精之後，龜頭還殘留著白色的精液，開始軟下來的長度都還有有24釐米。龜頭在川島芳子的淫水的滋潤下發著紫色的光澤，在一顫一顫的抖動，還沒有在射精的過程中恢復過來。川島芳子把整個龜頭含了下去，吞吃著殘留在龜頭上的精液，剛射精的龜頭受到刺激，讓順強“啊！啊！”的呻吟起來。川島芳子吃完殘餘的精液後，抬起頭，讓手下把東泰帶過來。川島芳子是個超級淫娃，在床上打滾十幾年，可以說在做愛的時間比走路的時間都多，就算許順強是‘山珍海味’的上上之品，也不可能一次就滿足她。順強對她來說是鮮美的魚翅，東泰就是甜美的燕窩了。東泰給帶到床邊，和躺在床上的順強對望了一眼，順強吃驚的說：“東泰隊長！你也給他們抓……嗚嗚”話還沒說完，就給人用破布給堵住了。川島芳子一邊用手撫摸順強的陰莖，一邊說：“安靜點，等我感受大名頂頂的東泰隊長的‘威力’之後，我在來‘安慰’你～～～～哈哈～～～～”說完用淫蕩的眼光看著東泰。“呸！你這個死三八，完全沒有禮儀廉恥的賤貨！”東泰咬牙切齒的說到。“哈哈～～我的確不知道什麼叫禮儀廉恥～～～～不如～～～～東泰隊長你來教導教導我吧～～～～”川島芳子邊說邊用腳去撥弄東泰的陰莖！東泰當初為了執行任務匆忙趕路，給抓來這裏之後又是嚴刑拷打，已經兩個多月沒有射精過了，加上之前看了順強和川島芳子的真人秀，怎能抵抗川島芳子這赤裸裸的挑逗呢！只見東泰的陰莖開始慢慢脹大，川島芳子把另外一個腳也伸過去，將東泰的陰莖夾在兩個腳的中間，用腳不斷搓著，還用腳趾去扯東泰的陰囊，把玩東泰的睾丸。東泰感到下身傳來一陣熱意，然後呼吸漸漸開始急促，下身的巨獸也開始慢慢抬頭，龜頭隨著川島芳子的腳的轉動傳來一陣陣快感，睾丸在碰撞刺激下，讓東泰感到更加的興奮。只見巨獸完全蘇醒了，對著川島芳子一下一下的抖動著，好像在示威一樣。川島芳子見時機成熟，馬上把東泰拉到床上，讓東泰半壓在順強的大腿上，對準巨獸，坐了下去，“啊～～～～”“啊！！”兩人同時發出聲音，東泰準備開口大罵，馬上就給破布封住了嘴。“東泰隊長～～～～你老師沒有教過你上課的時候不准說話的麼～～～～哈～～”說完川島芳子就開始‘劃龍舟’了。她一邊‘劃龍舟’一邊用口吃著順強的“香腸”，為等下交接做準備。東泰感到自己的陰莖給川島芳子的淫穴包住，但不是很緊。由於川島芳子經常做愛，淫穴已經很松了，但她十幾年的床上功夫可不是蓋的。只見她腹部一收，東泰立刻感覺到川島芳子的淫穴緊緊的包著自己的陰莖，然後不斷吸著，好像要把他的精華都吸出來一樣，從龜頭傳來大量的快感，讓他差點承受不住。就在川島芳子這一次次的‘攻擊’下，東泰終於忍不住，準備射的時候，川島芳子馬上起身，用口含住東泰的陰莖，用力一吸！“嗚！！！！”的一聲，東泰將自己儲藏已久的精液射了出來，一滴不漏的給川島芳子吞了下去。強壯男人的精液是如此滋補，吞下精液的川島芳子神采飛揚，拉過一邊已經‘暖身’好的順強，繼續享受。東泰和順強就這樣給川島芳子姦淫著……龔劍確定給雅子和原子姦淫著的男子是突擊隊隊長東泰之後，馬上決定展開營救行動。首先要在保證東泰不受到傷害；一定要一擊既中，不然的話那兩個日本女人可能會用東泰來做人質。其次是要保證一擊斃命，先擊斃一個，最好的話是可以生擒一個，來逼問口供。最後要馬上撤離，以防有新的敵人出現。想好作戰方案後，龔劍下了戰鬥命令。原子和雅子正在享受姦淫的快感，哪里會想到自己即將大難臨頭！原子站起來，想在衣服裏找些物品來助性。當她經過岩石的時候，突然從石逢中伸出一雙強壯的手，抓住她的脖子，用力一扭，這個作惡多端的女特務連求救的聲音都來不及發出，就結束了她罪惡的一生。雅子給突如其來的狀況嚇呆了，在她還沒來得急作出反應的時候，突然覺得淫穴一空，她身下的東泰忽然朝她身後滑了出去，連同那25釐米的巨屌也一起滑了出去。雅子回頭一看，見到黃少祺抓著東泰的雙腳，拉向藏身的洞穴。正當雅子想起來的時候，突然覺得脖子一痛，兩眼發黑，倒了下來。雅子倒下後，出現利豐威武的身影，他從樹上跳下來，一記手刃劈在雅子身上，將雅子劈暈了過去！整個營救行動從開始到結束用了不到一分鐘，迅速快捷，可見他們平時訓練有素。東泰雖然也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剛剛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圈回來。這時，躲在一旁的戰士們都跳出來，黃少祺把東泰身上的繩子給割開。繩子一割開，東泰馬上伸手去下體，用力的摩擦剛剛‘脫離苦海’的陰莖。原來剛剛在雅子的姦淫下，東泰再次要射精，就在這時，給黃少祺救了出來。東泰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啊！啊！！”東泰低吟一聲，射出已經很稀的精液。戰士們看著他這舉動，覺得有點尷尬。東泰射精後，陰莖還依然堅挺，他沒時間處理這種尷尬局面，他指著雅子和原子脫下的衣服，用虛弱又沙啞的聲音說，“藥，解藥。陳文宏和偉雄馬上沖過去那堆胡亂的衣服邊，翻找解藥。這些女人的衣服裏藏著不少東西，其中多數是些淫穢的物品，還有一些不知用途的武器。陳文宏在雅子的衣服裏找到一瓶藥，上面寫著日文標籤，他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解藥，但是在這危急關頭，死馬也要當活馬醫了。他拿著要跑回東泰的身邊，拿出一顆給東泰吃了下去。過了一會兒，東泰覺得下體的燥熱開始消退，那飽經摧殘的陰莖漸漸軟了下去，大家才松了一口氣。這時，東泰才開始注意到周圍的戰士們。他一想到自己剛才和那兩個女人在他們面前上演那麼一場春宮圖，突然覺得不好意思，臉紅起來。龔劍蹲下來，將東泰扶起來，“東泰隊長，你還好吧？”“還死不去，你們是？”東泰暫時不理那些尷尬，說出心中的疑問。“我們是周司令的屬下，我叫龔劍，你放心，你想在已經沒事了。”龔劍看出東泰心中的疑慮，“哦，原來是龔上尉，謝謝你們救了我。”東泰說完想鞠躬表示感謝，給龔劍阻止了，“你太客氣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們趕快離開這裏吧！”說完，他回頭對戰士們下令“把暈倒的賤人捆綁起來，把死去的賤人處理掉，我們馬上撤離！”“是！”戰士們得到命令之後馬上開始收拾殘局。他們將原子的屍體丟進黃少祺之前躲的洞穴裏，然後永土把洞封了起來；由於雅子赤身裸體，戰士們在將她綁起來的時候都有點不知所措，要知道他們連女人都很少碰，更不用說裸體的女人了！加上之前才看過一場真人秀，現在可以親自摸到，自然很容易就想入非非，只見他們的底褲都撐起了高高的帳篷！這時雅子醒了過來，她睜開眼睛，看到一群高大英俊的帥哥，都穿著底褲，而且每個底褲下面都有著一條又肥又大的大肥屌，全部都超過23釐米，特別是林傑森和陳文宏，他們兩個離雅子最近，加上他們兩個剛剛躲在水裏，頭髮還滴著水珠，現在底褲緊緊得貼在身上，幾乎是透明的，兩個人的肥屌隱隱約約的在底褲下面竄動著，還可以看到上面的青筋都爆了出來，兩個比鴨蛋還要大的睾丸更加襯托出它們的‘勇猛’，又紅又大的龜頭幾乎要把底褲給撐破了。看得雅子淫水直流，忘了自己的處境，一心只想把這些帥哥搞上床，讓他們那大肥屌插近自己的淫穴，和用口吞下這些大屌，把他們的精液統統都吞到自己體內。戰士們看到雅子醒了，馬上收回心神，雖然女人對他們來說很渴望，但是國恨還有兄弟們的仇他們可沒有忘記，他們乘著雅子在發春夢的時候，將她制服，用衣服遮住重要部位，然後把雅子五花大綁。在綁的過程中，粗手粗腳的戰士們不小心將衣服撕破了。破碎的衣服中又掉出了一些東西，他們找到一把鑰匙，打開了東泰腳上的鐵鏈。還發現了一份密函，龔劍打開一看，發現是一份是給在北平的日軍負責人龍野太郎的報告信，上面全是日文，龔劍在軍校時學過一些，雖然不能全部看懂，但是可以大致明白裏面的內容。信上說實驗已經初見成效，估計不久之後就能完成，但所需要的材料有點缺乏，想請日軍補充下。其他都是一些溜鬚拍馬之類的奉承話。雖然瞭解了這兩個女特務的任務，但是關鍵的實驗內容，所缺材料的名稱還有運輸地址龔劍看不懂。可是雅子就沒有必要留著了，以免夜長夢多，龔劍下令把雅子也殺了。雅子看到林傑森拿著刀向自己走來，她知道自己今天難逃一死，決定留下線索，好讓川島芳子知道任務已經給暴露，為自己報仇。她轉身朝給搜出來的東西撲去，把一個手鏈上的珠子咬破。這時林傑森一步跨過去，將刀刺進了她的心臟，結束了她罪惡的一生。戰士們把雅子的屍體丟在老榕樹的樹坑中，和一些沒用的東西埋了起來。清理完後，他們速度回營地收拾行裝，回軍裏報告他們的發現。老榕樹已經活了百年，得到雅子和原子這兩個體內吞了無數壯男精華的肥料滋補下，長得更加茂盛……

番外

“又是這樣。”順強看了手下抬回來的屍體之後，站了起來。這已經是這個月發生的第四次了，小隊全體隊員在外執行任務時失蹤，三天后會陸續在路邊的草叢中發現屍體，儘管他們被發現的地點都不一樣，但是給發現時候的樣子和死因都是相同的，全身赤裸，佈滿傷痕，特別是下體有明顯被摧殘過，可這些都不是死因，他們都是給長期大量做愛，導致精盡人亡的。這裏是順強的管轄範圍，今天早上有人發現在前兩個星期失蹤隊員的屍體，上頭派他來調查情況。讓順強感到無比煩心，最近日本鬼子越來越倡狂，戰場上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和轟炸機，讓前線不斷要求支援，在這缺人的時候，又不斷傳出小隊失蹤事件，讓順強感到無比煩心。雖然根據推斷，可以確定是川島芳子下的手，但是這個女人十分狡猾，她利用滿清皇帝為了逃難秘密建設的地下行宮作為據點，躲在暗處，讓政府無法掌握她正確的藏身地點，然後將行宮改成她的淫窩，提供給日本人做實驗外，也供自己享樂用。順強叫了手下過來，讓他們把屍體抬走。然後對著蹲在他旁邊身穿白袍的男子說：“屍體都給抬走了，你還在這裏看什麼？”那名男子並沒有理會順強的話，繼續在屍體附近的草叢中好似要尋找些什麼，“找線索，說不定附近會有敵人殘留的痕跡！”“唉，你還當起偵探來了啊！你就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軍醫要有軍醫的樣子！”說完，順強過去把那名男子拉了起來，“走走走，回營去了，在野外晃悠很危險的。”那名男子一臉無奈的站了起來，“嘉銘，我也瞭解你的心情，我看到這些兄弟的屍體時候，也很痛心，恨不得把那賤人千刀萬刮，以祭兄弟們的在天之靈。”這名被叫做嘉銘的男子拍了拍順強的肩膀，“我馮嘉銘相信你。”馮嘉銘，25歲，身高一米七八，兩年前在國外學醫歸來後進入軍校，經過兩年的訓練後分到順強的團裏做軍醫，別看他長得斯斯文文，秀氣的臉在眉宇中透露著一股英武之氣，在軍校兩年的軍事訓練讓他練就一身不亞于順強的好身材，如果摘下眼鏡，脫掉白袍，他和一般身經百戰的戰士沒有區別。他今天是來做屍檢的。正當準備打道回府的時候，突然接到新的命令，說在離他們十幾裏外的小鎮裏發現有疑似日軍間諜的人，讓他們速度去查探下。於是順強先打發一部分人回去，自己帶著幾個隊員想小鎮去了，馮嘉銘要去小鎮的醫院拿些藥品，也跟著去了。到了小鎮後，順強他們來到發現可疑人物的地方，是一所小學，裏面的學生還在嬉戲，在這緊張的戰鬥時刻，讓人整天崩緊的神經都鬆開來。"他們來到校長室，等校長給他們說明見到可疑人物的詳細情形，這時幾個10歲左右的孩子端茶上來，用陰陽怪調的聲音說：“叔叔，喝口茶吧，校長等下就來了。”“乖！”順強接過茶杯，摸了下那孩子的頭，突然覺得這孩子有些奇特，她的臉看起來比她的年紀要大，但是他也沒在意，在這戰亂的年代，很多小孩都吃不飽穿不暖，發育不良很正常。今天在外勞累了一天，一直頂著大太陽趕路，水都來不急喝，這些茶正好救了他們的急。他們全都一飲而盡。等到他們喝完後，突然覺得頭越來越重，手腳使不上勁，身體越來越累。“不好，這茶有鬼！”順強馬上明白中了敵人的陷阱。“呵呵！反應很快嘛，你們就乖乖的睡下吧！”那名帶頭的女孩突然用很妖媚的聲音說。接著順強就失去了意識。這個學校其實是日本鬼子的一個秘密基地，裏面的學生有些是身材樣貌特殊的特務假扮的。一個月後東泰也在這個學校給抓住了。等順強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在一個躺在一個監牢裏，雙手被反綁著，腳上帶著鐐銬，最重要的是，他身上一絲不掛，赤裸裸的躺在那裏。他馬上吃驚的起身，明白自己已經給川島芳子給抓住了。其他人呢？順強看了看周圍，他的隊員也都跟他一樣，全身赤裸的躺在地上。這時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呵呵～～～～不愧是謝上尉，這麼快就清醒過來～～～～”順強回過一看，一名身穿日本和服，長相妖豔的女子，在幾個穿著軍裝的女子陪同下從監獄的門口走下來。走到他面前時，順強可以感覺到那女子用很淫穢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游走，先是臉，然後順著他那結實的胸肌向下移動，在經過他六塊結實的腹肌之後，停在了他大腿之間的那未蘇醒的巨獸上。‘好大啊～～～～長得又帥～～身材又好～～～～比我之前做的那些男人好太多了～～～～簡直可以說是極品～～～～不過要試過才知道～～～～’那名女子心裏暗自想到，“你好啊～～～～許上尉～～～～久仰你的‘大’名～～～～我叫川島芳子～～～～”這名女子就是姦淫無數男人，滿清的末裔公主，日本的頭號女間諜：川島芳子。“原來你就是川島芳子，你這個賤人，還我兄弟們的命來！”順強憤怒的吼著。“別激動嘛～～～～我有份禮物送給你～～～～”說完川島芳子拍了拍手，只聽見隨著“嗚嗚！！”的聲音，馮嘉銘全身赤裸，身上傷痕累累，口中塞著布，雙手反綁，腳上戴著腳鐐，結實的胸肌上，有兩個夾子夾著乳頭，龜頭上掛著白色的精液，跌跌蹌蹌的給給兩個女人拉了進來。“嘉銘！！”順強見到馮嘉銘後大吃一驚！因為馮嘉銘在到了小鎮之後就和他分手，去了鎮上的醫院。他原本以為馮嘉銘回逃過一難，向上級報告自己失蹤的情況，好順藤摸瓜找到川島芳子的巢穴。誰知道連馮嘉銘也給抓來，他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馮嘉銘在醫院拿了藥後，跟著去了學校找順強，看到川島芳子的手下在將順強他們搬上車，他正準備離開回營地的時候，給來看情況的川島芳子發現，馬上派人去追。雖然馮嘉銘身手矯健，但對方人多勢眾，不一會就給抓住了。川島芳子看到馮嘉銘俊俏的臉，結實的身材，色心大動，馬上讓人將馮嘉銘扒光，綁進車裏，迫不及待的想在回行宮的路上就把馮嘉銘‘享用’了。估計這車是川島芳子專用的，她經常在車上做愛，所以有特別改裝過，車頂比一般車要高，座位比一般車要長要寬，簡直可以當做一個小床了。在車裏，馮嘉銘口種塞著破布，雙手被反綁在身後，雙腳叉開，給腳鐐固定在座位下，身體半躺在座位上，川島芳子正蹲在他兩腿之間，吞吐著他的陰莖。只見在川島芳子熟練的攻勢下，馮嘉銘的感到越來越熱，呼吸也開始急促，秀氣的臉開始泛起紅暈。馮嘉銘在國外留學的時候，受到外國文化的影響，也風流過一下子，但都是逢場作戲，多是摟摟抱抱，回國後他軍務繁忙，也沒太多心思在這上面，可以說他是個處男。川島芳子在挑逗許文強的時候，看到他的陰莖有12釐米長，心中一喜，知道自己撿了一個‘高級貨’。當她看到馮嘉銘粉紅的龜頭和敏感的反應時，可以斷定馮嘉銘是個處男，這大大增加了她的性欲，她用口把馮嘉銘的龜頭含住，輕輕用舌頭在敏感地帶旋轉，還不時吐出來在吞回去，沒有任何性愛經驗的馮嘉銘怎麼抵擋得了這種挑逗！馬上就在‘堅挺’了，只見完全堅挺的陰莖，足足有22釐米長，頂著紅紅的龜頭好似一個大蘑菇似的，兩個睾丸好似鴨蛋一般大小在下方掛著。“好一個‘蘑菇炒鴨蛋’～～～～我來給你加點配料吧～～～～！”說完，川島芳子站起來，淫穴對准馮嘉銘的大屌，坐了下去。“嗚！！”馮嘉銘發出一身低吟，他25年的處男生涯就這樣結束了。馮嘉銘心裏感到莫大的侮辱，想到自己25年的處男身，竟然給這個殘害自己兄弟的淫娃蕩婦拿去了，而且自己還被她姦淫，馮嘉銘真想一死了之。可惜他沒能力做，他全身都給綁的緊緊的，除了讓川島芳子享用的‘大蘑菇’，其他都給定的死死的。車子已經開動，路上凹凸不平，一登一登的，讓川島芳子省了不少力，她只要坐在那裏，馮嘉銘的身體就會隨著車子的震動，一下一下的插進她的淫穴。她抱著馮嘉銘結實的很體，不斷吸吮著馮嘉銘的乳頭，然後用鋒利如刀的指甲去抓馮嘉銘的身體，不一會，馮嘉銘的身上多出一道道血痕。馮嘉銘發出一陣陣痛苦的呻吟，讓川島芳子更加興奮，加大了攻擊範圍，從身體延伸到手臂，然後到結實的腹肌，再到粗壯的大腿，所經過的地方都留下血痕，最後到睾丸的時候她停止攻擊，用手抓著兩個‘鴨蛋’，輕輕的讓它們碰撞，偶爾用力抓下，雖然力道不大，卻可以讓馮嘉銘痛苦的死去活來。只見每次大力撞一下，馮嘉銘就會發出一聲低吼，全身繃緊。然後川島芳子不時扭動自己的下身，讓給淫穴包裹著的陰莖受到強烈的刺激，馮嘉銘怎能受得了這種刺激，很快，他感覺的到龜頭傳來一陣陣強烈的快感，快感直達陰莖根部，感到有東西要從裏面出來，但卻出不來，這愈發不能的感覺讓馮嘉銘感到難受，於是他無法自拔的加快了抽動的速度，希望得到更多的快感。川島芳子感到馮嘉銘的插動的速度越來越快，知道他快要射了，馬上起身，一口把‘大蘑菇’吞了下去，好似吸奶一般吸著。馮嘉銘感到好像有無窮的吸力在吸著他的龜頭，從龜頭傳來強烈的快感，這些快感讓他失去理智，只知道瘋狂的抽動來獲得更多的快感。根部的快感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強烈，最後他再也無法控制自己，腦袋一片空白。“呃！！”的一聲低孔，馮嘉銘將自己儲藏了25年的精華射了出來，足足射了5次才射完。這些寶貴的處男精華全部給川島芳子貪婪的吸進了口裏，吞了下去。25年的處男精華果然與眾不同，美味可口，香醇濃厚，真是大補的東西。川島芳子吃了馮嘉銘25年的處精之後，覺得自己仿佛年輕了10歲，她性欲更加旺盛。把馮嘉銘推倒在座位上，從座位旁邊的空隙裏拿出一瓶‘精盡不倒丸’，拿出一顆逼馮嘉銘吞了下去。接下來的路上川島芳子一直在享用著馮嘉銘的‘大蘑菇’，直到回到行宮後，才將他交給屬下看守。川島芳子的手下個個都是色中餓鬼，馮嘉銘這麼一塊大肥肉擺在她們面前，她們又怎麼會輕易放過呢！所以她們把馮嘉銘帶到平時用來享樂的房間，繼續姦淫馮嘉銘，享用他的‘大蘑菇’！一直到順強看到他之前都在給這群女人姦淫著。可憐馮嘉銘才剛破處男之身就受到如此的淫虐，如果不是他平時注意養身之道，多鍛煉身體和25年所存儲的精華雄厚，只怕早就一命嗚呼了！順強看到馮嘉銘的樣子，知道他已經給這些女人姦淫過了，而且看他那疲憊的神情，決不是一次兩次。想起之前見到的屍體，順強知道自己恐怕也在劫難逃，但看到馮嘉銘給她們淫虐的這般淒慘，不覺怒火中燒！“你們這些賤貨，我要你們不得好死！！”順強吼道。“不得好死～～？那就來吧～～～～讓我看下你能不能讓我爽到死～～～～嘻嘻～～～～”川島芳子說完，把和服一脫，露出白嫩的裸體，川島芳子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只是她保養有術，加上壯男的精液滋補，讓她的身材好像少女一樣豐滿白皙。順強雖然有個妻子，但是他剛結婚的第二天就給緊急招回，這一走就是半年。半年後傳來他妻子在一次空襲中遇難的消息，這消息讓順強悲痛萬分，把精力都投入在戰鬥中，直到戰情緩和，他才被調回後方。所以順強性經驗可以少到說沒有，加上禁欲了大半年，現在看到川島芳子的裸體，不覺呆了，兩眼緊盯著川島芳子的乳房，下身的陰莖漸漸的硬了起來，到最後完全挺立時足足有27釐米長。看到川島芳子淫水直流，馬上讓人把順強帶到自己面前，綁定在椅子上，她迫不及待的用淫穴把那27釐米的大屌給吞了下去。“啊～～～～好舒服～～～～！”川島芳子發出一聲滿意的呻吟，順強的大屌把她的淫穴喂的飽飽的，又粗又壯的龜頭頂著她的‘淫心’，讓川島芳子更加興奮。原本今天姦淫馮嘉銘這個處男時，川島芳子覺得已經是難得了，誰知道現在順強更讓她有意外驚喜！頓時，淫性大發，決定要狠狠都享受。她讓手下逼順強吃下‘精盡不倒丸’，打算把順強吸幹了才甘休。順強吞下‘精盡不倒丸’之後，覺得下體傳來一陣燥熱，讓原本就很興奮的陰莖如同火上澆油般，再次脹大到29釐米，把川島芳子的淫穴撐的滿滿的，讓川島芳子更加興奮的做活塞運動。順強感到陰莖給淫穴緊緊的包住，隨著川島芳子每次起落產生巨大的吸力，重重的把他的龜頭吸住，讓順強感到一陣陣快感從龜頭襲來；川島芳子伸出舌頭舔他的乳頭，兩個乳頭就很快就硬了，好像葡萄一樣又黑又大，順強的呼吸變得更加急促；川島芳子還用手把玩他的睾丸，兩個比鴨蛋還大的睾丸在手中轉著，撞擊的痛感刺激了睾丸，分泌出大量的激素，讓他越來越興奮。正當順強感到興奮的時候，突然“啪”的一聲，一條皮鞭狠狠的抽打在他的背上，在那一塊塊肌肉上留下一條血痕。“啊！！”突如其來的疼痛讓順強大喊出來，只見川島芳子的一個手下正拿著皮鞭，準備做第二次攻擊。“你們這些賤人！！”順強狠狠的罵到，還沒有來得及說下一句，口就給破布堵住，只能發出“嗚嗚”聲。然後川島芳子的手下繼續用皮鞭抽打他，在他那結實的背上留下一條條血痕，痛感和快感交織著刺激他的大腦，讓他感到非常的辛苦，但是最後還是在川島芳子的高超的技術下，快感漸漸超過了痛感，佔領了大腦。在快感的佔領下，順強感到陰莖根部貌似有東西要湧出，不自覺的抽動起來。川島芳子知道他快要射了，腹部就用力一縮，順強只感到有無窮的吸力在抽著他的龜頭；頓時大量的快感沖進他的大腦，他感到眼前白光一閃，一股又白又濃的精液從脹到紫的發黑的龜頭中噴出，足足噴了3大股出來，被川島芳子的淫穴一滴不漏的吸收了。川島芳子今天吃了馮嘉銘的處男精華後，再吸入順強這儲存了大半年的精華，可以說是大補特補！容光煥發，性欲大增，繼續姦淫順強。而她的手下們在看了一場真人秀之後，早已忍不住，抓住身邊的其他隊員也加入了姦淫的行列。由於馮嘉銘今天已經給姦淫多次，無法在硬起來，之前他剛吃了‘精盡不倒丸’的解藥，所以‘精盡不倒丸’對他暫時無效，所以他被諒到一邊，看著這些女淫魔姦淫自己的兄弟。他感到非常憤怒，但是他無能為力，只能躺在地上眼巴巴的看著那些女人為所欲為，今天多次射精和身上的傷痛讓他覺得非常疲勞，不久就暈睡過去。等到馮嘉銘醒過來的時候，川島芳子她們已經離開了，只看到順強和隊員們躺在地上，身上傷痕累累。從他們陰莖上掛著白色的精液和那些未幹的淫水來看，川島芳子應該剛走不久。馮嘉銘看了下，隊員們都一臉疲憊的閉著眼，結實的肌肉全部都留著傷痕，龜頭都還一顫一顫的微微抖動，估計也是和自己一樣被姦淫了好久。特別是順強，他結實的肌肉上，傷痕還留著血，陰莖還在半勃起狀態，龜頭呈紫黑色，還有一絲白色的精液掛在尿口，陰囊緊緊貼著兩個鴨蛋大的睾丸，估計已經給川島芳子吸了不少精血。順強頭歪向一邊，等馮嘉銘慢慢爬過去之後才發現，他已經暈死過去。只見順強面色慘白如紙，微弱的呼吸著，好似隨時會停止呼吸一樣。馮嘉銘大吃一驚，知道這樣下去，順強估計隨時會有生命危險，但是現在他的手給反捆著，其他隊員們也一樣，而且都暈睡了過去。如果不馬上做緊急措施，順強可能就兩腳一蹬的走了。在這緊急的時候，馮嘉銘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對著順強的嘴吻了下去，他要給順強做人工呼吸，這是現在唯一的辦法。他不斷的給順強做人工呼吸，漸漸的，順強的臉色好了起來，沒有原來這麼白了，呼吸也慢慢緩了下來。就在這時，順強恢復了些意識，他感覺有人在吻他，就迷迷糊糊的把舌頭伸進了對方的口裏。馮嘉銘給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立馬抬起身來。他大口大口的喘著氣，感到自己臉上熱熱的，心跳也在加快.這時，順強醒了過來，看到滿臉通紅的馮嘉銘，傻傻的坐在那裏。“文……豪？”順強用虛弱的聲音問到。“嗯？你醒了？！順強！”馮嘉銘聽到聲音後，看到順強醒了，開心的叫了出來。“廢……話！不醒……怎麼和你……說話！”雖然還是有氣無力的回答，但是看到他還可以調侃自己，馮嘉銘知道他脫離了危險了。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他們被送到檢測室，川島芳子卻沒有出現，這讓他們可以松一口氣，雖然檢測室的人員也多是女的，但是她們很少會對俘虜下手，她們多數是專心研究，不過貌似馮嘉銘和順強的條件太好了，經常會受到些‘特別實驗’。所以，即使這個星期川島芳子沒出現，可是他們的身體也沒有太大的好轉。這天，研究正在進行，突然川島芳子來到檢測室，用手指了指順強，和研究員小組的組長說了些什麼；只見組長看了看順強，看了看手中的報告，搖了搖頭。川島芳子看了後，叫人把順強帶走了。馮嘉銘看著順強的身影消失在視野，開始擔心起來。他擔心順強會不會有事的時候，川島芳子突然站在他面前，用手摸了摸他的臉說：“在這幾天，就用你先頂著吧～～～～！”說完就叫人把馮嘉銘帶到了自己的房間，大字型的綁在床上。川島芳子跪在馮嘉銘兩腿間用口把馮嘉銘的‘小蘑菇’含在口裏，在她口水的滋潤下，‘小蘑菇’很快就長成了‘大蘑菇’。川島芳子看準時機，張開淫穴一口把‘大蘑菇’吞了下去。順強被帶到醫務室，接下來的幾天裏，那些醫務人員都給他注射藥劑，給他吃藥丸．順強開始以為是什麼有毒或者春藥，但後來他發現不是，他感到身體漸漸的開始恢復．幾天後，他覺得自己恢復的差不多的時候，他被帶到川島芳子的房間。順強一進房間，就看到馮嘉銘給大字型的綁在床上，閉著眼，好象睡著了．但面色蒼白，龜頭上還有白色的精液掛著．看樣子已經給川島芳子吸了大量精華。看著馮嘉銘這個樣子,順強心中悲痛．自從妻子死後，自己一直用工作麻痹自己，有時候連自己的身體都不顧，軍裏的軍醫勸過他好好休息，都給他回絕了．但是馮嘉銘來了後，這個傢伙整天在身邊叮囑自己，就算去前線也跟著，開始覺得很討厭，可是到了後來，慢慢的給他那倔強的性格折服了，開始聽他的勸導，注意自己的身體．而兩人的感情也越來越好了，就好象兩兄弟一樣。就在這時，川島芳子回來了，她看到順強，馬上叫人把他帶到床邊．順強近距離看到了馮嘉銘後大吃一驚，他發現馮嘉銘的呼吸微弱，身上傷痕累累，血紅的傷痕在白皙的皮膚的對比下更加鮮紅．看來馮嘉銘現在這個樣子不當當是縱欲過度所致。川島芳子朝手下使個眼色，她的手下馬上過來把馮嘉銘給拉起來，馮嘉銘給弄醒，看到順強沒事的站在身邊，感到高興，當給架著經過順強身邊的時候，"順…… 強……"用虛弱的聲音說了這兩個字之後，就給帶走了。順強聽到兩個字後萬分痛心，但他馬上就給綁在床上接替了馮嘉銘的位置．川島芳子迫不及待的把他的陰莖含在口中，狠狠的吸著，挑逗著順強．很快的，順強的大陰莖就昂首挺立．已經漲成紫黑色龜頭微微的在顫抖著．川島芳子馬上張開自己的淫穴，對準後坐了下去．巨大的龜頭頂著她的'淫心'讓她感到無比舒服，雖然之前有馮嘉銘的"大蘑菇"吃，但是總是感覺差了那麼一點點，現在順強大鳥終於讓她滿足了。川島芳子不斷收縮自己的小穴，刺激大龜頭．順強覺得全身發熱，有暖流在下身遊走，彙集在陰莖根部，但是卻沒有射精的衝動．原來他這幾天吃的藥和打的針除了可以治療，都還有延時固精，增強助興等特殊效果，這都是為了讓川島芳子增加快感而做的。順強看著眼前這個淫蕩的女人，想到馮嘉銘給她折磨成這個樣子，不禁怒火中燒；但是現在的他根本無能為力，他只能看著這個女人姦淫自己，在自己身上欲仙欲死．自己在她的姦淫下獲得高潮射精．想到這些，憤怒，快感和無奈在順強的心中交雜，讓他異常難受。在川島芳子的挑逗和藥力作用下，快感漸漸打敗其他的感受，統治了大腦．他專心感受龜頭傳來一陣陣快感，川島芳子每一次收縮都給他帶來無窮的快感，讓他忍不住想射精，但是在藥力作用下，壓抑住了這種感覺，像有個枷鎖鎖住大門，讓順強遲遲到不了高潮，欲射不能的感覺讓他十分難受，只有自己不斷加快速度以求獲得更多快感，衝破這個枷鎖。川島芳子感到順強的陰莖好象又漲大了些，把她的淫穴塞得更滿，知道是藥效發作，更加興奮起來，配合著順強抽動。快感不斷的累積，但是卻總是突破不了枷鎖，順強只能加快抽動的速度和力道，企求突破枷鎖的限制。他感覺到自己的龜頭比之前有漲大了一點，已經非常敏感，在川島芳子松垮的淫穴都抽動，每一下都會有讓他崩潰的快感傳來。這快感一次一次的衝擊著順強的大腦，只見他面紅耳赤，身上的青筋都暴了出來，急速大口的喘氣，全身的肌肉都繃的緊緊的。川島芳子閉著眼睛在浪叫著，淫水把順強下身都弄濕了。她一手掐著順強的乳頭，一手摸自己的身體，“啊～～～～！！”突然她浪叫一聲，到了高潮。她慢慢的站了起來，慢慢的吐出順強的大吊。只見順強的龜頭漲的如同鴨蛋大小，在淫水的滋潤下發著黑色的光澤，陰莖已經快有29釐米長了，在空氣中不停的抖動著，像不斷的說‘給我，給我’！對於川島芳子的離開，順強感到萬份難受，下體傳來快感減少，但他想射精的感覺卻沒有消失，不斷的在折磨著他。他不停的扭動身體，想尋找一絲絲安慰，可惜手腳都給綁著，讓他無法動彈。川島芳子看著順強在掙扎，心理十分痛快，可是她看到那大陰莖後，忍不住一口吞了下去，但也只能勉強吞下一半，然後用手掐順強下面的兩個‘鴨蛋’和乳頭。順強頓時如逢甘露一般，不斷在川島芳子口重抽動著，在睾丸和乳頭都給刺激下，大大加強了快感！累積的快感越來越多，最後像洪水一樣把他淹沒！“啊！！！！”一聲大吼，順強繃緊全身，血管青筋都暴了出來，下身用力一挺。精液終於衝破枷鎖，射了出來。精液好象導彈一樣直沖川島芳子的喉嚨，射了有十幾秒。川島芳子差點吃不消，但是她還是全部都吞了下去。川島芳子吐出‘鴨蛋’，露出滿足的神情。她之前已經吃了幾次馮嘉銘的‘大蘑菇’，現在有吃了順強的‘鴨蛋’，已經爽夠了，便讓人把順強帶走。順強被帶回牢中，看到馮嘉銘躺在地上。他走過去，發現馮嘉銘身體冰涼，嚇了一天，在仔細看下，發現馮嘉銘呼吸很微弱，緊急之下，他用了當初馮嘉銘救他的方法——人工呼吸……他吻了之後，發現原來之前他覺得溫暖的唇就是馮嘉銘。看著馮嘉銘白皙的裸體，睡著的樣子，他下體突然有了反應。他暗罵自己是畜生，對自己兄弟有這種想法。這時，馮嘉銘醒過來，他感到嘴唇上熱熱的，又看到順強坐在自己身邊，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同時他也看到順強下身那蘇醒的巨獸，他像突然明白了什麼似的，用手抱住了順強。順強給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正想擺脫的時候，聽到馮嘉銘說：“順強……其實……我……喜……歡你……很久了……”這句話在順強腦中如炸雷一樣，“他喜歡我？嘉銘他喜歡我！！？？”順強愣在那裏看著馮嘉銘，不相信剛剛那句話是真的。馮嘉銘知道順強一時無法接受，但他已決定豁出去了，他趁順強發愣的時候，掙扎著起來，用含住了巨獸。“啊！！”順強清醒過來，他看到馮嘉銘在幫他口交，“嘉銘！不要這樣，我……我……”一時間不知所措。馮嘉銘看他沒有反抗，繼續加大攻勢，“啊！！不要這樣！嘉銘！！這樣下去我會傷了你的！”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藥效沒有全退，怕控制不住自己對虛弱的馮嘉銘做出什麼。“我不在乎！”馮嘉銘抬起頭，看著他，“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說完就吻上他的唇。順強震住了，他看到了馮嘉銘眼中的覺醒，知道馮嘉銘真很喜歡自己。他也發現其實自己也一早就喜歡上了這個老是纏著他，要他注意身體的傢伙。他抱住馮嘉銘，將舌伸進對方口中。馮嘉銘得到回應之後，萬分激動，淚不由自主的流了下來。他們兩人抱著躺在地上，馮嘉銘引導著順強的巨獸對準自己的菊穴。兩人都沒有男男的經驗，所以試了幾次才抓到竅門。順強對准馮嘉銘的菊穴，向前一挺，龜頭進入了菊穴。馮嘉銘感到下身傳來撕列般的巨痛，他知道順強進入了自己的身體，之前知道會很痛，可還是超出他的想像。馮嘉銘雖然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叫出來，但身體還是不由自主的顫抖。順強感到他的不適，但藥力的作用下讓他無法停止，他繼續把巨獸像前挺進，直到無法挺進為止。馮嘉銘一直努力讓自己不出聲音，把嘴唇都咬破了，突然感到下體濕濕的，知道流血了。在血的潤滑下，順強感到不那麼緊了，他雖然心疼馮嘉銘，但是他沒有辦法。他開始抽動起來，每抽動一下，馮嘉銘就抽搐一下，但是都沒有決絕自己，還盡力配合自己。讓順強十分感動，“嘉銘，如果可以逃離這裏，我一定好好待你！”他含淚說著。“順強……”馮嘉銘也雙眼含淚，緊緊的抱住他，擺動下體來迎合他的進攻。兩人就這樣擁抱著……這些都給暗中監視的原子發現了，她馬上告訴了川島芳子。川島芳子知道後，馬上來到地牢，看到纏綿中的兩人，性趣大起，馬上叫人把兩人分開。“啊！！”就在這時，順強把精華射進馮嘉銘的體內。白色和紅色的液體交雜從馮嘉銘後穴留出。馮嘉銘任不住留下淚來，他們終於結合在一起了……這時，他們才注意到川島芳子。只見她臉上神情複雜，“把那個小白臉帶到我房間來。”說完就轉身走了。順強聽了大驚，他知道川島芳子肯定想對馮嘉銘做什麼，可惜他剛剛做完，體力一時沒有恢復，無法阻止。只能看著馮嘉銘給帶走。馮嘉銘再次被綁到床上，但川島芳子卻沒有出現，出現的是原子。“呵呵～～小帥哥～～～～今天和你的隊長爽夠了吧～～～～看得我下面癢死了～～～～也讓我爽吧～～～～”說完就朝還在勃起狀態下的“大蘑菇”坐了下去，開始姦淫馮嘉銘。馮嘉銘閉上眼睛，能和順強告白，並結合，他已經沒有遺憾了。想著自己和順強剛剛的情況，越來越興奮，加上原子的姦淫下，射出了原本就很稀少的精華。射了後他感到身體很輕，意識開始模糊，慢慢的墮入了黑暗中……原子在馮嘉銘的射精下達到高潮，突然發現馮嘉銘射了之後一直躺著不動，伸手一摸，發現已經沒了呼吸。“啊～～～～就這麼掛了～～～～可惜啊～～～～不過看在你臨死讓老娘爽了～～～～就留你個全屍吧～～！”說完就找人把馮嘉銘拉到外面丟棄。順強聽說馮嘉銘的死訊之後，悲痛萬分，想到自己不但救不了心愛的人，還要‘服侍’害死自己愛人的兇手。想到這裏他打算一死了之，可惜被早已預料到的川島芳子阻止了，全身都給限制了自由，只能在愧疚和悲痛的折磨下活著，繼續做川島芳子的性機器。“隊長！他還有氣！他還活著！”當馮嘉銘恢復意識的時候，聽到第一句話。他睜開眼，久違的陽光讓他無法一時無法適應。‘我還活著？’還在想著，周圍穿著軍服的人把他抬上了車……馮嘉銘在給姦淫的時候休克過去，給當屍體丟了出來，給發現後送回醫院治療，慢慢的恢復，並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順強，你等我，不要出事啊！’馮嘉銘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為還在川島芳子的魔爪下的順強擔心著……番外完

黑夜，星光璀璨的星空像是一幅美麗的圖畫，看的人癡了。月光曬在群山中，那寧靜的感覺，讓人感到聖潔。“啊～～啊～～好棒～～啊～～～～就是那裏～～～～啊～～～～”在山溪旁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打破了這幅神聖的感覺。只見那個女子躺在地上，一名身材健壯的男子全身赤裸的趴在她身上竄動著。“啊～～啊～～!”那名女子十分享受的叫著，可是那名男子卻相反，他眉頭緊鎖，神色痛苦。但這不影響他那俊朗的外貌，加上他身上那強壯的肌肉，估計是不少人夢中的白馬王子。這時他用力一頂，發出一聲低吟“嗯！！”，把精液都射進身下那名女子體內。“啊～～～～～～”那女子發出一聲滿意的呻吟，把全部收進了體內。“啊～～～～好爽啊～～太棒了～～～～”那女子滿意的說到“看來我的選擇是正確的～～～～你們好了沒有啊？”環視周圍，原來附近的幾塊岩石後都有一對男女在交和“啊～～～～快了～～～～啊～～啊～～你著急就在來一次啊～～啊～～”一名坐在男子身上的女子說到，她身下的男子沒有之前那個那麼俊朗，卻透出一股男人味，有種說不出的性感。那名女子看到同伴還在玩，淫心又起，抱過躺在一盤喘氣的男子，不斷用身體挑逗他，然後用口親吻男子的身體，從脖子開始忙忙往下，經過胸部，咬了男子的乳頭一下。“嗯！”男子發出一聲呻吟。那名女子聽了之後更加興奮，繼續吻下去，進過腹部，最後停在男子的跨間，用手把玩著男子的陰莖。剛射完的陰莖還沒有完全軟掉，竟然有25釐米長！女子把玩了一下，用口把龜頭含住。“啊!”那名男子剛剛射精，龜頭還很敏感，突然受到刺激，讓他感到痛苦。但奇怪的是，那名男子只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連周圍幾個和女子交和的男子也一樣。“菊子～～～～你不要太貪心把他吸幹哦～～～～他可是大姐指明的‘貨’呢～～！”一名女子說到。“你放心吧～～我會知道應該怎麼做的～～～～爽麼～～小帥哥～～～～？”那名叫做菊子的女子吐出後看著那名男子淫笑著，那名男子只閉著眼，無視這女子的羞辱。他很後悔自己當初為什麼不小心點，讓自己和隊友變成這班女子的瀉欲工具……此時，在河邊的山坡上。東泰趴在岩石上，他自從給龔劍他們救出來已經過了一個月，脫離了川島芳子的魔掌之後，經過一段休養，恢復了原本的英勇，現在的他看起來比之前更加英武。這時龔劍慢慢的移到他身邊，低聲問：“怎麼樣？確定是他們麼？”他們都注視著下面那些男女的一舉一動。因為這次訓練特殊，而且又是夏天，所以他們沒有帶過多的衣服來。加上東泰的“臨時加入”。所以他們兩人都只穿一條底褲在身上，在月光下，兩人身上的肌肉仿佛是上了一層薄沙，十分性感。“不清楚，但我肯定那幾個女的是川島芳子的手下，聽剛剛的聲音，應該是‘梅蘭竹菊’四個淫娃，她們是川島芳子的親屬隊，肯定有什麼重要任務才會來這裏，那些和她們交和的男人應該不會是我們的敵人。”“難道是他們？”龔劍想起救出東泰後給總部報告過，總部回答說派人來支援他們，加快對川島芳子的行動。但與原先預定時間過了兩天，都沒有看到支援的人，他怕出意外，在晚上和東泰出來查看，結果在河邊發現了這群媾和的男女。他們躲在河邊山坡的岩石上，距離這群男女大概有50米。但居高臨下，那些男女又在忙著做愛，根本沒有發現他們。他們現在確定那些女的是川島芳子的親衛隊的梅蘭竹菊後，可以肯定那些男的應該是被迫和他們做愛的，很可能是他們遲遲未到的支援。這時，那名男子低孔一聲，他在菊子的挑逗下又射出了自己的精華，這些精華都給菊子全部吸進了口中，吞了下去。男子射了之後大口大口的喘氣，看樣子已經十分疲勞，已經被吸了不少精華。菊子滿足的舔了舔舌頭，手慢慢的撫摸男子的身體。好像還想再來一次的樣子。可是那名男子是川島芳子指定的物件，雖然沒有說要毫髮無損得帶回去，但也說明不能弄壞，估計也是聽說了男子的勇猛。“啊～～啊～～～～要去了～～～～”旁邊的那名女子開始浪叫起來，已經到達了高潮，只看她腹部一縮，她身下那名男子感到有一股強大的吸力從尿口進入到精囊，要把他的精液吸出去，他想忍住。一次，兩次，在強大的吸力下，他的理智被快感侵蝕，加速呼吸，繃緊全身的肌肉，突然在顫抖了幾下後，把自己的精華射近了那女子的體內。那名女子毫不客氣的全部接受，一滴都沒有漏出來。“呵呵～～蘭子～～～～你夠爽了吧～～～～”菊子奸笑著說。“好爽啊～～～～不知道竹子她們怎麼樣～～”蘭子慢慢吐出身下男子的陰莖，雖然沒有菊子玩弄的那名男子那麼巨大，但也不遜色，有22釐米。只見那名男子五官端正，身材比例剛好，不壯也不瘦，肌肉分明，很還有一雙單眼皮，小眼睛配合清秀的五官，還有不錯的身材，透露出一種性感，讓人看了很想和他做愛。這時他的小眼睛無奈的看著天空，一幅欲哭無淚的樣子。“我們回來了～～～～”只見兩名女子從岩石旁邊走了過來，白皙的裸體上還帶有血跡。“竹子?那兩個被你們幹掉了？”“是啊～～剛剛還沒搞到一半就射了～～我就拿‘神魂丸’給他吃～～結果射了幾次後就掛了！我就把他們的蛋給打破～～吸幹了蛋黃～～還可以真～～”竹子奸笑著，嘴角還有一絲血跡。“就是啊～～兩個好貨都給你們搶先了～～反正又不是姐姐指定的貨～～怕什麼～～！”另外一個梅子也附和著說。兩名男子聽到同伴被殺，都露出憤怒的神情，但是他們還是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呵呵～～～～今天也玩夠了～～休息下～～明天還要趕路呢～～”菊子說完，和蘭子把兩名男子拖到一邊，用繩子將他們綁起來，就好像當初東泰那樣，綁完後竹子和梅子還不滿意，又強行的讓兩名男子勃起，將他們的陰莖用繩子也綁住。吊在那裏，還時不時用口去吸下，知道兩名男子的陰莖又完全勃起。看到兩名男子跨間的勇猛，竹子和梅子色心又起，一人抱著一個男子又開始爽起來，兩名男子剛射精過，又遭到摧殘，都很難受。明明知道這兩個女子剛剛才殺害了自己的同伴，但現在又無法阻止她們姦淫自己。愧疚，羞辱，憤怒，無奈同時湧上來，讓他們的英俊的臉露出痛苦的神情。東泰看到這幕，當初被羞辱的畫面從腦中不斷轉過，加上兩名男子的死讓他覺得自己見死不救，感到愧疚。他憤怒的握緊拳頭，身上的肌肉都鼓了起來，想從出去把這幾個淫娃殺了，幫死去的男子報仇。就當他想沖出去的時候，龔劍按住了他，龔劍也很難過自己沒有救到那兩名男子。但龔劍知道自己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不能這麼衝動破壞這個計畫。龔劍安慰了東泰幾句，東泰好不容易才壓下了怒火。兩人商量一下之後，決定回營地，和隊員們一起來營救兩名男子。決定後，他們悄悄的離開，迅速的向營地跑去。他們要在另外兩名男子還沒遭毒手之前把他們救出來。在一個山洞中，林傑森和陳文宏坐在洞口，他們在等待東泰和龔劍回來，其他隊員都在洞裏圍著火堆躺著，一天的訓練過去，大家都累了。但是他們都沒有睡，擔心外出的兩人，怕他們有什麼不測。他們都只穿著一條底褲，每個底褲下都有大大的一陀凸起來，加上他們那強壯的肌肉，在火光照耀下，透出一種光澤。別說川島芳子了，任何一個女的看到這個情景，都會有非常興奮，想拉他們去做愛！突然樹叢傳來聲響，隊員們馬上警覺起來。幾秒後，龔劍和東泰走了出來，眾人才鬆口氣。龔劍招呼所有隊員進洞裏，告訴了他們今晚的所見所聞。“什麼？竟然有人落入了那群淫娃的手中！我們要馬上去救他們！否則他們只有死路一條！”利豐激動的說到。“你冷靜點，我們沒有說不去救，但是不能魯莽行動。否則不但救不了他們，我們的行動也會暴露。”龔劍嚴肅的說！看到大家都冷靜下來後，龔劍就問東泰：“東泰隊長，你說那四個女的是川島芳子的近身護衛，那你說下她們的情報看下，我覺得她們和之前那兩個女特務不是同一個等級的。”“沒錯，這四個女人不可小看，川島芳子都會將多數重大的任務交給她們去執行，我當初就是中了她們的陷阱！！”一想到當初的侮辱，東泰握緊了拳頭。“別激動，看來我們要詳細計畫下。我是這樣想的……”接著就把自己的計畫告訴了隊員們。第二天，菊子睜開眼，一眼就瞄向被綁在樹上的兩個男子的跨間。只見兩人的龜頭上都掛著幹掉的精液，軟趴趴的垂在那裏；兩人的臉上全都寫滿了疲勞，坐在樹下熟睡著，看來昨晚被竹子和梅子玩了好久。看到這個情景，菊子突然想來吃個豐富的‘早餐’。但由於川島芳子的命令，她也不好在折磨兩人，只好忍耐了。正當菊子打算放棄的時候，她突然看到河邊有個身影一閃而過，她馬上警覺起來，把其他三人叫醒。她們一起來到河邊，看到一名男子在河裏一絲不掛的遊著，身上結實的肌肉在陽光下發出誘人的光澤，加上一張帥臉，讓四個女的已經想入菲菲了。當那名男子轉身回來時，他跨間那條巨物讓她們感到驚喜萬分，完全不輸那她們兩個俘虜。只見四人商量一番，都脫掉身上的衣服，進入河中游向那名男子。那名男子其實是利豐，他負責做誘餌來引開那四人，但這要冒很大的風險。這時利豐假裝沒有發現四人的接近，繼續假裝在游泳。等到她們接近後，利豐假裝出吃驚的樣子，連忙遮住下身，邊退後邊說：“怎麼會有女生在這裏！?”“是因為我們需要你啊～～～～小帥哥～～～～嘿嘿”菊子笑著說道，其他三人就一直上下打量著利豐。利豐用手遮住下身的雄偉，慢慢退後。雖然在執行任務，沒有接觸過女性的他看到四個裸女站在自己面前，還是不由自主的起了反應，只見他跨間的陰莖慢慢勃起，好像一條游龍在水中嬉戲，利豐雙手都沒辦法完全遮住。四個女淫娃看了之後更加性奮起來。她們互看了一眼，就開始行動了。她們慢慢逼近利豐，形成一個包圍圈，把他逼向一個死角。利豐馬上發現了她們的目的，雖然說目的是引開她們的注意力，但如果自己成為了她們的奴隸也等於沒用，他馬上思考逃脫的辦法。就當他在思考的時候，菊子突然沖上來，一手探向他跨間的“游龍”。他馬上閃開，只見梅子已經在那等著，用手去襲向他的胸部。他馬上反手給梅子一拐；這時竹子和蘭子一起動手，他用回身一擋。突然感覺到脖子上一下刺痛，知道大事不妙。果然，他開始覺得全身無力，頭昏眼花。這時菊子和梅子一起上去抱住他，他努力的掙扎，但力不從心，只能任菊子和梅子吃他豆腐。蘭子和竹子也圍上來，用手去把玩利豐跨間的“游龍”。“哇～～～～比我想像中還大啊～～”蘭仔驚喜的叫到。“呵呵～～看來我們今天不怕會寂寞咯～～”菊子說完後其他三人相互一笑，就把利豐帶回岸邊，準備大幹一場。利豐被菊子她們帶回岸邊後，被大字型的擺在地上，由於中了麻藥，他無法反抗。她們用手撫摸著利豐的身體，挑逗著他的神經。菊子和蘭子一人一邊，從利豐的耳朵開始向下吻，一直吻到胸前的兩點，然後用舌頭去撥弄，利豐胸前的兩點變的又紅又硬；梅子抬起他的腿，用舌頭去舔，從腳踝慢慢向上移，到小腿，大腿內側，利豐開始發出細微的呻吟；竹子看到後，淫笑了下，開始用手把玩利豐的“游龍”，還用口去吸兩顆大分量的“龍珠”。還是處男的利豐怎麼能抵擋這種挑逗，雖然他很想控制自己不發出聲，但玩過無數男人的四女經驗老道，在她們四重挑逗下，“啊～～～～呃啊～～～～”利豐終於忍不住，發出一聲呻吟。聽到他的呻吟後，她們更加性奮，更加買力的去挑逗。利豐跨間的“游龍”已經一飛沖天。看得她們如癡如醉，竹子用舌尖慢慢從睾丸向上舔，“呃～～啊～～！”下身傳來的快感讓利豐無法控制自己，25年的處男生涯加上三個月來的禁欲生活，讓他變得更加敏感。竹子舔到龜頭後，用舌尖快速的撥弄，刺激龜頭的每個敏感部位。這突如其來的刺激讓利豐開始失去理智，“啊～～啊啊～～啊～～！”不斷的呻吟著。他的的“龍頭”也因為這樣，變得更加通紅。竹子看到後，開心的叫到：“天啊～～～～他該不會還是處男吧～～！”其他三人聽了後，更加興奮起來！“呵呵～～～～想不到今天撿到了一個寶啊～～～～真走運啊～～！”蘭子興奮的笑道。“呵呵～～想不到你還是處男啊～～浪費了你這張帥臉和這身材～～～～當然啦～～”梅子一手撫摸利豐的臉，一手玩弄著他跨間的“游龍”接著說道：“還浪費了這麼一個好寶貝～～～～”“你還沒試過女人的滋味吧～～～～今天姐姐讓你嘗嘗怎樣～～”菊子淫笑道。利豐給她們的話羞得滿臉通紅，他很想出聲大罵這四個賤人，但是她們並沒有停止對他的挑逗，他只能發出讓她們更加興奮的呻吟聲。"菊子和竹子交換位置，手中接過‘游龍’，然後一腳跨過利豐，一邊繼續挑逗他，一邊向下移，一直移到‘游龍’上方。然後看著利豐淫笑著說：“現在姐姐就讓你試下欲生欲死的滋味～～～～”說完,就慢慢向‘游龍’坐下去……利豐看著菊子慢慢向他的跨間坐下去，想到任務失敗，自己25年的處男生涯就要給這個女人奪去，心中不是滋味。無奈自己中了這幾個女人的詭計，全身麻痹，無法反抗。他閉上眼，不想看到自己給這女人淩辱的畫面。其他三人都在看著菊子抓著那已經因充血通紅的‘龍頭’對準自己的淫穴，準備吞下。她們都等待著利豐破身的那瞬間，看他臉上的表情和反應，這可以讓她們感到莫名的快感。她們的注意力都在菊子身上，沒有發現，兩個被綁在一邊的男子已經醒了過來，並且慢慢的移動。就在菊子快要坐下去的那一刻，他們突然向最近的竹子和蘭子撲過去；這時，龔劍和林傑森也從天而降，落到梅子和菊子的身後，舉手刃朝著她們的脖子劈下去。梅蘭竹菊四人不愧是川島芳子的近身侍衛，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攻擊，雖然讓她們感到意外，但她們馬上反應過來。她們馬上向一旁滾開，避開了四人的攻擊。並且她們馬上在散落一旁的衣服中拿出武器，準備反擊。龔劍一看她們都躲開了攻擊，心中暗叫不妙；自己這邊人雖然多，但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況且現在利豐已經沒有作戰能力，加上剛剛目睹了利豐給俘經過，估計她們身上有許多不知底細的暗器。打起來可能不但救不了人，還把自己也成了她們的俘虜，曝光整個計畫。龔劍在她們拿武器的同時，馬上丟出一個黑色罐子喊到：“看炸彈！”這話起了作用，只見梅蘭竹菊四人連忙向旁邊躲開，沒有反擊。他抓住這機會，背起利豐，林傑森扶著兩名男子跑進一旁的樹叢中。等四人反應過來後，惱羞成怒，衣服都顧不上穿就追了上去。“可惡！到嘴的鴨子飛了！”菊子狠狠的說道！“而且還把主子交代的貨搶走了！真是罪大惡極！”蘭仔狠狠的說！“給我抓到他們，先幹個幾次，一邊幹一邊吃他們的肉，讓他們看自己是怎麼死的！”梅子露出陰險的表情。“別說了，快追！”竹子打斷梅子的春夢，跟著龔劍他們留下的痕跡追了上去。話說龔劍雖然用假的炸彈為他們贏取的逃跑的時間，可是利豐行動不便，而兩名男子給長久姦淫，力氣不足。給追上是遲早的事，這次行動為了不打草驚蛇，只有他們三人行動，其餘人都在集合點待命，但現在離集合點還有段距離，都不知道能否挨到集合點。現在只有加快步伐，爭取時間了。利豐和兩名男子都是一絲不掛，在樹枝橫生的樹叢中給樹枝在結實的身上刮出不少傷痕，跨間的陰莖也隨著跑動擺動，好像鐘擺一樣。林傑森和龔劍也只穿條緊身短褲和軍靴，緊身短褲把他們跨間的雄偉的形狀給顯現出來。如果給四個女的看到了，肯定淫水直流，根本捨不得殺了他們。就在龔劍盤算還有多少路程的時候，一顆子彈打在他旁邊的樹上，回頭一看，已經可以透過樹枝隱約看到梅蘭竹菊的身影。正當龔劍擔心她們開槍亂射的時候，聽到竹子的聲音“別開槍，萬一打死了主子的貨就糟了！”這句話讓龔劍暫時放心，那兩名男子是川島芳子的新獵物，有他們在四人不敢亂開槍。但她們馬上就追上來了，就算她們不開槍，給抓住也是遲早的事。要想個辦法擺脫她們！四人看到他們越來越近，心中暗喜，加快腳步。就在快要追上他們時，突然在穿過一個濃密的樹叢後，失去了他們的蹤影。四人面面相覷，“怎麼不見了？剛剛還在前面的啊！”蘭子環顧四周茫然的說。“他們應該還在附近，只是躲起來了，搜！”菊子一聲令下，四人分散開搜索起來。此時的龔劍他們正如菊子所說是躲了起來，但並不是在附近。在穿過樹叢的時候，他想起之前在訓練的時候在這裏黃少祺無意發現一個水池，很小，加上周圍還有樹枝的阻擋，在這濃密的樹叢中很難發現，原本以為是下雨的積水，但幾個星期沒有下雨都沒有幹。後來才知道池底原來有個地下水的暗道，連接著之前河，可以從這個暗道去到河裏。在穿過樹叢的時候，他們就跳進池中，可這暗道不短，他們現在的狀況想通過很難。還好這個暗道中不止一個這種水池，是有幾處這種小水池連接成的，那些水池多數在洞穴或者樹洞中，所以基本沒有人發現，在那裏可以讓他們有換氣的時間，這樣就可以撐到河邊了。於是他們就這樣一處一處休息，回到了河邊。此時梅蘭竹菊還在樹叢中搜索他們的蹤跡呢。他們上岸後，準備去和其他隊員回合，這時林傑森發現利豐的下身還依然挺拔著，笑道：“你這小子，還忘不了那幾個賤人的味道啊！”只聽利豐虛弱的說道：“不……不是，我覺得……好熱，那裏……沒……沒辦法軟下來！”“什麼？”龔劍聽到後大吃一驚。“這個是她們的特製藥，沒有解藥是不會軟下去的！”單眼皮那名男子說道。“她們現在還沒有回來，我去找解藥，你們先走！”說完，龔劍回去那些女人脫下的衣服那裏翻找解藥，就在他找解藥的同時，林中傳來梅子的聲音，“可惡，到嘴的鴨子飛了，主人的貨也丟了，回去會不會背罵死啊！”“沒關係，那個男的中了我們的‘銷魂針’，沒有解藥他也會爆陽而死！”竹子回答到。她們的聲音越來越近，龔劍還沒找到解藥，只好把沒找過的衣服包起來，拿回去慢慢找。他沒想到，這個舉動讓他的隊伍後來落入危難中！龔劍回到營地，看到大家都圍著利豐。只見利豐躺在地上，面色痛苦，喘氣急速，跨間的‘游龍’還在昂首挺胸的挺立著。要快點找到解藥才行！龔劍馬上招呼大家過來一起找解藥。不一會兒，單眼皮那名男子找到瞭解藥，讓利豐吃了下去，過了不久，利豐的燥熱感慢慢消退，表情也舒緩開來的，跨間的‘游龍’也慢慢軟了下來。這時眾人才送了一口氣，利豐對那名男子說了聲謝謝。“不客氣，你救了我們，我們報答還來不及呢！”那男子回答。黃少祺這時想起了那兩名給救出來的男子，“請問你們兩位是……？”“我叫白煒志，是二十四師的偵察隊員。”單眼皮男子說道，然後指著一旁的男子“他叫……”“我叫蘇建華，和他一樣是偵察隊的。”那名男子不等白煒志說完就自我介紹。“那你們怎麼會來這裏，而且……”龔劍沒有說下去，只見蘇建華一臉愧疚，“上個星期總部發現川島芳子在這一代出現，派我們來偵查，等我們去到報告地點的時候，發現川島芳子正在抓男寵，於是我們打算來個裏應外合，我和隊長混進那群人裏面。她派那四個女人來試我們的性能力，等過了之後才到她本人。我和隊長只能硬著頭皮上了，可是之後我們才發現這時她的圈套，一開始她就發現我們的身份，在我們測試的時候，她早就派人把我們隊的隊員都抓起來，然後趁我們不注意給我們下了藥……”蘇建華越說越小聲，“這個賤人本來就狡猾，你就不必要自責了。”黃少祺安慰他說道。“不是這個問題，是想起那死去的兄弟的，還有給抓走的隊長，我！！我良心難安啊！”說完，蘇建華竟哭了出來。“你們隊長給抓去了？敢問你們隊長是？”龔劍問道。“我們的隊長是周國鵬。”白煒志答到。“啊！是‘玉面蛟龍’周國鵬？周司令的兒子！？”東泰吃驚的說道。“是，就是他”說完，白煒志也低著頭說不下去了。‘玉面蛟龍’周國鵬是將門之後，雖然如此，但是他並沒有因為這樣而驕橫霸道，在軍校裏和大夥一起吃苦訓練，畢業後還不顧父親的安排，硬是跑到前線來作戰。他長的英俊瀟灑，高大威武。同期的女生都愛到不行，加上身手矯健，所以有‘玉面蛟龍’的稱號。其中‘蛟龍’一語雙關，雖然周國鵬並沒有因父親而蠻橫霸道，但還是喜歡出入煙花酒地的壞習慣，次數不多，可是凡和他好過的女子都到處稱讚他胯下之物的巨大勇猛，好似蛟龍一樣。這麼一來便路人皆知，這也是為什麼川島芳子特意要佈局抓他的原因。

路遇醉酒壮汉

26岁的顺强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山东人，身高1米80，身体像公牛一样结实，长得十分壮实，由于体型高大，目前在一家夜场做保安，由于退伍没多长时间，加上平时经常健身，一身强壮浑厚的肌肉一直保持着，尤其是那对胸大肌，浑圆榜实，把白色背心撑得满满的，两粒坚实的乳头顶着棉质背心微微突出，再加上那粗壮的臂膀，尽管坐在酒吧的角落，但是这一身块头实在太引人注目，不少小妹还是不时的往这边打量，但碍于顺强这边有人，才没有过来搭讪。“顺强，别伤心了，女人跑了，咱这条件，再找一个就好！”，身边另一个壮实的青年拦住顺强酒杯，看着他说道，青年是顺强战友，叫维强，顺强体格好，在部队时经常照顾维强，两人又是一个城市，一来二去的就成了好兄弟，维强了解顺强，这个平时豪爽耿直的汉子，这次是真的被那个女人伤到了，顺强打开青年的遮住杯子的手，一口闷了一杯，没有说话，维强皱了皱眉，顺强酒量他是知道的，这个量已经是极限了，可顺强丝毫没有停的意思，谁也不搭理，就闷声喝酒，一杯接一杯，无奈维强只好看向身边的女伴，女伴瞪了他一眼，又转过去跟顺强说“顺强，别喝了，诗琴都走了，你喝这么多也没用啊，就当是个教训吧，改天我给你介绍一个”说完冲维强眨眨眼，顺强平常脾气就挺暴躁，但是对女朋友是百依百顺，这会一个劲闷着喝酒，也不知道会不会出事，也不怪顺强，处了五年的女朋友都要结婚了，一个星期没跟顺强联系，今天来了电话突然要分手，换谁也不好受，而且听说诗琴傍上大款，被戴绿帽子是每个男人的耻辱，况且是顺强这样一个山东汉子，平时又爱面子，这种打击不光是心里难受，男人的自尊心也被人狠狠的抽了一嘴巴。话说这诗琴也真行，先找了顺强这么一个帅气的壮小伙子，在一起玩了五年，都同居了，现在又找个有钱的老男人结傍上，还真是赚回本了！维强的女伴打量着顺强这个粗线条的大块头，顺强留着一头短寸发，脸膛的线条十分刚毅帅气，浓浓的剑眉，一双单眼皮，憨厚坚挺的鼻子，还有薄薄性感的嘴唇，黝黑健康的肤色，侧脸的鬓角更是吸引人，喉结因为喝酒上下游动，上身一件白色短袖，下身一件黑色运动短裤，及其发达壮实的的大腿裸露在外面，小腿腿毛浓密，硕大的脚上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上边稍微露出白色船袜，一个标准的山东大汉，维强的女友脸上微微潮红，慌忙看了下自己的男友，见男友依旧劝说着顺强，才放下心来，维强身材虽然不如顺强壮实，但也是一个标准肌肉男，各自够高，也壮实干净，一头短寸显得阳刚威武，尤其是床上功夫，每晚都卯足了劲的满足自己，还有个精力旺盛射精不倒的大鸡吧，对自己也是体贴，想到这，维强的女友用手戳了戳男友屁股，给了一个两人都看的懂得眼神给男友，到底是小伙子，一个眼神已经被女友勾走了，但是心里还是放心不下顺强，就说顺强这脾气倔，发了疯谁也拦不住，眼看这边顺强是劝不动了，加上顺强是个壮实的大男人，不会有什么危险，才转头对顺强说”顺强，我跟维蒂先回去了，有事给我打电话“顺强闷声说了句“不用管我”头也不抬的继续喝酒，维强还准备说什么，这边女友已经把手放到了维强的牛仔裤裤裆上，用力捏了捏，维强疼的咧咧嘴，只好对顺强说“走了，顺强，那边帐给你结了，多买了3瓶，我跟前台的小李说好了，喝不完存着"说罢，搂着女友就跟顺强告别，到底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平时为兄弟两肋插刀，晚上也要为女友血拼沙场，小伙子性欲出奇的高涨，年轻时也犯了不少错。维强一走，顺强身边位置空了，远处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就凑了过来，她可是观察这块鲜肉好久了，撇开这身材不说，坚毅的气质就非常吸引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女人在顺强旁边不慌不忙的坐下，看着顺强面前摆成一排的空酒瓶子，再看顺强迷糊的眼睛，心里就有了几分数，“帅哥，自己吗？聊聊？”说着就已经把手放在顺强的大腿上，女人年纪不小了，自然经验丰富，经常到夜店捡小伙子开房，对于喝多了的帅哥很有一套，几乎是手到擒来，但像顺强这样优质的肌肉男是可遇不可求，女人对今晚这个目标势在必得！不管顺强没搭理自己，老女人的手依旧放在顺强的大腿上，开始慢慢向重点区域靠近，因为顺强穿的是运动短裤，老女人的手感受到的是直接大腿绒绒的腿毛以及粗壮的肌肉，这些动作都是在桌下进行的，酒吧也黑，丝毫不用担心被人看见，顺强大腿肌肉结实，汗毛茂盛，抚摸起来感觉到的全是浓厚的雄性气息，仅仅是这样女人已经面色潮红，几乎要屈服给身边这个肌肉大汉，女人的脸慢慢靠近顺强“大兄弟，跟我走呗，保证伺候好你”顺强一心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女人说话才发现自己身边坐了个浓妆的老女人，顺强厌恶的皱皱眉毛，眼中闪过一丝厉芒淡淡说道“老实点！”说罢甩开了女人不老实的手，女人揉了揉微痛的手腕，知道今晚是绝对没戏了，暗恨自己刚刚没把持住，不过似乎又不甘心这样放弃，试探着再次小心的把手放在顺强毛茸茸的大腿上，这次女人没有说话，顺强此刻心情低落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老女人到底是经验丰富，你喝你的酒我摸你的大鸡巴，互不干扰！就当过过手瘾！顺强喝的也确实是太多了，神经早就被酒精麻木，脑子里都是跟诗琴在一起的画面，丝毫没有感觉到一只手已经隔着运动短裤放在了自己最隐私的部位，顺强本来就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又喝了酒，自然是大腿张开，老女人感觉到一大包软软的鲜肉隔着布料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像牛一样壮的男人的力量之源就在自己手中，是那样柔软温顺，摸起来舒服极了，老女人一边仔细感受着哪里是睾丸，哪里是软软的阴茎，一边小心看着喝酒的顺强，这个男人的侧脸是这样刚毅！像是一个雕刻的石像，菱角分明，要是属于自己该多好，美美的感受着壮汉裆部的一大坨鲜肉，正当女人把手伸进顺强的短裤，刚刚感受到坚硬的阴毛时，一双大手牢牢的抓住了她的手腕，“摸够了就滚！”顺强头也不抬含糊说道，这个壮实的男人连声音也这么性感，老女人花痴犯了，却也不得不悻悻退下，她明白继续呆下去肯定没戏了，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计，倒是女人离开座位时远处几个小姑娘往这边看了几眼，“-别想了，你们更没戏！”老女人心里想，被这个汉子挑撩的心里痒痒，女人只得换个目标，过了一会，几个女孩子果然过去围着这个喝醉的壮牛打转，主动投怀送抱，顺强绝对是一个保守的男人，跟诗琴这几年绝没有跟第二个女人眉来眼去，一方面是顺强对诗琴言听计从，一方面也是严于律己，当过兵的人，意志力自然比常人更加坚定！也不知过了多久，酒吧的人越来越少，那几个女孩子终究没有老女人大胆，也早就散去了，直到服务生过来提醒没酒了，顺强才套上POLO衫晃晃悠悠的出了酒吧门口。海风一吹，尿意也来了，在酒吧喝了那么多也没去卫生间，顺强感觉憋不住了，一手扶在身旁的路灯上，一手把短裤向下一拉，一根粗粗的鸡巴半包着包皮无精打采的露了出来，缓缓吐着一晚上的尿液，喝了酒尿也长，顺强被风吹的也越来越晕，迷迷糊糊的看见对面来了一个人，也不在乎自己的鸡巴在路灯下对着人家，此刻的顺强只能凭自己的本能等待尿完，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鸡巴尿尿。由于凌晨一点路上几乎都没人了，前面路灯下撒尿的壮汉引起了嘉铭的兴趣，那壮汉一看就喝大了，要不也不会在路灯下尿尿。嘉铭加快了步子，虽说隔得远，但那人身上的刚猛的气质深深吸引着嘉铭，嘉铭对这类威猛雄壮的汉子根本没抵抗力！期待着壮汉尿完之前走到他面前看一眼大鸡巴，哪知嘉铭刚加快脚步走了没多远那边壮汉抖了抖鸡巴就把宝贝收回裤裆，嘉铭暗恨时不待人，放慢脚步，看那壮汉跨着醉步往自己靠近，那壮汉模样看不太清楚，可是健壮的身型带有一种雄性压迫感，壮男上身一件立领衫，下身的运动短裤由于刚刚撒尿没提好隐隐露出一小撮阴毛，随着身体摇晃时而被上衣遮掩，嘉铭吞了口口水，那伙计醉成这样，站都站不稳了，嘉铭暗想。这会功夫，两人终于交错了，嘉铭这才看清来人的脸，方正的脸膛，浓眉薄唇，一脸棱角，个子比嘉铭高出一个头，粗壮的肩膀是嘉铭的两倍有余，胳膊比嘉铭的大腿还粗，好一个雄性十足的男人，令嘉铭几乎透不过气来！嘉铭正准备加快速度开溜，岂料那壮汉一个咧砌双膝重重跪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厚重的碰撞声，不偏不倚的跪在嘉铭脚下，嘉铭没来得及替壮汉喊疼，自己先疼起来，那壮汉身子一跪头重重的拱在嘉铭两腿之间的阳具上，随即头一歪，彻底醉了过去。就这样，凌晨的路灯下，一个壮男跪在另一个比自己小了一号的男人面前，头也埋在那男人两腿间。看着跪在自己面前钢铁一般的汉子，嘉铭一下子懵了，夏天裤子布料薄，汉子牛一样粗重的呼吸使得嘉铭下体一阵潮热，一股欲望从小腹升起，不过嘉铭到底是胆小，懵懵的后退几步，汉子也随着倒下，嘉铭扶住汉子的头缓缓把他放在了石板路上，路灯下顺强头扭到一边静静趴着，结实的背部随着呼吸起伏，时不时还砸砸嘴，身后不远处还有自己刚撒的一大滩尿液，嘉铭四下看了看长长的海鲜街，时至凌晨已经没有人了，自己家就在不远处，嘉铭下了决定把这个公牛一样的男人带回家！因为肩上这个重的不像话的大汉，嘉铭竟然走了20分钟才到家门口。把身上这个迷糊的男人扛到自己卧室床上放下，嘉铭舒了一口气，这家伙真是太沉了，嘉铭站在床尾看着沾床即睡的顺强暗叹，干了重活的嘉铭在床尾坐下，点上一支烟，静静观察这个陌生人，壮汉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和英气逼人的相貌，身材比例属于胸宽腰窄行，尽管此刻躺在床上，可平躺的姿势更显得顺强胸大肌的饱满，顺强头一碰枕头睡得更香了，微微的打起了呼噜，这样一个健康年轻的胴体摆在自己面前，嘉铭忍不住咽了口口水。试探着摇摇壮汉的脸庞，可壮汉一点反应也没有，自顾发出沉闷的呼吸，随呼吸上下起伏的肚子显得可爱诱人，嘉铭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此刻早已性欲高涨无法自控，这里又是自己家，把心一横，就当给自己做好事的回报吧！嘉铭起身拉上了窗帘，床头灯柔和的灯光映在顺强菱角分明的脸庞，更添几分男子汉气概，顺强此时内心深处已经忘记和诗琴分手的事，醉了真好，可以暂时忘记伤心。嘉铭可不知道顺强在想什么，欲望高涨的下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牛仔裤的束缚使得嘉铭粗长的鸡巴顶的难受，匆匆脱下牛仔裤，嘉铭把目光移到了顺强的大脚上，山东汉子脚大，更何况是顺强这样健壮的山东汉子，目测这双大脚最少45码，嘉铭坐在床尾把顺强双腿并拢放在自己大腿上，顺强小腿旺盛的腿毛刺的嘉铭光滑的大腿，嘉铭感到一阵舒服的痒痒，用手轻轻脱下顺强的鞋子，闷了一天的男人气味扑面而来，尽情散发着雄性气味，顺强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短袜，棉质的袜子入手手感舒服温热，嘉铭在手里揉捏一阵，迫不及待的脱下了顺强的短袜，支撑男人雄壮身体的大脚呈现在嘉铭面前！嘉铭赞叹的看着这个浑身散发着浓浓雄性荷尔蒙的男人，一双大脚脚背长着黑色稀疏的脚毛，脚趾修长干净，浑圆可爱，粉红的脚趾，裤像个脸红彤彤的孩子，轻轻勾了勾汉子的脚心，汉子也没什么反应。嘉铭重新把男人粗壮的大腿放在床上，从大脚开始一路往摸索，越过浓密坚韧的小腿毛再到大腿稀疏柔软的汗毛，顺强的运动短根本起不到防御作用，轻易的就能感受到那发热的一大坨柔软肉体，一直摸到结实的肩膀，嘉铭看了眼沉睡的顺强还是毫无反应，慢慢撩起顺强的短袖上衣，一个成熟男人的肉体随着嘉铭的动作慢慢完全呈现在面前，好一个年轻健壮的肉体！像拉开舞台的帷幕一样脱掉陌生壮汉的上衣，嘉铭像观赏一个高大的山峰般，看着顺强近乎完美的体型，壮汉的皮肤在床头灯的映照下黝黑发亮，宽广的胸膛上两块胸大肌傲人的隆起，黑褐色的乳粒微微凸起，似两枚铜钱般贴在汉子威猛的胸膛，六块腹肌整齐的并列着，肚脐下浓密的毛发连着一大片涌在黑色短裤里，充满诱惑，嘉铭吞了口口水，双手不听使唤的抓上了顺强饱满壮实的胸大肌，顺强的胸肌随呼吸起伏，抓起来弹性十足，嘉铭抬起汉子粗壮结实的手臂向床头放着，裸出了汉子油亮的腋毛，嘉铭用舌头轻轻舔着腋毛转而又吸允着顺强微微凸起的乳粒，不一会血气方刚的顺强乳粒已经完全凸起，比刚才还大了一圈，嘉铭一边用手轻轻拨弄着汉子挺立的乳头一边又一路吻到了顺强的腹肌，肚脐，此刻顺强下身的运动短裤显得十分碍眼，嘉铭皱皱眉，双手扯着裤边，慢慢的褪下这个陌生男人最后一道防线。轻轻越过汉子的脚踝，把脱下的短裤扔在一边，嘉铭倒吸一口气，顺强裸着的前胸，暴露出他壮厚的胸膛。两块鼓胀的大胸肌压迫着嘉铭的视觉。汉子手臂上的二头肌、三头肌都圆圆鼓鼓地，一块块的隆突着。胸肌发达，再配上六块明显的腹肌和有力的窄腰，好一个野蛮充满爆发力的身材！更让嘉铭惊奇的是是顺强身下穿着明显小一号的火红色三角内裤，粗壮的大腿上肌肉盘结，几乎要把内裤撑爆！小内裤根本盖不住顺强浓密的阴毛，油亮坚韧的阴毛一直延伸到肚脐，小内裤紧紧勒着顺强的粗大傲人阳具，从侧面看甚至能看到饱满的半个睾丸，鸡蛋大小的两粒睾丸把小内裤撑的满满当当，侧面几根油亮阴毛分外显眼，因为内裤紧身，所以嘉铭清楚的看到一条粗壮的大屌静静向右斜躺，像一个静伏不动的大蛇。大屌下面的尿道管因为内裤勒紧而清晰的凸显，好一个令人血脉喷张的鸡巴！此刻满身酒气的顺强呈大字型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呼吸平稳，粗壮的大腿根有一大包让人无法忽略的存在，那小内裤.里的一大包像胸肌一样高高隆起，散发着浓浓的热量，处在顺强身体的中心位置，像一个香槟塞子，等待着开启后的爆发，这样一个雄伟的肉体压迫的嘉铭几乎无法呼吸。嘉铭看着这个浑身赤裸裸的彪性壮汉就这样任自己摆布的睡在自己身边，不由心生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嘉铭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有着1米80的身高，和浑身发达肌肉块的年青汉子会躺在自己面前，只剩一条窄窄的三角内裤的顺强显得及其壮实，嘉铭眼睛都看直了，缓缓脱下顺强的仅存的最后一丝防线，汉子被勒紧的粗大阳具终于被释放，缓缓舒展开来，看起来比内裤里还要粗壮，此刻顺强的鸡巴随着褪下的内裤懒懒的向下移动，包皮半包着的龟头静静躺在浓密而卷曲的阴毛里，整个东西好象懒洋洋躺在草丛下面打盹的蟒蛇，阴茎根部的两颗鸡蛋大小的睾丸被阴囊舒适的包裹着，顺强的大腿的确粗壮，以至于嘉铭脱掉内裤时，小小的内裤还在大腿上稍作了一段停留才脱下来，嘉铭激动的把汉子肌肉盘结大腿分开，饱满的阴囊随着大腿的分开缓缓的下垂覆盖着顺强的会阴部，这样一个彪悍猛男就一丝不挂的躺在了嘉铭的床上！屋子里都是这个筋肉裸男散发的雄性气息，连空气似乎都充满热量！嘉铭的呼吸更加急促，嘉铭贪婪的地抚摸顺强那厚实的胸肌，清晰的腹肌，穿过刺手的阴毛终于握住了顺强粗大的生殖器，壮汉的阴茎此时乖乖躺在自己手掌，手感绵软却充满雄性力量，缓缓褪下顺强的包皮，一个圆润粉红的大龟头老老实实的暴露在嘉铭眼前，散发着男人特有的的雄性气味，嘉铭贪婪的呼吸着这像催情药一样的气味。顺强的阴茎长度适中却异常粗大，未勃起已经有婴儿手臂粗细，十分壮观，嘉铭一只手紧捏才刚好环握住，缓缓的上下套弄着这粗勇的大鸡巴，阴茎根部硕大的睾丸也随着阴茎的撸动而上下起伏，这个平日憨厚，脾气暴躁的汉子，此刻鸡巴竟被人上下随意玩弄却毫不知情。嘉铭一手缓缓套弄着顺强的阴茎，令一只手则揉搓着两颗积满浓浓精液的硕大睾丸，这个男人睾丸巨大射精一定凶猛，性欲肯定很强！嘉铭暗想，看着这个散发男子气概的雄性野兽，嘉铭终于用嘴贪婪吸允着这根他垂涎已久的大鸡吧，未勃起的鸡巴几乎塞满嘉铭整个口腔，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填满了嘉铭的内心！原本握着大鸡吧的手已经掠过壮汉的阴毛，腹肌，转而揉捏着胸大肌上那对褐色的乳头，嘉铭忘我的吸允着大鸡巴感受着他给自己带来的满足，耳边似乎听到壮汉的一声呻吟。而此时的顺强，因为自己的阴茎突然湿润像是进了阴道而舒服的微微哼了一声，跟诗琴交往的这几年，似乎有着永远用不完的旺盛的精力，诗琴守着这样一匹种马也是痛并快乐着，诗琴知道顺强对自己依顺，所以晚上都握着顺强的鸡巴睡觉，有时也会上下套弄几下，就算顺强的大鸡巴青筋暴起，马眼的淫水流到自己手背上，有时顺强憋得苦苦哀求，诗琴也不理会这匹性欲高涨的种马，甚至紧紧握住顺强鸡巴不让他自己手淫，一晚上都要霸占着顺强的阳具，可怜顺强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鸡巴却被女友牢牢掌控着，日子久了，晚上睡觉时没有人握着自己鸡巴反而会睡不安稳，这一个星期诗琴消失，每次醒来，自己粗糙的手掌经常不自禁的握着自己下面的“兄弟”。这回被嘉铭一折腾，迷糊中微微有了感觉，才情不自禁哼了出来。顺强沉醉的脑子里想起诗琴第一次送自己内裤的时候，那是去年的时候，那天诗琴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送给自己一个盒子，打开盒子拿出一条小内裤，顺强这个粗壮的汉子疑惑的看着诗琴，坚毅的眼神闪过一丝哀求，也只有诗琴能看到顺强这可爱的一面，这么小，我能穿吗？鸡巴还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卵子大，这根本装不下”见自己不愿意穿，诗琴不高兴了“人家好心送你东西你都不要，我不管！”顺强平常对外脾气暴躁却诗琴却百依百顺，见诗琴不高兴，只能像只温顺的小绵羊乖乖听话。这内裤平常穿着就不舒服，一旦稍微勃起，那内裤就形同虚设，粗大的阴茎早就全完探出了内裤边，裆内的雄性器官高高的隆起，像是随时会崩出牛仔裤！对顺强这样的肌肉种马，真的极为难受，不过那天晚上诗琴可是比以往更卖力的伺候自己，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深处回想，再加上嘉铭不停地摆弄，顺强粗大的阴茎像青龙一样开始慢慢的勃起！嘉铭感到自己口中的鸡巴正在慢慢勃起充实，吸允的更加卖力，时而又轮番含弄着顺强两颗硕大的睾丸，到底是个年轻壮实的汉子，性欲一起来就无法消停，哪怕是醉倒在那，最原始的反应还是保留，没多久一根巨屌被嘉铭舔弄的一柱擎天，嘉铭用眼睛余光，只见顺强的巨屌已经从阴茎根部伸长了十四、五公分来，完全充血勃起，黝黑的肉柱已经如同木棒一样坚硬的插在在壮汉的两条粗腿之间，半圆形的龟头也从一开使粉红的颜色慢慢转化成深色，此刻包皮已经完全退了下去，露出了完美的龟头，顺强的巨屌完全勃起下有15公分，但是粗度却十分惊人，嘉铭目测已经有成人的手腕粗了！可真是个极品鸡巴！嘉铭缓缓套弄着巨汉发烫的如同钢铁般的肉柱，一只手抚摸着顺强坚韧猛摆的腰部，此时的顺强性欲完全被嘉铭挑弄起来，越来越硬，越发不可收拾！顺强呼吸急促，浓眉微皱，还在睡梦中的他早已做起了春梦！嘉铭感受着手中的巨屌不停地颤动，仿佛要在自己手中炸开！顺强体内澎湃的雄劲通过巨屌蛮横的传达到嘉铭的手中！那生殖器是那样的粗壮与坚硬！那粗壮挺拔，极有弹性的阳具坚硬而火热的新鲜触感令嘉铭双手不住的捏捏握握，口中不住发出惊叹！嘉铭慢慢下压着这根颤动的巨屌，感受着这个巨屌想要冲破自己力道向上抬头的欲望，嘉铭猛一松手，粗大的硬如铁棒的巨屌带着强大的力量反弹“啪！”的一声沉闷的打到壮汉的肚皮上！嘉铭从未见过如此坚硬的阳具，不断的掰下又松开，不大的卧室里尽是铁柱撞击着肚皮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肉欲充满了屋子。而顺强依旧在脑海深处美美做着春梦，不知道自己的鸡巴已经成了嘉铭耍乐的玩物，此刻的顺强呈大字型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壮实的身体中心部位，黑色茂盛的阴毛中有一硬如钢铁的肉柱冲天而起，一个陌生男子跪趴在两条粗壮的大腿之间，又是“啪”的一声阴茎的哀嚎，顺强那根巨大坚硬如同小树桩的粗鸡巴在空气中无助的摇动着。嘉铭看着手中这滚烫的如同烙铁的鸡巴，急不可耐地紧紧握住那条滚烫的阴茎，发疯似的猛力地套弄着醉酒壮汉粗壮的肉棍，拼命作着剧烈的活塞运动，尽情体味着从龟头尖端到阴茎根部的每一毫米的地方带来的快感。坚硬而巨大的阴茎上一根根青筋凸现，浓而密的阴毛从腹部延续到会阴消失在股沟深处，龟头由于不断地抽送已变得发紫，硕大的阴囊包着两颗卵蛋随着嘉铭手部撸动而在不住晃动而用力拍打着两腿之间的会阴部，碰撞声连续不断，两条柱子般强壮的大腿绷得笔直，这个精力旺盛的彪形大汉正在梦中舒服享受着嘉铭帮他手淫带来的强烈刺激的快乐，顺强的逐渐粗重的呼吸，伴随着生理上无法克制的间歇呻吟，大大刺激着嘉铭的感官，顺强原始欲望不断升腾，似乎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巨屌上，龟头上的马眼随着嘉铭的大力撸动终于张开，终于鼓出了一滴晶莹透明的汁液，汁液顺着光滑发亮的龟头缓缓流下，真是勇猛极了，不愧是男人中的男人，顺强的马眼一开，随着第一滴前列腺液的流下，紧接是第一股，第二股。顺强的淫液像泄了阀的洪水向下流着，这个憋了很久的男人似乎终于在今晚找到了宣泄点，壮汉的淫水不断的顺着龟头流到阴茎，再流到嘉铭勤劳的手背上，最后顺着阴囊，消失在股沟深处，嘉铭手上沾满着顺强的淫水，因为手上沾满顺强的淫水，撸动时更加顺溜，大鸡吧不停地发出啧啧的摩擦声，看着这个在自己手中变得淫荡无比的巨汉，嘉铭的几乎要射了出来，壮汉笔直的阴茎展现着雄性动物旺盛的精力，因为涂满了淫液整根阳具在床头灯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坚硬到了极致！而这才是刚刚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是顺强这个粗线条的汉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当然，此刻的顺强就在沉沉的睡梦中。欲望高涨的嘉铭一把扯掉了自己的湿了一大片的内裤，一根等候多时的鸡巴终于显露出来，两粒原本应该下垂的睾丸早就提到了阴茎根部，嘉铭鸡巴虽然没有顺强的粗壮，长度却是差不多，给人一种粉嫩诱人的感觉，打定主意，嘉铭费力的把顺强这个粗壮的汉子翻转过去，令这个壮汉背部朝着自己，嘉铭在翻转壮汉时特别的照顾到顺强树桩一样粗硬的鸡巴，小心把壮汉的老二位置摆正，虽然这个男人没有知觉，但是那粗硬的宝贝还是有被压坏的可能，嘉铭看着这个魁梧陌生男人帅气的侧脸，欣赏起横陈在自己身前的雄性肉体！醉倒的壮汉宽阔的背肌条理明显强大，有着倒三角形完美的背部曲线，凹陷的脊柱线条一直连着股沟，结实的腰部因为经常锻炼还有一对可爱的腰窝。被臀大肌撑起的屁股浑圆紧实，线条十分完美诱人，连着粗壮笔直分开的大腿，从会阴部位垂下去的阴囊自然的落在白色床单上，两颗睾丸被床单柔和的托着，背部一块块发达的肌肉堆叠在魁梧的身体上，黝黑的肌肤闪着逼人的光芒，使得嘉铭再一次发出惊叹的呼声！嘉铭双手不由自主的揉捏起顺强紧俏的臀部，顺强的两个屁股蛋子弹性十足，健康光滑，加上反射着灯光，分外诱人，令嘉铭有种咬一口的冲动，颤抖着轻轻掰开汉子闭合紧密的臀瓣，汉子股沟处的肛毛旺盛，从会阴处连着肛门一圈再向后延伸一小撮，真是充满野性！此刻的顺强面朝下趴着，两条笔直的大腿被迫分开，供嘉铭最大限制的观赏，黑色的肛毛里细小娇嫩的肛门紧紧闭合，嘉铭伸出手指在壮汉娇嫩的屁股缝中轻轻抚摸着，屁眼是这个壮汉身上最私密的部位，也是最敏感的部位，甚至连女友也未曾开垦过，酒精依旧麻醉着神经，这个钢铁一般的汉子对此毫不知情。嘉铭取出床头柜里的润滑液，轻轻挤出，润滑液聚成一大滴慢慢滴落在尾骨处缓缓下滑，清凉的润滑液一沾到那黝黑性感的皮肤，身下壮汉的屁眼本能的往里一缩，像是想要躲过这场灾难，嘉铭不可置否的伸出手指，慢慢把液体抹匀的涂在壮汉富有弹性的皮肤上，然后手指绕着壮汉的肛门打着圈圈，感受着壮汉无济于事的收缩，嘉铭心中泛起一丝快感！顺强黑亮的肛毛因为沾染了润滑液凌乱的帖在不停收缩的肛门周围，有种勾人的魔力，嘉铭本就激动地内心此刻更是火烧火燎！握住自己急不可耐的鸡巴来回在顺强的股沟处上下摩擦，这样既是让自己更加兴奋也是让身下这壮汉屁眼尽量放松，这陌生的壮汉肯定是第一次，嘉铭要像爱护一个处女那样爱护身下这个粗犷的汉子！只见壮汉背部随着呼吸平稳的起伏，宽阔的背肌高高隆起，嘉铭双手扶住汉子精炼的腰身，龟头紧紧顶在汉子的屁眼处，细细感受着汉子一紧一松的肛门，就在顺强肛门松懈的空档，嘉铭一狠心，用力猛挺腰身，龟头已经插进汉子紧闭的屁眼里，身下的汉子感受到异物，屁眼本能的猛一收缩，紧紧的夹住嘉铭的龟头，嘉铭也不冒进，停了一会，突然把龟头抽出，壮汉肛门猛地一空，像是没了主意，嘉铭趁热打铁，猛地一挺，鸡巴已经整根没入到壮汉的屁眼里，只听壮汉倒吸一口冷气，整个身体颤动了一下，性感的鬓角滚出一颗汗珠，哼了几声而后又沉沉睡去，到底是弄疼他了！也幸亏酒精极大的降低了开苞的痛楚，不知是福是祸！壮汉肛门肌肉猛地收缩似乎想把这硕大的异物挤出，嘉铭知道壮汉被开苞的疼痛，可此时的自己正在兴头上，根本无法掌握好力道，只感到壮汉下面异常紧实火热，虽然爱惜身下这个强壮的肉体，嘉铭却控制不住的缓缓推送，最终，整根鸡巴再次淹没在壮汉结实的屁股里，嘉铭感到壮汉紧实的肛门内壁全部紧贴着整条阴茎，丝毫空隙都没有，紧实火热的快感让嘉铭大呼过瘾，嘉铭慢慢的抽插着，细细感受着壮汉的变化，嘉铭抽插的愈加熟练，欲罢不能，此时的顺强的屁眼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条肥硕的大鸡吧，肛门开始逐渐的放松，由在开始剧烈的疼痛感转化成一种充实的别样快感，嘉铭感受着身下壮汉细微的变化，嘉铭抽插的动作慢慢加快，幅度也越来越大，从未有过的快感不断冲击着嘉铭的精关，看着这个趴在自己身下男人强健的后背，嘉铭一边在顺强体内一进一出，一边俯下身让自己的身体紧紧贴住顺强结实的背部，两只手早已塞在顺强粗壮的胸肌下使劲揉搓着顺强敏感娇弱的乳粒，壮汉的褐色的乳粒在嘉铭蛮横的揉掐下变得坚硬挺立，嘉铭此时已经兴奋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抽插，壮汉的背部因为最初的疼痛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此刻成了肉体与肉体之间天然的润滑剂！嘉铭忘我的激情，越插越深越插越猛，龟头狠命的顶着壮汉肛门深处的柔软的前列腺，卖力的抽插使阴茎持续升温甚至带动着大床摇动的吱吱呀呀，而藏在壮汉身下那成人手腕粗细的鸡巴也狠命带动着毛茸茸的卵囊大力！野蛮的摩擦着床板，不知是被嘉铭插得爽还是被床板摩擦的疼痛，顺强满嘴酒气的开始断断续续的呻吟，身下壮汉的呻吟声大大刺激着嘉铭，在这个壮汉屁眼有力的配合下，嘉铭到达了此生性欲的最高峰，只见嘉铭飞速的抽插猛然刹住，一切似乎都定格了，只有嘉铭的鸡巴在顺强屁眼深处狂抖出二十多股力量强大的精液，嘉铭狠狠的射在壮汉紧实的屁眼里，大量滚烫的白花花的精子涌进这个壮汉身体深处，满意的拍了拍壮汉粗壮的腰身，嘉铭直起了身子，缓缓拖出有些焉软的鸡巴，整个人都要虚脱！此刻顺强的肛门被嘉铭操的屁眼外翻，形成一个肉洞，通过逐渐闭合的肉洞可以清楚的看到粉红色的肛门内壁，和深处白色的精液，嘉铭的精液缓慢的流下，划过会阴，划过汉子毛茸茸的阴囊，静静流淌，身形魁梧的顺强依旧大腿张开着一动不动，敞开的屁眼似乎在等着下一根鸡巴的造访。满足后的嘉铭点燃一根烟光着屁股坐在顺强的大脚旁，不时看一眼这个汉子魁梧的背部，自顾的回味着刚才的点点滴滴，此刻屋内静悄悄的，只有顺强粗重的呼吸和墙上钟表的滴滴声，嘉铭看了眼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三点。嘉铭一手抽着烟，一手伸到壮汉隐秘的两腿之间，掏出壮汉两颗鸡蛋大小的睾丸，细细在手掌中来回搓动，顺强毛茸茸的子孙袋此时成了嘉铭的健身球，感受着两颗蕴含着浓烈雄性力量的弹性睾丸，嘉铭心里一阵舒坦。一支烟的时间结束，嘉铭体力已经恢复大半，此刻若是直接休息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扶住壮汉粗壮的肩膀和光滑的胯骨，一个用力，就把壮汉铲过身去，裸男粗大的鸡巴再次暴露在嘉铭的视野！也许是刚才自己抽插的太忘我，壮汉结实隆起的胸大肌上布满了抓痕，而汉子下体的床单早就被自己不断流出淫水淹湿一大片，更让嘉铭惊讶的是，身下壮汉的鸡巴经过一支烟的时间依然敬业的挺立，不愧是一头精力旺盛的种马！伸出手指轻轻左右摆弄着壮汉粗硬的阳具，顺强那令无数女人惊叫的粗大鸡巴此刻无奈的在空气中孤独的摆动，不一会，原本微微变软的鸡巴在嘉铭漫不经心的挑逗下再次变得极粗极硬，停止了摇摆，坚硬的向上竖起。因为性欲被挑弄的不断高涨，青筋纠结的鸡巴本能的不断在空气中一撅一撅，愤怒的长枪再次显示出傲人的身姿！咽了口口水，嘉铭伸出食指和中指放在壮汉粗硬的阴茎背部，拇指嵌进壮汉柔软的阴囊里，沿着阴茎根部的尿道用力一路掳到龟头，像挤用完的牙膏管一样，缓慢的挤着着壮汉不断涌出的淫液，不一会壮汉的淫水就泛滥成灾，嘉铭把壮汉的淫水尽数涂抹在壮汉粗壮的阴茎上，多余的则涂在自己的肛门周围，看着壮汉的大鸡吧在空气中有序的撅动着，似乎在乞求着嘉铭赶快坐上去。嘉铭咽了口口水，看着这条粗大坚硬的阳具，有点担心自己吃不吃的下，因为他实在太粗了！但嘉铭不忍心折磨这个粗壮的裸男，让这个陌生男人的性欲无法宣泄！咬咬牙决定把自己交给他！稍微调整了醉汉的姿势，嘉铭惴惴不安的把身下壮汉钢铁一样坚挺的肉棍扶正，缓缓的对准屁眼慢慢坐下去，感觉壮汉那硬到极致的鸡巴抵住了自己的肛门，借着汉子滑爽的淫液，顶开了自己的屁眼，一寸一寸地慢慢捅了进去，嘉铭倒吸一口凉气，一根肉棍已，经借助淫液的润滑捅慢慢进了自己身体，嘉铭疼的的头晕眼花，身上全都是汗！那根鸡巴太粗大了！阵阵钻心的疼痛从下体传来冷汗从额头滴到了身下汉子健壮的腹肌上，嘉铭极力克制着自己挤出这根大鸡吧的欲望，忍着疼痛，终于把身下这根十五公分粗壮异常的阴茎完全吞没，身子微微颤栗着，体内雄浑的鸡巴不安分的撅动着，嘉铭只能紧紧的夹住！过了一会，嘉铭紧绷的身体慢慢松弛，紧缩的肛门也慢慢放松，嘉铭如释重负的双手扶住壮汉粗壮的胸大肌，屁眼慢慢的迎合着壮汉的阴茎。顺强的极硬的鸡巴被嘉铭紧密的包围着，那是一种和任何女人做受都享受不到的感觉，这种强烈紧实的感觉深深的传入到顺强沉睡的脑子里，这是他以后跟任何女人都无法达到的紧实！嘉铭下体不再疼痛，肛门已经完全适应着壮汉的鸡巴，最初的痛楚已经被一种充实感代替，嘉铭慢慢的加大着动作幅度，原本疲惫的鸡巴已经被壮汉插得再次勃起，嘉铭的屁眼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兴奋，已经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羞臊和矜持，忍不住的放声浪叫着。“……啊……啊……啊……啊……干啊……干我……”嘉铭扭动着屁股坐实了身下的大鸡吧，在卧室里随着床板支呀摇动浪叫连连，嘉铭用自己的屁眼左右掰动着壮汉热的像烙铁的大鸡吧，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壮汉小腹油亮的阴毛摩擦着嘉铭雪白的屁股瓣，让嘉铭一阵酥软，顺强两颗种马一样的睾丸不断提起，又不断被嘉铭的屁股蛮横的往下挤压，变得紧实的阴囊更让两粒鸡蛋大小的睾丸原形毕现！感受着壮汉整幅阳具的变化，嘉铭更加兴奋，这幅硬邦邦又雄伟的强壮身躯正被自己一步步推向高潮！顺强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嘉铭依旧忘我的呻吟，做到激情处，嘉铭把自己的右手举像空中，像骑着一匹飞奔的骏马，身体上下前后狠命的起伏，右手时而狠狠抽打着壮汉肌肉盘结的大腿，像马鞭一样发出“叭”的脆响！汉子的右腿被拍打的通红一片，强烈抽插的快感一次次冲击着汉子紧闭的精关！梦中的顺强只觉得诗琴终于肯满足自己，不顾一切倾泻体内的能量！嘉铭兴奋地忘了时间，突然，在一霎那，嘉铭清楚的感觉到身下壮汉勇猛的鸡巴狠命的一次撅动，伴随着这次大力撅动，明显能的感觉到体内火热的鸡巴再次粗长了整整一圈，一种前所未有的膨胀感充斥着嘉铭的屁眼，而一晚上没什么动静的壮汉身体瞬间有了动作，强大的射精的欲望催促这个巨大的身躯，顺强猛地反弓，全身肌肉紧绷，把力量集中在坚挺的鸡巴上，拱起的胯部轻易的托起了嘉铭，嘉铭只觉得一股滚烫的液体带着强大的力量猛地进入到身体深处，好强劲的射精！一次、两次、这个男人的生命精华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嘉铭的体内，把自己的精华尽数送给嘉铭的屁眼，嘉铭只觉得肛门都要被这精液充满，无奈只能猛地起身，把这根鸡巴拔出，因为插得太深拔出时发出了波的一声，巨大的空虚感瞬间充满嘉铭的屁眼，只见身下壮汉全身肌肉依然紧绷，在没有任何刺激下仅凭本能再次射出几股强劲的精液，这个壮汉的精华从龟头处井喷，带着乳白色优美的弧线落在床单上，枕头上，肚皮上，隆起的胸肌上……忽的壮汉身体猛地一落，结实的屁股重重的落在嘉铭的床板上，此刻壮汉的头轻轻抬起，眯着眼微微张开一点，却再次闭上，重重的睡了过去。但壮汉的鸡巴依旧挺立，未射完的精液在龟头尖端的马眼处汩汩的流淌，拉出一条白色的线，流到了阴毛里。嘉铭看的发呆，体内壮汉大量宝贵的精液流出了肛门，顺着大腿滑落，嘉铭在壮汉身旁躺下，把壮汉帅气坚毅的脸膛扭到自己这边，汉子粗重的呼吸呼到嘉铭脸上，嘉铭闭上眼睛，慢慢吻上了汉子紧闭的柔软嘴唇，感谢这个陌生人带给自己激情的一夜，整个屋子此刻全部是浓烈的精液气味，看着这个浑身落满精液的汉子，嘉铭抑制不住的再次勃起，不停舔弄着汉子可爱的耳垂，看着顺强一步步疲软的阳具，嘉铭缓缓撸动自己的鸡巴，尽数把精液射在了陌生汉子半勃起的鸡巴上。嘉铭长舒一口气，这个壮汉终究不属于自己，起身去洗手间拿了条湿毛巾，准备打扫战场，嘉铭细心擦拭着汉子健壮的身子，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此刻汉子的阴茎已经无精打采的缩起来，比最初看到的短了一些，撸起汉子的包皮擦拭，自己射在汉子屁眼里的精液也已经顺着汉子的大腿流下，全身精液擦拭完毕，湿毛巾上全都沾满了乳白色的精液，似乎一扭就能扭出壮汉浓白精子，嘉铭特意没给汉子穿上内裤。洗了个热水澡，嘉铭便全裸的走出了浴室，幸福的躺在了汉子身旁，拉过毛毯盖好两人，嘉铭枕着汉子的臂弯，手抓着汉子的粗鸡巴，沉沉的进入了梦乡。公交车的报站声传到了熟睡中嘉铭的耳朵里，努力睁开了眼睛，钟表指向着七点钟，昨夜带回来的汉子还在微微打着呼噜，原来这不是梦，嘉铭嘴角会心一笑，歪着脑袋打量这个路边捡的汉子。清晨的阳光斜射在汉子刚毅帅气的脸上，使原本威严的面庞多了几分柔和，昨晚盖着的毛毯不知踢到了哪里，健美的身躯再次呈现在嘉铭眼前，而汉子的下体高高翘起，也不知道勃起了多久，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在自己床上晨勃了，阳光照在这个粗的像小木桩的阴茎上，更显诱人，嘉铭觉得好笑，真是一匹让人无可奈何的种马啊，此时没有肉欲，而是用一种欣赏的眼神看着顺强的身躯，打开手机，随手给汉子完美的身躯拍了张照片，留下昨晚最后一丝记忆。照片是从床尾拍的，顺强安静的沉睡着，大腿间粗粗的鸡巴翘起，随便一个角度就很有诱惑力，嘉铭捡起掉落在床边的毛毯，小心的给汉子盖上，汉子呼吸均匀，睡得安稳，确实是喝，得太多了，柔顺的毯子盖住汉子强壮的身躯，身体中间的大帐篷分外显眼，嘉铭无奈的笑笑，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穿好衣服去了厨房。顺强清醒后，打量着周围，见屋子主人不是个女人，松了一口气，心中已经猜出了七八分，起身准备穿好衣物，原本盖着身子的毛毯自然滑落，顺强这才发现自己下身早就是一丝不挂，而下身的阳具也被尿液憋得被迫勃起，跟诗琴在一起的这几年已经很少穿着内裤睡觉，一来诗琴觉得碍事，总要自己脱下，就算自己不脱，诗琴也会在自己睡着了之后给自己脱下，二来也发现这样也舒服，于是就被迫养成了裸睡的习惯，现在就算有时穿着内裤入睡第二天醒来也早就在睡梦中被自己踢掉，粗线条的顺强丝毫没有怀疑那个做饭的青年，反倒是想到自己一夜裸睡，心里反倒觉得对不住那青年，还没说话就对青年的好感再次增加。就在顺强看着自己的鸡巴发愣的时间，听到这边动静的嘉铭推门而入，嘉铭再次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个全裸站在自己面前的汉子，这头顶天立地的魁伟汉子的身材可能只有用虎背熊腰这四个字来形容才恰当，精赤的身体在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下折射出黑黝黝的光茫，两块硕大发达的胸肌像小山般地隆起。健腰阔背，沟渠分明的腹肌也因呼吸而更为隆显，两条颇有份量的健壮手臂自然地垂下，手背上青筋密布，裆部而下，是两条粗长健壮的大腿，还有坚实有力的发达小腿，上面都布满了油亮的腿毛。整个身体都显露出古铜黝黑的健康肤色，腹股沟下面是浓浓密密的黑色阴毛簇拥着一根挺直粗壮的阴茎，在没有任何支撑之下，像根粗树枝般的直直挺立着！一种压迫感强烈的朝自己扑来！屋内的温度似乎随着这个裸男而升高！“你……你先穿……穿好衣服吧”嘉铭语无伦次的说道，目光又悄悄扫向那条大阳具，顺强见这个白皙的青年时而盯住自己勃起的下体，无奈自己的兄弟在这个时候勃起，本能的微微向后退了一下，他的脸涨得更红，自他发育起，自己那宝贝就长得比别人的更加粗大，嘉铭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看着那个陌生的青年在门口不知所措，顺强抓起运动短裤飞快的套上，顺强特意避开了那条红色小内裤，且不说在勃起时根本穿不下，就是那性感的样式让这个青年看到就会更加尴尬，趁青年不注意顺强把红色小内裤扔进了写字台下的垃圾桶，三下五除二的穿完衣服，顺强闷声问了句洗手间在哪，那青年指了个方向，顺强就迫不及待的跨着大步走了过去，胯下勃起的阳具顶着薄薄的布料跟着步子左右摇摆，滑稽的样子给这个魁梧的男人少了几分压迫感，多了几分山东汉子的可爱，不一会就听到洗手间里倾泻而下的尿柱击打水涡的声音，持续又强劲嘉铭刚把做好的早餐摆在餐桌上，那个大汉就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嘉铭特意瞄了眼汉子的裆部，已经没有异样，两人大眼对小眼，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气氛十分尴尬，正当嘉铭想开口说点什么缓解气氛时，汉子先开口了：“这个兄弟，我怎么会在你家？”顺强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看着汉子带有疑问的眼神，嘉铭倒有些害怕起来，身形的差距非嘉铭带来强大的压力，都怪自己没把持住，这汉子要是个坏人可怎么办，自己在壮汉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我……下班看你躺在路边，担心你出事，才……把你带回来的”嘉铭支支吾吾的说出了一半实情，不然总不能跟他说，老子是看上了你的姿色才带回家享用的，估计自己这样说能被面前这魁梧的汉子一拳打死，“哦，还有，我想给你朋友打电话，可是你的手机上了锁……”怕汉子不信，嘉铭连忙补充一句。顺强把理由归结到自己身子太膀实，吓着他了。青年说的与自己的猜想完全吻合，而且昨天喝酒时维强带出去的，身上也没带钱，自己一个一穷二白的大男人也没什么可图，尽管膝盖和屁股有些疼痛，但可能是自己酒后摔倒造成的，想到这，顺强把大手伸到嘉铭面前，“你好，我叫顺强！别的不多说了，谢谢你，明天一起吃个饭！”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说起话来竟也这么霸道！嘉铭握住了汉子伸出的大手“我叫嘉铭，大哥你说话言重了，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吃点早饭吧““你叫我顺强就成，感谢的话我也不多说，以后什么帮得到的地方，我顺强绝不二话！”山东汉子实在，也没有推辞，拿起一个馒头就坐在了嘉铭对面的椅子上，开始大口大口的咀嚼起来，嘉铭看的入神，这饭量真大！顺强发现嘉铭看着自己发呆就开口提醒“兄弟别光看我吃，你也吃点！”被顺强一喊，嘉铭心虚的手一哆嗦，筷子掉到了地上，只得弯腰去捡地上的筷子，不经意的抬头看了眼汉子裤裆，嘉铭的鼻血都要喷出来！此时的嘉铭才注意到顺强这家伙竟然没穿内裤，粗壮大腿上的运动短裤短而宽松，右侧宽松的裤管往里不到三厘米处，顺强乖乖躺在椅子上的两颗大睾丸连同垂下的阴茎一并暴露在嘉铭的视野，再往里是黑乎乎的一团，克制住自己扑过去含住那懒懒大鸡吧的欲望，这家伙太能诱惑人了！嘉铭缓慢的直起身来，顺强见嘉铭捡完筷子脸竟然红了起来，只当是这个小伙子害羞，也没有在意，继续低头吃着。一顿早饭吃毕，顺强洗了把脸就提出了告辞，说是早饭，其实已经接近十点半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没有那么熟悉，嘉铭也不过多挽留，领着顺强下了楼。步行了一小段路，就到了两人昨晚相遇的海鲜街，想起昨晚还是自己驾着这壮汉走路，今天两人已经并行，人生真是奇妙，嘉铭在心中一阵唏嘘。将近中午，天气也有些潮热，由于建筑物的遮挡，此时海风也不光顾这里，尽管如此海鲜街依旧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副热闹景象，顺强迈着大步紧跟着嘉铭，由于没穿内裤，裤子里的老二不停摩擦着网状短裤里料，已经不自主的微微勃起，顺强健壮高大的身形在人群中本就抢眼，那微凸的小帐篷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顺强这个粗壮的汉子却对此浑然不知，此时顺强见此地自己已经熟悉，就掏出手机给维强打了个电话。“维强，我在海鲜街的家佳悦超市门口，你过来接我一下。恩。没事。到了再说。挂了电话，顺强就让嘉铭先回家，说是明晚请嘉铭吃顿饭，算是感谢也算是增进感情，其实原本打算今晚直接搓一顿，可是自己喝的太多，现在头还疼，只能作罢。嘉铭想了想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决定陪顺强一起等他朋友过来再走，领着顺强在超市门前一处阴凉的台阶上坐下，嘉铭点了一支烟，顺强则闭着眼一只手扶住额头按摩着鼓涨的太阳穴缓解头痛，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起来，等待着顺强朋友的到来。嘉铭后来回想要是自己当天直接回去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命运的安排真是精妙绝伦，没有丝毫偏差。夏天天气潮热，烟抽着都没什么滋味，嘉铭无聊的看着过往人群，人群中三三两两的女生总是对自己这边指指点点，或是有人捂嘴偷笑，这个虎背熊腰的粗壮男人可真有吸引力，还有帅气的脸庞，这个男人确实是极品，嘉铭暗想，换做自己也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这边看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神色怪异，夸张的是几个刚买完菜的大妈就在面前不远处停下，也不离开一个劲的往这边指点，甚至几个小姑娘拿出相机快速的拍张照片后转身逃跑，时间愈久嘉铭愈发觉得不对劲，饶是这个肌肉男显眼"，这吸引力也太高的离谱了吧，嘉铭好奇的走到几个大妈的位置，朝顺强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身运动装的顺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那条短裤上！此时的顺强双腿自然的大张，由于采取的是蹲坐，原本就短的短裤此刻被性感的臀部勒紧而变得更短，通过右边宽松的裤管可以清楚的看到一条粗壮的阴茎无精打采的耸拉着朝下，半包着的龟头已经完全探出裤管！像是在美美的晒太阳，一高一低一大一小的两颗巨大睾丸懒懒的躺在阴囊里，被中线完美分割。毛绒又硕大得阴囊因为炎热变得更加松弛在裤管里自然下垂，一大坨肉已经要贴到下面的台阶，再往里还能清楚的看到一大片黑乎乎的油亮阴毛，一副完美成熟男子硕大的生殖器官就摆在路边像个廉价商品一样任人观赏！那条运动短裤丝毫没有遮掩作用，反而给这幅成熟的生殖器添加了别样诱惑！嘉铭乐于欣赏这幅美景，可绝不愿意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和别人一起分享，急忙上前拉起浑然不知还在迷糊的陈虎，那几个买菜大妈恨恨的瞪了眼嘉铭，三两成群的低声交流着，“你看见那大小伙的大家伙了吗！粗的跟牛鞭似的！”另一个大妈紧接着说“想不看也不行啊，看白不看！那玩意切下来我看能称两斤！”“给我家老头子炖个汤补补”几人不时发出一阵浪笑，慢慢走远，顺强被人猛地拉起，脾气暴躁的他自然恼怒，刚要发作见是嘉铭，才神情好转，嘉铭无奈的看着这个粗线条的山东汉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这时，一辆警车慢慢靠近两人停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警察走下车门，朝两人走了过来，警察身材匀称，个子高大，肌肉块头虽然没有顺强那么发达却也十分饱满，整个警服被身子撑起，更显阳刚威武。随着年轻警察的靠近，嘉铭看清了来人脸部轮廓鲜明，一双深邃的双眼，高挺的鼻子加上微微翘起的的嘴唇，一个标准邻家大哥哥形象，嘉铭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被狂喜所代替，“维强！”嘉铭激动地大声叫了起来，维强这才注意到顺强身旁的青年“嘉铭！你怎么在这！”维强此刻没有理会顺强而是跑过去给了嘉铭一个大大的拥抱！没想到能在这遇到嘉铭！两人自小就在一个小区长大，关系好得很，后来维强参军，因为上大学嘉铭一家也搬离了原本的小区，二人也就失去了联系，好几年前嘉铭试图联系维强，却发现原来的小区早就拆迁了，也许是上天眷顾，让两人再次重逢，嘉铭没想到儿时自己崇拜的大哥哥竟然当上了警察，发自内心的替维强高兴！嘉铭小时候就和维强上的一个幼儿园，又是邻居，关系自然亲密的如同亲兄弟，嘉铭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经常把嘉铭放到维强家托维强父母照顾，两家关系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按说这样的关系是不会失去联系长达几年，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话还得从嘉铭上高中开始说起。男孩子进入高中已经是青春期发育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了，维强是学校的体育生自然身体各方面发育的都比嘉铭要好，在高中时已经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少年时的维强相貌英气逼人，体格又好，自然成了学校很多女生爱慕的对象，嘉铭因为维强在学校里手女生欢迎页很替他高兴，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对自己身体的发育感到好奇，嘉铭和维强也不例外，经常在洗澡时比对鸡巴的形状、大小，好好对照着生理课本，生怕自己的小宝贝发育不好。青春期的孩子大多数是这样，整天胡思乱想，虽然懵懂却不也不会有更加深入的动作，直到高一时的一个周末。周六晚上，打了一天篮球的维强一如既往的到嘉铭家里抄作业，虽说嘉铭成绩属于中上等，但怎么样也比维强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强得多，到嘉铭家抄作业已经成了习惯，嘉铭也乐得有这个哥哥陪着，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一个月回家一次就了不得了，久了也自然地对维强产生了依赖感，这天维强一脸神神秘秘的，也不急着抄作业，而是拉着嘉铭进了卧室，嘉铭见他那神秘的样子忍不住就问:怎么了，维强。“今天跟别人打球弄了个好东西，来，坐下”维强一边小心的从书包里拿出一张光碟，一边鼓捣着电视上面的VCD，见电视上有了画面，维强转身坐在嘉铭身旁，一个劲的盯着电视画面，嘉铭看他那猴急的样子顺着维强的目光看向了画面，画面里女人的大奶子塞满了整个屏幕，嘉铭哪见过这个，脸刷的一下就红了，羞的几乎要关掉电视机，原来维强要自己看这个，早年的片子比较直接，往往上去就是性交画面，直到画面中出现男配角嘉铭才又好奇的看下去，只见那个男人三下五除二的直接脱掉了内裤，电视画面给了这个成熟的生殖器一个大大的特写，挺立的生殖器硕大无比，嘉铭还是第一次仔细的看到成年男人的鸡巴“，这家伙怎么这么多毛，跟维强的差不多”嘉铭暗想，悄悄转过头去看维强，这个早就按捺不住的小伙，右手已经伸到了裤子里，而宽松的运动裤早就被挺立的阳具撑起一个帐篷，嘉铭心里一阵激动，画面里的女人把男配角的鸡巴含弄到嘴里，上下套动，嘉铭的鸡巴也因为画面刺激慢慢勃起，用手稍一挑逗，竟然不争气的射了出来，弄湿了内裤，反观维强那边，盯着画面的眼睛都要喷出火，到底是个体育生，发育的比嘉铭快了不知多少，维强的喉结上下耸动，裤子里的手也加快了速度，想象着自己的阳具有个女人在用大奶子玩弄，正当维强绷直双腿准备发射时，哪想到这天杀的盗版碟竟然卡住了！操他妈的店老板！维强猴急的胡乱摆弄着遥控器也是无济于事，嘉铭看着这个被欲望折磨的壮小伙抓耳挠腮的样子，觉得好笑，自己也射过了，只得安慰他说“碟是修不好了，维强，去冲个澡吧，这打球弄得一身汗”说完，自己先进了浴室，两人关系好，在一起洗澡早已司空见惯，维强没有办法，脱光衣服进了浴室，因为刚才电影闹得下身依旧难受，隔着浴室玻璃，看见里面一具白花花的肉体背对着自己，盯着嘉铭的臀部，维强竟然再次的充血勃起，嘉铭见维强迟迟没有进来，转过身看到维强呆呆的看着自己，维强是体育生，身材匀称，肌肉饱满，体毛偏多，浓密阴毛里的肉棒已经是高高举起，因为已经是发育的最后阶段，那根天生偏黑的肉柱已经发育成熟，比一般的成人还要粗大！粉红色的龟头因为勃起已经完全裸露在外，呈现出一幅三角形的模样，头尖尾粗，尽管两人经常在一起洗澡，可维强完全勃起这还是第一次，见嘉铭看见自己的窘样，这个平时在篮球场上威风的男子汉有点不知所措，赶紧转过身去，让嘉铭先洗，自己一会进来，嘉铭哪肯让这个发情的小伙子逃跑，玩心一起，上前一把抓住维强的阴茎，勃起的阴茎被人一抓，顿时觉得浑身酥软，龟头还本能的顶了一下嘉铭的手心，本想阻止嘉铭的手停了下来，半推半就的就进了浴室，“维强，你的鸡巴真硬啊”嘉铭嬉笑着说。“你小子别闹了”虽然不舍，维强还是移开了嘉铭的手，假装生气的说。嘉铭撇撇嘴，反正刚刚自己都射了，就使劲逗逗维强，打定主意，嘉铭故意时不时的碰一下维强下面，本就欲火难耐的维强哪受的了这个，像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一样，背贴着浴室墙壁，假装推搡着任由嘉铭摆弄，嘉铭也感觉到维强的异样，收起了玩心，不再挑逗维强，气氛突然变得暧昧，还是维强先开了口：嘉铭，你能学着刚才电视里那女的，给我舔舔么。维强试探的问，见嘉铭没有反应，维强一咬牙，又说：“给我舔完，我也舔你的”维强心一横，说完等着嘉铭开口，花洒落下的水柱打在少年的胸肌上，两粒粉红的乳头已经微微凸起，水珠不停地顺着这具年轻的肉体下滑，嘉铭没有说话，而是顺势把手放到了维强富有弹性的腰身上，抬起头轻轻吻着维强的脖子，一路向下，在乳头处稍作停顿，嘉铭径直蹲下，学着电影里女人的模样一口含住了维强早就肿胀坚挺的阴茎，强忍着第一次口交的恶心感，缓缓上下套弄，维强长长的阴毛不时撩着嘉铭的鼻子，嘉铭伸手把阴毛盖住顺便揉捏着维强的阴茎根部，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充实着维强的内心，这个高个子男生舒爽的仰起脖子喘息，尽管有时会被嘉铭弄得疼痛，却是欲罢不能，这比自己手淫爽了何止一百倍！就在这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不听使唤的猛烈冲击着精关，因为屁股顶着身后的墙壁，维强的鸡巴还未抽出，一股又一股的新鲜精液喷薄而出，维强腿软的几乎跪下！这才含了不到一分钟，淬不及防的嘉铭被维强的精液呛到，还吞掉了少许，不停地咳嗽，维强拍打着嘉铭后背，满是自责。被维强呛到的嘉铭也没了心思，从浴室出来的两人像做了坏事，谁都没有说话，维强收拾起了作业，尴尬的说了声“走了就匆匆关上门，回了家。谁年少时都会有秘密，或有一些可以被时间原谅的错误，当时的我们活在一个自我编织的假象里，义无反顾的一错再错，身在局中，执迷不悟，这可能也是青春的一部分。第二天一早，维强下楼就远远看见嘉铭背好书包，在老地方等着自己，心里相当下长舒一口气，这预示着嘉铭并没有生气，两人像往常一样一起上学，可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少年时对性本来就没什么概念，心里只当是一次羞人的游戏，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体格壮的跟小牛似的维强性欲旺盛，课堂上都会不自主的腰勃起，期间维强也自己打过飞机，可已经初尝人事，打飞机怎么也无法彻底泄欲，总是觉得少点什么，要是嘉铭在就好了，这个弟弟可体贴了。维强被折磨的要发疯，终于在一个周末借着一起洗澡时，故意把鸡巴撸硬，这个壮小伙也不害臊，眼巴巴的瞅着嘉铭，“帮我弄一下”维强到底是实在，终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愣愣的看着这个自小一起长大的哥哥，此刻挺着鸡巴可怜兮兮的看着自己。嘉铭点点头，就同意了，表面平静，心里却乐开了花，嘉铭腼腆，要他要求维强简直是不可能，其实这一个月嘉铭一洗澡就会出现那天的情景，维强主动提出，也正合了嘉铭的心思，握着维强挺立的鸡巴，嘉铭笨拙的上下套弄起来，这个在篮球场上耀武扬威的小伙子，这时整乖乖的把鸡巴送到嘉铭手里，配合的上下抽动，一种久违的满足感，小伙子到底是敏感，没几下就把压抑了一个月的性欲射了出来，有了第二次，这事就像吸毒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维强鸡巴一硬就想到了嘉铭，两人变着花样的玩，一来二去，嘉铭家的浴室就成了两人的秘密场所，两人都小心守候这份秘密。这一年，两人的身体都在快速的发育着，不知不觉就渡过了高一，本地的高中规定，高二这年就必须住校，位的是提前适应高三的高考压力，这对维强来说是好事，终于可以避开父母的眼线，两人又在一个宿舍，自然很方便。维强比高一时长得更高了，加上本来就帅，还有种坏男生的可爱，追她的女生在高二时慢慢变得多了起来，课桌上经常放着情书，连自己打篮球时场外也会有女生加油助威，这个篮球场上所向披靡的男生在情商上却不怎么高，性欲都交给嘉铭满足也不会像其他男生那样想太多，高二这一年是两人最疯狂的一年，维强胆子大，可以在任何场地让嘉铭帮自己射精，教室里、课桌上、厕所里、操场上、以及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都留下了维强辛勤的精子，这一年，嘉铭给维强打飞机的次数比自己打飞机的次数都多，嘉铭清楚维强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G点，对付维强比对付自己还要得心应手，随着身体的发育，维强的鸡巴也在慢慢变化，嘉铭习惯在维强右边吸允维强的奶头，以至于维强右边的奶头比左边明显大了很多，就连维强鸡巴勃起的角度也是明显偏右，可以说，维强青春期定型的高潮点和影响一生的鸡巴形状都是嘉铭一手调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怪两人粗心，维强帅气的外形引来很多女生追求，终于有一天，一个胖胖的妹妹看见两人进了篮球室，就悄悄跟了过去，趴在门缝里偷偷看自己喜欢的男人，追维强的那么多，自己又胖又不起眼，只能这样偷偷的多看几眼，结果看到这个平常坏坏帅帅的男生竟然进了篮球室就脱了裤子，粗大的阳具被另一个男生摆弄着，女生当下就惊的叫出声，里面的两人听到动静吓了一跳，维强赶紧提好裤子，追出去把女生抓了进来，维强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愣愣的看着女生“我们只是玩玩，你别告诉老师”维强有点语无伦次，嘉铭这边也乱了阵脚，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呆呆的站在一边，女生定了定神，其实就算说出去也不会有人信，但看到维强有些害怕自己，心里就一阵得意，看着维强还没提好的裤子，试探着说“我不告诉老师，不过你也得给我玩。维强心稍微宽了点”玩什么？”维强好奇的问“就是你们刚才在玩的”女生声音有些颤抖，不敢相信自己美对他表白到先提出这个要求，不过就算表白了他也不会接受，不如试试“不行的话我就去告诉老师”女生见维强没反应，赶紧补充一句，事到如今，维强只得咬牙答应，只不过没想到第一个摸自己的女生是在这种情况下，见这个一米八多的小伙子答应了，女生也没客气，没管旁边的嘉铭，直接上前扒掉了维强宽松的运动裤，可怜这样一个大小伙子，一下子就把自己最隐私的部位暴露在一个女生面前，由于刚才的惊吓，阴茎早就软趴趴的垂下，维强的阴囊毛少干净，垂下去比阴茎要长一些，女生捻起维强疲软的鸡巴仔细打量，这就是生理课本里说的阴茎，还是第一次看到实物，女生一会翻翻阴茎，一会好奇的捏捏睾丸，维强的鸡巴比皮肤要黑一些，女生嘴里不时的发出赞叹声，这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啊，毛茸茸的真是可爱，女生是打心眼里喜欢维强，体格健壮的维强就任女生摆弄，血气方刚的小伙，虽然强忍着，鸡巴却不可控制的勃起，女生感受着维强鸡巴的变化，这个小东西这一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坚硬挺拔的大棒子，一摸还发烫呢，嘉铭在旁边看着这个场景，维强光着屁股倚在桌子上，头扭到一边，老老实实的人女生摆弄不吭声，维强的鸡巴已经完全发育成熟，完全勃起的鸡巴微微向右倾斜，挺拔的龟头高高翘起，形成一个弯刀形状，看起来有十七八厘米，两颗高尔夫球大小的睾丸垂在下面，柔软又有弹性，维强的男性象征就完整的暴露在女生的视野，女生只觉得勃起过程好玩，再次揉捏了几下，那饱满的尖尖龟头上冒出了一滴透明的液体，女孩子一见出了水，以为自己把这个帅哥玩射精了，此时的维强已经在嘉铭手上征战数千回，不会轻易射精，那是无法控制的前列腺液，阻止了女生依依不舍的小手，“就这样吧”维强皱着眉头说，女生见自己便宜占足，也就嘿嘿一笑，你就放心吧“大”帅哥，特意把大字拉长，女生到底年纪小，脸红着出了篮球室。维强看了眼还在旁边的嘉铭，自己刚才当着最好的朋友面被一个女生给猥亵了，想想就觉得羞愤，篮球室是自己拉着嘉铭硬要进来的，维强一肚子闷火无处发泄，气呼呼的走了出去。自从篮球室的事发生，高二学年最后一个长假，维强不是去玩游戏就是打篮球，有意无意的躲着嘉铭，到了高三时维强就没找过嘉铭，而是陆陆续续的交了几个女朋友，高中时期大家还是很保守，所以在一起也就摸摸亲亲，还是不会越雷池一步。高三整整一年的时间，除了周末上下学一起回家，其余时间嘉铭忙着复习，维强依然玩着篮球，随着对性认知的增高，两人就越走越远，联系也时有时无，高考后不久嘉铭一家就搬离了原先的城市到了威海，后来听说维强去当兵了，自此就没了消息，如果那时在篮球室没被发现，不知两人又是怎样一副光景？后来的一次见面是在嘉铭的二流野鸡大学放暑假时，嘉铭回老家搬东西，抬着大箱子下楼时正好遇见了已经是军人的维强，都说当兵的变化大一点也不假，穿着迷彩服的维强身材更加挺拔，本就帅气的脸庞更增加了许多阳刚正气，目光也变得坚定沉稳，以前的维强彻底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汉！这个儿时就高大的男人此时像座大山一样站在自己身前，嘉铭内心一阵激动，却不知怎么开口，“我帮你搬吧”入耳是久违的声音，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维强不等嘉铭开口双手已经抱起了箱子，在嘉铭手中沉重的箱子到了维强的手里显得轻松许多，把箱子搬到楼下车上，嘉铭提议两人喝一杯，毕竟很久没见了，在楼下小卖部买了几瓶酒，又去饭店打包了几个小菜，回到嘉铭家支了张桌子，两人就边喝边聊起来，几瓶酒下肚，气氛也热烙起来，两人许久没见话题自然就多了起来，直到两人都晕乎起来，嘉铭得知维强还是处男，就问他条件这么好怎么可能女孩子追求，晕乎的维强说了句，她们谁也没你厉害！嘉铭一愣，借着酒劲说，一起洗个澡吧！这是两个人当年的密语。也许是酒精的作用，维强默不作声的点点头。久别重逢，大多都是醉，酒后也常常说出一些实话。由于房子偶尔还会出租出去，所以一些基本的设施还是保留的，维强在部队憋的够呛，进了浴室就火急火燎的开始脱衣服，如果说当年是年少无知，现在维强只能用酒后乱性来解释自己内心的激动，一会强健的身躯上只剩下一条军绿色的四角裤，脱去衣物的维强裸露着强健的身躯，比当时强壮了数倍，肩膀更加结实，胸肌更加宽阔发达，两粒乳头坚挺，右边的乳头稍微比左边大了一些那是嘉铭留下的痕迹，腹肌变得结实有力，肚脐下的毛发旺盛一直延伸到军绿色四角裤，内裤里突出的一大陀显得成熟饱满，两条笔直有力的毛腿下的大脚支撑着这个男人有力的身躯。嘉铭把耳朵贴在维强的胸部，倾听者维强有力的心跳声，抬头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儿时玩伴，内心涌现出一种别样情绪，轻轻顺着肚脐下的阴毛往下，嘉铭把手伸进了这个汉子的内裤里，下垂的阴茎紧贴着睾丸，一种湿热柔软的感觉从手心传来，睾丸比以前还要大了一些，龟头也粗了，维强的隐秘部位嘉铭再也熟悉不过了，轻车驾熟的摩挲着龟头，维强的鸡巴果然听话的勃起，还是微微向右偏移，着可是自己的杰作啊，这家伙的G点一点没变，嘉铭有信心在一分钟内让这个强壮的汉子射精，这具身体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没有人能比嘉铭更了解维强的G点以及在什么时候该刺激他哪里！这也是维强换了许多女友的原因，性发育时期的习惯让维强总觉得少点什么，自己手淫也总是不到位，今天久违的感觉何尝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呢！脱掉维强被顶起的内裤，这根阔别的已久的鸡巴又回到了自己的视野，这个军人身体变得更加强壮，连鸡巴也更加粗大，维强小腹下黑油油的阴毛茂密浓重，一根鸡巴硬硬地直指天空。直挺挺的十分威武！而且它还又粗又硬！高高的竖起，就像一支准备飞起来的的火箭！嘉铭趁机会上前用两手握住维强发了情的那根发烫的十八公分的巨屌，它的龟头还露在外头呢！整根巨屌变化最大的就是龟头，比原先胀大了一倍有余！整根肉棒有如擎天一柱似的高耸，嘉铭只觉得这根大屌肿胀的不成样子，这家伙喘着粗气，到底是憋了多久！嘉铭心中一阵不忍，开始根据这个男人的G点有顺序的挑逗，维强哪经得起这力度刚刚好的挑逗，只觉得自己的老二完全听命与嘉铭，已经不受自己控制，出了享受别无他法！维强的确是憋了很久很久，无法彻底宣泄的性欲在今晚全部从体内涌出，那粗屌昂然竖立于两条张开的大腿间，龟头早就在嘉铭的挑逗下流出淫液，流出的液体让他柔软的龟头粘呼呼的，阴囊也在大腿所形成的V字形中上升下降着，而那根粗壮肉棒更是一阵又一阵地颤抖着，嘉铭打开花洒用水柱抚慰那激烈勃起的部位，一会又用用手掌包着那根粗屌，顶把花洒的水柱对准肉棒顶端喷射，另一只手则猛搓着那涨粗的茎部，怒红的龟头随着他的节奏爽快地抖动着。维强呼吸加快胸膛.起伏着，所有的感官刺激都穿过他的射精管，龟头上那敏感的马眼无声地张开，一阵超爽的感觉直上脑际，紧接着就是男性精液的倾泄。第一股精液强劲地射到天空，维强就好像不能停止射精一样，一股随着一股有力地涌出，滚烫的精液像廉价的自来水一样喷个不停，有些喷到了嘉铭的大腿上，从维强的勃起到高潮都在自己的掌握中，看来自己的技术并没有生疏，嘉铭嘴角泛起满意的微笑，让这个大家伙先排一排多余的精液，一会可别控制不住射了。替男人冲洗着身子，约莫过了十五分钟，本以为完事的维强傻乎乎的准备穿衣服，嘉铭却阻止了他”维强，再陪我一会“维强一听就明白，嘉铭还想要自己射一发，不等维强回答，嘉铭的双手已经从背后捏住了自己的两粒乳头，伸出的舌头也含住了自己的耳垂，这小子，维强内心苦笑一声，才射过精的老二再次不听指挥的勃起，甚至没有外界刺激，微微的酸痛感也是恰到好处，嘉铭单手握着维强硕大勃起的龟头，牵着维强的鸡巴出了浴室，维强只能挺着鸡巴跟着嘉铭进了卧室，进了卧室嘉铭一把这个强壮的汉子推倒在床上，维强也顺势倒下，嘉铭迫不及待的一口含住了还带有水珠的阴茎，慢慢吸出还残留在尿道管里的精液，轻轻用舌头舔弄着龟头处的系带，维强被刺激的忍不住开始呻吟，这样一个鲜美的大屌，真是男人中的极品，嘉铭忘情的吸允，一手搓动着两颗硕大的睾丸，一手轻轻顶着临近肛门处的穴位，那里几乎是维强的死穴，只要不停地按下，这个种马一样的汉子就会浑身酥软，泄了精华，坚硬发烫的巨根还在不断地努力向上坚挺，两颗睾丸一荡一荡的，虽然那巨大的生殖器已经到了射精的临界点，可是怎么也射不出来，维强明白只差一步了，可嘉铭却怎么也不肯做那最后一部，维强此刻只想一泻为快，这个壮小伙难受得双腿不住颤动，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喘息。嘉铭依旧不紧不慢的摆弄着手里这个粗壮的小伙子，“我，我他妈的实在忍不住了，嘉铭，我，我想射精，让我射”维强的肌肉紧绷，两腿不断拼命朝中间靠拢，想努力喷涌出精液，却于事无补，只能求助嘉铭，嘉铭看着身下这个满身精力无处发泄的彪壮青年，阴茎因为肿胀而颤抖，“维强，把处男之身给我吧”嘉铭淡淡的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好好，随你！我太他妈难受了！”性欲高涨的维强甚至都不知道怎么给就低吼着答应了下来，嘉铭去浴室取出了一些浴液，涂抹在维强挺立的鸡巴上，吩咐维强闭上眼，处在紧要关头的壮汉对嘉铭言听计从，乖乖的闭上了眼睛，挺着大鸡吧躺在床上任由嘉铭折腾，扶住了维强粗壮的鸡巴，对准自己的屁眼，甚至没做什么前戏，直接狠狠的做了上去，也亏的有大量浴液做润滑，不然一次肯定插不进去，一种撕裂感从下体传来，嘉铭眼前一黑，差点疼的晕过去，嘉铭有点佩服自己当机立断的决定，维强只感到下身有一阵以前没有过的一样感觉，舒服极了，整根鸡巴像是找到了归属一样兴奋地颤抖，这小子总能给自己带来惊喜，维强睁开眼看到眼前的景象有些傻眼，自己再混蛋也不能这样干呐！慌忙的想要抽出鸡巴，却引得嘉铭一阵更加撕心裂肺的疼痛，心疼嘉铭的维强只好停下了动作，抑制着自己如火的性欲，呆呆的不知道怎么办，"没事的维强，我受得住”经过这一段的适应，嘉铭开始上下缓慢的递送自己的屁眼，强大的舒爽感占据着维强的下体，事已至此，维强心一横，跟着本能开始缓慢的抽插，毕竟维强也是第一次，抽插难免有些笨拙，轻轻换了个姿势，让嘉铭躺在自己身下，维强才慢慢进入状态，维强圆翘的屁股随着抽插上下耸动，下垂的阴囊有序的拍打，嘉铭已经没了开始时的疼痛，而是欣赏着这匹在自己身上卖力的野马，维强高大魁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窄合的蛮腰、厚实的胸膛、垒块的腹肌和一支挺立的肉棒，无一不展示着他青春勃发的肉体，嘉铭忘情的抓挠着维强背上一块块淌着汗水的结实肌肉，由上到下一寸一寸都不放过！维强的胸肌随着抽送耸动着，嘉铭慢慢吸允着两颗凸起的奶头，身上这个浑身赤裸的汉子正在卖力的抽送着，嘴里还不断发出粗重有力的嚎吼，没有丝毫赘肉的强健腰腹正一下一下疯狂地摆动着，随着快感不断地喷涌，维强的喘息变得愈发地粗重，臀部的起伏简直可以用暴烈来形容，这真要赞叹一声他强而有力的腰部了，像个永不停止的马达一样有力！精子一次次攻击着精关，随着抽插幅度的增加，那支擎天巨棒也随着疯狂的抽插动作，在嘉铭的屁眼正若隐若现地显出原形，那超人完美的雄性胴体赤裸裸地呈现在嘉铭眼前，嘉铭半勃起的阴茎竟然不自控的射出了精华，卖力的维强感觉到小腹部有一股粘稠的液体，知道身下的好兄弟已经被自己的大鸡吧插射，一种征服感油然而生，随着阴茎温度不断升高，维强终于全身一颤，随着最后一声疯狂的吼叫，维强猛地抽出那条硬梆梆、火爆爆的粗直大屌，一股股乳白色的青春精液，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急速地从他那茁壮的龟头口中不停地喷射出来，溅得嘉铭满身都是！这是维强第一次抽插，也是最激烈满足的一次，处男就稀里糊涂的交给了自己的发小，已经虚脱的维强，翻了个身径自睡了，未流干的精液缓缓流出，嘉铭摸着微疼的屁眼不管满身的精液抱着维强沉沉的睡去。一张床上，两个男人一丝不挂的依偎在床上，屋子里满满当当的全是精液的气息。自从那天起狼人才真正的失去联系，那些青春年代所做的荒唐事也随着时间沉没在心底，不过在维强心里那些事情都腐烂成灰，在嘉铭心里却沉淀重生。熄灭了烟，不在想以前，那些日子回不来了，只能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给床上的熟睡的两人收拾稳当，嘉铭才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和顺强相识近一个月，嘉铭只感到这个四肢发达的汉子性格耿直实在，待人真诚，尽管认识的时间短，但三人在一起已经没什么顾忌，无话不谈，经常一起喝酒，夏天下了班也无事可干，在海边喝酒别有风情。这天喝完酒，维强就领着两人去洗浴中心，此前维强就提了好几次，今天喝酒结束早，两人也答应下来。山东汉子豪爽，大多喜欢跟好朋友一起去泡澡，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互相“赤诚相待”的，这也是说明关系好的一种方式。时下是七月，威海依旧有几家大型的洗浴中心营业，客人却不怎么多，进了更衣室，三人豪爽的脱光衣服，维强和顺强帅气结实的身型引来了旁人侧目，这两人实在是太惹眼了，嘉铭心里觉得能认识两个霸气的男人真是幸运！且不说维强，顺强着汉子长的绝对壮魁梧，上身宽阔厚实，虎背熊腰，高大魁梧、真是个壮壮实实的大小伙子，短短的头发又粗又硬，那粗壮的胳膊和宽阔的肩膀让他显得无比的强悍勇武，而胯下被包皮半包的阳具也甚是巨大，走起路来，大鸡吧带着卵囊摇摇晃晃，虎虎生威！再看维强身材修长健壮，每一寸肌肤都喷发着年轻的活力，黝黑的鸡巴露出粉红色的龟头，浑圆结实的屁股，简直就是个让无数女人疯狂的大帅哥！三人进了浴室，嘉铭看着眼前这两个都在自己面前射过精的健壮男人，此刻又是一丝不挂全身赤裸，打量着两根摇晃的鸡巴，心里，却暗暗比较两支鸡巴的手感和硬度以及射出的精子，维强的鸡巴硬起来外形比顺强的好看些，而且比顺强的还要长，又黑又弯，微微向右偏移，上下撸动最好用两只手，而顺强的鸡巴属于硬直型，像他的性格一样，一根筋，又粗又硬，除了粗度惊人，两个大睾丸也是耐力持久！总之是各有特色，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低。浴室里的人不多，泡澡的池子里正好也没人，三人冲完澡就进了池子，边泡澡边聊天，池子里水温高，泡了一会，醉意就上来了，微醺的躺在池子里，舒服的不想动弹，泡了一阵子，顺强和维强都要搓澡，进了洗浴中心，大部分人都会找搓澡工搓澡，而大多数搓澡工年级都不会太大，怎么说这也是个体力活，因为常年在浴室里，搓澡工平常也只是穿内裤上班，池子旁边就有几张搓澡床，当然，也有内间，夏天洗澡的人数少，也没必要进内间，两人就在池子旁边躺下，嘉铭不习惯搓澡，就趴在水池里看着两人热气腾腾的肉体一丝不挂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那感觉像是躺在餐盘上的食物，搓澡工熟练的搓动起来，这样身板强硬的汉子实在是不多见，搓澡是个技术活，要保证浑身上下不能有一丝遗漏的地方每搓到，两个汉子从脖子往下尽在搓澡工的掌握之中，随着胸脯的搓动，下身粗壮的鸡巴也随着晃动，虽说不可能勃起，但也是微微胀大，搓澡的工作无聊，搓澡工也乐得给人搓鸡巴取乐，毕竟这样光明正大的摆弄别人的鸡巴只有这样的汁液才能做到，搓澡工粗鲁的抓起顺强趴在阴毛里的阴茎，把包皮掳下去，用带着磨砂手套的手绕着冠沟绕了一圈，又捞起两个大蛋蛋搓，一直搓到会阴，这是搓澡工吩咐顺强两腿分开支起来，尽管不好意思，但顺强还是乖乖的支起双腿，象征性的搓了两下屁眼，才放开抓着顺强蛋蛋的手，让顺强转过身开始搓背，那边维强也是一样的待遇，没什么特殊，嘉铭看着两具冒着热气的健壮身子光溜溜的躺在那，在水池里的下身早就勃起，看了一阵就转过头，不敢再继续观赏。维强顺强搓完澡冲了冲身子，三人换上宽松的按摩袍，去了休息厅，跟服务员要了个三人间做足疗，三人各自半躺在按摩椅上，边看着电视机边等着足疗师进来，不一会，三个女足疗师就端着大木盆进了屋子，依次在坐好，给三人开始按摩。开始还好，按了一阵，嘉铭只觉得按摩女总把胸往自己脚上蹭，不时还讲些黄色笑话，偏过头看维强和顺强那边，也是如此，还没怎么样，胯下就支起了帐篷，维强是因为性欲高，而顺强则是因为跟女友分手一个月没做爱，看来直男只要有个女人都把持不住啊，稍一挑逗，两个小伙子就受不了了，裤裆早就一鼓一鼓了，这边嘉铭看的心里痒痒，恨不得上去一手一只大鸡吧，给他俩泄泻火，这边按摩女见时机成熟，一路顺着小腿往上摸，隔着宽松的大裤衩揉捏起三人的鸡巴，嘉铭见两人已经闭起眼睛享受，自己也就没有拒绝，借着屋子昏暗的灯光观察起二人，按摩女抓起顺强裤衩的边缘，缓缓脱下，一个月没泻火的顺强还配合的抬了下屁股，一根粗大的鸡巴早已饥渴难耐，狠命的上翘，粗大的龟头像是要飞出去，马眼处早就按耐不住的流出了湿滑的液体，下垂的睾丸隐藏在两腿间的黑暗里，饶是按摩女身经百战，打射过的鸡巴上万，看见到这个大汉的鸡巴还是吃了一惊，“大兄弟的鸡巴真大！媳妇可有福啦！”按摩女调戏的说道，顺强半脱的裤子挂在大腿上，一个大汉子在个陌生人面前露着鸡巴，顺强也不吱声，随她摆弄，脑子里却想起了诗琴，跟诗琴住一起那会，只要是休假在家，诗琴就不让自己穿裤子，做饭时只能光屁股围着围裙，看电视时，电视剧一来广告，诗琴的手就开始挑弄自己的大兄弟，时而在手心里转着睾丸消磨时间，而是拉扯着还没勃起的鸡巴，广告也就几分钟，电视剧一来诗琴就不玩了，根本就不看自己，常常弄得这个巨熊一样的汉子苦不堪言，经常憋不住偷偷跑到厕所打飞机，当着诗琴的面顺强可不敢打飞机，有一次夜里实在憋不住，竟然被诗琴看到自己打飞机，那晚诗琴逼着自己射精后，整整一个星期没让自己碰一下，按摩女把手放在顺强这根发烫的粗铁棍上，开始熟练的套弄起来，这家伙根本不用润滑液，汩汩冒出的淫水取之不尽，真是个极品水鸡巴，多年给男人打飞机的工作给了她很多经验，这只手打射过的男人不计其数，老的少的，粗的长的都见过，不管什么样的都得乖乖在自己手上交了子孙，生意好一天能打十多根鸡巴，那些男人射出来的精子也能填满一大缸了，丝毫不理会这根粗鸡巴的主人急促的呼吸，按摩女按部就班的上下套弄，甚至觉得无聊起来，还不如跟这男的说会话，再看维强那边，按摩女明显喜欢维强这样的阳光帅哥，甚至提出要给维强口交，不过维强还是拒绝了，老老实实的享受着手淫快感，两个按摩女对各自手上的鸡巴都很满意，故意多着花样玩，一边打发时间，一边看着这两个汉子交给自己手中的宝贝，轻重缓急的控制着。现在的按摩院大多这样会提供打飞机服务，嘉铭见怪不怪，也不矫情，加上看着两个帅哥早就硬的受不了，正好缓解一下，大约过了十五分钟，熟练的技巧终于让顺强这个憋了许久的汉子忍受不住要射不出来，闷闷的嗯嗯两声。按摩女一见顺强大睾丸上提，臀部也跟着自己的手推送，知道这头壮牛要射精了，麻利的抽出几张纸巾抵在顺强张开的马眼处，随着顺强身子剧烈的抖动，一大片一大片的精子射在纸巾上，大量的精子把几层纸巾都湿透了，这边维强也紧随其后，不甘示弱，不过按摩女手慢了一拍，拿纸巾的功夫第一股精液落在了浴袍上，按摩女捏住了维强的尿道管，摆好纸巾才让这个大汉子尽情在自己手上发射，大睾丸储存了打量精液，射个不停，真是两根强劲有力的鸡巴！擦干净随手把纸巾扔进垃圾桶，给男人们提上裤子，就出了房间，嘉铭见两人射精的表情，眉头纠结，早早也射了一大滩，三人鸡巴身体都爽了，就又去淋浴区冲了一会澡，在大厅稍微躺了一会就各自舒坦的回家去了。男人们就是这样，一起喝酒一起打炮，把心交给对方，彼此的关系默默的又上了一层！跟诗琴分手也快有两个月了，顺强终于决心要忘了这个女人，这个汉子做事洒脱，生活总是要向前看，顺强也是个乐观向上的青年，不再纠结着过去，尽管内心挣扎过，不过过去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一切随缘，祝她幸福吧，自己的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跟自己兄弟天天喝酒打闹，乐在其中，虽说少了女友，不过这样的日子过得也舒坦。关于失恋维强可最有发言权，女友几乎是三个月一换，时不时的还装模做样的开导一下顺强，这天三人聚在海鲜街吃饭，顺强的手机响了，拿起手机，屏幕上是个早已删除却再也熟悉不过的号码，那个曾经响三声之内必须接的电话号，此刻在手中响个不停，顺强愣愣的看着号码，整个人似乎定住了，还是在嘉铭的提醒下，终于在系统自动回避前选择了接听，电话是诗琴打来的，那头声音没变，却像隔了一世，“明天下午一点，海魂广场，我想见你一面”诗琴简短的一句话就挂上了电话，声音听起来有些悲凉，嘉铭见顺强挂了电话发呆就问谁打来的，顺强也不瞒着，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嘉铭维强一听立马齐声反对，分了就分了，这会算什么事啊，不能见！原本热闹的晚餐被一个电话搅乱了，顺强也没什么心思吃下去，喝了几杯就提前回去了，看着顺强离开的背影嘉铭维强面面相觑。海魂广场处于海边，有很多外地旅游的人聚集，也有很多放风筝的人，蔚蓝的天空飞满五颜六色的风筝，远远看去，像是天空中彩色的云朵，有种夏天斑斓的气息，广场中央有一块巨大的岩石雕像耸立，海魂广场由此得名，此时岩石建筑的阴影下有一对男女面对面站在那，女的一袭白色连衣裙，男的高大威武，很是惹眼，顺强到底还是来了，这么多年的感情积累，他终究做不到像诗琴那样无情，“我就知道你回来"诗琴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处了5年的男朋友，似乎一眼就看穿了顺强，顺强今天很随意的穿了件红色体恤衫，和一条沙滩裤，海风穿过二人中间，带起衣角飘扬，沉默的顺强开口了“找我什么事你就说吧”顺强是个急性子，直接开口问道，诗琴了解顺强，也不绕弯子，直接看着顺强的眼睛，“顺强，我们复合吧”顺强装模也没想到诗琴会说出这种话，原来诗琴傍的大款太花心，交往两个月就对诗琴爱答不理的，经常一天都没有电话，想起跟顺强在一起时的种种，就愈发的思念顺强的种种好处，心下委屈，就决定跟顺强谈谈，自己先低头，希望能够和好。可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让他把诗琴看的清清楚楚，受过一次的伤不会再受第二次，这个女人这样薄情，五年的感情说扔就扔，绝对没有复合的余地，当下就拒绝了诗琴，为了她也是为了自己。诗琴对顺强的拒绝没有什么惊讶，只能怪自己当初押错了赌注，诗琴绝对是个决绝的人，做不成朋友就做敌人，五年的时间还是给了这个汉子，既然彻底分手那就做的狠一点，”五年时间，两万，我们各不相欠”说出这句话诗琴等待着顺强的答复“给我一个星期，你走吧”面对着感情再次失败的诗琴，顺强终究还是心软的答应了，也忘了自己那少的可怜的存款，只想着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自然要多有担当。自己只是一个夜总会保安，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这么多钱，这种事又不好跟别人说，顺强只能每日发愁，连上班都无精打采，一连几天工作经常出错，看着进出夜总会的有钱人们，顺强常想，自己要是那么有钱就好了，也不会为区区两万块钱发愁！顺强所处的夜总会在本地也很有知名度，消费水平虽高却门庭若市，这里不是一般人就能过来消费的起的，价格贵，小姐自然很漂亮，顺强在门口做保安这段时间没少受这帮小姐的调戏，顺强本来就帅再加上体型庞大健壮，穿上保安服特别挺拔，往那一站显得极其阳刚威猛，小姐里有一个叫慧霞的，是会所里的红牌，经常给自己买夜宵，没上班时就到值班室跟自己聊天，好几次试探着要包养顺强，在夜总会工作的，不管男女，没几个干净的，这些个卖肉的小姐背后也包养着男人，可能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吧，但顺强保守，虽然有好感但不会跟她发生关系，自己拒绝也没有用，就随她去吧。每逢周六，夜总会客人比往常要多很多，车场和门口的保安都要进内门做引领，顺强作为保安班班长自然也在其中，客人中少不了本市的权贵，有的还要老总亲自接见，“有钱人真多”顺强一边暗叹一边帮忙，领着一拨又一拨的客人，“顺强，8号VIP包请你过去喝杯酒，你看？”领班小吴跑过来跟顺强说道，顺强身材高大，气质阳刚，到内门帮忙时经常有客人要留他，小吴也不是第一次劝说顺强做陪酒了，听到小吴又这样说，知道八号包来头不小，不然小吴也不会硬着头皮跟自己说，“你告诉客人，我只是个保安，你们那活，我干不来”顺强直当当的拒绝，没有丝毫余地，“这回不一样。八号包是老总亲自领过去的”小吴不甘心的还是补上一句，小吴是酒水领班，因为工作原因经常跟自己发生口角，不过顺强仗着身材壮实，次次都把这小子比下去“我管他是谁，不行就是不行”顺强有些不耐烦的说道，小吴被整的无语，只得灰溜溜的走了，顺强想着这些事有些恼怒，干脆去停车场指挥去了。到了停车场，吩咐另一个保安进门替换自己，还没吩咐完，远处就过来一个人，那人正是夜总会老板——陈总“陈总，你怎么来了”这还是陈总第一次亲自找自己谈话，顺强的班长职位还是陈总提的，对这个老板顺强还是心存敬意的，“顺强，收拾收拾，陪我去八号包敬杯酒，这个面子你得给我吧，就一杯”老总见着顺强直接说道，刚才找小吴来搞不定的事，只得自己亲自出马了，八号包厢来头不小，这小保安自己也保不了“陈总，这不好吧”顺强还是心有抵触，但是碍于陈总的面子还是留了余地“顺强啊，我也是没办法，就当帮老大哥一个忙，这个月给你提一万奖金，算是谢谢了”陈总是老江湖，直接用钱打动这个汉子，顺强还想拒绝，一想到诗琴那边还有两万没给，这一万再加上卡里那些就不用发愁了，不就几杯酒么，豁出去了“行，陈总，就这一次！”终究没有抵抗住金钱的诱惑，顺强还是答应了。到了八号包厢门口，陈总没直接进去，把小吴招呼过来耳语几句，不一会小吴拿来一杯酒，陈总接过酒杯递给了顺强给，让顺强喝了壮壮胆，毕竟进包厢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顺强也没想接过陈总的酒杯一饮而尽，丝毫没注意到旁边小吴一脸坏笑的表情，喝完抹抹嘴，他也想看看什么样的人能让陈总亲自去找自己而且还能拿一万的提成，推开门，令顺强没想到的是，包厢里是一帮少年，看起来顶多是高中生，有五六个人其中还有个女孩，年级都不大，每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姐陪着，八号包大，10几个人丝毫不显得拥挤，这帮小毛孩什么来头，能让陈总这样，顺强有点摸不着头脑，隐约看见角落里慧霞也在这个包厢里，陈总抢先一步进了包房，走向中间的一位少年，“李大少，人我给您带来啦，就是您在停车场里看见的那个，来来，顺强，过来见见李公子”陈总招呼着顺强过去，要自己过来的竟然是一位少年，顺强皱了皱眉，不是女人要自己过来，心生疑虑还是向那个男孩走了过去，“陈叔叔，您客气了，来来，大哥，这边坐”少年指了指身边的空位，示意顺强坐下，顺强无法只得硬着头皮坐了过去，“大哥，喝一杯，就当认识认识”少年旁边的年轻人递过一个酒杯，顺强既然答应了陈总过来喝酒，自然不会怠慢，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才几杯酒下肚，顺强只感觉音乐声越来越小，视线也越来越模糊，身子越来越轻，像是要飘起来，隐约看见陈总出了包厢，顺强当下知道这酒里被人下了药，刚站起来要离开，随即腿一软，瘫坐在沙发上，没有了意识。“这药还挺好用，你看这个大个子，这才十几分钟就倒了，哈哈”少年旁的一个年轻人扯着顺强的耳朵摇晃着，“陈叔给的药能差了么？我看陈叔手底下没什么新货，这家伙正和我意”少年在一旁冷冷的笑道，在停车场就盯上了这个保安，夜总会的保安制服其实就是白色衬衣和西装裤，被下了迷药的顺强头重重的倒在沙发靠背上，眼睛眯着，嘴里还含糊不清的说着什么，边上的慧霞眼睁睁看着少年的手在顺强壮实的身板上游走，慧霞在角落里看着这个自己追了无数次的男人落到别人手里，心里一阵难过，当时她清楚的看到从顺强接过的第一杯酒就下了药，可怎么也不敢提醒，这帮小毛孩来头太大，岂是自己一个卖身的能管得了，自己进了这个包已经是身不由己，又怎么救的了顺强“这胸比你的都大”少年隔着顺强的衬衣摸了一把冲一旁的女生喊道，顺强隆起的胸肌几乎把衬衣的纽扣崩开，两粒乳头明显的凸起，女生这种场面估计是看多了，白了少年一眼，少年是她同学，包厢里这几人家里都是世交，一群纨绔子弟，玩够了女人玩男人，女生虽讨厌这个，可这种场合是父母要求参加的，自己也无奈，看着那个被摸的大汉子，在女生眼里也不过是个新鲜的玩具，没有丝毫兴趣。不过那人确实壮实，一身衣服穿在身上被撑得满满当当，少年的手已经放到了汉子顶起的裤裆上了，顺强穿着西装裤的双腿大开，裤裆处高高顶起，像是要撑爆裤子，这家伙不仅被下了迷药，还可能吃了春药，这药性似乎还很烈。少年慢慢拉开顺强的裤链，裤裆处的鸡巴在少年的帮助下冲开了第一层束缚，棉质的黑色内裤顶出了裤链一大截，散发着热量，少年没有过多的停留，轻轻勾住内裤边向下一扯，只见顺强胯下那条本就粗壮的肉棒早已充血胀大，因为春药的缘故看起来更是粗长有力，比以前更加粗壮，看起来十九公分，粗壮结实，又长又硬，进入了硬如钢铁般的备战状态。一条大阴茎从敞开的裤门探出，坚硬地耸立着，雄健地跳动着，蘑菇状的龟头红亮壮硕，又大又圆，马眼上还鼓出一滴亮晶晶的汁液。这一切全被其他人看在眼里，首次面对着这根高高勃起，雄伟卓绝的硕大阴茎完整从大汉的裤裆展露时，所有人都是一声惊呼，慧霞心下更是吃惊，要知道这样一根鸡巴时可遇不可求，早知当初就再加把劲可能就收了这个极品男人和他的极品性器，少年满意的不得了，这样一个身材壮实的男人身下竟藏着这样一个大鸡吧是自己没想到的，当下乐得心花怒放，此刻的顺强衣服完好的穿在身上，双腿大开的靠在沙发上，唯独裤链打开，一根粗壮的鸡巴热气腾腾的傲人挺立，全身衣着整齐，唯有最隐私的部位暴露在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众人还在观赏时，陈总进了包厢，手上还带着一瓶酒，一推门就见自己的保安班长挺着鸡巴倒在那，知道自己进来的不是时候，转身就要出门，“陈叔叔，进来吧，没事”少年招呼道，既然李家少爷招呼上了，陈总也不走了“陈叔是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玩上了，带了瓶酒你们尝尝”陈总没客气，在少年旁边坐下，瞥了眼少年旁昏睡的顺强“呦，你瞧这鸡巴，都硬成这样了，颜色都变了，怎么样，够粗吧”陈总伸手摇晃着顺强的鸡巴，不时的掳几下，令这个鸡巴左右摇摆，像一个商人推销自己的商品一样展示着顺强的粗硬鸡巴，当初也是看这个小保安长的壮实才让他当班长的，没想到手底下这个保安班长下面也这么大，真是深藏不露啊，这种时候还能拿来给李少开心，一举多得，被下了药的顺强生殖器敏感，被陈总轻轻掳几下，就舒服的呻吟哼哼，“这家伙，听听”陈总四十多岁，挺着个老板肚，平时笑眯眯的，可黑道白道都吃的开，拉过少年的手放在顺强硬得不像话的鸡巴上，“到了陈叔叔着就尽管玩，玩坏了我负责”少年心领神会的笑了笑“我会叫我爸多照顾陈叔叔生意的”陈总知趣，轻轻关了门告辞。还在昏睡中的顺强像个商品一样被陈总送给了少年。陈总一走，就吩咐手下人看守八号包厢的门，不许别人靠近，包厢里少年也吩咐朋友把包厢里的酒桌收拾干净，几人把顺强抬到酒桌上，让这个鸡巴粗硬大的汉子仰面朝上，展示着傲人的下体，几人围着桌子七手八脚的就把顺强扒了个赤裸裸，光溜溜，顺强这小伙的确是个难得的帅哥，他有一张有棱有角，充满野性的脸，茂密的短发配上浓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下面是高挺的鼻梁，有力的下巴，健壮有型的身材很是让人惊叹，宽宽的肩膀，长方形的发达胸肌，凸现的八块有力的腹肌随着运动的呼吸声明显可见。被春药折磨的鸡巴的穿过油亮阴毛向上挺立，紫色的龟头直顶肚脐眼，粗宽的尿道管伏在阴茎上更显得粗大，两颗硕大的睾丸浑圆滚实，像是被布包裹着的铁蛋，似乎撞击就会发出声音，整个生殖器威武霸气，好一条坚硬如钢，滚烫似火的的阳具，平躺的姿势更显粗长健美，此刻他发达的胸肌起伏着，粗大的手臂青筋凸暴，浑圆的臀部富有弹性，壮硕有力的腿部长满了浓黑的体毛。他浑身散发着发育成熟的强悍成年男人特有的气味。几人掏出手机，像拍一个展览品一样拍摄着这具年轻的胴体。少年抓过顺强挺立的鸡巴上下使劲的套弄着，顺强吃了春药，鸡巴粗度长度增长不少，像个长在身上的酒瓶子，其余人也七手八脚的揉捏着顺强的乳头，或是没有丝毫赘肉的腰部，浑身上下被摸了个遍，几个少年轮番撸动这个少见的肌肉壮汉嘴隐私的部位，除了顺强的淫水流出不少，可不见射精的样子，因为掳鸡巴而手酸的少年，随即招呼几个小姐把顺强弄射，慧霞也在其中，几个少年靠在沙发上准备看真人电影，真是有钱人的游戏。这是慧霞第一次触碰顺强的阴茎，自己还从没见过顺强没穿衣服时的样子，这个平时憨厚保守，逗几句就脸红的汉子，这时却一览无余的躺在桌子上，供有钱人观赏玩乐，一把抓住这根粗大的阳具，顺强的阴茎此刻在自己手中颤抖，别样的感觉充斥着慧霞的心，被下药到现在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汉子的鸡巴因为充血过久已经变得紫黑色，今晚不射出来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怕是要废了，顺强的鸡巴烫的像根烧红的铁棍子，坚硬得像根铁棒！慧霞又用力握住那巨棒的根部，另一只手则抓住顺强的睾丸，慢慢地施加压力，然后再放松，不断地刺激顺强那像鸡蛋大小的两颗睾丸。慧霞又掐住阴囊的上端，挤出两颗硕大的睾丸，用手指在上头轻抓着。顺强抬起的头微微地喘息，紧皱的眉头和方正的下颚充满了男性的魅力，这药属于迷幻类的，脑子不清醒但身体的感觉还在，顺强还是本能的哼哼着，阴茎已经涨得疼痛，为了让顺强尽快射精，慧霞扶住顺强的鸡巴，艰难的慢慢坐了下去，但是顺强的鸡巴实在太粗了，塞进去费了不少力气，刚刚进去，顺强已经兴奋地不得了，浑圆的屁股紧绷，已经开始不由自主的抽插，这个健壮的男人在包房的桌子上慢慢进入做爱状态，平时保守的他此刻被一群比自己不知小了多少岁的少年们围观，被下药的顺强可不知道这些，本能的把腿弯曲，用脚撑着桌面，不断用力顶着鸡巴冲进慧霞，粗大的阴茎因为大力推送忽隐忽现，睾丸随着屁股上下晃晃荡荡，几个少年不时变换着视角，时而上手抓捏，扶正顺强的鸡巴和姿势，观摩着这场真人零距离做爱秀！突然，一阵快感闪电般地掠过顺强的全身，浑身上下每块肌肉都猛然绷紧了，几人只见顺强猛地收紧了屁股，只靠脚部和背部的力量撑起了慧霞，射精的欲望像熊熊烈火一般燃烧着他的意志，他的屁股开始颤抖起来，大鸡巴猛烈地抽搐着，圆鼓鼓的大龟头已经变成了紫红色，结实的腹肌一块块漂亮地凸起“啊啊啊啊————”顺强眉头紧锁，嘴里低吼着，这家伙终于要射了，慧霞赶紧从顺强反弓的身子上下来，她知道这些少年想要观赏身下这个种马一样的男人射精的样子，只见顺强两颗大睾丸紧贴在阴茎根部，整个人依旧是抬起屁股的姿势，整个如火般的阴茎剧烈的颤抖，一股又一股强健的精液像子弹一样射出，扑簌簌地一股股喷射，少年猛地抓起还在射精的鸡巴，调整着龟头的方向，像玩喷水枪一样，好几股成功的射到了几个躲闪不及的年轻人身上，这个种马过完有力强劲，射了20多股，屁股才落下，射了精的鸡巴依然不倒，还存在尿道里的精液缓缓排出，拉成一条长长的白色线条，在包厢的灯光下发射着光芒。被下了药的顺强当着这些大男孩的面将自己身体全部的隐私都展露出来，甚至包括自己的做爱过程以及射精的样子。“看的我都受不了了”少年旁的一个年轻人说道，“咱哥几个给他开开苞”另一个年轻人提议，李大少吩咐陪唱的小姐出了包厢，又让唯一的女生回家，“行！今晚给他开苞！”李大少嘴角一抹淫笑，“不过这小子身上都是精，屁眼也得清理清理”李大少拿过一瓶皇家礼炮开了封，直接往顺强赤裸的身体倒了上去，高度酒精刺激着顺强的奶头和裸露着的龟头，不明所以的顺强再次刺激的呻吟，混着精液的酒水流过汉子突起的胸肌，他的腹部，在隆突着一块块排列整齐的结实腹肌里形成小河，顺强沟壑分明的的肌体淋上水后，在灯下仿佛是镀了光一样，发出了金属般的光泽，两腿间那条直挺的生殖器淋上烈酒烧的一挺一挺，酒水顺着龟头一直流到阴囊，会阴，倒在胯骨的酒水尽数流在睾丸下的阴毛深处，分外诱人。“现在该给这家伙灌肠了，嘿嘿”其中一个少年打开一瓶啤酒，在瓶口涂了点包厢里的润滑液，两人一左一右，每人抱住顺强一只腿，使劲分开到极限，把这个汉子被肛毛保护的屁眼完整的呈献在李大少面前，李大少把瓶嘴抵住汉子的屁眼，另一只手猛地一拍瓶底，整个瓶嘴全部没入到顺强的屁眼里，顺强的肛门甚至还没准备好就被一个冰凉的异物插入，被下药的顺强猛地抽搐了一下，可两腿紧紧的被人抓住，本能的晃动着屁股，想把异物排挤出去，鸡巴与阴囊随着屁股无助的在空气中晃动，汉子左右摇摆的生殖器大大的刺激了少年的兽欲，少年抓住瓶底左右使劲摇晃，啤酒产生的压力把瓶内液体尽数喷进了顺强的体内，少年猛地抽出瓶嘴，紧捏着顺强粉嫩的菊花，然后突然放手，打开的屁眼把刚刚灌进去的啤酒狂喷出一米远，一共开了三瓶酒，如法炮制，涮干净了顺强的屁眼。5个少年把顺强翻了个个，把顺强的大腿放到了桌子下，顺强依然挺立的鸡巴正好别在桌子边，向桌下垂直挺立，调整好顺强的屁眼角度，“今天让你们尝尝入冰洞”李大少嘿嘿坏笑着，从冰桶里取出冰块挨个塞在顺强的屁眼里，几个少年挺着刚发育好的鸡巴依次排队，自然李大少排在第一开苞，这个壮汉的第一次自然是自己的，少年们的阴毛已经发育完全，由于开始啤酒灌肠已经把顺强屁眼弄得宽松，少年们的鸡巴没有顺强粗大，插入没什么问题，“好冰”李大少的小弟弟插进去触碰到冰凉的肛门内壁忍不住感叹道，少年每次大力的冲击都会或多或少移动着顺强庞大的身躯，别到顺强身下的鸡巴不是被迫向下勃起挺立，吃了春药又被刺激的鸡巴再次变得雄伟，无奈根部一直被平滑的桌边摩擦阻碍，疼痛却带着兴奋，李大少虽然年纪小却久经沙场，感受着顺强的冰凉紧实，身边时顺强情不自禁的呻吟，没几分钟就在顺强粉红的小冰洞里交了精华，第二个少年一见李大少出来没等顺强屁眼合上就赶紧把鸡巴送了进去，这些少年的鸡巴不是很长，但体内的冰块占了很大空间，一个又一次的抽插直直的插到顺强身体深处，刺激着顺强柔弱的前列腺，在第三个少年把鸡巴送进去时，顺强身下的巨屌终于也因为桌边的刺激吐出一股股前列腺液，顺着桌子不由自主的流个不停，极为淫荡，尽管屁眼被冰的失去知觉，可来回摩擦的鸡巴还是忍不住再次射精，不知过了多久几个少年终于全部射，完，舒爽完毕，李大少摸出一万块塞在了顺强的裤兜里，当做着汉子的开苞费，一帮兄弟玩得尽兴，领着这帮人出了包厢，出门就看到在大厅里等候多时的陈总，丢下几句客套话拍拍屁股就离开了。送少年出门，陈总径直走到了八号包厢，推开包厢门，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顺强还流着精液的屁眼对着包厢门，自家的保安班长一丝不挂的趴在桌上，双腿打开，勃起的阴茎被别在桌子下，陈总皱皱眉，这个健壮的身体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气息，令陈总想起年轻的时候，爱惜的抚摸着顺强富有弹性的背肌，手忍住不的一路下滑，顺着股沟，手指已经探进顺强还未合拢的屁眼里，令陈总没想到的是，顺强的屁眼竟然冰凉，“这群孩子，真会玩”陈总笑笑，蹲下来细细揉捏这保安班长的阴茎，顺强的阴茎根部被桌子边缘磨出了血痕，整条阴茎虽然膨胀却不是很坚硬，大腿内侧精液混合着融化的冰水流下，而这个青年人神情还是恍惚中，看来药效没过，陈总叹了口气，坐到沙发上，给小吴打了个电话，让他把顺强抬到了楼上客房冲洗干净。小吴进了包厢看到赤身裸体的顺强立刻就明白了，陈总吩咐尽量低调处理，小吴会意的点点头，这个平日五大三粗还经常跟自己过不去的男人歪歪的倒在那，看着顺强那根粗鸡巴还硬硬的挺立着，小吴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平时仗着着身板压我一头，今晚落我手里了，你就等着吧，找来一辆轮椅把顺强扛到椅子上，把顺强的衣物丢在顺强的腿上，也不给他穿，直接推着顺强就出了包厢，在上楼的电梯里还遇见几个喝多了的女客，到这来的都放得开，看到一个昏睡的全裸壮男，也纷纷伸手抚弄着这免费送来的几把，顺强半勃起的鸡巴在几个女客手中传递玩弄，小吴也不阻止，进了房间直接把顺强扔在床上，小吴没急着离开，而是试探性的扇了顺强一记耳光，被下药的顺强丝毫没有反应，戏谑的撸动着顺强的鸡巴，自己也脱了裤子，露出了自己未勃起的小鸡吧，掰开顺强的嘴，迫使着个昏迷中的汉字给自己口交，强烈的征服感充斥着小吴的心，这个壮汉也有这么一天，想着想着鸡巴一抖射出好几股精液尽数落在顺强刚毅帅气的脸上，对比着自己的鸡巴顺强的阳具像他的人一样壮实，小吴一阵气恼，坐在顺强的胸脯上，来回用巴掌大力扇着顺强无辜勃起的鸡巴，边扇边骂“你不挺拽的吗！”顺强的鸡巴在小吴的狠命煽动下越来越硬，“真他妈贱”小吴一边咒骂一边用力抽打，受到刺激的阳具在小吴的抽打中被强迫射精，一杆一杆的随着鸡巴的大力摇动射的到处都是，宽阔的尿道里甩出不少残留的精液，顺强的精华落满了大床，一顿发泄完毕后，小吴把汉子拖到浴室放到浴室地板上，打开喷头，冲洗着这个肌肉壮汉，包括屁眼，根据陈总的吩咐没有遗漏，冲洗完也不擦拭，直接把顺强丢在床上，关上门继续上班去了。顺强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疲软的鸡巴带着剧烈的痛楚传到脑中，一醒来顺强就捂住鸡巴，因为疼痛额头冒出了冷汗，虽然被下了药，但脑中依然残留着昨晚记忆的片段，内心的痛苦比肉体还要疼痛千百倍，失去了自尊是对顺强致命的打击，在床上怒吼着表达自己的愤怒，足足花了一上午调节自己的情绪，强大的军事素养让这个汉子很快沉着下来，却不知如何是好，陈总和那些少年都不是自己一个小人物能招惹的，想来想去，穿好扔在床边的保安服，不管还在疼痛的阴茎和肛门，顺强决定去陈总办公室，推门进了办公室，没等顺强开口，陈总倒是很淡定，这种事他也不是第一次遇到，眼前比自己壮了不知多少倍的壮汉丝毫没有威胁，陈总明白昨晚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除了承受别无他法，陈总带有一些同情说道“顺强，我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想开点”精神几乎崩溃的汉子抑制住给这个来男人一拳的冲动，顺强知道自己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这些人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这是两万块钱，以后不用到这边上班了，你也算入了这行，不再干净，我在上海也有家会所，想做给我打电话，年轻人想开点”陈总知道此刻的顺强已经处于精神崩溃边缘，不过顺强的冷静却还是引得陈总一阵赞叹，把名片放到了两沓钱中间，放到办公桌上，等待着顺强的动作。事已至此，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顺强不是没脑子的人，想着诗琴的分手费，拿起桌上夹着名片的钱出了办公室，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顺强当天就把钱给了诗琴，见面时仅仅说了句“不必再见了”就不再理会诗琴，转头就离开。这个以前爽朗的汉子像丢了魂一样浑浑噩噩，嘉铭见顺强的样子也什么都问不出来，问维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少联系了，终于有一天那天夜里喝的烂醉的汉子仿佛消失了一样，没有了音讯。后来的后来，嘉铭听维强说，有人在上海见过顺强。

野战

伴著微風，鄉間道路上渺無人煙。這是個很安靜的郊區，鮮少有人會來。沿著道路走去，盡頭是一個營區，駐扎著一連的陸戰隊。眼前走來了三個高大壯碩的男人，他們身上都穿著一件白色內衣，下半身穿著陸戰隊的迷彩褲，還有一雙黝黑的軍靴。三個男人有說有笑的，彼此打打鬧鬧的，讓這安靜的鄉間道路添加一絲熱鬧。帶頭最壯碩的男人叫做江宏恩，今天二十三歲，他長的非常的高大，也有一張英俊的臉龐，可是他的臉上帶著一臉淫穢，嘴裏也說著一些不堪入目的話。「幹，好不容易可放假出營，一定要找個人好好幹一干！」他一手作勢擦去口水，一手向下撫摸著迷彩褲內的陽具。他的夥伴笑著，「大鳥宏，你的雞巴很秋喔！」說話的男人叫做諶龍，同樣也有著健壯的身軀。「廢話，不然他怎麼會叫大鳥宏？諶龍，你忘了上次啊？」這次說話的是另一個男人，叫做海峰，他長的不高，可是胸肌卻非常的突出。三個男人看著彼此，嘴角帶著淫笑和欲望，分別回想著上一次的性愛。可是他們想的不是和什麼漂亮的女人，而是和跟他們一般壯碩的男人做愛。沒錯，江宏恩，諶龍和海峰，他們是同性戀。上一次在市區，他們三人找到兩個體育系的大學生。五個人在一間空屋子裏混戰了一晚。不過別弄錯了，這可不是什麼一夜情，這三個男人不喜歡這一套。其實老實說，這三個男人是在強暴那兩個體育系學生。那兩個學生的身材也很壯碩，有著運動員的強健身材。江宏恩就喜歡這種貨色，他喜歡看著這樣的壯漢，被他給擊倒在地，然後被他的陽具給征服。回想起他那又粗又長的雞巴一次又一次貫穿那緊嫩的處男穴，聽著那兩個學生的哀嚎和求饒，現在回想起來，讓他的陽具昂起頭來。諶龍淫笑著，「那兩個小夥子真不識相，竟然趕挑釁我們，最後被我們幹的屁眼都快裂了，還打他們的槍讓他們射了十次，幾乎讓他們癱了。尤其是你，大鳥宏，」他伸手摸摸江宏恩的陽具，「果然是大鳥宏啊！」江宏恩驕傲的插著腰，歡迎諶龍的撫摸。他的陽具正如他的綽號，大的如同一支巨蟒一般，每個被他強暴的男人都會留著淚求饒。他的陽具完全勃起的狀態，可以沖到二十公分，四公分粗。海峰也笑著，「你們兩個搞的我真想再幹一次，我們……」正再說話時，後頭傳來一聲低沈的呼喊。「你們三個，轉過身來！」江宏恩先轉過身來，看到來人時眼睛一亮。那是兩個憲兵。一般阿兵哥碰到憲兵，總是會怕的要死，憲兵會糾正阿兵哥的穿著，如果穿得太邋遢的話可能會被記下一筆，就像他們現在。可是江宏恩看到的不是這樣，他褲裏勃起的陽具讓他的膽子也大了起來。他看著眼前同等壯碩的憲兵，憲兵的制服很帥氣，尤其穿在這兩個憲兵身上，綠色制服貼著胸膛，下身的綠色褲子緊裹著大腿，這兩個憲兵的下跨都有點突出，尤其是那一雙憲兵靴，亮的讓人覺得性欲騷動。其中一個憲兵看著三人一動也不動，沈聲一喝，「都轉過身來，那個單位的？」江宏恩恢復了意識，臉上露出淫蕩的笑容，惡向膽邊生，他對著兩個夥伴，大家的心思似乎相同。他向海峰使個眼色，海峰會意，躡步走向路旁檢起兩枝竹棒，趁著憲兵與江宏恩交涉時，來到兩個憲兵身後。江宏恩看著海峰已經準備好了，對著兩個帥憲兵就是一笑，「我們會讓你們有個難忘的一天！」「碰！」一聲，兩個木棒撞上兩個憲兵的後腦杓，連呼救都來不及，就昏倒在地上了。諶龍高興一叫，「好耶！」立刻沖上前去，來到其中一個憲兵身旁，「讓我看看你的『裝備』夠不夠看？」諶龍伸手隔著褲子去摸其中一個憲兵的陽具，驚呼一聲，「好大，大鳥宏，這個不輸你喔！」諶龍解開這個憲兵的褲子，費力的掏出他肥軟的陽具，吐了一口口水，使力的摩擦他深紅色的大龜頭。海峰也很興奮，對在地上對著另一個憲兵做同樣的事。江宏恩笑著，今晚可好玩了。江宏恩對著兩個人說，「別心急，我們有一整天的時間，先找個地方吧！」他看看四周，想起不遠處有個廢工寮。那會是個強暴男人的好地方。于是，江宏恩走在前頭，諶龍和海峰分別拖著一個昏倒的憲兵跟在他後頭。走了好一會，終于來到那個廢棄的工寮。此時，太陽已經稍稍西斜了。諶龍和海峰將憲兵捆在生銹的鐵欄杆上，也拿起繩子捆住他們穿著憲兵靴的腳，動手解開他們上衣的扣子，裸露出他們健壯的胸膛和腹肌。在伸手拉下他們的褲子和內褲，伸展他們肥大的憲兵雞巴。做好這些動作後，江宏恩，諶龍和海峰也分別脫下自己的衣服，裸露自己早稍稍消軟的陽具。五個赤裸的壯碩男人充滿這間廢工寮，情欲與欲望繚繞著。江宏恩笑著說道，「讓我們叫醒我們的玩具吧！」說完，三個人就甩動著陽具，三道金黃色的液體自馬眼射出，噴灑在兩個憲兵的臉上身上。「你們……」兩個憲兵都醒了，一臉驚慌失措著看著眼前這一切，他們扭動身體，想躲開那腥鹹的尿液，可是江宏恩諶龍海峰環住他們，他們沒有退路，只能呼救著。「救命啊！你們趕快住手，這是違法的……喔……」憲兵痛的悶哼一聲，脾氣不好海峰穿著軍靴的大腳踹上憲兵的肚子。「他媽閉上嘴，老子尿完後會讓你的嘴忙得不能開口！」說完，海峰甩甩他的陽具，順道也握祝自己粗肥的雞巴，對準憲兵的嘴，滿是興奮的說著。「沒幹過憲兵的嘴，不知道爽不爽，諶龍，幫我稱開他的嘴，我要把我的雞巴塞進他嘴裏，」諶龍笑道，來到那憲兵身後一手抱住他的胸膛，一手稱開他的嘴。可是憲兵實在太壯碩了，他不停的扭動著，還差點把諶龍給甩開，氣的諶龍伸出拳頭痛揍他幾拳。江宏恩邊看邊笑，「你們兩個真是的，怎麼可以硬來，你們應該先讓他們爽一爽啊！」諶龍和海峰一臉恍然大悟，兩隻手伸到兩個憲兵的雞巴，握住就開始套弄兩個憲兵無法自己的呻吟著。江宏恩分別解下他們一腳的憲兵靴，「等一下就把他們的精液裝在這靴子裏面！」海峰大力的來回套弄著，「快啊，射啊，讓我看看你是不是如你外表般的壯碩？」另一手握住憲兵的睪丸，用力一擠，讓憲兵呻吟的更大聲。諶龍也是奮力的來回套弄著，另一個憲兵的雞巴長度還好，只有十六公分，可是確有三四公分粗，現在更是漲的讓人舌，莖幹燙的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前列腺液流得更是讓他整只手都濕了。江宏恩彎下腰，看著正被海峰打著手槍的憲兵，盯視著他享受的表情，稍稍低下頭看到他制服上的明牌：『佟大為』。好名字，如同他的人一樣，他的陽具既碩大又粗勇，跟自己的二十公分似乎有的比，而且他眉宇間有一股桀驁難馴，強暴這種男人會讓他有成就感。看向另一個憲兵，雖不如佟大為誘人，但也是個很好的貨色了。他叫做：『鄭愷』。江宏恩定了，今天晚上他的玩具就是佟大為。他走上前，跨站在佟大為前方，趁著他閉著眼睛享受時，一手掐住他的脖子，讓他因無法呼吸而一定要張開口，然後，他握住自己漲到發紅的雞巴，緩緩的放進他嘴中。佟大為一驚，不斷掙扎著，他不想幫男人口交，可是他不知道，正是強迫建構了江宏恩的快感。佟大為想閉起嘴，可是江宏恩緊掐他的脖子讓他無法閉嘴，就這樣，江宏恩的陽具一吋又一吋的深入佟大為的喉嚨，直到江宏恩的陰毛碰觸到佟大為的鼻子，他那大如棒球的睪丸碰到他的下巴。海峰發現了，「大鳥宏，你很沒意思喔，我還幫他打手槍打了這麼久！」他繼續套弄著，看著那龜頭的脹紅，他的高潮快來了吧！突然諶龍叫一聲，手松了開，「他要射了，鄭愷要射了！」江宏恩可沒忘了等一下的游戲，「用他的軍靴套住他的雞巴，讓他射在裏面，等一下用的到！」諶龍聞言照做。他拿起鄭愷的憲兵靴，倒過來一把套在鄭愷的陽具上，用手縮緊靴統，隔著靴子的皮革握住他的陽具，隨意套弄兩下，鄭愷激烈的高潮來臨了，一波又一波猛烈的噴射噴往靴子裏。鄭愷無法恣意的抖動著，他不敢相信自己達到這樣的高潮。精液射了好久好久，諶龍不斷縮緊靴子統口，以免精液流出。直到看著鄭愷向後一躺，知道他終于射完了，趕緊將靴子倒過來，往裏面一看，天啊！他的精液射的真多，幾乎要滿到第一個鞋帶孔了。諶龍興奮的將鼻子進，對著靴子裏一聞，那種夾雜著精液和腳汗味，皮革味的純男性陽剛，讓諶龍的雞巴硬的更痛了。海峰還在幫佟大為打著手槍，而江宏恩已經開始幹著佟大為的嘴了。佟大為額上的汗水越留越多，他想呻吟，但是嘴裏另一個男人的陽具讓他無法出聲，他感覺到自己的背脊越來越麻，他的拳頭握緊，手臂鼓起肌肉。這些高潮前的象徵都在江宏恩眼中。他對著海峰大喊，「用他的靴子接住他的精液，他快射了！」海峰一驚，趕緊拿起那雙大靴子，套住佟大為的肉棒，可是佟大為的陽具又粗又長，竟然無法完全套住，讓佟大為的大龜頭碰到鞋底的鞋墊，這一個奇妙的碰觸可不得了了，一道電流通往佟大為的睪丸，他開始發射了。精液一道一道的噴射，有些甚至接不住，海峰心急的想接卻漏接更多，射到最後，海峰雖然有很多都沒接到，但是最後一看，佟大為的精液在靴子裏晃蕩著，不比剛剛鄭愷的少。兩個壯碩的憲兵都往後一倒，這一倒讓江宏恩的陽具從佟大為口中稍稍滑出，江宏恩順著動作，先將他濕漉漉的陽具抽出，滿意的看著兩個憲兵被扯掉一半的衣服，一隻腳還套著靴子，一隻腳只剩下黑襪子，兩個憲兵大口大口喘著氣。海峰和諶龍羡慕的看著江宏恩，「爽不爽，憲兵的嘴好不好幹？」江宏恩沒有回答，只是笑著對著兩個憲兵說，「很累吧！嘴渴不渴啊？」他給海峰和諶龍使個眼色，兩個人立刻心領神會，分別拿起佟大為和鄭愷的靴子，準備將他們自己的精液還給他們。可是卻被江宏恩叫住。「自己的有什麼好喝的，交換！」諶龍和海峰淫蕩的笑著。諶龍放下鄭愷的靴子，他們想先對付比較好對付的。海峰拿著佟大為的靴子，諶龍到鄭愷身後一手勒住他的脖子，一手掰開他的嘴，無視于鄭愷的掙扎，佟大為憲兵靴裏滾燙的精液大量的滑進他的口中，很自然的滑進他的食道，海峰倒完後，諶龍還不放開，他要確定看到鄭愷把精液吞乾淨了才放手。鄭愷掙扎的的將精液吞乾淨後，諶龍才鬆開一雙鐵臂，一鬆手，鄭愷立刻做起嘔來。陷入情欲的三人毫不憐憫，只是一徑大笑。江宏恩看向今晚的重點，佟大為感覺到他的視線，氣急敗壞的大叫，「幹，你們這些變態，還想幹什麼……」話還沒說完，諶龍已經來到他身後，照著剛剛對待鄭愷的模式，勒緊佟大為的脖子，另一隻手努力張開他的嘴。佟大為猛的一驚，使盡出奶的力氣想躲開，他挪著身體，抗拒著海峰手中鄭愷的憲兵靴……海峰實在沒有辦法，佟大為遠比鄭愷壯碩多了，他不斷的抗拒著，連在他身後的諶龍都快制不住他。江宏恩笑了笑，「海峰，你去幫諶龍，讓我來！」海峰把手中的靴子交給了江宏恩，跑到了佟大為身後，跟諶龍一人一邊箝制住佟大為不安分的身體，兩個壯碩的大男人緊緊抓住他，這一次他真的掙不開了。江宏恩滿是欲望的笑著，海峰開佟大為的嘴，雖然被強迫著，但是佟大為仍然怒瞪著江宏恩。江宏恩走上前去，「好好享受！」說完就開始將鄭愷的精液倒進他嘴中。濃稠的精液緩慢的流動著，沿著靴統來到靴口，滑進了佟大為的嘴中，他想合起下顎，卻被海峰強迫開嘴，大量的精液流入他的食道，那腥膿的味道惹的他一陣反胃，但是他完全動不了，只能任命的把別的男人的精液吞進肚子裏，更令他感覺到罪惡與羞的，竟是在這樣的羞辱下，他的陽具竟然還是勃起著。過了好久，江宏恩才將到的一滴精液也不剩的靴子移開，看著佟大為困難的吞咽，終于將精液完全吞進肚裏。後頭的諶龍和海峰這才哈哈大笑的走向前。佟大為覺得羞辱極了，這三個渾帳！幹！江宏恩笑著，不過他察覺到了佟大為的不滿，他只是笑著，「這樣就受不了了？今晚的游戲才剛開始呢！」佟大為和鄭愷一陣不安，看著眼前這三個壯碩軍人完全硬起來的雞巴，他們感覺到天昏地暗，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江宏恩看看四周，朝著諶龍和海峰吩咐道，「那個佟大為交給我，你們兩個就去用那個鄭愷！」諶龍和海峰一臉淫穢的搓著手，那個佟大為太難搞了，交給江宏恩吧！讓兩個去硬碰硬，說不定會很好玩。海峰很快的將半解開的褲子完全脫下，要諶龍幫他抓住那個也很壯碩的鄭愷，然後不讓他有機會出聲的情下，將半硬的陽具完全插進他嘴中，海峰輕呼一聲，真爽啊！諶龍在鄭愷人身後緊緊扣住鄭愷也在掙扎，只是掙扎力道不大的身體，渴望的看著海峰，「海峰，等一下換我！」「好……好……爽啊！」海峰忘情的來回抽動，一顆大龜頭完全卡進鄭愷的喉嚨中。江宏恩在一旁邊看邊笑，轉過頭來看著一臉呆楞的佟大為，「該我們了！」驚恐，憤怒和仇視回到了佟大為眼中。「你這個死變態，你要做什麼？」佟大為憤怒的咒著。江宏恩只是聳聳肩，他拿起一旁的繩子，一隻手舉起佟大為一邊還穿著靴子，一邊只剩襪子的雙腳，用力的向佟大為的頭部方向一折，露出佟大為圓滑堅硬的臀部。但是，這個動作卻惹的佟大為痛苦的大叫。「該死……放開我……」他大吼著。江宏恩殘忍的笑著，健壯的雙臂分開佟大為的雙腿，將他的兩隻粗壯的腳跟手綁在一起，佟大為整個人呈現大字形，可是卻從腰部地方被對折著。江宏恩的意思很清楚了，他不想浪費時間，他要直接奸淫佟大為。佟大為雙腳舉過頭，他的雞巴現在正對準自己的臉，他痛苦的喊叫著，「放開我，你這個變態，你要做什麼？」一旁的諶龍興奮的看著，「好耶！大鳥宏，幹死這個囂張的憲兵！」江宏恩完成捆綁動作，興奮的站起來，他穿著軍靴的一腳踩在佟大為的臀部，把他當成球一般作勢來回晃動著，「我最喜歡這樣強暴男人，喜歡聽到像你這樣壯碩的男人求饒！」這畫面看的海峰興奮不已，更用力的幹著鄭愷的嘴，他的臉脹紅到極點，手緊抓著鄭愷的頭，將自己的雞巴狠狠的送進去。沒多久，他就射出了第一發。「我射了！我射了！把我的精液都吞進去。」海峰緊緊的押著鄭愷的嘴，他完全躲不開，只得再度吞進腥臭的男人汁液。諶龍興奮不已的上前拉開了海峰，「該我了！」把自己早就掏在外面的陽具送了進去。江宏恩笑著，看著這樣精彩的表演，他已經忍不住了，他拿下自己的腳，動手解開皮帶，將原先半開的褲子向下拉到膝蓋，雙膝跪在佟大為的臀部前，準備好好玩用這個壯碩男人。他拿出比小刀，用手探出佟大為的股溝，喁刀子小心翼翼的割開了佟大為的綠色憲兵褲子，佟大為掙扎著，但是江宏恩壓住了他。不一會，連同那件白色內褲也都被割開了。但是，他並沒有直接將陽具給刺進去，他知道以自己的粗大，這樣莽撞是玩不成的。他左思右想，一定找一些潤滑劑。突然間，他看見在佟大為雙腿間的肉棒竟然依舊挺著，他淫蕩的笑著。「剛剛把精液給用完了！現在得找一些東西來潤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捐獻？」江宏恩握起那根幾乎跟自己一般粗一般長的陽具，感到無比的興奮，他開始猛烈抽動著。過去強暴的男人，都沒有一個陽具能跟他比的，今天竟然找到一個能與他並駕齊驅的，而他跟自己一樣都是軍人，這種感覺真是讓他更加的興奮。他繼續猛烈的抽動著，而佟大為再度喘起氣來。佟大為馬眼裏的前列腺液流得很多，幾乎讓江宏恩濕了滿手，借著這潤滑液，江宏恩粗壯的手臂抽動更快速了，從龜頭向下擠壓滑動，猛烈的來到根部，撞擊到佟大為的腹部和陰毛。江宏恩很懂得男人的心理，更知道男人最敏感的地方，他大力的擠壓著佟大為的龜頭，終于，佟大為再度射精，濃稠程度完全不出第一次。江宏恩用手去接，還有許多都射出手外，但是手裏的這些都夠了。他沾起一點，潤滑在自己二十公分的大屌上，剩下的，江宏恩將精液塗抹在佟大為屁眼裏外。佟大為掙扎著，「幹，變態，把手拿出去！」江宏恩不理他，依舊以自己的手指在佟大為緊實的屁眼進進出出的。他想的沒錯，這男人的屁眼應該沒人用過。一旁諶龍還在幹著鄭愷的嘴，而海峰已經開始玩弄著鄭愷的屁眼了。他殘忍的將一根，兩根甚至三根手指插進去，而鄭愷因為含著諶龍的雞巴，只能痛的不斷冒冷汗。海峰笑著，「這可真緊啊！我要來幹幹看！」說完，毫不潤滑的就將他大如雞蛋的龜頭刺進鄭愷屁眼口，鄭愷痛的無法出聲，只能試著要閉起嘴唇。這樣子卻和了諶龍的意，閉緊的唇含住他的莖幹，這樣的刺激一波接一波，沒多久他也射精了！海峰抽出他濕淋淋的陽具，喘氣噓噓的向後退了幾步，把空間讓給海峰。一得到伸展，他立刻將身子完全壓上鄭愷，企圖制止住他。然後……他的陽具一寸一寸進入，而鄭愷也痛叫出聲，「天啊！好痛，出去，拿出去，幹……幹……好痛……」說著說著，鄭愷的眼痛的都流了出來。諶龍看的哈哈大笑，「海峰，快幹，幹爆他的屁眼！快啊！」海峰受到鼓舞，完全不理會鄭愷還無法忍受疼痛，就開始大力抽動起來。鄭愷繼續哀嚎著，一雙手推拒著壓在他身上的海峰，嘴裏痛著。海峰被他推的很煩，暫時停止住抽動，一拳就揮在鄭愷臉上，「幹，給老子閉嘴！」鄭愷繼續掙扎著，嘴角留著血，「放開我，這實在太痛了……」海峰不管他，只是稍微舉起身子，兩隻手抓住鄭愷的腳，用力的向上壓著，直到鄭愷的憲兵靴碰到了自己的頭，海峰才繼續自己抽插的動作。但是這樣的動作讓鄭愷更是痛苦，只能不斷哀嚎。佟大為看著這樣的畫面，額頭上冒著冷汗，隔著自己的腳瞪著江宏恩，「你們這些變態！」江宏恩低下頭，看著佟大為，「我對你很好了，你看我還幫你潤滑，」往他的屁眼一摸，假裝驚訝的說，「我得趕快了，免得精液要幹了！」江宏恩淫笑著，抓住那兩隻舉起的粗壯大腿，二十公分長的大肉棒挺著，龜頭最先突破禁地，接著向前一擠，順著精液一滑，至少進入了二分之一。江宏恩滿意的看著，很順利，不像以往強奸別的男人，進去一半就流血了，這次應該不會。他在用力一推，驚訝的看著這個男人竟然能將他二十公分長的陽具完全吞沒。江宏恩起頭，看著佟大為還在試著掙扎，可是被綁成這樣他已經沒有逃脫和反抗的機會，他的眼底有著極端痛苦，眼眶濕濕的，可是他咬著唇不讓自己喊出聲，他的眼神依舊瞪視著江宏恩。江宏恩淫蕩的笑著，身子向前壓去，隔著佟大為的大腿與他緊緊貼密，他的手撥動著佟大為因疼痛軟去的陽具，另一隻手向手撫摸著他的軍靴，這個壯碩的男人真有本事，只經江宏恩一套弄，陽具再度勃起成射精前的狀態，像野獸一般。「我會讓你的陽具今天晚上忙不停的！」說完，江宏恩開始扭動腰，陽具像活塞一般進出佟大為的屁眼，他也用手繼續套弄著佟大為的雞巴。江宏恩的做愛是很激烈的，因為他記得他是在強暴人，他猛烈的抽了出來，等到幾乎要完全退出時，再將陽具擠進去。他努力的向下壓著佟大為，幾乎要將佟大為的腿給壓翻過來。他套弄著佟大為陽具的手速度也加快，他甚至用指甲去摳著他的龜頭。一旁的三人大戰，也是同樣精彩。海峰和諶龍輪流進出鄭愷的屁眼，射了許多次的精液。海峰玩了三次，諶龍射了兩次。連在休息的時候也不放過，海峰從一旁找來一根銅棒，大約比他的雞巴還粗上一點。他用手沾抹著從鄭愷屁眼裏流出的精液，抹在銅棒上。然後，他插了進去……「啊……」鄭愷痛苦的哀嚎著，身體痛的顫抖，陽具剛被諶龍弄得勃起又軟了下去。海峰笑著抽動陽具，卻在發現一件新鮮事時，叫著諶龍過來看。諶龍抹著自己的雞巴上的汁液，「什麼事啊？」海峰笑著做給他看，「你看，我把這根銅棒捅到底時，你看，這小子的雞巴竟然會跳動？」諶龍淫穢的笑著，「你捅到他的攝護了啦！」海峰笑笑，繼續握著銅棒抽插著鄭愷的屁眼，諶龍說，「你就這樣幹幹看，看會不會把他幹到射？」「好！」海峰接下任務，不停的抽插著，而鄭愷的陽具在這樣的刺激下又再度勃起，怒張的龜頭分泌著被銅棒擠壓著的前列腺液，不一會，在諶龍海峰的大笑下，鄭愷真的射精了！他射的又急又猛，一大灘的精液全都沾附在他自己的腹部和胸膛上，這種夾雜著痛苦和快感的高潮比一般的高潮都還要猛烈，他全身顫抖著迎接高潮，卻又無法忘記插在屁眼裏的那根粗棍子。他的身體猛烈的顫抖，因為高潮很強烈，可是每一次動到身體那屁眼裏的异物又弄得他滿是痛楚。一旁幹著佟大為的江宏恩看著那畫面，不自覺的加快了抽插的動作，他抓住佟大為穿靴子的那只腳，他已經無法分神幫他打槍了，他努力的想將他的雞巴放到屁眼更深處，隱約間，他幾乎已經碰觸到了佟大為的攝護腺，每撞擊一下，佟大為的陽具就顫動一次，馬眼汩汩分泌著液體，沿著莖幹往下流，來到會陰處，最後甚至流到了兩人交合的地方。江宏恩的背脊一陣麻癢，像一股電流一般的刺激著他的睪丸，大睪丸開始收縮，他知道他要射了。他順手握緊佟大為的睪丸，用力擠壓著，想讓這個壯碩憲兵跟自己一起達到高潮。沒多久……江宏恩狂吼著，「你這個婊子憲兵，我要射啦！你也一起射吧！」他加大手裏的勁道，捏著佟大為的睪丸和龜頭，自己的精液更往佟大為腸子裏奔騰而去，而佟大為的第三次射精猛的讓江宏恩攔都攔不住，直往他臉上射去。江宏恩爽著喘氣，拉過佟大為穿著靴子的腳，隔著皮革聞吸著那純男人的味道。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漸漸抽出自己漸軟的陽具，向後一退，坐在地上休息。一旁的諶龍和海峰越玩越離譜，到最後甚至將鄭愷的憲兵靴子的靴頭塞進他的屁眼裏去，而海峰拿著地上撿來的小皮管，殘忍的笑著，他握起鄭愷的陽具滿意的看著那因不斷射精而張的大大的馬眼，「玩點新鮮的！」無視于鄭愷的哀求，他將那條小皮管塞進鄭愷的馬眼裏，一點一點的將皮管給推進。鄭愷完全無法忍受有异物進入自己的陽具裏，只得放聲哀嚎，全身不斷的扭動著，海峰給諶龍一個眼神，諶龍再度到鄭愷身後將他緊緊箝制住，不一會，那條小皮管已經完全沒入鄭愷的陽具中。海峰滿意的看著自己的作品，看著鄭愷全身冒著冷汗，諶龍放開了他，而這時他們終于注意到已經在一旁休息的江宏恩。而那個佟大為依舊保持著折的姿勢，只是他的屁眼還不斷流出江宏恩的精液。「大鳥宏，那個佟大為好幹嗎？」海峰對他淫淫一笑，似乎也想試試。江宏恩聳聳肩，照他過去的經驗，這個佟大為不容易征服，瞧他從頭到尾沒有一絲求饒的喊叫，而那個鄭愷則是哀嚎不已。他還要強暴他幾次，至少要聽到他的求饒。至于怎麼強暴，多的是方法！他看著鄭愷，發現他全身的顫抖，他笑著，「你們別把人給玩死了！」海峰聳聳肩，來到鄭愷面前出其不意的抽掉他陰莖裏的皮管，惹的他一陣痛呼，雖然痛苦，可是他的陽具卻不爭氣的硬了起來。鄭愷喘著氣，今天一天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射了多少精液了。江宏恩看著兩個癱在一旁的好友，忽然腦袋一閃而過，「你們還行嗎？」他想到一個折磨佟大為的方法。諶龍聳聳肩，海峰則興奮的搓一搓陽具。「還有什麼把戲嗎？」江宏恩笑著，「有，還可以賺錢呢！」諶龍和海峰眼睛一亮，「怎麼做？」江宏恩先賣了關子，只是說道，「幫他們把衣服穿好，靴子套上！帶他們回營區。」諶龍和海峰不懂，但還是照著做，他們幫佟大為和鄭愷穿好身上衣服，還把那一腳裝過精液的憲兵靴幫他們套回去，再把虛弱的兩人解開。「走，把他們帶回營區！」江宏恩帶頭，諶龍和海峰如來時一般，一人拖著一個憲兵走回營區。回到了營區，這五人個沒有走正門，而從旁邊的偏門進入，馬上來到了浴間。這時候剛好是陸戰隊的洗澡時間，一群人看著應該在休假的三個人不但回來了，還拖回兩個憲兵，實在覺得很奇怪！「大鳥宏，你這是幹什麼？這兩個憲兵是誰啊？」諶龍和海峰把兩個人放下，江宏恩笑著對大家說，「弟兄們，我們三個給大家帶樂子來了！」其中一個壯漢開口嘲諷道，「看到憲兵我就有氣，上次被憲兵抓包過，哪還有什麼樂子啊？」「當然有，大夥跨下的雞巴可以找樂子啊！」諶龍和海峰將兩個憲兵轉過身，只見兩個人的綠色憲兵褲都破了洞，江宏恩怕大家不懂，主動掏出自己的陽具，拉過昏昏沈沈的鄭愷，將他按彎在地上，一把將自己的陽具刺了進去。江宏恩邊抽動，邊說著，「就是這樣取樂子，只是各位得付一點錢……」江宏恩滿意的看著一群壯碩的陸戰隊員沖向攤在一旁佟大為。他嘴角淺淺一笑。輪暴應該可以讓他求饒了吧！一個一個壯漢輪流給佟大為的屁眼捐獻精液，這些雞巴都很粗大，有些甚至遠超過江宏恩和自己的。佟大為咬著牙，發現自己漸漸沈溺于其中。自己跨下的陽具又射精了，就射在自己的靴子上。江宏恩笑著，邊扭動著腰，他發現看著別人強暴佟大為比自己還刺激，沒多久，他硬挺的陽具在鄭愷屁眼裏射出第二發精液。他推開鄭愷，發現自己還是比較想征服佟大為。他回到佟大為面前，將陽具塞進迷蒙的他口中，繼續抽動著。現場的一些陸戰隊員，轉戰一旁的鄭愷，一個接著一個的輪奸他。看著這個畫面，江宏恩淫笑得低下頭，在佟大為耳邊輕輕說道，「這樣爽吧！」佟大為無法回應，因為，他已經完全屈服了！屈服于被一個男人強暴！自從上回幹過那兩憲兵之後，江宏恩，諶龍與海峰拍下了佟大為與鄭愷的全身裸照，威脅他們必須隨傳隨到，聽從命令，否則這一整套『猛男照片』，將會流傳各大同志網站。從那天開始，江宏恩常常在放假時跑去找佟大為，在那一雙英俊卻憤恨的眼睛中，掏出他二十公分的肥大陽具，瘋狂的幹著佟大為的屁眼，甚至有一次更刺激的，他趁著佟大為輪完站崗勤務後，把他拖到一旁的叢林裏，將佟大為綁在樹幹上，狠狠的幹著這個英俊的憲兵。「你到底想怎麼樣？」佟大為憤恨的吼著，穿著晶亮憲兵靴的腳不斷揮動。扒下他的綠色制服，裸露那穿著內衣的壯碩胸膛，「我以為，你也跟我一樣玩得很開心……」江宏恩穿著軍靴的雙腳開佟大為被綁住大腿，「不是嗎？有照片為證啊！」一聽到照片，佟大為全身都軟了，「拜托，那你快一點，我還得回去報到！」江宏恩笑了笑，壓低佟大為面對樹幹的身子，高他的臀部，用自己濕滑的大龜頭頂了頂佟大為被自己幹開了的屁眼，「你的屁眼可不像你這麼不甘願……」繞過佟大為的身子，撫摸著佟大為早已勃起的陽具，「還有你的雞巴也是……」腰杆一陣，江宏恩奮力一挺，大如雞蛋的龜頭擠進佟大為的屁眼裏。照理說常常被幹，佟大為應該已經習慣了，可是江宏恩過度碩大的陽具，讓他還是痛呼了聲，「幹他媽的，真痛……」四公分的莖幹沿著腸道滑進，像是過了好久好久，江宏恩兩顆大睪丸這才碰觸到佟大為的臀部。江宏恩喘了口氣，「真有你的，你的屁眼還是這麼緊！」手開始套弄佟大為的陽具，從龜頭裏流出大量的前列腺液，幾乎弄濕了佟大為的內褲與憲兵褲。他是個標準的异性戀，可是卻也是個標準的男人，他痛恨自己竟是在一個男人的挑撥下才勃起，卻也無法自己的想要一射為快。腰擺動的速度越來越快，套弄佟大為肥大雞巴的速度越來越快。兩個人像是在比賽誰最先射精，然而，雙手被捆住，完全受到擺弄的佟大為完全無法控制自己，江宏恩用力一捏他的龜頭，他就再也忍受不住的將精液全數射了出來，射在樹幹上。「你射了？」江宏恩沾起龜頭上殘留的精液，看著那白滑的液體，很好奇的放進嘴裏嘗一嘗。嗯！既腥又咸，屬于男人的味道。感覺到自己的龜頭一再膨脹，江宏恩知道自己的高潮要來了，扣緊佟大為壯碩的腰，想將自己緊緊埋進他屁眼裏。龜頭馬眼一張一闔的，終于將那又濃又稠的精液射進佟大為屁眼裏。江宏恩抽出自己的陽具，因為雞巴還是硬的，所以還無法穿起褲子，他解開了捆住佟大為手腕的繩索，佟大為轉過身癱倒在地，江宏恩的精液大量的從屁眼裏流了出來。儘管佟大為的雞巴還微微挺著，但他已經累壞了。江宏恩蹲下身子，親吻佟大為的陽具，「接下來我們要移防了，可能會有一段時間不會來找你。」佟大為的眼睛亮了亮，以為自己可以逃出這不該有的情欲游戲，可是江宏恩的話讓他再度跌入穀底。「可是我手上有照片，就算你退伍了，你還是要乖乖聽話！」無視于佟大為失望又憤恨的眼神，江宏恩哈哈大笑的轉身走人。徹底撂倒一個男人，那樣的樂趣怕比射精還舒服。移防後，一直到第二個禮拜所有事情才安定下來，而江宏恩諶龍海峰這才能再度一起上街休息。海峰看著江宏恩，很生氣的大喊著，「大鳥宏，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去找佟大為爽快？」諶龍摸了摸綠色軍褲裏的肥大雞巴，「就是，好歹也是兄弟啊！」江宏恩笑著看看四周，「別吵了，這不就帶你們出來玩了嗎？」海峰諶龍一聽，這才興高采烈的摩拳擦掌起來。四處看著有沒有合乎他們要求的貨色：英俊，壯碩的男人。看往街道的一旁，江宏恩發現了一個獵物，「海峰諶龍，你們看！」他指往街道旁的一個正在停放重型機車的交通警察。「天啊！大鳥宏，那是條子耶！你該不會想強暴條子吧！」江宏恩笑著先是搖搖頭，再點點頭，「我的確對他有意思，你看他跨下突起的有多明顯，還有他還穿著長靴。但這都不是重點，你看那個交通警察，是不是長的很像一個人？」海峰與諶龍仔細盯著那交通警察看，看了一會這才發現，「長的好象那個……利豐！」江宏恩點點頭，「對！利豐，上次被我們三個強暴的那個體育系學生！」江宏恩嘴角噙著淫蕩的笑容，想著那一次的艷遇！撞球室裏，香的霧繚繞著，整間位處于地下室的撞球間顯的很灰暗，江宏恩，諶龍和海峰趁著放假時出來敲兩杆。江宏恩拿著球杆對準母球，「進！」子球落袋。海峰很沒耐心的喊著，「大鳥宏，別打了，趕緊去找個人來幹還比較有意義！」他的雞巴硬的都疼了。諶龍也淫笑著，「對啊！大鳥宏，我也很想找個人來幹一干！」「別急，讓我打完這一局！」在敲出一球。就當海峰不高興想要抗議時，一旁傳來一陣聲音，語帶挑釁，「看你們還滿會打的，要不要比一局啊！」江宏恩轉過身，看向說話的人。那是兩個年輕人，長的都很英俊，比較高的那一個約有一百八十五公分，體型相當壯碩，他穿著一件襯衫，和一條緊身牛仔褲那條緊身牛仔褲將他的跨下緊緊包覆住。他還穿著一雙靴子，將牛仔褲筒收在裏頭。另外一個人也很壯碩，但比較矮一點，約只有一百八十公分，他穿著運動衫和運動鞋，朝氣蓬勃的樣子相當吸引人。終于找到了！江宏恩看了看諶龍與海峰，三個人心理想的事情都一樣。終于找到今晚泄欲的物件了！江宏恩放下杆子，「你們成年了嗎？」嘴角帶著諷刺！比較高的年輕人笑了笑，「剛滿二十，我們是體育系的學生，我叫利豐，他叫文宏！」江宏恩笑了笑，「體育系？我怎麼敢跟體育系的比賽？」利豐笑了笑，「我在學校也不是主修撞球的，只是看你們挺會打的想要挑戰一下！」「有種！」江宏恩別有深意的笑著，「可惜我不是小男孩，不想玩這種小孩才玩得游戲！」「你是什麼意思？」「你二十歲了？那就做點男人才做的事，比一局打個賭！」「賭什麼？」「如果我們輸了，」江宏恩比了比自己，海峰和諶龍，「隨你們差遣。」利豐搭住文宏的肩，「那我跟你們一樣，如果我們輸了，隨你們差遣！」「一言為定！」握住雙手。五個壯碩男人的比賽就此展開。然而，利豐不敢相信的事，他以為自己倚著體育系資優生的資質，什麼運動游戲會不上手，然而，從比賽開始到現在，江宏恩每一杆都進了洞，他根本沒有上場的機會。就在坐冷板凳的情下，利豐和文宏輸了。他們放下手中的竿子，連上場都沒機會就輸了。「我們輸了！」利豐英俊的臉龐有一絲不甘，「隨你們差遣！」「那走吧！」江宏恩將竿子放回原處，吩咐海峰去算帳。「走去哪？」利豐不懂。「不是要隨我差遣？難道你怕了？」利豐一挺胸，「走就走！」五個男人走出撞球間，來到江宏恩停車的地方。上了車，經過二十分鐘的車程，終于來到了目的地，郊區的一間廢工寮。利豐終于發現有點不對勁了，「這裏到底是哪里？」他和文宏都被推下了車。海峰笑著說，「別擔心，我們不劫財，也不是帶你們來做壞事！」利豐和文宏肩並著肩，怕自己掉入了什麼險境。就是因為仗著自己的壯碩身材，和柔道與空手道的身段，這才趕去挑釁別人。希望不要是自己跳入了虎坑。「你們到底要做什麼？」利豐大吼著。江宏恩完全不害怕的走上前去，「剛才不是很大膽的嗎？」躲開利豐揮出的一拳。文宏沖上了前，準備江宏恩一個過肩摔，但是卻被江宏恩巧妙的給躲開了，反倒是自己摔了個狗吃屎，跌倒在海峰與諶龍面前。江宏恩對上了不斷揮拳的利豐，全部都安然的躲了開，一閃身。江宏恩的身子反而繞到了利豐身後，一隻粗壯的手臂纏住了利豐的脖子，「看著我的衣服，我可是海軍陸戰隊的，你的三角功夫對我可說是沒有用的！」手刀砍向頸項，利豐昏倒在地，而文宏也被海峰給打昏了。海峰趕緊蹲在文宏身邊，一雙手來回隔著運動褲撫摸他的陽具，「現在的小孩發育可真好啊，這小子的雞巴真他媽粗的！」拉下運動庫和內褲，一條軟軟的雞巴和兩顆睪丸全都漏在外面，雞巴龜頭還有一半被包皮包住，顫抖的莖幹受到了海峰的刺激慢慢的要站了起來。但在還沒勃起前，文宏的陽具已經有八公分長了。江宏恩笑了笑，彎腰一把將利豐扛在肩頭，「進來吧！把我們的客人弄感冒了可不好！」工寮內並不淩亂，還擺著一張床和幾條棉被。江宏恩將利豐摔在床上，拿出繩索捆綁住利豐的雙手和雙腳，繩索一端綁在鐵窗上。顫抖的雙手透露著興奮，江宏恩解開了利豐的緊身牛仔褲，一件誘人的緊身內褲誇張的被內褲裏的巨獸大著，江宏恩將牛仔褲再往下拉拉至膝蓋處，一隻粗大的手隔著內褲搓揉著褲子內的野獸，特別是那顆飽滿的野獸頭。不一會兒，利豐的龜頭穿出了內褲，直挺挺的指向肚臍眼。拉下內褲，那條野獸完全沒了束縛，又濕又滑的龜頭直指著江宏恩。江宏恩笑著搖搖頭，伸出手開始套弄那根雞巴。一旁看著諶龍處理文宏的海峰看見了江宏恩的搖頭，「大鳥宏，搖什麼頭啊？」江宏恩笑了笑，「我以為這傢夥會有套好裝備的，沒想到大概只有十五、六公分！」套弄的力氣越來越大，利豐的呼吸很大聲，臉色潮紅。諶龍笑了笑，隔著綠色軍褲撫摸江宏恩的陽具，「他們還只是學生，那能跟你比啊？」一旁海峰喘著氣，「就是，這個文宏也只有十七公分，不過倒是挺粗的！』最後用力一套，直接揉捏著利豐的龜頭，受不了這種刺激，利豐大吼一聲，射出又濃又稠的精液，但在這一刻，卻也醒了過來。「你們……你們……」太過強烈的高潮讓他說不出話來。將手上的精液和不知名的液體都擦在棉被上，江宏恩的眼底只剩下欲火在燃燒，「舒服嗎？」不自覺的點了點頭，但卻又趕緊搖搖頭。緊張不滿利豐英俊的臉龐，讓他幾乎忘記的後頸的酸痛。江宏恩看向已將文宏脫個一乾二淨的海峰，「海峰，諶龍，今天晚上想怎麼玩？」海峰撥了撥那粉紅色的龜頭，笑著說，「強暴他們好了！」江宏恩笑笑點點頭，覺得這個提議跟他腦袋想的幾乎一模一樣。他站起身，脫下自己的褲子和內褲，露出那條驚人的陽具，「這個利豐交給我，那個文宏就交給你們了！」海峰與諶龍笑得很淫蕩，兩個壯碩的男人一前一後的壓上了文宏壯碩的身子。諶龍將自己的陽具全然塞進他嘴中，瘋狂而用力的幹著那張嘴。最為瘋狂的，是海峰定要在毫無用潤滑的情下，將他十八公分的雞巴幹進文宏屁眼裏。碩大的龜頭開緊閉二十年的屁眼，痛苦一瞬間降臨，文宏痛苦的呼吼，一瞬間醒了過來，「幹，你這個變態，把東西拿出去……痛……」聲音消失在諶龍的巨大陽具刺進口時。並不是這麼順利的，一直到文宏的屁眼裏流出了鮮血，才稍稍有了潤滑，海峰腰一挺，終于將整根雞巴推進那處子洞。文宏的水流個不停，哀嚎不已，讓滿臉汗水的海峰大笑出聲，「你個娘們，哭成什麼樣子？讓我提醒你一下，你可有這條東西，你可是個男人喔！」抓住那條早就軟掉的陽具，在海峰的套弄下，火熱的陽具有虎虎生風了起來。看著這驚心動魄的畫面，利豐冷汗直冒，看著一直不動手的江宏恩，他的心跳的更快！「你……到底……」聲音消失了，因為他看江宏恩的陽具膨脹到他不敢想象的地步。在學校時常跟同學一起洗澡，也常看見許多大鳥的，就連自己的陽具怕也夠資格稱為重裝備，但在這個男人面前，他還只能稱做是小孩。捧這那條二十公分的陽具，江宏恩爬上了床，兩隻手臂舉起利豐的雙腿，靠在自己的肩頭上，濕滑的龜頭與幹的屁眼形成對比。利豐害怕的想求饒，「別這樣，我不是同性戀……」江宏恩低下了頭，吻了吻那張英俊的臉龐，「別有太多反抗，反抗越多你會越痛！」那顆龜頭突如其來的刺進那屁眼，這屁眼緊窒的程度超乎他的想象，幾乎夾痛了他的龜頭，也讓利豐痛呼出聲。但江宏恩完全不理會，徑自挺著腰，想將自己熱燙的陽具完全刺進那溫暖的徑道裏。屁眼越稱越開，像是沒有止境的往兩邊撕裂，鮮血直流著。「拜托，我求你，這真的好痛，把他拿出去，我拜托你……」利豐哀嚎著，求饒著。像是獲得了回應一般，文宏也開始呻吟著，但他嘴裏有著諶龍的雞巴，無法說出話來。「到了！」江宏恩大喊一聲，整個人已經完全壓在利豐身上，他已經完全插了進去，他的睪丸已經碰觸到利豐的大腿。而在同一時間，文宏也射出了精液，噴灑在糾纏在一起的諶龍海峰與文宏三個人身上。「要開始了！」江宏恩拍了拍利豐蒼白的臉頰，腰杆完全不理會利豐的拒絕似的徑自擺動起來，在完全沒有潤滑的情下，這樣的摩擦透著一股詭异。碩大的龜頭摩擦著徑道，竟然讓不停哀嚎的利豐也喘息了起來，他的陽具竟然挺了起來。一旁海峰也持續的擺動著，碩大的陽具一下子全然抽出，一下子又沒根到底。攪的文宏的也喘著，而在他口中的諶龍雞巴也在連續幾下猛烈的衝撞中射出了精液，腥鹹的男性液體完全滑進他喉嚨中。諶龍喘息的退了出來，興奮的身體卻讓陽具還軟不下去。他推了推海峰，「海峰換我幹了，你去幹他的嘴啦！」海峰退了出來，「交棒！」諶龍看著那完全被開的屁眼，還流泄出透明的汁液，他興奮的將雞巴毫無障礙的刺了進去。海峰挺著陽具，將雞巴刺進文宏口中。他想將自己高潮的精液全射在他嘴裏。過了好久好久，那插在利豐屁眼裏的陽具還在奮戰著，而利豐不知該是呻吟著，還是應該哀嚎著，屁眼的痛楚還在，但身體像是燒起來一般。看著那張潮紅的臉，江宏恩滿是汗水的臉上聚起一副佞笑，「爽不爽啊？」利豐差點要點頭，但是理智逼的他還是用力搖了搖頭，「不……爽……」但這個答案卻讓江宏恩幹的更加用力。「那是我失職了，我會幹到你爽為止的！」每一下都是深深的刺入到底，再也不是什麼九淺一深。隨著江宏恩每一下的衝刺，雞蛋大的龜頭幾乎都撞擊到利豐體內深處，戳刺著他的射護腺，每戳刺一下都讓他的陽具顫了顫。一旁的文宏仍舊在哀嚎著，而且哀嚎聲越來越大。因為諶龍和海峰兩根肥大的雞巴正以不可思議的姿勢，一起插入文宏的屁眼。海峰躺在文宏身下，他的雞巴隔著文宏的睪丸探進他的屁眼裏，而諶龍壓在文宏的正上方，他的陽具向鑽洞一般的費盡力氣這才與海峰的雞巴同處一穴。兩根同等粗肥的陽具幾乎要割裂了文宏的屁眼，讓他邊哭邊哀嚎著。這樣擠在一起，要動實在很困難。海峰吩咐諶龍，他們二人一人抽動十下，輪流進行奸淫。諶龍先是抽動了十下，除了感覺到文宏的屁眼腸壁的溫暖外，也觸碰到海峰雞巴的熱燙。再來換海峰抽動，也是同樣狀。速度越來越快，撞擊越來越強，文宏的眼神越來越混亂，他已經不知道一開始的痛楚跑哪里去了，只知道像是有兩條巨蟒鑽在他屁眼裏，搔的他的陽具也硬了起來。不同于以往的摩擦，讓諶龍與海峰的精關再也鎖不住。一道又一道的激流直往那屁眼裏射去。江宏恩邊幹，邊看著備極刺激的畫面，轉過頭看著身下的利豐，「想試試看嗎？」利豐趕緊搖搖頭，這實在是太殘忍了。他勃起的陽具龜頭濡濕著，顫抖的身體因為屁眼隱約的疼痛的冒著冷汗。三十分鐘過去了，可是江宏恩似乎還不想射精，粗如樹幹的陽具依舊速度一致的進出著。慌亂的眼神看著早已昏過去了文宏，他啞著嗓音說著，「你到底……要射了沒？」「謝謝你的關心，就……」扣緊利豐粗壯的腰，「要來了！」就像是做SPA一般，那水流的衝擊速度一模一樣，直接撞擊進利豐的身體裏，那熱燙的精液甚至燒灼著利豐的射護腺，這種種的刺激再也抵擋不住利豐年輕身軀幾欲潰堤的欲望，他的陽具抖了抖，再度射出大量的精液。江宏恩，諶龍與海峰退到了床邊，一臉滿足的看著癱在床上的兩個年輕小夥子。兩個人衣衫不整，屁眼處還流著大量的精液。江宏恩走上前，撥弄著利豐癱軟的陽具，滿意的看著他再度勃起，「兄弟們，讓我們來慰勞一下這兩個體育系學生吧！」隨即套弄了起來。諶龍和海峰也跑去玩弄著文宏的陽具。過了十幾分鐘，兩人接連射精，雪白的液體劃過天際。然而，射完精液了，江宏恩並沒有放過他們，再度套弄著他們的陽具，果然是體育系的學生，一下子又虎虎生風了起來。就這樣，一道又一道漸漸變弱的精液噴射著，三個人熱此不疲的幫助利豐和文宏自瀆，直到他們哀嚎聲漸起，那精液由不肯歇息般的繼續涓流而出。那一夜就在兩個年輕人不停的射精中結束了。回想那一夜的瘋狂，三個壯漢當街就開始戳揉著自己漸漸勃起的跨下。江宏恩看著遠方那個貌似利豐的壯碩交通警察，心裏開始盤算著什麼。看著諶龍海峰一臉淫穢，江宏恩笑著說，「不知道這個長的像利豐的警察幹起來怎麼樣？」諶龍想玩，但卻也有點擔心，「大鳥宏，他是個條子耶！我們要怎麼幹他？」江宏恩笑著搖搖頭，確定自己要實行這個計畫：他要幹這個壯碩的警察。調整一下綠色軍褲內的勃起，「我有一個計畫，你們照著我說的做，今天晚上就會有很好玩的事情發生！」「是什麼計畫？」「就是這樣……」從陰暗的巷子裏，諶龍匆匆忙忙的跑向那一名壯碩的警察。他气喘吁吁，擦拭著臉上的汗水，「警察先生？警察先生？」「有事嗎？」那名帥警察看著海峰的一臉慌亂。「我……我的朋友在那邊巷子理出了車禍，麻煩您幫我的忙，跟我去處理一下！」「好吧！雖然我已經值勤完了，還是幫你去處理吧！只是我一個人可能會不夠，讓我請總部幫忙……」「先過去再說吧！」諶龍在拉著警察就往前跑，跑過幾條巷子之後，來到了比較陰暗的角落。「你朋友……在這裏出車禍？」警察走進巷子口，看著昏暗，渺無人，且狹窄的巷子，他的臉上布滿了疑惑。諶龍臉上笑著，原先的慌亂已經消失了，他走向警察，「是啊！就在這裏，絕對沒錯！」「你……」看著諶龍一步步逼近，帥警察拿出警棍，「你要做什麼，後退！立刻後退……」碰的一聲，警察昏倒在地上。海峰站在警察身後，手裏拿著條白毛巾，那條毛巾沾滿了乙醚。「獵物到手了！」諶龍與海峰相視淫笑。江宏恩也走了出來，他蹲在帥警察面前，拿走了他的警棍，呼叫器，一雙手還有意無意的掃過警察跨下的陽具。「先把他帶到個廢工廠裏面綁起來吧！」諶龍海峰一人一邊拖著今晚的『玩具』，兩個人褲襠裏的雞巴都已經高高挺了起來。用工廠裏廢棄的麻繩，將警察的手綁在鋁窗上，穿著重型機車靴腳則綁在一起。海峰贊嘆著，「這獵物還真棒啊！」英俊的外表，強壯的身材。「就不知道這雞巴怎麼樣？」江宏恩笑著接下任務，「我來檢查。」拉開褲子的拉煉，露出一條白色的內褲。江宏恩不急著要與陽具來個相見歡，他只是隔著內褲輕輕的摩擦著，不一會，內褲裏的棍子就漸漸變硬變熱，就在此時，江宏恩一鼓作氣，一把的解開警察的褲子，掏出那一根陽具。「天啊！」諶龍與海峰驚聲叫著，「大鳥宏，你也有比不上人家的時候。」江宏恩沒有說話。因為這一幕太震撼了。眼前的陽具還沒有完全勃起，但是那尺寸已經足足有十五公分，寬度更是超過三公分。江宏恩開始好奇，如果等一下他火力全開，會是什麼樣的盛？突然間，江宏恩看見了警察制服上著一行小字：『利偉』，一個念頭閃過。「我知道他跟利豐是什麼關係了？」「什麼關係？」「他們，應該是兄弟！」海峰和諶龍看了看昏迷的警察，在想想利豐的臉，不自覺的贊成點頭。「而且，這個警察叫做利偉。」利豐？利偉？「沒想到他們倆兄弟都被我們玩上了！」海峰淫蕩的笑著，手掌握住了利偉的龜頭。「大鳥宏，你想怎麼玩？」「當然是強暴他！」江宏恩輕輕的撫摸著利偉的靴子，然後再脫下了利偉的褲子到膝蓋處。「可是只有一個人啊！」江宏恩低下頭去，準備要伺候那一根龐然巨屌，「我們可以安排他們兄弟相見！」海峰鼓掌，「對啊！我們可以把利豐那小子叫來給我們幹！」諶龍也同意，和海峰兩個到角落去撥電話。「記得啊！如果他不同意，就跟他說我們要把照片給賣掉了！」當然是他們被強奸的裸照。諶龍海峰打完電話，很順利的找到了獵物。把條件談完，獲得了利豐的許可。但是他們等不及了，只好定去帶他來。一下子，工廠內只剩下江宏恩與利偉。江宏恩趴在張利偉的跨下處，拼了命的吸吮那一根陽具，他想要知道這根陽具可以漲到怎樣的狀態。一開始還可以含近三分之二，但是越漲越大，也因為前列腺液越分泌越多，越來越滑，到最後，江宏恩只能吞沒利偉陽具的一半。其實利偉跟江宏恩一樣長，約有八吋，但是利偉的寬度卻多了一公分，五公分粗的陽具，汁液流滿了莖幹，青筋頻頻跳動，龜頭大如雞蛋，龜頭冠非常深刻的向莖幹凹陷。兩顆睪丸更是漲的跟水果一樣大了。「真是壯觀啊！」握緊陽具，江宏恩贊嘆著。「這裏……他媽的，是哪里啊？」利偉痛苦的呻吟著，漸漸轉醒。江宏恩握住他的陽具與自己的，讓兩根男人的烙鐵彼此摩擦。「你是誰……你在做什麼？」利偉被自己裸露的下半身嚇了一跳。「我準備要強暴你啊！」江宏恩笑了笑。「渾帳！」利偉氣的大吼，「我不是同性戀，不要跟我來這一套，你放開我！」「你不是同性戀，可是你勃起了！」「我……那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喜歡你的不能控制！」江宏恩抓起利偉的陽具，上下套弄著，不一會，汁液流的更多了。「放開……天啊……喔……喔……」弓起的強壯身軀顯然無法承受江宏恩的攻擊。濕滑的汁液沾滿了江宏恩的手，「你真誠實，你的確無法控制自己！」「你看你勃起的樣子，像只發情的狼！」江宏恩瞧了瞧自己的勃起，「我也是！」「今晚會上演生物奇觀，兩隻性欲旺盛的野狼互幹！」江宏恩語帶諷刺，可是他也贊嘆著自己碰到對手了。然而，擊垮與自己勢均力敵的人，不正是成就的來源？江宏恩的手晃動的更快速，因為莖幹極度濕滑。就在利偉以為自己要達到高潮時，江宏恩停了下來，看了看自己滿手濕得不得了，再看看利偉那一臉驕傲卻有脆弱的眼神。「別浪費時間了，你流了這麼多，夠潤滑了！」「你是什麼意思？」利偉忍著欲火，開口問了問。江宏恩笑而不答。他只是起利偉被綁著的雙腳，一隻手繼續抹著利偉的前列腺液，塗抹在自己的雞巴和他的屁眼上，而此時，利偉終于知道自己今晚將遭受到什麼了！羞辱和欲望同時占據他的身體，「你渾帳，我是個標準的男人，不是變態！」將兩隻腳扛在左肩上，江宏恩已經濕滑的陽具在屁眼探了又探，「我知道你是男人，你有這根啊！」「啊……」龜頭衝破了屁眼，利偉的痛苦的叫了出來。「忍一下，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江宏恩毫不遲疑的一寸一寸挺進。利偉不停扭動身軀，但是都被同等壯碩的江宏恩給壓住了。過了好久好久，利偉的水沖出了眼眶，跨下的陽具縮了回去。過了好久，江宏恩的陽具終于到底了。江宏恩整個人壓制在利偉的身上，他笑看著他的水。「跟你玩個游戲，現在我們勢均力敵，你沒有射，我也還沒射。我幹你的屁眼，你打你的手槍，如果我先射了，我就放了你，如果你先射……」「怎麼樣？」「就要乖乖聽我的話！」江宏恩開始進出，「別說了，開始比賽吧！」江宏恩奮力的進進出出著，而利偉也有一下沒一下的打著自己的雞巴。兩個人各有盤算，但是江宏恩知道他會贏的，因為他感覺到自己的陽具總是會撞擊到最深處，那個地方似乎是利偉的射護腺，每撞擊一次，利偉的雞巴會狠狠跳動一下。在這樣子的催折下，利偉在不想射精，也被江宏恩凶猛的撞擊給撞向的高潮。濕潤的馬眼開的很大，大量雪白色的汁液跳出了陰莖，有些灑在自己的衣服上，有些噴在江宏恩臉上。整整射了快要一分鐘。「你輸了！」江宏恩持續衝刺著，因為屬于他的高潮似乎也快來臨的。大量的精液社像屁眼深處，江宏恩刻意趕緊抽出來，一次又一次的噴射竟也射到了利偉衣服上。吻了吻利偉的唇，「你輸了，今天晚上你得乖乖聽話了！」甩動濕淋淋的陽具，稍一摩擦，江宏恩的雞巴再度漲了起來。握著陽具，站到利偉面前。「信守你的諾言，吞了他！」「我不要！你趕快放我走，不然我可以逮捕你！」「不！你不會這麼做的，相反的你會求我讓你吞了我的陽具！」就在江宏恩抓著利偉的頭髮，想逼他替自己口交時。諶龍和海峰帶著利豐回來了。利豐被諶龍海峰抓著，「你們說過不會找我麻煩的！」海峰揍了他一拳，「閉嘴，給我幹一番就好了！」利豐被推進工廠，一眼就看見被綁在地上，一身精液的男人，那正是他的大哥。「大哥！你……你們也對我大哥動手？」「也？」利偉看見弟弟，也驚訝的不能自己。「難道就是這群渾帳強暴你的？」利豐困難的點點頭。要承認一個男人被強暴，真是痛苦。利偉對著江宏恩大喊，「你們怎麼能這樣？他只是個孩子啊！」「你們兄弟倆都被我們搞過了，這算是一種緣分吧！」江宏恩蹲了下來，握住利偉的陽具，「如果你不含我的陽具，那我只好去動你弟弟了！」作勢走向利豐。「回來！不要動我弟，讓我來吧！」江宏恩握著陽具，塞進了利偉的嘴裏，深深的刺到喉嚨中，「真是兄弟情深啊！」他對著諶龍海峰交代著，「他們這麼有愛，你們一定得好好伺候利豐喔！」利偉發現江宏恩還是要動他的弟弟，急的直扭動身體，但卻被江宏恩緊緊按住。諶龍抱著利豐的上半身，海峰箍住那雙健壯的腿，海峰也脫下了褲子，露出了早已勃起的雞巴，就著這樣的姿勢，扒開了利豐的外褲內褲，一把挺進利豐的屁眼裏。「痛啊--」利豐痛呼。海峰拼命抽送，但是諶龍卻抱怨著，「你這樣子，那我還真無聊啊！」正被口交著的江宏恩說了話：「諶龍，你過來幹利偉的屁眼吧！」諶龍興奮的點了頭。幫海峰將人放平在地上。他急急的脫下褲子，露出二十公分長的陽具，一下子就挺近了利偉的屁眼裏。「天啊！又濕又滑，又熱又緊的！」他一直不喜歡玩大鳥宏玩過的屁眼，他的雞巴太粗，被他幹過的屁眼會變松。他不喜歡，可是這個利偉的屁眼，被幹過了還這麼緊，真不可思議。兩個兄弟在廢工寮內被三個男人無情的強暴著，最讓他們感到可悲的，是自己體內那股同樣燒起來的熱火。「射了！」海峰大喊。「我也射了！」諶龍大喊。利偉與利豐癱軟在地上，江宏恩抽出了自己濕滑的陽具，看了看這一室的瘋狂。他解開了利偉腳上的繩子，「利豐你過來！」把他壓在利偉的屁眼前，「用你的雞巴，幹你大哥！」利豐嚇了一跳，「不要！我不要！」利偉也一臉蒼白。「你被我們幹這麼多次，不想幹幹看成熟的男人是什麼滋味嗎？」江宏恩笑了笑，「如果你不幹他，我就要幹你了！」利偉怕江宏恩的陽具會讓弟弟受傷，「利豐！沒關係的！進來吧……」利豐看了看大哥壯碩的身軀，發現自己竟然也想嘗嘗從小崇拜的大哥是什麼滋味，捧著大哥粗壯的腰杆，將自己的淫具送了進去。看著這一幅兄弟亂倫圖，三個人都覺得有趣極了。江宏恩悄悄的來到利豐的身後，用自己的陽具對準利豐的屁眼，一挺而進。利豐痛苦一縮，「你……說過不幹我的。」「但我沒說不強暴你！」諶龍和海峰也撲了上去。諶龍將自己的陽具塞進了利偉的嘴裏，海峰則逼利豐幫他口交。五個男人各自陷入了各自的性欲中。精液一道道的射出，男人的怒吼不曾停過。一個鐘頭之後，利豐和利偉兩個人都倒在精液中了。「這畫面真美！」諶龍笑笑。「美歸美！但我們該工作了！」江宏恩吩咐。兩個人拿起照相機，一張一張的照下兩兄弟性愛的畫面。江宏恩甚至還會參一腳，再度跳進戰局裏強暴任何一個他想強暴的人。強姦了兩個憲兵，再玩弄了一隊壯碩的兄弟，外加一個無辜的體育系學生，對江宏恩、諶龍、海峰三人來說，真是令人難以忘懷啊！然而，三個慾望強烈的男人，竟然好長一段時間沒有離開營區去打獵了！為什麼呢？「幹！」海峰咒罵。諶龍無聊的靠在樹幹旁，「他媽的，已經三個禮拜了！排長簡直在耍我們！」江宏恩安安靜靜的坐在一旁的石椅上，一句話也沒有回。「大鳥宏，你怎麼不說話？他媽的你不要告訴我，你一點也不想出去再幹一幹！」「……」「大鳥宏？」諶龍海峰湊過去，這才知道江宏恩不是不想玩，他跟本就已經解開了拉鍊，讓直挺挺的雞巴露出頭來透透氣。「哈哈！我就知道……」諶龍蹲下來，握住那粗大熱燙的莖幹，開始上下套弄。海峰無奈的蹲在一旁，撫弄著自己的跨下的腫脹，「我快要受不了了！他媽的排長到底想怎麼樣啊？」因為連上有緊急任務，他們已經有三個禮拜沒有正常休假了！沒有辦法正常休假，代表他們無法出去找人好好玩一玩。「大鳥宏，你也想想辦法啊！」看著自己雞巴的昂藏吐信，他苦笑：「我哪有辦法，難不成要逃出去嗎？」這時，遠方他們看見排長從廁所走了出來。他正在整理皮帶，看來剛剛才解決了人生一大急事。「幹！婊子排長！」「就是因為他！」「沒錯！」突然，江宏恩站了起來，試著將硬挺的雞八收進草綠色軍褲中，「我有辦法了！」「什麼辦法？」「既然是排長不讓我們出去，排長就應該照顧我們的慾望吧！」三人相視，奸淫的的笑容綻在嘴邊。好啊……排長叫做順強，是個原住民。長得很嚴肅，但也很英俊。去年剛從軍校畢業。原住民的他，長得異常壯碩，一百八十五公分加上七十五公斤的身材，讓他比一般人魁梧上許多。時間十點，剛剛巡視完營區，順強準備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他看起來精神抖擻，皮靴踩在地上有著相當響亮的聲音。標準的革命軍人……今天，同一寢宿內的其他軍官湊巧的都不在。踏進昏暗的走廊，一盞燈都沒有打開，暗的不見五指。順強沒有打開燈，他直直的走往角落的房間。才走到門口，突然發現房間內窸窸窣窣的。他濃眉一皺，推開房門，房內暗無一人，「出來，誰在裡面？」絕對有人……「排長，是我！」江宏恩大大方方的走出來。「你怎麼還在這裡？」拿出長官的態勢，「為什麼還不回房睡覺？」「我需要排長的幫忙！」「有什麼事都明天再說！」「不行！這件事很急，我需要排長現在就幫我！」順強瞪著江宏恩，「好吧！你說！」「我需要排長幫我這個……」指指自己跨下的碩大，「幫我這個！」「你在胡說什麼？」「我沒有胡說！排長，因為太多天沒有出去發洩了，所以『我們』只好請排長幫忙了！」「你們？」突然間，從兩邊竄出兩個人來，一左一右的架住了順強，「是的！我們！」順強有點愣住了，「你們三個到底要做什麼？」江宏恩先給諶龍一個眼神，諶龍跟海峰立刻就扭住順強。然而順強身為排長，身手畢竟不凡，諶龍有點壓不住他。「大鳥宏，我沒辦法啦！」江宏恩也衝上前來壓住順強穿著軍靴的雙腳，「海峰，拿繩子綁住他！」「我知道了！」順強不停扭動身體，「幹！放開我！你們現在在做什麼，這是以下犯上！」他急的冒汗。「別動，不然你會吃更多苦！讓我們幹完就算了！」江宏恩警告他。「渾帳！立刻放開我！」順強揮開海峰的掣肘。海峰趕緊抓住他，「諶龍，繩子抓住！」「抓住了！」諶龍這一抓，終於確定可以捆住順強。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將順強壓制在地上。江宏恩也難得的氣喘吁吁，「你真難搞！不愧是排長！」順強完全被綁在地上，但是雙腳沒有被捆住，還是不停亂揮。「放開我，你們搞什麼？」江宏恩抓住他的腳，往床鋪拖過去，「諶龍海峰，把他的腳綁住，把繩子捆在床角！」終於，順強完全被五花大綁了！「你們……你們到底要做什麼？」順強喘了起來。海峰揍了他一拳，「都是你，害我們雞巴痛了好久！」「就是！」江宏恩沒有說話，只是靠在順強身邊，「排長，你是同性戀嗎？」「當然不是！」「那我跟你打個賭，如果我讓你勃起並射精了，那你必須讓答應我們任何條件！」「你無聊！」「我想你也沒得選擇了！」這時，江宏恩開始動手要拉下順強的拉鍊。「住手！你們這些變態！」江宏恩笑了笑，「變態，你們還不趕快過來，一起看看排長的雞巴？」三人訕笑圍了過來。江宏恩發下了拉鍊……順強的壯碩，讓他的褲子顯的有點合身，碰觸拉鍊時就可以感覺到跨間的膨脹物。江宏恩笑了笑，連著褲頭全都解開，這時，順強的黑色內褲完全露了出來，內褲上印有相當突出的印子。「穿黑色的？很騷包喔！」又是一笑。順強又氣又羞。江宏恩也笑著，他沒有直接拉下內褲，只是開始隔著內褲按摩他的陽物。順強顯然在忍耐，希望自己不要勃起。然而，慾望是最誠實的……「勃起了！勃起了！」諶龍海峰湊到一旁，「讓我們來幫忙吧！」於是，諶龍解開順強的上衣，拉起他的內衣，俯下身大口吸吮他黑色的乳頭。至於海峰，他乾脆直接俯下身去親吻順強的嘴，大口大口的分享唾沫。順強不停掙扎，然而越掙扎越摩擦，跨下的陽具探出了頭，江宏恩直接拉下內褲，裸露出那黝黑色的陽物。他嘆口氣……「長度，還好，不過真他媽粗啊！」大約有十八公分長吧！但是粗度卻跟水管一樣，如果沒有細看，還真會以為流著前列腺液的雞巴是水管。這時，諶龍海峰停下動作，一起注視著順強的雞巴。「跟他本人一樣，全部是黑色的！」「龜頭好大喔！跟一棵橘子一樣！」「好了！讓我們看看排長會不會射精吧！」「等一下！」江宏恩喊了個暫停。諶龍海峰看著他，不解他的停頓。這時，江宏恩從口袋裡拿出一個小瓶子，諶龍海峰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低聲問著：「大鳥宏，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江宏恩邪笑，從瓶子裡倒出一顆東西，「這個東西……很好用的！」驅身上前，在排長驚慌的眼神下，為了壓制他壯碩的身軀，江宏恩直接坐上他的大腿。「你到底要幹什麼？」排長有點驚嚇到。江宏恩看著手中的一顆藥丸，沈思了一下，決定將總共七顆藥丸全部倒出來。「諶龍，抓住他！海峰，倒杯水來，扳開他的嘴！」兩人照做。「你們……放開我……不要……」在壯碩的三個男人箝制下，排長咕嚕咕嚕的吞嚥下了七顆不知名的藥丸。他不停嗆咳著。「渾帳！我一定把你們送軍法嚴辦……」三人不理他。諶龍搭著江宏恩的肩，一雙大手搓著下跨勃起的陽具，「大鳥宏，那到底是幹什麼的啊？」「你等一下不就知道了！」江宏恩看著，心底也忖度著。七顆，像排長這麼強壯的男人，吃七顆激發淫慾的藥，應該夠了……不到五分鐘，原先還在奮力掙扎的排長，動作緩了下來，他大口大口喘著氣，額頭冒著汗。最不可思議的，包在黑色內褲裡面的巨碩之物，早就冒出頭來。諶龍興奮著，「原來是春藥啊！有得玩了！」江宏恩下命令，「可以把他解開了，接下來，他應該已經沒有力量反抗了！」諶龍一人上前，解開繩索，排長攤在床上。他的意志有點渙散，雖然他清楚的知道，他應該站起身，應該反抗，應該教訓這三個變態，應該出聲痛罵。可是他沒有做到任何一個應該，反倒……「嗯……」呻吟從喉間逸出。諶龍海峰大笑，「排長叫春了耶！」連江宏恩也笑出聲音來。費了好久的力氣，排長翻過身，卻做不起來，踉蹌間只能跌倒在地上。他想要握緊拳頭，卻發現一點力氣也沒有，全身的力氣彷彿集中在跨下的陽具上，因為只有那裡越來越熱，越來越硬。「把他的衣服脫光！」江宏恩交代。諶龍海峰湧上前，甚至懶得解開扣子了，直接就把衣服跟褲子撕裂，內褲也一把撕破，排長身上只剩下一雙軍靴。「天啊……」好不容易，排長翻過了身，整個人仰躺在地上。壯碩的胸膛，堅硬的腹肌，最迷人的，是他那跨下早已漲成八吋長的雞巴，整個龜頭跟雞蛋一樣大。他幾乎完全無法自制，前列腺液流濕了莖幹，甚至流到地上。排長極力自制，企圖控制自己早想招呼到雞巴上的大手，想要放肆的套弄一番，可是眼前三隻野狼眈眈的注視，讓它不想丟臉。可是，他真的忍不住了，感覺陽具快要爆炸了……就在手快要握住之前，江宏恩輕易的制止了他。「你……」大口喘息，眼神有著脆弱。「你沒有力氣反抗的！排長！」不費吹灰之力的，就將壯碩排長的手臂扭到身後。另一邊，諶龍也聰明的照做。「想解脫，門都沒有！」「你們……」排長差點要開口懇求。「我們會幫你啊！」江宏恩將另一邊手臂交給海峰，「只要你乖乖聽話。」江宏恩站起身，解開自己的軍褲，掏出那半勃起六吋長的陽具。「含住他！」汗水直流，但是脾氣依舊倔強，「不……」江宏恩直接搬開他的嘴，「我也不用問你，現在的你大概連咬人也沒有力量了！」不顧排長的反對與掙扎——事實上，排長也沒有力氣掙扎了。六吋長的肥肉一進入溫暖的喉壁，江宏恩立刻開始勃起。排長痛苦的搖著頭，喉嚨裡噎到東西的感覺很不好，更讓人難以忍受的事，這個『東西』還不斷膨脹，甚至不停有汁液流進喉嚨裡。「好耶！幹排長，爽死了！」諶龍也脫下了褲子。本來以為江宏恩會好好享受的，但是就在諶龍海峰以為江宏恩準備射精的同時，江宏恩竟然抽出了陽具，濕淋淋的雞巴挺立著，早就漲成了八吋，龜頭大的跟水果一樣大，汁液不停流洩。「大鳥宏，你不玩了啊！」「玩！怎麼可能不玩？」江宏恩在一旁躺下，碩大的雞巴幾乎貼在小腹上，他挪移莖根，讓陽具微微離開腹部。就在諶龍海峰弄不清楚狀況時，江宏恩說話了：「你們兩個人，一人抬手，一人抬腳，把排長抬起來！」「要幹嘛？」「錯！」江宏恩笑了笑，「沒有要『幹』嘛！我要這樣『幹』排長！」諶龍海峰領命，「這好玩！」一人一邊，諶龍抓住手，海峰抓住腳。在排長想掙扎，卻沒有力氣的情況下，抬起了這個八十公斤，一百八十五公分的壯漢。「你們……要幹嘛……」沒人理他，諶龍看著江宏恩，聽他指揮，準備進行一項大工程。「慢慢來……不要太快，不然我的雞巴會斷掉，先對準……」當排長感受到那熱燙的龜頭頂著臀部時，他終於瞭解了。大驚。掙扎呼喊，「不要……不要……」諶龍海峰冒著汗，「大鳥宏，找到洞沒有啊？」「找到了！」江宏恩笑了笑，終於在一叢濃密的毛中，找到排長的屁眼。抹了抹自己的前列腺液，也抹了抹排長的，順道潤滑一下屁眼。「到底怎樣？拜託，排長很重耶……」「進去了！」整顆龜頭先卡入。「幹！」痛讓排長恢復了點神智，但是全身依舊沒有力氣，如果有，他一定一拳揮過去。海峰揮揮汗，「江宏恩，要不要我們用力壓進去？」「先不要，等一下再說！」挺起了腰，陰莖滑進一吋，痛楚爆炸。「出去啊！拿出去啊！痛……」江宏恩笑了笑，他也在冒汗了，「好，你們可以壓了！」「用力！」諶龍海峰一喊聲，奮力將排長壓下去。沒有遲疑的，江宏恩八吋長的陽具直直塞了到底。江宏恩如棒球一般的睪丸撞倒了排長豐潤堅硬的臀部。諶龍海峰依舊抓著排長的手，但是排長已經痛的痙攣了起來，淚水飆了出來，「放開我……拜託……拿出去……」「真煩耶！排長竟然哭成這樣……真不知道他平常在悍什麼？」諶龍嘲諷著。「他的雞巴都軟了啦！」撥一撥那縮成三吋的陽具。諶龍握住陽物，拼命來回套弄，卻始終不見起色。江宏恩就躺在排長身後，手臂繞住排長的胸膛，緊緊的箝制住他。現在，要比排長有力氣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江宏恩什麼都沒說，只是繞過排長粗壯的手臂，揉捏起排長的乳頭，黑色的乳頭，顯見排長的性經驗挺豐富的。排長吸著鼻子，眼神很是脆弱，顯然還有點無法適應江宏恩的粗大。然而，江宏恩的挑逗讓排長的性慾稍稍復甦。「大鳥宏，你的藥好像失效了啦！」江宏恩看著那垂頭喪氣的陽物，「你們在我的外套找一劑針筒，注射在排長的手臂上。」「有效嗎？」諶龍問。海峰照做。「絕對有效，這種藥對重度陽痿很有用，只不過……」看著諶龍的注射，看著排長的稍事反抗。「只不過什麼？」「只不過排長以後恐怕會很累了！」這種藥劑用在身強體壯的年輕人身上，會造成勃起不斷，性慾增強。果然，不到一分鐘，排長的陽具立刻漲起，甚至比口服藥更快速，漲的更大，將近八吋，整顆龜頭都呈現紫紅色的樣子。江宏恩看見他勃起，立刻在他耳朵邊說著：「好好享受吧！排長！」隨即抽插了起來。「好痛……」排長顫抖著。然而卻不是因為後庭痛，而是因為雞巴漲的好痛。他很想打手槍，可是手臂被江宏恩抓著。再者，諶龍也挺上前來，將陽具一把塞進他嘴裡，諶龍的陰毛刮著他的鼻子，讓他很不舒服。「幹！爽啊！」諶龍奮力撞著，睪丸撞上排長的下顎，「昨天趕操我跑三千，今天我『操』死你！」說完又是幾下猛撞。海峰的雞巴也漲的很痛，可是兩個洞都被佔了，「喂！這樣我怎麼辦啊？我不能玩了啊！」沒有人理他。海峰不甘寂寞，跪在排長腳邊，捧起排長的左腳，舔著那隻穿著閃亮軍靴的健壯腳隻。這是海峰的癖好，他喜歡穿著靴子的男人。排長的靴子剛換新，還混著一絲皮革味，隱約透著汗味。排長的腳很大，隱約可看見裡面的黑襪子。早上在紅土場出操，腳底有幾許紅土……海峰受不了了……他捧起排長兩隻壯腳，在兩股間形成縫隙。海峰就把那小小的縫隙當成屁眼，一把把七吋長的陽具夾在裡面。排長的兩隻腳掛在海峰的肩膀上，兩隻軍靴貼著臉頰。海峰攏緊大腿，拼命的戳刺。三根碩大的陽具在排長的身體裡、身上進出來回，每一根都享樂不已，一洩幾個禮拜不能出外打獵的鳥氣。然而，大家都爽到了，只有排長一個人的雞巴還是孤獨的昂著首，每當江宏恩刺到底時，排長還會偶然顫抖著。體內的春藥不停發酵，但是，就在江宏恩這樣的抽幹之下，排長竟然不可思議的不再痛楚，甚至還有幾絲快感。前列腺液越流越多，沾濕了地上一大塊。視線越過肩膀，江宏恩看見排長孤伶伶的陽具，「想打槍？」所有的自尊與威嚴都消失了，口交中的他不能說話，只能點頭「不用拜託，要爽大家一起爽！」江宏恩依舊沒有放過他，「我幫你……」一把握住那高溫異常的陽物，排長竟然因為這樣的觸握而嘆了口氣。江宏恩規律的開始上下晃動，排長的雞巴不停顫抖。這時，口交的諶龍，不停進出。海峰更是從原來的幹大腿，變成用排長的軍靴鞋面來摩擦陽具。四人世界，頓成淫慾世界。排長真不敢相信，男人跟男人的性愛可以這麼讓人爽快。他是個異性戀，也交過許多女朋友，甚至常常發生一夜情，可是他從未有這般令他感到迷惑的性經驗。他的陽具甚至比以往更勇猛。江宏恩猛打了十分鐘，依舊硬的跟烙鐵一樣，完全沒有射的想法。最先射的，是激情過了頭的海峰。雪白的精液劃過軍靴鞋面，直直射在排長臉上，甚至還有一些射在他的肩膀上。他張大了眼，不可思議的樣子。「爽啊！」海峰往後倒，排長的靴子上糊著一片精液。江宏恩依舊重複著抽插。這種姿勢比較難以運動，可是江宏恩體力好，撞擊也相當凶猛。然而，就在此時，門外傳來了呼喊聲。那是一位班長，可能是聽見了排長的喘息聲。「報告排長，您……怎麼了？」諶龍嚇得退了出來，濕淋淋的雞巴甩著口水。海峰也嚇一跳。只有江宏恩依舊靜靜的抽動著。「排長，你應該知道怎麼辦吧！」排長知道，他應該求救的。可是一來他怕自己被強姦的事透露出去，二來……這還真的挺舒服的啊！「我……我沒事……」江宏恩讚賞似的捏了捏他的龜頭。「可是排長，您房間好像……」「我……沒事，我在做運動……」「這麼勤勞啊！」班長打哈哈，「那您做吧！我先走了！」諶龍海峰鬆了一口氣。「排長還挺識相的嘛！」諶龍繼續把陽具塞進去。一切照舊運行。突然間，排長臉色有點扭曲，江宏恩懂他的意思。「海峰，把排長的靴子脫下來！」「幹嘛？」「你想還能幹嘛？」「懂了！」當然是老遊戲了啊！解開鞋帶，卸下笨重的軍靴，海峰猜的沒錯，裡頭果然穿黑襪。海峰還聞了聞靴子裡的味道。果然是新鞋。「等我說接手你再接手套住！」江宏恩動作越來越大。海峰抓著靴子等著。「套住！」海峰立刻翻過靴子，套住那怒然挺立的大黑屌，收緊靴統來回套弄。「天啊！排長果然是排長！」射精衝勢強，他都可以感覺到精液濺射在靴子裡的衝擊感。約莫過了一分多鐘，江宏恩才感覺到排長已經全然倒在他身上。海峰健壯迅速翻過靴子，可是還是流出了幾滴。這時，諶龍也高潮了。猛烈的精液射在排長嘴裡，排長眼睛爆瞠，卻沒有力氣推開諶龍，只得吞下精液，但是精液量實在太多，還從嘴角流出了一些。最後只剩下江宏恩了。緊緊纏住排長的手腳，排長無力反抗，只是陽具竟然又再度勃起，連他自己都訝異不已。「想再射一次嗎？」空出來的嘴巴，嘴角還掛著精液，「我……」「應該是想吧！」「想……」海峰抓住他，「那就先喝完你自己的精液，才准你再射！」排長嚇一大跳，想要用力避開自己的軍靴，可以海峰諶龍此時的力氣比他大太多了。正當精液就要倒進他嘴裡時……江宏恩攔住了他。「大鳥宏？」江宏恩皺緊眉頭，「把靴子拿過來！」諶龍遞給他。他一把推開排長，將他漲成紫黑色的雞巴塞進靴子裡，宣洩不止的噴射著。約莫過了快一分鐘，江宏恩喘了一口氣，「可以給他喝了！」諶龍一臉淫笑。海峰從排長背後抓住他，無從躲逃，只得任由自己和江宏恩的精液流進他嘴裡。此時，江宏恩拿起照相機，開始拍起照……翌日，部隊集合準備出操。諶龍與海峰看了看江宏恩，三人笑了笑。此時，一名陌生的壯漢站了出來。「許排長人不舒服，今天我來帶你們……」為什麼不舒服？大概只有他們三個人知道答案了。「幹他媽的！」排長站在頂樓，既氣憤又無奈的罵著，卻又不敢太過大聲。畢竟這裡是營區。可是他真的很悶。幹……他竟然被強姦了，被一群同性戀給強暴了？真他媽的可恨。自從那一晚不可思議的經歷過後，他休息了好幾天。先不說心底的嘔，屁眼到現在為止還在痛。「王八蛋……」那三個人真是變態，強暴他也就算了，還逼他喝自己……不！不止自己的，還有那個傢伙的精液？壯碩的身軀撐在圍牆邊，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到辦法。現在他們手裡握有他的裸照，那些照片可以證明他被強暴，如果洩漏出去，以後他也就不要帶兵了。正當排長煩惱時，突然兼有一雙手臂從他身後抱住了他。是諶龍，旁邊還站著海峰。「你們……你們到底要幹嘛？」排長怒吼。「排長怎麼一個人在這裡呢？」現在排長可有力氣了，他一把推開了諶龍，「滾！變態！」諶龍笑了笑，「對！我們是變態，而你……被變態強暴了！」語畢，諶龍海峰均大笑。無奈，「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不是已經恢復正常放假了嗎？」諶龍再度抱住排長，一雙大手再也不避諱的撫摸著排長的陽具，「我們要來安慰排長啊！」「不需要……你們給我……」排長又想推開他。脾氣不太好的海峰迅速從排長身後伸出手臂箝制住他，「他媽的，給我聽話一點。」是男人都憋不下這口氣，順強迅速甩開他，「操！滾遠一點。」「排長，」諶龍從迷彩服口袋裡拿出一疊照片，「想看看嗎？你的精彩鏡頭喔！」剎時氣弱了不少，「你們……」「別激動，排長，只要讓我們爽一爽，很快就沒事的！」順強無可奈何，只能任由諶龍拉下他的拉鍊，掏出那肥碩的雞巴，開始大口的吸吮起來。「滋滋」聲作響，順強也開始露出喘息聲音。不過才五分鐘，諶龍與海峰已經徹底征服這個男人。他們用半強迫的方式，讓順強趴在牆邊，諶龍用自己碩大陽具，在順強的肛門口戳刺，不停低吼出爽浪的呼喊，海峰則奮力幹著排長的嘴。全身軍服都被脫光，順強甩著一根十八公分長的陽具，龜頭不停流出汁液，上回被注射的春藥，顯然已經讓順強變成一頭野獸了。邊幹，海峰開口問諶龍問題。「大鳥宏是去哪裡了啦？」爽的不能自己的諶龍含糊回答，「好像去找那個佟大為了……」江宏恩確實去找那個被他幹過許多次的憲兵，佟大為。迂迴打聽到他休假，又打聽到他的住所，這一次，他顯然想殺到他家去。光想到佟大為與自己同等粗長的陽具，江宏恩幾乎不能自己的，當街撫弄著自己的陽具。來到公寓樓下，江宏恩對了對地址，確認地點正確。他按下門鈴，一個女人前來應聲。「找哪位？」「我找佟大為！」「大為有人找你！上來吧！」碰一聲！大門打開。江宏恩立即走到五樓，當著鐵門打開時，立即對上佟大為驚訝的臉神。「好久不見了，佟大為！」江宏恩壞壞的笑著。「你……你要幹嘛？」這時候，剛才那個應門的女人走了上來。「大為，你朋友啊？」拉開鐵門，「怎麼不讓他進來坐？」「……」佟大為已經完全呆住了！「幹麼呆在那裡啊？」女子溫柔一笑，「你好，我是大為的女朋友，你是……」「我是大為在軍中的朋友，我叫江宏恩。」女人毫無防備，「那好，請進啊！這樣剛好，我要回家一趟，大為，讓你朋友陪你，這樣你應該就不會覺得無聊了吧！」江宏恩笑了笑，「我會好好陪他的！」佟大為還在呆愣著，顯然不敢相信江宏恩會在這個時候趕來。就在這個時候，佟大為的女友已經出了門，公寓裡只剩下佟大為與江宏恩兩人。佟大為終於清醒過來，「你他媽，你來做什麼？」江宏恩笑了笑，在玄關脫下自己的軍靴，「來找你敘舊啊！」佟大為終於快要氣瘋了，他揪起江宏恩的領子，「你給我滾，我女朋友在這裡，你難道要害我嗎？」江宏恩冷冷瞪著他，「你最好不要太激動！」照片！佟大為想到他拍的那些照片。手一鬆，江宏恩順道進到屋內。佟大為跟著走了進來，「你到底要怎麼樣？」江宏恩坐在沙發上，拍拍一旁的空位，「先過來坐啊！」佟大為一咬牙，走上前去坐在一旁的沙發上，不死心的追問，「你到底要做什麼？」「找你做愛啊！」我就知道！佟大為一番白眼，「我真不懂，你為什麼不去找個女人？」「因為我是同性戀！」「那……為什麼要找我呢？」「因為我對你很有興趣！」江宏恩伸出手，將手放在江宏恩牛仔褲下跨處，輕輕來回撫摸那印象中的肥碩陽物，「不過你放心，我跟你的事，我不會告訴你女朋友。」「男人跟男人……這種事很奇怪！」佟大為輕喘，勉強擠出這句話。「難道你不覺得很爽嗎？」江宏恩拉下佟大為的褲子拉鍊，將手伸進去。隔著棉質內褲撫弄，「你不覺得，有個男性炮友是一件不錯的事嗎？當你的女朋友不能跟你上床時，你可以來找我啊！」「可是……」江宏恩兩手並用，一手撐開拉鍊，一手將碩大的雞巴掏了出來。溫熱的陽物完全暴露在空中，江宏恩輕輕撫弄龜頭，馬上就勃起漲成二十公分的長度。江宏恩輕挑問著，「最近沒跟你女朋友上床嗎？」佟大為眼神有點迷濛，「沒有，她月經來……」邊回答，心理充滿不解。這個傢伙今天太奇怪了，過去他找他，幾乎都是以強暴的方式，讓他恨得牙癢癢的。可是，他現在竟然像個女人一樣的服侍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江宏恩滿意的看著那百分百膨脹的陽具，開始向上發展，脫掉佟大為的內衣，大力撫弄著那壯碩的胸膛，揉捏那葡萄乾大小的乳頭。他意外發現，每用力捏一次乳頭，跨下的陰莖就脹大一次。顯然這是個敏感點。佟大為像是癱了一樣，完全無法抵抗。除了因為過去被強暴的照片還在對方手上外，現在江宏恩發動的挑逗攻勢，讓他完全無法抵抗，幾乎屈服。江宏恩蹲在佟大為面前，將整根陽具含進嘴裡，上下舔弄，來回穿梭。他的舌頭就像蛇一樣，在馬眼處鑽進鑽出，甚至用舌尖，來回描繪著莖幹上得血管，從龜頭，到根部，無一處放過。「幹……」佟大為大聲呼吼，情慾幾乎要從龜頭處爆炸。這時候，江宏恩將佟大為兩隻粗壯的大腿抬在肩膀上，一邊繼續口交，一邊將褲子與內褲更為褪下，讓那粉紅色的屁眼露在眼前，看著佟大為因為精關遭受刺激，腹肌緊縮，屁眼緊閉，肛門口緊縮著。江宏恩一邊口交，一邊開始進攻屁眼。他的手指漸次挺進關口，碩長食指猛然挺進，一進入屁眼，隨即遭到緊緊吸附。江宏恩全身一陣顫抖，遭到吸住的手指，仿如自己的陽具。挺進一指，已感受到這健偉男人的壯碩。他緊閉著自己的精關，連帶縮緊屁眼，顯見這漢子的持久本事。即便陽具在口中無限放大，硬度不斷加強，前列腺液如泉水般湧出，他仍然克制著高潮。但江宏恩更為厲害。他強迫撐開他的肛門，由一指塞入二指，接著是三指。三指寬就是江宏恩的陽具寬度，他正在等待佟大為適應。另一方面，他的口交攻勢已逼近絕招，他將佟大為整顆雞蛋大小的睪丸寒噤嘴裡，任由口水將睪丸翻滾，睪丸內的精蟲亂竄，像是滾水一般，蒸氣即將喧騰而出。「天啊……」佟大為大聲呼吼，眼神渙散。江宏恩知道，佟大為精關出現鬆動，但要擊敗這種男人，一定要探入後庭，而且，現在佟大為已經適應三指寬度，顯然該是時候了。江宏恩吐出陽具，讓由那油亮溼滑的肉棍向上彈擊，撞上佟大為的六塊腹肌，江宏恩則脫下自己的牛仔褲與內褲，掏出那根早就勃起，硬得不像話的肉棍。佟大為不敢相信，江宏恩竟然在這個時候停了下來，所有的精子都已經踏上征途，準備一洩為快，沒想到竟然停了下來。「別急，馬上就繼續！」就在此刻，江宏恩的陽具一把刺進佟大為的屁眼，狠狠的戳進，佟大為因為情慾盤繞，完全感覺不到痛楚，反而在江宏恩插進來的時候，感受到一陣舒坦。江宏恩將佟大為的雙腿掛在肩膀上，穿著黑襪子的大腳狂亂晃動，江宏恩奮力戳刺，美一下都撞擊到佟大為的攝護腺，一陣一陣像電流般，竄過佟大為的陰莖、龜頭與睪丸。大量前列腺液，就這麼流了下來。江宏恩握住那跟孤獨挺立的陽具，上下奮力滑動，從龜頭冠開始，來回戳弄，配合自己幹穴的節奏，來回挺進抽出。佟大為大喊，「我不行了……」江宏恩捏緊佟大為的龜頭，「我也來了！」佟大為的龜頭膨脹，紫紅色的肉球口噴灑出白濁的液體，大量屌汁甚至噴灑在佟大為的頭髮上，小平頭上糊成一團。江宏恩也射出精液，部份射在佟大為屁眼裡，部份則在他抽出陽具時，滴落在自己的陰毛上。兩人身體交疊在一起，感受這種恐怖的高潮。十分鐘後，江宏恩與佟大為兩人全身赤裸，一起進到浴室裡梳洗。江宏恩衣服都髒了，佟大為就把自己的牛仔褲跟衣服借他穿。江宏恩穿著合身的牛仔褲，「挺合身的！」佟大為跟他一樣，都是屬於大腿粗壯的男人，而且他的檔部，也被撐得很大。佟大為突然臉一紅，轉過身去離開了房間，開始整理客廳。江宏恩聳肩，一同走出房間，整理客廳。「你保證不會把這種事跟我女朋友說！」他突然這麼一問。「當然！」江宏恩點頭。「那……那些照片可以還我嗎？」江宏恩哈哈大笑，「可能沒辦法喔！」一瞪，「為什麼？」「因為那是嚇唬你的，上次幹你跟那個憲兵時，忘記買底片，根本沒照！」不過其他被他強暴的人，就沒這麼好運了！「操！」佟大為鬆了一口氣。這時候，江宏恩從佟大為身後抱住他，伸手撫弄他那剛剛消軟的陽具，「怎樣？發現沒有照片了，要教訓我嗎？」「我是很想揍你一頓！不過……算了！」因為不能否認，他也爽到了！「那以後……」佟大為頓了一下，「我們可以當朋友……」「打炮的朋友嗎？」瞪他，「閉嘴，你知道就好了，還問！」江宏恩知道，他成功了。雖說強暴一個男人，可以帶來許多刺激，但久了也是會厭的。他也想找一個長久的性伴侶，偶爾需要時，再出去打打野食。而佟大為，是他最希望的炮友。他想了很久。一個男人嘗過同性滋味後，就算是異性戀，也不會排斥再一次跟男人上床。想想看，對一個有女朋友或妻子的異性戀男人而言，有一個男性泡友，既可以避免讓出軌對象懷孕，也可以躲避妻子或女友的追問，而且常跟男性友人混在一起，也不會被懷疑，何樂而不為呢？江宏恩繼續撫弄著佟大為的陽具，「今天晚上，要不要再一次？」佟大為嚥了嚥口水，「不行，她今晚會回來。」再頓了頓，「不過明天早上她要上班……」江宏恩淫笑。這傢伙已經開始安排下一次偷情時間了。真是孺子可教。「明天早上，我可以讓你幹我的屁眼！」佟大為一轉頭，像是嚇了一跳，「那很髒吧！」「你可以試試看，也很爽啊！」江宏恩逼近他的臉，像是要親吻他一樣。差點就要吻上去了……就在這時候，大門打開，佟大為的女朋友回來了。佟大為的女友回來了，佟大為像是下了一大跳，趕緊推開江宏恩，怕被發現，不停整理自己的衣著，江宏恩在一旁笑著。「你笑什麼？」「自然一點！」佟大為的女友一踏進屋內，看見兩人安穩坐在沙發上。「抱歉，我回來晚了！」江宏恩打招呼，「不會，嫂子！」佟大為的女友一臉苦笑，顯然心事重重。佟大為一看見，就把女朋友拉下來，「發生什麼事了嗎？」於是，她就把自己的心事說了出來。「剛剛家裏去，烏煙瘴氣的。妹妹好像被男朋友甩了，哭得很傷心，尋死尋活的……」佟大為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你說，小妹被那個職棒選手陳赫甩了？」「對啊！」一嘆氣，「不知道該怎麼勸她……我進去煮飯了！」佟大為氣憤得很，「那個王八蛋，怎麼可以這麼做？」「這有什麼奇怪的，男人不都這樣嗎？」佟大為氣憤怒吼，「你閉嘴！」江宏恩湊到他身旁，「別生氣了，今天晚上跟我出門，我帶你去報仇！」「報仇？」晚上十一點，佟大為跟江宏恩一同出了門，來到棒球場附近。他們打聽過了，陳赫所屬的棒球隊今晚有比賽，賽後他們習慣到附近飯店休息。佟大為站在對街公園，看著江宏恩拿著一份報紙跑過來。江宏恩說：「剛剛問飯店的人，陳赫回過飯店，衣服沒換又出去了。」指著報紙上的照片，「就是這個人吧！」「幹！就是他！」江宏恩看著照片中的英挺男子，陳赫，一百八十五公分高，八十公斤重，堪稱是個壯漢。身著棒球服，跨下緊繃，顯然有著一副粗大陽具。「條件還不錯啊！」「操！這種爛貨，你還稱讚他！」「條件如果不好，等一下玩起來會很痛苦的！」佟大為一愣，「玩起來，你打算做什麼？」江宏恩把報紙扔掉，「強暴他啊！我這輩子還沒幹過棒球選手！」「強暴？」佟大為有點不安，「這樣好嗎？」「有甚麼不好？這傢伙不是拋棄你女朋友的妹妹嗎？你也可以順道報仇啊！」江宏恩攬住佟大為的肩頭，「你也可以順便品嚐一下強暴男人的滋味啊！」「可是……」「你到底要不要報仇啊？」「當然要！」「那就跟我來，這是最好的方法！」佟大為沒有說話，一來他真想報仇，二來他被說動了。自從下午跟這個男人做過一次愛後，他竟然被說動了，真想試試看這種滋味。佟大為與江宏恩就待在飯店與棒球場中間的小公園等待，這裡晚上真的沒什麼人，尤其公園內更是安靜，球場也是空無一人的。時間十一點半，陳赫出現了。他穿著白色的棒球福，腳下還穿著棒球鞋，長統白襪裹住那健碩的小腿肌肉，白色褲子襠部緊緊包覆住男人的驕傲。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男人。江宏恩拉著佟大為往草叢中一躲，立即從口袋李拿出準備好的乙醚與手帕，準備迷昏陳赫。「你該不會隨身攜帶這種東西吧？」「不一定，有時候把他們直接敲昏就好了！就像上次對付你一樣！」江宏恩向他一笑。李健勇一番白眼，看向草叢外。陳赫正往公園走過來。「等一下你到前面去，我從後面將他迷昏，我們兩邊行動，以防他有反抗。然後把他拖到公園草叢裡。」佟大為點頭，兩人展開行動。陳赫大跨步向前走，累了一天，再加上贏了一場比賽，現在他只想回到飯店裡好好睡一覺。就在此時，陳赫走到兩坐路燈中間較昏暗處，江宏恩利用海軍陸戰隊訓練的攻擊技巧，發動攻勢，向前奔去，佟大為看到江宏恩展開行動，立即依照計畫從前方衝出，陳赫只看見佟大為從前方衝來，立即下意識向後退，卻因此落入江宏恩網中，只見白色手帕往他口鼻上一罩，九十公斤的壯漢就此昏迷。「把他拖到草叢裡！」佟大為點頭。不到五分鐘，陳赫的手腳已被五花大綁綁在草叢間的樹幹上。晚上的涼風陣陣吹來，讓人舒暢，但即便如此，仍無法熄滅江宏恩的慾火。說報仇是私心，現在他只想好好幹一幹這個棒球選手。但是佟大為還有點緊張，「這樣好嗎？」江宏恩笑了笑，「放心，做過一次之後，你就會上癮了！」江宏恩不再理會佟大為，眼前這個壯碩男人，已經奪去他所有的注意力。他走上前去，蹲下身，隔著球衣外套撫弄著這男人，果然感受到那壯碩的胸肌，往下，更碰到那堅硬的腹肌，越過皮帶來到襠部，馬上就碰觸到那厚實的軟肉柱，蜿蜒安靜的倘在內褲內，不對！這傢伙還穿了一件護襠。「你幫我去撿一根棍子！」江宏恩吩咐道。佟大為就在一旁找到一根不會太粗，比較像是樹枝的棍子。這時，江宏恩開始拉下陳赫的褲拉鍊，解開皮帶與褲頭鈕扣，或許是因為感受到今晚的目的是要報仇，江宏恩不打算多浪費時間了。一把將白色的棒球褲拖到膝蓋處，果然看見一件黑色的護襠，護襠高高挺起，顯見襠內的野獸在深眠狀態，就有撼動一切的氣勢，彷彿要穿透護襠而出。解開護襠，立即看見一件白色三角內褲，內褲內那明顯的肉棍印子，讓江宏恩全身一顫抖。好粗，好大，看來，今晚會很好完了。一把扯下內褲，陳赫的十公分陽具彈出，未勃起的狀態，粗度就已經夠嚇人，勃起後可能更嚴重。佟大為還是有點不安，但是看見陳赫下半身已經被脫個精光，想起自己當初的遭遇，竟然也興奮了起來。就在這時候，陳赫清醒了。「唔……他媽的……」眼睛一張開江宏恩那張狂妄的笑臉，風一吹，下半身一涼，立刻感覺到自己的赤裸。「你好啊！陳赫。」江宏恩伸出食指，輕輕按揉陳赫那碩大的龜頭。像是觸電一般，陳赫怒吼，「幹！你們是誰！」江宏恩一把握住陳赫微微漲起的陽具，「要給你一些教訓的人！是不是？」他回頭問了問佟大為。「教訓？」陳赫一愣，「我有惹到你們嗎？」江宏恩低下頭，「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我們會讓你很爽的！」話一說完，江宏恩立刻含住陳赫的龜頭。陳赫身一屈，顯然受不住這樣的刺激，「好爽……」陳赫是個標準的異性戀，跟過很多女人上床，其中包括很多同隊球員或其他隊球員的女朋友或老婆。沒辦法，他長得相當帥氣，在加上打棒球一身壯碩的肌肉，還要那勃起後十八公分的碩長陽具，沒有女人會不屈服的。最高紀錄，他同時教過三個女朋友，還有五六個泡友。私底下，他也搞過隊上隊長與教練的女人。他就是這樣花心的人，女人對他來說只有同樣的用途，那就是大幹特幹。有一次，隊上隊長的女朋友來探班，隊長在更衣室換衣服，他把握時間，利用更衣室旁邊的浴室，跟隊長的女朋友來了場短跑式性愛，短短六分鐘時間，隊長的女人咬著牙不敢大聲淫叫，因為她的正牌男友就在隔壁，可是陳赫極盡挑逗之能事，幾乎把她搞的死去活來。最近，他還搞上一個小家碧玉的女人，聽說這女人的準姊夫是個憲兵，長的也是壯得可以。那又怎樣，她跟那個女人上床後，她就以為自己是他的老婆了，有一次，他跟教練的老婆在廁所內做愛，被這個女人抓到，她大哭大鬧，陳赫受不了，只得跟她分手。這一次他被江宏恩找麻煩，不知道是為那一樁。陳赫不停喘息，不過一分多中，十公分的陽具已完全勃起，張大成十八公分的肥碩肉棍，隨時可大幹特幹。江宏恩鬆開口，站起身，看著陳赫喘著氣，跨下的肉棍完全勃起，貼在堅硬的小腹肌上，龜頭流露出淫液。江宏恩嘴角露出殘酷一笑。啪一聲！江宏恩拿起剛剛檢來的樹枝，往陳赫臀部鞭了過去。立刻留下紅色的鞭痕。那種痛楚可想而知。「幹！」陳赫痛叫出聲，原先已經勃起的陽具，就像洩氣一般，立刻縮軟，從十八公分，縮回十公分。堅硬肉棍瞬間縮成小蝦米，讓江宏恩哈哈大笑，一直緊張兮兮的佟大為也笑出聲，那種身為憲兵的正直感瞬間消失，血液裡的邪惡因此開始竄出。「你要試試看嗎？」佟大為一皺眉，「幫他吹喇叭？我不要！」「幫他打手槍就好了！」佟大為猶豫著，最後還是走上前去，蹲下身，心不甘情不願握住那還有點餘溫的陽具，開始毫不留情的大力套弄起來。不一會，年輕力壯的陳赫再度勃起，淫液流滿佟大為整隻手。不可思議的是，佟大為似乎也迷惘了，完全沒有察覺到，以前他完全不能接受這種事情。不到五分，陳赫再度勃起至全開狀態，十八公分，緊貼著小腹，硬度與熱度幾乎達百分百，隨時可以開戰。「佟大為，可以了！」佟大為一收手，狠狠瞪著陳赫，「去你的！」一拳就往他的鼻子上打過去，當場鮮血直流。「幹！」陳赫痛吼，痛的直顫抖。完全不敢相信，佟大為的拳頭，比被棒球K到還痛。同樣的，陳赫原先已經勃起的陽具，因為痛楚再度萎縮。軟縮在陰毛叢中，像是沒有勃起過一樣。「哈哈，又軟掉了！」佟大為也狂妄大笑，「再一次再一次！」正要動手時，卻被江宏恩喊住。「別急，這樣太浪費時間了，我有法寶！」國現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電動自慰器。蹲下身，將陳赫癱軟的陽具握起，塞進自慰器中，一通電，自慰器立刻開始蠕動。「唔……」陳赫再度開始呻吟。不到一分鐘，陳赫完全勃起。又是啪一聲！在陳赫的痛楚吶喊與咒罵聲中，他那堅硬的臀部再度留下鞭痕。下一次，佟大為往他腹部揍了一拳，讓他勃起的陽具再度軟掉；再下一次，江宏恩再度操鞭。就這樣，來來回回許多次，陳赫總共勃起十一次，軟掉了十一次，不停的激情與痛苦交錯，他開始呼救，再也忍受不了。「我求求你們，不要再打了，不要再讓我勃起了！」陳赫痛苦呼喊。第十二次勃起在跨下顫抖，肉棍呈現紫紅色，來回充血，連雞巴都有點受不了了。江宏恩彎著身，握手套住他的肉棍，感受肉棍近乎在發抖。充血消退多次，似乎肉棍內的血管都快爆了。江宏恩果然沒有再度鞭打他，只是繼續大力操弄著他的陽具。「陳赫，今天晚上你要認命，我是海陸的，他是憲兵，你逃不掉的！」他喘著息，「憲兵！你是那個女人的姊夫？」佟大為按著拳頭的關節，「算你聰明！」陳赫不說話了。倒不是因為認命，而是因為高潮快來了。平常他做愛，總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射精，他是非常持久的人。但這一次，性慾起起伏伏太多次，江宏恩這一次持續套弄，竟然讓他不到兩分鐘就撐不住了。「佟大為，把他的球鞋脫下來！讓他射在鞋子裡！」佟大為照做。畢竟強暴男人這種事，江宏恩顯然比他有經驗。佟大為就像是開竅一般，可能是因為報仇心切，他一甩過去的反感，趁著江宏恩一放手，直接將陳赫的陽具塞進大雙大尺寸的棒球球鞋裡，碩大的陽具，隔著球鞋前端隔著鞋皮就可以碰觸到，佟大為奮力一壓，陳赫怒吼一聲，就往鞋裡射精。佟大為彷彿可以感覺到精液的衝勢，狠狠的落在鞋內，大約過了快要一分鐘，他才感覺到那股液體撞擊鞋子的力道消失了，佟大為抽出陳赫在協理的陽具，直接就看見鞋子裡來回滾動的陽具。陳赫倒在樹幹上不停喘氣，江宏恩在一旁滿意的看著，佟大為則有點不知所措的捧著鞋子。江宏恩趁著陳赫休息時，轉過身準備脫下佟大為的牛仔褲。「你要幹嘛？」「讓你幹他的屁眼啊！」「我……」佟大為很想試試看，可是內心又有一股力量在拉扯。江宏恩笑著：「你不是要報仇嗎？讓你幹他又不是要你變成同性戀，只是為了報仇！ok！」佟大為這才下定決心。江宏恩脫下佟大為的牛仔褲跟黑色三角內褲，掏出那為勃起即達十六七公分的陽具，拿過陳赫的球鞋。「你要幹嘛？」「用這傢伙的精液潤滑啊！」「我不要，太噁心了！他還射在鞋子裡！」江宏恩頭快痛死了！這傢伙很難搞耶！「不然要怎麼辦！你想直接插是插不進去的。而且，說好只是報仇，你就忍耐一下吧！」佟大為沉默了。江宏恩立刻倒出鞋裡部份精液，塗抹在佟大為的陽具上，並且迅速上下套弄。佟大為縱使一臉噁心樣，但還是憑著男人的本能，迅速勃起。接著江宏恩倒出剩下的精液，塗抹在陳赫的屁眼附近潤滑。一切就緒後，江宏恩指揮佟大為一切動作，就像是在指導新兵一般。「抱住陳赫的雙腳，將他放在肩膀上！」「這樣嗎？」「沒錯！就像是幹女人一樣！」「握住你的雞巴，用龜頭對準洞口！」「……這很奇怪！」「專心一點！等一下有你爽的了！」「喔！」江宏恩站在佟大為身後，看著壯碩的佟大為，準備拿著武器，大幹同樣壯碩的陳赫。他跨間的陽具立刻勃起。隔著牛仔褲很不舒服，江宏恩也脫下了褲子，一邊指揮，一邊撫弄自己的陽具。「對準後，就可以像幹女人一樣，插進去了！」佟大為遵照命令，開始挺進，雖然洞口很小，佟大為的龜頭大如水果，可是塗滿了潤滑精液，插入還算順利。整顆龜頭瞬間滑了進去。「幹！」這是佟大為的爽叫聲。簡直不敢相信，那熱燙的包覆感，讓龜頭隱隱作痲，竟是來自男人的屁眼，而不是女人的陰道。「幹——」這是陳赫的痛苦呼叫。整顆大如柳丁的龜頭，就這麼差勁他的屁眼，這種痛楚真是難以想像。陳赫不停扭動身體，「那出去，很痛！」他怒喊著，聲音脆弱零散。佟大為緊緊抱住他的大腿，「別動！」就這麼幾個動作中，佟大為二十公分長的陽具，又挺進了十公分。江宏恩看佟大為有點擋不住陳赫的反抗，整個人甩著自己肥碩的陽具，走上前，穿著軍靴的大腳跨過陳赫的身軀，跨坐在他壯碩的胸膛上。八十工矜重的江宏恩，壓坐在胸膛上，立刻讓陳赫動也不能動。「佟大為，不要慢慢來了！一把插到底！」佟大為聽話得很。勾住球員的壯碩雙腳，一把狠狠將二十公分的陽具擠到底，佟大為的陰毛，腹肌與睪丸，全部碰觸到陳赫堅硬又富有彈性的臀部。「拿出去啊！拜託你們拿出去啊！」陳赫完全沒了男兒形象，開始哭出聲來。殘忍的江宏恩還笑著，「佟大為，還爽吧！」或許是因為慾望上身，也或許是因為佟大為完全看不見陳赫的臉，他完全無法顧及被強暴者的感受，「真的……滿爽的！」「那就好好幹吧！」佟大為粗喘著氣：「好！幹幹幹幹幹幹……」哭喊一陣子後，陳赫也沒了聲音，因為江宏恩掐住他的脖子，逼他張嘴呼吸，順道將陽具塞進他嘴裡，享受口交的滋味。陳赫喘著氣，不敢相信自己被強暴，體內還能燃起慾望。他的陽具又再度勃起。可是，佟大為顧著幹屁眼，江宏恩的姿勢看不到他的陽具，只能那挺碩的肉棍，獨自顫抖。江宏恩大力幹著陳赫的嘴，「聽說你的綽號叫做種馬，不知道是指甚麼？」「唔……」無法回答的他，只能發出這種聲音。「八卦雜誌說，你有很多床伴！」江宏恩將龜頭深深卡進陳赫的喉嚨中，「不過過了今晚，你會有更多床伴！」冷風中，這裡一點都不冷。可以聽見佟大為的陰囊撞擊陳赫的臀部聲音，也可以聽見江宏恩的睪丸，撞上陳赫下巴的聲音。啪啪啪，不停作響。第一次正式幹男人的佟大為，嘴裡一直語無倫次的喊著，「真他媽爽……好緊……」江宏恩邊享受，邊笑著，他可以確定，佟大為將來就算結了昏，應該還是可以成為他的泡友。過了二十分鐘，佟大為奮力戳刺，狂暴怒吼，「幹——」陳赫臉不斷漲紅，因為江宏恩也開始加大戳刺動作。不到兩分鐘，嘴裡與屁眼裡的的兩跟陽具，先後達到高潮。佟大為的陽具，不停往男性蜜巢裡噴射，高潮之強烈，讓他不敢相信，就連他顫抖著抽出陽具時，還有幾攤精液射在陳赫的陰毛上。至於江宏恩，也開始在陳赫嘴裡噴射，濃濁的精液不停射出，幾乎要灌滿陳赫的食道。兩人都抽出了陽具。陳赫痛苦的表情中，流露出一絲放鬆。終於射完了，該結束了！該結束了嗎？江宏恩笑著。還早呢！只要有欲望，野戰仍會不停上演。

龚剑的大脚

一年前，我还住在那个闷热的阁楼里。现在，虽然搬进了公寓，但却很想念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被哥们戏称为“二等舱”的潮湿、闷热的小阁楼。因为阁楼的邻居，是我暗恋的龚哥――我摞管时幻想的偶像！龚哥是大约五年前搬来的。刚搬来的时候，龚哥大约二十六、七岁，儿子才一岁多，正是咿呀学语的时候。搬家那天，是龚嫂先到的，龚哥可能在后面押车。我在房间里听音乐，听到外面一个女人在吵，吩咐着家具的摆放。我从窗缝中望去，是一个穿着一身红衣裙的风骚女人，我一看就烦了，把音响的音量开到了最大。外面的吵嚷声渐渐小了，也不在嘈杂。可能是运送家具的人走了，我想。于是，我把自己都感觉吵的音响旋小了许多。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充满磁性的男低音……我不由自主地从窗缝望去，哇噻！一个标准的酷男：大约180的个子，宽宽的肩、紧窄的细腰，海蓝色的无袖Ｔ恤露出了粗壮的脖子和汗毛浓密的双臂，乳白色的棉质休闲裤下面是一双穿着黑色夹脚趾皮拖的长着淡淡脚毛的粉红色的粗壮的大脚！！抬眼望去，一张透着男人粗旷的国字脸，浓浓的双眉，粗黑的胡岔，修剪的短短的小平头……我的鸡巴挺了！有这样一个美男为邻，我从心底爽起来。握着硬的难受的大鸡巴，从窗缝吃着龚哥的豆腐，一泄如注。从此，我遍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偷窥”！从以后的接触中了解到：龚哥是东北哈尔滨人，复员到了天津。二年前娶的龚嫂，在一家超市做保安。这间阁楼是公司刚刚分配给龚哥的“新房”。龚哥有一个象中央电视台的海霞播报一样准时在九点左右播出的节目：每天晚饭后，收拾停当，都要擦洗全身。因为房间狭小，房间里有老婆孩子，加上地毯占去的地方，龚哥只能在和我房门之间的不足二平方米的走道上沐浴了――这样，我便可以大饱眼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龚哥的节目了如指掌，便在我的木门上钻了接近十个不同方位、角度的经过伪装的观察孔，加上原有的窗缝，我边可以“全方位”观看龚哥上演的裸男秀了！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便打开了电视，关掉了台灯。这样做，一来是使房间暗下来，以免光线泄露我的观察孔，被龚哥发现；二来使龚哥了解我的“习惯”：每晚九点以后不在开门外出。这样，便可以让龚哥安心沐浴，不用因为担心我忽然外出而“走光”。约摸过了十多分钟，我听到龚哥的房门声。接着，便是水龙头的声音：节目开始了！龚哥把兑好热水的浴盆放在地板上，打开了走道的照明灯。下意识地朝我的房间望了望，便放心地“脱”了。先是一件黑色的吊篮背心，接着是发白的牛仔裤，最后是一条黄色的子弹内裤。龚哥竟随手把内裤挂在了我房门的一个钉子上！！一躯充满野性的男人的酮体就在我的眼前！一个充满男人腥臊味的肉体就在离我不足半米的门外！！我的鸡巴硬了！！！我侧身紧贴着房门，贪婪的享受着龚哥肉体的美味，握着大鸡巴的手加快了速度。龚哥全身涂满了香皂，用手搓洗着。那双大手慢慢向下移动，到了最性感的部位。龚哥先用双手搓洗着阴毛，接着，便褪下了微微发硬的大鸡巴头的包皮，轻轻擦洗着粉红的、粗大的鸡巴头。可能是疑心鸡巴头的沟沟里有秽物，龚哥用手指在沟沟里轻轻的抹了抹，回手用鼻子闻了闻。也许是确有异味，龚哥又抹了些香皂在大鸡巴上，加大些力度来回擦洗着。几个回合的搓洗，龚哥的大鸡巴开始挺了起来。看着大鸡巴硬了，龚哥便下意识地加快了速度和力度。突然间，龚哥好象想到了什么，停住了手，犹豫地朝我的房间望望，在确信我已上床看电视，不会再开门后，便放手玩起自己的大鸡巴来！龚哥用一只手摞着粗硬的大鸡巴，另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弹子儿（天津方言：阴囊）。一会，可能是身子累了，换了一只手，另一只手扶着腰。随着速度的加快，身子也颤了起来，浓浓的胸毛和阴毛在我以前晃成黑忽忽的一片。龚哥的开始皱了起来，性感的嘴微张着，呼吸变的急促……随着几声低沉的吼声，粗硬的大鸡巴颤了颤，一股浓浓的白浆朝我的脸喷射过来！！我憎恨起我的门来。如果没有它的阻挡，那浓浓的男人的奶不就……情欲泻过的龚哥，在依然粗硬的大鸡巴上抹了更多的香皂，混合着残留的浓浓的精液，继续着刚才的搓洗。龚哥俯下身涮洗毛巾，粉红、多毛的屁眼儿移到了我的面前。红红的、紧紧的小屁眼在我的面前晃动了几下，便很快离开。他开始蹲在浴盆上擦洗那可爱的小屁眼！！龚哥就蹲在我的目前，伴随着龚哥揉搓屁眼的节奏，已经软下去耸拉在前面的大鸡巴也跟着颤动着。最后一道工序到了，也是我等待已久、每日盼望的一幕：龚哥开始搓洗他那双性感的大臭脚了！！龚哥的脚非常大，43码。龚哥的脚型属于粗宽的那种，脚趾很长，非常饱满，肤色粉红，脚趾上分布着粗硬的黑毛。尤其是穿着那双黑色夹脚趾皮拖的时候，更是性感非常。龚哥轮流把大脚放入浴盆，耐心地搓洗着。搓洗的时候，龚哥为了把脚缝洗净，把脚趾分开。分开脚趾的瞬间，更是增添了几分带着男人粗野味儿的性感！！沐浴之后，龚哥依旧是象平日一样，裸着身子，将内裤搭在肩上，甩着那条令我垂涎三尺的大鸡巴返身回房。唉！我真羡慕龚嫂，拥有这样一个男人！！可以与他有肌肤之亲，可以枕在他的胸膛，可以含住他雄伟、敖人的大鸡巴，可以闻到他带着男人腥臊、血性和香汗的体味，可以感受他的男性粗野的强暴，可以和他融为一体……可能是我的恋物倾向，也可能是龚哥太让我着迷，我已不仅仅爱他的气质、品性、声音、躯体、鸡巴和大臭脚，甚至更喜欢他穿用过的，带这体味儿的鞋袜和内衣。由于房间的狭小和龚哥大臭脚的味道，他换下的衣物和鞋袜总是放在走道或搭在走道的绳子上，而龚嫂又总是等到积攒一些以后在洗。这样，我便可以在每天早上他们走后品尝“美味”了！龚哥喜欢穿黑色、白色和灰色的棉质袜子，夏天的时候，也穿兰色、紫红色的丝袜。因为龚哥是汗脚，所以袜子总是湿乎乎的，味道很重。干了以后，袜子的前端有些发硬。龚哥的内裤不多，但颜色都很性感，有黄色、黑色、海蓝和红色的。由于龚哥的体味很重，的内裤的味道总是很浓，有时带着一股性感的腥臊。偶尔，会带着几根鸡巴毛，很黑，黑长，很卷曲，我都会小心地收藏起来。有几次，内裤的前端有一些干了的、白白硬硬的东西，是龚哥的大鸡巴油！！我把他叫做龚哥的“奶酪”，一准是龚哥见到了令他动情的骚娘们儿，控制不住流油了！我最喜欢的还是龚哥的大臭鞋！龚哥经常穿的是黑色皮鞋、驼色的鹿皮休闲鞋和我最喜欢的皮拖。尤其是龚哥头天穿过的，夹杂着龚哥脚味和皮革味的皮鞋，味道最好、最浓！！每天早上，我总是把龚哥的脏袜子、骚内裤和臭鞋一起拿到房间，轮流放到鼻子前面吸吮、嗅着，想象着龚哥的大臭脚穿用它们和紧包着龚哥的大骚鸡巴的样子，同时用手弄着自己的大鸡巴，直到爽。有时，我还会抽出龚哥鞋子里湿辘辘的鞋垫，用嘴嚼着！因为鞋垫里饱含着龚哥大臭脚的分泌物，那是龚哥的精华！！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天早上，我在龚哥和龚嫂走后，刚要去品尝美味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我暗自庆幸没有开始我的“工作”。我从观察孔望去，见是龚哥回来了。他没有打开房门，而是端起他家的白色瓷尿桶，哗哗地撒了一庖尿水，又匆匆的拉上裤链走了。太棒了！！我确信他离开后，快速的出门，把龚哥的“圣水”端进房间，用我的杯子倒了满满一杯，开始细细地品味。龚哥的“圣水”，带着一股男人确切地说是龚哥特有的腥臊，带着龚哥的体温，包含着残留在龚哥身子里的奶，慢慢地流入我的体内……我一边品尝着龚哥的圣水，一边想象着：这是从龚哥体内流出的，是从我心中的男人、我的爷们的大鸡巴中流出的！！好象龚哥进入了我的体内，好象龚哥在用他又粗、又硬、又长、又热、又骚的大鸡巴操我的嘴！！好想流入我嘴里的是龚哥的大鸡巴油儿，是龚哥的奶……龚哥也是一个血性汉子。龚哥的性很大，差不多每星期要操龚嫂3、4次。龚嫂也是个骚女人，总是缠着龚哥操她，而且很会叫床———我可不是胡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龚哥的门上有一个废弃的匙孔，这便是我的了望孔！夏天的时候，我只能在房间内借助路灯的光亮观看。由于阁楼非常热，龚哥在夏天一般是不关房门的。偶尔几次，龚哥没有关灯或是在事前、事后开灯，我便可以看到真切的景象。但我还是最喜欢春天、秋天和冬天！因为，天凉的时候龚哥肯定要关门，而且龚哥又喜欢开灯作爱，我便可以从匙孔是看到真切、完整的作爱过程。一般我都是在周末观看，比较有把握。因为，周末龚哥肯定要操龚嫂的浪逼。否则，龚嫂也不会答应。五月的一个周末。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了。估计差不多了，我便蹑手蹑脚地出了门，轻轻地蹲在匙孔前，房间内只有龚嫂半裸着斜躺在床上，手里翻着画册，儿子睡在小床上。我担心龚哥的突然出现，迅速地返回房间。大约十二点了，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龚哥回来了。我在房间估算着，一会龚哥要洗涮，起码得半小时以后“开工”。等了有二十分钟，没有洗涮的迹象，而且很安静。睡了？！我从匙孔里看见还开着灯。怎么回事？！我按捺不住，再一次出了房门，来到匙孔前。哇噻！还没有洗涮，提前“开工”了！！龚哥仍然穿着衣服，俯身压在龚嫂身上，吸吮着龚嫂的乳头，另一只手揉捏着龚嫂的小穴，一只手指在龚嫂的骚穴里进进出出。晚了一会，龚哥翻身半躺在床上，拉龚嫂起身给自己脱衣服。龚嫂赤身骑在龚哥身上，一边替龚哥脱掉了衬衣，一边让龚哥舔她的骚逼。解开龚哥的牛仔裤后，发现鞋子没脱，便赤身走下床，蹲在龚哥的脚前，给龚哥脱鞋。龚哥欠身半坐，看着龚嫂给自己脱鞋。龚哥今天穿的是一双黑色船鞋，里面是一双白色绵纸袜子。龚嫂脱掉二只鞋子，把鼻子凑到龚哥脚前闻了闻，装做很讨厌的样子，邹邹眉说：“臭死了，洗脚去！”龚哥淫笑了一下；“你白当我娘们，我让你给我洗！”。龚嫂犹豫了一下，欲回身取浴盆，龚哥用大臭脚挡住龚嫂的脸，一字一顿的坏笑着说：“我让你用嘴洗！尝尝你爷们儿的脚！”龚嫂佯装着不情愿：“臭缺德的，讨厌……”说着，回过脸，慢慢地把嘴凑到龚哥的大臭脚前，一边用嘴脱着龚哥的臭袜子，一边来回舔着龚哥的大臭脚。龚哥微张着嘴，时而望着龚嫂，时而仰头呻吟，享受着这个骚逼带给他的快乐！！我羡慕这个骚娘们的幸运！！一会，龚哥的二只臭袜子全被龚嫂脱下来，龚嫂用嘴舔着、用鼻子闻着，享受着龚哥的美脚。龚哥畅快地舒展了一下脚趾，望了望发骚的龚嫂，把一只大臭脚向龚嫂伸去。龚嫂张嘴含住了龚哥的脚趾，滋滋地吸吮着……龚哥分外舒畅，淫声荡漾：龚哥：啊……呦……好娘们儿……真美！！龚嫂：哥哥……我爱死你了！！哥哥美吧！！啊！好娘们……你真浪……啊……小逼儿……哥哥……爷们……只要爷们美，让我怎么都行！！啊――爷们脚好吃吗？！真好吃……太香了！！喜欢天天让你吃！！啊……天天吃……还让哥哥用大脚操我！吗？！用大脚操你？！行！一会就操！！说着，龚嫂欠起身，把龚哥的一只大脚往自己的逼里插！！龚哥看了看，用脚配合着龚嫂，用大脚趾尽力的插着。龚哥用手上下摞着自己的大鸡巴：＂啊……娘们快叼我大鸡巴！！我硬的难受！！＂龚嫂放下龚哥的大臭脚，扑向龚哥的胯下，一口含住了龚哥的大鸡巴。龚哥畅美万分：“啊！！小浪逼！！美死我了！！我操死你！！！”一边说着，一边向上往龚嫂的嘴里挺动大鸡巴。“啊……美！！往下……舔我弹子儿……啊……”龚嫂吐出龚哥的大鸡巴，把一对大弹子儿吞进嘴里．吸吮了一会，往下移动着，伸出舌头，把嘴对准了龚哥的屁眼！！“啊……啊……啊……美死我了！！！使劲！！！啊！！！”龚哥移动着身子，是多毛的小屁眼尽量凑近龚嫂的嘴。“啊————啊————啊――”随着龚哥几声淫荡、充满野性的低吼，一股股浓浓的白浆激射出来！！喷洒在龚嫂的脸上、身上和嘴里……从此，我便知道了龚哥喜欢龚嫂舔大臭脚和屁眼的秘密。我日夜思念着龚哥。难道这个近在咫尺的帅哥、猛男只能是我的梦中情人？！老天有眼！！这一天终于等到了！！！晚上下班回家，在楼梯下面就听到楼上的嘈杂声。上楼后，侧脸一望，见龚哥家多了许多人，男女老少大约四五个，操着浓重的东北方言。可能是老乡，我想。刚刚进门，就听到敲门：“大军，在吗？！”是龚哥。虽然是近在咫尺的邻居，因为龚哥不很爱讲话，所以除了不多的几次攀谈，我们交往较少。也正因为如此，我对龚哥的造访更加重视。我赶紧开门：“龚哥？有事儿？进来说。”龚哥进到房间，坐在床边：“大军，我爸和妹妹、妹夫带孩子来了。我的房子住不下，我……想在你这挤挤……不知道行不行？！”刹那间，我差点昏过去！！哇噻！！！我赶紧表示：“没事儿！来吧！都是邻居，别客气！”大军看了看我的单人沙发床：“要不，我找别人借个行军床……”我哪里能让这么好的机会错过：“没事，挤挤就行。好在时间又不会太长。再说，也没有地方放。”“行。那就麻烦你了！”龚哥满意且带这感激的说。“别客气。都是邻居，又是哥们儿！”第一晚。龚哥穿着那件黑背心、黄色子弹内裤，手里拿这烟进来了。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会。我看看表：“龚哥，睡吗？过十二点了。”我心里早就等不及了！龚哥也看看表，“真是！睡！”说着，便撩开单子半躺下来。我的鸡巴早就硬的发疼了。心里盘算着后面的节目。“龚哥，你习惯穿背心睡？！我就不行，不舒服。平时自己睡，就什么都不穿。”龚哥看看我，一笑：“你还挺时髦。象外国人。其实我一般也不穿背心，但穿裤衩。”我趁机说：“那还穿？！多不舒服。又没女的，怕什么？！”龚哥犹豫了一下：“对！舒服点。”说着，起身把背心脱掉。我始终侧着身子，怕硬挺的鸡巴顶着龚哥。夜里，我假装熟睡，试探着把手搭在龚哥的胸前，龚哥浓密的胸毛使我的鸡巴更加硬挺起来。见龚哥没有反应，我便慢慢的将手向下移动，在即将到达龚哥的圣地时，他好象感到了什么，动了动。我佯装翻身，顺手从龚哥的鸡巴上划过。龚哥那里，是软软的一团。我未敢造次。这一夜，就这样过去。第二晚我早早的结束一切事务，静侯龚哥的来临。大约十点钟，龚哥仍旧是夹着根烟走进我的房间。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我不时地观察着龚哥的一举一动：他夹烟的姿势；思考时搔头的动作和男人特有的眼神；偶尔伸进内裤调整鸡巴位置的手……转眼，又是子夜。龚哥看看表：“呦，又半夜了！明天还得去郊区接货，6点就得走。睡吧。”我应着，不情愿地躺在龚哥里面。这一夜，又这样过去。第三晚。今天不能就这样过去了！我心里发狠，盘算着我的计划。就这样眼看着到手的猎物跑掉？！不行！！我按照既定的“行动计划”作好准备。九点……十点……龚哥还未回来！！大约十点半了，听到一阵蹬踩着陈旧木楼梯的沉重的充满力量的男人的脚步声。龚哥回来了！！对面房间里，一阵热闹。龚哥和已经睡下的亲戚们寒暄着。不到十分钟，便听到开门的声音。龚哥赤裸着上身，穿着一条油乎乎的牛仔裤，脚下拖拉着那双黑皮拖，手里拿着换洗的内裤、袜子进来了：“呦！又搅和你了！今天出去接货，车坏了，刚回来！”我赶紧随声表示了无妨，让开一把椅子让龚哥坐下。“唉！司机太笨！修了四个小时的车，最后还是我帮他修好的。弄了一身的油，脏死了。妈的！回去连澡堂都关了，连澡都没洗！”我一阵窃喜，指指对面的洗手池：“凑合着洗洗吧！”“对，先洗洗。一会在聊。”说着，龚哥起身动作粗野地脱掉牛仔裤，回头看了我一下：“我就都脱了，上下一块冲冲”，顺手麻利地扒下身上的子弹内裤，扔在地上，一步跨到水池前。我被龚哥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呆呆地望着龚哥的背影：标准的倒三角型随着龚哥的动作展示着每一块肌肉；胳膊的抬落隐隐露出浓密的腋毛；窄窄的小屁股把那个神秘的菊花洞藏在里面，顺着缝隙露出一撮黑毛；二条粗壮、结实长满汗毛的双腿叉开着，支撑着这个猛男的，是一双粗大、性感的、粉红色的帅哥的大臭脚！我被眼前的美色惊呆了！！这就是我朝思夜想的龚哥！！我心中的偶像！我梦中的情人！我幻想的爷们儿！！龚哥嘴里说着什么，我一句未听见。龚哥见我未应声，回头看看我，发现我的神情不太对，笑笑：“你怎么了？干嘛呢？！”我赶紧半开玩笑地解嘲：“让帅哥迷住了呗！龚嫂真有福分。嫁了一个连我都喜欢的帅哥！”龚哥笑出声：“你喜欢？！不成了兔子了”（“兔子”是北方发言中对同志的蔑称）我顺势说：“兔子怎么了？！要是跟了龚哥这样的帅哥，当兔子也值！”龚哥转过头，看看我，眼神带着一丝难以琢磨的笑意，自语了一声：“我操！”一阵沉默。龚哥洗完，转过身，边拿着毛巾揩着身子，边带着一丝坏笑地看着我。我鼓足勇气，大胆地望着龚哥，乃至把目光顺着浓密的胸毛慢慢地向下移动：浓密的黑毛由一片变成一缕，过了肚脐，又逐渐浓密起来……浓密、卷曲、黝黑的阴毛中间，悬挂着那条我每日欣赏的红红的、粗粗的、长长的，半软着的大鸡巴！！可以明显地从包皮外看见那粗大鸡巴头的形状！！我回过神，目光又向上移回，与龚哥相视：“龚哥坐下呀！站着多累。”顺势挪动了一下身子，示意龚哥坐下。龚哥慢慢地坐在我旁边，继续用毛巾揩着身子。我把龚哥身旁的换洗内裤顺手放到了茶几上“一会再换吧，先干干。”龚哥看看我，笑笑：“不穿了。你不是喜欢看么？！”我想着如何扭转眼前的尴尬局面，灵机一动，想起了我的计划！“对了，下午找朋友借了张影碟，据说挺刺激。明天就得还，我大概看看。龚哥看么？！不看就先睡。”龚哥仍旧用那种诡异的眼神看看我，笑笑，没说话。我心中一阵得意！龚哥半躺在床边，看着电视。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眼睛不停地在画面和龚哥的大鸡巴上巡回。这是一张我最喜欢的盘，是描写一个帅哥在同性和异性之间作爱的故事。随着剧情的发展，画面越来越刺激。龚哥盯着画面，偶尔抽一口烟。下面的大鸡巴已经微微有些反应，正在从浓浓的阴毛丛中慢慢地挣扎着……烟已经烧到龚哥的大手了。龚哥把烟蒂按在烟缸里，调整了一下位置，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下意识地掩饰着下体的反应，并侧脸看看我。这时，我的大鸡巴早已翘的老高！我毫不掩饰地把一条腿翘在前面的椅子上，尽情展示着我的骄傲，并且佯装不知，目光盯着画面。龚哥把目光从我的大鸡巴上移到我的脸，坏笑着：“怎么着？条件反射，想娘们儿了？！”我侧过脸，笑笑：“对呀！”龚哥回过脸：“到底是童男子，这就受不了了！”我目光紧盯着龚哥已经明显发挺、大鸡巴头已经从包皮里钻出一半儿的大鸡巴笑着：“还说我呢！龚哥你不也硬了？！是不是想龚嫂了？！嘻嘻！”龚哥没拾我的话茬，低头看看已经钻出一半的大鸡巴头，解嘲地用手往上捋着包皮：“没事啊，我给你找个小娘们儿要吗？！试试。大闺女也有！”我笑着：“我想找龚嫂教教我，行吗？！”“操！怕你顶不住！真的，我给你介绍几个？！”“人家看的上我吗？！人家是喜欢你龚哥大帅哥、大猛男的大家伙！还是让龚嫂教我吧！龚哥舍得吗？！哈哈！”“我操！行啊，没问题！那你拿什么换？！你也没娘们儿？！”“拿我换！行吗？！”我目光盯着龚哥。“操！我看你有点不对劲！”龚哥带着一股淫笑“你别在想当兔子，喜欢爷们儿？！”……“没事儿，要真喜欢玩鸡巴，我帮你啊！哈哈！！”虽然在龚哥看来是半真半假的玩笑，对于我则是难以想象的默许和承诺！我胆子大了起来！侧过身子，用一种充满渴望、恳求、淫荡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龚哥的眼睛，颤抖地伸出手，轻轻的握住那一次次令我神魂颠倒的温软的大鸡巴，一股冲动顿时袭满我的全身！！龚哥迟疑地望着我，一动不动。我迅速地回过头，俯身望着那万般熟悉，却不曾碰过的圣物，贪婪地张开嘴，一口扑了上去……顿时，一股男人特有的，充满男人原始体味和腥臊传入我的体内。我想起龚哥没有来得及洗澡，在我这也只是简单擦洗，未好意思洗大鸡巴。真是千载难逢！原汁原味！我不顾一切，把我梦中爷们的大鸡巴全根没入，不停地上下吞吐着……龚哥的大鸡巴在我的嘴里迅速变的更粗、更大，我不得不吐出一截。一根让我爱死的情哥哥的大鸡巴，硬挺地耸立在我的嘴边，我不知任何去品味、去呵护、去爱惜，让它快乐！我顺着龚哥大鸡巴的血脉上下仔细舔弄着，把舌尖围者龚哥的大鸡巴头和深深的沟儿舔着、舔着……那浓浓的“男人味儿”汇合着龚哥的大鸡巴油儿、汗液、包皮垢和残留的尿水，全部进入我的体内，剩下的是纯纯的龚哥大鸡巴的味道！在我的爱抚下，龚哥动情了！！他低沉地喘着粗气，随着我的吞吐，上下挺动着身子，让他那傲人的大鸡巴更深的操着我的嘴！我慢慢地拓展着我的领域，吸吮、舔弄着龚哥的鸡巴毛、大腿根和龚哥那两个重重的蛋蛋！我把蛋蛋含进嘴里，脸紧紧地贴着龚哥的大鸡巴，鼻子里是龚哥那粗野、浓重的汉子的体味儿！！我慢慢地抬起龚哥那布满卷曲、粗黑汗毛的双腿，向两边叉开，对准龚哥那体味儿更加浓重的毛茸茸的屁眼儿，伸出舌头，深深地把脸埋在黑毛从中！我尽情地吸着、舔着，把舌尖儿往那神秘的菊花洞伸去……这是帅哥的屁眼，是猛男的屁眼，是我情人的屁眼，是我的情哥哥、男爷们儿的屁眼！！！我难以自拔地吻着、舔着、闻着……啊……龚哥在我的舔弄下再也矜持不住了：“奥……啊……我操！哎呦……美死我了！！！”“我操你妈的！！……操你屁股！！！”“啊……对！舔！！使劲！！！啊————”我看到龚哥在我的舔弄下性起，鸡巴翘的越来越高。我见时机已到，贪婪地望了望龚哥那因为起性而充满淫亵、快乐、渴望的更加性感的脸，把我的嘴向我最喜爱的龚哥的大臭脚移去！我日思夜想的龚哥的大臭脚就在我的眼前！这是一双充满野性男人魅力的猛男脚！一双丰满、结实而宽大的脚掌，肤色是那种透着健康、激情的红润；明显突起的粗壮的血管是龚哥的血脉；粗长的脚趾微微委曲着，第二个脚趾象抢镜一样长长地伸出一截；脚趾上，是稀疏而粗黑的汗毛……我把鼻子紧紧地贴上去，闻着龚哥的双脚散发出的浓烈的，混合着龚哥的体味、汗臭味和皮拖上的皮革味道，形成了龚哥独有的原始而粗放的男人味道……我被龚哥这双大臭脚深深的吸引，有双手紧紧地搂在脸前，伸出舌头，开始品味龚哥的赏赐！我细细地舔着，脚掌、脚面、每一根脚趾、脚趾缝……我来回地舔弄着，轮流品尝龚哥的二个大臭脚龚哥用满足的目光看着我，配合着我的动作，分别把他的两支大臭脚送到我嘴前，舔到美处，五个粗长的脚趾还会舒展开，我便借机舔食着脚缝中的秽物……“啊——美！”“哎呦……啊！”“我操！”“我——操——！”龚哥渐渐地把身体躺平，自己用手来回套弄着那根粗大的大鸡巴，一条腿架在我的肩上，另一条伸到我的面前，并且把脚趾伸进我的嘴里，嘴里不停地低喉着、喘息着，粗鲁而淫荡的骂着……突然，龚哥的大脚猛的往前伸了一下，险些把半只脚伸进我的嘴里，我的身子也顺势往后仰了仰。“啊——啊——啊！”“嗷——”一股股粘稠的白浆，从龚哥的鸡巴中喷射而出，洒落在那毛茸茸的宽阔的胸前。我迅速地放下龚哥的大臭脚，扑在龚哥的胸前，贪婪地舔食着龚哥的“奶”。那“奶”，真的象牛奶，只是比牛奶要稠，而且带着一股象征着男性的涩涩的特殊香味。慢慢地，龚哥长出了一口气，睁开眼看着我的举动，目光中带着几丝厌恶，转而变的淫亵起来：“爱喝这个？！不嫌赃？！……这么喜欢?！喜欢我，是吗?！”“那……把我鸡巴也舔干净！”我乖乖地向下移了移身子，仔细地舔干净龚哥大鸡巴上残留的爱液。清洗过后，我躺在龚哥的身旁，心中为我曾经拥有过龚哥这样的帅哥兼猛男的情哥哥而激动不已！我无数次的幻想，今天终于变为现实！我不曾奢望得到他，更不曾奢望拥有他！！情欲泻过之后的龚哥平静了许多，有点燃了一根烟，侧脸望着我：“你怎么有这个爱好？！一直这样？！你不喜欢闺女？！不交过女朋友吗？！”……“你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是真喜欢？！跟喜欢娘们一样？！”……“你和别人玩过吗？！以前？！”“哎，怎么不说话？！说说，我也了解了解……”面对龚哥的无数个问题，我无言以对，更不想谈论这些我自己也难以说清的问题。我转过话头“是，我喜欢男人。确切地说，就是喜欢你！从你刚搬来就是……哎，龚哥，我感觉你好象也玩过，绝对不是头一回！”我本意是想逗逗龚哥，拿他让龚嫂舔脚、叼大鸡巴的事开开心。出乎意料的是，龚哥却讲出了他的同志经历！！“嗨，那时在部队，在船上哪有娘们？！一出海半年，可不就互相玩呗！”我喜出望外，接过话茬“那龚哥肯定是大众情人吧！你干了多少弟兄？！哎，对了，龚哥你们怎么玩？！说说！”龚哥笑笑：“怎么玩？！跟刚才玩你一样！哈哈！！”这一夜，是那么幸福。据龚哥说，我在梦中笑出了声……第四晚。9：00整。我已早早的作好准备，盘算着如何度过今天的良辰美景。龚哥嘿嘿的笑声由远及近，推门近来，手里仍然夹着烟，见我深情地望着他，大概也想起昨夜的激情，一语双关地说：“等我那？！今天再搅和你一宿，明天他们就走。我先洗洗……”龚哥几句话，对我宛如青天霹雳！！！明天就回去了？！我再也不能拥他而眠！今夜就是最后的离别？！刹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默默地站起身，走到龚哥身后，有双手搂住龚哥。龚哥回过头，见我已是满面泪水，带着惊讶：“怎么啦？！因为我走？！我又不是死了！行，先等我洗完了，跟你玩。行吗？！”我用泪眼深情地望着龚哥：“龚哥，我给你洗，行吗？！”龚哥带着坏笑：“行！我也混的有人给洗澡了！”我从龚哥的身后，轻轻地褪去龚哥的背心，双手伸到前面，轻轻地抚摩着龚哥那浓密的胸毛和坚挺的乳头。我用舌尖在龚哥宽厚的背上逡巡着……我转到龚哥的面前，欣赏着龚哥的俊脸。龚哥用手按了按我的头，示意我吻他的胸。我把头埋在龚哥的胸毛从中，用舌头和双唇，搜寻着龚哥的肉体，感受着他的体味、体温和肌肤的感觉。慢慢地，我顺应着龚哥的体毛，向下移动着身体。在我还没有到达以前，龚哥那蠢蠢欲动的大鸡巴已经顶住了我的下巴！我没有马上含住它，而是嗅着他的阴毛的味道。我的舌尖在龚哥的肉蛋上轻轻地舔着。龚哥有些忍不住了：“快！叼我鸡巴！”随手把我的头按向他的大鸡巴。我一口含了进去，可能是龚哥用力过猛，龚哥的大鸡巴一下子就顶到了我的喉咙！我蹲下身，让龚哥的大鸡巴顺畅地操我的嘴，一下一下，一次一次地，每一次都进入的那么深……我怕龚哥很快就出，便把龚哥的大鸡巴吐出来，去吻他的肉蛋。我细心地舔着龚哥的肉蛋，把头深深地埋入龚哥的档内，顺着缝隙，整个人从龚哥的胯下钻到了后面，而舌头却始终没有离开龚哥的身体，舌尖已经深深地探入了龚哥的神秘的肉洞！龚哥开始呻吟起来：“啊—啊——操！……哎呀……啊！！”龚哥的浪声，刺激起我更大的情欲。我搂住龚哥粗壮的大腿，顺着龚哥的腿毛，向下移动身子。渐渐地，我已平躺在地上，我抱住龚哥的脚髁，有些不好意思地用轻微的力量示意龚哥抬起他的大臭脚。龚哥低了下头，会意地抬起他的性感的大脚，竟一脚重重地压在我的脸上！！龚哥如此的善解人意！我兴奋的难以自制，紧紧地搂住龚哥的大臭脚，贪婪地吸吮着……龚哥在我的刺激下，愈发动情，一会把那粗壮的大脚趾使劲地伸进我的嘴;一会是其他的脚趾……要不就把脚跟使劲地压在我的嘴上，要不就让我把舌尖伸进他的脚趾缝……一会，又换了另一只大脚……龚哥在我的舔弄下，情欲高涨起来，猛然蹲下身子，把大鸡巴插进我的嘴！我含弄了一会，示意龚哥向前动动身子，龚哥会意地往前挪挪，把屁眼对准我的嘴，重重地压了下来！！我再也不能自制，不顾一切地把舌头伸进龚哥那散发着男人，确切地说是性感猛男、帅哥、野汉才有的浓重体味的毛茸茸的屁眼！“我操你屁股的！！……真美！……啊……懊！！”龚哥发浪了！！我抓住机会，让龚哥起身躺到床上，把龚哥的大臭脚捧到上面，放到我的脸上，另一只则顺着我的大腿跟伸到我的屁眼，用龚哥的大脚趾对准屁眼，往下蹲着身子……龚哥看看我，坏笑着：“想让我操你？！拿那玩意不够长！这有鸡巴！来呀！！”我好象受到了鼓励，贪婪地望着龚哥的俊脸，用目光询问：“真的？！”龚哥领会了我的意思，笑笑：“真想的话，没事！”我再也顾不上其他，放下龚哥的脚，跨到龚哥的身上，把屁眼对准龚哥那早已涨得发紫的坚挺的大鸡巴，一屁股坐了下去……“我操！……啊……我操你妈逼的！……啊！！”龚哥发出了浪叫，身子一动一动地往上挺着。我随着龚哥的节奏，不断下蹲着身体，好让龚哥的大鸡巴能够更深入、更完全、更猛烈地进入我的体内……猛地，龚哥推开我，起身站了起来，粗野地抓起我的一条腿，把我拽到床边，一只手搂住我的腰，另一只手提着自己的大鸡巴，对准我的屁眼，身子一挺，大鸡巴一插到底，全根没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我美上了天！这是一个男人在进入我！一个我暗恋的猛男、帅哥！我的哥哥，我的龚哥正在操我！用他那——只有他才有的大鸡巴操我！！！“啊！……龚哥，使劲！操我！对！！”“美吗?！美的话，我天天操你！”“懊！哥哥，美死我了！爱死哥哥了！！用大鸡巴操我！！！”“你真浪！我操死你！！”“啊！……哥哥……懊！！爸爸，我的小爸爸，操我！！”“你喊我什么?！再喊一遍！”“爸爸，亲爸爸！啊……爸爸拿大鸡巴操我！！”“哈哈……对！让爸爸操你！！操我儿子！”“啊……爸爸再操闺女！爸爸用大鸡巴操闺女的浪逼！！”“哈……对！爸爸在操闺女，操闺女的浪逼！！”“啊……爸爸，爸爸……使劲！爸爸，妈妈怎么才生的我?！”“哈哈……爸爸操你妈就怀了你！当初爸爸天天操你妈！！哈哈……”“啊……爸爸拿什么操的妈妈?！”“爸爸用大鸡巴操你妈！！！”“爸爸用谁的大鸡巴?！”“爸爸用自己的大鸡巴！……就是现在操你的大鸡巴！！你和你妈都喜欢爸爸的大鸡巴，是吧?！”“是，我和妈妈都喜欢爸爸的大鸡巴！……都喜欢让爸爸操！！爸爸用大鸡巴操妈妈哪?！”“操你妈那个逼！！……你妈逼特骚！！”“爸爸喜欢闺女的浪逼吗?！”“喜欢！！……你和你妈的骚逼爸爸都喜欢！！”“啊————啊————爸爸，使劲操！！”“我操死你！！！……操你个浪逼！！！”“啊————啊————我操……”龚哥加快了速度，身子发硬。我意识到龚哥要射了，连忙移开身子，转过来，用嘴对着龚哥的大鸡巴，龚哥用手快速地套弄着：“啊——啊————啊！！！”一股股浓浓的白浆，带着龚哥的体温射向我的脸，我的嘴……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到龚哥最后一滴精液滴落在我的脸上，开始用嘴舔弄龚哥那依然坚挺的大鸡巴，替龚哥做着清洁。并且把脸上的龚哥的精液抹进嘴里，细细地品尝着龚哥的精华。

天理哥的大阳具

站在我面前的天理哥上半身打赤膊，只穿一件虎頭圖樣的緊身內褲，我朝思暮想的裸體竟就這麼的出現在我眼前，寬闊厚實的胸膛，黝黑發亮的皮膚，胸毛呈倒三角形散佈在結實的胸肌上，腹部因缺乏鍛鍊而不再壁壘分明，但還可隱隱約約看到有六塊肌肉的痕跡，上面同樣佈滿黑毛一直延伸到褲頭，最吸引人的是在他下半身那隻老虎，原本應該平面的圖案，卻因他肥大的老二而把虎臉撐了起來，看起來就像是一隻老虎停在他的胯下，猙獰的看著我，兩隻結實佈滿黑毛的大腿看起來那麼有勁，我看的都呆了，楞在原地不知自己下一步應該做什麼，心中不禁讚嘆好一隻肉壯熊。「換你洗了啦，站在這裏做什麼？」天理哥大喊一聲把我從失神的狀態喚了回來，我掩著下半身的腫脹，慌慌忙忙的逃到浴室，一進入浴室一眼就看到天理哥脫掉的白色背心，背心因為天理哥下午流汗而留有強烈的體味，我迫不及待的把他拿到臉上，貪婪大口的吸著，腦海滿是剛才天理只穿一件內褲的肉體及蓄留絡腮鬍的性格臉龐，不知不覺右手漸漸移往下體，不停抽動胯下腫脹的慾望，當然不忘扭開水龍頭製造水聲，還把天理哥的背心包著自己的老二來回摩擦，可能因為心情太激動了，才摩擦一回兒就「噗滋、噗滋」的射出大量精液在天理哥的背心上，等激情冷卻後才發現惹上大麻煩，這背心上一坨一坨黃黃的液體該怎麼處理，要是被天理哥發現了要怎麼解釋？正發慌不知如何處理時，天理哥在外面喊我：「在裏面幹嘛？還不快洗好出來睡覺，怎麼洗那麼久……」我心想算了，船到橋頭自然直，明天再說吧，趕快洗一洗就走出浴室。房間其餘的燈都被關掉了，只留下床頭那盞聲控式檯燈。昏黃的燈光，窗外的風雨聲，把整個房間的氣氛營造的有點曖昧不明。天理哥躺在我那張單人床上，雙手枕在頭上，左膝曲起，呆呆的望著天花板，不知在想些什麼，一看到我出來就馬上坐了起來，指指他身旁的空位要我也去躺下，還說：「一個大男人的，怎麼洗澡洗這麼慢，真是受不了你！」我看了看床上的天理哥，真想不顧一切的把他抱住，狠狠的親他幾下。我不動聲色的走到床邊，故作輕蔑的看著他：「還敢說我咧！也不想想自己都四十多歲的老伯了，還穿這件緊身的虎頭內褲，也不怕被人看到，真是不害臊，不是有拿換洗衣褲給你嗎，怎麼不換上？」天理哥被我這麼一說，顯現難得一見的不自在神情，要不是膚色黝黑，我想他現在一定臉紅到了耳根上。「你那些衣褲都太小件了，我穿不下，而且我怎麼知道今天會睡在你這兒。」「再怎麼小件，也不會比你這件內褲小吧？」我得理不饒人的說著。「別說了啦，快來躺下睡覺了，今天忙了一整天，都快累死了。」他見說不過我，也不想在這個話題上繼續打轉了。我看了看，床上的空間已被他魁梧的身軀佔去了將近三分之二空間，我是擠不下了，就對他說：「這床太小了，擠不下我們二人，不如你睡床上，我隨便打個地舖好了。」「那有讓主人睡地上的道理，沒關係啦！一起上來睡，二個人擠一擠應該還是可以睡的，更何況二個大男人，你還怕我吃了你啊！？」我故做面有難色，天知道我有多想馬上上床跟他肉貼肉的躺著。「好吧，但你不能對我亂來哦！」我見獵心喜，卻又故作矜持。「神經！誰會對你有興趣？」邊說邊把我拉上床。就這樣天理哥睡外側，我睡內側，因為床太小了，所以他面對我側著身，左手伸到我的脖子下，我也面對他枕著他粗壯的手臂，這種姿勢雖不是抱在一起，但也可算是他擁我入懷了。跟天理哥睡在一起，聞著他身上好聞的味道，幸福的感覺再次充滿心田。我感謝這個颱風，更感謝當初的主人買了這張單人床而不是雙人床。天理哥閉起眼睛沒說什麼，不久就聽到他均勻的呼吸聲，我想他真的累了，看著他多毛的肉體及不帥但性格的臉龐，腦中思緒不斷翻轉，唉！今晚是不可能睡著了。我羨慕我那福薄的大嫂，她雖然短命，但至少她曾經完整的擁有天理哥，不管是他的心還是他的肉體，而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眼前這個漢子，這個只把我當哥兒們的天理哥，卻不能有所作為，現在雖然兩人近在咫尺，但心思卻是完全不同的。我邊想邊用眼神強暴他的肉體，忽然我像是發現新大陸一般，在濃密胸毛下，他的乳頭卻是異於其他黝黑肌膚的紅嫩，愈看愈想吃一口，我伸出舌頭向他的乳尖，但覺不妥，要是把天理哥弄醒，他把我當成變態再也不理我了，我怎麼辦？現在這種相處的情況雖不滿意，但至少天理哥跟我還算是朝夕相處，以後如果不能見到天理哥，我要怎麼活下去？於是又把舌頭收了回來，就這樣，理智和情感不斷交戰，如果旁邊有人看到我對著一個男體不斷的吐舌頭，一定會馬上把我送精神病院的。最後不知那來的勇氣，我下定決心，與其這樣看得到吃不到搞得心癢難耐，倒不如放手一搏，終於我把頭移向他的胸膛，伸出我濕潤的舌尖，向他的乳頭舔去。就像蜻蜓點水般，沾到立起，偷偷抬眼看了天理哥一下，均勻的呼吸聲，告訴我他沒感覺到。人就是這個樣子，萬事起頭難，一旦試了就會不斷嚐試下去，我索性把舌尖繞著他的乳頭週圍舔了起來，還不斷用舌尖挑著他的乳頭，看著他的乳頭硬挺起來，內褲裏的老二也漸漸甦醒，可以看到明顯的輪廓了，受到激勵的我，甘脆用牙齒輕咬著他的乳頭，由於害怕天理哥醒來，這些動作著實花了我十來分鐘，心想今晚這樣就夠了，再下去真把天理哥吵醒，後果可能會不堪設想。就當我想把頭移到天理哥的手臂上時，一隻大手把我的頭壓向天理哥的胸膛：「我的奶頭好吃嗎？你喜歡吃的話就繼續吃，你舔的我好爽！」天理哥睜開眼睛，似笑不笑的看著我說。「厚～原來你早就醒來了，害我剛才還那麼小心翼翼的。」我像被發現做錯事的小孩一樣，打了他那多毛的胸膛一下。天理哥索性平躺，還用手調整了老二的角度，閉起眼睛，打算接受我對他的服務。即然天理哥已經知道了，而且也沒有特別激烈的反應，我的動作也大了起來，剛才是吸左乳，現在換吸右乳，舔咬並施，左手還在他的左胸上玩著胸毛和乳頭。我吸得嘖嘖有聲，天理哥也不像剛才沒有任何反應，斷斷續續低沉的哼聲從他喉間傳來。舔著舔著，看到他雞蛋般的龜頭從內褲裏探出頭來，我將左手滑向多肉的腹部，再往下一點就可以握到他那黑亮的龜頭了。在腹部搜巡完後，終於握到了天理哥肥大的老二了，溫度很高，很堅挺，重要的是他有一根和他壯碩的身體一樣的大老二。我的舌頭舔著天理哥的乳頭，左手玩著他的龜頭，天理哥不耐的把我的頭壓向他的胯下，我移身到他的兩腿之間，動手要脫掉他的內褲，他配合的抬起屁股讓我把他身上唯一的束縛脫下。啪的一聲！我的臉被他堅挺的老二打了一下，感覺好痛，好像被木棍打到一般。我帶著膜拜的心情看著這根只在夢裏出現的陽具，現在終於具體的出現在我眼前。黝黑粗長，砲身還有青筋明顯浮現如老樹盤根般，龜頭如雞蛋殼大小，形狀就跟在藝品店看的木刻陽具一樣完美，堅硬而挺拔，好一根女人的恩物！我高興的用雙手握住，居然還剩一個龜頭無法滿握！我先用舌頭片子輕刷他黑亮的龜頭，輕舔龜頭下方的繫帶及龜頭稜子，接著我張開嘴吞下他的龜頭，用舌頭在龜頭上打轉，天理哥下半身因為受不了這個刺激而顫動了起來，混濁而低沉的哼聲不斷傳出，再用雙唇含住龜頭稜子，右手抽動砲身，天理哥的呻吟聲更急促了，接著用嘴上下吞吐他的老二，天理哥也挺動他的臀部配合我的動作，「漬漬」聲不斷從我口間傳出，吸了一回兒，我的嘴巴也酸了，停止吞吐的動作，看著原本就已粗長的陽具殘留口水，在昏黃的燈光下更顯猙獰。我把目標移向那兩顆覆滿黑毛，看來沉甸甸的卵蛋上，老招數──先用舌頭舔，當我把左邊的卵蛋含住時，原本不出聲的天理哥終於受不了這個刺激而喊了出來：「厚～就爽Ａ！！」說著把雙腿曲了起來，好方便我繼續舔。我像受了鼓勵的小孩，更是拚命的含住天理哥的卵蛋，像吸奶一樣，讓卵蛋在我嘴裏轉動，天理哥下半身顫抖的更厲害了，我得費好大的勁才能壓制住他的亂動，嘴巴又不能停止，真是累人的工作。我也是男人，當然知道刺激得忽強忽弱。把他的卵蛋用左手往上提，露出陰囊和屁眼間這塊無毛的嫩肉，又是用我那靈活的舌頭，忽重忽輕的由下往上刷過，但這些地方好像都是天理哥從未有人開墾過的禁地般，連這種不算敏感帶的地方都可以爽成這樣，下半身不斷的亂動……「你再亂動我就不舔了啦，累死了！」我有點生氣的說著。「好啦好啦，好老弟，沒想到你的舌技那麼高明，舔的我爽死了，天理哥不會亂動了，你不要停哦！」早知道天理哥那麼好打發，一開始就往這些地方下手就好了，還那麼累幹嘛！刷完中間的嫩肉後，天理哥確實安份了點。看到他那多毛的屁眼，說實在的有點噁心，但我知道我只有這次機會，只要好好的服侍，以後包他忘不了我，用濡濕的舌頭向菊花的中心點鑽去，天理哥受不了大叫出來，下半身又激烈的動了起來，我知道目的已達到，把臉埋向他的健臀，又吸又舔的，天理哥忽然直起身來說：「我受不了了，我要幹死你，這是你自找的，不要怪我！」說著就把我強拉到床中間，脫掉我的衣服及褲子，我害羞的不敢看他：「拍謝啥？我都被你看光了，你也給我看才公平啦……沒想到你的皮膚那麼白那麼滑，不會輸給女人哦！」他邊摸我的身體邊說。接著他急色的抬起我的雙腿，讓我的下半身呈Ｍ字形，我的屁眼一張一合的像是告訴他快進來佔有我，他手握那粗長砲身把巨大的龜頭擠向我的屁眼，可是因為乾澀，他不得其門而入，弄得天理哥滿身大汗，也把我弄的疼痛不堪，卻連龜頭都進不去……「幹，怎麼那麼麻煩，這怎麼插得進去？」忽然天理哥想到什麼似的起身跑到樓下去：「你等我一下，我馬上來！」我躺在床上，心裏忐忑不安，天理哥老二那麼大，等一下真的整根插進來，我受的了嗎？就在我胡思亂想之際，天理哥拿著一個裝著沙拉油的碗上來了，他用頭及肩膀夾住我的雙腳，另一手沾滿油，用一根手指慢慢插入我的屁眼，接著二根三根，我雖然痛卻不敢說出口，怕天理哥不想再繼續下去，那我整晚的努力不就白費了。天理哥反覆的沾油、用手指抽插，直到屁眼較鬆了，裏面也充份潤滑後，把他粗黑而巨大的老二也塗滿油，又把我的雙腿抬起，將蛋殼般的龜頭擠向我的屁眼，這次因為有油的潤滑，他的龜頭終於一點一點的插進了我的屁眼……「呼～～～有夠緊，比處女開苞還緊，有夠爽！」我卻因為巨物的侵入而疼到眼淚都流出來了，原本勃起的老二也縮了下去。「會痛嗎？如果會痛的話就休息一下好了……」天理哥嘴裏雖然這麼講，但他的肉腰卻仍一點一點的往我擠來，我咬著下唇，含著眼淚的搖搖頭，天理哥不斷的小幅度的擺動熊腰，而他的大老二也一點一點的深入，我雙手推著他的腰，制止他的入侵，剛開始天理哥對這種只插入三分之一的抽插也沒別的意見，但久了他也不耐這種搔不到癢處的感覺，他握住我放在他腰上制止他再深入的雙手，說：「好老弟，你就讓你的天理哥盡興一次吧！！」說著就挺動下半身，把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插入……「哇～～」我受不了這種好像被一根木棍插入的感覺哭了出來，天理哥插入後馬上伏下身來，抱著我，我不斷用雙手推著他喊：「不要了，我不要了，好痛哦！」天理哥用嘴吻住我的嘴，舌頭還在我的嘴裏翻攪，意外的天理哥接吻的功夫還不錯，又不斷在我耳邊說：「不痛了、不痛了，我不動就不會痛了……」有一根老二插在肛門裏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因為緊迫，我可以感覺到天理哥老二的形狀、龜頭、砲身，甚至是砲身上突起的青筋，我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感覺到。過了一會兒，天理哥大概也耐不住性子了，就以他的大老二為支點，輕輕的旋轉他的臀部蠕動著，問我好點了沒，我點點頭，他雙手從我臂下穿過扣住我的肩膀，下半身開始輕輕的抽插，可能因為舒服，天理哥喉間發出低沉的悶哼。說實在的，到現在我真的不能體會肛交的樂趣，不過倒是漸漸習慣了粗大老二的抽插，身體也因為天理哥濃密的體毛碰觸而札札的有點不舒服，但心裏那種和心愛的人合為一體的感受卻掩蓋了這一切的不適感。天理哥臀部擺動的幅度漸漸增大，最後直起身來，握住我的雙腿開始用力抽插，「啪啪啪」的聲音從肉與肉的碰觸中發出，床頭燈也因為這個聲音而忽明忽暗，剛開始天理哥楞了一下，但隨即意會出來，更是故意用力快速的撞擊，發出更大的聲響，讓燈光的明滅不斷接替著。看著天理哥堅毅的表情，粗壯的身材，在明滅的燈光下更顯威武，我忽然想到了這送我這的檯燈的女人－─我的前任女友，如果她知道她曾經那麼深愛的一個男人，那個奪去她貞操的男人，如今卻被另一個男人強壓在胯下，不知她會怎麼想？但這個念頭沒持續多久，就被天理哥強力的抽插給帶回現實，天理哥像生下來就注定要成為一部性愛機器似的，不但武器強大，連持久力都高人一等，在那麼頻繁的活塞運動後，毫不顯疲態。忽然體內的某個敏感帶被碰觸到了，我不禁哼了出來，天理哥像是受到了激勵，不斷往這個點插去，我原本萎縮的老二又漸漸的充血脹大了起來……「呼～呼～天理哥……幹得你……爽不爽？」「哼～哼～爽死了……天理哥你最能幹……幹得我快上天了……」「我也……幹得……好爽……沒想到……幹男人……也可以這麼……爽」「哦哦～～幹死我好了……哦……我不想活了……大雞巴哥哥……快……快……再用力的幹我！！」我爽到連這麼下流的字眼都說出來了。「幹死你……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呼呼……亂勾引別的男人……」「不會了……只要有天理哥……你這根……哦……大雞巴……我不會再去找……哦……別的男人了」「呼……呼……天理哥……幹得你舒不舒服？」「哦……哎……大雞巴哥哥……幹得我……舒服死了……」「啪啪啪，唧唧唧」聲音不斷傳來，整個房間充滿了肉體與床單摩擦的聲音，還有二個男人的呻吟及下流的對話。接著天理哥把我翻過來，讓我趴在床上，他用狗交的姿勢幹我，這種姿勢陽具可以插的更深入，我被幹的像上了天，整個人都歇斯底里起來了。天理哥幹了一會兒，雙手插腰停在那兒不動，我受不了屁眼裏麻癢的感覺，就自己一前一後的動了起來……「哎……快動啊……大雞巴哥哥……你行行好……快幹我啊！」我像隻托著雄獸條子的母獸一般，不斷蠕動自己的臀部求歡「呼……呼……天理哥累了……你自己動一動！」我受不了這種感覺，離開大雞巴，轉身把天理哥弄躺下，自己握著大雞巴朝著屁眼就坐了下去，雙手扶在天理哥健壯的胸肌上，屁股一起一落的吞吐著大雞巴，真是那邊癢插那邊。天理哥以逸待勞的雙手枕在頭下，閉上眼享受我的起落，這種姿勢很舒服，就像騎著馬在大草原上馳騁一樣，但時間久了，體力也漸感不支，動作漸漸慢了下來。「少年Ａ……這麼沒凍頭……這樣就不行了……呼……呼……」說著說著就又讓我躺下，他雙手撐在我身體兩側，我雙腿盤住他的熊腰，屁股又開始一下一下的挺動著，我雙手撫摸著他堅挺的乳頭，愛憐的看著這個幹得我死去活來的男人。不久我感覺肛門有一種液體汨汨的流出，天理哥也感覺到了，那是我肛門的薄壁受不了長時間的抽插而破皮流血了，天理哥看到他的大老二沾滿了血，像隻嗜血的雄獅，幹得更瘋狂了，他伏下身抱住我，快速挺動健臀，我也挺起我的屁股配合天理哥那無縫隙的抽插，肛門受了多大的創傷也無暇去管了。「呼……呼……幹死你……幹死你！」天理哥在我耳邊吐出混濁的氣息。「哦……哦……哦……」我已被幹白了眼，無力回話了！我感覺到天理哥全身肌肉繃緊，大雞巴更形粗壯，龜頭暴漲一倍，我知道這是他快射精的前兆，不把握這次機會讓他射精，今晚是沒完沒了的，就鼓起餘勇，夾緊我的屁眼。「哎……哦……天理哥……你真是隻……能幹的公牛……哦……快……快……快……幹死我……用力……再用力……哦……」天理哥快速聳動他的健臀，碩大的卵蛋打向我的身子。「啊……出來了……啊……好爽……快夾……」說著說著，全身一顫，陽具一突一突的，一道道精液向水箭似的射向我的腸壁，總共射了十多道出來，看來天理哥也很久沒有洩慾了。「哦～～～～～～～」我被這一道道水箭燙的舒服的說不出話來，腫脹的老二也跟著射精了。天理哥射完精後，整個人趴在我身上，舒服得不想動，我愛撫著他健壯的背肌，他的老二雖然射精了，卻仍還碩大插在我屁眼裏「天理哥……我好舒服哦……你真能幹！」「呼……呼……呼……有夠爽……好久沒有那麼……爽快了！」我被天理哥的體重壓的受不了了，把他從我身上翻下來，起身準備到浴室拿條濕毛巾善後，看到天理哥的老二餘腫未消，老二上沾滿白色的精液和紅色的血漬，毛茸茸的胸毛全被汗水粘在胸膛上，腹部的毛更因為我的精液而糾結在一塊，床單上更是汗水，精液沾的到處都是。我進浴室弄條熱毛巾，還用手指把粘呼呼的屁眼裏的精液挖了出來，好痛！走到床前，天理哥大字型躺在床上閉目休息，老二依然餘腫未消，我用熱毛巾輕輕擦拭天理哥那粗壯的大雞巴。「嗯……」天理哥輕聲吟著，我要讓他永遠忘不了我，我知道剛射精完的龜頭最是敏感，張口就吸住龜頭稜子，把殘留在尿道的精液全部吸出，把陰莖舔的乾乾淨淨，天理哥像受了極大的刺激，下半身亂顫，嘴裏突然尖笑了出來：「哦……哦……好爽……」吸完後，把兩人身上都擦了擦，拿兩條大浴巾墊在床上，和天理哥並肩坐在床上，點一根煙給他，自己也點了一根，誰都沒說話，此時無聲勝有聲，在煙頭明亮的同時，我側臉看了看天理哥性格堅毅的臉龐，表情不帶任何語言，煙抽完了，天理哥捻息煙頭：「睡覺吧！」我順從的把只抽到一半的煙也捻熄。他擁我入懷──不像剛開始兩人還保有距離，是真正的把我擁入懷裏，我枕著天理哥的健臂及胸膛，左腳跨過天理哥肉壯的腹部，左手玩著他的胸毛及乳頭，兩人還是沒說話，忽然天理哥的老二挺起碰觸到我的大腿，我說：「又想要了？」他沒答話，只是笑笑，我把身子縮到涼被底下，張口就吸住天理哥粗壯的老二，吸了十多分鐘，天理哥又「突．突」的在我嘴裏射了精，我全部吞下，再細細的舔吮著，天理哥像是累極了，不一會就傳來了陣陣的打呼聲。隔天被窗外強烈的陽光刺的睜開了眼，往右邊一摸，昨晚那強壯的軀體已然不在，內心空虛不已，難道昨晚只是一場夢？一場已然出現無數次的春夢？然肛門傳來的疼痛卻又如此真實，無數個不安的念頭敲擊著我的心裏，天理哥怎麼看我？怎麼想我？他能接受男男之間的愛情嗎？他能忘掉他已逝的老婆嗎？忽然樓下傳來鐵門的拉起聲，天理哥咚咚咚的走到樓上來，從浴室把昨晚被我拿來手淫的背心丟到我身上來，笑吟吟的看著我：「好老弟，你解釋一下，這內衣上一塊一塊的黃漬是怎麼回事！」我羞紅了臉，嚅嚅說不出話來。「我不管！以後你可要一輩子都幫我洗衣服，我才饒得了你！」我知道，這是像天理哥這種老實人所能說出最露骨的承諾，我點頭如搗蒜。天理哥坐到我的身旁，準備掀起涼被，被子下的我赤裸裸的什麼衣服都沒穿，昨晚因為燈光昏黃還沒什麼，但現在大白天的，被他這麼看著，還真是不好意思，我抓緊被子不讓他拿走被子。「幹攏幹過啊，擱拍謝啥？」就大力把被子掀開。「不過說實在的，平常看你斯斯文文的，怎麼在床上會那麼淫蕩，什麼大雞巴哥哥，幹死我都說得出口，真正是看不出來哦！」我又羞紅了臉。「哇，皮膚真正是白擱幼，跟我們討海人就是不同款……」天理哥將我雙腿抓起，從褲袋內拿出消炎藥膏，右手將藥膏擦在我那破皮的肛門上。「哇～怎麼紅腫成這個樣子？拍謝啦！昨晚把你弄痛了。」「還敢說！昨晚只顧自己爽快，那還管得了我。」我白了他一眼。「那昨晚天理哥表現的怎麼樣？」「還差強人意啦！」「哼！！人攏貢哇四十歲擱親像一尾活龍咧！」「是啦是啦，你最強，你最壯，還可以出國比賽了好不好？」「呵呵呵……」，又是那一付略獃的笑容，我忍不住親了他一下，天理哥不斷將消炎藥擦入我的屁眼裏，我看見他的褲檔又隆起好高，我輕輕打了他的老二一下：「你這老色鬼又想來了啊？」他迅速脫下褲子，老二高高彈起，還把背心脫下，露出健壯毛茸茸的肉體，平躺在床上，笑嘻嘻的對我說：「好老弟，你的口技很高明咧！你就再幫你天理哥消消火吧，我已經好久沒有那麼爽快過了！」我迅速含住天理哥粗壯的大老二，心想：「我終於完完全全的擁有你了，天理哥，這輩子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

猎物

偌大的浴室里，墙壁和地板上是纯白色的瓷砖，左侧还有个白色的浴缸。此时，男人低垂着头，嘴巴被一双白色的袜子堵住，双眼被一条黑色的厚绒布给蒙住。高挺的鼻梁、下巴蓄着的胡楂再加上高大壮硕的身材，都是他身为成熟男人的象征。修长结实的双脚向左右大幅度张开地坐在地上。修身的黑色警裤几乎就要离体，已经被褪到右腿的膝盖处，右脚还套着一只黑色的Armani皮鞋。男人的左腿完全裸露，皮鞋也已被脱去，只穿着黑色的棉袜。男人蔽体的C-IN2红色三角内裤也已经湿透，完全显露出男人阳具壮观的尺寸。男人的上身还穿着一件修身的黑色警服。湿透的警服紧贴在身上，钮扣已经完全被解开，向左右两旁敞开，完全掩盖不了男人矫健精壮的肌肉。厚实发达的胸大肌顺着男人的呼吸微微起伏着。再往下就是男人六块沟垒分明的腹肌，体毛顺着下体延伸到肚脐四周。然而，男人健壮有力的双臂被麻绳紧紧地捆绑在身后。麻绳上下紧勒住男人的胸肌，与男人的双臂紧捆在一起，使到他的双手动弹不得，也令男人的胸膛更加凸起。男人的头发湿漉漉的，水珠顺着脸颊流下，滴落在挺拔的胸膛和结实的腹部。“唔唔……”男人任何的言语如今都变成了闷哼声。他微微地发颤着，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此时，男人的面前正站着另一名男子。男子正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位优秀的男人。男人正是自己到手的猎物！北京市警局。警局里的各位警员都忙于手上的工作。此时，一名年轻的男警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冰哥，有大案子了！”这名男警是25岁的陈赫。赵新自从毕业就在北京市警局任职，是刑警队长冰哥的下属。“看你紧紧张张的。有什么案子呢？”刑警队长冰哥说道。冰哥本名陈一冰，今年33岁。他是林副局长的女婿。他破获了不少大案，前些日子才刚受到武市长的表扬。“刚刚有人投保，德恩街的两间金饰店遭到了抢劫。匪徒得手后往Y市的方向逃去！”陈赫说道。“又是金店？！这已经是一个月以来的第三宗了！”一名中年男警说道。他是41岁的郭嘉豪，是刑警队里最资深的警员。“这些匪徒实在太猖狂了！绝不能放过他们！”另一名年轻的男警说道。他是23岁的郑利丰。利丰刚从警校毕业不到一年，是局里表现杰出的后辈。“陈赫，通知交警队的同事马上设置路障！嘉豪、利丰，我们立刻赶到现场。”冰哥说道。“是队长！”另一边厢。局长办公室。北京市警局的一局之首正是59岁的李南星局长。李局长在警界效力30多年，备受大家的尊敬。李局长老当益壮，还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坐在李局长面前的则是52岁的林政杰副局长。林副局长是冰哥的岳父，自从李局长当上局长就一直担任他的副手。“顺强，再过几个月我的生日后，我也就60岁了。我已经向上头申请退休了！”李局长说道。“局长，你为警队劳心劳力那么久，是该好好休息了！”林副局长说道。“顺强，我已经向上头推荐由你来继任局长的位子！“局长，这……”“顺强，要不是我把霸着这个位子，局长一职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局长，你别这么说。要不是你一路的提拔，我也没有今天的！”“顺强，这是你应得的！你可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李局长拍着林政杰的肩膀说道。“是，局长！”林政杰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每个男人都想在自己的事业闯出一片天。想到自己即将是北京市警局局长，他就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喜悦！数天前。北京市一家咖啡厅。咖啡厅最角落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两名男子。其中一名男子正是北京市的一名男警。另一名男子身穿名牌服装，手戴名贵的手表。他就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数年前，白健昭的父亲是北京市前首富。父亲在两年前去世后，白健昭就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一跃成为北京市首富。男警一向与白健昭没有交际，对他的邀约感到纳闷。“白董，你今天约我见面。有什么事吗？”男警说道。白健昭没有说话，微笑着地把一张照片递给了男警。男警定睛一看，照片上的男人是局里的同僚利丰。照片中的利丰身穿警服，露出招牌的笑容，一脸阳光帅气的样子。“替我抓了他！”白健昭说道。男警闻言，顿时大吃一惊。“白董，你可别开玩笑了！”白健昭掏出了一张支票，放在了桌上。支票上的面额竟是一百万！“这就不像开玩笑了吧？这只是略表我的诚意，得手后再加两百万！”男子瞪大着眼，看着白健昭，不知如何应对。“最近，鸿德工业的股价得了不少吧?”白健昭面带笑容说道。男警大吃一惊，白健昭似乎知道自己炒股失利的事。他盯着白健昭，将支票收进自己的口袋。两个男人互视对方，露出一丝邪笑……某个晚上。北京市某公寓。郑利丰，23岁，北京市刑警队的新晋警察。利丰跟着冰哥破获不少案子，因此资历并尚浅的他在警局里已是被寄予厚望的后辈。出色的事业，再加上帅气阳刚的外表，高挑挺拔的身躯，如此出色的男人在爱情方面也算顺利。半年多前，利丰和妻子奉子成婚，婚姻生活尚算美满。如今已经是晚上九时。此时，利丰穿着一件黑色的警服，刚从警局回到公寓。此时，他站在电梯里，身旁还有着一位戴着鸭舌帽，身穿黑色皮衣的男子。这位男子看起来很陌生。然而，利丰也不是个多事的人，所以也不以为意。电梯在10楼停了下来。利丰步出电梯，拐了个弯，就到了自己的单位。就当他站在家门前，把钥匙插入门孔时，他突然感觉到身后一阵寒意。一支手枪顶在了他的后颈。他往眼角一瞥，身后的男子戴着鸭舌帽、穿着皮衣，是在电梯里遇到的人。“乖乖听话！别乱动！”身后的男子威胁道。“你想怎样？”利丰摒住气，冷静地说道。“进去！”利丰打开了大门，两人进入单位后，男子直接顺手把大门关上。接着，男子迅雷不及掩耳地掏出一块白布，捂住了利丰的口鼻。“唔唔！唔唔！”利丰奋力地扭动身体。男子手上有枪，利丰也不敢胡乱挣扎。男子紧勒住利丰的脖子，不让他有逃脱的机会。呛鼻的气体不断涌入鼻腔。利丰的手肘痛击了身后的男子。男子疼得松开了手，整个人摔倒在地，鸭舌帽跌落在地。利丰脱离男子的压制，转过身，竟发现袭击自己的男子是局里的同僚，顿时大吃一惊！“是你？！”利丰吸入不少哥罗芳，突然一阵晕眩，整个人站不稳翁，跌倒在地。男子见状，立刻站起身子，不想放过这次的机会。他按着利丰，手中的白布继续捂住他的口鼻。利丰浑身越来越乏力，接着完全失去了意识。高大健壮的利丰此时紧闭着双眼，整副躯体瘫倒在地。男子看着利丰，冷冷地笑着。他知道这位出色的年轻警察如今只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男人！他将利丰拖到了主人房里，开始捆绑利丰的工作。此时，不省人事的利丰正躺在床上，完全任人摆布！男子在房门旁发现一双红色的运动鞋。运动鞋里还放着一双白色的袜子。这双运动鞋和袜子是利丰两天前去打网球时穿的，袜子更还没洗过。男子把袜子揉成一团，塞进利丰的嘴巴。男子取出一条黑色的厚绒布，蒙住了利丰的眼睛。男子拿来麻绳，将这个昏迷中的男子捆得结结实实的。男子看着还在昏迷中的警察。利丰经常会和一班好友一起打网球与登山，并有着经常健身的习惯，因此拥有一副健硕的身躯。硕大的胸肌撑起了修身的警服，完全显露出利丰的身材。此时，利丰还穿着一件黑色的修身警裤，和一双Armani的黑色皮鞋。粗厚的两道剑眉深锁着，帅气的脸颊无力地侧向一旁。男子拨通了手中的电话。“白董，捕获郑利丰了……”看着到手的猎物，顿时暗暗自喜……此时，利丰已经被送到了白健昭的别墅里。浴室里。白健昭满意得看着依然昏迷中的年轻猎物。虽然利丰穿着一件黑色警服，但矫健的身材完全遮掩不了。两块硕大的胸肌在衣衫的胸膛处隆起。此时，白健昭隔着利丰的警服，揉捏两块宽大结实的胸肌。唔唔……”这时的利丰突然有了反应。他慢慢地苏醒过来。他想移动双手，发现双手已经被绳索绑住。双臂因为被绳索紧缚而麻木了。他的眼前一片漆黑，嘴巴也是无法发出声响。嘴巴酸臭的袜子令他一阵作呕。他知道此时自己已经身陷险境。此时，一桶冰冷的水冷不防从自己头上劈头盖脸地淋下。浑身湿透的他顿时精神起来。“帅警察，终于醒了？”“唔唔！唔唔！”利丰不甘势落地回应。他激烈地挣扎，企图挣脱捆绑自己的绳索。“没用的！你还是少费点力气吧！”白健昭说道。此时，白健昭压在利丰的身上。年轻的警察被激怒了，竭力挣扎，却完全无济于事。白健昭一颗一颗地解开警服的钮扣，只剩下领子的钮扣没有扭开，然后将警服往左右两旁敞开。高高隆起的胸肌、两颗明显突起的乳头，再加上腹部六块结实的腹肌，利丰傲人的身材展现在白健昭眼前。“好壮的男人！”此时，白健昭整个人贴在利丰的身上，舌头竟开始拨弄起利丰的乳头。他的双手顿时隔着警裤，抚摸揉捏着利丰裤裆里的肉棒。利丰顿时感到恶心不已，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变态！尽管被蒙住眼，从男子的声音中，他知道对方不是自己的同僚。那这个人到底是谁？白健昭淫乱地揉搓着利丰的阳具。利丰的裤裆中央也慢慢地涨了起来，老二居然在勃起了。“没想到你也挺淫荡的！呵呵……”“唔唔！唔唔……”面对白健昭肆无忌惮的玩弄，利丰拧动着身体，愤怒地吼叫。利丰本能地用力挣扎着，企图能够挣脱束缚，但这无疑是徒劳无功的。他不知道这个男人绑架他究竟有什么目的？难道是仇家？自己带不过不少罪犯，肯定结怨了不少。但是，为什么自己的同僚要袭击自己？他内心的除了诸多的疑问，当然还有剧烈的愤怒和羞辱。利丰的腹部有些毛发，从下体延伸而来。内裤的红标上写着深蓝色的“C-IN2”。此时，白健昭解开了利丰的裤带，拉下了警裤的拉链，正要脱去利丰的警裤。“唔唔……”利丰竭力地挣扎，左脚的皮鞋在挣扎中挣脱，却还是完全无法阻止白健昭的举动。白健昭把利丰的警裤退到了右腿处，完全显露利丰筋肉发达的双腿。此时，利丰穿着的C-IN2红色三角内裤包裹着一条沉睡中的巨屌。看着利丰隔着湿透的内裤的肉棒轮廓，白健昭更加兴奋。水珠顺着利丰的头发留下，掠过脸颊，滴落在他的胸肌和腹肌。尽管身为警察，平时和罪犯对抗的利丰，如今却也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白健昭满意地由上而下看着自己的猎物。浑身湿透的利丰完全显露出身为年轻男警的雄性魅力，令白健昭占有欲油然而生。白健昭点了香烟，抽了一口，把烟雾喷在利丰的脸上。利丰没有抽烟的习惯，难闻的烟味令他猛地咳嗽。“原来你没有抽过烟？！呵呵！”白健昭说道。说罢，他突然将手中的烟头按在警察的胸膛上。“唔！”利丰的身体猛然挣动，发出痛苦的呻吟。白健昭整个身体都压在利丰的肩膀上，左手抓着利丰的下巴，双眼直盯着被蒙眼堵嘴的年轻男警。白健昭的右手毫无忌惮地乱摸着利丰的胸肌与腹肌。利丰奋力地挣扎，但是根本无法摆脱白健昭的非礼。白健昭一下子忍不住亲吻着年轻的利丰，一下又疯狂地吮着他的耳垂。利丰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但是双手被绑缚着，他的挣扎成了徒劳。被一个男人又吻又摸，令利丰感到恶心不已。“还没向你自我介绍！”白健昭掐着利丰的脖子说道。“我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利丰对男子的身份惊奇不已，玩弄自己的男子居然是北京市鼎鼎大名的首富！“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绑架你吧？”白健昭一边逗弄着利丰的乳头，一边说道。“是因为你长得又帅又壮，还是个警察！呵呵！”“唔……”他从白健昭的言语中，意识到他是一个变态。如今，自己却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像你这么年轻的阳刚警察玩起来肯定很爽！”看着利丰被阳具撑起的内裤，他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扒下他的红色内裤，连同警裤一起离体而去。此时，利丰的老二完全显露在白健昭的面前。“唔……”利丰耻辱地闷哼。尺寸壮观的阳具令白健昭更加地兴奋。他捧着利丰的阳具说道：“真是根迷人的老二！”“唔唔！”利丰屈辱到了极点，俊脸更是涨得通红。他押起了利丰，将他带离了浴室。利丰感觉到自己拐了好几个弯，走下了楼梯，又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嘎！”利丰听见铁门被推开的声音，然后他被白健昭猛力一推，整个人往前摔倒在地。他的肩膀狠狠地撞在地板上，令他感到剧痛不已。白健昭按着利丰，强行脱去了他的警服。此时的年轻警察完全赤裸着，一点蔽体的布料都没有。此时，白健昭的手中，正握着从利丰警裤取出的白色警用皮带。他高举着鞭子，接着皮带就狠狠就打在了利丰的背后，出现一条红色的血印。“唔唔……”利丰疼得惊呼。白健昭手中的皮带继续狠狠地朝利丰宽阔的脊背抽了过去。皮带抽打在身上清脆的声音不停的响起。接着，皮带落下的地方渐渐下移到屁股。白健昭不断抽打着利丰的臀肉。每抽打一下，他的屁股上就隆起一条红紫色的伤痕。白健昭毫不留情地一鞭又一鞭地打在利丰健硕的肌肉上。一阵阵的毒打在利丰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鞭痕。此时，白健昭停下手，走到了利丰的面前。后背与屁股传来热辣辣的疼痛感。白健昭的皮带再度挥起，狠抽在利丰两块鼓鼓的胸肌还有六块腹肌，发出沉闷的声响。皮带抽在身上，不仅是皮肉的剧疼，更一点点地在削弱利丰的意志。利丰的额头渗出汗来，可是他咬紧牙关，忍受着皮肤撕裂的疼痛。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挣扎也是无济于事！皮带疯狂地朝利丰身体各个部位抽去。白健昭恶狠狠地盯着利丰，提起皮带，对着利丰的腹肌和阳具就是一阵猛打。男人的阴茎最为敏感，让皮带这么一打简直是疼得不可忍耐。“唔唔！唔唔！”利丰痛苦地惨叫着，浑身剧烈地抽搐着。没等他缓过气，皮带一次又一次地在利丰的大腿内侧、臀部、胸膛留下了血痕。打得累了，白健昭才放下了手中的皮带。此时，利丰年轻的男体满布血痕。尤其是胸脯、腹部与背脊都隆起了一条条的伤痕，令人看了不寒而栗！白健昭取来一条细绳，将利丰的阴茎根部开始捆着，接着绕过两颗睾丸，在阴囊底部打了一个结，留下了一段绳子握在手中。他紧紧地拉扯着绳子。年轻的利丰发出了悲惨的叫声……北京市警局。“已经11点了。利丰还没来上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刑警队长冰哥说道。“是啊！利丰可不像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嘉豪说道。“我已经播了利丰的电话，但是都没有人接听。”陈赫说道。“可能他生病了吧！再多等一会儿，可能利丰就会联络我们了！”嘉豪说道。刑警队的众人对无故没来上班的利丰感到纳闷，殊不知如今的他身在白健昭的别墅里惨遭凌虐！白健昭的别墅里。此时，白健昭的手里握着一根黑色的警棍。手里的警棍狠狠地打在利丰的腹肌上。“唔唔……”利丰疼得忍不住呻吟着。“郑利丰，平常拿着一根警棍挺威风的吧！呵呵！今天就让我用警棍来好好调教你！”白健昭将利丰翻了过来，让他俯躺在地。突然，利丰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从菊穴传来。“唔唔！唔唔唔！”他忍不住惨叫。白健昭居然强行把警棍猛推入利丰的屁股内。利丰只感觉肛门传来火辣辣的疼痛，菊穴从来没被异物入侵的他令他羞怒地扭动身体，想摆脱深入体内的警棍。“唔！！唔唔！”利丰剧烈的挣扎显得徒劳无功。白健昭慢慢地推动警棍，强行撑开男警的菊蕾。在利丰痛苦的呻吟中，警棍一点一点地深入窄紧的肠壁。大半支警棍被推入利丰的体内。想到自己的屁股被自己的警棍插着，那种耻辱令他感到悲愤不已。“怎样？被自己的警棍捅着屁股，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呢？呵呵！”说罢，白健昭开始抽插旋转着警棍，痛得利丰不断惨叫。“唔唔……”由于被绳索捆绑着，利丰的反抗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他的心中满是怒火，紧咬着牙根，紧绷的身体因为疼痛而渗出颗颗汗珠。白健昭一脚踢在利丰的臀部。看着随着利丰挣动的身体而左右摇晃的警棍，白健昭满意地露出了笑容。“唔……唔……”年轻的警察吃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自己身为一名警察，肛门却被插着一根警棍，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屈辱！他的双眼被厚绒布蒙住，无法看到白健昭得意的笑容。白健昭看着被蒙眼堵嘴的利丰，紧掐着他的下巴，说道：“对了。虐待了你一天，还没自我介绍。”“我是白健昭，北京市首富。多多指教哦！”利丰大吃一惊。这位凌虐羞辱他的男子居然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几个月前，白健昭收到死亡威胁，自己曾经和陈赫受命保护白健昭，但是两人并不熟识，无怨无仇，不知为何白健昭要对自己下手。“你现在应该好奇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吧？”白健昭说道。“呵呵……还记得你曾经和你的同僚一起保护我长达一个星期吧？”白健昭说道。“你年轻有阳刚，长得又帅又壮！当时，我就被你给迷上了！呵呵！因此，我就下定决心把你给抓来！”“唔唔！唔！”利丰愤怒不已，自己曾经保护白健昭的人身安全。如今他竟然恩将仇报，绑架凌辱自己！在执行任务的当中，利丰一直认为白健昭是一个平易近人、很好相处的大富豪，完全没想到如今站在面前的白健昭是一个恶魔！“我知道像你这样的阳刚警察是没那么容易屈服的！呵呵……过后，可还有的你好受的！”说罢，白健昭紧扯着捆扎着利丰阳具的麻绳。“唔！唔！唔唔……”利丰忍不住失声惨叫。“很痛是吧？多几次你就会习惯的了！”白健昭说道。白健昭残忍地一脚踏在了利丰的屁股上，接着扭转着插在利丰屁股的警棍。“唔！唔唔……”利丰又是一阵惨叫！白健昭在利丰的臀肉上捏了一下，说道：“呵呵！郑警官，你的菊穴还没被开苞吧！？你的第一次就献给我吧！”“唔唔！唔……”利丰怒吼着，猛力地扭动着身体。白健昭见状，朝插入利丰肠道里的警棍狠狠踢了一下。警棍猛然离体，利丰顿时猛地惨叫，弓起了身体。由于浑身被绳索束缚，年轻男警不断的挣扎也只是白费力气。白健昭将利丰强行按在地上。白健昭的双手抱住利丰的腰，将自己的阳具顶在利丰的肛门。“郑警官，准备了哦！”说罢，白健昭立即将阴茎强行地塞进利丰的肛门中。“唔唔！”随着阴茎的深入，利丰顿时一声惨叫。白健昭的阴茎一插入利丰的肛门后，立刻毫不留情地抽弄起来。白健昭的阴茎不断抽送着，在利丰健硕的身体上发泄着性欲。男警年轻的身体被操得前后晃动。“唔！！唔……”利丰立刻感到整个身体都好像被撕裂了。剧痛从被侵犯的肛门传来，发出阵阵惨叫。白健昭的左手揉捏着男警魁梧的身体，抓着利丰起伏着的胸膛，挑逗他的乳头。“真爽！”白健昭猛撞着利丰阳刚的年轻男体，喘着粗气，阴茎肆意地在利丰的直肠内搅动着。白健昭的手颤握住了利丰坚挺的阳具，不断地掳动着。下体和屁眼的折磨，不断消磨着利丰的意志。他痛苦地闭起了双眼。此时，白健昭揪住利丰的头发，阴茎不断与利丰的肠壁摩擦，身体也不断碰撞着利丰的屁股。利丰的肠壁被迫迎合着快速抽动的阴茎，令他痛苦不堪。他紧咬着嘴皮子，含着屈辱的泪水，被反绑着的双手只能紧握着拳头。“真爽！干！”白健昭抽送得越来越快速，脑海已经进入迷茫的状态。突然，他达到了射精了高潮，身体猛颤着，将一股又一股的精液射进了利丰的肠道里。随着白健昭的阳具抽离利丰的身体，红肿的屁眼还渗出了白色的浆液。“郑警官，被人操的感觉很爽吧！呵呵……”白健昭调侃道。“唔唔！”利丰在心里咒骂着变态的白健昭。要是自己现在能够自由移动，他一定狠狠地揍白健昭几拳。自己堂堂一个警察，居然被人鸡奸，令他感到羞辱又愤怒！“像你这样的警察，脾气硬得很！可要多受一点教训！”说罢，他猛力地拉着捆绑着利丰阳具的绳索。利丰顿时直冒冷汗，地下室里顿时传来男人惨绝人寰的叫声！接着，白健昭一把抓住了利丰的头发，然后将他的头按在自己的阳具上。“唔唔……”利丰愤怒地闷哼，冷不防一道滚烫的尿液从白健昭的阳具喷出，直接射在自己的脸上。尿液顺着脸颊滴下，流淌在男警健硕的男体上。一个警察居然被人尿在身上，这可是何等的耻辱！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被绑架的男警就感到极度地悲愤……数天后。北京市警局。会议室。年轻的警察郑利丰已经失踪了将近一个星期了，毫无音讯。警局里的一般警察除了被白健昭收买的那名警察之外，谁也不会想到如今利丰正在被白健昭暴虐！“今天为止，利丰已经失踪第7天了！”李局长说道。“各位同僚，你们有什么看法？”“局长，我已经向利丰的家人查证过了。这几天，利丰也完全没有与他们联络！”陈赫说道。“这的确很奇怪，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失踪那么久？！”林副局长说道。“局长，利丰一向做事都有所交待，这次无缘无故失去消息那么久，我相信利丰肯定是遭遇到了危险！”刑警队长冰哥说道。“我同意队长说的！但是，利丰的身手算是不错的了，身临险境应该还能自保啊！”嘉豪说道。会议室里突然一阵寂静。利丰失踪的事是一团迷雾，警局里的同僚顿时都失落地低着头。只有被白健昭收买的那名男警正露出一丝微笑……另一边厢。白健昭的别墅里。此时，利丰痛苦地闭着双眼睛，强烈的痛楚感掺杂着羞耻感。看着利丰羞辱不堪的表情，白健昭更加地兴奋。白健昭挺立的阴茎不断凌辱摧残利丰的肛门。他的身体猛力地撞击着利丰，一次次把阴茎捅入利丰的直肠最深处。“真是淫贱的警察！被人操居然也会硬？！”正在发泄兽欲的白健昭留意到了利丰微微勃起的阴茎，出言羞辱他。白健昭的双手则伸向前，抓住利丰的阴茎，握在手里套弄起来。利丰的双手被捆绑在身后，无法阻止，只得任凭自己的阴茎在白健昭的套弄下坚硬起来。“郑警官不仅身材健壮，老二也很茁壮呢！呵呵……”白健昭说道。此时，利丰双腿间的肉棍坚硬地挺立着。白健昭一时搓捏着利丰的龟头，一时则掳动着坚硬的肉棍。利丰喘着粗气，努力地想克制住身体的欲望，但是白健昭的手不断掳动着他的老二。利丰的呼吸慢慢急促起来，阴茎兀自挺的笔直，随着身体的摆动而左右摇晃。“哦哦！好爽……我……我要射了！”随着白健昭一声淫叫，浓稠的精液从他的阳具喷出，射入了利丰的肠道里。尽管白健昭射精了，但是他握着利丰阴茎的手也没有停下，不断地掳动着。利丰的阴茎变得更加挺拔坚硬。“唔唔！唔……”利丰咬紧牙关，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持续的凌辱折磨着他的意志。他努力摒住气，不肯屈服。“郑警官，这就是你的命运！呵呵……”白健昭冷冷地说道。“谁叫你长得又帅又壮呢？呵呵！这就是你的下场！”白健昭握着利丰的阴茎，持续地掳动着。终于，利丰魁梧的男体终于射精了。他浑身猛颤着，一股股的精液射在了白健昭的手上。白健昭接着将满手的精液按在了利丰的脸上，接着顺手往下摸到了胸肌与腹肌，将精液抹到了利丰精赤的上半身。这是利丰被绑架以来白健昭对他不知多少次的奸淫！由于双眼依旧被蒙住，他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不知自己究竟被绑架了多久，也许是半个月，也许是一个月。其实，他只被白健昭暴虐了七天！白健昭握住了利丰的阴茎，慢慢地搓揉着。被一个男玩弄自己的老二，巨大的屈辱令利丰的俊脸涨得通红，但是他的身体被绳索捆绑着，无法反抗。白健昭的左手也没有闲着，在利丰宽阔的胸膛上揉搓着，揉掐着他的乳头，而右手则持续把玩着着利丰的阴茎。年轻男警的阳具因为白健昭的套弄渐渐膨胀而勃起了。“当警察的就是淫荡的！那么快就硬了！”白健昭按着利丰的龟头笑着道。“没想到你的阳具还真是不小呢！呵呵……”白健昭的手在利丰的阴茎上下撸动，摩擦着他敏感的龟头。利丰则无力地挣扎着。自被绑架一来，他日复一日遭受这样子的羞辱。白健昭一只手掳动着利丰的阴茎，接着凑近警察的脸，伸出舌头舔了舔利丰的脸颊。尽管利丰被蒙住眼，但他还是恶心得浑身发颤。接着，白健昭张着嘴，靠近了利丰的下体。他的手按住了利丰扭动的身体，牢牢地拽着他的阴茎。白健昭的舌头轻轻地舔了一下利丰的龟头。“唔唔……”利丰心底泛起一阵恶心的感觉，却夹杂着一丝兴奋感。白健昭将利丰的阴茎完全含在嘴里。温热的感觉令他的头脑一阵晕眩，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利丰感觉到自己的阴茎不受控制地在白健昭的嘴里坚硬起来，绝望地呜咽着。自己被肆意淫乱着的身体一点点地亢奋起来。精神上的屈辱和身体的快感形成强烈的反差，折磨着年轻的男警。自己被人如此凌辱，却什么也不能做，顿时倍感绝望。在白健昭的淫乱折磨下，他的意识几乎就要崩溃了。白健昭依旧得意地吮吸着利丰坚硬的阴茎，势必要让这位男警达到了高潮，屈辱地射精！在白健昭的口交下，利丰很快达到了高潮。一股股浓稠滚烫的精液从自己的肉棍中激射而出，喷入白健昭的口腔里。白健昭吐出了利丰的阳具，舔了舔肉棒上仅存的精液。“果然是北京市最有希望的年轻男警”白健昭对利丰说道。“你的老二的确很有希望！呵呵……”“唔唔……唔……”利丰无助地闷哼道。白健昭见状，取出了他嘴里的堵嘴布。“白健昭，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利丰怒吼道。“呵呵！你的确和我没有过节。我只是看不过你的俊脸和男体，所以才把你掳来！”“干！你这个变态！你这番凌辱折磨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利丰说道。“呵呵！怎么会没有好处？我可爽得很呢！”白健昭笑着道。“你……”利丰按捺住怒气，低声说道。“我的儿子就快要出生了。你放了我，我会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呵呵！郑利丰，不用痴心妄想了。我好不容易才捕获你，难道会这么轻易放起到手的猎物吗？！”“你……”没让他继续说话，白健昭将两颗药丸塞进他的嘴巴，接着紧紧地捂住。“唔唔！”利丰惊呼道。白健昭接着说道：“你乖乖吞下了药丸，我就考虑考虑放了你吧！”利丰闻言，只能乖乖的吞下了药丸。过了一会儿，利丰浑身传来一种炽热酥麻的感觉。他开始直冒着汗，呼吸开始慢慢急促。最后，他的阳具居然慢慢地硬挺了起来。“你……你给我吃了什么？”利丰顿时大感不妙！“呵呵！没什么！普通的春药罢了！”白健昭说道。“你！你！”此时，白健昭的手上握着了一根点燃的蜡烛。烛光下，利丰壮硕的裸体更加的迷人。白健昭看着得意的笑了，接着一拳打在利丰的腹部。可怜的男警猝不及防，痛得“呜”的一声。白健昭握着蜡烛，在利丰的身上游走。白健昭把蜡烛移近利丰的胸膛。蜡烛一倾斜，蜡油落到了健硕的胸肌上。一滴晶莹的蜡油滴下来。“啊……”利丰痛得叫出了声。蜡油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腹部及胸口上，凝结成白色的固体。滴过的蜡油地方皮肤渐渐泛红。利丰疼得不断抽搐着，强健的肌肉顿时紧绷起来。利丰感受着蜡油的炙热，尤其滴在乳头时更加的刺激。极度的灼痛使利丰的身体来回扭动着，发出了接连不断的哀嚎。“我喜欢你的叫声，太好听了！”白健昭狞笑着，持续在他身上各处滴下滚烫的蜡。突然，他的手就停在了利丰的下体的上方。蜡液不停落到他颤抖挺立的肉棒上。“啊啊……”利丰不断发出凄凌的惨叫。绳子紧勒着利丰的肌肉，浑身痛苦颤抖着。蜡液持续地滴在利丰的下体，最后整条肉棒，甚至是龟头都被包上了一层白色的蜡。此时，利丰整个人无力地躺卧在地。“被白色的蜡包裹着的肉棒可真是诱人呢！”说罢，白健昭就立即为利丰的阳具拍下了几张特写。过后，他将这些照片上传到了同志网站，立刻成为当日的热帖！“真厉害？是怎么样做到的？”“这个男人可真能忍啊！蜡油可烫得很！”“这根老二可真壮观！”“楼主，求啊！”白健昭将网友的回复，一条一条地念给利丰听。利丰备感屈辱，尽管自己没有，阳具却已经任人观赏。“白健昭，你究竟要怎样才肯放过我！”利丰愤怒地怒吼道！“呵呵……好的东西当然要与他人一起分享嘛……”白健昭说道。“……”利丰无言以对。自己被白健昭肆意地羞辱，已经毫无尊严可言。他深深地自己的命运感到了绝望！北京市警局。副局长办公室。林政杰的桌上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子的阳具。阳具的尺寸很壮观，被一层白蜡紧紧地包裹着。“一冰，这是……”林政杰说道。“岳父，这张照片是从一个同志网站取得的。重点可不是这根阳具，而是照片左上角那个刺青。”陈一冰说道。接着，他掏出了一张照片，是刑警队一同到海边出游的照片。照片上，刑警队的大家都只穿这一件短裤，裸露着上身。一冰直着照片中的利丰，说道：“看！在同样的位置上，利丰也有着一样的刺青！”“难道利丰……”林政杰不安地说道。“岳父，这显然不足以确认。但是，被拍下这张照片中的男人极有可能是利丰！他可能是被人抓住了，遭受折磨！”“一冰，这件事非同小可！居然我们还不能确认照片中的人是利丰，我们可不能让他人知道。”林政杰冷静地说道。“一冰，我们先私下调查，别打草惊蛇，害了利丰！”“是！”一冰点了点头认同道。北京市一间酒吧。一群三十几岁的男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喝酒，一边谈着天。“汪涵，我们几个人里面，要属你混得最好的了！”这名男子说道。他是李伟强，也是北京市警局局长李局长的儿子。如今，他在北京市的消防局担任消防队队长。“呵呵！伟强，你真会说笑！我也只是运气好了点罢了！”汪涵说道。汪涵是北京市的富商。他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哪像我们的刑警队长，没几隔天就上了报纸，我都看腻了！”“汪涵，要是我有你的身家，我才不稀罕上什么报纸呢！”一冰感慨地说道。“是啊！你只要签了名，赚的钱可都让人眼红呢！”另一位男子说道。他是谢元杰，在北京市的一家外企任职。“汪涵，这可不行！”李伟强说道。“这杯酒你就喝了吧！”说罢，他就将一杯酒递给了汪涵。李伟强、汪涵、谢元杰和一冰四人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十分要好。毕业后，尽管他们都走向不同的道路，却还一直有保持联系。这天，他们相邀到酒吧里一起饮酒叙旧。他们四人一直在酒吧里待到了将近半夜两点才各自离去。地下停车场。“唔唔……”汪涵的嘴巴被堵住了，双手也被绳索反绑着。一名男子看着这位年轻的富商，说道：“这次绑到了北京市的年轻富豪，可真是赚到了！”这名男子在酒吧里就认出了汪涵。在汪涵步出酒吧后，立即就跟踪汪涵。来到了这里，他就下手制服了汪涵。汪涵喝了些酒，头昏脑胀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制服了。男子押着汪涵，将他推上一旁的货车。“你在干什么？！”随后来到停车场的一冰目睹了这一切，看着男子怒吼道。男子大吃一惊，冲向前就要和一冰搏斗。一冰身为刑警队长，男子怎是他的对手。他不费及下功夫，就立刻把男子打倒在地。他一掌痛击男子的脖子，男子立刻昏了过去。他放下了男子，急忙步向了货车，为汪涵松绑。“一冰，真是感谢你！我差点就被这个男子给绑架了！”汪涵说道。“举手之劳罢了！汪涵，你没什么事吧？”一冰说道。“没事没事！”汪涵笑着道。“你这位刑警队长破获一宗企图绑架案，明天可又上头条了！”“汪涵，你又说笑了。你小心点！我得把这个男子押回警局好好地审问！”一冰说道。“看来，今晚可有得好忙了！”翌日。北京市警局。局长办公室。"“一冰，汪涵已经向警局投报了。他赞扬你的英勇表现，助他脱离险境！”李局长说道。“局长，这是应该的！每个警察的职责都是遏止罪案的发生！”一冰说道。“呵呵！一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有这样子的想法真是好啊！”李局长说道。他想到自己不久后即将退休，看到警队后继有人，也是一阵欣慰。白健昭的别墅里。利丰已经被绑架了一个月了。自从被绑架以来，日复一日的凌虐、羞辱令他身心俱疲。由于双眼长时间被蒙住，根本失去时间意识。由于无法看见四周的情况，长时间处于恐慌不安的情绪里，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遭受白健昭的暴虐！这时，昔日的年轻警察如今竟被迫跪在白健昭的脚下，为白健昭口交。阳刚的男体已经完全属于白健昭！白健昭一把将利丰的头按在自己的下体，屁股疯狂地抖动起来，猛力地操着利丰的嘴巴。利丰完全逃不开白健昭的掌握，他的嘴巴被白健昭的肉棍塞得满满的，发不出一点声响，白健昭的阴茎一次次凶狠地直插入他的喉咙。他恶心地干呕，那只肉棒却更加残忍地抽插着。利丰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都流淌着冷汗，嘴里的肉棍仿佛没有休止地运动着。唾液顺着嘴角流出来，从下巴不停地滴落。利丰的身体忍不住抽动着，被迫呼吸着白健昭下体的气味，头脑因为缺氧而晕眩。在绝望的瞬间里，口腔里的阴茎更加地坚硬涨大。突然，他觉得嘴里一热，一股股滚烫的精液从嘴里的阳具喷涌而出，直射在他的喉咙深处。他不得不吞咽着那腥臭的精液。发泄了性欲后，白健昭才将肉棒抽出利丰的嘴巴。此时的利丰屈辱地跪在白健昭的面前,嘴里满是白健昭的精液。“怎么样？我的精液还可口吧？”白健昭笑着道。利丰不发一语，他知道任何的反抗或怒骂都只是让白健昭更加地兴奋！看着毫无反应的利丰，白健昭立刻一脚就踢在了他的背脊，一脚将他踩倒在地。白健昭握住手中的阳具，直指着利丰的肛门。依旧勃起的肉棒慢慢地插入利丰的身体，肛门被异物入侵让使利丰整个人微微颤抖。利丰感觉到肠道里的阳具持续深入。“啊啊……”利丰屈辱地紧闭着双眼，悲痛地呼叫。白健昭抓住利丰的腰部，阳具不断猛力地抽插着。“干！警察的屁股真爽！”白健昭兴奋地淫叫道。他的阴茎疯狂地在利丰高大的身躯里抽送着，身体猛烈地冲撞着他的屁股。此时的白健昭又到达了高潮，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浓稠的精液一股又一股地射入利丰的肠道里。“呜……”利丰痛苦地悲鸣。他的意志完全崩溃，意识到到自己如今的命运完全被白健昭给掌控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一名英勇的警察，而是被白健昭凌辱囚禁的警奴！看着脚下的年轻警察，白健昭满意地露出了微笑……数天后。白健昭的别墅里。阴暗的走廊上。他押着一名男人，走在了长长的走廊上。他是个高大威猛、挺拔结实的猛男！他的身高大约1米80，赤裸着上身。他的腰间还系着一条白色的警用皮带，下身穿着一件低垂着的修身警裤，露出了内裤的白标，写着浅绿色的PRIVATESTRUCTURE几个大字。这名落难的男警是一名警察！上身两块硕大的胸肌和六块结实的腹肌在上身组成了男警完美的男体。他的双眼露出凶悍的目光，高挺的鼻子与阳刚的脸庞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散发出男人硬朗和英俊的气质。古铜色的肌肤被绳索束缚着。一对粗壮的手臂被反绑在身后，绳索也紧缠着胸膛数圈，将他的双臂和胸膛捆绑在一起。如此英武刚猛的男警竟惨遭白健昭给绑架！“唔唔！唔唔……”白健昭强行推着男警前进。他不甘势落地扭动着身体，不愿屈服。白健昭见状，毫不留情，直接一拳就打在男警的裤裆上。“唔……”男警的下体一阵剧痛，整个人缩起了身子。他绷紧了浑身的肌肉，露出痛苦的神情。“你最好乖乖地听话！不然，往后可有得你好受的！”白健昭威胁道。男警气愤地怒瞪着白健昭。白健昭没有理睬他，继续推着他前行。终于，两人来到了一个铁门前。白健昭打开了锁，“嘎！”的一阵刺耳声响，他推开了沉重的铁门。只见里头有着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池。水池的中央居然有个黑压压的人头！男警顿时大吃一惊，瞪大了双眼看着白健昭！白健昭笑着道：“呵呵！水池里的人你也认识的！”“他就是北京市一个月前失踪的年轻警察——郑利丰！”白健昭说道。“见到自己的同僚，很是兴奋吧？！”男警看着水池的中央，突然冒起了冷汗！数天前。北京市某咖啡厅。白董和警局里与他勾结的男警坐在了角落的位子上。“白董，警局里的刑警队长陈一冰一直对利丰失踪的事耿耿于怀。他推断出同志网站上的那张照片极有可能是利丰，一直在私下调查。”“刑警队长又如何？！我没盯上他，他倒是不知好歹呢！”白健昭恶狠狠地说道。他看着手上一冰的照片。一冰长得英勇帅气，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倒也算是一个帅警！”“给我抓了他吧！省得他多管闲事！”“抓了……他？！”“呵呵……”白健昭冷冷地笑道。他恶狠狠地看着面前的男警，完全不容许他有一点迟疑的想法！说罢，白健昭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支票！支票的面额居然是五百万！男警看着白健昭，知道就算这是下手的对象是一冰，也无能为力了。要就只能怪一冰自己了！数日后。晚上七时。北京市警局。冰哥收拾了桌上的文件，正要下班。岳父林政杰身体抱佯，一到下班时间就已经离开了警局。33岁的冰哥是北京市警局的刑警队长。英挺的脸孔、高挑的身材、一身结实发达的肌肉，都令这位刑警队长散发成熟男性的魅力。拥有优秀的破案能力再加上矫健的身手令他成为警队不可多得的精英！自从自己的下属郑利丰在一个月前失踪后，他就十分难受。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利丰失踪的事并不简单，因此一直私下进行调查。这时，冰哥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立即接通了电话。“请问是陈一冰队长吗？”“我是……请问你是哪位？”“呵呵……陈队长，你的岳父在我这里做客，正想邀你一起前来呢！”冰哥感到纳闷，回应道：“我的岳父和你在一起？你是哪位？喂喂……”电话突然就被挂断了。正当冰哥疑惑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息。只见信息附有一张照片，那时岳父的照片！岳父居然被捆绑堵嘴着！这时，电话又再度响起。“喂？你到底是谁？你绑架了我的岳父？”冰哥愤怒地说道。“呵呵！陈队长别动气！丽洋苑三路七号。别带任何人，否则就为林政杰收尸！”“你！喂？喂？！”一挂断电话，冰哥就匆匆地离开了警局。丽洋苑。这里是北京市的高尚住宅区。冰哥跟着地址，来到了一栋别墅前。这时，别墅的自动铁门慢慢地被打开。冰哥握着警枪，开始警戒起来，慢慢地走进了别墅。穿越了庭院，他就来到了别墅前。他推开了木门，慢慢地走了进去。此时，他发现客厅坐着一个男人。他居然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白健昭？”冰哥讶异道。突然，他一阵寒意。他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被一支枪给顶住了。他眼角斜视，发现身边持枪的人居然是岳父林政杰！他毫发误伤，好好地站在自己的身旁！“岳父？！”冰哥惊呼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林政杰不发一语，接着眼明手快地从冰哥的腰际取走了他的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林政杰一掌狠狠地痛击在冰哥的后颈。冰哥顿时整个人跌跪在地。林政杰按住手此时无力反抗的冰哥，掏出了麻绳，紧紧地捆缚着冰哥的双手。冰哥一位为英勇的刑警队长，捆绑他可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林政杰将另一条麻绳索绕过冰哥宽阔的胸肌勒紧，连同被反绑的双臂结结实实地捆了十几个圈。如今的刑警队长被绑得无法动弹，双臂被绳索紧紧地勒着。“岳父，放开我！你到底在干什么？！”冰哥开始愤怒起来。但是，林政杰还是没有理睬他。他脱下了冰哥脚上的白色袜子，揉成了一团，捏开了他的嘴巴，强行塞了进去。冰哥咬着嘴里咸涩的袜子，顿时一阵作呕。“唔唔！唔唔！”他愤怒地看着岳父和白健昭，奋力地挣扎着。“搞定了，白董！”林政杰说道。“林副局长出马，肯定能捕获这位刑警队长的！”“唔唔！”冰哥意识到自己的岳父和白健昭勾结，目的就是要对他下手，愤恨不已。他不知道为何自己的岳父要对自己下手！“一冰，利丰失踪那就算了！你何必多管闲事呢！如今，你也把你自己给赔上了！”林政杰说道。“白董知道了你不断追查利丰失踪一事，避免夜长梦多，就决定也绑架了你！”“陈队长，为了捕获你，我和林副局长才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完美无缺的圈套呢！”“唔唔！”从岳父和白健昭的言语中，冰哥意识到利丰失踪一事和他们两人脱不了干系！“你多管闲事，惹恼了白董，就别怪我无情了！我也是逼不得已呢！”林政杰说道。他掐着冰哥的下巴，说道：“一冰，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后会有期了！说罢，林政杰就慢慢离去。“唔唔！唔！”冰哥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岳父设计暗算。他激动地走扭动着身体，看着岳父离去的背影，充满了愤恨！白健昭看着如今被绳索捆绑着的刑警队长。他知道继年轻的利丰后，这位成熟刚猛的刑警队长也落到了自己的手上。想到这里，他就兴奋起来！“没想到北京市鼎鼎大名的陈一冰刑警队长也会落在我的手上呢！”冰哥越想越不甘心。他自认身手不差，要不是被岳父暗算，自己怎么也不会落在白健昭的手上的！白健昭看着脚下已经被制服的刑警队长。刑警队长一脸凶狠的神情。一对迷人的剑眉、高挺的鼻梁、下巴蓄着短小的胡楂，令这个本来就英俊的男人更添雄性魅力。虽然冰哥还穿着一身警服，但却完全遮掩不了他那精壮发达的身材。两块硕大的胸肌使得警服在胸膛处隆起。白健昭忍不住隔着陈队长的警服揉捏着他两块宽大结实的胸肌。“胸肌那么健硕，陈队长真是锻炼有道呢！”“唔唔！”冰哥奋力地挣扎道。被白健昭如此称赞自己的身材，他感到一阵恶心。白健昭按着不断挣扎的冰哥，扭开了警服的钮扣，粗鲁地剥去冰哥身上黑色的警服。随着警服的离体，冰哥那傲人的壮实身材完全显露在白健昭的面前。两块硕大的胸肌高挺着，两颗突起的乳头，还有那六块犹如钢铁一样的腹肌也清楚可见。这样的身材似乎还犹胜被绑架的年轻警察——郑利丰。然而，落难的刑警队长如今被绳索捆绑着，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成为了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第二个猎物！白健昭别墅的地下室。陈一冰如今盯着水池的中央。难道利丰已经遭遇了不测？！“唔唔！唔！”一冰看着白健昭，焦急地怒哼道。“呵呵！别担心！我可不舍得弄死郑利丰呢！”说罢，白健昭就突然伸手解开冰哥的皮带、裤扣。他奋力地挣扎，警裤直接就滑落到了膝盖处。白健昭直接就完全脱去了冰哥的警裤。如今的冰哥几近全裸挂地站在白健昭面前，浑身只穿着一件浅绿色的PRIVATESTRUCTURE三角内裤。内裤包裹着突出的裆部和浑圆的屁股，藏在内裤中的阴茎轮廓分明。冰哥孔武有力的粗壮手臂被绳索捆住了。两块硕大厚实的胸大肌、六块整齐排列的腹肌，精悍的上半身汗水淋漓，散发着迷人的男人味。白健昭取来了一副脚镣，铐在了冰哥的脚踝。沉重的脚镣还系着一颗铁球，令冰哥插翅也难飞。他取出了冰哥堵嘴的袜子。冰哥立刻忍不住破口大骂。“白健昭，你这个变态的家伙。有种就放了我和利丰！”“好不容易才捕获你们俩，怎么可能放了你们？！呵呵！”说罢，白健昭将一个黑色的管子塞进了冰哥的嘴巴，那条管子连接到了氧气筒。“呜呜……”冰哥愤怒地发出声响。只见白健昭冷冷地看着他，说道：“下去陪陪郑利丰吧！呵呵！”说罢，他就把冰哥推下了水池。铁球的重量将狠狠地拉扯着，使到冰哥直接跌到水池底部。冰哥睁开了自己的眼睛，一开始还有些刺痛的感觉，不一会儿就适应了。这时，他发现到了水池中央正站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和自己一样，身材雄壮健硕，双手被捆绑，脚踝被铐上铁镣。唯一不同的是，自己还有着一件内裤蔽体，那名男人已经完全赤裸，胯下的肉棒完全地勃起，直直地挺立着。冰哥看着男人的脸，更加确认了他的身份。他正是失踪了一个月的下属——郑利丰！利丰失踪了一个月，果真是被白健昭给绑架囚禁了！当然，利丰也注意到了水中的异状。他看见一个男人突然坠入水里。那名男子的身材和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还穿着一件浅绿色的PRIVATESTRUCTURE三角内裤。他发现那名男子十分面熟，再定睛一看，顿时大感不妙！这名男子居然是自己的上司——刑警队长冰哥！他顿时悲痛不已，居然连冰哥也被白健昭给绑架。被绑架一个月的遭遇令他完全绝望，没想到冰哥也即将和他面临同样的命运！两人都认出了对方，在水中费力地挪动了身子，靠近对方。两位男警在这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相遇。两人无法言语，只能双目互视着，焦急地看着对方。突然，冰哥注意到自己的异状，他的浑身一阵酥麻，胯下的老二居然不知不觉中完全地勃起了，龟头更是探出了内裤。他浑然不知，水池里的水和氧气筒里的氧气都被混入了性药的成分。白健昭要让这两位警察长时间，不断摄入性药，将他们的身体改造成淫荡的男体！北京市警局。会议室。警队的警员们都神色凝重地坐在会议室里。这是一个多月以来北京市失踪的第二位男警。这名男警的身份居然是身手不差、破案能力一直备受好评的现任刑警队长——33岁的陈一冰！“各位同僚，陈队长已经失去联络将近一个星期了，完全一点消息也没有。”李局长悲痛地说道。在自己退休前发生了两名警察的连续失踪事件，李局长也是忧心不已。“刑警队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尽管我们怀疑，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确认利丰与陈队长失踪的事是否有联系。”嘉豪说道。“利丰与陈队长的身手也不错。如果利丰与陈队长的失踪事件时有人所为，那人的身手肯定也不差！”陈赫说道。林政杰暗自得意，谁知他们正是被自己的同僚而防不胜防！“雄哥向来和我们警队有间隙，我们初步怀疑他。我们会派人监视他的！”嘉豪说道。“各位，陈队长也是我的女婿。希望大家能竭尽所能，帮我找出他的下落！”林政杰假意悲痛地说道。说罢，他低下了头。“林副局长，你别难过了。局里的同僚都会尽心尽力，找出陈队长和利丰的下落！”嘉豪说道。此时，低着头的林政杰微微一笑。局里的同僚把嫌疑放到了黑帮老大雄哥的身上，调查方向完全错误，心里欣喜不已。白健昭的别墅。自从被白健昭捕获以来，刑警队长冰哥就被囚禁在水池里。如今已经是第十一天了。而利丰在一冰被绑架之前就被囚禁在水池里，更是饱受折磨。水池里冰冷的水刺骨地寒冷，令身在水池里甚久的冰哥微颤着。他没日没夜地被困在水池里，又被绳索与铁镣束缚着，就算他会游泳，也束手无策，无法让自己逃出水面，任由自己被困在水里。由于长时间摄入性药，一冰的思绪迷迷糊糊，一片混乱。胯下的阳具依旧雄壮地勃起着。自被困在水里以来，他的老二长时间硬挺着，就算垂软下来后，没过一阵子又再度勃起了。捆绑着身体的麻绳勒进了一冰壮实的肌肉，十分不适。他挣动着被紧缚的胳膊，却无法挣脱那捆着身体的绳索。两人无力地看着对方，哪怕他们都是英武骠悍的警察，要是白健昭不放过他们，他们怎样也无法逃离水池的。此时，他感觉到水流突然往同一个方向流去，那是水池的排水孔。水池里的水慢慢地退去，冰哥和利丰这么多天以来终于不用全身浸在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水中。空气与浑身湿透的身体接触，令冰哥感到一丝丝寒意。他浑身乏力，差点就要跌倒在地。他勉为其难地稳住身子，另一旁的利丰早已浑身瘫软，跌倒在地。“呜……”嘴里咬着氧气输送管的刑警队长，不甘地扭动身体，怒视着白健昭。他一身彪悍精壮的肌肉都布满了水珠，尺寸壮观的肉棒呈现完全勃起的状态，紧贴在湿透的内裤，令白健昭完全可以看见那诱人的轮廓。白健昭走下了水池，将氧气管从两人的嘴里拔出。“呵呵……陈队长在水里和自己的同僚相处了那么多天。怎么样？可开心吧！”白健昭调侃道。“干！你这样对待我和利丰，到底有什么目的？”陈队长愤恨地问道。“目的？！你是真不知道？”白健昭抚摸着一冰的胸膛，掐着他的乳头说道：“当然是为了你们一身健硕迷人的肉体啊！呵呵！”“你！你……这个变态的男人！”一冰忍不住怒斥道。白健昭没有理睬刑警队长，转过头对利丰说道：“郑利丰，你可想知道陈队长为什么被我绑架吧？”利丰看着白健昭，点了点头。“他对你失踪的事耿耿于怀，不断追查，竟查出你极有可能遭到绑架！他如此不知好歹，看在他也是个帅气的壮警，就决定绑架他，让他和你相聚！”“这……冰哥，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利丰含着泪，看着因为自己而被绑架的刑警队长说道。“利丰，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要怪白健昭这个变态男人和林政杰那个警界败类！”冰哥气愤地说道。“白董，你放了陈队长。我让你好好凌虐玩弄就是了！”利丰开声祈求道。“利丰，别求他！”一冰不屈地说道。“成王败寇，落在你的手上，要杀要剐随你便！”“陈队长，我费尽心思才把你请来，怎么舍得杀了你呢？”白健昭走向一冰，隔着内裤抓着刑警队长硬挺的老二说道。“干！别碰我的屌！”一冰惊动地怒骂道。白健昭见状，反而立刻脱下了他仅存的PRIVATESTRUCTURE三角内裤。一冰完全赤裸的男体就完全展现在了白健昭的眼前。白健昭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猎物——一名现任刑警队长！冰哥有着隆起地宽阔胸肌、菱角分明的结实腹肌和孔武有力的双臂。一双筋肉发达的腿稳稳地站在地上。粗大的老二周围布满了浓密的阴毛。“放开你的手！”一冰耻辱地闭上了双眼。白健昭的手依旧紧紧地抓住刑警队长的阳具。他一边搓揉着，一边对利丰说道：“陈队长的老二都爽了！利丰，来为他吹箫吧！”利丰扭动着了身子，凑近了冰哥的下体。他迟疑了一下，只见白健昭将一冰的肉棒抓得更紧了。一冰顿时皱了一下眉头。根本无法抵抗的刑警队长只能眼看着利丰张开了口，含住了自己的肉棒。一冰大吃一惊，直呼道：“不……利丰……呜……”“呜呜……”在口腔中膨胀的阳具令利丰一阵干呕。冰哥傲人的阳具几乎塞满了他的口腔。被同性替自己口交的感觉让一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内心全是厌恶感。他剧烈地扯动起捆绑自己的绳索。“干！利丰，你给我住手！”他又羞又怒地咆哮道。但是，利丰依旧吸吮着口中的肉棒，舔吻着。他感到自己的口腔被一冰的阴茎全部塞满。粗大的肉棒直顶到喉咙的深处。他的嘴紧紧地裹着冰哥的阴茎。他的舌头含着圆润的龟头，不断地刺激着嘴里的老二，双唇紧闭，在阴茎上不停地滑动。酥麻的感觉让一冰浑身颤抖，在极度的屈辱中竟夹杂着丝丝的快感。利丰低着头，身体前后地抖动着，进行活塞运动。他吮吸着一冰的阳具，舌头纯熟地拨弄着龟头。看着沦落自己重视的下属沦落自此，他顿时一阵鼻酸。刑警队长结实魁梧的身体在绳索的束缚下悲愤地颤抖着。一冰半仰着头，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了高潮，阳具在利丰的口角下已经濒临射精的边缘。这时，一冰突然射精了。插入利丰口腔的肉棒疯狂地抖动，精液一股股地射出，灌入利丰的喉咙深处。突然，刑警队长的老二不慎从利丰的嘴里滑出。那根阳具左右摇晃着，几股粘稠的精液直接就喷在利丰的脸上，精液慢慢地从他的脸颊流下。“利丰，对不起！”一冰看着胯下满脸精液的利丰说道。“郑利丰被我调教得不错吧！他可让你这位刑警队长爽翻天了！”白健昭笑着道。“有种就放了我们，不要用这种招数来羞辱我们！”一冰说道。“激将法对我可没用呢！”白健昭冷冷地说道。接着，他押着这两名落难的男警，说道：“走！”他按着这两名男警，将他们带离水池，走到了水池旁的一个上锁的铁门。他打开了锁，“嘎！”的一声，推开了沉重的铁门。这是一间面积尚算不小的地下室，除了通风孔之外，最再也没有与地面相通的管道。这里就是白健昭长时间囚禁利丰的地下室。白健昭突然猛力一推，两名男警站不稳，就重重地摔倒在地。身体猛力地撞击在冰冷的地板上，令他感到一阵刺骨的疼痛。他押起了两名男警，将他们悬吊起来。横梁垂下来两根麻绳，麻绳的另一端牢牢地系在捆绑着男警双手的绳子，将他们吊了起来。他满意地看这两名浑身赤裸的猎物。刑警队长的胴体充满了成熟刚猛的感觉，利丰的男体则散发年轻阳刚的气息。无奈，如今这两名男警却被悬吊着，靠无反抗的能力。他给了自己一个任务，那就是驯服北京市的刑警队长陈一冰！看着被悬吊着的两名男警，白健昭知道他们就算插翅也难逃了。他取来了一根警棍，拍了拍一冰结实的臀肉，说道：“陈队长，如果你的屁股被塞进这根警棍，不知是什么感觉呢？”“干！放开我！”一冰奋力地扭动着身体。但是，他挣脱不了绳索的束缚，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用被捆绑的双手紧按着裸露的屁股。白健昭不理睬一冰的挣扎，将警棍顶在他的屁股。他突然猛力地推着警棍，警棍强行撬开了刑警队长紧闭的肛门，进入了他的肠道。紧接着，撕裂般的剧痛从菊蕾贯穿他。他紧咬着嘴皮子，不发出任何叫声。白健昭继续把警棍推入，木棍已经深入了一冰的肠道内。警棍每一寸进入深入窄紧的肠壁，都令一冰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楚。“啊！啊！”一冰不断挣扎着，终于忍不住叫出声来。吊着他的绳索因为他的剧烈动作而摇来摇去，使到他整个身躯在半空中剧烈地摇晃着。一冰毫无反抗的余地，只能任由自己的屁股屈辱地插着那根黑色警棍。直肠和屁眼因为被警棍强行插入而传来火辣辣的疼痛。“脾气可硬得很，最后不也被警棍插得叫出声？！”白健昭将警棍留在一冰的体内，走到了一冰的面前，狠狠地拧着一冰的阳具说道：“堂堂刑警队长的屁股被警棍插住，肯定很爽吧？”“拿你将警棍插进你自己的屁股试试！”冰哥愤恨地斥责道。“陈队长的脾气真是火爆！”白健昭看着一冰，威胁道。“是该受点重刑好好调教！”这时，白健昭拿起几个鳄鱼夹，分别夹在一冰的包皮、大腿内侧和两颗圆硕的乳头上。看见刑警队长刚毅坚定的眼神，白健昭马上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开关。一冰的身上感觉有一股电流流入，电流立即窜进了一冰的生殖器和乳头中。一冰瞪大了双目，浑身剧烈抽搐着。胸脯、大腿内侧与阳具受到强烈的电击，如同被千万只针刺一样地刺疼。一冰仰着头，喘着粗气，胸膛急促地起伏着。“呜……”遭受电刑的一冰紧咬着牙根，浑身颤抖着，他很想自己昏过去，但是电流的刺激却令他更有精神，忍受着痛楚。在电刑刺激下，他的神经系统显得异常敏感。一冰忍不住地扭动着身体，不断抽搐挣扎着。一冰敢受到窜入身体的电流渐渐变强。随著电流的加强，全身的肌肉开始紧绷，原本就发达的肌肉，更是明显的突出，被绳子紧紧地勒着。,“啊！”终于，一冰终于忍不住，悲惨地嚎叫着。捆绑着身体的绳索紧勒入肌肉，弄得他浑身淤青。电刑的折磨令充满雄性魅力的男体不断在挣扎扭动着。他浑身都渗出了汗水，汗水淋漓的身体更让他的体格显得更加健壮迷人。壮观的老二随着身体的摆动而不断晃动着，最后居然硬生生地勃起了。看着刑警队长痛苦的样子，一旁的利丰不断自责。要是冰哥不追查他被白健昭绑架的事，怎么会落到如斯田地。“啊啊！”一冰一声惨叫，再也承受不了惨烈的电刑。一冰猛烈地抽搐，头倒向了一旁，完全失去了意识。“冰哥！冰哥！你怎么了？”一旁的利丰焦急地叫唤道。“别紧张！刑警队长的身体壮得很，没事的！”白健昭拍了拍一冰坚硬的腹肌，冷冷地说道。“白董，你放过冰哥吧！”利丰再度低声下气地开声求道。“郑利丰，你死心吧！落在我的手上的男人是怎么也逃不了的，只有成为性奴的命运！”白健昭看着利丰说道。“况且，陈一冰不知好歹，是他可是自作自受，可怪不得我！”此时，白健昭除下了刑警队长身上的鳄鱼夹。尽管他昏了过去，由于在水里长时间摄入性药，他的老二还是硬梆梆地勃起着。他取来了一根细绳，熟练地将一冰的阴茎从根部捆扎起来。接着，他取来了一颗铁球，挂在了那根被捆住的阳具上。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铁球猛力地往下坠。阳具被拉扯着的剧痛令昏迷中的一冰猛然苏醒，惨叫一声：“啊啊！”沉重的铁球猛地拉扯着刑警队长的阳具，全身一阵痛苦得抽搐。被绳索捆扎的阳具被迫支撑着铁球将近十斤的重量。一冰的嗓子里发出一阵低哑的叫声。白健昭不时地推动那颗铁球。每晃一下，都让一冰感到锥心的剧痛。刑警队长的身体持续地冒汗，汗珠如雨点般不停落下。他英俊的脸庞因为剧烈的痛苦而变得有些扭曲，但双目中除了痛苦的神情外，还有仇恨和不屈。白健昭不禁愣了一下，刑警队长在如此的暴虐之下居然还有如此反应。他很满意这样的猎物，猎物太容易屈服就无趣了。这也是他要对男警下手的另一个原因。他要好好地折磨一冰的心志，让他一点一点地屈服于自己。看着一冰痛苦的表情，利丰顿时忧心起来。此时，白健昭走到了利丰的前方，笑着道：“呵呵！别怕！就轮到你了！”利丰顿时不寒而栗。白健昭捧着利丰年轻的阳具，用绳索捆扎起来。接着，利丰的肉棒也被挂上了铁球。“啊！啊啊！”猛烈的拉扯让利丰痛不欲生，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的身体在空中摇荡着，双脚到处乱蹬。但是由于被吊在半空中，身体晃来晃去，再加上铁球的拉扯，他只能忍受着更惨烈的痛苦。他的头低垂着，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渗出。如此的折磨令男警痛苦不堪，但因为剧痛而不会昏迷过去，让人受尽折磨、痛不欲生。此时，白健昭转过身，伸出手去抚摩着刑警队长的阳具，玩弄着一冰的阴茎和睪丸。他猛然一把握住一冰的阳具，狠狠地一用力，一冰只感觉到下体一阵沉闷的疼痛。他的脸涨得通红，屈辱的忍受着白健昭残酷的摧残。白健昭的手继续使力，刑警队长的阴茎已经被挤压得发紫。成熟的男体克制不住地颤抖着。白健昭看着这两位猎物，满意地笑了。他不仅要让两位男警受到肉体上的折磨，更要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心和意志力，使他们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他残酷冷血地暴虐两名男警，要让这惨痛的经历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凌虐一对男警，真是令人兴奋！呵呵……”白健昭看着一冰，得意地说道。“应该早点就对陈队长你下手了！”“你别得意！我要是出去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一冰咬牙切齿地说道。“别怕！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白健昭笑着道。“两位，好好地享受吧！”说罢，白健昭转过了身，离开了囚室。利丰看着冰哥，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原本只有利丰独自被绑架凌虐，但是如今一冰也和他一同受虐，再加上利丰对一冰因为自己而受累感到愧疚。年轻的利丰看着和自己一同受虐的冰哥，心中已经完全绝望了。“冰哥，抱歉！要不是我，白健昭也许不会对你下手。是我连累了你！”利丰含着泪，悲痛地说道。“利丰，别傻了！你是我的下属，你离奇失踪了，总不可能我坐着不管吧！”尽管自身难保，一冰还是安慰着自责的利丰。“要怪就怪林政杰和白健昭着两个卑鄙的男人！”“冰哥，林副局长暗算我就算了。他可是你的岳父，居然连你这个女婿也不放过？！”利丰说道。“我可没有这样的岳父！他简直是警界的败类！”一冰愤愤不平地说道。刑警队长浑身酸痛乏力，要紧牙根，顶着浑身传来的阵痛。他对自己因为岳父的设计而落入白健昭手中依旧无法释怀。自己居然被一向尊重的岳父给出卖，他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他望向身旁的利丰。由于不堪受虐，利丰觉得浑身发软，痛苦不堪，最后竟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年轻的警察只能微弱地呻吟着……林政杰的家中。林政杰的女儿美佳自从一冰失踪后，毫无依靠，就暂时和儿子回到娘家居住。此时，美佳想起了失踪的丈夫，悲痛地哭着。林政杰坐在美佳的身边。“爸，一冰失踪了那么久。会不会遭遇不测了……呜……”美佳哭着道。“不会的！不会的！一冰……他身手不差，应该不会遇上什么危险的……”林政杰说道。“可是，他怎么会失踪了那么久？！”美佳殊不知，自己的丈夫如今正身在白健昭别墅中的地下室，遭遇非人的凌辱与暴虐，罪魁祸首正是自己的父亲！“爸，一冰的事……局里的调查有什么头绪了吗？”美佳焦急地问道。“调查还没什么进展……不过，局里的同事都竭尽所能，追查一冰的下落！”“呜……一冰……”看着伤心欲绝的女儿，林政杰顿时一阵鼻酸。那一刻，他顿时后悔自己设计绑架一冰的举动。他一想到一冰一直在调查利丰的事，要坏了他的事。况且，绑架了自己的女婿，白健昭还给了他五百万的酬劳！懊悔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白健昭的别墅。囚室里。利丰和一冰被悬吊在囚室里整整三天，才被白健昭放了下来。当白健昭解开阳具上的绳索时，男警的老二更已经发紫。三天以来的折磨令两位男警饱受折磨，被放下来时已经奄奄一息。白健昭让两位男警休息了大半天，就继续了对两人的调教。此时，白健昭兴奋地抚摸着刑警队长猛壮的身体。他的胸肌结实而有弹性。白健昭一边揉捏一冰的胸肌，不时逗弄着两颗乳头。捆缚着身体的绳索勒入肌肉，使到原本就激凸的肌肉更加突出。此时的一冰气愤不已，却因为被捆绑而无法反抗。白健昭狞笑着，看着刑警队长。他的手伸到了一冰的下体，一把就抓住了那根垂软的肉棒。“别碰我的阴茎！”一冰激动地怒斥道。他无法容许自己的阳具被另一个男人抚摸，脸颊顿时涨得通红。“呵呵……”白健昭淫笑着，猛力地紧握着刑警队长的老二，用手摸弄、挤捏一冰的睾丸。面对白健昭的凌辱折磨，他咬紧牙关，强忍着屈辱，奋力地挣扎抗拒。然而，他的下体在白健昭的玩弄下，已经逐渐坚硬起来。“干！放开我！”在白健昭的玩弄下，一冰发出屈辱的怒吼声。白健昭上下搓弄着一冰的阳具，以致阳具不断渗出透明的淫液。一冰受到侮辱，又羞又怒，要克制住身体的反应。然而，他的老二不受控制地完全勃起了。那拥有惊人尺寸的阳具青筋毕露，足以彰显着一冰是个成熟的男人。白健昭用力地握住了一冰的阳具，另一只手则抓住他的睾丸慢慢地施力。白健昭甩动着他的阴茎，还不断搓弄着他通红的龟头。白健昭兴奋地为一冰做着活塞运动。一冰的额头泌出了汗水，胸膛上下起伏着，呼吸也急促起来。白健昭感觉到手中刑警队长的肉棒愈来愈硬挺，更加使劲地套弄着。他取来一只白色的棉袜，套在一冰的阳具上。接着，白健昭的双手继续熟练地掳动着一冰成熟而茁壮的阴茎，轻重缓急都得心应手。一冰被绳索捆绑的双手紧握着拳头，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高潮。强烈的快感从下体传来，一冰矫健的身体突然紧绷起来。“啊……”这时，一股精液从刑警队长的龟头射出。一冰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着，一泡又一泡的精液从阳具源源不断地射出，射进了袜子中。“陈队长堂堂一名刑警队长，不也被我手淫到射精！”白健昭调侃道。“刑警队长也是个男人！呵呵……”白健昭出言羞辱着一冰，目的要摧毁他的自尊心。一冰心有不甘，怒视着白健昭。白健昭见状，反而更加有兴致地玩弄这位刑警队长。他猛力地捏摸一冰的两颗睾丸，疼得一冰一阵阵颤抖。不一会儿，白健昭继续握住了一冰套着袜子的阴茎，在手里玩弄起来。刑警队长被捆绑着的身体丝毫无法动弹，下体在白健昭熟练的套弄居然再度坚硬起来。白健昭得意地揉搓着一冰挺立的阴茎。刑警队长的阳具在白健昭的挑逗下再度完全地勃起。阴茎随着白健昭的手淫而剧烈跳动着，阴囊也随着阴茎摇晃。在极度屈辱中，刑警队长的身体不可抑制地兴奋着。“啊……”一冰失控地喊出声来。一阵阵快感从阴茎直冲一冰的脑海，他全身激烈地抽动着射精了。一股股粘稠的精液，从他的阴茎中一股股地喷射出来，射入了袜子中。尽管一冰已经连续两次射精了，但是白健昭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他冷冷地看着一冰，说道：“陈队长，再来！”一冰低着头喘着气，白健昭的手的动作又开始了。一冰在白健昭的动作下，被迫摆动精疲力竭的男体。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刑警队长被迫在白健昭的刺激之下，极度痛苦地一次又一次地射精。想到自己堂堂一个刑警队长居然被人强制手淫，就像母牛被人挤奶一样。自己的自尊完全被白健昭给践踏！白健昭放开了一冰。一冰双脚一软，高大的身体立刻摔倒在地。白健昭见状，举着装满精液的白袜，笑着道：“陈队长真能干！射了10次才脚软呢！”尽管一冰身强体壮，但是白健昭连续让一冰射出大量的精液，完全超过他的身体所能支撑的极限。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除了双眼怒视着眼前凌辱暴虐自己的男人，却什么也不能做。“尝尝自己的精液吧！”他捏着一冰的嘴巴，将装满了精液的袜子塞进了他的嘴巴。一冰尝着自己的精液，感到羞辱又恶心。腥臭咸涩的精液令他反胃，不停地作呕。白健昭立即捂住了一冰的嘴巴，说道：“你最好乖乖地咬住你嘴里的袜子。不然，我也在利丰的身上榨取同样数量的精液！”一冰望向了利丰，只能硬着头皮，咬着嘴里的袜子。“唔唔！”备受屈辱的他看着白健昭，不甘地闷哼着。他的嘴角还流淌出一丝精液。“自己的精液可还美味？哈哈哈！”白健昭调侃道。“唔唔！唔！”刑警队长看着得意洋洋的白健昭，愤恨地扭动着被捆绑的身体，却无济于事。一旁的利丰悲痛地看着受辱的冰哥，心里又浮现了抹不去的愧疚感。一冰赤裸着的上身，由于饱受凌辱而直冒汗，浑身汗水淋漓，痛苦地颤抖着。就算饱受白健昭的蹂躏，顽强的意志不容许他屈服。刑警队长有着完美的倒三角体格。厚大的胸肌激凸着，六块健硕的腹肌如钢铁般坚硬，散发着男人雄性的魅力。看着如此刚强的刑警队长被自己凌虐得瘫软在地，他不禁露出满意的微笑。白健昭将无力挣扎的一冰猛力地按倒在地。他整个人伏在刑警队长的身上，猛然抱住他的身体。“唔唔！”一冰拼命着挣扎着，无奈双手被反绑着。白健昭的手伸向一冰的身后，抚摸着一冰的背脊与臀部。"白健昭的手在一冰高挺的胸肌上摸索着。一冰的胸膛因为呼吸而上下起伏着，紧绷着浑身的肌肉。他将头贴在了一冰健硕的胸脯上，不断地亲吻着，还不时兴起地吸吮着他的两颗乳头。白健昭用熟练的技巧逗弄着一冰的乳头，又轻轻地摸了摸一冰结实的腹肌，充分地感受到肌肉的硬度。白健昭肆意地玩弄着一冰的肉体，兴奋地看着一冰难受痛苦的模样。“唔唔！唔！”看着得意洋洋的白健昭，一冰虎目圆睁，激烈地怒吼。无奈，被绳索捆缚的肉体只能默默地忍受白健昭的折磨。白健昭看着刑警队长不屈的眼神，心里顿时一阵惊喜。陈一冰受到那么多的折磨后还依旧不屈，的确是个令人满意的猎物！他的双手抓住一冰的下巴，威胁道：“陈队长，脾气那么倔，受苦的未必只是你，还有这位年轻的警察呢！”说罢，他立刻狠狠地刮了一冰一记耳光。刑警队长的眼神投向了同样被绑缚的利丰。奸险的白健昭以对方来威胁自己就范。两名落难的男警互视着对方，对白健昭的行为即愤恨也无奈。白健昭看着刑警队长，按捺不住心里的欲望，再度抚摸起刑警队长矫健发达的男体。他的手不停地抚摸一冰的腹肌及胸肌，还不时撩拨他的乳头。接着，他用舌尖舔着一冰的耳朵，再沿着英俊的脸庞、颈部吻下来，然后很有技巧地持续舔吮着一冰的乳头。白健昭裤裆内的阳具完全勃起了。此时，他将一冰翻过身来，将他按在地上，接着脱下了裤子，露出那根完全勃起的肉棒！“唔唔！唔……”一冰见状，大感不妙，奋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白健昭猛力地按着不断挣扎的刑警队长。他的手紧紧地从后抱着一冰的腰，双手充分地感受着一冰腹肌的轮廓。硬挺的肉棒顶在了一冰的肛门处来回摩擦着，使到一冰不禁打了冷颤。“唔唔！唔……”一冰嘴里发出绝望的呜咽。他费力地夹紧着的最后防线，阻止那根凶器继续入侵。白健昭的手握住了自己的阳具，对准了一冰的肛门，毫无留情地插了进去。紧闭的括约肌无法抵抗白健昭的阴茎。被人鸡奸的痛楚从身后传来。一冰顿时感到身体仿佛被撕裂般的剧痛，那种感觉即清晰又强烈。圆润的龟头撑开了一冰的肛门，整根肉棒朝直肠深处挺进，粗暴地抽送起来，“唔！唔唔！”一冰被堵住的嘴里发出模糊的惨叫。看着刑警队长被白健昭奸淫，一旁的利丰亢奋起来，胯下的阳具慢慢也勃起了。“陈队长，你看看！郑利丰可真受教！”白健昭笑着道。“看着你被我操，老二居然也硬了起来呢！”利丰顿时羞愧地垂下了头。他被白健昭绑架调教以来，性向开始被扭曲。看着精壮刚猛的冰哥被白健昭鸡奸，他顿时兴奋起来。一冰羞愧地闭上双眼。白健昭的肉棒轮番进攻着一冰的身体，征服刑警队长的快感让他兴奋不已。“唔唔！唔！”白健昭有节奏地抽插着，身下的一冰却只能发出惨叫声。被开苞的痛楚令刑警队长无法忍受。每一次阳具的插入都令他的臀部抗拒地扭动着。白健昭则继续毫不怜惜地向肠道的深处猛攻。“唔！唔唔！”一冰奋力地挣扎，在白健昭的眼里只是刑警队长的困兽之斗。“陈队长，被我干得爽吗？”白健昭整个人压在一冰的身上，身体一次次地撞击着一冰的屁股，硬挺的肉棒在一冰的肛门里疯狂地抽插。一冰痛苦地闭着双眼睛，强烈的痛楚感掺杂着羞耻感。看着一冰羞辱不堪的表情，白健昭更加地兴奋。“真爽！堂堂一个刑警队长居然被我操呢！”白健昭大笑道。在到达高潮顶点的同时，白健昭的阳具在一冰的体内射精了。浓稠的精液一股又一股地射出，完全涌入刑警队长的肠道里。“操着陈队长的屁股可真爽！”白健昭抽出了自己的阳具，意犹未尽地说道。一冰的括约肌红肿不堪，几乎失去了知觉。肛门热辣辣的痛楚令他直冒冷汗，只能紧咬着嘴中的袜子。看着在自己身上发泄了兽欲的白健昭，刑警队长只觉得屈辱不堪。愤恨交集的他不断挣扎着，然而绳索依然无情地紧缚着他的身体。他放下了一冰，走向了一旁的利丰。他捧着利丰硬挺的阳具，爱抚着，接着说道：“看着陈队长淫荡的模样，你也很爽了吧？！呵呵！给你一个机会，好好地操陈队长！”“不！求求你！不！”利丰闻言，吃惊地猛摇着头。“刚才才硬了！现在居然才扮清高？！”白健昭怒骂道。他紧抓着利丰的阳具，拉扯着他，将他硬生生地拖到了一冰的身边。他推了利丰一把，利丰高大壮实的身体压在了一冰的身上。“唔……”一冰的身体被撞击而一阵生痛，忍不住哼叫了一声。“好好认清自己的身份！”说罢，白健昭拿来了皮鞭，推开了利丰，狠狠地一鞭打在刑警队长的屁股上。“啪啪！”白健昭又接着一鞭打在了一冰的身上。赤裸的背脊露出了一道血痕，可见白健昭使出多么大的力气。接着，鞭子又朝着一冰的大腿狠狠打去！一冰的俊脸扭曲着，但却完全不出一声。白健昭仿佛发狂似地鞭打着一冰的身体。利丰看着被鞭打的冰哥。想到如果自己操着一向敬重的上司，他和冰哥的颜面岂不荡然无存？但是，他知道事已至此，保持尊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减少施予各自身上的折磨！“白董，你别打了！我……我干了冰哥就是了！”利丰绝望地说道。他无法眼睁睁看着一冰受虐，知道自己毫无选择。“唔！唔唔！”冰哥猛摇着头。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被利丰操着屁股。他的臀部随着身体的挣扎而左右扭动，想要逃脱不可避免的命运。利丰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顽抗的余地。他整个人压在了一冰的身上，在他耳边说道：“冰哥，对不起了！”他硬挺的阴茎慢慢地插入了一冰的肛门中。剧痛令刑警队长痛苦地弓起了身体，一冰的肛门不可抗拒地屈服于利丰粗大的阳具。阴茎完全地进入了一冰的肠道，开始慢慢地磨擦着肠道内壁。由于利丰的老二比白健昭的粗大许多，因此他的肛门被强行撑开得更大。“唔唔……”一冰痛不欲生地吼叫。一冰悲愤地哀鸣，在利丰的身体下徒劳地挣扎扭动着。利丰挺立的阴茎不断凌辱摧残一冰的肛门。他越插越深入、越用力。他的身体猛力地撞击着一冰，一次次把阴茎捅入一冰的直肠最深处。突然，他感觉到臀部前后晃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唔唔！唔……”他的嘴里发出抗拒的呻吟。利丰愈感兴奋，同时加快了阳具抽插的行动。刑警队长被紧缚的身体随着利丰的碰撞而前后晃动着。肛门中利丰粗大的阴茎持续摩擦着直肠内壁更让一冰苦不堪言。他强行忍受着这非人的暴虐，臀部都已经麻木了。“刑警队长被自己的下属操着！呵呵！”白健昭笑着道。“真是一对淫荡的男警！呵呵！”白健昭的嘲笑令一冰感到耻辱。自己和利丰在白健昭面前上演活春宫，不仅使到他们完全丧失自尊，更自责自己沾污了警队的形象！他紧握着拳头，痛苦地闭着双眼。一冰的额头因为剧痛而渗出了颗颗豆大般的汗珠，顺着成熟的脸庞流下。利丰依旧奋力地插着一冰的肛门，阴囊不断拍打着一冰的屁股。“嗯……”利丰一声淫叫，浓稠的精液喷射而出，射进了刑警队长的肠道里。一股又一股的精液毫无制止地涌入一冰的体内。“唔唔……”一冰无力地呜咽着。被白健昭和利丰接连鸡奸令他备感屈辱。自己可是一名刑警队长，如此羞辱不堪的事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郑警官干陈队长的时候，真是完全不留情份呢！呵呵……”看着一冰痛苦又虚脱的表情，白健昭不禁笑了。他知道两名男警最大的弱点正是和自己一同受难的同僚。自己只要巧妙地用对方来牵制他们，很快地这两名男警就会彻底地沦为他的玩物！一冰有着健壮魁梧的身躯、壮硕厚实的胸肌及线条分明的六块腹部，还有肌肉发达的双臂及壮硕结实的双腿，完全显示出一冰的雄性气息，无奈如今这位刑警队长却被捆绑得无力动弹。一冰的裸体就连白健昭也羡慕不已。一冰可是他见过最为壮硕的男人！“果然是堂堂北京市刑警队长，浑身都是发达的肌肉呢！”白健昭的两只手毫不客气地在一冰赤裸的上身摸索，突然一手捏住了左胸上的乳头，另一手则握住了一冰的阳具！“干！放开你的手！”一冰挣扎得更加激烈。他怎会也无法容许自己的身体与阴茎被另一个男人抚摸。“呵呵……”白健昭淫笑着，猛力地抽动着一冰的肉棒。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此刻，那垂软的阳具在白健昭的双手慢慢勃起着。那拥有惊人尺寸的阳具青筋毕露，彰显著一冰是个完全成熟的男人。白健昭的手不断套弄着一冰的肉棒，使到他的身体渐渐地亢奋起来。两腿间的阳具已经完全硬挺。白健昭用双手继续套弄着一冰粗大的肉棍，还一边揉捏着阴茎下的两颗睾丸。看着刚毅不屈的一冰，白健昭的手撸动得更加快了。他一定要让刑警队长感受到极度耻辱的感觉！没多久，一冰就逐渐达到了高潮。“呜……”一冰发出了沉闷的哼叫。在白健昭快速的套弄中，魁梧的身体猛然僵直，精液猛然从尿道喷射而出。一股股的精液喷得白健昭满手都是。白健昭的手直接就按在了一冰的脸上，将手上的精液涂抹在刑警队长的脸上。“真是淫荡的刑警队长！”白健昭笑着说道。一冰的脸上已经沾满着乳白色的精液，羞辱不堪，咬牙切齿地盯着白健昭。他不怀好意地看着一冰，心里顿时又有了一个羞辱刑警队长的念头。此时，白健昭走向利丰，押着他站起来，将他带到了一冰的面前。白健昭站在一冰的面前，掳动起了利丰的肉棒。利丰年轻茁壮阳具在白健昭的挑逗下，很快就勃起了。他抓着利丰的阳具，按在刑警队长的脸上拍打着。一冰想要转过头，但是头发却被白健昭揪着，利丰的整条肉棒就被按在一冰的脸上。“陈队长，让你的好下属来训练你的口技吧！”白健昭取出了一冰的堵嘴布，笑着道。“不！不可能！”一冰看着白健昭说道。为自己的下属口交，这令刑警队长的颜面何存？白健昭早就知道一冰的反应。他掏出了一把小刀，冷不防在利丰的阳具一划，一道血痕出现在利丰勃起的阳具。“啊……”阴茎被刀割伤的痛楚令利丰绷紧了肌肉。“你！”一冰的双目直瞪着白健昭，悲愤地说道：“你放过利丰！”“那你就好好地尝尝他的肉棒吧！”白健昭捏开了一冰的嘴巴，硬生生地将利丰的肉棒塞进了一冰的嘴里，把一冰的头死死按在了利丰的私处。“要是你敢吐出利丰的老二，我下一刀就把它割下来！”白健昭威胁一番，才放开了手。“呜呜……”一冰痛苦地呜咽着，感觉到利丰的阳具在自己的口腔里慢慢地继续膨胀。利丰的肉棒在一冰的嘴里抖动，唾液随着他的抽送从一冰的嘴唇流淌出来。利丰的肉棒毫无间断地戳着一冰的喉咙深处，使到一冰忍不住一直干呕，浑身很不自在。一冰被迫不断吞吐着口中的阳具，任凭那根肉棒一次次贯穿他的口腔。“很爽吧？！”白健昭拍了拍利丰的胸膛说道。粗大的肉棍不断挺进一冰的喉咙深处。一冰本能地挣扎着,口腔完全被利丰的阴茎堵住了。那根阳具在一冰的嘴里不断搅动着。一冰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都流淌着冷汗。嘴里的肉棍仿佛没有休止地运动着。突然，他觉得嘴里一热，一股腥臊的液体直冲进喉咙。“呜……”利丰的身体一阵颤抖，终于到达高潮射精了。一股股滚烫的精液喷涌而出，射在一冰的喉咙里。精液散发着腥涩的味道，令他一阵作呕。由于嘴巴被阳具堵住，他不得不吞咽着那腥臭的精液。利丰把已经逐渐软垂下来的肉棒抽出一冰的嘴巴。一些精液顺着口水从一冰的嘴角流出。一冰饱受屈辱，嘴里满是利丰的精液。“满嘴是精液的刑警队长？！呵呵……”白健昭看着一冰，笑着道。“郑利丰的精液美味吧？”“你……你来尝看看！”一冰看着白健昭，冷冷地说道。白健昭的手指沾了沾从一冰嘴角溢出的精液，接着舔了舔手指，说道：“甜滋滋的！挺美味的！”“你真是个变态！”一冰看到白健昭一脸享受的样子，大感恶心。此时，一向自视甚高的刑警队长颜面尽失，自尊完全被白健昭践踏！郑利丰和陈一冰两名男警失踪的事尽管一开始闹得满城风雨，令北京市警队受到不少的压力，尤其是即将退休的李南星局长。事情发生自此已经一个多月，这个话题慢慢地消失在北京市人民的口中，饱受压力的警队才能松一口气。尽管如此，两名男警失踪的事在警局里还是一件毫无头绪的悬案。北京市警局。局长办公室。林政杰与嘉豪正坐在李局长的座位前方。“郭嘉豪，陈队长离奇失踪了一个多月。刑警队不能没人领导，你在刑警队任职多年，你就暂时带领刑警队的同僚吧！”李局长说道。“是，局长！”嘉豪说道。“利丰和陈队长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李局长说道。“我们追查雄哥已经一个多月了，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的地方。其他方面也是一点进度也没有……”嘉豪说道。“难道就连这一点的调查方向也没有了吗？”局长失望地说道。“还有一个多星期我就要退休了！在我退休前居然发生了这种事，要我怎么能安心退下呢？”“李局长，你别担心。就算在你退休前我们还没有他们的下落。之后，我一定会继续追查，直到找到他们为止！”候任警局局长林政杰说道。“毕竟一冰可是我的女婿啊！“说到这里，林政杰捂住脸，地垂下了头。“林副局长，你别太难过。我和同僚们一定会尽力找出队长和利丰的下落的！”嘉豪说道。“郭嘉豪，多谢了！”此时的局长办公室一片寂静。李局长和嘉豪在脑海里思索着两名同僚失踪的事。他们殊不知，这两位失踪的同僚正式被这位候任警局局长给暗算，被白健昭囚禁凌虐。林政杰佯装悲痛，心里却正在暗暗自喜。还有一个多星期，坐在这间办公室的人就是自己了，他顿时感到兴奋不已。那时，他即将成为北京市警局的第一把交椅，被众人尊崇！白健昭的别墅里。刑警队长陈一冰已经被白健昭囚禁凌虐将近两个月了，而较早被掳的利丰更已经被调教将近三个月了。自从被绑架以来，两名警察都遭遇白健昭冷酷残暴的凌虐，身心饱受摧残。利丰被虐最久，已经几乎屈服于白健昭。一冰刚毅不屈，因此遭受更惨烈的折磨。白健昭又经常以利丰要胁他，一冰也只能被迫顺从白健昭。此时，白健昭蹲在了一冰的面前，看着他的下体。黑色的阴毛围绕着那根垂软的阴茎。白健昭二话不说，抓着刑警队长的阴茎，摆弄起来。一冰的老二因为被长时间凌虐和摄入性药后，已经变得更加敏感。白健昭加快了双手的力度，阳具又慢慢地勃起了。“唔唔！”一冰瞪着眼前的白健昭。此时，白健昭的手里握着肥皂，涂抹在一冰浓密的阴毛上，开始搓揉，原本乌黑的阴毛被泡沫揪结在一起。白健昭伸出手，硬生生地拔下几根阴毛。“唔……”一冰疼得叫出声来。白健昭握紧手中的刀片，凑近了一冰的下体。当刀片碰到皮肤时，一冰只感到下体一阵冰凉，健硕的身体忍不住微颤。白健昭手中的刀片毫不犹豫地刮去一冰的阴毛。一撮撮黑色的阴毛掉落在地上，刑警队长的下体顿时光溜溜的一片。白健昭拿了一块布把刮胡膏擦干净，用手爱抚着他光滑洁净的私部。“这样，你的阳具不就清晰可见了吗？呵呵……”白健昭笑着道。他转过身去，也同样完全割去利丰下体处的阴毛。两名男警私处的阴毛已经被割去，只剩下短小的毛发。两名男警倍感绝望，一名男警居然被人剃去阴毛是何等的耻辱！这时，白健昭来到了一冰身后，紧抱着一冰壮硕的腰部，用自己早已勃起的阳具对准臀肉缝间的菊穴，一挺而入。“啊啊！”一冰痛苦地挣动，白健昭的阴茎直抵在肠道的肉壁。他感受到自己紧密的臀肉紧紧包裹着自己的肉棒。痛快地奸淫侮辱刚猛的刑警队长令白健昭感到无比满足。看着身下的男警痛苦又羞耻的样子，他就使劲地抱住一冰结实的双臀奋力地抽插起来。硬挺的肉棒也不停地搅动。他不由自主地随着白健昭的动作，扭动着赤裸着的结实的肉体。一冰不停地摇着头，被奸淫的屁眼火辣辣地疼痛。巨大的痛苦使到他的头上冒出了汗珠。被奸淫的羞耻和直肠被撕裂的剧痛令一冰不堪忍受。一阵阵的剧痛彷佛要把身体撕裂。被一根肉棒捅着的肛门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我要射了！”白健昭呼叫道。他紧抓住一冰的屁股，肠道里的肉棒抽搐着，将一股股新鲜的白色浆液射在了肠道深处。刑警队长饱受白健昭的凌辱，却毫无反抗的能力，令他感到哀痛绝望。自己除了死死地盯着白健昭，却毫无能力捍卫自己仅存的一丝尊严！“忘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多几天，北京市现任的警局局长就要退休了。”白健昭看着两人，笑着道。“呵呵……一旦你敬爱的岳父当上了警局局长，想必警局里再也不会有人想起你们的事了！”“他？！他接任警局局长的职位？！”一冰吃惊道。“是啊！你的岳父是受到局长的推荐，继任警局局长的。”“李局长推荐的？！”一冰顿时倍感绝望。他知道李局长完全不知道林政杰的所作所为，并不怪他。但是，要是林政杰当上了警局局长，他更能在局里只手遮天，为所欲为。“呵呵！你们就任命地好好在这里待着吧！哈哈！”白健昭笑着道。说罢，他就转身离开了囚室。一冰的心里一阵愤怒。暗算自己和利丰的岳父即将要成为警局局长。无奈，他与利丰被白健昭囚禁着，无法揭破林政杰所做的事！他扭动着捆缚着双手的绳索，却徒劳无功。突然，他看到不远处的地板有个金属物正反射着光芒！“利丰，你看！”一冰突然惊呼道。利丰抬着头，看着前方，发现不远处居然有一个小刀片，应该是白健昭方才不慎留下的。利丰一阵大喜，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个逃脱的机会。他急忙挪动着身子往前，捡起了刀片。利丰握住手中的小刀片，将身体凑近了一冰，慢慢地割磨着绳索。由于双手被长时间反绑，难以使力，利丰费劲地上下移动着双手。他不慎划伤了一冰，使到一冰健硕的手臂上留下了几道血痕。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他才割断了捆绑着一冰双手的绳子。接着，他赶紧将小刀片递给了一冰。一冰挪动着捆着少年上半身的绳子，紧握着手里的小刀子，努力地割着紧缠着上半身的绳子。没多久，一冰就成功割断了绳子，被捆绑了许久的双臂终于得到了自由！“冰哥，快！快！”利丰惊奇地说道。一冰拿着小刀，就要为身旁的利丰松绑。“嘎！”这时，地下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利丰与一冰互视对方，立即大感不妙。白健昭走进了囚室里。他惊见刑警队长已经完全松绑了，手里居然紧握着小刀片。“陈一冰，你怎居然……”没等白健昭反应过来，一冰握着手中的小刀，直接向白健昭刺去。一冰被绑架虐待甚久，手脚酸痛乏力，如此的突袭令白健昭轻易地就闪开了。利丰看着在搏斗中处于下风的刑警队长。尽管一冰平时身手不错，但是被绳索捆缚甚久，尚未恢复力气，肯定打不过白健昭的。利丰紧咬牙根，冲向了白健昭。他猛力地撞向白健昭，将他撞倒在地，然后整个人直接压在白健昭身上。“干！郑利丰，你也造反了！”白健昭胡乱地捶打利丰，一时间却也无法挣脱他。“冰哥，你快逃！快！”利丰说道。“不！利丰……”一冰迟疑了一番，自己怎么能抛下利丰不管呢！“你快走！别管我！不然，我们两个人都只能继续被他凌虐！”利丰焦急地喊道。一冰知道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再也没有逃走的机会。他含着眼泪，转过身，就逃离了囚室。浑身赤裸的一冰逃离了地下室。他随手穿上了一些衣物，就匆匆逃离了白健昭的别墅。他不停地跑，最后在一个公共电话亭停了下来。他发现电话亭里有人遗留了一枚硬币。他立刻用那枚硬币，拨通了电话。“喂？！我是李南星。请问你是……”“局长，是我！我是一冰！”一冰紧张地说道。“一冰？！”李局长一下就认出了一冰的声音。“你失踪了这么久，到底去了哪里？”“我……还有利丰被人绑架了！我刚刚逃了出来，想和你见面！”“你来警局找我吧！大家都很担心你！”“不！局长，我想私底下先和你见面！”“那……你就去我家吧！”“局长，你可要小心……”一冰正要提醒李局长要小心林政杰，但是电话却已经被挂断了。“喂？！喂？！”李局长收拾了一番，匆忙地离开了办公室。殊不知，林政杰正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原来，林政杰正想把一份文件交给李局长，却在他的门外听到了他和一冰的通话内容。他大吃一惊，一冰居然已经逃了出来！他拨了通电话给白健昭，确定了一冰逃脱的消息。他的心里顿时有一个计划油然而生。半个小时后。李局长的家中。李局长已经从警局回到了家中。他不安地坐在沙发上，脑海里浮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与一冰的通话中，他知道利丰和一冰是被人绑架。但是，绑架他们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绑架他们又是什么目的呢？“叮咚！”突然响起的门铃声将李局长从思绪中抽出。他站起身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前开门。他一打开门，只见门外站着的正是林政杰。“顺强，怎么是你……”李局长讶异道。李局长看见林政杰突然抽出一根闪着蓝光的电击棒。没回过神来，李局长的腹部被电击棒打个正着，突然浑身酥麻乏力，整个人跌倒在地。“顺强，你干什么……”李局长无力地问道。林政杰没有理睬李局长，猛力地按住手无缚鸡之力的他。由于方才被电击棒击中，李局长无法使力。林政杰掏出了麻绳，紧紧地反绑着李局长的双手。然后，他拿着另一条麻绳索紧缠着李局长宽阔的胸膛紧勒着，紧捆了十几个圈。此时的李局长被捆绑得无法动弹，只能任人宰割。“放开我！你在干什么？！”李局长微弱地挣扎着，不知道林政杰制服又捆绑他到底有什么目的！林政杰往向了大门旁，只见门旁的皮鞋上还有李局长返家时脱下的一对白色棉袜。他将棉袜揉成一团，捏开了李局长的嘴巴，强行塞入。“唔！唔唔！”李局长盯着林政杰，怒吼道。此时的林政杰依旧还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但上半身已经被绳索紧缚着，再加上被电击棒袭击，无法使力，毫无反抗的能力。“李局长，你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怎么对你吧！我刚刚在局里无意间听到了你和一冰的对话！”这时，林政杰才慢慢开口。“白健昭对利丰和一冰可有兴趣，让我下手绑架的！”“唔唔！”李局长大吃一惊，忍不住惊呼道。“居然李局长知道了一冰的事，我为了自保，也只能对你下手了！”林政杰说道。“唔唔！唔唔！”南星不甘地挣扎着，身体完全使不上力。他看着眼前的林政杰，原来利丰和一冰失踪，居然是被林政杰给绑架。自己居然被他给蒙蔽，向上头推荐他继任北京市局长的位子，顿时懊恼不已。“叮咚！”此时，门铃又突然响起了。“一冰终于自己送上门了！呵呵！”林政杰笑着道。“唔唔！”南星竭力地发出声响，要引起一冰的注意。然而，林政杰押起李局长，勒住了他的脖子，走向前开门……看着大门慢慢地被推开。一冰往里头一探，惊见李局长居然被绳索捆绑着，嘴巴被堵住袜子，太阳穴被一支枪指着。他的脖子正被身后的林政杰勒住！“是你？！”一冰惊呼道。“唔……”看见许久未见的一冰，李局长想要开口说话，却被堵在嘴中。此时，身旁的林政杰开口了。“呵呵……没想到我会先下手为强吧！”“你……你放了李局长！”一冰紧握着拳，愤怒地说道。“一冰，你别无选择吧！举起手，进来吧！”林政杰冷冷地说道。一冰的心头一冷，举起了双手，默默地走进了李局长的家。此时，林政杰拿出了电击棒，冷不防地就打在了一冰的后颈。“呜……”一冰痛哼一声，高大的身子就往前扑倒在地。“你……你为……为什么要对李……李局长下手？！”一冰无力地看着林政杰说道。“要就要怪你自己，不好好地待在白董的别墅里，居然逃了出来，所幸让我无意间听到了你和李局长的通话！”“李……李局长就要退休了，你把我抓……回抓去！你……你放了他……”一冰悲愤地说道。“当……当我求你了！”“呵呵！一冰，你先顾着自己吧！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权利！”说罢，，林政杰将他的双手扭到了身后，用粗厚的麻绳紧紧地捆住。林政杰将另一根麻绳绕过了一冰的胸膛，将他的手臂和胸膛一起捆得紧紧的。一冰在逃走时，由于只是随手拿了白健昭的背心和短裤就穿在身上。白健昭比一冰瘦小，窄小的背心紧贴在他的身上，使他宽阔发达的胸膛和结实坚硬的腹肌清晰楚见。他撕开了一冰身上的背心，将背心揉成一团，堵进了一冰的嘴巴。“唔！唔！”一冰愤怒地吼叫。他没想到自己这次好不容易地逃出生天，居然又被林政杰捕获，这次更还连累了李局长。一冰充满歉意地望着李局长。李局长向他点了点头示意，要他不要自责。看着脚下被自己制服的两名男警。一位是自己的女婿，另一位则是一直提拔自己的上司。他尽管心里有些不忍，却无法让他们揭破自己的事。想到只要把他们交给白健昭，帮白健昭结了围，肯定获得不菲的酬劳！想到这里，他就欣喜不已。“走吧！”他押起两位暂时还未恢复力气的男警，离开了李局长的住所……李局长驾着自己的车子，在公路上奔驰着。闷热的车后厢。林政杰将李局长和一冰强行地塞入车后厢。车后厢里没有丝毫多余的空间，两人的身体是完全相贴在一起。两人的鼻梁互碰着，双目互视着对方。这两位男警居然被如此屈辱地强塞入窄小的车后厢中。“唔！！唔唔……”强烈的不适感令李局长忍不住闷哼。他的双手已经被绳索捆得发麻了。密不透风的后车厢令两人闷热难忍，尤其是还穿着一身警服的南星更是浑身汗水淋漓。一冰悲痛地看着脸前的李局长，要是不是自己逃脱后去见了李局长，李局长也不会受如此折磨。况且，李局长就要退休了，如今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更是难以脱身！看着满脸愧疚的一冰，李局长猛摇着头，示意他不要过度自责。两人的肉棒不断地与对方的互相摩擦着。李局长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肉棒变得粗大硬挺，和一冰勃起的阳具互相触碰着。他顿时羞辱的闭上双眼，不敢看着眼前的一冰。“唔唔……唔唔……”两位男警只能痛苦地悲鸣着。此时，林政杰看着前方，大感不妙，突然放慢了车速。“怎么会有路障？！”林政杰说道。林政杰顿时冒了冷汗，战战兢兢地朝路障驶去……林政杰在路障停下，拐下了车窗，只见站岗的是郭嘉豪、陈赫和其他刑警队队员。“郭嘉豪、陈赫，怎么是你们？”林政杰冷静地说道。车厢里的李局长和一冰闻言，直到郭嘉豪和陈赫就在车外。他们使尽了全力，踢着车后厢，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副局长，局长接到了线报，近期可能会有人走私毒品。因此，我们随机设下了路障！”郭嘉豪说道。困在窄小的车厢里，他们浑身麻木，完全无法使力，只能发出微弱的声响。“那么……你们可要好好观察，不放过任何一辆可疑的车辆！”林政杰说道。“副局长放心，我们会注意的！”陈赫说道。“副局长，就不耽误你的时间！”郭嘉豪说道。林政杰向两人点了点头示意，就驶着自己的汽车，离开了路障。他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唔唔……”车厢里的两名男警悲鸣这，如此的机会既然白白的错失了。尤其是一冰，更是绝望地落下男儿泪。此时，车子朝白健昭的别墅驶去，迎接两名男警的正是悲惨的命运！白健昭的别墅里。此时，两名男警出现在了囚室里。一冰回到了这间带给他悲惨经历的地方，顿时一阵绝望。他知道这次白董铁定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一冰和李局长的嘴巴被堵住，双臂被绳索紧捆在身后，几根绳索也绕过他们的胸膛，将双手和上身紧捆在一起。他们的额头与脸颊都布满了豆大的汗珠。“利丰，看看……我把谁给请来了？”白健昭笑着道。利丰看着两名男警，一位是刚刚成功逃脱又被捕获的冰哥，另一位居然是局里备受尊敬的李南星局长。“局长？！”利丰惊呼道。“白董，李局长就要退休了，你放过他吧！”“李局长知道了你们的事，怎么能放过呢！”白健昭冷冷地说道。“要不是你们俩不知好歹，怎么会连累了他呢？”李南星看着一冰和利丰伤痕累累的身体，不禁一阵吃惊。在这段被绑架的时间，他们到底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此时，白健昭走向了李局长，往他的裤裆一抓，说道：“好好地识相吧！很快，你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的！”“唔唔！”李局长浑身一颤，双脸羞愧得通红。一冰看着因为自己逃脱而受累落在白健昭手上的李局长，顿时悲痛地低垂着头。他知道此次李局长在劫难逃了！“陈队长，先好好和你算账了！”白健昭走到了一冰的面前，狠狠地说道。“唔……”刑警队长看着眼前冷酷的白健昭，不禁心里一阵寒意。白健昭二话不说，扒下了一冰身上的短裤。一冰的老二依旧茁壮地硬挺着。“你的老二居然迫不及待地要和我再见面呢！呵呵……”说着说着，他捧起来一冰勃起的阳具，接着拿着一把小刀，在茎身上左右刮动。他冷冷地说道：“是不是该割下你的老二，好好地惩罚你呢？”“唔唔！”一冰感到身体一阵凉意，疯狂地挣扎着。此刻，白健昭摸了摸一冰的脸颊说道：“别紧张！我可不会伤了你的肉棒，要留下它好好地把玩呢！”说罢，白健昭就从一旁取来了一盘钢针。接着，白健昭取出了一冰的堵嘴布，说道：“真想听听你的叫声啊！”他按住刑警队长的阴茎，抽出了一根粗短的钢针，用针尖拨动着一冰的龟头。一冰知道白健昭接下来的举动，身体微微地颤抖着。白健昭将手里的钢针朝着一冰的龟头刺了进去。“啊啊！啊……”一冰瞪大了双眼，接着一声凄厉的叫喊。银色的钢针闪烁着，令利丰与李局长看了不寒而栗，无法想象一冰承受如何的剧痛！“再来！”第二根钢针又朝着一冰的阴茎刺入！他故意地转动着钢针，慢慢地推入。阴茎的针口渗出了鲜红的血珠，滴落在了地上。白健昭举起另一根钢针，从一冰的龟头刺了进去。“啊啊！”针尖插入龟头时，一冰又发出了一声惨烈的惨叫。一支钢针又一支的针尖刺入了一冰坚挺的阳具，每一次的刺入都令一冰的脸庞更加地扭曲。当他的阴茎被刺入第七根钢针后，高大的身体终于忍受不了，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一冰持续地痛苦惨叫着。他的身体承受极度的痛苦，汗流浃背着。他被白健昭施予的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白健昭拖着奄奄一息的刑警队长，将他推进了一旁的铁笼里关着。“好好在铁笼里反省吧！”白健昭狠狠地说道。“呜……”一冰无力地呜咽着。阴茎还是不断传来阵阵刺痛，令他苦不堪言。他看见被自己连累的李局长，也不禁垂下头来。李局长目睹一冰遭受白健昭残酷的凌虐，不禁替一冰担心。他看着慢慢走向自己的白健昭，知道自己落到了他的手上，肯定也难逃被暴虐的命运。白健昭走到了李局长的面前，微笑道：“欢迎北京市德高望重的李南星局长来到我的别墅里做客！”白健昭打量着眼前的猎物。李南星今年已经60岁了。他的头发黑中带白，英挺的脸却依旧不怒而威。他在警界里任职数十年，办事果断而有魄力，因此在警界里备受众人的尊敬。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李局长的荣休典礼。之后，劳碌多年的他就正式退出警队，享受清福了。殊不知，一冰趁白健昭不备，逃了出来，并要与李局长见面。为了灭口，除了逃脱的一冰，林政杰也对李局长下手。即将退休的警局局长李南星无故受到牵连，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成为第三位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男警！白健昭按着李局长的身体，接着一颗颗地解开了他身上警服的纽扣，警服敞开了两旁。白健昭清楚地看见警服下一块块结实的肌肉。接着，他直接剥去了南星的警服。看着落在自己手上的李局长，白健昭很是满意。李局长的身高比一冰矮了一些。尽管他的身高只有大约1米67，但是已经60岁的他，还有着一身更甚于年轻人的健硕肌肉。此时，他袒露着精壮而泛着小麦色的上身。他有着厚实硕大的两块胸大肌、六块整齐而结实的腹肌，粗壮的手臂被扭到身后捆住。尽管他早已年过半百，却依旧保持着过人的身材，壮实的男体却毫不输给年轻人。"“看看李局长这一副壮体，谁会相信你今年已经60高龄了？”白健昭笑着道。“唔唔……”李局长怒瞪着白健昭。白健昭用言语羞辱他，令他按捺不住怒气。尽管他事业繁重，但是经常忙里抽空运动、健身。因此，长期锻炼的他依旧保持着年轻时那傲人的身材。他抓着南星的乳头，搓揉着说道：“60岁的男人还有像你一样有着壮实发达的肌肉，还真是少见呢！”“唔唔！唔！”李局长愤怒地吼叫。他知道眼前的白健昭是个变态，不禁鄙视这位北京市首富。然而，悲声所束缚的他却无法阻止白健昭继续抚摸着他的身体。白健昭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李局长的两块胸肌。接着，他就把头贴在鼓胀的胸大肌上，肆意地舔吻着那雄壮的身体，尽情地挑逗着这位警局局长。他的双手不安份地揉捏着南星的裤裆微微凸起的地方。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南星的脸，双眼则看着南星那俊挺的脸庞。“唔唔！唔！”李局长浑身一颤，只觉得恶心，愤怒地挣扎着。白健昭见状，强行地搂住了李局长，双手放肆地在壮实的身体上下抚摸。李局长企图反抗、阻止，但此时的他在绳索的捆绑下根本无法抵挡白健昭的侵犯。李局长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粗绳勒过他结实的胸膛紧捆着。由于双手被反绑着，他被迫挺直了壮实的身体。看着被牢牢捆绑的警局局长，白健昭从一旁取来了蹂躏过利丰与一冰的警棍，直接一棍打在李局长的腹部。“唔唔……”腹部被痛击让李局长一阵闷哼。紧接着，警棍又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肌上。白健昭的警棍再打在南星的腹部。李局长绷紧了坚硬的腹肌，抵抗白健昭对他的击打。“哦！李局长的腹肌看起来挺硬的！”接着，他又连续挥出了两棍，都打在了相同的位置。“唔唔……”连续几棍打得南星也忍不住抽搐了一下。南星蜷缩起了身子，但是白健昭又无情地挥棍。这次警棍不偏不倚地在他的胸大肌上。他紧接着挥起警棍，左右开弓地连续地击打着南星的两块胸肌。两块胸肌顿时被打得红肿，每一棍都猛力地打在南星的身上。南星浑身的肌肉已经被打得生疼。白健昭仍旧持续地用警棍痛打在警局局长的身体各处。白健昭打得累了，终于停止了击打。“唔唔！”南星不屈地盯着白健昭。他浑身都传来火辣辣的剧痛，身体蜷缩了起来，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着。白健昭用警棍痛打李局长的目的，除了肉体上的折磨，其实是要羞辱南星一番。警局局长被人用警棍痛打，是多么的讽刺。此时，他知道李局长暂时无力反抗了。他抓着李局长的皮带，慢慢地解开，一边说道：“从此以后，你也再也不用穿上这件警裤了！呵呵……不，应该说你也不会有穿着裤子的机会了！”李局长奋力地挣动着身子，但是白健昭没有丝毫的顾忌。他拉下了拉链，径直地脱去了李局长的警裤。此时，李局长浑身上下只剩下一件TOMMYHILFIGER三角内裤。结实的双腿显露在众人的面前。那间内裤中央凸起的部分是灰色的布料，左右则是蓝色与红色的布料。李局长感到难为情。自己的身体如今只穿着一件三角内裤，曝露在两位同僚和白健昭的面前。白健昭还不时打量着他那壮实的肌肉，令他羞愧不已。白健昭的手隔着内裤，摩擦着李局长的阴茎。他的双手一时搓捏李局长的阴囊，一时又握住了他的龟头，一时则粗鲁地撸动着。李局长企图对白健昭的逗弄充耳不闻，可是身体却不受控制地起了反应。李局长知道自己的阳具开始有了反应，顿时摒住气，试图制止。然而，在白健昭的玩弄下，南星的肉棒变得硬挺，龟头高高地顶着内裤，撑起了TOMMYHILFIGER内裤的中央部位。“李局长原来和利丰与一冰一样，都是淫荡的男警呢！”白健昭调侃道。“一把年纪了，还有一根如此粗大的屌，真是雄风依旧！”被白健昭如此羞辱，南星顿时羞辱地低着头。一名警局局长的肉棒居然被人抓着，还被人用言语侮辱，南星感到气愤，却无可奈何。一冰望着年迈却依旧健硕的李局长。成熟壮实的男体完全没有赘肉，身上的肌肉轮廓分明，肌肤泛着诱人的小麦色。内裤中勃起的肉棒也是尺寸大于常人的。男警的身份、壮观的阳具、傲人的身材……他知道李局长注定难逃白健昭玩弄调教的命运，顿时大感悲痛。此时的白健昭则意气风发地看着被绳索紧捆着的李南星。北京市现任警局局长被自己捕获，任由自己羞辱玩弄，顿时兴奋不已。这个德高望重的男人也难逃成为自己玩物的命运！李局长现在唯一蔽体的布料，就只剩下TOMMYHILFIGER三角内裤了。白健昭抚摸着李局长内裤鼓起的地方，说道：“就让局长的老二透透气吧！”说罢，白健昭不理会挣扎着的南星，脱下了三角内裤。李局长更是悲愤地挣扎了起来，他竟然被白健昭脱了精光，羞愧地闭上了眼。白健昭检视着李局长的阴茎。那根粗屌虽然不比一冰等人的长，却很粗，被浓密的阴毛包围着。“北京市的男警平时都吃些什么壮阳的食物？怎么就连60岁的警局局长都有着那么粗大的肉棒？”白健昭故作惊讶地说道。“唔唔！”李局长屈辱地闷哼着。身为警局局长的他一向被人敬畏，如今的他却尝到了尊严被白健昭践踏的滋味！“李局长，你可知道为了你这一副警局局长的男体，可花了我整整五百万呢！”白健昭摸了摸南星满是胡楂的下巴，笑着说道。”就连利丰和一冰也各自都花了我好几百万！”“唔唔……”看着一旁同样落难的利丰和一冰，他对林政杰彻底失望。自己当了警察多年，识人无数，当中最令他大跌眼镜的正是林政杰！林政杰无情无义，为了钱，连自己的同僚都不放过！但是，此时此刻的他除了怪罪自己识错了人，却什么也不能做。北京市警局。会议室。三天后就是李南星局长的荣休典礼。但是，即将退休的李局长却成为几个月以来北京市第三位离奇失踪的男警。林政杰假意悲痛地说道：“今天是李局长失踪的第四天了。他是继利丰和陈队长后，局里第三位失踪的警察了。”“现在就连李局长也突然失踪了。这件事一定是同一个人干的，目标就是我们北京市警队！”陈赫愤愤不平地说道。“副局长，雄哥方面，他没有可疑之处，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郭嘉豪说着道。“究竟是谁怜即将退休的李局长也不放过？！”林政杰说道。会议室的各名警员都陷入了沉思……这次的会议里，警队列出了几名疑犯，但是都嫌疑不大。警队的调查如今处于胶着的状态。这正是林政杰所要看到的局面！白健昭的别墅里。白健昭上下着被捕获的警局局长。炯炯有神的双眼，高挺的鼻梁，令他看起来不怒而威。因为双手被反绑着，厚实的肩膀和两块结实隆起的胸大肌更加明显地凸显了出来，两颗朱红色的乳头点缀在胸肌上。他满意地摸着那六块棱角分明的腹肌，以一个60岁的男人来说，警局局长的身材的确出乎意料地壮硕！白健昭的左手揉捏和抚摸起健硕的胸大肌。两块饱满的肌肉流淌着汗水，看起来更加性感。同时，白健昭的右手则轻轻地在警局局长的大腿处徘徊着。这时，白健昭的手指捏弄着警局局长的乳头，右手则一把地揪住了那根阴茎。“唔唔！唔！”靖南星不适地扭动着健壮的身体，却还是被白健昭紧紧地抱着。白健昭的手伸到了李局长的身体后方，抚摸着那结实的臀肉。白健昭的手指，在南星的肛门周围游移着。南星气愤地喘着气，本能地缩紧了菊穴，不让白健昭的手指深入。白健昭冷笑着，中指猛力地戳刺着紧闭的菊穴。白健昭注视着南星羞辱得发红的脸，手指一用力，指尖已经突破括约肌，侵入了窄紧的肠道。“唔唔！唔……”南星愤怒地闷哼着，更用力地缩紧了臀部。“怎么了，李局长？不习惯我用手指来玩你的屁眼。”说罢，白健昭将手指从李局长的身体抽出。接着，他脱下了裤子，露出那根早已勃起的肉棒，说道：“那么，我只能用我的肉棒来为局长效劳了！呵呵……”李局长明白了白健昭的意思。白健昭绕道了他的身后。想到自己即将被白健昭鸡奸，南星即羞耻又悲愤。但是，除了尽自己全力挣扎，他却只能让白健昭的阳具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屁股。“唔唔！唔！”南星努力地摆动着身体，被反绑着的双臂徒劳地颤动着。白健昭坚硬的肉棒猛地撞在南星的屁股上，毫不留情地直接撑开括约肌，狠狠地插了进去。“唔！唔唔！”白健昭的阳具插入了李局长的肛门。他的身体震动了一下，顿时叫出声来。白健昭骑在李局长的身上，阴茎一直停留在他的肛门里。他伸手扯自己着李局长的头，李局长却痛苦地晃动着脑袋。肛门里的阴茎不停地抽动，令李局长浑身肌肉绷紧着，强忍着白健昭的鸡奸。“唔！唔唔……”南星痛得浑身抽动，肛门被撕开的感觉得令他锥心地痛。他痛苦地挺直了身体。白健昭的阳具持续地深入南星的直肠，可怜的警局局长疼得浑身颤抖，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着。看着强壮的警局局长被自己操得呻吟颤抖，白健昭顿时也性欲大起，浑身燥热，伸手在李局长的胸膛和小腹上胡乱地抚摸着。白健昭感到自己就要高潮了，一阵酥麻感油然而生。白健昭浑身痉挛着，按住南星结实的屁股，猛地将阴茎一插到底，抽搐着将精液射进李局长的直肠深处。一股又一股的精液灌入了他的体内，如同他惨被鸡奸的证据！“居然有机会操警局局长，真是痛快！”白健昭兴奋地欢呼着。他慢慢地把阳具抽离南星的肛门，里头的精液缓慢流淌出来，顺着大腿内侧滴落在地。“唔唔！唔唔！”被白健昭鸡奸的警局局长愤愤不平地挣扎着，愤怒地盯着白健昭。“呵呵！李局长，这只是你的第一次！过后，我还会好好地招呼你的屁股的！”白健昭拍了拍南星的屁股说道。白健昭知道南星身为警局局长，一向受人尊重。如今，他毫无留情地践踏羞辱李局长，令这名警局局长尝尝尊严尽失的滋味！看着南星羞辱又愤怒的样子，他的心里更是生起一阵暴虐的冲动！李局长不断地扭动着被反绑的双手。然而，绳索无情地束缚着他那发达有力的双臂，令他毫无反抗的能力。堂堂一名警局局长被自己一直提拔的下属暗算，不慎落在他人的手上，还和两名后辈被无情地凌虐。这对李局长的警界生涯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污点！白健昭站在南星的身边，双眸色迷迷地盯着警局局长健壮的男体。李局长的胸膛有着硕大的胸肌，私处还有根迷人的粗屌！白健昭的手按住了南星赤裸的肩膀，另一只手则着抚摸南星健硕的成熟男体。如今，这位德高望重、受人尊崇的警局局长此刻竟全裸地躺卧在白健昭的身旁，任由白健昭抚摸他厚实的大胸肌和结实的腹肌。南星刚毅的脸上微微泛红，嘴里发出愤怒的呜咽。白健昭见状，立刻举起了拳，狠狠地砸在南星的小腹上。南星魁梧的身体颤了一来，却没有发出声响。他眼角看见白健昭又举起了拳，连忙侧过身子。白健昭的拳头扑了个空，竟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噢！！”白健昭痛呼一声，顿时大发雷霆。他揪住了李局长的头发，李局长只觉得头皮一阵生痛。白健昭看着眼神不屈的李局长，一口唾沫狠狠地吐到了南星的脸上，怒骂道：“你现在还当你是警局局长吗？现在你只是被我捕获的俘虏！”说罢，“啪！”的一声，白健昭狠狠地给了李局长一记耳光。白健昭再度握紧了拳，这次他没有失手，狠狠地打在南星的腹部上。白健昭一怒之下，拿着木棍在南星的身上乱打一通。南星双手被反捆着，根本无法躲避，被打得身体一块块红肿。南星鼓起了身上的肌肉，承受着白健昭的拳击。他的模样令白健昭更加地兴奋，手上的拳头更停不下来。“唔唔！”他只能勉强地绷紧着自己的肌肉，痛苦地呼叫道。“砰！砰！”白健昭的拳头接着重重地打在南星的胸膛上。南星握紧自己的拳头，闭上眼睛硬撑着。白健昭疯狂地用拳头痛打南星的胸肌，朝着同一个地方反复狂轰。李局长感觉到白健昭加大了出拳的力度。“唔唔！”伴随着拳头痛打在身体上的声响是李局长接连不断的哼叫声。普通60岁的男人受到如此痛击相信都将奄奄一息了，刚毅精壮的他还能够咬紧着牙根，强忍受着一拳又一拳的折磨。被痛打了将近十五分钟，打得累了的白健昭才停下了拳头，放过了南星。李局长浑身上下壮实的男体都逃不过白健昭的毒手。腹肌、胸肌、臂肌、背肌一块块地红肿，浑身都布满了汗水，备受折磨的他正喘着粗气。“唔……”他无力地瘫倒在地，双目依旧直盯着折磨自己的白健昭。“他们刚来时也是你这个样子的！一脸不甘的样子！”白健昭抚摸着南星的脸颊，慢慢地说道。“很快地，你就会屈服于我的了！”白健昭不禁伸出双手，把南星尚未勃起的肉棒，握在自己的双掌中，慢慢地搓了几下，说道：“让我好好地为李局长服务吧！呵呵……白健昭突然一把抓住南星那硕大的老二，疯狂地前后左右不断扯动。接着，他一口就直接把南星的肉棒含进自己的嘴里，拼命地吮吸。“唔唔！唔……”南星不管如何挣扎，始终摆脱不了被牢牢捆绑住的绳子。他不断摇晃自己的身体，企图想要把肉棒抽离白健昭的嘴巴。白健昭却越吸越起劲。不一会儿，南星的肉棒开始在白健昭的嘴巴中慢慢勃起，几乎把白健昭的嘴巴塞得满满。白健昭也感觉到南星的老二慢慢地变化，越来越坚挺。饱满的龟头直顶着白健昭的喉咙。一阵酥麻的快感从自己的下体传来。南星的呼吸渐渐地急促，赤裸精壮的肌肉淌满了汗珠。他的胸肌随着呼吸猛然地上下起伏。“唔唔！”南星悲愤地吼叫。白健昭不理睬他，舌头依旧抠弄南星的龟头，挑逗着那最敏感的部位。南星感到浑身一阵酥麻，身体不断挣扎颤抖着。南星的阴茎达到了难以忍受的高潮。“呜……”在吼叫声中，南星的小腹收缩着，一道道浊白的精液从阳具激射而出，力道威猛地射入了白健昭的口腔内。尽管南星的阳具颤动了十数下后就停止射精了，白健昭的嘴巴却依旧不断吸吮着，似乎要把尿道残留的精液也吸出来。“警局局长的精液还真是可口……呵呵！”白健昭忍不住赞赏道。如此的言语听在南星的耳中只是一种羞辱！“唔唔！唔！”李局长悲愤地挣扎着，除了发声以示抗议之外，什么也不能做！“怎么了？李局长不高兴？难道是还不够爽？！”白健昭看着南星，故作惊讶地说道。“这也难怪堂堂一位警局局长，只射一次怎么会够呢？”他看着不远处的年轻警察利丰，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他双手举起一招说道：“利丰，来！为这位尊敬的警局局长口交！让他爽爽！”利丰一听，顿时愣住了。他知道白健昭要利用自己，彻底地羞辱落难的李局长。“不！白董，你放过……”没等他说完，白健昭就立刻握起了拳，出尽全力地朝李局长的胯下裤裆揍去！“唔！唔！唔……”在极度的剧痛中，李局长撕心裂肺地喊叫着。强烈的痛意从下体传来令南星的五官疼得严重扭曲着。“郑利丰，就算李局长还雄风依旧又如何？这根宝贝可耐不得我打！”白健昭得意地捧着李局长的阳具，看着利丰说道。南星强忍住剧痛，不断扭动身体，猛摇着头。他不想利丰为自己口交，无法想象这屈辱的一幕。但是，白健昭压住了他那不断挣扎的身体。利丰默默地走向了李局长，跪了下来。“对不起，局长！我……我也别无选择啊！”说罢，一脸悲痛的利丰张开了嘴，含住了南星的阳具。利丰被调教最久，已有多次的口交经验。他熟练地舔着警局局长的龟头。含在嘴里的阴茎热乎乎的。利丰的口腔尽量紧紧地包覆着南星的阳具。他的头开始慢慢地前后运动，让南星的阴茎在口中滑行。阴茎在自己的逗弄下慢慢地勃起了，塞满了自己的嘴巴。粗大的肉棒在利丰的口中不断地进出。想到自己居然与利丰两名男警在白健昭面前口交，就感到耻辱不已。利丰含着南星的阴茎，用舌头舔着那根坚硬的肉棒。阵阵酥麻的感觉涌上南星的心头，结实的胸膛挥舞着颗颗汗珠，成熟的俊脸上露出了无比的羞耻感。“李局长，你看看！你的下属可是多么地敬重你，用嘴巴来服务你呢！呵呵……”一旁的白健昭看着两名警察口交的场面，拍手叫好道。“唔唔！”面对白健昭的羞辱，李局长只能愤恨地呜咽道。南星知道自己逃避不了，屈辱地加快了抽插阴茎的速度，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利丰则依然吸吮着警局局长的阳具。他不断地吞吐着那根阳具，使到了南星慢慢地到达了高潮。“呜呜……”李局长终于忍不住了，绝望地闭上眼，身体剧烈地抖动了几下。这时，利丰看到南星双眼屈辱地猛闭着，一股股的精液射进自己的嘴巴。尽管已经60岁了，警局局长李南星的精力依旧惊人，连续射了十多下才停下，把利丰的嘴巴装得满满的。浓浓的精液在利丰的嘴里流淌着。年轻的利丰硬着头皮，把大量的精液吞咽下去。一股腥浓的味道直往利丰的食道涌去。年轻的警察看着一脸屈辱的警局局长，顿时即悲痛又绝望地低下了头……白健昭看着利丰和南星的样子，心里暗自得意。突然，他立刻命令道：“帮李局长舔干净！”利丰慢慢地吐出了李局长的阴茎。利丰被无选择，只能乖乖地伸出了舌头，将龟头上的精液仔细地舔得干干净净。白健昭摸了摸利丰的头，说道：“很荣幸吧？为我们的李局长服务。呵呵……”利丰紧咬着嘴皮子，忍着眼眶屈辱的泪水。白健昭看着他，继续笑着道：“要让李局长乖乖地屈服，可还要你这位后辈好好地提点呢！”“唔唔……”倒卧在地的李局长发出了屈辱地吼叫。白健昭见状，按着李局长的脖子，取出了他嘴里的堵嘴布。“白健昭，我们都只是警察，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你要这番羞辱我们！”南星怒不可遏地质问道。“李局长息怒！没错，你们都没有得罪我！错是错在……你们都是拥有一身肌肉和粗大阳具的警察！呵呵！我最喜欢调教这样子的警察了！呵呵……”白健昭笑着道。“你……你这个变态的男人！我已经60岁了，你连我也不放过？！”南星怒斥着。“我也不想的……谁知道陈队长不知好歹，从这里逃了出去，还去找了你。我才会对你下手的！”白健昭冷冷地说道。“你强词夺理！”“李局长，姜可是老的辣！人嘛……看起来也是老的淫呢！看看你这副淫荡的样子，我把你请来，倒可让你爽翻天呢！哈哈哈！”“你！……”南星咬牙切齿地看着白健昭，顿时无话可说。“你的这副身体就注定了你下半生的命运！你别无选择！哈哈！”说罢，白健昭就转身离开了囚室。南星按捺不住怒气，胸膛随着急促的呼吸剧烈地起伏着。“局长，对不起！要不是我，怎么会连累了你！”被关在牢笼里的一冰，目睹李局长受虐的惨状，悲痛地说道。“一冰，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自责！”南星深明大义，知道自己的遭遇也不能全怪一冰，反过来安慰他。“局长，你就要退休了。没想到林政杰居然如此狠心。连你也不放过！”一冰悲愤地说道。“枉我一直栽培他，我……我真是看错他了！这个警界败类！”南星也愤愤不平地说道。一冰看着李局长。他知道李局长的厄运才刚刚开始。更多的凌虐即将被施予他身上。想到这里，一冰又哀痛地低下了头……北京市警局。副局长办公室。此时，李局长的儿子——李伟强身在林政杰的办公室里。“林副局长，我的父亲失踪了将近两个星期了！局里方面可有什么消息？”伟强关切地问道。“伟强，我们也很担心局长的安危。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什么头绪也没有……”林政杰佯装悲痛地说道。“我的父亲已经就快要退休了，居然又发生了这种事……我的母亲大受打击，如今也病倒了……”说到这里，伟强就忍不住哽咽了。“伟强，你先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局长的事，我们警队也会追查到底的！毕竟李局长可是我们局里备受尊敬的警局局长！”“林副局长，多谢你！我先告辞了！”说罢，伟强就拭去了眼角的泪水，离开了林副局长的办公室。林政杰看着离去的伟强，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伟强，你的父亲可过得很好呢……呵呵！”白健昭的别墅里。此时，囚室的门慢慢地被推开，三名男警只见白健昭的手上正捧着一个蛋糕。“各位，今天可是李局长60大寿的好日子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让我们一起向李局长祝寿吧！”白健昭捧着蛋糕，走向了南星，看着他说道：“我祝李局长保持雄风，越老越淫荡！呵呵……”“……”南星怒瞪着白健昭，不发一言。此时，白健昭的手突然一滑。手里的蛋糕不偏不倚地跌在了南星的私处。接着，白健昭还按着蛋糕，将奶油涂抹在南星的阳具上。南星奋力地挣扎着，但是无济于事，阴茎和龟头上都沾满了厚厚的奶油。白健昭走向了关押一冰的铁笼，打开了锁头，将一冰被押到南星的面前。“不小心打翻了！真可惜了这么美味的蛋糕！”白健昭说道。“陈一冰，帮我清理了这些蛋糕吧！一点也不能剩哦！”南星闻言，立刻惊呼道：“一冰，别听他的！”白健昭看着李局长，猛力地一拳打在了南星的小腹上，南星痛得缩起了身子。白健昭揪住南星的头发，拉起他的头，接着又一拳狠揍在他的下巴。“住手！”一冰挣扎着身子说道。“你不要再折磨李局长。我吃了蛋糕就是了！”一冰弯下腰，低着头。他的头凑到了南星的胯下。由于南星被绳索捆绑着，又被白健昭押着，根本挣扎不了，舌头开始舔涂抹在南星阴茎上的蛋糕。南星大感屈辱，盯着胯下的一冰，而一冰则冷静地吮吸着南星阴茎上的奶油。他的舌头舔着南星腹肌下方浓密的阴毛中沾在上面的蛋糕，用嘴吸去睾丸上沾上的奶油。南星的阴茎却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中勃起了。“李局长居然给陈队长给舔硬了呢！呵呵！真是淫荡呢！”白健昭顿时调侃道。南星屈辱地呜咽着。自己居然被下属舔弄着下体，令他感到万分的羞耻。终于，一冰将南星私处的蛋糕和奶油舔得干干净净了。白健昭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这可是陈队长给李局长最好的礼物了！呵呵！”“现在可轮到我给李局长送上礼物了！”说罢，白健昭走到了南星的身后，脱下了自己的裤子。他握着自己已经硬挺的阴茎，拍打着南星的屁股上。南星在这样的状态下根本无法反抗，任何的挣扎也没有作用。“李局长，生日快乐！”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抓住了他的臀部，屈辱使到他全身抖动。白健昭勃起的阴茎，插进南星臀部的裂缝，他感到一阵生痛。那根阳具在南星的肠道里不停地抽送。南星的头无力地垂着，忍受着肛门处剧烈的疼痛。白健昭用力抓住他的臀部，进行活塞运动。每一次的动作都令南星感到锥心的疼痛。白健昭的双手伸向前，抓住南星早已勃起的阴茎，握在手里套弄起来。他无力反抗，只能任凭自己的阴茎在白健昭的套弄下坚硬起来。白健昭的身体和双手持续地运动着。在肠道忍受着白健昭从后的攻击外，他的阴茎也在白健昭的手里亢奋着。此时的南星浑身汗水淋漓。他的身体随着身后的碰撞而前后晃动着。白健昭抽送得越来越快速，双手更是抓捏着南星的龟头，持续挑逗着他的阳具。白健昭的手握住了南星坚挺的阳具，不断地掳动着。老二和菊穴同时间受到折磨令南星痛不欲生。“啊啊！”在极度的屈辱中，南星绝望地惨叫……白健昭面露微笑，微笑欣赏着遭到奸污的警局局长凄惨羞辱的样子。“我要射了！”突然，随着白健昭一阵淫叫，他猛力地将阳具捅入南星的肠道里。精液从白健昭的肉棒射出，一滴不漏地完全射进了南星的肠道内。射了精的白健昭依旧握着南星的阳具持续玩弄着，那根粗大的阴茎膨胀到了极点。突然，南星的身体一阵抽搐，阳具猛喷出一道道浓稠的精液，十几股后才停下。南星的精液喷得白健昭满手都是。白健昭将满手的精液抹在了南星精实的身体上。此时的南星尝到了颜面扫地的滋味！"看着屈辱痛苦的南星，白健昭知道自己的调教开始奏效。如今，他要持续羞辱这位警局局长，彻底摧毁他的自尊与意志！“李局长60高龄了，还赤着身子，着凉了可不好！”说罢，白健昭取来了南星的警服，披在了他的身上。“呵呵……披上了警服，李局长的身体看起来更加诱人呢！”白健昭说道。“你这个心理变态的男人！”南星扭动着被绳索捆绑的身体怒斥道。白健昭没有理睬南星，手中捧着南星的阳具，再次迅速地撸动着。白健昭持续地用手掌抽弄着，时急时缓，没多久南星的阳具又再度勃起了。“利丰，来！让李局长的嘴巴让你爽爽！”利丰虽然万般不愿意，不忍蹂躏李局长。此时，白健昭的手猛力地按住了南星的睾丸。“啊啊！”他的身体抽动着，痛苦地惨叫了一声。“不！利丰……不！”南星痛苦地说道。利丰见到李局长的惨状，知道自己无从选择，屈服于白健昭的淫威之下。他挪着身体到南星身旁，胯下的阴茎二话不说，立刻捅进了南星的嘴里。“呜……”南星喉咙里发出嘶哑的悲鸣，任由利丰的肉棍在自己的嘴里迅速地坚硬并凶狠地抽送着。为了让南星更加痛苦，白健昭拿着一条细麻绳，将南星的阴茎从根部捆扎了起来。在麻绳索的拘束下，李局长充血的阴茎更加粗大挺立，龟头涨成朱红色。随后，白健昭握住南星的肉棍，快速地掳动起来。“呜！呜呜……”南星因为阳具承受着剧痛，含着利丰老二的喉咙里发出如野兽般的嚎叫。胸膛和腹部的肌肉在绳索的捆绑中完全显露出来。随着一阵痉挛的抖动，精液竟然从绳子捆扎着的阴茎里喷射而出。让南星射精后，白健昭一手捏玩着南星的乳头，一手则揪着他的头发，让利丰更容易在南星的嘴里抽送着阴茎。李局长赤裸的身体屈辱地挣扎，背部的肌肉轻微地震动着，下体因为被捆着而感到一阵疼痛。“一冰，这次轮到你了！来干这位警局局长吧！”白健昭一边用手拍着南星结实微翘的屁股，一边在南星修长的大腿上来回抚摸。“呜呜！呜！”南星听到白健昭的话，睁大了双眼，看着一冰猛摇着头！“白健昭，你放过李局长吧！他已经60岁了……”一冰为南星求情。他知道希望渺茫，但是他实在不忍对南星做这种事！白健昭带着威胁的口吻说道：“陈一冰，要不是你，李局长会被我给绑架。现在倒是好心起来了！”说罢，他的手抽动了捆着南星阴茎的绳子。“呜呜……”他的脸被迫仰起，捆扎的阴茎因为被拉扯而更是疼痛不堪。南星成熟的身体颤抖着，嘴里的肉棍一次次捅入喉咙深处。白健昭折磨着李局长，胁迫一冰。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乖乖地来到了南星的身后，扭动着屁股，在李局长的肛门处摩擦了片刻，给南星准备的时间。随后，一冰将龟头硬生生地挤进南星的身体。“呜呜……”南星的身体痛苦地痉挛着。紧绷的括约肌立刻将一冰的龟头吞没进去，让一冰的阴茎更加深入。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南星，嘴里含着的是利丰的阴茎，又被一冰操着屁眼。白健昭看着饱受屈辱的南星，异常地兴奋。“南星，被利丰和一冰一起操，很爽吧！”“呜呜呜……”李局长的身体震颤着，塞在嘴里和肛门中的肉棒同时抽动着。一冰充满愧疚感，肉棍在南星的身体里拼命抽动着，要尽快结束这屈辱的场景！南星的嘴巴被极大限度地撑开，口腔里完全被利丰的龟头和肉棒给塞满。将近高潮的利丰，随着肉棍与南星口腔一阵摩擦，立刻浑身触电般地抽搐着，将精液射在南星的嘴里。南星不得不吞下嘴里大量的精液。此时，一冰的阴茎则继续在李局长的身体里冲撞，猛烈地撞击着南星的屁股。李局长矫健成熟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震动着，喉咙里灌满了黏稠的精液体，痛苦得几乎就要昏过去，偏偏直肠又被一冰的肉棍胡乱地捣动。一冰的肉棍十分粗大，在李局长的直肠里肆意地撞击着，健硕的身体撞击着胯下南星的屁股。南星只能紧绷着结实的屁股，疼痛使他不可自制地扭动着被反捆在背后的双手。一冰刚猛的身体猛然痉挛，一股股精液凶猛地射入南星的直肠深处。南星被凌辱的肛门处狼狈不堪，乳白色的精液从肛门里缓缓地渗出。“三位男警的表演真是精彩！哈哈哈！”白健昭看着三名男警狂笑道。“李局长被自己的同僚操得可爽呢！”三名警察都曾是英勇的警察，如今却和一起被绑架的同僚上演活春宫，和对方一起尝到了自尊扫地的滋味。尤其是南星，南星更是觉得羞辱不堪。他低垂着头，身体微微地颤抖着。他满意地看着三位落在他手上的男警。他要持续暴虐他们，令他们完完全全地屈服于自己，成为他手上的警奴！白健昭狞笑着。他走向了南星，双手再度握住了南星两腿间的阴茎，再度掳动起来。南星一边竭力地想要躲避，一边扭动着身体，试图阻止白健昭的动作。连续数度射精令他痛苦不已。但是，被绳索捆绑着的身体令他根本无法躲避。胯下的那根阴茎在白健昭的玩弄下顽强地勃起了。再次被白健昭手淫，这让南星痛苦不已。“再来吧！哈哈哈！”白健昭疯狂地笑着道，手里抓着南星的阳具不放！“不！你放过我！”南星绝望地吼叫。不久之前，自己可还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警局局长。被白健昭捕获后，他就陷入了永无止尽的深渊。日复一日的屈辱与绝望感折磨着这位警局局长的意志。如今的他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想到这里，南星的眼角就落下了一颗屈辱的男儿泪！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警队任职三十多年，最后居然会以如此屈辱的下场画上句点。一年后。北京市警局。局长办公室。桌上的一角还放着三名警察失踪的档案。北京市的三名警察被绑架已超过一年，至今都毫无消息，如同人间蒸发，在北京市销声匿迹。北京市三名男警接连失踪的事尽管曾经在北京市掀起轩然大波，如今也渐渐被人们给遗忘。林政杰取来了档案，打开一看。左上角正是李南星穿着警服的照片。”呵呵……李局长，这里可曾经是你的办公室。多亏了你，我今天才能坐在这个位子呢！现在，你肯定在白董的别墅里也在快活着呢！”在李局长失踪后，上头就任命林政杰为新任警局局长。林政杰成为警局局长后，还定时开会讨论三名警察。案子毫无进度，悬而未结，几个月后就被搁置在一旁了。利丰的妻子在利丰失踪后不久就生下了孩子。丈夫失踪，再加上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她痛苦煎熬。两个月前，她就嫁给了追求她将近一年的男子。在父亲林政杰的帮助下，美佳忘却了伤痛，照顾着与一冰唯一的儿子。但是，在独处的时候，他还是会想起失踪的丈夫。南星的妻子在他失踪后就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就在忧郁中去世了。白健昭绑架三名男警的举动，不仅改变了三名男警的一生，更让他们的家人也难过悲痛。他们殊不知自己的亲人被人绑架囚禁，遭遇非人的对待。白健昭的别墅。三名被白健昭捕获的警察还是被囚禁在囚室里，不见天日。自从被绑架以来，白健昭就没让他们好过。鸡奸、口交、强制取精、鞭打、电刑……种种的酷刑日复一日地施加在三名男警的身上。此外，白健昭在他们的食物中渗入大量的性药，势必要让三名男警沉浸在性欲中，无法抽身，成为淫荡的雄性动物。如今，长期服下性药的三名男警，身体异常敏感，稍微逗弄就能感到兴奋。胯下的巨屌更是长时间地勃起硬挺，令他们苦不堪言。自从发生了一冰逃脱事件后，白健昭就更加地谨慎。他在囚室里装了闭路电视，监控三名警察的一举一动。再加上绳索的束缚，他们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坠落在地狱的深渊中。哪怕他们曾经是英武的警察，一年多来的惨痛经历令他们绝望屈服。白健昭的囚室里。此时，刑警队长陈一冰的双手被麻绳紧紧地捆住，跪在白健昭的脚下，嘴里含着白健昭的肉棒套弄着，吮吸着那龟头！一冰一直低下头，努力地含住白健昭的肉棒，为他口交。昔日的刑警队长如今跪在白健昭的脚下，用嘴巴取悦着白健昭。这几位曾经威风凛凛、惩奸除恶的男警如今却像是温驯的奴隶一样，阳刚的肉体已经完全属于白健昭这位北京市的首富！被一冰的嘴巴吸吮着肉棒的白健昭，忍不住发出沉重的喘息，享受着被刑警队长口交的乐趣。白健昭的肉棍堵在一冰的嘴里，头也被他的双手死死按住。白健昭按住一冰的头，将龟头顶进他的喉咙，在他嘴里搅动着。随着性欲的高潮，白健昭更加快速地抽插着。“嗯……呜……”一冰英挺的五官皱紧着，一脸受难苦楚的样子，阳刚的呻吟和哀嚎令白健昭愈加兴奋。白健昭用手握着自己勃起的阳具，将阳具直推入一冰的嘴巴。白色的精液一股股射入一冰的口中，为了避免窒息，他不得不大口的咽下这些浓稠的男性浆液。此时，白健昭的身旁同样是两个被捆绑着的赤裸男人。这两名健硕英武的男人是北京市另两名落难的警察——年轻的男警郑利丰和警局局长南星！利丰的肛门夹住南星的肉棒，臀部不断扭动着。黑色的头发散乱着，不断随着两人的动作乱甩，嘴里还发出阵阵呻吟！“李局长，给我干得用力些！否则就让你们俩到水池里待个三五天！”白健昭威胁道。南星闻言，比方才更生猛地冲撞利丰的身体，肉棒捣入利丰直肠深处。粗大的阴茎抵着利丰的肠壁，每一次抽送都使利丰感到生痛却又兴奋。直肠内暖热的温度诱使南星得阴茎更深地插入。利丰本能地拧动着身体，抵抗着身后的撞击。“嗯嗯……嗯……”利丰感受到一阵阵的酥麻感，嘴里发出阵阵淫叫声，身体也不听使唤地扭动着。在急速、迅猛的抽送中，南星也达到了高潮，粘稠的精液激射而出。他感到自己一股股温热的精液灌进了利丰的直肠内。此时，两名赤裸刚猛的男警气喘吁吁地躺卧在地。胸膛因为喘息而剧烈地上下起伏着。“看看你们这副模样，还敢声称自己是男警吗？”白健昭看着三位落难的男警调侃道。“说你们是三头发情的雄性动物更为贴切！哈哈哈！”一冰看着邪恶嚣张的白健昭，屈辱绝望地低垂着头。尽管自己原本可是一名勇猛正义的刑警队长，但是自从被绑架一年多以来长时间的凌虐也令刚猛的身体不堪受虐，和自己敬重的上司和出色的下属一同受辱，更是一点一点地消磨了他不屈的意志力。当李局长受虐时，一冰心里的愧疚感都每次作祟，以致白健昭不时以利丰和南星来要胁他，让他不得不就范，乖乖受虐。李南星局长身居警队高职，一向被人尊重，自从被掳以来白健昭完全不给南星留有一丝尊严或一点面子，羞辱暴虐这位即将退休的警局局长。白健昭完全践踏南星身为警局局长的尊严，令他彻底臣服。利丰少年得志，年纪尚轻就在刑警队里备受重视。他是第一个被白健昭掳绑的男警，目睹一手提拔自己的上司和身为警局之首的警局局长先后被捕获调教，身为警察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被凌辱暴虐甚久，令这位少年得志的年轻警察顿时意志崩溃，屈服受辱。白健昭取来了三名男警的警服，披在了他们的身上。三名肌肉男警披着警服，散发着英勇正义的气息。然而，他们却被绳索紧紧地捆缚着，彪悍的肉体被迫禁锢在白健昭的别墅内“李局长、陈队长、郑警官，没想到你们三人披上警服的样子，气势丝毫不输人呢！呵呵！”白健昭一边赞赏道，一边搓捏着一冰的胸膛。“你……你想做什么？”一冰摒住气，看着白健昭说道。“没什么……有人正迫不及待想见你们！”“什么？谁……”白健昭随即取出一条双白色的NIKE棉袜，堵住三人的嘴巴。接着，他又取来厚绒布，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唔唔……”一冰瞪大了双眼，看着白健昭。他不知道白健昭到底要带他们去见谁。难道是又有人被白健昭给捕获？还是有他人想见被白健昭捕获的他们？他顿时如同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白健昭二话不说,为三名警察穿上了被捕获时穿着的三角内裤。然而，蔽体的三角内裤完全湿透，被内裤包裹着的大屌若隐若现，就连白健昭看了也顿时兴奋起来。他冷冷地看着他们，面露微笑。他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们，他取来了三双镣铐，分别套在他们的脚踝处。一对铁铐还分别系着一颗沉重的铁球，令三名男警举步维艰。接着，白健昭将绳圈分别套在了三名男警的脖子上，接着用一条麻绳系在了一起。他手中的绳子系在南星的项圈上，接着就使力拉扯着。“走吧！”三名男警拖着沉重的铁球，紧跟着白健昭的脚步。三名健壮的男警居然被迫服从于白健昭的命令。他们的命运自从落在白健昭手上后就再也不受自己控制，就连自己阳刚的肉体也完全属于了白健昭。此时，走在最后方的利丰忍不住发出了绝望的叫声：“唔唔！唔……”!白健昭的别墅。大厅内。大厅的墙壁漆上了干净的白色。精致的水晶吊灯、檐上罗马风格的浮雕、别致的摆设，都象征着别墅主人非富即贵的身份。大厅的中央摆设三张皮革沙发。沙发上分别坐着三名男子。坐在中央的中年男子身穿一身西装，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一脸斯文的样子。他正是北京市的武市长。坐在他的左侧是黑帮老大雄哥。雄哥穿着一件黑色的背心，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坐在武市长右侧的男子看起来三十几岁，身穿白色的休闲棉衫和棕色棉裤。此时，白健昭走到了三人的面前，开声说道：“欢迎三位光临我的别墅！这次请三位前来是要向三位介绍被我捕获的猎物！”“能被白董看上，肯定不是普通的货色！呵呵……”武市长笑着道。“这次的猎物是三名男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曾在同样一间警局任职，如今却都一齐落在了我的手上！”白健昭得意地说道。“三名警察？！呵呵……平时他们穿着警服一脸道貌岸然的样子，调教起来肯定特别爽！”雄哥说道。雄哥的黑帮吃了警队不少的苦头，因此特别痛恨警察。“白董的胃口可不小，一次捕获了三名警察呢！”武市长笑着道。“呵呵……现在，该让三名男警登场了！”说罢，白健昭转身走向了大门，慢慢地推开。只见门外站着三名身材乍舌的男人。他们的上身披着一件警服，警服的纽扣完全被解开，敞开两旁，可以清楚地看见警服下迷人的男体。他们的下身只穿着一件完全湿透的三角内裤。勃起的老二尺寸惊人，紧贴在内裤湿漉漉的布料上，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根阳具的轮廓，很是诱人。男警的双眼被一条黑色的厚绒布给蒙住，嘴巴也被白色的NIKE运动棉袜个堵住。粗壮有力的手臂被绳索反绑在身后。上半身被紧缠胸膛的麻绳捆得扎实，双臂毫无动弹的余地。除此之外，男警双腿的脚踝被锁上了镣铐。铁镣系着一条粗重的铁链。铁链的另一端连着一颗沉重的铁球。绳索的捆绑再加上镣铐的束缚，令彪悍刚猛的男警完全丧失自由移动的能力，陷入插翅难飞的困境。“走吧！”说罢，他猛力一扯。毫无预备的南星一阵踉跄，好不容易稳住身子，差点就跌倒在地。身后的一冰与利丰也被迫平衡着自己的身体，很是狼狈。南星拖着沉重的铐镣，双腿缓慢的挪动着。身后的一冰与利丰也被迫跟着他的脚步。白健昭手中的绳子不停地拉扯着，令他痛苦不堪。男警们吃力地移动着，精赤的身体满是汗珠，在灯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十分好看。“呵呵！有这番模样的警察？”雄哥调侃道。“应该是披着警服的奴隶吧？哈哈……”尽管南星被蒙着眼，但是雄哥的言语令他意识到周围有他人的存在。“唔唔……”被堵住嘴的他一阵惊呼。尽管他被白健昭绑架凌虐长达一年，但是自己的窘样只有施虐的白健昭和一同受虐的一冰和利丰看见。如今，自己如此卑贱的样子居然被他人看见，感到羞愧不已。终于，三名男警走到了宾客的面前，并列成一排。一颗颗的汗珠从男警的脸颊滑下。两块挺拔的胸肌和六块坚挺的腹肌也沾满了汗珠，随着喘息而有规律地起伏着。全身的肌肉散发出诱人的雄性魅力。看着三位活脱脱的肌肉壮警，三名宾客顿时也兴奋起来。“他们的身材果然是少有的精壮！就连胯下的老二也是大得惊人！”武市长忍不住赞赏道。“如此淫荡的警察，幸好白董一个也不放过，把他们给捕获！”雄哥说道。“现在，就让我介绍这几位男警的身份吧！”白健昭说道。他走向了利丰，拍了拍他的胸膛说道：“这位穿着C-IN2红色内裤的男警曾经是备受看好的年轻警察。如今，他却落在了我的手上，被我调教。他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长得最帅气的一个！”说罢，他扯下了利丰的蒙眼布，继续说道：“郑利丰，24岁，北京市刑警队前警员。身高185，体重80公斤，三围423140。阳具勃起长19.7厘米，直径4.0厘米。被捕获1年4个月。”“长得又帅又壮，还有一根大屌！”武市长忍不住赞道。“果然年轻就是本钱！”“那么年轻就当了警察，活该被捕获凌虐！”雄哥则幸灾乐祸地说道。“在一次的任务中，他受命保护我。那时，我就被他迷上了，就下定决心要绑架了他！”白健昭说道。“别看他当警察的资历最浅，他可是三人中被我调教最久，可是最资深的警奴呢！呵呵……”“接下来穿着PRIVATESTRUCTURE浅绿色内裤的这位可曾是鼎鼎大名的刑警队长。他身手不凡，破案无数，却被我捕获，乖乖地接受调教！他可是三人中最为壮硕，阳具勃起后也是最长的！”接着，他除下了一冰的蒙眼布。“陈一冰，34岁，北京市前任刑警队长。身高180，体重79公斤，三围443141。阳具勃起长20.8厘米，直径4.3厘米。被捕获1年3个月。”恢复视力的警员打量着眼前的三名宾客。当他的眼神落在最右侧的男子身上时，顿时愣住了。那名和一冰年龄相仿的男子同样望着他，笑着道：“老朋友，别来无恙？”他正是一冰的好朋友——北京市富商汪涵！“唔唔！唔！”一冰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汪涵，激动地呼叫。他迫切地希望汪涵能解救自己！“汪涵，世界可真小。没想到被白董绑架的这名刑警队长居然是你的老朋友！呵呵……”武市长笑着道。“汪涵，真是抱歉！没想到我居然绑架了你的朋友！真对不起！”白健昭假意道歉道。“白董，你太客气了！要不是你，今天我怎么会有机会看看他如此迷人的男体呢？”看着汪涵贪婪的目光，一冰顿时一阵寒意。他知道汪涵和白健昭等人是一伙的，不可能会解救他！“唔唔！唔唔！”顿时，他绝望地悲鸣。“其实，一开始我没打算要绑架陈一冰的。但是，他对郑利丰失踪的事耿耿于怀，不断追查。他如此不知好歹，但看在他是一个帅气的壮警的份上，我就决定把他给捕获，给他一个和郑利丰相聚的机会！”“多管闲事的警察，是该给点教训的！活该被白董给绑架凌辱！”雄哥恶狠狠地说道。“陈一冰的脾气可硬得很！但是，只要用这两位同样落在我手上的男警威胁他，他可是什么都肯做的呢！”“呵呵……当警察的可真是那么有义气呢！”雄哥笑着道。“最后穿着TOMMYHILFIGER三角内裤的这位可曾是警局局长。他德高望重，受到警界人士的遵从，但是如今他也被我给捕获，被我玩弄调教！他的年纪是三人中最大的，但是阳具勃起后却是三人中最粗的！”他解下了南星的蒙眼布，继续说道：“李南星，61岁，北京市前任警局局长。身高165，体重65公斤，三围382939。阳具勃起长18.2厘米，直径4.5厘米。被捕获1年1个月。”“呵呵！李局长一年多前在退休前夕突然失踪。谁知道是被白董你给捕获，任你玩弄调教！”武市长笑着道。“我和李局长多次见面，没想到平时穿着一身警服的他，警服里居然是如此精壮的身材呢！”“61岁的人居然还有着如此的身材，真是个出色的猎物！”汪涵忍不住赞赏道。“别看李局长61岁了，他的老二可依旧年轻呢！要他连续射个五、六次可是家常便饭呢！”白健昭笑着道。“难道北京市的警察一个个都如此淫荡？！呵呵……”雄哥笑着道。“多几位这样的淫警，我们可就有福了！呵呵……”“说起李局长可就更冤了。一年多前，他可快要退休，享享清福的了。但是，陈一冰趁我不备逃脱，并去找了李局长。为了灭口，我只能把李局长给请来了！“白董，你别这么说！李局长退休后，不也荒废了他那一身的肌肉和跨下的巨屌。他被你捕获调教，倒可善用他的身体，也充实退休生活呢！”雄哥说道。“况且，可不能让局长夫人独占李局长如此淫荡的身体！”说罢，白健昭和三名宾客顿时哄堂大笑。三名男警绝望地低下了头。尽管他们曾是正义的警察，如今他们只能任人羞辱，毫无反抗的能力。“叩！叩！”此时，木门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三名宾客转过头，惊恐地看着木门。“现在，今天的节目才正要开始！”白健昭冷静地说道。只见门外站着的是两名身穿警服的男警。其中一位正是北京市现任警局局长林政杰。他正押着另一名男警。男警的头被套上了个麻袋，双手被捆绑在身后，绳索一圈圈紧缠着他的上半身，令他的双手失去了移动的能力。“唔唔……”男警发出了一阵闷哼声，相信嘴巴是被堵住了。他扭动着捆绑着双手的绳子，浑身不甘地剧烈挣扎着。林政杰见状，狠狠地推了男警一把。男警整个人跌跪在地上，膝盖受到撞击令他忍不住叫出了声。此时，看着把自己推入地狱深渊的林政杰，三名男警都不安分地挣动起来。看着林政杰押着另一名被捆绑的男警，他们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怒气，怒吼以示抗议。尤其是一冰，看见自己的岳父，他更是异常地愤怒。他扭动着被绳索捆绑的身体，拖着铁球，就要冲向林政杰。白健昭见状，立刻一拳就打在了一冰的腹部。“唔……”一冰缩起了身子呻吟道。白健昭抓住了一冰的脖子，威胁道：“陈一冰，你被我调教了那么久，居然还不学乖？你要是敢胡来，我一定好好款待这位刚被绑架的警察！”一冰闻言，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想连累这名身份不名的男警。林政杰押起了跌倒在地的男子，按着他继续往前。终于，他把男警押到了南星的身旁。南星看着眼前的林政杰，怒气难平。要不是林政杰，自己早就退休享福了，不会在这里遭受磨难。林政杰一把抓住了李局长勃起的阳具，调侃道：“李局长，许久未见！看你老当益壮、雄风依旧的样子，在白董这儿肯定过得很好！”“唔唔！唔！”南星看着得意洋洋的林政杰，大感愤恨。要不是自己推荐了他担任北京市警局局长，他怎么会有今天！“白董能将三名男警一网打尽，原来是受到林局长你的协助呢！”武市长说道。“话说回来，陈一冰可是林局长的女婿，难道他也……”“陈一冰不知好歹，惹怒了白董。就算他是我的女婿，也保不了他！”林政杰冷冷地说道。“唔唔！”看着冷酷无情的岳父，一冰愤怒地吼叫着。林政杰看了一冰一眼，就转过身，对白健昭说道：“白董，我还有些事，就不留在这里了！”说罢，林政杰就离开了大厅。看着林政杰离去的背影，三名男警就算如何悲愤不甘，却什么也不能做！白健昭看着南星等人，说道：“别一脸咬牙切齿的样子！林局长可为你们带来了新同伴呢！”此时，白健昭走到了那名男警的面前，打量着他。男警还依旧穿着一身深色的警服。白健昭慢慢地解开警服上的纽扣，将男警的警服敞开两边，可以清楚地看见男警矫健的肌肉。“唔唔！唔！”男警的挣扎无法阻止警服离体。男警的皮肤略微白皙，发达的臂肌、硕大的两块胸肌和六块结实坚硬的腹肌组成了上半身一副令人羡慕不已的身体。浓密的体毛从下体延伸到腹部，很是性感。胸膛因为呼吸而上下起伏着。“白董真是目光独到！又是一个诱人的壮警！”汪涵说道。“恭喜白董捕获第四名男警！”武市长笑着道。白健昭缓缓伸出手，揉捏着男警隆起的两块胸大肌。男警素有锻炼的胸肌就被白健昭握在手中。“很饱实的胸大肌！你经常健身吧？”白健昭捏着男警的乳头说道。“唔唔！唔！”男警无法忍受被一个男人肆意地抚摸自己的身体，愤怒地吼叫。“呵呵！那么完美的男体最终将会属于我！”说罢，白健昭的手又拂过男警因为极度愤怒而起伏不定的腹肌，感受那结实的硬度。他的手落在了男警的皮带上，慢慢地解开。失去皮带的束缚，男警的警裤滑落了些许，露出了CALVINKLEIN的灰标。“穿的是CALVINKLEIN！很有品味！没让我失望！”白健昭的手轻轻拨弄着内裤的灰标。男警被白健昭不断地非礼羞辱，怒不可遏。他举起来左脚猛踢，竟一脚踢在了白健昭的大腿上。“干！不让你受点苦！还真不学乖！”白健昭看着男警，愤怒地说道。他握紧了拳，朝男警的胸肌打去。男警感到一阵疼痛，咬紧了牙根。白健昭加重了力度，向男警的腹部挥出一拳。紧接着，白健昭的拳头一次次落在男警的腹肌上。白健昭使劲浑身之力狂揍，持续不断的拳击令男警的腹肌红肿起来。“唔唔！”男警咬紧了牙根，绷紧了腹部的肌肉，抵挡白健昭连环的殴打。白健昭越来越用力，在男警的腹肌上抽打，拳头打在肌肉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每一下的击打，男警握紧了自己的拳头硬撑着，牙齿紧咬着嘴中的袜子，不时发出闷哼声。白健昭打得兴起，高举着拳头，使尽全力朝男警的裤裆揍去。“唔唔！唔……”男警撕心裂肺地喊叫出来。难以忍受的疼痛意从下体传来，他的身体顿时也蜷缩起来。白健昭抓着男警的肩膀，强迫他挺直了身子。接着，他解开了警裤的扣子，拉下了拉链。男警激烈地挣动着身子。警裤滑落到了膝盖处。男警穿着的黄色CALVINKLEIN三角内裤毕露无遗。内裤的中央微微凸起，令人看了忍不住遐想。白健昭直接就脱下了男警的警裤，如今男警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蔽体的三角内裤了。男警的双腿结实又精壮，还长有着浓密卷曲的脚毛。白健昭拿来了镣铐，锁在了男警的脚踝处。镣铐同样连着一颗沉重的铁球。如今的男警毫无一丝反抗的能力，也落得和南星等人一样的处境。白健昭看着男警，狞笑着。接着，他隔着内裤，揪住了男警的阴茎，开始玩弄着。“唔！唔唔！”男警顿时勃然大怒，怒吼挣扎着。可是，浑身的捆绑和双脚的镣铐却使他动弹不得，被迫任由白健昭淫猥自己的身体。男警企图不理睬白健昭的逗弄，可是身体却不受控制地起了反应。他的阳具在白健昭的玩弄下，开始挺立起来。勃起的阳具撑起来内裤中央，把内裤撑得饱饱的。白健昭充分地感受着手中阳具的尺寸，满意地笑了。“轻轻一玩居然就勃起了，老二还那么大的一坨。”雄哥说道。“这可又是一位淫警！”男警的身体完全曝露在众人的面前。南星发现男警的身材和自己不遑多让。健硕发达的双臂丶高高隆起的胸肌、六块结实坚硬的腹肌使到男警充满了雄性的魅力。白健昭冷不防直接就扒下了男警的CALVINKLEIN内裤。男警雄健阳刚的裸体就尽显在众人的面前，最引人入胜的还是男警那根已经坚挺的肉棒！浓密的乌黑阴毛中，一条青筋暴突的巨屌挺立着，悠悠地晃动着。白健昭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男警的两块胸肌。不一会儿，他就把头贴在男警鼓胀的胸大肌上，肆意舔吻着男警雄壮的身体，尽情地挑逗着这名男警。白健昭强行把男警揉在自己的怀里，双手放肆地在男警的胸膛和腹部上下乱摸。可怜的男警虽然试图反抗、阻止，但此时的他在绳索的捆绑下根本无法抵挡白健昭的侵犯。“唔唔！”男警感到恶心，愤怒地扭动着身体，但是在绳索和镣铐的捆缚下动弹不得。此时，三位宾客的双眼正盯着白健昭和这名刚被捕获的男警。“呵呵！白董可真享受这名刚被捕获的警察呢！”武市长说道。“这名男警的身材和另三位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白董如此喜爱呢！”汪涵接着说道。“这名肌肉男警最后的下场还不是一样变成警奴？！呵呵！还徒劳地挣扎，真是无知！”雄哥冷冷地说道。接着，白健昭毫不犹豫就抓着男警那根青筋毕露的肉棒。男警的阴茎被早就因为被白健昭玩弄而呈现硬挺状态。白健昭的手握住他尺寸壮观的阴茎套弄起來。“唔唔！唔唔……”男警奋力地挣扎，猛力扭动着身子，试图阻止白健昭对自己进行手淫。看见这位落难的男警还在做困兽之斗，白健昭忍不住笑了。白健昭的双手一时搓捏男警的阴囊，一时又大力地握住男警的龟头，一时则粗鲁地撸动那根肉棒。“唔唔！唔唔！”自尊心甚重的男警发出闷哼声表示抗议，却没有受到理睬。白健昭熟练地把玩着男警的阴茎。在他持续的玩弄之下，男警的龟头更加地昂然挺立。此时，男警的阳具完全地被白健昭掌握在手中。男警即使万般不愿意，也只能乖乖地被迫忍受白健昭的手淫。那熟练的技巧使到男警就算极度的厌恶，也无法抑制身体的快感。下体传来阵阵酥麻的感觉已经开始蔓延全身。男警的喘息愈来愈沉重，身体越来越激动地挣扎着。然而，白健昭的手依旧紧紧地握住男警的阴茎。“就算你是一名男警，不也是个男人吗？哈哈哈哈……”白健昭羞辱着被捕获的男警。“唔唔！唔唔！”男警面对如此的侮辱，身体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现在，他堂堂一名男警竟然被人玩弄他的阴茎，而他却只能乖乖地任由他肆意地套弄。但是，他殊不知这点屈辱与他往后的遭遇相比还只不过是小儿科罢了。被绳索捆绑的身体持续地挣扎着。胯下的龟头在白健昭的套弄下膨胀到了极点。“唔唔！唔！”男警浑身痉挛着，喉咙里发出屈辱的呻吟。一道浓稠的精液猛然射出。精液喷出了十几股，地板上瞬间沾满了乳白色的浆液。“唔唔！唔！”男警现在除了怒吼，却什么也不能做。“终于射了！射得还真多呢！呵呵！”武市长拍着手，兴奋地说道。“四名淫警共聚一堂，真是令人激动！”雄哥继续说道。这时，南星看着身旁这位男警。男警的头部依旧被套着麻袋，看不到他的脸孔。但是，南星注意到男警的右臂上有着一个深绿色的刺青。他定睛一看，是一个中文字！他顿时一愣，想起局里的同僚也有种同样的刺青。他顿时有种种不祥的预感。眼前这位落难的男警，极有可能是北京市警局里的警员！男警的右臂上纹着的是“豪”字！南星记得局里的资深警员——郭嘉豪在同样的位置也有个相同的刺青！“唔唔！唔……”南星看着身旁的男警，忍不住惊呼道。男警的身份昭然若揭！此时，白健昭注意到了南星异常的举动，微笑道：“怎么？猜到了他的身分了？”说罢，白健昭就粗鲁地扯下男警头上的麻袋。那一刻，南星多想自己是猜错了！但是，在麻袋被解下的瞬间，南星立刻绝望了。“郭嘉豪，42岁，北京市刑警队资深警员……”白健昭说道。“应该说是……‘前’资深警员！呵呵……”这名男警的身份昭然若揭。他就是刑警队里资深的中年男警——42岁的郭嘉豪。一冰看着被绑架的嘉豪，心里顿时一阵悲痛。在自己被白健昭绑架之前，嘉豪可是自己最为信赖的左右手。如今，时隔一年，嘉豪居然难逃毒手，步上了自己的后尘，落在白健昭的手上！“唔唔！唔！”嘉豪想要说话，却被堵在嘴里。此时，他的心情是又喜又悲。喜的是三位失踪一年多的同僚居然还在人世，悲的是自己和三位同僚被绳索和镣铐束缚着，此时此刻毫无逃脱的能力！“真是令人感动的重逢呢！”白健昭笑着道。此时的嘉豪还戴着警帽，鼻梁上还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副斯文英俊的样子。他蓄着端短小的胡子，下巴满是胡楂，令他看起来更添成熟的气息。“这个警察长的斯斯文文，却有着如此健壮多毛的身体。真是人不可貌相呢！呵呵！”武市长笑着道。白健昭满意地看着这次的猎物——郭嘉豪！他是一名斯文英俊的中年壮警！此时，郭嘉豪倍感耻辱，顿时涨红了脸。自己的裸体居然毫无保留地完全曝露在众人的面前。“唔唔！”他愤怒地盯着白健昭。白健昭看着嘉豪，再度握起了嘉豪的阴茎，缓缓地套弄着。看着嘉豪矫健的身体，白健昭的另一只手忍不住揉捏着那肌肉发达的胸膛。他掐捏着郭嘉豪的乳头，感觉到胸膛的起伏。此时，戴着眼睛的嘉豪双目充满怒火，直盯着白健昭。看着嘉豪受辱震怒的样子，白健昭也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白健昭握着嘉豪阴茎的手没有停下，持续地掳动着。嘉豪的阴茎在白健昭的玩弄下慢慢地再度变得挺拔坚硬。白健昭看着他，笑着道：“真是根粗大的阳具！”说罢，他拿来了量尺，捧起了嘉豪的阳具，测量着。此外，白健昭还上下测量着嘉豪身体各处。“郭嘉豪，42岁，北京市刑警队前资深警员。身高173，体重70公斤，三围392937。阳具勃起长19.0厘米，直径4.3厘米。刚被捕获。”白健昭掐住了郭嘉豪的乳头，慢慢地扭转着。他看着一脸愤恨的嘉豪，笑着道：“郭嘉豪，欢迎你的加入，成为我手上的第四名男警！你不用担心，很快地你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乖乖地任我调教的！”“郭嘉豪甫被我捕获。你们被我调教甚久，又曾经身为他的同僚，可要好好地带着他呢！”白健昭转过头，看着一冰等人说道。一冰看着嘉豪，知道嘉豪也即将面临被白健昭调教凌虐的命运！眼睁睁地看着又一名同僚落在白健昭的手上，一冰即悲痛又绝望。他无法控制和阻止白健昭的任何举动，只能期盼他能略微宽待嘉豪了。如今，42岁的中年男警郭嘉豪在劫难逃，步上了三名男警的后尘，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数天前。白健昭的别墅。“白董，都过了一年多了，你手上的三名男警可还受教？呵呵……”林政杰笑着道。“郑利丰和李局长都已经完全屈服了，倒是你的好女婿陈一冰可是个硬骨子呢！”白健昭说道。“就算他脾气再怎么倔，人都已经在你的手上了。还有他不听话的分？”“尽管调教他花了我不少精力，但郑利丰和李局长也在我手上，不由得他不屈服！呵呵！”白健昭得意地说道。“话说回来，几天前我从警队的一名线人得知，局里的一名警察暗地里不断打探一年多前三名男警失踪的事。”林政杰说道。“呵呵！一年多了，这名警察居然还锲而不舍！”白健昭笑着法道。”他怎么查也没有用的！随会想到幕后黑手是北京市的首富和警局局长呢？”“呵呵……他是刑警队里的一员，曾经和利丰与一冰共事，感情深厚吧……所以才一直在暗地里继续追查。”“感情深厚？！呵呵……”白健昭微笑着，心里暗自盘算。“可有他的照片？”说罢，林政杰掏出了一张照片，递给白健昭。照片上的中年男警戴着一副黑眶眼镜，一脸成熟英俊的样子。他正是刑警队的资深警员--嘉豪！“他是42岁的刑警队资深警员——郭嘉豪，在警队效力长达18年，曾是一冰得力的左右手……”“资深刑警是吧？！人长得斯斯文文，不过样子蛮帅的！不知身材如何？”白健昭说道。“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调查过了，他有着定期健身的习惯，一星期到健身房三次。此外，周末他也常和一群朋友踢球，常有运动。”“呵呵！很不错的猎物！”白健昭点了点头，说道。“两百五十万！抓了他！”“好的，白董！得手后，郭嘉豪将会马上送到你的面前！”“是时候为被我绑架一年多的三位男警带来一位新伙伴了！”白健昭一边笑着，一边说道。“既然这位名叫郭嘉豪的警察如此挂念他的三位同僚，那么……我就给他个机会，和自己的同僚好好相聚吧！”“郭嘉豪应该不会让白董失望的！呵呵！两人互视对方，会心一笑。一张网正往嘉豪扑去，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白健昭给盯上了。北京市警局。晚上8时。嘉豪还在警局里加班，处理手上的案子。他拿出了几宗相似案子的档案，研究着案情。此时，林政杰也还在办公室中。此时的警局只剩下他和郭嘉豪，是极佳的下手机会！他买了杯咖啡，在咖啡中下了药。他走向嘉豪的位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郭嘉豪，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吧！”“多谢局长！”看着自己手中温热的咖啡，他顿时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他殊不知，这杯咖啡即将令自己昏睡过去，醒来后面临的将会是悲惨的命运！“勤奋是对的！但是，你也别留得太晚了！”林政杰说道。他知道正是郭嘉豪独自留下来加班，才提供了他下手的机会。“好的，局长！”接着，林政杰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佯装收拾了一些东西，正要离开警局。趁着咖啡还热，嘉豪喝了几大口。没多久，他突然觉得脑子有些沉，猛力地摇了摇头，应该是这一两天熬夜的缘故。他站起身来，正要去洗把脸，忽然觉得一阵晕眩。他只觉得头部越来越重，整个人站不稳，摔倒在地。他按着身子想要站起来，却手脚乏力。没多久，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就昏了过去。林政杰走到了嘉豪的身旁，看着昏睡中的中年男警。他得意地笑着道：“好好地睡吧！当你醒来时，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的！”林政杰脱去了嘉豪的黑色皮鞋，然后脱下了他脚上的白色棉袜。白色棉袜穿了一整天，有一股酸臭的味道。他将白袜揉成一团，塞进了嘉豪的嘴巴中。接着，林政杰把嘉豪的手扭到背后，然后紧紧地用麻绳捆缚着。接着，他将另一条绳子绕着嘉豪的胸膛与双臂，牢实地将他的双臂与身体捆在一起。事已至此，这名刑警队的资深男警已经完全受制于林政杰了。林政杰冷冷地看着被自己捕获的嘉豪。他摸了摸嘉豪满是胡楂的下巴，说道：“郭嘉豪，很快地你再也不会出现在警局里了！”当不省人事的嘉豪醒来后，迎接他的将会是完全被扭转的命运！他即将成为利丰、一冰与南星之后第四位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男警，难逃被凌辱调教的厄运！白健昭的别墅。大厅中。嘉豪看着三位被绑架甚久的同僚。利丰原本可是年轻有为的男警，一冰可曾是英武刚猛的刑警队长，而南星更是受人尊敬的警局局长。如今，他们披着警服，下身只穿着一件蔽体的三角内裤，浑身都是新旧参差的伤痕，还被绳索和铁镣束缚着。他们完全丧失以往身为警察威风凛凛的神采。嘉豪难以想象他们这一年来究竟受了怎样的折磨。白健昭按着嘉豪的胸膛，扭动着他的乳头。他感受到中年男警因为愤怒而颤动的身体。“你可是这一年来被我捕获的第一个猎物！可让我怀念当初刚刚捕获一冰开始调教的时候！呵呵！”三位宾客看着郭嘉豪震怒中又带有羞涩的表情，忍俊不禁地笑了。“没想到北京市警队可是我的性奴最好的供应管道！看看你们一个空有一身的肌肉，居然一个接着一个地受到林局长的暗算，落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都只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雄性动物吗？哈哈哈！”“唔唔！唔！”嘉豪愤怒地直盯着不断用言语羞辱他的白健昭，怒不可遏地扭动着被绳索捆缚的身体。“为了让郭嘉豪能更快地融入三位男警，让三位男警来亲自调教他肯定是最好的了！”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捧来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里面放着三张纸卡，写着一冰等人的名字。“调教入门课程。第一堂课，由一名同僚为郭嘉豪口交！”说罢，白健昭的手里伸入罐子里，抽出了一张纸卡，上面写着“李南星”！“唔唔！唔唔！”郭嘉豪闻言，猛摇着头，激动地扭动着身体。他才刚知道失踪一年余的同僚被白健昭凌虐，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同僚为自己口交，更何况对方可曾是自己尊敬的上司。白健昭按着南星，强迫他跪在嘉豪的面前，接着取出了南星的堵嘴布。“白董，求……求你放过郭嘉豪……”南星悲痛地说道。“放过他？！你们失踪了一年多，郭嘉豪锲而不舍，还在追查你们的事。既然郭嘉豪如此挂念着你们，我就行行好，让他和你们团聚！”白健昭说道。“郭嘉豪……”“李局长，废话少说！赶快为郭嘉豪口交！”白健昭按着南星的头，推倒了嘉豪的下体前方。嘉豪不断扭动身体，他不想李局长为自己口交。但是，白健昭压住了他那不断挣扎的身体。南星乖乖地张开口，将郭嘉豪的阳具含进了嘴里。“嗯……”南星早已被多番调教，有经验地舔着嘉豪的龟头。郭嘉豪的阴茎塞满了南星整个口腔。他不停地吞吐着那根粗大的肉棍，唾液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同时，南星的阳具突然也变得坚硬起来。“没想到李局长为昔日的部下口交，都会爽呢！呵呵！”郭嘉豪眼睁睁地看着李局长为他口交，并感觉到李局长主动地用舌尖玩弄自己的阳具。自己的阴茎塞满了李局长的嘴巴，直插入口腔的深处。想到自己居然在别人的面前被李局长口交，就感到耻辱不已。一旁的白健昭等人看着这种场面，忍不住拍手叫好！此时，郭嘉豪主动加快了抽插阴茎的速度，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他将阴茎推进了南星的喉咙，在他的嘴里搅动。成熟英俊的五官因为备受羞辱而紧皱在一起。南星依然吸吮着嘉豪的阳具。此时，嘉豪的老二在南星的挑逗下已经完全地勃起，阵阵酥麻感袭上心头。郭嘉豪顿时双眼屈辱地猛闭着，一股股的精液从阳具射出，射入了南星的嘴巴。阳刚成熟的郭嘉豪精力惊人，连射了十多下才停下，把南星的嘴巴装得满满的。南星只能硬着头皮，把大量的精液吞咽下去。“白董，你……唔……”没等南星说话，白健昭又将袜子塞进了他的嘴巴。“堂堂李局长亲自调教，郭嘉豪肯定特别受教吧！呵呵！”武市长说道。“没想到李局长如此淫荡，贪婪地吸吮着部下的肉棒呢！”雄哥接着说道。“第二堂课，为郭嘉豪开苞！”白健昭接着笑着道。“唔唔！”此时的嘉豪不甘势落地怒哼道，不敢自己沦为白健昭等人的玩物。“怎么？不甘心吗？！呵呵！”白健昭捏着嘉豪的下巴，双眼盯着愤愤不平的他，笑着道。“郭嘉豪，我奉劝你识时务些，你在这里的日子可还旧得很！你的这几位同僚刚被捕获时也都是你这个样子，经过我的调教后一个个不都乖乖地屈服了？！”白健昭紧掐着嘉豪的睾丸说道。“唔唔……”嘉豪微微颤抖着身体，被迫忍受着睾丸被挤压的疼痛。白健昭松开了手，抽出了第二张纸卡。纸卡上的名字正是“陈一冰”！一冰即将要被迫鸡奸自己的左右手！“唔唔！”嘉豪猛力地摇着头，无法想象自己即将被一冰奸淫！“一冰，好好为郭嘉豪开苞。否则，我就让现场的四位一个接着一个地操他！”白健昭威胁到。一冰知道自己毫无选择，拖着铁球，吃力地走到了嘉豪的身后。他直接把依旧硬挺的阳具顶在嘉豪的屁股上。“唔！唔唔！”嘉豪感受到那根即将进入自己身体的阳具，挣动着身体。随即，坚硬的阴茎就缓缓地塞进了嘉豪的屁眼里。“唔……唔唔！”郭嘉豪感觉到臀肉被肉棒强行撑开，肛门就像要裂开一样。他的脸部开始扭曲，忍不住大叫。他觉得两腿之间被异物捅入，仿佛有人在撕扯自己的身体！一冰的老二不断抽送着，阴茎在嘉豪的直肠里来回戳动着。每一次的抽弄令嘉豪痛不欲生，也令一冰愧疚不已。嘉豪可曾是自己最得力的左右手，如今居然被自己操着。嘉豪感受到身后一冰身体猛烈的撞击。火热的肉棒在肠壁上摩擦，令他全身的肌肉紧绷，汗珠从皮肤内渗出。“唔唔！唔唔！”嘉豪疼得叫出了声，浑身激烈地颤抖着。一冰感觉到嘉豪的肛门紧紧地包裹着他的阳具。阴囊撞击在嘉豪的身体发出响亮的声响。夹住自己的肉棒。他一鼓作气把阳具捅进肠的道深处，使到嘉豪的身体也猛烈地前后摆动。“嗯……”一冰的老二正享受着嘉豪那紧闭的肠道。被操了一阵子，嘉豪的肛门尽管还是传来阵阵剧痛，也开始习惯一冰的肉棒。“唔唔……”在数十次的抽送下，一冰低吼一声，终于射精了。大量滚烫的精液注入了嘉豪的肠道。可怜的嘉豪被一冰奸淫后浑身瘫软，胸膛不断地起伏着，一直喘着粗气。一冰看着倒卧在地的嘉豪。嘉豪是追查他们三人的事才被盯上捕获，如今自己又被迫奸淫了他，感到愧疚又难过。“最后一堂课，为同僚口交！”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好好地让利丰来训练你的口技！”“唔唔！唔唔！”嘉豪看着白健昭，猛摇着头。白健昭走向了嘉豪，取出了嘉豪嘴里的袜子。“白健昭，你这个畜牲！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嘉豪咬牙切齿地怒斥道。“呵呵！我怎么对你了？”白健昭冷冷地说道。“我对你可好了！你不是一直暗中追查他们失踪的事，现在我让你知道真相了。难道不好吗？”“我们可都是警察……你绑架羞辱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没什么目的……你们一个个都是肌肉彪悍、体格健硕、长相硬挺、肉棒粗大的男警，不把你们抓了实在太暴殄天物了！”白健昭笑着道。“你……你这个变态！”嘉豪怒不可遏地斥责道。白健昭不理睬他，半拉半拖地将他带到了利丰的面前。他一把扯下了利丰的内裤，露出了利丰那根坚挺的阳具。“放开我！不！”“晋安，20岁，警校生。”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你该不会想让你的独生子来陪陪你吧？！”嘉豪顿时愣住了，看着白健昭，说不出话来。“你……你不要对晋安下手！什么是冲着我来就好！”嘉豪摒住气说道。“那你就给我乖乖听话！否则，我一定让他和你在这里相见！”说罢，白健昭一拳打在了嘉豪的腹部，强行捏开他的嘴巴，将利丰的老二送入。“呜呜……”嘉豪痛苦地呜咽着，感觉到利丰硕大的阳具充满了自己的口腔。为了儿子的安危，他也只能把身为男人的自尊搁在一边，被迫为曾经和自己共事的同僚口交！利丰的肉棒在嘉豪的嘴里抖动，唾液随着他的抽送从嘉豪的嘴唇流淌出来。那根肉棒毫无间断地戳着嘉豪的喉咙深处，使到嘉豪忍不住一直干呕，浑身很不自在。利丰知道嘉豪甫被捕获，肯定不谙口交，于是主动地操着嘉豪的嘴巴。嘉豪被迫不断吞吐着口中的阳具，任凭那根肉棒一次次贯穿他的口腔。“嗯嗯……”利丰忍不住发出几声淫叫，粗大的阴茎不断挺进了嘉豪的喉咙深处。嘉豪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浑身都流淌着冷汗。突然，嘉豪感受到口中的阳具微微地颤着。就在这时，利丰的龟头射出了热烫的精液，一股腥臊的液体直冲进喉咙。大量的精液使得嘉豪来不及吞下。嘉豪冷不防被呛到，猛咳了几下，不少浆液还从嘴角溢出。“哈哈哈哈！”白健昭一边鼓掌，一边笑着道。“三位同僚给予郭嘉豪的调教入门课程已经完成了！”“几位男警果然表现出了淫警的风范呢！哈哈哈！”雄哥笑着道。“几位男警如此情谊深厚，相信郭嘉豪很快就能融入，成为白董你的另一名性奴！”武市长说道。“你们这几个无耻的家伙！”郭嘉豪忍不住怒斥道。“无耻？！看看你们这群淫荡的警察，到底谁才是无耻？！”雄哥驳斥着。嘉豪看着三位方才凌辱过自己的同僚。他知道他们是被逼的，然而如此屈辱的场面依旧历历在目。自己和受难的同僚们难道就这样人有这些家伙肆意玩虐吗？“郭嘉豪，你乖乖受虐就好！这里，可还没有你说话的份！”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走向郭嘉豪，捏开了他的嘴巴，将袜子重新塞入。接着，白健昭的手紧抓住嘉豪的肉棒继续说道：“以后多的是机会让你这位中年壮警和你的同僚们一同受虐，和他们一样沦为我的性奴！”“唔唔……”嘉豪感到悲痛绝望，自己和同僚一起任人羞辱，却毫无对策！此时，白健昭走向了南星与一冰，先后扒下了他们的三角内裤。此时，四根粗大的老二都尽显在众人的面前。郭嘉豪惊见三位同僚居然和自己一样，都拥有着尺寸壮观的阳具。尤其是李局长，61岁的他居然还有着如此雄风依旧的阳具！“四根肉棒都各有千秋，北京市的男警果然淫荡不已！”雄哥说道。“既然如今四名淫荡的男警同聚一堂，不如就来个射精比赛吧！看看谁能射得最多！”武市长看着被捕获的四名男警，提出了一个凌辱他们的念头。“既然武市长提议了，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我们每人就各选一名男警，为他手淫，直到他再也射不出来为止！”四名男警互视对方，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遭受如此的屈辱！身上的绳索和脚上的镣铐注定他们只能任由白健昭等人玩虐！武市长站在了利丰的面前，雄哥则站到了南星的前方，而白健昭则身在郭嘉豪的面前。汪涵走到了一冰的前方，看着他的俊脸不怀好意地说道：“一冰，你可要加油哦！”一冰闻言，直接羞愧地低垂着头。“一、二、三！开始了！”白健昭和三名宾客握住了四名男警的阳具掳动起来。当然，被多番调教后的三名男警很快地被挑起了性欲，一下子就勃起了。四名男警只能羞辱地低下头，任由他人替自己手淫。汪涵的双手轻轻地爱抚着一冰两块发达的胸肌。他把头贴在了一冰的胸大肌上，舔吻着他雄壮的身体，尽情地挑逗着这位落难的刑警队长。汪涵的手在一冰的身体来回抚摸着。慢慢地，汪涵的手移动到一冰的下体处，开始玩弄着一冰的阳具。汪涵的技巧十分地高超，很快就让一冰勃起了。汪涵抓住了一冰的阳具把玩着。被绳索捆绑的一冰无力反抗，强忍着被好友汪涵玩弄的屈辱。汪涵的手紧握住他的老二，不断推送着，为他进行活塞运动。“唔唔……嗯……”身旁的利丰率先发出了淫叫声，傲人的阳具颤抖着，一股股精液激射而出。看着已经射精的利丰，一阵阵的快感突然直冲一冰的脑海，勃起到了极点的阳具也不甘势落地射了。射完精后，他的阳具呈现半软状态。汪涵不放过他，继续替他手淫。随后，南星也接着射精了。此时，只剩嘉豪还没射出第一泡精液。白健昭依旧握着嘉豪的阴茎套弄着，嘉豪则不适地扭动着身体。“第一次被人手淫是有点不适，很快你会习惯的！”说罢，白健昭脱下了嘉豪的警帽，放在了嘉豪阳具的前方。“可别射偏了！”白健昭笑着道。“唔唔！唔……”白健昭居然要自己射精在警帽里，令他感到羞愧不堪。然而，他的身体却毫无动弹的能力，龟头更直指着警帽。在白健昭的挑逗下，自己的阳具变得愈加坚挺，抽弄的速度得越来越快。慢慢地，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进入了高潮。“看来你也开始爽了呢！呵呵……”经验老道的白健昭知道郭嘉豪开始进入了高潮。他迅速搓揉着嘉豪的阴茎。嘉豪被捆缚的身体只能随着白健昭的动作起伏着，完全没有摆脱白健昭的能力。在白健昭的刺激下，嘉豪迈入了射精的边缘。看着痛苦的嘉豪，白健昭依旧不停玩弄着嘉豪爆满青筋的阴茎。“唔唔……”郭嘉豪发出了吼叫声，紧绷了浑身的肌肉，乳白色的精液由肿胀的龟头喷出。一股又一股的精液射进了警帽中。白健昭的手猛搓着嘉豪的阳具，企图榨干那残余在尿道的精液。“郭嘉豪，再来！”说罢，白健昭又再开始搓揉起郭嘉豪粗壮的阴茎。嘉豪的脑海里全是要制止性欲的意念，但是胯下的肉棒却似乎完全不受控制。他感受到阴茎被白健昭的手指不停地抽弄，阴囊被用力地搓揉。成熟的阳具在受到白健昭的刺激下，不一会儿竟又再勃起了。“资质不错呢！那么快又硬了？！呵呵！”白健昭看着痛苦的嘉豪，笑着说道。嘉豪的肉棒不可抑制地硬挺着，开始分泌出透明的淫液体。白健昭的双手抓住郭嘉豪的龟头转动着，力道拿捏地刚刚好，让郭嘉豪感受到强烈的刺激，要激起郭嘉豪的性欲。白健昭的双手抽弄得更快，这让郭嘉豪的肉体愈来愈兴奋。他紧闭着眼，下体的快感灌满了大脑，身体抵挡不住射精的欲望。郭嘉豪的龟头颤动了几下，喷出了浓郁的精液。精液直喷了数十道，才停了下来。“郭嘉豪，继续！再来！”白健昭说道。嘉豪闻言，猛摇着头，但是下体却继续被白健昭握在手中玩弄。“唔唔！唔唔！唔！”大厅里男人绝望的嚎叫声此起彼落，四名男警同时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唔唔……”郭嘉豪浑身汗水淋漓，可怜的他已经在被白健昭强制手淫下射了8次。白健昭手中的警帽盛有大量浓稠腥臭的白色浆液。尽管他痛苦难忍，但是却减少不了白健昭暴虐的冲动。警局局长李南星的精力显然敌不过这三位壮年的男警，射了第7次后，就再也射不出一丝精液来。另一方面，利丰的阳具同样射了9次后，不管武市长再如何挑逗也没有勃起的意思。“郭嘉豪，你那么勇猛，一定还可以的！不要小看自己！哈哈哈哈……”白健昭握着嘉豪的阳具笑着道。郭嘉豪的阳具因为过度的拨弄而红肿，但是阳具还是坚强地勃起。他的精液似乎已经被榨干，壮硕的男体瘫软着，丝毫没有挣扎的力气。他眼睁睁地看着地上一滩又一滩的精液。如此大量的精液都是由自己射出的！郭嘉豪不禁讶异自己何时由如此那么惊人的精力。如此的折磨对他来说绝对是毕生难忘的！"嘉豪的肉棒依旧被白健昭捧在手里，不断地抽弄着。“唔唔……”嘉豪闷哼了一声，第9次射精了。射出的精液十分稀疏，白健昭知道从郭嘉豪身上再也榨不到什么精液了，才放过了他。嘉豪看着警帽里盛着自己射出的精液，顿时大感屈辱！此时的白健昭不怀好意地阴笑着，将警帽直接就盖在了嘉豪的头上！警帽里精液顺着嘉豪的头发、额头，慢慢地滑落到鼻梁、脸颊。白色的浆液顺着肌肉的曲线，滑落到了胸肌上。嘉豪的脸上全是自己方才射出的精液。这位中年壮警顿时感到身为警务人员的颜面荡然无存，此时自己的模样就如同AV片中的女优般淫秽不堪！此时，刑警队长陈一冰在汪涵的玩弄下已经射了10次。白健昭抓住一冰的阴茎握在手里套弄起来。顽固茁壮的阴茎在白健昭的套弄下保持着坚硬的状态，顽强地挺立着。一冰感受到了自己身体上180度的变化。被白健昭设计捕获后，经过了多番的调教，他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从前的刑警队长了。就算他多么的不愿意，他的身体变得很敏感，一丁点的挑逗就能让他兴奋起来。他身为刑警队长的强大自尊心已经几乎就要被性欲给取代了。他甚至一度多么期盼自己不是一名男警，那么他或许不会被白健昭给掳绑了！想着想着，他的思想同时被性欲以一点一点地给吞噬了。终于，一冰又再度射精了。他浑身猛颤着，一股股的精液从龟头激射而出，射在了地板上。此时，地板上满是一滩滩浓稠的白色浆液，分量实在惊人！“一冰总共射了11次！获胜！”白健昭欣悦地笑着道。“陈一冰果然是勇猛的刑警队长，在我的调教下居然如此受教，射了11次，破了自己的纪录！”“这四名男警简直就像盛产的乳牛般，精液简直是取之不尽呢！呵呵！”雄哥说道。“令我没想到一冰居然能够持续射了11次，简直精力非凡！”汪涵看着自己的好友，忍不住赞赏道。“这四名男警果然是不错的货色！不只拥有一身傲人的肌肉，就连老二也非同凡响呢！”武市长笑着道。“唔唔……”被强制射精9次的嘉豪悲愤地闷哼道。眼前的这几个男人肆无忌惮地玩弄他和三名同僚，令他顿时感到羞辱难忍。经过这次连番的羞辱，三名被绑架一年多的男警深深体会到，如今的他们再也不是从前英勇的警察，而是人尽可欺的性奴！白健昭取出了四名男警的堵嘴布。“嘉豪，你……你还好吗？”一冰看着一旁的郭嘉豪，关切地问道。嘉豪才被捕获，就遭受了一连串的玩虐。“陈队长，我没事！你们……”郭嘉豪还没说完，就被白健昭插话。“陈一冰，你自己都这番模样了，还有心思去关心别人？！呵呵！”“一冰就是这个样子的，对自己的朋友都是肝胆相照的，一点也没变呢！呵呵！”汪涵看着一冰，微笑着道。“长得最帅的是郑利丰，老二最长、胸肌最硕大的是陈一冰，阳具最粗的是李南星，腹肌最结实、乳头最大颗的是郭嘉豪。呵呵！北京市警队的极品都落在了我的手上呢！”白健昭笑着道。“四名淫警各有千秋，都是不错的猎物！”武市长赞赏道。“各位，现在是四位男警的性奴宣誓仪式！”白健昭说到，接着他掏出一个控制器，在白色的墙壁上播出了一个幻灯片。幻灯片的标题写着“性奴宣言”四个大字！内容则是承认自己是性奴的句子！“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照着幻灯片上的字句来宣誓，成为我白健昭的性奴！”几名男警互相看着对方，感到不知所措。“白健昭，你妄想！你如此对待我们，还要继续羞辱我们？”嘉豪第一个就忍不住怒斥道。“呵呵！你们不想宣誓也被关系，我可以让别人来替你们宣誓！”白健昭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李伟强，34岁，北京市消防队长。”“陈艾森，14岁，中学生。”“郑恺，27岁，会计师。”“晋安，20岁，警校生。”“怎么样？这几个替代的人选你们可还满意？”白健昭看着四名被捕获的男警，笑着说道。“不！白董！我……我宣誓就是了！”南星惊呼道。“我……我也宣誓！”利丰和一冰不约而同地接着说道。“你！你……”嘉豪咬紧牙根，看着白健昭。白健昭用儿子来威胁郭嘉豪，他也只能不甘地答应道：“我……我宣誓就是了！”“我，李南星，61岁，北京市前任警局局长。”“我，陈一冰，34岁，北京市前任刑警队长。”“我，郑利丰，24岁，北京市前任刑警队警员。”“我……我，郭嘉豪，42……岁，北京市前任刑……刑警队……队警员。”他看着三位同僚，忍痛地说出了。“我们曾经是北京市警局的男警，如今决定臣服于白健昭，成为他的警奴。”“我们淫荡的肉体将完全属于白健昭，服从他所有的指示，时时刻刻以取悦他为己任。”“如果有任何违抗，我们将乐意接受一切的刑罚！”说到这里，南星忍着屈辱的泪水，顺着眼角落下。自己堂堂一位警局局长，也沦落到了如此的地步。“哈哈！恭喜白董收获四名优秀的警奴！呵呵！”武市长笑着道。“刑警队长、警局局长，也不过如此嘛……一样都是淫贱的玩物！”雄哥调侃道。“哈哈！哈哈……”白健昭等人顿时哄堂大笑。哪怕四位刚猛的汉子都曾是北京市警队的出色男警，其中三位还出自刑警队。如今，他们身陷任人鱼肉的绝境，就算满肚屈辱，也束手无策，只能乖乖地受制于白健昭！捆缚着身体的绳索很紧，勒得他肌肉生痛。哪怕他是拥有资深经验的男警，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自身难保。嘉豪看着低垂着头的一冰等人，再看看互相勾结的白健昭等人，顿时心里冒出一阵寒意……白健昭的别墅。囚室里。三名宾客已经离去。四名被捕获的男警被白健昭带回了囚室中。四人脚上的镣铐已经被取下。由于被林政杰暗算，郭嘉豪落到了白健昭的手上。嘉豪与南星等人一起在大厅中遭受白健昭与三位宾客的凌辱暴虐。他重来没有想过各种变态的凌虐会被施加予自己的身上。尽管他百般不甘，但是被绳索捆绑的他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嘉豪，你……你还好吧？！”看着瘫倒在地的郭嘉豪，一冰问道。三人被白健昭凌虐已久，早已习惯白健昭残忍的手法。白健对刚被绑架的嘉豪毫不留情，施予同样的暴虐，令阳刚雄壮的嘉豪也吃不消。“我……我还好！干！这个白健昭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郭嘉豪怒骂道。他盯着三位受虐甚久的同僚，他们的身上布满骇人的伤痕，无精打采地低着头。“白健昭这一年以来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南星悲哀地说道:”他重来没有把我们当人看！我们简直就是他饲养的畜生，要是不听话了就要受到凄厉的刑罚！日复一日地被他调教凌辱。”他挣动了自己身上的绳索，发现丝毫不能动弹。白健昭居然能囚禁调教三名警察长达一年多。自己落在他的手上，要逃脱谈何容易呢？“嘉豪，你是怎么被林政杰捕获的？”一冰问道。“那时已经是晚上了，只剩我和他还在警局里。他请我喝了一杯咖啡，接着我很快就昏睡过去。醒来时，我已经被绑来这里了！”“林政杰一年前帮白健昭绑架了我们三人，一年后他连你也不放过，也被他抓了！”南星气愤地说道。”他这个警界的败类，连自己的同僚也不放过！我真是看错了他！”“嘉豪，我刚想起来。其实，一年多前，我刚巧有机会逃脱，还去找了局长。但是，我却连累了局长，一同被林政杰给绑架。当时，我们经过了一个路障，听到了你的声音。我们奋力挣扎，却还是无法引起你的注意，最后只能落在白健昭的手上。”一冰说道。“一年多前……路障？！”嘉豪在脑海里沉思着。“难道……是李局长失踪时的那次！”嘉豪顿时大感绝望。他想起一年前的事。当时，他和刑警队的同僚设下路障，并遇上了林政杰。他看在林政杰是当时的副局长，于是没有打算搜查他的车子。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车后厢居然塞着两名同僚！要是自己当时搜查林政杰的车子，就能解救两名同僚，自己现在更不会遭到林政杰的暗算而处于这样的处境。要是时间能够重来，他一定会打开林政杰的车后厢。但是，如今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啊啊啊……”郭嘉豪悲痛欲绝，嘴里发出了一阵怒吼！如今，就连他自己也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已经追悔莫及！此时，铁门慢慢地被推开。白健昭面露笑容，慢慢地走了进来。“呵呵！郭嘉豪，热烈欢迎你的加入！”白健昭脸带笑容地说道。“可还满意你的欢迎式？”“干！你这个无耻的男人！”“看看你如今的模样，究竟是我无耻还是你无耻呢？呵呵！”想到自己如今赤身裸体的样子，嘉豪顿时羞愧得涨红了脸。他按捺不住怒气，愤怒地质问着：“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呵呵！你的确和我没有任何有瓜葛，但是只怪你这副淫荡的肉体吸引了我！”白健昭说道。“这一年多来，你一直暗中调查三位同僚失踪的事，一直没有线索吧？呵呵……有谁想到他们是被现任警局局长暗算，而被北京市首富禁锢？”“林政杰……简直就是警队的耻辱！和你这种小人正是绝配！”嘉豪怒斥道。“警队的耻辱？！呵呵……”白健昭冷冷地笑着。“看看你这三位同僚！根本就是淫荡的雄性动物！难道这是警队的荣耀？！”一冰等人闻言，顿时悲痛地低下头。他看着自己的模样，白健昭说得一点也没错，如今的自己正是警队的耻辱！“你一直想知道他们的消息。我让你找到了他们，而你把你的身体交给我，一个换三个，可是很划算的交易呢！”白健昭说道。嘉豪顿时沉默不语。这一年以来，他认为三位同僚离奇失踪的事有着很大的疑点，就算警局里已经不再积极地追查，他还依旧暗中进行调查。如今，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三位同僚，却也把自己给赔上了，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今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嘉豪将不再拥有身为男警的身份、一身阳刚的肉体、男人的自尊。迎接这位资深刑警的只有悲惨不堪的命运！“嘉豪，对不起……”一冰悲痛地说道。自己已经连累了李局长，如今却间接牵连了嘉豪，令他的心中充斥着深切的愧疚。“陈队长，这不是你的错！如果换成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嘉豪尽管知道自己身陷魔窟，依旧刚毅不屈地说道。“呵呵！真是令人感动的警队情谊！”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那么他们三位受过的一切调教和凌虐，我也会一样地施加在你身上的！”白健昭蹲在了嘉豪身旁，双目直盯着中年男警肉壮的男体。硕大的胸肌激凸着，显得格外地诱惑！白健昭的左手按着嘉豪赤裸宽阔的肩膀，另一只手则在他的胸脯上猛力地捏了一把。“虽然比不上陈队长的44寸大胸肌，但是如此精悍的身材也是少有的！”白健昭满意地赞赏道。“放开你的手！”嘉豪气急败坏地怒骂着，身子震怒地扭动了一下。嘉豪想要挣扎，可是浑身都被绳索捆绑着，就连想要自由地移动双手都是妄想。白健昭看在眼里，得意地淫笑，手掌慢慢移到了腹部。手指清楚地感受到六块坚硬的腹肌。“一身肌肉保养得很好呢！你这个中年壮警真是物超所值呢！”白健昭笑着道。“两百五十万！花得值得！”嘉豪闻言，除了屈辱就是愤恨。自己堂堂一个男人居然被人当作货物般买卖。林政杰捕获他，是和白健昭的一宗交易。他对林政杰这位警局局长的所作所为感到极度心寒。白健昭的眼光继续注视着中年男警裸露的上半身。他的胸膛拥有两块结实的39寸胸肌和六块沟垒分明的腹肌，拥有如此饱满硕大的胸大肌和坚硬结实的腹肌决是嘉豪长期锻炼的成果，如今却成为白健昭手中的玩物。白健昭的双掌抓住了两块胸大肌，尽情地玩弄着。“长得这么健壮英俊，跑去当了警察，根本就是引人犯罪！”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搓弄着嘉豪的乳头。他的乳晕头是淡褐色的，硕大圆润。白健昭的手指扭转着中年男警的乳头，手掌搓揉得越来越起劲。被捆绑得无法动弹的嘉豪紧咬着嘴唇，只能任由白健昭肆意的抚摸，结实的胸脯愤怒地起伏着。他将嘉豪的身体翻了过去，伸手揉捏着中年男警赤裸的屁股，那臀肉充满了弹性。白健昭顿时再也忍不住了，脱下了裤子，将那根勃起的肉棒对准了嘉豪密闭的肛门。“啊啊！拿开你的肉棒！我可是个男人！”嘉豪怒吼道。“就是因为你是个男人，才要操你的屁股！呵呵！”白健昭说道。“怎么了？被陈队长在武市长等人操得时候，又不见得你那么矜持？！”说罢，嘉豪的菊穴传来被棒状物接触的感觉。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剧烈地挣动着身体，屁股随着身体左右摇摆着。白健昭的龟头迫开了肛门，强行挤进了干涩的肠道里，一点一点地没了进去。“啊啊！啊！”嘉豪凄厉地叫一声，感受到那粗大的龟头迫开了肛门，狠狠地插进了肠道。他企图夹紧了身体，也无法阻止肉棒长驱直入，下体还是传来了一阵撕裂的痛楚。“被陈队长的巨屌干过了，屁股还那么紧……呵呵！真爽！”在白健昭的淫笑声中，肉棒一口气顶到了肠道深处，完全占有了中年男警的身体。嘉豪的全身都颤抖了起来，疯狂地扭动着身体。“看你么这些警察平常一副英勇正义的样子，操起来还不是这番模样……”白健昭的肉棒捅进了嘉豪温暖的肠道里，身体有节奏地撞击着嘉豪的屁股。嘉豪无法反抗，只能悲愤地承受着白健昭的侵犯。被绑架数天以来尊严尽失的遭遇是他之前怎么也无法想到的，自己又再同僚面前被人奸淫，耻辱地低下头来。白健昭加快了胯下抽插的速度。每一下的进出都毫不留情，把嘉豪成熟的肉体撞击得前后摇晃。嘉豪的身体的感觉几乎就要麻木了，白健昭毫不怜惜地猛干着她，把他当成发泄兽欲的工具。突然，他感受到身后的白健昭突然猛力一推。“啊啊啊！射了！”肛门里温热的肉棒颤动着，将滚烫的浆液喷射在了嘉豪的肠道里。“怎么样？被我操得可爽？”白健昭看着嘉豪笑着道。受辱的嘉豪尽管感到浑身酸痛，双目依旧不屈地看着白健昭。“就知道你们这些警察的皮肉硬得很，没那么容易屈服！”白健昭说道。接着，他揪住了嘉豪的头发，拖拉着他。“啊……”嘉豪只感受到头皮生痛，接着他就被拖到了刑警队长陈一冰的身边。“队长……”嘉豪无力地说道。白健昭捏着郭嘉豪的下巴，威迫他张开了嘴，接着将一冰的阳具强行送入了中年男警的嘴里。“唔……唔！”郭嘉豪奋力地扭动身体，嘴巴不敢乱动，深怕咬伤一冰的老二。没等嘉豪挣扎，白健昭拿来了绳索，将他的头部和一冰捆在一起。嘉豪的头部贴着一冰的下体，无法动弹。当然，白健昭没有放过一冰等人。一冰被强迫含着利丰的阳具，利丰则含住了南星的阳具，而最后的南星则又含住了郭嘉豪的阳具。同样，他们的头部同样与对方的下体紧紧地系在了一起。此时，白健昭站立着，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四名男警都各自含住同僚的阳具，自己的头部和对方的下体被绳索紧捆固定着，而自己的阳具也同样被另一名同僚给含着。四名男警形成了壮观的男体四角形。白健昭蹲了下来，拿出了黑绒布，分别将四位男警的双目给蒙住了。接着，他拿取了针筒，分别在男警的手臂上注射入透明的液体。液体中混有大量畜牲配种时的春药，足以让这几位男警沦为发情的雄性动物。“唔唔……”在黑暗中，郭嘉豪痛苦地呜咽着，嘴里依旧塞着刑警队长的肉棒。他突然感觉到身体一阵燥热，浑身直冒汗，身体不适地扭动着。嘴里滚烫的巨屌直顶着他的喉咙，令他不断干呕。“唔……”一冰感受到嘉豪的颤动。他知道自己的老二是四人中最长的，弄得嘉豪十分不适，感到愧疚不已。但是，他却怎么也不能做。他的心中突然有种迫切想要射精的冲动，想要抽动自己的老二，却强行按捺自己的欲望。“想发泄性欲？就操着同僚的嘴巴吧！哈哈哈哈！”白健昭开怀大笑着。“唔唔！唔唔！”囚室里除了男警的闷哼声，还充斥着他们雄性的汗味。一冰再也忍不住了，慢慢地抽动自己的阳具……一冰将整根阴茎慢慢地插入嘉豪的嘴里，接着抽出少许，接着继续插入。由于他的身体与嘉豪的头部系在一起，使到他不能有太大的举动。一冰的老二捅到了嘉豪的喉咙，令嘉豪猛咳了几下。尽管嘉豪甫被绑架受虐，但是大剂量的春药开始支配着他的思维。终于，他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缓缓地在南星的嘴里抽插。南星也把嘉豪的肉棒含在嘴裡，间隔不断地吞吐着。他含着郭嘉豪的龟头，吮吸着郭嘉豪的肉棍，用舌尖舔着龟头，勾起他的性欲。南星感受到郭嘉豪的阳具在他的嘴裡不断抽插。他用舌尖不停地刺激着南星的龟头，使到南星的肉棒愈加膨胀。为了发泄自己的性欲，他也不断配合着含着自己阳具的利丰，前后摆动着屁股。“很爽吧？尽量操！用同僚的嘴巴来满足自己！哈哈哈！”白健昭看着四名男警，兴奋地说道。“嗯嗯……”一冰兴奋地淫叫道，一阵快感由下体传到脑裡，快感充斥着全身。性欲旺盛的刑警队长陈一冰率先射精了。他射了十数下才停了下来，将精液完全灌入嘉豪的嘴里。这时，含在嘴裡的阴茎射出了精液，把嘉豪呛个正着。他很想呕出嘴里的精液，但是嘴巴被一冰的阳具塞着，只得硬着头皮地把精液吞下。仅仅射一次精无法满足一冰，一冰健壮的肉体顿时又机械地动了起来。此时，被一冰口交的利丰治也射精了，把精液完完全全射在刑警队长的口内。此时的南星则还在卖力地吸吮着郭嘉豪的阳具。不久，被南星口交的郭嘉豪也达到了高潮，在南星嘴裡射精了。南星也贪婪地吸着郭嘉豪的龟头，连尿道裡残留的一点精液都不放过。郭嘉豪感受到自己一向敬重的李局长不断吸着自己的阳具，感到耻辱不已。没想到李局长如今也沦落成这番模样！南星开始感觉到嘉豪舌头开始卷裹着自己的阳具。他知道嘉豪似乎已经学到一些技巧，兴奋中又带有一丝悲痛。他配合着嘉豪，努力地前后摆动着腰。“嗯嗯！嗯！”“哈哈！哈哈！真是一群淫荡的男警！”囚室里男警的淫叫声与白健昭的笑声不绝于耳。白健昭手中的相机则录下了四名男警在春药的作用下极为淫秽的一幕。郭嘉豪对于现在的自己感到极度屈辱，然而这种感觉一闪而过，立即被膨胀的性欲给取代！他享受着李局长的口交，兴奋地淫叫着：“嗯……”资深男警郭嘉豪失踪的消息迅雷不及掩耳地传遍北京市。原本一年多前三位北京市男警失踪的事已经沉寂于北京市，突然又被人提起。北京市报章出现了多篇报道，抨击并质疑北京市警队的办事能力和效率。一年多以来，竟有四名男警先后失踪，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另一边厢。北京市警局会议室。由于接连有四名北京市男警失踪，此时会议室里的各位警察多是生面孔。此时的他们个个神色凝重，刑警队资深男警郭嘉豪失踪的事令警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年多前三位同僚失踪的事至今如同悬案般，毫无线索。这次，刑警队的郭嘉豪也突然失踪了！各位的调查可有任何进展？”“局长，我们调查过了郭嘉豪的金钱来往记录，并无任何可疑的地方。通讯记录方面，郭嘉豪近期联络的多是亲戚和几位朋友，经过调查也没有嫌疑的对象！”“郭嘉豪失踪至今已经四天。时间越久，他就越危险。我已就要求临近几个市的警局也一起注意，一起侦破此案。”林政杰说道。“这次，我们可要把郭嘉豪失踪的事当作重点大案，尽快破案！”“是，局长！”局里的各位警察对郭嘉豪失踪的事一点头绪也没有，如无头苍蝇般毫无方向地追查。林政杰心里暗喜，他知道郭嘉豪失踪一案也会成为一宗悬案！三日后。白健昭别墅的地下室中。“唔唔！唔……”嘉豪徒劳地扭动着紧捆着身体的麻绳。他的嘴里依旧塞着一冰的阳具。四名男警已经被如此捆着长达三天了。此时的一冰绷紧了身体，强忍着尿意。这三天，他有两次尿在了郭嘉豪的嘴里，也吞下了两次利丰的尿液。他知道嘉豪是追查自己和利丰、南星三人失踪一事才成为白健昭的目标。他实在不忍再折磨嘉豪。想到自己三天前因为春药的影响而连续在嘉豪的嘴里射精七次，更感到羞愧不已。此时的嘉豪则感觉到浑身被绳索勒得生痛。他没有想到竟然有如此方法来折磨人，而自己还是深陷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他想起自己数天前疯狂地在李局长嘴里抽插阳具的一幕。在那之前，他曾感受到左臂被针筒刺入，自己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被注射了性药而失控。但是，他还是感受到极大的屈辱。“嘎……”尽管被蒙住了双眼，郭嘉豪还是意识到有人进来了地下室里。“四名男警，可还安好？！”看着被自己捆成四方形的四名男警，他忍不住微笑着。接着，他踏在了郭嘉豪的屁股，说道：“郭嘉豪，可还适应这样的生活？”郭嘉豪冷不防自己的屁股被这么一踩，尿道里的尿液顿时窜出，流进了南星的嘴里。南星无意中咬住了一冰的老二。他冷不防一道金黄色的尿液从嘴里一冰的肉棒喷出，直接射在自己的嘴里。多余的尿液顺着他的嘴角滴下。嘉豪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就感到极度的耻辱。他羞怒地呜咽道：“唔唔……唔！”“看起来你可还能撑！就让你继续含着陈队长的阳具。”“唔唔！唔唔！”嘉豪闻言，焦急地猛摇着头。他的嘴里塞着一冰的阳具已经三天了，他不想继续承受如此羞辱的折磨！“看你们凄惨的模样，这就饶过你们吧！哈哈！”说罢，白健昭解去了系着男警们的头部和另一名同僚下体的绳索。束缚解除后，郭嘉豪立即就吐出了嘴里一冰的阴茎。白健昭还解下男警们的蒙眼布。“怎么样，郭嘉豪？陈队长的精液和尿液可还美味？呵呵……”白健昭微笑着道。嘉豪愤愤不平地看着白健昭，不发一语。“呵呵？闹脾气？！看看你淫荡的样子！”他拿出去了手机，打开了一个视频，让郭嘉豪观赏。郭嘉豪定睛一看，是自己和三名同僚被捆成“肉体四角形”的视频。尽管视频中的四人都被黑绒布蒙住眼，他认出了自己，接着就失控地抽插自己的阳具！看着自己的老二不断进出李局长的嘴巴，他即愧疚又羞耻，顿时俊脸变得通红。“郭嘉豪，看看你壮实的肌肉、粗大的老二和过人的性欲！你和他们三位一样，骨子里也是一个淫荡的男警！”白健昭调侃道。“不是！是你这个被无耻的家伙在我们的身上注射了性药！”郭嘉豪怒吼道。“是嘛？”白健昭得意地说道。“很快就会知道究竟是你无耻还是我无耻了？呵呵……”郭嘉豪看着得意洋洋的白健昭，心里打了个冷颤。他知道白健昭是个绝对变态的家伙，自己所遭遇的折磨绝不会仅此而已！“郭嘉豪，用你的老二，好好地操着陈一冰这位昔日的上司！”白健昭说道。“不！不可能！你别妄想！”郭嘉豪惊呼道。“不想操陈队长？”白健昭笑着道，接着走向了一冰。他抓住了一冰的肉棒，猛力地搓动着。在白健昭的逗弄之下，一冰胯下的老二很快地就勃起了。为了让一冰更加痛苦，白健昭拿着一条细麻绳，将一冰的阴茎从根部捆扎了起来。在绳索的拘束下，刑警队长充血的阴茎更加粗大挺立，龟头涨成朱红色。随后，白健昭握住一冰的肉棍，快速地掳动起来。“呜呜……啊啊啊……”一冰因为交织着的兴奋感与剧痛，含着肉棍的喉咙裡发出如野兽般的嚎叫。“怎么？还想不想操这位刑警队长啊？还是想让陈一冰的阳具继续被捆着……”“你……放过陈队长！”郭嘉豪看着被折磨的陈队长。他只能强忍屈辱，硬着头皮地说道：“我……我操他就是了！”“早点乖乖听话，陈队长不就不用受折磨嘛……”说罢，他就蹲下身去，解开了捆扎着一冰阳具的绳索。他拍了拍一冰的臀肉，说道：“请吧，郭嘉豪！”嘉豪慢慢地走向了一冰，将阳具顶在了一冰的肛门处，接着慢慢将阴茎插入一冰的菊穴。他的心里一阵巨大的屈辱，自己居然被迫操着自己的上司。嘉豪的整根肉棒深入一冰的菊穴，直抵他的肠道深处，肛门的疼痛让一冰整个人微微地颤抖着。郭嘉豪有节奏地抽插着一冰，使到一冰的臀部随着郭嘉豪的抽插而扭动着。白健昭的手也没有闲着，左手在一冰宽阔发达的胸膛上揉搓着，揉掐着他的乳头，而右手则把玩着着一冰的阴茎。郭嘉豪开始兴奋着，胸膛越来越剧烈地起伏着。郭嘉豪对自己身体的反应感到羞愧，却只能依旧抽插着他的肛门。坚挺的阴茎不断摧残着一冰的直肠。郭嘉豪的身体一次次猛力地撞击着一冰，一次次把阴茎捅入最深处。一冰只感觉到肠道裡的阳具继续深入，而胯下的阴茎也因为白健昭的套弄渐渐膨胀而勃起了。白健昭的手在一冰的阴茎上下撸动，摩擦着他敏感的龟头，要让这位刑警队长达到高潮。郭嘉豪深深地抽插着一冰的肠道，胯下的阳具不断抽插一冰的菊穴。抽插几十下之后，郭嘉豪紧绷着了身体，射出了大量的精液，全数射进了刑警队长的肠道里。在白健昭的玩弄下，一冰也同样达到了高潮。他看着一股股浓稠的精液，从自己的肉棍中激射而出，喷得满地都是白色的浆液。“看你操得这么爽，陈队长很合你的胃口吧？！”白健昭看着饱受凌辱的两人调侃道。郭嘉豪沉默不语，双目注视着白健昭。白健昭见状，立刻将郭嘉豪按倒在地，双手按住他的双颊，仔细地看着他的俊脸。他慢慢地贴近郭嘉豪，慢慢地吻着他的嘴唇，双手则轻轻地摸着他的腹肌。白健昭的手来回感受嘉豪腹肌那坚硬的触感。“唔……”郭嘉豪痛苦地紧闭着眼，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此时，白健昭的手已经捏住了郭嘉豪的阴茎。白健昭伸出舌头，然后把郭嘉豪垂软的老二吞进了嘴里，添着这根依旧沉睡中的巨龙。白健昭闻到郭嘉豪那雄性的体味，更加猛力地吸吮着郭嘉豪的阴茎。他用舌头刺激着郭嘉豪的龟头，一边则用手搓揉着郭嘉豪的睾丸。郭嘉豪的阳具在白健昭的刺激下，在他的嘴里完全地勃起了。“不要含住我的老二！放开它！”郭嘉豪悲愤地说道，然而此时的他显然阻止不了白健昭的口交。白健昭的嘴巴也开始加快了抽插速度，嘴里的老二更为充血硬挺。他的舌尖裹住龟头打转自己着，同时间用手揉弄着郭嘉豪的两颗睾丸。郭嘉豪受到如此刺激，完全忍受不了，阳具像铁棍般坚硬。郭嘉豪只觉得全身酥麻，肉棒已经膨胀到了极点。那坚硬的巨屌深深地插进了白健昭的嘴里，一股又一股滚烫的精液喷在里头。白健昭贪婪地吸着郭嘉豪的阳具，企图要把里头残存的精液也吸得一干二净。这让郭嘉豪感到不适，不断扭动着身体。白健昭舔着郭嘉豪射过精的阴茎。沾在阴茎上的精液是郭嘉豪雄性的精华。白健昭就是喜欢郭嘉豪这种雄性的味道。“果然是成熟的壮警，精液的味道如此浓郁可口！呵呵……”“干……”郭嘉豪无力地怒骂道。白健昭看着郭嘉豪，一手抓着郭嘉豪那射过精的老二继续撸动着。白健昭看着这根成熟的巨屌，他要把里头的所有精液给榨干！白健昭猛搓着郭嘉豪的龟头，整只手握住这根肉棒，时而用力挤压，时而快速撸动。郭嘉豪尽管痛苦不堪，却显然受不了这样的刺激，胯下的老二竟又倔强地勃起了。白健昭的另一只手则在郭嘉豪的上半身游走，捏着他硕大的乳头。“停下来！不要再碰我的阳具！”郭嘉豪痛苦地嚎叫。然而，白健昭根本不管他，揉捏着阴茎的手更加使劲。白健昭的手愈加疯狂地撸动着，郭嘉豪的身体也更加剧烈地挣动着。郭嘉豪想要挣脱被反绑住的双手，制止白健昭的举动，但这根本是痴心妄想。白健昭感受到郭嘉豪的肉棍在自己的手中不断颤动，于是飞快地撸着他的老二。白色的浆液从郭嘉豪的阳具飞溅而出，大部分射在了郭嘉豪的手上，还有些则射到了白健昭的身上。“呵呵！郭嘉豪，你真的是精力惊人呢！”说罢，他整只手按在了郭嘉豪的脸上，手里的精液直接就抹在了郭嘉豪的脸上。“呜呜……”无力挣扎的郭嘉豪羞辱不堪。自己被强制射精两次，射出的精液还被抹在了自己的脸上，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多么地耻辱！白健昭不想放过郭嘉豪，手中托扶着他那射过精后垂软的阴茎。他用手继续慢慢地撸动郭嘉豪的老二，握在手中的阳具竟顽强地又开始充血变硬。“不！啊啊啊！”郭嘉豪嘶吼道。他无法忍受白健昭连续第三次的手淫，但是胯下的阳具却不由得他使唤。白健昭要榨干郭嘉豪的精液，到他不能射精为止。他要让郭嘉豪清楚地感受这种折磨，以让郭嘉豪完全屈服于自己！郭嘉豪倍感痛苦，徒劳地颤动着被束缚着的身体，任由自己的身体再步入射精的高潮……“9次！”白健昭有点失望地说道。“和上次一样！没有进步嘛！此时的嘉豪奄奄一息地躺卧在地。这位中年男警被强制射精了9次，浑身毫无力气地瘫软在地。他痛苦不堪，赤裸的身体布满了汗水。一冰看着郭嘉豪，目睹着这些自己曾经承受过的凌虐。他知道白健昭的折磨，怎样的男人都无法承受的。郭嘉豪未来的命运就只有屈服于白健昭任他羞辱！刑警队资深男警郭嘉豪已经失踪将近三个星期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北京市警局的调查没有一丝的进展。然而，谁也想象不到如今的郭嘉豪与一年多前失踪的三名男警一齐被囚禁在北京市首富白健昭的别墅里，被凌辱玩虐。对他来说，被他捕获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玩物，因此一点也不怜惜他们。因此，郭嘉豪自被绑架以来，日复一日，白健昭都毫不留情地凌虐这位成熟的资深男警。他要让郭嘉豪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屈服于他，成为他的警奴。白健昭知道只要继续蹂躏这位中年男警，势必能摧毁他的自尊与意志！白健昭的别墅里。地下室中。白健昭的手捧着郭嘉豪的阳具，迅速地撸动着。没多久，郭嘉豪的阳具就勃起了。白健昭持续地用手掌抽弄着，时急时缓，让他的肉棒顿时坚硬如铁。“南星，来！让郭嘉豪的嘴巴让你爽爽！”南星虽然感到痛心，不忍蹂躏郭嘉豪。但是，他知道要是不听话，反抗的话可会遭受白健昭更加凄厉的惩罚。所以，他还是屈服在白健昭的淫威之下，挪着身体到郭嘉豪身旁，胯下的阴茎二话不说，就立刻捅进了郭嘉豪的嘴裡。“呜……”郭嘉豪的喉咙裡发出嘶哑的悲鸣，任由李局长的老二在自己的嘴裡迅速地坚硬，急速地抽送着。白健昭一手揪着嘉豪的头发，让南星更容易地在郭嘉豪的嘴裡抽送着阴茎。“轮到你了！利丰，用你的嘴巴让郭嘉豪爽爽！呵呵！”如今的利丰已经屈服于白健昭。他乖乖地走到了嘉豪的面前蹲下，把头部凑近嘉豪的下体。接着，他就张开了嘴巴，将嘉豪柔软的阴茎含在嘴里，用唾液润湿，然后用舌尖纯熟地拨弄着含在嘴中的龟头。郭嘉豪的老二在利丰的挑逗下迅速勃起，膨胀变硬，直至充满利丰的整个口腔。“陈队长，干郭嘉豪屁眼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白健昭一边用手拍着郭嘉豪结实微翘的屁股，一边对着一冰说道。“白健昭，你放过嘉豪吧！”一冰为郭嘉豪祈求道。他他实在不忍对郭嘉豪做这种事！此时，白健昭突然震怒，威胁道：“陈一冰，你不想自己干郭嘉豪？那么我就把郭嘉豪的阳具给割下来，用它来操！”“不！不要！我操他就是了！”一冰一阵惊怕，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他站起身来，走到了郭嘉豪的身后，挺着硕大的老二在嘉豪的肛门处摩擦了片刻，接着硬生生地挤入郭嘉豪的身体。“呜呜！呜！”一冰尺寸惊人的老二与肠壁的摩擦令郭嘉豪疼得忍不住叫出声来，身体痛苦地痉挛着。紧绷的括约肌立将一冰的龟头吞没，让一冰的阴茎更加深入。中年男警赤裸的成熟男体徒劳地挣动颤抖着，嘴裡的肉棍一次次捅入喉咙深处。他的俊脸被迫仰起，迎接嘴里的阴茎。被绳索五花大绑的郭嘉豪，嘴裡含着的是敬重的警局局长李南星的阴茎，又被自己的上司刑警队长陈一冰操着屁眼，还被刑警队里的年轻同僚郑利丰口交着。白健昭看着备受凌辱的郭嘉豪，十分兴奋地说道：“郭嘉豪，很爽吧！”“呜呜呜……”郭嘉豪的身体震颤着，自己胯下的老二与塞在嘴里和肛门中的两根肉棒同时抽动着。自己雄健的男体被三位同僚蹂躏着。一冰的老二十分粗大，在郭嘉豪的直肠裡肆意地撞击着，刚猛的躯体猛撞着郭嘉豪的屁股。郭嘉豪只能紧绷着结实的屁股，疼被捆在背后的双手紧握着拳头，忍着被一冰奸淫的剧痛。郭嘉豪成熟的肉体忍不住地震动着，喉咙里塞满了南星的阴茎，肠道又被一冰的阴茎捣动着，痛苦得几乎就要昏过去。一冰充满愧疚感，肉棍在郭嘉豪的身体裡拼命抽动着。“嗯嗯……”一冰淫叫着，兴奋到了极点。他高大的身体猛颤着，一股股精液毫不留情地射入郭嘉豪的直肠深处。当精液完全射入郭嘉豪的体内后，一冰才将半软的阴茎拔出。乳白色的浆液从郭嘉豪那被凌辱的肛门渗出，顺着大腿流淌到了地上。被白健昭绑架最久，利丰的口技已经纯熟。他又舔又吸，嘉豪的阴茎在湿漉漉的口腔中不断摩擦着，渴望嘴里的肉棒尽快地喷出精液。“呜……嗯……”郭嘉豪的嘴巴被南星的阳具给撑开并充满着，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淫叫声。此时的警局局长顿时捅得起劲，肉棒在郭嘉豪的嘴中裡冲撞，猛烈地在他的口腔里抽插。已经迈入高潮的南星，随着自己的老二猛插入郭嘉豪的口腔，浑身剧烈地抽搐着，将精液射在了郭嘉豪的嘴裡。郭嘉豪不得不吞咽下南星射出的精液。“呜呜……”在郭嘉豪的叫声中，他的阳具也猛力地抖动着射精了。温热的精液泉涌般地射入了利丰的嘴里。“四位北京市男警的淫戏真是好看！”白健昭笑着道。“看看你们，难道你们还认为自己的身份还是那个正义英武的男警？！”“不……我……我是警察……”郭嘉豪无力地说道。“警察？！被自己同僚奸淫的警察？呵呵……”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低着头，看着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精赤的男体袒露全身结实发达的肌肉还有那遍布全身的伤痕。一道道伤痕是他被受虐凌辱的印迹，完全无法磨灭。他顿时质疑，自己还配称为一名警察吗？被白健昭绑架的遭遇让郭嘉豪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屈辱。他做梦也未曾想到过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雄健男体会成为白健昭发泄兽欲的玩具。他备受屈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无奈他的身体被绳索捆绑着，只能默默地任由自己的身体被白健昭玩弄，与自己的同僚一同受辱。他完全不知道这种折磨什么时候将会是尽头！迎接着他的似乎只有那无法逆转的凄惨命运！白健昭的别墅。大厅中。此时，白健昭和林政杰两人正坐在沙发上。“怎么样，白董？可还满意郭嘉豪？”林政杰说道。“很不错的猎物！长得一脸斯文的样子，骨子里却也是个淫荡的警察！”白健昭说道。“白董满意就好！”“给你看个东西！”白健昭将一个棕色的信封递给了林政杰。林政杰打开了信封，发现里头是十数张彩色的照片。这些照片的主角正是被自己设计猎捕的四名北京市男警，还包括了自己的女婿——陈一冰。照片中的男警浑身赤裸，袒露着结实发达的肌肉。每张照片中的男警都在遭受着非人的羞辱与折磨！利丰的阳具勃起着，外层包裹着白色的蜡。一冰的肉棒被插入了数根钢针，钢针闪闪发光，很是骇人。南星含着一冰的老二，为他口交。郭嘉豪与三名同僚的淫戏。四名男警被迫含着对方的阳具，被捆成肉体四角形的样子。此时，林政杰的内心震撼不已。尽管四名男警是被他捕获的，自己也曾经目睹他们满是伤痕的肉体，可是他没有想到背后他们遭受的凌虐是多么的凄厉。他也从未想过世上有这么多残忍的方式，可以用来玩虐男人。他摸了摸自己略微发福的肚子。他顿时庆幸自己可不是像一冰等人般雄壮帅气，要不自己有一天成为了白健昭的猎物，余生将会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这四位猎物落在我的手上后，就没有选择的权利，最后地下场就只是乖乖地屈服我，成为我的性奴！”白健昭说道。“这几个猎物能合白董的胃口就好！”“这次嘛……我已经有了第五个猎物的目标了！呵呵……”白健昭将一张照片递给了林政杰。这张照片是一名男子的半身照。男人长得阳刚帅气，看得出他拥有高大挺拔的身材。“这次要猎捕的目标是他？！”林政杰讶异道。“怎么了？有问题吗？”白健昭问道。“没……没有……”“呵呵……以他和被我捕获的警察们的关系，把他抓来肯定很好玩！况且，他也绝对是个完美的雄性猎物！”“好的，白董！三……三天之后，我一定把他送到这里！”林政杰说道。白健昭面露笑容，看着照片。被白健昭盯上的这个男人如今有难了！三天后。白健昭看到到手的第五个猎物，很是满意。林政杰做事从来没有失手。此时的男人躺卧在地，依然昏迷不醒，头部歪歪地倒向左边。他的双眼被黑色的厚绒布给蒙住，嘴巴被黑色的胶布给封住。男人的双手被麻绳紧捆在了身后，麻绳也紧缠着粗壮的双臂与壮实的身体十数圈，令男人的上半身几乎无法动弹。他的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下身穿着一件深色的LEVI’S修身牛仔裤，腰间穿着一条CALVINKLEIN的棕色皮带，脚上则穿着一双白色棉袜。白健昭贪婪地盯着眼前身材健硕的猎物，色迷迷地看着男人迷人的肉体。那矫健发达的身材丝毫掩饰不住，偌大的胸肌紧贴着白色的衬衫，勾勒出那迷人的轮廓。由于双臂被反绑到身后，原本就突起的胸脯更加突出，将衬衫撑得紧绷到了极限。两颗浅褐色的乳头紧贴着薄薄的布料，若隐若现。“唔唔……”男人慢慢地苏醒，感觉到头部一阵剧痛。他感觉到眼前一片漆黑，嘴里酸臭的袜子和身体的束缚顿时令他警戒起来。他想起自己昏迷前是被北京市警局局长林政杰暗算。“醒了？！”白健昭说道。“唔唔……”男人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有另一个人，顿时发出了声音。“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是我要林政杰替我绑架你的！”男人顿时一阵惊奇，绑架自己的幕后黑手居然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自己与他完全毫不相识，为何他居然要林政杰绑架自己？“一看到你的照片，我就被你帅气的脸孔和高大的身躯给迷上了！”白健昭兴奋地说道。“我很想看看你全裸，袒露一身肌肉的样子！呵呵！”“唔唔！唔！”男人意识到白健昭极有可能是一个喜好男色的变态，顿时愤怒地挣扎起来。“太迟了，大帅哥！你这番模样，根本插翅也难飞，乖乖地任命吧！”白健昭笑着道。“别怕！我的地下室里可还有四名北京市的警察，他们肯定会好好陪你的！”“唔唔！唔！唔唔！”男人闻言，顿时更加激动地挣动着身体。原来，北京市失踪的四名警察居然是被白健昭给绑架！“别紧张！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了！呵呵……”此时，白健昭按着男人的腹部，清楚地感受到那六块腹肌的轮廓。“很硬的腹肌！锻炼得不错！”白健昭赞赏道。接着，他就解开了男人的皮带，慢慢地将男人的牛仔裤推倒了膝盖处。“唔唔……”男人穿着的是一件EMPORIOARMANI的白色棉质三角内裤。内裤的中央包裹着男人的阳具，微微地凸起。“全身上下都是名牌！你真是个很有品味的猎物！”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隔着内裤兴奋地挑弄着男人垂软的老二，充分地感受那温软的触感。接着，他的手就忍不住掳动起来。“唔唔！”男人愤恨地扭动着身体，却摆脱不了白健昭那恶心的双手。内裤中的那根阳具在白健昭的玩弄下，居然慢慢地勃起了。“呵呵！你也是个巨屌淫男嘛！”白健昭紧掐着男人勃起的老二调侃道。男人的阳具尺寸傲人，足以与四名男警相比。这时，白健昭取来了一些冰块。他拉开了男人的白色内裤，将冰块塞入其中。“唔……”男人的老二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忍不住闷哼。他的身体微颤着，敏感的阳具在冰冻的刺激下更加地勃起坚挺。白健昭的手一把就抓着内裤的中央，将几颗冰块按在了男人的老二上。“唔……”随即，男人又是一阵闷哼。内裤中的冰块逐渐融化，将白色的内裤浸湿，使到内裤呈现半透明状态。完全勃起的肉棒紧贴内裤上若隐若现，很是诱人。“很爽吧？冰冻的刺激！”白健昭笑着道。“唔唔！”男人愤恨地哼叫。白健昭很是满意这次被捕获的猎物。他按住了男人的肩膀，说道：“走！带你去一个你下半辈子该待的地方！”说罢，他就押着高大的男人，按着他往前走。被蒙眼捆绑的男人只能跟随着白健昭的步伐前进，迎接自己未来那悲惨的命运。数个小时前。北京市酒吧。酒吧里灯光昏暗，四周充斥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林政杰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的双目就像猎豹般，盯着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三个男人围在了那张桌子喝酒谈天，分别是消防大队长李伟强、北京市富商汪涵和谢元杰。这是他们一帮好友的聚会，惟独缺了已经失踪一年多的陈一冰。“我们几个好久没聚在一起了！”汪涵说道。“是啊！以前都是我们都是四个人，现在缺少了一个人。一冰已经失踪很久了！”有点醉意的谢元杰说道。“我……我的父亲和一冰一样，也失踪了好久了！”伟强整个人突然低下头来，哽咽地说道。元杰知道自己说错话了，看着汪涵，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伟强，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来！喝酒！喝酒！”汪涵将一杯啤酒推给了伟强。林政杰暗自欣喜，李伟强喝多几杯酒，待会要猎捕这位消防大队长的难度将会更加减低！停车场。伟强和元杰、汪涵两人喝完酒后，就分开了。伟强按着太阳穴，头部有点生痛。他缓缓地走在了无人的停车场。林政杰悄悄地跟踪自己的猎物，寻找一个下手的机会。伟强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后有着不寻常的动静。正当他想要转过身，突然后腰一阵酥麻刺痛，整个人就突然失去力气地扑倒在地。倒卧在地的他看见自己身后的人正是北京市现任警局局长林政杰。林政杰的手上正握着一根闪着蓝光的电击棒。“林叔，是你？！你怎么……嗯……”浑身乏力的伟强知道袭击自己的人是林政杰，顿时惊讶地说道。“这根电击棒一年多前曾经用来制服李南星局长，如今居然用来制服李局长的公子呢！呵呵！”“我？！父亲居然是被你……”伟强顿时一阵愕然。原来父亲失踪一事居然是林政杰干的。他顿时大发雷霆，但是浑身乏力的他却无法动弹，只能愤恨地看着林政杰。如今的他更是担心父亲的现状，他到底身在何处，究竟是生是死？“别怕！李局长还健在，很快你们两父子就能团聚了！”林政杰笑着道。他立即掏出一对穿过的袜子，塞进了伟强的嘴巴，阻止他继续说话。林政杰再用黑色的胶布将伟强的嘴巴给封住。“唔唔！唔！”林政杰不理伟强的反抗，又取出麻绳，将伟强强而有力的双臂扭到了身后，接着紧紧地捆着手腕处。接着，林政杰用另一根麻绳紧缠着伟强的胸膛和双臂十数圈，接着打了个死结。如今的消防大队长被绳索紧捆着，简直是插翅难飞了！他脸带微笑，满意地看着到手的猎物。突然，他意识到身后站着一个人，顿时捏了把冷汗！他转过身一看，只见是汪涵！“汪……汪涵？！”“你……连伟强也不放过？！”汪涵质问道。“汪涵，这可不由得我决定。李伟强被白董给盯上了，这可是白董的意思啊！”林政杰说道。“唔唔！唔！”伟强扭动着身体，奋力地挣扎着。他看着自己的好友汪涵，希望汪涵能解救落难的自己！“汪涵……你也知道白董决定要捕获的猎物，使怎么也不会放过的！”“是！我了解！”伟强突然意识到有点情形有点不大对劲，睁大着眼，看着汪涵。“伟强，我帮不了你！”汪涵冷冷地说道，立即转身离去。看着汪涵离去的背影，伟强即心寒又惊奇。心寒的是自己的多年好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落难而不解救她，惊奇的是林政杰口中的‘白董’究竟是谁？林政杰拿出了一条黑色的厚绒布，蒙上了伟强的双眼。“消防大队长，好好地休息一下吧！醒来后迎接你的将会是前所未有的体验！”说罢，林政杰掏出了一块白布，捂住了伟强的嘴巴。伟强挣动了几下，就失去了意识。34岁的消防大队长李伟强，捕获！白健昭的别墅。囚室里。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四位男警刚猛的肉体依旧被绳索紧缚着，毫无松绑的可能。事隔一年，资深刑警队男警郭嘉豪被捕获的事震慑了三名已经被绑架长达一年多的男警，令他们更加地无助与绝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完全被白健操控，只有乖乖就范的份。郭嘉豪一个月前被林政杰设计绑架而落到了白健昭的手中，接着就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暴虐与凌辱。就算他是一个刚毅壮硕的中年男警，也忍受不了如此的折磨。一个月前的他还是刑警队的资深男警，一个月后的今天，他身在了白健昭的囚室里，和三位警局同僚一起被虐。这番遭遇也摧毁了他对这份职业的卓越感，打击了他的自尊。四位男警垂头丧气，完全失去了在警队时的那种神采。“嘎！”的一声，铁门突然被推开了。郭嘉豪摒住气，他意识到今天的凌虐又开始了！然而，他突然错愕了，和白健昭一起进来的还有一名被绳索捆绑的男人！男人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修身衬衫，下身的牛仔裤已经滑落到了膝盖处，露出了男人白色EMPORIOARMANI内裤。男人的身高大约一米八，修身的衬衫紧贴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他傲人的身段。“这次可为你们带来了一位新伙伴！”白健昭笑着道。“你……你又绑架了谁？！”一冰问道。“呵呵……”白健昭笑而不语。此时，南星浑身颤抖，看着被绑架的男人。尽管男人被蒙着眼，但是看着男人的高度、熟悉的模样、脚上的白色NIKE运动鞋，他顿时脱口而出：“伟强？！”一冰闻言，顿时惊恐地看着李局长！被白健昭押着的男人身高将近一米八，身材彪悍魁梧。由于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两块高高隆起的胸大肌则更明显地凸显了出来，两颗深紫色的乳头点缀在上面，胸膛的下方还有那六块稜角分明的结实腹肌。从男人的身材、体格来看，的确和自己的多年好友——伟强相仿！他难以置信，多希望是李局长认错了人。原本李局长也只是半信半疑，但是他注意到男人腹部的一块伤疤，他再度呼唤：“伟强！”伟强听到有人正在叫唤着他。他认出了这个声音，是……是自己的父亲！父亲在一年多前无声无息地离奇失踪，母亲也因为这件事郁郁而终，令他也身心俱疲。这时，他知道父亲还依然在世，并在自己的不远处，心里顿时激动不堪！“唔唔！唔！”伟强猛力地扭动着身体。他多想此时就能看见自己的父亲，然而双眼却被黑布给蒙着。白健昭见状，猛然地捶打在伟强的腹部。“唔……”伟强突然抽搐了一下，不禁弯下来腰来。“伟强！”男人激烈的举动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李局长忍不住悲鸣。自己的儿子居然也步上自己的后尘，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成为了白健昭的猎物，难逃被调教的命运！他实在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为什么？为什么你连伟强也不放过？”南星顿时老泪纵横，悲愤地吼叫道。“我已经乖乖地做你的性奴了！你为什么还还要抓了伟强？！”性奴？！这样淫秽的字眼，伟强只有在AV中才有看过。父亲是白健昭的性奴？！他顿时大吃一惊，父亲失踪这么长时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唔唔……”伟强急得几乎就要落泪，然而身体却被白健昭死死地按住。“谁叫你把他生得那么帅气，还长了一身健硕的肌肉，让我想放过他都办不到呢！呵呵……”“不！求求你放了我的儿子……求求你！”李局长顿时跪着祈求道。“唔唔！”父亲身为警局局长，一向备受众人的尊重。如今，他竟毫无尊严地求白健昭放过自己，令伟强心如刀割。他重来没有见过父亲如此毫无尊严的样子！“伟……伟强可不是警察。你为什么还要抓了他？”一冰忍不住问道。“呵呵！北京市警局的极品猎物都被我一网打尽了！看在消防大队长也是名肌肉帅哥的份上，我就把他给抓来了！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当我的性奴，不是很好吗？！”白健昭笑着道。一冰看着邪恶的白健昭，顿时无法可说。他自己落在白健昭的手上长达一年多，自身难保，就算自己的好友也不幸落入白健昭的手上，他也是什么也不能做！“白董，你……你就放了李局长的儿子吧！”嘉豪看着凄惨的李局长，也开声求道。“郭嘉豪，难道你还不了解自己的身份？！竟敢开口求情！”白健昭愤怒地盯着嘉豪说道。“要放了李伟强也可以，那我就让你的儿子代替他！”“不！不要！”嘉豪猛摇着头，他无法想像自己的儿子遭遇同样的厄运。“记清楚你现在的身份！你已经不再是刑警队里的资深男警，而是我手上的雄性玩物！”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嘉豪的两颗睾丸捧在手掌中，突然施力。嘉豪顿时铁青了脸，下体感到剧烈的生痛。他的额头顿时渗出了汗。白健昭的手紧握嘉豪的睾丸将近半分钟后，才慢慢松开。他狠狠地给了嘉豪一记耳光，说道：“再不知好歹，我就把你的儿子给抓来！”郭嘉豪知道自己祸从口出，默默地低下了头。“呜呜……”南星已经悲从中来，顿时无法言语。白健昭看着落在自己手上的第五个雄性猎物——北京市的消防大队长。34岁的李伟强正值壮年，平时酷爱健身素有锻炼，拥有一副好身材。前些日子，他曾经在报章上看到消防大队长的专栏报道，看着他身穿制服，一副英俊阳刚的样子。那时，他就开始对伟强打主意，当他随后知道伟强是李局长的儿子，又是一冰的好友，他就决定对这位消防大队长下手。如今，消防大队长正在自己的面前，被捆绑得无法动弹，成为自己第五个雄性猎物！白健昭贪婪地盯着眼前的帅哥。消防大队长的上半身穿着一件贴身的衬衫，完全遮掩不了健硕刚猛的身材，伟强天生是出汗体质，现在的他汗水淋漓，衬衫几乎都湿透了，呈现了半透明状态。两颗乳头的轮廓印在了白色的布料上，若隐若现，很是诱人。由于双臂被反绑到身后，令伟强原本就发达的的胸脯更加激突，将衬衫撑到了极限。白健昭的手慢慢从衬衫下伸入，开始抚摸起伟强整齐排列的六块腹肌。腹肌很是坚硬，触感很好，肚脐四周还有浓密的体毛。他慢慢地将伟强的白色衬衫往上推，到胸肌的下方就被卡住了。白健昭微笑着，抓住衬衫猛力向两边一扯，纽扣就立刻迸开。这件衬衫基本上失去了遮蔽的作用，伟强迷人的肉体顿时显露在白健昭的面前。“身材很好，一定常上健身房！你素有锻炼的男体现在即将献给我！”说罢，白健昭就忍不住亲吻着伟强的胸肌。伟强奋力抵抗，却摆脱不了白健昭。被一个男人亲吻，令伟强感到无地自容。白健昭的嘴巴不时亲吻着伟强的胸肌与腹肌，不时又轻轻地舔着他的肌肤。“唔唔……”消防大队长是一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完全无法忍受白健昭的非礼。他激烈地挣动着，却因绳索的束缚下完全没有一点效果，只能眼睁睁地让白健昭玩弄着他的肉体。白健昭将伟强身上的衬衫剥去，使到他完全裸露精壮的上半身。接着，白健昭蹲下身子，直接完全褪去了LEVI’S牛仔裤。此时，北京市的消防大队长浑身只剩下脚下的NIKE运动鞋和EMPORIOARMANI三角内裤。惹火的酮体完全毕露在众人的面前。伟强的全身都是发达精壮的肌肉。伟强的胸肌饱满而厚实，随着喘息而剧烈地起伏着。再往下看就是那沟垒分明的腹肌。古铜色的肌肤闪烁着诱人的精光，粗壮挺立的双腿微颤着。最引人入胜的还是内裤中央凸起的部位，里头正包裹着一根粗大的阳具。此时，白健昭将伟强按倒在地，拍了拍他的脸颊，微笑着说道：“调教……现在开始咯！”白健昭从伟强脱下的牛仔裤中，取出了棕色的CALVINKLEIN皮带。他讲皮带高高地抡起，狠狠地朝伟强赤裸着的胸膛上抽去。“啪！”的一阵凄厉的啸声，皮带狠抽到了伟强的身上。伟强的胸膛上顿时显现出一条又红又肿的鞭痕，鲜血立即渗了出来。他举起皮带挥了挥，然后又朝着伟强的腿部抽去。不偏不倚地，皮带重重地落在了他的大腿内侧。“呜……”这一鞭令消防大队长忍不住闷哼一声，却依然丝毫不屈。白健昭知道消防大队长的能耐，他是不会那么容易就屈服的，继续挥舞着皮带，朝他的的身体四处抽去。“呵呵……鞭打消防大队长的感觉真爽！”白健昭亢奋地挥舞着皮带，恶狠狠地朝伟强赤裸着的胸膛、腹部和腿部抽去。鞭鞭毫不留情，发出了一声巨响。皮带持续不断地折磨着伟强的身体，在消防大队长的身体各处留下了一道道血痕，还有火辣辣的伤口。白健昭停下手来，将伟强翻过身，再次抡起皮带，朝消防大队长赤裸着的背部与腿部和捆绑在身后的双臂抽去。皮带继续不断地掠过伟强的身体，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才刚抽了十几下，伟强的背部就已经布满了鞭痕，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囚室里充斥着“嗖嗖！”的皮带掠过空气的声音以及“啪！啪！”皮带抽到皮肉上的声响，不时间还传出消防大队长得哼叫声。四名男警看到被鞭打的消防大队长，完全了解皮带落在身上那一刻的痛苦。尤其是南星，更是如同皮带便带在自己的身上一般，不忍自己的儿子受到如此折磨。白健昭打得累了，才把皮带抛在了一旁。被鞭打了许久，捆绑着双手的麻随着伟强的挣动而勒进了肌肉里，令他感到生痛。伟强浑身鞭痕纵横交错，身上满是一道道渗血的伤口。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沉重地喘着粗气，嘴唇已经被牙齿给咬破了。身上赤裸的肌肤上布满了一道道令人惨不忍睹的鞭痕，又红又肿。“用鞭痕来点缀着消防大队长的精壮肉体，煞是好看呢！”白健昭笑着道。“唔……”浑身上下传来热辣辣的疼痛，令伟强也吃不消。即使最轻微的触摸或动作都会引起他一阵阵的刺痛。此时，白健昭按住了伟强的腹部，接着抓着伟强的EMPORIOARMANI内裤，直接就脱下。如今，消防大队长的肉体完全赤裸着，胯下的老二在私处的阴毛丛中微微勃起着。“又收集到了一件猛男的三角内裤！”白健昭兴奋地说道。“唔唔……”伟强的身体完全袒露在他人的面前，令他感到羞愧不已。他不安地挣动着身体，阳具随着他的动作而左右摇摆。白健昭捧起了消防大队长的肉棒玩弄着。他一时搓弄着伟强的阴茎，一时又揉捏着那柔软的阴囊。白健昭调教过几位肌肉直男壮警，这位消防大队长也难不倒他。纯熟的技巧令伟强的老二不情愿地勃起着。那根阴茎雄伟地矗立着。伟强的肉棒勃起后的尺寸和几位男警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令白健昭很是满意。他欣喜地笑着道：“李局长的基因还真是不错，自己有根大屌，还生了一位巨屌的儿子，并一起成为我的玩物！”面对白健昭的冷嘲热讽，南星早已羞愤地低垂了头。伟强则不甘地扭动着身体，企图摆脱白健昭。这时的白健昭则拿来量尺，在消防大队长的身上四处测量，还为他量了身高和称了体重。“李伟强，34岁，北京市‘前任’消防大队长。身高182，体重77公斤，三围423043。阳具勃起长19.9厘米，直径4.5厘米。甫被捕获。”白健昭说道。“李南星和李伟强父子的阳具不相上下，一样地粗呢！呵呵……”消防大队长的衣物完全被剥去。34岁的他素有锻炼，身上完全没有一丝的赘肉。雄壮迷人的身体、发达隆起的胸肌、粗壮的胳膊和双腿、腹部整齐的排列着腹肌，使他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雄性魅力。但是，他的上半身被麻绳紧捆着，完全无法动弹，只能任人鱼肉。此时，望着儿子雄壮发达的裸体，南星的阳具居然不知不觉中地勃起了。同时间勃起的还有利丰与一冰！尽管郭嘉豪没有勃起，但也是猛盯着伟强的肉体，一个月来的调教居然也让他对男体开始产生了兴趣。白健昭当然注意到这个异状。他很时兴奋，直到被调教一年多的利丰、一冰和南星，已经彻底沦为不折不扣的性奴。对于较后捕获的郭嘉豪与伟强，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也能把他们完成调教成肌肉壮奴！“消防大队长可真是尤物，没想到你的肉体居然让你的父亲都硬了！呵呵……”白健昭调侃道。南星闻言，顿时羞愧地涨红了脸。“李局长，居然你都爽了！就让你来为你的儿子开苞吧！”白健昭拍了拍伟强的臀部，不怀好意地说道。“不！不要！”李局长看着白健昭，立刻就拒绝了。“唔！唔唔！”伟强的反应更为激烈。他猛烈地挣动着，不想和自己的父亲做这种屈辱的事！“李局长，被调教那么久，你居然还有顽抗的勇气呢！”白健昭冷冷地说道。他掏出了一把小刀，慢慢地走向伟强。他用刀子在伟强结实的六块腹肌轻轻一划，一道血淋淋的血痕浮现在腹部上。“唔唔……”伟强感到腹部一阵刺痛，忍不住哼叫。白健昭的脸上挂着冰冷的微笑，一手握住伟强勃起的阳具，用刀身轻轻摩擦。冰冷的刀子贴着伟强的下体游走，他顿时浑身僵硬，不敢胡乱挣扎。“李局长，要是你不操你的儿子。下一刀我就把他的肉棒给割下！”白健昭恶狠狠地威胁道。“不！白董，你放过伟强！”南星心急如焚，硬着头皮地说道。“我……我操伟强就是了！”“唔！唔唔！”伟强悲愤地猛摇着头，他不想自己在众人面前被父亲鸡奸。南星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伟强的身后。白健昭拍了拍伟强的臀肉，笑着道：“好好享受你和父亲的第一次吧！”“唔唔！”伟强奋力地扭动着身体，但是他却被白健昭死死的按着。他突然感觉到有一根温软的棒状物，顶在了他的肛门处。他知道，那根是父亲的肉棒！“伟强，对不起！我也没有选择！”南星含着泪，悲痛地说道。他把肉棒顶在儿子的菊穴，给他一些时间做心理准备。“还磨磨蹭蹭什么！”白健昭看着不情不愿的李局长怒斥着。消防大队长只感觉到身后火热的物体正要闯入自己的菊穴。突然，肛门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父亲的巨大肉棒猛然捅进了体内。“唔唔！唔……”第一次被开苞的伟强疼得忍不住大叫出声。“呵呵！消防大队长，第一次是这样的！很快你就会习惯的了！”白健昭掐着伟强的下巴笑着道。“唔唔！”伟强激烈地反抗着，可是没有一点作用，愤怒而又无奈，最后只能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伟强只能紧咬着牙关，强忍着父亲的抽插。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被反绑的双手下意识攥成了拳头。阳刚成熟的消防大队长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奋力挣扎的举动让身为父亲的李局长心痛无比。原本自己被捕获调教已经是一种屈辱，如今儿子也被白健昭捕获，还被迫一同上演活春宫。两父子的性交被白健昭和落难的其他男警看在眼里。这种巨大的耻辱在李局长的眼中简直就是比杀死自己还痛苦！南星快速的抽插，想要尽快结束这羞耻的一幕。伟强感觉到身后父亲的身体快速地撞击，还能感受到父亲饱满的睾丸猛撞着自己的臀部，发出“啪！啪！啪！”的清脆声响。李局长火热的肉棒高速地在狭窄的肠壁上摩擦，伟强不断感受到从菊穴传来的剧痛，忍不住呻吟着。从身后传来的痛苦随着父亲的猛烈撞击，一次又一次的侵袭着伟强的肉体。此时，伟强的阴茎被白健昭抓住，不停地玩弄着。白健昭抓着伟强的睾丸，慢慢地施加压力，又放松，另一只手则用力快速地套弄着那根半勃起状态的老二。伟强的心中只觉得颜面尽失，还夹杂着后庭的剧痛和下身的快感。伟强感觉到父亲的肉棒在肠壁上来回抽插，身体几乎就要被肉棒贯穿。汗水不断从伟强的皮肤渗出，在父亲不断的撞击下，两具男体大幅度地前后晃动。伟强直冒着汗。自己的阳具已经在白健昭的套弄中呈现了完全坚硬的状态，傲挺的肉棒在白健昭的套弄中完全勃起而变得青筋毕露，龟头更开始渗出了淫液。堂堂一个大男人居然同时间被父亲奸淫、阳具又被另一个男人如此玩弄，伟强感受到极度的羞耻感。李局长挺立的阴茎不断摧残着儿子的肛门。他的身体一次次猛力地撞击着伟强，一次次把阴茎捅入伟强的直肠最深处。就在这时，南星阳刚的身体猛然一颤，一股股精液源源不断地射入儿子的肠道里。此时的伟强只感受到父亲滚烫的浆液一股接着一股地射进了自己的肠道里，那是自己被父亲开苞的铁证！当南星把阳具抽出时，还有一股精液从伟强的肛门流出，顺着大腿滑落。被奸淫后的伟强一直喘着气，胸膛不断起伏着。然而，自己的阳具还被白健昭握在了手里。白健昭爱抚着伟强饱满的阴囊，又猛力地搓揉伟强的阴茎。伟强感受到下体传来酥麻的快感。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部的起伏愈来愈快，浑身的肌肉不断在绷紧，对自己身体的如此反应感到羞耻不已。他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却还是摆脱不了白健昭的魔掌。“有其父必有其子！两父子果然都是淫荡的雄性动物！”白健昭一边鼓掌，一边笑着道。这些话语传到两父子的耳中，令他们感受到极度的羞辱。南星的鼻子一酸，屈辱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涌出了他的眼眶。“唔唔……”伟强的肉棒不断被逗弄，使到了他无法自制地亢奋起来。他知道自己快要射精了，阳刚的俊脸涨羞得涨红了脸。伟强只感觉到脑海一片空白，浑身都流淌着热汗。他的身体不禁痉挛着，终于到达了射精的高潮。一股股滚烫的精液，散发着腥涩的味道喷涌而出。精液四处窜射，有些甚至还喷到了自己的胸膛上。一道道白色的弧线不断从尿道射出，喷了十多次才停止。“很好的潜质！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猛男！呵呵……”白健昭捏着伟强的龟头，一边说道。“唔唔！唔唔……”伟强愤怒地哼道。自己重来都没有和白健昭任何瓜葛，不知道白健昭为何要如此羞辱自己，甚至还禁锢父亲长达一年多。白健昭见状，撕下了黏着伟强嘴里的胶布，把胶布连着的数根胡楂一并扯下，令他感到一阵生痛。接着，白健昭一并取出了伟强嘴里的袜子。“干！白健昭，你这个恶心的家伙！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绑架我，还如此羞辱我？！”伟强愤怒到了极点，立刻破口大骂。“你还绑架我的父亲一年多，到底有什么目的？！”“李伟强，你的脾气可真火爆呢！”白健昭说道。“把你抓来，当然是为了让你和你的父亲好好团聚啊！呵呵……”“放开我！！我要见我的父亲！”伟强咆哮道。“别那么紧张！要见你的父亲也可以，不过你得先完成一个任务！”白健昭笑着道。“你！！什么任务？？”伟强摒住气问道。“你和你的好朋友李伟强很久没见了。用你的嘴巴和他的肉棒打招呼吧！”白健昭说道。“不可能！你那么想……自己去打招呼！”伟强大发雷霆，愤怒地斥责着。“消防大队长，你认为你还有选择吗？！”白健昭说罢，走向了南星，一脚猛踩在南星的下体处。“呜啊啊啊！”李局长感觉到下体一阵剧痛，忍不住惨叫。南星顿时脸色发白，浑身痛苦地痉挛着。“你多我的父亲做了什么？！”伟强听到父亲的惨叫，却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顿时焦急起来，只能硬着头皮，说道：“你说什么我照做就是了！你不要折磨我的父亲！”“早点这么说，你的父亲不就可受少点苦？”白健昭冷冷地说道。接着，他走向伟强，押着他慢慢朝一冰走去。此时，被蒙着眼的伟强站在了一冰的面前。伟强看着自己的好友，没想到事隔一年，居然会在白健昭的囚室里看见自己的好友。他也居然遭遇了和自己一样的命运。“一冰，对不……”伟强为了父亲，毫无选择的余地。话还没说完，白健昭一脚蹬在了伟强的小腿上，使到消防大队长跌跪在地上。白健昭压着伟强的肩膀，使他保持这种屈辱的姿势跪在一冰的面前。“没试过口交吧？！今天就让和一冰好好练习！”白健昭的手捏开了消防大队长的嘴巴，将他的头部按在刑警队长的阴茎前方。伟强连反抗都来不及，嘴巴就被强行塞入了一冰的肉棒。“呜……”一冰的龟头滑过伟强的舌头，直顶到喉咙的深处，插得伟强作呕。人生中第一次为一个男人口交，伟强只感到极度恶心，头皮发麻，一阵胃酸在的肚子里翻滚。白健昭抓住伟强的头发，逼迫他前后移动地吸吮着一冰的阴茎。一冰的老二愈加勃起，撑满了伟强的口腔。伟强口腔里温暖的触感，阴茎被嘴巴包裹的感觉让一冰感到一阵愉悦。伟强含着自己好友的龟头，顿时一阵作呕。他没有口交的经验，于是他只会死死地含着一冰的阴茎。被调教已久的一冰就不同了。一冰知道伟强肯定不擅口交，加快了频率，费力地将阳具快速地抽插。伟强感受到一冰的阴茎在嘴裡不断抽插，他的头也随着一冰的阴茎不断地先后晃动，搞得自己头晕目眩。伟强简直快要无法呼吸了。然而，一冰的动作愈来愈快，龟头更是深深地插入他的喉咙里。陈队长感受到伟强的舌头在自己的肉棒上缠绕，刺激着自己的龟头。一冰的肉棒顿时更加地膨胀了。此时的他有说不出的感觉，已经沉浸在淫欲之中。被好友口交都有如此反应，尽管被调教甚久，也令刑警队长也感到耻辱不已。口交恶心的感觉令消防大队长克制不住一阵阵地干呕，浑身痛苦地颤抖着。好友的肉棒一次次贯穿他的口腔。突然，一阵快感由下体传到一冰的脑海中，充斥了刑警队长的全身。粗大的肉棒直挺进伟强的喉咙深处，大量灼热的精液瞬间喷出，源源不绝地射在伟强的嘴巴里。“全给我喝下去！”白健昭命令着。“否则，我就好好地对待你的父亲！”伟强只能强忍恶心，被迫吞下一冰腥臭的精液。当一冰把肉棒从伟强的口中抽出时，还有一些白色的浆液从嘴角溢出，看起来非常淫荡。"“北京市消防大队长品尝刑警队长的精液！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怎么样，李伟强？陈队长的阳具很美味吧？！”“我已经为一冰口交了，快解开我的蒙眼布！我要见见我的父亲！”“消防大队长，可先别把么心急！”说罢，白健昭取来了一副脚镣，锁在消防大队长的脚踝上。每个脚镣连着沉重的铁链和一颗数斤重的铁球。原本浑身已经被绳索捆绑着，脚上此时又多了一副铐镣，令他移动都非常困难，就连插翅也难飞。加上甫被捕获的消防大队长，囚室里的雄性猎物已经增加至五人。尽管白健昭对自己的捆绑技术很有信心，要是五人同时发难，他也肯定招架不了。于是，白健昭同样地也在嘉豪等人的双脚上也加上镣铐。白健昭要杜绝任何能让他们逃脱的可能性，为五名猎物加了脚镣后就肯定万无一失了。“加上脚镣后，你们这几个猎物是更加不可能有机会逃走的。你们就乖乖地认命吧！”白健昭说道。嘉豪原本就已经被绳索紧捆着，浑身只剩双脚能自由移动。如今脚镣加身，他更是连移动都很困难，完全没有逃脱的能力了。自己可曾是一名英勇的刑警队男警，如今却只有乖乖受虐的份。想到这里，嘉豪已经是完全绝望了！忙碌了一番后，白健昭才把伟强的蒙眼布给解下。白健昭也是第一次正面看着消防大队长的面貌。无可否认地，伟强的确长得十分英俊，再加上蓄着的丝丝胡楂，让他看起来更添男人味。被蒙住双眼长达一天的伟强眨着眼，慢慢地适应了室内的光线。他发现不远处的前方有着四名和自己一样完全赤裸的精壮男人。他看见了自己的好友——一冰，还有父亲警局里的另两位同僚——利丰和嘉豪。最右边的那位确确实实就是已经失去联系长达一年多的父亲！他全身上下一丝不挂，成熟阳刚的肉体完全裸露着，胯下尚未勃起的肉棒倒垂了下来。父亲一脸无精打采，浑身都是新旧参差的骇人伤痕。“爸！”此时，同样深陷魔掌的消防大队长悲愤地呼叫着。“伟强！”南星哽咽地呼叫着，内心充满了悲愤与痛苦。“爸！”此时的伟强顿时晴天霹雳，心里痛苦不已。他甫被绑架，就遭受白健昭非人的羞辱与凌虐，因此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知道父亲被绑架的这段时间铁定免不了饱受屈辱。当他真正看到父亲如今悲惨的模样时，却仍然震惊悲痛得非笔墨所能形容！白健昭根本就是把父亲当成牲畜般，任意羞辱折磨！此时，父子俩看看对方的惨状。两人同时全身赤裸，被绳索缠身，令两人都羞愧得无地自容。两父子是第一次完全赤裸着身体站在对方面前。“哈哈！”白健昭得意地笑着。“李局长没想过有生之年还能与儿子重逢吧？！”“白董，求求你放了伟强！我会乖乖地让你调教的！”南星再度忍不住哭求道。“你们两父子的肉体如此迷人，任何一个我都不会放走的！”白健昭笑着道。“你们俩父子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性奴，一个也跑不掉！”“爸，别去求这个畜生！”伟强愤恨地说道。“他是怎么也不会放过我的！”他知道白健昭能囚禁凌虐父亲长达一年多，肯定不会饶过自己，因此此时此刻怎样求饶都没有用的！“没错！你很聪明！你就乖乖地认命，屈服于我！”白健昭抚摸着伟强的胸膛，轻声说道。“呸！你休想！”伟强愤怒地吐了一口唾液，正中白健昭的鼻梁。白健昭轻轻地抹去，没有发怒。他只是慢慢地走向了南星，紧抓着南星的腰部，并脱下了裤子。他将已经勃起的老二掏了出来，顶到了李局长的菊穴。“快放开我父亲！干！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伟强怒发冲冠，双目圆睁，大声地喝斥着。他多想冲到父亲的身边，然而脚上的镣铐却限制了他的举动，只能很小步地往前迈进。“消防大队长，看看你如今的样子，你也不过是落在我手上的其中一个猎物。”白健昭嚣张地说道。“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前操你的父亲！话一说完，南星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他突然感受到白健昭的阴茎已轻侵入了自己的直肠里。“不！”李局长拼命地扭动着身体。这一年多来他早就被白健昭多次奸淫，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早已适应。然而，这次自己却是在儿子面前被白健昭奸淫，这种羞辱令他悲愤不已，作为父亲的最后一丝尊严都荡然无存。“放开我的父亲！”伟强羞愤地嘶吼着，被绳索捆绑着的身体剧烈地挣扎起来。南星的菊穴被白健昭的老二凄惨地撑开，并反复地抽插进出着。“爸！”伟强忍不住落下泪来。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白健昭鸡奸，却束手无策。就在儿子的目光下，南星被白健昭强奸着，直肠里的疼痛夹杂着强烈的快感。赤裸的臀肉随着白健昭的疯狂的抽插而扭动着。白健昭将老二直插入李局长的后庭，并一步步地挺进，令他疼得嚎叫着。阳具在李局长的肛门里无情地抽插着，白健昭能感受到李局长的肠道剧烈地抽搐，不断刺激着他的阴茎。阳具与肠壁的磨擦带给他无尽的快感！“嗯！嗯！真爽！”白健昭淫叫着，身体猛烈地撞击着南星的屁股。此时的他终于达到了高潮，一鼓作气把精液射在南星的肛门里，灌满了他的肠道。看着被鸡奸后的南星羞愧的模样，白健昭还狠狠地拧了他的屁股一下，说道：“你也被我操得很爽吧！呵呵……”自己的儿子伟强也难逃毒手，被白健昭绑架凌虐，给了李局长重重的打击。目睹儿子受虐的情景令他如同坠入深不可测的深渊，绝望到了极点！“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们两父子，我就不打搅你们了！”白健昭笑着道。“刚刚相逢一定很多话想说吧！”说罢，白健昭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接着就离开了囚室里。此时，李局长两父子互相看着对方，没想过两父子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重逢！李局长先开声道：“伟强，你还好吗？”“爸，我没事！你呢？你失踪了那么久，难道都是被白健昭关在这里？！”伟强问道。南星点了点头，接着继续问道：“伟强，你是怎么被白健昭给抓的？难道也是林政杰……”“就是他！昨天，我和汪涵、元杰喝了点酒。突然，我在停车场被林政杰给袭击并绑架。过后，我还看到了汪涵，没想到他竟然没有要救我的意思！”伟强愤愤不平地说道。“汪涵和白健昭是一伙的！他曾经和武市长、黑道的雄哥来到这儿，一同羞辱我们！”一冰说道。“林政杰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为什么他连你也不放过？！我们都是被他给绑架到这里来的！”南星悲痛地说道。“一冰，林政杰不就是你的岳父吗？难道连你也是被他给绑架的？！”伟强惊讶地问道。“没错，连我也是被他给暗算，然后就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一冰说道。“伟强，没想到最后居然连你也难逃林政杰与白健昭的毒手！”“白健昭真是太变态了！”消防大队长愤恨地说道。自己才被捕获一天，也尝到了被他羞辱凌虐的滋味。“爸，你被白健昭囚禁的这一年多来，他到底是怎样对你？”“自从落在白健昭的手上，我就过着毫无尊严的日子。鞭打、取精、奸淫……还有种种折磨人的手段，每天都被施加在我们的身上。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来看待！”南星含着泪，哽咽地说道。“我们可是男人啊！难道就只能任由白健昭羞辱我们吗？难道你们没有想过要逃走吗？！”伟强忍不住问道。“逃走？！谈何容易！我是最早被白健昭捕获的。一开始，我还抱着要找机会逃走的希望，接着我就亲眼目睹冰哥、李局长、嘉豪，到现在的你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在白健昭的手上。如果有机会，早就逃了！”利丰绝望地说道。“一个月前，我刚被绑架来时，同样是和你一样的心情。这一个月以来，我多想能逃离白健昭的魔掌。然而，我的身体都被麻绳紧紧地捆绑着，丝毫无法挣脱。现在，白健昭又在我的脚上铐上了脚镣，要逃出生天根本是难如登天！”嘉豪看着伟强说道。“伟强，除了郭嘉豪才刚被绑架不久之外，我、利丰和一冰都已经被白健昭绑架凌虐了一年多，被他调教成了性奴。我们的生活完全被他给毁了，现在就算能逃出去，我们哪还有那个颜面回到警队里呢？”南星悲愤地说道。一冰沉默不语，李局长说的话句句都说到他的心中。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一年多前那位英勇正义的刑警队长，绳索与脚镣的束缚令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一向不服输的他尽管长时间饱受凌辱，心中的深处还有那一丝想要逃出生天的奢望。然而，想到上次逃脱失败，还连累了李局长，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伟强试图挣动着身上的绳索，毫无松脱的可能。脚上被加上镣铐后就连移动也很困难。他顿时心生寒意，难道未来就只能和众人一齐被白健昭凌虐？！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如此彷徨。北京市警局。会议室。会议室里的各位神色凝重，不发一语。“各位同僚，本市又再度发生了成年男性失踪的事件。然而，这次失去音讯的不是局里的男警，而是本市的消防大队长——34岁的李伟强！”林政杰开声说道。“李伟强是之前同样离奇失踪的李局长的儿子，至今已经失踪3天了！各位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局长，最后有人看见李伟强是在北京市的一家酒吧。当时和李伟强在一起的人是他的两名友人——北京市年轻富商汪涵和一名跨国公司的职员谢元杰。我们已经把两位带回来问话。他们表示与李伟强大约半夜2时各自离开酒吧，过后就没有再见过他！”“经过调查，李伟强生活作息良好，交友与财务情况都正常，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各位，李局长等人的失踪事件还悬而未解，李局长的儿子也失踪了。希望大家能加紧彻查案子！”“是，局长！”一冰是不断调查利丰的事而被捕获的，南星则是因为与逃脱的一冰见面而被绑架灭口，嘉豪则是暗中调查三名同僚的失踪而被猎捕。消防大队长是白健昭继利丰之后主动要捕获的猎物！他要绑架李伟强的目的是要同时震慑他的父亲南星和好友一冰！白健昭的别墅里。囚室中。被绑架后的数天，消防大队长和四位男警被囚禁在一起。他慢慢了解四名男警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缘由，也知道一冰逃脱并连累父亲的事。尽管父亲的事对他这一年来的生活影响甚深，然而这也不是一冰的错。尽管他的心里有一点疙瘩，但也不怪罪自己的好友。伟强也告诉了父亲关于母亲离世的消息。南星顿时悲从中来，他与妻子结婚三十多年，一直相濡以沫。然而，在一年多前被白健昭绑架后，这一切顿时嘎然而止。自己连妻子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感到悲痛不已。现在的李局长才慢慢地平复了自己的情绪。他的心里操心的同样难逃厄运的儿子。“嘎！”此时，囚室的铁门慢慢地被推开，只见白健昭慢慢地走了进来。白健昭看着伟强，笑着道：“消防大队长早！昨晚可睡得好吗？”伟强瞪着白健昭，不发一言。这几天，白健昭毫不留情地凌虐他，令他浑身疲累酸痛。尽管是睡在冰冷的石灰地板上，每天被白健昭搞得筋疲力尽的伟强都是深深地入睡。“一开始肯定是会不习惯的！待多一阵子，你一定会慢慢适应的！呵呵……”白健昭笑着道。“适应个屁！”消防大队长怒骂道。“这可不由得你选择呢！”白健昭微微一笑，接着转过身，搬来了一个白色的机器。“今天的调教开始了！”白健昭取来了一根细麻绳，将伟强的睾丸分别束紧。饱满的睾丸被绑得紧弹出来。麻绳也在伟强的阴茎根部紧缠了数圈。接着，白健昭捧着消防大队长的阴茎，将三个连着电线的鳄鱼钳分别夹在包皮处与左右阴囊。白健昭又再取来两个鳄鱼夹，夹在了伟强的两颗乳头上。白健昭看着消防大队长，冷冷地笑着，然后就按下了开关。“滋滋……”消防大队长听到电流窜入体内发出的微弱声响，电流透过鳄鱼夹导入体内，游走到全身。他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遭到电流的冲击，肉体感受到一股夹杂着丝丝疼痛的酸麻感，身体不由自主地产生轻微痉挛。“啊啊……”伟强发出了哼叫声，整个身体因为疼痛而发出轻微的颤抖。尽管阳具被捆扎着，但是在电流的刺激下居然也勃起了。在电流的影响下，伟强的俊脸也顿时涨得通红。白健昭加大了电流，同时间伟强立刻感受到体内流窜的电流变强，强烈到身体不可抑制地发出剧烈痉挛。身体所有的肌肉都在痉挛中发出痛苦的颤抖，遭到电流无情的炽烤。“啊啊……”痛苦的惨叫声从消防大队长的嘴里发出，被紧紧捆缚的男体剧烈地抽搐着。此时的伟强顿时青筋暴起，眼珠暴凸，只感受到极度的痛苦。他的喘息越来越沉重，身体越来越激动地扭摆着。“白董，求求你放过伟强！他受不了了！”南星看着一脸痛苦的儿子，忍不住求情道。“李南星，你的儿子有着一身如此傲人的肌肉，这正好试试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白健昭说道。“要是你再多嘴，我就再加大电流！”南星看着白健昭，只能识相地闭嘴，心里无比担心受刑的儿子。无情的电流在消防大队长的身体无情地穿梭着，他紧闭着双眼，发出哀鸣声。伟强的身体已经挺得几乎成为弓形，被捆绑住的双手极力要挣开上面的绳子，却无济于事。电流持续不断地进入伟强的身体，整个身体剧烈地痉挛。在电流作用下，高高勃起的老二完全勃起，流淌出淫液。强健的肉体第一次遭到如此的摧残。伟强绷紧了全身的每一块肌肉，使到原本就精壮的肌肉更加突出。他的胸膛大幅度地起伏着，还不断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浑身大量地出汗。赤裸的身体布满了汗珠，令他雄壮的身体更加充满了雄性魅力。伟强的脸越涨越通红。突然，他感到精关一松，在受电刑的同时射精了。浓浓的精液猛烈地射出，射得一地都是。“阴茎被捆着都能射，消防大队长的精力可真是非同凡响呢！”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才转过身，才按下了开关，中断了电流。伟强这才停下了挣扎。他被电刑折磨得双眼失神，迷茫地看着白健昭。他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看到儿子的惨状，南星顿时心痛不已。尽管消防大队长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白健昭知道自己肯定不能这么就放过了他！!白健昭脱下了裤子，露出了勃起的阳具。白健昭举着他那半硬状态的肉棒走到了消防大队长的身后。他握着自己的阴茎，在他的臀部甩打着。“不！放开我！”伟强知道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根本无法反抗，任何挣扎也绝对是完全没有作用。他握紧了拳头，闭上了双眼。白健昭的双手将他的臀部掰开，接着将老二插入肛门内。白健昭的阴茎一进入伟强的肠道，就快速地戳着伟强的肛门。白健昭紧抓着伟强的腰部，不让他挣扎。伟强被蹂躏的屁眼迎接着白健昭每一次激情而又粗暴的撞击。白健昭把自己粗大的阴茎不断抽出、戳入，不顾伟强断断续续的哼叫，不断地前后撞击丶抽送。伟强的肛门被白健昭的阴茎摩擦得疼痛异常。肛门中的阴茎摩擦着直肠内壁更让消防大队长苦不堪言。他的额头上很快就渗出了汗水，顺着那帅气的脸庞流下。“干！”此时的消防大队长只能怒吼着，根本无法挣扎。被捆绑的男体随着白健昭的碰撞而前后晃动着。他强行忍受着这非人的暴虐，就连臀部都已经麻木了。看见伟强痛苦羞辱的表情，白健昭施虐的欲望愈加强烈。抽插的频率越来越快，白健昭终于到达了射精的高潮！他紧抱着消防大队长的腰部，猛力一推，将滚烫的精液完完全全地射在了他的肠道里。射了十数后，白健昭才意犹未尽地缓缓拔出了阴茎，伟强的屁眼里满溢出白色的汁液。伟强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白健昭给鸡奸，身为男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他只能徒劳地挣扎着。“呵呵！干过了伟强之后，现在我想跟大家玩个游戏呢！”白健昭不怀好意地说道。一冰看着白健昭，知道肯定又是他折磨人的法子！伟强与一冰、嘉豪与利丰分别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他们的双手此时正举着一个二十五公斤重的杠铃。每个杠铃上都系着一根细绳，细绳绕过了横梁，分别拴在对方的阳具根部。白健昭为四人注射了淫药，令四根老二都同时间完全勃起着。四名强壮的猎物被迫高举着杠铃，避免拉扯着对方的阳具。他们的双臂紧绷着，剧烈地颤抖着。白健昭的手中握着一根电击棒，兴奋地看着四名猎物。他走向了伟强，然后将电击棒打在伟强的老二上。“啊啊！”电流窜入下体，伟强痛苦不堪。他的身体往旁一倾，手中的杠铃稍微下降，系在一冰阳具上的细绳猛然被拉紧。“啊啊……”由于肉棒被猛扯着，一冰忍不住惨叫，双手也因而使不上力，杠铃也被降了些许。“啊啊！”这次发出惨叫的是伟强。两人的老二此时一同被拉扯着。他们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身子。为了避免令对方受苦，伟强和一冰吃力地再度举高了杠铃。另一边的郭嘉豪与利丰，情况也没有好多少。由于长时间竭尽全力高举杠铃，两人的身体也正在微微颤抖着。利丰的手一个不小心地稍微松懈，嘉豪的老二就被狠狠地拉扯着。“啊啊……”嘉豪痛苦地闭着眼惨叫着。四人的嚎叫声此起彼落，作为观众的李局长看着儿子的阳具被扯着时，心都揪紧了，如同自己的老二也被猛扯一般。他实在不愿意看到儿子受苦，然而这残忍的一幕却不断在自己的面前上演。白健昭知道李局长不断目睹伟强遭受暴虐，心里肯定完全崩溃。反过来说，只要好好利用李局长，伟强也肯定难逃他的手掌心。四名猎物被如此折磨了大约将近两个小时，白健昭才放下了他们。由于他们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他将猎物们解下来后，就眼明手快地将他们重新捆绑好。倒卧在地的伟强尽管浑身乏力，他还是不屈地盯着白健昭。“怎么脾气还那么火爆？！”白健昭笑着道。“让我为你消消火！”白健昭一说完话，一股黄色的尿液就落在消防大队长得脸上。尿液在他的鼻梁、脸颊身体上流淌，沾湿了他的俊脸。一股尿骚味在囚室里弥漫开来。白健昭的尿液在伟强的身上扫射着，无情地淋在他的胸膛。面对这样的羞辱，伟强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他痛苦地闭起了眼睛。白健昭知道今天的折磨已经初步磨灭了消防大队长的尊严与意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他知道李伟强迟早会乖乖任命，成为自己的性奴！自从被绑架以来，伟强就和嘉豪等人每天一起接受白健昭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调教手段。除此之外，他们也分早、午、晚，一天被强制取精三次。他们的食物中将被掺杂着彼此射出的精液，还有很大剂量的淫药。原本看见食物中掺有精液，消防大队长是怎么也吃不下的。然而，白健昭又利用父亲来要胁他，让他只能硬着头皮吃下这些恶心的食物。伟强，甚至是在伟强之前被绑架的嘉豪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因为食物中所摄取的大量淫药而在慢慢地改变。这几位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猛男根本完全被白健昭操控在手中！北京市。由于曾经在不久前的一场火灾从火场中英勇救过两名幼童，北京市销量最高的报章还为消防大队长做了一个专栏报导。没想到事隔不到一个月，英勇的消防大队长居然无声无息地蒸发在这世上，失踪迄今已经将近一个多星期了。白健昭正是看到这份报道，注意到了伟强，接着才让林政杰对他下手，将他捕获。这份报道伟强英勇事迹的专栏居然成为了他落在白健昭手上的导火线！自从一年多前北京市三名男警连环失踪事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北京市就再也没有发生成熟男性的失踪事件。原本，北京市市民已经淡忘了这件事。没想到事隔一年后，北京市的一名资深刑警和消防大队长在一个多月内相继失踪，顿时满城议论纷纷。警队的调查丝毫没有一丝的进展。几位失踪的成年男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人想到谁都无法想到北京市的警局局长和首富是失踪事件的始作俑者！囚室中。白健昭得意洋洋地拿着一套橙色的笔挺制服，左边口袋的上方，还绣上了“消防大队长”的几个黑色的字。伟强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他执行任务时所穿的制服！“认得你的制服吧？！”白健昭笑着道。“这套制服可是我利用多层关系，从市里的消防局给弄出来的！”“你拿来我的制服究竟想干什么？！”消防大队长质问道。“我收集了四套警服，现在我的收藏中即将加入一套消防大队长的制服！”白健昭乐开了怀。“就连你被捕获时身上的那件EMPORIOARMANI白色内裤也同样成为我的收藏！”“你……”伟强震惊地看着白健昭。自己的内裤与制服居然被白健昭当作收藏，没想到他居然有如此的癖好！白健昭慢慢地走向伟强，看着他的俊脸说道：“消防大队长，来为我口交！”伟强闻言，不屈地直盯着白健昭说道：“白健昭，你可不要太过份！”“还真是不学乖啊！”白健昭抓着伟强的下巴，举起手左右开弓地给掌掴着他。他足足给了消防大队长十几个耳光。伟强只觉得脸部热辣辣的，脸颊布满了血丝。“李伟强，你可别忘了。如此落在我的手上，不只有你，可还有你的父亲！要不然，我把你的儿子也抓来也行！”白健昭冷冷地威胁道。伟强大吃一惊，自己的儿子还只有9岁！他自己都被白健昭凌虐得痛苦不堪，如果儿子也落在白健昭的手上肯定后果不堪设想！他只能硬着头皮地说道：“你别乱来！我听你的话就是了！”“很好！”白健昭说道。“你可要注意点！要是咬着我的肉棒，我就把你父亲的阴茎给割下来，塞进你的嘴巴！”伟强只能屈辱地把头部，贴近白健昭的下体。男人下体独有的气味涌入他的鼻腔，令他不禁作呕。他摒住气，把白健昭的肉棒含进嘴里，笨拙地开始吸吮着。白健昭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消防大队长的头部，狠狠地将自己粗大的阳具，插进他的嘴里抽插。伟强紧闭上了眼，感到白健昭粗大而炽热的肉棒在自己嘴里迅速勃起，并疯狂地在冲撞着。他的口腔一次次被那根老二给贯穿。伟强感受到白健昭的喘息变得粗重，还不时发出舒服的呻吟，心里顿时浮起了一股头皮发麻的恶心感觉。他想要吐出白健昭的肉棒，但是整个人却被死死地按着，只能任由那根凶狠的阴茎自由地进出自己的嘴巴。他的头部被白健昭的双手紧紧箍住，那根坚挺的阳具在自己的嘴里快速抽插起来。伟强突然被呛住，喉咙发出沉闷的声音。白健昭的手握住伟强的胸肌大力揉捏，一会儿又搓弄着两颗迷人的乳头。他非常享受消防大队长那迷人的男体。看着伟强痛苦的神情，白健昭反而更加地兴奋。伟强感受到白健昭的肉棒在自己的嘴中狠狠地操着，白健昭猛烈的抽动让他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前后晃动。嘴里的肉棒越插越深，不断冲撞到他的喉咙深处。白健昭的双腿猛然地绷紧，身体痉挛般地抽动。“嗯嗯……”在白健昭的一声长吟中，多股滚烫的浆液射进了伟强的嘴里，引得他咳嗽起来。白健昭的大阴茎在伟强的嘴里抖动了十多下后，才缓缓地抽出了自己的肉棒。白健昭立刻用手盖着伟强的嘴巴。“呜呜……”伟强挣动了几下，才被迫把嘴里的精液给吞了下去。他感到恶心不已，还有那那极度的屈辱。“消防大队长，你的口技可还不到家呢！得好好地继续接受训练呢！”白健昭说道。被白健昭如此评论，他只感受到极度地屈辱。“现在就给你一个训练的机会！呵呵！”白健昭笑着道。“为其余的这四位口交！”伟强除了愤愤不平地看着白健昭，什么也不能做。如今的自己受制于白健昭，再加上父亲也在白健昭的手上。就算他有多么地愤恨，也只能忍住气，避免牵累父亲。父亲已经因为自己的举动而多次被白健昭凌虐。此时，他知道自己也别无选择。“第一位就是李南星局长！”白健昭说道。“好好为你的父亲服务哦！”白健昭不甘地挪动着身体，来到了父亲的面前。伟强看着父亲，点了点头向他示意。接着，他就默默地张开了口，将父亲柔软的阴茎含在嘴里。南星瘫软的阴茎在伟强的口腔里渐渐坚挺起来，几乎就要塞满了他的口腔。伟强被迫含着南星的老二，用舌头舔着那根坚挺的阴茎。粗大的肉棒直顶到喉咙的深处。南星看着为自己口交的儿子。他知道儿子的性格，的确不会轻易屈服。然而，白健昭的调教对身体的影响与改变是不可逆转的。他知道伟强迟早也会像自己一样，慢慢地沉浸在淫欲中，屈服于白健昭！伟强的嘴巴紧紧地裹着父亲的肉棒，口水随着阳具的抽送而顺着嘴角流淌下来。此时的他只能任由南星坚硬的老二进入自己的嘴中搅动起来。南星粗鲁地加速抽动着，感受到自己的阴茎被伟强得嘴巴紧紧地裹着。南星的阴茎随着伟强的吮吸而亢奋挺直，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胸肌很大幅度地起伏着。他的私处一次次地撞在消防大队长的脸上，而伟强的头部只能随着父亲的碰撞而前后晃动着。伟强的嘴巴也因为被强迫撑开而麻木了，还是依旧不停吞吐着嘴里的老二。他的额头不停地渗出汗水，汗珠随着头部的摇晃而四处飞溅。这时，南星突然双眼翻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不可抑制地步入了高潮。他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终于射精了。大量的精液喷射而出，一股又一股的精液不断射入伟强的喉咙里。腥臭的精液充满了口腔。伟强只能硬着头皮，把父亲的精液给吞下。“很好的开始！第二位可是郭嘉豪！”白健昭说道。伟强慢慢地移动到了嘉豪的面前。他看了嘉豪，绝望地点了点头。他慢慢地张开了嘴巴，任由嘉豪的阴茎进入他的嘴内。伟强用唾液将嘉豪的老二润湿，然后用舌尖快速地拨弄含在嘴里的龟头，以便龟头能得到足够的刺激而快速的勃起。在伟强的挑逗下，郭嘉豪的阴茎在嘴中慢慢膨胀变硬，直至涨满了整个口腔。伟强的舌头紧裹着嘉豪的龟头，嘴巴不断吞吐着硬挺的肉棒。嘉豪看着伟强，就想到了自己一开始被绑架时受虐的情景。哪怕自己是多么地不情愿，但是却没有选择的权利。愉悦的感觉慢慢地掩盖过嘉豪的羞耻感。性欲慢慢地蔓延全身，嘉豪顿时陷入忘我的境界，肉棒猛烈地在伟强的嘴里抽插着……随着父亲、郭嘉豪、利丰的肉棒先后插进伟强麻木的嘴里，他的动作慢慢逐渐纯熟。所有的动作就彷佛成了方程式，不断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此时的他痛苦不已，只能渴望嘴内的阴茎尽快地射出精液。现在，伟强跪在一冰的面前，为自己的好友口交。他感到自己的口腔被好友的阴茎全部塞满，嘴里紧紧地裹着那根完全勃起的老二。一开始，伟强经历了最初的厌恶后，开始逐渐适应为人口交的工作了。他的舌尖持续地刺激着一冰的龟头，在阴茎上不停地蠕动着。他感受到一冰粗长的老二顶到了他的喉咙的深处。被伟强口交的一冰，明显感觉到伟强口技的不同。第一次被他口交时，一冰还主动抽动自己的肉棒；如今，自己的好友竟也开始学到一些口交的技巧，舔弄着他的肉棒。他知道尽管伟强还是不甘屈服于白健昭，身体却已经下意识慢慢地转变。看着同样落难的好友，伟强忍不住不胜唏嘘。刑警队长的呼吸慢慢地急促起来，阴茎坚挺笔直，身体随着活塞运动而前后摇晃。在伟强的口交之下，他已经濒临射精的边缘。“哦……”一冰吼了一声，紧绷了全身肌肉，浓稠的精液喷射而出，射进了伟强的嘴中。同时间，伟强感受到嘴里一热，一股股腥稠的浆液，源源不断地喷射而入。“呜呜……”伟强不禁呻吟着，被迫将好友的精液给吞咽下去。白健昭盯着消防大队长。伟强依旧英俊彪悍，新生的胡楂令他更添雄性的气息。他的嘴唇四周还残存着为众人口交后的精液。“任务完成哦！”白健昭鼓掌道。落在他手上的猎物从来不会得到他的怜悯，尤其是像消防大队长这么优秀的男人，白健昭更是不可能放过！伟强的身体在绳索中微微地挣动着，自己已经完全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尽管他多么地心有不甘，但是连如今仅有的自尊也正慢慢被白健昭磨灭！这时，白健昭将一个医用躺椅，推进了囚室中。伟强一看，知道绝对没有好事的！白健昭走向了伟强，押着他，让他躺在了躺椅上。白健昭抓住了他的胳膊，用皮带扣到了躺椅上。“你……你要做什么？！”伟强强忍心中的不安质问道。白健昭没有回答，立刻戴上了口罩。白健昭的手在伟强的左乳头上揉搓一番，手里握着一根发亮的钢针，狠很地刺入。“呜……”消防大队长疼得哼了一声，一股鲜血从伤口流出。白健昭握着钢针，上下转动，令钢针穿过伟强的乳头。“啊！”伟强忍不住再度惨叫。接着，白健昭慢慢地抽出了那根钢针。他从一旁的火盆，将一个烧得通红的钢环夹了出来。伟强见状，顿时直冒冷汗。他的身体被束缚着，完全无法动弹，眼神充满了惊恐。“放开我！不！”伟强嘶吼道。“堂堂一个消防大队长，难道还怕被火烧过的东西？！”白健昭笑着道。白健昭手里的钳子夹住了钢环，对准伟强的伤口，猛然戳入！“啊啊！啊！啊……”伟强的乳头被高温的钢环烫伤，令他痛得大声嚎叫。被固定住的肉体因为难以承受的剧痛而竭力却徒劳地挣动着。白健昭不理睬痛苦挣扎的消防大队长。他又举起手，手里的钢针刺进了伟强的另一颗乳头，并从另一端抽出。白健昭将另一个火红的钢环，穿过了他的伤口。在伟强的哀嚎中，白健昭用钳子，将另一个钢环镶在伟强的右乳头上。空气里散发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胸膛的剧痛令伟强痛苦地不断大声嚎叫，脸部的肌肉也因疼痛而扭曲了。强壮的消防大队长被如此折磨的惨样，白健昭的心头顿时欣喜不已。他将伟强解了下来，伟强痛得在地上不停滚动着，乳头上的钢环还散发着灼热的温度。李局长等人看到伟强的惨状，心里一阵寒意。“下一个轮到谁呢？”伟强不怀好意地看着四人，脸带笑容地说道。“就郭嘉豪吧！”嘉豪一听，顿时发颤。白健昭按着嘉豪，将他押到了躺椅上固定着。郭嘉豪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看着白健昭说道：“白董，你放……放过我……”“不用怕！一点也不疼的！”白健昭拍了拍嘉豪的胸膛说道。白健昭把钢针，刺入了嘉豪的乳头中。“啊啊……”在嘉豪的叫声中，白健昭把钢针继续推进，直到针尖穿过乳头。嘉豪紧握着拳头，铁青着脸，额头满是汗珠。白健昭抽出钢针后，接着夹着钢环，无情地穿入伤口。“啊！啊啊！啊……”嘉豪全身的肌肉紧绷着，不停地颤抖，痛得阵阵哀嚎。就连腹部的肌肉也明显地抽搐着。“还有另一个呢！”白健昭笑着道。“不……”中年壮警绝望地回应道。白健昭冷冷地看着嘉豪，手里的钢针慢慢地钻入他的乳头……在男人痛苦的挣扎与嚎叫声中，白健昭给五名猎物都镶上了乳环。此时的囚室只剩下五名被白健昭捕获的男人。可怜的猛男们的乳头十分红肿，持续传来难以忍受的刺痛。伟强才被绑架了几个星期，就被白健昭折磨得不成人形，更别说被绑架更久的其他人。尽管伟强个性刚毅不屈，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忍受着一系列的酷刑多久。他无法想像父亲等人这一年多是如何熬过来的。“这个白健昭真是不折不扣的变态！”伟强愤恨地说道。“这样的日子，我们到底还要过多久？！”嘉豪忍不住吼道，被绑架一个多月以来白健昭的残忍调教令他吃不消。“我们落在了他的手上，毫无选择，只能任由他无止尽地折磨！”南星低着头地说道，原本应该含饴弄孙的他，却如今和儿子一起被白健昭暴虐。“我们根本就没有逃脱的能力！此时此刻，就算他要杀了我们，我们也无法抵抗！”就连原本顽强抵抗，誓不屈服的陈一冰也完全绝望。“事已至此，我们也只能乖乖受虐，任何的反抗只会激怒白董！”利丰无助地说着。伟强看着被绑架的其余四人，眼前这四位男警都是北京市警队里的菁英，尚无逃脱的机会。他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更是毫无把握……!伟强的性格和刑警队长陈一冰的很像。当初勇猛的刑警队长如今已经被白健昭完全调教成性奴，这位落在他手上的消防大队长肯定也绝对不会放过。为了让消防大队长屈服，白健昭对伟强的调教毫不手软，无情地折磨这位肌肉汉子。他也经常同时玩弄伟强和南星，要彻底羞辱消防大队长。长时间凄厉的暴虐与凌辱不断摧残着他的肉体与身心。囚室和外界完全断了联系。被囚禁的猎物完全失去了时间意识。虽然伟强只被绑架大约一个月，他感受到自己已经被虐待了长达数个月。囚室里。白健昭的手里握着一根警棍。这根警棍原本是用来对付犯人的武器，之前成为了凌虐四名男警的凶器之一，如今却被用来了暴虐消防大队长。白健昭盯着俯躺在地的伟强，伟强才刚被警棍痛打了一番。白健昭蹲下身子，用双手掰开了消防大队长的菊穴。“放开我……”伟强大概知道拜见着的意图，拼命地扭动着身体。但是，他挣脱不了绳索的束缚，也不能做什么。突然，消防大队长感受到一根棍状物强行撬开了自己的臀缝，深入自己的肠道。肛门被强行撑开，传来了撕裂般的剧痛。“啊啊……”伟强忍不住嚎叫着。白健昭将警棍，慢慢往消防大队长的体内推进。在伟强痛苦的挣扎中，警棍一点一点地被推入肠道里。伟强感受到警棍被缓缓地塞进自己被强行撑开的菊蕾，无情地贯穿他的身体。那根警棍被推进了肠道的最深处。警棍的每一寸进入都令伟强地肠道感到被撕开的痛楚。“呜……”伟强吃力地忍耐菊穴被警棍插着引起的痛苦，既难堪又羞耻。接着，白健昭一条猛踢在警棍露出屁股的末端。伟强的直肠里感到一阵锥心的疼痛，痛苦地挺直了身体，忍不住惨叫：“啊啊！”白健昭大力地拍了拍消防大队长的臀部。“啪！”的一声脆响，白健昭的手完全感受到了他那结实的臀肉。此时，白健昭突然将警棍猛力拔出。在警棍抽出时与肠壁的剧烈摩擦又使到消防大队长忍不住横叫了一声。“接下来，就给我好好地操着你的父亲！”白健昭说道。这时的伟强强忍着怒气。他不想得罪白健昭，连累自己的父亲，心里又不想和父亲干这种无耻的事！“怎么了？！不想吗？！”白健昭狠狠地说道。伟强知道白健昭残忍的手段。他不想父亲受到更加凄厉的折磨，只能硬着头皮，拖着脚镣，走到了父亲身后。消防大队长挺起了身子，拧动着屁股，把龟头挤进伟强的肛门，整根阳具捅进了肠道里。他只感觉到父亲的身体一阵痉挛，括约肌立刻将自己的肉棒吞进去。伟强的整根阳具完全没入父亲的肛门后，被柔软的肠道紧紧地裹住。伟强先是开始慢慢地抽送，温柔而缓慢。过后，伟强逐渐地加快了抽插的速度，肉棒在父亲的体内慢慢地膨胀到呈现完全勃起的状态。南星感受到伟强粗长的肉棒在自己的屁眼中进出，身体随着儿子的动作而前后晃动着。儿子的阴茎彷彿没有休止地运动着，不断直戳进他的直肠深处，一次次贯穿着他的身体。“消防大队长，你的父亲可享受呢！干得起劲点！”白健昭在伟强的臀部捏了一把，笑着道。不管伟强的心里有多么不愿意，一开始与父亲等几位男人性交时的那种厌恶排斥了，而且居然还不争气地出现了兴奋的反应。他竭尽全力地想要控制住自己，但这并不能阻止下体涌来的快感。伟强的阳具在父亲的体内不断地搅动着，身体猛力地冲撞着父亲的屁股。南星的身躯随着儿子的抽送而前后摆动。他感受到儿子粗大的阳具在肛门中不断地挺进，并凶猛地抽动着。被自己的儿子奸淫将南星的理智和心理防线完全地击溃。不知不觉中，他居然主动地摇摆着他的屁股，嘴里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呻吟。伟强只感觉到父亲的屁股往后顶，迎合着自己的抽送。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竟然和父亲一起上演出了如此荒唐淫荡的一幕，两人都感到无比的羞耻与惭愧。伟强在父亲的肠道里足足干了大约10分钟。伟强浑身都流淌着热汗，突然他终于控制不住地射精。一股股滚烫的精液从尿道喷涌而出，全部射进了他的直肠深处。然后，伟强才慢慢地把老二抽出父亲的屁眼，一些精液从肉缝溢出。“你们俩父子都很爽吧？！呵呵……”白健昭笑着道。“真是一对天生的父子性奴！”此时，伟强低下了头，心里充满了羞愤，全身都被强烈的羞耻感给贯穿。一个月前的他可还是那威风英武的消防大队长。自从他被绑架被囚禁在这里后，每日每夜被白健昭凌辱暴虐，和他一起受虐的还有自己的父亲。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悲哀。尽管伟强拥有一身发达矫健的肌肉，但是却被绳索与镣铐完全限制了他的行动。伟强徒劳地挣动着紧缠着身体的绳索，他知道凭着他们五人是怎么也无法从这间囚室逃脱的！自从消防大队长被捕获调教以来，白健昭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在日常的食物和调教双管齐下，他注意到了消防大队长身体的改变。伟强的性欲已经更加地轻易被勾起。只要用父亲来要胁他，消防大队长也是什么事都肯做的。尽管是被迫的，在潜移默化之下消防大队长逐渐屈服于白健昭的命令。哪怕伟强是一位英勇的救火英雄，在火场出生入死，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却束手无策，只能被他无情的凌虐！北京市市立中学。北京市市立中学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多位北京市的名流绅士都是该校的校友；其中落在白健昭手上的一冰与伟强，还有汪涵和谢元杰也同样是毕业于此。下午六时正是北京市中学的放学的时间，一群学生从校门走了出来。篮球场上已经有几个男生还穿着校服，就打着篮球。他们在球场上你追我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白健昭远远地盯着这一群男生，发现了自己今天的目标。他多次暗中跟踪这名男生，发现他放学后通常都会和一班朋友打篮球到接近七点后才会独自步行回家。那时正是自己下手的最好机会。这次的目标是北京市市立中学的学生，白健昭并没有通知林政杰。他要自己下手，尝尝亲手捕获猎物的滋味！七时正。少年和一班朋友道别后，慢慢地步出旁门。他哼着歌曲，轻快地走着。白健昭的货车泊在了路旁，等待自己的猎物上钩！他从倒后镜看见少年慢慢地走近，少年穿着的是一身纯白色的校服——衬衣和及膝的校裤。当少年走近货车时，白健昭便步下了货车。他脸带笑容，看着少年问道：“你……是艾森吧？”少年疑惑地看着白健昭，心里开始警戒起来。“我是……叔叔，有什么事吗？”这个少年正是一冰的儿子——14岁的北京市市立中学初中生陈艾森！艾森的身高大约一米六，是校内篮球队初中队的队长。肤色因为经常打球而被晒成健康的小麦色。艾森遗传了父亲，同样也有着英俊的面孔，那一双单眼皮更是让他有种不出来的魅力。由于长得帅气，又会打篮球，使他成为备受女同学爱慕的对象。白健昭没有继续说话，突然就掏出了手枪，直指着艾森。艾森看着白健昭手里的手枪，顿时被吓着了，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你想要干什么……你不要乱来！”艾森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看着白健昭说道。“马上走上货车！”白健昭说道。艾森一怔，但是此时此刻他也只能听从白健昭的指示。正当艾森走到货车旁时，白健昭立刻放开手上的艾森，一拳猛打在艾森的下巴。他的手扣住艾森的脖子，拿出一块布按在艾森的口鼻。“唔唔……”艾森只感觉到浓烈的麻醉剂气味传进了鼻腔，呼叫声被堵在嘴中。他盯着一脸惊恐的艾森，说道：“乖乖睡吧！醒来之后，你们会到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艾森还没来得及挣扎，思绪就一瞬间变得迷迷糊糊。艾森下意识地想要挣扎，可是四肢完全无法使力。没多久，他就双眼一黑，失去了意识。“绑架像你这样的男生真是一点也不费力！”白健昭邪恶地笑着。白健昭将昏迷的艾森也拖上了货车，然后就关上了货车门。他满意地看着昏迷的男生。自己第一次下手，就成功地捕获了自己的目标，白健昭心里顿时欣喜不已。由于少年刚刚打过球，车厢里充满少年的汗味，令白健昭不由得兴奋起来。他的头俯在艾森的身上，闻着少年的体味。白健昭掏出了麻绳，将艾森的双臂扭到了背后，然后捆绑得很紧。接着，他又拿出了较长的麻绳，将艾森的胳膊和身体捆在一起了，麻绳在他的上半身紧缠数十圈才打了个死结。然后，白健昭也用同样地方式对艾森进行捆绑，把艾森捆得结实。白健昭脱下了艾森的校鞋，并脱去他穿的白色棉袜，揉成了一团，塞到了他的嘴里。接着，白健昭还拿出了超粘性的黑色胶布，将艾森的嘴巴给封住。最后，白健昭拿出了黑色的厚绒布，分别蒙住了少年的双眼。陈艾森是一冰的儿子，却步上了与父亲相同的命运，被白健昭捕获，落在了他的手上。如今，帅气的少年依旧不省人事，醒来之后迎接他的将会是令他毕生难忘的经历！白健昭的别墅。白健昭押着被捕获的中学生，慢慢地走在一条走廊上。这名男生还身穿校服，双手被麻绳反绑在身后。他的双眼被厚厚的黑色绒布蒙住，就连嘴巴也被堵住。“唔唔……”少年发出阵阵闷哼，无法摆脱白健昭的推送。被蒙住眼的他完全辨识不了方向，只能在白健昭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艾森不停地扭动着身子。他感受到自己的手臂和上半身被紧捆在一起，现在想动一下手都是痴心妄想。嘴里塞着的酸臭布团令他不断作呕。他感受到白健昭将他带到了一个房间内。接着，他的身后被白健昭猛力一推，整个人就重重地跌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令他的身体一阵生痛。这里是白健昭别墅地下的另一间囚室。他并不急着让一冰知道他的儿子也已经被绑架，他的心里有着另一盘计划。“陈艾森，欢迎你来到我的别墅里！”白健昭看着落难的少年，笑着道。“从今以后，你就好好地住在这儿，我会待你们不薄的！”从今以后？！艾森顿时愣住了，心里顿时一阵寒意。他意识到白健昭有可能不是普通的绑匪！这次的猎物和以往的非常不同，还只是个14岁的少年。接下来，白健昭就想好好检验艾森的身体了！白健昭按着艾森，抽去了他的裤带。接着，白健昭解开了校裤的扣子，拉下了拉链，直接就把白色的校裤从艾森的身上剥去。白健昭可以清楚地看见艾森下半身穿着的是RENOMA的浅蓝色三角内裤。“唔唔……”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人脱去校裤，艾森顿时大吃一惊。“年纪小小就已经穿着名牌内裤！呵呵……真是很不错的猎物！”白健昭说道。他的手隔着内裤，抓住了艾森柔软的阳具。“唔唔……”阴茎突然被另一个人握着，艾森的心里顿时一颤，不禁扭动着身体。看着羞涩的年轻猎物，白健昭忍不住会心一笑。白健昭按着艾森不断挣动着的身子，解开了艾森校服上的纽扣。白色的衬衣敞开两旁。年级尚幼的艾森在父亲的影响下，有着喜爱运动的习惯。他是属于精瘦型的男生，肌肉均匀而结实，没有一点赘肉。他的腹部还有不明显的腹肌。14岁的男生有着这样的身材，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小帅哥，你的身材真的蛮不错，很有潜质呢！”白健昭满意地说道。说罢，白健昭就把艾森的校衣给完全剥去。艾森的身上将近全裸，身上只剩下一件RENOMA的浅蓝色内裤。第一次在陌生人的面前如此曝露自己，艾森羞愧不已，就连脸都涨得通红。白健昭站起了身子，取来了一个针筒。针筒里盛着半透明的液体。白健昭拿起针筒，分别扎在一名少年的手臂上，将里头的液体注射到了他的体内。艾森感觉到白健昭给自己打了一支针。他不知道那支针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安地微微颤动着。大约过了十数分钟，艾森开始觉得有一股热流在自己的身体内窜动他感到一阵眩晕，浑身突然渗出大量的汗水。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胸膛很大幅度地上上下起伏着。他只感觉到下体一阵温热，被内裤包裹住的阴茎居然不由自主的硬挺起来。“唔唔……”他的身子燥热难忍，胯下的老二已经完全勃起，将内裤撑得激凸。他挣动着捆绑身体的麻绳，却让麻绳更加地深入肌肉，令他被勒得浑身发痛。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完全勃起的阴茎红肿发烫，令他十分不适。年轻幼嫩的龟头微微地探出了内裤，渗透出透明的淫液。白健昭很满意这样子的药效。针筒内的半透明液体是浓缩的雄激素和春药。艾森只有14岁，阴茎还有继续生长的空间。白健昭想要刺激他的发育过程，加速阳具的成长。尽管这次的猎物都还只是14岁的男生，白健昭也毫不留情，要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完全沉浸在性欲当中。艾森的肉棒把内裤撑得满满的，紧贴在被汗水浸湿的布料。白健昭仔细地盯着，大约有14厘米长，足足有着成年男性的平均尺寸。白健昭的双手，隔着内裤，抓住了少年的阴茎，兴奋地搓揉着。“唔！唔唔……”在无助的惊呼声中，艾森徒劳地挣扎着……北京市。消防大队长李伟强失踪后的一个月，离奇的连环男性失踪事件又有新的受害者。先前失踪案的受害者都是成年的男性，这次的受害者是年仅14岁的初中男生！这名男生是失踪已久的刑警队长的儿子，更是现任警局局长林政杰的外孙！才接近两个多月，北京市就有3名男性连续失踪，在北京市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北京市前后足有6名男性离奇失踪，其中的4位还是警局里的男警，剩余的2位都是失踪男警的直系亲属。北京市警队却毫无破案的办法，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已经给警队很大的压力。白健昭的别墅。客厅里。外孙的失踪令林政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大感不妙，要是外孙是落在白健昭的手上，那就是凶多吉少的了。于是，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白健昭的别墅里和他见面，要探个究竟。“林局长，你今天突然来访，有什么事吗？”“白董，你知道我的外孙失踪的事了吗？”白健昭问道。“我知道啊！”白健昭不拐弯抹角，直接说道。“这件事是我干的！”“什么？！白董，他只有14岁啊……请……请你放过他！”林政杰顿时感到晴天霹雳，自己的外孙果真是被白健昭给绑架！“白董，你看在我为你绑架男人的份上，你放了艾森……我保证他不会说出来！”林政杰企图向白健昭打人情牌。“陈艾森遗传了陈队长的优良基因。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早就把他给捕获了！”白健昭冷冷地说道。“林政杰，要释放陈艾森是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白董，你……你要是不放了艾森，我……我就把你囚禁那几位男人的事给说出来……”林政杰再也按捺不住，激动地说道。“呵呵！你想要威胁我是嘛……那就尽管去说！”白健昭冷冷地说道。“然后，我一定会让人做掉你的女儿！”“不……”林政杰顿时惊呼道。“识相的话你就乖乖闭嘴。这件事你也有份，说不来对你也没有好处！”白健昭冷冷地说道。“这是五百万的支票，你的外孙就当作送给我了！”林政杰悲痛欲绝，他知道受制于白健昭，毫无选择。为了钱，他总共替白健昭绑架了五个男人，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女婿！如今，他居然玩火自焚，把自己的外孙也给赔上了！囚室里。艾森已经被白健昭绑架了一个星期。每一天，白健昭都给他注射三次雄激素和春药的混合液体，令他饱受折磨。“早啊，小帅哥！还习惯这里吧？”白健昭笑着道。“唔唔！唔……”艾森一听到白健昭的声音，就不安地挣动着。白健昭按着艾森，手里的针筒立刻就扎在了他的手臂上。“唔唔……”可怜的男生只觉得身体一阵酥麻、闷热难忍，胯下的肉棒又再度顽强地勃起。白健昭紧盯着艾森。艾森红润的龟头，将近半颗从他的内裤探了出来。白健昭欣喜不已，知道自己为他注射的药剂已经开始有了药效。白健昭二话不说，兴奋地将艾森的RENOMA内裤扒下。随着内裤的离体，少年的身上再也没有蔽体的布料，年轻的身体完全暴露在白健昭的面前。羞涩的猎物难为情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身体。只要假以时日的锻炼与调教，你一定会成为一位彪悍的猛男的！”白健昭说着道。说罢，白健昭走向了艾森，撕下了封住少年嘴巴的胶布。“你……唔……”没等艾森说话，他就用绒布紧勒住艾森的嘴巴。接着，他拿出了黑色胶布，在艾森的嘴上缠了将近十圈，确保他无法发出任何的声响。“走！”白健昭押着艾森。他被迫站起身子，跟随白健昭的脚步。被蒙着眼的艾森不知白健昭要将他带到哪里，只能不安地跟着。白健昭将艾森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接着就扯下了他的蒙眼布。艾森的双眼猛眨着，企图适应那久违的光线。他先看到了白健昭，然后注意到了自己如今全裸的模样，羞涩地脸都发红了。“别害羞！你们很快就会习惯的了！”白健昭笑着道。艾森注意到不远处的墙上挂着几套制服，其中四套是深蓝色的男警制服，一套是橙色的消防队制服，还有最右边的一套是他的校服。他发现除了他的校服之外，每一套制服的前方还有挂着一条三角内裤。“你的内裤清洗干净后，也会被挂上这里，成为我的收藏！”白健昭拎着艾森的内裤说道。艾森发现制服的下方还有写上制服主人名字的黑色牌子，从左到右分别是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李伟强、陈艾森！艾森各自发现写有父亲名字的牌子。父亲早就离奇失踪了，难道也是被白健昭给抓来这里？！“先别那么紧张！还有更刺激的在等着你们！”白健昭笑着道。他将艾森带到了在房间角落的一道铁门前。铁门的门把被铁链缠绕着，还被扣上了一个银色的大锁。白健昭用钥匙打开了铁锁，除下了铁链，推开了沉重的铁门。一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是铁链互相摩擦的清脆声音。这是另一间囚室。一看到囚室里的情形，艾森顿时也被吓着了。囚室里的天花板垂下来五根绳索，每根麻绳的另一端则紧系在男人们被麻绳捆绑的手腕，将整个人吊了起来。一对脚踝上各拴着一铁链，铁链的另一端系着将近10斤重的铁球，使到他们的身体被拉扯得笔直。他们的周围置放了数个火盆，燃烧中的炭火大幅度地提高室内的温度，还灸烤着猎物的意志力。强壮的雄性猎物们吁吁地喘着粗气，胸膛大幅度地起伏着。浑身都是豆大般的汗珠，汗水流淌过身上的每一块肌肉。男人的肌肤闪烁着迷人诱惑的油光，很是性感！五名被悬吊着的男人全身赤裸，双眼被黑布蒙住。他们不约而同都拥有健硕猛壮的体格、强健厚实的胸肌以及线条分明的六块腹肌，完全显示出他们的雄性魅力，无奈如今他们却丝毫无法动弹。从左到右，分别是北京市前警局局长——李南星、北京市前刑警队资深男警——郭嘉豪、北京市前刑警队长——陈一冰、北京市前消防大队长——李伟强、X是前刑警队男警——郑利丰！自从捕获艾森以来，白健昭把调教重点放在了他的身上，但还是没有放过五名先前捕获的壮男。这五个成年的猎物已经被悬吊着三天了！嘉豪紧咬着干裂的嘴唇，头部憔悴无力地低垂着。四周的高温令他不断出汗，浑身都湿透了，样子显得狼狈而凄惨。他咬牙忍耐着这残酷的折磨。被绳索捆绑住的上半身早已痛到麻木了。这名中年壮警已经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彻底绝望，意志完全崩溃。被长时间的悬吊令李伟强这位阳刚的消防大队长痛苦不堪。身体的重量全都在了吊着他的绳索上。被绳索捆绑的双手几乎麻木，胸膛上的绳索深深地勒着肌肉，令他喘不过气来。四周的高温令他挥汗如雨，黝黑的肉体满是汗珠。汗水顺着脸颊、胸肌、腹肌，滑落到腿部，接着滴在了地上。不断落下的汗水竟在他的身体下方形成了积水！这样的折磨就连利丰、一冰等正值盛年的男人都无法忍耐，更别说是南星了。尽管南星还保有一身精悍的身段，然而上了年纪的他面对如此的折磨也吃不消！“嗯……呜……”李局长忍不住呻吟着。伟强认出了父亲的声音，焦急地说道：“爸，你……还好吗？”南星无力地回应着：“还……还好……我我……没事……”伟强尽管被蒙着眼，知道父亲已经吃不消了。他说道：“白健昭……你放放……放下我的父亲！他……他受不了了……”“李伟强，你太操心你的父亲了！他可是堂堂的北京市警局局长，区区这种折磨他可受得了的！”白健昭笑着道。“你……啊啊……”伟强怒不可遏地吼叫，徒劳地挣扎着，殊不知自己的儿子如今正在不远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这时，白健昭把头凑到了艾森的耳旁，轻声说道：“中间的那位正是你的父亲——陈一冰哦！”少年满脸焦急的神情，看着自己的亲人。自艾森懂事以来，一冰在儿子的面前都是一位英武阳刚的男人。父亲身为北京市鼎鼎大名的刑警队长，是艾森引以为傲的一件事。自从父亲失踪后，母亲一直以泪洗脸。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现在居然目睹父亲的惨样。父亲被悬吊着，强健的双臂微微地颤抖，不时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艾森的眼眶泛泪，没想到失踪了一年多的父亲居然被人如此对待，忍不住流下泪来。年纪尚幼的他根本无法接受如此打击！“乖乖地接受你们的命运吧！”说罢，白健昭就强行押着少年，离开了囚室。“放开我们！啊啊啊……”伟强剧烈地挣动着身体，绝望地吼着。此时，被悬吊着的一冰还浑然不知，自己的儿子也已经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中，而他方才正目睹自己如今的惨状！另一边厢。白健昭按着心情无法平复的少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有哑铃、蝴蝶机、跑步机、俯卧撑架等各种器械，就像一个专业的健身房。白健昭取来了项圈，套在了艾森的脖子上。接着，他慢慢地解开了少年身上的捆绑。此时，艾森企图用手肘直顶在白健昭的腹部。白健昭眼明手快，按下了手中的按钮。艾森的脖子突然感到一阵酥麻刺痛，同时间跌跪在地。“呵呵……只要我按下按钮，这个项圈就会同时发出电流。换句话说，要是你不听话，可是要受苦的！”白健昭说道。“没有特别的器材，你是怎么也别想要拔下项圈的！”“唔……”艾森看着阴险的白健昭，自己似乎怎么也摆脱不了他。白健昭走向艾森，解开了他嘴巴的一切束缚。“我的爸爸失踪了那么久，原来是被你给抓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艾森直接开声道。“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乖乖地听我的话就对了！”白健昭厉声说道。“从今天起，我每天都会把你带来这里，让你好好锻炼锻炼自己的肌肉，才能像你的爸爸一样，变成一个肌肉男！”“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艾森毫无畏惧地反驳道。白健昭没有说话，立刻按下了手中的按钮。“呃啊啊……”少年立刻倒卧在地，痛苦地挣动着。“首先，仰卧起坐80下！”艾森看着白健昭，不知该服从还是反抗。白健昭盯着迟疑的少年，又再度按下手中的按钮。电流窜入艾森的体内，令他的身体不禁抽搐着。“马上预备！”在白健昭的威迫下，艾森仰卧在地，双手放在了胸前，双腿屈膝并拢。“开始！一！”少年缩紧了腹部，身体离地数秒，接着慢慢降回地面。“二！”“三！”……“六十三！”尽管艾森在篮球队里常有锻炼，但是如此激烈的训练还是让他吃不消。艾森的腹部猛颤着，不断使力，却撑不起他的身体。白健昭按下手中的按钮。“啊啊……”汗水淋漓的少年痛苦地挣扎着，腹直肌的肌肉酸痛不堪。“给我继续！给我做到80下！”艾森咬紧牙根，撑起了身子，强迫自己继续着。被白健昭多次的电击，艾森才艰辛地做完了80下的仰卧起坐。“现在做伏地挺身。同样80下！”白健昭不给他任何歇息的机会，开始接下来训练。“预备！”艾森的双手张开撑着地面，与肩同宽，双脚则伸直靠拢。“一！”少年的手臂使力撑着身体，身体慢慢地下降然后再撑起。“二！”……过程中，艾森先后多次体力不支地摔下，遭受多次的电击。在电击的威慑下，他分别做完了仰卧起坐、伏地挺身、30分钟的跑步机训练，累得再也爬不起来，体力完全被榨干了。由于他是校内初中篮球队队长，他的动作都非常地标准，不仅很大程度上加强健身的效果，也不容易拉伤。看着气喘吁吁的少年，白健昭很是满意这次的猎物。他一定会好好调教他，把他调教成优秀的性奴！北京市初中生陈艾森已经失踪将近半个月了。由于受害者未成年，再加上是警局局长的外孙，这宗案件社会各界的关注，就连警队高层也不断给北京市警局局长林政杰施压。林政杰也自责不已，心里十分煎熬。自己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外孙被白健昭囚禁虐待，却什么也不能做。终于，在多重的压力之下，林政杰在一次警队会议上突然晕厥，被送往医院急救。经过证实，林政杰是因为血管阻塞而引致的心脏病爆发。他卧病在床，病情相当严重。白健昭的别墅。艾森还依旧被囚禁着。父亲被虐的一幕深深植入他的脑里。自从那次过后，白健昭就没有让他再见到自己的父亲。白健昭依旧每天给艾森注射那邪恶的混合液，也强迫他健身。其实，强制健身的过程尽管辛苦，但是他还是很期待那个时刻，因为只有那个时刻他的双手没有被捆住，能够自由移动。尽管才强制健身一个星期，少年的体态已经有些微的改变。原本就有着不明显的腹肌的艾森，腹肌的线条顿时更加明显地显现，就连胸膛和双臂也稍微变得壮实。囚室里。此时，少年站在白健昭的面前，看着白健昭。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再看见落难的父亲，或是何时能逃出生天。白健昭拿来了脚镣，铐在了少年的脚上。这副脚镣和一冰等人脚上的不同，并没有连着铁球，只有一条铁链连接着左脚与右脚的铁环。这样的铁镣已经足以限制少年的行动能力。尽管艾森只是14岁的少年，白健昭也要杜绝他逃脱的任何可能性！白健昭欣赏着艾森年轻强健的身体。他按了按艾森那微微突起的胸大肌，果然是韧性十足。艾森的胸膛被白健昭不断地揉捏着，他不停地挣动着，试图挣脱捆绑着自己的麻绳。艾森紧张地微颤着，汗水不断流过精赤的身体。白健昭俯在少年的胸膛上，吮吸着他的乳头。他能感受到艾森的胸膛随着胸肌起伏着。白健昭按着艾森的腹部，注视着他的下体。由于艾森被注射了雄激素，身体的毛发也变得旺盛。艾森软趴趴的老二躺卧在浓密的阴毛丛中。白健昭拿出一块肥皂，在艾森的私处涂抹着。黑色的阴毛随着泡沫，揪结在了一起。白健昭掂起了小刀，轻轻凑近了艾森的下体，小心翼翼地割下了第一刀。艾森的身体感受到刀尖掠过自己的皮肤，感受到一阵冰凉，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随着白健昭的一刀接着一刀，一撮撮阴毛被割除。艾森看着自己的下体，阴毛已经完全被除去，下体完全曝露在空气中。白健昭看着少年，问道：“你试过手淫吗？”艾森点了点头。“第一次手淫到射精是几时？”白健昭又继续问道。艾森涨红了脸说道：“去年！”“不错！很诚实的小帅哥！”白健昭摸了摸艾森的头，笑着道。“为了表扬你，我就让你爽爽，体验连续射精的乐趣！”白健昭的手左右分别抓住了艾森的阴囊，少年的睾丸在他的手中被用力的挤压。他粗鲁地搓弄艾森的阳具，抠弄着他的龟头，少年的阴茎敏感地抖动着。在白健昭高超的手淫技巧下，艾森很快地便有了生理反应。白健昭感受到年幼的阳具在自己的手里慢慢地变硬，以至完全勃起。艾森感觉到白健昭正温柔地爱抚着他的龟头，上下搓弄着他的老二。第一次被人手淫，艾森感到羞愧，却同时间有一种愉悦的感觉。相比起自己笨拙的手淫技巧，白健昭的手淫让艾森更加兴奋。白健昭不停搓弄着男生的肉棒，以致马眼处不断渗出透明的液体。这时，艾森的阳具膨胀得红通通地，犹如刚出炉的新鲜热狗。艾森的阳具被白健昭用力握住，慢慢地施加压力，接着又放松。突然，他的阳具被白健昭左右甩动着，通红的龟头也被挑逗着。一阵阵快感从阴茎直冲艾森的脑海中。白健昭知道少年的性欲开始高涨。他紧掐住艾森的老二，迅速地抽送着。他很兴奋地为少年做着活塞运动。“嗯……”随着几声呻吟，艾森全身激烈地抽动着。精液从他的龟头喷出，一道道的白色精液射在了白健昭的身上。“很爽吧？！”白健昭笑着道。“我们再来哦！”这时，白健昭抓住了艾森的老二。抽弄没几下，年幼的他完全抵不住白健昭的挑逗，胯下的阳具很快又变得硬邦邦了。少年的阴茎被握在白健昭的手中，被大力地搓揉着。他感受到白健昭紧紧地握着他的龟头搓揉着。白健昭的的左手把玩着艾森的睾丸，右手则一手抓住艾森的阴茎，用手指来挑弄他的龟头。艾森感觉到阴茎越来越肿大，越来越坚硬。他的呼吸声慢慢急促起来，阳具变得滚烫。白健昭的手指不断挑着艾森的龟头，掌心则不断推动他的阴茎。白健昭加速抽动艾森的老二。面对白健昭的挑逗，艾森按捺不住了，快到了射精的高潮。没过几秒，艾森的腹肌缩紧了。“呜呜……”在艾森的叫声中，阳具不由自主地颤动并射精了。浓浓的精液射在了白健昭的手上。艾森再度射精了。“再来哦！”白健昭的手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握着少年的老二玩弄着。他要持续榨取少年的精液。白健昭脸露微笑，兴奋地不断狎玩着艾森的阳具……经过头一、两次射精的快感后，过后几次的射精都令少年感到痛苦虚脱。在白健昭的强制手淫下，少年总共射了五次！在艾森第五次射精后，白健昭把手上的精液抹到了艾森的身上。如今，艾森的胸膛和腹部上满是白色的浆液，呈现非常淫靡的画面。少年无力地瘫软在地。尽管他年仅14岁，白健昭也完全不怜惜他，为他多次取精。“很享受吧！以后一定会充分地感受到射精的乐趣的！”白健昭笑着道。“呜……”艾森浑身乏力，双眼无神地望着白健昭，痛苦地呜咽着。他只是觉得双脚发软，阴茎已经因为过度的搓弄而红肿发胀。白健昭取来了几双袜子，揉成一团，硬生生地塞进他的嘴巴，然后用黑色胶布给封住。他要确保少年无法发出声响。艾森盯着白健昭。此时，白健昭架着他的肩膀，强迫他站起身来。白健昭说道：“走！”少年拖着脚上的铁镣，艰难地步行着。白健昭押着少年，经过了摆吊着他的收集品的地方。少年注意到他被绑架时所穿的内裤已经被清洗干净，并被挂在了校服前。接着，艾森跟随着白健昭，来到一道上锁的铁门前。艾森知道这扇门的后面，就是囚禁着父亲的囚室。父亲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失踪，不久前他才看过被捆绑蒙眼父亲，自己即将再度看见他！白健昭打开了锁，将少年押了进去。少年发现囚室内的几个男人已经没有被悬吊着。他们都倒在地，双眼依然还被黑布蒙住。白健昭将少年带到了囚室的中央。艾森认出了自己的父亲。看着被捆绑囚禁的父亲，心里顿时也悲恸起来。接着，白健昭用电击棒，狠狠打在少年的后背，令他倒卧在地，无法动弹。此时，白健昭押着一名被蒙着眼的壮男，慢慢地走向少年。这两个人分别正是一冰！艾森看着慢慢走向自己的白健昭和被押着的父亲，不知道白健昭到底要做什么事，身体无助地颤动着。白健昭将一冰按倒在艾森的身上。由于刚被电击棒痛击过，再加上父亲长得高大健硕，使到被压在父亲身下的艾森完全无力动弹。白健昭确保一冰的阳具准确地顶着儿子的肛门处后，立刻吩咐道：“开始操着你身体下的人吧！”一冰毫无选择，他不知道身下的人到底是谁，却只能开始扭动着身体。艾森感到父亲的身体猛然撞向自己，粗大的肉棒就要突破自己的后庭，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他用尽全力地扭动臀部想要摆脱，但却根本无济于事。他的菊穴被父亲的肉棒强行撑开了。艾森在感到剧痛的同时，心中一片绝望，完全无法阻止父亲的侵犯。由于艾森还没有被开苞过，稚嫩的肠道紧闭着。父亲的老二挤进了窄小的肠壁，毫不怜惜地入侵艾森的身体。他已可感觉到父亲的老二已顶到自己的直肠尽头。此时，一冰的阴茎则已经陷入了艾森的臀缝里，疼得艾森几乎要飙泪。要不是嘴巴被堵得无法出声，他一定会放声惨叫！艾森无论怎样挣扎，也阻挡不了父亲那充血的龟头入侵。刑警队长的龟头迫开了臀缝，在窄小的肠道慢慢前进。“……”艾森因直肠受创，痛得他忍不住落泪。撕心裂肺的剧痛传遍全身，年轻的俊脸疼得完全扭曲了。他感觉到父亲的阳具不断地进出他的菊穴，每一下的抽插都给他带来极大的痛楚。一冰的下体猛力地撞击着前方的臀肉。在与他的碰撞中，一冰突然有种感觉，身下的男人似乎不是自己已知被捕获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然而，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一闪而过，就被强烈的性欲给取代。白健昭的目光正盯住一冰两父子。他看见鲜血慢慢从艾森的屁股溢出，相信窄小的肠道和肛门忍受不了一冰阳具的折磨而被摩擦出血了。一冰的龟头在艾森幼嫩的直肠壁上猛烈磨擦着，感受到持续不断的快感。他殊不知自己操着的正是他的儿子，儿子也因为他的剧烈的抽插动作而饱受痛苦！艾森竭力地扭动着双手，然而却被绳索紧紧地捆住。父亲的每一次抽插都带来热辣辣的剧痛，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要被父亲的阴茎给刺穿。他已经被父亲操得筋疲力尽，饱受摧残的肠道也渐渐地完全麻木。此时，一冰也感受到自己到达了高潮，将整根阳具全部插入。艾森感受到父亲粗壮的肉棒在肠道里猛然抖动，一股滚烫的精液射到了自己的体内深处。艾森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股股热流冲刷着自己的肠壁。一冰把阳具缓缓拔出时，鲜血参杂着精液的粉红色液体从艾森的屁眼滴出。随着父亲的阳具抽离了自己的身体，可怜的篮球队长才松了口气，整个人瘫软在地。“很爽吧！”白健昭捏着一冰的屁股说道。接着，他一把就将一冰的蒙眼布给扯下。一冰定睛一看，发现在自己身下的是一名少年。他大吃一惊，这名少年应该是白健昭的新猎物！一冰突然感到少年的样子有点面熟，心理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仔细观察少年的面貌，顿时惊呆了！“艾森！”一冰惊呼道。自己自从一年多前被绑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出现在这里，还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他一想到刚才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感到羞愤又愧疚。“白健昭！为什么你要抓了艾森？！”一冰嘶吼道。白健昭这个恶魔已经完全毁了他的生活，如今居然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他在白健昭的诱导之下，居然干了自己的儿子。一冰瞪着白健昭，双目中充满了怒火。他多想杀了白健昭，却因为身上的捆绑而无法行动。白健昭走向伟强等人，把他们的蒙眼布也一同解下。伟强看见一冰的儿子也出现在这里，浑身赤裸地被捆绑着。他没想到白健昭居然连一名未成年的少年也不放过！“艾森只有14岁，还是个孩子！你放了他吧！”伟强说道。“就算他只有14岁，但可还是落在我手上的猎物！看看他射精时的样子，哪还是个孩子？！”白健昭笑着道。“混账！你对他做了什么事！”一冰气愤地说道。“当然是好好地调教他啊！呵呵……”白健昭一边说道，接着撕开了封住少年嘴巴的胶布，并把嘴巴里头的堵嘴布取出。“和你的儿子一年多没见，好好地和他说说话吧！”白健昭转过身，不再理会一冰，离开了囚室。艾森望着自己已经一年多没见过的父亲叫道：“爸！”“艾森！”一冰看着自己的儿子，心中五味杂陈。“你被绑架后，白健昭到底怎么对你？”一冰看着自己的儿子，心痛地问道。“我被他绑架后，他就多次给我打一种不知名的针。一打针不久，我的阴茎就会勃起，浑身发热。”艾森说道。“他每天强迫我健身！刚刚被带来这里前，他还为我手淫，让我总共射了五次精！”“混账！你只有14岁，他居然这么对待你！”一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白健昭居然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子！“白健昭已经抓了我，现在连你也不放过！我究竟得罪了他什么！！”一冰失控地说道。“爸爸，你失踪的这一年多一直都被他关在这里吗？！”“是的！”一冰悲痛地回答。“他又怎样对你了？就像对我一样吗？！”一冰不知如何回答自己的儿子。他无法向儿子坦诚这一年多来的遭遇，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屈辱！自己在一年多前被白健昭绑架，如今就连他的儿子也被白健昭捕获，面临和自己同样悲惨的命运！此时的刑警队长已经绝望地低下了头。伟强看着落难的好友与他的儿子，心里感到同情。然而，白健昭连14岁的少年也不放过，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他对自己和父亲未知的命运更加地担心起来。一旁的嘉豪则默默地望着被捕获的少年，深深体验到白健昭的残酷无情。他也是个父亲，能明白冰哥心里的痛苦。白健昭多次以儿子来要胁他，他对儿子的安危也担心起来。但是，自己如今的样子除了瞎操心，却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尽量不惹怒白健昭，来保护自己的儿子！北京市。在林政杰入院后，上级立刻紧急调派人手，担任北京市警局代局长，带领北京市警队。尽管北京市警局之首暂时不是林政杰，但是这宗连环离奇失踪案的调查还是没有显著的突破。警队里上下都被这宗案子搞得焦头烂额。自从北京市市立中学初中生——陈艾森证实失踪后，北京市的市民顿时人人自危，尤其是北京市市立中学的学生家长。大部分的家长亲自载送孩子上下学，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北京市市民对案件议论纷纷，对案情各有猜测。有的人认为他们是被变态的连环杀手给杀了，有的人却认为他们是被人绑架囚禁，甚至还有人猜测他们是被外星人给绑架！各种有关失踪事件的荒唐文章更是充斥着网路。然而，没有人想象到失踪的6名男性还身在北京市，被北京市首富残忍地凌虐调教！囚室里。此时，白健昭的老二在艾森的体内抽插着。他将阴茎一挺而入，直抵艾森的肠道深处。白健昭感到紧密温暖的肠壁紧紧包裹着自己的肉棒。身下的少年痛苦而羞耻的呻吟着，白健昭顿时使劲抱住艾森结实的双臀，更加奋力地抽插起来。火热的肉棒持续再艾森的体内地搅动着。艾森的臀部随着白健昭的抽插而左右扭动着。年轻赤裸的肉体忍不住颤抖着，艾森的心里感觉坠入了无底的深渊。被奸淫的屁眼里火辣辣地疼痛，巨大的痛苦使他头上冒出了大量的汗水。“呜呜……啊……”英俊的男中学生被白健昭骑在胯下呻吟着，令他感受到无比的兴奋！可怜的少年沦落成了白健昭泄欲的玩物！“干！真爽！”白健昭忍不住淫叫着。白健昭的身体猛撞着艾森的屁股，把老二直插到肠道最深处射精了。浓浓的浆液完全注入了少年的肠道里。“真爽！”白健昭抽出了沾着精液的阳具，在艾森的屁股上拍打着。就让你们更接近距离的接触！”白健昭强行按着一冰，逼迫他俯躺在艾森的身上。白健昭接着用麻绳，将两父子的身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艾森比体格高大的一冰矮了些许。他的额头靠在了伟强的鼻梁，嘴巴则处在父亲的下巴下方。一冰的肉棒紧贴着艾森满是热汗的大腿内侧，不断地与他的皮肤互相摩擦。一冰的阳具慢慢地勃起，变得充血肿大，被艾森的双腿夹着。“呜……”大腿处的不适感令艾森忍不住闷哼着。“艾森，对不起！”他羞辱地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你们两父子没这么亲密过吧？！”白健昭调侃道。“放开我们！！！”一冰怒吼道。“让你们互相熟悉一下彼此的身体！呵呵……”白健昭笑着道。说罢，他猛然从艾森的身后推了一把。艾森站不稳，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一冰的身上。一冰当然完全支撑不了，被紧捆在一起的两人重重地跌倒在地，艾森压在了父亲的身上。“呜啊啊……”背脊与地板的猛烈碰撞令刑警队长难忍剧痛，叫出声来。“爸！你没事吧？！”艾森感受到父亲痛苦地挣动，焦急地问道。“没……没事！”一冰咬紧牙根说道。此时，白健昭拿起折磨过几位壮男的皮鞭子，盯着刑警队长两父子。一冰一瞥，顿时大感不妙！白健昭抽动着手里的皮鞭，狠狠地抽打在艾森的屁股上。“啪！”的一声，皮鞭抽在臀肉时发出响亮的声音，艾森的屁股上隆起了一条紫红色的伤痕。“啊……”艾森忍不住不断叫喊着。“不要鞭打艾森！”一冰猛烈地挣动着。然而，白健昭手中的皮鞭又再度落在艾森的屁股上。这一鞭打在艾森的屁股上，不仅是皮肉的剧疼，伤口更是流出了殷红的血液。“啊啊……”艾森顿时惨叫，年轻的身体剧烈地挣动着。“你要打就打我！放过艾森！”刑警队长不忍自己的儿子被如此鞭打，紧张地说道。“要我放过他也行！那你就在儿子的大腿处抽插到射精吧！”白健昭说道。“什么？！”一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健昭居然要他做如此屈辱的事！“怎么了？！不愿意吗？”白健昭在空中挥舞着皮鞭，冷冷地说道。刑警队长摒住气说道：“你不要再鞭了！我……我做就是了！”白健昭闻言，立刻露出了微笑。他推动着被捆在一起的这对父子，让原本在下方的一冰变成了艾森。“啊……”在艾森的屁股动地的那一刻，伤口顿时传来阵痛，令他不禁呻吟。一冰强忍着羞辱，抽动起了自己的肉棒，在儿子的双腿间抽插着。艾森的身体忍不住左右挣动着。艾森的晃动反而更激起了他的性欲，肉棒已经完全勃起了。刑警队长的肉棒完全陷入了儿子的大腿内侧。被儿子大腿紧夹着的感觉竟然和把阳具插入狭窄的肠道里抽插的感觉是一样的，带给一冰极大的刺激。一冰羞愤到了极点，自己的肉棒在儿子夹紧地双腿处抽插，令他这位父亲无地自容。他只能加快速度挺动著腰部，阴茎就在艾森的大腿处抽送。当他把阴茎插到极点时，龟头还能碰到艾森身下的地板。“呜呜……”艾森被父亲压在下面，臀部的伤口不断地与地上摩擦，令人痛苦难忍。他绷紧了肌肉，年轻的肉体不断挥舞着汗水。一冰的阳具被艾森的大腿紧夹着，感受到那紧绷的肌肉。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精液已经蓄势待发地要冲出龟头。此时，刑警队长到了兴奋的极点，健壮的身躯控制不住地顫抖起來。一冰的老二猛然抽动着，射出了大股大股的精液。一冰射了十多次才停了下来。空气中顿时弥漫的两父子的汗味还有精液的腥臭味，伴随着的还有两人沉重的呼吸声。“刑警队长真是淫荡，居然插着儿子的大腿内侧也能射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有如此的荡父，才有这样的淫子！”“放开我们！”伟强忍不住挣动着。一冰知道儿子的屁股有伤口，他努力地挪动着身体，使到两人一起侧躺着。"“艾森，你还好吗？伤口还疼吗？”一冰关切地问道。“爸，还……好！还有点发疼……”此时，一冰与艾森的身体已经被紧缠着的绳索勒得发麻。由于两人的身体紧贴在一起，他们只觉得闷热难忍，浑身汗水淋漓。艾森感觉到父亲的胸肌随着呼吸而起伏，并朝着他的身体挤压着。白健昭看着两父子的窘样，心里很是兴奋。他要进一步凌辱调教这对父子，让他们成为一对父子性奴！一冰和艾森一起受虐，心里饱受煎熬。他被白健昭调教长达一年多，那是他不堪回首的记忆。白健昭不断在他的面前，把艾森折磨得死去活来。眼睁睁看着儿子承受惨烈的凌虐，他的心里既心痛却也束手无策。此时的刑警队长完全坠入绝望的深渊！白健昭对艾森的调教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加重了力度。取精、奸淫、口交、强制健身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成为了艾森每日的日常活动。白健昭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少年给调教成性奴！一个星期后。囚室里。白健昭仔细地打量着自己的猎物。艾森落在自己的手上已经一个月了。在注射药物和强制健身下，他的肌肉明显壮硕了不少，胸肌已经略微隆起，腹部也可以看见六块腹肌的轮廓。就连艾森的老二勃起后也显著比已开始被绑架来时更加粗大。白健昭为艾森测了身高与体重，还在他的身体四处测量着。“陈艾森，14岁，‘前’北京市市立中学学生。身高161，体重62公斤，三围352835。阳具勃起长15.3厘米，直径3.7厘米。被捕获1个月。”白健昭报告着，接着忍不住赞叹。“很不错的身材！只要你加紧训练，未来肯定会是一名淫荡的肌肉猛男！”“现在该让你的父亲体验我在你身上的调教成果！”白健昭拍了拍艾森的屁股说道。“用你的肉棒狠狠操你的父亲！”艾森虽然不忍蹂躏自己的父亲，但是他还是屈服在白健昭的淫威之下。艾森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他拖着脚镣，来到了父亲的身后。他举着自己的肉棒，在父亲的肛门处摩擦了片刻，然后就将龟头强行挤进父亲的体内。一冰被长期调教，肛门早就习惯了被异物入侵。他的括约肌将艾森的龟头吞没进去，让儿子的肉棒更加深入。他感受到艾森的肉棒在自己的肠道中迅速地坚硬并凶狠地抽送着。艾森的阴茎在一冰的直肠里肆意地撞击着，年轻的身体不断冲撞着父亲的屁股。被儿子肛交的羞辱令一冰握紧着拳头，绷着浑身的肌肉。艾森一鼓作气把阳具捅进父亲的肠道深处，使到他的身体也随着抽插而猛烈地前后摆动。艾森的老二不断抽送着，阴茎在父亲的直肠里来回戳动着，阴囊则撞击在父亲的屁股上而发出“啪！啪！”的声音。此时的一冰感受到身后艾森身体的猛烈撞击。火热的肉棒在肠壁上摩擦，令他全身的肌肉紧绷，汗珠从皮肤内渗出。艾森捅得相当起劲，身体激烈地撞击着父亲的屁股，阴茎则继续在父亲的身体里抽插。艾森感觉到了强烈的快感，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呜……嗯……”艾森身下的一冰则不时发出了淫叫声。儿子的奸淫居然令他兴奋起来，刑警队长只觉得屈辱不堪。在持续的活塞运动中，艾森已经慢慢达到高潮。随着老二与父亲肠道一阵剧烈的摩擦，艾森的身体不禁抽搐着，终于射精了。艾森将精液射在父亲的体内，大量的精液涌入了肠道中。“14岁的男生居然能把自己的父亲操得那么爽！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刑警队长和儿子都一样淫荡，真是虎父无犬子啊！真是一对淫荡的父子性奴！”白健昭的一言一语，如千万支针刺入刑警队长的心中。面对白健昭的调侃，一冰无言以对。他多想马上找个地洞就钻了进去。“呵呵……”白健昭看着一冰父子，突然笑出声来。一冰被虐甚久，知道白健昭的心里肯定又有什么邪恶的念头！“你们一位位猛男，给我轮流地操这位少年！”白健昭看着郭嘉豪等人说道。“郭嘉豪，你先！”嘉豪顿时震惊，艾森只有14岁，和自己最小的儿子年龄相仿。白健昭居然要他们一同轮奸这名男中学生，令他于心不忍。“不！不要！”一冰惊呼道，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眼前被轮奸！看见郭嘉豪没有动静，白健昭顿时心里冒起怒火。“郭嘉豪，你要是再不动，信不信我马上就抓了你的儿子！”“你别乱来！我操他就是了！”郭嘉豪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了艾森身后，满脸歉意地看着艾森与一冰。郭嘉豪感受身前的少年正在微微颤抖。他的心中很是不忍，但是在白健昭的命令下只能乖乖地将肉棒顶在了艾森的肛门处。他猛地一挺，老二猛戳进艾森的肛门中。“呜……”艾森微微地呻吟道。嘉豪开始抽动着自己的阳具，奸淫着被捆绑的少年。少年浑圆的臀部被嘉豪的猛烈撞击而“啪啪！”作响。柔嫩的肠壁紧紧地裹着嘉豪的屌。那根肉棒充满了艾森紧密温暖的直肠，不断撞击着敏感的肠壁，令艾森头晕目眩。嘉豪激动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猛撞着艾森的臀部。粗大的阳具在艾森的肛门内快速抽插着，令嘉豪同时陷入了极度的快感与羞耻感。嘉豪的阳具完全坚挺着，肉棒抽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艾森的身体只能随着嘉豪抽插的节奏而摇摆着屁股迎合着。一冰看着被郭嘉豪操着的儿子，眼泪忍不住落下。目睹儿子被白健昭捕获调教后，陈一冰这位刚猛的刑警队长从一开始的愤恨，接着到无奈，到现在的绝望。身为一名父亲，他无法保护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子，却只能和儿子一起被禁锢与虐待，令一冰深受重重的打击。此时的艾森则感受到体内的肉棒已经顶到了肠道最深处。嘉豪猛操着艾森的身体。他剧烈的抽动让男中学生矫健的肉体不由自主地前后晃动着。后庭的传来的痛楚让艾森紧收缩着小腹。他感受到嘉豪的阴茎持续地摩擦着自己的直肠，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颤栗。“啊啊……”羞愧的艾森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嗯……呜呜……”嘉豪的身体剧烈地绷紧着，在吼叫声中射精了。一股又一股的精液灌进了艾森的肠道内。“对不起，艾森！叔叔别无选择啊！”嘉豪愧疚地看着刚被自己奸淫的少年。一冰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被自己的同僚鸡奸，然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怪罪嘉豪，毕竟他也和自己与儿子一样，受制于白健昭。“下一位，消防大队长李伟强！”白健昭强行押着伟强，逼迫他跪在了艾森的身后。自己的儿子和艾森年龄相近。看着在地上呻吟挣扎着的艾森，伟强很是心酸，但是他也知道现在并不是可怜艾森的时候。消防大队长默默地挺着自己的阳具，将自己的龟头对准艾森的的肛门，然后猛力地捅入。“呜……啊……”艾森疼得哼叫着，被伟强压着的身体痛苦地挣扎着。消防大队长默默地挺着自己的阳具，将自己的龟头对准艾森的的肛门，然后猛力地捅入。“呜……啊……”艾森疼得哼叫着，被伟强压着的身体痛苦地挣扎着。消防大队长立刻就在艾森的肠道里做起了活塞运动。粗硕的老二操着少年嫩软的直肠，剧烈的摩擦使得每一次的捣入和拔出都发出“滋滋……”的声响。伟强的阳具大力猛插，一贯到底，也让艾森疼得有些受不了，身体猛地绷紧。伟强的老二在艾森的体内里忽快忽慢地抽插，令艾森的叫声也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呻吟。艾森稚气但帅气的脸憋得通红，感受到伟强的肉棒在自己的肛门进进出出。他的直肠被强行撑开到极限，肠壁紧紧地包裹着侵犯着他的肉棒。白健昭微微一笑，看着刑警队长说道：“可别让你这位刑警队长闲着呢！呵呵……”白健昭押着一冰，将他带到了艾森的面前。刑警队长接着被白健昭按倒在地，抬起头就正面对着自己的儿子。一冰默默地看着被自己的好友猛操着的儿子，儿子的面容十分痛苦，令他的心里很是难受。“让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被操吧！”说罢，白健昭一用力，老二立即地戳开了刑警队长的肛门，豪无缓冲地顶到了直肠最深处。比起拥有粗大老二的利丰与伟强等人，白健昭的老二尺寸明显逊色。然而，白健昭毫不留情的抽插还是令一冰疼得微微发颤着。两父子抬起了头，面对着面，两人的身体因为身后的抽插而颠动着。一冰也在白健昭的胁迫下被伟强操过，一想到好友那根硕大傲人的阴茎他就感到心悸，那个庞然大物在儿子的肛门里出出进进了，肯定给儿子带来了巨大的痛楚！白健昭用力地操着刑警队长，阴茎不断一插到底，狠狠地捅入一冰的肛门深处。阴茎尽情地磨擦那温暖的肠壁。白健昭抱住刑警队长的腰部，肉棒毫不留情地狂插着一冰的屁股，对他的肠道展开猛攻。此时，伟强也感觉到艾森的肛门正紧紧地夹住自己的肉棒。他一鼓作气把阳具捅进了艾森的肠道深处抽插，使到艾森的身体也猛烈地前后摆动。被操了一阵子，尽管肛门还是传来阵阵痛楚，艾森也开始习惯了伟强的肉棒。艾森感受到身后伟强的身体猛烈的撞击，伟强的阴囊撞击在他的身体发出“啪啪！”响亮的声音。火热的肉棒在肠壁上摩擦，令他全身肌肉紧绷，豆大的汗珠不断从皮肤内渗出。“嗯……”伟强低吼一声，壮硕的身体大幅度地颤动。他终于射精了，大量滚烫的精液不断注入了艾森的肠道。伟强慢慢地拔出了自己那沾满了精液的阳具，一脸疚意地看着艾森。奸淫着刑警队长的同时，白健昭也喝令道：“下一个，郑利丰！”利丰望了望躺卧在地的可怜少年，接着就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他。他把自己硕大的龟头顶在艾森那微张的菊穴。“啊……”随着少年的呼叫声，年轻刑警的阳具也不受阻拦地进入了他的体内。艾森感到了体内那根阴茎的抽插，肛门再度传来阵痛。利丰的老二疯狂地在艾森的身躯里抽送着，身体猛烈地冲撞着他的屁股。可怜的少年痛苦地摇着头，嘴里不禁发出悲鸣。此时此刻的刑警队长再也忍受不了，不禁落下了男儿泪。自己可是堂堂的刑警队长，居然连自己的儿子也保护不了，令他惨被轮奸。自己和儿子都受制于白健昭，只能束手无策地任他调教凌虐。“放过我的儿子！”一冰含着泪说道。“我求你了！”“哟！堂堂北京市警局刑警队长居然开口求人呢！呵呵……”说罢，白健昭伸出舌头，舔了舔刑警队长的耳后。白健昭抽插的动作没有停下，两只手则伸到了一冰的身体前方，肆意地爱抚着。白健昭挺直了身体，将阳具插到了刑警队长体内的最深处。一波又一波的精液赫然地从马眼喷溅而出，灌入了刑警队长的肠道中。白健昭满足地拍了拍刑警队长的臀肉，头部凑近了一冰的耳旁说道：“你们两父子注定成为我的性奴，谁也逃不了！”一冰看着面前的儿子。艾森被利丰的阴茎操着屁眼，痛苦地闭着双眼。利丰粗大的肉棒在艾森的直肠裡持续冲撞着，健硕的身体一次次撞击着艾森的屁股。想到了自己与儿子的悲惨命运，再加上亲眼目睹儿子的惨状，刑警队长绝望地低垂着头。他知道自己和儿子是怎么也无法逃离白健昭的魔掌！“嗯……”年轻刑警享受着艾森稚嫩但精壮的肉体，整个人压在了他的身上。他的阳具被包裹在紧窄温暖的肠道，艾森那因疼痛而持续收缩颤动的肠壁不断刺激着利丰的龟头。“呜呜……”艾森的眼泪一簌簌地滑落。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怎能忍受被这几位巨屌男人轮奸，强烈的痛苦折磨着他。他浑身已经被操得麻木了。肛门不断传来火辣辣的剧痛，男中学生的身体被年轻刑警粗大的老二毫不留情地贯穿。肉棒不断地猛捅到了他的直肠深处。“啊啊……”在艾森的哀叫声中，利丰也兴奋到了极点，把浓浓的精液喷泉似地射出。艾森的身体不受控制不住地颤抖着，肠道内清楚地感觉到烫热的液体在里头流淌着。利丰把自己的阳具慢慢从艾森的屁股抽出，满溢的精液还从菊穴流出。白健昭看着李南星，微笑着说道：“李局长，轮到你了哦！”李局长知道此时的少年已经痛苦不堪，然而他也只能服从白健昭的指令。他来到艾森的身后，挺起了肉棒，对准了少年狭窄的屁眼。接着，他的肉棒狠狠地入，直捅到了直肠深处。直肠里传来一股火辣辣的疼痛，艾森忍不住哀号起来，摇摆着赤裸的屁股。李局长前后推送着自己壮硕的屁股，老二在艾森的臀缝间进进出出，尽情享受着那被直肠被肠壁包裹夹紧的强烈快感。他的龟头在艾森的菊穴中肆意冲撞起来，阴囊“啪！啪啪！”地拍打在艾森的屁股上。对于已经61岁的李南星来说，由于之前身体锻炼保持得不错，再加上自从捕获后多番调教，这样的性交对他来说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浑身的热汗顺着肌肉流下，滴在了艾森的身上。那满是汗水的胸部也完全贴在了艾森的背脊。“嗯嗯……呜……”李局长的屁股疯狂地摇摆着，不断抽弄自己的老二。“李局长操艾森操得自己可爽了呢！”白健昭看着李局长，忍不住调侃道。南星的脸顿时一阵羞红，然而羞耻感很快就被强烈的性欲给取代。他挺着屁股，阴茎在艾森的体内猛烈地抽动起来。“嗯嗯……”伴随着李局长的吼叫，一股股滚烫的精液冲进了艾森的直肠深处。14岁的男初中生陈艾森原本应该是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与同龄少年一起学习，然而自从她被白健昭给盯上捕获后，这样的生活戛然而止。他和几位被白健昭捕获的成年男性一起被调教凌虐。不仅如此，白健昭还将这名少年改造成精壮矫健、性欲旺盛的淫荡少年，令这名少年也沦陷成不折不扣的性奴！被绑架的一个多月对艾森来说根本是惨痛的经历。年幼的他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凄厉的凌虐，更何况和他一起被凌虐的还有自己的父亲和几位成年男性，令艾森更加地绝望。一冰和艾森两父子互视着对方，低下了头，默默地接受未来那无止尽的悲惨命运！某日晚上11时。北京市市立医院停车场。由于现在已经过了医院的探病时间，停车场里停泊的车子并没有很多。白健昭坐在一辆白色的货车中守株待兔，等待猎物的出现。今天的猎物是一名年轻帅气的专科实习医生。他毕业于国外知名大学，如今于北京市市立医院任职。此时，电梯的门缓缓地打开。一名身穿白色医生袍的年轻男人慢慢地步出电梯。白健昭注视着男人，确认他正是自己今天的猎物！男医生的穿着时尚而有品味，白袍里头是一件黑色的ARMANI修身棉制衬衫，下半身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裤。他的脖子则绑着一条红白格子的领带，脚上则穿着一双深褐色的皮鞋。男医生体格高佻挺拔，五官轮廓深邃，长得阳光又帅气。他有着高挺的鼻子、迷人的剑眉，下巴还有短短的胡楂，令男医生更添男人味。男医生刚值完班，探望了入院的亲人，接着就回到家休息。他已经值班三十几个小时了，浑身疲惫不堪，巴不得想立刻就躺在家中那张舒服的大床上。白健昭小心翼翼地紧跟随着男医生，不发出一丝声响。他想要一击即中，立刻制服这名男医生。男医生慢慢地走向自己的轿车。突然，他发现身后有些动静。没等他转过头，他就感觉到腰部一阵刺痛，然后浑身酥麻，完全失去力气，无力地摔倒在地。白健昭勒住了男医生的脖子，将他拖到了一旁的白色货车内。猎捕男医生的过程很是顺利，此时的他已经浑身乏力，瘫软地躺着，眼睛死死地盯着白健昭。“你……是谁？想……想干什……什么？！”男医生惊愕地看着白健昭说道。"“没什么，只是想和你玩玩，帅医生！”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朝男医生的裤裆抓了一把。一阵摸索之后，白健昭就隔着西裤，抓住了男医生柔软的肉棒。自己的下体被一个陌生男人抓着，男医生顿时感到一阵恶心，浑身一颤。“放……放开……你的手！”男医生扭动着身体，愤怒地说道。白健昭微笑着，他知道电击棒的效果不会那么快过去，因此此时的男医生对他是一点威胁也没有，就如同砧板上的鱼肉一般，任由他摆布。白健昭脱下了男人的皮鞋，接着剥去了他脚上的白色棉袜。白健昭将那双已经发出异味的棉袜揉成了一团，塞进了男医生的嘴里。男医生紧皱眉头，头皮顿时发麻，忍不住作呕。“唔唔……唔……”男医生盯着白健昭闷哼着。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嘴巴又被黑色的防水胶布给封住了。白健昭将男医生的双臂扭到了身后，用麻绳紧紧地捆绑起来。接着，他又掏出令一根绳索，在男医生的胸膛上捆了十数圈，将他的双臂和他的身体紧紧地捆缚在一起，令他的双手根本无法动弹。男医生愤怒不堪，双目瞪着白健昭。白健昭微笑着，拿出了手机，拍下了男医生愤怒的面容。“你生气的样子，还真MAN呢！呵呵……”白健昭抓着男医生的下巴说道。“唔唔！”男医生激动地扭动着身体。面对陌生男人的挑逗，男医生只觉得既恶心又气愤，然而浑身无法使力的他却毫无应对的方法。白健昭拿出了一条黑色的厚绒布，接着蒙住了男人的双眼。被剥夺了视线的男医生心中有一丝不安，强迫自己冷静。但是，他突然感觉到他的口鼻被捂住，刺鼻的气体涌入了鼻腔。他竭力地挣扎着，然而浑身的力气一点一点地流失，到最后便失去了知觉。白健昭拍了拍男医生的腹部说道：“又捕获了一名帅哥，还是名医生呢！呵呵……”此时的男医生依旧昏睡着，醒来后他将身处于永无光明的炼狱之中，迎接他的将会是那无可逆转的悲惨命运！北京市市立医院。病房内。北京市警局局长林政杰已经在医院休养一个月了。他的病情并没有什么起色，成天郁郁寡欢着。自己的外孙艾森已经被白健昭绑架捕获7个星期了，完全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心里饱受煎熬。看到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女儿，他的心里更是愧疚不堪。女儿满脸愁容，必定是挂念着生死未卜的丈夫和儿子的安危。他的心里多次想告诉女儿事情的真相，但还是说不出口，一半是碍于白健昭的胁迫，另一半则是女儿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受到打击。一冰这个女婿他向来是不甚满意的。十几年前，李南星还是北京市警局副局长，林政杰是刑警队长。自己的女儿被当时只是新晋员警的陈一冰搞大肚子，到最后奉子成婚。这件事情曾经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令他感到耻辱不已。所幸一冰很争气，表现不俗，在29岁时候还当上了刑警队长。然而，林政杰对当年的事还是暗自耿耿于怀。一冰毕竟是自己的女婿，对于向他下手林政杰也是用着这个理由说服自己的。然而，自己的外孙可真是无辜的。他只有14岁，却也被白健昭给捕获调教。尽管他知道不可能，躺在病床上的他也只能奢望白健昭能善待落在他手上的艾森！他殊不知这一个多月以来，艾森已经被白健昭改造成一个性欲膨胀、肌肉发达的少年性奴！此时，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林政杰只见是一个戴着口罩、头顶着鸭舌帽的男子。“你……你是谁？！”林政杰说道。“林局长，一个多月没见，那么快就不认得我了？！”白健昭取下口罩，微笑着说道。“白……白健昭……你怎……怎么会在这……里？”林政杰喘着气说道。“我……我的外孙现……现在怎么……了……”“林局长，你的外孙可安好。可别担心！让我给你看看他的生活近照。”白健昭将手里的手机递到了林政杰的面前。那是艾森浑身赤裸的照片。他看见艾森的体格居然变得精壮，胯下那和年龄不符的肉棒更是完全硬挺着。过后的数张更是艾森被调教时的照片。被强制健身、被鞭打、被强制取精，还有几张更是被郭嘉豪等人轮奸的照片，林政杰看得目瞪口呆，心里满是愧疚和心痛！“……艾森！”林政杰感到心头一阵绞痛，忍不住呼喊着。自己还未成年的外孙居然被如此残忍地调教，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别激动！更紧张得还在下面！”白健昭滑动了手机，只见荧幕上的是一名穿西装与白袍男人的半身照。他的嘴巴被堵住，双手则被绳索紧捆着，双目怒盯着镜头。林政杰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儿子在半个多小时前才刚来过病房探望自己，现在居然也已白健昭给制服捆绑了！“瞧瞧你的儿子！长得真是帅气！我于是手痒，决定也把他给收了！”白健昭冷冷地说道。“呵呵！他现在可是躺在了停车场里的货车昏睡着……”“啊……白……白白董……求求你……放过我的儿子……你已……已经抓了我的外孙，就放……放过……”林政杰焦急地祈求道。“林政杰，你亲手捕获了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和李伟强，毁了他们的生活。我只是要了你的外孙和儿子来替你赎罪，可是便宜你了。”白健昭掐着林政杰的下巴说道。“要不是你一副中年发福的样子，否则你现在也将会在我的别墅里乖乖地低头向我求饶呢！”“不……放了……赵新……”望着白健昭慢慢离去的背影，林政杰激动地喘着气。赵新是自己的独生子，林政杰悉心栽培着他，把他送到国外学医。他无法想像自己的儿子落在白健昭的手上，究竟会有怎样的下场！他的额头直冒了着冷汗，心跳瞬间加速。“呜……救……啊……”他紧抓着胸口，要坐起身子，失去力气的身体还是跌卧在病床上。弥留之际，他的脑海里满是儿子和外孙的身影。他的心里是满满的懊悔，悔不当初。但是，如今的一切已经太迟了。他的眼泪忍不住狂飙。最后，他感觉身体失去了重量，双眼猛盯着白色的天花板……北京市警局局长林政杰因为脑血栓突然再度复发，于北京市市立医院病逝，享年54岁。他逝世的那个夜里，同样是他的独生子——27岁的专科实习医生赵新被白健昭捕获的日子！白健昭的别墅里。囚室里。此时的男医生站在了囚室的中央。他的双眼被黑绒布给蒙上，嘴巴也被堵住而无法出声。他的双臂被绳索反绑在了身后，麻绳也紧缠着过他的胸膛，将双臂与上半身捆缚在一起。刚被掳绑至此的赵新还没适应酷热难忍的环境，额头与脸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他扭动着身子，企图挣脱捆缚着双手的绳索，却发现绳索捆得很紧，一点松脱的机会也没有。突然，赵新感觉到有只手隔着自己的西裤，握住了垂软的老二。“唔唔！”赵新愤恨地挣动着，双脚胡乱地蹿踢，膝盖猛顶在了白健昭的下巴。白健昭摸了摸生痛的下巴，怒吼道：“干！真是不知好歹！”他紧握着拳头，狠砸在赵新的腹部。“唔唔！唔！”突然的一阵剧痛令赵新闷哼了一声，接着他的小腿又被痛击了一下，高挑的身体站不稳重重地跌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白健昭站起身来，一脚踩在了赵新的胯下。白健昭但若干也不想损害了男医生的生殖器，也控制了自己的力道。“唔唔唔！”下体绝对是任何男人的弱点，赵新一声惨叫，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妈的！”白健昭一口唾沫吐在了赵新的脸上，愤怒地咒骂着。“帅医生，你可别当你还是现任北京市警局局长的公子，你被我捕获了就是我的俘虏，最好给我乖乖听话！”白健昭按住了赵新的身体，剥去了他身上的白色医生袍，笑着说道：“这可是我收集到的第一件医生袍，真是令人兴奋不已！”赵新身上的黑色衬衫已经被汗水给浸湿了，紧贴在了身上，曝露出男医生身体的曲线。接着，白健昭解开了赵新的裤带，然后慢慢地脱去了男医生的灰色西裤，露出了男医生穿着的三角内裤。男医生穿的是BENCHBODY的三角内裤，内裤中央包裹着阳具的是深蓝色的布料，两旁则是白色的布料。白健昭撩起了赵新的衬衫，它可以清楚地看见三角内裤那深蓝色的标头写着白色的BENCHBODY几个小写英文字母。白健昭看着赵新调侃道：“内裤中间那么一大包，还装什么矜持。根本就是个淫荡的帅医生！”“唔唔……”被另一个男人如此斥责羞辱着，赵新只觉得愤恨不已，只能徒劳地挣扎着被捆绑的身体。“该让你的老二好好地透透气！”白健昭拍了拍赵新内裤中央突起的部位说道。“唔……唔！”赵新知道白健昭的意思，奋力的挣扎着，却还是阻止不了内裤离体。被白健昭脱去内裤后，男医生的下半身已经完全赤裸，下体挂着一条尺寸壮观的老二。白健昭一手抓着赵新的阳具，一手捧着阴囊说道：“很粗大的老二，和你斯文帅气的样子一点都不符合呢！”赵新羞得满脸通红，身为一个男人怎能忍受自己的下体被另一个男人抓着并评论。白健昭架着被蒙住眼的赵新，强迫他站起身子。赵新接着只听见铁链摩擦着的声响，然后突然脚上感觉到冰冷的金属触感。白健昭已经将一对连着铁链和铁球的镣铐，锁在了赵新的双脚上。“帅医生，加上了脚镣后，就算你是警局局长的公子，也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撩起了赵新的黑色衬衫。他感受到赵新那结实的腹肌。赵新的六块腹肌刚硬如铁，轮廓十分明显，此外他还有着深邃的人鱼线，很是诱人！“看你精瘦的样子，没想到你的腹肌居然练得这么棒呢！”白健昭忍不住赞赏道。白健昭原本绑架赵新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刺激林政杰，没想到这个猎物居然意料之外地出色，令他很是满意。白健昭抓住赵新的衬衫，往两旁猛力拉扯。钮扣立刻落地，修身的黑色衬衫立刻往两旁敞开。赵新的体格明显不是肉壮型的，胸肌肯定不比虎背熊腰的伟强和一冰等人硕大突出。然而，他的胸大肌却还是精实发达，拥有着明显深刻的线条。他本以为男医生的身材会是瘦弱型的，自己需要下一番功夫来改造锻炼他，殊不知他的体格精瘦而壮实。这个男医生的身材的确令白健昭大跌眼镜！白健昭的左手搓揉着赵新的睾丸，右手没有闲着，握住男医生的老二开始套弄着。那双羞辱过一冰等人的双手熟练地掳动着赵新的老二，力道或是速度都显得心应手。看着男医生逐渐勃起的阴茎，白健昭的心里更是兴奋不已。赵新只能地扭动着身体，被把玩着的老二还是不受控制地勃起了。“唔……”赵新屈辱地哼叫着，被捆绑着的身体无法阻止白健昭的举动。此时，白健昭拿出了一根棉花棒。他握住了赵新那硬挺着的肉棒，另一支手则拿着棉花棒，对准了赵新的尿道口，抵在了马眼处。白健昭说完的手一用力，立刻就把棉花棒硬生生地推入赵新的尿道里。“唔！唔唔！唔……”赵新只觉得脆弱的尿道被一根东西入侵，疼得几乎就要落泪，浑身剧烈地颤动着，忍不住惨叫。白健昭完全不理睬痛苦挣扎的男医生，继续使力将棉花棒往里头推，没一会儿功夫，在赵新的惨叫声中，整根棉花棒除了顶端的部分都完全没入了赵新的尿道中。赵新绷紧了肌肉，额头不断渗出了汗珠，尿道不时传来了阵阵的痛楚。白健昭的手则捧着赵新的阴茎调戏道：“帅医生，没试着这样玩过吧？！呵呵……我多的是让你爽的方法呢！”赵新知道折磨自己的是一个喜好男色的男人，却不知道男人怎么才能放过他！白健昭拿来了一条粗糙的麻绳，麻绳上有着三颗鸡蛋般大小的绳结。被蒙着眼的赵新还在扭动着身体，却不知道如此的道具即将被用在自己的身上。白健昭并没有使用润滑剂，他要男医生受到最痛苦的折腾。他慢慢地将第一个绳结慢慢地塞入了男医生的菊蕾。“唔唔！唔唔唔……”尿道才刚被入侵，肛门又再被硬物强行撑开，赵新不禁痛哼着。绳结与括约肌互相摩擦着，赵新忍不住浑身颤抖，被捆缚着的身体无法抵抗，只能承受着后庭被撕裂的痛苦。粗圆的绳结卡在了肛门中，白健昭猛力地推，将整颗绳结推入了他的肠道内。第一颗绳结进入了肠道后，赵新顿时松了一口气。没等赵新喘过气来，白健昭又将第二颗绳结推进赵新的肛门。括约肌被撑到极限的痛楚也让他苦不堪言，浑身猛地飙汗着。第二颗绳结也被推入了赵新的体内。第三颗绳结是最粗大的，直径足足有六厘米。“唔！唔唔！”在赵新的喝叫声中，白健昭尝试了几次，都无法没将绳结推入赵新紧闭的肛门内。白健昭按住赵新的腰部，拍了拍他的臀部说道：“帅医生，加油！你可以的！”白健昭使尽吃奶之力，将绳结推入赵新的肠道中。绳结最粗的部份终于突破了括约肌的防守，赵新凄厉地惨叫着：“唔！唔唔！唔……”终于，第三个绳结也没入了男医生的体内，只剩下两条麻绳露在肛门外。白健昭注视着赵新的肛门，发现括约肌处带有丝丝的血丝。白健昭将露出的两条麻绳左右绕着腰间到了身体前方，缠住阴茎根部并打了个死结，让赵新无法凭一己之力将体内的绳结给排出体外。赵新只感觉到肛门热辣辣的，肠壁感受到被塞入体内那粗圆的绳结。任何的剧烈的动作只会让他的阴囊与肛门被粗糙的绳索摩擦着，体内的绳结不断碰触着肠壁更是令他异常难受。接着，白健昭就按着赵新，强迫他向前行。脚上的铁镣令他迈开一步都很困难，再加上不断与肠壁磨擦的绳结令他苦不堪言。赵新只觉得自己被白健昭带到了另一间厅室中。白健昭突然冷不防就一把解下了他的蒙眼布。赵新猛摇着头，眨着眼，慢慢习惯着突如其来的光线。他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偌大的厅室内，更发现面前正站着数个小时前袭击并制服自己的白健昭。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身上只剩下敞开两旁的衬衫和脖子上的领带。身上屈辱的束缚令他顿时涨红了脸。此时，赵新注意到了自己正站在数个透明的圆柱体围住的中央，这几个圆柱体除了其中一个是空的之外，每一个圆柱体内都有一名赤条条的男人！圆柱体的高度只有到赵新的乳头处，里头的男人都只能被迫跪着。整个圆柱体出了被注入呼吸说需的空气外，还被混入了很大剂量的春药成分，令男人都保持着兴奋的状态，老二都长时间硬挺着。他们的下体都被连着一个飞机杯，飞机杯每震动半个小时后就会停下半个小时，然后在继续开始动起来。飞机杯的尾端还吸着一条管子，而那根管子正是收集这些男人射出的精液！突然，赵新发现自己身边的两个圆柱体内有两张熟悉的脸孔。他们正是自己的亲人——姐夫一冰和外甥艾森！圆柱体内的一冰和艾森当然也发现了圆柱体外的异状，看见了落难的赵新！一冰目睹赵新的出现，顿时大吃一惊。自己的小舅子居然也成为了白健昭的猎物。小舅子的下半身已经完全裸露，上半身只剩下一件敞开两旁的衬衫，露出他那精壮结实的肌肉。儿子和小舅子接连落入白健昭的手上，不可能是岳父林政杰下的手，想必白健昭的举动也不由得林政杰左右！此时的一冰殊不知林政杰已经在数个小时前离世了。艾森看着自己的舅舅也出现在囚室中，也顿时大吃一惊。自己自从被绑架后就和父亲一起受虐，没想到现在就连舅舅也被白健昭给捕获了。被困在其他圆柱体内的男人，有几位赵新也认得，是父亲警局里的同僚。他们也是一年多以来北京市男性连续失踪案件的受害者，原来都是被白健昭给下手绑架的。赵新看着受难的众人，顿时惊讶不已。他们个个都筋肉发达、彪悍壮硕，居然都被白健昭囚禁凌虐着，此时还被迫跪在圆柱体内被强制取精。尤其是已经失踪一年多的姐夫，赵新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见到他。他可曾是堂堂的刑警队长，如今却屈辱地受虐着。"另一旁的艾森看起来身材比失踪前变得精壮不少，令赵新顿时诧异。看着年仅14岁的外甥也被强制取精，赵新除了心疼，更多的是愤怒，然而此时的他就连自身也难保！白健昭按下了遥控器，只见空着的圆柱体慢慢往上升。白健昭弯着腰，看着赵新说道：“欢迎！”说罢，他押着赵新，将他带到了圆柱体的圆盘中。白健昭猛踢着赵新的小腿，令他跌跪在地，然后用钢环固定着他的小腿，让他无法站起身子。在赵新的怒视中，白健昭抓住了赵新的肉棒，直接就抽出插在尿道的棉花棒。“唔！”赵新之感觉一阵生痛，顿时叫出声来。接着，白健昭将飞机杯套在了赵新半勃起的阳具上。赵新怒瞪着白健昭，然而圆柱体还是慢慢落下，罩住了赵新。赵新感到不安，身体微微地颤动着。“嗡嗡……”套在阳具上的飞机杯开始振动起来。飞机杯剧烈而有规律地震动并套弄着男医生的肉棒，那根年轻的肉棒变得愈加硬挺。“唔唔！唔……”赵新即羞愧又愤怒，紧张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然而飞机杯还是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老二也随着飞机杯的律动而摇摆着。赵新咬紧牙关，下体传来了阵阵快感，老二早就被弄得勃起到了极点。赵新只觉得浑身燥热，感觉兴奋不已，其实他殊不知输入圆柱内的空气被混入了很大剂量的催情药，因此才会令他性欲膨胀！此时的郭嘉豪看着刚刚被捕获的赵新，由于曾经见过几次面，立刻就认出了他是林政杰的独生子。林政杰作恶多端，绑架包括郭嘉豪在内的多位同僚，殊不知有朝一日连他的儿子也难逃毒手，心里竟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然而，随着飞机杯的强烈抽动，心里的一切感觉很快就被性欲给吞没。飞机杯的内侧剧烈地与赵新的龟头相互摩擦，赵新就感觉到身体充满了快感，腰部忍不住往前挺直！白健昭看着赵新的模样，知道他也已经被催情药给控制住了，心里很是兴奋。他知道这位帅气的男医生也同样是任由他玩弄的雄性玩具。赵新现在单身，由于医院的工作一向繁重，通常一个月只是手淫一、两次泄欲，因此很快地就被攻陷了。在身体的剧烈晃动中，他射出了第一泡精液。浓稠的浆液不断地从老二中射出，灌进了飞机杯中，顺着管子流出。飞机杯的震动并没有停止，赵新的阳具又再度坚挺着。“唔……嗯……”一种强烈的快感从下体传来，赵新矫健的身体反弓着，嘴里发出嚎叫声。男医生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袒露着的精壮肌肉布满了汗水，胸大肌也随着呼吸剧烈地起伏着。飞机杯机械地挑逗着那最敏感的部位，赵新只感到浑身一阵酥麻，身体不断颤抖着。飞机杯迅速地掳动着赵新的阴茎，浑身异样地兴奋着。套在飞机杯内的老二随着飞机杯的振动而抽搐起来，赵新很快地又到了射精的高潮。他紧缩着小腹，一道道白色的精液从阴茎猛力地射出，射进了透明的飞机杯。赵新的肉棒颤动了十数下后就停止射精了，然而飞机杯还是继续运行着……三个小时后。赵新不断喘息着，从肉棒到龟头都红肿得痛苦不堪。赵新觉得自己的老二就快被榨干了，索性现在的按摩棒是属于静止状态中。由于淫药的作用，赵新尽管十分痛苦，但是脑海中还是充斥着想要射精的欲望。赵新紧绷的身体显露出轮廓明显的坚硬腹肌，令这个英俊精壮的医生散发着淫靡的气息。敏感的龟头依旧被飞机杯套着，但长时间的强制射精让赵新感到十分痛苦。飞机杯每启动半小时后就会停歇半小时，让他有一段时间喘息。然而，赵新却还是苦不堪言。在三个小时内，他已经前后射了十次。赵新的胸膛被一圈圈的麻绳缠绕着，双手被反绑在了身后，脚上还铐上了沉重的铁镣，如今还被困在了圆柱体内，令他连一丝逃脱的机会也没有。此时，赵新与艾森互视着。艾森的头无助地摇晃着。可怜的少年身在圆柱体内已经七个小时了，长时间的取精令他痛苦不已。自己的外甥只有14岁，居然也受到白健昭无情的折磨与凌虐，令赵新很是愤怒。但是，自己如今却也是白健昭的俘虏，根本爱莫能助！赵新看着体格刚猛的姐夫，姐夫可曾是威风凛凛的刑警队长，如今也屈辱地被凌虐这。难道这一年多来他都是被白健昭囚禁着？想到这里，赵新的心里一阵寒意，如果连身为刑警队长的姐夫都无法逃脱白健昭的魔掌，自己又怎么会有逃离的机会呢？！突然，飞机再度开始强而有力地震动着。“唔唔……”在赵新的闷哼中，胯下的老二又再度不受控制地勃起了……囚室里。此时，七名猎物已经被白健昭从圆柱中放出，纷纷瘫软在地。赵新被关在了圆柱体长达了二十八个小时才被白健昭放了出来。在催情药的作用下，男医生前后不知射了多少次。如今，他的阳具与龟头红肿破皮，暂时失去了知觉。黑色的头发杂乱不堪、双目空洞无神、衬衫凌乱地敞开，令这个帅气的男医生看起来十分狼狈。“唔……”赵新扭动着被绳索勒得生痛的双手，浑身痛苦地颤抖着。自己才被绑架不到两天，饱受白健昭的折磨，痛苦难耐。他看着被绑架甚久的其他男人，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白健昭走向了赵新，撕开了封住嘴巴的黑色胶布，掏出堵在嘴里的袜子。“帅医生，还玩得开心吗？”白健昭一脸笑容地看着赵新说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把我当成什么？！”赵新盯着白健昭说道。“呵呵！就把你当成……帅气又精壮的……”白健昭冷冷地说道。“玩物……”“干！”赵新闻言，按捺不住怒气，忍不住咒骂。“呵呵！北京市的四名男警——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和郭嘉豪，还有消防队长李伟强，这几位北京市男性连续失踪事件的受害者都是因为被你父亲设计绑架而落在我的手上的！”白健昭说道。“他亲手将这几个男人送入炼狱中。我也只好下手捕获他的外孙和亲生儿子，让他尝尝至亲被绑架调教的机会！呵呵……”“不可能！我的父亲可是警局局长，不会干这种事的！”赵新闻言，顿时大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问问你的姐夫！他可是受害者呢！”赵新看着一冰，只见一冰点了点头说道：“赵新，除了艾森之外，我们其余五人的确是被你的父亲给设计绑架的！”“这……这……”姐夫没有必要和白健昭联手欺骗自己。自己一向敬重的父亲居然是北京市男性失踪事件的干案者，这令赵新对于父亲的仰慕瞬间瓦解。“就是因为你的父亲，我才会盯上你，把你给捕获！”白健昭继续说道。“你就准备和你的姐夫与外甥一齐乖乖地受虐吧！”“不！”赵新咬紧牙根，含着泪。自己居然是因为父亲才受到这番羞辱，令赵新饱受打击。白健昭看着赵新，心里暗自笑着。他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林政杰在赵新心目中的形象，然后进一步打击赵新的心志！他将赵新的身体反了过来，令他俯躺在地。白健昭解开了系在赵新腰际的麻绳，接着扯动了露出赵新肛门的麻绳。“啊啊……”后庭的压迫和疼痛让赵新痛苦地哼叫着。紧闭的菊蕾终于在拉扯中慢慢地被撑开，露出了一部分绳结。白健昭缓缓地加了力道，将第一颗绳结慢慢地拉出了赵新的菊蕾。“咿啊啊……”麻绳摩擦过菊蕾的触感让男医生叫出声来，肛门处传来的剧痛让他顿时直冒冷汗，脸色发青。白健昭继续拉扯着男医生体内的绳结。赵新剧烈地呼吸着，收缩着腹部并放松了菊蕾，好让自己不在拉扯过程中感到更加难受。终于，第二颗绳结也通过了赵新的肛门。“嗯……啊啊……”撕裂般的痛苦折磨着赵新的肛门，尤其是绳结最粗的地方通过括约肌的那一刻，更令他感到锥心的疼痛。汗水随着赵新浑身的颤抖滴落在地，精壮的身体痛苦地弓着。菊蕾和肠道火辣辣地疼痛着，赵新的意志则被疼痛慢慢地侵蚀。“啊啊啊！”在男医生的惨叫声中，第三颗绳结也被白健昭拉出了体外。在扯出绳结的过程中，赵新疼得咬破了嘴皮子。年轻的身体汗水淋漓，依旧微微地颤抖着。“帅医生，好好地待在这里为你的父亲赎罪吧！”白健昭说罢，就转过身离开了囚室。“舅舅！”艾森忍不住呼唤道。“艾森，你还好吗？！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赵新看着似乎变了一个人的外甥，不禁问道。艾森告诉赵新自己被掳绑后的遭遇，自己被白健昭强制健身、凌辱调教、注射药物。赵新听着，只觉得不可思议。白健昭居然忍心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干这种事！“姐夫，你失踪的一年半以来一直都在这里被白健昭凌辱虐待？！”一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事，就连时间观念也丧失了。只有每次有人被白健昭捕获，我们才可以知道现在到底是何时了！你被白健昭绑架的时候是哪天？”“我被绑架的时候是2015年月11月21日。”赵新说道。“那么我已经被白健昭绑架了1年7个月了！”一冰低垂着头，绝望地说着。“正是你的父亲，才会害得我们被白健昭禁锢调教着。除了我，他连我的儿子也不放过！”李局长愤愤不平地说道。伟强看着自己的父亲同样心有不甘。赵新知道李局长对父亲一向有提拔之恩，没想到父亲居然对李局长父子也下得了手。“你的父亲作恶多端，对我们一个个下手，没想到遭受报应的居然是你！”嘉豪摇了摇头说道。“赵新，既然你也被白健昭给捕获了，我也就是话直说了。白健昭绑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一个个调教成他的性奴。他的调教手法可不是盖的，你接下来可要有心理准备！”一冰对自己的小舅子说道。“难道……真的一点逃脱的机会也没有？！”赵新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但还是忍不住问道。“逃走？！我们都被绑成这个样子，哪会有逃走的机会？！”一冰说道。“况且，我们都被调教成了性奴，人生已经完全被扭曲了。就算真的让我们逃走了，我们再也没有颜面面对任何人！”只见众人顿时沉静下来，一脸落寞绝望的样子。难道自己就要像他们所说的，毫无逃脱的可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白健昭调教成性奴？！男医生顿时不寒而栗。北京市。最近极为棘手的男性连续失踪案件又再有了新的受害者。这次失踪的是北京市已故警局局长林政杰的独生子——27岁的北京市市立医院专科实习医生赵新！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是一名心胸肺外科的护士长。当时，值晚班的赵新探望了入院的林局长，离开前还和她寒暄了几句。接着，再也没有任何人见过赵新，他就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在了北京市。在同一个夜里，林政杰就因为脑血栓复发失救而病逝。长相帅气的赵新是急症科的专科实习医生。他平时在医院里十分健谈，和同事间的感情也相当好，就连工作表现也备受好评，在急诊科里是个不可多得的后辈。当得悉他失踪的消息，医院里的同僚都感到吃惊。由于先前相继失踪的六名男性至今都毫无声息，大家都担心起他如今的安危。失踪案的受害者从原先的北京市男警，转移到男警的家属，令北京市的警察更为头痛。自从林局长入院后就担任代局长的柯副局长接了这个烫手山芋，也令他饱受压力。白健昭的别墅。囚室里。男医生已经被绑架第五天了。当然，白健昭肯定没有放过这位令他大感兴趣的新猎物。自己被白健昭多番调教凌虐，就连受到很高教育的他也无法想象居然有那么多种折磨男人的方法。这五天以来的折磨令帅气的男医生痛苦不已。凌乱的衬衫还套在了自己健壮的身上，衣襟敞开着，曝露的胸膛缠着十几道勒紧的麻绳。两条修长结实的大腿袒露着，可以清楚地看见男医生诱人的脚毛。在赵新乌黑浓密的阴毛丛中，一根粗长的肉棒垂软着，两颗硕大的睾丸则紧贴着阳具的下方。白健昭拿来了白色的医生袍，披在了赵新的身上。原本是专业象征的白袍披在了赵新赤条条的身体，看起来十分淫靡。“没想到你这位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医生穿上白袍竟是这番淫荡的模样！”白健昭抓着赵新的下巴调侃道。“淫荡个屁！你这个无耻的变态！”赵新愤怒地斥责道。说罢，白健昭立即就将白袍推倒了赵新的腰间，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硬邦邦的老二顶在了男医生紧闭的肛门。赵新心里一颤，他的胯部急忙往前缩紧。白健昭的双手用力抓着赵新的腰部，阻止赵新移动他的屁股。白健昭的下体猛地往前一挺，坚硬的龟头硬生生地就捅了进去。“啊啊……放开我！！”赵新忍不住一声尖叫，直肠本能地绷紧。然而，脆弱的后庭怎能抵抗白健昭的攻击，圆润的龟头一下子就捅开了狭窄的肠道，长驱直入，直接插到了肠道深处。赵新绷紧了肌肉，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白健昭的上半身直接就伏在了赵新的后背，继续往前使劲地抽插，希望自己的老二能再加地深入。他体会着自己的阳具被温暖的肠道紧紧裹着的奇妙快感。!白健昭的老二慢慢地从赵新的肛门中抽出。接着，他又突然猛然一顶，“啊……”赵新又一声惨叫，整根肉棒没入赵新的体内。欲火旺盛的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举动，他疯狂地重复着抽插的运动，频率越来越快，力道也越来越猛。他的下体击打在赵新结实的屁股上，发出了响亮又频繁的“啪！啪！”声响。白健昭疯狂地运送着身体，喘着粗气说道：“没想到你这位男医生的屁眼那么紧！真爽！操……操死你！”足足抽插了将近十分钟，白健昭的精液才激射在赵新的直肠深处。灌入了赵新的体内深处的一股股浆液是赵新被开苞了的铁证！白健昭不让赵新的屁眼空闲着，身体继续动了起来。白袍凌乱地披在男医生的身上，因为白健昭要彻底羞辱这名男医生。他的手更是伸向前方，放肆地爱抚着赵新的肉体。最后，他索性握住赵新的老二，开始掳动着。白健昭的肉棒完全没入赵新的肛门中。白健昭的肉棒持续深入，不仅将菊穴撑开到了极限，龟头也无情地碰撞着肠壁，强烈的痛苦令赵新不断叫喊，扭曲的身体依旧挣脱不了绳索的束缚。赵新的肉棒在白健昭的摆弄下，也顽强地勃起了。“披着医生袍被操的帅医生！呵呵……”白健昭的言语提醒着赵新身为医生的身份，令他更感屈辱。然而，这名男医生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白健昭的玩物！白健昭用力地摇扭着屁股，让自己的阴茎在那已经被撑满的直肠里左右搅动着，赵新绷紧的身体剧烈地痉挛着。每一次的抽插对于赵新来说犹如是一场噩梦，尽管自己的肛门可以勉强容纳那根肉棒，但是每一次无情又猛烈的抽插一次次捅到他直肠的最深处，几乎就要撕开他的身体。在男医生体内的狂插让白健昭感到格外兴奋，伴随着身体的动作，白健昭胯下的老二也在男子男医生的肛门里进进出出。肉棒粗暴无情地捅到了肠道处。“呜呜……嗯……”赵新挣扎抖动着，不时发出叫声。白健昭快要到达射精边缘，于是他加快抽插的速度，干得“啪啪！啪啪！”直响。没有多久，他就抖动着肉棒，第二次射精了。浓稠的精液从白健昭的肉棒喷出，全射入了赵新的肠道中。赵新的肛门被操得红肿，微微地张开着，一丝精液从菊穴流出。“很痛苦吧？！要怪就要怪你那作恶多端的父亲，我捕获你这位医生可是为这几名落难的男人报仇呢！”白健昭说道。赵新听在耳里，顿时觉得自己是无辜受累，心情直跌落到谷底。接着，他慢慢地从赵新的肛门中抽出了自己的阳具，脸带笑容地看着甫被奸淫的男医生。“看你这副淫秽的模样，还敢说你是一名专业医生吗？！”说罢，白健昭取走披在赵新身上的白袍。接着，他按着赵新的身子，扯下了脖子间的领带，再剥去了男医生身上仅存的黑色衬衫。赵新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蔽体的布料。浑身赤裸的他袒露着那发达结实的胸大肌、腹直肌、肱二头肌、三头肌，宽肩窄腰，浑身没有一丝赘肉。迷人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瓜子形的俊脸，男医生长得一副斯文帅气的样子。然而，如此帅气的年轻男人如今却是白健昭手上的猎物。赵新的老二经过方才的套弄到现在依旧硬挺着。白健昭拿来开始测量男医生身体的各种数据。“赵新，27岁，北京市市立医院前急诊科专科实习医生。身高177，体重70公斤，三围382835。阳具勃起长18.6厘米，直径4.1厘米。甫被捕获。”“胸肌是小了点，但是胜在腹肌够结实！我喜欢！”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搓捏着赵新坚硬的腹肌。赵新感觉到羞愧，肛门传来热辣辣的疼痛，令他不适地扭动着双腿。白健昭见状，拍了拍赵新的臀肉。他发现赵新的肛门已经被自己操得红肿，笑着道：“帅医生，你的屁眼觉得很疼是吧？”赵新盯着白健昭，白健昭却继续说道：“让我好好地替你检查！说罢，白健昭挂上了听诊器，慢慢地走向赵新。他拍了拍赵新的臀部，接着将听诊头搁在了男医生的臀缝中。“住……住手！”赵新知道白健昭接下来的举动，想要阻止他。他缩紧了自己的剧烈，要抗拒异物的入侵。他可是一名医生，白健昭要将听诊器的听诊头塞入他的屁眼，令他根本无法接受！在白健昭的使力之下，赵新可以感受到圆形的听诊头正慢慢地撑开了他的菊蕾。“呜……”赵新皱紧了眉头。由于先前才刚被奸淫，他稍微适应了肛门被异物入侵的感觉。想到自己身一名医生，屁眼居然要被人塞入听诊器，令他感到难堪。终于，整个听诊头都被白健昭推入了赵新的肠道里。赵新感受到冰冷的听诊头正碰触着自己的肠壁，竟令他有一丝快感。白健昭挂上了耳塞，佯装成一副专业的样子。他可以听到听诊头和肠壁摩擦“滋滋……”的微小声响。“听起来没什么事嘛……再往深一点听听好了！”白健昭笑着道。白健昭将手里的橡皮管，一点一点地推入。“呜……嗯……”扁圆的听诊头和肠壁不断地摩擦，有几次还令赵新忍不住叫出声来。“让你听听自己肠道里头的声音……”白健昭将耳塞，挂在了男医生的耳旁。一名医生居然用听诊器，听着肠道内“滋滋……”的声音，令赵新感到极度的屈辱，俊脸都羞愧得红了。接着，白健昭猛力将赵新肠道里的听诊头抽出，当听诊头强行冲出括约肌的那一刻，赵新疼得叫出了声。听诊头和橡胶管上沾有些赵新肠道里的排泄物，发出了异味。白健昭一手捏着鼻子，一手则拍打着赵新的屁股说道：“你的肠里居然那么肮脏呢！呵呵……该给你灌灌肠！”灌肠？！灌肠通常是用来医治便秘患者或为某些手术做准备。自己可是一名医生，白健昭却要无故为他灌肠，令他感到羞辱。“不要……放开我！”白健昭按着男医生，在他的胡乱挣动中将他带到了一台机器旁。他感受到白健昭将一根胶管抵在了他的肛门外。赵新紧闭着眼，强忍着即将被灌肠的羞辱。白健昭掰开了赵新的臀肉，将胶管捅进了赵新的的肛门里。白健昭将胶管推入了赵新的菊穴后，就直接长驱直入了。赵新感觉着白健昭将胶管越推进越深，一直将胶管末端推到了体内最深处。随即，一股冷水就慢慢地被排入赵新的体内。他激动却徒劳地挣扎着，无法阻止水的流入。随着水慢慢地流进肠道中，赵新的小腹渐渐鼓胀起来。腹腔的不适感越来越强烈，男医生的身体也开始剧烈挣动着。当他的腹部胀到极点时，肛门开始渗水。胶管立即被迅速地抽出。白健昭眼明手快地将一个橡胶肛塞，往赵新的肛门塞入，令直肠内的水不会流出。白健昭牢牢地将肛塞固定在赵新的菊穴处，不让他有弄出肛塞的机会。“呜呜……”肠内不断流动的水让自己十分难受，令赵新不禁发出了低闷的哀叫。此时，赵新鼓胀的腹部自然成为白健昭下手的部位。白健昭对着赵新的小腹就是一记重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肚脐眼处。“啊……”肠道里的水流四处窜动，赵新难受得蜷缩起了身子，年轻英俊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情。白健昭再度挥出他的拳头，狠狠地打在赵新的腹直肌。这一拳打得赵新顿时浑身抽搐了一下。白健昭使劲了力，左右开弓地击打着赵新的六块腹肌。他的右拳才刚抵在赵新的腹部时，随后立即挥起左拳，然后又挥着右拳，毫无间断。`“砰砰！砰……”拳头打在坚硬腹肌上的声音显得格外清脆。白健昭拳拳都是卯足全力地打在赵新的身上！他知道赵新的腹肌可不是盖的，这点拳击可不算什么，但是肠道里的水就够赵新好受的了！赵新只能勉强地绷紧着他的腹部，结实的腹肌只能忍受着白健昭一拳又一拳的款待。每一次的击打都会挤压着肠道里的水，折磨着这名落难的男医生，令他感受到异常难受。他只感受到肠道里的水如同排山倒海，几乎就要冲破肛塞喷涌而出，却还是死死地被肛塞堵住。白健昭连续打了将近二十几下才停下手来。此时，赵新浑身直冒冷汗，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身体蜷缩了起来，不由自主地抽搐起着。终于，白健昭将黑色的肛塞拔出。在众人的注视下，浅褐色的粪水立刻喷涌而出，流得一地都是。一滩滩的浊水发出了异味，白健昭捏着了鼻子，看着赵新说道：“你的体内可还真肮脏呢！”白健昭把赵新的头压在了地上，接着一脚就踩在了赵新的后脑勺，令他的脸直接就贴着那恶心的粪水。赵新紧闭着眼，感到恶心不已，忍不住作呕。“身为一名医生，没看过粪便吗？怎么还会觉得恶心呢？”白健昭笑着道。“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呢？！呵呵……”“……”赵新紧咬着牙根，眼眶满含屈辱的泪水。他是典型的人生胜利组，自从懂事以来就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他是林政杰的独生子，自幼就备受疼惜，求学时品学兼优的他也受到师长的重视，在大学时人缘与长相都不错的情况下也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物，一直到进入职场后表现杰出的他也深受上司的重视。然后，当他被白健昭给捕获后，这一切都瞬间停止，人生完全被扭转。被绑架的这段时间以来，白健昭丝毫不留情，残忍地暴虐这名男医生。赵新苦不堪言，心里是满满的羞辱。白健昭脱下了裤子，阳具对着被踩在脚下的赵新。一道金黄色的尿液喷出，直接就射在男医生的脸上。尿液顺着帅气的脸颊流下，滴在了地上。被一个人尿在身上是何等的耻辱，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赵新就感到极度的耻辱，绝望地低垂着。一颗泪珠忍不住从眼角滑下……北京市某公寓。女人手里握着一个空酒瓶，一身酒气，想必是喝了不少酒。她的脸颊布满了泪痕，应该是刚刚哭过。她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两张照片，眼泪再度夺眶而出。这个女人正是林政杰的女儿——美佳！左边的照片是美佳与丈夫和儿子出游的合影，右边的照片则是弟弟毕业时她和父亲与弟弟的合照。一年多前，美佳的丈夫陈一冰突然失踪；两个半月前，他和一冰唯一的孩子——男初中生陈艾森也离奇地失踪；半个多月前，自己的弟弟——专科实习医生赵新也同样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同一个时间，他的父亲——警局局长林政杰也病逝。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美佳接连失去了4名至亲，令她完全崩溃。她殊不知自己失踪的丈夫、儿子和弟弟都依然在世，被白健昭囚禁着，承受着无情的调教与凌虐。她的人生因为如此剧变而完全失去了方向，父亲逝世与弟弟失踪后这半个多月来她更是过着行尸走肉的样子。几位热心的亲戚好友都回来关心关心她，却也无法安抚这个可怜的女人。美佳手里握着照片，走向了阳台。她攀上了阳台的围墙，看了看下方。这里足足有12层楼高。然而，美佳已经麻木了。在彻底的绝望中，她迈开了双脚，果断地一跃而下……北京市已故的前任警局局长林政杰的女儿——美佳被发现跳楼自杀身亡，享年33岁。白健昭的囚室里。赵新的头低垂着，一脸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却还是无法掩饰他那帅气的容貌。赤身裸体的他比甫被绑架时更加结实了。每一天，他都和其余的猎物们一同强制健身。当然，一开始赵新肯定不会乖乖听从白健昭的命令。然而，当白健昭被激怒时，他按下手中的遥控，一同被戴上项圈的其余猎物都会一同受罚。赵新在胁迫之下，也只好乖乖地健身。艾森与赵新不比男警们和消防大队长训练有素，每当他们承受不了率先倒下时，一冰与伟强也会同时受到电击。因此，每次就要接受不了时，他们也只能咬紧牙根撑着，以避免其他人因为自己而受累。男医生结实精壮的身体上密密缠着十数道粗麻绳，将身上的肌肉勒得更加突出。双手被反剪在身后，修长的双腿依旧被铐上铁镣。从被绑架到现在只过了半个多月，赵新却感觉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男医生一直都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被捕获至今那持续不断并难以忍受的调教与折磨不断侵略着他的意志，令他面临将近崩溃的边缘。此时，囚室的铁门被推开，白健昭一脸欢喜地走了进来。赵新扭动了捆绑着双手的绳索，意识到今天的调教就要开始了。“帅医生，来到我这里那么久了，已经开始适应了吧？！”白健昭握着赵新的下巴说着道。“……”赵新看着白健昭，沉默不语。他知道此时此刻说什么也无法改变现在的处境。“啪！”一个重重的耳光扇在了男医生的左脸。“真有骨气！”说罢，白健昭就走向了艾森，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强迫他跪到了赵新的面前。“小帅哥，用嘴巴为你的舅舅服务，教教他如何口交！”白健昭吩咐道。“不……艾森……别听他的话……”根本无法抵抗的赵新只能看着外甥的头部凑近了自己的下体。在白健昭的命令下，男初中生只好乖乖地伸出舌头，舔着舅舅的老二。经过白健昭的精心调教，原本没有任何性交经验的少年如今已是精通性事。艾森的舌头不断触碰挑逗着赵新敏感的龟头，那原本瘫软的阴茎很快地坚挺了起来。赵新的龟头几乎塞满了艾森的口腔。艾森含着舅舅粗大的老二，舌头紧裹着那根完全勃起的老二。他的头部一前一后地抖动着，嘴巴持续进行着吞吐的动作。他清楚地感觉到嘴里的肉棒越来越坚硬。“艾森……停下……”他低着头看着为自己口交的外甥，一边则剧烈地扯动着捆绑自己的麻绳。年轻帅气的脸上表露出了极度的羞耻感，却也无可否认地感受到阵阵快感。自己的外甥可原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初中生，如今居然被调教成一个口技高超的少年，令他大感惊愕。赵新的胸大肌布满了颗颗晶莹的汗珠，腹直肌也绷紧着。他的老二在外甥的玩弄下完全地勃起，硬挺得如同一根铁棒。“呜……”看着自己的肉棒不断在外甥的口中抽插，赵新感到羞耻不已，内心的厌恶与生理上的快感互相冲突着，身体不断被一波又一波的欲望侵袭着。艾森努力地吸吮着舅舅坚挺的阳具，舌头熟练地逗弄着。他感觉到舅舅的身体突然剧烈地抽搐着，应该即将到了射精的高潮。艾森感受到舅舅的老二在自己的嘴里射精了。精液猛然喷射而出，白色的浆液强劲地射到自己的喉咙深处。艾森将舅舅尿道里的精液吸得干干净净，才吐出了嘴里的肉棒。赵新感到羞耻，俊脸又顿时红了起来。“怎么样？你的外甥被我调教得不错吧？！他可让你爽了吧？！”白健昭笑着道。“没……没有！”赵新猛摇着头否认着。“嘴里说着没有，你的老二早就出卖你了！”白健昭一把抓住赵新的老二，忍不住揭穿他。“真是一名淫医！呵呵……”白健昭突然拿出了一条黑色的绒布，蒙住了赵新的双眼。被剥夺视力的男医生不安地抖动着赤裸的身体。他捏着了赵新的嘴巴，给了他一记耳光，紧接着说道：“用你的嘴巴好好地让我爽！要是你弄疼我，就有得你好受！”白健昭捏开了男医生的嘴巴，强行插入了自己的老二。他紧抓着赵新的头部，阴茎在赵新的口腔里顺利的抽插着。他的胯下紧贴着赵新的脸部，难闻的问道令赵新忍不住作呕。白健昭竭力摆动屁股，阳具狠狠地贯穿着赵新的嘴巴。赵新徒劳地扭动着身体，可是白健昭的抽插却依旧凶狠。男医生的头被白健昭死死地按在胯下，嘴巴只能被迫将那根肉棒吞下。“别像个木头人，给我吸！”赵新含着白健昭的阳具，被迫笨拙地吮吸着。他感觉到嘴里的肉棒在他的舌头上挤压着，龟头愈加涨大起来。白健昭低头看着被蒙住眼的男医生，抓着他的头发，屁股放肆地前后摆动着。阳具粗暴地持续插入男医生的嘴巴，令他感到屈辱。强健的身体微微地颤动着。就在这时，白健昭突然绷紧了身体，塞在赵新口腔内的阳具剧烈地抽搐着，腥涩粘稠的精液喷溅而出。“吞下！”白健昭捏住赵新的鼻子，捂住他的嘴巴怒喝道。赵新只能被迫大口大口地吞咽着。不断涌入食道的腥臭精液令他反胃。“还算听话！”白健昭拍了拍赵新的脸颊说道。他点了根香烟，抽了数口，然后直接将烟头按在了赵新袒露的腹肌上。“啊！啊……”被蒙着眼的男医生只感受到小腹传来了热烫的剧痛，肌肉绷紧，身体也忍不住颤抖着。他又再点燃了香烟，然后用烟头在赵新的左乳头上烫下去。“啊！啊啊！”赵新的身体忍不住痉挛着。看着被麻绳捆绑的男医生正在徒劳地挣扎着，白健昭的心里顿时有着阵阵的快意。“你的喊叫声真是令人忍不住兴奋！”白健昭狞笑着，接着又再点燃了香烟，然后狠狠地按熄在赵新的阳具上。“哇啊啊！啊啊……”赵新感受到龟头一阵灼痛。使到他不禁惨叫。赵新的身体剧烈地扭动着，越勒越紧的麻绳深陷入他的肌肉内。但是，白健昭根本没有理睬痛苦挣扎的赵新，继续蹂躏着赵新精壮的肉体。手上的烟头不断落在赵新的身体各处，令赵新的身上各处出现了烫伤的伤疤。就连艾森都觉得触目惊心，很难想象被烟头烫着究竟有多疼！男医生不断地挣扎着，紧捆着身体的绳索却依然闻风不动。白健昭咬紧着牙根，只能迎着头皮承受白健昭的暴虐。蒙着眼的黑布慢慢地被泪水浸湿……之后的每一天内，赵新不断地与姐夫和艾森一起面临白健昭的凌虐。口交、鸡奸、鞭打、手淫各种不同的凌辱调教被施加在男医生的身上。最让男医生受不了的就是被自己的姐夫奸淫。刑警队长的老二尺寸傲人，每每都捅到了他的身体深处，令他叫苦连天。持续不断的调教手段令赵新屈服，绳索和脚镣也剥夺了他的自由，赵新只能默默地接受着残酷的现实。一个多星期后。白健昭的囚室里。艾森尽情地抽送着自己的肉棒，整根老二几乎完全没入了舅舅的肛门中。这个还在发育阶段的14岁少年在白健昭的调教下身体变得很是敏感，轻易地就能被性欲直配。此时的他如同一头发情的雄畜，狠操着身下的舅舅。赵新的直肠内壁紧紧地包裹着艾森年轻的阳具，让被绳索捆缚着的精壮男体也随着艾森的抽插而一下下颤动着。他的嘴里含住的则是姐夫一冰的阳具。“呜呜……”刑警队长的阳具撑满了男医生的口腔，持续激烈地前后抽送着。艾森耸动着屁股，让阴茎在舅舅的身体里抽动着。尽管面对白健昭凌辱已经毫不陌生了，但是被外甥操着的男医生还是感觉羞愧，无助地低着头。一冰的老二是七名猎物中最长的。尺寸傲人的阳具在他的嘴里有节奏地抽插着，每一次都把龟头顶到了赵新的喉咙深处。赵新的身体剧烈地晃动着，胯下的阴茎意外地亢奋起来。“我的天啊！帅医生，你的老二都开始硬了！难道你被操得爽了？”白健昭故作惊讶地说道。“呜呜……”赵新猛扭着头，对自己的身体反应感到羞愧。被白健昭调教了快一个月了，他也清楚地感受到身体上的转变，愈加感到绝望！此时，三名赤条条的猎物此时都汗水淋漓，浑身肌肤都闪着油光，整个场面散发着淫靡的气息。赵新察觉到姐夫的阴茎尺寸比白健昭的大得多。那根坚硬无比的巨屌越来越用力地插入自己的嘴里。赵新的唾液和一冰阳具的分泌物随着阴茎的抽送而从赵新的嘴角流出来，滴在了紧勒着胸大肌的麻绳上。肠道里被异物塞满的感觉隐隐约约令赵新感到一丝快感，赵新似乎有些享受外甥的龟头与肠壁间的摩擦，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配合他的抽插，将自己的屁股往后顶去。“呜呜……”赵新呻吟着，他的身体同时被两根阳具蹂躏着。两根肉棒如同发动机般不停运动着，身体因为痛苦而直挺着。他的意志被残酷地击碎，双目露出了茫然的眼神。此时的一冰兴奋不已，健硕刚猛的身体狂乱地颤动着。他的老二突然从赵新的嘴巴滑出，却同时率先射精了。一股股热腾腾的精液不断地喷在了赵新的脸上。他的头发、眉毛、鼻子、嘴唇、下巴上全是姐夫射出的浆液。精液顺着他的脸颊流淌着，滴在了胸膛上。白健昭看到满脸是精液的男医生，心里很是兴奋。刑警队长则低着头，一脸愧疚地按着自己的小舅子。艾森坚硬的阳具则不断地插入了赵新的直肠深处，就像一条棍子在他的肠道里来回抽插着。赵新被捆绑着的身体不断地颤动着，身后外甥的老二不断地持续深入。“嗯……”艾森淫叫了一声，阳具在舅舅的身体深处射精了。浓稠的浆液一波又一波地射进了肠道内，射了十余下才停下。艾森这才慢慢地抽出了自己的老二。此时，白健昭一脸兴高采烈的样子，走到精赤着男体的赵新面前，拍了拍他的脸颊，捏着他的乳头说道：“姐夫和外甥让你很爽吧？！真是名淫荡的医生！”说罢，白健昭的手握住了赵新半勃起的老二，肆意地玩弄起来。赵新的老二在白健昭的手里迅速地勃起了。他绝望地扭动着绳子，但却无济于事。麻绳反绑着男医生的双手，还同时紧捆住他的胸膛和双臂，再加上脚上的镣铐，令赵新只有乖乖地接受白健昭无情的暴虐与凌辱。帅气的男医生低垂着头，屈辱地闭上眼。他知道自己与姐夫、外甥和其余被囚禁的男人根本没有任何逃出生天的机会！老二在白健昭的套弄下更加地兴奋起来，勃起到了极点。白健昭的手灵巧地逗弄赵新的龟头，令他感受到了阵阵的快感，身体兴奋地颤抖着。赵新的阴茎更加地坚挺亢奋，白健昭的手抽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不一会儿工夫，男医生的老二就射出了浓郁的白色精液……晚上10时30分。北京市某修车行。利伟是这家修车行的老板。利伟的修车手艺很不错，而且收费合理，因此生意还算不错。“利伟，我们先走了！”几位修车学徒说罢，就请上了单车，离开了修车行。利伟就在修车厂里整理、善后一番，此时一辆白色的轿车就突然停在了他的店前。一名长相斯文的男子打开车门下车。那名男子正是白健昭。白健昭看着利伟说道：“师傅，能帮我看看我的车子吗？我的车子出了些问题。”“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不然你明天早些过来好了！”利伟有礼貌地说道。“师傅，明天一早我还要急着到Y市工作，请你就帮我看看！”白健昭说道。“不然我加些钱好了！”利伟看着白健昭面露一脸焦急的神态，于是便答允了他。“那……好吧！你就把车子开进来吧！”白健昭微笑着，正默默地注视着他，就如同猎豹在注视着自己的猎物一般。此时的利伟已经成为了白健昭要下手的目标！利伟脱去了身上的背心，精赤着上半身。修车行的环境有点闷热，因此利伟经常都是裸着上身修车。白健昭看着精赤着上半身的利伟，顿时血脉贲张，老二竟不自觉地慢慢勃起了。利伟拿了一些工具，就看着白健昭问道：“先生，你的车子有什么问题吗？”“我的车子……刹车器好像有点迟钝……有点危险！”白健昭突然回过神来，随意地答道。利伟打开了引擎盖，弯下身子，聚精会神地开始检查着。白健昭此时的目光落在了利伟的身上。利伟浑身肌肉结实，没一点有赘肉。他的六块腹肌棱块分明，扎实紧绷的，看起来很是迷人。他的胸大肌厚实饱满，即精壮又结实。略为松垮的棕色裤子低垂着，露出了内裤PLAYBOY红底黑字的标头。利伟的额头涔出颗颗汗珠，顺着身体的曲线慢慢滑落。精赤的身体散发着光芒，令这位修车师傅充满了雄性的魅力。白健昭看着阳刚帅气的利伟，心跳开始加速。他恨不得现在就马上将利伟按倒在地，狠狠地奸淫他！他掏出了一根电击棒，慢慢地走向了利伟。闪着蓝光的电击棒狠抽在了利伟的背部。利伟只觉得突然一股剧痛，接着全身酥麻，整个人就瘫软在地。“呜呜……你干什么……”利伟倒卧在地，浑身乏力。他盯着白健昭，发现他的手里正拿着一根闪着蓝光的电击棒。“呵呵！有时做人可别太好心呢！”白健昭看着到手的猎物，微笑着道。利伟没想到自己一时心软，答应替白健昭检查车子，提供了他一个偷袭自己的机会。他愤愤不平地看着恩将仇报的白健昭，心里满是愤怒与懊恼。白健昭走向了门口，拉上了修车行的铁门，以好好地玩弄这位毫无反抗能力的精壮修车师傅。此时的利伟躺卧在地，全身汗水淋漓，肌肤散发着闪闪的油光。他的胸膛随着呼吸上下起伏，腹部浓密的毛发沾上了一颗颗晶莹的汗珠，看上去很是诱人。被电击棒袭击过的利伟完全无法使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白健昭慢慢地走向他。健昭将利伟的身体牢牢地摁在地上，接着将他的双臂扳至背后，然后用麻绳紧紧地捆住。“干！放开……我……”利伟的身体微弱地挣动着，却对白健昭无法构成任何威胁。白健昭继续用麻绳缠紧着利伟的胸膛和双臂数十圈，使到他被反绑的双臂捆得动弹不得，丧失了所有的反抗的可能。白健昭拍了拍利伟那结实分明的腹肌，脸带笑容地说道：“利伟，你长得那么强壮帅气，还裸着上身修车，根本就是诱人犯罪！”“狗娘养的……卑鄙……呜……”利伟有气没力地说道。利伟的胸膛因为急促的喘息而剧烈地起伏着，因为修车厂内有些闷热，晶莹的汗珠流淌在那性感的胸肌上。被捕获的修车师傅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雄性的魅力。白健昭俯在了利伟的身上，粗暴地抚摸揉捏着那高高隆起的胸肌丶凹凸发达的腹肌和青筋暴突的手臂。白健昭很享受利伟肌肉的弹性和质感，这具健壮的男体就如同玩具一般被白健昭把玩着。面对白健昭的爱抚，利伟只觉得恶心不堪。他下个月就要和自己交往多年的女友结婚了，现在的他却被一个陌生男人捆绑非礼着。白健昭拿来了利伟原先脱下的背心，凑到了面前，感受着背心上迷人的男性汗味。他把背心撕成两半，将其中一半揉成一团，强行塞进了利伟的嘴里。接着，白健昭撕下了一块黑色胶布，封住了利伟的嘴巴。“唔唔！唔！”利伟不禁闷哼道，眼神里充满不屈与抗拒。“唔唔！唔！”尽管还隔着棉裤与内裤，但被一个陌生男人触碰自己的下体，利伟顿时羞怒不已。白健昭持续地揉捏、按抚着，利伟感受到自己的阳具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慢慢地硬挺勃起，使到内裤中央更为鼓胀，明显地看到棒状物的轮廓。“利伟，你的老二好像迫不及待地想和我见面呢！”白健昭一脸欣喜地说道。说罢，白健昭就立刻扒下了利伟的短裤。如今，修车师傅的身上只穿着一件黑色的PLAYBOY三角内裤。内裤中的庞然大物已经蠢蠢欲动地呼之欲出。接着，白健昭的手抓住了利伟的内裤，猛力扯去。一根粗长的老二弹了出来，矗立在浓密的阴毛之中。白健昭看着利伟浓密的体毛。胯下的老二被卷曲的阴毛丛包围着，毛发从下体慢慢地延伸到了小腹、肚脐眼、上腹，就连两块胸大肌都有着茂盛的性感胸毛。利伟的胸膛、腹部和下体的毛发连在了一起，是名副其实的“青龙男”。在白健昭的猎物中，除了刚被捕获的利伟，毛发旺盛的一冰、郭嘉豪与伟强也都是“青龙男”。白健昭拨动利伟的胸毛，忍不住说道：“没想到你是一名‘青龙男’，想必你的性欲肯定很强吧！呵呵……”“唔唔！唔……”利伟气愤地盯着白健昭，无法忍受他一直用言语来调戏自己！接着，白健昭抓住了利伟那巨大的阳具，用拇指摩擦着饱满的龟头，对利伟说道：“利伟你果然是名性欲旺盛的大屌猛男，没令我失望呢！这次对你下手果然是最明智的选择！”“唔唔！”利伟不忿地挣扎着。白健昭的言语令利伟顿时愈加担心其自己的处境。白健昭看来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自己如今手无缚鸡之力，毫无反抗的机会。此时的利伟还无法预知自己未来悲惨的命运！白健昭从一边的工具箱中找出了一根活络扳手，看着利伟不怀好意地问道：“有没有试过将扳手塞进你的肠道内？”利伟在看见白健昭手里的那根最大号的扳手，大感不安。他开始激动地挣扎着，身体企图往后退。白健昭一往前，立刻就按住了利伟的身体，将利伟压倒在地。利伟俯卧在地，胸口紧贴着冰冷的水泥地，自己的臀部完全曝露在白健昭的面前。他紧握着拳，使尽全力地挣动着，无奈身体还是被白健昭压制着。利伟拼命地扭动并夹紧着臀部，想要逃开白健昭的魔掌。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结实的臀肉说道：“利伟，不痛的！拿出男人的魄力吧！”臀肉时不时传来冰冷的触感，利伟只感受到白健昭手里的扳手在他的菊穴外徘徊着。“唔唔唔！唔唔！”突然，利伟感受到一根金属硬物撑开了括约肌，他忍不住嘶喊，承受那种肛门被撕裂的痛苦。在利伟的竭力挣扎中，白健昭的手握着扳口，用力地把扳手的握柄推进他的体内。利伟痛苦地绷紧了背脊，瞪大了眼，从脸色发白的表情不难看出他正承受的痛苦。自己用来修理车子的用具之一如今居然成为蹂躏自己肠道的工具！“唔唔！”利伟绝望地嘶吼着，紧捆着的麻绳将他的身体勒得生痛。此时，修车厂的门外突然传出了电单车引擎的声响，还有一阵男声。“你真是糊涂了，怎么把皮夹落在了修车厂里头？！”白健昭顿时大吃一惊，一手顶住了塞在利伟肠道的扳手，赶忙另一手则紧掩住他的嘴巴，不让他已被堵上的嘴巴发出任何声响。听到了学徒的声音，利伟心里如同一个遇溺的人抓到了一片浮木般。他拼了命地挣扎着，酥麻的身体却不容许他有太大的举动。“铁门都已经关上了，利伟都已经回家了吧？！”其中一人说道。“那也没办法了。明天早点过来开工好了，希望待会不会遇到临检。”“……”利伟猛扭着头，希望发出声响，引起学徒的注意。但是，随着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小，利伟顿时心里一阵寒意，默默地低垂着头。“差点你的学徒就能亲眼目睹你这番淫荡的模样！”白健昭抓着利伟的下巴，嚣张地说道。“屁股插着一根扳手的修车师傅！呵呵……”说罢，白健昭就搜寻那名学徒落下的皮夹，一边嘀咕道：“让我找找他的皮夹……要是你的这名学徒也是位帅哥，我就把他一并也给收了！”利伟顿时一脸吃惊地看着白健昭。白健昭在一张桌子上，找到了一个黑色皮夹。白健昭从皮夹中的照片发现那名学徒长得不算特帅气，但样子端正，一脸憨厚的样子。白健昭已经拥有多位完美的雄性猎物，面对这样的货色自然瞧不上眼！“有了你这位帅气修身师傅，就放了你的学徒一马吧！”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蹲下了身子，打算继续玩弄自己今夜的猎物。此时，白健昭注意到桌上有着一叠粉色的信封，顿时眼前一亮。他拿起了其中一个信封，打开后发现是婚礼的请柬。“……利伟……阿珍……6月7日……不就是下个月吗？！”白健昭转过头，看着利伟笑着道：“哟！没想到你是个准新郎官啊，真是有趣了！”“唔！唔！”利伟看着白健昭手里的请柬，愤恨地瞪着他。“利伟，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好好体验就连未婚妻也未曾带给你的极度享受！呵呵！”白健昭语带双关地说道。那根活络扳手依旧还塞在利伟的体内。白健昭冷冷地打量着他，将扳手一点一点地往里头推入。他可以感觉得到修身师傅浑身的颤抖以及微弱的抵抗，但并不妨碍他的一切举动。他在推送着扳手的同时，还不断抽弄摇动着，令深入体内的握柄挖搅着利伟脆弱的肠壁。“爽吗？”白健昭笑着道。“唔……”利伟皱紧了俊脸，猛摇着头，冷汗不断地从额头渗出。白健昭继续抽送着扳手，直到扳手的握柄渐渐地消失被撑开的肛，只剩下了扳手的开口。他移动着手里的扳手，小幅度地出入着利伟被强行撑开的肛门。在利伟痛苦的呻吟中，扳手的握柄不断搅动着他的直肠，撕裂般的剧痛不断从后庭贯穿着身体。最后，白健昭用麻绳将扳手固定在利伟的臀部，让他无法凭一己之力将扳手弄出体外。利伟胡乱地徒劳挣动着，肛门火辣辣的剧痛令他吃不消。他看着奸险的白健昭，懊悔自己在打烊后海心软替他检查车子，还害得自己落得如斯田地！看着利伟痛苦受难、浑身肌肉紧绷的样子，想到捕获了这么一位刚猛的帅哥，白健昭的心里很是兴奋。“……”利伟被折磨得浑身乏力，无神地躺瘫软在地。尽管被电击棒袭击的效果已经慢慢褪去，但是如今的他还是无力反抗。白健昭拿出了一条黑色的厚绒布，蒙上了利伟的眼睛。接着，白健昭扛起了利伟，将利伟塞进了车子的后车厢内。他拎起了从利伟身上脱下的内裤和裤子，一并丢进了车厢内。利伟被塞入窄小的后车厢内，只能被迫蜷曲着双脚。白健昭掐住了利伟的阴囊，没想到自己居然捕获了一位准新郎官。然而，这个男人也绝对难逃他的魔掌。他冷冷地说道：“该带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了！呵呵……”被塞进车厢里的健壮修车师傅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白健昭则无情地关上了后车厢。白健昭将现场收拾了一番，就开车离开了修车厂。车子在道路上行驶着。路途中的震动让利伟的臀部无法抑制地随之晃动，深入体内的扳手也不时弹动着，折腾得他苦不堪言。再加上车厢里闷热难忍，令利伟这样的猛男也几乎虚脱了。数个小时前，他在修车厂打烊后答应替白健昭检查车子。他突然被白健昭偷袭制服，接着还被他非礼、羞辱、玩弄，最后还被他掳上了车。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成为白健昭的目标，被他给凌辱绑架。如今，被蒙住双眼利伟对自己的处境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身在白健昭车子里的后车厢。他不知道白健昭要将他带去哪里？到了白健昭前往的目的地后，白健昭还会怎样对待他？利伟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他已经被折磨得满身冷汗，无力挣扎了，只能希望能尽快到达目的地，往后的事也不由得他控制了……“咯……咯……”走廊上回荡着铁链与地板磨擦的声响。白健昭正押送着甫被捕获的猎物——壮硕的修车师傅利伟。利伟此时依旧浑身赤裸、被堵嘴蒙眼，浑身被绳索捆缚，肠道还被插着一根扳手。一抵达自己禁锢猎物的别墅后，白健昭就在利伟的脚上加上了镣铐与铁球，大大地限制住他的移动能力！这样，利伟就算插翅也难飞了！“唔……唔唔……”沉重的铁镣令利伟吃不消，只能艰难地迈开脚步，跟随着白健昭。白健昭拧着利伟的老二，笑着道：“利伟，这里将会是你下半生会待的地方哦！”下半生？！难道白健昭想要永远禁锢凌辱他？然而，此时的自己毫无逃脱的可能，除了硬着头皮面对未知的命运，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拖着铁球，铐上铁镣的双脚艰辛地跟随着白健昭。没多久，利伟感觉到自己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四周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息味，利伟殊不知这是白健昭手上雄性猎物们的汗味和精液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而自己也即将加入他们，成为白健昭的其中一名猎物！“你，过来！为这个新猎物口交！”“唔唔！唔……”利伟听见白健昭的命令，猛扭着头。除了自己以外，白健昭早已有了其他的猎物？！利伟的身体顽强地扭动，但是却无济于事。白健昭强行按住了利伟不断挣扎的身体。利伟的阴茎突然感受到温暖的触感。对方的口腔已经裹住了他的老二，并开始慢慢地吞吐着。对方的舌头不断舔在了敏感的尿道口，时不时还轻轻地咬住他的龟头，给他带来极度的刺激。自己的未婚妻也有几次为他口交过，但是技术也绝对没有对方的好。在对方不断的挑逗刺激之下，他的老二很快地就完全勃起了。“很爽吧？！呵呵……”白健昭的手抽动着扳手，冰冷的握柄不断冲击着脆弱的肠壁，前后的刺激令利伟如同在天堂与地狱间徘徊，后庭觉得苦不堪言的同时阳具还传来那难以抑制的快感。对方的嘴巴完全将整根肉棒一口吞下，让温热的口腔紧紧地裹住最为敏感的地带，齿尖在圆润的龟头上小心地噬咬，灵巧的舌尖还敏捷地在冠状沟上拨舔，让准新郎官一边紧绷着身体，一边又性欲缠身。“嗯……”在对方高超的口交技巧下，利伟甚至还有几次忍不住叫出声来。吞吐的动作反复了进行数十次，每一次的活塞运动都在刺激着这位修车师傅。对方突然强力地吸吮着他的龟头，再加上舌尖的拨动以及牙齿的磨咬，令利伟亢奋到了极点，身体也不禁剧烈痉挛着。利伟健硕的胸膛剧烈地起伏，挥舞着颗颗汗珠。自己的阴茎一次次贯穿对方的口腔，利伟的心中充满羞耻感，可是身体身在欲望的煎熬中。利伟喘着粗气，呼吸越来越急促，胸肌剧烈地起伏着。他浑身肌肉紧绷，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可抑制地迈向了高潮，徘徊于射精的边缘。白健昭见状，抽下了利伟的蒙眼布。突如其来的光线令利伟睁不开眼。利伟眨了眨眼，慢慢地恢复了视线。利伟惊觉为自己口交的居然是一个男人！他顿时愣住了，说不出话来！“准新郎官，居然被一个男人口交也能那么爽呢！呵呵……”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胸膛笑着道。利伟望着胯下为自己口交的男人，只见男人也抬起头，两人四目相对的一刻顿时都惊呆了。利伟看到了一副熟悉的脸庞，跪在自己身下为自己口交的男人竟是失踪了将近两年的弟弟——利丰！利丰也同时一脸震惊，自己口交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大哥！就在这时，利伟的老二在利丰的嘴里爆发了！一股又一股的精液从硬挺的肉棒射出，猛力地灌入了年轻刑警的嘴内。利丰深知白健昭的脾气，只能硬着头皮将哥哥大量的精液完全吞下。利丰吐出了哥哥的阳具，接着悲切地看着哥哥，呼唤道：“大哥！”目睹白健昭将原先蒙着眼的利伟押进来的时候，利丰只觉得落难的男人是个身体结实的猛男，殊不知他居然是自己的大哥！“呜呜……”利伟也同时激动地扭动着身体。兄弟俩做梦也想不到会以这样屈辱的方式再次相见。尤其是利丰，他没想到哥哥居然有朝一日也和自己一样，沦为白健昭的猎物！自己还以如此屈辱不堪的形式与他见面。“为什么要抓了我的大哥？！”利丰顿时热泪盈眶。“我自从被你捕获以来一直都乖乖地屈服于你，为何你连我的家人也不放过！”“你哥哥长得英俊帅气又健硕壮实，这样的猎物我不收入囊中，怎么对得起自己？！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放了我的哥哥！呜……”讲到这里，利丰已经忍不住落泪。“你落在我的手上最久，也是最为驯服的性奴。所以，我决定好好奖赏你，让你和你的大哥团聚！”白健昭笑着道。“不……呜呜……”自从被落入白健昭的手上后，利丰目睹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李贝男、陈艾森、赵新先后被捕获、调教到最后乖乖地屈服。他知道甫被捕获的大哥也铁定难逃厄运，顿时悲从中来。利伟看着自己的弟弟，心里一阵酸楚。他记得自己的弟弟的性格一向好强，没想到如今他居然为自己苦苦哀求白健昭。再仔细一看，弟弟浑身都是骇人的伤痕，乳头还被嵌上了钢环。这两年以来弟弟难道都被囚禁在这里？他到底了遭遇什么样的经历？！利伟的心里顿时即心疼又疑惑。他又转过头，看了看一旁的数名全裸男性，他们和自己与弟弟一样，被绳索紧捆着。想必这些人正是北京市男性连续失踪事件的受害者！轰动北京市的男性连续失踪事件，自己的弟弟是第一位受害者。然而，利伟从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也会成为了北京市失踪男性的一员！此时，白健昭走向了被自己俘获的修车师傅，拍了拍他的胸脯说道：“没想到你这位准新郎官居然会被自己的弟弟口交至射精呢！”“唔唔！”利伟的双目怒瞪着白健昭。白健昭则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的裸体，一边说着：“别心急！你接下来会亲身体验到你弟弟的经历的！呵呵……”他的肉体没有一丝的赘肉，结实精壮的上半身，偌大的两块胸大肌，轮廓明显的六块腹肌，肚脐周围布满了浓密卷曲的毛发，并一直向下延至下体处。胯下刚射过精的肉棒呈现半勃起状态。白健昭的手指在利伟的老二上撩刮着。他扒开了包皮，慢慢地把玩着利伟的龟头。他的手指在龟头上转圈揉着，不断挑逗着这位修车师傅。“真是性感的青龙男！”白健昭笑着道，被玩弄的利伟气得脸都绿了。在白健昭的逗弄下，利伟的老二又慢慢地再度坚挺起来。接着，白健昭就测量了利伟身体的各种数据。“郑利伟，35岁，北京市腾记修车行老板兼修车师傅。身高171，体重71公斤，三围403038。阳具勃起长19.8厘米，直径4.3厘米。甫被捕获。”白健昭说道。“欢迎我的第八位猎物——修车师傅郑利伟！”“唔唔……”突然，利伟感觉到白健昭的手在抚摸他的大腿，然后趁其不备地拔了浓密捲曲的腿毛。“唔唔！”利伟感到一阵恶心，企图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白健昭见状，毫不留情地扇了利伟一记耳光。“啪！”的一记清脆的声响，利伟小麦色的俊脸浮现了一道清楚可见的掌印。他只觉得一阵羞辱及愤怒，更是倔强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白健昭猛烈地甩了利伟好几个耳光，他的脸上有股热辣辣的。“郑利伟，你如此不知好歹，那就休怪我无情了。”白健昭一把抓住了利伟勃起着的肉棒，恶狠狠地说道。接着，他不怀好意地盯着两兄弟，嘴角顿时露出邪恶的笑容。利丰望着白健昭，心里顿时打了个冷颤……白健昭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此刻，囚室的中央利伟与利丰被悬吊着，双脚无法动地。两具赤裸的肉体面对面紧贴着，袒露的胸大肌也顶着对方的胸膛，两人的乳头互相触碰着。兄弟俩的老二也被搓揉得刚硬后互抵着对方的私处，然后被细绳紧紧地捆扎在一起。脚上沉重的铁制镣铐将两兄弟精赤的身体扯得挺直。两兄弟都难受不已，汗水不断顺着身体滑落，一滴滴地滑落在地上。两人的嘴巴共同含着一根被白布裹着的粗短棒子，头部也被绳索固定着。他们的嘴唇被迫贴在了一起，如同接吻一般，令两人都羞红了俊脸。“这样才算是一对好兄弟！”白健昭笑着道。“两根肉棒紧紧地贴在一起，你们没试过这么亲密过吧？！”“唔唔！”利伟怒哼着，刚被捕获的他默默地看着面前落难已久的弟弟，心里满是屈辱与恨意。白健昭并没有理睬他，落在自己手上的猎物哪有不屈服的份！他紧接着说道：“兄弟就应该一起受苦！”说罢，他就在两兄弟被捆扎在一起的阳具上挂了一颗将近十斤重的铁球。“唔唔！”两兄弟几乎同时间叫出声来。白健昭冷冷地笑着，接着一脚就猛踢在铁球上。铁球如同钟摆般左右晃动，猛扯着两兄弟的老二。强烈的拉扯让两根阴茎主人的身体同时间绷紧，剧烈地颤动着。“唔……”利伟咬紧了嘴里的棒子，唾液都浸湿了裹着棒子的布。他突然觉得口腔中有一股强烈的药味。原来，裹着棒子的白布被白健昭浸泡在浓缩的淫药中，吸收了不少剂量的淫药。慢慢渗透入嘴内的药物足以让这位刚被俘获的健壮修车师傅长时间保持着亢奋的状态。脚腕上沉重的铁球拉扯着他们的身体，使到他们被迫绷紧了浑身的肌肉。“唔唔！唔……”利伟不禁叫出声来，他是毕生第一次遭遇这样的调教折磨，身体几乎吃不消。他皱紧了眉头，强健的身体剧烈又无助地颤抖着。看着利伟痛苦的表情，白健昭的心里很是欣喜。他要用尽一切手段，把这位被俘获的修车师傅给调成性奴！痛苦不堪的利伟看着自己的弟弟。弟弟已经失踪将近了两年，两年来一点声息也没有。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弟弟无声无息地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令利伟无所适从。这两年来，他试过各种方法打听弟弟的下落却都毫无成果。如今，自己的弟弟毫无预警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令他悲喜交加。自己终于找到了失踪已久的弟弟，然而如今两兄弟却已同时落在白健昭的手上！利丰则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哥哥。他对哥哥的落难感到悲恸不已。自己是第一位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猎物，没想到事隔一年半余自己的大哥居然也成为了白健昭的猎物！35岁的利伟交过几个女朋友都无疾而终。尤其是自己最小的弟弟利丰在23岁时就奉子成婚，也令不断他受到长辈的催促。在几位好友的介绍之下，他在两年前认识了阿珍。两人在交往了一年半后才决定结婚。然而，这位准新郎官却在婚礼的一个月前不幸地被白健昭给捕获！“唔……”阳刚帅气的两兄弟饱受折磨，忍不住哼叫着……北京市警局。警局里的架构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自从林政杰入院后就担任代局长的柯叔元副局长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市的警局局长，情报组组长赵伟锋被提升为副局长。刑警队的男警陈赫也被提升为原本悬空的副刑警队长。会议室。“晋安、何冲，你们刚加入刑警队两个星期。这次是你们第一次出席刑警队和局长的会议，可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言行！”刑警队长陆彦威看着两位新晋男警，开声提醒道。“是队长！”两名年轻男警点了点头应允道。此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柯局长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和赵副局长走进了会议室。柯局长坐在了最中间的位子上，接着开始说话。“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吧！首先要讨论的是北京市男性失踪事件的进展。”“是的，局长！”陈赫说道。“本市的男性连续失踪事件出现了一名新的受害者。他是35岁的腾记修车行东主郑利伟。和近期三位的失踪者一样，郑利伟同样是北京市男警的亲属，他是先前失踪的刑警郑利丰的大哥！”“最后一次有人见到郑利伟是在3天前的晚上10时30分，见到他的是修车行的两位学徒，见到他的地点正是腾记修车行！”何冲紧接着说道。“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两位学徒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修车行打烊的时间是晚上10时30分。郑利伟平常在修车厂的营业时间结束后，会有待在修车场里的习惯，通常待个45分钟到1个小时后才会离去。当晚，这两位学徒在10时55分左右回到修车行时，发现修车行大门深锁，郑利伟也已经提早离去。”晋安看着柯局长报告着。然而，那两位录口供的学徒殊不知在那个时刻，利伟可还是身在关上门的修车行里头！“经过采证，修车行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我们强烈怀疑这起案件和前几宗失踪案有关，暂时会从恶意绑架的角度调查此案！”陆队长说道。白健昭经验老到，掳走利伟时早已经把修车场内布置成毫无疑点的样子了。“各位，大家暂时把重心放在郑利伟失踪一案，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这名受害者！当然，之前几宗悬而未解的失踪案也同样是当务之急，希望各位同僚能加把劲，早日破了这个大案！”柯局长说道。“是局长！”白健昭的别墅。白健昭正满意地打量着落在自己手上的两兄弟——年轻刑警郑利丰与修车师傅郑利伟，嘴里露出一丝微笑。两兄弟同样长得健硕挺拔，拥有一副傲人的身材，再加上刚毅帅气的脸孔，令他们散发出阳刚的气概。在这个地狱般的囚室里，郑利丰与郑利伟两兄弟已经被面对面悬吊着长达整整80多个小时了。“唔……”利伟咬着干裂的嘴唇，帅气的脸尽显狼狈的姿态，头部无力地低垂着。精赤的肉体被扯得笔直，那两块结实偌大的胸大肌和坚硬结实的腹肌显得分外明显，胸肌上两颗突起的乳头微微地颤动着。他汗如雨下，湿漉漉的黑发杂乱不堪，一副凄惨的样子。被绳索与镣铐捆缚住的手脚早已酸痛到麻木了，失去了知觉。大量的出汗量更是削弱了他的精力，三天半下来令强壮坚毅的利伟也受不了，已经完全虚脱了。年轻刑警的情况也没比哥哥好多少。他同样双眼无神地垂着头，浑身的肌肉微微地颤抖着。被白健昭虐待长达一年多的他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更何况是刚被捕获数天的哥哥。被悬吊的时间内，白健昭还不时推动系在两兄弟阴茎上的铁球，或者抽弄插在利伟肠道里的扳手，以更加折磨着对落难的兄弟。白健昭原本计划要猎捕的目标是利丰的二哥——27岁的会计师郑恺。然而，郑恺被公司派出国公干数个月，打乱了白健昭的计划。白健昭对利丰的至亲展开调查，决定把目标转移到了利丰的大哥——利伟身上。白健昭发现利伟是个粗人，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和斯文高学历的郑恺相比，令他更感兴趣。自己早已捕获同样拥有着高学历的帅气专科实习医生——赵新。白健昭也暗中观察了利伟，发现他有着裸着上身修车的习惯。精赤的男体袒露出那结实傲人的肌肉，散发出雄性的魅力，令白健昭愈加想要对他下手！况且，利伟还是一位准新郎官，令他对利伟更是大感兴趣。于是，利伟就这样顶替了自己的二弟，被白健昭给猎捕，成为了他手中的第8个雄性猎物。白健昭的手捏住利伟的臀肉，施力地推动扳手，让扳手更加深入他的体内。“唔……”利伟疼得叫出声来。他咬紧了嘴里的棍子，浑身忍不住剧烈颤抖着。脚上的铁球也随着他的挣动而小幅度地摇晃着。白健昭看着屈辱痛苦的两兄弟，知道这几天的悬吊已经折磨并震慑了修车师傅和年轻刑警两兄弟，于是解下了挂在阳具上的铁球，还解开了捆扎着两人阳具的绳索。尽管他们还被悬吊着，阴茎上的束缚被解开还是让两人松了一口气。此刻，两兄弟浑身赤裸地面面相觑，精赤的肉体互相紧贴着。他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对方身体任何的动作与颤动。原本一个月后就要结婚的准新郎官郑利伟此时却沦为白健昭手里的猎物，并以如此屈辱不堪的形式与自己的弟弟互视着。“两根阳具都紧贴在一起，这才是感情深厚的两兄弟呢！”白健昭一边调侃着，手指分别弹拨了两人的龟头。白健昭抓着两根阳具的手已经开始了动作，手指轻松地把玩着两颗圆润的龟头，一起掐在掌心中相互搓磨。手技纯熟的白健昭分别抓着两兄弟的老二把弄着。“呜……”利伟绷紧了腹肌，拼了命地想要挣动着身体，但被悬吊着的他却毫无反抗的能力。白健昭不停用双手揉搓按摩两人的阳具，同时也抓着两根肉棒不停地撸着。强烈的刺激让两根阳具的主人身体一同剧烈地颤动着。利伟只感觉到白健昭的双手熟练地掳动着自己的阴茎，力道和速度都恰到好处，使到他的身体不自觉地亢奋起来。利伟只觉得难为情，一脸满是屈辱的表情。“两兄弟都那么淫荡，屌都那么粗大，你们的父亲肯定也是个老淫虫吧！”白健昭羞辱道。“唔唔！”被白健昭手淫着的利伟怒吼道。自己的父亲被白健昭这么羞辱，令利伟大发雷霆。然而，现在的他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弟弟一同被白健昭羞辱玩弄！利伟身材矫健、相貌阳刚，再加上准新郎官的身份令白健昭对这名新捕获的猎物充满了兴趣。想到一个月后就要结婚的修车师傅却成了自己手中的玩物，令白健昭兴奋不已。白健昭只觉得手里两兄弟烫热的阳具同时间颤动着，马眼处不约而同地开始渗出透明的粘液。身为调教老手的白健昭知道两兄弟开始进入了高潮。他握住两根粗大的阳具持续套弄着。一想到自己能拥有并调教这对健壮阳刚的两兄弟，白健昭的心里就顿时兴奋不已。利伟想要抗拒自己身体的敏感反应，然而白健昭纯熟的挑逗技巧令这位猛男根本无法阻止身体的亢奋，自己胯下的老二就好像不属于自己一样。“唔唔……”白健昭的手突然就紧按着利伟的睾丸。睾丸被挤压的疼痛令他全身紧绷，直冒着冷汗。年轻刑警郑利丰同样感受到白健昭的手来回抽弄着，阴茎被白健昭的手紧紧地掐住，睾丸被轻轻地按摩着。过了将近10分钟后，他的身体被挑逗到了极致，已经就到了射精的边缘。利丰刚猛的身体剧烈绷挺着，在闷哼声中射精了。肉棒不停地窜动着，白色的浆液激射而出，喷溅在哥哥的大腿与腹肌上。精液顺着肌肉纹理流下，看起来很是淫荡。利丰射过精后，白健昭的右手就松开了他的老二。此时，他的两只手同时抓住利伟的阳具玩弄着。利伟的阴茎因为持续的套弄而完全膨胀坚挺，手指还不停摩擦着他敏感的龟头，每一下触碰都令利伟麻痒难当耐。终于，三分钟后，利伟也忍受不了白健昭的手淫而缴械了。“呜……”利伟发出了嚎叫声，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抖动着，滚烫的精液随着老二的弹动源源不断地喷出，同样射在了弟弟的身上。白健昭的手分别在两兄弟满是精液的腹肌上抹弄，下流地调侃道：“没试过这样玩吧？！呵呵……”被强制射精，然后将精液射在了自己兄弟的身上，接着自己的身体还被擦抹着对方的精液，两兄弟的羞辱感到达了极点！此时，已经身为人父的年轻刑警和即将身为人夫的修车师傅简直就连一点尊严都没有！看着被折磨至奄奄一息的两兄弟，白健昭微微一笑，然后才把悬吊着的两人解了下来。利伟只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还是使不出一点力气。“利伟，这几天就好像在挑战身体极限吧？”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胸大肌说道。“你的诱人身体可还有无限的潜能！”“别碰我！”利伟怒吼道。他看到弟弟的惨状，又想到了自己被绑架以来者数天的遭遇，心里顿时愤恨到了极点。利伟凶狠地盯着白健昭，继续怒骂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两兄弟，你这个变态！”看着白健昭贪婪的目光，利伟一想到自己成为他意淫的对象，就恶心得头皮发麻。他想用手来遮掩曝露的私处，无奈双手却被绳索给紧缚着。“郑利伟，你最好是给我乖乖地听话……”白健昭恶狠狠地说道。“否则，我就把你的二弟也一起抓来，让你们三兄弟好好地团聚！”“不可能！你别做梦……！！”“我都有能力一连捕获了八名雄性猎物却依旧安然无事。如果我想要绑架郑恺，不知是不是做梦呢？！”白健昭冷冷地说道。“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不要找郑恺的麻烦！”利伟气得咬牙切齿，却只得强行按捺住了自己的怒气。“那可要看看利伟你会不会乖乖听话了！”白健昭捧着利伟垂软下来的老二说道。“看你这一副傲人的身材，我也真是庆幸能把你给抓到手。像你这样的肌肉猛男仔修车行内修车实在太可惜了！应该去拍A片，不……不不……应该是G片！呵呵……”对于白健昭言语上的挑衅，利伟气得怒发冲冠。利伟冷静下来，望着白健昭坚毅地说道：“你……既然你把我抓来了，就由我代替利丰，你……就放了他！”利丰看着自己的大哥，眼泪忍不住流下。大哥也落入了白健昭的手上，却还不忘护着他。然而。他也知道白健昭的意图确实要一起凌虐自己和大哥，把大哥也调教成像他一样的性奴！“真是令人感动的兄弟情！”白健昭鼓掌着说道。“郑利伟，你先顾顾你自己吧！你这番模样，哪有什么本事和我讨价还价！”说罢，白健昭就转动插在利伟屁股的扳手。“呜啊啊……”利伟的身体颤抖着，疼得忍不住叫出声来。白健昭解开了利伟腰间的麻绳，接着握住了扳口，慢慢地将扳手抽出他的肛门。“呜……”冰冷的金属摩擦过肠道的触感让他叫出声来。肠道内刺痛又瘙痒的摩擦，让利伟不禁挣动着身体。菊蕾被握柄撑开，白健昭突然粗鲁地猛力拔出了扳手。“啊啊……”浑身绷紧的修车师傅顿时惨叫一声。被塞在肛门中数天的扳手被抽出，利伟感受到肛门有种莫名的空荡感觉。白健昭拍了拍他的臀肉，笑着道：“拿出了扳手，换我的老二插进去哦！”“我操！放开我！”利伟奋力地扭动着身子，企图避开白健昭。“‘我操’？！”白健昭色迷迷地看着利伟的裸体，笑着道。“应该是‘操我’吧！呵呵……”说罢，白健昭就掰开了利伟的两腿，注视着因为长时间插着扳手而微张的臀缝。利伟立刻感到不妙，紧紧地收缩着肛门。然而，利伟只觉得肛门传来强烈的压迫感，白健昭粗壮的老二还是很快就侵入了他的身体，直插到直肠里。白健昭的肉棒在利伟的直肠中来回抽插着，剧烈地摩擦着利伟的肠壁，仿佛要把肠道捅穿。他的括约肌被极度地撑开，十分鼓胀。“呜嗯……”利伟感觉自己身体如同要被撕裂般，满脸涨得通红，下身传来异样的感觉令他紧绷着全身的肌肉。白健昭的左手往前按着利伟的胸大肌，右手则紧掐着利伟的肱二头肌与三头肌，整个身体紧贴在了利伟，和浑身赤裸的修车师傅有着最亲密的接触。白健昭紧抓着利伟的身体上下抽插着。此时，白健昭一脸享受的样子，身下英俊的利伟则痛苦得五官都扭曲了。浑身被紧捆得无法动弹的修车师傅就如是任人摆布的肌肉玩具。白健昭的左手抓着利伟的乳头搓揉着，右手则下滑到了利伟的腹部爱抚着，尽情地享受着肌肉汉子的每一寸肌肤。利伟感到一阵羞愧，做梦也不会想到阳刚健壮的自己竟会被人鸡奸，而且还毫无反抗的能力。利伟精壮的身体汗水淋漓着，就连乌黑的短发也挥洒着晶莹的汗珠，随着身体激烈的振动而掉落在地。白健昭的老二肉棒不断挤压摩擦着柔软的肠壁。他只觉得勃起的阳具被利伟的肠道紧紧地裹住，令他简直爽翻天。白健昭喘着粗气，不停地抽动着阴茎，双手紧抓着利伟的腰部前后推送着。两具男体激烈的撞击发出了“啪！啪啪！”的声响。“呜啊啊！”白健昭猛颤着身体，忽然一声嘶吼。利伟只觉得肛门里一股股温热的浓浆涌入，他知道白健昭已经在自己的体内射精了。当白健昭将肉棒抽出利伟的体内时，还有一丝浆液从菊穴流出。“居然还有机会操了一名准新郎官。呵呵……”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屁股说道。“操得我真爽！”白健昭直盯着被自己捕获成熟阳刚的修车师傅。他发现利伟正怒视着他，与他互相对望。利伟的体格很棒，黝黑的皮肤、帅气的俊脸，壮实发达的胸肌起伏着，粗壮的手臂青筋凸暴，结实有力的腿部布满了脚毛。利伟胯下半勃起的肉棒微微地挺立着，被周围浓密的阴毛簇拥着，龟头上还有着晶莹的黏液。利伟的身材和其余被捕获的猎物们相比，简直是不相上下。又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白健昭感到一阵征服的快感。白健昭直接握住了利伟的肉棒，接着手便开始轻轻地上下滑动着。“放开我的老二！”利伟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这一身肉体如今都完全属于我！你凭什么要我放开呢？！”白健昭说道。“你……”利伟被激得无话可说，剧烈地扯动着捆缚着自己的麻绳。白健昭抽动着利伟的阳具，手指纯熟地拨弄着那圆润的龟头。粗大的肉棒因为白健昭的玩弄而完全硬挺着。利伟感受到自己的龟头昂然挺立，被白健昭粗鲁地揉捏着。白健昭的手时而撸动着他的肉棒，时而又搓揉着他的阴囊。白健昭慢慢加快了双手抽弄的速度，不断地挑逗着利伟，他的马眼持续渗出了淫液，阵阵的快感不断直冲利伟的脑门。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只能乖乖地站着，却只能任由白健昭肆意套弄自己的阳具。利伟双目紧闭，无法面对如此的侮辱，肉体在绳索的束缚下悲愤地颤抖着。然而，就算利伟多么地不愿意，在白健昭纯熟高超的手淫技巧下，他也无法抑制身体那油然而生的快感。“利丰，过来！跪到你大哥的面前！”白健昭看着利丰命令着。“利丰，别听他的！”利伟闻言，紧接着惊呼道。利丰望向自己的大哥，然后又看了看白健昭。他默默地走到了利伟的面前跪下。他的视线正面对着大哥被白健昭手淫至完全勃起的阴茎。白健昭的手紧紧握住利伟直挺的阴茎，不停地上下滑动着。跪在地上的利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哥在自己的面前被白健昭手淫。利丰近距离地看着大哥的阳具。坚硬粗大的阴茎上青筋凸现，龟头由于不断的抽送已变得通红发亮，阴囊则随着白健昭的动作而前后晃动着。下体处传来阵阵酥麻的感觉让利伟浑身颤抖，极度的屈辱中还掺杂着丝丝的快感。终于，利伟的脸颊愈来愈红，胸部的起伏越来越大，呼吸越来越急促，就连白健昭双手的动作也越来越快。在白健昭的注视与玩弄之下，利伟渐渐地达到了高潮。“嗯……”的一声，浓稠的浆液从利伟的龟头激射而出。刚猛精壮的利伟射精量很多，一股又一股不偏不倚地直窜利丰那张年轻帅气的脸上。白色的浆液随着利丰的脸颊滑下，接着滴在了他的胸膛与腹部上。“一次怎么够呢！”白健昭笑着道。他的手继续抓住利伟的阴茎，再度把玩起来。利伟竭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试图遏止白健昭的动作却徒劳无功。利伟胯下的老二在白健昭的玩弄下再度迅速勃起了。白健昭见状，笑着道：“看来利伟你很享受吧！”白健昭直接猛力地掐住了利伟的睾丸。“啊啊！”突如其来的剧痛不仅令利伟剧烈发颤，还不禁叫出声来。在白健昭的手淫之下，利伟只觉得阵阵快感不断从下体处传来。他的肉棒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他感觉到白健昭的指甲不断撩刮着他的龟头，手指则不断转圈揉摩，让他顿时浑身发麻。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慢慢再度步入高潮……利丰的头发、脸孔、脖子、胸膛，甚至是腹肌与大腿上都沾上大量白色的浆液。这些精液都是自己的大哥射在自己的身上的！利伟被白健昭连续强制取精了9次，瘫软在地。赤裸的身体微颤着，额头直冒着冷汗。这样的折磨是怎样的男人也无法承受的！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脸说道：“你的弟弟的身上全是你的精液，这可真是兄弟情深呢！”“大哥……”跪着的利丰看到了大哥那张虚脱痛苦的脸，又看到了在一旁得意忘行的白健昭。利丰明白自己和大哥在白健昭的眼里就是任由他摆布的雄性玩物。自己已经沦落成性奴，没想到大哥如今却也落在白健昭的手上，难逃被调教的厄运。利丰的心里正淌着血，知道大哥受到的折磨绝对不会仅此而已！对于最新捕获的猎物——35岁的修车师傅郑利伟，白健昭一如既往，不分昼夜毫不留情地凌虐他，同时折腾他的肉体与心志。如何精壮的男人面对白健昭的调教也同样是吃不消的！看在眼里的利丰也同样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知道白健昭的目的是把大哥也调教成屈服受辱的性奴！某日。白健昭的囚室里。利丰浑身依旧被麻绳紧捆着，双眼则被黑色的厚绒布给蒙上，被剥夺了视力。此时的年轻刑警站在了一个大型冰块上。一条绳圈被套在他的颈部，将他的脖子往上提，使到利丰被迫踮着脚站着。由于利丰赤着脚站在冰块上，刺骨的寒冷令他一个不稳，麻绳就立即紧勒进了脖子。“呜……咳……”利丰不禁惊呼。他赶紧站稳身子，喘过气来。站在冰块上的年轻刑警只要一失足，就会被脖子上的麻绳勒得窒息惨死。被蒙住眼的年轻刑警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壮硕的男体也忍不住哆嗦。被捕获的几位猎物顿时摒住气，看着眼前的利丰，替他紧张起来。尤其是一冰，他与利丰一齐被囚禁凌虐最久，自己也多半是因为利丰的原因而被白健昭下手捕获，他是怎么也不想看到一齐患难的后辈死在自己的面前。“贝……贝男，你放下利丰，你要……要我做什么事我都……都听你的！”利伟看着弟弟，不禁低声下气地祈求道。“要是你乖乖地听话，我就不让他站在冰块上受苦！”白健昭抓着利伟的下巴，冷冷地说道。“我……我都听你的！你先把他放下来！”利伟焦急地说道。“废话少说！先看看利伟你的表现！”白健昭恶狠狠地说道。长时间屈服于白健昭的胁迫与淫威之下，几位北京市的男警包括原本精明干练的刑警队长都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白健昭怎么舍得让自己调教了两年的性奴这么死去呢！这只是他要用来折磨利丰与利伟两兄弟，并震慑众人的手段！利伟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弟弟，看着被蒙住眼并痛苦挣扎的弟弟说道：“弟弟，撑着点！”利丰点了点头示意。利伟望着面前弟弟的阴茎，二话不说一口就直接含住。身为大哥，就算受到怎样的羞辱，他也要护着自己的弟弟！利丰面临被勒死的威胁，脚板承受着冰块刺骨的寒冷。他知道被捕获不久的大哥肯定不擅口交，艰辛地推送着自己的腰部，努力地将自己的阳具在大哥的口里抽插着。没多久，硕大的阳具就在大哥的口腔内勃起。利伟不擅口交，只能机械地吞吐着弟弟的阳具。利伟倒是主动的一方，不断地推送着自己的老二。利伟想象着与未婚妻行房时她替他口交的时刻，想象她如何挑逗自己。他的舌头立刻裹住了弟弟的老二，舌尖不断撩圆润的龟头。被蒙上眼的利丰的感官变得敏感。他的阴茎在利伟口中进进出出，他感觉到下体传来阵阵的刺激，顿时让他把生死边缘的危机感抛开，享受着被大哥口交的愉悦。“呵呵！很是精彩的一幕！”白健昭看着两兄弟，独自狂笑着。成熟阳刚的利伟听在耳中，顿时羞愧得红了俊脸，徒劳地扭动着捆绑着身子的绳索。“脸还红了！利伟，你可真害臊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利丰的阳具顶到利伟的喉咙，令利伟忍不住发出作呕。他重来没有为他人口交过，如今为了自己的弟弟只能豁出去了。尽管面临死亡的威胁，利丰的下体却在利伟的口交下坚硬挺拔着。利伟不慎咬着了利丰的阴茎，“呜……”利丰的下体一阵疼痛，却也同时射精了。年轻刑警的精力同样惊人，连续射了十多下才了停下，把利伟的嘴巴灌得满满的。第一次尝到他人精液的利伟感到恶心不已，想要把精液吐出。此时，白健昭立刻怒吼：“把精液给吞下！”利伟闻言，只能硬着头皮吞下弟弟浓稠腥臭的精液。“利伟第一次口交的表现可还算及格呢！”白健昭笑着道。他也知道利伟已经冻伤了，不想利丰受到永久性损伤。于是，他走向利丰，为他套上了一双黑色的靴子。此时，利丰的脚已经冻得毫无知觉。接着，白健昭望向了利伟，说道：“你的特训可还没结束！过来！替我口交！要是你敢咬到我的阳具，我就让你的弟弟死在你的面前！”利伟看着自己的弟弟，随着冰块一点一点地融化，他只能尽力地踮着脚尖。他的痛苦地扭动身体，被绳索紧捆的身体无助地颤抖着。利伟知道自己别无选择，跪到了白健昭的面前，心有不甘地张开了嘴巴，白健昭立刻就凶猛地将老二捅入。他最喜欢绑架有着亲属关系的男人，在他的胁迫之下要这些男人做什么事都行！白健昭感受到跪在自己面前的利伟开始逗弄着自己的老二。利伟湿润的口腔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阴茎在利伟的揉弄下逐渐地坚硬挺立起来。利伟知道嘴里含着的阳具正属于绑架自己的白健昭。自从被捕获以后，自己就饱受他的凌辱，再加上已经落难一年余的弟弟，利伟很想要一口咬住白健昭的阳具。自己也就罢了，他想到了同样落难的弟弟，所以也只能忍辱负重，屈服于白健昭。利伟感觉到白健昭在推送着身体，让他的阳具在自己的嘴中进行抽动着。白健昭的老二几乎塞满了他的口腔。利伟吃着肮脏苦涩的阴茎，用舌头舔着坚硬的肉棍。阵阵酥麻的感觉袭上了白健昭的心头。“呜……嗯……”他仰着头，全身一前一后地抖动，嘴里发出阵阵兴奋的喘息和呻吟。白健昭不断地推送自己的身体。看着自己的阴茎一次次贯穿利伟的口腔，他的心中充满征服壮男的喜悦。利伟精赤的胸膛与腹部挥舞着颗颗汗珠，英俊的脸上露出了无比的羞耻感。白健昭的身体高频率地冲撞着他的脸部，他已经被弄得头昏眼花。他望着一旁苦苦支撑着的利丰，痛苦地摇着头。这时，含在嘴里的阴茎突然喷射出精液，没有防备的利伟被呛得咳嗽着，浓稠的黏液从嘴角里漏了出来。腥涩的液体充满了他的口腔。“利伟，同样要吞下哦！”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脸颊说道。利伟痛苦地闭起眼睛，闭住嘴巴，不让嘴里的精液流出，大口大口地吞下。白健昭这才抽出自己的阳具，阴茎上青筋毕露，粘满了透明的黏液和利伟的唾液。此时，阳刚帅气的利伟满口是白色的浆液，看起来很是淫荡。他的心里充满了耻辱感，默默地低下了头。“也为和你一起被我调教的伙伴们口交吧！”白健昭吩咐道。利伟闻言，立刻大惊，顿时抬起头来。他看到自己的弟弟，弟弟只剩脚趾站在了冰块上，俊脸已经涨得通红。“先……放下利……利丰，他快受不了了！”“看你这么听话的份上，我就别让他那么辛苦！”绳圈是系着另一条麻绳，麻绳绕过横梁，被固定在了一旁的墙上。白健昭解开了麻绳，让绳圈稍微降下，再固定好来。只见利丰的脚板能完全踏在了冰块上，顿时喘了过气。白健昭继续说道：“你每让两个人射出来，我就让绳圈下降一些！”利伟慢慢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挪到了最靠近他的艾森面前。在被绑架后与众人的交谈中，利伟知道艾森只是个14岁的少年。看着艾森那还有些稚气的脸孔，艾森的精壮身材和那成人尺寸的肉棒明显与他的样貌不符。然而，他无法替他人多想。弟弟如今还面临着被勒死的危险。他地伸出舌头，舔着艾森的阳具。利伟不断舔在了艾森的敏感地带，使到少年原本垂软的阴茎坚挺起来。艾森主动地抽动自己的身体，令自己的肉棒深入利伟叔叔的嘴中。他看见一个个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与叔叔们都屈服于白健昭之下，令艾森更为惊怕，尤其是自己的父亲和舅舅也是受害者之一。他感受到利伟把自己的阴茎含在嘴里，用舌尖不断舔着他的龟头。随着阴茎的雄起，艾森的龟头渐渐地渗出了淫液。“呜呜……”少年感受到强烈的性快感，并掺杂着羞愧感……艾森、一冰、赵新、南星、伟强等五位一同落难的猎物，利伟先后为他们口交。在利伟的口交之下，几名壮男也将各自的精液射在了利伟的嘴里。长时间的嘴部运动令利伟的嘴巴发麻，几乎就要失去了知觉。此时，含在利伟嘴里的是资深刑警嘉豪的老二。嘉豪奋力地挺着自己的身体，阴茎不断在利伟的口腔抽插。利伟也同时间努力地吸吮着嘉豪勃起着的阳具，令他尽快达到高潮。嘉豪的老二在利伟的嘴中完全硬挺着，双眼则盯着胯下的利伟。被白健昭掳绑前，嘉豪在利丰的介绍下也曾到利伟修车行修过车子几次。他和利伟尽管也算是互相熟识。利伟和自己都拥有着一副刚猛的肌肉，如今也和自己面临着相同的悲惨命运，令他不胜唏嘘。嘉豪、一冰等人都曾是利伟的顾客，利伟如今却一一为他们口交，只觉得屈辱难堪。然而，为了自己的弟弟，他也只能豁出自己的面子与尊严，吞吐得更加起劲。下体传来一阵阵快感，令嘉豪觉有种愉悦的感受。“嗯……”随着嘉豪身体的一阵颤抖和嘴里发出的哼叫声，嘉豪终于射精了，全部射进了利伟的嘴内。“很好！利伟，你的口交特训宣告完成！”白健昭鼓着掌说道。“一连为八个男人口交，口技肯定进步不少吧！”尽管连续为八个男人口交令利伟感到饱受羞辱，然而心系弟弟的他将羞耻感全然抛之脑后，紧张起弟弟起来。他无暇顾及白健昭的言语，焦急地说道：“快放下利丰！放下他！”“我说过只要你乖乖地听话，我就不让他在冰块上受苦的！”白健昭冷冷地说道，接着他赫然把利丰脚下的冰块踢开。利丰的脚上失去了踩踏的物体，身体完全悬空，绳圈直接勒紧了利丰的脖子。被蒙着眼的利丰惊慌起来，奋力地挣扎着，双脚在空中猛烈地踢着。“呜呜……”利丰的呼吸急促粗重。他的脖子感受到剧痛。利伟心急地看着被勒着的弟弟，他不能看着弟弟死在自己的面前。利伟奋力地移动着被捆绑着的身体，移动到弟弟的脚下。“利丰，快踩在我的肩上！”利伟说道。利丰似乎找到了救命的踏板，他的双脚胡乱踢蹬，慢慢地踏在利伟的肩膀上。80公斤的体重压在利伟的肩上，令利伟顿时喘不过气来，以致他直冒着冷汗。“真是令人感动的兄弟情！”白健昭笑着道。说罢，他从地上抓起一些碎冰，走向了利伟，一把按在他的下体上。“呜……咿啊……”利伟的阴茎突然受冻，不禁颤抖着。他紧绷的身体直挺着，还是勉强地支撑着弟弟。白健昭兴奋地看着受苦的两兄弟。他知道假以时日，精壮的修车师傅也无可避免地成为对自己服服帖帖的性奴！白健昭又折腾了两兄弟大约半个小时，才把利丰给解了下来，然后离开了囚室。利丰的脖子上有着骇人的勒痕，浑身上下也因为激烈的挣扎而被绳索勒得红肿。利伟也同样饱受折磨，他的嘴巴依旧发麻，背脊疲累酸痛，无力地瘫倒在地。“大哥……”利丰含着泪，看着自己的大哥。尽管当时他被蒙住眼，他也知道大哥为了解救自己，受了不少苦头。“利丰，你没事就好！我受得了的！”利伟看着自己的弟弟，安抚着他。“大哥，我被白健昭绑架了那么久，早就认命成为他的性奴。”利丰悲痛地说道。“只是，大哥你也落在他的手上，被他调教凌虐，我是怎么无法接受……”“利丰，怎样的苦难我们两兄弟都一起面对！”利伟摒住气，安慰着自己的弟弟。事实上，这几日受到的折磨连这位壮猛的修车师傅也大感吃不消。他也开始意识到经过调教后自己身体上的转变！利伟看了看周围数位壮猛的男人。他们皆是拥有傲人身材的男人，其中几位还是警察，都被白健昭长时间囚禁凌辱。想到自己身上的束缚，自己和弟弟难道就要这么屈服于白健昭？！一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成熟壮硕的修车师傅还是微微发颤……北京市某民宅中。二十一个月前，最小的儿子在自己的孙子出生前的一个半月前离奇失踪。如今，在自己的六十大寿的前夕，原本要举行婚礼的大儿子也步上小儿子的后尘，离奇失去了踪影。利丰与利伟的父亲已经60岁了，两名儿子失踪的事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利丰的父亲曾是北京市警校的教官，警局里多名资深的男警都曾是他的学生，包括现任的警局局长柯叔元、副局长赵伟锋以及被绑架失踪的嘉豪和陈一冰。这里是柯局长的住所。利丰的父亲亲自拜访自己曾经的学生，如今身为警局局长的柯叔元。他紧紧地握着柯局长的手，说道：“叔元，我……我活得一把年纪了，别无所求。我只希望我的两个儿子能相安无事，一切都只能拜托你了。”“郑教官，你别这么说。我会尽……尽我所能，侦破这个失踪案的……”柯局长眼眶泛红说道。看着对自己有教诲之恩的老教官面临如此悲惨的事，两名儿子都在两年内先后离奇失踪。柯局长顿时也同情不已，然而其实他对这个案子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位前任警校教官忧心忡忡，殊不知失踪的大儿子与小儿子正双双被人囚禁调教着……白健昭的囚室中。利伟的老二插入了利丰的肠道里抽插着。他感觉到自己的老二被弟弟的肠道紧紧地裹着，硕大的龟头在里头横冲直撞着。“啪啪！”他的下体撞击着利丰的臀部，传来了阵阵淫靡的声响。在白健昭的命令下，二具强壮的男体屈辱地进行性交。此时，利伟的阴茎快速地戳着利丰的屁眼，利丰则抬高了屁股，迎接哥哥每一次粗暴的撞击。哥哥膨胀的龟头不断地摩擦着利伟的肠壁，激起他阵阵的快感。在白健昭多番的胁迫与凌虐之下，利伟也慢慢地逐渐屈服。他明白对抗白健昭，只会为自己，甚至是弟弟带来更为惨烈的虐待。被调教了更长时间的利丰更是完全不敢反抗，完全屈服于白健昭。此时精壮的两兄弟已经完全被白健昭给控制住！利伟不断地摆动着腰部，让老二持续进出弟弟的体内。他抽插的动作越来越快，前后进行活塞运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嗯……”利丰被哥哥硕大的肉棒奸淫着。他只觉得莫名的暖流淌过心头，快感不断由后庭迅速蔓延至全身。他忍不住高翘起了坚挺的屁股，丝毫的理智也浑然无存。看着已经完全沦落的弟弟，身为大哥的利伟倍感心疼。自己的弟弟居然会变成如此淫荡的模样，然而他也知道自己也是自身难保，身体也充斥着莫名的快感！利伟的身体面临着无法克制的高潮，终于在弟弟的体内射精了。他射了将近十数下，把大量的精液送入了利丰的肠道中。“被操的弟弟和操着弟弟的哥哥都很爽吧？！”白健昭蹲下身子，拍了拍利伟的臀部说道。“……”利伟看了看自己的弟弟，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不说就是默认了哦！”白健昭爱抚着利伟的腹肌，坏笑着道。“你的身体可是很诚实的！”“你……！”利伟除了猛盯着白健昭，什么也不能做。“不过，你的训练可还没结束呢！”白健昭不怀好意地说道。五个小时后。利伟的整个身体被悬空吊着已经五个小时了。他的上半身已经被绳索勒得红肿，双脚则被脚上的铁球拉扯得笔直，四肢如同要断裂般的疼痛。他低垂着头，双眼被黑色的绒布给蒙住了。赤裸的男体汗水淋漓了，汗珠顺着双脚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为了确保利伟的阳具长时间勃起，白健昭给他注射了大量的春药。他的老二被一根细绳从根部紧紧地捆扎着。一颗铁球被挂在了被绳索紧捆住的阳具，无情地拉扯着，疼得利伟咬紧了牙根。敏感的老二被迫支撑着将近十斤的铁球，令利伟痛得紧绷了自己的腹肌。他的身躯不停地颤抖着，全身痛苦得不停抽搐。白健昭直接一拳，狠狠地砸在利伟的小腹上。“呜……”利伟绷紧了肌肉，忍受着肉体的摧残。白健昭看着痛苦挣扎的利伟，兴奋地微笑着。接着，他从一旁取来了数根胡萝卜。他随即把其中一根胡萝卜推入了无法抵抗的括约肌。“啊……”被胡萝卜强行撬开了菊蕾，利伟的口中发出哀鸣。利伟可以清楚感觉到冰冷的胡萝卜正一点一点地深入他的体内。白健昭的左手将萝卜慢慢往利伟的体内推进，接着白健昭的右手又拿来第二根胡萝卜猛然插入。“呜……”下体撕裂的疼痛让利伟发出嘶哑的叫声，身体克制不住地挣扎着。浑身四处传来的剧痛令他顿时绷紧了矫健的身子。“好好地夹着屁股里的萝卜，要是掉出来我就换成两根苦瓜！”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臀部威胁道。“你……嗯……”利伟吃力地忍耐被两根胡萝卜插入菊蕾引起的痛苦，努力地硬撑着。被两根萝卜插着屁股令他羞愧地抬不起头来。此时，白健昭除去了挂在利伟的阳具上的铁球，又解开了细绳，令利伟顿时松了一口气。此时，白健昭捧起利伟已经勃起的阳具，捏摸起来。白健昭很有兴致地捏摸着利伟两颗硕大的睾丸。勃起的阴茎几乎都要到达了肚脐处。白健昭张开嘴，含住了利伟的阳具，温热的口腔紧紧地裹住男人最为敏感的部位。白健昭的门牙在利伟的龟头上小心地噬咬着，灵巧的舌尖还敏捷地在冠状沟上拨舔着。突然，白健昭的嘴巴有规律地吸吮着利伟的龟头。舌尖的拨动与牙齿的磨咬不断刺激着利伟，令他的身体如同触电般抽搐着。白健昭感受到利伟的阴茎在自己的嘴里抖动着，那根阳具不时还戳到了他的喉咙深处。利伟不断吞吐着口中的老二，让那根阳物一次次进出他的口腔。白健昭慢慢地吐出了嘴里的阳具，双手握住了利伟的阳具，另一隻手则抓住他的睾丸，慢慢地施加压力。白健昭把手里的阴茎像鞭子一样地甩动着，还不断搓弄着那通红的龟头。“嗯呜……”利伟意识到自己简直就是白健昭的玩物。一阵阵快感直冲着他的脑海，利伟全身激烈地抽动着。利伟只觉得一股股浓稠的精液从马眼处喷射而出，源源不断的精液射了十数次才停下。“很爽吧！呵呵！”白健昭掐住利伟的老二说道。“我可给你带来了个惊喜呢！”利伟闻言，顿时扭动着身体，心里感到极度不安！接着，白健昭高举着手，揭下了蒙住利伟双眼的蒙眼布。利伟猛扭着头，猛眨了眼，发现自己的下体前方摆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男人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外套，穿着低胸白色礼服的女人紧搂着男人的腰。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息。利伟的身体猛颤着。照片中的女人就是即将与他成婚的妻子——阿珍，而照片里的男主角正是自己！照片中自己的脸被精液射个正着，浓稠的白色浆液慢慢地滑下，令神圣的婚纱照此事看起来淫靡不堪。“这……不！！”利伟顿时如同当头棒喝，自己在白健昭的手淫之下，居然把精液射在了自己的婚纱照上。“这间相馆昨天夜里失火了，在那之前我还来得及把这张值得纪念的婚纱照取出呢！”白健昭冷笑着道。他为了隐瞒偷取婚纱照，而顺手纵火把相馆给烧了。利伟的泪水忍不住落下，看着自己的婚纱照，他顿时想到了阿珍。自己失踪了那么久，阿珍的情况自己也浑然不知，利伟感到担心又思念。想到自己被捕获后种种的遭遇还有身体上那明显的变化，就算自己有机会逃出生天，自己也无脸面对自己的未婚妻！“在自己的婚纱照面前，屁股插着两根萝卜，被强制取精，还射在了婚纱照上。”白健昭提醒利伟的处境，他要羞辱并重创这名猛壮的修车师傅！“这种感觉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吧！”自己可与白健昭无冤无仇，白健昭只是因为自己精壮的肉体而下手绑架了他，摧毁了自己原本美好的生活，受害者还包括了自己的弟弟。此时的利伟悲愤地怒吼道：“啊啊！啊！白健昭……”“要是你不是利丰的大哥，就算你长得帅气精壮，我可还未必要对你下手！”白健昭继续说道。“你有今天的遭遇，除了怪你矫健迷人的身体之外，还有你那无可选择的血缘关系呢！”“对不起，大哥。是我害了你！”利丰悲痛地说道。“不！利丰，这可不是你的错！”利伟看着自己的弟弟安慰道，理智的他知道这可不能怪罪自己的弟弟。“少在这里给我兄弟情深了！哪怕你们是兄弟、父子，还是同僚……在我的眼里，你们都只是落在我手上的猎物！仅此一个身份！”白健昭无情地说道。接着，利伟只能眼睁睁地白健昭继续玩弄他的老二。敏感的龟头被白健昭爱抚着，肉棒也被上下搓弄着，很快地利伟再度有了生理上的反应。阴茎被白健昭握在手里做着活塞运动，他只感觉自己的肉棒正在快速地勃起。白健昭不时捏摸利伟粗长的阴茎时，又同时挤捏他的睾丸。当他过度施力时，利伟还会不禁叫出声来。由于春药的作用，即使是身体各部被残酷刑虐的利伟，他的身体也在极度屈辱中不可抑制地兴奋着。由于白健昭的刺激与玩弄，利伟的马眼处开始又冒出粘液。白健昭的手指夹住利伟的阳具，从龟头到阴茎根部上下来回温柔而轻缓地抽弄着。他的手不时滑到利伟的阴囊，攥住两颗饱满的睾丸肆意地把玩。随着白健昭抽动的节奏，利伟觉得下体传来的快感越来越强烈。在白健昭的活塞运动下，利伟终于再度精关不保，闷哼一声：“嗯……哦……”健硕猛壮的身体因为高潮而痉挛着，双腿不知觉地绷直，射出了自己的精液。一股股白色的精液如同喷泉般从他的尿道口喷射出来。第一股的射程过远，直接射到了白健昭的手上，接下来的几股则都精准地射在了白健昭手里的量杯里。“射精量很多！再来！”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腹肌笑着道。“我知道利伟的精力不只如此！”“停下来！不……”再来哦！利伟！”白健昭的手再度动起来，为利伟手淫着。“在你的婚纱照面前被我持续取精吧！”“放过我……”利伟含着泪，屈辱地狂喊道。白健昭的手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白健昭的挑逗下，利伟茁壮的老二完全膨胀刚硬。圆润的龟头因为充血而通红，透明的淫液从马眼处渗出。白健昭感觉到手中的阳具坚挺滚烫，使劲地套弄着。他势必要榨干利伟阴囊里的雄性精华！利伟的额头满布着汗水，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就连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起来。他的老二也控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被麻绳捆绑着的男体完全紧绷，利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一步步地走向了高潮。利伟的双腿颤抖着，一股精液从他的马眼处射出。乳白色的浆液完全地射进了白健昭手里的量杯中。这时，白健昭手里的量杯差不多装有四分之三满的精液。他不断搓揉着利伟的老二，但已经没有要射精的迹象。在白健昭的手淫之下，利伟已经射了9次。利伟已经精疲力竭，意志力被消磨得残破不堪。白健昭让自己接连射出大量的精液，超过了他的身体所能支撑的极限，几乎就要给白健昭搞得精尽人亡。被悬吊着的利伟低垂着头，意识有点模糊。利丰看着自己的大哥被白健昭连续取精，他能够体会到那种痛苦，对大哥受到的折磨感到痛心。这些日子，他目睹白健昭施予大哥那凄厉的凌虐。和大哥一同被调教的同时，他也意识到大哥身体上一点一滴的改变。想到自己的大哥正慢慢地沦落为像自己一样的性奴，令利丰无法自己。白健昭知道无法再从利伟的身上榨取任何精液，这才放过了利伟。他走到了利伟的身后，慢慢地转动依旧塞在他肛门中的两根胡萝卜。“呜……”利伟的身体微微地挣动着。“利伟，把你屁股里的胡萝卜给弄出来吧！”利伟闻言，顿时如释重负。他开始用力，拼了命收缩臀肉，发麻的括约肌用力地将胡萝卜往外推。突然，他感受到两根胡萝卜离体而去。白健昭按着鼻子，将胡萝卜凑到了利伟的面前，只见胡萝卜上沾有褐色的垢物。“利伟，你的肠道里还真肮脏，有时间给好好替你清一清！”接着，白健昭才将利伟解了下来。饱受折磨得利伟瘫软在地，急促地喘着气。白健昭望着倒卧在地的利伟。他的体格异常结实，成熟的躯体透出一股男人的雄性魅力。宽阔的肩膀、发达的胸大肌、结实的腹肌、黝黑多毛的皮肤、粗壮的大腿、浑圆的臀部，还有胯下的粗大老二都是他身为成熟猛男的象征。白健昭微笑着，他对这个男人的羞辱与玩弄可还没有结束。落在自己手上的猎物，不管是谁，他都不会轻易放过。哪怕是14岁的元浩，还是61岁的翰忠；身为警察的一冰等人，抑或是身为落难男警至亲的利伟等人，他们最终的命运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自己的性奴！这时，白健昭拿来了一个搅拌器。他把原本插在利伟屁股里的两根胡萝卜，还有量杯里的精液都倒入了搅拌器中。白健昭接着还倒入了一大杯透明的液体，液体中含有一定剂量的春药。接着，白健昭按下了开关。“咯嗒……”搅拌器的马达开始转动着，大约二十秒的时间内，胡萝卜已经被打成糊状，和精液与液体混在了一起。白健昭将容器里橙色的特调胡萝卜汁倒在了杯子中，然后一边走向利伟，一边说道：“利伟，连续射了9次，怎样的男人也会吃不消的吧？！”利伟看着走向他的白健昭，心里不寒而栗。白健昭继续说道：“胡萝卜有大量的维他命C，精液内也有大量的蛋白质，这杯胡萝卜汁可让你好好补补！”“这……”利伟惊异地望着白健昭。插在自己肠道的胡萝卜和自己射出的精液，叫他怎么喝得下去？！“你一个人当然喝不下，这种好东西可要和你的弟弟好好分享！”说罢，白健昭转过头，对着利丰说道：“利丰，你过来！和你大哥一起喝下这美味的胡萝卜汁！”接着，白健昭插上了两个吸管，放在了利伟的面前。利丰挪动着身子，来到了哥哥的身边。他看了看哥哥，点了点头示意。接着，他就低下头，摇着吸管开始吸管，开始喝着那杯胡萝卜汁。利伟看着目露凶光的白健昭，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硬着头皮，开始吸饮着胡萝卜汁。清凉的胡萝卜汁还混有着大量精液的怪异味道令利伟阵阵作呕，极度恶心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好不容易地强迫自己喝下恶心的胡萝卜汁。大约过了十分钟，两兄弟才把难以下咽的胡萝卜汁给喝完。利伟只觉得阵阵反胃，多想把喝下的胡萝卜汁都吐出来。利伟望着自己的弟弟，羞愧地垂下了头。两兄弟一起屈辱地喝下如此恶心的胡萝卜汁，令利伟觉得羞辱不堪。尽管成熟精壮的35岁修车师傅利伟至今只被绑架捕获了大约一个月，但是和弟弟一同受虐的他感觉自己似乎被凌虐了好几个月，心里和肉体上的折磨简直令他吃不消。此时，利伟突然感受到下体一阵胀痛。连续射精后的老二因为春药的作用而又顽强地挺立起来！利伟扭动着被绳索捆绑的双手，心里充满了绝望！要是二弟不被派出国公干，要是自己不心软帮白健昭修车，要是当晚自己的学徒能注意到修车厂内被制服的自己，自己或许就不会被白健昭掳绑！然而，就是这一连串的巧合注定了利伟下半辈子悲惨的命运！白健昭接着抓住利伟满是胡楂的下巴，继续说道：“利伟，看在你如此受教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利伟只觉得惊奇，顿时盯着白健昭。“告诉你，原本我想要下手的对象正是你的二弟邹镇安。要不是他被送出国公干，被我猎捕并在这里受虐的可是他，你就能好好地当你的新郎官了！”利丰与利伟互视着，接着一脸诧异地看着白健昭。原来白健昭原本的目标是自己的二弟，自己是顶替了他而被白健昭给捕获。利伟顿时心乱如麻，脑子一片空白。尽管原本的受害者是自己的二弟，但是想到自己被白健昭绑架后遭遇的悲惨经历都是他代替着自己的二弟所承受的，他的心里几乎就要崩溃了！“不过，你被绑架后的表现可让我欣慰，我可没有做错选择呢！”白健昭捧着利伟的老二说道。“你可是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猎物！”自己原本可是即将要结婚的男人。他没想到当初白健昭要捕获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二弟！这时，利伟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强制射精、被凌虐奸淫的屈辱情景，如今的自己更是完全袒露着身体。他的心头也猛地一颤。他想到要是自己的二弟没有被派出国公干，遭受如此悲惨经历的人将会是他，而自己也会得免于难，如今或许将会和未婚妻过着美满的生活！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完全毁了！利伟猛摇着头，原本的受害者可是自己的亲弟弟。自己身为一名哥哥，他不容许自己有这种想法！白健昭知道自己此时已经重重地打击了利伟。他紧掐着利伟的臀肉，继续说道：“秘密可说完了！不过，利伟你的训练可还没结束哦！接着，白健昭将利伟按倒在地，令他的上半身俯在了婚纱照上。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臀部说道：“利伟，我要你被我压在你的婚纱照上被我狠狠地干！”没等利伟反应过来，他就直接掰开了利伟的屁股，露出他的菊穴。白健昭将龟头顶到了利伟的肛门处，感受到自己的龟头触碰到了温暖的菊穴。白健昭的身体朝前一挺，坚硬的肉棒就直接捅进了利伟的身体。“呜嗯……”利伟不禁呻吟着。白健昭的老二直接深入了他的体内。利伟感觉到白健昭的阳具完全塞满了自己的肠道。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烫热的阴茎在自己的体内窜动着。白健昭不断推送着自己的身体，主动地攻击着利伟的屁股。他操得很是猛烈，就连身下的利伟也被干得浑身是汗，呼吸也急促起来。此时的利伟面红耳赤，猛喘着粗气，宽阔的胸膛也剧烈地起伏着。白健昭的老二持续地在利伟的体内冲撞着，身体猛力地撞在利伟的臀肉上，使到那具成熟阳刚的肉体不受控制地震动着。在莫大的屈辱中，利伟竟也感受到了丝丝的快感。他望着照片中的妻子，顿时羞愧得闭上了眼。一个原本即将结婚的男人居然被另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婚纱照面前狂操着，令利伟顿时承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一个准新郎官在自己的婚纱照面前被奸淫，不知是怎么的滋味呢？呵呵……”白健昭戏谑道。利伟感觉到身为男人的自尊被卑贱地践踏着，自己就如同苟且求生的蝼蚁，被人任意欺凌。往日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迎接着他的似乎只有那日复一日的悲惨生活！在一片空白中的思绪中，利伟只感觉到一股股热流冲刷着自己的肠壁。修车师傅落下泪，泪珠滴在了照片中妻子的脸上……北京市某住宅单位内。男人躺在床上，深深地沉睡着。两个小时前，他为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哥儿们洗尘，喝了不少酒。一向不甚酒力的他喝得有点微醺，因此睡得特别入眠。"此时，他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如果是平时，男人或许马上就会惊醒，但是今晚他睡得很沉，竟一点知觉也没有。戴着口罩的白健昭蹑手蹑脚地走到了男人的床旁，手里拿着一块沾有哥罗芳的布轻铺在他的脸上。在安静的房里，白健昭听见了男人的呼吸声。睡梦中的男人一点一点地将哥罗芳吸入体内。过了数分钟，白健昭拍了拍男人的脸颊，发现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才放下心来。因为哥罗芳的作用，男人已经昏了过去，任由白健昭摆布了。白健昭扭开了电灯的开关，房间立刻变得通亮。此时，白健昭可以清楚地看到男人赤裸着上半身，下身则只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裤。他盯着男人精赤着的上半身。男人的身材比赵新再稍微健硕，但也并不是像一冰、伟强般筋肉型的。他的体格高佻但精壮，鼓实的肱二角肌与二头肌、两片隆起发达的胸大肌，再加上那六块结实坚硬的腹肌，简直就是一副性感的男体！白健昭捶了捶男人厚实的胸肌，充分地感受到那肌肉的质感。接着，他还兴奋地捏了捏那两颗耸起的乳头，最后直接用舌头拨弄吸吮着。白健昭的舌尖在男人光滑健壮的肉体上四处游走着，灵巧的舌透尽情地挑逗着。白健昭整个人贴在了男人的体上，令他无法克制地兴奋起来。白健昭的手从宽松的裤角伸入，隔着内裤抓着男人的肉棒揉捏着。就算男人还在沉睡中，在白健昭的几番逗弄之下，那根老二还是慢慢地勃起了。尽管还隔着内裤，白健昭清晰地体验到了那根肉棒的粗壮，甚至能感受到它散发的温热。“嗯……尺寸很不错！我的眼光果然一向来不会错的！”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就扒下了男人的短裤。此时的男人只穿着一件橙色的ANDREWCHRISTIAN三角内裤，内裤的中央明显地激凸着。白健昭望向柜子上挂着的一整套笔挺警服，露出了微笑。这个在睡梦中被白健昭袭击的人是一名男警！他望向昏睡的男警，说道：“我盯着你已经盯得很久了！更没想到你今天竟然喝了点酒，正合我意呢！”白健昭取下了挂在柜子上的警服，接着就替男警一件件给穿上，还为他系上了腰间的皮带。尽管男警依旧昏迷着，穿上整齐警服后的他英气逼人，帅气十足！男警的肉体挥发的雄性魅力使到白健昭也克制不住地兴奋起来。白健昭的嘴巴直接就贴在了男警的双唇上，享受着与他的接吻。白健昭撕下了一块黑色的超粘性防水胶布，直接就贴在了男警的双眼上。接着，他在男警白天穿过的黑色皮鞋中，找出了一对棉袜。他将棉袜揉成一团，塞进男警的嘴中，然后还用黑色胶布给封住。白健昭按着男警的身子，将他的双手扭到了身后，接着用麻绳紧紧地捆住。然后，白健昭拿来另一条麻绳，缠绕着他的胸膛与双臂十数圈，令他的双手无法动弹。白健昭的别墅中。男警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一片漆黑，又觉得一身的酸痛。他想伸手搓揉自己的太阳穴，可是一要提起拉手臂，顿时猛然清醒过来。自己的双手被绳索给紧紧地捆住了，双眼似乎也被胶布给粘着。“唔唔……唔……”嘴里因为塞着袜子而无法有效地发出声音，酸臭的袜子令男警忍不住干呕。男警感受到有点不知所措。他冷静下来，脑海中最后的画面是他和哥儿们喝了点酒，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换上一件短裤，就昏昏沉沉地睡起。一醒来时，自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自己入睡前只是穿着一件短裤，如今身上已经穿上了衣物。一醒来就发现自己被捆绑着，还被堵嘴蒙眼，令这名男警顿时有点惊惶。他想到局里侦办的男性连续失踪事件。事件的受害者除了一名未成年的初中生，受害者全都是精壮健硕的成年男性，其中还有4名北京市的男警。难道自己也成为了这个案件的受害者？！自己应该是在睡梦中被人偷袭，直接就昏死了过去。由于喝了点酒，所以自己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终于醒了吗？！”白健昭拍了拍男警的脸颊说道。“唔唔！唔！”男警意识到身边的白健昭袭击他的人，于是竭力地挣扎着，要挣脱身上的绳索。“没用的！你省点力气吧！”白健昭笑着道。“我已经这样子先后绑架了八个男人。你可是第九个呢！”“唔！唔唔唔！”自己居然遇上了市里男性失踪事件的犯案者，原来失踪的几个男人是被身旁的这个人给绑架，心里很是吃惊！“很快地，你也会见到他们八位的！”原来八名受害者还依然在世，失踪最久的刑警邹利丰已经失去声息就要二十二个月了，他不明白身边的这个人绑架这几人那么久有什么目的？！“向你好好地自我介绍！”白健昭笑着道。“我是北京市首富——白健昭！”白健昭？！这个北京市市民耳熟能详的名字，原来正是绑架几名失踪男性的罪魁祸首！男警顿时无法冷静下来。自己此时正处于事情的真相当中，然而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开揭发事实也越来越远了。“你应该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被绑架，还穿上了衣服！”白健昭说道。“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今天，你喝了点酒，是下手的好时机！趁你还在睡梦中，我就用电击枪把你弄晕，接着还替你换上了你的警服，把你捆缚得紧紧的，才把你给抓来！”白健昭掐着男警的下巴，继续说道：“绑架一名身穿警服的警察才别有一番滋味！”“唔唔！唔唔！”男警愤恨地吼叫着。他自认在格斗术也算是不错的，自己可还是空手道的黑带。没想到因为喝了点酒，不甚酒力就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被他给绑架。男警暗暗责怪自己的不慎，但却还不知这可会为他带来扭转命运的悲惨代价！“欢迎你，我的第九个猎物！”白健昭拍了拍男警的脸说道。接着，他就去来了一对镣铐，直接就锁在了他的脚上。脚上突然有种金属的触感。他企图移动了自己的脚上，发现十分吃力。难道白健昭给他加上了脚镣？！“唔唔！唔唔唔！”白健昭对待自己简直就像对待一名囚犯般，顿时令他气不过来。没等他回过神来，白健昭就抓着男警的右臂，押着他往前步行。只见男警的右臂有着一个深绿色的刺青，纹着的是一个中文字——“晋”！这个刺青是在他21岁生日时父亲带着他去刺的，父亲的右臂也有个“豪”字的刺青。这个被白健昭盯上的男警是才从警校毕业一个多月的刑警队警员——22岁的晋安。晋安也正是白健昭的第四个猎物——资深刑警郭嘉豪的儿子！将近半年前，郭嘉豪被白健昭给捕获调教，如今他的儿子也即将步上了他的后尘！晋安想到了失踪就要半年的父亲，自己即将就要看到他，顿时心跳加速。失踪了半年的父亲究竟如今究竟是什么模样？！他汗水淋漓，身上的警服都被浸湿了。他吃力地挪动着自己的脚步，被迫跟着白健昭的步伐……白健昭的囚室里。囚室里的八名猎物都注视着穿着警服出现在囚室里的晋安。“各位，欢迎你们的新伙伴吧！他可是北京市的男警哦！”白健昭笑着道。他望向盯着自己的郭嘉豪，笑着道：“他的资历很浅，刚从警校毕业！”“22岁的刑警队新晋男警——晋安！”郭嘉豪看着几位同僚的至亲相继落在白健昭的手上，早已有了一点的心理准备。自从利丰的大哥——利伟也被捕获以后，郭嘉豪的心里十分不安，深怕下一个被捕获的猎物就是自己的亲人。白健昭曾多次用儿子来要胁自己，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果真被白健昭给盯上！“晋安！”郭嘉豪含着泪，紧咬着嘴皮子呼喊道。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却也难逃白健昭的毒手，步上了自己的后尘，面临被调教凌虐的厄运。“唔唔唔……”被蒙住眼的晋安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激动地挣扎着。“晋安？！真的是你！”郭嘉豪再也忍不住泪水，流着泪说道。“白董……我一直都乖乖地听从你的话，为什么还不放过我的儿子？！”“李局长的儿子、陈队长的儿子与小舅子、利丰的大哥，他们和自己的亲人团聚，我怎么会忘了你呢？”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抓来，意味着他也会面临那惨绝人寰的调教。他自己也是白健昭的调教而一步步沦为他的性奴。想到这里，他顿时悲痛地说不出话来。“郭嘉豪，我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要不是等着你的儿子从警校毕业，我早就把他抓了！他在外面多待了那么久可是赚到了！”白健昭冷冷地说道。“唔唔……唔！”晋安听到父亲与白健昭的对话，愤恨地扭动着身体。自己和父亲究竟和白健昭有什么深仇大恨，他要这么对待他们两父子！“真没想到你那么有出息，继承你父亲的衣钵，也当上了北京市的刑警，我这才有办法捕获并调教一对刑警父子呢！”白健昭抓着警服的领口，盯着依旧被蒙住眼的晋安说道。“唔……”晋安大发雷霆，却只能徒劳地挣动着被束缚的肉体。白健昭在偷袭晋安后，还特地为他穿上警服才把他掳来，主要是他想要晋安穿着警服受辱，大肆羞辱他一番；还有当然是征服玩弄一名穿着警服的警察时的那种快感。他的双手开始从上而下解开了晋安警服上的钮扣。晋安无法阻挡，只能任凭着自己的胸膛在一颗颗钮扣被解开后而完全坦露出来。宽阔的肩膀、饱满的胸肌还有那棱角分明的六块腹肌都证明晋安有着健身的好习惯。“你们这几位男警根本就是低智商的肌肉男。没想到我居然有本事一连捕获了五名警务人员，然后北京市的警队居然一点破案头绪都没有！”白健昭讽刺道。“还说警察是维护正义和打击犯罪的代表，你们自己都自身难保，还打击什么犯罪呢？！真是活该被我给捕获！”说到这里，一冰等人都低垂下了头，只有甫被捕获的新晋刑警不屈地盯住白健昭。此时，白健昭的脸突然就伏在了晋安的胸膛上，亲吻着新晋刑警的左乳头，右手则轻轻地捏着他的右乳头。当自己的乳头被白健昭含住吸吮，那种麻痒的感觉令晋安感觉到头皮发麻，恶心不堪。“唔唔！”晋安的身体忍不住微颤。白健昭看在眼里，更加尽情地爱抚玩弄年轻刑警的胸肌与乳头。接着，白健昭的手慢慢地往下移，掠过晋安的腹肌，来到了裤裆处。隔着晋安的警裤，白健昭的手紧紧地抓住那垂软着的肉棒撩弄起来。他准确地抓到晋安的阴茎，肆意地抽动着。凭着白健昭的手技，不管晋安有多么地不愿意，他的老二依旧勃起了。晋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老二竟然成为一个男人手中的玩物，强烈的耻辱感涌上心头。晋安感觉到白健昭的手开始在解开自己的腰带，他扭动着腰部，却根本无济于事，丝毫也阻挡不了白健昭。白健昭又将裤子拉链给拉下，将他的警裤给褪到了膝盖处。!“警官，你的配枪是藏在里头吧？！”白健昭隔着晋安的内裤，继续抓调侃道。“唔唔……”尽管还隔着内裤，但被一个陌生的男人如此抓着自己的老二，甚至能感受到男人手掌的温度，令晋安感觉到屈辱不已。此时，白健昭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晋安的橙色ANDREWCHRISTIAN三角内裤。完全勃起的肉棒紧贴着内裤，让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庞然大物的轮廓。硕大的龟头也探出了内裤的白标，很是诱人。接着，白健昭直接就撕开了蒙着晋安双眼的胶布。几根眉毛还被硬生生扯下，令他感到生痛。“唔唔唔！唔！”晋安愤恨地看着白健昭，精赤着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白健昭见状，挥起了手臂，猛力地给了晋安一记耳光，怒骂道：“就算你是警察，但是现在你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乖乖地接受被调教的命运！白健昭左右开弓，连续给了晋安几个巴掌才停了下来。晋安重重地挨了好几个耳光，脸颊上有种火辣辣的感觉。“唔唔！”晋安的视线移到另一边。他在一群被捆绑着的赤裸男人中，立刻认出了自己的父亲！晋安看着失踪已经半年的父亲，发现父亲的身上伤痕累累，乳头甚至还被嵌上了乳环，顿时愤怒不堪。父亲在失踪这几个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遭遇？！郭嘉豪看着儿子那酷似自己的面孔，心里立刻瞬间坠到冰点。自己只有那么一个儿子，然而如今他却也被白健昭捕获，往后的命运可想而知！“让你的老二和你的父亲见见面吧！”说罢，白健昭抓着晋安的橙色内裤，一样褪到了膝盖处。晋安的老二就这样完全曝露在了空气中。那根傲人的阳具拥有不输于父亲的尺寸，此时正挺拔地矗立在阴毛丛中。“郭嘉豪，你的儿子和你一样拥有那么棒的肌肉和老二，令我完全无法阻止自己对他下手！”白健昭笑着道。接着，白健昭走到了晋安的背后，警服遮盖了年轻刑警的半个屁股。白健昭推起了警服，拍了拍他的臀肉，很满意男警结实又白皙的屁股。“晋安，给你一个难忘的见面礼哦！”白健昭笑着道，晋安顿时大感不妙！白健昭粗鲁地掰开了晋安的臀肉，举起自己早已勃起的肉棒，将龟头对准了晋安的臀缝。晋安激动地挣扎着，被绳索捆绑的身体却还是被他死死地按在地上。白健昭神吸了一口气，一鼓作气将自己的老二捅入晋安的菊穴中。“唔！唔唔！”肛门传来撕裂的痛苦令晋安忍不住惨叫。白健昭的肉棒感受到肠壁的阻力，彷佛不欢迎自己的入侵。他更加使力，粗鲁地推送自己的老二，令身下的晋安紧咬着嘴皮子强忍着。白健昭继续挺动着腰，一前一后，阳具不停地抽插着晋安的肠道。晋安柔软的肠壁紧紧地包覆着白健昭的整个龟头，令他很是兴奋，就连抽插的动作也越来越激烈。晋安忍不住拼命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想逃脱，可是却被白健昭死死压住，根本无济于事。目睹自己的独生子被白健昭奸淫，郭嘉豪顿时感到悲恸不已。他知道儿子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名活脱脱的肌肉猛男，白健昭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此时的晋安被白健昭压在身下。白健昭兴奋地把自己的阴茎一下子顶进了男警那狭窄的肠道里，紧迫的触觉不断挑逗白健昭的性欲。白健昭的每一下抽动都很激烈，每每都插到了肠道的最深处。他的阳具在那被被自己强行开苞的肠道内放肆地抽动。“啪啪！”白健昭的裆部不断拍击着晋安的臀部。在那股撕裂般的疼痛中，晋安顿时紧握着拳忍受着。没想到自己身为一名警察，居然有朝一日居然会被人在自己的父亲面前鸡奸！白健昭慢慢地迈入了高潮。他再也忍受不了，肉棒和龟头已经肿胀到了极点。他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一股股的精液直接射在了晋安的肠道里。“唔！唔唔！”晋安怒吼道，自己堂堂一个男人，被一个男人在那么多人面前奸淫，令他感到极度的羞辱，心里是满满的怨恨。白健昭将晋安架了起来，很是满意地望着他的肉体。晋安长得高挑，身高大约有1米8左右，警服零乱地套在他健壮的身体上，往两旁敞开。精赤的胸膛上紧缠着十几道勒紧的绳索。由于晋安直立着，警裤已经滑落到了脚踝上。那件ANDREWCHRISTIAN的橙色内裤还卡在膝盖处，乌黑浓密的阴毛丛中一根粗长的阴茎微微挺立着，两颗硕大的睾丸紧贴在了阴茎的下方。白健昭立刻剥去了男警的警裤与内裤，两条粗壮的大腿完全袒露着。接着，他还脱去了晋安身上的警服。此时的晋安身上完完全全赤裸着，健美壮硕的肌肉显露无遗。“唔唔！”晋安不甘地闷亨着。他捧着晋安半勃起的老二爱抚一番，没多久那根年轻的阳具就完全地勃起了。接着，白健昭拿来了量尺，测量着晋安身体各处的数据。“我的第9位猎物！”白健昭说道。“晋安，22岁，北京市警局刑警队新晋男警。身高182，体重76公斤，三围382936。阳具勃起长18.8厘米，直径4.4厘米。刚被捕获。”白健昭撕下了封住晋安嘴巴的胶布。接着，他捏开晋安的嘴巴，将他嘴中的袜子取出。一想到自己刚刚被人鸡奸，晋安就忍不住怒骂道。“干！我们俩父子到底得罪了你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们？！”“得罪我的是你们一身的肌肉还有胯下的巨屌！呵呵！”白健昭笑着道。“他妈的！我屌大干你什么事？你这个变态的男人！”晋安被激怒了，忍不住怒斥道。“你和你的父亲一样！都是无脑的肌肉男，所以才轻易地就被我给捕获！”白健昭掐着晋安的下巴说道。“也就是有你们这些人，我才能享用那么多迷人的雄性肉体！”晋安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完全说不出话来。“郭嘉豪，你也也真是太客气了！不仅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我，还生了个又帅又壮的儿子成为我的玩物！呵呵！”白健昭看着悲痛不堪的郭嘉豪讽刺道。“很久沒见！一定很多话想和你的儿子说吧？！我就不妨碍你们共聚天伦了！”接着，白健昭就离开了囚室。“爸！”“晋安！”郭嘉豪父子激动地看着彼此，他们已经大约半年没有见过对方了。“晋安，没想到你已经是正式的警察了！但……你却被……”郭嘉豪顿时哽咽道。“爸！先别管我！你……你被他关在这里那么久？你可还好吗？！”晋安急切地问道。“我……我……”郭嘉豪顿时支支吾吾。“郭嘉豪，我替你说吧！”一冰看了看郭嘉豪，知道他说不出口，于是对晋安说道：“晋安，我们被绑架的这些日子，白健昭都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待，我们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性奴！”“什么？！性……奴？”晋安顿时讶异道。白健昭绑架那么多男人，目的只是要把这些人都当成性奴？！“他绑架我们的原因除了我们是几位男警的亲人之外，然后就是我们都是身材健壮的男人，正和他的胃口！”伟强接着说道。“晋安，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白董才会把你给抓了的！他……他肯定也不会放过你的！呜……”郭嘉豪哀痛地说道。白健昭因为如此荒谬的理由就捕获了那么多名无辜的男人，晋安只感到震惊。他看着绝望至极的众人，顿时心乱如麻。想到身上的束缚，自己也是感到束手无策，脚上的镣铐更是令他举步维艰。晋安曾经在档案中看过这些失踪男性的照片，此时照片中的这些男性都真真确确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们都精赤着傲人的身材，被绳索紧捆、脚镣加身，当中还包括了自己的父亲郭嘉豪和自己调查的上一个受害者利伟。晋安自己也从一名调查这宗案件的刑警变成落在白健昭手上的其中一名雄性猎物！翌日。大清早，晋安的调教行动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此时，晋安被迫屈辱地跪着，身上还披着一件警服，扣子已经全部被解开，衣襟大敞着。精壮的身材显露无遗。白健昭的左手紧紧地抓住了晋安年轻茁壮的肉棒，明显感受到那根阳物的弹动。他使劲地掐捏晋安的睾丸。在白健昭娴熟老练的技巧下，一连六次的强制射精已经让他苦不堪言。跪在自己的面前的则是自己的父亲，父亲也同时被强制取精着，老二则被白健昭的右手握着。父亲在白健昭的手淫之下更是已经射了八次。同样身为刑警的两父子被同时强制取精，晋安只觉得羞辱悲痛。精赤的胸大肌挥舞着汗珠，看起来很是性感。白健昭掳住晋安的龟头和肉棒撸动着，频率与力度都恰到好处。白健昭不断挑逗着晋安的敏感部位，年轻的刑警怎能忍受得了如此的诱惑。尽管多次射精感到痛苦，晋安胯下那尺寸壮观的阳物早就一柱擎天了。晋安的肉棒膨胀到极点，他也顿时感受到阵阵生痛麻痒。白健昭老练的动作终于再度把年轻刑警弄到高潮。晋安的身体触电般地抖动着，嘴里不禁干吼，粗硬的老二剧烈地痉挛着，一股股的精液射在了两父子阴茎前方的容器中。透明的容器盛着两父子一齐射出的白色浆液。没过多久，郭嘉豪也在自己的儿子面前第九次射精了。白色的精液顿时喷射而出，白健昭特意放开手，使到郭嘉豪的老二胡乱抖动。精液喷溅在晋安的小腹与小腿上，出现一道道白色的斑迹。白健昭接下来的挑逗只令两父子分别再度射了一次，然后就缴械了。白健昭无法再从他们榨取任何的精液。“晋安，你才射了8次，可要向你的父亲好好学习呢！他可是射了10次呢！姜可还是老的辣！”白健昭调侃道。郭嘉豪默默地低下了头。“你……这个变态！”虚弱的晋安盯着白健昭。“记录保持者可是你的这位前辈——北京市前任刑警队长陈一冰，他可是在没有用药的情况下连续射了14次。他的儿子——14岁的艾森也可连续射个10次呢！你和这个小弟弟相比可还差得远呢！”白健昭开怀地说道。“经过调教，我相信你一定还会再接再厉的！”晋安顿时无言以对，没想到白健昭居然如此变态邪恶。然而，他除了愤恨地盯着眼前的恶魔，却什么也不能做。此时，白健昭拿来了一个钢质项圈，扣在了晋安的脖子上。他拉扯着手中的铁链，使到晋安被迫跟着他的脚步。“戴上了项圈，是否觉得自己更像一头雄畜了呢？”白健昭笑着道。“放开我！你把我当什么了？！”晋安猛力地扭动着身体，却还是被强行拉扯着。白健昭半拖半拉地将晋安拉到墙边，将链子固定在墙上。接着，白健昭拿着一个宠物盘，放在了晋安的面前。宠物盆中盛着糙米饭，还有一些蔬菜和干巴巴的鸡胸肉。“身为畜牲就要用畜牲的方式吃饭！”说罢，白健昭拿着盛有郭嘉豪和晋安的精液的容器，将里头过半的精液倒在了宠物盘的食物上。“你要吃就自己吃！你这个疯子！”对于白健昭的言语和举动，晋安顿时感到难以置信，不禁怒斥道。白健昭没有理睬他，拿着其他同样盛有食物的宠物盘，放在了其余八名猎物的面前。每一份食物都被大量的精液覆盖着，而这些精液正是白健昭从他们身上榨取的！晋安眼睁睁的看着包括自己的父亲在内的八人居然乖乖地低下了头，开始享用宠物盘中的食物，顿时看傻了眼。“爸！这些东西你怎么吃得下去？！”晋安不禁望着父亲问道。“小帅警，这些将会是你以后的食物！废话少说，快给我吃下去！”白健昭命令道。接着，他掏出一把刀，在郭嘉豪的臀部划了一刀。“唔……”郭嘉豪只觉得一阵生痛，光滑结实的臀肉上顿时浮现一道血痕。“下一刀可不是划在屁股上了。或许是在粗大诱人的阴茎上……也或许是那性感突出的喉结上……”白健昭转过头，冷冷地盯着晋安。“你……你……卑鄙！”晋安气得紧握着拳，但是他是怎么也无法接受父亲在自己的面前受到白健昭的残害，只能硬着头皮说道：“我……我吃就是了！”晋安低下头，看着宠物盆中的食物。自己可是一个男人，居然被迫像狗一样地进食，而且食物上还满是自己和父亲射出的精液！他的头皮发麻，伸出了舌头，舌头一碰到精液就感到反胃。晋安强忍着恶心的感觉，一口一口地吃着盆中的饭菜。腥臭的精液味充满他的口腔，令他不断干呕，很是难受。每一次的吞咽都令晋安体会到无比的屈辱与难以忍受的恶心。自己身为一名男警，却披着警服，被迫吃着混有自己与父亲的精液的食物。他望着宠物盆里还有大半还没吃完的饭菜，心里很是恼怒。“披着警服，却像狗一样地进食！果然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警犬！”白健昭调侃道。“干！你才是狗！”晋安咬牙切齿地盯着白健昭。“怎么了？！想让你的父亲再射个五次？！”白健昭威胁道。晋安闻言，只能按捺住自己的怒气，低着头继续吃着那令人反胃的饭菜。被迫进食淋上精液的饭菜的晋安浑然不知，白健昭为了让他更快沉沦，不仅在食物上混入精液，也同时掺杂着大量的春药。假以时日，只要可怜的年轻刑警不断吃下这些‘特调’的食物。在春药的作用下，他将会沦为一头性欲旺盛的雄性玩物。白健昭看着晋安那满是精液的嘴巴，感到很是兴奋。他的心里暗自盘算着，务必要尽快让男警沉沦，以便自己能完全操控这具年轻的胴体！北京市。刚从警校毕业，加入北京市刑警队才1个多月的晋安也竟也离奇失踪，他是继利丰、一冰、南星、郭嘉豪之后，第五位受害的警务人员。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是男性失踪事件的第四位受害者——资深刑警郭嘉豪的独生子！警局里。知晓了晋安失踪的事后，警局里的各位警察都神色凝重。刑警队副队长陈赫心里很是难受，自己经历了利丰、一冰、郭嘉豪几位刑警队同僚的失踪事件，如今居然连刚加入刑警队的晋安也受害。最为难受的是平时和晋安很要好的何冲。何冲从警校开始就和晋安是哥儿们，毕业后还一同加入刑警队一同奋斗。想到自己的好兄弟也成为失踪事件的受害者，生死未卜，令平常爱说笑的他也心情低落。局长办公室。柯局长正仔细地翻查着手中的文件。自己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已经发生了两宗男性失踪事件，一名受害者是自己的警校教官的儿子，另一名则是刚刚加入刑警队的新晋男警。在半年前的资深刑警郭嘉豪的失踪后，平均每一个月左右就会有一名新的受害者。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包括郭嘉豪在内已经有6名受害者，再加上一年多前失踪的三名男警，前后共有9名男性离奇失踪。这个案子至今完全毫无头绪，破案的压力令柯局长喘不过气。他揉着太阳穴，不禁叹了一口气。白健昭的囚室。囚室里关押着被白健昭捕获的9名猎物，除了晋安还披着一件警服之外，其他的猎物都浑身赤裸，被绳索缠身。年轻的晋安刚从警校毕业才一个多月，长相帅气的他令他在北京市警校时堪称是警校的校草。甫加入警队的他如今却已是落在白健昭手上的雄性猎物。此时的晋安被悬吊在囚室的中央，双脚离地大约30厘米，使到晋安就算想掂着脚也无法碰地。由于被悬吊着，他的臂肌和胸大肌也被绳索紧勒得红肿了。他浑身汗水淋漓，披在身上的警服都被汗水浸湿了。“说什么警察是人民公仆嘛？我才没那么大方呢！”白健昭继续说道。“我要你们这些警察成为我的私有奴隶呢！”浑身赤裸的晋安盯着白健昭，心中满是怒火。然而，此时的情况哪怕自己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警察，却也同样束手无策。他看着其余四名被捕获的男警，其中一名正是自己的父亲——资深刑警郭嘉豪、另一名则是自己在警校时中的特训和讲座中不时会看见他的踪影的警局局长李南星、曾见过数次面的父亲的上司——刑警队长陈一冰、自己在警校中曾见过几次面的学长——郑利丰。面前这些比自己资深干练的男警，再加上自己和其余四位猎物，总共9名男性被白健昭绑架囚禁，然而他们却只能屈辱地赤着身体，束手无策地被白健昭任意凌辱。此时，白健昭把郭嘉豪押到了晋安的身边。郭嘉豪看着受难的儿子，不禁悲戚地低下了头。白健昭将一根麻绳绕过了横梁，将梁上垂下的麻绳一端系在了捆着郭嘉豪胸膛的绳索，然后收紧了那根麻绳，使到健硕阳刚的资深刑警也顿时悬空着。白健昭羞辱落难的晋安和其余男警说道：“保护人民先不说，就连自己也保护不了，你们这些男警可是名副其实的‘雄性花瓶’！我们纳税人的钱竟然就养了你们这些无能的警察！”白健昭走到郭嘉豪的跟前，一把抓住他的下巴，说道：“郭嘉豪，今天可是你和你的儿子的特训哦！”白健昭贪婪地盯着郭嘉豪那成熟的迷人脸孔、挺拔的身躯和胸膛上挺立着的乳头，果然是拥有如此傲人身段的他才会生出同样帅气英俊的年轻刑警晋安！他的目光移向郭嘉豪双腿间微硬的阳具。他伸出手抚摸着郭嘉豪的老二，玩弄着郭嘉豪的阴茎和睾丸，猛然一把握住郭嘉豪的阳具，突然狠狠地用力。“嗯……”郭嘉豪感觉到下体一阵沉闷的疼痛，俊脸顿时涨得通红。白健昭的手持续用力，郭嘉豪的阴茎被挤压得发紫，身体上克制不住地颤抖着。白健昭微笑着，转过身，拿来了两根装有透明液体的针筒，分别注射在郭嘉豪和晋安俩父子筋肉发达的手臂上。“你给我打了什么？！！”晋安盯着白健昭质问道。“没什么……”白健昭捧起晋安的老二，一边爱抚着，一边说道：“只是为了确保在调教过程中，你和你父亲的肉棒一直保持着勃起状态罢了！”“你！你！”没多久，白健昭给两人注射的春药立即有了效果。两父子的老二几乎不约而同地完全勃起了。晋安只觉得头皮发麻，一阵阵热流在自己的体内窜动着。他只能徒劳地扭动着捆绑着自己的绳索。只见白健昭取出一条细麻绳，开始捆扎着父亲的阳具。记忆中刚猛的父亲此时竟如此地无助。捆好郭嘉豪的老二后，白健昭来到晋安的面前，抓着他的阳具。他手里的麻绳从阴茎根部开始扎起，然后绕过两颗睾丸，在阴囊底部打了一个结。此时，晋安的老二就像一根通红的香肠，因为被捆着充血而无法消退。当他轻轻地拉动着被捆扎的老二时，那根肉棒就逗趣地弹跳着。白健昭拿另一根麻绳，分别系在了捆扎着两父子老二的细绳上。白健昭拿出了两颗铁球，直接就挂在了那根麻绳上。沉重的铁球往下一坠，十几斤重的重量加在了两父子被捆扎的阳具上。“呜啊……”晋安的嗓子里发出一阵低哑的呻吟，痛苦地微颤着。白健昭又取来一颗铁球，加在了麻绳上。强烈的拉扯让晋安痛不欲生。豆大的汗珠顺着身体滴下，落在脚下的地板上。“嗯……呜……”郭嘉豪也绷紧了自己的身体，忍不住喘着粗气。他目睹白健昭调教同僚和他们各自被俘的至亲时的情景，知道白健昭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和晋安！白健昭的手里点了根香烟，站在了晋安的身旁。他吸了口烟，然后将烟蒂按在了晋安的乳头上。“呜……”乳头处传来的剧痛使晋安肌肉绷紧，身体忍不住抽搐着。乳头上冒起一阵烟，被烟蒂烫伤的地方很快就红了起来。他的身体挣动了几下，扯动了系着自己和父亲阳具的绳索。绳索上的铁球微微晃动着，同时扯动了两根阳具。“嗯……啊……”郭嘉豪同样握紧着拳，强忍着老二被拉扯的痛楚。白健昭又点燃了手里的香烟猛吸了几口，然后用烟头在晋安的肚脐眼处烫下去，晋安的身体不禁痉挛着。看着壮健的猎物被绳索捆绑着，又不时痛苦地哀号挣扎着，白健昭的心里不禁有种快意。他握着手里的烟，尽情地吸了一口，然后猛地将烟头按在晋安阴茎上。“呜呜……啊！”晋安发出了惨叫声，身体极度痛苦地挣扎着，身上的绳索深陷进他那结实的肌肉。晋安很大幅度地挣动着，铁球也随着他的动作很大幅度地摇摆，另一边的父亲也苦不堪言。“晋安，对付你们这种大屌男，你的肉棒就是你最大的弱点！呵呵……”白健昭捧着晋安的老二说道。“干！白健昭，你这个变态！”晋安愤恨地怒骂道。“你也是个男人，难道你就没有屌吗？！”“要是我没有肉棒，怎么为你开苞呢？！呵呵……”白健昭调侃道。“老二的本来是用来排尿和性交。看看你自己的肉棒，长得那么粗大，根本是用来勾引人的吧！”晋安低着头，看着自己尺寸壮观的老二，愤怒地盯着白健昭。看着被悬吊在空中的年轻刑警，白健昭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目光。他直接一拳就打在晋安的腹肌上。晋安毫无防备，还没来得及绷紧腹肌抵挡，拳头就砸到他的身上，他觉得腹部一阵翻江倒海的疼痛。“呜……”晋安叫了一声，年轻而精壮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了起来。晋安绷紧了腹肌，企图抵挡白健昭接下来的拳头。“砰！”的一声，此时的拳头却狠狠地打在了晋安的胸口上。接着，白健昭接连又是几拳，把目标放在了晋安发达的胸肌上，拳头一次次落在他的胸膛。持续的拳击令晋安两块偌大的胸肌开始红肿。“砰！砰砰！砰……”拳头打在身上的声音接连不断，白健昭左右开弓地尽情挥舞着自己的拳头，朝着晋安赤裸着的胸大肌、腹肌、臂肌与腿部上打去。“呜……”有几拳打在了晋安的痛处，他的身体在空中摇来晃去，嘴里发出沉闷的哼叫声。一边的郭嘉豪的情况也没好多少，每当儿子有任何大动作时，他也同样痛苦地挣扎扭动着。两父子被迫忍受着白健昭的摧残。看着痛苦挣动着的两父子，白健昭疯狂地挥舞着自己的拳头，拳头如雨点般地落在晋安精赤的肉体上……白健昭打得自己累了，才停下手来。此时的郭嘉豪两父子都低垂着头。他将两人折磨得过瘾了，才解开了郭嘉豪两父子阴茎上的绳索，并将悬吊着的两人解下。两父子瘫软在地，无力地微颤着。晋安浑身汗水淋漓，只觉得自己浑身被绳索勒得麻木了，身上有几处都有点发疼。老二由于被铁球被拉扯着而生痛，他只能握紧着拳头忍受着。“晋安，你可还好？”郭嘉豪紧张地看着晋安说道。“我还好……爸爸，你呢？”晋安看着同样倒卧在地的父亲问道。“我……我没事……”此时，两父子的老二还是依旧顽强地勃起着。“呵呵……你们两父子的身子很真是强健，一点点剂量的春药居然能让你们爽到现在呢！”白健昭捏着晋安的臀肉笑着道。“真是天生为奴的料子呢！”“干！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晋安怒斥道。“火气可大呢！”白健昭抓着晋安的老二，笑着道。“你的老二可还硬着呢！来操你的父亲泻泻火吧！”白健昭居然要自己奸淫自己的父亲，这令年轻刑警怎样也无法接受。“不需要！”晋安别过头，厌恶地说道。“这可不由得你选择呢！”说罢，白健昭转过了身，将郭嘉豪架着，强迫他站起身子。手中的刀子架在了郭嘉豪的脖子，轻轻地划了一下，鲜血顿时流下。“你别乱来！我……我操就是了！！”晋安尽管千万个不愿意，也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紧咬着嘴皮子，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向被白健昭押着的父亲。他看到在身体微颤着的父亲，只能挺着身子，将粗大的阳具狠插入父亲的肛门中。“真是犯贱！脾气倒是硬得很！到最后都还不是得乖乖屈服？！”白健昭不屑地说道。晋安将自己的肉棒完全插入父亲的体内，然后开始缓慢地推送起来。郭嘉豪精赤的肉体随着晋安的抽送前后震动。他感觉到肛门中被儿子粗大的肉棒凶猛地抽动着，屁股传来一阵热辣辣的感觉。“新晋刑警操着身为资深刑警的父亲！听起来真刺激呢！”看着正在操着父亲的晋安，白健昭大笑着。他一手按住晋安的肉体，一手拍打着那结实的屁股。“啪！啪！”晋安的俊脸涨得通红，正在操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同时被人嘲讽以及打屁股，对年轻刑警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嗯嗯！嗯……”郭嘉豪被儿子操得不禁淫叫着。他感受到了儿子那根炙的热肉棒不断撞击着他的直肠深处，硕大圆润的龟头则持续掠刮过自己的肠壁，令他的感官受到极度的刺激！此时，身后的晋安对于父亲的反应顿时感到吃惊。“郭嘉豪，你被你的儿子操得这么爽吗？！呵呵……”白健昭笑着道。白健昭的嘲讽令郭嘉豪的脑海中闪过一丝屈辱，但随即被强烈的快感给取代。他的臀肉也不自觉地一阵收缩，紧紧地裹住了儿子的老二，这恰巧给了晋安更大的刺激。晋安顿时愈加兴奋，胸大肌很大幅度地起伏着。此时被自己操的可视自己的亲生父亲，晋安对身体的反应感到羞愧不已。此时的他却也只能持续用自己的肉棒蹂躏着自己的父亲！“你的父亲一直都期盼你这位宝贝儿子从警校毕业吧？！呵呵……”白健昭拍了拍晋安的肩膀说道。“没想到你还真是孝顺呢！当上警察后，还穿着警服，用你的父亲遗传给你的大屌孝敬你的父亲呢！”“才不是这样的！胡……胡说！”面对白健昭言语的羞辱，晋安忍不住反驳道。他顿时热泪盈眶，白健昭锐利的言语如同一支支针插在了他的痛处！他的身体却也在此时迈向了高潮。在极度的屈辱中，年轻刑警的身体震颤着，精液在父亲的体内疯狂地激射。精液一股一股地喷涌出来，冲刷着父亲柔软的肠壁。被捆绑的晋安一时站不稳，整个人压在了父亲的身上。两父子顿时重重地一齐摔倒在地。“真是一对淫荡的刑警父子呢！呵呵……”晋安望着同样倒卧在地的父亲。自己和父亲可都是警察，却被白健昭如此对待，尊严尽失！甫从警校毕业的他和自己的好哥儿——何冲都立志效力于警界，希望能闯出一片天。然而，自己才上任一个多月就被白健昭绑架，成为自己调查中的男性失踪案件的受害者。晋安心中满是不甘，多想逃出生天，却依旧束手无策……数日后。北京市的年轻刑警晋安失踪迄今已经半个月了。当然，白健昭是不会对自己的猎物手软的，尤其是最新捕获的晋安。尽管晋安在警校里素有训练，然而白健昭惨烈的调教与凌虐也是让他吃不消。晋安扭动着捆绑着自己的绳索，毫无松脱的余地。他每天只有被勒令强制健身时能够松绑，然而白健昭也会在他和其他猎物的脖子上加上特制项圈。每当他有什么举动，白健昭将会令所有的项圈通电，令他毫无反抗的余地，同时也让其他的猎物受害。当他每次反抗后，白健昭更会施虐予自己的父亲，令晋安愧疚于自己的举动。因此，晋安也逐渐开始变得顺服，鲜少反抗，以避免父亲与其他受难的男人们一同受害。囚室中。白健昭的手捧着一条白色皮带，打量着晋安的裸体。晋安粗眉大眼，鼻梁高挺，长相帅气。他的皮肤呈现小麦色，结实的胸膛上有着一对宽厚的胸大肌，两颗深褐色的乳头贴在厚实的胸大肌上。肌肉发达的手臂看起来健壮有力，六块坚硬的腹肌块块分明，下半身还有着两条粗壮发达的双腿。精壮的晋安还有着粗大的阴茎和过人的体格与精力，令白健昭对这名落难的年轻刑警很是满意！白健昭将皮带往空中虚挥了一下，发出了“辟啪！”的声响。“就算你是名警察，也没被警用皮带给抽过吧？！”白健昭看着晋安笑着道。“就像这样！”白健昭手里的皮带抽向一旁的艾森，直接一鞭就打在了他赤裸的屁股上。少年光滑的臀肉顿时显现一道血痕。“啊……”突如其来的鞭打令艾森忍不住哼叫道。尽管艾森只有14岁，但是自从可怜的男初中生被白健昭猎捕后，丝毫没有受到白健昭的怜惜。白健昭调教几位成年男人的手段同样施予在少年的身上。正值发育期的艾森遭受如此调教，令他的身体与心志被彻底地改变，完全沦为白健昭的性奴。“……”晋安看着可怜的艾森，低着头没有说话。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也无法逃脱白健昭的凌虐。白健昭走到了晋安的身后，打量着他那精赤并壮实的肩膀与背脊。“啪！”的一声，警用皮带毫不容情地直接抽在了晋安的背上。晋安原本光滑的后背顿时隆起一条红色的痕迹。他顿时咬紧了牙根，不吭一声。白健昭使尽了力，第二鞭就朝晋安的屁股打去。“啪”的一声，晋安的臀部出现了第二道鞭痕。他的屁股立刻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晋安不禁叫了一声。“啪！”白健昭瞄准了晋安的大腿，皮带猛力一挥，直接鞭在了他的腿部。皮带再度在晋安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血痕。“啪啪！啪……啪！”警用皮带连续抽在晋安绷紧的裸体上，在他的身体各处留下了伤痕。有几次皮带鞭到痛处时，晋安不禁哀鸣，拼命地扭动着躯体。他身为一名刑警，不容许自己轻易地屈服在白健昭的淫威下。倔强的他露出一脸不屈却又痛苦的神情。晋安知道在毫无人性的白健昭面前，任何的求饶都是无济于事的。他知道对冷酷无情的白健昭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那些壮硕帅气的男人在严刑拷打之下痛苦挣扎着，看着他们羞辱绝望的模样，听着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白健昭走到了晋安的面前，马上抬起手就一记耳光掴在晋安的脸上。“小帅警，被自己的警用皮带鞭在身上，别有一番滋味吧？呵呵……”接踵而来的又是一阵毫不留情的鞭打。白健昭手里的皮带接连落在了晋安的胸大肌和腹肌上。皮带抽在肌肉上的声响不绝于耳，时不时还掺杂着男人发出的哼叫声。皮带如雨点般地落在晋安矫健的身体上，两块偌大的胸大肌和六块坚硬的腹肌出现了纵横交错的鞭痕，火辣辣的疼痛从身体各处传来。晋安粗大的肉棒随着身体的挣动着而不可控制地甩动着，额头与脖子上的青筋都暴突出来。白健昭盯着晋安的下体，接着皮带就猛然击向那根老二。“哇啊啊！”晋安的肉棒因为受到鞭打而疼痛难忍，身体忍不住地痉挛，脸部的肌肉也因疼痛扭曲了。“啪！”白健昭手里的皮带打在了他的阴囊处，晋安疼得浑身剧烈地颤抖着，不由自主地蜷缩起了身体，浑身顿时汗水淋漓。郭嘉豪看着受刑的儿子，眼眶顿时充满了泪珠。晋安每一次的哀鸣令郭嘉豪觉得皮带就好像抽在自己的身上。“啪！啪！”晋安瞪大了双眼，嘴里顿时发出了悲戚的吼叫！白健昭又连续抽了十数下，才把手里的警用皮带抛在了地上。此时的晋安倒卧在地，身体满是骇人的血痕。他只感受到身体各处都传来热辣辣的疼痛，忍不住抽搐着。堂堂一名刑警居然被警用皮带鞭打着，令他蒙受羞辱，心中也在淌着血。“用密密麻麻的伤痕点缀你的身体，果然看起来更加迷人了！呵呵！”白健昭掐着晋安的脖子笑着道。“小帅警，你可还受得了吧？！”“呜……”晋安忍不住抖动着被绳索捆绑的身体。此时，白健昭取来了一根粗麻绳，紧紧地捆在了他的脚踝处，接着将麻绳绕过横梁，猛力一拉，令晋安整个人顿时被倒吊着。白健昭搬来了一个盛了大半桶水的水桶，放在了晋安的下方。由于被倒吊着，血液直沖头部的晋安满脸通红，浑身忍不住颤动着。白健昭把吊着晋安的麻绳放低，晋安的头部立刻就浸在了水桶里。他的身体忍不住激烈地挣动着。过了约一分钟，白健昭才拉动麻绳子，将晋安拉起。他的俊脸已经憋得通红，大口大口地喘着着粗气。才过了十秒，白健昭又松开了手中的麻绳，当晋安一头栽进水桶中才继续拉着麻绳。晋安根本无力挣扎，鼻腔吸入了不少水，令他呛个正着。当晋安被拉上来时，他只能拼命激烈地喘着气。晋安被搞得筋疲力尽，头眼昏花，精壮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着。“郭嘉豪，过来！”白健昭向郭嘉豪招了招手，示意他走过来。郭嘉豪站起身子，乖乖地来到了白健昭的面前，心里则担心着一边被倒吊着的儿子。“去！将老二塞到你儿子的嘴里，然后也含住你儿子的阳具，两人互相口交至射精，我就把他放下来！”白健昭吩咐道。!郭嘉豪站到了儿子的面前。白健昭拉动绳子，将晋安调到了适当的高度。饱受痛苦的晋安顿时主动张开嘴，含住了父亲的肉棒。郭嘉豪的舌头灵活地拨弄着晋安的龟头，纯熟地吸吮着。在他的玩弄下，尽管此时的儿子白受折磨，那硕大的肉棒还是兀自勃起了。郭嘉豪由于站在地，行动力比倒吊的儿子自由。他尽情地将肉棒深入儿子的嘴内，主动抽送着自己的阴茎。敏感的老二很快也在儿子的口腔中完全硬挺。一开始，晋安为他人口交还感到反胃与恶心。然而，经过了白健昭的调教后，晋安已经逐渐适应为另一个男人口交。他的舌头紧裹住了嘴中的龟头，舌尖则在阴茎上不停地挑逗着。郭嘉豪被白健昭绑架调教将近半年，当然口技肯定比晋安纯熟得多。“呜呜……”父亲高超的技巧令晋安不禁发出了呻吟，酥麻的感觉使到他浑身颤栗，屈辱中夹杂着强烈的快感。他的胸膛急促地起伏着，阴茎则在父亲的嘴里激烈地进行着活塞运动。郭嘉豪扭动着屁股奋力地抽送，坚挺膨胀的阳具迅速地掳动着。晋安同时也吃力地吮吸着父亲的阳具，身体不适地摆动着。嘴内父亲的阴茎凶狠地抽动着，父亲的淫液混杂着自己的唾液顺着嘴角流淌出来。“嗯……嗯！”郭嘉豪的嘴里发出了阵阵兴奋的叫声。精赤的肉体挥舞着汗珠，成熟斯文的俊脸露出了无比的耻辱感，却也同时显露出愉悦的感觉。晋安的嘴巴被最大限度地撑开，口腔完全被父亲的肉棒给填满。他依旧奋力地吞吐着父亲的老二，胯下的肉棒也在父亲的口腔裡中变得完全亢奋挺直。晋安感受到父亲很熟练地逗弄着自己的老二，迫使自己的身体一步步地迈向高潮，年轻健硕的肉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绷紧了浑身的肌肉，忍不住射精了。浓稠的精液疯狂地涌入父亲的嘴中，足足射了十几下才停下。晋安感受到父亲贪婪地吸吮着自己的龟头，就连尿道里残余的精液也吸得一滴不剩。一想到自己的父亲沦落成这番模样，晋安就顿时悲从中来。此时，晋安感受到父亲的阳具在自己的嘴中剧烈地抖动着。他的嘴里一热，滚烫的浆液源源不断地从父亲的龟头射出，不断冲刷着自己的口腔。他也硬着头皮，把嘴内的精液给完全吞下。吐出了父亲的老二后，晋安剧烈地喘息着。他的头部因为脑充血而涨得通红，身体无助地颤抖着。“白……白董，求……求你把晋安放下来！他……他受不了了！”郭嘉豪急切地恳求道。“你焦急什么？！”白健昭不耐烦地说道。“你教子有方，他可健壮得很，这么一点折腾他可受得了！”说罢，白健昭将晋安解下。晋安被折磨得无力挣扎，双眼无神地看着郭嘉豪与白健昭。自己从小就以父亲为榜样，要和他一样成为一名英武的警察。如今，自己已经成功当上了一名正式警察，然而自己却和父亲却也同时被白健昭给捕获。记忆里穿上警服威风凛凛的父亲如今却屈辱地与自己一同受虐，令晋安这位年轻刑警感到极度羞辱与绝望！同样地，郭嘉豪被捕获前一直期盼见证儿子正式从警校毕业，披上警服的时刻。在自己被绑架调教后的半年，已经成为警察的儿子却也被白健昭捕获，和自己一齐被调教着。自己在白健昭多番的凌辱与性虐下，已经沦为性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正一步步地迈向和自己相同的下场，郭嘉豪无法接受两父子都面对如此悲戚的命运，意志完全崩溃！此时的郭嘉豪和晋安互相望着对方，默默地低下了头。两父子只能一起迎接那毫无期望的明天！

番外篇01：郭嘉豪

“八十七、八十八……”两个浑身赤裸的男人正在做着俯地挺身。长时间的健身已经让他们浑身汗水淋漓，光滑的背脊闪着油光。他们正是被白健昭捕获的资深刑警——42岁的郭嘉豪和刑警队长——33岁的陈一冰！郭嘉豪壮硕的双臂正在剧烈地颤抖。他只能咬紧着牙根，吃力地挺起身子。“呜啊……”郭嘉豪的双手支撑不了自己的体重，不支摔下。白健昭毫不留情地按着手中的按钮。郭嘉豪与陈队长的项圈立刻同时间发出电流，令原本撑着身体的一冰也重重地摔倒在地。“郭嘉豪，你最好撑着点！否则和你一起受罚的可还有陈队长呢！”白健昭笑着道。“给我继续！八十九……”两名男警被迫使力地挺起了身子，然后慢慢地降下，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一百零七……”郭嘉豪此时正个人摔在地，发疼得双手再也无法撑起自己的身体。白健昭让项圈通电了数次，发现郭嘉豪根本再也无法挺起身子，这才放过了他。白健昭拍了拍郭嘉豪的屁股说道：“明天再继续哦！要是明天你做少过一百零七下，我就把晋安带来替你做！”“你不不……要乱……乱来！我……我会尽力……的！”郭嘉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这次，白健昭将郭嘉豪与一冰的双手扭到身后反绑，精疲力尽的他无力抵抗，只能任由自己的身体再度被绳索紧紧地捆缚着。最后，白健昭还在两位壮警的双脚上铐上了沉重的铁镣。在捕获调教郭嘉豪的过程中，他曾有着数次的激烈反抗。其中一次，白健昭还被郭嘉豪给踢倒在地。他整整扇了郭嘉豪十几个耳光，还用最大尺寸的按摩棒插入郭嘉豪与三名同僚的屁股中猛干了足足一整天才放过他们。当按摩棒抽出了肠道的时候，郭嘉豪的屁眼已经被撑得合不起来。自此之后，郭嘉豪的反抗行为才稍微收敛了点。为了彻底断绝这名资深男警的逃脱念头，白健昭就决定给自己的四名猎物加上镣铐，大大地限制住他们的移动能力。郭嘉豪吃力地迈着脚步，紧随着白健昭的脚步。自己可曾是一名干练的资深刑警，破获不少刑事案，将犯案者绳之以法。他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命运，如今绳索与镣铐加身的自己却如同一名毫无人权的囚犯，任由白健昭玩弄调教。郭嘉豪与一冰被带到了一间偌大的房间，白健昭才停下了脚步。他们认得面前那扇上锁的铁门，铁门的后方正是用来囚禁凌辱猎物们的囚室。郭嘉豪注意到了墙上的四套警服。其中一套警服的前方挂着一件CALVINKLEIN的黄色三角内裤，下方还放着一个黑色牌子，写着“郭嘉豪”两个字。他知道那是自己被绑架时一件一件从自己的身上被脱去的衣物，如今竟已成为了白健昭的收藏。“想念起你的警服了？”白健昭笑着道。“被我猎捕后，你就连内裤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再穿上，别妄想你的警服了！”白健昭抓着郭嘉豪的乳头，一边搓揉一边继续说道：“你长得那么壮，不是更应该展示着你的这一身肉体吗？”“干……”郭嘉豪忍不住怒骂道。自己不只是一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更是一名英勇的刑警，被绑架后就不停地被白健昭羞辱玩弄，令他根本无法接受！“体力不错嘛！健身了两个半小时还有力气骂人……”白健昭拍了拍郭嘉豪的胸肌嘲讽道。“果然是名货真价实的资深刑警！呵呵！”郭嘉豪知道自己如今的处境，不想更进一步地惹怒白健昭，只得强行按捺住自己的怒气，一脸不甘心的样子。“不服气嘛？！”白健昭调侃道。“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他们哪位刚刚被我捕获时不是你这个样子的？！下场不就是多受点苦嘛！呵呵……”郭嘉豪和一冰接着被白健昭带回到了囚室。囚室内。年轻刑警郑利丰与警局局长李南星浑身全裸着，袒露出自己精实的肌肉。两人都含着对方的老二，头部则与对方的私处捆在了一起，使到他们无法吐出来嘴里同僚的阳物。此时的两人正呈现“69”的样子。李局长把利丰的肉棒含住，持续地吞吐着，挑逗着年轻刑警的阳物。同时间，被绑架最久的利丰也忘我地吸吮着李局长的阴茎，舔弄着他的龟头，要勾起李局长的性欲。“郭嘉豪，你看看你的两位同僚都如此受教，你可多学学点！别让我失望！”白健昭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郭嘉豪看着被绑架“69”式的两位同僚，再看看自己与一冰如今的样子，无法想象自己和同僚们会有现在如此屈辱卑微的处境。他们可都是阳刚奋勇的人民警察，现在却成为了白健昭的猎物，一个个地被他绑架调教！白健昭取来了一根双头按摩棒，直径足足两寸有余。郭嘉豪瞪住了白健昭，知道他是想要同时折磨自己和冰哥。“不想要玩这个？难不成想让晋安来玩吗？”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只能收起了怒气，默默地垂下了头。白健昭拍了拍陈一冰的屁股，要他卑微地跪下，翘起了结实的臀部。他的右手已经将按摩棒的一头抵住冰哥的菊穴，慢慢地往内推入。“疼！呜……”虽然已经被绑架凌虐了一年余，但是被这种尺寸的按摩棒插入还是让一冰不禁痛苦地呻吟。“这样的尺寸就连被调教一年多的陈队长都叫出声来，不知待会儿另一头插入郭警官的屁股时是什么感觉呢？！”白健昭笑着道。“不过，郭警官可别担心，你的屁股一定会很喜欢这根安魔棒的。”“干！”郭嘉豪愤怒地哼叫，浑身乏力再加上绳索的束缚令这位资深刑警根本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听见冰哥的叫声，郭嘉豪的身体不禁微微一震，他根本无法想象那根东西插入自己体内时的感觉。“陈队长，你的能耐应该不止如此吧？你的屁股应该能插入更粗的东西吧？”说罢，白健昭的左手抓着一冰的腰间，另一手则使劲地把按摩棒硬推入刑警队长的体内。“呜啊……”一冰紧皱着眉，痛得叫出声来，整个人直接向前跪下。在刑警队长的叫声中，整根按摩棒完全没入他的体内。郭嘉豪看着一冰，无法想像曾是自己上司的刑警队长会有这番卑贱受辱的模样。白健昭看着俯躺在地的郭嘉豪，双手轻拂过他那光滑精赤的背脊，手指轻轻地触碰到了他的臀缝。“呜！别……别碰我的屁股！”郭嘉豪拼命地绷着身体，企图紧缩自己的菊蕾。“他妈的！被操了那么多次还装清纯哦？！郭警官，我可劝你可不要顽抗哦！你的屁股可不像陈队长的经过多番调教，要是不用点润滑液待会儿被按摩棒给插烂了我可不负责！”白健昭拍了拍郭嘉豪的屁股，冷冷地说道。白健昭的手里拿着一罐润滑液，另一手则扒开了资深刑警窄紧的臀肉，直接插入了润滑液的管口。他挤按着瓶身，让润滑液大量地流入郭嘉豪的体内。郭嘉豪清楚地感受到那些液体在肠道窜流着，忍耐着那恶心的感觉。他将一定剂量的润滑液挤入郭嘉豪的肠道后，接着还抹了一些润滑液在手上，涂抹在郭嘉豪的股缝间。郭嘉豪只得紧闭着眼，强忍着身后的屈辱。在白健昭的命令之下，一冰拖着沉重的铁镣，踉跄地走到了郭嘉豪身后。他望着自己曾经的副手，如今他也被白健昭给抓了。“陈队长，给我蹲下去，把按摩棒的另一端插入这位刑警队副队长的屁股中。”白健昭拍了拍郭嘉豪的屁股说道。“队长，不要听他的话……”被白健昭踩在地的郭嘉豪看着一冰猛摇着头。冰哥不想成为羞辱蹂躏郭嘉豪的帮凶，迟疑了一会儿。“陈队长，你是想要我换根更粗的按摩棒吗？”白健昭威胁道。“不……”一冰知道白健昭的脾气，也只得慢慢地蹲下身子。为了和自己一同落难的同僚，重义气的刑警队长毅然接受白健昭的各种羞辱与凌虐。一名刚毅正义的壮帅熟男就这样沦为白健昭手里的一件肌肉玩具。白健昭冷不防地猛砸在刑警队长的肩膊。重心不稳的冰哥整个人往后跌，按摩棒的前端突然深陷郭嘉豪那已经被开苞却还未适应各种调教的后庭。“啊啊！呜……”肛门处撕裂的剧痛让郭嘉豪发出了低沉的哼叫声，本能地缩紧了肛门，企图抵抗按摩棒的侵入。被捆绑的双手以及无力的双腿令刑警队长根本无法支撑或平衡壮猛的肉体，身体的重量全压在了那根双头按摩棒，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往下滑动。正当资深刑警郭嘉豪正在顽强抵抗的时候，按摩棒的前端也撑开了他的肠道，继续往他体内深入。被一冰80公斤的体重往下压，郭嘉豪几乎都要停止了呼吸，体内那根可怕的按摩棒几乎就要将他的肛门给撕裂了。白健昭使力地按着一冰的肩膀，要让整根按摩棒没入这两位刑警队正、副队长的体内。“啊啊！”在男人的哀嚎声中，粗大的双头按摩棒已经分别完全插到了陈一冰与郭嘉豪的肠道中。陈一冰已经是直接坐在了郭嘉豪赤裸结实的屁股上。尽管被涂上了润滑液，郭嘉豪的肛门还是传来阵阵撕裂的剧痛。他的额头青筋毕露，浑身紧飙着热汗，被绳索捆缚着的成熟肌肉正在颤抖着。白健昭笑笑地看着两位男警，并开始调整着两人的姿势。此时的郭嘉豪和一冰也只能任由白健昭摆布。十数分钟后。一冰与郭嘉豪他们跪在了地板上，大腿与小腿也被绳索捆在了一起，令他们一直保持着跪姿。两人从肩膀、背部到臀部是紧紧地相互贴在一起的，胸膛与腹部两处还被紧缠上了绳索，使到他们无法摆脱这个姿势。一冰与郭嘉豪都高举着双手，被麻绳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他们的阳具根部都同时被一根细绳捆扎着，细绳的另一端绕过了横梁，系到了捆绑着两人双手的绳索上。两名男警只能被迫高举着手，任何的松懈只会同时拉扯着自己与对方的老二。两人精赤的身体都满是汗珠，肌肤上闪着油光，看起来很是诱人。两位出自刑警队的北京市男警如今只是任由白健昭玩弄的肌肉玩物了。白健昭十分满意地欣赏着这副充满雄性气息的艺术品。他很是庆幸自己决定猎捕了郭嘉豪这位资深刑警副队长。“游戏开始咯！”说罢，白健昭拿出了一个遥控开关，兴奋地按下。插入两名男警体内的按摩棒同时动了起来。按摩棒的前端迅速地旋转着，不断冲击着郭嘉豪的肠道深处，令他大感受不了。直肠内部不停地被按摩棒冲撞着，强烈的疼痛一点一点蚕食着他的意志。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就连嘴皮子都咬得出血了。至于另一边的刑警队长陈一冰已经被调教一年余，早已适应按摩棒在体内的震动。按摩棒不停地刺激着体内前列腺的位置，胯下的傲人阳物已经变得充血硬挺，开始渗出了透明的淫液。郭嘉豪不适地扭动着成熟的肉体。白健昭见状，直接一脚就踢在他的胸膛上。郭嘉豪赫然往后一倒，双手立刻猛地扯动到了捆住两人阳具的细绳。“啊啊！”两名男警同时间叫出声来。“刑警队的正、副队长一同落在我的手上，没有好好玩玩，真是太对不起自己了！”白健昭笑着道。郭嘉豪只觉得白健昭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变态。按摩棒依旧持续折磨着他的后庭，郭嘉豪只能绷紧了浑身的肌肉，咬紧牙根忍受着。自己是刑警队里的资深男警，担任副队长一职已有5年，在陈队长被白健昭捕获后更曾担任数个月的代刑警队长。他曾经参与过各种刑事案件的侦缉，遇过不少穷凶恶极的匪徒。他从来没有身处像现在如此无助的窘境，也未曾想过一名刑警，甚至是刑警队长、警局局长居然会成为被绑架禁锢的目标！此时的白健昭已经拿起了一旁的报章翻阅着。他突然注意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救火英雄奋不顾身，独闯火场勇救二童”。数天前北京市发生了一场火灾，北京市的消防大队长李伟强奋勇冲入火场，救出了2名幼童。北京市的报章给了李伟强做了一个专栏报道，还附上了他穿着消防制服的照片。照片中穿着制服的伟强掩饰不了他那壮实的身材，再加上那副阳刚帅气的脸孔，英武阳刚的样子一下就吸引住了白健昭的目光。白健昭曾经在绑架三位男警后调查男警们的亲人，认得伟强就是李局长的儿子。伟强穿着制服的样子显得格外刚毅帅气。白健昭将报章掷到了南星的头边，说道：“李局长，今天我就大发慈悲。让你看看你的儿子的近照吧！”南星的嘴中依旧含着利丰的阳具，只能斜眼盯着身边的报章。他看着报章上儿子的全身照，眼眶顿时湿了。被绑架的一年多以来，他就从未见过儿子了。看到儿子近况安好，李局长的心里就忍不住激动起来。“李局长，你的儿子近况安好。你就不必担心他了，有那种闲情逸致还不如想象一些新的法子来取悦我吧！”“呜呜！呜……”无法发声的南星只得忍着泪应允道。其实，李局长的反应早就被白健昭完全看在眼里。他的心里突然灵机一动，要是把李伟强给抓来，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与儿子一同被调教玩虐的李局长一定会受到沉重的打击，两父子屈辱受虐的样子肯定很振奋人心！伟强同时还是一冰的好友兼妹夫，玩弄一对好兄弟也肯定很好玩的。白健昭望了望李局长，顿时露出了笑容。此时的李局长殊不知自己的反应居然勾起了白健昭要对儿子下手的念头。李南星的儿子已经成为了白健昭下一个下手的目标猎物，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出现在囚室中！

番外篇02：一冰

囚室内。被绑架一年余的刑警队长陈一冰此时正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警服，脚上穿的则是黑色的名牌皮鞋。警服里头甚至还被穿上了被绑架时穿的那件PRIVATESTRUCTURE浅绿色三角内裤。自从被猎捕后，陈一冰和利丰与南星一样，都是完全赤身裸体的。他连自己的衣物瞧都没瞧过几眼，现在白健昭竟然把内裤、警服和鞋袜都还还给自己，还命令自己穿上。聪明的一冰当然知道白健昭应该又有什么计划了！。发达的胸大肌将警服绷紧，刚猛壮实的身材搭配上英挺的警服令这位散发着雄性魅力的刑警队长看起来更加恢复了庄严正义的气息。然而，麻绳无情地束缚着这名刑警队长，令他的上半身几乎失去动弹的能力。白健昭满意地上下打量着，不禁赞扬道：“穿上警服后，威风凛凛的陈大队长又回来了！”“你……你到底要干什么？”一冰忍不住看着白健昭问道。“陈队长，少说点话！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说罢，白健昭拿来了一条蒙眼布，蒙上了一冰的双目。一冰眼前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他的嘴巴也被黑色胶布给封住。“走吧！”在白健昭的推搡之下，刑警队长也只得跟着他的脚步前行。黑暗中的他知道白健昭将自己带上了货车，接着货车就在黑暗中朝今晚的目的地驶去……被蒙住眼的一冰毫无时间观念，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到货车停了下来，将他拉出了车外。一冰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只得随着白健昭的牵引而跟着向前走。一冰感觉到自己走在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上，四周鸦雀无声，令他心里不禁有股寒意。他上了一层楼梯，跟着白健昭转了个弯进入了另一条走廊。走廊里十分安静，一冰的耳边回响着的是两人的脚步声。转了个弯，又上了一层楼，白健昭终于停住了脚步，他感觉自己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内。“到了！”白健昭笑着道，伸手摘掉了一冰的蒙眼布。房间内并没有开灯，月光从通风口照进房内，使到房间不至于一片漆黑。在灰暗的光线之下，一冰环视着四周，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表情。熟悉的座位与摆设让他清楚地知道这里正是他曾经的办公室——位于警局里的刑警队长办公室！“很意外吧？万万没不到我会把你带来这里是吧？”白健昭笑着道。尽管现在是深夜里，白健昭有办法潜入刑警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多亏林政杰让几个必经之点的闭路电视失效，才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警局内。白健昭的手开始解开刑警队长警服上的衣扣，很快就把铜质扣子全都解开了，让冰哥强健发达的胸膛与结实坚硬的小腹完完全全地曝露在了空气中。在一冰的挣扎中，白健昭还是解开了刑警队长的警用皮带和警裤上的拉链与扣子，将警裤和里头的PRIVATESTRUCTURE内裤一同扯到了膝盖处。“陈队长，你应该是北京市……或许是全世界第一位以这种装束出现在刑警队办公室里的刑警队长吧！呵呵……”白健昭开怀地羞辱道。“唔唔……”白健昭的话语显得刺耳却又真实。一名刑警队长在刑警队长办公室内被剥去一件件衣物的屈辱令一冰无奈地闭上自己的双眼。接着，他感觉到白健昭用手扒开了自己的双臀，让菊穴暴露无遗。他猜到了白健昭接下来的动作，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一冰尽管久经调教，但是身为刑警队长的身份还是无法忍受白健昭在执法机关内奸淫自己。白健昭脱下了裤子，将老二对准了一冰的肛门，猛地推送进去，将近一半的肉棒深入了一冰的肠道。一冰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企图极力避免异物的入侵，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绳索缠身的刑警队长根本没有能力能摆脱白健昭，白健昭的老二已经牢牢地插入了他的肛门里。“在刑警队长办公室操着刑警队长，别有一番滋味呢！”“在这里被操有觉得特别爽吗？”“叫成这样应该很爽！”“唔唔！唔！”刑警队长冰哥激动地挣扎着。尽管被调教长达一年早已适应各种羞辱至极的调教，然而在自己曾经的办公室内被凌辱还是令他感到抗拒。他猛摇着头，强忍着泪水，承受着在办公室内被鸡奸的耻辱。然而，一冰的抵抗根本不会扫了白健昭的兴致，反而让他更加兴奋！“我操得你爽吗？！”白健昭边说边拍打一冰的脸庞问道，而一冰根本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白健昭的凶器在自己的肠道到不断地抽插着。刑警队长突然感受到白健昭猛地抽搐了一下，一股热流就射进了自己的体内。温热的浆液冲刷着刑警队长的肠壁，屈辱不堪的他还是感到强烈的快感。在刑警队长的体内泄欲后，白健昭又一手捏住刑警队长的乳头玩弄着，另一手则爱抚着他那坚硬的巧克力腹肌。昏暗的夜色下，一冰的肌肉更显得诱人，雄健的身体散发出男性特有的味道。可是，如今这位阳刚的刑警队长在警局内却被另一个男人任意狎玩着，毫无反抗的能力。“叩！叩！”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唔唔唔！唔唔！”一冰先是一惊，顿时猛然惊呼，这或许是自己唯一逃出生天的机会。只见白健昭泰然自若，往前打开了门。一冰一看，敲门的人正是林政杰，顿时心里也凉了大半。“没想到我们的陈大队长居然回来办公了呢！呵呵……”林政杰看着一冰笑着道。“唔唔！唔唔唔！”一看到陷害自己、利丰与李局长的岳父，一冰心里的怒意油然而生，不屈地怒哼道。然而，令一冰更为气愤地是此时的林政杰正押着一名被捆绑堵嘴的男警。男警双眼紧闭，熟悉的脸庞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这名被林政杰押来的男警正是自己曾经的得力下属——资深的刑警队副队长郭嘉豪！林政杰猛压着郭嘉豪，令昏迷的他直接跪在了地上。“陈队长，来向你的同僚打个招呼吧！”白健昭一边说道，一边抓着刑警队长的硕大阳物，按在了郭嘉豪成熟斯文的脸上左右拍打着。冰哥顿时心里五味杂陈，没有想过会以这么一个方式在见到自己的这名下属。“在你们失踪一年余后，警局内已经暂时把你们这当毫无头绪的案子搁置一旁。郭嘉豪却一直不时提起这个案子，锲而不舍的他还暗中私下调查。尽管他不可能有任何头绪，郭嘉豪与你们的同僚情谊真是克昭日月呢！”白健昭笑着道。“不过，这当然也正是我对他下手的主因！哈哈哈！”“一冰，郭嘉豪在你失踪不久后就为任命为刑警队的代队长，长达一年余的时间上头都想把他升正，一直还被他拒绝呢！想必他一直认为你还会回来吧！如来，他也可以歇息歇息了！”林政杰拍了拍郭嘉豪的头，看着白健昭说道。“唔唔！”一冰悲愤不堪地怒吼着，对自己毫无二心的下属——资深刑警郭嘉豪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落入白健昭与林政杰共同策划的猎捕行动！他知道郭嘉豪即将面对的命运，因此更是痛心！“林局长，我过一会儿还有个宴会，郭嘉豪就劳烦你送到我的别墅吧！”白健昭拍了拍现任的林政杰的肩膀道。“白董，你客气了！一切就交给我吧！”林政杰笑着道。在夜色中。白健昭、林政杰与两名落难的男警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市警局。这个夜里，又有一名北京市的警务人员从此失去了警察的身份。待翌日的太阳一升起，一场淫靡的赏奴宴即将在白健昭的别墅里展开！又到了夏季的时候，炎热的天气炙烤着整个北京市。北京市警队在柯局长的带领下极力扫毒、扫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揭发三间涉及毒品与卖淫交易的酒吧，其中的两间还是雄哥所拥有，令全市的黑帮也暂时收手，暂时停止这些非法交易。大动作的扫荡行动也令到前一阵子闹得热哄哄的男性失踪事件暂时沉寂下来。没有人知道这些男人还身在北京市的某处，过着炼狱般的生活。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九位年龄和职业各异的男性先后被白健昭盯上，被他捕获继而成为他的雄性玩物。他们当中分别有老年的李南星局长，中年的郭嘉豪，壮年的李伟强、陈一冰、郑利伟，年轻的赵新、郑利丰、郭晋安，还有还在求学的少年陈艾森。白健昭最先是将北京市四名男警——利丰、一冰、南星与郭嘉豪抓到手，接着逐一向他们的至亲下手，令男警和他们落难的至亲互相牵制，一齐乖乖地被调教成性奴。自从在五个月前被白健昭掳绑后，甫从警校毕业的晋安被白健昭凄厉地凌虐。残忍的调教令晋安饱受心灵与肉体上的煎熬，在短短的五个月就已经完全沦陷了。他已经不再是那名年轻帅气并拥有雄心壮志的警校毕业生了。白健昭对于刚猛彪悍的修车师傅——郑利伟特别有兴趣，因此他受到的折磨也不少。原本是准新郎官的他已开始被捕获调教时还心有不甘，但是与弟弟一起被凌辱调教之下，身体和心灵上也已经一步步沉沦。一直是人生胜利组的男医生赵新在被掳绑之前从未想像一个男人可以被人如此地对待，被调教暴虐的遭遇完全摧毁他的尊严与意志。至于艾森，这个年纪本来是刚刚接触性，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尽管艾森还未成年，白健昭当然也不会对他手下留情，被捕获的他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一位精通性事、性欲旺盛的少年。郭嘉豪和伟强同是已婚的成年男性，两人被掳绑的初期都对同性性爱之事很是反感，但经过长时间的调教，两位壮年直男的性向也被扭曲。至于最先被捕获的三名男警，他们受虐长达两年，还目睹同僚和至亲一个个落入白健昭的手中。哪怕他们曾经都是刚毅不屈的铁汉性格，如今也被调教成卑微的性奴！囚室中。夏季的高温使到从通风孔进来的空气都是热的，整间囚室热哄哄的，如同蒸炉一般。此时，九名壮硕的猎物精赤着男体，卑微地跪在地上。精赤健硕的男体都汗水淋漓，反射出光芒，看起来很是性感。他们的身上都紧缠着绳索，双眼看着站在他们面前的白健昭。他们当中有着表现杰出的年轻刑警、出色干练的刑警队长、德高望重的警局局长、经验老到的资深刑警、英勇能干的消防队长、品学兼优的初中生、帅气阳光的实习医生、即将成婚的修车师傅、甫从警校毕业的新晋男警。“没想到居然有幸能绑架到你们这九位壮男呢！呵呵！”白健昭站在他们的前方说道。他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猎物们，然后煞有威严地说道：“既然你们都已经乖乖地屈服于我，从今天起你们要称呼我为‘主人’，自称‘贱奴’！明白吗？”“明……明白！”九人同时低头说道。“谁明白了？！”白健昭手里的皮鞭一挥，打在了晋安的身上。“我……啊啊啊！贱……贱奴明白了！”晋安颤抖着说道。“他妈的，不受点皮肉之痛还真不受教！”白健昭说道。“你们再给我好好地说一次！”“贱奴明白了！”九名猎物同时说道。白健昭微笑着，很是满意看着自己的调教成果。成功把抓到手的九名男性调教成这番模样，他的心里不禁充满了优越感……白健昭坐在了一张沙发上，艾森俯在了他的下体处。嘴巴含住白健昭硬挺的阳具，很是熟练地不停吞吐着。利伟和一冰则分别站在了艾森的两侧。白健昭的双手分别握住他们的阳具，很有兴致地把玩着。他们三人是白健昭最有兴趣的猎物，当然遭遇的玩弄与调教也比其他人多。其他人也没有闲着，在白健昭的命令之下，利丰操着赵新，伟强正操着父亲南星，而郭嘉豪也被儿子晋安猛干着。“呜……嗯嗯……啊……”男性的淫叫声不绝于耳，再加上空气中弥漫的汗味与精液味，地牢内全是一片淫靡的场景。艾森主动地吞吐着白健昭那根坚硬的老二。他的头快速地在白健昭的裆部前后晃动着，让阳具一次次贯穿自己的口腔，直顶到艾森的喉咙。艾森年轻的阴茎在这个时候，也不自觉地勃起了。白健昭也注意到了艾森那逐渐硬挺的阴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你这个淫荡的少年还真是受教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完全继承你爸爸淫荡的基因，甚至还青出于蓝呢！”白健昭的左手掐住一冰的睾丸，一边搓捏着一边说道：“陈队长，真是多谢你生了一位继承了你淫荡本性的儿子！调教你们俩父子实在太爽了！呵呵！”“嗯……嗯……”沦为玩物的刑警队长根本对于白健昭的手淫完全招架不住，发出了阵阵淫叫声。他对于白健昭的嘲讽早就已经麻木，与儿子也已经完全屈服于白健昭的调教之下。一冰的老二剧烈地颤动着，马眼开始微张，身体阵阵的快感将他推到了射精的边缘。他的腹肌开始紧缩着，做好了射精的准备。一道浓郁的白浊精液从一冰的尿道口射出，划出了一道弧线，射在了地板上。接下来的几次喷射也顺势不停地激射而出。“到你了哦，利伟！加把劲！”左边的一冰率先射精后，白健昭的右手更加有劲地玩弄着利伟的老二。双手不停地来回抽动着老二，还顺道不停地挑逗着圆润的龟头。大约半分钟多，利伟的身体也达到了高潮，忍不住射精了。茁壮的阳具射了十几下，才停了下来。此时，白健昭的双手粗暴地按着艾森的头，把老二直插到喉咙深处。“嗯嗯……”阵阵酥麻的感觉涌上心头，白健昭不禁愉悦地淫叫着。艾森熟练地吞吐着白健昭的肉棒，舌头紧裹住那不断渗出淫液的龟头。他感受到白健昭的身体剧烈地持续冲撞着他的脸。“真爽！嗯嗯……嗯！”在白健昭的淫叫声中，一股股的精液灌入了艾森的口中。他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吞下滚烫的浆液。白健昭摸了摸艾森的头，意犹未尽地将肉棒掏出他的嘴巴。接着，白健昭踩着了艾森的阳具，恶狠狠地说道：“该说些什么？！”“我……呜呜！！”白健昭的脚顿时踩得更出力。“贱……贱奴多谢主人的精液！”“这才是我的性奴嘛！”白健昭笑着道。“利丰、伟强、晋安，你们继给我使劲地干！要射个八次才能停！”“是，主人！”三名猛男异口同声地说道。“艾森，你也是！给我好好操你的父亲！也是射了八次才停！”艾森在白健昭的命令下，乖乖地将自己的老二插进了一冰的肛门，迅速地抽插起来。白健昭则将利伟按倒在地，将肉棒毫不留情地猛捅入修车师傅的肠道中，激烈地操着身下这位可怜的猛男……白健昭的别墅。某间厅室中。被囚禁在一个圆柱体中的艾森痛苦地挣扎着。体格还算不错的艾森在白健昭的强制健身之下，原本微微隆起的胸膛如今已经是线条分明，足足有一对37寸的胸肌。圆柱体的高度只有1.2米，里头注满了水，使到艾森被迫跪在里头。里头的绳索一圈圈地紧缠着健壮的胸膛和结实的双臂，另一根绳索则将他的双手反缚在身后。他的双目被黑色的绒布给蒙上，嘴里则咬着一根氧气管。他被囚禁在这个圆柱体里头已经三天了。三天不知日夜的生活令艾森处于惊怕的状态，无法想像自己要处于这种状况到什么时候。这名15岁的少年于十个月前被白健昭绑架。当时的他还只是一名初中二的学生，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被白健昭下手掳绑，命运从此被改写。被绑架前，艾森原本就对性一知半解，偷偷摸摸地看过几次A片。然而，被绑架后的他多次被强制取精、奸淫、口交，各种调教手段令他顿时变成一名精通性事的少年。其余的八位猛男尽管没有像艾森一样被囚禁在充满水的圆柱体中。然而，他们也被绳索以各种方式紧捆着。纵使这些男人有着怎么天大的本领也是枉然，被紧捆着的他们根本就毫无反抗的能力！“嘎……”突然，沉重的木门慢慢地被推开。除了带头的白健昭之外，他的身后还跟着三名男子。囚室中出现的陌生人令郭嘉豪不安地颤动着。他微抬着头，注视着尾随着白健昭的三名男子。他很快地就认出了北京市之首武市长和黑道老大——雄哥，还有一冰与伟强的好友——北京市年轻富商汪涵。三位宾客看见厅室里的几位猛男，露出了羡慕又惊异的眼神。“经过了这两年以来的捕猎以及悉心调教，我的手上已经拥有九位已经屈服于我的雄性玩物了！”白健昭得意洋洋地说道。“白董，一年前你的手上只有四名北京市男警，没想到一年的时间你又连续捕获了五名猎物！”武市长说道。“呵呵！各位，郭嘉豪之后被捕获的猎物们全都是四名男警的至亲，我可是观察了好一阵子才把这些极品猎物给抓到手呢！”白健昭笑着道。“把男警们的至亲抓来，这才能让他们知道多管闲事的后果是什么！”“他们要怪可要怪自己是这些不知好歹的警犬的至亲了！”雄哥狠狠地说道。“话说回来，白董的眼光可真高。这几位被捕获的猎物身材可真是不错呢！”汪涵忍不住赞赏道。“在我的强制健身之下，这几位猎物的肉体可要比他们刚被捕获时更加地强壮健硕呢！”白健昭得意地说道。白健昭带着三人走到利丰的面前。利丰被悬吊着，从天花板垂下的其中一根麻绳系在捆绑着他身体的绳索上，将他整个人吊了起来。另一根麻绳系在了他的双脚上，将他的身体提起，形成离地两米的平行状态。他的身体被拉得笔直，偌大的胸大肌和结实的腹肌暂显无遗，青春阳光的肉体更是令众人看得热血贲张。利丰胸肌上的两个乳环上被挂上了麻绳，两条麻绳又系在了一个8斤重的哑铃上。哑铃的重量把利丰的两颗乳头狠狠地扯着。利丰的老二和阴囊同样被绳索给捆扎住，绳索垂下的末端被系上了一颗将近10斤重的铁球。利丰的膝盖处也被缠上了数圈麻绳，然后麻绳的另一端则被挂上了两颗铁球。“呜……啊……”强烈的地心引力猛扯着男警精赤的肉体，利丰不禁呻吟着。他剧烈地喘着气，浑身汗水淋漓，看起来很是性感。他紧咬着嘴皮子，浑身都被拉扯至痛得麻木了。他的头低垂着，样子狼狈不堪，强忍着重物的折磨。身上的绳索深深地勒入了肌肉，令他顿时苦不堪言。“三位，这次的赏奴宴会将会以龙生九子的传说为主题。”白健昭笑着说道。“九位性奴将会以九子的形式呈现。”“龙生九子？！不愧是白董，真是太有心思了！”武市长边鼓掌边说道。“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些猛男屈辱的样子了！”雄哥说道。“老大赑屃，喜好负重。”白健昭指着利丰介绍着。利丰见状，也吃力地开声道：“贱……贱奴是壮……壮帅淫警——郑……郑利丰，奴龄2年3个月29天，被捕获前是……是一名刑警队男警……今年25岁，三三……三围433141。阳具勃起长20.0厘米，直……直径4.2厘米……”“利丰可是被我捕获的第一个猎物呢！”白健昭得意地说道。“我就是喜欢这样年轻帅气的猎物！”武市长忍不住赞赏道。“武市长就是喜欢年轻的男人。呵呵……”白健昭看着武市长说道。“年轻帅气的猎物接下来还有着好几位呢！”“白董，郑利丰被你调教了那么久，肯定完完全全屈服于你。”汪涵看着健硕的年轻男警说道。“我把他的大哥也抓来了，哪有他不听话的份！”白健昭笑着说道。说罢，众人来到第二名猎物——北京市前任刑警队长的面前。一冰那傲人的身段映入众人的眼帘。硕大厚实的胸大肌，平坦的腹部隆起六块坚硬的腹肌，再加上汗水淋漓的精赤肉体，使到一冰散发着诱人的雄性魅力。他的身体被粗大的麻绳紧缠着，阴茎正插着一根尿道按摩棒，龟头不停地渗出透明的淫液。陈一冰看着四人开声道：“贱奴是淫警队长——陈一冰，奴龄2年2个月23天，被捕获前是一名刑警队长。今年35岁，三围453141。阳具勃起长21.1厘米，直径4.5厘米。”“刑警队长又如何，还不是乖乖地被囚禁调教两年多？！”雄哥鄙视着一冰，忍不住嘲讽道。“一副天生为奴的样子！”“白董，我这位老朋友的身材看起来好像还比以前还更加壮硕了呢！”汪涵注意到一冰那令人乍舌的猛壮男体，不禁问道。“陈队长，和你的这位好友说点话吧！”白健昭说道。一冰抬起头，看了看汪涵，接着说道：“被主人捕获以后，贱奴每天都在主人的命令下和其余的猎物门健身。除了我之外，所有猎物的身体都明显地更加精壮了！”白健昭兴奋地说道：“陈一冰的胸肌如今已经足有45寸呢！”“刑警队长真是壮得不得了！实在是诱人犯罪呢！”武市长不怀好意地盯着一冰说道。“话说活来，陈一冰面临的是怎样的刑虐呢？”“老二螭吻，喜好吞。”白健昭说道。“当然，用嘴吞就太没创意了！我是让陈一冰用老二和肛门吞。”“他的老二已经吞进了尿道按摩棒，肛门吞下的将会是这个。”白健昭指着一冰的身后说道。一冰的身后垂下一条麻绳，麻绳的尾端正挂着一个弯钩。在白健昭的命令下，一冰踮着脚，让弯钩进入了自己的肠道。菊蕾被弯钩撑开，弯钩的最前端则顶在了肠道的深处。白健昭慢慢地升起麻绳，使到弯钩深深地崁如一冰的体内。“啊啊……”一冰疼得忍不住叫出声来。他被迫踮着脚，以避免自己的身体重心完全落在弯钩上。然而，脚踝上的铁镣却无法让一冰长时间踮着脚，一旦他放松，弯钩就会顶到他的身体深处，令他痛得惨叫！“老朋友，好好加油哦！”汪涵爱抚着一冰的腹肌说道。“我知道你一定行的！”接着，四人来到了警局局长李南星的面前。“贱奴是贱警局长——李南星，奴龄2年1个月，被捕获前是一名警局局长。今年62岁，三围382939。阳具勃起长18.3厘米，直径4.5厘米。”昔日的警局局长卑微地报告道。“李局长，我们又见面了！”武市长说道。“你还真是老而弥坚呢！六十几岁的人居然还能承受白董的调教长达两年，警局局长的身子果然不是盖的！”“60几岁的人还如此淫荡，完全不愧对‘贱警局长’这个称号呢！”雄哥也跟着调侃道。“李局长可必须好好地撑着呢！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他的孙子抓来顶替他！”白健昭奸笑道。“贱奴会好好地侍奉主人！请……主人放过我……的孙子！”李局长想到自己的孙子，心里很是担忧。“李局长，废话少说，乖乖受虐吧！”白健昭盯着南星说道。“老三蒲牢，喜好吼叫。”“李局长，你就尽情地吼叫吧！”白健昭拍了拍南星的腹肌说道。说罢，白健昭拿来了一盘银针，看着三位宾客说道：“哪位想动手呢？”“就我吧！我和李局长相识那么久，我会让他好好享受的！”武市长说道。武市长拿着一根粗短的针，按着警局局长的胸膛，用针尖轻轻地挑动着乳头。南星顿时直冒冷汗，身体不禁微颤着。“李局长，加油哦！”接着，武市长手里的银针朝着李局长的乳头刺入，并从另一边刺出。“哇啊啊啊！”南星顿时发出一声惨叫，浑身剧烈地颤抖。“啊啊！”针尖插入龟头时，南星又发出了一声惨烈的哀嚎。在李局长的惨叫声中，第二支银也刺入了另一颗乳头上。“再来！”第三根银针朝着南星的阴囊处刺入！他慢慢地转动着钢针，轻轻地推入。针口顿时渗出了血滴，南星再度发出惨叫声：“啊！啊啊……”接着，白健昭搬来了一个小型发电机，发电机上连着几个鳄鱼夹。白健昭拿起几个鳄鱼夹，分别夹在插入南星身体的三根银针上。白健昭一按下了开关，电流就立刻随着银针窜入了李局长的乳头和老二中。“啊啊！啊啊！”南星得浑身剧烈地抽搐着，此时的他就像被千万只针扎过的，饱受折磨。电流持续进入李局长的身体，使到他猛仰着头，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他的阳具随着身体的抖动而不断晃动着，在电流的刺激下那根老二也高高地勃起了！“啊啊啊……！”大约过了5分钟，南星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电刑的摧残。他的头突然倒向了一旁，接着失去了意识。“呵呵……李局长毕竟还是支撑不住了呢！”白健昭笑着道。伟强焦急地望着父亲，开始担心起他。接着，伟强发现父亲的胸膛还有着起伏，才放下心头大石。这时的白健昭等人已走到了一个牢笼前。“老四狴犴，喜好诉讼，为牢狱的代称。”白健昭看着众人，接着说道：“看囚犯坐牢惯了，还没看过警察坐牢吧？”此时跪在铁制牢笼内的是郭嘉豪。被囚禁在铁笼中的郭嘉豪全身一丝不挂，那长期健身所锻炼练出肉体则不断散发着雄性的魅力。他的脖子被戴上了木枷，双手并没有像其他的猎物般被反绑在身后。他的双手穿过了不枷上的孔，接着被铐上了铁镣，十足一副囚犯的样子。枷锁十分沉重，压在了豪叔的肩膀上，令他感觉腰酸背痛。精赤的身体忍不住颤抖。牢笼是悬吊着，被数根铁链吊离了地面。郭嘉豪的小腿卡在了铁笼两根铁条之间，整副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膝盖和小腿上，他的双腿早已跪得失去了知觉。这样痛苦的姿势令他苦不堪言，不断挥舞着汗珠。“贱奴是资深淫警——郭嘉豪，奴龄1年12天，被捕获前是一名资深刑警。今年43岁，三围402938。阳具勃起长19.1厘米，直径4.3厘米。”郭嘉豪看着四人说着道。“我还记得一年前我们看见郭嘉豪时，他才刚被捕获。当时，我们还见证了这位资深刑警从穿着一身警服到被剥个精光调教的过程，一副难为情的样子！”汪涵笑着道。“徐董，这个淫荡的资深刑警被白董调教了一年，任何的羞耻感应该早都荡然全无了吧！”雄哥说道。说罢，一行人顿时哄堂大笑，然后就来到伟强的面前。“贱奴是救火淫男——李伟强，奴龄11个月6天，被捕获前是一名消防大队长。今年35岁，三围433043。阳具勃起长20.2厘米，直径4.6厘米。”伟强屈辱地说道。“伟强，你和一冰在这儿过得可好？呵呵……”汪涵不怀好意地问道，接着打量着伟强的裸体。“没想到你的身体简直就和一冰一样刚悍呢！”此时的伟强戴着一个黑色的皮革口罩，在嘴巴的位置还连接了一条透明的塑料管。“呜……嗯……”默默地盯着在自己被掳绑时对他见死不救的汪涵，心里除了暗自愤恨，却什么也不能做。白健昭告诉三位宾客道：“当时，我是从一篇专栏报道上注意到了这位北京市前任消防大队长。接着，我又发现他是李局长的儿子，还是陈队长的好哥儿们，所以索性把他也给抓了！”“白董不仅抓了即将退休的李局长，没想到最后居然连他的儿子也一并收了！”武市长笑着道。“李伟强要怪只能怪自己拥有的这一身肌肉和帅气容貌了！”“老五饕餮，喜好美食。”白健昭笑着道。“说到美食嘛……男人的精液可是人间美味，尤其是壮男的精液！”消防大队长的老二正套着一个飞机杯，飞机杯频密而有规律地套弄着他的肉棒。飞机杯的内侧剧与伟强的龟头互相摩擦，不断刺激着伟强的感官。他的阳具随着飞机杯的震动而摇摆着。飞机杯以一条管子连系到了一个透明容器中。白健昭将一小杯透明的液体倒入容器中，让伟强混着阳具喝下。这小杯透明的液体是浓缩的春药以及营养液。白健昭要确保伟强保持在最淫荡的状态，才能不断地被榨取他的精液。伟强全裸着的男体汗流浃背，就连偌大的胸肌也随着呼吸剧烈地起伏着。他的下体传来了阵阵快感，老二早就完全勃期到极点。伟强只觉得浑身燥热，浑身一阵酥麻，身体持续地颤抖着。在身体的剧烈晃动中，伟强射出了一泡浓厚的浆液。浓稠的精液不断地从消防大队长的老二射出，精液顺着管子流到了容器中。皮革口罩的管子同样连到了容器中。在白健昭的命令下，伟强一边被强制取精，一边则被迫开始吸食自己的精液。套在伟强老二上的飞机杯持续运行着，依旧不断挑逗着那根敏感的肉棒，势必要榨干这位消防大队长的男精！“一边被强制射精，一边又再吸入自己的精液，这种调教真是他妈的爽了吧！”雄哥说道。“最适合用在这种淫荡的雄性玩具上。”接着，白健昭就把三人带到了第六名猎物——男中学生陈艾森的面前，接着说道：“老六螭首，喜好水。”“这位是淫荡少男——陈艾森，奴龄10个月3天，被捕获前是一名初中生。今年15岁，三围372735。阳具勃起长17.1厘米，直径4.1厘米。”此时的艾森被蒙着眼，跪在了一个充满水的圆柱体内。他根本不知道周遭发生了什么事，身体微颤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裸体正被三位宾客注视着。“白董，你接连捕获了我的两位好兄弟也就算了！”汪涵假意气愤地说道。“这次就连我的兄弟未成年的儿子也不放过呢！”“徐董，陈艾森要怪就只能怪自己是陈一冰的儿子，这正是我盯上他的原因呢！”白健昭笑着道。“话说活来，他可是我第一个亲手捕获的猎物呢！”“一冰的儿子，我也见过几次，的确是个长得很不错的男生。没想到现在再见面，他已经是白健昭你手上的一头雄性猎物了！”“这个少年只有15岁，身材却是夸张地好呢！”武市长不禁激赏道。“他肯定还有很多值得白董你开拓的地方呢！”“这是当然的！当我一开始捕获艾森时，他只是个身材还算不错的少年，并没有像现在如此精壮。我命令他天天都健身一个小时，才让他成为像现在一样精壮的少年！”白健昭滔滔不绝地叙述道。“艾森完全继承了陈一冰的淫荡基因，还未成年的他早就展现他成为优秀性奴的天赋！他可是我最钟意的猎物之一！”“陈艾森肯定是只潜力股！”雄哥说道。“没想到北京市的警察不只自己淫荡，就连至亲也和他们一样淫荡！”“只可惜陈一冰只有一个儿子，要不然我一定都把他们抓来都调教成性奴！”白健昭有点惋惜地说道。说罢，白健昭打开了圆柱体的顶盖，将一桶冰块倒入里头。随着冰块溶入水中，水的温度也逐渐降低。被蒙住眼的艾森只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冷，浑身顿时不适地扭动着。看着正在挣扎着的少年，四人完全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反而脸露微笑地看着这位未成年的少年。过了一会儿，四人接着来到了赵新的牢笼前。“贱奴是斯文淫医——赵新，奴龄8个月14天，被捕获前是一名专科实习医生。今年28岁，三围392836。阳具勃起长18.9厘米，直径4.2厘米。”赵新看着四人说道。“白董，你连林政杰的外孙和独生子都不放过，难怪把他给活活气死了！”武市长接着把手伸进牢笼，抓着赵新的下巴说道：“赵新，在这里过得还好吧？！因为父亲的关系，赵新曾经见过武市长几次。他没想到两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一次相遇，他也根本没想到人前和蔼可亲的市长，暗地里是如此不堪的家伙！白健昭恶狠狠地盯着赵新说道：“武市长和你说着话呢！”“我……贱……贱奴过得很好，被……被主人调教是我的荣幸！”赵新屈辱地说道。“林政杰帮你抓了那么多人，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有着同样的下场吧！”汪涵说道。“老七睚眦，嗜杀好斗。”白健昭看着赵新说道。接着，他拿着一把刀子，刀尖在赵新的身上游移着。“嗜杀……呵呵！”男医生的身体不禁微微地颤抖着。“放心吧，帅医生！”白健昭捧着赵新的下巴说道。“花了那么多心思和时间来调教你，我怎么可能忍心把你杀了呢？！呵呵……”白健昭一把抓着赵新的老二说道：“让你见血就好了！”白健昭走到了赵新背后，打量他结实的双肩与光滑的腰部。接着，白健昭的右手立即挥鞭而出，“啪！”的一声脆响，狠狠地抽在赵新的背上。他的背脊立刻隆起一条红色的血痕。赵新咬紧了牙根，不吭一声。“这根特制的鞭子，鞭鞭都能让你见血！”白健昭带有威胁的口吻说道。接着，又是“啪！”的一声，皮鞭沉重地落在了赵新的屁股上，使到他的臀肉火辣辣地刺痛。“啊啊！”赵新也忍不住叫出声来。“啪！啪！”皮鞭再度划破空气，连续两鞭抽在赵新壮实的大腿上，令他痛苦的扭动着身体。皮鞭如同画笔一般，持续在赵新的身体各处画下了血红的色彩。“呜呜……啊！”皮鞭的呼啸声中，不时夹杂着了男医生的哀嚎。有几鞭打在了赵新的痛楚，他的眼眸中充满泪珠，却强忍着不让他掉下。白健昭毫不留情地接连打了将近百鞭，赵新的身上各处浮现出一道又一道红肿的鞭痕。白健昭一直到打得累了才停下手中的皮鞭。这时，男医生那遍体鳞伤的身体尽显众人面前，精赤的身体上满是错纵的血鞭痕，浑身几乎没有一块好肉。鲜血还从几道伤口冒出。赵新低垂着头，身上各处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汗水顺着头发滴在了自己的胸肌上。此时，白健昭取来了一桶水，直接劈头盖面地淋在赵新的身上。“哇啊啊！！”当水泼到身上时，赵新感觉到身体各处都灼痛不堪，如同身上的每一道伤口同一时间都被红蚁噬咬，不禁发出了一连串惨烈的嚎叫。白健昭泼在赵新身上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清水，而是很高浓度的盐水！被鞭伤的伤口再沾上盐水的痛楚，赵新的身上每一道伤口同时剧痛难忍。精壮的男体剧烈地抽搐着，双臂和胸膛已经被深入肌肉的麻绳勒得红肿，将可怜的男医生折磨得死去活来。“医生本来就有着救人的使命！”汪涵笑着道。“但是落难的医生要如何自救呢？！呵呵……”在谈笑风声中，白健昭等人来到了第八个猎物的面前。浑身被绳索捆绑的全裸修车师傅郑利伟看着四人，默默地说道：“贱奴是修车壮奴——郑利伟，奴龄7个月10天，被捕获前是一名修车师傅。今年36岁，三围423038。阳具勃起长20.0厘米，直径4.4厘米。”“这位正是利丰的大哥。”白健昭说道。“话说回来，郑利伟也真是太冤了！原本被我盯上的是利丰的二哥，然而当我要下手时他就被派出国公干，因此我才转而捕获郑利伟！”“呵呵！那么他们两兄弟的命运是真正地相互转变了呢！”汪涵笑着道。“这位修车师傅的肉体很是不错，所幸白董你没有放过他呢！”,“更令人惊喜的是郑利伟在被捕获前还是一名准新郎官呢！他可是在婚礼前的一个月被我给绑架的！”“呵呵……捕获一名准新郎官真是太有趣了！”雄哥说道。利伟是多汗体质的，健硕发达的肉体汗水淋漓，看起来很是性感！在被白健昭捕获之前，利伟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一身矫健壮猛的肉体而被他人给盯上绑架并被羞辱凌虐！被捕获后的遭遇完全颠覆了自己对性的认知。他从没想过一个男人居然能被这么对待！“老八狻猊，喜烟好坐。”说罢，白健昭就点燃了两根香烟，抽了几口，将烟雾吞在了利伟的脸上。接着，白健昭将香烟分别塞在了修车师傅的两个鼻孔内。利伟被迫呼吸着涌入鼻腔的烟雾，痛苦得呛咳着。利伟被迫将浓重的烟草味吸入肺中，使他剧烈的咳嗽。利伟顿时张着口，开始急促地呼吸着。然而，每一次剧烈的呼吸都让香烟烧得更烈。鼻孔内的香烟不断冒出轻烟，将他的双眼熏得发疼，使到他的眼眶满是泪水。白健昭将一根香烟抽出利伟的鼻孔，不怀好意地一笑，将烟蒂按在利伟的肩膊上。“啊啊……”利伟疼得一声惨叫，顿时众人哄堂大笑。白健昭取下另一根香烟，狠狠得吸了一口烟，接着将通红的烟头按在利伟的阴囊。“哇啊啊！”利伟一声惨叫，疼得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这样就受不了吗？”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脸颊说道。“还有更刺激的呢！”说罢，白健昭走到了摆在角落的火盆。火盆的炭火烧得旺盛，里头放着好几把烧得通红的烙铁。白健昭从火盆里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烙铁，走到利伟面前挥舞着。利伟能够感受到那烙铁的高温，也看见烙铁上的是烧得火红的“奴”字！利伟顿时瞪大了眼睛，盯着那烙铁，眼神流露出一丝恐慌的神情。白健昭将烙铁按在了利伟的左臂上。当烙铁触碰到皮肤时，顿时冒着轻烟，一股难闻的烟味扑鼻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修车师傅凄厉的哀嚎。“啊！啊啊……”利伟紧咬着嘴皮子，只能强忍着被烙铁烫伤的剧烈痛楚。他的肉体不由自主地猛颤着，痛苦地抖动着自己的身体。利伟的左臂上被烫得红肿的皮肤顿时浮现了血红的“奴”字！利伟绷紧了身上的肌肉。他无法理解为何白健昭不断有着折磨人的点子，而且还愈来愈让人招架不住，也使到他倍感绝望！最后，白健昭领着武市长等人来到一个木箱子前。木箱呈正方形状，宽与长大约一米二，厚度则大约半米，里头还发出了“嗡嗡……”的声响。“老九椒图，喜好闭居。”说罢，他就把木箱的盖子给打开。众人只发现里头躺着两名被蒙眼堵嘴的男性，双手都被绳索紧捆着。当中有一位男人的警裤连着内裤被扯到了膝盖处，上半身则还穿着深蓝色的警服。另一位全裸的男人右臂上有个“晋”字的刺青，他正是刚从警校毕业一个多月就被捕获的晋安。“这位全裸的男人是新晋淫警——郭晋安，奴龄5个月10天，被捕获前是一名刚加入警队的男警。今年23岁，三围392937。阳具勃起长19.1厘米，直径4.4厘米。”白健昭介绍说道。“他可是资深刑警郭嘉豪的儿子，刚从警校毕业加入警队一个多月就被我捕获了！”“呵呵！又是一具青春的肉体呢！”武市长说道。警校的毕业典礼上，武市长被受邀出席。身为当届最佳毕业生的晋安还从武市长的手中获得过奖项，却殊不知武市长暗地中却是如此淫秽的家伙！“原本我就想捕获他了，但是我一直忍到他从警校毕业后才下手。毕竟警察玩起来还是比较刺激的！”白健昭头头是道地说道。“他可是北京市警校本届的最佳毕业生呢！”“最佳毕业生？！呵呵……”雄哥调侃道。“不也是名淫荡的男警！”此时，木箱里头两具男体高大健壮，互相紧贴在一起，把木箱挤得满满的。由于木箱并不长，两人的双腿都被迫卷曲着。他们的嘴巴各自将对方的老二含在口中，头部都分别被绳索固定在对方的胯下。两名落难的男人已经一齐被关在木箱中长达三天了。狭窄的木箱让他们几乎动弹不得，几乎就只有抽动手指和摇着头的空间罢了。赤身裸体的晋安已经是汗水淋漓，更何况是还披着警服的男人。闷热的木箱令男人几乎就要虚脱，警服更是已经被汗水浸得完全湿透。两人袒露着的肛门都被插了一根按摩棒，在两人的体内剧烈地颤动着。尤其是被调教过一段时间的晋安，他的身体保持在极度敏感和快感的状态中。“唔……嗯……”两名猎物不时发出了叫声。“我在他们的耳朵塞进了耳塞，因此这三天里是完全与世隔绝的。陪伴他们的只有对方的老二和肛门里头的按摩棒！”“呵呵！白董这招真是妙啊！”汪涵鼓掌道。“居然被这个样子关了三天，呵呵……果然是喜欢闭居呢……”“话说回来，这一位还穿着警服的男人北京市的警察吗？”武市长问道。“是啊！三天前，我一捕获了这名警察后，就把他与晋安一同塞进了木箱里头！”“又是一个条子！白董你抓起人来可是完全不手软呢！”雄哥钦佩道。白董从口袋取出了遥控，按下了其中一个红色按钮，加强了按摩棒震动的力度和频率。此时，穿着警服的男子身体仿佛触电般地痉挛起来，明显地感受到不适。“呜……嗯嗯……”自己被绑架之后，嘴巴就被逼含着另一名男人的肉棒，屁股还被塞入一个按摩棒，被囚禁在狭小的木箱中，令他感受到耻辱不已。按摩棒强烈的震动令晋安无法忍受，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性欲。他的下半身开始在男人的嘴巴抽动起来。“呜……嗯嗯……”含着晋安阳具的男人无助地闷吼着……晋安猛烈地在男人的嘴里操动着自己的阳具，整根阴茎朝喉咙深处挺进。男人感受到那根肉棒在自己的嘴中迅速窜动，令自己顿时感到头晕眼花。男人才被捕获三天，还没接受过白健昭的调教。原本嘴里含着另一根阴茎已经令他觉得很恶心，如今对方的阳具猛操着自己的嘴巴，更是令他头皮发麻！“这位警校最佳毕业生还真是淫荡，令含着他肉棒的这位受苦了！”武市长说道。“就当给他个入门特训！”白健昭笑着道。由于被塞着耳塞，两人根本听不到白健昭等人的言语。晋安兀自肆意地在男人的嘴里抽弄自己的老二。他的身体猛力地撞击着男人的脸部，一次次把自己硬挺的肉棒在男人的口中里疯狂地抽插。这使到男人很不舒服，忍不住猛得干呕。由于被绳索将自己的头部固定在对方的下体，男人无法吐出口中的阳具，只能任由那根阴茎一次次贯穿自己的口腔。“嗯呜……”晋安发出淫叫声，温热的精液顿时在男人的嘴里喷射而出。男人猛着咳嗽，屈辱的感觉笼罩着男人的心头。由于嘴巴紧含着对方的阳具，男人只能硬着头皮地吞下那恶心的浆液。性欲旺盛的晋安也足足射了十数下才停了下来，一道白色的浆液从男人的嘴角滑下。这时，白健昭将固定着两人头部的绳索解开。男人才能吐出嘴里晋安的阳具，并愤怒地吼道：“你……唔唔……”没让他男人说话，白健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白健昭将男人架了起来，将他带出了木箱。男人的警裤与内裤立刻就滑落到了地面。白健昭蹲下了身子，拎起了那件黑色的三角内裤。那条内裤充满了男性下体特有的气味。白健昭将内裤揉成一团，塞进了男人的嘴中。“唔唔！”被捕获的男人不仅被绳索捆绑，还被蒙眼堵嘴，只能徒劳地挣扎着……数日前。别墅的走廊上。白健昭正架着一名男警，强行推着他前进。他还戴着一顶警帽，上身还穿着一件笔挺的警服。“唔唔唔！唔唔”男警的嘴巴被一团袜子给堵住。他使尽吃奶之力地挣动着身体，无奈此时他的身体被绳索束缚着。麻绳紧捆着他的上半身，将胸大肌与双臂绑缚在一起，就连他的双手也被反绑在了身后，如今的处境令男警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柯大局长，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人捕获吧！”白健昭笑着道，被捆绑的叔元则怒盯着白健昭。白健昭突然停了下来，把手搁在了叔元的腰带头处，灵活地解开了白色的警用皮带。接着，白健昭就扭开了警裤的扣子。在叔元的挣动中，白健昭也拉下了警裤的拉链。裤子往两旁敞开，显露出叔元所穿的黑色三角内裤。内裤标头的中央有着一个被稻穗环绕着的意大利国旗，国旗的两边分别是“DOLCE”和“”两个大写的白色英文字母。“唔唔！”叔元感觉到白健昭的手将被内裤包裹着的那根肉棒捉个正着，羞愧得低下头来。他竭力地挣扎着，试图阻止白健昭的举动，可他的胳膊绳索束缚着，任何的抵抗都是徒劳的。“走！”白健昭在叔元的屁股上猛蹬了一脚，令他往前连跄了几步。失去束缚的裤子慢慢地持续滑落，直到卡在了膝盖处。此时的叔元如同丈八金刚，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为什么白健昭要绑架自己？！一个星期前。白健昭的别墅。白健昭在武市长的穿针引线之下，两个月前成功拍下了北京市一个大型综合商城发展计划，并与雄哥的建材公司和徐东的建筑公司合作，已经开始施工。白健昭、徐东、雄哥和武市长都坐在了客厅里。四人开怀地互相交谈着。此时，电视上播放的是北京市的警务资讯节目，这次的节目嘉宾是北京市的现任警局局长——柯叔元。“他妈的！就是这个柯叔元，一上任后就下令积极扫荡风月场所。我最赚钱的两间酒吧都被他盯上，其中一间还被查封了！这个条子真是令人气愤！”雄哥恶狠狠地说道。“雄哥，你冷静点！这位可是白董的姐夫呢！”武市长说道。“呵呵……武市长，别那么见外！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位警局局长姐夫也没什么好感，总想把他按在地上，好好地操他一番！”白健昭说道。“坦白说，之前的林政杰胆小怕事，的确容易控制得多。要不是我盯上了他的外孙和儿子，那也不用把他给除掉。”“白董也真是的。我可被你搞得一个头两个大呢！”雄哥一脸不甘地说道。“雄哥，区区一个酒吧怎么会比得上综合商城计划赚钱呢？！呵呵……”徐东拍了拍雄哥的肩膀说道。“说得没错！哈哈哈！”四人同时开怀大笑着。“也多亏了柯叔元的大动作，白董的绑架行动才稍微被掩了过去呢！”武市长说道。在节目中，柯局长侃侃而谈他加入警队后的经验、心得等等，还谈到了最近的扫荡行动。最后，主持人还问了局长在他任职后不久，一名刑警队的新晋男警失踪的事件。柯局长字正腔圆，一脸凛然正气地说道：“郭晋安是刑警队的新血，在我任职后不久他就离奇失踪。和之前失踪的多位男性受害者一样，我们认为这是有人恶意犯下的举动。郭刑警的事件对我个人来说是极为严重的挑衅行为，我强烈谴责干案者这令人发指的举动。尽管事情过去一段日子了，但北京市警局全体同僚依然会同心一致，不管用多少时间和精力都力求破案，缉捕犯案者，让他受到应有的制裁！”“呵呵！这个柯叔元在电视上说话可还真神气！”想到柯叔元，雄哥就心里一团怒火。他带有挑拨的意图继续说道：“白董，似乎在向你挑战呢！”“柯叔元……呵呵……”白健昭盯着电视映幕上的柯局长冷笑着。“想要制裁我是吗？那我就剥光你的衣服，将你捆得结结实实，看看你如何制裁我！我倒要看看你平日用来干我姐姐的肉棒到底长什么样子！”武市长听到白健昭的一番话，顿时一脸担忧地说道：“白董，如果这次对柯叔元下手，原本已经沉寂的案件会再度引起关注……”“看他平常一脸道貌岸然、信誓旦旦的样子，我倒要看看我姐夫那一身警服底下的肉体会是怎么一番模样！”白健昭恶狠狠地说道。“我已经捕获了9名猎物，其中5位可是警察，至今不也还是没事吗？！”“先后抓了2名警局局长，白董你的胃口还真大呢！呵呵……”徐东笑着道。“就先预祝白董的猎捕行动成功！”徐东知道柯叔元的话确实惹恼了白健昭，他必须要为他所说过的话给付出代价！尽管他是白健昭的姐夫，但这位上任不到半年的警局局长可有难了！白健昭暗自盘算，这次要捕获的对象可正是自己的姐夫——45岁的现任警局局长柯叔元！几个小时前。晚上8时，北京市一栋公寓内。柯叔元到Y市出席了一个会议。他驾着车，刚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在停车场内，他遇到了刚巧同时抵达的白健昭。“健昭！”叔元向白健昭打了个招呼。“姐夫！”白健昭和叔元招了招手说道。“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呢？”叔元问道，他知道数年前继承了岳父的企业成为北京市首富的小舅子平时都很忙碌，并不常来到自己的家中。“没什么，今天还挺闲的！”白健昭说道。“对了，姐夫！我带了些东西给姐姐，你能帮我拿些吗？”两人来到了白健昭的休旅车旁，白健昭推开了休旅车的门。只见休旅车的后座座位已经被收了起来，后座的地上正躺着两名男子！一名男子还穿着警服，另一名男子则浑身赤裸着。两人的双眼都被黑布给蒙住，双手也被绳索捆到了身后。他们俩一点动静也没有，应该是不省人事了。“健昭，这是……呜……”叔元一阵吃惊，没等他转过身，他只觉得腰间一阵发麻，浑身突然使不上力，整个人跌在了地上。白健昭将依然穿着警服的叔元拖上了休旅车，然后就关上了车门。“健……昭……你干……干什么……”叔元看着突然用电击棒袭击自己的小舅子，惊异地问道。白健昭没有理睬叔元，接着将落难男警脚上的袜子给脱去。接着，他把袜子揉成一团，塞进了叔元的嘴内。叔元头皮发麻，顿时一阵干呕，只能“唔唔！”地闷哼着。他也脱去了叔元的皮鞋，剥去了他那穿了一天后的棉袜，同样地堵住了昏迷中那名男警的嘴巴。接着，白健昭拿出了一捆麻绳，将叔元的双手扭到了身后，紧紧地捆住。“唔唔……”叔元企图挣脱白健昭的压制，全身却都使不上力，根本徒劳无功。白健昭又拿来另一根麻绳，在叔元的上半身缠绕了十数圈，将他的双臂和身体捆在了一起。叔元瞄了一下那位落难的男子，男子和自己一样，身上穿着一套警服，应该也是一名警务人员！叔元顿时大吃一惊，猛盯着白健昭。接着，白健昭拿来了一块沾有哥罗芳的布，立即紧紧地捂住了叔元的嘴巴。“唔唔唔！唔……”叔元只觉得呛鼻的气体不断涌入自己的呼吸道，身体剧烈地挣动着。他只觉得昏昏欲睡，闭上眼之前只看到了脸带邪笑的小舅子。“终于把姐夫也抓到手了！呵呵……”白健昭伸手一把抓住了叔元的裤裆，隔着内裤感受那根垂软的老二。“尺寸挺不错！平常肯定把姐姐操得很爽吧？！”白健昭打从心里乐开了怀，他知道自己的姐夫柯叔元将会成为自己的最新玩物！白健昭的别墅里。当然，原本一起被塞在木箱里的叔元和晋安被押到了厅室的中央。此时，除了被蒙住眼的晋安，所有人看到男警的出现都惊呆了！尽管他还被堵嘴蒙眼，大家还猜不到他的身份，然而可以知道的是他是一名警察！“还有更精彩的！”说罢，白健昭走向了一旁的墙边，墙角处有着一个上锁的方形小门。小门大约高一米，宽一米。白健昭取出了钥匙，打开了小门。只见里头还塞着另一名身穿一身警服的男人！一冰见状，顿时更加吃惊。原来这次白健昭居然同时捕获了两名男警！武市长等人也惊呆了。他们原本就知道白健昭有绑架柯叔元的意图，殊不知他还对另一名男警也下手了！他们顿时期待这名男警的身份！由于空间十分狭小，被塞在里头的男警并拢着双腿，胸膛已经和自己的膝盖紧贴在一起。他的样子很是狼狈，浑身的筋骨酸痛不堪，令他很是难受。闷热的空间也令这位男警汗流浃背。白健昭将男警押出了小门，将他带到了叔元和晋安的身旁，令他们三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尽管这名男警被蒙眼堵嘴，但是他看起来明显比叔元较为年轻。接着，白健昭揭下了三人的蒙眼布，也解去了叔元的耳塞。厅室的众人有人欢喜有人忧，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场令人屏息的重逢！三天前。柯局长被捕获前的一个多小时。北京市某住宅区。一条马路旁停着一辆白色的休旅车，车中有着一双眼睛正盯着一间民房的门口。此时，一名穿着警服的年轻男警，骑着摩托车，刚刚在那间民房的门口停下。这名年轻的男警正是与晋安在警校里一同奋斗至最后一起加入警队的好兄弟——22岁的何冲！“呵呵……猎物已经到了！”白健昭脸露微笑，接着往向一旁戴着鸭舌帽的晋安笑着道。“接下来，靠你了！”晋安看着远处的何冲，心里很是难受折磨。自己被白健昭绑架了五个多月，过着炼狱般那毫无尊严的生活！他实在不想自己的好兄弟也和自己面临相同的命运，无奈白健昭以自己的父亲来胁迫他，他根本无从选择！此时，才刚到家的何冲发现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他发现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喂？！”“何冲吗？是我……晋安！”晋安吞吞吐吐地说道。“晋安？是你？！”何冲惊奇地说道。“你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想到居然会接到失踪了五个多月的晋安的电话！“我发生了一点麻烦事。需……需要你的帮忙！”“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叫局里的兄弟一同过去！”何冲说道。“不……不！我只想见你一个人，我……怀怀疑局里有人是内……内奸！”晋安说道。“什……什么？！”何冲顿时感到讶异。“好……好我一个人见你就是了！”“我现在……”晋安说出了一个地址。何冲对于好兄弟的要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知道晋安一定是遇上了某些麻烦。既然晋安只想见他一个人，他就独自前去。他深信要是有危险，晋安也断定不会让他一个人前去的。何冲浑然不知自己正落在晋安的视线范围中，而晋安的眼神充满了极度的愧疚！半个小时后。北京市东郊的一个工业区内。何冲发现这里只有一些空置了的工厂，了无人烟。他只觉得怪异，为何许久未见的晋安会把他约到这里。其实，这一区在数个月前被白健昭给买下了，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捕获何冲这个年轻猎物的舞台！对好兄弟的信任令他失去了身为一名警务人员应有的警觉性，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万劫不复的圈套中！何冲跟着地址，来到了一间双层的工厂外。他发现工厂的二楼有间亮了灯的办公室内有个黑压压的人头。“晋安？！”何冲呼唤道，那个人并没有理睬他。他感觉情况有些不妥，拿出手机正想拨给局里的同事，发现手机没有讯号，完全无法拨出电话。这当然也是白健昭的圈套之一，他已经在工厂四周安装了数个讯号干扰器。“干！”何冲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冲进了工厂内。当他走到二楼的那间办公室时，他顿时大吃一惊！他在办公室里发现了自己那失踪五个多月的好兄弟——晋安。此时的晋安一丝不挂，看起来比失踪前健硕了不少。晋安的双手看似绑在身后，嘴巴被一块黑色胶布封住了，只能“唔唔……唔唔……”地叫着。“晋安？！”他立刻冲向晋安。这时，晋安突然站起身来，张开手臂紧抱着何冲不放！“晋安，你怎么了？！”正当何冲还来不及反应之际，一个人从办公室的铁橱内冲出，立刻用一块布捂住了何冲的口鼻！“唔唔……唔！”年轻的男警奋力地挣动着，却挣脱不了好兄弟的压制。他不知道失踪多时的晋安为何要算计自己，在满脑子的疑惑中他也慢慢地失去了意识。“晋安，干得真好！”白健昭摸了摸晋安的头，兴奋地说道。晋安看了看昏迷的何冲，心里满是愧疚与绝望！“捕获了何冲后，接下来是时候对下一个猎物——现任警局局长柯叔元动手了！”白健昭看着晋安，不怀好意地笑着。晋安顿时瞪大了双眼，盯着白健昭……叔元在白健昭休旅车上见到的两人分别正是晋安和何冲！利伟看着这两位甫被捕获的男警。继晋安之后，再有两名警察都如同猎物般如此轻易地被白健昭给猎捕，再加上自己与包括亲弟弟在内的多位男警一同被囚禁凌虐，令这位被关押调教半年多的修车师傅深感绝望，逃出生天的日子根本是遥遥无期！“唔唔！唔！”叔元和何冲看着一同出现在这儿对方，顿时忍不住惊呼道。两人看见了身边的晋安，顿时更加惊异！“让我们用掌声热烈欢迎两位北京市男警的到来！”白健昭鼓掌着道。何冲也注意到了局长和自己的不同，他的下半身是赤裸的，顿时惊讶不已。叔元当然也注意到了何冲的眼光，立刻羞红了脸。“柯大局长，这三天和你互含阳具，并刚刚才在你的嘴里射得很爽的正是我五个月前捕获的郭晋安！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怎么样？他的表现还不错吧？！”“唔唔唔！”叔元愤愤不平地挣动着身体。自己可是一名位高权重的警局局长，更是一位有着三名孩子的已婚男人，结果居然被部下在自己的嘴里射精，这让他的颜面往哪搁？！何冲和叔元四处张望，发现除了晋安之外，偌大的厅室内竟还有其余八名身上被施予各种凌虐手段的猛男！“姐夫，你没有想过北京市连环男性失踪案背后的犯案者就是我吧？！”白健昭抓着叔元那满是胡楂的下巴说道。“唔唔！唔……”叔元愤恨地看着白健昭，不断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一开始，我盯上了曾经受命保护我的年轻刑警——郑利丰。我设计林政杰投资失利，然后利诱他替我捕获了郑利丰。过后，我从林政杰的口中知道刑警队长陈一冰因为部下失踪而竭力调查着，当然我也没有放过他！有一次，我不慎让陈一冰成功逃脱。他找上了警局局长李南星，为了灭口我让林政杰把李南星也一并掳绑。”“囚禁调教三名男警一年余后，我得悉郭嘉豪还依旧暗中调查同僚失踪之事，所以我决定猎捕这位资深刑警猛男！捕获了北京市的四名男警后，我原本并没有要猎捕的下一个目标。消防大队长李伟强是因为一篇专栏报道而吸引了我的注意，再加上他是李南星儿子和陈一冰好友的身份而也被我下手擒获。在凌辱调教李南星与李伟强父子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他们屈辱受虐并一步步绝望沦陷的样子。顿时，我的心里冒起了一个念头。我要把另三名男警的至亲也抓来，体验调教一对亲人的乐趣！”听到这里，叔元已经是惊讶不已，难以想象白健昭居然会有这种变态的想法与行动！“接着，我先从就容易下手的陈一冰的儿子——初中生陈艾森开始绑架。接着，林政杰因为外孙被捕获的事而心脏病发入院。病怏怏的林政杰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我一不做二不休，绑架他的儿子——实习医生赵新，让他体验亲人成为猎物的感受。他就活生生地被我气死了！过后，利丰的大哥——修车师傅郑利伟与郭嘉豪的儿子——新晋刑警郭晋安也先后成为了我的目标而被捕获。”“柯大局长，一个星期前的警务资讯节目，你口口声声地说要破案，逮捕男性失踪事件的干案者吧？！”白健昭笑着道。“正是你的这句话，我就决定把你给抓来，好好地惩戒你！挫挫你的锐气！”“唔唔！唔！”一想到自己的妹夫正是自己调查已久的男性连环失踪事件的犯案者，心里就很是气愤。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是因为一句话而也被他给绑架！这真是太丧心病狂了！“至于何冲嘛……呵呵……你是晋安的好兄弟吧？！在绑架晋安后，我就想把你也给抓来！不过，之前你的身材有些不济，但是最近练得不错吧？！”白健昭转过头，一手按着何冲的腹部，看着他说道。“你在刑警队的好兄弟失踪了那么久，心里肯定很是难受吧？！今天，我就让你和他好好地团聚！呵呵！”“当然，也别忘了还有你的好哥哥——一冰和侄子——艾森！”白健昭指着一冰和艾森说道。何冲顿时暴怒，双眼瞪大地盯着白健昭。在二十几年前，在工地任职的父亲因为意外而丧命，当时的一冰才9岁。一冰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尚年幼的一冰和女儿很是辛苦，但也经常受到一冰工地里的一名好友接济。久而久之，一冰的母亲对他的照顾心生感激，两人在一冰的父亲去世后的3年结婚了。一冰的养父为了让自己的好友有后，也不要求一冰兄妹俩改姓，并对他们也是视如己出。对于自己的养父，一冰的心里很是感激，就如同亲生父亲般孝敬他。何冲正是一冰的母亲改嫁后生下的，和一冰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两兄弟的年龄尽管相差了13岁，感情也是很好。对何冲来说，大哥一冰一直是他生活中的好朋友和好导师。自己也是在哥哥的影响下而报读警校，还在警校里结识了晋安。“唔唔！”何冲没想到自己早些自己前就是白健昭盯上的猎物，最近健身有点成果后竟然就被他给捕获了！他看着两年未见的哥哥冰哥和失踪将近一年的侄子艾森，还有刚刚设计他的好兄弟——晋安。当时的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奇失踪，毫无音讯，何冲很是难受。此时他的心中既激动又悲愤，激动的是能和他们再相见，悲愤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位警务人员居然都被白健昭给捆缚的动弹不得。“被自己的好朋友设计而被我绑架，感觉如何？！”白健昭看着何冲笑着道。“然后在这里遇见了一同奋斗的好兄弟和有着血缘关系的真兄弟，心里肯定很是兴奋吧！”“对……对不起！”晋安看着何冲，更是愧疚地低下头来，低声地道歉。何冲现在也知道晋安一年前失踪的父亲也是被白健昭给绑架，晋安肯定是受到了他的威胁才会陷害自己。但是，对于出卖自己的好兄弟，何冲还是无法释怀。白健昭慢慢地松开了何冲的警用皮带，解开了警裤的扣子，然后就径自脱下了何冲的警裤。此时，何冲袒露着毛发浓密的修长大腿，下半身只穿着一件红色的三角内裤。白健昭隔着内裤，一手就抓着了何冲的肉棒，接着说道：“又是一名大屌男警，当警察的老二都这么大吗？”“唔唔！唔唔！”从没被另一个男人摸过阴茎的何冲又羞又怒，激烈地挣扎着。“两位警局局长、一位刑警队长、一位资深刑警、三位年轻刑警先后被我捕获，北京市的警队的素质可真是令人乍舌！”白健昭调侃道。“这群男警果真是空有一身肌肉的废物呢！”雄哥不屑地说道。“真是浪费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养了这些肌肉花瓶呢！”“没有他们，我们怎么有机会欣赏这么多赏心悦目的男体呢？呵呵……”武市长笑着道。“唔唔唔！”一边看着白健昭等人的一言一语，一边想着自己的小舅子、堂堂一市之首的武市长、富商徐东和黑道的雄哥狼狈为奸，叔元的心里满是怒火。但是，自己此时被绳索捆缚着，根本就陷入动弹不得、任人宰割的困境！晋安一直低着头，视线不敢望向从警队就和自己一同奋斗的好哥儿们。他正是出于对自己的信任而赴约，结果最后更是因为自己的出卖而也被白健昭捕获。他被调教了五个月，深深知道落在白健昭手上会有什么下场，因此对何冲更为愧疚。白健昭见状，隔着何冲的内裤抓着里头的老二说道：“郭晋安，真是多谢你！我才能把你的好兄弟——何冲给抓来，让你们这两位好哥儿们一同被我玩虐！呵呵……你可要好好地带着他，让他尽早和你一样乖乖地屈服于我。”晋安的眼眶含着愧疚的泪水，紧咬着嘴皮子望向了何冲，嘴里说道：“何……何冲，真的对不起！我真的别无选择……”“唔唔！唔唔……”何冲看着自己的好兄弟，点了点头。记忆中的晋安是个铁汉子尽管自己是被晋安陷害而落难，但是他也知道晋安的处境，根本毫无选择。接着，何冲望向了自己的大哥，顿时和他对视。许久未见的大哥与侄子居然以如此痛苦的方式被折磨，心里也很是难受。一冰看着自己的弟弟，心中很是五味杂陈。自从被捕获后，他目睹自己的同僚、好友、儿子、妻舅到同僚的亲人一个个落入白健昭的手中被凌辱调教，到现在自己的弟弟也难逃毒手，心里悲愤不堪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觉得极度绝望！白健昭笑嘻嘻地看着何冲，双手抓着红色内裤的标头，直接把他的内裤剥去。此时的年轻男警的下半身完全赤裸，年轻茁壮的老二尽显众人的面前。“唔唔！唔！”三位宾客和白健昭都盯着何冲的老二，何冲羞怒不已，年轻的俊脸都胀得通红了。“真有趣！还害臊呢！呵呵……”武市长调侃道。“每一个猎物刚被绑来时都是你这个样子的！被脱个衣服就脸红，被调教后还不都成为毫无矜持的性奴？！”白健昭拍了拍何冲的腹部笑着道。说罢，他就转身取来了根按摩棒。何冲突然觉得有个圆柱体顶在了自己的肛门。他顿时一惊，紧张地奋力挣扎着。白健昭抓住了男警的腰肢，在何冲结实的臀部拍了两下，然后将按摩棒的前端一点一点地推了进去，然后打开了开关。“唔唔……唔！唔……”年轻的男警因为肠道内从未体验过的震动而呻吟哀叫起来。插在体内的按摩棒迅速旋转，震动的威力冲击着肠道深处，对于重未被开苞的何冲来说是可怕的体验。直肠被按摩棒不停冲击着，令他的肛门传来阵阵疼痛。“呵呵……警察……三名屁股插着按摩棒的警察！”雄哥调侃道。叔元、晋安和何冲看着彼此，顿时羞得低下头来。三位曾经共事的警察如今都成了白健昭的阶下囚，肛门内的按摩棒“嗡嗡……”作响，不断直捣男警们的肠道深处……只见大厅正中垂下了两根粗麻绳，绳索的尽头分别捆在紧缚着叔元、何冲的胸膛上的绳索，将两人面对面悬吊着。他们的小腿被反折到身后，然后与大腿被绳索紧捆固定着。“唔……”叔元浑身被绳索勒得发麻，此时的他汗如雨下，样子显得狼狈不堪。叔元前方的何冲并没有好多少，肠道里不断抽动的按摩棒令他直冒冷汗，年轻阳刚的身体不断哆嗦着。白健昭的双手分别握着叔元与何冲的阳具，同时间玩弄起来。“唔唔……”两名男警几乎同时间叫出声来。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老二被另一个男人把玩，然而此时的他们却什么也不能做。白健昭高超的手淫技巧令何冲的阳具感觉到阵阵酥麻。他想要制止身体的反应，但面对白健昭熟练的技巧下还是缴械，那根年轻的老二正逐渐地坚挺起来。“唔……”何冲看着自己慢慢勃起的阴茎，顿时羞愧地挣动着。自己的肉棒在白健昭的手中不停地被抽弄，阴囊液被用力地搓揉着。白健昭看着叔元勃起的老二，忍不住戏谑道：“姐夫，我的手艺还不错吧？！呵呵……你都完全硬了呢！”“唔唔！！”叔元只能愤恨地盯着白健昭。白健昭依旧不停撸动着叔元的肉棒，拇指和食指则不断在叔元的龟头来回摩擦。尽管叔元饱受着屈辱，但是他在白健昭的挑逗下井感受到异样地兴奋。自己的肉棒在白健昭的手中已经完全勃起。叔元感觉到白健昭正温柔地爱抚着他的龟头，上下搓弄着他的老二。相比起自己的手淫技巧，白健昭明显地高明许多，令他愈加兴奋。一阵阵快感从阴茎直冲柯局长的脑海中。此时的何冲难为情地扭动着身体，亢奋的老二完全硬挺着。白健昭的左手握住了男警年轻的肉棒，急速地上下套弄着，抽弄得动作变得越来越快。“唔唔！唔……”随着何冲的闷哼声，浓稠的精液猛然从老二喷射而出。他抽搐着身体，大量的精液喷射在面前柯局长的身上，尤其是警服上都沾上了白色的浆液。此时，白健昭也感觉到姐夫的老二也是硬到了极点，更加使劲地抽弄着。叔元的肉棒在白健昭的套弄中也射精了，浓稠的精液大股大股地射出，不偏不倚地都射在了何冲的警服上。“你们的警服上都沾满了精液，果然是名符其实的淫警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平时办公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私底下还不是淫荡的玩物？！”雄哥也不禁讽刺道。何冲和叔元互视着对方，俊脸都涨得通红。“再来！你们可以的！”白健昭看着两人说道。他不顾两名男警的挣扎，握住了两人刚射完精的阴茎，再度掳动起来。白健昭毫不厌烦地持续手淫搓揉手中的两根粗屌，两位男警被捆绑的身体不屈地挣动着。随着白健昭的搓揉，两位男警的老二也兀自地再度充血变大起来。“唔唔！”叔元又羞又怒。虽然刚射过精，他的老二还是在白健昭的套弄下又勃起了！白健昭一时前后套弄着叔元跨间的阳具，一时则又抠弄着那涨红的龟头。叔元的老二因为白健昭的玩弄又再度坚挺，龟头慢慢地渗出了透明的淫液。白健昭的另一支手也同时紧抓住何冲的肉棒猛力地搓揉着，他的老二不听话地勃起着。白健昭粗鲁地加速抽动着何冲的肉棒，虽说是被逼迫，但是下体还是免不了传来阵阵快感。“唔唔……”何冲只觉得兴奋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白健昭的手指不停在自己的龟头上抠弄，如此敏感的部位被刺激挑弄着，何冲顿时觉得一阵瘫软酥麻觉。粗大的阳具随着白健昭的动作晃动着，胸膛大幅度地起伏着。“唔嗯……”何冲的腹肌收缩了一下，一道浊白的精液从阳具射出，直溅在了柯局长的警服上。年轻的何冲默默地低下了头……白健昭连续为叔元与何冲手淫，对方的警服上满是自己射出的精液，他们的模样看起来很是淫秽！这两名男警如今已成为了白健昭的俘虏，毫无反抗的能力。饱受摧残的阳具软垂着，何冲感到身体乏力，双眼顿时翻白。在白健昭的玩弄之下，自己居然连续射了八次，体内的精液完全被白健昭给榨干！此时，白健昭依旧抓着叔元的阳具，粗鲁地上下撸动着。“唔……”叔元微弱地挣动着，老二因为被过度射精而显得红肿。“柯局长，你就乖乖地享受妹夫的服务吧！哈哈……”一旁的武市长幸灾乐祸道。叔元开始神色有异，双眼翻白。“嗯……唔……”叔元全身突然一震，精液顿时激射而出，直喷在了何冲的身上。柯叔元和何冲此时都低垂着了头，过度的射精令他们疲累不堪。他们精赤的身体微微地颤动着。“姐夫，没想到你的精力如此旺盛！”白健昭笑着道。“平时姐姐应该被你操得蛮爽吧！哈哈哈！”叔元被激得发怒，身体却只能徒劳地挣动着。“看你们两位男警刚才的表现，你们果真是淫荡不堪！呵呵……”徐东接着调侃道。“你们连自己的都救不了，还说什么维护治安？！”雄哥嘲讽道。“真是笑话！”“北京市警队果真是最佳的猎物管道，还有他们的亲人，个个都是空有肌肉的低智商雄性猎物，白董一出手就都手到擒来呢！”武市长说道。这时，白健昭取过一根细绳，托起叔元的阳具打量着。他熟练地将叔元的阴茎根部捆住，再将两颗睾丸也用绳子捆扎起来。大功告成后，白健昭似乎很满意，用手指拨动着那被捆绑住的肉棒。接着，他还用同样的方式将何冲的阳具也捆起来。接着，白健昭拿来另一条麻绳。麻绳的两端分别系在了捆扎着两根阳具的绳索上，将两名男警的老二连在了一起。白健昭提着一颗铁球，挂在了那根绳索的中央。沉重的铁球猛地一坠，两名男警的肉棒顿时被往下扯。“唔……”叔元和何冲的嘴里同时发出了呻吟声。他们浑身痛苦地抽搐着，铁球的重量都靠着胯下的老二支撑着。接着，白健昭取出了叔元和何冲口中的堵嘴布。“干！阿昭，你居然如此变态，绑架玩弄我。我可是你的姐夫！”堵嘴的内裤一离口，柯局长就不禁怒吼着。“我知道啊！”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扯动了连系着两根阳具的绳索。“你如果不是我的姐夫，老早就把你给抓来了！”“呜……啊！你……你……有种就放开我！”叔元强忍着阳具被拉扯的痛苦，怒斥着白健昭。白健昭见状，一把就抓住了叔元的脖子说道：“柯叔元，别仗着你是我的姐夫就放肆，落在我手上了就是我的猎物，没有任何特权。要是你惹怒了我，我把我的帅外甥给抓来也再所不惜！”“你……你你不要动我的儿子！”叔元看着狂妄的白健昭，顿时焦急地说道。“姐夫，这可要看你的表现！”说罢，白健昭得嘴唇直接亲在叔元的口上。“呜……”叔元奋力抵抗，却摆脱不了妻舅的双唇。被一个男人吻着令柯局长感到无地自容。吻了数秒，白健昭的的嘴唇才不捨地移开，接着轻舔着叔元的脸颊。“你这个死基佬！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设计绑架我？还如此羞辱我！还有我的哥哥和侄儿，你为什要这样对我们！”白健昭后方的何冲愤愤不平地斥责道。白健昭转过头，看着何冲说道：“呵呵！要怪就要怪你自己是个肌肉帅哥，还是郭晋安的好哥儿们，更是一冰与艾森的亲人！绑架你肯定很好玩！”“干……”白健昭实在太不可理喻，何冲顿时竟无言以对！“好好接受你崭新的人生吧！呵呵……”白健昭笑着道。“你一定会很享受的！”半个小时后。两名北京市现役男警——柯叔元与何冲依旧被悬吊，小腿反折着。他们的下半身赤裸着，上半身穿着的警服满是白色的精液，光滑的臀部还被插入了正在震动着的按摩棒。两根硕大的阳具被捆扎着，阴茎根部还被另一根麻绳系在了一起。“呜嗯……”何冲咬着干裂的嘴唇，不时发出不适的呻吟声。那根按摩棒不断搅动着他的肠道，令他苦不堪言，年轻英俊的脸无力地低垂着。此时的何冲汗如雨下，被汗水浸湿的警服贴在了他的身上，样子显得凄惨而狼狈。如此的折磨与羞辱让何冲几乎丧失思考的能力。他只能徒劳地紧握着拳，痛苦地摇着头，紧绷的身体不时哆嗦着。相比被插入按摩棒半个小时的何冲，按摩棒已经在叔元的体内震动了三天，相比之下他也较适应按摩棒的摧残。他紧皱着眉头，身体也是只能无助地晃动着。“只有白董才能让我们看见一对男警如此荒淫的一幕！呵呵……”武市长笑着道。“没想到平日见到的柯局长居然是性欲如此旺盛的男人，刚才和下属互射的一幕令我看得都惊呆了！”“两位淫警胯下的大屌还有那满是精液的警服让我看得都硬了！”雄哥说道。“多亏了白董对自己的姐夫下手也不手软，我们才有幸看到这一幕呢！”徐东说道。“好东西嘛……我当然要把他占为己有！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分享我的姐夫那令人垂涎三尺的男体！”白健昭色迷迷地盯着成熟英俊的姐夫。叔元不屈地看着白健昭怒骂道：“你个变态！”“呵呵……姐夫，你流了这么多汗，让我帮你把你的警服给脱掉凉快吧！”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伸手抓住叔元的领口，接着一颗一颗地解开警服上的纽扣。“滚开……你不要脱我的衣服！别碰我！”叔元拼命挣扎着，从天花板垂下的绳索被晃的左右晃动，使到叔元雄健的身躯也在半空中剧烈地摇晃。剧烈的摇晃也同时扯动了那根拴住自己与何冲阳具的绳索。“呜……啊……”由于阴茎被强扯着，何冲应声发出了叫声。叔元看着一脸痛苦的何冲，也知道自己根本无法阻止白健昭，只得停下了挣扎的动作。白健昭微微一笑，解开了警服上全部的纽扣，然后把整件警服剥去。叔元尽管已经步入中年，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长期的健身习惯令他那袒露着的肉体充满了雄性的成熟魅力。他的身材挺拔壮硕，随着警服的离体那雄健的身段完全显露出来，尤其是那两块结实的胸肌大和刚硬分明的六块腹肌。绳索绕过他强健的臂膀和厚实的胸膛，把他健壮的身体捆绑得结结实实。“姐夫，我终于能拥有你这一身迷人的肉体！呵呵……”白健昭俯在叔元的胸肌上，尽情地呼吸着被自己捕获的姐夫身上散发出的体味。他顺着脖子，舔着姐夫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手则搂着叔元的腰间。他的舌头从叔元的脖子滑到到了叔元的胸膛，舔吸两根接着是挺立的乳头，双手则不安分地抚摸叔元的六块腹肌。“你这个王八蛋！不要再舔了，我可是你的姐夫！”乳头被自己的小舅子舔弄着，那种湿湿热热的感觉，令叔元大感头皮发麻。“白董。看来你对你的姐夫觊觎很久了呢！呵呵……”武市长说道。“这可当然！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有个健壮淫荡的警局局长姐夫真是太幸运了！”雄哥羡慕地说道。白健昭转过身，走向了一边的何冲，拍了拍他的胸膛说道：“欣赏完柯叔元局长的裸体后，接下来就轮到你这位小警察的了！”“你们……真是无可救药的变态！”何冲怒斥道。白健昭没有理睬何冲的斥责，左手按着何冲的胸膛，一颗一颗地解开警服上的扣子。很快地，警服上的纽扣就全部被解开，衣襟往两旁敞开，年轻刑警那匀称结实的胸膛与腹部就已经完全暴漏在空气中。接着，他就把何冲的警服给完全剥去。“何冲，你的身材真是精壮呢！年轻果然是本钱！”白健昭搂着何冲狭窄的腰肢说道。何冲羞耻得面红耳赤，嘴里大声怒骂。白健昭却充耳不闻，欣赏着何冲那小麦色的健康男体。何冲全身散发着年轻男性特有的阳光气息。何冲的身材属于精壮型的，两块厚实的胸大肌丶六块条理清楚的腹肌丶倒三角形的男体，以及那布满细毛的双腿，全裸的他完全展现出那迷人的身段。此时，两位甫被捕获的男警被剥得赤条条的，和对方坦诚相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非礼、凌辱、玩虐至脱光衣物，他们的人生中还没遭遇过像现在如此耻辱的时刻。然而，此时的他们殊不知与自己往后的遭遇相比，被捕以来这三天的折辱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白健昭望着被自己绑架调教5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的另九位壮男。他们当中不乏警务人员或刚毅壮猛的汉子，其中五位的更还是已婚人士并已为人父，经过凄厉的调教后还是屈服于白健昭的淫威与残虐之下。哪怕甫被捕获的两名猎物是现役男警，白健昭也确信他们俩绝对会一步步被自己调教成活脱脱的肌肉壮奴！柯叔元不适地扭动着臀部，那根按摩棒依旧不断地捣弄着肠道，令他苦不堪言。他面前的新晋男警——何冲也是咬紧着牙根，强忍着按摩棒的摧残。叔元看着眼前的妻舅——北京市首富白健昭，他竟然先后绑架禁锢并凌虐了包括他自己和何冲在内的十一名男性，其中七名更还是北京市警局的警察。除了自己和李局长之外，落难的其余警察都是出自刑警队。这些本应惩奸除恶的男警却被白健昭绑架，和自己的同僚与至亲一齐被凌辱暴虐着。他的心里感到既不甘又羞愤，自己调查甚久的失踪案件罪魁祸首正是自己的妻舅，令他跟想不到的是自己也成为了妻舅的猎物。无奈自己已经是他的瓮中之鳖，也只能屈辱受虐。此时的白健昭走向了一冰，端详着被铁钩和尿道按摩棒同时折磨的刑警队长。冰哥努力地踮着脚尖，汗水让他的肌肤透着诱人的光泽。他的肛门被一根弯钩残忍地埋入，深深地崁在他的肠道内。他被迫踮高着脚尖才能纾缓弯钩侵入肛门的痛楚。只要双腿稍微地松懈，身体的重心就会立即落在了弯钩上。因为长时间踮着脚，一冰的脚指已经酸痛得失去了知觉。除此之外，插在老二的按摩棒持续震动着，不停地刺激着尿道，痛得一冰直冒冷汗，却又同时有种诡异的快感。“陈队长，原本想要让你受虐久一些，不过我需要你的大屌呢！呵呵……”说罢，白健昭就直接抽出了尿道里的那根按摩棒。“呜嗯……”尿道突如其来的空旷感，令一冰忍不住叫出声来。接着，白健昭抽出了一冰肠道内的弯钩。一冰更是一阵惊呼，身体不禁哆嗦着。曾是北京市刑警队长的一冰长得雄伟健硕，两年多前的他要是单打独斗肯定不是白健昭的对手。历经两年多与同僚、至亲的非人凌虐，把这位阳刚正义的刑警队长调教成一具空有肌肉的雄性玩物。此时的冰哥已经跟着白健昭的脚步，被押到了何冲的身旁。何冲扭过头，看着自己的大哥，含着泪悲戚地呼唤着：“大哥！”“何冲……！”一冰尽管被绑架调教甚久，看到自己的弟弟时还是感到悲恸。“真是令人感动的兄弟重逢！”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抽出了何冲肠道内的按摩棒，令何冲顿时喘了口气，紧绷的肌肉暂时松懈。“一冰，用你那傲人的老二插入何冲的肛门，好好教导他如何成为一名温驯的肌肉性奴！”白健昭拍了拍何冲的屁股，对一冰说道。“哥，不……不要听他的话！”何冲紧张地说道。一冰望了望自己的弟弟，默默地低着头，接着应允道：“是……主人！”何冲闻言，顿时心里一冷，不禁惊呼道：“哥，你怎么听他的话！你别过来……”“终于要出动一冰的那根绝世大屌了吗？！呵呵……”徐东看着已经沦为性奴的好友，兴奋地说道。“陈队长，拿出你身为刑警队长的气魄，好好地干你的弟弟！”白健昭笑着道。在何冲的挣扎中，一冰来到了弟弟的身后。他挺起了自己的肉棒，顶在了弟弟的肛门处。何冲则绷紧了自己的臀肉，但是哥哥的龟头还是慢慢地撑开了他的肛门。“呜嗯……啊啊！”一冰的阳具强行地进入弟弟的身体后，立刻就疯狂地抽送起来。何冲精壮年轻的身躯随着大哥的抽送前后晃动着，感受到肠道中有异物正在凶猛地抽动着。尽管自己的肛门不是第一次被强行撑开，哥哥那尺寸硕大的阴茎的入侵还是令他的肛门感受到撕裂般的疼痛，身体剧烈地挣扎。何冲身体的挣动令到阴茎上的绳索也随着抽动，绳索上的铁球左右剧烈地晃动，使到绳索同时扯着何冲和叔元的阳具。叔元的老二被绳索抽动，就在他感到疼痛的同时，白健昭就来到了任职警局局长的姐夫身后，左手抱着他的腰肢说道：“姐夫，我可不会忘了你了！”白健昭一边说着，右手则抽出了叔元肠道里的那根按摩棒。“你……你你！我可是你的姐夫，你别乱……呜啊！！！”叔元原本还想阻止白健昭，但是妻舅的老二已经强行撑开了他的臀缝。叔元感受到白健昭的肉棒在自己的身后持续进出抽插着，他的肠道正包裹着那根不断摩擦着肠壁的阳物。自己身体最隐私的两个部位都被无情地蹂躏，老二被以麻绳捆扎得生痛发麻，肛门居然被妻舅雄伟的老二硬生生地插入。这种无法言语的折辱令警局局长浑身颤抖不已。他感觉自己身体的最后一条防线也即将被白健昭攻陷，身为男人的自尊被肆无忌惮地践踏。“干！姐夫，你的菊穴！呜嗯嗯……好爽！快把我的老二都夹断了。”白健昭的老二在警局局长的体内抽插着，头部与双手此刻却也没有闲着。他的嘴唇亲吻着姐夫的后颈，双手则轻抚着他的肉体。他的双手由上到下，先是摸到了性感的脖子，然后是那突出的喉结，接着顺势而下摸到了锁骨和那两块发达健美的胸大肌。白健昭很喜欢捏着姐夫那充满弹性的胸大肌，还一直逗弄那两颗撩人的乳头。无力反抗的叔元震怒，紧缚着身体的绳索勒入肌肉，使到原本就激凸的肌肉更加突出。“唔啊……”另一方的何冲的情况则比叔元艰苦许多。大哥一冰的老二尺寸是猎物群中数一数二的，何冲的惨叫声没有最开始时那般凄厉，但是一冰的每一次抽插还是令他感受到很大的痛苦。正当他感觉到自己适应了这样的速度时，肠道里的肉棒似乎开始插得更深更快，热辣辣的痛感从肛门传遍了他的全身。“哥……停下！啊……”何冲强忍着痛哀嚎着。大哥的身体依旧激烈地冲撞着自己的屁股，阳具则继续在自己的身体里挺进。“这种程度的折磨都受不了？！你们警察最需要的不就是刚毅坚持吧？你乖乖地给我忍着！”白健昭斥责道。“是吧，姐夫？！”白健昭深吸了一口气，狠狠往前一挺，睾丸拍打着叔元的臀部，将肉棒顶到了叔元身体最深处，伴随着叔元的一声哀嚎。“你这个……败类！啊啊啊！”白健昭随心所欲地把玩着姐夫的阴茎，不时则紧掐住他的两颗睾丸，令他失声惨叫。“柯叔元，你断了我不少财路。呵呵……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看到你如今的模样，这是他妈的令人爽快！”雄哥幸灾乐祸地笑着道。叔元心里很是难受，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沦落得如斯田地，被这位北京市的黑帮老大肆意嘲讽羞辱。“白董，没想到你的姐夫居然让你操得那么起劲呢！”徐东笑着道，摸了摸自己的裤裆“看得我都硬了！”“徐东，你可知道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多么地折磨？！这次我狠下心捕获了他，一定要操个过瘾！”说罢，白健昭更加使力地抽动自己的老二。白健昭的手扯着叔元的头，叔元却痛苦地晃动着脑袋。肛门里的阴茎不停地抽动着，叔元浑身肌肉绷紧者，强忍着妻舅的鸡奸。这时的一冰感到自己就要达到了射精的高潮。一冰顿时浑身痉挛着，猛地将阴茎一插到底，抽搐着地将精液射进了弟弟的直肠深处。不一会儿，一冰把阳具抽离何冲的肛门，里头的精液缓慢地流淌出来，顺着大腿内侧滴落在地。徐东看着射完精的好友，鼓掌道：“一冰，被白董调教了那么久，你可是越来越淫荡，操着自己的亲弟弟都那么爽呢！”“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壮警一般淫呢！呵呵……”雄哥调侃着。“白董，你的调教技术真是非同凡响！这些猎物的表现这是令人大开眼界！”武市长赞赏道。“啊……呜呜！”此时的柯局长被白健昭操得浑身抽动。他疼得浑身颤慄，肛门被强行入侵的感觉令他锥心地痛。他的直肠不时传来阵阵闷痛，令他痛苦地挺起了身体，浑身不由自主地扭动着。“干！我要射了！！”随着白健昭的一声淫叫，一股股滚烫的浆液射进了叔元的直肠裡。叔元艰难地扭动着身体，任由黏稠的液体强灌入自己的身体深处。“柯叔元局长，在电视上说要把我绳之以法是吧？！看你现在这番模样，我还一并把你局里的新晋男警也收了，看你还如何神气？！”白健昭嚣张地看着叔元说道。“你……你疯了！”叔元悲愤地说道。他没想到一心奉献警队的自己居然会面临如此厄运。他看着白健昭等人不怀好意的眼神，心里一阵凉意。自己从警那么多年，从没面对如此令人心寒与无助的场面。在这个夜里，猎物们的折磨还没有结束。大厅内持续地回响着白健昭等人的谈笑声和猎物们的哀号与呻吟声，直到破晓……此时，11名被白健昭捕获的雄性猎物站成了一排。他们的双手都被紧紧地反绑在了身后，胸膛和上臂也被麻绳紧缠并捆得扎实，因此双臂几乎是毫无动弹的余地。他们的嘴巴都贴着了黑色胶布，下半身都穿上了各自被捕获时穿的内裤。猎物身上的11件内裤颜色各异，但都是清一色的名牌三角内裤。被捕获前曾在警队任职的七位猎物，分别是下半身穿着红色C-IN2内裤的前年轻刑警——郑利丰、浅绿色内裤的前刑警队长——陈一冰、红白蓝相间内裤的前警局局长——李南星、黄色内裤的前资深刑警——郭嘉豪、橙色内裤的前新晋刑警郭晋安、红色内裤的前新晋刑警何冲与黑色内裤的前警局局长柯叔元，他们的上身都被披上了一件深色的警服，腰间则系着了白色的警用皮带。除此此外，前消防大队长李伟强、前中学生陈艾森、前专科实习医生赵新的上半身也分别披着消防制服、校服与医生袍，下半身则分别穿着白色的内裤、浅蓝色的内裤、白色的内裤。这10位雄性猎物身上的制服都往两旁敞开，钮扣已经完全被解开，让人足以看到发达健硕的上半身。至于前修车师傅郑利伟，他的身上除了被捕获时穿着的那件黑色三角内裤，就只有脖子挂着的那根曾多次塞入自己肠道内的扳手。尽管披着制服，猎物们还是袒露出了那硕大挺拔的胸大肌与线条分明的刚硬腹肌。可怜的猎物们浑身汗水淋漓，湿漉漉的皮肤闪着油光，全身都散发出那迷人的雄性魅力与阳刚气息。看着十一位活脱脱的肌肉男并列在自己的面前，武市长等人也顿时感到激奋不已。“这样的场面实在太壮观了！我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武市长兴奋地说道。“白董的眼光果然很好，被捕获的猎物身材任何一位都是拥有完美身材的男人，就连样貌也是出众的！”徐东鼓掌着道。“干！要是拥有其中一名猎物，我就满足了。”雄哥羡慕地说道。“没想到白董居然同时拥有11位！”“呵呵！捕获并调教他们，我可费了许多心思呢！”白健昭骄傲地说道。“他们是我手中完美的猎物！”白健昭笑嘻嘻地看着叔元，接着就取来了一台照像机，对着叔元按下快门。“呵呵，姐夫！拍个照留作纪念吧！”“唔唔！唔！”叔元知道这些人的变态是毫无下限的，然而还是忍不住怒哼。他的身体被绳索紧缚着，根本就无法动弹……在柯叔元局长失踪后的第五天，北京市发生了一次轰动的事件。尽管柯局长和几乎同时失踪的何冲依然下落不明，但是在互联上却突然出现了一系列名为“北京市失踪男性近照”的照片。这些照片很快地就被大量地转贴，迅速地流传开来，顿时举国哗然。这系列照片赫然是十一名失踪男性被捆绑堵嘴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北京市连续失踪的十一名男性并列站在一起的照片。尽管他们的失踪时间前后不一，但是这张照片足以确定他们的失踪是同一个人干的。第二张照片则是七名失踪男警的合照，前刑警队长陈一冰跪在了中央，两位警局局长——柯叔元和李南星分别跪在他的身旁。三人的身后正是4名同样被捕获的男警——利丰、郭嘉豪、晋安与何冲。令人震惊的是他们都被绳索捆绑着，嘴巴还被黑色胶布封上。他们身上的装束都一致，上半身的警服向两旁敞开，腰间系着警用皮带，下半身则穿着一件三角内裤。接下来的几张照片分别有着男警和至亲们的合照，也有警局同僚间的照片。这一系列照片证实两年多来接连失踪的11位男性是被人给绑架禁锢了！这是比五天前现任警局局长和一名新晋刑警失踪一事还令人震撼，简直就是犯案者对警局的挑衅。但是，因为如此如同悬案的连续失踪事件才有了一丝眉目。照片的曝光也证实了柯局长被绑架的事实。赵伟锋副局长被临时任命为代局长，随之而来的正是破案与舆论的双重压力。最五味杂陈的莫过于失踪男性的亲属们，喜的是他们终于看见了这些失踪男士的近照，悲的是他们从照片上能看出他们满身伤痕的样子，失踪的时间内肯定饱受折磨！“这11个失踪的男人居然都是被人绑架的。到底是谁那么有本事白他们都抓了？”“这些男人可是他妈的壮！我也想被干案者被给收了，和他们一起受虐。”“到底上辈子要做了多大的好事才能将这些猛男都收了！”“这个猛男猎手还真是大胆，专挑警察和警察的亲属下手，被抓的人当中居然还有着两名警局局长和一名刑警队长！”“真想把这些壮男一个个操翻！”“把他们的内裤给趴了吧！长得那么壮，老二肯定也不小！”位猎物们的近照在网上曝光后，也在各大同志网站上疯传，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网上的留言大半都是表示羡慕与惊讶的字句，甚至还有人讨论究竟谁会是第12名猎物。白健昭也看着网上的各种评论，心里洋洋得意。自己就是这11位肌肉壮奴的主人，拥有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利！自己的姐夫——北京市现任警局局长也是受害者之一，哪怕北京市警队再怎么调查，也不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来！白健昭的囚室。市现任警局局长——45岁的柯叔元和刑警队新晋刑警——22岁的何冲也成为了白健昭雄性猎物群众的一员。此时的他们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袒露着自己浑身精壮的肌肉。他们的上半身被绳索捆缚得动弹不得，双脚同样被铐上了沉重的铁镣。他们已经被白健昭长达一星期了，并且都有着各自的死穴。白健昭是叔元的妻舅，冷酷无情的白健昭如果要找机会对叔元的儿子下手，肯定是轻而易举。至于何冲，他的大哥和侄儿早就落在白健昭的手上，铁定受制于白健昭的要胁。征服这两位男警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叔元和何冲的老二已被抚弄，呈现勃起的状态。此时的白健昭色迷迷地盯着眼前这一位在捆绑中徒劳挣扎的何冲。他的手里捧着年轻刑警勃起的老二，仔细地测量着。“何冲，22岁，北京市‘前’刑警队新晋男警。身高178，体重69公斤，三围。阳具勃起长18.6厘米，直径4.3厘米。”接着，白健昭为身为警局局长的姐夫——柯叔元测量身体各处的数据。“柯叔元，45岁，北京市‘前’警局局长。身高173，体重71公斤，三围。阳具勃起长19.4厘米，直径4.3厘米。”他一边测量着，一边享受着他精实的肉体。白健昭继续抚摸着叔元的上身，感受到那胸膛上那对健壮的胸大肌，用手去捏着那凸出的乳头。面对白健昭的非礼，白健昭羞愤地斥责道：“放开你的手！”“姐夫，又不乖了？！难道要逼我对我的亲外甥下手？”白健昭看着被捕获的姐夫，不怀好意地回应他，双手不安分地继续在他的裸体上搓擦。接着，白健昭的手移到了叔元的腹部，对着他的腹肌又摸又搓又按，弄得叔元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叔元想到数天前结束的淫宴。北京市首富、北京市市长、X黑帮老大和北京市富商在背后互相勾结，而自己身为北京市首富的妻舅正是男性连续失踪事件的幕后黑手，不堪入目的内幕令正义的警局局长感到不齿。尽管自己不是出自刑警队，但是失踪甚久的刑警队长——陈一冰及两名刑警——郭嘉豪和郑利丰他还是熟识的。再加上自己的前上司——上两任警局局长——李南星和局里两位新晋男警——郭晋安、何冲还有包括自己在内的7名男警都被白健昭暗算，先后被捕获调教，令他感到愤愤不平。动弹不得的捆缚与镣铐、锁上数道大锁的铁门再加上闭路电视，叔元意识到白健昭的防卫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哪怕自己是一名警察，凭着自己与其他受难者根本是无法逃脱的！他顿时也觉得一丝凉意，难道自己就要任由妻舅毫无顾忌地继续放肆。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只能听天由命了……半个小时后。叔元和何冲被悬空吊了起来。由于双脚离地，整副男体的重量没有支点，落在了吊着他们的那根绳索上，因此捆缚胸膛和双臂的绳索被勒得更紧了。白健昭也将叔元的左脚和何冲的右脚抬成了平行，然后用绳索将捆绑在一起。闲置的另一支脚则因为铁镣的作用而扯得笔直，两名男警都被迫抬起一支脚，私隐的部位毕露无遗。此外，两人的嘴巴被黑色的胶布给封住，比起受刑时的叫喊声，白健昭有时也乐于享受猎物们的哼叫声。“唔……”叔元和何冲摒住气，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准备接受白健昭的折辱。一个是在警队效力廿年的警局局长，一个是加入警队不到一年的新晋男警，两人此时正面临相同的命运。白健昭的手里握着一根黑色的警棍，直指着叔元和何冲说道：“柯局长、何警官，好好地任命，承受着警棍的抽打吧！”“砰！”白健昭手里的棍子朝叔元的胸膛打去。白健昭就没有收力，力道一点也不小。“砰！啪！碰！”白健昭手里的警棍连续几下重重地打在叔元的胸膛上。叔元只得鼓着身上精实的肌肉，忍受白健昭的痛殴。柯局长刚毅的样子勾起了白健昭施虐的欲望，手上的棍子根本停不下来。“砰！”这次的警棍落在了何冲的胸膛上，肌肤立刻红肿。白健昭打得起劲起来，手中的棍子朝着何冲的胸大肌猛打，数棍还打在了他的双臂和上腹。白健昭使着九牛二虎之力乱揍，何冲也用力将自己身上的肌肉绷紧。年轻的肉体汗流浃背，持续不断的揍打令他浑身浮现红肿的印迹。白健昭握紧了手里的棍子，接踵而来的是十数下的重击。“碰！砰！”警棍连续打在两名男警精赤的肌肉，清脆的声响不绝于耳。别悬吊着的男体也跟着棍子的力道与方向摇摆晃动着。叔元和何冲只得咬紧了嘴皮子，绷紧肌肉来抵挡持续的痛击。两人的胸大肌被狂轰将近百下后，白健昭把目标改在两人的腹肌，朝着同一个地方左右开弓地来回猛打。叔元感觉到白健昭的力度加大了。“唔！”有几棍刚好打在了痛处，伴随着的是他的哼叫声。壮猛刚毅的他还能够勉强忍受着白健昭的乱棍击打。每一拳棍白健昭都使劲吃奶之力，强烈的击打声持续回响，两名男警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逃不过白健昭毒手，被警棍侍候过。“呵呵……”白健昭突然停下手，冷冷地笑着。“砰！啪！”白健昭手中的棍子左右两下，不偏不倚地打在两人的下体。伴随着击打声的是两名男警的哀嚎！“唔！唔唔唔！”叔元和何冲几乎同时叫出声来。哪怕再强壮的男人，胯下的阳物还是最脆弱的，白健昭深知这个道理。超越承受极限的痛处使到他们的五官都扭曲了，凄惨地叫着。两具强健的肉体剧烈地抽搐着，满是汗水的肌肤在反射作用下闪着油光。“呵呵……警察被警棍打得嚎叫连连，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白健昭嘲讽道。“折磨了你们一番，是时候让你们爽爽了！”“呜……”叔元低着头，无力地呜咽着，浑身各处传来被乱棍痛打后的阵痛。“前警局局长李南星，来为这位现任警局局长柯叔元吹萧吧！至于为何冲口交的就是他的大哥——陈一冰刑警队长！”白健昭故意提醒猎物们的身份，以达到羞辱他们的目的。“是，主人！”经过白健昭长时间凌虐的南星和一冰早就丧失了尊严。两人服从白健昭的指示，默默地站起身子移动着。一冰乖乖地走向了自己的弟弟的面前，弯下身，伸出舌头，舔弄起那根年轻的老二。“唔……”何冲忍不住屈辱的呻吟，酥麻的感觉让他浑身颤栗。他望着印象中刚猛坚毅的大哥，两年未见的他居然被白健昭折磨得如此田地，心里感到悲痛。在内心的折磨和大哥的挑逗下，那根茁壮的老二还是兀自地勃起了。大哥被迫为自己口交，令他感到屈辱不堪，俊脸都羞得通红了。另一边的南星早就含住叔元的肉棒，熟练地逗玩着。他的舌尖和口腔不断刺激着叔元，也令中年局长的阳物逐渐地硬挺了。曾为叔元顶头上司的李局长原本德高望重、煞有威严，和如今卑微的模样根本没有相连，叔元的心里不禁一愣，难道这就是自己未来的模样？！此时的一冰将弟弟何冲的阳物完全吞到自己的嘴中，技巧娴熟地开始舔弄起来。温热的舌头裹住了那根肉棒，嘴巴不断吞吐着圆润的龟头。何冲感受到自己的阳具不断地被吸吮着，大哥一冰的舌尖灵活地撩拨着他的龟头，疯狂地吮吸起来。看着沦落自此的大哥，何冲悲痛得流下了泪水。“真是感情深厚的两兄弟呢！呵呵……”白健昭进一步要打击猎物们的自尊心。“足以媲美两位警局局长的表演呢！”此时的柯叔元痛苦地闭着眼睛，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被白健昭嘲讽。他感受到李局长尽情地将自己的老二完全吞入，不停地为他进行活塞运动。叔元知道自己没有射精，白健昭是不会罢休的。他于是主动地在南星的嘴内抽送自己的老二，身体不断冲撞着南星的脸庞。叔元的肉棒在南星的嘴里抽动着，唾液随着他的抽送从南星的嘴唇流淌出来。那根肉棒不时戳到了南星的喉咙深处，而南星很是享受嘴内饱满的肉棒，任凭那根阳物贯穿自己的口腔。此时的一冰含着何冲的阳具，用舌头舔着坚挺的肉棒。他的头部一前一后地抖动着，嘴里发出阵阵兴奋的喘息。何冲健壮的男体挥舞着汗珠，年轻的俊脸上尽显极度的羞耻感。他的阳具在一冰的口交之下完全硬挺。为了尽快结束这羞辱的时刻，何冲主动地听着身体。一冰清楚地感受到弟弟开始主动推送着身体，也任由他的阳具在自己的口腔内抽动着。过了片刻，叔元已经开始兴奋起来，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粗重地喘息着。他感受到李局长任由自己的阳具在嘴中抽动着。叔元全身的肌肉紧绷着，呼吸急促着，仰着头闭上了双眼。当硕大的龟头顶到喉咙深处时，叔元的肉棒顿时飙射出一道道浓稠的浆液。南星一时不慎，叔元硕大的龟头突然从他的嘴裡脱口滑出。在叔元的低吼声中，白色的浆液激射而出，直接喷洒在李局长的脸上。温热的液体顺着李局长的脸庞滑下，看起来特别淫荡。“姐夫的老二可真是活力十足，该不会跟姐姐夜夜笙歌吧？！哈哈哈哈……”白健昭调侃道。叔元看着妻舅在羞辱自己的同时，连姐姐的颜面也不顾，心里除了不甘就是不齿。同时间，何冲的阴茎也深入了大哥一冰的口腔中。年轻阳刚的身体挣脱不了绳索的束缚，年轻的老二完全坚硬着。他感到胯下的肉棒一阵滚烫的浆液涌动，知道自己已经达到高潮。龟头在被舌头挤压时连续激射，将一柱又一柱的浆液喷洒在温热的口腔中。他感受到大哥的嘴巴还在一边继续吮吸，贪得无厌地想把肉棒中残余的精液也吸出。“干得好！”白健昭鼓掌着，拍了拍叔元和何冲的胸膛说道。“你们俩可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呵呵……”“唔唔……”何冲握着拳，悲愤地挣动着身体。自己可是名男子汉，白健昭到底凭什么这样对待自己？！“让你们尝尝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吧！”白健昭微笑道，他不会放过任何打击这两位被捕获男警的尊严与意志力的任何机会。“唔唔？！”只见白健昭取来了一个装满冰块的冰桶。白健昭从冰桶中拿出一堆冰块，盯住了何冲。年轻健壮的男警在绳索的束缚中微微地蠕动着，白健昭手中的冰块已经揉在了他的阴囊处。“唔唔！”何冲只觉得下体一阵刺骨的冰冷，身体剧烈地颤动着。“小帅警，用你的体温去融化这些冰块吧！”白健昭一边说着，另一只手则又抓起一把冰块，按在了叔元的老二上。随即而至的是警局局长低沉的闷哼声。白健昭的手在两人的四处搓摩了数分钟才放开，阳具已经被冻得发麻。接着，白健昭的手又握起了一把冰块，盯着叔元。叔元绷紧了肌肉，不懂白健昭接下来的意图。只见白健昭走到了叔元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臀肉，将几颗冰块塞入了他的肛门。叔元的菊蕾本能地紧缩着，想要阻止冰块的进入，白健昭的手指则直接推入。“唔唔”肠道内的刺骨冰冷令他忍不住挣扎起来。在他的挣动中，白健昭的手指又拿了两颗冰块，塞进了紧闭的臀缝。叔元尽管是白健昭的姐夫，并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怜悯。白健昭直接从冰桶中，取出了一根男人阳具形状的冰物。“呵呵……你们的屁眼尝过了男人的老二，还没尝过冰老二吧？呵呵……”说罢，白健昭粗鲁地掰开叔元的菊穴，粗鲁地将那根冰老二塞进他的后庭，不仅充满了直肠，还直接把之前塞入的冰块顶到了后庭深处，让柯局长强壮的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慄着。“唔唔！唔唔唔！”叔元不断地挣动着，肠道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想把那根冰制棒状物给排出体外。白健昭当然知道了他的意图，立刻用一个肛塞堵住了他的菊蕾，阻止他任何将冰老二弄出体外的可能。肠道里的冰给予叔元的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唔！唔唔！”他紧绷着全身的肌肉，痛苦压抑地呻吟着。此时的白健昭也拿着一把冰块，一颗一颗地塞入年轻男警的菊蕾。“唔……唔唔！”年轻男警的反应和柯局长一样激烈，冰块与肠壁互相摩擦着令何冲不禁浑身颤抖，后庭只能强忍着着冰点的折磨。同样地，何冲的肛门也被塞进了一根冰老二后被堵上。后庭冰凉的刺激感让两位男警苦不堪言。由于他们的肛门被肛塞堵着，他们怎样努力也无法排出肠道内的冰物，只能痛苦地扭动着屁股。白健昭拿着针筒，在两人的粗壮有力的手臂上注入了不知名的透明液体。两人顿时瞪大了双眼，盯着白健昭。“别担心！没事，只是一些浓缩的春药罢了，最适合你们这些阳刚的男人！”白健昭笑着道。不稍片刻，两人只觉得浑身燥热，浑身直冒着热汗。原本软趴趴的两根阳具竟迅速地硬挺了起来。“享受过冰点的刺激后，接下来的正是……”白健昭说道，手里拿着两根点燃的蜡烛，不怀好意地看着无力反抗的猎物！没有衣衫遮体的叔元和何冲完全袒露着健美阳刚的男体，结实发达的肌肉一览无遗。两块偌大的胸大肌、六块整齐排列的腹肌、壮猛的双臂和发达的双腿，整具胴体完全展现出来。被绳索紧缚的他们被悬吊着，肠道被塞得满满的冰块。肠道里的冰物令肠壁冻得生痛发麻，两人不适地扭动着身子。白健昭手里的两根蜡烛分别凑近叔元与何冲的胸膛，微微地倾斜，热蜡滴到了发达的胸膛上。“唔！唔呜……”叔元和何冲同时叫出声来。白健昭的蜡烛对着两人的左乳头，一滴滴的蜡油刻意地落在了男警的乳头上。没多久，白色的蜡就完全遮盖住了两人的左乳头。白健昭把目标移到了两人的右胸上。一滴滴落在乳头上的蜡滴让男警感到灼痛。不一会儿，两人的右乳头也同样被蜡给裹住。“呵呵！把你们诱人的两颗乳头裹住后，接下来的就是你们硕大的老二了！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叔元看着妻舅，顿时微微一怔，感到不寒而栗。白健昭把蜡烛分别移到了两人的阳具上方。“呜……”何冲低着头看着闪烁的烛光，不禁惊怕起来。白色的蜡就在这时滴在了龟头上。“唔唔！唔唔！”蜡油滴在龟头上的灼痛感令何冲和叔元忍不住嘶喊出声。白健昭毫不留情地将滚烫的蜡滴在两人挺拔的阳具上。被灼热的蜡油袭击，这种极度的疼痛让两人剧烈地扭动着身体，想要避开那根蜡烛。可是，白健昭也没有轻易地让他们避过，双手跟着两人的动作移动。眼睁睁地看着一滴滴蜡落在挺立的老二上，挣扎哀叫是叔元与何冲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在两人的剧烈挣扎和嘶哑叫声中，硕大的阴茎被蜡滴无情地摧残。在春药的作用下，他们的老二在饱受折磨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完全勃起的状态。两根阳具上布满了白色的蜡，如同一副艺术品般，令白健昭很是满意。“冰块与蜡油，这两种极致的享受令你们很爽吧？！”白健昭笑着道。此时，受到凌虐的两位男警则无力理睬白健昭。“唔……”他们低垂着头，嘴皮子都被咬破了……白健昭的别墅。白健昭的姐姐带着儿子，来到了白健昭的别墅。丈夫的失踪令她寝食难安，尤其是看到了在网上疯传丈夫被绑架的照片后，她更是愈加担忧，不知丈夫如今的处境。“阿昭，叔元已经失踪十几天了，绑架他的人一点消息也没有。”白大姐一脸愁容地说道。“他可是警局局长，到底是谁这么大胆绑架他，还在网上散播他的照片？！”“姐姐，我也已经动用能力，给警局施压，也私下派人查探了。希望能尽快有姐夫的消息。”“警局？！如果警局有用，就不会用那么多人受害，更何况受害的人还是警察！呜呜……”白大姐忍不住哭了出来。“大姐，你别这么担心了。我会竭尽所能把姐夫找出来的。”白健昭拍了拍姐姐的背安抚道。白大姐伤心地哭着，殊不知自己的丈夫就身在地下室的下方，绑架凌虐他的就是自己的弟弟白健昭！当夜，白大姐和儿子——18岁的唐汉宾在别墅住了下来。白健昭也趁机在两人的食物中下了药。大姐被下的是很大剂量的安眠药，足以让她直接睡到隔天早晨；至于汉宾被下的则是强力迷幻药和春药，令他在毫无直觉的情况下被白健昭摆布！夜里。白健昭轻轻地推开房门，看着熟睡的外甥。尽管汉宾穿着一件黑色短裤，由于春药的作用下阴茎完全膨胀的关系使到短裤中央明显胀起。他拍了拍汉宾的脸颊。只见汉宾翻了过身，迷迷糊糊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知道强力迷幻药的药效已经发作了。他注视着自己帅气的外甥。汉宾继承了父亲良好的基因，长得很是阳光帅气。接着，他直接就脱去了汉宾身上的背心。汉宾的身材很是精瘦，瘦削的身子略显单薄。白健昭整个人扑在了汉宾的身上，压着外甥那年轻瘦削的身体。白健昭直接整个嘴巴就贴住了汉宾的唇上，忘我地享受着与外甥的接吻。白健昭注视着外甥精赤的上半身，索性趴在了他的胸膛上张嘴咬住他的乳头吮吸起来。白健昭用熟练的技巧逗弄着汉宾的乳头，又轻轻地摸了摸汉宾那不明显的腹肌。不久，白健昭放开了汉宾，取来了一条黑色的绒布，蒙上了他的双眼，还用棉绳反绑住了他的双手。“帅外甥，终于在今晚有机会玩了你！”白健昭笑着道，接着就架着汉宾，往那地狱走去……囚室内。自从被绑架以后，叔元和何冲就饱受白健昭无情残暴的折磨与调教，令他们大感吃不消。当然，白健昭也同样在他们的食物中混入大量的春药，势必要让他们沦为被性欲晚盛的雄性玩物！被折辱了大半天的叔元筋疲力尽。自己的妻舅一点也不顾情分，不断暴虐亵玩自己，再加上他还用儿子来威胁他，长时间的调教令他感到绝望，不知能撑多久。何冲也不时与好兄弟晋安、大哥一冰与外甥元浩一同被调教，心理与肉体上同时的折磨也令这位年轻刑警感到彷徨与悲痛。想到身为刑警队长的大哥都已被绑架禁锢了两年多，自己可会有逃出生天的一天？！此时，白健昭轻推开了门，只见猎物们都抬着头看着自己。随着看到被白健昭架着、赤着上身被蒙眼捆绑的男生，他们的眼神顿时变得惊讶！白健昭架着汉宾，然后将他轻放在地。叔元看着地上的男生，顿时愣住了。他已经认出了男生的身份，心情从惊奇瞬间变得悲愤。“汉宾？！你把汉宾也抓了？！”“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帅外甥！”白健昭鼓掌笑着道。“你猜得没错！呵呵！”叔元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被迫屈服，多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如今看到儿子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的心理顿时崩溃！“为什么你连汉宾也不放过？！他可是你的亲外甥！”叔元悲恸地吼道。“姐夫，汉宾来到我的别墅，我只是带他来这儿让你见见他！”白健昭轻松地暗示道。“我已经给他下了迷幻药，在天亮之前发生的事他过后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要是你今晚乖乖地听话，我会在天亮前放了他的！要是你表现不好的话，汉宾就有可能永远留在这里了！”“你……！求你放了汉宾！我……我听你的话就是了！”叔元无法选择，只能被迫低声下气地祈求道。“姐夫，别紧张！先看看你的表现了！”白健昭拍了拍叔元的脸颊说道。“姐夫，虽然你曾经是警局局长，但如今已是臣服于我的性奴了。”白健昭说道。“你该称呼我为‘主人’。然后你们称自己不能用‘我’，得用‘贱奴’！就连何冲你也一样，否则就有得你大哥和侄儿好受！”叔元和何冲面面相觎。白健昭竟要他们说出如此屈辱的词汇，他们是怎么也说不出口，但是如今他，深知道自己受制于人，顿时不知如何反应。“知不知道？柯叔元！何冲！”白健昭提高声量说道。“知……知道，主……主人！”毫无选择的叔元与何冲只能硬着头皮地说道。“谁知道了？！”“我……贱……贱奴知道了。”白健昭踢了踢躺在地上的汉宾，只见汉宾微张着眼毫无意识地呜咽着：“呜呜……”他按着汉宾的身体，径自脱去了他的黑色短裤。此时，汉宾的身上只穿着的是一件黑色的三角内裤。他隔着内裤，一边揉捏着外甥的肉棒，一边看着叔元兴奋地说道：“汉宾的体格是瘦了点，老二的尺寸可不小，继承了你这位淫父的基因呢！”说罢，白健昭就直接剥去了汉宾的内裤，使倒他的男体完全袒露着。由于同时间也被下了春药，他的老二呈现完全勃起的状态，尺寸尽管比不上一冰等人的，但也比普通人大了不少。在白健昭的指使下，叔元跪在了他的面前。他解下了汉宾的蒙眼布，让他靠着叔元，跪在了叔元的身边。白健昭笑着道：“为你们俩父子照个相！呵呵……”说罢，白健昭就拿起相机，拍下了数张柯叔元父子浑身赤裸被捆绑的照片。“来，姐夫！接下来为汉宾口交吧！”白健昭吩咐道。叔元一阵吃惊，自己可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大男人，被人妻舅奸淫折辱就算了，现在还要为儿子口交？！他是百般地不愿意，但为了儿子还是被迫屈服于白健昭的指示。叔元挪动到了儿子的身旁。他看着意识迷糊的儿子，屈辱地闭上眼，将儿子的老二含住吸吮起来。汉宾勃起的阳具充满了叔元的口腔，令叔元一阵干呕。叔元吸吮着口中的肉棒，生疏地舔吻着。儿子茁壮的老二直顶到了他的喉咙深处，他的嘴依旧紧裹着那根硬挺的阳具。他的舌头含着圆润的龟头，不断地刺激着嘴里的那根阴茎。“呜嗯……嗯……”尽管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口交，血气方刚的汉宾浑身颤动着，发出了淫叫声。叔元低着头，继续进行活塞运动。想到自己沦落至此，他顿时一阵鼻酸，成熟阳刚的身体悲愤地抖动着。汉宾的胸膛大幅度地随着呼吸起伏着，过度勃起的阳具顿时青筋毕露。意识模糊的脸上显露出丝丝的快感。汉宾的性欲被叔元挑逗到了极点。温热的精液从汉宾的老二喷射，冲刷着他的口腔。汉宾射了足足十多次才停下，叔元满嘴都是儿子射出的男性精华。“为了儿子，姐夫可是什么都肯做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姐夫，让你休息一会儿，我来操操汉宾！”“汉宾可是你的外甥……”叔元忍不住反驳道，无法接受白健昭要在自己的面前奸淫自己的儿子！“姐夫，你可有异议？！难道你想……”白健昭冷冷地要胁道。“呜……没……没有！”叔元硬着头皮地说道。意识迷糊的汉宾完全不能抵挡舅舅的任何抚摸、玩弄和侵犯。白健昭的手在汉宾结实的屁股上不停揉捏着，嘴巴从他的耳后一直吻到颈项。“呜……”汉宾本能地扭动着身体。白健昭的手掰开浑圆的臀肉，接着将硕大的龟头顶在了外甥的菊蕾处。他用力挺动腰身，龟头突破了紧闭的菊穴，捅入外甥那未被开发过的地方。“呜……嗯……”后庭就传来撕裂般的疼痛，汉宾不禁呻吟道。年轻的身体抵挡不住舅舅老二的入侵，一次次挺进的阳具已经碰到了直肠深处。温暖的肠壁紧紧地包裹住白健昭坚挺的老二，带给他难以言喻的满足和快感。白健昭搂着外甥的腰肢，不禁淫叫道：“好……好爽！汉宾的肛门好紧呢！”接着，白健昭的手往前伸到了汉宾的下体，开始逗弄着汉宾的阳具。白健昭的技巧十分地高超，再加上春药的效用，很快就让汉宾的肉棒再度勃起了。汉宾的老二不可抑制地逐渐硬挺着，开始分泌出透明的淫液。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奸淫狎玩，自己却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任何一名父亲都无法接受的。此时，叔元的心里除了悲痛就是羞辱，自己可是一名堂堂的警局局长，如今却连保护自己儿子的能力都没有。白健昭从背后持续冲撞着汉宾结实的身体，狂操着他的屁股，对自己的外甥毫不留情。年轻的男体随着身后白健昭的碰撞而前后晃动着。“呜……”汉宾紧皱着眉，浑身本能地抖动着。他的额头上渗出了颗颗晶莹的汗珠，汗水顺着脸庞流淌而下。此刻被绳索捆绑又毫无意识的男生丝毫无法反抗，只能任由舅舅放肆地玩弄他的身体。看见外甥痛苦的神情，白健昭施虐的欲望就愈加强烈，加大了抽插的力度。白健昭的双手则抓住汉宾的龟头转动着，力道和速度都拿捏地刚刚好，让汉宾感受到强烈的刺激，要激起他的性欲。被手淫的快感和肛门的疼痛相互冲击着汉宾的身体，年轻的身体不停地挣动着。“嗯嗯……我！要！射！了！”突然，白健昭淫荡地嚎叫道。他将老二挺到了汉宾的体内深处，滚烫的精液从马眼处激射而出，一滴不漏地射进了外甥的体内。白健昭的双手抽弄得更快，这让汉宾愈来愈兴奋。白健昭的手紧握住他的老二，不断推送着，机械地为他做活塞运动。一阵阵的快感直冲脑海，唐汉宾的身体不禁抽搐着，再度射出了一道道白色的精液。随着白健昭的玩弄，阵阵快感充斥着汉宾的身体。年轻的他抵挡不住射精的欲望，龟头颤动了几下，喷出了浓郁的精液。白色的浆液直喷了十数道才停了下来。“呵呵……汉宾真是个淫荡的小伙子！令我操得真爽！”白健昭尽兴地笑着道。看到自己的儿子被白健昭如此评论，叔元的心中悲痛得无法自已。白健昭走向了叔元，解开了那已经被反绑在身后十数天的双手。叔元的脚上依旧锁上镣铐，胸膛与上臂依旧被绳索捆缚着，因此白健昭根本不怕自己的姐夫会反抗。“柯叔元，替你自己手淫，然后把精液射在汉宾的嘴内！”白健昭吩咐道。“不？！这……”叔元面对白健昭的指令，本能地反对。“他妈的！你是真想让汉宾留在这里，和你一起被调教成性奴？！”白健昭直接给了叔元一记耳光，恶狠狠地说道。“不，我……我做就是了！”“什么‘我’？！是‘贱奴’！”白健昭掐住叔元的下巴怒斥道。“再说一遍！”“贱奴知道了！”叔元硬着头皮地说着。他移动着身子，跪到了汉宾的旁边。汉宾的嘴巴已经被白健昭放入了一个撑口器，嘴巴被最大限度地撑开。叔元闭着眼，抓着赋自己阴茎开始套弄着，指尖则不断摩擦着敏感圆润的龟头。他往前挺直了自己的腰部，粗糙的手掌与老二相互擦。尽管他饱受着屈辱，但是敏感的身体在自己的手淫之下异样地兴奋，胯下的老二也已经完全勃起了。“想到要射在儿子的嘴里居然那么快就硬了！呵呵……”白健昭看着已经勃起的姐夫不禁调侃道。“呜……”叔元对于自己迅速勃起的反应感到屈辱。他殊不知被捕之后进食的所有食物都是混入很大剂量的春药的，因此这位成熟刚猛的警局局长的身体也不免出现了无可抑制的反应。此时的叔元顿时挥汗如雨，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叔元的手掐着自己的阴茎根部，一手则握住那根阳具迅速地掳动着。叔元壮硕精赤的上半身汗水淋漓，呼吸越来越急促，突出的胸膛也随着呼吸很大幅度地起伏着。叔元的手持续地挑逗着那最敏感的部位，他只感到浑身一阵酥麻，身体不断颤抖着。双手迅速地掳动着自己的老二，浑身异样地亢奋。叔元兴奋的身体开始抽搐着，很快达到射精的高潮。他紧绷着身体，将阴茎对准了汉宾的嘴巴。那根肉棒猛力地射出浓稠温热的浆液，不偏不倚地射进了儿子的嘴中。叔元的肉棒连续射了十数下后才停止射精，将儿子的口腔装得满满的。白健昭捂住了汉宾的口鼻，意识迷糊的他感到窒息，大口地喘息着，把嘴内父亲的精液完全吞下。“姐夫，继续手淫吧！你长得那么壮，肯定很能射的！”白健昭拍了拍叔元的肩膀说道。“是……主人！”叔元只能应允道，他知道如今的自己只能尽量顺服与取悦白健昭，才能解救自己的儿子。跪在汉宾身边的叔元一把握住自己方才射过精的阳具，再度抽动着。叔元持续地手淫搓揉手中的粗屌，随着他的搓揉，胯下的阳具阴茎也充血硬挺了起来。“姐夫果然是精力旺盛呢！”白健昭的手从后揉捏着叔元偌大壮硕的胸肌，手指轻轻地拨动挺立的乳头。叔元的手抓住了自己的阴囊，手指挤压着自己的睾丸。他一时粗鲁地搓弄着自己的肉棒，一时又抠弄着自己的龟头，敏感成熟的阳具剧烈地颤动着。叔元继续搓弄着自己的老二，不时用力握住施压，接着又放松。他左右甩动着自己的肉棒，一阵阵难以抗拒的快感直冲脑门。这时的叔元性欲高涨，他紧掐住自己的老二，兴奋地进行活塞运动。“呜……嗯……”叔元浑身激烈地抖动，不禁叫出声来。他感受到自己的阳具已经坚硬到了极点，更加地使劲把玩着。这时，叔元的老二再度射出了一股股的精液，大部分都射入了汉宾的嘴中，还有一部分不慎射到了儿子的鼻梁上。叔元一脸抱着歉意地看着微睁着眼的儿子，显然儿子还是完全没有清醒的意识。“姐夫，难道你想用你的精液给汉宾洗脸吗？！给我射准点！”白健昭斥责道。“我……贱……贱奴知错了！”叔元屈辱地说道。“怎么停了下来？！给我继续！手淫到你再也射不出为止！”“是，主人！”叔元绝望地答允道，双手机械地继续逗玩着胯下的阳具。屈辱、亢奋与歉疚的感觉不断在他的脑海中交织着……叔元足足射了9次，再也射不出任何精液了，白健昭才让他停下来。哪怕他曾是阳刚猛壮的警局局长，连续射精的折磨让这位壮男也承受不了。几乎精尽人亡的他瘫倒在地，身体微微地颤抖着，阳具也因为过度的手淫而红肿脱皮。“姐夫，很久没射得那么尽兴了吧？！居然足足射了9次，你这样子的精力单姐姐怎么可能满足你？！”白健昭蹲在叔元的身旁，抓住他软趴趴的老二笑着道。“你就好好地待在这里，我会让你天天都射得过瘾！”“……”叔元无法可说，只得默默地盯着白健昭。“姐夫，看你这么卖力的份上，我就把汉宾带走吧！呵呵……”白健昭看着饱受折磨的叔元笑着道。“多……多谢主……主人……”叔元顿时感到一阵欣喜，急忙应允道。白健昭拎起了从汉宾身上脱下的衣物，按着他，离开了囚室。目送儿子离去的背影，叔元五味杂陈。他当然不想自己的儿子被囚禁在这里，但是这次一别他也不知何时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男儿泪忍不住落下……白健昭架着汉宾，走在了走廊上，嘴角扬起一丝微笑。尽管他曾对自己帅气的外甥动心，但是自己已经对姐夫下手了，再对自己的外甥下手恐怕姐姐是承受不了的。因此，白健昭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要囚禁调教猎捕汉宾的打算，他把汉宾带到了囚室主要是要震慑威吓自己的姐夫，然而他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叔元一看到儿子出现在囚室中，内心几乎要崩溃了！白健昭将汉宾的身体彻底地清理了一番，将他穿上了衣物，放回了床上。他微笑着，拍了拍外甥的脸颊。汉宾醒来后，除了身体各处生痛之外，对夜里发生的事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白健昭的囚室。自从汉宾被白健昭带到囚室里玩弄一夜后，叔元已经体会到白健昭狠心起来是一点也不留情分。原本还会反抗白健昭的警局局长柯叔元尽管心里还有不甘，但是自己被妻舅捕获调教也已成事实。为了避免白健昭真的把儿子给绑架调教，刚毅成熟的警局局长也被迫他听从白健昭的命令。利丰、一冰、南星、嘉豪等较早被白健昭捕获的男警也遭遇过至亲被白健昭绑架的经历，然而他们的亲人被抓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逃离的机会。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情叔元的儿子——汉宾，反而羡慕起他只是囚室的第一个过客，而不是第十二个住客！震慑了自己的姐夫后，白健昭调教的目标转移到另一位同时间捕获的男警——22岁的何冲。看到和自己同时间被绑架的柯叔元局长在两天前的遭遇令这位年轻的刑警也感到惊异。为什么白健昭要捕获一个猎物居然就像囊中取物般轻易？！此时，何冲被白健昭压在了身下，腰肢被白健昭捉着，肛门也被他的老二抽插着。这名年轻的刑警在被捕获的这段时间以内被白健昭和其他猎物们鸡奸无数次了，每一次的奸淫都在磨灭他的意志和自尊。血气方刚的他怎么能够忍受自己被白健昭随意凌辱操控，但是碍于白健昭利用哥哥、侄子、姐夫以及姐夫的父亲来胁迫他，因此他也只能乖乖就范。“干，被干了那么过次还那么紧！”白健昭兴奋地说道。白健昭持续地进出抽插着，感受着自己的阳具被年轻刑警的后庭包裹摩擦着。他的双手此刻也没有闲着，不停抚摸着何冲偌大的胸大肌，亲吻着他的脖颈。白健昭开始插得更深更快，一阵阵爽快的感觉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深吸了一口气，狠狠往前一挺，睾丸不停拍打着他的臀部，发出了清脆的“啪啪！”声，伴随着何冲的一声哀鸣。“艾森，过来！”白健昭的手抓住了年轻刑警的头部，一边望着艾森吩咐道。“将你淫荡的阳具插入你叔叔的嘴里。”艾森迟疑了一下，还是应允道：“……是，主……人！”“艾森，不……”艾森走到了小叔的面前，此刻他的阳具硬挺得如同一根铁棒一样。他对着何冲的嘴巴，插进了自己那根与年龄不符的老二。“唔……”年轻刑警双目睁大，浑身微颤着，喉结极速地上下滚动。艾森的阴茎猝不及防地直抵住了他的喉咙，脸部和艾森下体的距离近得让他能清楚看到侄儿阴茎上的青筋。白健昭托着何冲的下巴，让艾森更加顺利地把自己的阳具在何冲嘴里抽插。“呜嗯……”少年不间断地发出了淫荡的呻吟声。“干死你！”白健昭的肉棒不断地在何冲的肠道抽插着，在一具阳光健硕的肉体上发泄自己的性欲。已经迈入高潮边缘的白健昭无情地挺进着自己的身体，发出了一声声男人的嘶吼。在一次的深入抽插后，白健昭搂紧了年轻刑警的腰际，将肉棒顶到了他的身体深处，浓稠的精液在他浪荡的呻吟声中，一波又一波地射入了何冲的肠道深处。白健昭满意地拍了拍何冲的臀部，接着将老二缓缓地抽出。“艾森，轮到你了！操得兴奋点！”白健昭拍了拍艾森的肩膊说道。“嗯……”年轻的艾森几乎丧失了理智，猛干着叔叔的嘴巴。他一鼓作气地把老二捅到了叔叔的喉咙深处，使到叔叔的头部也随着他的抽插而前后摆动着。何冲感受到侄儿的肉棒毫不留情地在自己的口腔内疯狂抽插，充满了自己的口腔。艾森身体猛力地撞在何冲的脸上，令他感到头昏脑胀，汗水不断从额头渗出。“呜嗯……”在艾森的叫声中，他的身体迅速地抽动几下，把大量的浆液一鼓作气地射入叔叔的嘴内。连续射了十数秒后，少年才心满意足把自己的屌从叔叔的嘴中抽出。年轻刑警的嘴唇沾上白色的浆液，更显淫荡。何冲企图把嘴里的精液吐出。白健昭立刻眼明手快地捂住了何冲的嘴巴，强迫他仰着头硬生生地将侄子设在嘴内的精液吞下。这个年轻的直男被折磨得不禁默默流下了泪。“还没结束呢，何警官！”白健昭笑着道。“艾森，再由你来操你的叔叔吧！”“是，主人！”艾森先是一阵惊愕，接着驯服地应允道。年仅15岁的他和自己的父亲一冰、姑丈伟强、舅舅赵新和叔叔何冲等人一起被绑架调教，年幼的他早就被白健昭调教成服服帖帖的性奴。艾森将自己的阳具放在何冲的股沟，准备强行插入何冲的肛门。粗大的龟头撑开了何冲的肛门，慢慢地送入何冲的体内。接着，何冲感到一条坚硬的肉棒侵入了自己的身体，心里迫切地想艾森住手，但是却完全阻止不了。“啊啊……”侄儿的肉棒在何冲的肠道内抽动着。他扭动着自己的腰部，肛门正被一根阳具侵犯着。艾森开始剧烈的活塞运动，龟头猛力地冲刺着，何冲感到自己的肠壁被一根棒状物磨擦着，几乎就要被贯穿。何冲想到自己的侄儿原本只是一名初中生，被白健昭捕获后居然被改造成精通性事的性奴，令他感到悲愤与哀痛，心理和肉体上同时饱受煎熬。艾森粗硬的道具几乎充满了何冲的肠道，不断挤压着狭窄的肠壁。“呜啊啊！”由于菊蕾饱受摧残，浑身肌肉紧绷到极限的何冲不禁哼叫着，痛苦地扭动着精壮的身躯。艾森的凶器在自己的肠道到不断地抽插，何冲含着屈辱着泪水，强忍着被侄儿奸淫的耻辱。他感受身后的艾森开始兴奋地呻吟，呼吸也愈加沉重。由于连续被白健昭和艾森压在身下猛操，胯下的老二因为与粗糙的地板磨得脱皮，感到丝丝刺痛。艾森则在叔叔的无力挣扎中继续疯狂地操着。没多久，他就在高潮中，将自己的精液一滴不剩地射入叔叔那受尽折磨的肠道中。“何冲，我把你的侄儿调教得不错，才15岁就把你这位刑警叔叔操得叫苦连天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何冲默默地盯着白健昭，徒劳地扭动捆缚着自己的绳索，年轻猛壮的身体不禁微微地抖动着。艾森也望着自己的叔叔。叔叔一向对自己疼爱有加，他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居然会被迫奸淫自己的叔叔，但是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年幼的心灵充满了无止境的绝望……囚室的中央置放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箱。白健昭押着何冲，来到了木箱旁。只见木箱内已经塞入了了两具赤裸裸的男体。柯叔元局长是仰躺在箱底，而晋安则侧躺在了叔元的身上。他们的身体都被绳索捆绑着，由于木箱只有一米半长，他们的小腿被扭往身后，和大腿并贴在了一起。白健昭掐住了何冲的阴囊，剧烈的疼痛让他身体瘫软，毫无抵抗的机会。接着，他也强行塞进了那个木箱中。木车内没有丝毫多馀的空间，三具高大粗壮的身体扳着双腿相互紧贴在一起，把木箱挤得满满的。白健昭掏出了阳具，对准了木箱。一道金黄色的尿液冷不防地从尿道喷出，直接淋在了三名男警精赤的身上。尿液顺着肌肉的曲线滑下，流淌在三人健壮的身体上。被人尿在身上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何等的耻辱，何冲悲愤地扭动着身体。“三位男警好好地享受彼此间亲密的共处吧！”说罢，白健昭就把木箱的盖子给盖上。当木箱内的最后一丝光线消失前，何冲瞥见了白健昭那张狞笑着的脸，似乎就在嘲笑着他的遭遇与命运。三人互视着同样落难的对方。木箱内闷热难忍，三位精赤的男警已经是浑身汗水淋漓，木箱内弥漫着一股男人的汗味。何冲不适地扭动着身体，胯下的老二相互摩擦着，三根硬挺的阳具互相抵在了一起。晋安一脸愧疚地看着自己的好哥儿们，忍不住抱歉道：“对不起，何冲。要不是我，你也不会面对如此的遭遇！”“没事！”何冲看着自己的哥儿们，知道他是被迫的，心里只得勉强原谅他。“白健昭早就盯上了我，他不利用你，也会找机会对我下手的！”柯局长被两位刚猛壮硕的下属压着，有点喘不过气，身体微微地抖动着。“局长，你没事吧？”何冲看着叔元，关切地问道。“没……没事！”叔元摒住气说道。何冲尽管被迫屈服于白健昭，还是不禁抱怨道：“难道我们都得这样，任由白健昭玩虐折辱，调教成他的性奴吗？”“何冲，一开始我也非常憎恶他，他居然连我这个亲姐夫也不放过。但是，当他把我的儿子带来时，我的心里就完全崩溃了。我们被他绑架调教已成事实，还是不要触怒他，保护我们的亲人还是最重要的！”叔元绝望地说道。“我也无法眼睁睁看着他折磨我的大哥、侄子和姐夫，只得听从他的指示。”何冲说道。三名男警目目相觎。尤其是叔元和何冲，他们感受到自己经历了调教后身体上的转变。自己的身体似乎变得更加敏感，原本被玩虐时倍感痛苦的他们也在最近的调教中感受到了丝丝快感。尽管没有说出口，他们对于自己的转变更是感到不安！三名男警被禁锢在木箱内长达数天了。木箱只有一个狭小的通风口，让三位猎物们呼吸。每一天，白健昭都会打开木箱的盖子一次，而每一次都会折辱他们。昨天，白健昭打开了盖子后，直接在他们的身上倒上了一桶男性尿液。那一桶尿液正是其余的八名猎物所排出的。闷热的木箱令三人大量地出汗，使到三具精赤的身体都是湿漉漉的。三人的汗液混杂在一起，使到现在的木箱内弥漫着很浓的男性尿骚味以及三名猎物的体味与汗臭味，令人几乎就要窒息。叔元不适地扭动着身体，由于被两名高大健壮的下属给压着，他的身体都发麻了。自己可是堂堂的北京市警局局长，却被自己的妻舅下手捕获。叔元根本不知道自己和下属锁在箱子里多久了，只能乖乖地被锁在箱子里面，忍受着令人发狂的郁闷与折磨。被囚禁在着狭小的空间内，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白健昭和被他捆住的自己与两名下属，在一片无尽的黑暗中等待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半个小时前，白健昭在三人的下体处放了几颗震动球，并把震动频率开到了最大。此外，白健昭还在通风口将混入春药的气体灌进了木箱中。“呜……嗯……”何冲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春药作用以及按摩球的震动令他感到性欲旺盛。三人在双重刺激下已经射了数次。“我……我……又要射了……”何冲绷紧了腹肌，白花花的精液从阳具激射而出，射到了晋安和叔元的腹肌上。成熟壮猛的警局局长柯叔元也承受不了如此的刺激，已经射了三次。但是，他感受到自己的肉棒不受控制地完全勃起着，脑海中一片空白。身体又再一步迈向了高潮……又再过了一个小时，叔元才觉得自己胯下处的按摩球停止了震动。他不记得自己射了多少次，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就要虚脱了。三人的腹肌与私处满是大量的精液，不知道是自己还是他人的精液。突然，一道光线射入了木箱中，只见木箱的盖子慢慢地被打开，白健昭正嬉皮笑脸地看着他们。“三位男警，在木箱内亲近了那么久，变得更加亲密了吧？！”白健昭笑着道。“在警队共事的感觉怎么和在这里的革命情感来得强烈呢？呵呵……”白健昭将三人押出木箱，三名猎物都瘫软在地。他们的身上满是精液，看起来既淫秽又狼狈。白健昭的手上拿着两杯水。“姐夫，想喝水吗？”口干的叔元看了看他，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不想把你这个成熟壮硕的猎物给渴死！”白健昭摸着叔元的脸说道。叔元没有理睬白健昭的嘲讽，立刻把两大杯水都喝完了。“可没对你那么好！”白健昭拿起绳子，把叔元的阳具紧紧地捆扎起来。“想尿的时候再求我吧！”“你……呜！”叔元悲愤地吼道。“今晚可是年除夕呢！”白健昭笑着道。“可惜，你没机会和汉宾与大姐一起吃年夜饭了！还是，你想要让汉宾过来这里陪你吃呢？！”“不！不用……”叔元惊呼道。如果今天是年除夕，叔元知道自己是在元旦隔天被捕获的，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左右。原来自己只是被捕获了一个多月，但是他在这地狱中感觉度日如年，感觉自己已经被绑架了好几个月！“呵呵！那么……就求我操你吧！”“……”叔元咬紧牙根地说道。“求你操我……”白健昭立刻一个耳光狠狠地打在叔元的脸上，怒斥道：“你忘了称呼了吗？”“对……对不起……求……求主人操贱奴！”叔元卑微地说道。“姐夫，看你这么听话的份上，就如你所愿吧！”白健昭摸着叔元的后背，然后把自己硬挺的老二顶在了姐夫的肛门。白健昭顺势一挺，将整根老二插入了大半。他一边抚摸着叔元的全身，一边慢慢地挺进，持续往叔元的身体深处插入。叔元的肠壁紧紧地包裹着妻舅的阳具，他甚至能感觉到那根肉棒在他的肠道里抽插。白健昭的龟头刮着叔元的肠壁，伴随着疼痛和不适而来的是另一种的快感。就在白健昭的即将将整根阳具抽出时，他又用力一挺，再次往深处插了进去。“呜……嗯……”叔元不禁呻吟着。白健昭重复地抽出大半根阳具，稍作停顿再猛然插入。渐渐地，白健昭抽插的速度不断地加快，身体迅速地前后晃动着，每一下都插到叔元身体的最深处。汗水布满了叔元精赤的肉体，全身的肌肉都在紧绷着。“好爽啊！”白健昭疯狂地呼道。他把叔元重重地按在地上，激情地冲撞着叔元的身体。叔元的阳具被压在地上，随着白健昭的每一次挺进与地板摩擦着。粗糙的触感带给叔元更进一步的刺激，使到他的老二也硬挺了。“硬了也没用！我绑得很紧，姐夫你是怎么也射不出来的！”白健昭见状，笑着说道。没多久，白健昭的腰部一阵抽动，酸麻的感觉弥漫全身。他的身体一阵颤抖，精液从马眼一波一波地喷发出来，冲刷着叔元的肠壁。射得尽兴后，白健昭才满意地拔出了自己的阳物。没多久，叔元开始感受到尿意，顿时想要排泄。“白……主……主人，我想要……”“想要尿尿？”白健昭打断叔元的话，指着何冲说道：“可以啊！只要何冲在你的身体射一炮，我就让你尿！”“呜……”由于阳具被捆着，不能排泄的痛苦令叔元失声叫道。他感受到自己的尿道似乎快要爆开了，但是自己的肉棒被捆得很紧，完全无法排尿。白健昭冷笑着，直接一脚踩在了叔元的腹腔上。“何……何冲，听他的话……快……快点啊……”叔元忍不住说道。何冲看到饱受折磨的柯局长，只能乖乖地走向了他。但是，尽管自己尽力地要勃起，但是才在半个多小时前射到虚脱的他干本无法如愿。“我来帮你！”白健昭看着何冲微笑着，说罢拿着一个针筒走向了他。他把针筒扎在何冲的手臂上，将里头的液体注入何冲的体内。大约数分钟后，何冲感受到一股热流窜动全身，那根垂软的阳具又再度勃起了。“你还那么年轻，可以的！”白健昭笑着为何冲打气道。何冲毫无选择，绷紧了自己的身体，猛地一挺，将自己年轻硕壮的老二整根插进了他的菊穴，龟头狠顶到了叔元的身体深处。何冲的阳具尺寸比白健昭明显粗大许多，叔元感到那根棒状物强行插了进来，菊蕾被撑大到了极限。阵阵的疼痛从身后袭来，叔元感到下属的老二正插在自己的体内。但是同时，一股莫名的快感从身后慢慢扩散开来，遍布了全身，使到叔元成熟强健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着。由于春药的作用，性欲再度被挑起的年轻刑警的下身向前挺着，让自己的阳具完全没入了警局局长的肛门，享受着肠壁紧缩所带来的快感。他有节奏地开始抽插起来，强健发达的小腹猛撞着叔元的屁股，发出“啪啪！啪啪！”的清脆响声。何冲紧绷着全身，额头青筋暴露，汗水如雨点一滴滴落在了叔元的背脊上。他尽全力地在叔元的菊穴里抽插，每下都重重地插入，又迅速地抽出，然后又再重重地插入。“呜嗯嗯……”何冲突然低吼一声，然后将阳具往叔元的深处用力一插，一股滚烫的热流在叔元的体内深处迸发而出。一股股浆液喷在叔元的肠壁上。何冲将他的老二从柯局长的肛门中抽了出来，一股精液随着他的阳物沿着叔元的屁股流下。他被白健昭绑架以来，完全被白健昭给要胁控制住，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安危。在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年轻的刑警也逐渐屈服，失去了要反抗的企图。“呵呵！年轻刑警操得警局局长操得好爽吧？”白健昭笑着道。“应该是两人都很爽吧？！”“求求你解开我老二上的绳子！”叔元乞求道。“谁的？！”“贱……贱奴老二上的绳子……”叔元吞吞吐吐地说道。白健昭带着叔元，走到囚室一旁的尿斗。他捧着叔元的老二，解开了他肉棒上的绳索。一泡黄色的尿立即迫不及待地射出。“一个多月前还是一名警局局长，一个多月后就连自己排尿的权利也没有，北京市的警队之首也不过如此吧！”白健昭看着自己的姐夫讽刺道。叔元不禁悲痛地低着头，白健昭说的尽管刺耳，但却是事实。自己是在警务资讯节目上说出要缉捕连续失踪事件干案者的话而被自己的妻舅给捕获。这一个多月以来肉体与心理上的双重折磨也让这名成熟刚毅的警局局长崩溃。连排泄的自由都被白健昭控制，叔元也大感屈辱。“姐夫，你是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乖乖地接受你下半生成为性奴的命运！哈哈哈哈！”叔元大感绝望，内心被黑暗给完全笼罩着。白健昭将透明容器里的液体直接倒入尿斗，而那些液体则正是注射在何冲体内的高浓度春药！在这个年除夕，无法与亲人共进年夜饭的除了囚室里的是11名猎物，还有另一名光头男子。囚室里的尿斗后方其实连着一根管子，管子的另一端是一个口塞。另一边厢，一名男人的嘴巴被强行嵌入了口塞，因此他只能发出呜咽的闷哼声。男人的身体大半都精赤着，浑身只穿着一件深绿色标头的深蓝色DKNY三角裤，展露出那傲人的身段。他的双目被一条黑色的厚绒布给蒙住，完全被剥夺了视觉。他徒劳地扭动着身躯，双手被绳索反绑在后面，上半身被绳索紧缠着。现在的男人双手根本无法动弹，麻绳也将那突出的胸肌勒得很紧。他长得彪悍壮实，圆鼓鼓的胸肌偌大而富有弹性，六块腹肌也排列得甚是整齐。男人的腿毛也甚为浓密，结实的双腿微颤着。他的脚踝处被铐上了铁镣，大腿和小腿也被绳索捆在了一起，迫使他不得不屈辱地跪在了地上。“唔呜……”男人不适地挣动着，嘴巴突然流入了一股咸涩的温热液体。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却因只能被迫吞下。接着，突然又有着一股无色的液体流入男人的嘴内。男人也是硬着头皮地咽下。不久后，男人只觉得身体一阵燥热，顿时汗流浃背，身体持续不屈地挣动着。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异常地亢奋，老二突然就完全勃起了。男人浑然不知第一次流入口中的是柯叔元局长的尿液，第二次则是高浓度的春药！北京市综合商城发展计划的建筑工地。这天是年除夕，整个工地里空无一人，工友们都回乡过年去了。这时，只有工地里的工头——肖岳在春节长假前做着最后的巡视。他是北京市本地人，因此才做这最后的工作。肖岳身穿着白色的背心和棕色棉裤，脚上则是一双工地靴。原本体格就很不错的他穿起背心，尽显他的好身材。光着头的肖岳有着英挺的鼻梁和浓密的剑眉，一副阳刚雄伟的样子。他的手里拿着黄色的安全帽，走在了无人的工地中巡视着。他看了看手表，想到妻女正在家中等着他，正打算回家。此时，正当他准备离去时，只见一声异响，警觉地转过身。然而，就此时在他的不远处，一双锐利的目光注视着他，就如同猎豹盯上自己猎物的那种眼神！肖岳突然听见身后有着急促的脚步声。他顿时一阵吃惊，方才巡视了工地完全没发现一个人，怎会突然冒出莫名的脚步声。肖岳转过身，只见那人已经来到了身后，黑呼呼的枪口已经指着了他的腰间。站在肖岳身后的男人正是白健昭！肖岳已经被他给盯上了！“马上举起手，转过去！”肖岳只得被迫将他高举着双手，转过身子，背对着白健昭。“你……你是谁？想干什么？！”肖岳摒住气，冷静地说道。“废话少说，给我走！”白健昭手里的棍子狠砸在肖岳的后背上。他粗暴地推着肖岳，将他推到了一边较隐秘处。肖岳这才正面看到了白健昭。此时的白健昭戴着一个鸭舌帽，冷冷地看着他。“你拿着一把枪来到工地中，倒底想做什么？！”刚毅的肖岳忍不住质问道。“你可少给我多事！”白健昭说道。“马上给我撕开你身上的背心！”肖岳身上的白色背心是属于紧身型的，紧贴在肖岳的上半身。此时，白健昭可以看到肖岳隆起着的胸膛，还有那凸出的乳头。白健昭继续吩咐道。“记住！我要的是撕！开！”“干！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肖岳愤恨地反驳道。“真是不受点威胁，还不学乖呢？！”白健昭厌恶地说着，接着逃出一张照片展示在肖岳的面前。“是你……干的？！”肖岳一看着照片，顿时惊呆了。他盯着白健昭，顿时诧异不已。“要不想你的亲人有事，乖乖地听我的话。我的手里有枪，又有他们在手，你毫无选择！”肖岳按捺住怒气，只能抓住自己的背心的领口，猛力地往两旁撕开。原本就单薄的背心就立刻应声裂开，最后离体而去，他的上半身完全曝露在空气中。此时的他只剩下下半身那件棕色棉裤，还有腰间那条棕色皮带。低垂着的棉裤露出了内裤深绿色的标头，写着“DKNY”几个英文字母。肖岳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两道笔直的浓眉，下巴布满了短短的胡须，整个人拥有成熟的男性魅力。一双粗壮的胳膊、挺拔宽厚的肩膀、两片宽阔发达的胸大肌，再加上那结实精悍的腹肌，长期的工地生活令肖岳拥有完美的体格！“我会听你的话！你放了他们！”肖岳沉住气说道。“那么，脱去你的裤子！”白健昭继续命令道。肖岳按捺住怒气，只得解开了裤带，乖乖地脱去了自己的棕色裤子。此时，肖岳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深绿色标头的深蓝色DKNY三角内裤，内裤的中央处微微凸起。成熟的男人散发着雄性的气息。“脱去你的靴子和袜子！”白健昭没有理睬他，继续吩咐道。肖岳闻言，只能蹲下了身子，除去了自己的工地靴，然后还一并脱去了自己的袜子。肖岳只能赤着脚站在地上。由于袜子穿了大半日了，最近又气候反常，高温的天气令袜子发出一阵异味。“呵呵！将袜子揉成一团，塞进你自己的嘴巴里！”白健昭笑着道。“什么？！”肖岳一阵吃惊，白健昭居然要自己做那么恶心的事。他看着白健昭手里的照片，也别无选择，硬着头皮将棉袜塞入自己的嘴巴。他顿时头皮发麻，喉咙一阵干呕。白健昭走向了肖岳，用枪柄痛击他的后颈，使倒他跌跪在地。白健昭按住他的身子，将他的胳膊牢牢地抓住，令他挣脱不了。白健昭拿出了麻绳，接着就紧紧地捆着肖岳的手腕，将他的双臂牢牢地捆在了身后。接着，他还将粗大的麻绳绕过了肖岳精赤着的胸膛，足足缠了十数圈，将他的手臂和身体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成熟阳刚的男体令白健昭不禁吞了吞口水。“唔唔！唔！”此时的肖岳已经被捆得动弹不得，愤恨地盯着白健昭。白健昭这又拿出了黑色的胶布，封住了肖岳的嘴巴。如今，这名身材壮硕的工地工头可有难了！制服了肖岳后，白健昭就开始放肆起来。他抓着肖岳的乳头扭拧着，笑着道：“呵呵！那么好的身材，应该露出来让人欣赏吧！穿着衣遮遮掩掩的就可惜了这样的好身段！”白健昭的手爱抚着肖岳的腹肌，手指搓揉着那卷曲的体毛。“唔唔……”肖岳不适地挣动着，却阻止不了白健昭的手持续地抚摸自己的身体。白健昭的手慢慢地往下滑，隔着肖岳的DKNY深蓝色的内裤，白健昭的手紧紧地抓住内裤中央挺起的棒状物。他能清晰地体验到了它的粗壮，狠狠地掐玩起来。“唔！唔唔！”肖岳只得扭动着身体，却依旧摆脱不了白健昭的手掌，对于白健昭的玩弄感受到恶心。白健昭手里的棍子狠狠地打在了肖岳的小腿上。肖岳整个人站不稳，直接就跌跪在了地上。“走吧！呵呵……”白健昭笑着道。说罢，他一手拎着肖岳的靴子，还有肖岳脱下的棉裤和那已经被撕裂的背心，另一手则按着肖岳的肩膀，推着他前进。肖岳只穿着一条三角内裤，被迫跟着他的脚步。“肌肉还真精实呢！”白健昭拍了拍肖岳的胸肌说道。“唔……”他多想此时有人能发现他，然而如今已是春节假期，工地内除了他已是一个人也都没有。肖岳被白健昭押着，走到了工地的旁门，旁门外正停着一辆白色的货车。白健昭打开了货车的门，将肖岳推进了货车内。接着，白健昭取来一条黑色的厚绒布，蒙上了他的双眼。可怜的肖岳在除夕夜前夕，被白健昭盯上猎捕，没有机会和妻女共进即将到来的年夜饭。“唔唔！唔！”肖岳剧烈地挣扎着，然而如今被绳索捆缚的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白健昭拍了拍他的胸膛说道：“把你抓到手了，我的第12个猎物！呵呵……”被蒙住眼的肖岳只感受到一阵寒意，身体不安地挣动着……白健昭的别墅内。肖岳被掳到了白健昭的别墅，就被白健昭弄成这番模样了。由于被绳索与镣铐同时被捆缚着，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无功的。他当然也从最近闹得很大的照片中知道自己失踪的亲人是被绑架的消息，心里既焦虑又难受。他殊不知自己竟也成为了绑匪的目标！原本就要回到家里和妻女共进团圆饭的自己居然也被绑架了，肖岳大感五味杂陈。他又想到了自己或许有机会见到了被绑架的亲人，心情又有一些激动。但是，如今他这番模样，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唔唔！”精壮的肌肉在绳索的束缚下不安分地扭动着。嘴里又突然流入腥臊温热的液体，令他头皮发麻，大感恶心。肖岳根本不知道这难以下咽的液体是另一个男人的尿液！肖岳就以如此屈辱的姿势度过了漫长的除夕夜……翌日。大年初一。肖岳已经失踪一整夜了。他的手机自从被捕获后就被白健昭销毁，根本联络不上。肖岳的妻女担心他和其他亲人一样也被不明人士给绑架了，早早就立刻向警局报案。她们殊不知自己的担忧已经成为了事实。“肖岳，早安！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白健昭拍了拍肖岳的肩膀说道。以如此屈辱的姿势过了一夜的肖岳疲惫不堪，但是一察觉有人出现在他的身边，立刻就激动地挣扎着。白健昭先是把肖岳的口塞解下，肖岳立刻破口大骂道：“妈的！我喝下的到底是什……唔唔！”没等他说完，白健昭就把袜子塞进了肖岳的嘴巴。“就知道你会大呼小叫的，好好地咬着袜子吧！”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也顺势解下了肖岳的蒙眼布。肖岳睁大双眼，盯住白健昭。白健昭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道：“呵呵！告诉你，你嘴里咬着的管子连到了我用来囚禁猎物们的囚室的尿斗，而你昨天喝下的正是他们的尿液！”那些恶心的液体居然是其他男人的尿液，令他想到都立刻反胃作呕。“唔唔唔！”肖岳顿时震怒，愤恨地挣扎着。白健昭见状，立刻狠掴了肖岳一记耳光，怒斥道：“你可别忘了不是只有你落在我的手上，小心我对你的亲人不利！”肖岳闻言，立刻停下了激烈的动作。“这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要明白自己的处境！”白健昭解开了肖岳脚上的绳索，押着他站起身来，命令道：“走吧！带你去和你的亲人好好团聚了！”“唔唔……”想到自己即将就要与被绑架的亲人见面，肖岳就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终于能见到久别重逢的至亲，悲的是自己也陷入了被人绑架的困境！他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跟着白健昭的脚步，走向了那如同地狱的囚室……囚室里。白健昭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出现在囚室里。“各位，新年快乐！”白健昭看着猎物们笑着道。赋宇看着白健昭，他肯定不是诚心向自己和其余猎物们问候祝贺，却也猜不到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普天同庆的新春佳节里，我就给大家捎来一份大礼！”白健昭笑着道，然后将身后的肖岳押进了囚室。此刻，一名魁梧雄壮的光头汉子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名壮汉长得并不高，但是精赤着壮实的肌肉，浑身只穿着一件深蓝色的DKNY三角内裤。两道直直的浓眉、炯炯有神的双眼、高挺的鼻梁，再加上布满了短须的下巴，令眼前的这个男人有着一种男性的阳刚魅力。他拥有一副宽厚的肩膀、隆起发达的肱二头肌、两片宽阔发达的胸大肌、六块结实精悍的腹肌，粗壮有力的双腿更是布满浓密的腿毛，精赤的背脊还纹上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龙。魁梧骠悍的身体没有一丝的赘肉，黝黑的皮肤更显示出男人粗犷刚猛的气质。“欢迎你的到来，肖岳！”白健昭鼓着掌笑着道。一进到囚室，肖岳的双眼立刻注意到了猎物们。“唔唔唔！”他悲痛地嘶吼道。自己当然也知晓了失踪的亲人依然在人世并被绑架的消息。他在囚室内发现了前后相继失踪的亲人——继子陈一冰、儿子何冲、孙子陈艾森、女婿李伟强和亲家李南星，心里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终于亲眼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他们，悲的是自己和他们都被麻绳和镣铐束缚得无法动弹。“爸爸！”一冰和何冲几乎同时叫出声来，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父亲竟也成了被白健昭捕获的猎物！“爷爷？！”看见自己的爷爷也被白健昭绑架，一边的艾森同样震惊万分。而身为女婿的伟强和亲家南星对难逃毒手的肖岳大感悲恸。“肖岳，你的儿孙失踪了那么久。你一定很想和他们团聚吧？今天是大年初一，所以我就把你请来，和他们团聚一同过节！”白健昭笑着道。“唔唔唔！”肖岳无法平复自己的情绪，心里异常激动悲愤。这次被白健昭捕获的猎物正是52岁的工地工头肖岳。他正是一冰的继父、艾森的爷爷、何冲的生父、伟强的岳父以及南星的亲家。他和自己的亲人一样，面临被白健昭捕获的厄运！“你一家的男人都被我给一并捕获了，成为了我的猎物，真是太开心了！”白健昭看着肖岳笑着道。何冲顿时悲痛不堪，究竟自己一家到底做了什么事，白健昭居然要捕获并调教自己的一家人，不管老少都不放过！“肖岳会被我抓来，多亏了他和你们的关系！”白健昭笑着道。“你们知道的，我最喜欢看见至亲们一同受虐的样子！呵呵！”“白……主人，请放了贱奴的父亲，贱……贱奴乖乖地做您的性奴！”何冲顿时卑微地乞求道，希望白健昭能放过自己的父亲！一冰不发一言，他清楚地知道白健昭对到手的猎物是一点不会有任何的恻隐之心！他知道父亲被捕获已成事实，心里很是绝望与哀痛。“唔唔！”肖岳含着泪，不甘地哼叫着。难道自己就只能任由白健昭折磨囚禁自己的家人？！他的身体在绳索中不甘地挣动着。白健昭将肖岳扑倒在地，抚摸着肖岳精赤伟岸的上半身，感受到那两块偌大发达的胸大肌，手指则揉捏着凸出的两颗乳头。他接着就整个人贴在肖岳的身上，用舌头拨弄起肖岳的乳头。“唔唔唔唔！”肖岳没想到白健昭居然对自己如此非礼羞辱，愤怒地哼叫着。白健昭也不回应肖岳，双手不安分地在肖岳的上身搓擦爱抚着。成熟阳刚的身体上散发的雄性魅力使到白健昭的肉棒克制不住地硬了，他的双手迫不及待地隔着DKNY内裤搓揉起来。肖岳剧烈地挣动着，头部猛撞在白健昭的肩头，白健昭冷不防地被撞得往后跌倒在地。“他妈的！”白健昭怒斥道，接着猛力地一脚踢在肖岳的小腿上。“唔……”肖岳感到一阵剧痛，一个不稳，整个人立刻跌跪在地。白健昭站起身子，一掌直接掴在了肖岳的脸上。“你再这么桀骜不驯，受害的可不是你而已！”说罢，他走向了艾森，一把扯住了他的头发。“啊……”艾森只觉得头皮发疼，就被白健昭强行拖到了爷爷的面前。“爷爷！”艾森看着甫被捕获的爷爷，悲痛地叫唤道。白健昭的脸上露出冷冷的微笑，一只手握着少年的阳具，另一只手则握着小刀，刀尖指着阴茎根部。他的刀子轻轻一划，一道血痕顿时浮现出来。“唔唔！唔唔唔！”肖岳顿时一惊，激动地猛摇着头。“舍得听话了？”白健昭质问道。他知道对于这些猎物来说，被捕获的亲人就是他们的死穴。肖岳只得点了点头。白健昭一手按着肖岳的腹肌，一手则隔着内裤对他的阳物又摸又搓又按，弄得肖岳倍感恶心，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双腿。白健昭朝肖岳的下体抓了一把，说道：“好大的一坨呢！又捕获了一名巨屌男！”肖岳意想不到的是，身上仅存的内裤突然就被白健昭扒了下来。他顿时感到屈辱难堪，最隐密的地方居然就这样一丝不挂地曝露在他人眼前。肖岳拥有一副傲人的生殖器，那条昂扬的肉棒又长又粗又黑，两颗睾丸也十分饱满。白健昭拎着肖岳的DKNY深蓝色三角内裤说道：“呵呵！又收集了一件猛男的内裤！已经是第12件了！”他的阴茎在白健昭执拗的玩弄下早已完全硬挺着，肖岳的俊脸顿时通红。白健昭爱抚手里的老二，说道：“艾森，来为你的爷爷服务吧！”“唔唔唔？！唔……”肖岳大概猜到了白健昭的意思，猛力地摇着头。“肖岳，你该不会想见到你的孙儿15岁就没了肉棒吧？！”白健昭握着刀子把玩道。肖岳闻言，心里一冷，只得停止了挣扎。艾森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爷爷的面前，温驯地跪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看着爷爷的阳具，而且还是在自己的眼前。爷爷有着两颗硕大的睾丸，挺起一根硬挺茁壮的老二。艾森没有抵抗，很干脆地张口吞下了爷爷的肉棒。被绑架调教将近一年的他已经完全沦为一名温驯的中学生性奴，完全屈服于白健昭。艾森熟练地吞吐着口中的肉棒，不停用舌尖挑逗着龟头，仔细地吸吮着爷爷的老二。肖岳的阳具被孙子的口腔包裹着，温暖的触感令肖岳感到恶心。但是，他的阳具在孙儿纯熟的口交技术下竟更加地硬挺了。其实，在一年多前女婿和孙儿在一个月内接连失踪后，肖岳的妻子就生了一场大病。过了好几个月，她的病情才有些好转，但身子还是很孱弱。一个月前，小儿子何冲被绑架的消息令她再度病倒。肖岳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享受鱼水之欢，令他有时还须手淫泻欲。白健昭推着肖岳的臀部，让他的老二更加深入艾森的嘴巴。艾森感觉到喉咙深处被猛顶一下，一股想呕吐的感觉从胃底涌上来。艾森的舌尖持续地挑逗着爷爷那最敏感的部位，肖岳只感到浑身一阵酥麻，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浑身异样地兴奋着。此时的肖岳饱受道德与欲望的折磨。许久欲求未满的他在孙子的口交下竟感到阵阵快感，热流窜满全身。他不适地扭动着身体，却被白健昭死死按着。艾森的嘴巴被爷爷的阳具最大限度地撑开，口腔里完全被那根粗大的阳物给塞满。艾森的头部一前一后地持续移动，嘴巴则进行着吞吐的动作。“唔……呜……”肖岳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喘息声越来越大。他扯动着捆缚着自己的绳索，俊脸已经涨得通红。突然，他的肉棒往艾森的喉头一撞，大量的精液瞬间飞溅而出，源源不绝地喷射在艾森的口中。艾森感觉着在嘴里那根阳具的剧烈弹动，拼命地把大股大股的精液喝下。肖岳射了十数下后，白健昭才放开了按着他身体的手。肖岳的肉棒才慢慢地退出艾森的嘴巴。白健昭一边捏着肖岳的乳头，一边戏谑道：“看你射得那么起劲的样子，你的孙儿被我调教得不错吧？！”“唔唔！”肖岳只得愤恨地盯着白健昭，想到方才在孙儿口中射精那屈辱的一幕，俊脸都涨得通红了。“呵呵！来到我这里，我会让你天天都射个过瘾的！”白健昭掐住肖岳的下巴，一边审视着肖岳壮猛的肉体。“看看你这一副壮实阳刚的肉体，你一定会很享受的！”白健昭再度握着肖岳的老二，熟练地把玩着。被白健昭掌握在手中的那根肉棒似乎不为自己所控，在白健昭的套弄下又再度膨胀到了极点。“唔唔！唔唔！”肖岳的身体猛烈地抖动着。自己可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汉，阴茎居然任由他人肆意地玩弄，令他感到羞辱。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点羞辱与他日后的经历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白健昭拿着测量器，托着肖岳的生殖器，开始测量起来。“唔唔！”成熟彪悍的光头壮汉震怒地挣扎着，但是被捆绑的他显然无济于事，只能让白健昭在他身上测量各种数据。“肖岳，52岁，被捕获前是一名工地工头，身高1.67米，体重68公斤。三围。阳具勃起长18.9厘米，直径4.4厘米。”白健昭笑着道。“这么好的身材，屈身在工地里实在是太浪费了！像你这样的光头壮汉，实在是应该被我捕获调教！况且，北京市的男人只要是我想捕获的，还没有我绑不到的呢！呵呵……”肖岳万万没想到自己任职的工地的资方——北京市首富白健昭正是市内连环绑架男人事件的犯案者，自己失踪的亲人正是被他绑架，而如今自己也成为被他猎捕的目标！“要怪可要怪你是一冰和何冲的父亲，因为我最喜欢凌虐折辱时看着亲人间屈辱痛苦的神情！”白健昭笑着道。阳刚悍猛的光头壮汉——肖岳精赤着健硕的肉体，被绳索紧缚得无法动弹。哪怕是愤恨不甘到了极点，他也只能任由自己被白健昭羞辱！“难得你们一家人一起团聚，就照个相留作纪念吧？”白健昭的手里拎着从肖岳身上的DKNY深蓝色三角内裤笑着道。“唔唔！？唔……”肖岳一阵闷哼着，浑身的肌肉不屈地微颤着。然而，甫被捕获的他已经注定和自己落难的至亲一样，面临被凌虐羞辱的悲惨命运……大年初一夜晚，就在肖岳失踪不到36小时的时间内，网上又再度开始流传一张北京市失踪男性猎物的照片，在年除夕失去音讯的工地工头——肖岳赫然在列。照片是一个大型铁制牢笼，牢笼里有着6名精赤着肉体，只穿着名牌三角内裤的落难男人。他们都和数天前被捕获的肖岳有着亲属关系。穿着DKNY深蓝色内裤的肖岳和内裤的亲家——前警局局长李南星跪在了前排。他们的身后从左至右的是肖岳穿着白色内裤的女婿——前消防大队长李伟强、红色内裤的儿子——前刑警何冲、浅绿色内裤的继子——前刑警队长陈一冰和浅蓝色内裤的孙子——前中学生陈艾森。他们的上半身被麻绳紧紧地束缚着，嘴巴被黑色的胶布封住。赤条条的他们都是活脱脱的肌肉男，浑身的肌肉泛着油光。偌大健硕的胸大肌、六块线条分明的腹肌和发达壮猛的双臂和双腿，如同拍摄内裤广告的模特儿。但是，他们之间都是互相有着亲属关系，却同时被白健昭给捕获了，拍下了如此屈辱的照片。“又有一名猛男被抓了？！这年头肌肉练得好可也有罪呢！”“一家人都被抓了？！他们到底得罪了谁啊？”“年轻的就算了，那两个老的都还长得那么壮，这真是‘天菜一家’！”“这一家人不管老少都是活脱脱的肌肉男，背后的干案者胃口可真大呢！”肖岳一家的照片流出网上后，再度引发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同志网站中。看到这张照片，心里最难受的就是一冰的母亲与妹妹。一冰的妹妹历经两年多前的大哥一冰与公公南星、一年前的丈夫伟强与侄子艾森、到最近的弟弟何冲与继父肖岳的被绑架事件，这场巨变令她承受不了。自己的男性至亲一个个地被不明人士绑架禁锢，自己一家人到底做了什么事？自己的母亲在得悉弟弟何冲被绑架的消息后就已经病倒，这次继父失踪的消息令她病得更重了，接踵而至的打击令这个可怜的女人几乎就要崩溃了。大年初二早晨。北京市警局会议室。就在肖岳一家人的照片在网路上流传后，警局里就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个干案者简直就在昭告天下，实在太猖狂了！”从外地调来的刘局长在会议上义愤填膺地说道。“他到底和这一家人到底有什么恩怨，居然把这一家人都绑架了？！”“局长，鉴证科的相关人员也已经在分析流传着这一家人的着照片。这张照片都拍得很小心，背景根本没有流露出任何有利的讯息。”一名男警正报告道。“从这两次被曝光的照片来看，受害者都是身材壮硕的男人，他似乎对这类型的男人特别感兴趣，所以会往这方面调查。”“由于这宗连环绑架案的受害者是警务人员和他们的亲属，这已经不单是他们的安危问题，更攸关警队的颜面问题。大家可要竭尽所能，力求破案！”“是，局长！”白健昭的别墅。囚室内。52岁的工地工头——肖岳在年除夕被白健昭捕获，成为了白健昭的第12个猎物，和落难的至亲们在白健昭的别墅里团聚。白健昭对于新到手的猎物都特别感兴趣，这位光头壮汉当然也不例外。他势必要把肖岳也调教成和他的儿孙们一样的性奴！白健昭大量着肖岳那裸露着的壮猛男体，他的心里羞怒到了极点。白健昭没有理会他，自言自语道：“长得阳刚悍猛，偌大的胸大肌、性感的乳头、宽厚的肩膀……最重要的当然是粗大的淫屌！”白健昭使劲地搓揉拍打着肖岳的腹肌，一边赞赏道：“干！腹肌真硬！触感很好！”被绳索紧捆着的肖岳只能紧咬着牙，白健昭的举动让他很是愤恨羞愧，紧闭着了双眼。白健昭并没有停下的意思，双手持续在肖岳身上肆无忌惮地乱摸着。白健昭将肖岳翻过身，双手立刻在他那饱满结实的屁股连续拍打着。“啪！啪啪！”巴掌落在臀肉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白健昭的手指抠着肖岳的菊蕾，让他感到恶心，憋得脸都变得通红。“没想到工地里能找到像你那么好的货色！”白健昭笑着道。接着，白健昭的拇指故意来到了肛门处使力，紧闭的菊蕾顿时传来钻心的疼痛，原来是白健昭已径自将手指插入了肖岳的肛门内。肖岳惊怒不已白健昭的手指慢慢地搅动起来，肖岳的菊穴顿时使力紧闭。被绳索捆绑着的身体根本无法可逃，在肠道内抽动的手指发出了“滋滋……”的声音。白健昭的抓住了肖岳满是胡渣的下巴，盯着他因为羞怒而涨红的俊脸。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异性恋，无法忍受自己被一名同性恋给玩弄。看着气呼呼的肖岳，“啪！”的一声，白健昭的手狠掴在了他的左脸上。“肖岳，乖乖任命吧！要怪就怪你们一家都是一群帅壮的雄性动物！你要我怎么放过你们呢？？！”白健昭说道。肖岳屈辱愤怒到了极点，自己可是一个男人，居然被捆成现在这个样子，还被另一个男人变态地戏弄，羞辱践踏着他身为一个男子汉的尊严，最令他气愤的是其余同时落难的亲人。“陈大队长，你和把你抚养成人的继父相隔两年多后再相见，是不是该来侍奉他呢？”白健昭不怀好意地说道。“刚刚我已经用手指替你通了通他的屁眼，现在你就用自己那引以为傲的淫屌来操他吧！”自从自己的父亲在工地出事后，继父一直对他们母子三人很好。他对自己也是如己出，如今自己居然要操着对自己犹如亲身父亲的继父，心里顿时一阵酸楚。但是，身为两年多前被白健昭捕获的三名猎物之一，他深深知道自己是怎么也没有抗拒的权利。他只得默默拖着铁镣，走到了父亲的身后。“唔唔……唔……”肖岳不断挪动着身体，紧握着双拳，激烈地挣扎着。自从自己被白健昭捕获后，过后的李局长是因为自己逃脱受累而被抓，郭嘉豪是不断追查失踪案件而被捕获，伟强被盯上也有一半是自己的好友与妹夫的身份，自己的儿子——艾森和弟弟何冲同是自己至亲的身份而被掳绑，到现在自己的继父也受累其中。看着一众落难的同僚与至亲，他的心里顿感愧疚绝望。“爸，抱歉！你忍忍！”一冰说道。说罢，他挺着自己壮硕的阳具，开始慢慢捅入肖岳的菊蕾。“唔！唔唔！”粗大的硬物就这样进入了他的身体，肖岳忍不住嘶喊。他愤怒至极，尽管知道一冰是被迫的，但他还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抵抗着，但是被紧缚住的身体让他无处可逃。“唔唔……”肖岳感到继子那根粗大的阳物插进了自己的肠道，巨大的耻辱感令他不禁闭上了眼。肛门被撕裂般的痛楚从身后传来，那种感觉即清晰又强烈。身为人父，肖岳深知一冰的脾气与个性，原本刚毅主观的他居然如此听从白健昭过分的指示，令他讶异。白健昭在禁锢一冰的这段期间到底施予如此惨烈的折磨与暴虐，才能把自己的儿子搞成这番模样？！一冰的老二不断进出着那紧闭的肠道，自己的肉棒不断与被继父的肠壁相互磨擦，给他带来阵阵快感。殷红的鲜血顺着继父那被奸淫的肛门流出来。“陈一冰，拿出你身为刑警队长的气魄，干得起劲点！”白健昭调侃道。一冰尺寸壮观的老二最大限度地撑开了肖岳的肛门，整根阳具不时朝直肠的深处挺进，有节奏地抽送着。“唔唔！唔……”肖岳被堵住的嘴巴发出模糊的惨叫。然而，看着自己的祖父被父亲奸淫，艾森竟感受到莫名的亢奋，胯下的肉棒慢慢地勃起了。“肖岳，你的孙儿可真受教！”白健昭笑着道。“看着自己的祖父被自己的父亲操着乱伦的一幕居然也看得都硬起来了呢！”艾森涨红了年轻的俊脸，顿时羞愧地垂下了头。一冰持续地抽插着，身下的继父却发出阵阵惨叫。可怜的光头壮汉痛得浑身发抖，他觉得自己的肛门几乎就要被撕裂了，巨大的屈辱感令他几乎就要发疯。此刻惨遭捆绑的工地工头丝毫无法反抗，只能悲愤地颤抖着赤裸的身体。自己身为一名男子汉，如今居然被自己的继子奸淫，叫他的尊严与面子搁在哪里？“嗷……嗯……”这时，一冰发出了阵阵淫叫声。他闭上双眼，精液从肉棒泉涌而出，一滴不漏地射进继父的肠道内。而这时肖岳的括约肌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只觉得一阵酸麻。白健昭抓住了肖岳的乳头，握在手里尽情地扭动着。他盯着肖岳，笑着道：“呵呵！陈一冰父子被我调教得不错吧？！没想到辛苦抚养长大继子，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帮你破处，真是太孝顺了！”“唔唔……”肖岳愤恨地扭动着全裸的身体，原本一开始在白健昭与一众猎物面前赤身裸体觉得十分别扭，现在也较为适应了。令他最为无法接受的是白健昭利用他落难的亲属来玩弄自己，令他感到悲愤羞辱！此时的一冰已经被白健昭说得低垂下了头。自从弟弟何冲被捕获调教后，他就开始担心白健昭会不会也不放过自己的继父，没想到自己的担忧居然成为事实。继父果然难逃白健昭的魔掌，也被捕获调教。“肖岳，你的继子为你通了下面，我怎么会忘了让你的亲生儿子也来孝敬孝敬你呢？！”白健昭笑着道。“通通你的嘴……”“唔唔！唔唔？！”肖岳不屈地哼叫道。白健昭见状，取出了堵住他嘴里的袜子。“我操！我可是一个男人，你凭什么这么对我？！”肖岳愤怒地斥责着。白健昭掐住了肖岳的脖子，恶狠狠地说道：“凭什么？凭你一家人都是被我豢养的雄畜！一群无脑的肌肉家伙，如此轻易地就被我捕获！”“你这个疯子，我们一家到底得罪了你什么？！”“得罪我的当然就是你们一身的肌肉和那根淫屌啊！”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把肖岳的老二捧在手中。他的手突然就猛力地紧掐着肖岳的两颗睾丸。“呜啊！！”不到十秒的功夫，光头中年汉子顿时叫出声来。他浑身的肌肉紧绷着，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何冲，还愣着做什么？你难道想要亲眼见证我废了你父亲的老二，让他下半辈子变成一个太监？！”白健昭恶狠狠地对肖岳说道。何冲看着受苦的父亲，心里很是挣扎。他不忍看到父亲承受睾丸被紧掐的痛楚，但是也不像让父亲为自己口交。心里挣扎了一番，他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走向了父亲。“何冲，不……咿啊啊！”肖岳猛摇着头，下体传来的剧痛又令他失声惨叫。此时的何冲已经来到了父亲的面前，悲痛地低着头呼道：“爸！”“呜嗯嗯……”肖岳的嘴巴被白健昭强行捏开。白健昭看着何冲怒斥道：“现在不是让你父子情深的时候，快把你的肉棒给送入你父亲的嘴内！”何冲绝望地看着父亲，只得挺直着身子，将自己胯下那粗大的阳具捅进了父亲被强行撑开的嘴内。白健昭紧按着肖岳的头，强逼他整副脸紧贴着儿子的下体。肖岳的胯下紧贴着儿子的脸部，男人下体的气味令他忍不住作呕。何冲则竭力扭动着屁股，粗大的阳具贯穿着父亲的嘴巴，在他的口腔里顺利地抽插着。可怜的光头汉子徒劳地扭动着精赤的身体，头部被白健昭死死地按在儿子的胯下，嘴巴只能被迫将儿子的老二吞下。白健昭猛力地掴在肖岳的脸上，狠狠地说道：“主动一点，否则我多得是法子来折磨你和你的儿孙们！”“呜呜！呜！”肖岳愤恨地吼叫着，却只得被迫默默地开始吞吐着儿子的肉棒，笨拙地吸吮着。他感觉到儿子的龟头在自己的嘴内冲撞着，整根老二也愈加坚挺着。何冲低头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屈辱地将阳具持续插入父亲的嘴中，伟岸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着。他尽管不忍蹂躏自己的父亲，但是源源不断的快感从下半身涌入脑门。“插得爽一些！吸得爽一些！哈哈哈！”白健昭疯狂地笑着。“你们一家壮男活该为奴！”肖岳感受到儿子抽送的速度越来越快，而自己壮实的身体也被白健昭放肆地揉捏着。精赤的肉体被绳索捆缚得完全动弹不了。他羞愤地直冒热汗，却只得双拳紧握，继续痛苦地吞吐着嘴里粗大的阳具。唾液随着肉棒的抽插而顺着嘴角流淌下来。儿子那坚硬的阳具依旧在在自己的嘴内搅动着。“嗯……哦！”何冲的身体已经迈入了即将射精的高潮，不禁失声淫叫着。他继续抽动几下，浓稠的男精立刻从阴茎直射而出。嘴中的阳物突然射出精液，没有预备的肖岳被呛得咳嗽着，浓稠的黏液从嘴角里漏了出来。白健昭立刻眼明手快地推开何冲，一把捂住了肖岳的嘴巴。“呜呜……”肖岳瞪大着眼，盯着白健昭。白健昭拍了拍他的脸颊说道：“年轻男性的精液是多么地滋补！给我吞下！”肖岳受制于人，只能不甘地将儿子射在嘴中的精液给完全咽下。自己是一个粗人，并没有什么学问，从年轻就在工地工作，干的都是体力活。他含辛茹苦把一冰兄妹和何冲抚养成人。然而，他的女婿和两名儿子，甚至是自己唯一的男孙都被白健昭给捕获调教，最后连自己都被白健昭盯上，难逃他的毒手。看到受难的儿孙们，肖岳的心里就难受不已。自己一家人的天伦之乐竟被白健昭这个变态给破坏殆尽！“肖岳，你会被我盯上成为我的第十二名猎物，要怪就要怪你的儿孙们了。我就喜欢看着有着亲属关系的猎物们受虐时那受迫屈辱的神情！呵呵……”“你这个死变态！”肖岳大发雷霆地怒斥道。自己一家人居然因为如此荒谬的理由而一一被白健昭给捕获调教，令他根本无法接受。“这就叫变态？！我变态的手段还多得很呢！”白健昭掐住肖岳的下巴说道。他紧盯着肖岳成熟精壮的裸体，心里很是满意落在自己手上的这位工地工头。他的心里顿时又浮现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冷冷一笑，就径直离开了囚室，留下了肖岳和其余的雄性猎物。“爸，对不起！是我连累你和何冲也被主人……哦不……白……健昭给抓了！”一冰看着一同落难的父亲，直接愧疚地说道。“要不是你们是我的亲人，你们才不会被盯上！”“别傻了，一冰。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白健昭这个变态的家伙，居然如此对待我们一家人！”肖岳看着受难的至亲，愤愤不平地说道。“爷爷，没想到连你也被抓来！”历经折磨的艾森看着落难的爷爷，也不禁哀伤地呼道。可怜的少年与爸爸、姑丈、舅舅、叔叔到现在的爷爷一同受虐，让他感到极度绝望与悲恸。“艾森，你还只是个中学生，白健昭怎么连你都不放过？！”肖岳说道。“肖先生，白健昭连我这位姐夫都下手了，他可没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柯叔元局长看着肖岳说这道。“爸，你可还受得了吗？刚才真是对不起了！”何冲一脸歉疚地向父亲道歉。年轻的他历经白健昭一个多月的凌虐也大感吃不消，担心起甫被白健昭捕获的父亲。“没事！你们也都是被逼的，我能体谅！”肖岳心里一阵抽痛，担忧地说道。“只是你们失踪的事已经让你们母亲大病一场，这次我也被绑架了她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一冰和何冲两兄弟互视着对方，沉默不语。他们的心里何尝不牵挂自己的亲人呢？“岳父，既然你也被绑架到了这里，我就不妨看面见山地跟你说了。”消防大队长李伟强看着岳父说道。“这几天你也经历了主……白……白健昭的暴虐，相信你也了解他的手段了。他多的是各种折磨我们的手段，你可要有心理准备！”“是啊，亲家！逃脱这件事也别多想了，要是有机会我们早就跑了！”李南星局长绝望地说道。“最终，你也都会被他调教成和我们一样臣服听话的性奴。”肖岳看着眼前落难的猎物们，他们每一位都是活脱脱的肌肉猛男。然而，他们却都一副落魄绝望的样子，心里很是惊讶。他不知究竟还有怎样的磨难，在等待着自己和亲人们！没多久，白健昭就拿着一堆器具，回到了囚室。他一边看着肖岳，一边微笑着说道：“肖岳，准备好接受接下来的调教了吗？！”肖岳愤恨地看着白健昭，不回应他。白健昭也不多说话，直接就走向了他，用黑色胶布封住了他的嘴巴。白健昭猛力地踢在肖岳的小腿，使到他跌跪在地。没等肖岳回过身来，白健昭又拿出一条麻绳，将肖岳的大腿和小腿系在一起，使他被迫屈辱地跪在地上。“唔唔？！”精壮的肖岳不禁闷哼着，身上依旧被麻绳和镣铐束缚得动弹不得。白健昭拿出了一个视像眼镜，为肖岳戴上，接着还为他戴上了一副蓝牙耳机。肖岳根本不知道白健昭要对他做什么，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尽管眼前一片漆黑，肖岳还是感受到自己的阴茎被套上了一个不明物体。忽然，视像眼镜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名身材丰满性感的女性。她使劲扭动着腰际，搓捏着她的胸部。接着，她将胸罩和内裤一件件地脱去，露出那惹火的肉体。她淫荡地玩弄着自己巨大的乳房，边扭边揉捏着，不时还发出了淫叫声。许久欲求未满的肖岳怎么忍受得了如此刺激惹火的画面。他顿时直冒热汗，胸膛也激烈地起伏着，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胯下的那根肉棒顿时变得完全勃起。就在这时，包裹着阴茎的物体突然猛力缩紧，接着放出了强力的电流，痛的肖岳惊呼着：“唔唔！唔！”原本坚挺的阳具瞬间便软了下去。屏幕里女性的动作变得更加诱惑，她掰开了自己的阴户，双眼迷蒙地紧咬着嘴唇，将手指插入自己的阴道，神色淫靡地持续浪叫着。肖岳看到这种画面，老二立即又再坚挺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直喘着气，但是不一会儿那裹住阴囊的物体再度收缩，并放出了电流。“唔唔！唔！唔！”这次的电流似乎更加强劲，痛得肖岳几乎就要昏过去，只得惨叫着。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将女人按倒在地，接着将肉棒直接插入了她的阴道内。“好爽！嗯……嗯！”女人顿时失声地淫叫着，似乎很享受这次的性交。肖岳的阳具又再度兀自地硬挺着，不到数秒强烈的电流窜进了那勃起的肉棒。这次的电击令肖岳忍不住失禁了，黄色的尿液从阴茎流出。白健昭看着受难的肖岳，心里顿时乐开了怀。这样的手法落难的其余猎物也同样领教过。被白健昭捕获的猎物们都是绝对的异性恋，为了改变他们的性向，先是要让他们对女人失去性趣。当他们的老二被挑逗刺激至勃起后再被电击，绝对会让他们感到痛苦万分。假以时日，他们绝对会对女人的挑逗失去了兴趣。一冰和何冲两兄弟盯着了自己的父亲，他们深知这种凌虐手段足以无可逆转地改变父亲的性向，却也束手无策，只能暗自哀伤地看着受难的父亲。视觉上的刺激和阳具被电击持续相互交替着，令肖岳痛苦难忍。这种折磨又是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白健昭才放过了肖岳。当他身上的器具被解开时，他都已经昏死了过去。白健昭看着饱受折磨的光头壮男很是兴奋，只要假以时日他也绝对会无可避免地被调教成自己的肌肉壮奴！北京市。肖岳的妻子在证实丈夫也被绑架后就大病一场，一冰的妹妹也只得强忍着亲人被绑架的痛苦，照顾着自己的母亲。她也看过互联网上曝光的那张照片，看到自己的兄弟、父亲、丈夫和家翁都只穿这一件内裤，被绳索捆绑的样子，顿时心如刀割。谁都无法忍受看着自己的亲人遭受磨难，自己却束手无策。她一闭上眼，就想到他们身上那一道道密布的伤痕，令她很是心痛。自己的亲人到底何时才有逃出生天的机会？！想到这里，她就不禁落下了眼泪，心里万分思念着被绑架的亲人们……数日后，白健昭的别墅。囚室里。白健昭手来就不会善待自己猎捕到的猎物，52岁的工地工头——肖岳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新春佳节，各种凄厉的折磨被施予在这名可怜的光头壮汉身上。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二，是肖岳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第十二天。这十几天对肖岳来说根本是度日如年，每天各种言语和肉体上的羞辱令这名男人大感屈辱，他这一生都没过得如此毫无尊严和自由过。此时的肖岳依旧跪在地上，同样戴上了视像眼镜和蓝牙耳机，不同的是他的口鼻被戴上了一个氧气罩。眼镜里的映幕上播放的是艾森操着一冰的录像。已经沦为性奴的艾森正兴奋地操着父亲，身体猛烈地撞在父亲的屁股上。肖岳看到如此的画面，心里痛苦不已。但是，他却感到浑身燥热，老二不受控制地逐渐硬挺了，令他大吃一惊。他殊不知自己从氧气罩吸入的空气已经被白健昭混入大量的春药，势必要让这位工地工头欲火焚身。“嗡嗡……”套在肖岳阳具上的飞机杯也动了起来。飞机杯的内侧持续与他的老二互相摩擦，挑逗着男人那最敏感的部位。肖岳觉得身体阵阵酥麻，阳具不受控制地完全勃起着。飞机杯的套弄令肖岳那根成熟的肉棒变得愈加硬挺，被弄得勃起到了极点。眼前看着儿孙相奸的影片，下体传来了阵阵快感，令肖岳感到羞愧不已，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呜……嗯……”画面中的艾森抽插到了兴起，忘情地闭上了眼，不断发出了淫叫声。肖岳感到痛心不已，自己还未成年的孙儿居然被白健昭调教成如此淫秽，自己根本无法接受。然而，心里的一切感受很快就被爆发的性欲给淹没。下体套着的飞机杯不停地抽动着，肖岳的身体充斥着充满罪恶感的快感。他那偌大的胸大肌渗出了大量的汗水，呼吸也变得剧烈急促。“呵呵……”白健昭看着肖岳的样子，知道他已经被春药给控制了，开怀地笑着。哪怕肖岳依旧会抵抗，白健昭知道这位成熟阳刚的光头猛男也不过是一头任由自己摆布的雄畜。映幕中的艾森射过精后，画面一转，主角就变成了自己的两名儿子——一冰和何冲。两名男警被绑成了“69”式，互相含着兄弟的肉棒。两人的头部前后晃动，吞吐着对方的老二。肖岳痛苦地看着自己的两名儿子，在白健昭的胁迫下如此卑贱，心里头不禁淌着血。然而，强烈的快感源源不断地从下体传来，令他直挺着了强壮的身体，嘴里不禁发出了嚎叫声。套着飞机杯的老二抽搐着，肖岳绷紧了小腹，大量的精液从尿道激射而出，完全射入了飞机杯内。肖岳的肉棒射了十数下后就停止射精了，而飞机杯还是继续运行着，混着春药的气体也继续被他吸入体内。不消半分钟的时间，光头壮汉的肉棒又再度坚挺起来。飞机杯迅依旧持续地抽动着他的阴茎，令他的身体无可抑制地持续保持在兴奋的状态。“很熟悉这样的调教课程吧？！”白健昭看着一冰和何冲，兴奋地说道。“很快地，你们的父亲也会嘿你们一样，成为我的性奴！想起来都令人期待吧！”“是，主人！贱奴的父亲长得如此壮硕，如果被调教成性奴，肯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一冰低着头说道。“贱……贱奴希望能和父亲一……一同被主……主人玩弄！”何冲吞吞吐吐地说着，无法相信自己居然能说出如此淫秽的话。兄弟俩都知道自己都有默契地意识到现在只能尽量取悦白健昭，来减少父亲所受到的磨难。他们也知道父亲也绝对在劫难逃！一旁的修车师傅郑利伟看着一家人都被绑架的一冰等人，顿时庆幸自己的亲人没有成为白健昭的目标。他尽管也思念着他们，却也不想见到他们出现在这里！“陈一冰，你可知道你们这12位猎物如今的下场都是你一手造成的？！”白健昭看着一冰笑着道。刑警队长一脸茫然地看着白健昭。“一开始，委任郑利丰保护我的任务是你这位刑警队长吧！我正是在那次的任务后而盯上利丰这位年轻帅警的！然后，我暗中发现林政杰有炒股的习惯，于是我设计令他输钱，继而控制他，就抓到了郑利丰。”白健昭振振有词地说道。“接着，正是你多管闲事，深入调查利丰失踪一事而我才决定把你给捕获。接着，正是你逃脱去找了即将退休的李南星局长，为了灭口我就让林政杰而把他也一并给绑架。”“一年后，郭嘉豪正是依旧暗中调查你们失踪一事而被我猎捕。接下来的消防大队长李伟强正是他身为李局长的儿子和你的好友兼妹夫的身分而被我让林政杰抓来。同时凌虐李局长父子令我感受到调教一对亲人的乐趣。过后，还是中学生的艾森正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子而成为第一名我亲手捕获的猎物。”“林政杰大受打击，病倒入院。我一不做二不休，我就绑架了林政杰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小舅子赵新，与你们父子一同受虐。接下来的郑利丰与郭晋安正是他们身为被你牵连男警的亲属的身分而被我捕获。我的姐夫——柯叔元局长则是因为发言挑战我而被我下手掳绑。最后，你的弟弟——何冲和继父——肖岳正是因为他是你的亲人而被我接连抓来！”听到这里，一冰已经完全愣住了。尽管白健昭的理由牵强而荒谬，但是此时的他根本无法正常思考。一想到自己与亲人、同僚和他们的亲属的悲惨命运正是自己所导致，他顿时泪流满面，大感自责与歉疚。“现在，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继父被窝调教成性奴吧！呵呵！”白健昭冷笑着说道。“呜呜……”此时的刑警队长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其他的猎物们尽管没有说话，也被白健昭给影响，认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或多或少是陈一冰所致。一边的肖岳依旧戴着视像眼镜和耳机，一边观赏亲人们荒淫的影片，一边被强制取精，强烈的快感与罪恶感互相交织着，胯下的阳具在飞机杯的套弄下不受控制地射出一波又一波的精液……某日。工地里。午饭时间，一群建筑工人围在一块吃饭寒暄。“肖哥，你可真会教儿子，两名儿子都很有出息。一位是本市的刑警队队长，另一位也是未来的人民警察呢！”一名工友拍着肖岳的肩膀说道。“哪像我那没用的儿子，二十几岁的人，还成天游手好闲的！”“肖哥，你也该是时候考虑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另一名工友插嘴说道。“呵呵……我的两个儿子的确不用我多操心。”肖岳和颜悦色，拍了拍胸膛说道。“但是，我这把贱骨头，可是劳碌命，叫我停也停不下来。”说起自己的儿子们，肖岳感到既骄傲又欣慰，顿时喜形于色。尽管一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还是很是孝敬自己。自己的亲生儿子何冲也同样很是争气，考上了警校，将来和大哥一样成为一名警察。都想到这里，肖岳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白健昭的囚室。肖岳刚从睡梦中醒来，一看到眼前的儿孙们，心里顿时又凉了。梦境中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真正的现实竟是如此残酷。肖岳引以为傲的两名儿子正是他被白健昭盯上捕获的主因。肖岳被白健昭掳绑调教至今也已经三个多星期了。尽管自己在工地里经常打着赤膊干活，但是浑身赤裸，将自己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袒露在他人面前，还被肆意羞辱还是头一遭。更甚的是，对方还是自己的儿孙与亲人，令肖岳很是别扭。自己劳碌了一辈子撑起整个家，最后自己竟和儿孙们一同被人绑架禁锢并凌虐调教。这悲惨的现实令肖岳无所适从。肖岳本来就是个粗人，也不识几个字。除了正常的男女性交外，他也鲜少接触到其他的性知识。被绑架以来的经历也令他大感惊讶，他没想过居然有那么多方法能用来玩弄并折磨男人。原本欲求未满的肖岳在连续摄入春药的作用下，肉体已经逐渐变得更加敏感，而强行改变肖岳性向的调教也继续每天上演着，令他既痛苦又羞辱。肖岳望着前方的铁门，正是这扇门狠狠地杜绝雄性猎物们和外界接触的任何可能，将他们囚禁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囚室内。“嘎！”这时，囚室的铁门被推开，只见白健昭脸带笑容地走进了囚室。他看着肖岳说道：“肖岳，昨晚睡得可好，可养足精神了？”肖岳咬紧了牙根，默默地看着白健昭，没有说话。“还有点脾气呢！”说罢，白健昭掐住了肖岳的下巴，“啪”的一声，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别神气。今天的调教课程可又要开始了！”白健昭继续说道。肖岳闻言，身体哆嗦了一下，被捆绑的双手紧握着拳，被迫接受接下来的折磨……半个小时后。此时的肖岳被悬吊着，浑身都被绳索紧勒得发麻。壮硕的肉体被扯得笔直，男体的主人有着两块厚实偌大的胸大肌丶六块整齐坚硬的腹肌，双臂上那鼓实的肱三头肌与二头肌尽显这位工地工头的男人气概。胯下处还有那根尚未勃起的黝黑阳具。汗水顺着肖岳成熟阳刚的脸颊，滴落在了他的身上。“唔唔……”光头猛男痛苦地闷哼着。尽管他是一名活脱脱的肌肉汉子，施予他身上的折磨也令他大感吃不消。这时，白健昭一边脸露坏笑，一边走近了肖岳。他拍了拍肖岳的腹肌，接着尽情地爱抚着，感受那六块腹肌的轮廓。他的头部凑近了中年汉子的腹部，舌尖舔着那浓密的体毛。这二十几天的调教下来，白健昭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践踏这位工地工头的自尊，要令他的内心崩溃并完全屈服于自己绝对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长得那么壮，老二又那么大的一坨！像你这样的男人，就该落在我的手上，成为我的性奴！呵呵……”白健昭笑着道。接着，白健昭突然就一记重拳直接打在了肖岳的小腹上。“啊！”毫无准备的拳击把肖岳打疼了，令他不禁失声大叫一声。他立刻使尽全力绷紧腹肌，企图抵挡白健昭的拳头。白健昭的第二拳也随即猛力地落在了他的左腹。“啪！啪啪！啪！”白健昭的拳头狠狠地连续砸在肖岳的腹肌上。肖岳的身体不禁发颤，被迫鼓起了身上的筋肉。白健昭见状，拳头立即狠狠地打在了肖岳的左胸上。接着，白健昭接连又是数拳，猛力地打在肖岳的胸大肌上。连续十数下的击打令肖岳两块发达隆起的胸大肌开始红肿起来。“砰！砰砰！砰……”白健昭尽情地挥动着自己的拳头，往肖岳精赤着的身体各处打去，拳头落在他身上的击打声持续响起。“呜哇……啊……”有几拳正巧打到了痛处，肖岳不禁叫出声来，壮硕刚猛的男体在半空中剧烈晃动。被悬吊着的肖岳汗流浃背，浑身精赤的肌肉都亮着油光，令他的肉体看起来愈加性感逗人。白健昭的拳头在肖岳的身上胡乱殴打着，被捆缚着的肖岳完全无法闪避，被打得浑身一块块红肿。父亲辛苦了大半辈子，才把自己和兄姐抚养成人，如今的他更是因为自己而被白健昭盯上捕获，进而被玩辱调教。何冲绝望地看着被白健昭痛打着的父亲，心里很是难受。自己可是一名警察，居然被迫和自己的父兄与其它亲人们一同被囚禁受虐！拳头打在身上的声音与男人的哼叫声不绝于耳。白健昭打得自己的手都酸痛才停了下来。肖岳被打得浑身是红肿瘀青的痕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成熟的俊脸尽是无力惨淡的神情。白健昭拍了拍肖岳坚硬发达的腹肌，说道：“真是感谢你养育了两位身材与精力都那么完美的帅儿子，否则我怎么有这个荣幸享用他们的肉体呢！”“呜啊啊……”肖岳紧闭着眼，现在的自己如同陷入黑暗的深渊，只能绝望地吼叫着。白健昭看着肖岳的神情，更是兴奋起来，心里更是不想放过这位光头壮男！!肖岳依旧被悬吊着，精赤的身体满是红肿的痕迹。他那成熟阳刚的脸上敞着热汗，麻绳将双臂紧勒得发麻。肖岳有着一对剑眉、高挺的鼻樑、端正的五官，再加上健硕的身材和傲人的阳物，精赤的男体散发着雄性的魅力。白健昭的手不停非礼着这位中年光头壮汉，拍打着偌大隆起的那对胸大肌。这名建筑工头的胸大肌结实而有弹性，令白健昭很是喜欢。他不停搓捏着肖岳的胸肌，还不时逗弄着那两颗褐色的乳头。紧缚着男体的麻绳勒入了肌肉，使到原本就发达的肌肉更加激凸。白健昭的手下移到肖岳那平坦坚硬的腹部，感受那整齐排列的六块腹肌。白健昭看着拥有强健身躯的建筑工头。由于肖岳是个粗人，身上有着一种粗犷不拘的气息，因此令白健昭越来越钟情于自己的第十二名雄性玩物。哪怕肖岳是个粗人，心理与身体上的羞辱与折磨令他无法忍受，这位光头汉子的意志力正一点一点地被磨灭。他也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儿孙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许甚至未来永远无法脱离白健昭的魔掌，心里感到屈辱又痛苦不堪。身为男子汉的尊严令这位建筑工头始终无法让自己屈服于白健昭，心里仍有一丝想要反抗的意图。尽管儿孙们都被囚禁凌辱，肖岳却也没有白健昭想象中的轻易屈服。看着还在做困兽之斗的肖岳，白健昭想要彻底征服他的企图反而愈加强烈。“你们一家的基因还真是他妈的好呢！”白健昭一边捧着肖岳的阳物，一边调侃道。“真是活该一家为奴！”白健昭不断提起肖岳一家人被捕获调教的事，不断打击这位中年猛男。肖岳没有出声，事已至此自己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只能默默地盯着意气风发的白健昭。白健昭捧起了肖岳的阴囊，左手开始套弄着那根成熟的黝黑阳具，右手则把玩着两颗睾丸。他先是紧掐着睾丸，持续地施加着压力，然后又适时地放松，持续挑逗着这位光头汉子。经过二十几天身体上的调教以及摄入混有大量春药的食物双重作用下，肖岳的身体已经变得更加敏感。肖岳感受到自己的阳具传来了阵阵令人酥麻的快感，自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老二。整根阳物不一会儿就呈现了完全勃起的状态。“那么快就被挑起了性欲！呵呵……”白健昭笑着道。“幸亏把你给收了，否则你哪有这么多发泄性欲的机会呢？！”肖岳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经历了白健昭的调教，已经面临了无可逆转的改变。他更是对自己身体上的反应感到羞辱。一冰看着自己的父亲，他也见证到了父亲经历被捕获调教后身体上的转变。他知道父亲也即将步上和自己相同的命运，就是成为一个被性欲支配的雄性玩物！白健昭的手指细心地搓弄着肖岳的龟头，挑逗着男人最敏感的部位，使到肖岳禁不住“呜嗯……”地叫出声来。“爽了吧？！”白健昭看着肖岳，露出了蔑视的笑容，嘲讽着落在自己手上的这位汉子。白健昭的手指熟练地来回摩擦着肖岳的阴茎。白健昭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玩着光头壮汉的阳物，给予肖岳更大的刺激，令他浑身都亢奋起来。肖岳双腿间的肉棒已经完全地昂然硬挺，马眼也不断渗出了透明的淫液。白健昭更是加快了撸动的速度与加大手掌的力道。在白健昭的手淫之下，肖岳已经到了射精的边缘。他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只有一阵想要射精的欲望。他紧绷着自己的腹肌，一股又一股暖热的男精从马眼处喷溅而出，喷得白健昭满手都是那粘稠的浆液。白健昭一边微笑着，一边放开了肖岳的阳具。他走向了另一边的南星，伸出手掌说道：“李局长，来尝尝你亲家的精液吧！”南星看着白健昭，温驯地说道：“是，主人！”说罢，南星伸出了舌头，舔着白健昭手上的精液。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亲家的精液，最后索性吮着白健昭的十根手指。自己的亲家——前任警局局长李南星，正在吸吮着白健昭那沾有自己精液的手指，令肖岳感到屈辱。南星本是警局局长，德高望重又备受尊重，如今却沦落到如斯田地。自己和亲家本是有儿有孙的男人，却一同面临和儿孙一同被羞辱调教的厄运，令他大感唏嘘。南星贪婪地吸着白健昭的手指，直到白健昭手上的精液被自己吃得干干净净后才罢休。白健昭欣喜地看着南星问道：“李局长，亲家的精液吃起来如何呢？”“主人，贱奴亲家的精液很粘稠，味道也是很浓郁，不会太腥，很好吃！”李局长乖乖地报告着。“描述得真好！呵呵！”白健昭拍了拍李局长的头，笑着道：“曾经是警局局长又如何？呵呵……不也是个吃精的卑贱男奴？！”已经沦为性奴的南星默默接受白健昭的嘲讽羞辱。听着亲家如此评论自己的精液，肖岳更是羞愧地满脸通红。白健昭转过身，走向了肖岳，将被悬吊数个小时的他解了下来。此时，肖岳的上半身有着数道绳索的勒痕，双臂更是已被勒得发麻了。白健昭将肖岳的身体转了过去，拍了拍他那结实的臀部。白健昭接着就脱下了自己的裤子，露出了他那早已硬挺的老二。白健昭抓着肖岳的腰肢，挺着身子，将自己的老二插入了他的肠道中。这已经是肖岳被绑架不知多少次被男人奸淫了。白健昭每日都会命令一冰、何冲、艾森、伟强和南星来操肖岳至少一次，一来是提醒肖岳他的一整家人被自己完全摆布与操控的事实，二来当然是要让肖岳尽快适应并享受男人间的性爱。白健昭的肉棒在肖岳的肠道内粗鲁地持续抽动着，令肖岳感到屈辱。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既然会被另一个男人肆意奸淫，如今的他就像落在猎人手中的一只野兽，只能任人鱼肉。白健昭的身体不断冲撞着肖岳的屁股，在成熟阳刚的光头壮汉身体上发洩着性欲。肖岳的男体随着白健昭的抽插而前后剧烈地晃动着。肖岳感受到白健昭粗短的阳物肆意地在自己的体内捣动着。自己的肠壁与白健昭快速抽动的阴茎相互摩擦，令他只能紧握着拳头，紧闭着双眼，强忍着屈辱。看着肖岳羞辱不堪的表情，曹操更加地兴奋。“呜嗯……干！好……好爽！”白健昭一边狂操着健硕的中年建筑工头，一边忘我地淫叫道。这听在肖岳的耳中又是另一番的羞辱。白健昭的老二插得愈加深入，持续摧残着肖岳的菊穴。他的身体猛撞着肖岳，一次又一次地将肉棒直捅入肖岳的直肠深处。没多久，白健昭终于达到了高潮。他挺起了腰部，将自己勃起到极点的阳具插到了肖岳的直肠最深处射精了。一波波温热的精液冲刷着肖岳的肠壁，是自己又一次被奸淫的铁证。白健昭这才将自己的肉棒抽离了肖岳的身体，肖岳那被阳具捅过的屁眼微张着，渗出了一丝丝的粘液。接着，白健昭紧抓住肖岳的脖子，强逼他抬起头看着自己。接着，白健昭挺着阳物在他的脸上肆意拍打着。白健昭的阴茎沾着精液以及自己肠道内的秽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看着肖岳一脸厌恶的样子，白健昭调侃道：“这可是你自己体内的东西呢？难道会觉得肮脏恶心吗？还是你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污秽下贱的男人？！哈哈哈！”“不……”肖岳的眼眶泛着泪，连番受到的羞辱与折磨令这位光头猛男也几乎无法忍受，使到他几近崩溃。望着自己的儿孙们，他的心又再度绝望到了极点……第一个被捕获的年轻刑警——郑利丰到最后被猎捕的工地工头——肖岳，十二名身份、年龄、职业各异的男人先后落在白健昭的手上，成为他的猎物。悲惨的现实让这个光头汉子无所适从，长时间的调教令这位建筑工头也几近屈服，接受成为性奴的命运。数星期后。囚室内。白健昭兴致勃勃地看着自己的猎物们，如同在观赏一幅艺术品般。十二名猎物分别含着他人的阳具，而自己的老二也插在另一人的嘴中。柯叔元局长含着了下属郭晋安的阳具，自己的老二则插入了前辈李南星局长的嘴中。李局长的阴茎被儿子伟强咬着，而伟强的阳物则插入了好友兼大舅子陈一冰的嘴内。实习医生赵新则含住了姐夫一冰的肉棒，自己的阳具则插在外甥艾森的口中，而艾森的老二又被自己的爷爷——肖岳给咬着。何冲的嘴巴含住了父亲的阳物，而自己的昂扬则插入了修车师傅郑利伟的口中，而利伟的阴茎则插入了弟弟利丰的嘴内。资深刑警郭嘉豪含住同僚利丰的老二，而自己的肉棒则被儿子晋安含着。他们的脖子上都被套上了个项圈，大腿上方被一根麻绳捆着，麻绳还通过另一名猎物的项圈。这使到他们无法吐出嘴内的阳物，更是无法从别人的口中抽出自己的老二。十二具雄性猎物的身体形成了一个壮观的肉体十二角形。白健昭为猎物们注射了很大剂量的春药，使到他们都被旺盛的性欲给支配着，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猎物们如同失去理智般，疯狂地狂操着另一名猎物的嘴巴。肖岳的嘴巴被强行撑开，口腔被孙子艾森的老二完全充满着，令他只能发出呜咽的声音。那根坚挺的年轻阳物持续地在自己的嘴内肆意地抽插着，自己的下巴已经酸麻得失去了知觉。肖岳想到还未被绑架前的孙子，自己只有艾森一个男孙。品学兼优的他是校内的资优生，平时他对自己和妻子也很是孝顺。如今，好好的一个孙儿还未成年就被白健昭调教成这番淫荡的模样，令他这位爷爷心痛不已。“操吧！射吧！尽情地发挥你们淫荡的本性！呵呵呵……”白健昭狂笑着说道，他知道经历了自己长时间的调教，这些猎物们都已成为欲火焚身的雄畜，就连年轻的中学生艾森和斯文的实习医生赵新也不例外。尽管甫被猎捕的工地工头没有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住，为了泄欲，他也禁不住在儿子的口中缓缓地抽插着自己的老二。白健昭走到了肖岳的身旁，踩在了他的屁股上说道：“肖岳，你看起来操得没什么劲呢！难道是我用的药不够吗？！”“呜……”肖岳顿时焦急地摇着头，但是这时已经太迟了！白健昭取出了两个针筒，回到肖岳的身边笑着道：“奴性还不够，那就用药性来代替吧！给你多两倍的剂量，让你爽翻天！”随着肖岳的左臂传来刺痛感，白健昭连续扎了肖岳两针，将春药完全输入了他的体内。“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要来了哦！”白健昭笑着道。接着，他坐到了椅子上，观看这幕赏心悦目的淫戏。“呜嗯……”不一会儿，肖岳只觉得浑身发烫，扭动着自己的身子，自己的阳具肿胀到了极点。他再也忍受不了，奋力地在何冲的口中抽动着自己的阳具。艾森的身体依旧持续不断地冲撞着爷爷的脸颊，年轻的阳具不断直顶到他的喉咙深处。此时的男中学生已经毫无羞耻可言。他的嘴巴则依旧纯熟地吞吐着舅舅赵新的老二。“呜呼……嗯…嗯…”这时，艾森浑身感觉到燥热并剧烈地喘息着。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迈入了高潮，一道道滚烫的少年男精突然就从龟头处喷射而出，射进了爷爷的嘴内。光头壮汉阳刚成熟的男体不禁颤抖着，喉咙里被孙子射出的精液完全灌满。无法吐出精液的他只能将艾森的精液完全吞下。艾森刚射完精的阳具竟又再度在自己的嘴中抽插起来。何冲主动地含着父亲的阴茎，努力地吮吸着，喉咙里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呜咽。他知道事已至此，自己一家人根本没有逃出生天的机会与能力，只能尽量满足并屈服于白健昭，避免惹怒他遭受更惨烈的折磨。肖岳忍受不了要射精的欲望，抽送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晃动着自己的屁股，不听地在何冲的嘴中抽送着自己的老二。看着12名猎物如此激情四射的模样，白健昭再也忍受不了。他脱下了自己的裤子，抓着自己已经勃起到极点的老二抽动起来“你们看得我真爽啊！”白健昭呼叫道，一手抽动着阴茎的茎身，另一手则搓捏着那不断渗出淫液的龟头。在肖岳主动的抽插以及何冲主动的吸吮下，肖岳很快就达到了高潮。他紧绷着自己的腹肌，挺直了身子，精液从阳具激射而出，一股又一股地射入了儿子的食道内。“继续操！给我继续操！”白健昭一边手淫着，一边命令道。尽管射了一炮，过量的春药令肖岳那射过精的阳物依旧茁壮地勃起着。他的老二再度在何冲的嘴内抽动起来。“要！要射了！”白健昭双手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抓着自己的老二，对准了肖岳。一股股浊白色的精液喷溅而出，射在了肖岳黝黑的背脊上。被捕获调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肖岳已经觉得自己起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自己的性欲居然能如此轻易地被激起，和儿孙之间的同行乱伦毫无下限地每日上演着。自己和亲人们被白健昭完全控制住，而肖岳已知道如今自己的尊严已经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能减少自己与亲人们受到的折辱，他不介意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地屈服于白健昭，唤他一声“主人”！又一个可怜的男人堕落沉沦了！两个月后。北京市某住宅区。这时已经是将近晚上9时许。一名穿着上班族服装的男人驾着车子，回到了家中。这间房子是他在数个月前的公司年度晚宴抽奖中赢取的。当时，他才刚加入公司才四个多月，令许多同事都羡慕不已。他下了车子，手里还提着一个公事包。他长得高挑，身高1.7米有余。他的胸膛将白衬衫撑得鼓鼓的，就连袖子也被手臂撑得紧紧的，凸现出男人的完美身材。男人的脖子还系着一条黑色领带，下半身则穿着一件修身的黑色西裤。男人有些疲累，打了个哈欠，还扭了扭脖子。他一进到屋内，就走向了卧室，殊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了险境。当男人进到了卧室，打开开关，灯一亮，眼前的情景顿时令他愣住了！男人发现自己的卧室内竟站着两位被堵着嘴巴，浑身被绳索紧捆着的男子。这两名男子都精赤着壮硕的肉体，身上还分别有着不同的装束，双脚上竟还被铐上了铁镣。男人看着出现在自己卧室内的这两名男子，顿时惊呆了。他们正是自己因为被绑架而失踪的两名兄弟。自己的父亲更是因为他们的失踪而饱受打击，在半年前已经辞世。临终前，父亲还在挂念着生死未卜的他们。弟弟利丰上半身披着一件敞开的警服，警帽则挂在了勃起的老二上。哥哥利伟则浑身赤裸着，阳具被细绳捆扎着，绳子的末端还挂着一根修车的扳手。而这名穿着西装的男人正是利伟的弟弟与利丰的哥哥——28岁的会计师郑恺！郑恺看过白健昭数个月前发布在网上的照片，注意到遍体鳞伤的兄弟。他们的样子很是凄惨，乳头还被镶上了乳环。他想到自己的兄弟被人凌虐折磨，感到焦急又愤恨，殊不知他们受到的折辱远超过自己所能想象的。“大哥！弟弟”郑恺惊呼道，接着忍不住冲了向前。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激动地抓着两人的肩膀说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急忙把利丰转过身，打算替他松绑。“唔！唔唔！”一旁的利伟突然焦急地呼叫着，眼神望向了郑恺身后。“怎么了，大哥？！”郑恺顿时大感疑惑。没等他转过头，突然一只大手从后勒住了他的脖子，一块布立即就捂住了他的嘴巴。“唔唔！”郑恺使劲地挣扎着，但是白健昭的手勒得很紧。郑恺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当他大口呼吸着时，一股股呛鼻的气体就被吸入了体内。“唔！唔唔！”利丰和利伟更是惊慌地挣动着。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落在白健昭的手上意味着什么，心里很是焦急。“呵呵！郑恺，我等你等得好久了。新工作难道那么忙吗？”白健昭冷笑着道，继续紧勒住郑恺的脖子。郑恺企图拔开勒住自己脖子的手不果，挣扎的力度慢慢减弱，然后就不省人事了。“该来的始终是躲不过的！呵呵……”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脸颊说道。接着，他转过头看着利伟说道：“你顶替了你的弟弟一年，现在也是时候把他给收了！”“唔唔！”利伟猛摇着头，急得就要流出泪来。被捕获凌虐已久的他也知道如今自己的二弟也是凶多吉少了！尽管自己是顶替了二弟被白健昭猎捕调教，但是他是怎么再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二弟也遭受和自己一样的命运。白健昭将郑恺放躺在了地上。此时，帅气的郑恺紧闭着眼，胸膛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白健昭隔着衬衫，揉捏着他那发达隆起的胸大肌，很是满意这位年轻男人的身材。“妈的！三兄弟都长得那么壮，根本就是诱人犯罪嘛！”白健昭看着利伟与利丰说道。说罢，白健昭卷起了郑恺的袖子，在他壮猛的手臂上打入了两剂春药。白健昭拿起麻绳，将郑恺的双手扭到了身后然后反绑。接着，他又拿出了另一条较长的麻绳，将郑恺的胳膊和上半身紧紧地捆了十数圈。绑好了郑恺后，白健昭解开了郑恺的皮带和西裤上的扣子，然后直接把他的西裤扯到了膝盖处。他的大腿白皙而壮实，看起来很是诱人。郑恺穿着的是一件的深蓝色三角内裤。他将郑恺的衬衫往上推，足以看见郑恺那体毛浓密的六块腹肌。白健昭轻轻地拍了拍，感受到那结实腹肌的硬度。郑恺尽管是名白领，但是周末闲暇时他会在健身房待好几个小时，平日也会一周抽个两天晨跑。因此，就算他经常待在办公室内，依然让自己保持着矫健壮实的身材。如今，这位壮猛的会计师却只能任由白健昭摆布。最吸引白健昭目光的还是深蓝色内裤中央高高隆起的那一大包。白健昭将那件内裤扯到了郑恺的膝盖处。那根已经勃起的老二脱离内裤的束缚后，矗立在了浓密的阴毛群中。“呵呵！看来药效已经发挥了，是时候安排感人的重逢了！”白健昭笑着道。利伟盯着白健昭，健壮的肌肉微微地颤动着……郑恺依旧昏迷着，茁壮修长的双脚被强行打开，跪在了弟弟利丰的头部两旁，已经勃起的老二插在了弟弟的嘴中。为了避免郑恺苏醒后挣脱，白健昭在郑恺的腰部捆了两圈的麻绳，然后系到了利丰脖子上的项圈。至于郑恺的嘴巴则被塞入了大哥的阳具。利伟的大腿处也被捆上了麻绳，然后系到了郑恺皮革项圈上的环扣。因此，就算郑恺醒过来后想要挣扎，也无法从弟弟的嘴中抽出自己的阳具，也不能吐出口中哥哥的肉棒。利伟则跨坐在利丰的腰上，任由小弟利丰的阳物插入自己的肠道。此时的利伟望着穿着白衬衫，依旧昏迷着的二弟，心里顿时一阵悲戚。“待会儿你可要好好地表现，给你的二弟一个最难忘的重逢之礼！”白健昭拍了拍利伟的脸颊说道。“唔唔……”被堵住嘴的利伟只得点头应允道。白健昭看着三位肌肉兄弟，手里则拿着摄像机，打算录下那振奋人心的重逢时刻。“呜……”过了半刻钟，郑恺的身体开始有了动静。他渐渐地恢复了意识，睁开眼，竟发现眼前竟是一撮撮卷曲的毛发，嘴里似乎塞着一根棒状物。他意识到自己正含着另一个男人的肉棒，顿时胡乱地挣扎起来，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他想站起身子，发现双手已经被捆绑在身后。下体传来一阵冰凉感，自己那硬挺的肉棒似乎也被什么东西给裹住了。“利丰、利伟，你们与你们久违的亲兄弟的见面仪式可以开始咯！”白健昭笑着道。利丰含着二哥的阳具，开始吞吐起来。他的舌头裹住了二哥的龟头，舌尖轻碰着尿道口，不断刺激着二哥身上最为敏感的部位。郑恺感受到大哥的老二也同时完全充满了自己的口腔。那根肉棒突然毫无预警地就戳到了郑恺的喉咙深处，使到他不断干呕。“呜……”郑恺痛苦地呜咽着，大哥的肉棒在他的嘴内不断抽动，令他恶心得头皮发麻。蹲坐着的利伟不仅在郑恺的口中抽插着自己的阳具，自己的身体也上下移动，让利丰的老二在自己的肠道中抽送着。“唔嗯……”修车师傅顿时爽得叫出声来。作为落在白健昭手上的第一位雄性玩物，利丰早就被调教成活脱脱的肌肉壮奴。高超的口交技巧也让第一次被同性口交的郑恺感到一丝快感。被同性口交的感觉让郑恺感到屈辱，厌恶与快感同时在脑海中冲突着，使到他剧烈地挣动着自己的身子。“郑恺，我把你的小弟调教得不错吧？！你被他的嘴巴弄得很爽吧？！”白健昭一脚踩在郑恺的屁股上，一边兴奋地说道。“呜嗯……呜……”嘴里塞着的肉棒令郑恺无法说话。既然为自己口交的小弟，那么嘴中的肉棒肯定是属于大哥的了。郑恺越想越悲愤，无奈自己此时却被束缚得完全无法脱身。郑恺从没想过，自己居然会以这种方式斯与自己失踪许久的兄弟见面。兄弟们的淫叫声此起彼落，令郑恺很是讶异与悲恸。这些日子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们会沦为这个样子？！白健昭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含着大哥肉棒的郑恺。郑恺只得斜眼怒视着白健昭，眼神燃着熊熊得怒火。“替你准备了这么棒的见面礼！还不领情呢！”白健昭的手伸向郑恺的胸膛，一边揉着他的乳头，一边笑着说道。“呜呜……”郑恺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却摆脱不了白健昭。自己可是一名直男，如今居然被迫和自己的亲兄弟上演如此荒唐淫秽的一幕，令他感到羞怒不堪。嘴中的肉棒持续地抽送着，郑恺也同时被迫不断吞吐着，只能任由大哥的阳具不断贯穿着他的口腔。利丰同时间也挺着身子，在大哥的体内推送着。在双方都采取主动的情况下，利丰率先射精了，将精液完全灌入了利伟的肠道。“嗯……唔！”利伟发出了几声淫叫，阳具在郑恺的嘴中持续搅动着，不时还将圆润的龟头直挺入郑恺的喉咙深处。没多久，郑恺突然觉得口腔一阵温热，一股股腥涩的液体直冲他的食道内。他知道是大哥在自己的嘴内射精了，那根阳物不断在自己的嘴中喷射出浆液。混乱中，郑恺吞下不少大哥的精液，令到他一直干咳着。此时的利丰则依旧拼命地吮吸着二哥的老二，越吸越起劲。利伟感受到阵阵酥麻感从自己的老二传送到脑海中，呼吸逐渐变得急促。白色的紧身衬衫也被汗水浸湿了，贴在了身上，令他很不舒服。在利丰高超的口交技巧以及春药的作用下，尽管郑恺的心中充满了厌恶感，他的老二也终究缴械了。郑恺绷紧了身体，温热的精液喷涌而出，冲刷着弟弟的口腔。利丰贪婪地把二哥的男精吞得一干二净。“郑恺，很享受吧！被我开发调教后，你的兄弟可已经是性欲旺盛的雄畜了呢！”白健昭说道。“呜唔……”郑恺闻言，激动地挣扎着。他不容许白健昭如此羞辱自己的兄弟。郑恺无法想象自己的兄弟在被绑架的这段日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自己如今难道也成为了被绑架的目标？！“郑恺，是时候告诉你一些事了！”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臀部说道。“你还记得一年前，你的大哥在结婚前夕因为被我绑架就突然失去了踪影是吧！”白健昭说道。“其实，我一早就盯上了你，当时我想绑架的其实是你！然而，你当时出国公干，我才把目标转移到你大哥的身上！”“你的大哥就这么顶替了你，被我捕获调教！”白健昭笑着道。“你在外逍遥快活了多一年，是时候把你给抓了，陪一陪你的大哥！呵呵！”“呜呜？！”郑恺顿时惊呼道，大哥的确是在自己出国公干的时候离奇失踪的。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所说的是真的？！白健昭说到这里，利伟也想到自己这一年以来的遭遇，也不禁落下泪来。“郑恺，我还没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白健昭！”郑恺由于被固定着，根本还没有正面见过袭击他的白健昭。听到这个名字，郑恺顿时愣住了。白健昭正是自己如今任职的公司的董事长。自己是在九个多月前跳槽到这间公司，担任会计部的经理。在年度公司晚宴时，他被白健昭在抽奖环节抽出了名字，得到这栋房子的！“九个多月前，是我让猎头顾问接触你，将你挖角到我们的公司。公司年度晚宴上，我也是特意动了手脚，抽出了你的名字，让你得到这栋房子。”白健昭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否则，我怎么能轻易地就侵入你的房子呢？”郑恺对白健昭的算计感到阵阵寒意。原来从自己被挖角开始就是一个局，自己老早就被白健昭给盯上了。利伟和利丰闻言，意识到白健昭老早就没想过要放过郑恺。两人还为了兄弟的安危，不断被白健昭要胁着，顿时令他们感到晴天霹雳。“我最喜欢的就是捕获一整家人，看着你们受辱时彼此间绝望悲痛的神情。”白健昭说着。“要是你们的父亲还在世，我也会一并把他也给抓了！”“呜呜呜……”说到这里，郑恺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怒气，激动地挣扎着。无奈，如今的他和自己的兄弟一同被捆缚得无力反抗。“你们三兄弟从没那么亲密过吧？！呵呵……让你们一齐度过这难忘的一夜吧！”说罢，白健昭就关上了灯，离开了郑恺的卧室。悲愤至极的利伟不断剧烈地挣扎着。然而，不管他如何挣扎，始终还是摆脱不了牢牢捆缚住自己的绳索。自己和兄弟只能一直保持着如此屈辱的姿势。至于利丰和利伟，他们也更是饱受打击。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也步上自己的后尘，被白健昭给捕获，铁定在劫难逃了！郑恺遇袭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他突然感受到一阵尿意。然而，膀胱的肿胀感让他感到难以忍受。他想要在兄弟面前保持尊严，但是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让自己的尿液流入了弟弟利丰的嘴中……此时的房间内一片漆黑，郑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被捆缚了多久，只是白健昭每隔一阵子就回到房中，为自己和两位兄弟注射相信是春药之类的东西。每次被针扎过后，他都不禁猛飙着汗，浑身阵阵燥热。白健昭特意没有开启房内的空调以及风扇，闷热的房间令浑身赤裸的利伟都挥舞着热汗，更何况是披着警服的利丰和依然穿着白衬衫的帅气会计师——郑恺。湿漉漉的衬衫紧贴在郑恺的身上，粘答答的感觉令郑恺感到很不舒服。郑恺扯动着捆绑着自己的绳索，发现绳索捆得很紧，任何一点松脱的机会也没有。经过白健昭一番悉心调教的修车师傅郑利伟已经不是郑恺脑海中当初那位刚毅壮猛的大哥了。难以抑制的性欲完全掩过二弟被捕获的悲痛和兄弟间性交的耻辱，利伟兴奋地在郑恺的嘴中不断抽送自己的肉棒。疯狂又激烈的活塞运动令初次为他人口交的郑恺苦不堪言。同样地，含住郑恺阳物的小弟利丰也持续吞吐逗弄着那根坚挺的肉棒，尽管难忍被弟弟口交的屈辱，被春药挑起的性欲和利丰纯熟的口角技巧也令郑恺射了三次。此时，白健昭又再度回到了郑恺的房中，不同的是这次他打开了房间的灯。突如其来的光线令郑恺顿时睁不开眼。白健昭蹲了下来，拍了拍郑恺裸露着的屁股，感受那紧实的肉感。他一把紧掐着郑恺的臀肉，接着望了望自己的手表说道：“现在才凌晨3点钟呢！！呵呵……”“唔唔……”嘴巴充满了大哥阳具的郑恺只能呜咽地怒哼着。自从郑恺被袭制服至今已经五个小时多了，为了让三兄弟的老二一直保持着勃起的状态，白健昭持续在三兄弟身上注射了春药。尤其是刚被捕获的直男帅哥郑恺，白健昭更是前后足足扎了他五针。“三兄弟都射得很爽吧！呵呵！”白健昭笑着道。自己的兄弟对白健昭唯命是从、性欲过分地旺盛、毫无尊严与耻辱心，郑恺根本无法接受他们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被白健昭绑架了那么久，自己也被设计捕获，再加上以如此屈辱的方式与失踪甚久的兄弟相见，郑恺无法理解为什么白健昭要这么对待他们。“啪！”没等郑恺反应过来，白健昭已经从郑恺的西裤上抽出一条棕色皮带，狠狠地打在他袒露着的屁股上。“呜唔！”郑恺突然大叫，接着不禁咬紧了牙根，才发现自己的嘴里正插着大哥的阳具。“唔唔！”老二被咬着的疼痛也令受虐已久的修车师傅郑利伟不禁失声呼叫。郑恺听到大哥的叫声，赶紧松开了自己的牙齿。“啪！啪！”随着皮带划过空气的呼啸声，白健昭左右开弓地在郑恺的屁股上狠抽两鞭。两道红肿的印迹立刻显现，其中一道还渗出了殷红的鲜血。“唔呜！呜……”郑恺不禁惨叫着，却同时控制住自己，担心自己咬着大哥的阴茎而弄疼他。这条的棕色皮带是郑恺的女友在今年生日时送的礼物，没想到如今居然成为折磨他的工具。“噼啪！啪！啪！”白健昭又是数鞭抽在了郑恺的大腿上，鞭子的呼啸声夹杂着男人断断续续的叫声。白健昭又打了十数鞭才停下了手。郑恺袒露着的部位伤痕累累，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骇人鞭痕。原本光洁的臀部和双腿基本上没有一块好肉了。郑恺的身体微颤着，下半身不时传来火辣辣的热痛，折磨着这位斯文帅气的可怜会计师。白健昭望着郑恺紧实的处男屁眼，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他立马脱下了自己的裤子，露出了那根早已完全勃起的男根。“郑恺，今晚就是你的破处之夜！呵呵！”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臀部笑着道。郑恺闻言，顿时激动地挣扎起来，无奈自己已经和兄弟困在了一起。利伟目睹了白健昭的举动，知道自己的二弟今夜是难逃被开苞的厄运了。突然，菊蕾处传来了温热的触感。事已至此，郑恺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呜呜唔……”地叫着，屁股拼了命地左右摇摆着。郑恺殊不知自己激烈的举动更是激起了白健昭的欲望。他清楚地感觉到白健昭粗大的龟头撑开了自己的肛门，狠狠地插进了肠道深处。干涩的肠道无法阻止肉棒的长驱直入。肛门撕裂的痛楚使到郑恺忍受不了，不禁咬住了嘴中利伟的肉棒。“呜唔唔！”利伟与郑恺不约而同地惨叫着。“呵呵！好爽！处男的屁眼！”在白健昭的淫笑中，他一鼓作气将自己的老二顶到了尽头，完全占有了帅气会计师的身体。“啪！啪啪！啪！”白健昭的身体有节奏地撞击着郑恺厚实的屁股，肉棒一下又一下地捅进了那温暖狭窄的肠道里，发出清脆的声响。被捆缚着的郑恺完全无法抵抗，只能悲惨地承受着白健昭的奸淫，心里是强烈的恨意。“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嘛！要不是你长得又帅又壮，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下场！”白健昭大笑着道，接着加快了抽插的速度。每一次的抽插根本毫不留情，与郑恺的肠壁剧烈地磨擦。“呜呜……呜！”郑恺痛苦不堪，只能悲愤地呼叫着。阳刚强健的肉体被撞击得前后摇晃着，两颗乳头被身后的白健昭抓在手掌中使劲揉捏着。“被人口交、为人口交、被人开苞、被人玩弄乳头……如此四重天的享受，你肯定没有见识过吧？！”白健昭笑着道。“以后你一定会很享受的！”白健昭抱着郑恺的屁股，抽送得越来越起劲了。他毫不怜惜地狂操着年轻有为的会计师，把他当成洩欲的玩具。没多久，郑恺觉得一股股热流冲刷着自己的肠道，他知道白健昭已经在他的体内射精了。“爽！啊啊啊！”白健昭一边淫叫道，泉涌不断的精液完全射入郑恺的体内深处。白健昭将自己的阳物抽出了郑恺的屁股，笑着道：“屁股好紧！真爽！”“呜呜！呜……”郑恺的眼眶含着屈辱的男儿泪，羞怒地吼叫着。自己可是堂堂正正的男人，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另一个男人开苞！“看来还是不听话呢！没关系，让你屈服的方法我可多的是！”白健昭取出了一根按摩棒笑着道。郑恺此时的视线根本看不到身后的白健昭，只得不安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他突然感受到一根圆柱物撑开了括约肌，紧张地呜咽着。白健昭将按摩棒的前端一点一点地推了进去，然后就打开了开关。“呜唔！”肠道内的重未感受到震动令郑恺激动地挣扎起来。按摩棒的前端迅速地旋转着，持续着搅动着郑恺的肠壁。对于刚刚才被开苞的郑恺来说，这可是种可怕的体验！直肠深处不停地被按摩棒冲击着，强烈的疼痛与屈辱蚕食着郑恺的神智。他已经疲惫不堪，长时间保持同样的姿势令他浑身已经麻木，根本无法抵抗。此时，白健昭拿来了一支装满春药的注射器，扎入了郑恺的左臂，将里头的药剂完全注入他的体内……翌日清晨。三兄弟以同样的姿势待了将近九个小时，白健昭才解开了他们。白健昭一解开郑恺后，郑恺就立刻破口大骂。白健昭立刻将郑恺脚上的棉袜脱去，塞到他的嘴内，再用黑色胶布封住。那对棉袜郑恺已经从昨日早晨到现在穿了二十几个小时，散发着难闻的汗臭味，令郑恺不禁反胃作呕。接着，白健昭将利伟的深蓝色内裤和黑色修身西裤一并剥去。白健昭的手拎着从郑恺身上脱下的那件三角内裤，嚣张地在他面前边挥动边说道：“这可是原汁原味帅气壮男的三角内裤！呵呵……”说罢，白健昭就把鼻子凑近手里的内裤，闻着郑恺下体独有的气味。郑恺的内裤被白健昭闻着，他还露出一脸享受的样子，令郑恺倍感恶心。他意识到白健昭是个喜爱男色的变态家伙！“唔唔！”气愤不堪的他竭力但徒劳地吼叫着。没多久，白健昭就将一对镣铐，扣在了郑恺的脚踝上，杜绝郑恺任何反抗的机会。“穿上了脚镣，你就是真的插翅难飞了！”白健昭笑着对郑恺说道。郑恺试图移动自己的双脚，沉重的铁镣令他只能迈开一小步。他开始了解为何自己的兄弟会被白健昭禁锢那么久，并意识到自己已经身临险境了。此时，三兄弟都被绳索与铁镣束缚住了。他们的嘴巴都被封住了，完全无法言语。白健昭用细绳分别将三兄弟的阳具都捆扎起来，再将细绳的另一端系到了另一人被反绑的双手处的绳索上。利伟为首，郑恺次之，在后面的则是利丰。白健昭手中的绳索则系在了利伟的阳具上。他一边走一边扯动着绳子，三兄弟只得跟着他的脚步，离开卧室。郑恺望着前方的大哥，大哥精赤的背脊上满是新旧交错的伤痕。他望到了大哥的左臂，发现他的左臂居然被烙上“奴”字，看起来既屈辱又骇人。白健昭带着三人来到了客厅，看见了墙上三兄弟父亲的遗照。他走到照片前说道：“郑老先生，感谢你生了三位又帅又壮的儿子，而我也已经一并抓获了他们。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地调教他们的！”“唔唔！唔！”郑恺看着嚣张的白健昭，很想要冲向前，无奈双脚却被镣铐限制了行动，只得怒哼着。白健昭见状，一拳就打在了郑恺的腹部，恶狠狠地说道：“郑恺，你还是省点力气，接受我接下来调教吧！”郑恺徒劳地挣动着被绳索捆缚的身体，哪怕兄弟三人都是健硕精壮的男人，如今的他们却完全受制于白健昭。白健昭看着落在自己手上的帅气会计师，不禁露出了微笑。用一间房子换来一名雄性猎物，这对白健昭来说，是再划算不过的生意！自从捕获刑警队长陈一冰一家后，白健昭就在盘算着要把其他被俘北京市男警的直系亲属也一并捕获。郭嘉豪只有晋安一个儿子，已经被自己给抓了。白健昭的目标就放在了之间就是自己猎捕目标的会计师——郑恺。九个月前，他就暗中请了猎头顾问将郑恺挖角到了自己的公司，四个月前的公司晚宴他还设计让郑恺抽中当晚的大奖——一栋房子。他暗中在房子的私密角落装设了隐藏摄像头，一直在暗中观察郑恺，等待着一个捕获他的契机。终于有一天，他在观看摄像机的录像时，发现郑恺掏出了一枚钻戒。他早就暗中调查过郑恺，知道郑恺有个交往稳定的女友。他猜想到郑恺或许是要向女友求婚了，便立刻设定计划，捕获了这名年轻有为的会计师。郑恺晃然不知自己早就身在白健昭设下的层层圈套中！白健昭的别墅。走廊上。利伟的阳具被白健昭拉扯着，只得拖着脚上的镣铐，吃力地跟随着白健昭的脚步。他被反绑的双手则扯动着身后二弟郑恺的肉棒，而郑恺被捆缚住的双手也同时拉动着小弟利丰的阴茎。三兄弟成为不可分开的连接，哪怕他们都拥有一身壮猛的肌肉，三人却同时受制于白健昭，根本无法反抗。除了郑恺的上半身还穿着一件白色的修身衬衫以及系着一条黑色领带之外，利伟和利丰已经呈现了完全赤裸的状态，健硕诱人的男体毕露无遗。“唔唔！唔唔！”郑恺愤愤不平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但是自己的阴茎被前方的大哥紧扯着，令他只得吃力地往前移动着。自从从步入别墅后，白健昭就领着他们走下了地下室，穿过了三个上锁的铁门。走在长走廊上的会计师顿时感到一丝寒意，就算自己有办法松绑，自己也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难道自己也会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从此被白健昭囚禁凌辱？！接着，白健昭停在了一扇铁门外。他一边开锁一边对郑恺说道：“用来囚禁你们这些壮男的囚室，多点锁可安全些！呵呵……”白健昭知道麻绳的束缚和镣铐的限制已经足以杜绝郑恺逃脱的可能性，他特意让郑恺走过四个铁门，主要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空间，令他绝望！“进来吧！”白健昭拉扯着手中的绳索，三兄弟也被迫蹒跚着脚步前行。一进到囚室内，郑恺看着眼前的景象，顿时愣住了。除了自己与两名兄弟之外，囚室内还有另外10名浑身赤裸被捆绑着的男人。他们当中有老有少，却都拥有着一副健硕壮实的男体。“各位，又给你们带来了新同伴了！”白健昭笑着道。尽管众人没有见过郑恺，从郑恺的容貌和年龄上，他们也猜出了郑恺的身份！28岁的年轻会计师——郑恺被白健昭捕获，成为他手上最新的雄性玩物！十名男子竟同时地跪在了地上，说道：“恭喜主人捕获新的猎物！”郑恺看着毫无尊严的众人，顿时感到诧异。他们都是拥有一身彪悍肌肉的男子汉，却甘愿屈服于白健昭。殊不知，他们全都震慑于白健昭凄厉的调教手段！成熟刚猛的大哥利伟、斯文英俊的郑恺、阳光帅气的小弟利丰，三兄弟并列站在了一起。看着同时落在自己手上的三名优秀猎物，令白健昭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他解开了三兄弟阳具上的捆扎，令紧缚已久的硕大阳物得以松开。“唔唔！唔唔！”郑恺奋力地挣扎着，摆动着被捆绑的身体，可是却怎么也挣脱不了绳索的束缚。尽管其余的猎物都浑身赤裸着，第一次将自己最私密的部位展现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还是令他十分难为情。看着竭力挣扎的帅哥，白健昭的心里充满了快感。白健昭直接“啪！”的一声，给了郑恺一个巴掌。郑恺怒目耳熟，左脸颊上浮现出了明显的掌印。白健昭坏笑着，伸手抓住了郑恺的下巴说道：“省点力气吧！我对我的捆绑功夫可是很有信心的！被我捕获的猎物中不乏北京市的警务人员，他们都从未挣脱，更何况是你呢？”白健昭盯着郑恺的雄性躯体，高挺的胸脯在衬衫下上下起伏着。在他的公司职员中，郑恺可算是当中数一数二的好货色了。白健昭隔着衬衫，揉捏着郑恺挺拔的胸大肌，体会着那结实的肉感。他一边享受这位会计师的肉体，一边评论道：“硬度和触感都很不错！常有锻炼嘛！”“唔唔！唔……”郑恺不断发出了闷哼声。白健昭没有理睬有他，一颗颗地扭开了白色衬衫上的扣子。郑恺强健精壮的肌肉展现在往两旁敞开的衣襟中。身为白领的郑恺，身材显然没有像利伟与利丰般猛壮，但也算是练得相当不错的！敞开的衬衫足以让人看见郑恺发达结实的胸肌和那六块整齐排列的腹肌，精壮的肉体很是迷人。白健昭把衬衫完全从郑恺的身上剥去，让他那强壮的胸膛和结实的腹部完完全全地暴露在空气中。发达的胸大肌明显地挺起，两颗朱红色的硕大乳头在胸膛处突起。六块坚硬的腹肌在胸肌下方排列得相当整齐。“虽然身材与利丰和利伟相比输了点，但是这样的身材也足以让你挤入我猎物的行列！”白健昭一边欣赏着郑恺强健发达的身体，一边说道。白健昭俯在郑恺的胸膛上，张嘴咬住他的乳头吮吸起来。他一边逗弄着郑恺的乳头，双手同时爱抚着这名猎物的结实腹肌，充分地感受到那肌肉的硬度。“唔唔……”郑恺只觉得头皮发麻，被同性玩弄的羞愧感令郑恺的俊脸都顿时涨红了。“昨天都被我开苞了，今天只是摸一摸你还害臊个啥？”白健昭调侃道。“从现在开始，你就再也没有穿上衣物的机会了，好好地学学如何展现你那迷人的肉体吧！”说罢，他就抓着郑恺的老二套弄起来。由于春药的效力还没完全褪去，郑恺的阳物经过白健昭的套弄后很快就完全勃起了。接着，白健昭就拿来了量尺，在他的身上测量各种数据。“郑恺，28岁，‘前’百振综合集团会计部经理，身高1.72米，体重68公斤。三围。阳具勃起长18.5厘米，直径4.2厘米。”“身体数据还算不错，性功能方面就需要测试测试才知道的了！”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腹肌说道。对于白健昭的评语，郑恺越听越感到愤怒，自己在白健昭的眼里简直就如同一件玩物般。白健昭直接一脚猛踢在了郑恺的小腿上。“唔唔……”郑恺的嘴里发出一声闷哼，膝盖上又被痛击了一下，整个人站不稳，重重地跌跪在地。郑恺的双脚被铐上了镣铐，一时半刻根本无法靠一己之力站立起来。白健昭拿出麻绳，按着郑恺的大腿，将他的大腿与小腿系在了一起，令他只能一直保持跪姿。“郑恺，先让您知道我这儿的规矩。如果你胆敢违抗我的话，受罚的将会是你的兄弟。如果你想要寻死或是惹怒了我，我可不会介意自己的手上再多一个姓郑的猎物！”白健昭恶狠狠地说道。郑恺知道白健昭是想要给他下马威，但是如今的他的确是什么也不能做。白健昭取来了一个透明的飞机杯，直接套在了郑恺的阳具上。白健昭打开了飞机杯的开关。在“嗡嗡”的马达声中，飞机杯开始左右摇晃，内部也同时剧烈地震动着。郑恺的龟头直顶到了飞机杯的最内端，内壁不停地套弄转动，令郑恺的阳物很快就完全勃起了。“唔唔！唔……”被堵住嘴的郑恺在众人面前被飞机杯套弄着，令他感到难为情。他紧张地扭动着被绳索捆绑住的身体。白健昭按着他的肩膀，取出一支春药针，直接就扎到了他的手臂上。他势必要让郑恺沦陷在性欲的深渊中。白健昭欣赏着猎物精壮带有小麦色泽的肉体。他伸出双手开始抚摸郑恺结实的胸膛，两块胸大肌上布满了汗水，白健昭就轻轻地爱抚着，感受着郑恺的心跳。他的手慢慢地向下移动着，摸到了那六块傲人的刚硬腹肌上。“干！腹肌好硬！”白健昭不禁赞赏道。“玩弄你这种壮帅的男人就是爽！”“唔唔！”郑恺愤愤不平地怒哼着。他咬紧了嘴中的袜子，飞机杯内壁与龟头相互的摩擦令他感到了阵阵的快感。他挺直了腰部，难以抑制的性欲不断侵袭着他的脑门，吞噬着他的意志。刚注射的春药开始在会计师的身上生效，郑恺感到浑身燥热，呼吸越来越急促，精赤的年轻男体上满是汗水。郑恺浑身都感受到强烈的快感，身上最敏感的部位被飞机杯不断地捣弄挑逗着。郑恺直挺了身子，绷紧了小腹。“呜……”在男人的哼叫声中，一股股的精液完全射在了飞机杯内。“射了第一泡！份量不少呢！”白健昭摸了摸郑恺的头笑着道。“唔唔……”利伟只得盯住白健昭哼叫着。“啪！”的一声，白健昭直接给了郑恺一记耳光。“怎么了？不服气？！”白健昭转过身，拿来了两个飞机杯，套在了利丰和利伟的阳具上。他强迫两人跪到了郑恺的面前。三兄弟只得目目相觎，互相看着对方却无法言语。“呜嗯……”当白健昭按下开关时，利丰与利伟同时间都叫出声来。白健昭笑着道：“你不服气，一定是自己的兄弟无法一同享受被飞机杯玩弄的乐趣吧？！”郑恺射完精的阳具原本保持着半勃起的状态，经过飞机杯的套弄后又顽固地勃起了。郑恺看着哥哥和弟弟，顿时心声愧疚，是自己的举动牵连了大哥和弟弟。利伟则看着郑恺点头示意，要他不要自责。他深知白健昭将二弟抓到手后，必定会竭尽所能地玩弄他们三兄弟。郑恺的抵抗只是他用来调教玩弄自己与利丰的名目罢了。“嗯……”下体传来的阵阵快感一点一点地剥夺了修车师傅的思考能力。与兄弟被同时强制取精着，令郑恺感到悲愤不已。兄弟三人居然以如此屈辱的方式被人折磨羞辱！在愤怒与快感的交织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又再度迈向了高潮……一个小时后。郑恺浑身精壮的肌肉不适地痉挛着，飞机杯的末端已经满是白花花的精液。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从阴茎根部到龟头都肿胀得痛苦不堪，但是套在飞机杯内的阴茎突然猛烈地颤抖抽搐起来。在药物和飞机杯的双重作用下，郑恺的阴茎再一次地被攻陷。“唔唔……”伴随着低沉的吼叫声与肉体的颤抖，郑恺再度射精了。一股股的精液从套着飞机杯的肉棒中激射而出，连续数次的射精和飞机杯的抽动似乎损弄伤了马眼的边缘。这次的射精令郑恺感到一丝疼痛。郑恺觉得自己的精元几乎就快要被榨干了。白健昭还先后数次在郑恺的身上注射春药，春药的作令郑恺的精力保持着充沛的状态，但是他却感到十分痛苦。紧绷着的身体显现出轮廓分明的完美腹肌，汗水汇集在六块腹肌的线条间，闪闪亮着油光，令英俊会计师的结实肉体看起来很是诱人。敏感的龟头在飞机杯柔软的内壁包裹着，长期间的强制射精让郑恺感到十分痛苦。郑恺并不是性欲特别旺盛的男人，一个月只是和自己的女友行房两次的郑恺哪里禁得住连续射精的折磨，他只得声嘶力竭的哀号。尽管他无法缓解阳具的痛苦，但是他在精关松动的时刻却隐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飞机杯继续被套在了郑恺的肉棒将近半个小时，郑恺又再度射了两次。直到郑恺再也射不出任何精液了，白健昭才放过他。飞机杯被取下的一刻，里头大股的精液满溢而出。白健昭将飞机杯内的精液倒在了郑恺两块结实隆起却不夸张的胸肌上。被凌虐得浑身乏力的郑恺被绳索捆缚着，根本无法动弹。郑恺被迫跪在了地上，浑身都是自己被飞机杯榨取的精液，一副淫靡又屈辱的样子。白健昭捏开了郑恺的嘴巴，取出了嘴中的袜子。“妈的！我们三兄弟究竟得罪了你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郑恺愤恨地说道。“呵呵……都已经抓了你的大哥和小弟，当然是得把你也带来和他们团聚啊！”白健昭笑着道。“三兄弟的重逢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你这个变态！”郑恺怒斥道。白健昭没有理睬他，取下了利伟阳具上的飞机杯，走向了郑恺。他一手捏开了郑恺的嘴巴，要胁道：“乖乖喝下你哥哥的精液，否则我就再用飞机杯来玩他两个小时！”“呜……”被强行撑开嘴巴的郑恺呜咽着，白健昭将飞机杯内利伟的精液一滴不漏地倒入郑恺的嘴中。大哥腥臭的精液令郑恺一阵干呕，但碍于白健昭的威胁还是硬着头皮地完全吞下。当然，白健昭也不会让郑恺错失品尝弟弟精液的机会。郑恺也被迫喝下了弟弟利丰的精液。三兄弟在被飞机杯强制取精的过程中都射了好几次，精液都从飞机杯满溢出来，使到地板上都是一滩滩的精液。“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白健昭笑着道。“郑恺，在你的兄弟的帮助下，你一定很快就会适应成为肌肉壮奴的生活了！”“你……你休想！”郑恺无力地斥责道，根本无法想象如此淫秽不堪的话语竟出自平常身为北京市首富的白董事长口中。“郑恺，落在我手上的不乏自誉为保护人民、彰显正义的警察，还不是一个个都任我凌虐调教？”白健昭的左手抓着郑恺的老二，右手掐住了他的下巴不屑地说道：“郑恺，你只是一名会计师，被我捆绑成这个样子、脚上又铐上脚镣，再加上一同被虐的两位兄弟，你认为你可还有拒绝的权利吗？”白健昭揪住了郑恺的睾丸，猛力地施压，疼得这位会计猛男也不禁颤抖起来。“干！三兄弟的老二都那么大条，基因真是他妈的好呢！”白健昭抓着郑恺的肉棒说道。郑恺只得不安分地挣动着赤裸的身体，胯下的阳具依旧被白健昭紧握在手里搓捏把玩着。“告诉你，不管你被捕获前你到底是谁，来到了我这里你的价值就是你的这具雄性的肉体和你胯下的那根老二！”白健昭不屑地笑着道。郑恺根本无法接受白健昭如此偏激变态的想法，但是如今自己面临任人鱼肉的处境，只得默不作声。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屁股笑着道：“好好地与自己的兄弟在这里享受手足之情吧！呵呵！你们的兄弟之情一定会更加地深厚的！”说罢，白健昭伸出舌头，贪婪地舔着郑恺的乳头。“乳头那么嫩，难道没被女人吸过吗？真是诱人呢！”“啊……你给我滚开！别碰我的乳头！”郑恺激烈地反抗着，乳头传来舌头湿润的触感，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恶心。白健昭一边肆意地搓揉者猛男会计师的胸肌，一边更加起劲地吸吮着那对乳头……郑恺工作一整日后，在家中被白健昭袭击制服，从家中到囚室里一直被白健昭玩弄调教。直到白健昭离开囚室为止，郑恺已经将近三十几个小时没有入眠了，整个人筋疲力尽，意识也开始恍惚。此时的郑恺浑身的衣物已被剥去，健壮伟岸的身段完全显露无遗。结实发达的胸大肌和坚硬分明的腹肌依旧迷人，这副令人羡慕的身段和帅气的脸孔正是令他被白健昭给绑架的主因。“二弟，没想到你最终还是被白健昭给抓来！”利伟率先开口说道。“你……你还承受得了吗？”“大哥，我……我还好！白……白健昭真是太变态了，他究竟是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三兄弟和其他人？！”郑恺愤愤不平地问道。“二弟，主……主人最喜欢就是我们这种有着健硕身材、帅气脸孔的男人，要怪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利伟向自己的二弟说道。“主人？！”郑恺讶异大哥说出的字眼。“二哥，你可要有心理准备。落在了主人的手上，主人一定会好好地调教凌虐你，把你调教成性……性奴！”利丰接着说道。“你……你们……”郑恺无法想象自己的两位兄弟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经历，为何会变得如此卑贱！他殊不知自己正一步步步向和他们相同的命运！市。百振综合集团的会计部经理——28岁的郑恺成为了北京市男性连环失踪事件的受害者，失踪迄今已经六日了。他是第一名受害者——年轻刑警郑利丰的二哥，因此尽管他迄今毫无音讯，身为落难男警至亲的身份更加深了他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百振综合集团的董事长——北京市首富白健昭更是开出悬赏金，寻获郑恺的人能获得10万元的悬赏，殊不知这名首富才是真正绑架囚禁郑恺的人！北京市警队新上任的刘局长将这次的失踪事件视为对他的一次挑衅，把这宗案件视为首要大案，广派人手调查这个案子，以破案为最终目标！白健昭的囚室。“啊……呜……”男人的呻吟声不绝于耳。肛门内的按摩棒向打桩机不停地震动旋转着，直捣敏感的括约肌内侧。这根按摩棒足足比起在自己的家中被白健昭玩虐时用的按摩棒粗了一半，对于在一百四十几个小时前才被捕获调教的会计师，这将会是他毕生难忘的体验。身后的白健昭更是不停地抽动着按摩棒，令与肠道相互摩擦的按摩棒发出“滋滋”的声响。不停震动的按摩棒直捣黄龙，持续冲撞郑恺肠道的最深处。郑恺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想要摆脱体内的按摩棒。他疼得蜷缩起了身子，挺起了臀部，无意间形成了如此诱人的姿势。“干！屁股那么翘，难道是被按摩棒操得很爽？！”白健昭笑着道。利伟望着自己的弟弟，知道白健昭正加紧地调教玩虐他。尽管身为郑恺的大哥，自身难保的他却什么也不能做。他知道假以时日，自己的弟弟也会无可避免地沦为性奴！“啊啊啊！”此时的郑恺痛苦地哼叫着，肉体上承受着折磨，心理则是满满的屈辱。自己这么一位堂堂正正的男人，被捕获的数天以来被白健昭以各种屈辱至极的手段玩虐，令他难以接受。眼看把郑恺折磨得差不多了，白健昭抽出了按摩棒。郑恺的菊穴微微地抖擞着，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地，双目紧盯着白健昭。“现在就和你玩个游戏！”白健昭笑着道。“这也是一个让你和前辈们亲热熟络的机会！呵呵！”“你想要干什么？！”郑恺忍不住质问道。郑恺望向了面前不远处自己的兄弟。此时的騰哥和利丰都被凌空悬吊着。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系着脚镣的铁球将他们的双脚扯得笔直，两人的阴茎也从根部被细绳紧紧地捆扎着。“先和你玩玩简单的！呵呵……”白健昭说道。“就先来简答题吧！你可要答好了，答错了你的兄弟可会受到惩罚哦！”“第一题。请问在十三名包括你在内的雄性猎物当中，老二勃起后最粗的是谁呢？”“干！我哪知道……”郑恺反驳道。“不答就直接惩罚了！”郑恺只得难为情地扫视过猎物们的下体。没有白健昭的允许，猎物们当然也根本不敢给他任何的提示。他的脑海中思索了一会儿，还是无法给出答案。“五秒内不回答就视同放弃作答机会！直接惩罚！”白健昭冷冷说道。“五……四……三……”“就……就我的大哥！”“呵呵……你可挺高估你的大哥的嘛……可惜答错了！”白健昭指着伟强笑着道。“老二勃起后最粗的可是这位消防大队长——李伟强。”“真可惜！第一题就错了呢！”说罢，白健昭取来了两颗5斤重的铁球，分别挂在了利伟与利丰被捆住的阴茎。白健昭一放手，铁球猛地往下坠，强扯着两兄弟的阳物。阴茎被拉扯的剧痛令被虐甚久的两兄弟也不禁叫出声来。“你别折磨他们，有什么就冲着我来！”郑恺焦急地说道。“哟哟哟！还逞英雄呢！”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屁股嘲讽道。“别焦急！往后多的是你好受的！”“接下来，第二题。这位猎物被猎捕时穿着的内裤是浅绿色的三角内裤，不用药最高记录可连续射精14次。请问他是谁？”郑恺想到自己被押送到囚室时曾经经过一间展示猎物被捕获时所穿的衣物和内裤，还附上了名字的房间。白健昭当时还得意地介绍一番。模糊的印象中，内裤好像是一名警察的。他想来一想，就答道：“应……应该是一……一冰吧！”“答对了呢！不赖嘛！”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胸膛赞赏道。“接下来，难度高的可来了哦！”说罢，白健昭拿着一块黑布，直接就蒙上了郑恺的双目。接着，白健昭就直接一脚猛踢在他的小腿上了，使到他整个人跌跪在地。“呜嗯……”膝盖猛撞在冰冷的地板上，令郑恺不禁呻吟。接着，白健昭就直接捏开了郑恺的嘴巴。没多久，一根棒状物就插入了会计师的嘴里。“呜呜……”郑恺知道那绝对是根肉棒，顿时想要吐出。这时，白健昭拍了拍他的背脊说道：“要是这根肉棒还没射就从你的嘴巴滑出，我就直接加两颗铁球在你兄弟的老二上！”嘴里的阳物开始抽插着，郑恺感受到那根和自己的尺寸不相上下的肉棒在口腔中逐渐地膨胀。郑恺感受到恶心，想要吐出来，但一想到自己的兄弟就只得死死地含着那根阳具。郑恺才被绑架不久，不善口技又是不情愿的，自然没有什么吞吐动作。白健昭见状，直接怒骂道：“他妈的，你是雕像吗？嘴巴是不会动吗？”白健昭拿来两颗铁球，直接分别加在了利丰和騰哥的老二上。“呜……”利伟的阳物被十斤重的重物拉扯着，顿时叫出声来。郑恺听到了兄弟俩的叫声，只能开始主动地吮吸着嘴中的阳具。恶心的感觉让他浑身抖动，心里充满着巨大的屈辱。他的舌头裹住了龟头，笨拙地吞吐着那根阳具。“真是兄弟连心呢！为了自己的兄弟可是什么都能做呢！真是令人感动！呵呵……”白健昭嘲讽道，意图要打击这位专业人士的自尊。会计师年轻壮实的肉体在麻绳的捆缚下徒劳地挣动着。郑恺嘴中的肉棒依旧在口腔中持续抽插着。老二的主人亢奋地挺动着自己的身子，猛操着郑恺的口腔，下腹和裆部不断撞在他的脸上。那根肉棒已经完全勃起了，使到郑恺的嘴巴被强行撑开到了极限。“嗯！嗯！”肉棒的主人发出了雄性的淫叫声，想必是兴奋到了极点。硕大的阳具完全深入了郑恺的口腔，龟头冲撞着他的喉咙深处。同时间，郑恺也试图用舌头逗弄着那根阴茎，并主动在自己的口中进行活塞运动。郑恺的口腔突然被一股热流冲刷着，口中的那根老二射精了。温热的精液一股股地喷射到了郑恺的喉咙深处，射了大约十次才停了下来。“呜呜……”郑恺的嘴内满口都是精液。当那根阳具抽出郑恺的嘴巴，白健找的双手就紧捂住他的口鼻。郑恺只能被迫吞下嘴中腥涩粘稠的男精。“猜猜看，刚才喂你吃精的到底是谁呢？”白健昭望着被蒙着眼的郑恺问道。郑恺的脑海中毫无头绪，那根阳具的尺寸不小，而且操得很带劲，想必是个精力旺盛的猎物。他想了一番，接着脱口而出道：“我猜是……是郭……郭嘉豪。”白健昭没有说话，直接解下了郑恺的蒙眼布。郑恺抬起头，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现年62岁的前任警局局长李南星！哪怕南星曾是德高望重的警局局长，两年半的性奴生涯足以让他完全沉沦！“没想到吧？！虽然李局长已经高龄62岁了，但是他的体力好得很，如今的他可是一位老当益壮的淫男呢！”白健昭说道。“好可惜！又答错了呢！”一说完，白健昭就点燃了两根香烟，分别按在了两兄弟的胸膛上。騰哥和利伟不约而同地挣动着，阴茎上的两颗铁球更是左右摆动。“你放过他们！是我答错，要罚就罚我吧！”郑恺看着白健昭，刚毅地说道。“你确定？！”“是！”郑恺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他无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在自己的面前受难。然而，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白健昭不怀好意的笑……一刻钟后。囚室的中央摆着两张皮革躺椅，躺着两名浑身赤裸的男人。左边的躺椅上躺着的正是白健昭最新的猎物——年轻能干的会计师郑恺。一条麻绳绕过了郑恺的身体，将他紧捆在了躺椅上。此时的郑恺被蒙上了双眼，被剥夺了视觉。白健昭要这位会计壮男的感官更加敏感，并处于惶恐不安的情况下受罚。郑恺微颤着精赤的身体，他感受到白健昭的手指正在自己的乳头上搓揉着。突然，他感受到乳头一阵刺痛，似乎被细尖的物体刺入。“呜啊啊！”郑恺忍不住惨叫着。白健昭的手里的钢针正狠很地刺入郑恺的乳头，鲜血从伤口直流而出。白健昭握着钢针，上下转动，令钢针穿过郑恺的乳头。被蒙住眼的郑恺颤动着身子，无法知道白健昭要对自己做什么。白健昭先掏出一枚戒指，接着从烧着炭火的火盆夹出一个高温火红的钢环，小心翼翼地地穿过了戒指。白健昭手里的钳子对准了郑恺乳头上的伤口，毫不留情地戳入了钢环。郑恺的乳头被滚烫高温的钢环灼伤，令他疼得失声惨叫。男人的哀嚎传遍了整个囚室，乳头被穿环的疼痛令这位会计猛男也承受不了，精赤的男体剧烈却徒劳地挣动着。此时，白健昭的手里抓住了郑恺的另一颗乳头，将针尖刺入，接着继续推进钢针直到针尖穿过了乳头。郑恺绷紧了浑身的肌肉，额头满是汗珠。白健昭抽出钢针后，接着烧得火红的钢环就无情地穿入了郑恺乳头上的伤口。“啊啊啊！啊啊！”年轻的男人浑身抽搐着，不停地猛颤，不时发出阵阵哀嚎。白健昭很满意自己的作品。他直接扯下了蒙着郑恺双眼的黑布，那块厚绒布已被他的泪水与汗水给浸湿。“猛男会计，看看我为你镶上的装饰吧！”白健昭笑着道。被残忍穿环的乳头红肿发烫，还没结疤的伤口还是血红色的。乳尖传来了火辣辣的剧痛，他还能感受到乳环的余温。他顿时脸冒青筋，咬紧牙根忍受着。郑恺低下头，只见胸前的乳环上各扣着一枚戒指，顿时愣住了。“怎么样？这对戒指很熟悉吧？”白健昭笑着道。“呵呵……”郑恺马上认出这对正是自己买了打算向女友求婚用的戒指。但是，自己还没来得及求婚就被白健昭给绑来了，而这对戒指现在居然被乳环扣在自己的胸前。郑恺先是错愕，接着就感觉到惊怒！“这对钻戒应该是你想要用来求婚用的吧？！”白健昭笑着道。“我从隐藏摄像头的录像发现你买了钻戒，你和你的女友交往稳定，想必是要求婚了。于是，我就立刻决定把你这位会计猛男给抓来！”“你！你……”郑恺顿时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尽入白健昭的眼下。“看你的反应我猜得没错吧！”白健昭笑着道。“现在，这对钻戒就挂在了你的乳头上了，多么地诱人！呵呵……”郑恺低下头看着胸前的钻戒，只觉得屈辱不堪。他只能愤恨地紧咬着嘴皮子，受伤的乳头还在发疼。利丰是在孩子出生前被捕获的，至于身为大哥的利伟是在婚礼前夕被绑架的，而郑恺则是在求婚前被掳绑的。郑氏三兄弟先后一起成为了白健昭的猎物。这时，白健昭走向了另一边躺椅上的肖岳，微笑着道：“肖岳，要到你了哦！帮你点缀你那诱人的乳头哦！”肖岳也同样被蒙住了双眼，他方才听过了郑恺凄厉的喊叫声，此时更是浑身感到寒意。“主……主人，你……放过我！”肖岳只得求饶道。白健昭先是用钢针刺穿过肖岳的乳头，接着在光头壮汉连番的喊叫声中，火烫的钢环残忍地穿过了他的左乳头，永久地嵌在了他那偌大雄健的胸大肌上。被蒙着眼的肖岳绷紧了全身，黝黑壮实的肉体剧烈地颤抖着。白健昭拍了拍工地工头的腹肌笑着道：“肖岳，你忍着点！还有你的右乳头呢！呵呵……”“不……”失去视觉的肖岳脑中一片空白，绝望地嘶吼道……郑恺的身份原本是白健昭旗下公司的一名职员，如今的身份却是白健昭手上的一件雄性玩具。每一天，年轻有为的会计师都历经被拷问、调教、奸淫、强制射精，在精疲力尽的情况下昏睡过去，隔天醒来后又再重复一样的过程。历经毫无时间概念的调教后，郑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掳绑来这里已经几天了。他殊不知自己只是被白健昭绑架了短短的几个星期，与另两位落难的兄弟相比根本不足挂齿。郑恺根本没有想过会有那么多种手段来羞辱玩弄玩弄一个男人。这几个星期的炼狱生活可算是让他大开眼界。他开始了解大哥与小弟为何会对白健昭如此驯服，想必长时间面临这样子的折磨怎样的男人也是无法承受的。被绳索紧缚、镣铐加身并与亲人一同受辱的郑恺尽管倍感绝望，但是身为男人的自尊不容许他就这么屈服。此时，一根按摩棒深深地插入郑恺窄紧的肠道，有规律地抽送着。他的后庭有种苦闷的压迫感，柔嫩的肠壁不时传来阵阵疼痛。由于悬空被吊着，被绳索捆缚着的双臂成为全身体重唯一的支点，两颗近十斤重的铁球分别挂在上两个脚腕上。按摩棒不停地地冲击着郑恺的体内深处，持续刺激前列腺的部位。他的阳具已经完全勃起，不断渗出淫液的龟头圆润发亮。郑恺徒劳无功地扭动着壮猛的身体，后庭被按摩棒狂干着。被蒙着眼的他处于一片黑暗中，他只得失控地呻吟着。按摩棒的前端在肠道深处猛撞着，强烈的疼痛不断侵蚀着他的意志与尊严。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身体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快感。此时，郑恺突然感到老二被一个温热湿润的物体包裹着，那正是大哥利伟的口腔。利伟在白健昭的命令下为自己的二弟口交。利伟含住了弟弟的阳物，齿尖在阴茎上一前一后地移动着，强烈的刺激让阳物的主人不禁浑身颤动。利伟一口将那圆润的龟头到肉棍的根吞下，让湿润的口腔紧紧地裹住弟弟最为敏感的地带，舌头不断缠绕拨舔着那根肉棍。利伟的嘴强而有力地吮吸着弟弟膨胀到极点的老二，不时还将饱满的睾丸吞入嘴内。“哥，呜……别……”郑恺想要阻止自己的大哥，然而已经屈服的大哥根本不会违抗白健昭的指示。他感受到自己的老二被大哥主动地吞吐着，并逐渐充满了他的口腔。修车壮汉轻轻地啃咬着弟弟的龟头，让这位会计帅哥绷挺着身体，嘴里不禁发出了“呜嗯……”的叫声。强烈的吸吮、舌尖的拨弄以及齿间的磨咬勾起了郑恺强烈的欲望，身体忍不住兴奋地痉挛着。印象中的大哥刚毅彪悍，而如今的他却正含着自己的老二拨玩着。大哥的口交熟练高超，令郑恺亢奋不已，同时却也令他陷入道德的煎熬中，痛苦与欢愉的感觉相互交织着。然而，这种想法只浮现了十数秒，接着就被高涨爆棚的性欲给完全抹去。“被自己的大哥口交也能爽到这番地步。呵呵……你这位年轻帅气的会计师也挺受教的嘛！”白健昭看着挥汗如雨的郑恺，拍了拍他的胸膛笑着道。此时的郑恺已经濒临射精的高潮，不到十秒一股白色的浆液就从尿道口激射而出，猛力地喷溅在大哥的口腔内。郑恺已经忘了这次的射精是被绑架后的第几次了，自己的精液如同乳牛被挤奶般持续地被白健昭榨取。郑恺不晓得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尽管身体和精神上饱受折辱与磨难，但是被绑架后的他脱离了原先疲惫高压的生活。一开始的郑恺被取精时只感觉到痛苦羞辱，如今他隐约中感觉到自己身体与思想的转变，竟开始享受着被取精的快感。郑恺殊不知，自己离彻底沦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年纪尚未过三十的郑恺在北京市最大的企业——百振综合集团总公司任职会计部经理。然而，这名青年才俊却早就被身为集团董事长的白健昭给盯上，把他收入了囊中，成为了被这名北京市首富囚禁把玩的雄性猎物之一。郑恺被绑架禁锢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被捕获后的郑恺经历了白健昭的各种调教与羞辱手段，令这位帅哥大感吃不消。他无法想象分别被绑架调教两年半余与一年余的弟弟和大哥究竟是如何熬过这些日子的？！他已经了解为什么原本阳光刚毅的兄弟会变成服从纵欲的性奴！郑恺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正一步步地迈向与他们相同的命运！此时的会计猛男站在了囚室的中央，精赤的肉体剧烈地颤动着，不断挥舞着汗珠。他的菊穴被一根黑色的警棍强行撑开。“郑恺，这根警棍原本就属于你弟弟的。我可用它插过了你弟弟的屁眼无数次了，现在你也尝尝被警棍捅屁眼的滋味了！”说罢，白健昭就推动那根警棍，在郑恺的呻吟中，一点一点地推进了他窄紧的肠壁。警棍有将近一半都进入了郑恺的体内。经过两个多月调教的郑恺已经能适应普通异物侵入肛门，然而令他不安的是此时白健昭手中的扳手。“呵呵！这根扳手可是第一次开垦你大哥后庭的工具呢！想起那个夜里，我在修车行内亲手制服了他，从此就把他给占为己有!”郑恺想到自己的肠道内已经插着一根警棍，如果扳手再插入体内自己绝对会痛得死去活来，无力地挣扎想要逃开。“别动！”白健昭看着郑恺那难掩屈辱的俊脸。“还是你想要我用最大尺寸的按摩棒操你的屁股三天三夜，你的菊蕾将会有一段时间合不上呢！”“别！别……”被调教已久的会计猛男屈服于白健昭的淫威之下，停下了挣扎的举动。白健昭轻轻地拍打着郑恺的臀肉，将扳手粗硬的握柄插入了会计猛男的菊穴。“啊啊……啊！”郑恺只觉得自己的肛门被撑大到极限，冰冷的扳手直接就侵入了他的直肠。白健昭推送着扳手，让扳手慢慢地进出着郑恺的肛门，享受着他的惨嚎。两根凶器同时间在郑恺的臀部中间抽插，每一下都令他惨呼。郑恺忍受不了如此折磨，断断续续地呻吟着，双手紧握着拳。当扳手深入到郑恺体内某个程度时，郑恺突然仰着头喘息着，“哦！”的一声叫了出来。“爽了？！”白健昭知道这名青年才俊年轻阳刚的身体早已被自己改造成一具敏感的雄性肉体。警棍与扳手同时插到郑恺身体深处时，清楚的感觉到与痛苦交杂的快感。郑恺无法抵抗体内前列腺被刺激着的强烈快感，阳具已经硬到了极点。白健昭扯着他的头发，将扳手与警棍持续用力地顶上。“呜呜……嗯嗯……”扳手与警棍的同时的抽插不断刺激着会计猛男敏感的肉体。完全膨胀的老二不受控制地抖动着，不断渗出了透明的淫液。没多久，在郑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中，那根茁壮的老二终于射了。肉棒剧烈地颤动着，喷射出大量的浓浊浆液。“很有潜质嘛！那么快就能被操射了。在你之前被我绑来的肖岳现在都只是能被操硬罢了！”白健昭拍了拍郑恺的胸膛说道。“被你哥哥的扳手和弟弟的警棍操得很爽是吧？！”郑恺涨红了俊脸，却点了点头。“还害什么臊？！呵呵……”白健昭开怀地大笑着。接着，他将扳手继续深深地捅进了郑恺的直肠深处，白健昭看着郑恺那扭动着腰身的姿态，十分诱人。他的手指将郑恺喷洒在胸大肌与腹肌的体液抹上可他的嘴唇与脸颊。直肠跟屁眼已经被摩擦得发疼痛，他的欲火也被挑到了极限。此时的白健昭将扳手留在郑恺体内，转过身去。原本是名会计直男的郑恺在向女友求婚前夕被白健昭盯上捕获，两个多月的调教将这个男人改造成一具活脱脱的雄性玩具。白健昭满意地看着已经沦为性奴的会计猛男，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也已经找好下一个目标了……两个小时前。白健昭的别墅中。白健昭和穿着着警服的男人坐在客厅中，两人都神色凝重地看着一张照片。男警喝着杯中的茶水，按捺不住紧张激动的情绪。“……警官，这正是我私下把你叫来的原因。照片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白健昭说道。白健昭身边的男警正是在北京市任职的一名男警。男警一下班，他就接到了白健昭的电话，说遇上了一些麻烦，需要他的帮忙。男警只觉得奇怪，自己与白健昭并不十分熟识。但是，男警也不疑有他，白健昭毕竟是北京市首富，有些事或许难以启齿，更不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就应邀来了他的家中。照片中的主角正是半年多前失踪的北京市警局局长柯叔元！照片中的叔元上半身披着警服，衣襟大开，下半身穿着的黑色三角内裤，跪在了地上。白健昭继续说道：“除了照片，我还收到了姐夫的警员证。”接着，他就把一张警员证递给了男警。男警看着柯局长的警员证，心里很是激动。自己的七名同僚在三年期间无缘无故失踪，只有网上流传的一些照片证实他们是被人绑架囚禁后就毫无消息了。这次，柯叔元局长的妻舅——北京市首富白健昭收到的这些照片无疑是绑匪和他们的第一个接触！此时的男警感到一阵晕眩，他搓了搓太阳穴，试图缓和自己的不适。他扭了扭脖子，尽管身在开着空调的客厅中，男警还是感觉到有些闷热。他觉得有点口渴，拿起剩下半杯的茶水，全灌进嘴内。男警看着白健昭，接着紧张地问道：“白……白先生，你……你还有收到些什么吗？”“有！有！我拿给你看。你等等……”说罢，白健昭就站起身来，往客厅后方的书房走去。男警直冒着冷汗，意识有点模糊。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发现有些发烫，尽管处在开着冷气的室内还是感到燥热。此时，白健昭回到了客厅。他面带诡异的微笑地说道：“绑匪他并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只是什么？！”听到白健昭的回应，头昏脑胀的男警顿时更加紧张了。“呵呵……没什么！只是……”白健昭笑着道。“你就是绑匪的下一个目标！”“什……什么？！”男警先是惊奇。这时，白健昭站起身来，走到了一旁的柜子，取来了一对发黄的白袜。他注意到男警西裤的拉链处微微挺起，知道茶水中的强力药剂已经发挥了效用。“这双袜子是姐夫被捕获时穿的，如今已经成了我的收藏。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穿了这双袜子整整三天，早上我还让姐夫在里头射了两泡精液呢！”白健昭冷冷地说道。“你……你……”男警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北京市首富白健昭正是北京市一连串男性失踪事件的幕后黑手。他想要站起身来，却发现突然浑身乏力，整个人跌回沙发上。“茶水好喝是吧？！”白健昭笑着道。男警这才发现自己喝下的茶水已经被下了药，但是如今已经太迟了。这名男警对白健昭来说已是瓮中之鳖了！白健昭直接捏开了男警的嘴巴，将那双袜子塞进了他的口中。男警顿时头皮发麻，阵阵作呕，没等他反应，他的嘴巴就被黑色的防水胶布给封上了。“唔……唔！”当男警还想挣扎，他的双手立刻就被白健昭扭到了身后，然后被麻绳紧紧地捆住了。接着，白健昭拿来另一条麻绳，绕过了男警的胸膛，将他的上半身捆得动弹不得。此时的男警在药效的挥发以及绳索的束缚下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他注定即将成为落在白健昭手上的雄性猎物！“先尝尝柯叔元局长的袜子和精液，你待会儿就会见到他了！”白健昭拍了拍男警的脸说道。在男警的怒视中，他用黑色的厚绒布，剥夺了这个男人的视线。白健昭为了把男警抓到手，将他诱骗到自己的别墅猎捕。毫无戒备的男警也因此落入了白健昭精心设计的陷阱，步上了先前被猎捕的多名同僚的后尘，落在白健昭的手上，加入雄性猎物们的行列！走廊上。落难的男警被白健昭推送着踉跄前行。他的眼前一片漆黑，四周的寂静令他开始紧张。他从没想过北京市首富居然是北京市男性连环失踪事件的干案者。他的心里五味杂陈，自己或许即将看到失踪已久的几位同僚，但是被人暗算的自己如今是对白健昭造成一丝威胁的能力都没有，只能任他摆布。在药效的挥发下，男警只觉得头昏脑胀，浑身感到热呼呼的，警服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走快些吧！你的同僚们在欢迎着你的到来呢！”白健昭一边调侃着，一边注意到男警隆起的裤裆处。“你的老二居然硬成了这个样子呢！呵呵……”“唔唔！唔……”男警愤恨地扭动着身体。药效尚未完全退去的他使不上力气，只得在白健昭的推搡之下被迫前行。一想到同僚们失踪甚久的遭遇，男警就不禁开始紧张起来。自己如今也是被捆缚得动弹不得，就算见到了他们也未必能逃脱。然而，任何的担忧在此时也无济于事，男警也只能硬着头皮，在黑暗中一步步走向那未知的未来……男警被白健昭带到了一间厅室内，此时的他只觉得空气中弥漫一种古怪的气味。突然，白健昭把男警的蒙眼布给揭下，男警眨了眨眼，映入眼帘的是难以置信的画面。不远处的前方站着七名装束如出一辙的男人。他们头上戴着警帽，胸前和腰间一斜一横地扎着白色的警带，下半身只穿了一件三角内裤。他们的双眼和嘴巴都被黑色胶布给封上了。粗壮的胳膊被反绑在身后，脚上竟还被铐上了铁镣。这身羞辱至极的装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七具雄性肉体的主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警察！“唔唔唔！唔唔！”男警歇斯底里地怒吼着。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了七名失踪的同僚，男警的心里悲喜交集。男警实在无法想象白健昭到底对警察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居然如此对待他们！白健昭见状，一拳狠揍在男警的腹部上，威胁道：“别可以为你还是名现役男警，从被我捕获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和他们一样，已经是我手上的雄性猎物了！”白健昭的手上拿着拿着一个项圈，不顾男警的挣动，直接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接着，他就拿出一个遥控器，按下了红色的按钮。男警突然有种触电的感觉，浑身猛地发颤。电流顺着脖子窜流进他的身体，男警只能吃力地稳住了身子。他发现眼前的同僚们也同时呻吟着，不断颤动着精实的身体。“唔唔？！唔……”男警猛摇着头，示意白健昭停下。“这只是给你一个小惩戒，让你知道不服反抗的话，受罚的可不只有你而已。”白健昭笑了笑说：“你只是被戴上了个项圈，给他们通电的东西可是塞在他们的肠道里呢！呵呵……”男警猛呼一口气，无法忍受白健昭如此变态的行径。但是，如今的他根本没有反抗的本钱，只得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在相认之前，我们先来玩个游戏，看看你到底能认出多少名同僚来？”白健昭笑着道，接着就把七名同僚的警员证摆在了男警的前方，说道：“令人期待的相认游戏现在开始了。”白健昭走到了站在最右边的猎物身边，掐住了他的胸大肌一边搓揉，一边问道：“这位是谁呢？”男警定睛一看，发现对方大约一米七左右，接着注意到了他右臂上的刺青。由于距离稍远，他无法清楚地辨别刺青的图案，但是他的心里已有了答案。左脚的大拇指指了指郭嘉豪的警员证。白健昭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走向了最右边的猎物，一把撕下他眼上的黑色胶布。不出男警所料，他的身份正是一点半前失踪的前任刑警队副队长——资深刑警郭嘉豪！“唔唔！”两名男警同时惊呼着。尽管一年多未见，两位曾经共事的同僚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已经被调教成警奴的郭嘉豪也顿时感到悲恸，他知道白健昭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位甫被捕获的同僚！看着失踪前一向对自己指导有加的郭嘉豪如今这番模样，陈赫顿时感到难过不已。然而如今绳索加身的他却也束手无策。陈赫是郭嘉豪局里看好的其中一名后辈，没想到在自己被绑架后的一年半后这位后辈也步上了自己的后尘，被白健昭给捕获！这位最新被白健昭猎捕的男警正是28岁的现任北京市刑警队副队长陈赫！原任刑警队长陆彦威被调职后，陈赫即将被提拔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刑警队长，然而却在就职前落入了白健昭的猎捕陷阱中。白健昭原本根本看不上精瘦的陈赫。然而，最近一年来陈赫开始醉心于健身，原本高瘦的他增加了不少肌肉量，如今更拥有一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体格。对于这样子的猎物，白健昭是不会拒绝的。“哟哟！第一位就猜对了，看来你们同僚间感情不错嘛！”白健昭调侃着陈赫，陈赫只能愤怒地盯着他。白健昭没有理睬他，接着指着郭嘉豪身边的男警笑着道。“接下来就是这位了哦！”第二位男警看起来较为年轻，身高将近1.8米。因此，陈赫把答案锁定在利丰、晋安和何冲的身上。从身高上来看，他应该是提醒相仿的晋安与何冲当中的一位。他的双目和嘴巴被蒙得严实，陈赫根本不能得到什么线索。他根本没有一丝头绪，无法给出个答案。“五秒内不答就直接当你错了哦！”在陈赫思索着的同时，白健昭开始倒数着。“五！”“四！”“三！”“二！”陈赫很是焦急，举脚直指着晋安的警员证。白健昭望了望晋安的警员证，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他走向了那名男警，一边撕下了蒙眼的胶布一边说道：“这次你可答错了，陈警官！”第二名男警正是七个多月前才被绑架捕获的年轻刑警何冲！何冲看着对自己亦兄亦友的前辈也被抓来，绝望地低下了头。陈赫看着原本年轻阳光的何冲，被折磨成如此惨样，心里很是痛心。他无法想像白健昭究竟和警务人员到底有多大的仇恨，才会如此对待他们！“乖乖受罚吧！”说罢，白健昭按下了手中的按钮，陈赫只觉得一丝电流从脖子传入到体内。“唔……唔！”他浑身一麻，几乎站不稳了脚步，难忍的刺痛令他忍不住叫出声来。七名男警的项圈同样通电了，被电击的他们同样不禁哀鸣，赤裸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过了十数秒，陈赫才觉得项圈停止发出了电流。此时的陈赫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还沁出了颗颗豆大般的汗珠。“罚完了你的同僚，现在该你受罚了哦！”白健昭看着陈赫笑着道。看着眉开眼笑的白健昭，陈赫顿时怒发冲冠，很想狠狠地揍白健昭一番。如今自己与同僚们同时受制于他，令他也不敢胡来。“看你流了整身汗，就把你的衣服脱了吧！”白健昭抓着陈赫警服的领口说道。“唔！唔唔！”陈赫喘着粗气，激动地哼叫着。白健昭的双手开始从上至下为他解开警服的扣子，壮硕结实的上半身随着一颗颗衣扣子被解开而逐渐地显露了出来。刑警队副队长的警服往两旁大敞，偌大隆起的胸大肌以及线条分明的六块腹肌完全坦露出来。白健昭的脸突然就凑到了陈赫的胸前，嘴巴啄着一颗挺立的乳头轻轻地咬了一口。“真不舍得将你的警服完全剥去，就先这样好了！”白健昭拍了拍陈赫的胸脯说道。“接着，下一位！”陈赫望着了何冲左边的男警，心里还是推敲着他的身份。之后，陈赫先后从七名猎物中成功认出了头发斑白的李南星局长、肌肉最为健硕的陈一冰队长、身高最高的郑利丰、柯叔元局长以及郭晋安。八人的项圈没有再传出电流，而自己也一直保持着上衣敞开的样子。随着晋安的蒙眼胶布被撕下，七名先前被捕获的男警和甫被白健昭绑架的刑警队副队长面面相觑。刑警队长陈一冰看着被白健昭猎捕的陈赫，陈赫的体格比自己最后一次看过他时壮实不少，相信这段时间内锻炼有成。一冰认为健身有成再加上警务人员的身份，是陈赫成为白健昭猎捕对象的原因。然而，刑警队长殊不知陈赫的猎捕是有箇中原因的。随着陈赫的落网，一冰任职刑警队长时刑警队的成员已经有一半被白健昭给猎捕了。陈赫同时也望着七位先后和自己共事的七位同僚。他们当中有着自己敬重的局长、不吝提拔自己的前辈、还有身为警界新血的后辈。陈赫也曾经想过有不会有那么一天能再见到被绑架失踪的同僚们，却万万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面！“陈警官，和自己许久未见的同僚们相见，可还满意这样的重逢仪式？！”白健昭抓着陈赫的下巴说道。陈赫的眼神满是怒火地盯着白健昭。白健昭见状，狠狠地就掴了刑警队副队长一记耳光。“陈警官，这里可不是北京市警局，你可给我识相点！”白健昭恶狠狠地看着依旧怒瞪着他的陈赫。白健昭的右手隔着裤子，一把紧抓住那裹着警裤的肉棒。“这难道是……又粗又长的……警棍吗？！”白健昭笑着调侃道，同时狠狠地掐住了手中的肉棒。“唔唔！！”陈赫忍不住惊呼，下体传来的疼痛令他绷紧了身子。白健昭开始解开了白色的警用皮带，随即裤门上的纽扣的拉链也被解去，稍微下滑的警裤露出了灰色标头的内裤。没等刑警队副队长反应过来，他的警裤已经完全地被褪到了脚踝处，袒露出那双毛发浓密的壮腿。陈赫穿着的是白色的三角内裤，布料的衔接处是颜色鲜艳的橙色车边。硕大圆润的龟头探出了内裤的上沿，白健不怀好意地笑着，手指轻轻弹拨着男警的敏感部位。每一下的触碰白健昭都能感受到陈赫的身体传来的猛颤。龟头被白健昭玩弄的陈赫顿时感到强烈的耻辱感涌上心头，完全激起了他的愤怒，然而绳索加身的他却完全无法阻止。此时的白健昭拉开了陈赫内裤的上沿，然后将整只手伸了进去。刑警队副队长热乎乎的阳物此时正被自己握在手中，他的粗壮让白健昭很是满意。“干！北京市当警察的屌都那么大吗？！”白健昭假意惊呼道，双手在陈赫的内裤中开始动了起来。由于被内裤阻挡着，双手撸动的幅度并不大，但是每一下的动作都刺激着陈赫的感官。“各位应该都迫不及待地想与小陈警官见面了是吧？！”白健昭笑着道。“陈一冰、何冲，你们两兄弟过来，一左一右用嘴巴替他脱去内裤。”一冰与何冲的堵嘴胶布被白健昭给撕去。接着，他们默默地移到了陈赫的身旁跪下，昔日勇猛刚毅的刑警队长与阳光有活力的新晋男警经过长时间的调教与驯虐已经沦陷成屈服于白健昭的雄畜。陈赫想到昔日的同僚要替自己脱去蔽体的内裤就感到羞愤不堪，不断地挪动着身子，令一冰与何冲根本咬不着他的内裤。看着顽强抵抗的陈赫，白健昭走向了柯局长，猛地一拳打在了他的裆部。“唔唔！唔！”叔元忍不住哀嚎，整个人往前直接跌跪在地。“陈赫，你可要记得落在我手上的可不只是你！要是你不怪怪听话的话，受折磨的可不会是你而已！”白健昭要胁道。陈赫不忍自己的同僚因为自己而受到折磨，随即就停下了挣动的动作。冰哥和何冲咬住了陈赫内裤的标头，向下拉扯，不一会儿整根阳物就从内裤中弹了出来。硬邦邦的老二失去了内裤的束缚，高高地矗立在众人的视线中。内裤慢慢地经过了臀部下方、大腿、膝盖、小腿，两兄弟很有默契地来扯着，不一会儿陈赫的内裤就被他们褪到了脚踝处。接着，白健昭拿来了一对铁镣和铁球，不顾陈赫的反对直接铐在了他的脚上。白健昭隔着内裤抓了一把笑着道：“呵呵……铐上了脚镣，你这位刑警队副队长就算有翅膀也是插翅难飞了！”“唔唔……”陈赫徒劳地猛扭着身子，他深知如今的自己已经无法对白健昭构成任何威胁，尽管不屈却也深感忧虑。白健昭拿来了根细绳，用一根细绳，将他勃起的阳物根部紧紧地捆扎住住，细绳紧勒过茎身与阴囊，两颗硕大的睾丸被细绳勒得从阴囊凸现出来。陈赫的阳具因为充血而显得通红。白健昭手握系着阴茎的绳子，使劲地一拉。“唔唔！”被迫弓着身子的陈赫疼得尖叫，但是被堵嘴的袜子给隔住了。“真想听听你诱人的叫声！”白健昭撕开了黑色胶布，取出了堵着陈赫嘴巴的袜子。白健昭并没有怜惜这位甫被猎捕的雄性猎物，手里又猛地一扯。“嗷呜……放开我的老二！啊啊啊！”陈赫胡乱地骂着，他感觉到自己的阳物就快被扯断，快从自己的身体上分离了。那种痛是痛彻心扉的！他的脸涨得通红，豆大的汗珠渗透了出来。白健昭在捆扎着陈赫阴茎丝绳的一端，挂吊上一颗5公斤的铁球。在铁球的作用下，刑警队副队长的阴茎被强行扯长。白健昭不时故意地摆动着垂吊着的铁球。每一下的晃动都让承建发出了惨烈的哀嚎！“呜呃……”陈赫绷紧了精赤的胴体，额头满是青筋，肉棒与睾丸被铁球拉扯着的痛苦令这位初被调教的刑警副队长完全承受不了。“陈副队长，加上了你身上的这一套警服，我已经收集了八套货真价实的警服！”白健昭嚣张地炫耀道。“除了晋安是在睡梦中被穿上警服被我猎捕，其余包括你在内的七名男警都是身穿警服时被猎捕的呢！”“我们这些人民警察只是秉公执法，到底和你有什么仇恨？你要这么对待我们！”白健昭的猎物中包括自己在内，共有八名北京市的警务人员。除了仇视警察之外，陈赫实在无法想到白健昭如此对待自己和同僚们的第二个理由！“我怎么会和你们这些警察有什么仇恨呢？呵呵……”白健昭拍了拍陈赫的胸大肌笑着道。“反而，我可喜欢你们。最钟意的就是你们壮猛的男警肉体！”“你……”面对不可理喻的变态，毫无反抗能力的陈赫只得默默地忍受着他的举动。这位副刑警队长可有难了！白健昭看着浑身只穿着一件敞开的警服和一双白袜的副刑警队长，心里很是兴奋。他要这位甫入手的男警穿着警服尝到颜面尽失的滋味。此时，白健昭走到了陈赫的身后。把坚挺的阳物顶在了副刑警队长那紧闭的菊穴上。肛门猝然被白健昭硕大的龟头顶着，令陈赫心里一颤。他的身体急忙向前缩，然而白健昭的双手用力抓住了陈赫那精壮的腰际，阻止陈赫试图逃跑的举动。白健昭的下半身猛地向前一顶，龟头硬生生地就捅了进去。“干！啊啊啊！”突如其来的巨痛令陈赫一声惊呼叫，直肠本能地缩紧。白健昭的肉棒感受到了阻力，正抵御着自己的入侵。然而，这样的反应根本抵抗不住白健昭猛力的抽插。他更加使力，粗鲁地推送自己的老二，硬挺的老二一下就捅开了副刑警队长狭窄的肠道，径直地插进了最深处。陈赫紧咬着牙根忍受着，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被男人奸淫，羞愤得涨红了俊脸。陈赫的身体几乎就要卷缩成一团，胯下随着身体动作摆动的铁球更是令他的私处与后庭同时感到剧痛，紧绷的肌肉持续地猛颤着。“妈的！操穿着警服的警察就是特爽！”白健昭兴奋地嘲讽道。身穿警服被男人奸淫零星几个内副队长感到奇耻大辱，但是此时的他根本束手无策，只得被迫忍受着。白健昭抱着了陈赫的腰身，上身伏在了他的背上，继续向前使劲将自己的阳物插得再加深入，感受自己的老二被副刑警队长的肠道紧裹着的温暖感受。白健昭突然开始抽身，坚硬的阴茎慢慢地从陈赫的肛门中抽出。当陈赫感到松一口气时，白健昭又猛地一顶，伴随着陈赫的一声惨叫，勃起的肉棒再次整根深入陈赫的体内。白健昭抽插的频率越来越快，力量也越来越猛，令陈赫苦不堪言。白健昭一边疯狂地抽插着，一边喘着粗气说道：“干死你……陈警官，你可要记住这个感觉！这可是你的处男之地被开苞的感觉！一辈子就只有珍贵的一次！”“干！放开我！啊啊啊！”陈赫愤恨地怒吼着，汗水随着身体的晃动而散落在地。白健昭又继续抽插了将近数分钟，才达到了高潮。白健昭将阳物挺入了陈赫的体内，才射在了他的直肠深处。白健昭的阳具刚一抽出，就呼唤道：“下一个轮到陈队长了哦！”“冰……冰哥，别听他的！”眼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一冰，陈赫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便激动地挣扎着。陈赫拼命挣扎的身体被白健昭按着，一冰感到不忍，但是他深知自己的处境。硕大的阳物还是顶在了陈赫的肛门，接着就整根猛插入他的体内。“呜啊啊啊……”副刑警队长发出了凄惨的嚎叫。一冰阳物的尺寸是猎物们当中最大的，粗大的肉棒完全地捅到陈赫直肠的最深处。肛门几乎被撕裂的痛楚令陈赫失声惨叫，披着警服那精实诱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一冰把自己的老二插入了陈赫的肠道里，紧迫的感觉不断挑逗着刑警队长的性欲。一开始，一冰还手下留情，然而理智逐渐被吞噬的他开始失控。欲火焚身的一冰每一下的抽动越来越猛，直插到了陈赫肠道的最深处，阳具毫不留情地在昔日下属的肠道内毫无阻拦地抽动。持续的奸淫让陈赫叫喊得声音都嘶哑了。随着一冰老二的逐渐深入，陈赫不仅菊蕾被撑到了最极限，几乎就要被撕开，强烈的痛苦使得陈赫壮实的身体不断挣动，就连面容都已经扭曲了。陈赫紧绷的身体剧烈地痉挛着，身体内的那根巨棒也同时间进进出出地起来。每一次的抽插都让陈赫感觉到撕裂般的痛苦，冰哥的老二一次次地捅进他的直肠最深处。在陈赫的叫声中，一冰的老二在陈赫的直肠中射精了，大量温热的浆液射在陈赫的体内。一冰的老二抽出了陈赫的身体，没待陈赫还没喘口气，白健昭就对郭嘉豪下了命令。在陈赫绝望与惊愕的眼神中，郭嘉豪就将硬挺的老二插入了昔日同僚的体内。“呜啊啊……”悲愤至极的副刑警队长紧握着拳，痛苦地嘶喊着，强忍着同僚的阳物在自己体内抽插的屈辱……一个多小时后。被轮奸后的陈赫整个人瘫软在地，根本站不起来，身体如同被抽走了灵魂一般。连续被八个男人猛操，其中的七人还是和自己曾经共事过的同僚，副刑警队长感到莫大的羞辱，眼眶强忍着泪。红肿的菊穴根本合拢不起来，里头溢出的精液顺着陈赫的大腿滑下，留下了一条精斑。上半身的警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原本是象征着职业荣耀的警服如今只是用来羞辱陈赫的工具。“看你一副淫荡的模样，根本不配你的警服。”白健昭一边说着，一边将警服从陈赫身上剥去。“你的警服我就收下了！”此时陈赫的身体完全赤裸着，副刑警队长的裸体一览无遗。他和身型同一冰彪悍猛壮的肉体相比，明显瘦了一圈，然而精瘦壮实的他还是拥有一身迷人健硕的肉体。一双深邃的人鱼线令白健昭很是满意。白健昭抓着陈赫的阳具逗玩着。春药的药效还没完全褪去，在白健昭的拨弄下，那根半垂软的老二再度完全勃起了。“陈赫，28岁，北京市前刑警队副队长。身高175，体重68公斤，三围。阳具勃起长18.6厘米，直径4.2厘米。刚被捕获。”白健昭很是满意得到的数据，拍了拍猎物的俊脸笑着道：“陈警官，非常欢迎你的到来！”陈赫一被猎捕后，白健昭精心设计的调驯就已经开始了。先是奸险狡猾的诱捕，到与同僚们激动人心的揭面重逢，接着是颜面尽失、屈辱至极地被同僚们轮奸，刚毅的刑警队副队长感到悲戚难堪。白健昭不放过任何一个羞辱被俘获的刑警队副队长的机会，他也知道调驯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取得了成效。陈赫刑警队副队长的职衔、身为直男的身份、还有那具锻炼有成的肉体，都预示着他落难后艰苦的命运！陈赫并没有多少与同僚们谈话的机会，甫被轮奸不久的他就被白健昭带离了囚室。陈赫挺直了身子，身上还披了件敞开的警服。他的上半身被麻绳无情地缠紧至动弹不得，脚上的镣铐也令他举步维艰，曾经的刑警队副队长基本上丧失了所有抵抗的可能。两根白色的警带一横一斜地束在了精赤的身体上，折磨着胯部的铁球与细绳依然还没解去。这时，调教计划的第二部已经悄然展开了！陈赫在白健昭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另一间偌大的房间内。此时的他正站在了一个木箱的面前。木箱大概有一米宽，高度大约到陈赫的胸肌处，把手处还被加上了个大锁。“这……这里头装了什么东西？”陈赫不知道白健昭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惴惴不安地问道。“当然是……一个人啊！”“什……什么？！”陈赫难以置信。他眼睁睁地看着白健昭打开了木箱前的大锁，将木箱的门打开。陈赫不自觉地往后退，然而捆着阳物细绳的一头还被白健昭握在手里。他刚退了两步，私处传来的剧痛让他身体猛然一抽，然后往前几步凑到了白健昭的身后。陈赫赫然看见，木箱中的确跪着一名落难的男人。他身穿着白色的衬衫，脖子上系了条红色的格纹领带。他的嘴巴被黑色的防水胶布给粘贴住。他的双手与上半身被麻绳给紧紧束缚着，丝毫无法动弹。木箱中戴着眼镜的男人和陈赫互视着，两人同时露出错愕的表情！“伯……伯父！”陈赫不禁叫出声来。这名落难的男人正是未婚妻的父亲——北京市市长武市长。在被捕获的一个多月前，陈赫才刚向交往两年余的女友——武市长的女儿燕玲求婚成功。至两人交往以来，武市长就一直持着反对的意见。尽管武市长与陈赫一家是世交，对他来说陈赫只不过是一名刑警，家世也不如那名正在追求自己女儿的省领导之子。武市长希望自己的女儿够和那名官二代交往，甚至是嫁给他，那么自己的仕途将会一帆风顺了。然而，尽管那名官二代依旧对燕玲苦苦追求，但是她还是不为所动。武市长甚至不时劝导自己的女儿，但是倔强的她一点也听不进去，甚至和武市长大吵了几次。最后，陈赫向燕玲求婚成功。原本强力反对两人交往的武市长，态度也只得软化，接受了陈赫成为自己未来女婿的事实。幸好那名省领导还算明白事理，并没有对自己找茬，但是这门姻亲可算是彻底吹了。陈赫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以如此屈辱的样子和自己的未来岳父在这里相见！“唔唔！”武市长挣动了身体，不屈地挣动道。“你……你居然连武市长都敢下手！你真是丧心病狂！”陈赫恶狠狠地说道。“绑架一市之首会造成怎样的风波与后果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绑架了八名北京市的现役警察如今还不是至今相安无事？”白健昭笑着回应道。“武市长会被我抓来，还不是因为你？！”白健昭拍了拍陈赫的胸肌继续说道：“你也知道，我捕获一名警察后，就会把他的至亲也抓来的。尽管武市长只不过是你的未来岳父，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一想到他身为北京市之首的身份我就忍不住下手了！”陈赫闻言，顿时一愣。白健昭要对武市长下手，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尽管他不解白健昭如此变态的举动，心里还是萌生了疚意。看着一脸吃惊的未来岳父，陈赫更是低下了头。说罢，白健昭就把武市长从木箱中揪了出来。他二话不说，直接解开了武市长衬衣上的扣子，没多久那件白衬衫就往两旁敞开，袒露出武市长白皙的上半身。他的胸肌微隆着，小腹也微凸着。武市长年轻时还有着健身的习惯，然而当公务日渐繁重再加上必要的社会应酬令他逐渐发福，但是身材算是保持得不错。“呵呵……”白健昭子狞笑着，手里直接就剥开了武市长的皮带，也将西裤的扣子解开。西裤没有了束缚，很快便从武市长的腰间滑落，露出了一件的白色三角内裤。内裤将北京市市长的阳物紧紧地包裹住，可以发现阴茎硕大的轮廓。“白……白健昭，你可别太过份！马上放了武市长！”白健昭显然没有理睬陈赫。武市长看着这位昔日相互勾结的同伙，浑身打了个冷颤。接着离体而去的正是这件的白色内裤，硬挺的肉棒随即弹了出来，在武市长的大腿前晃动着。“妈的！好淫荡，居然硬了！”武市长尽管已有家室，暗地里却是个双性恋，看着陈赫年轻帅气的壮实肉体，他早就忍不住勃起了。白健昭轻拍着武市长的老二，深色的龟头饱满红润，完全坚挺的茎身。和陈赫的阳物相比，武市长的老二就略短了些。“手感不错……没想到武市长也是个尤物，只可惜身材差了点！”白健昭一边评论着，一边揉捏着武市长的肉棒。“唔唔！”武市长只得屈辱地摇着头，不断奋力地挣扎着，可是却摆脱不了大腿前的魔掌。“武市长，你既然被我抓来了，就给我安分点！”白健昭大力地按着武市长的肉棒，痛得他卷起了身子。白健昭拍了拍武市长的脸颊说道：“我多的……可是各种折磨你和你的未来女婿的手段！”白健昭一说罢，立刻掏出了把手枪，直指住武市长的胯部，令他猛然一怔。“唔唔！唔唔唔！”武市长深知白健昭的手段，一脸惊悚地惊呼着。“陈警官，来为你的未来岳父口交吧！否则，我不能确保下分钟他的老二还能不能完完整整地继续挂在他身上！”“妈的！你……你休想！”陈赫无法忍受白健昭如此羞辱的指令，忍不住斥责道。“看来！你未来岳父的老二可不保了！”白健昭扣开了扳机。“砰！”的一声，伴随着的是陈赫与武市长的惊呼声。“不！”“唔唔唔！”武市长紧闭着眼，直冒着汗，白色的衬衫都完全湿透了。这时，他赫然发现自己相安无事。“唉呀，原来忘了将子弹上膛！”白健昭摸了摸头，笑着道。接着，他就在陈赫和武市长的面前，将子弹上了膛。这时，他将枪头直接对准了武市长的龟头，做状要扣开了扳机。“唔唔！唔唔！”武市长不寒而栗，剧烈地颤抖着。“你……你住手！”陈赫愤恨地说道。“我……我听你的话就是了！”“张开嘴！”陈赫不甘愿地张开了嘴，任凭白健昭将武市长的阳物塞进自己的嘴中。“唔唔……”男性下体腥臭的味道让男警忍不住反胃，摇晃着脑袋抗拒着。他斜眼憋见着白健昭正把玩着那把手枪，只能按捺住自己的怒气。突然，白健昭手里的鞭子一下子就抽在了陈赫光滑的背脊上。“呜啊……”刑警副队长的嘴里发出了模糊的痛喊。“武市长，如果你不想你的未来女婿被鞭得皮开肉绽，你也得主动些！”武市长闻言，开始使劲地在陈赫的嘴中抽送着自己的阳具，将第一次口交的陈赫搞得眼冒金星。一旦陈赫挣扎，鞭子就会毫不留情地落在他的身上。白健昭又不时用手枪指着武市长，陈赫只得强忍着反感，开始舔弄起嘴里武市长的阳物。白健昭抓着陈赫的头发，不顾他的挣扎将他的头部推向武市长的下胯，使到武市长的阳物直插到他的喉咙深处。“努力地舔！你的岳父可是被你连累而被我给绑了，觉得愧疚的话应该令他少收点折磨！”陈赫不时呛咳着，但是他根本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地吸吮起口中武市长的阳具，尽可能地尽快结束这场羞辱。武市长感受到跪在自己面前的陈赫主动地吮吸着自己的老二，手法尽管生疏，但是湿润的口腔却也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肉棒已经在陈赫的嘴中完全坚挺了。同时间，武市长尽情地抽送着自己的肉棒，整根老二几乎完全没入了未来女婿的口中。“呜呜……”陈赫的口腔紧裹住武市长的阳具，让被绳索捆缚着的刑警队副队长也随着对方的抽插而一下下颤动着。陈赫的俊脸满是极度的羞耻感，赤裸的胴体持续挥舞着汗珠。他的脸部被武市长的下半身不停地冲撞着，已经被搞得头昏脑胀，只得痛苦地摇着头。陈赫不知道这场口交持续了多久，只知道自己的下巴已经酸麻，男人下体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口腔。突然，武市长的阳物硬生生地顶入陈赫的喉咙深处。在他的呛咳与呜咽中，大量的浆液灌入了他的食道中。“表现得不错呢！”白健昭笑着道，说着就把从武市长身上脱下的白色内裤塞进陈赫的嘴巴。“那么你未来岳父的内裤就奖赏给你了！”此时，陈赫的上半身依旧被绳索捆缚着，但是反绑着的双手已经被解开。两条结实的小腿上被嵌在地上的钢圈拴着，使他不得不跪在地上。他的警帽搁在了他的身体前方。白健昭拿了把小刀，指住了武市长半硬着的老二说道：“陈警官，未来岳父的阳物还能不能在他的身上待着，就看看你的表现了！”“唔唔！”与准岳父同时落入白健昭手上的陈赫愤恨不已，但是无奈自己也无法毫无忌惮地忤逆白健昭，避免激怒他而伤害到武市长。“陈警官，给我手淫！把你的精液全射进你的警帽里！”白健昭得意地命令道。陈赫无法忍受如此屈辱的指令，猛瞪着白健昭。这时，武市长忍不住惊叫，原来白健昭正抓着两颗脆弱敏感的睾丸扭动着。陈赫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只好慢慢地握住疲软的老二，来回搓弄着让它逐渐坚挺。此刻的陈赫完全没有兴奋的意思，他只能幻想着自己与燕玲正在床上翻云覆雨而让自己勃起。白健昭满意地看着陈赫的身体和那根傲人的阳物。他既有成熟男人的刚毅气概、亦有年轻男人的阳光气质，令白健昭很是满意这位抓到手的副刑警队长。陈赫的手握着逐渐坚挺的阳具，上下做着活塞运动。他的右手没有闲着，搓揉着自己的阴囊，把玩着自己的一对睾丸。自己居然在他人的面前手淫，这种耻辱令这位刑警队副队长颜面尽失。“陈警官，看你斯斯文文的样子，没想到你也那么会玩呢！经常手淫泻欲是吧？”白健昭笑着道，接着拿着一块黑色的蒙眼布蒙上了男警的双眼。“为了不让你分心，还是替你蒙上眼睛吧！”陈赫的手自如地掳动着自己熟悉又硕大的阴茎，轻重缓急都得心应手。由于信仰的问题，燕玲并不接受婚前性行为，令阳刚的陈赫不时靠手淫来发泄自己的性欲。尽管被蒙住眼的陈赫无法看到武市长的现状，但是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自己也看不见武市长的眼神，在手淫时反而不会显得尴尬。陈赫开始亢奋地扭动着身体，迅速地套弄着自己的肉棒。手里抽弄的频率也越来越快。“呜嗯……”陈赫的身体本能地绷紧，一道白浊的精液从圆润的龟头喷了出来，一道弧形的水柱直射在了警帽内。那根阳物完全不受控制地射出一泡又一泡的男性浆液。“陈警官，给我再射！我不信你就这番能耐！”“唔唔！唔……”陈赫羞愤地猛扭着头。“咻……啪啪！”先是传来皮鞭划过空气的声响，接着是皮鞭击打在物体上的声音，接踵而至的是武市长的惨叫声。这时，陈赫急坏了，没有多想，左手只得又握住了自己的阳具上下套弄着，持续揉搓着半软的茎身。虽然刚射过精，不一会儿，陈赫的老二在自己的逗玩下又再度茁壮地勃起了。陈赫只得一边想着A片火辣，一手紧搓着自己的龟头，一手加速套弄着自己的肉棒。龟头也同时渗出了大量的透明淫液。过了十数分钟，陈赫低哼一声，腹部的筋肉一阵收缩，灼热的精液再度激射而出……三个小时后。尽管陈赫的双眼被蒙着，他还是感受到一双灵活的手轻触着他的肌肤，四处地轻抚与撩拨着。尤其两颗敏感坚挺的乳头以及刚硬的六块腹肌更是常被掐捏的目标。身为一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被男人非礼的陈赫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屈辱，但是为了同样落难的武市长，承建也只得咬着嘴皮子忍受着。在白健昭以武市长的安危胁迫之下，刑警队副队长先后手淫射了七次。第八次时，他还射出了空炮，白健昭这才放过他，浑身的精力都几乎耗尽了。陈赫感觉到一根温暖的肉柱已经顶在自己的肛门外面，没等陈赫惊叫出来，那根东西已经朝着他身后的禁地侵入。“唔唔！唔！”陈赫一边闷哼着，一边激动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奸淫着自己的男人，双手正握着他的腰肢，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一双手正抓着自己的腰间，怎么还会有另一双只手在自己的身体上肆意玩弄着？另一个狎玩着自己的人究竟是谁？陈赫猛地一怔，疑惑和恐惧顿时笼罩着他。“唔唔！唔唔！”陈赫立即高声惊吼。这时，蒙在他眼睛上的蒙眼布一下就被扯去了，同时他也看见了自己眼前的一张脸。那个人正是白健昭！白健昭露出了邪恶的微笑，接着直接就伸出舌头，舔着陈赫的乳头。惊慌之下，他试图挣扎反抗，但是被绳索紧缚的身体哪能抵得了两个男人的压制。“陈警官，是我呢！”一阵熟悉的男声在他耳边响起。陈赫一愣，身后的那根阳物顺利地突破了防线，直接长驱直入。陈赫认出了那人的声音，身后操着自己的正是自己的准岳父——武市长！陈赫刚健的裸体剧烈地绷紧，发出了一声的呻吟。武市长的老二成功进入了承建的体内后就开始了不断的抽插。他的手从陈赫的腰部移到了他的胸膛前，男警一对发达的胸大肌就完全落入了魔掌之中，被武市长蛮横粗暴地揉捏。难道岳父已经被白健昭松绑了？居然已经脱身了，为什么自己的岳父毫不反抗，反而与白健昭一起狎玩着自己？“我的准女婿，你的肉体可真是他妈的诱人呢！”武市长忍不住赞扬道，同时也没停下阳物在陈赫体内的活塞运动。“唔唔？！”陈赫开始感受到事态的发展有点不妙，难道自己的岳父和白健昭达成了什么协议？难道他们是一伙的？如今的他被武市长与白健昭同时压制着，却也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准岳父的阳物在陈赫体内猛烈地抽插，双手也同时对他的身体肆意地玩弄。剧烈的疼痛和屈辱令男警凄厉地摇摆着自己的裸体，嘴里发出了一声又一声充满了痛苦和屈辱的嘶吼。浑身赤裸的帅气男警空有一身刚壮的肉体，被捆绑得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只能无助地挣扎着，任由自己被武市长鸡奸。此时的囚室内只剩下了陈赫的呻吟声以及他的裸体和武市长的身子的撞击声。不知过了多久，刑警队副队长只觉得武市长在自己体内的抽插节奏越来越快。随着他的一声轻吼，一股热流射在了自己的体内。副刑警队长的第二场调训大戏正是“背叛”！自己落在白健昭手上的始作俑者是自己的未来岳父——武市长，这绝对是副刑警队长完全意想不到的事！被自己尊重的准岳父欺骗并出卖，绝对会给这名男警带来重重的打击！此时的武市长已经穿上了完整的衣物，身上毫无捆绑，与白健昭站在陈赫的面前。“陈赫，你会有这样的下场可全都是你咎由自取！”武市长先开口说话。“你可休怪我无情！要不是你破坏了我要让燕玲与省领导之子在一起的计划，我才不会要求白董对你下手！”“唔唔？！”陈赫难以置信地看着白健昭，他知道自己和燕玲在一起受到武市长的反对，自己也不断以行动要改变武市长对自己的看法。一个多月前，自己在向燕玲求婚成功后，与燕玲一同到武市长家中见他。当他们告诉武市长两人即将结婚的决定后，武市长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只是握住了他的手说道：“燕玲就交给你了！”当时的陈赫很是感动，殊不知武市长已经在暗地里盘算着将自己除去！“唔！唔！”陈赫虎目圆睁地望着武市长，心里很是愤恨，难道他就厌恶自己到了这个地步？！“陈警官，谁让你想要高攀武市长的千金呢？呵呵……”白健昭调侃道：“来到我这里和同僚们相聚不也是一件乐事吗？”说罢，白健昭就把满是警液的警帽直接扣在了陈赫的头上。大量的白色浆液顺着陈赫帅气的脸颊滑下，落到了他的身上。看着英俊的副刑警队长满脸是精液的样子，令白健昭很是兴奋。武市长的手抚弄着陈赫的胸大肌，直接将精液抹在陈赫的身上。他的手慢慢地往下滑，使到陈赫的六块腹肌上也沾有着精液。被胁迫手淫射精，接着身体被涂上自己的精液，陈赫的羞辱感到达了极点！“话说回来，武市长的演技可是相当高超，居然把你这么一个傻警察骗得团团转呢！”白健昭紧接着说道。“看着你方才为了他受虐的样子，我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呢！”白健昭的嘲讽直接就刺中陈赫的心。自己方才不顾尊严，努力完成了白健昭的指令以保全武市长，殊不知这只是白健昭与武市长的一场戏！“陈赫，好好享受你接下来的崭新人生！后会有期了！”白健昭笑着挥手道。在陈赫愤怒的目光中，武市长蒙上了他的双目，再度剥夺了他的视力。陈赫感受到自己的阳物与阴囊有一阵与金属物接触的冰凉，让他更加不安分地挣动起来。然后，下体似乎被胶布给贴住了。陈赫本不知道武市长与白健昭想对自己做什么，可是一阵强烈的震动给了他答案！那个置放在自己私处的物体居然是跳蛋！陈赫只有在看A片时看过这种物件，没想到如今居然被用在自己的身上！突如其来的刺激让陈赫难以抵这未体验过的快感，粗壮的老二经历了方才大量的射精后略微疲态，一直只呈现半勃起的状态。武市长拍了拍陈赫的肩膀，又给他注射了两剂春药。被掳后的大量用药绝对会给这位壮男警官的身体带来无可逆转的改变！强烈的羞辱感再度激怒了陈赫，武市长怎么能用情趣用品来侮辱自己？陈赫奋力地扭动着身体，企图摆脱跳蛋带给他的刺激与屈辱。随着一阵关门的声响后，整个囚室陷入一片沉寂中。囚室中回响着的是副刑警队长的闷哼声和跳蛋的振动声，那根阳物也在开始挥发的药效之下呈现了完全勃起的状态。在落网后的短短一天内，副刑警队长接连经历了与落难同事的重逢以及准岳父的出卖，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屈辱、羞愤、恐惧、不甘……种种的情绪涌上这名男警的心头。“唔唔……唔！”陈赫此时如同一头受伤的雄兽，忍不住发出了一阵响亮的长嚎。再强大的男人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伴随着他的只有跳蛋震动带来的快感和屈辱以及那毫无止尽的绝望………这时，武市长和白健昭走在了长长的走廊上。“白董，多谢你帮我解决了陈赫这个不长眼的警察！”武市长恭维地向白健昭道谢。“白董，有什么需要我为你解忧的地方就尽管吩咐吧！就当我的一点谢意！”“武市长客气了。你这位无缘的女婿和他的至亲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份大礼了！”白健昭笑着道。“他的至亲？！”武市长先是一脸愕然，接着很快就明白了白健昭的意思。其实，陈赫的父亲和武市长有些交情。陈赫和自己的女儿也是自小认识，最后越走越近，直至即将结为连理。原本一心想要与省领导联姻的他只想借着白健昭的手解决陈赫这个烫手山芋，殊不知自己的这个念头竟把自己的朋友一家都牵连了进来！“武市长，我一向最喜欢把男警与他们的家人一同调教玩虐成奴。既然这次到手的陈赫是北京市的现役男警，他的家人铁定也不会逃离我的手掌心！”白健昭笑着道。“武市长有什么顾虑吗？”“没……没事！白董高兴就好！”武市长心里一怔，只得冷静下来。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受自己控制。他知道自己无缘的亲家一家如今可有难了！市。北京市现任刑警队副队长失踪将近一个星期了，成为了北京市男性连续失踪事件的第14名受害者，也是第8名落难的警务人员。作案者近期并没有犯案，而陈警官的失踪对稍微喘口气的北京市警队如同当头棒喝。八名身披警服，以声张正义、锄奸惩恶为己任的男警如今毫无声息地从北京市消失，令原本声势低落的警队更是饱受民众的诟病，身为警局之首的刘局长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刘局长更是饱受上头的压力，这宗北京市史无前例的大案给他的仕途带来沉重的考验。他怎么也想不到犯案者会是掌握北京市经济命脉的首富——白健昭！囚室中。囚室的一面墙上系了根细绳，上头赫然挂着十五件品牌各异、色彩不同的三角内裤。陈赫发现其中最右边的一件的白色三角内裤正是白健昭从自己身上脱去的，自己最贴身的内裤如今竟成为白健昭引以为傲的收藏，就连自己引以为傲的一身警服也不例外。一开始在调查的过程中，陈赫就感到很是疑惑。警眷们就算了，几位高大健壮、身手不差的同僚们怎么会落到失踪至毫无音讯的境地。可是，当自己身临其境，他顿时明白了。自己堂堂一位候任刑警队长，不也在被白健昭设计猎捕后绳索与铁镣同时加身下而毫无反抗的能力，无奈地承受着各种极度羞辱的奸淫与凌虐。自己被绑架后那逐渐曝露出的黑幕让这位候任刑警队长也感到胆寒。在陈一冰等人的口中得知，除了女友的父亲——北京市市长武市长之外，北京市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人称“雄哥”的严威雄以及东盛建设集团的董事长——汪涵都是与北京市首富白健昭相互勾结的对象。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发展项目——北京市综合商城计划正是四人从中受益不少的工程之一。最先失踪的五名受害者——四名男警和消防大队长甚至还是由已故的林政杰局长下手替白健昭捕获的。把男警们当作绑架调教的目标就已经是够变态的了，更令陈赫无法接受的是白健昭连男警的至亲们都不放过。八位受难男警的至亲们不管老幼竟也先后成为了白健昭猎捕调教的目标。他也担心起自己的家人，会否成为在数年的调查过程中，除了怀疑过有可能是雄哥报复警队的行动之外，警方从来没有把白健昭当作嫌疑对象。受害者之一的北京市前警局局长柯叔元还是白健昭的妻舅，当时的白健昭还开出了高额的悬红，原来这只是白健昭的一场戏。想到这里，陈赫更是一阵心悸。要是警方没有怀疑到白健昭的头上，恐怕自己逃出生天的日子可是遥遥无期！陈赫完全无法想像在这个囚室里，被自己更早被掳绑的猎物们到底经历何等漫长又黑暗的屈辱时光。如今赤身裸体、束手受缚得自己也将加入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场面中。他不愿再想下去，也清楚地明白更加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磨难正在前方等待着自己……半年后。北京市市立中学。下午两点钟是北京市市立中学放学的时间。一大群高中生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他们穿着的是白色校服，雪白的衬衣，配着白色的及膝短裤或校裙，脖子还打了黑色校用领带。一名帅气的少年背着斜肩包，有着深邃的五官、浓密的剑眉、高挺的鼻梁，白皙细致的五官。他不仅长得阳光帅气，就连体格也相当不错。宽阔的胸膛与高大的身躯，如此的容貌与身型足以令这位名为文宏的高三生成为北京市市立中学的校草。“文宏，今天我们一起回家吧！”文宏身边的女生抓着他的左臂说道。帅气的文宏点了点头，随即拦下了计程车，两人就坐了进去。在校门对面的一辆白色货车上，白健昭也在悄悄地注视着这位高中校草，不屑地自言自语道：“还有个小女友呢！呵呵……好好地享受着最后的甜蜜时刻吧，校草！”白健昭的白色货车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了计程车的后面，和计程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文宏和女友住在了同一个小区内，他把女友送回家后，才让计程车把自己送回家。车子停下后，文宏付完钱下车。正当文宏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铁门的同时，白色的白色货车停到了文宏的家门前。“请问这里是金平花园三路二十七号吗？”白健昭有礼貌地问道。“是的。”文宏点了点头，带有戒心地说道。“请问有什么事吗？”“有你们的包裹！”白健昭一边说道，一边从货车后座搬下了个大箱子。“我帮你搬进来吧！”文宏感到有点莫名的怪异，原本还想说些什么，但白健昭已经绕过他将包裹，搬进了庭院里。“多谢叔叔！”文宏只得有礼貌地点了点头道谢道。白健昭点了点头，转身就要离去。白健昭注意到左邻右舍并没有人出来。他迅速地转过身，立刻将电击枪猛扎在文宏的后颈！“呜呃！”文宏浑身一麻，整个人立刻瘫软在地。“小帅哥，你太疏忽了！”白健昭拍了拍文宏的脸颊笑着道。他从文宏的手中取过钥匙，打开了家门，把文宏拖进了屋内。白健昭把大箱子搬进了文宏的家中，随即就关上了家门。如今，无力反抗的高中校草对白健昭来说已经是瓮中之鳖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卦，文宏心里也是懊恼以及慌乱不已。白健昭将文宏押到了房间里。他打开了箱子，从里头拿出了麻绳与胶布。文宏顿时看得瞪大了双目。“你……你想干什么？”白健昭没有理睬文宏，来到了洗衣机旁的篮子，拎出一件HOM的白色内裤以及一对米黄色的商务棉袜。文宏一看，那应该是父亲穿过的内裤与袜子。白健昭将文宏父亲穿过的棉袜揉成一团，使劲地塞到文宏的嘴里。他併命挣扎着，呜呜地叫了几声。这时，白健昭将那件白色的HOM三角内裤同样堵到了他的嘴里。酸臭的袜子已经顶了文宏的喉咙，令他恶心地想吐，舌头被父亲的袜子与内裤死死地压住。最后，白健昭拿出了黑色胶布，封住了文宏的嘴巴，现在就连文宏闷哼的声音也十分地小了。白健昭拿着棉绳将文宏的双手扭到身后捆紧。接着，白健昭手里的麻绳将他的胳膊与身子紧捆在了一起了，现在的文宏想动一下双手都是痴心妄想。“没想到捕获你这么一名高中生居然连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白健昭拍了拍文宏的脸颊嚣张地说道。“看来你不过是一具脑袋装草的年轻肉体！”“唔……唔唔！”文宏拧动着被捆绑的身体，双目直瞪着白健昭。白健昭盯着文宏年轻俊美的躯体，发达的胸大肌因为急促的喘息而快速地起伏着。穿着校服、长相帅气的高中的校草本来就很诱人，更何况他的校裤中央又有一团隆起的物体，令白健昭心动。文宏看见白健昭面露诡异的眼神，他的手掌突然就一把握住了自己的裆部。“唔唔……”文宏拼命地扭动着身子，年轻的俊脸一下子就涨红了。被一名陌生男子把玩自己的下体令他感到羞愤不已，但是被紧捆又浑身乏力的他根本无法制造任何有效的抵抗。“尽管叫吧！嘴巴被我堵成这个样子，谁也听不到你的呼救的！”白健昭面露笑容，指了指说道。“令我最感兴趣的可是这个……”白健昭解开了文宏校裤上的皮带，接着左手往下拉，校裤的拉链一下就被拉到底，往两边敞开。如今的男高中学生只穿着一件黄色的ES三角内裤，浅蓝色的标头写着ES两个大写英文字母。颜色鲜艳的内裤令白健昭很是满意。文宏的裆部甚为突出，把内裤撑得满满的，相信这名帅气高中生的阳物已有着成年男性的尺寸。“检验了你的老二后，接下来就是你的身材了！”白健昭按住了文宏微颤的腹肌，左手抓住了校服的领口，右手解开了校服上的一颗颗扣子。男高中生不停地扭动身体，却依旧阻止不了白健昭的行为。往两边敞开的校服令白健昭可以清楚地看见男高中生宽阔的胸膛以及诱人的六块腹肌。他是足球校队的前锋，经常在球场上奔跑的他因而拥有一身比同龄少年更为精壮的体格。此时，文宏平躺在地，全身除了敞开的校服，就只剩下那件的黄色三角内裤和脚上的棉质白袜。两条结实的大腿徒劳的紧绷着，内裤中央的那一团透出无尽的诱惑。白健昭压在文宏的身上，开始亲吻着他年轻阳光的身体，尤其是胸前的那两颗乳头更是他抓在手里肆意地玩弄。“唔唔……”文宏又羞又怒。白健昭没有理睬已经对自己毫无威胁的男高中生，拍了拍他的脸颊说道。突然，屋外传来了一些声响。“看来又有猎物入网了！呵呵……”白健昭知道即将进屋的男人将会是自己的另一个捕猎的目标！他拍了拍文宏的腹肌，对着他说道：“是时候准备迎接你的爸爸了！”“呃……呜……”文宏猛摇着头，一脸惊恐地看着白健昭，年轻的身体也不禁颤动着。“别担心，不一会儿你的爸爸就会来陪伴你的！”白健昭用男高中生的校用领带蒙住了他的双眼，拍了拍他的屁股，接着就离开了房间……男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此时的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黑色的格纹领带还有深色的西裤，脚上穿着的是灰色的商务棉袜，身上的衣物遮掩不住中年男人挺拔的身材。他戴了副眼镜，手里拎着个棕色皮革的公事包，看起来是位儒雅有涵养的男人。当男人经过儿子的房间时，发现房内发出一些声响，而房门又只是微掩着。男人便一边推开了门一边呼唤道：“文宏，我进来了……”男人一踏入儿子的房间，顿时愣住了。儿子的嘴巴被黑色胶布封住，上半身、双臂与双腿都被麻绳紧捆着。他身上的校服往两边敞开，袒露出精壮的身躯，他的下半身只穿着一件的三角内裤，脚上还穿着一对白袜。“文宏，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这番模样？！”男人一把揭下了蒙着儿子双眼的领带。“唔唔！”文宏看见了自己的父亲，激动地挣扎着。他不知该如何提醒父亲也已经身临险境。对于儿子的关切令男人失去了应有的防范。正当他感觉到身后有人，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家中有可能是被匪徒给闯入了。然而，没等他转回头，他的后脑勺被一根，木棍重击。男人顿时往前一扑，将自己的儿子一同压倒在地。“唔唔……唔……”重摔在地再加上父亲猛压在自己身上的重量令文宏痛得忍不住叫出声来。白健昭直接就勒住了男人的身体，抓紧了他的手臂。男人大感不妙，立即奋力挣扎起来。一块手帕很快就直接掩住了男人的口鼻。“呜！呜……”一阵刺鼻的气味侵入了男人的鼻腔中。乙醚药力很快就发作，没多久男人就开始失去意识，昏睡了过去。为了以防万一，白健昭手上的手帕又按在男人的口鼻上将近二十秒才松开。看着晕倒在地的父亲，文宏的心顿时凉了一大截。他望着白健昭，此时的白健昭却露出了一丝微笑。“我没食言吧！我果真让你的爸爸来陪你了！呵呵……”“唔唔唔！”文宏悲愤地挣动着，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白健昭开始捆绑着被迷晕的父亲。白健昭按着男人的身体，熟练并迅速地将麻绳紧缠着他的上半身，然后又反绑住了他的双手。一捆好后，男人是根本无法靠自己的一己之力挣脱的。白健昭撕下一块黑色的防水胶布，封住了男人的嘴巴。接着，他又取来了两支针筒，将两剂的春药注射入男人的体内。待男人醒来后，他的生活与命运将从此面临翻天覆地的转变！白健昭转过身，看着文宏，接着将他身上的黄色ES三角内裤褪到了膝盖处，使到那根完全硬挺的肉棒矗立在空气中。“硬得这个样子，看来春药已经完全发作了！”白健昭笑着道。他伸出了手，一把就抓住了男高中生那根年轻有活力的阳具。白健昭的手掌狠狠地握着粗大的阴茎，明显地感受着阳具的颤动。白健昭紧扯着男高中生的阴囊，突然猛力地挤压着两颗睾丸，令少年忍不住叫出声来。“北中校草，瞧瞧你自己的老二，硬得像根铁棒了！”白健昭调侃道。羞愧至极的文宏猛摇着头。白健昭没有理睬文宏，提起他的左脚将脚上的白袜脱去，套在了他的阴茎上。在高中校草羞愤的目光，白健昭握着年轻肉棒的手掌开始上下套动着。白健昭掐着文宏的阴茎快速地抖动起来，年轻的阳物在男人的视线中摇摆着。“呜呜……”自己的私处居然成为了一个陌生男人手中的玩具，强烈的屈辱感让男高中生的嘴里忍不住发出几声闷哼。白健昭时而抓着文宏的两颗睾丸把玩，时而又掐捏着他圆润的龟头。白健昭的另一只手也迫不及待地在少年的身体上摸索着。少年本能地试图移动双手去驱赶，却意识到自己的双手正被绳索紧捆着。除了为文宏手淫的右手，白健昭的左手完全没有闲着，他不时搓揉男高中生饱满的睾丸，不时又拧掐着两颗乳头。看着紧闭着双眼昏倒在地的父亲，文宏感到羞辱又恐惧。如今连自己的爸爸也被眼前的陌生男子给绑起来，他们两父子已经根本插翅难飞。白健昭的手抽动得更加卖力，自己的身体被他给控制住，文宏只得无奈地呻吟着。没多久，文宏也终于缴械了，温热的阳物将一股股地精液射入了白健昭手里的棉袜……“快！多射些！”“呜呜……”男人的知觉慢慢地在恢复着，他尝试移动自己的身体才发现自己也已经被捆绑得动弹不得。他吃力地睁开眼，映入他眼前的第一个画面令他难以置信。此时，儿子的肉棒居然被一个男人套着棉袜手淫着。白健昭握着棉袜持续地撸动着道：“待会你射出的这些精华可要用来孝敬你爸爸的！”“唔唔！唔唔唔！”一向斯文的男人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气，不禁怒吼道。然而，浑身乏力又被绳索缠身的他根本对白健昭无法造成任何的威胁。文宏看着苏醒过来的父亲，羞愧地闭上了眼，猛摇着头。文宏在父亲被迷晕后，在白健昭的手淫之下已经连续了射了六次。“还差一点就要射了！坚持下去哦！”白健昭给文宏打气。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折磨羞辱，却什么也做不了，感到愤恨不堪。他能做的就只是恶狠狠地盯着玩弄儿子的白健昭。没多久，文宏终于再度达到了射精的高潮。他绷紧了腹肌，炽热的老二抖动着，将自己的精液射入了袜子中。尽管18岁的他血气方刚，却也被白健昭搞得完全失去了大半的精力，整个人瘫倒在地。此时，白健昭拎着装有精液的白色棉袜，走向了一旁已经气得面红耳赤的男人。“别紧张！我这就来了！”白健昭撕开了男人嘴巴的胶布，他就忍不住指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对待我的儿子？你马上给我放了他，有什么就冲着我来！”“你这就瞎操心了！你们俩我一个也不会放走的！”白健昭拍了拍男人的肩膀笑着道。“你实在太过分了！”男人突然提高了声量呼救。“救命！救……”“啪！”白健昭直接一记耳光掴在男人的脸上，然后又一拳打在男人的腹部。“嗷……”当男人在呻吟的同时，白健昭就捏开了男人的嘴巴，将装有文宏精液的袜子塞入，然后用黑色防水胶布在他的口部缠了两圈调侃道：“看你这番模样还怎么说话！”咸涩酸臭的袜子令男人猛然作呕，将儿子的精液与袜子含在嘴里令他感到羞愤不已。此时的男人如同砧板上的鱼肉，只得任由白健昭摆布。此时的他感觉口干躁热，身上的衣物都被汗水浸湿了，胯下的阳物更是硬到了极点。男人不知为何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殊不知自己在昏迷时被白健昭注射了很大剂量的春药。白健昭的右手按着男人的腹部，左手开始解开男人的皮带。男人拧动着腰际，却根本无济于事。皮带被抽离腰间后，随即离体的正是男人的西裤。男人内裤的标头是黑色的，写着HOM的英文字母。他穿着的是一件黑色条纹的HOM三角内裤。“两父子穿的都是很有品味的内裤呢！”白健昭拍了拍HOM三角内裤中央挺起的地方，满意地笑着道。“你的老二怎么硬得这个样子，是迫不及待想要和我见面吗？！”“唔唔！唔……”生性保守的男人被白健昭如此调侃，成熟的俊脸羞怒地通红，额头更是不断沁出豆大的汗珠。爸爸对文宏来说一直是一名严父，他根本没有想过严肃的父亲会有如今这番模样。想到自己一时的疏忽让自己和父亲同时受难，文宏就懊恼不已。看着被白健昭玩弄的爸爸，男高中生也根本是爱莫能助。此时的白健昭正在开始解开男人的衣扣，衬衣往两旁敞开，白健昭发现男人还穿了件白色的贴身汗衫。白健昭隔着汗衫，逗弄着男人的乳头道：“妈的！还穿了件汗衫遮遮掩掩的，扮什么清高嘛？！是男人就该堂堂正正地展现你自己的身材！”在男人的挣扎中，白健昭在他的汗衫上用剪刀剪开了个缺口，然后猛力地撕开。随着衬衣的敞开与汗衫的离体，男人的上半身已经完全坦露了出来。他的身材保持得不错，经常运动的他依旧有着一副不错的身板。他的身体白皙而又健硕，一点也没有中年男人常见的臃肿与松弛。小腹由于在长期的办公室工作下被薄薄的脂肪层覆盖，还是可以依稀看见六块腹肌的轮廓。男人的腹肌摸上去软中有硬，令白健昭十分享受。他知道男人的底子相当不错，只要一段时间的强制健身后也绝对可以蜕变成一名成熟的中年壮男！白健昭的手指轻触在他的身体上，四处游走搔挠，尤其两颗性感的乳头，更是被白健昭多番逗玩的目标。每一次的掐捏和揉搓都让男人感到触电似的酥麻，即反感却又隐约有着一点点的兴奋。男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和白健昭有什么瓜葛，为什么他要这样羞辱自己和儿子。男人只得竭力地扭动着被绳索捆勒得生痛的双手，但是麻绳丝毫没有松脱的迹象。“呵呵……我对我自己的捆绑技术可是很有自信的。”白健昭得意地说道。“除了北京市前任刑警队长陈一冰曾经在我的疏忽之下用了一把刀片脱绑过，被我绑架的男人可是一个也没有自己松绑过呢！”男人惊异地睁大了双眼，直视着白健昭。“陈校长，就连你的大儿子陈赫也一样，被我捕获的半年多以来也从未挣脱过他身上的绳索呢！”白健昭笑着道。被白健昭猎捕的中年男性正是40岁的陈铭。陈铭是陈赫的父亲，目前身任北京市市立中学的校长。身为陈赫的直系亲属，陈铭校长与18岁的小儿子——男高中生陈文宏也理所当然成为了白健昭猎捕的目标。“我的手上有囚禁着一大班的男警，就凭你这么一位读书人和你年轻的儿子是根本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的！”白健昭笑着道。“唔唔！唔唔……”陈校长得知了失踪半年余的长子是落在白健昭手上的消息很是激动，心里顿时五味杂陈。这一天，陈校长去到了省教育厅开会，因此没有像平日般载送文宏一同回家。一直跟踪调查两父子的白健昭抓住了这难得的机会，先后把他们父子俩制服捆绑。如今，陈铭与文宏父子步上陈赫的后尘，成为了白健昭的囊中之物了。白健昭拍了拍陈校长的屁股，直接就把他的HOM内裤给扒下。“名校校长老二的味道呢！白健昭把陈铭的内裤贴在脸上嗅着，享受着成熟男性下胯的体味。“陈校长，往后你就不用再穿什么内裤了！而且，你或许再也没有什么机会穿这种东西了！”白健昭笑着道。“唔唔？！”白健昭无法摸清白健昭言语的意思，究竟他到底要怎样对待自己与文宏，还是心乱如麻。然而，他胯下的那根阳物在春药的作用下布满青筋，呈现完全勃起的状态。“陈校长，没想到你这么一位斯文儒雅的男人，胯下的那根阳物却是凶猛得很呢！”白健昭抓着陈铭的老二调侃道。身为北京市名校的校长，陈铭一向备受他人的尊敬，他生平中可是第一次这么被人羞辱，耗时在自己的儿子面前，成熟的国字脸都涨得通红。白健昭举着手，“啪！”的一声，一掌重重地拍陈铭袒露着的屁股上。“唔唔！”他仰着头惊呼，臀部猛抖着，臀肉上留下了一个鲜红的掌印。“北中校长居然会被人打屁股呢！呵呵……”白健昭笑着道，言语上不断羞辱着这位刚猎捕的成熟男人。一位中学校长在儿子的面前被人打屁股，这对陈铭来说情何以堪，不禁羞愧地低下了头。平日学生与教师们对他毕恭毕敬，现在他竟然只能乖乖地任由一个陌生男人肆意地玩弄自己，只得紧握着拳强忍着屈辱。此时的白健昭从箱子中掏出了两根按摩棒，看着陈校长笑着道：“就用这个为陈校长你开苞吧！”陈铭大吃一惊，原本想要挣扎，腰际却被白健昭给按着。他觉得股沟传来被棒状物接触的感觉。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顿时拼了命摆动着身体。“唔唔唔！唔唔！”陈校长不禁惨叫，他清楚地感觉到按摩棒迫开了臀肉，强行捅进了菊穴内，屁股传来了一阵撕裂的痛楚。“陈校长，看你平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可肛门可闭得真紧呢！应该好好教训你……”“唔唔！唔！”陈校长疼得几乎要飙泪，然而那根按摩棒在白健昭的推送下无情地长驱直入……数小时后。此时的陈铭与儿子文宏正面对面地躺在了浴室的浴缸中。为了确保两父子毫无逃脱的能力，白健昭还将他们两人的双脚也用麻绳捆了起来，放心地离去。肠道里的按摩棒高频率的震动与旋转不时为他提神，令他根本无法休息，被折磨了一整夜的陈铭疲惫不堪。在没有使用任何润滑剂的情况下，那根按摩棒被白健昭狠狠地推入那从未被开垦的后庭，过程中伴随的当然是陈校长阵阵被堵在嘴中的哀嚎。陈铭面前的儿子情况并没有好多少，看着儿子一时皱着眉头，一时又不禁叫出声来，他也是感到心疼。儿子也和自己饱受相同的折磨。陈铭向来生性保守，在儿子面前也鲜少裸露自己的身体。如今，自己和儿子同时间坦胸露体，肠道更分别被插入了两个按摩棒。身体与心灵上屈辱至极的双重折磨令这位久见世面的中学校长无法忍受。他突然想起早在半年余前就被白健昭绑架的大儿子，以白健昭对待自己与小儿子的方式来看，他知道陈赫这半年多以来肯定难逃白健昭的折磨与羞辱，很是心疼。在白健昭离开浴室前，白健昭又给两父子注射了春药。两父子的阴茎此时也正完全勃起的状态，相互直指着对方的私处。在后庭按摩棒的刺激下，两父子的肉棒也不时轻撞在对方的身上，硬挺的两根肉棒也渗出大量的淫液。在自己的家中被人绑架羞辱的荒唐经历令陈铭难以置信，他一进家中就发现自己的儿子被捆绑着，然后就被击晕、捆绑、玩弄，一直被堵着嘴的他根本无法向自己的儿子问出个所以然。文宏看着和自己一同受难的父亲，心里满是悔意，自己这么大一个人做事居然疏忽而让白健昭有机可趁，一同制服了自己和父亲。如今，父子二人更是被他淫虐羞辱！在这个漫长的夜晚，陈铭和文宏根本无法入睡歇息，只得相互看着彼此，享受着异样的天伦……汗水淋漓的陈赫正跪伏在一张床上，此时的他上半身还披着一件敞开的警服。白健昭正紧抓着他的腰部，阴茎快速地戳着这位副刑警队长的肛门。被蹂躏的屁眼迎接白健昭每一次激情而又粗暴的撞击。“嗯！呜……”阳具与肠壁的摩擦带给陈赫无穷的快感，令他也忍不住叫出声来。“陈警官，你知道你现在哪里吗？”白健昭拍了拍陈赫的背后，头部凑近了陈赫的肩头，舌尖舔了舔在他的耳背，在他的耳旁呢喃道。“唔呜……”陈赫轻摇着头。被绑架半年多以来连番刻骨铭心的奸淫与淫辱，让这位现年29岁的落难警官，沦落成卑微屈辱的性奴。陈赫的蒙眼布突然被白健昭给揭下。四周的灯光让他猛眨着眼，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他看见眼前的床头，放置着一个相架。陈赫赫然发现相架中的男主角居然是自己，照片中的自己和女友穿着一样的线条T恤，手牵着手站在老旧的铁轨下，两人都脸带幸福的微笑。他痛苦地闭上了眼，心里如同被人狠狠地给了一拳。此时的陈赫已经瞪大了双眼，眼神扫了下四周，发现自己熟悉的摆设。自己如今正身在自己家中的房间内！“认得了吧？！”白健昭笑着道。“这可是陈警官你的闺房呢！呵呵……”与此同时，白健昭猛撞着陈赫的屁股，把自己的老二插到了他的肠道，将一个股股的精液，射进了这位副刑警队长的体内。“唔唔！唔唔？！”甫又被奸淫的陈赫发现白健昭带着自己潜入自己的家中，已经心里一凉，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开始焦急起来。当他被押着走出房门，发现了不远处散落在地的白色校裤、蓝色衬衣还有商用公事包，心中更是被黑暗的恐惧给笼罩着了。在白健昭的推搡之下，陈赫忐忑不安地走着。难道自己的父亲与弟弟也……他根本不敢再继续想下去，只能奢望地盼着一丝曙光。然而当他来到了浴室的门口，就听见了断断续续的男性喘息声与闷哼声。陈赫摒住气，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浴室。浴室内的景象令副刑警队长倒抽了口气。“唔唔……”此时的陈铭和文宏依旧互相紧贴着彼此的身体，面对面地躺在了浴缸内。一夜未睡的他们此时头昏脑涨。肠道内已经抽插了数小时的按摩棒更是不停灸烤着高中校长与高中校草的意志。“陈校长、小帅哥，看我把谁给带来了？”白健昭邪恶地笑着道。“唔唔！唔！”父子三人被堵着的嘴都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与极度绝望的呻吟，俊脸上尽是羞辱与痛苦交杂的表情。陈校长看着已经半年多未见的长子，心里很是悲恸。陈赫一向来都很自立，很少让他操心。在警校毕业后的他在警队内谋得一份还不错的差事，又和武市长的女儿稳定地拍拖了两年。没想到才求婚成功不出一个月，他被人目睹在结束工作后离开了警局就从此失去了踪影。陈赫含着泪，看着自己惨遭毒手的父亲与弟弟。在被绑架的期间内，白健昭不停地利用他们俩来要胁自己。在忍受着心里与生理上双重折辱的同时，陈赫只得不断地祈祷，祈求自己的父亲和弟弟能够不被白健昭给盯上。然而，事与愿违，父子三人最终都落到了白健昭的手上。“陈警官，用你的精液来迎接父亲与弟弟的加入吧！”说罢，白健昭就直接握住了陈赫那垂软的阴茎，兴奋地玩弄起来。被调教过的陈赫，身体明显比父亲陈铭和弟弟文宏敏感许多，稍微被挑逗一下傲人人茁壮的阳具就完全勃起了。白健昭的手开始上下滑动着，紧搓着那热乎乎的肉棒。粗硬的阳物上青筋凸现，浓密的阴毛从腹部延续到阴部。阴囊由于手淫的动作而前后晃动着，熟练的动作一下就让副刑警队长性欲高涨。白健昭用手按着陈赫的阴茎不断揉动着，拉着他的阴茎上下弹动着，伴随着的是陈赫发出“嗯……呜嗯……”的一连串呻吟。“在自己的爸爸和弟弟面前被手淫还叫得那么爽呢！呵呵……”白健昭调侃道，屈辱的陈赫羞愧得低下了头。“唔唔！”这一幕看在陈铭的眼里，简直是心如刀割，自己的幼子与长子先后在自己的面前被男人亵渎，令他完全无法接受！白健昭猛拽着陈赫的睾丸，将他挺直的阴茎猛地向前扯，同时间卖力地搓弄着茎身。兴奋与耻辱相互交织的复杂感觉令刑警副队长的脸越涨越红。十数分钟后，浓浓的精液在至亲的目光中从陈赫的马眼喷出，直窜到父亲与弟弟的身上。大量的浆液喷溅到了两人的身上，令陈赫不禁悲鸣。如此的羞辱令陈铭校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耳中白健昭的哄笑声让他痛不欲生。“陈校长，这样就受不了吗？我还有出乎你想象的更多玩意儿还没让你们玩呢！”白健昭看着躺卧在浴缸内的两父子不怀好意地说道。白健昭掏出了三颗跳蛋，将正在剧烈震动的性玩具在陈铭的面前晃动着，然后用胶布把跳蛋贴到了他的阴囊上。接着，他又抽出一支按摩棒，贴到了陈铭的腹直肌上，往下的震动端直指着陈铭勃起的肉棒。他如法炮制，同样按摩棒与跳蛋贴到了陈赫与文宏兄弟的身上。为了确保初被调教得陈校长与文宏一直保持着极度亢奋的状态，白健昭又分别再给两人注射了一剂春药。“陈警官，你是时候去陪陪你的亲人了！”说罢，白健昭就用力一推，高大的陈赫猛地一跌，高大的男体重重地压在面对面侧躺着的父亲与弟弟的身上。“唔唔！”被哥哥压个正着的文宏闷哼着。原本，自己与父亲紧贴着彼此的身体，已经被搞得汗水淋漓。如今，哥哥也压在自己的身上，在闷热中负重的高中校草更是猛飙着汗。跳蛋与按摩棒的双重刺激足以让这头嫩雏处于兴奋与屈辱同时交织着的深渊。“陈校长，现在还只是星期六早晨呢！距离星期一开课校内的人因为没有返校而发现你们两父子失踪还有四十八个小时，足以让我在把你们带走前在你的家中好好地玩玩你们呢！呵呵！”说罢，白健昭就关上了浴室的门，还顺道关上了灯。陈铭望着了眼前的两名亲生骨肉，他们的俊脸上满是痛苦屈辱的神情。自己的阳物在按摩棒与跳蛋的刺激下，也同样濒临射精的边缘。自己的妻子在数年前因病离世，陈铭碍于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觉得手淫是件龌龊的事，鲜少靠自己手淫泄欲。然而，过去十几个小时发生的事已经完全突破了这位名校校长的底线，颠覆他对性的认知。几分钟后，陈铭发出了粗重的呻吟，身体终于迎来了高潮，大量的精液溅洒而出，喷溅上自己与儿子们的胸膛与小腹，连续射了好几次都没有停下。射了将近十下以后，陈铭才从方才的高潮中回应过来，与此同时他的下胯也被两名儿子的阳精先后冲刷着。父子三人相互紧贴并精赤着的胸膛、腹肌与四处满是自己与对方的精液，整个浴室都弥漫着汗水与男精混杂的浓厚雄性气味。文宏艰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年轻的老二在极度的刺激下很快地又迅速勃起了。血气方刚的文宏忍不住悲鸣，身体在绝望的深渊中痛苦地挣动着……陈铭父子因为星期一双双没有出现在学校，校内的教职员也联络不上他们俩，到了陈校长的家中也发现大门深锁决定报警。然而，白健昭早在星期一的凌晨才把陈铭、陈赫和文宏从他们的家中带回到了别墅囚禁。在家中两日的初驯令陈铭与文宏几乎没有入睡的机会，两人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白健昭已经突破了他们心理的第一道防线！白健昭在还未捕获陈校长父子前，就已经想好了调教驯服他们的全盘计划。对于陈铭这种有点社会地位的成熟猎物，一向都是被人敬重，因此只要不停以言语与行动羞辱他，让他颜面尽失、完全丧失自尊，绝望至极的他必会崩溃屈服。至于年轻的猎物——男高中生陈文宏，白健昭则会着重在肉体上的折磨，挑战他忍耐度的极限，一点一点地消磨他的意志，直到他甘心为奴。再加上亲情上的牵绊，两父子完全沦陷屈服的日子指日可待！白健昭的别墅内。囚室的中央站着两名甫被捕获的猎物。白健昭已经把落网的两名猎物掳到了用来囚禁雄性猎物们的别墅里，而陈赫一被带回别墅后就与父亲与弟弟分开了。此时的白健昭爱抚着文宏的六块腹肌。“干！才十八岁就练得这么棒！”白健昭兴奋地说道。“唔唔！唔……”文宏挣扎着。白健昭正注视着男高中生一身健壮发达的肌肉。两颗朱红色的乳头点缀着两块偌大凸起的胸大肌，浓密的体毛则散布在轮廓分明的腹肌上。白健昭直接抓着文宏的阳物搓捏着。“唔唔！”文宏无法忍受白健昭的玩弄，愤恨地挣扎着。不顾文宏的反应，白健昭享受着那根阳物的肉感。眼前男高中生年轻的肉体已经完全属于自己，白健昭的心里愈加兴奋，手里更加使劲地搓揉着。白健昭脸带笑容，另一手强而有力地抓住陈校长的肉棒。“这么一大坨！呵呵……陈校长，你优良的雄性基因遗传给了陈赫和文宏，所幸你们三人现在都落在了我的手上呢！不过，既然你来到了这里，我会让你尝尝从未有的经历呢！”陈铭没想到居然还有同性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感到恶心愤恨不已。但是，这位教育工作者根本无法预知自己往后的遭遇，而自己将与儿子沦落成一生中从未想象过的模样。“让你们看看我的收藏品吧！”白健昭指着两人身后上锁的铁门说道。文宏转过头，望着那扇门，不知道门后还有着什么在等待他们。白健昭打开了上锁的铁门，文宏只能摒住气和父亲随同白健昭走到了门后。门后是另一间偌大的囚室，只见眼前悬吊着十数根铁笼，令父子俩看傻了眼。每个铁笼被两根铁链吊离了地面，铁笼内都囚禁着一名刚猛壮硕的肌肉汉子全身赤裸地跪在里头，他们的身体都被绳索紧紧地束缚住。牢笼中的雄性猎物们往下看，只发现白健昭又抓来了两名男性，但是无法清楚地看见他们的模样。“你们前方的这位曾是北京市的刑警队长，他如今也已经使我手上一名淫荡的性奴！”白健昭指着两人头上的牢笼说道。“这位则曾是北京市的消防大队长……”白健昭随意地向陈铭与文宏介绍了几位猎物的身份。此时，被关在其中一个铁笼内的文宏再度看见了落难的至亲，不禁落下了男儿泪。白健昭领着二人，来到了一个置放在地的铁笼前。白健昭转过身，一把就把陈铭给按倒在地。“陈校长，你还没被绑架之前，你是北中的校长；到了这里，你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我的猎物、我的性奴！你还是注意点你的身份，不然受难的可不是你！”白健昭接着一拳打在陈铭的裆部。“呜啊啊……”陈铭感到下体一阵剧痛，忍不住惨叫着，整个人几乎差点就要跌跪在地。“唔唔！唔！”文宏顿时又急又怒。“小帅哥，你也得好好学学该如何识相点！”白健昭脸露凶光，盯着文宏说道。他拍了拍文宏的肩膀，冷冷地要胁道：“你少说些话，多听话些，就会少受点折磨！”说罢，白健昭就押着文宏，将他推入铁笼内。在白健昭的命令之下，陈铭弯着腰，进入了铁笼内，与儿子一同跪下。白健昭无情地将铁门锁上，陈铭与文宏二人精赤着健壮肉体，狭小的铁笼很是拥挤。父子俩肌肤相贴，身体互抵。随后，铁笼慢慢地被升上空。文宏的小腿卡在铁笼的两个铁条，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膝盖和小腿。这样痛苦的姿势，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看着身旁的父亲，他也同样痛苦不堪。在铁笼停止继续升空后，文宏与父亲在不远处的铁笼内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是陈赫！“唔唔？！”“唔唔！！”“爸！阿泽！”“呵呵！只要有一名男警被我捕获，他所有能够射精的直系亲属将会一并出现在这里，这可是我一条不变的铁律，当然陈警官你也不例外！要怪就怪你自己当初为何要高攀武市长的千金、了！”白健昭嚣张地说道。“被我猎捕后，让你和父亲与弟弟分离不就太残忍了吗？所以，我就把他们也一起带来，和你一同忍辱受虐。”“哈哈哈哈！”在狂妄的笑声中，白健昭也离开了囚室，留下了悲痛至极的三人。陈铭望着对面牢笼中的儿子，他全身一丝不挂，那健硕成熟的肉体尽显被凌辱的屈辱，刚毅的脸孔则散发着被凌辱的痛苦。他的胯下有着尺寸壮观的阳具，身上都布满着伤痕。陈铭清楚地看着儿子的裸体，堂堂一名候任刑警队长被人折辱称这番模样，令陈铭很是心疼。此时的陈赫也和自己一样被困在牢笼中，完全动弹不得，毫无逃脱的能力。“没想到你们最后也落得和我同样的下场。”陈赫低着头，悲痛地说道。被带往自己的家中与父亲和弟弟相见受辱时，自己的嘴巴一直被堵着。这是他被绑架后第一次有机会和自己的父亲和弟弟说话。“自从被绑架后，我一直挂念着你们，没想到……”“唔唔！”文宏看着绝望悲催的大哥，心里同样不好受。印象中勇猛刚毅的大哥居然被如此屈辱地囚禁折磨着，令他对如今得处境感到既气愤又恐惧。此时，父子俩的双腿早已跪得失去了知觉。尽管拥挤的铁笼十分不适，但在父子二人自从被掳绑后就没有好好地休息过，耗尽体力两名猎物并肩靠着，很快就一同沉睡了过去……陈铭与文宏父子证实失踪的一周后，校内几处布告板上同时出现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中是三名只穿着内裤的男人，他们被绳索捆绑着，嘴巴被黑色胶布给封住。穿着HOM黑色条纹内裤的北京市市立中学校长——陈铭跪在了中央，而跪在他的左右两旁分别是穿着白色内裤的大儿子——北京市警队刑警队副队长陈赫以及穿着黄色内裤的小儿子——北京市市立中学高二生陈文宏。这张照片除了证实陈校长父子被绑架的消息之外，更是一种极为嚣张的挑衅。身为教育工作者的陈校长就算有机会逃离魔掌也已经名誉扫地，很难继续在杏坛立足了。两天后，上任不到一年的北京市警局局长刘志勇首当其冲，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引咎辞职，由副手赵伟锋暂代局长一职。在漆黑的木箱中，东泰只觉得绝望与无助。他的双手被反绑了身后，浑身都被拇指般粗的麻绳紧勒着。由于箱子不够长，他的双腿只能被硬生生地反折到背后。48岁的东泰长得虎背熊腰，宽阔雄健的肩膀、发达隆起的胸大肌、刚硬结实的六块腹肌，都是他身为一名肌肉猛男的证明。两具高大粗壮的身体反折着双腿，紧紧地贴在一起，把狭窄的木箱挤得满满的。赤裸着的精壮肉体被不停地出汗，令木箱中弥漫着浓厚的男性体味。东泰眼前的正是他的弟弟——资深刑警郭嘉豪。郭嘉豪一脸哀痛地看着自己的大哥，两人的嘴巴都被黑色胶布封住了，把两兄弟激动的话语都堵在了嘴中。三年多前，弟弟郭嘉豪和侄子晋安先后失踪，过后流传出一张他们疑似被绑架的照片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一向在农村生活的东泰苦无办法，只得靠一己之力不时到北京市张贴告示、发传单，往北京市警局里跑。无奈，事与愿违，在茫茫人海中寻亲的农民完全没有获得弟弟与侄子的一丝消息。就在数天前，他终于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声称是弟弟郭嘉豪的朋友，似乎已经得知了被绑架失踪的弟弟父子俩的消息。东泰顿时雀跃不已，连夜买了深夜的高铁，就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市。东泰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个针对自己的绑架圈套。东泰在高铁站就上了那位自称是弟弟朋友的男人的车。男人告诉他弟弟两父子成功从绑匪手中逃脱，已经被安顿在安全的地方。男人准备带他与弟弟相见。东泰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心里很想尽快看到他的弟弟。他毫无防备地喝下男人递给他的矿泉水，一步步地踩入男人设下的陷阱。没多久，憨厚朴实的农民就在男人的车上昏睡过去。醒来后，东泰发现自己已经身在了货车后座，身上的衣物被脱个精光，如今自己蔽体的唯一布料竟只剩下那件的深绿色三角内裤。“唔唔！”他的上半身被绳索紧捆地动弹不得，嘴巴也被胶布封住了，浑身都使不上力。他这才想起失去意识前喝下的水，想必那水已经被下药了。东泰发现自己的正对面竟还有着一名身穿白色的校服的男生。男生看起来只有十三、四岁，看起来应该是初中生。他一脸惊慌失措，嘴巴同样被黑色胶布给封住，上半身也同样被绳索紧捆着，下半身的校裤被褪到了膝盖处。男生穿着的是一件深蓝色的三角内裤。他看着男生校服上的名字，这名和自己一同被绑架的中学生名为戴利。一同落难的男初中生与东泰默默地看着彼此，货车正驶向那足以让他们万劫不复的目的地……白健昭在决定下手掳绑东泰前，就已经暗中到了农村探查着这名目标猎物。当他光着膀子在田中干活，袒露着一身猛壮肌肉挥汗如雨的画面被远处的白健昭给看见，这位质朴的农村壮汉就已经注定难逃白健昭的魔掌了。被掳到囚室后的经历对东泰来说就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噩梦。他还记得在囚室里中被摘下蒙眼布，近距离和弟弟对视的那一刻。悲恸万分的他激动地挣扎着，然而自己的躯体已经被绳索给死死地束缚着了，而他在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惊恐与绝望。兄弟重逢的时刻后，针对这位农民的训虐就正式开始了。跳蛋、按摩棒、飞机杯、特制皮鞭、镣铐、肛塞种种对东泰来说完全陌生的道具就被使用在了这位憨直的农民身上，不断羞辱折磨着他壮猛彪悍的肉体。憨厚朴实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原来有着这么多的玩意儿可以用来折磨一个男人。被绑架以来那难以启齿的屈辱回忆令他不堪回想，最令他难忘的是被弟弟与侄子双龙入洞后，还被白健昭的尿淋了一身。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泰坚毅不屈的心就被敲开了个缺口，慢慢地坠入炼狱般的深渊。历经严酷虐训的他被搞得身心俱疲。“唔唔！”身在木箱中的东泰不适地挣动着，他的后庭被插入了一根特大号的按摩棒，震动的频率还被调到了最大。东泰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就快被按摩棒给捣开了，精赤的身体挥汗如雨，英挺的脸上露出了屈辱的神情。郭嘉豪看着哥哥的惨状，很是痛心。他没有想过白健昭居然会对在农村里的哥哥下手，当他从白健昭的口中知晓哥哥是被他以自己与晋安的消息而被骗来掳绑，顿时倍感自责。两人的父亲在两人很小的时候在一场意外中离世，饱受打击的母亲在父亲葬礼后就上吊自杀了，留下了孤苦无依的两兄弟。当时，只有十三岁的东泰带着十一岁的郭嘉豪寄住在了姑姑家，两兄弟相互扶持才渡过了那一段黑暗的时光。哥哥在年轻时也曾经与村里一位青梅竹马的姑娘结过婚。她还怀了大哥的孩子，令大哥喜出望外。然而，天意弄人，大嫂在生产时不幸难产而一尸两命。备受打击的大哥从此就变得沉默寡言，并没有再娶。尽管分隔两地，两兄弟的情谊依旧不减，郭嘉豪还是不时回到村里探望大哥。但是，如今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大哥如今也成为了被白健昭猎捕的目标。他知道猛壮的大哥绝对是难逃被调教成奴的命运，难过得忍不住落泪。和东泰同时被绑架还有北京市市立中学的初一生——13岁的戴利。戴利才刚上初中就被白健昭给猎捕了。他正是前警局局长——李南星的男孙，同时也是消防大队长李伟强的独生子。戴利身为李局长唯一的男孙，很早就已经成为白健昭想要猎捕的目标。但是，戴利比表哥艾森小了四岁，白健昭一直等待戴利到了发育年龄，才下手把他给抓来。如今，这名被猎捕的初中生已经难逃被凌虐调教的厄运了！戴利一被抓到囚室了，就见到了自己失踪甚久的父亲伟强、爷爷南星、外公肖岳、两名舅舅一冰和何冲以及表哥艾森等六名至亲。当伟强看见自己的儿子也落入白健昭的手中时忍不住哀嚎，自己被白健昭猎捕后与亲人们都被调教改造成了肌肉壮奴，成天都想着发泄爆棚的性欲。他只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如今出现在囚室的戴利完全断绝了他唯一的希望。看见亲人们绝望屈辱的模样，年纪尚轻的戴利立刻被震慑住了，不敢胡乱反抗。此时，初中生戴利年轻的身体完全袒露着。和壮实刚健的艾森相比，戴利的身体略显单薄，但白健昭知道自己是能够把他改造成一名猛壮的少年。现在他所看重的是戴利与几位猎物们的血缘关系！李局长跪在了戴利的面前，舔着孙儿的阳具。他不断舔在了戴利的敏感地带，年轻的阴茎呈现完全坚挺的状态。戴利才刚发育，阴茎的尺寸明显无法和几位成年的猎物相比，但是却已经比同年龄的少年们大了不少，相信是遗传了父亲与爷爷的优良基因。李局长含住了孙儿的阴茎，让圆润的龟头在自己的口腔中抽动着；戴利嘴巴含住的则是父亲伟强的老二。半个小时前戴利已经被注射过了两剂春药，此时年轻的身体完全被性欲控制。他全身很大幅度地一前一后地抖动着，嘴里发出阵阵兴奋的喘息和呻吟。此时，在身后操着戴利的是他的表哥艾森。艾森把肉棒完全插入了表弟的菊穴，痛得戴利被肉棒堵住的嘴发出了“呜！呃……”的声音。他的龟头撑开了戴利紧窄的肠壁，每一次的抽插直插入肠道深处。伟强的阴茎在戴利的嘴里挺直着，塞满了儿子的口腔。他低头看着含住自己肉棒的亲生儿子，在自己的胯下一前一后地晃动着，屈辱地闭上了双眼。“唔……唔……”戴利微隆的胸膛挥舞着颗颗汗珠，尚带稚气竟透露出阵阵的快感。伟强的阴茎在戴利的嘴里挺直着，塞满了儿子的口腔。将整根阴茎全部塞进戴利的嘴裡。戴利默默地吮吸着挺拔的肉棍，身体不安地扭摆。伟强扭动着屁股奋力的抽送，坚挺膨胀的阳具迅速地掳动着。戴利的阳具在爷爷的口交下硬挺无比。南星清楚地感觉到孙儿正在主动推送着身体，让他的阴茎在自己的嘴中抽动着。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孙儿是被春药控制住，心里还是感到难过。戴利的肛门夹住了艾森的肉棒，臀部不断扭动着。黑色的头发散乱着，却丝毫不掩盖年轻帅气的脸孔。“呜嗯嗯……”艾森的身体随着抽插的动作前后运动着，嘴里还发出阵阵呻吟！“呜嗯……哦……”随着伟强的一声淫叫，一股股的精液射进了儿子戴利的嘴里，一部分还顺着他的嘴角缓缓流下。戴利的喉结艰难地蠕动着，咽下了嘴里父亲的精液。“小帅哥，你可把你千万个无缘的兄弟给吞下去了。”白健昭调侃道。此时，戴利的阴茎依旧一次次贯穿李局长的口腔，李局长的心中充满羞耻感，可是身体却在欲望的煎熬中成为主动的一方。这时，含在嘴里的年轻阳物突然喷出了精液，没有防备的南星被呛得咳嗽，浓稠的黏液从嘴角漏了出来。他紧闭着嘴，将嘴里的精液大口地吞下。没多久，艾森也射精了，大量的浆液冲刷着表弟的肠道。把精液完全射入表弟的体内后，艾森才意犹未尽地将自己的肉棒抽出了表弟的体内。白健昭走到了戴利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脸颊，掐着他的下巴说道：“爽吗？”意识涣散的戴利回应道：“爽啊！真爽……”看到戴利的反应，白健昭乐得笑了。在春药的作用下，毫无性爱经验的初中生竟完全被性欲支配着了，成为一头年幼的野兽。李局长望着自己的孙儿，他知道自己一家人这一辈子是逃不了白健昭的手掌心。惟一年纪尚幼的男孙也绝对会被白健昭调教改造成雄性玩物！此时，白健昭走到了木箱前，打开了木箱的盖子，塞在里头的两兄弟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大量的出汗使到两具精赤的裸体正散发着油光。白健昭将东泰押起来，将他架出了木箱。他拍了拍东泰的脸，笑嘻嘻地说道：“长得这么一个大块头，头脑却那么简单，如此轻易就被我骗来了这里！呵呵……”东泰感到愤恨，但是体力透支再加上绳索缠身，自己根本无法对白健昭做出任何泄愤的举动。“怎么样？还好玩吗？”白健昭扭着东泰的乳头继续说道。“没想到农村里居然还有你这么一个好货呢！还是个鳏夫呢！窝在农村里实在太浪费了！”“唔唔……”东泰气得七窍生烟，却只得闷哼以示抗议。他的后庭此时正被迅速转动的按摩棒摧残着，令他感到痛苦不堪，不断扭动着身体。白健昭冷不防将按摩棒抽离东泰的身体，肠道突如其来的空旷感令他忍不住“呜……”地叫出声来。没等他反应，白健昭的阳具就迫不急待地捅入了东泰的体内。东泰的肛门处立刻传来撕裂的剧痛。他本能地紧缩着臀部，但是剧痛还是毫无停止地传来。“唔唔！唔……”东泰忍不住发出惨叫声，白健昭听了反而更加兴奋。抽插的动作越来越大，白健昭直接就把他操得直接跪在了地上。东泰只得紧咬着牙根，强忍着被奸淫的痛楚，额头更是渗出了大量的汗珠……在捕获文宏与陈铭父子将近一年后，白健昭又猎捕了资深刑警郭嘉豪的大哥——48岁的农民东泰以及消防大队长李伟强刚上中学的儿子——13岁的初中生戴利。这一年的时间，白健昭完全没有善待自己已经到手的猎物们，反而更加凄厉地凌辱玩虐他们。在长时间的强制健身下，就连身材略逊一筹的陈铭校长也挥脱被绑架前温文儒雅的气质，被改造成一名活脱脱的刚猛性奴！至于年轻的高中生文宏，白健昭也毫不手软。长期大量注射春药再加上严酷的虐训，这位阳光帅气的男生也被白健昭无情地改造成淫荡发情的壮奴！在白健昭的命令下，囚室里的十八名精赤着迷人肉体的雄性猎物此时都站在了他的面前，令他都忍不住兴奋起来。“年轻刑警郑利丰与大哥——修车师傅郑利伟、二哥——会计师郑恺。”“刑警队长陈一冰与儿子——中学生陈艾森、养父——建筑工头肖岳、继弟——新晋刑警何冲、妻舅——专科实习医生赵新。”“警局局长李南星与儿子——消防大队长李伟强、孙子——中学生戴利。”“刑警副队长郭嘉豪与大哥——农民东泰、儿子——新晋刑警郭晋安。”“警局局长柯叔元。”白健昭拍了拍叔元的肩膀笑着道。“汉宾是我的亲外甥，看在姐姐的面子上，我还真不能对他下手。让姐夫独自一人待在这儿真是太不够意思了。”“刑警副队长陈赫与父亲——中学校长陈铭、弟弟——中学生陈文宏。”白健昭把来自六个家庭的猎物们分成了六排，并一一指出了他们的亲属关系。“把你们这些警察的一家男丁都抓来了，你们可算是连后代都完全断绝了吧！”白健昭笑了笑道。“不过，大家一起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欢愉生活，不也是一种共享天伦的乐趣吗？！”“是……主人！”在白健昭的笑声中，曾经的刑警队长陈一冰默默地低下头。他可曾是一位赫赫有名、英勇正义的刑警队长，被绑架后这几年的经历足以让他成为一名时刻都想着性交与射精的性奴！他知道自己与同僚、亲人们的命运完全掌控在主人的手中。已经成为性奴的他们是完全不可能逃出主人的手掌心的。这栋豪华的别墅内此时囚困着十八名年龄各异、各行各业的雄性猎物，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李伟强、陈艾森、赵新、郑利伟、郭晋安、柯叔元、何冲、肖岳、郑恺、陈文宏、陈铭、东泰、戴利先后被白健昭给猎捕。当中，最先被捕获的三名北京市男警——利丰、一冰与南星已经被调教凌虐长达四年余，长时间的调教令这群男人完全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完完全全屈服于白健昭，强健悍猛的肉体不时充斥着射精的欲望。就算他们有机会逃出生天也根本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假以时日，甫被白健昭猎捕的农民东泰以及初中生戴利绝对会和先前被绑架的雄性猎物一样，被调教成不折不扣的性奴！至于，肌肉线条尚不明显的戴利也会在白健昭的调教凌虐之下，被改造成拥有刚猛肌肉、性欲旺盛的雄性玩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日复一日的调教以及大量的摄入春药令这班猎物都被调教成淫荡发情的雄壮性畜，完完全全屈服于白健昭。拥有18名身份、地位各异的雄性玩物的白健昭很是满足，在捕获东泰和戴利后就没再有任何猎捕的目标。往后的日子中，别墅的地下囚室依旧日复一日地传出雄性的呻吟与喘息，不时夹杂着男人的惨叫与呻吟。淫荡的肌肉壮奴们的玩虐不会停歇，而他们的肉体将会无可逆转地一直沉浸在欲望的深渊中……完结

番外篇03：戴利

市市立中学。下午三时正。由于已经过了放学的时间，校园里并没有什么人了。在初一甲班的班上，几名学生受级任所托，一起布置班上的布告栏。几名男女学生中，个子较高的男生正是13岁的班长戴利。戴利在小学五年级的下半年就第一次梦遗了，早发育的他因此比同龄的少年们高大了些许。此时的戴利感到了尿意，知会了同学们后，就独自往厕所走去。一走进男厕，戴利站在在了最角落的尿都旁，解开了拉链裤扣，掏出了阴茎排尿。突然，他听到自己的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扭过头只见一名戴着鸭舌帽的陌生男子。男子径直地朝他走了过来，站在戴利旁边的尿斗前。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歪着头看着戴利露在裤外老二。“小帅弟，老二挺大的嘛！”白健昭看着戴利笑道。戴利脸上一阵羞红，被陌生人盯着自己的私处让他感到不适，排完尿就急忙地拉上拉链准备离开。此时，身后的男人立刻就勒住了他的脖子，腰间一麻就浑身失去了力气，倒在了他的怀中。白健昭捂住戴利的嘴巴，将戴利押出了厕所。他四处张望，发现周围都没有人后，立刻转了个弯，将他带到了校舍后的走廊上。这条走廊平常就没什么人经过，放学后更是愈加冷清。白健昭顺利地将戴利押到了后门的一辆货车前。货车的车门被拉开，戴利就发现了一名昏迷的大叔。大叔只穿着一件深绿色的三角内裤。他的上半身被绳索紧捆着，嘴巴也被黑色的胶布给封住。戴利顿时吓傻了，望向了白健昭。白健昭却轻松说道：“你以后可是会和这位叔叔成为好朋友的！”说罢，他就把戴利给推进了货车。在货车内，白健昭先是脱去了初中生的校鞋，剥下他的袜子后揉成一团塞进了他的嘴巴，再将他的嘴巴用黑色胶布封住。接着，白健昭拿出了麻绳，将戴利的双手紧紧地捆绑到了身后，再将他的双臂与身体紧紧地捆了十数圈。此时的初中生已经完全丧失了挣扎反抗的能力了。白健昭解开了戴利的皮带扣，然后拉下了校裤的拉链。“唔唔……”在戴利的挣扎中，他的校裤被褪到了膝盖处，露出了里头的深蓝色三角内裤。伴随着戴利微弱的呼叫声，白健昭隔着内裤一把精准地抓住了初中生的阳具，满意地搓揉了一番。当戴利的同学们意识到戴利很久没有回到教室而到厕所找他的时候，白健昭已经将戴利捆好并扬长而去了。东泰和戴利与自己被掳绑的亲人的距离愈来愈近，却也与自由和尊严越来越远了……戴利昏昏沉沉地醒了过来，发现眼前一片漆黑，眼睛已经被校用领带给蒙住了。他想起在自己昏迷前的事。当时，在货车突然停下后，白健昭一打开货车门后就拿出一块布捂住了自己的口鼻。吸入大量呛鼻气体的他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此时的他被困得动弹不得，只能躺在地板上无助地挣动着。“唔！唔！”戴利忍不住闷哼着，发现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突然想到自己被掳绑前在学校布置布告栏时，把一把美工刀放在了校裤的裤袋中。然而，此时的校裤已经卡在了自己的膝盖处。他只能弓着身体，手指勾着自己的校裤往上拉，往裤袋中掏，好不容易才把里头的美工刀给掏出来。他握住了美工刀，开始吃力地切割着自己双手上的绳索。“戴利！”一阵愤怒的男声顿时响起。戴利一慌，手里的美工刀顿时滑落在地。原来白健昭在戴利昏迷中就给他搜了身，发现了裤袋内的美工刀。他正想看看少年究竟会耍什么把戏。如今戴利果真打算用美工刀来松绑，白健昭更有理由好好惩戒这位甫被猎捕的初中生了。戴利知道自己已经激怒了白健昭，顿时直冒冷汗，紧张的汗水浸湿了初中生的校衣。依旧被蒙着眼的他微微地颤动着。白健昭愤怒地将少年的校裤完全褪去。接着，他一把抓住戴利内裤的标头，将初中生的深蓝色三角内裤脱下，纳入自己的收藏品中。白健昭将戴利押到了囚室的中央，将一根从天花板垂下的粗麻绳系在了捆绑着少年上半身的绳子。此时的戴利上半身的校服已经完全湿透了，下半身则完全一丝不挂。他的双眼被校用领带给蒙住了，口中塞住是从自己的脚上脱下的白色棉袜。他的双脚同样被铁链左右分开地扣住。白健昭按着戴利的身子，解开了校服上的纽扣，令少年的衬衣往两边敞开，露出了初中生年轻矫健的身体。戴利从小学开始就是运动健儿，因此体格算是相当不错的。尽管身体的肌肉轮廓尚不明显，但是浑身也是没有什么赘肉的。“想喝水吗？”白健昭问道。戴利也感觉到口干舌燥，默默地点了点头。白健昭拿出了一大瓶水，取出戴利口中的袜子，强行将水倒入戴利的口中。戴利只得大口大口地喝光，不自觉就喝了将近一公升半的水。当然，这瓶水也毫无意外地混入了大量的春药。一给戴利灌完水，白健昭又将棉袜塞回戴利的口中。接着，白健昭走到了牆边，按了一个按钮。只见垂下的麻绳慢慢地短短，铐住双脚的铁链也开始住左右两边分开。少年一开始还能强行踮住脚，随着麻绳的收短，他的身体也慢慢地离地。“唔唔！”戴利痛苦地哼叫着，只能尽力地抵御身体被拉扯着的痛楚，现在的他已经离地将近一米了。戴利只觉得身体就像被撕裂般，都令痛苦不已。痛苦的哀鸣还被自己的袜子硬生生地堵在嘴中，想叫也都叫不出来。突然，他觉得自己曝露在空气中的肛门有些凉快的感觉，身体如同触电一般猛地一抽。戴利的臀缝被一根冰冷的捧状物撑开，本能地扭动着身体，企图阻止那根东西的插入。在戴利极力挣扎的时候，白健昭已经将整根冰棒插入了戴利的身体。还未被开苞的初中生受到如此的入侵，后庭痛得几乎就要裂开一样。随着肠道内处的失温，他只觉得自己的后庭冻得发麻。直肠所受的痛楚令戴利的屁眼不禁收缩着。持续不断的剌痛感令戴利不禁要排出那根冰条。白健昭见状，没等戴利挣扎，就拿着黑色的防水胶布将戴利的后庭封住。戴利的身体只得不停地扭动，断断续续地呻吟着。此时，喝下春药后的少年只觉得身体传来阵阵快感，胯下的阳物突然就完全勃起了。他的额头直冒着汗，突然白健昭一手就抓着戴利的老二。戴利顿时惊呼，痛苦的叫声传遍整个囚室。戴利感觉到白健昭突然放开了自己的阳物，随即前方就传来一些铁链的拖地声。接着，戴利感觉到自己的阳物不知被什么东西给套着，那个物体紧套着自己的整条阴茎。随着白健昭的离开，囚室立刻恢复了沉静。不到半个小时，戴利感觉到强烈的尿意。刚喝下的水就快要拍出来，戴利只得强忍着。他发现自己的阳具从刚才勃起后就没有变软过，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射入了大量的春药。戴利不时地听到一些声响，但这时候的他根本无法顾及那么多。最后，戴利还是忍不住了，把尿都排出来了。他感觉到筋疲力尽，但是身体四处传来的刺痛令他保持着清醒的状态，根本睡不下去。“唔唔……”可怜的初中生只得默默地哀鸣着……不知过了多久，戴利的蒙眼布突然被扯去。一夜未眠的他感觉到昏昏沉沉，刚刚恢复视力的他一时间也不能看清楚东西。他眨了眨眼，突然看见自己的身体前方正跪着一个蒙着眼的男人。他的嘴巴衔着一根管子，这根塑料管正连接到自己的私处。此刻的戴利感到难堪不已，难道自己撒的几泡尿，全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喝光？！“……”羞愧不已的戴利顿时也涨红了脸。白健昭脸带微笑地看着戴利，接着就抽去了男人的蒙眼布。在两人目光交接的那一刻，戴利瞬间就呆住了。眼前的人不就是自己三年前失踪的表哥吗？！那个和自己一同成长的艾森表哥如今正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艾森，昨夜表弟的尿还好喝吗？”白健昭的手指勾着艾森的乳环说道。“很好喝，主人！”艾森点了点头回答道。戴利根本不敢相信这句话会从表哥的口中说出。失踪前和自己情同手足的表哥，竟然会说尿好喝，甚至还称呼白健昭为”主人”。更令他最为难堪的莫过于自己排出的尿居然被自己的表哥喝下！戴利也赫然发现表哥的身材比失踪前肉壮了许多，如今几乎就像一名活脱脱的成年人。艾森看着被悬吊着的表弟，心里难受不已。自己与亲人们都已经被调训为肌肉壮奴，而比自己小4岁的表弟竟然也被白健昭盯上，被掳到了这个炼狱中。他知道原本幸存的表弟最终也难逃主人白健昭的魔掌了！看着两位颜值颇高的未成年猎物，白健昭乐坏了。艾森的样子日趋成熟帅气，而戴利尽管还略显稚气，却也是一名俊俏的少年。白健昭盯着目瞪口呆的戴利，继续说道：“你的表哥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被我捉来调教训练，现在的他己经成为我的性奴。你可要好好地向他看齐！”“我看好你，只要你好好受教，很快你也会像你的表哥……”白健昭爱抚着戴利的大腿，得意地说道：“哦……不只你的表哥，就像你的爸爸、爷爷、外公、大舅、小舅一样，成为优秀的雄畜！”“唔唔？！唔！”戴利顿时震惊不已，被绑架失踪的亲人们如今都在白健昭的手上！他顿时心乱如麻，感到焦急又惶恐。他想起四年余前自从爷爷失踪后，父亲就一直奔波寻找爷爷。三年多前，父亲也离奇地失去踪影，自此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露出笑容。在艾森表哥与舅母的弟弟接连失踪后，自己的舅母也忍受不了打击而跳楼自尽了。过了大半年后，小舅与外公也接连失踪，令外婆大病不起，在一年前就去世了。之后，自己和母亲相依为命，原本和乐融融的家庭荡然无存，而如今的自己竟也遭遇了白健昭的掳绑。白健昭接着就把精疲力尽的戴利给解了下来。双腿发麻的戴利一踩到地，只能勉强地稳住自己的脚步。此时的白健昭将封住戴利肛门的胶布撕开，肠道里冰棒溶化后的水没有了阻挡，如同决堤的江水般伴随着排泄物涌出，流得一地都是。“真脏呢！”白健昭一脸厌恶地说道。“艾森，你的好表弟把地板给弄脏了。你得替他把地上的粪水给舔干净！”戴利先是大吃一惊，望着白健昭。然而，此时的表格却默默地来到了自己的身后，伏下身子并伸出了舌头，乖乖地舔着地上的粪水。只是看着恶臭的粪水，戴利就已经觉得恶心不已。戴利根本没想到表哥竟会乖乖地舔着他排出的粪便与污水，难过得几乎就要流泪了。不知舔了几久，艾森终于将地上的粪水舔得七七八八了。白健昭摸了摸艾森的头，对戴利说道：“戴利，你的表哥可是给了你良好的示范。你可要好好学学！在这里我的话就是圣旨，要是违抗就只有更加严厉的惩罚！”“既然你的表哥吃了你的粪，现在你可要给他报恩了！”白健昭笑着道。“艾森，尽情地干你的表弟吧！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破处经历！”艾森先是一愣，很快地就走到了戴利的身后，挺着自己的阳物，对准了戴利的肛门。“唔唔！”戴利猛摇着头，年幼的身体不停地扭动着。艾森只得把头凑到了戴利的耳旁，轻声说道：“小维，你忍一忍，很快就过去了！”说罢，艾森就举起了硬挺的阳具，往表弟的屁股捅去，粗大的老二立刻插入未经人事的紧窄屁眼。“唔唔！”戴利惨叫一声，紧抓着拳头，不禁夹紧了双腿，反而死死地夹住了表哥的阳物。“艾森，给我操得起劲点！要是我不满意的话，我就让所有的猎物们一起操你的表弟！”“是，主人！”艾森闻言，立刻展开始了猛烈的攻势。后庭的剧痛令戴利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早熟的戴利已经看过了几次A片，然而对性依然一知半解，如今的遭遇可说是给了他另类的性启蒙！“唔唔！！”表哥硕大的阳物令戴利疼得惨叫，然而无论他怎样挣扎也阻挡不了龟头的入侵。龟头的前端迫开了窄小的肠道往前挺进。戴利感受到表哥艾森的剧烈抽插，小腹不断地撞在艾森的后背。表哥的每一下抽插都几乎插到了戴利的肠道尽头，在猛烈的痛楚中初中生竟感受到了从未体验的快感。“表弟的屁股干得别有一番滋味吧！”白健昭调侃道。艾森的阳具持续顶入直肠，一丝鲜血开始从戴利的臀缝流下。戴利窄小的肠道忍受不了肉棒的抽插而被摩擦出血了。“呜……”直肠受创的戴利痛得飙泪。艾森的老二在表弟那柔嫩温暖的肠壁上猛烈磨擦着，使到他快感连连，完全剥夺了那仅存的理智。他没有理会戴利的哀号，抽插的动作反而愈加剧烈。艾森的身体濒临高潮，忘我地将整根阳具捅入戴利的体内。随着身体的抽搐，滚热的精液激射而出，艾森把精液全部射进了表弟的屁眼内。当艾森把阳具缓缓地抽出表弟的身体，龟头上的白色浆液带有丝丝处男血渍。被表哥蹂躏过的戴利感觉到身体就像被抽干一样，浑身的酸痛令他感觉到痛苦不已。但是，白健昭不怀好意地看着戴利，嘴里露出了邪恶的微笑，心里有着另一轮的盘算。白健昭取来了一对连着铁球的镣铐，看着戴利说道：“原本看你只有13岁，并不打算给你上脚镣。但是，你刚才居然企图要逃跑，实在是太不听话了！现在可别怪我无情了！”说罢，白健昭就将铁镣分别铐在了初中生双脚的脚踝上。白健昭来到了墙边，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眼前的墙居然向两边开启，墙壁的后面分别是五个人体高度的透明玻璃橱窗。每个玻璃橱窗内都站着一名高大赤裸的雄性壮体。他们的头被套上了麻袋，上半身被麻绳紧紧地捆缚着，双脚则被铐上了铁镣。“站在里面的可都是你的亲人哦！”白健昭摸了摸戴利的头说道。“你的爸爸、爷爷、外公与两名舅舅都在里面哦！”“唔唔！”戴利激动地想冲向前，无奈却被铁镣给困住了，只能勉强地迈开一小步。此时的白健昭将激动的戴利猛按得跪在了地上，接着掐着他的下巴说道：“小帅弟，你有打过飞机吗？！”戴利思索了一会儿，点了点头。“13岁就会手淫了。不错嘛！”白健昭微笑道：“那正好！现在就给你个测试！”白健昭拿了个透明的量杯，放在了戴利的身前。“给我手淫到射出来！每射一次，我就放一个人出来和你见面！”戴利看了看白健昭，只见他继续说道：“你要是没射的话，他们可就永远待在里面了！”戴利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为了与家人见面，他也只能乖乖地点了点头。白健昭先是给戴利打了两剂春药，接着笑道：“待会你一定会射个痛快的！”接着，他解开了戴利捆绑在身后的双手，戴利握住自己已经硬挺的阳物，开始搓动起来。戴利爱抚着自己的龟头，上下搓弄着年轻的肉柱，整根阳具因为药物的作用已经呈现完全硬挺的状态了。在自己的手淫下，戴利的阳具不断渗出了透明的淫液。这时，初中生的老二被搓得红通通的，如同一根刚出炉的热狗。戴利想着A片中看过的情节，更加卖力地搓揉着自己的老二。他的左手抓着自己的睾丸搓揉，右手则抓着阴茎如同鞭子般甩动着，还不时搓弄着那圆润粉嫩的龟头。过了十数分钟，一阵阵快感从下体直冲初中生的脑海，他全身激烈地抽动着，通红的龟头喷射出一道道的白色精液，精准地射进了量杯内。白健昭打开了最左边的玻璃门，押出了里头的男人，将他带到了戴利的面前。白健昭剥去了男人头上的麻袋。戴利定睛一看，正是自己的外公——建筑工头肖岳。现今54岁的肖岳在两年前的除夕夜被白健昭猎捕，曾经的中年壮汉如今也已经被调驯成一头肌肉雄畜。“小维！”“唔唔……”尽管已经与世隔绝地被虐训长达两年，看着自己的外孙出现在囚室中，肖岳难免还是心如刀割。在自己失踪前，戴利只有11岁。然而，时光如昼，自己的外孙如今已经13岁了，已经发育后的他很快就被白健昭给盯上了。看着自己的外公，戴利激动地无法言语。“戴利，继续啊！你可还有四位至亲在里面哦！”戴利的手只得握住自己的阳物，再度掳动起来。正在手淫的他不敢看着自己的外公，只得难堪地低下头。肖岳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外孙，只有13岁的他居然被白健昭强迫手淫。如今的他根本没有在白健昭面前回话的权利，只得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外孙受难。这时，戴利抓住了自己的鸡巴，继续抽弄着。被注射了春药勾起了性欲后，哪怕戴利只是个13岁的少年，他的阳具已经变得很是敏感，年轻的肉棒很快就变得硬邦邦了……在接下来的手淫中，戴利先后射了三次。白健昭先后放出了戴利的大舅——刑警队长陈一冰、爷爷——警局局长李南星、小舅——年轻刑警何冲。戴利的手依旧机械地运动着，左手抚摸着自己的两颗睾丸；右手一手抓住茎身，手指则挑弄着自己的龟头。几次的手淫后，戴利的手愈发轻巧，手淫的技巧略有进步了。此时的李局长一脸悲痛地看着被白健昭猎捕至此的男孙。随着戴利的落网，自己的儿孙已经全都落在了白健昭的手上，令这位原本叱咤警坛的警局局长顿时感到绝望之极。戴利努力地挑玩自己的阳物，阴茎也越来越坚硬。他的呼吸声慢慢急促起来，掌心还在不断推动他的阴茎。不一会儿，戴利终于到了快要射精的高潮，紧紧地握着他的老二，对准了量杯，将浓浓的精液全射入量杯中。“孺子可教也！没想到你居然完成了任务！”白健昭鼓掌道。接着，他转过身，把伟强押出玻璃橱窗，带到了戴利的面前。随着头上的麻袋被抽去，伟强看见了自己的儿子。“……戴利？！”“唔唔！”“分离三年的父子俩终于在此刻团聚了。正是动人的重逢呢！”白健昭笑着道。雄猛的消防大队长李伟强此时此刻再也忍不住泪水，泪珠顿时夺眶而出。自己惟一的儿子始终步上了自己的后尘，难逃白健昭的魔掌。他知道自己未成年的儿子最后也会沦为和自己一样的性奴！

番外

郑利丰、陈一冰、李南星、郭嘉豪、郭晋安、柯叔元、何冲、陈赫……八名北京市的现役男警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先后被北京市首富白健昭给捕获，就连白健昭最后捕获的男警——28岁的候任刑警队长陈赫从被猎捕囚虐至今已经有大半年了。八名落难的男警此时都精赤着雄健伟岸的肉体，跪在了地上。自从被绑架后，八人每日都被强迫健身至少一个小时，因此身材都比被猎捕前壮硕不少。不过，哪怕这些猎物曾是英勇正义的警务人员，被白健昭长时间的囚禁与折辱，曾有的凌云壮志早就被永无止尽的驯虐给消磨殆尽。被绑架近三年的利丰、一冰与南星沦陷得最深，三年间他们每天摄入的食物都掺杂了大量的春药，就连自己的至亲也接连被捕获，无论是心理或生理上都无可逆转地沦为警奴！“陈一冰、何冲、柯叔元与陈赫一组，郑利丰、李南星、郭嘉豪与郭晋安一组。给你们北京市的警奴们来场竞赛！”白健昭笑着道。“输了的一队有你们好受！”“……”陈赫挣动着捆住身体的绳索，无力地看着白健昭。他不明白白健昭为何一直有着不同的点子，来凌虐自己与其他的猎物们。这时，南星、利丰、郭嘉豪与郭晋安以及叔元、陈赫、一冰与何冲被分成了两旁，互视着对方。“就由北京市曾经的陈一冰刑警队长对垒他曾经得力的副手——副刑警队长郭嘉豪吧!”白健昭说道。“谁先让己方的三人都射出精液就算获胜了。”“准备好就开始了！”一开始，一冰和郭嘉豪立刻地伸出舌头，分被舔着叔元与南星的阳具。一冰不断舔在了柯局长的敏感地带。那根瘫软的阴茎立刻就坚挺了起来。为了不要让已方受到责罚，几位警奴们把尊严全都抛诸脑后了。两位北京市前任的警局局长精赤着身体，主动地推送着自己的阳物。原本高高在上的警局之首，如今正被两位比自己官阶低的男性警务人员口交着。柯叔元猛力地在一冰的嘴中抽插着自己的阳具，不一会儿他终于射精了。浓郁的精液射入了一冰的嘴内，一冰也毫不犹豫地直接把精液吞下去。另一方的李局长也在不出一分钟后射精。郭嘉豪接着就移动到了利丰的面前。郭嘉豪一张开嘴，利丰的阴茎立刻插进了他的嘴中。利丰的龟头几乎塞满了郭嘉豪的口腔。郭嘉豪含着利丰粗大的阴茎，用舌头舔着那根坚硬的肉棍。两人全身一前一后地抖动，嘴裡发出阵阵兴奋的喘息和呻吟。“唔……唔……”利丰健硕的胸膛挥舞着颗颗汗珠，英俊的上露出了无比的羞耻感，却也透露出阵阵快感。此时的一冰低头含着陈赫的阴茎。陈赫的阳具在一冰的玩弄下变得硬挺无比。一冰清楚地感觉到陈赫在推送着身体，让他的阴茎在自己的嘴中进行抽动着。看着自己的阴茎一次次贯穿对自己亦师亦友的前辈的口腔，陈赫的心中充满羞耻感，可是身体却在欲望的煎熬中被迫运动着……这时，双方都为己队里的最后一人口交。一冰很是卖力地逗弄着弟弟的阳具。“呜呜……”何冲不时发出了哼叫声，被哥哥挑逗得很是兴奋。结实的胸膛上挥舞着豆大般的汗珠。含在嘴裡的阴茎突然就喷射出精液，没有防备的一冰被呛得咳嗽着，浓稠的黏液从嘴角里漏了出来。他没有让让嘴裡的精液流出，大口大口地吞下。另一方的郭嘉豪低头含着儿子的阴茎。但是，郭晋安显然还没有射精！“呵呵……不愧是陈队长，口技还是略胜郭嘉豪一筹呢！陈队长队获胜！”几个小时后。一间偌大的囚室里。天花板垂下来八根绳索，每根麻绳的一端都系在了男警们被捆缚着的手腕处，将他们悬吊着。他们被捆缚的姿势如出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身为落败队伍的郭嘉豪、郭晋安、南星与利丰的脚踝与阳具上分别拴着一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挂着了一颗沉重的铁球，拉扯得负重的部位。八位落难的男警都拥有着一身硕壮发达的肌肉，完全彰显出他们的雄性魅力，然而此时的他们却被束缚得丝毫无法动弹。痛苦不堪的郭嘉豪强忍着身体各处的阵痛，紧咬着唇忍耐着。身体的重量全都落在了悬吊着自己的绳索上，阳物与脚踝更被悬挂的重物拉扯着。他浑身上下的肌肉被紧捆的绳索紧勒着，令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在这场警奴口交竞赛的两天后，北京市的一个住宅区内。一辆货车就停靠在了路旁。货车上，坐在驾驶座的白健昭看着手里的两张档案照，分别是一名身穿校服的男生以及一名身穿西服的中年男子的照片。“陈文宏，18岁，北京市市立中学的高三生！”“陈铭，54岁，北京市市立中学校长！”“陈赫一家的基因还真是他妈的不错，样子都长得挺好看的！”白健昭喃喃自语道。“是时候把他们都给收了！”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微笑，已经把魔掌伸向陈赫的父亲与弟弟！此时的他发现一辆计程车停在了不远处的一间民房前，一名穿着校服的学生下了车。于是，他慢慢得驶着货车，停在了那间民房前。“请问这里是金平花园三路二十七号吗？”白健昭有礼貌地问道。“是的。”男生点了点头，一脸带有戒心的样子。“请问有什么事吗？”“有你们的包裹！”白健昭知道自己这么一位掳绑过超过十位雄健猛壮的雄性猎物的猎手面对这样的嫩雏，根本就是毫无挑战。他从货车后座搬下了个大箱子，对男生说道：“我帮你搬进来吧！”白健昭绕过了一脸错愕的男生，将箱子搬进了庭院里。“多谢叔叔！”男生只得点了点头道谢道。白健昭点了点头，转身就要离去。他开始注意到左邻右舍并没有人，于是立即转过身，将电击枪直接扎在了男生的后颈！“呜呃！”被电击枪击中的男生浑身一麻，整个人立刻跌卧在地。“小帅哥，你太疏忽了！”白健昭拍了拍男高中生的脸颊笑着道，从他的手中取过钥匙，打开了家门，把他给拖进了屋内。惊慌失措的神情掩饰不了男生帅气的容貌，他很是满意地看着这位到手的猎物——18岁的男高中生陈文宏！

壮东泰

“吴警官，还满意吗？”穿了一件睡袍的思健，翘着二郎腿，背陷在牛皮沙发里，显得无比地懒散。打量了一番房子的东泰，坐到了对面的沙发里，笑着说道：“很满意，不过我住进来，真得不会影响到你？你也知道我们做警察的，都是比较没定时的。”说着呵呵憨厚一笑。“你是小秋的朋友，自然也就是我的朋友，吴警官不用客气。”思健眯着那对桃花眼客气道，眼中的层层算计的精光被那又黑又长的睫毛遮掩得丝毫不露。看着粗壮高大的东泰，子弹裤中的鸡巴显得蠢蠢欲动。“我看是你太客气了。”不知早被当成猎物的东泰，哈哈笑道。“怎么说？”思健被那他那笑容，勾得一阵心猿意马，调了调沙发中的身子，不解地问。“你一口一个吴警官，不是客气是什么嘛？”思健明了一笑，趁机接口道：“那我以后叫你东泰？”哈哈，我长你几岁，好象也不占你便宜。”东泰一拍大腿，说道：“那我以后就直接叫你名字——思健。”东泰突然觉得传闻中的“冷面阎罗”大律师，并不是很难相处的，而且就他二话不说分了一半房子给他借住的事上，可以看出人家还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大哥怎么说怎么是了。”思健微微一笑，看在东泰的眼里，竟然生了一丝娇媚的味道来，引得他的笑脸一凝，暗骂自己老眼昏花，人家可是一米八二的高个英俊男人，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孔，充满了成熟男人的味道，怎么会有女人的娇媚。一定是他自己很久没注意女人，看走眼了。“不过兄弟归兄弟，房钱还是要给的。”东泰说着从口袋里摸出皮夹，还没抽出那一叠红色的百元大钞，被站起身走过来的思健先一步按住了，那跟他的麦黄色成鲜明对比的白皙手掌抓住了他正抽钱的手，那如同女人般柔软温暖的触感让东泰莫名的一阵心悸。“大哥先前还说我客气，怎么自己先客气来了。”这白皙的手，虽看上去柔弱，但力道确是奇大，像把老虎钳一样，紧紧地捏住东泰的那只大手。心神一阵恍惚的东泰，渐而闻到从思健身上散发出来一股香水味道。要是以往，他肯定会特讨厌喷香水的男人，但今天他反而觉得这从思健散发出来的香水味道，却是好比的好闻，一点恶心讨厌的感觉都没有。“不行，不行。”东泰黑脸一热，避着自己的手，大声道：“给你添麻烦已经过意不去了，这房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我住得可不塌实。”说着费力挣出自己在思健手中的手掌，抽出钱，放在旁边的茶桌上。房钱肉偿不是更好！思健心中冷笑，脸上却是一片无奈的客气笑容。“大哥既然如此，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思健两手环在胸前，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说道：“那大哥想什么时候搬过来？”东泰笑脸一红，有些尴尬道：“今晚你方便吗？因为……”他跟他老婆已经离婚了，所以他想尽快搬出来。“行，你搬过来吧。”他还没把话说完，思健便一口答应了，而且也正合思健的心意，省得夜长梦多，把快到嘴的肥肉给弄丢了。一想想粗壮高大的东泰在自己身下呻吟的样子，裤子里已挺成直竿的鸡巴就酸涨颤动不已。眯眼看着一身警服的东泰，脑子想想着这警服下该是一副怎样雄壮诱人的健体。尤其那两条显得紧绷的黑色警裤中间，那明显突出来的一大坨，让他的心眼骚动渴望不止。“那……那我晚上搬过来。”没想到人家这么爽快地就答应了，东泰觉得自己好象是占了人家的便宜，有些尴尬地开口道。其实就他那给的点钱，这城中心的房子，半个月都租不起，而且这思健的房子还是高层别墅，那点小钱更是不沾边儿。所以他觉得占了人家便宜还是有依据的。“要不要我叫个车子帮你搬？”思健客气道。不用，不用。”东泰忙摆手道：“我没什么东西，就几只行李箱，简单，而且我自己有警车。”“这倒是，我倒忘了你还是小秋他们刑警队的副队，当然有自己的车了。”思健眯眼笑道：“那我就不客气了，晚上等弄好了我请你吃饭，算是庆祝我这单身汉终于不再是'孤家寡人'了。”这别有用心的话，听在东泰耳里，当然只是玩笑一句。他也跟着呵呵一笑，开玩笑道：“到时候，你就不怕大哥三更半夜回来，摸错了床？”摸错了床才好！思健勾唇一笑道：“两个大男人怕什么，还怕大哥吃了我？”“说的也是，两个大男人怕什么。”东泰哈哈一笑，觉得彼此开开玩笑又亲近了不少。他想，也许同这思健住一屋，说不定是件开心的事情。而思健半遮半掩的眼中，一种像碰到猎物似的兴奋光芒一闪而过，那裤裆中的鸡巴已冒出点点水液，龟头前断的裤料一片粘稠……东泰觉得思健这几天的神色明显不太对劲，经常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心不在焉，眉间隐隐藏着一种焦虑之色。他当警察的，对细节方面尤为注意，虽然思健掩饰地很好，但他还是注意到了。不过，当他开口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他却总是岔开话题，这反而越是让他怀疑。他觉得既然他们两个已称兄道弟了，而且还同住一屋，思健如果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看他能不能帮上忙。更让他值得怀疑的是，他半夜经常被客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后来思健在睡前总是拔了电话线，问他是谁打来的，他也不说，这一点更是透着蹊跷。心里想着事的东泰掏出钥匙开了门，见客厅漆黑黑一片。他浓眉一皱，心想这思健上下班都是很有规律，平时也没什么活动，现在都十二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当他关了门，正想伸手按向门旁的壁灯开关，突然从思健的卧房里传出一声惊呼，让人好不惊心。东泰心下一愕，想也没想就鞋也没脱得窜了过去，一把推开半闭得房门，眼中的场景让他的心快速地跳动起来，手反射性地摸上了别在腰间的枪套。“别动，你再动我就杀了他。”一个身形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拿着一把水果刀，正抵在床中翻身朝上的思健的脖子上，而明显可见，一丝丝鲜红的血液正渐渐地渗了出来。东泰做了多年的刑警，很快的沉下气来，配合道：“我不动，有话好说。”说着两手半举，放在男子可以完全看得见的地方。头部被按在被中的思健，只穿了条白色三角内裤，现出那几尽赤裸的修长结实身子，挣扎了几下，含糊不清道：“大哥，别管我，你……”男子原本按着他头部的手，甩着就是一清脆耳光，还没把话说完的思健痛叫了声，接着男子恨声骂道：“贱货，不想死就给老子闭嘴，不然大不了捅个鱼死网破，大家来个同归于尽。”说着那刀口，挨着思健已流血的脖子又紧了几分，思健半侧在被中的脸生起一片痛意。“有话慢慢说，你要什么条件尽管开口。”东泰心想目前还是先稳住这男子的情绪，然后再想怎么接近他，凭他身手，夺他手中的刀应该有七八成把握。“你，臭警察，把腰里藏着的枪扔过来。”原来刚才那一举动早被人家看在眼里，东泰心下一紧，这枪要是交出去，这事就越发难以收拾了。“他妈的，快点，不然我宰了他。”东泰刚一犹豫，男子就大喝一声，睁着大眼威胁道。“大哥……”啪地一声，刚要出声的思健又结结实实地挨了男子半边耳光，那侧脸明显得红肿起来。“闭嘴。”男子大喝一声，转头又道：“臭警察，快点。”东泰心头一沉，快速拔出腰间的手枪，刚迈了一步，想借此靠过去一点，只听男子有些激动的大吼道：“你别动，把枪扔过来。”“好，好，好，你别激动。”东泰安抚道，故意多用了几分力，扔到了男子一脚开外的地毯上，只听一声沉沉地碰撞响声。不过，这男子好似看穿了他的目的，眉头一挑，嘴一歪冷笑道：“臭警察，你自己有手铐吧，掏出来给自己铐上，快点。”东泰原本还冷静的心思，升起一丝焦急，脑中快速想着该摆脱这样的困境，不过在男子不耐烦的眼色中，自己掏了手铐，喀嚓一声，给自己的两手箍了个结实。然后朝男子说道：“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你，不过你先把他给放了，一切慢慢商量。”“他妈的，谁要跟你商量。”男子突然揪着思健的头发，在他的痛呼声中，整个人都拖了下来，然后弯腰拣起地上的手枪，粗臂夹着思健的脖子，一手拉开了手枪的保险，东泰的手枪是全自动的，啪一声子弹就上了膛，男子显然也是懂枪的人，松开思健，枪口对着他的头部冷笑道：“你这贱货不是讨厌老子强奸别人吗，那今天老子就成全成全你，让你也尝尝奸人的滋味。”说着把思健一推，推到东泰的旁边，东泰伸出两只带了手铐的手，扶住踉跄过来的思健，心中却是惊诧不已。这男人说让思健强奸别人，这里除了他，好像没有其他人了吧？“无耻，你想报复我尽管冲我来，别扯上别人。”暂时脱困的思健扭身沉声怒道，东泰伸手一拦，把半裸的思健护在身后，目光灼灼道：“小伙子，你还年轻，别做傻事。”“废他妈的话，老子没空听你罗嗦。”男子暴喝了一句，晃着那手枪要挟道：“你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照老子的意思做，二是老子开两枪，你们一起完蛋。”“无耻，我死……”东泰身后的思健正开口拒绝，那男子突然拿起一个羽毛枕抵在枪口上，朝床上闷闷地射了一枪，咧嘴冷笑道：“老子不是说着玩的！”“思……健，照他说得做吧。”东泰盯着男子狠厉的脸，心头一横，快速地判断说道。“大哥……”思健惊讶地叫了一声，显然是不能接受。“大律师，害什么羞嘛，捅男人的屁眼比干女人的骚穴可舒服多了，那滋味你真该尝尝，省得说老子是色情狂变态，连男人都强奸。”男子哈哈淫笑道，那张原本还算不错的脸孔变得极其丑陋与狞猊，猥亵不堪。“卑鄙……”思健又骂了一声，男子的脸迅速黑了下来，指着手枪喝道：“他妈的，别浪费时间，给老子快点。”“思健，照他意思做。”东泰觉得再刺激这男子的话，这男子说不定真得会开枪。“大哥……”“做吧。”东泰两眼对着思健那难堪的眼神，再次确认道。“快点，老子都等不及了。”男子催促道。思健看了东泰一会，然后闭了闭眼，转身走到东泰面前，犹豫着伸出两手，探进了东泰的警服下摆之中，摸到裤腰的皮带扣子处，那种犹犹豫豫而显得有些笨拙的触碰，让闭着眼睛的东泰，突然生起一股燥热来，那裤裆隆起处很是可耻地动了一下。房间里突然变得分外安静，东泰甚至能清楚地听到思健慢慢拉下警裤的撕拉声，而且思健那只稍显冰凉的手，好似无意地擦过那军用四角内裤中明显已微微涨起的一坨时，紧闭着眼睛的东泰忍不住喉头一紧，宽阔的额头渗出了一片汗意。他多久没碰过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自从他发现他的前妻与人有染后，他就再也没碰过她。原来以为自己一心在工作上，就会忘了情欲这种事，没想到被人轻轻一碰，就快速地被挑起了，而且对方还是个男人。正在压制住心里骚动的东泰，觉得大腿一冷，哗啦一声原来是被思健褪到了半腿处，那粗壮结实的大腿立刻露了出来，尤其那草黄色的军用四角内裤，那藏在其间的鸡巴半软轮廓也明显得印了出来。东泰脸色一红，又羞又怒。“贱货，帮他好好舔舔，这臭警察的鸡巴还不小嘛，老子看了都心痒痒，哈哈。”男子突然再次出声道，当思健蹲着身子犹豫地扯下那条军用内裤时，那毛丛中耷拉着黑色几吧立刻现在了灯光底下。鸡巴很粗很黑，苍白色的龟头虽然没有充血，但还是显得比普通人较大。而且在思健的注视下，这半软的鸡巴竟一涨一涨地自发地挺硬起来，不一时，便挺成了一根十七八厘米长的粗长硬棒，那充血的龟头显出一种发亮的酱紫色，很是硕大。东泰心里是又羞又愧，他竟然在自己好兄弟的注视下，就忍不住地硬了起来，但他就是控制不了心里那种焦躁和变态的兴奋。“哈哈，这臭警察原来也是个贱货。”男子淫笑了一声，讥讽道：“还不给他好好舔舔，他的臭鸡巴都快硬爆了。”说着还伸手摸向自己的裤裆处，一脸的猥琐。思健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伸手握住了他在面前频频点头的粗鸡巴，当那有些冰冷的手碰上东泰的鸡巴时，东泰喉结一滚，咬下牙闷哼了一声，那紧紧皱到一起的浓眉已挂了几点汗液，潮红的脸上泛着一丝痛苦之色。思健唇瓣一张，先是包住那大龟头，然后闭起眼睛似乎有些生涩地动起舌头吸吮舔弄。东泰在性事上极为保守，跟他前妻办事的时候，也就是摸黑直接抽弄几下，射了就完事了，哪里体验过被人嘬舔鸡巴的滋味，那种陌生的酸痒，刺激着他的神经，兴奋地两条大腿直打颤，紧闭着嘴不让自己哼出声。思健的口舌功夫算不上了一流，但对付对这性事其实还一知半解的东泰自然是绰绰有余。他虽然不喜欢吃男人的鸡巴，但东泰可是他垂涎了好久的，当然不会介意。他眼中冷光一闪，握着东泰的鸡巴更尽心的伺候起来。那灵动的舌尖抵进已慢慢流出前列腺液的马眼，一阵挑逗，牙齿围着鸡巴肉头轻啃慢磨，那种又酸又痒的涨意，让东泰全身的肌肉一紧，卵袋一阵强烈的紧缩，鸡巴显得更为暴涨粗长。“好了，把他推床上去。”伸进裤子中摸着自己已涨起的鸡巴的男子再次命令道，手枪朝他们两人晃了一下。思健吐出东泰沾满了他口水的鸡巴，回头道：“你不要太过分了！”“嘿嘿，老子就过分了，你怎么着？”男子说着走了几步，枪口对着思健的头部冷笑。“思健……听他的。”睁开眼睛的东泰，声色明显不稳道，尤其当他看见穿出衣服下摆那在灯光闪闪发亮的黑色鸡巴，心里升起一股无比剧烈的羞耻感。“你看，这臭警察自己都等不及了，你还装个吊。”男子嘿嘿淫笑道。东泰在听了男子的话后，更是尴尬无比。提起半脚处的裤子，走到了床边，思健在看了他一眼后，跟着走到了床边。而东泰可以清楚看见走过来的思健那白色内裤中，那已挺成长竿的鸡巴轮廓，心头一阵惊悸。"他怎么也硬了？思健被他瞧得一阵脸红，动了几下嘴唇，却没出声。“翻身躺下，你。”男子朝着东泰一指，又忍不住骂道：“他妈的，老子又不是导演，这事还用我教啊。”东泰依言翻身躺下，那条鸡巴擦着丝滑的被料，一阵酥爽，两条腿搁在了床外，那半遮在裤子中的硕肥屁股拱了起来，好象一副等待鸡巴来插得邀请模样。“还愣着干嘛，不用老子教了吧，他妈的。”男子朝思健不耐烦地吼了一声。思健眼神一闪，弯身脱掉了东泰的鞋子，裤子，独留了一双白色的袜子，裹在他宽大的脚板和结实的小腿下处。东泰的肥硕屁股和两条粗腿，光裸裸地呈现了在灯光底下。这种羞耻的感觉，不但没能让他消下去被挑起的欲望，反而叫嚣着更加强烈，那按在被中的鸡巴竟涨得生疼。思健的手滑过那光滑的屁股，摸着那结实多毛的大腿，闷闷地哼了一声，然后扯下自己的内裤，那二十来厘米的长鸡巴像弹簧一样弹了出来，硕大的龟头前，已布满了晶莹的前列腺液，一抖一抖的好不吓人。思健身子一扑，俯到东泰那还穿着警服的壮硕身子上，鸡巴对着他的大屁股，嘴凑到东泰的耳边，轻声道：“哥，你不会怪我吧？”东泰那屁股被顶着一根粗长的火热肉棒，又是臊人又搀杂了一丝莫名的兴奋情绪。两眼一闭，点了下头。俯在他身上的思健似是得意地一笑，然后一手握着自己的鸡巴，探进东泰被臀肉紧夹的股沟之中，指尖寻着那肉洞，抵上自己的鸡巴头，在东泰一阵颤抖中，狠狠地一用力，鸡巴头闯了进去。那种相互的疼痛让两人俱是一声哼叫。东泰觉得自己的屁眼火辣辣地疼了起来，前头的鸡巴抽搐不已。而思健在一阵紧挤的包含之后，鸡巴头生出一种痒意，吸了口气，屁股一沉，那鸡巴长驱直入，一竿子捅进了东泰紧缩的屁眼里。东泰咬着嘴巴，不想让自己痛哼出来，气息更加浑浊沉重起来。思健在东泰缓了口气之后，两手撑在床上，半挺起身子，屁股一拱，鸡巴噗一声抽了大半截出来，然后又慢慢地送了进去……东泰在思健缓慢的抽送下，渐渐体会到了屁眼中传上心头的异样。除了那种疼痛之外，还有一丝丝的酸涨酥麻，前端压在被中原本软下去的鸡巴又涨了起来，在思健的撞击中，挤压着柔软的床被，别有一番酸痒滋味。“哥，你屁眼真紧，好热。”思健突然冒了一声，带着爽快地沙哑。听得东泰心头一阵猛跳，闭着眼睛，不知如何回应。“操，真他妈的刺激，比自己做还刺激，他妈的。”已掏出鸡巴撸动的男子看着他们两人，开口粗声道。思健抱着东泰，全身压在了东泰的身上，屁股一耸一耸地，更加快速地抽动起来，那鸡巴慢慢得带出了一点点的淫液。东泰觉得自己的屁眼已没有了先前的疼痛，而且在思健鸡巴的抽送下，尽是一片酸涨酥麻，那滋滋的抽插声，听得他心头一阵猛抽。“噢……哥……我要……来了。”抽插了几百个回合之后，思健闷声一吼道，在东泰屁眼中大鸡巴一阵猛抽强送，大鸡巴一涨，抽搐着射了。那滚烫的精液，射得东泰的屁眼，一阵阵地紧缩。东泰那含着思健鸡巴的大屁股，难耐地磨了几下，大鸡巴擦着软被，龟头一痒，闷哼了一声，也跟着扑扑地射出了积累了不知多长时间的精液，股股热烫烫的雄精从马眼里吐出来，围着龟头渗进了被子之中。当他闭着眼睛还没回过味来，那男子突然一脚踩到床上来，吼了一声后，那大鸡巴正对着东泰的半边侧脸，喷出了股股白色精液，那粘稠腥臊的浓液流满了东泰羞辱的脸孔。“他妈的，真他妈的爽。”男子把鸡巴在东泰的黑色警服上擦了几下，留下道道水印，然后从口袋中摸出一部可拍照手机，对着他们两人一阵猛拍，尤其对着东泰那流满精液的半边脸更是连连拍了几张特写镜头。“如果你们报警，会有什么后果，你们自己好好想想。”男子说完，退到房门口，嘿嘿一笑，把房门一关，走了。而东泰一个翻身，想追出去，却没注意自己身上还俯着一个思健，而且那条半硬的鸡巴还插在他的屁眼里，只听思健惊叫了一声，滚到床下去了，而自己被抽出鸡巴的屁眼，流出一股股粘稠的液体，好不可耻……“东泰，还没回去。”正掏出鸡巴撒着尿的东泰想着心事，被突然的一声吓了一跳，侧脸看向正走过来的人。“恩，你也没走。”东泰一看是健伟，恩了一声接着问道。那眼睛好象不由自己控制似地瞄上了健伟拉开裤子拉链，正准备往里掏鸡巴的大手，脸一热，别开了头，不过那正在撒尿的鸡巴一阵酸涨，那原本汩汩涌出来的尿液明显小了许多。健伟是前些日子刚调过来的，长得很高很壮，人也很英俊，尤其穿着那一身的笔挺警服，显得更是英姿飒爽，帅气无边。刚来那会，队中少数几朵警花，便猫见了腥似地往他身边蹭，可人家，就是偏偏装着不懂你的意，对几位美女都是一视同仁，纯粹同事关系看待。其实这健伟，是天生的GAY，这美女对他来说好比洪水猛兽，躲都来不及，他更感兴趣地是像东泰这样粗壮的男人。不过，他只是偶尔拿东泰意淫一番，实际动作却不敢有。因为无论怎么看，这东泰绝对是直男，而且自己还是他的下属，虽有淫心但也不敢妄意造次。不过，他肯定没想到，人家东泰早被其他男人开了苞，而且对此还深有一番触味。“是啊，我替小刘值夜班，他有点事。”健伟瞄了一眼好象有刻意在他进来的时候，侧了点身子过去的东泰，从内裤中掏出自己的鸡巴，对着尿槽撒起来，一边说道：“东泰，你晚上有案子要处理？现在都十二点了，你还不回去？”那从马眼里喷出的淡黄色尿液，哗哗地打着尿槽的瓷砖上，清晰可闻。“恩……手上还有件案子。”侧着身子的东泰含糊地应了一声，用手抖了抖已半硬的鸡巴，拇指压着龟棱，挤出两滴残留在尿管中的尿液，然后有些仓促地把鸡巴塞进了裤子之中，一手捏着裤子拉链的拉环，想也没想地就往上一个狠拉。“啊……”正撒着尿盯着东泰动作的健伟突然听到他的一声疼呼。“东泰，怎么了？”健伟停住刚撒了一半的尿，把鸡巴放裤子中一放，关心地问道。“我……我……那东西……夹进裤链里了……”东泰有些犹豫地说道，身子一弯，好象要把那裤链拉开，接着又传来嘶嘶地痛哼声。“东泰，要……不要我帮忙？”健伟觉得发生这种乌龙事件真是有点搞笑，但心里还是兴奋居多，他早就想见识下东泰的鸡巴了，是不是跟他的样子一般是个伟男。东泰好象犹豫了一下，接而发出几声压抑地痛哼，想是情况有点糟糕。“你……来帮我……看看。”最后东泰有些尴尬地说道。健伟听了，心中那是一阵狂喜，暗想老天对他真是不薄，送了这个好的机会给他。他向前走一步，而东泰也直起身，转了过来，健伟那暗暗发光的眼睛，很快地捕捉到了那包皮夹在拉链里的半根阳具，原来这东泰的包皮有点长，不小心，就被拉链带进去了，鸡巴连心，想不痛都难。健伟虽然只看得见半根鸡巴，但那粗度长度，可以想见这整根的肉条是多么肥美，心里不由升起一股燥热，裤裆中未撒完尿的鸡巴渐渐跟着勃起。“东泰，你把腰带解开，裤子松一点，比较好弄。”健伟的两根手指捏着东泰的半根鸡巴，另一手的两根手指，微微使力往下拉链环，不过那微小的动作，不仅没让那陷进链缝中的皮肉退出来，反而又让东泰闷哼了几下，那鸡巴一阵猛颤。有些脸红的东泰，恩了一声，然后伸手解开了皮带，扯开了裤前襟的纽扣，让裹着他圆臀和粗壮大腿显得紧绷的警裤稍微宽松了点，那裤子一松，健伟那贼眼，立刻看到东泰里面的草黄色四角内裤，而且更让他动心的是，这东泰掏出鸡巴撒尿，竟然是从四角裤的一只裤管里带出来的，阴影中鸡巴根部和一侧腹沟处的微微卷曲的茂盛毛草一览无余，而且还有一个生了杂毛的黑色卵子显了出来，配着手中半软半硬的粗鸡巴，让他暗暗直吞口水。真他妈的好想吃一口，尤其从东泰裤裆里传进他鼻孔的阵阵骚热重味，更加让他心猿意马。那手装似无意地轻捏了东泰的鸡巴几下，让他激动与有些惊讶地是这鸡巴竟然涨了起来，他暗吞了一口口水，按着心中激动，拉着链环想把这受困的宝贝从冷冰冰的链缝中弄出来。“哦……健伟，慢点……哦……”东泰感觉自己的鸡巴一阵细锐的疼痛，忍不住要求，当他看见健伟那手捏着自己慢慢涨大的鸡巴时，这说出的声音带了点呻吟地意味。当他的鸡巴涨成一直条后，低着头的健伟，在他极其尴尬地时候，开口道：“东泰，好了。”那声音明显带了点不寻常的沙哑。“哦……谢了。”东泰尴尬地应了一声，伸手想把自己仍把健伟捏在手里的鸡巴抽出来，只见健伟低沉地哼了一声：“东泰……”然后在他猝不及防时，大嘴一张，包住了半根硬涨的鸡巴一阵用力地吮吸啃咬。受惊地东泰，推开健伟的头，退了几步叫道：“健伟……”大掌包着自己抖动的大鸡巴，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眼睛里燃着熊熊火焰地健伟。“东泰，我喜欢你，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依然蹲着身子的健伟，一脸地诚恳地叫道。“我是男人！”东泰觉得这社会真是疯了，自己刚被好兄弟干了屁眼，今天又被一个跟他一样强壮的男人表白。这不是疯了，还能是什么？这不是疯了，还能是什么？“我喜欢你，东泰，我爱你。”健伟觉得反正到了这地步，豁出去算了，把心里藏着的话喊了出来。“荒唐。”东泰骂了一声，然后把自己的硬鸡巴塞进内裤中，边拉着裤子拉链边往外走。他刚走了几步，健伟两手一张，抱住了他的大腿，脸贴着他的大腿叫道：“队长，其实你也有感觉的，对不对？”“胡说……”东泰心里猛地一震，开口否定道。身子想往前走，但健伟抱着他的腿，让他无法迈步。“队长，我爱你。”健伟这个大男人竟然学女人哭了起来，两只手臂紧紧抱着他的腿，脸贴着他的警裤，温热的泪水渗了进来。又羞又恼的东泰看着哭得像个小孩子的健伟，叹了一口气，伸手摸着健伟的板寸头道：“健伟，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会喜欢我呢，队里的几个女孩子都不错，你该……”“队长，我就是……喜欢你……”话刚说到这里的健伟突然身子又转到了东泰的前面，手一拉，又扯开了东泰的裤链，嘴对着那藏在内裤中还硬着的鸡巴，就是一阵猛嘬，这种乱来的舔动，让第二次受到侵袭的东泰，心里无名地生起一股狂热来。那原本想推开健伟的手，停在半空中，鸡巴在内裤中一涨一涨地坚硬无比。“队长，你鸡巴好大好硬，是男人中的男人。”健伟见东泰没再次推开他，得寸进尺地扒落了那外面的警裤，扯下内裤让大鸡巴弹了出来，一边激动地说道，一边用手撸着那鸡巴，然后大嘴一张，又裹住了这他想了很久的男根，啧啧地吞吐起来。东泰是第二次被人吃鸡巴，感觉还很新奇刺激，尤其在这种警队的公用厕所里，虽然都半夜了，没有几个人，但多多少少还有那么几个，而且随时都会进来。这种大胆的举动，更添了几分刺激之感。而且这健伟的舌功明显比思健要好，虽然心里还有点排拒，但那大屁股微动着，大鸡巴抽插起健伟的大嘴里，轻微地噗滋噗滋声跟着响了起来。而健伟也掏出了自己的鸡巴，手淫起来，嘴里吞着东泰的大鸡巴，两只水汪汪的眼睛，瞄着东泰半是尴尬半是激动的充满男人味的大脸。另一只空闲的手，揉捏着东泰的卵袋，啧啧地努力伺候着他倾慕已久的男人的粗壮的大鸡巴。"东泰觉得自己的鸡巴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硬，两只大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按住健伟的大头，大屁股一耸一耸地挺动着，在一连续的狂抽猛插后，闷哼了一声，大手抓着自己的抽搐的大鸡巴，对着健伟仰起的脸一阵扫射，那股股白液，想子弹一样，射在了健伟闭着眼睛幸福的大脸上。在白色的灯光下，流着的浓稠白液的健伟俊脸，让高潮过后的东泰一阵恶心，捞起自己的裤子，快步开门走了出来。而健伟舔着流到嘴角的精液，看着东泰走了出去关上的房门，打着自己的大鸡巴，带了丝迷茫的眼中渗出狐狸般一样的眼神来……回来了……”东泰刚打开门，漆黑的客厅中传来一声，吓得他手一抖，手中的钥匙啪一声落在地上，异常响亮。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浓浓地呛人烟味，黑暗中一点忽明忽暗的烟火在他眼中闪烁着。他探手摸到门旁的壁灯开关，啪一声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渐渐映亮了四周，也映出了正坐在沙发里抽烟的思健，神色显得有些阴沉。“你还没睡，我以为……”他这几天都是晚回来，等思健睡了，早上也是比他早一步先出去，虽然那事之后，他嘴里对思健说没关系，其实心里就像长了一块东西，梗得他异常难受。他弯身拣起钥匙，有些尴尬地强笑道。“我在等你。”思健深吸了一口烟，然后上身一挺，那牛皮沙发咯吱一声响动，显是他坐了那里已很长时间，弯身把那还有半截的香烟捻进已满是烟头的烟灰缸里，抬眼盯着显得有几分局促地东泰，直截了当道。那沙哑地声音，透出点点落寞来。那沙哑地声音，透出点点落寞来。“有……啥事？”东泰掩住心里的紧张，一副稀疏平常的口吻笑问道，但那干涩的不连贯的话，还是让他自己不由得一阵耳根发热。“大哥，你先过来坐下。”思健摸了下脸，拍拍一旁的沙发说道：“我们谈谈。”“很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好了，我先去冲个澡。”东泰故意看看手腕处的手表，笑着找了个理由想避过去，他心里知道，思健想跟他谈的不外乎是那件事情，而也是他最不想提的。他说着就想往自己睡得房间走去。“大哥，你想搬出去我不拦你，但能不能听我说几句。”思健接下来的一句，让刚走了几步的东泰马上停了下来，微微一愕后，转身盯着脸色阴郁的思健看了好一会儿，终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托小钟找房子想搬出去住，并不是因为你……而是我自己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小钟这大嘴巴，肯定是跟小秋说了，小秋一知道，思健哪有不知道的。不过，这事早晚都要说，早一步迟一步而已。“大哥，你嘴里说不怪我，其实心里是怨我的……”东泰刚想张嘴否定，却被思健先一步拦了下来，只听他叹了一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你不用急着否定，即使你真不怪我那天的逼不得已，对我不想追究此事，你肯定是怪我的，因为最大的受害人是你。”“思健，至于你不想追究这件事，大哥能理解，只是你想过没有，我们这样纵容他，可能会更让他变本加厉，将来如果再生出什么事情，我想那会更加难以收拾。”东泰一犹豫，还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那大哥，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件事传扬出去，你和我怎么做人，虽然是迫于无奈……”思健微微一笑，露出一丝讥讽来：“但人们往往只看结果，而不会去想背后有什么原因，到那时，我和大哥会是哪种状况，我想我可以预见。”思健一针见血的话让东泰心下一震，而这正是他反复思考了好几天的问题。对罪犯，他身为执法者，从来不手软，但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他犹豫了，他如果抓了那人，等于把这件事曝光，那他和思健以后怎么见人，即使大家表面上不说，但暗地里说些什么，他也是能猜得的到的，而且那种又是同情和鄙薄的眼神，他现在一闭眼，也能想象出来。“哎~~”思健张口欲言，却找不出话来反驳，最后长叹了一声，说道：“不早了，睡吧。”说着转身走进了房间，摸黑往床上一躺，两只眼睛盯着透进光线的门口，感觉自己像被卡车碾过一般，疲惫不堪。过了一会，他听到思健似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听到一阵啪啪地拖鞋声，一声关门的声响后，便悄无声息，他觉得一阵压抑的窒息，胸口好象塞着一团硬物，堵得他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深吸了口气，挺身站起，打开床头灯，在柜子中摸出背心内裤，裤子中一团粘腻让他更是难受，脑子里不自觉想去先前发生的荒唐事，心里不由地一颤，涌上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滋味，觉得自己现在怎么就绞进这团乱麻之中的呢，烦躁不堪。脱了外衣外裤，伸手摸了自己内裤中的鸡巴一把，放到鼻下闻了闻，那种浓烈的腥臊带着尿骚的味道，让他眉头直打结。然后，拿起背心内裤，走出了房门，先关了客厅的灯，看了微微露出一丝光线出来的思健房门一眼，走进了浴室。他看着镜中浑身赤裸的自己，因为长年的锻炼，肌肉结实而富有张力，胸前的两块胸肌鼓鼓地突了出来，铜板大小的乳晕上是两颗褐色的乳头，旁边还有几根卷曲的黑毛，微胃突出的肚子下是一片黑毛杂生的小腹，黑毛丛中半垂着一根粗壮的鸡巴，那过长的包皮，半包着一个略显苍白和干燥的龟头，棒身上有一些结痂的白色物体，鸡巴根部松弛的黑色卵袋，耷拉着，有些了无生气。粗壮的大腿，黑毛杂生，像两根柱子一样托着他的上半身。那健康的古铜色肌肤在灯光下，闪着亮泽。他不懂，跟他一样像个大男人的健伟怎么会喜欢他呢？男人的身子坚硬粗糙，怎么可能会比女人的身子来得柔软好摸，而且，他有的，健伟他自己也有，他到底喜欢他那一点，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突然想到，健伟吞吐着他鸡巴的场景，脑子一热，鸡巴一颤，一股酸意涌到了鸡巴上，渐而自发地膨胀起来。他看着自己镜中的鸡巴，像苏醒的蛇，一样抬起了头。那黑色的包皮一寸一寸地往后拉紧，原本苍白的龟头，渐渐变成了暗红色，在包皮的收缩后，整个儿翻了出来，直至涨成一个硕大酱紫色的肉丸，而那黑色的鸡巴棒身，也是青筋直冒，停成一根粗壮的大棒子。那原本松弛的卵袋跟着收紧，变得饱涨富有活力。看着自己鸡巴涨起的东泰，觉得自己体内好似有一团火在横冲直撞，盯着自己频频点头的鸡巴，鼻中的气息也渐渐地粗重起来。尤其当他两眼一闭，试徒抑下突然涌上来的旖思，但脑中反而清晰地映出健伟那流满自己浓液的迷茫脸蛋来，而且那舌头勾进流至嘴角的白液时的画面，让他更是遏止不住那澎湃涨起的火热情欲。他觉得自己简直也变得不太正常了，那鸡巴不但没消退下去，反道是变得愈加酸涨粗硬无比。那放在洗漱台上的大手，忍不住放到自己的火烫的鸡巴上，粗糙的掌心包着龟头，轻揉慢搓，阵阵的酸痒从敏感的龟头传到心头，鸡巴酸酸地好想撒尿，令他的两条大腿不停地微颤，仰起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沉闷哼声，宽额上的一滴冷汗划过浓长的眉头，顺着晕起红霞的脸颊流了下来。大手包着龟头磨了一阵，那阵阵酸痒，已让鸡巴亢奋地冒出点点淫液。大拇指沾着淫水磨润着整个大龟头，擦过一圈的龟棱处，舒服地他直打哆嗦。他不清楚，自己的鸡巴怎么变得这么敏感，用手轻轻一碰，就觉得是激动无比。而且另他感得更不可思意的是，他后面的屁眼好象有一只小虫钻了进去，泛起一丝丝地痒意，令他不得不夹了几下屁股，以想阻止那种抓人心肺又让他难堪的陌生痒意。接着一只手撑着洗漱台，一手抓着自己的滴着前列腺液的大鸡巴，开始重撸力揉，镜子中的大脸上一副似爽似痛的迷茫表情。手握底部啪啪地拍打着涨起的卵袋，一下比一下重，一声比一声响，混沌的脑子里浮现出他与自己的前妻做爱的场面，但在下一刻，他老婆的脸又变成了，思健，还有健伟，这种窜生出的变换画面，让他神经在一阵沉凝之后，便像浓浆喷发一般，滚滚情潮，不可遏止地咆哮而来，鼻子中喘着重重地粗气，一声声的闷哼在喉咙里翻转，吞了下去，又涌了上来。而屁眼中的痒意却愈来愈剧，让他的大屁股不住的夹紧。突然镜中的人，眼睛大开，手中的大鸡巴在手心里一伸一缩，那流水的大龟头，涨得像要爆开来一样。他一边努力撸着，另一只探到自己的身后，中指探到自己的屁眼口，尝试地挤了一下，但那种紧闭干燥，让他不得不停下手，眼角忽然瞄到一旁一瓶洗发液，有丝犹豫地拿了过来，挤了一滩在手上，然后抹到自己的屁眼处，那经过润滑的中指再一次，伸了半根进去，轻微地勾挖了几下。这种让他觉得实在可耻的动作，带给他一阵阵的说不上来的欢愉，那屁眼的痒意也跟着消退了下去。他突然想看看在自己屁眼中的手指，到底是个什么样。耳根一热，转身，然后对着镜子翘起他的大屁股，回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当看到那手指进进出的周围一圈细毛的褐色屁眼，他前面的大鸡巴不自觉得一酸，涨到了极至。而且当他看清自己脸上一副现出有丝淫荡的隐忍表情时，更是忍不住地哼了一声，那中指加速地抽送起来，而另一只手握着自己的大鸡巴，重新狠力的撸动。昏黄的灯光落在他流汗的身上，泛出丝丝的情色味道来。“哦……思健……”闭着眼睛想着正被思健抽插的场景，屁眼一酸，忍不住哼了一声，出口后，连他自己都是一阵惊愕，但很快被波波涌上来的浓欲掩盖了。那手加快速度撸动着大鸡巴，屁眼中的手指一阵勾挖抽送，在他觉得要爆发的那一刻，沉闷的吼了一声，大鸡巴一阵酸涨，一抖一抖快要出来的时候，突然门锁一声响动，然后被推了开来，当他惊愕中睁开眼睛，看见穿了一身睡袍，同样显得震惊的思健时，精液如不可抑制的山洪，一股接着一股，从抽搐的鸡巴中，喷发了出来，而且有几股还飞射到了愣在门口的思健身上。慌忙中的东泰，两手包着自己还在喷发的大鸡巴，满手的热烫浓浆，对着镜子中的两人，支吾唤道：“思……思健……”思……思健……”东泰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活了三十多年，这是最让他尴尬的事情。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而更他心跳加速的是，镜子中的思健，突然伸了一根手指，沾到了他喷在他睡袍上的精液，然后放到唇边，盯着镜子中眼神闪躲的东泰，笑了一下，把那手指放进唇中，轻吮了一口，那眼睛里闪着兴味十足的光芒。“大哥，你的味道……真不错。”说着向前走了一步，那比东泰的手背肤色明显白皙的手掌环过他的腰侧，轻轻按住了他包着鸡巴的手背，唇附在他臊红的耳边轻声笑道。另一只手滑过他的大腿内侧，轻轻捏住了他两个还在抽搐的卵蛋。又尴尬又心中震动紧张的东泰，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屁股，隔着一层柔软的棉质面料，贴着一根硬涨的物体，而且还一颤一颤地挤压着他的屁股肉，刚刚消退下去的心悸又涌了上来。“思……健，你干啥？”东泰抓住思健揉捏着他卵蛋的手掌，然后转身震惊地问道。因为两人贴得太近，东泰在转身的时候，那半硬都是精液的大鸡巴头堪堪擦过思健的睡袍表面，仍是涨大的龟头，被搔的一阵酸痒，鸡巴抽搐不已，又冒出几点积在尿口的精液，流了下来。思健另一手，突然一把抓住东泰滑腻的大鸡巴，重揉力搓了几下，在震动中的东泰还没做出任何反应前，挨身一凑，那微弯的嘴堵上了东泰刚想出声的嘴巴，伸进舌头，一阵绕转吸吮，嘴里淡淡的烟草味和着自身的气味一古脑儿渡了过去。东泰一愕，想伸手推开他，但在思健一句话之后，停了下来。“哥……我喜欢你。”思健一边吻着他，一边笑着说道。一只解开了自己的睡袍，里面未着内裤的大鸡巴露了出来，顶在东泰的大腿内侧，火热无比。“兄……兄弟，不行。”东泰震惊的无以附加，这是今天晚上第二个男人跟他说喜欢他，如果说他对健伟的表白还有些厌恶的话，那对思健，除了不可思议以外，还有一丝莫名混乱的情绪，似喜似忧，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他两掌推开思健，不敢置信地说道，但那又被思健揉涨起的鸡巴，明显减了几分说服力。“为什么不行，你和我都是单身……”思健继续逗弄着东泰的大鸡巴，弯嘴笑道：“其实哥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吧？”说着坏意地压下大鸡巴，然后一松手，弹起的大鸡巴啪一声打在东泰结实的小腹上，酸疼地让他忍不住哼了一声。“兄弟，我可是男的，你怎么喜欢……”东泰抓着思健两只在他身上使坏的手，语气不稳地说道。“我当然知道你是男的。”思健脸色一暗，有些自嘲道：“自从那次之后，我几乎天天想着哥，一到晚上……就激动地无法睡觉……”然后似有幽怨地看了东泰一眼，继续说道：“哥，你是不是给我身上下了什么蛊，让我变得不正常了。”思健这半真半假的话，把东泰说得更是心思混乱。“怎么……可能，你不要多想，过几天就没事了。”东泰大脚一迈，正想挤开思健，走过去。却被思健先一步挣开手，抱住了他的身子，轻唤道：“哥，不如我们再做一回，如果你对我没感觉，我也就死心了，你要搬出去我也不拦你。”他刚一喊完，身子一蹲，那嘴凑到东泰涨起的乳头便是一阵轻啃吸嘬，弄得东泰哼了一声，心神浮动。“兄弟……你别这样。”凭东泰的力气，想挣开思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一是怕伤了思健，二是那泛上来的酸醉感觉，让他只动了动嘴皮子，出声拒绝道。但好不容易有机可趁的思健哪有那么容易放手，在他两颗葡萄上舔了一阵，然后身子一蹲，抓着东泰那条滑腻散着腥臊味道的大鸡巴，犹豫了一下，然后瞟了脸色涨成猪肝色的东泰一眼，嘴一张，把那半截大鸡巴含进了口中，刚一入嘴，那浓烈的精液味道，让他一阵恶心，但很快地被压了下去，舌头绕着大鸡巴的棒身，恣意舔逗吸吮，啧啧一片声响。东泰觉得这阵子，自己的性欲真得是强烈无比，虽然今晚上已经射了两次，但在思健的触碰中，又源源地涌了上来。在被思健一阵吸吮后，他哦了几声，含糊地唤道：“兄……兄弟，这样……不行……啊……”但那贴着思健的大手却没有推开的意思，脊椎处的肌肉靠着洗漱台的边沿，有些迷茫地看着正着睡袍敞开的思健正握着他的大鸡巴前前后后的伸缩着头部。尤其当他看到思健，用舌头舔绕着他那滑腻地大龟头时，那重视觉上和大鸡巴上的双重刺激，让他更是兴奋不已，那屁股开始微微耸动着，大鸡巴抽插起思健红肿的嘴巴来。正吞吐着东泰大鸡巴的思健眼中闪过一道得意的光芒，吐出东泰的大鸡巴，站起来，捧着东泰发烫的大脸，嘴唇一凑，又吻了上去。这会的东泰哪有半点拒绝地意思，两手一抱，大嘴结结实实地贴在思健的红唇上，舌头缠着思健送过来的嫩舌，一阵生涩的勾吮，尤其思健带着他精液的腥臊味道，更加让他心神晃动，心中激动不已。“哥……这回换你操我。”抽开唇的思健气喘吁吁道，故意用了那个有些粗鲁的“操”字，惹得东泰心头一阵骚动，大鸡巴一抖一抖的，抽搐不已。“兄……兄弟……”东泰张着两只大眼，看着思健走到了盖子翻下来的马桶旁边弯下身，手上拿着一瓶他刚刚也用过的洗发液，然后挤了一滩抹在了屁眼处，一根手指往里面捅了捅，然后回头对东泰媚惑地一笑，唤道：“哥……来，操我……”这种有些淫荡意味的举动，让东泰看得心颤连连，那呼吸像拉风箱一样沉重而急促。自己好象不由自己控制似地走到了思健旁边，思健哼了一声，一手撸着自己的大鸡巴，身腰下陷，结实的屁股紧紧地翘了起来，那抹了白色乳液的屁眼一张一合，鲜艳无比。东泰觉得自己的大鸡巴涨得要爆开了，大手贴上了思健那紧实的屁股，在思健再一声的邀请后，鸡巴头对准那鲜红的屁眼，噢地一声沉吼，大鸡巴一下子送了进去，然后身子再一沉，粗壮的黑色鸡巴，整根地猛捅了进去，那比女人的阴道还紧缩的屁眼，挤压着他的大鸡巴，连连颤抖抽搐，好象稍不留神，就要喷发出来一样。“噢……哥……”思健身子一抖，仰起脖子唤了一声，那好久没被人动过的屁眼，酸酸地涨涨地，说不出来的百般滋味。“兄……兄弟，你的好紧，哥的东西……噢……受不了……”停了片刻的东泰开始缓抽慢送起来，那滑腻的大鸡巴刚开始还有些艰涩，但抽送了几下之后，便顺滑了许多，而那种慢抽缓送，显然已不能让那快感更增进一层。大屁股一沉之后，便大刀阔斧地开始狂插猛干起来，大鸡巴扑哧扑哧地抽送在思健开始流水的屁眼里，结实的小腹打着他紧实的臀肉，啪啪直响。“噢……哥……用力……”被插得极其爽快地思健哼出身来，动着自己的腰身迎合着东泰的抽插，那节节升高的快感，让他想大喊大叫。“兄弟……兄弟……”大鸡巴摩擦得酸涨无比的东泰，也是声声唤着，虽然只是单调重复着两个字，但那声音里的激动和兴奋不言而喻。东泰在一阵狂抽猛送后，大鸡巴头一痒，在猛顶了几下之后，吼了一声，大鸡巴狠狠地顶在思健的屁眼深处，一股股好象射不完的精液，喷了出来。而思健的屁眼被东泰的精液一烫后，早就想射的鸡巴，在手动作了几下之后，啊地一声，也射出了浓浓地白浆，前头再射，后面被射的双重快感，让他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脑子一片空白……警队的都看出来这吴副队的脸是由阴转晴，逢人便笑，乐呵呵地像拣了什么宝贝一样。别人还以为他是终于从离婚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在他手下干事的也不由地舒了口气，虽然东泰对手下很少骂人，但看他整天阴着脸，总会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做错事成了炮灰的。所以东泰一高兴，大伙也是跟着高兴的，只除了一个——健伟。“队长……”正在洗手间洗手的东泰，突然从便间冲出来的一人狠狠地抱了住，让他受了一惊。等他看清抱他的人时，赶忙扯开他的手，尴尬地骂道：“健伟，你干啥？”“队长，我想……”脸上带了一丝淫荡的健伟，挣开手突然抓到东泰裤裆里的垂软鸡巴，后面的话不言自明。“胡闹。”东泰的大脸血气上涌，涨得通红，大部分是因为恼怒。他挥开健伟的手，骂道。他挥开健伟的手，骂道。转身就要走出去，却又被健伟一把抱了住。“队长，难道你忘了我们那晚在厕所……”“闭嘴。”提到这个东泰是又悔又恼，他对健伟跟他对思健不同，至少是什么区别，他一时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健伟跟他做这种事显得很龌龊，很不可理解，而且他们还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在面对他的时候，总有一种被扒下皮赤裸裸的不好感觉。“健伟，我要跟你说清楚，那一晚我是一时冲动，我不喜欢你，所以我们就当没发生这回事。”东泰觉得还是说清楚好，免得健伟又胡思乱想，接着他又语重心长道：“健伟，你还年轻，有大好的前途，不要为了这个毁了你。”东泰说这句话，显得有些底气不足，面上却没露出来。“队长，我不怕，只要你能喜欢我，我什么都不怕。”健伟死死抱着他，有些激动道。“健伟，你没听明白我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欢你，你就别浪费感情在我身上了。”东泰觉得这番对话真是有点搞笑，他竟然在拒绝一个男的求爱，他很无奈而且很尴尬，虽然之前他们已发生过那种事。“队长……”抱着东泰的健伟刚有些激动的出声，洗手间的门一把被推了开来，吓得两人赶紧分了开来，但还是被来人瞧了一清二楚。“老武……”东泰掩不住脸红，尴尬地一笑，心里七上八下。“武队。”健伟也故作平静地笑着叫了一声。“你们两个……”队长武大海看着他们两个，有些不解地出声道。“哦，刚才我在跟东泰比谁重，我抱他估量一下。”健伟截口道，听不到丝毫慌乱。“哈哈，东泰当然比你重了，臭小子，我看你是趁机占人家便宜。”武大海笑着打趣道，两人听了，心里都咯噔的一下子。“要不要抱抱我，我肯定比你们俩人都重。”武大海继续开着玩笑道。健伟口水一吞，看着也是粗壮高大的武正队，虽然肚子看上去有点微微发福，但那藏在衣服内的身板，够让他心眼痒痒的，尤其四十多岁的武大海，比东泰更有一股成熟男人的味道。不过，他虽有淫心，却没这个胆。呵呵一笑道：“武队真爱开玩笑，我先出去了。”临走的时候，那只手暗地里还捏了东泰的屁股一把，令东泰更发地尴尬。“老武，那我也先走了。”东泰故意洗了洗手，然后关了水龙头，侧脸对着正拉开裤链掏出鸡巴撒尿的武大海招呼道，当他看见那劲道十足的水柱从半根黑色的鸡巴里冲出来时，心里不由地一阵慌神，他也搞不清楚自己现在怎么对别的男人的鸡巴特敏感，还有些隐隐地兴奋。“恩……”武大海恩了一声后，别开头的东泰转身往外走，刚走了几步，突然听到武大海叫了一声：“东泰，等等，有件事想跟你说一声。”东泰转过身，就看到正侧着身子朝他甩鸡巴的武大海，清楚地可以看到几滴透明的尿液撒了出来，有一点还溅到了武大海自己的裤子上，看得他心神一震，裤裆中的鸡巴暗颤了下，酸酸地有些酥人。“啥事。”东泰故意让自己的视线正对着笑着的武大海，问道。“你嫂子帮你物色一个对象，照片我看了，还不错，她让我问你有没有意思跟人家见一见面？”东泰还以为是什么事，竟然是给他找第二春。他一听完，就出声拒绝道：“算了吧，替我谢谢嫂子。”余光瞥见武大海把那黑鸡巴塞进了裤裆中，嘶一声拉上了拉链，他心里竟涌起一丝失望的情绪，搞得他认为自己真地是不正常了。“见一见面又不要紧，俗话说的好，忘记一段感情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获取另一段感情。”武大海说着哈哈一笑，显然也被自己的时髦话逗乐了。“呵呵，算了，我现在不想这些。”东泰再次拒绝了一声，然后开门走了出去，而他当然也没看到他身后的武大海露出一脸的兴味来，大手伸到自己的裤裆处狠狠地摸了一把，裤裆渐渐隆了起来。“请进！”正翻着案卷的东泰听到敲门声，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时针已指上十一点的位置，突然记起出差的思健是晚上十二点的飞机，忙起身盖起案卷，叫了一声，心中的期待连他自己都觉得什是震惊，好象自己又回到了那种毛糙的青年时代。当他看见推开门脸色阴郁的健伟时，浓眉不仅一皱，脸色也跟着暗下来，而且对健伟这样的死缠烂打起了微微的反感。“什么事？”东泰难得露出一副对待下属冷漠的样子来。健伟有些哀怨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走到办公桌子边，把一杯水放到了东泰地面前，含了几分委屈说：“队长，白天的事，我很不好意思。这里我给你道歉了，喝了这杯水，就当你是接受了我的道歉。以后我……”健伟好象有些不情愿地顿了一下，说道：“我不会防碍你了。”东泰虽然是个粗勇大汉，但心肠还是比较软的，尤其听健伟一说，觉得自己从某方面来说还是有点对不起人家的。他二话不说，拿起杯子，一口灌了下去，然后看着显得垂头丧气的健伟说道：“健伟，你的路还长，不要在一根树上吊死。”他刚说完话的时候，突然感觉脑袋一阵晕眩，视线也跟着模糊起来，站着身子也摇晃了下。站在对面的健伟冲过来，扶住他，关心地问道：“队长，你怎么了？”那语气好象还带了丝丝紧张的颤抖。东泰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坐得久了，血气不畅所产生的不适之感，但当那种晕眩更加强烈时，突然看到还刚喝完被他放在桌子上的茶杯，心神一凛，一把抓住健伟，怒目问道：“你放了什么东西？”“队长……你说什么啊？”健伟避着他的视线，紧张地说道，那样子分明是心虚。东泰一看他表情，更加肯定了这健伟肯定是给他下了药，心中是气怒无比。而且他紧紧拽在健伟衣服的手，感觉到力气好象渐渐地流失掉了，心里是又气又急。不用想，也知道这健伟想对他做些什么事。“健伟，你别做傻事，这种事不是闹着玩的。”硬地显然已行不通，东泰决定用怀柔政策，希望自己能说服健伟别干傻事。刚才还有些紧张的健伟突然转脸一笑，一把把东泰推在了皮椅上，恨声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你喜欢我不就没事了。”说着有些激动地一把扯开了东泰的警服，那些衣扣噼里啪啦一阵乱飞，衣服一敞，露出胸东泰里面的仅穿了一件白色背心的身体，让鼓出来的线条，让健伟有些激动的神经更加的兴奋。好象被全数抽了力气的东泰，软在椅子里，再次劝道：“健伟，别错下去，只要你停手，我保证不说出去，大家还是同事。”“呵，别说笑了，我既然决定这么做了，怎么会轻易停手。”他说着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帕子，塞进了刚想说话的东泰口中，原本英俊的脸显得有些狞猊。在东泰又气又急又羞的呜声中，微微颤抖地两手，有些慌乱地解开了他的皮带，拉下了他的裤链，然后抬起他的腿，嘶一声拉下了裤子。东泰觉得自己现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好，而且嘴堵住了，叫也叫不出来，心中有些后悔刚才怎么不出声叫呢？在他还在后悔时，健伟已蹲在身子，一只手隔着他的内裤摸着他好象控制不住慢慢涨起的大鸡巴，心想这健伟给他下的药里肯定加了什么壮阳的药物，虽然心里极力压制自己，但那粗大起来的鸡巴，哪是他控制地了的。健伟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队长，自从那一晚吃了你的鸡巴，我就天天想，夜夜想，想得快发疯了。”然后脸一俯，嘴唇凑到那隔着裤子的大龟头，包含舔弄。那种暖湿的感觉还是让东泰心头一悸，神智混乱起来。健伟含了他的龟头一阵，然后舔着棒身，舌头滑到两个肉丸上，隔着裤子先挑弄了几下，然后嘴巴一张，连着裤料吃进了一个卵子，吸吮滑绕，那种又酸又痛的感觉刺激着东泰，裤子的大鸡巴一颤一颤，冒出点点淫液。吃了一阵卵子的健伟，抬起东泰陷在皮椅中的大屁股，把那条四角短裤扯了下来，当东泰看到自己硬涨流着透明液体的大鸡巴正一颤一颤时，心里的羞耻之感不言而喻，但外带的还有一丝的兴奋之情，感觉很变态，很刺激。“队长，其实你也想要对不对，你的大鸡巴比你老实多了。”健伟眼一抬，故意羞辱道，声色沙哑。被堵着嘴巴的东泰一阵呜叫，但没了力气的身体只能由健伟摆布。健伟也不再说什么，握着东泰的大鸡巴上上下下的几次撸动揉搓，让那发亮的大龟头，挤出更多的淫液，然后嘴一张，吞进了泛着骚味的大龟头，舌头抵着马眼挑动钻揉，搞得东泰的大鸡巴直抽搐，又酸又痒，两个卵子也跟着不停的收缩。健伟含了一下龟头，然后舌头滑着那黑色的粗壮棒身，一直滑到他的卵袋，留下一道口水湿痕，而且那充满情欲的眼睛直看着皱着眉头忍耐的东泰，东泰被看得索性眼睛一闭，但从大鸡巴涌上来的强烈酸爽之意，是他不是闭眼就能忽略的。当健伟的一只手钻进他显得紧绷的背心，摸到他的乳头时，胸东泰不禁哼了一声，这乳头是他极其敏感之处，他的心神在健伟一边吸嘬着他的鸡巴，一边揉搓捻动着他的乳头时，震颤不已。尤其当健伟的牙齿轻轻啃着他的大龟头肉棱时，那感觉简直快要让他的大鸡巴射出来。“队长……你的大鸡巴快硬爆了。”健伟吐出大鸡巴，说着不堪的话。东泰睁开眼睛，恨恨地瞪着含笑的健伟。“队长，让我来好好侍侯你。”健伟一边说着一边脱下了裤子，露出了下半身，前头那条大鸡巴一抖一抖地也早冒出了淫水，自己撸了自己鸡巴几下，然后走到东泰的两腿中间，一手扶着办公桌，一手抓着东泰的大鸡巴，对准自己发痒的屁眼，难耐的心里无比的激动和兴奋，让他的身子禁不住一阵颤抖，而屁眼也越发痒了。而看在眼里的东泰除了对大势已去的无可奈何外，还有一丝丝的激动，好象对插进健伟屁眼还有点期盼的渴望，混乱复杂地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当健伟的屁眼还没含进东泰的大鸡巴，先是忍不住哼了一声，正想沉腰坐下去时，突然门锁一响，吱一声，门被推了开来，接着来人喊了一声：“东泰，我那边没茶叶了，借……”震惊中的健伟，才记起自己紧张地忘了锁门，身子愣在来人的眼中，不知该怎么是好。而东泰在听到来人的声音后，先是重重舒了口气，但随之涌上来的复杂混乱情绪，迅速席卷了他的还亢奋着的神志……武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健伟提起裤子闪到一边，白着脸孱弱地叫了一声，心跳如擂，脊背处一片冷汗。“怎么回事？”武大海看见嘴中塞着帕子，脸色涨红，而且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的东泰，隐隐猜出了点什么，当他走近看到东泰那光裸的下身处，那一抖一抖的粗大鸡巴时，马上明白了过来。而东泰被他看得两眼一闭，说不出的尴尬和羞愤。“队……队长……我……”健伟心中猛跳，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去。”脸上怒气窜起的武大海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瞪着健伟骂道。“啊……”明白过来的健伟在三秒钟的呆愣后，复杂地看了有意躲开他们视线的东泰一眼，然后飞快了走了出去，关了上门。武大海扯掉东泰嘴里的帕子，刻意忽略东泰那被健伟嘬得油光发亮的黑色大鸡巴，担心地问道：“东泰，你怎么样？”东泰猛咳了几声，喘了几口气，气息不稳地说道：“我被他下了药，全身没力气，还有……他好象给我下了什么壮阳之类的春药。”“这浑小子，这种事他怎么做得出来，我……”武大海又狠狠地拍了下桌子，出声骂道。“老武，你先替我把裤子给穿上，我没力气。”东泰看了一眼自己的抖动流水的鸡巴，脸上躁热，尴尬地打断他说。“恩……好。”武大海扫了他的鸡巴一眼，那青筋毕露的模样显得有些狞猊，而且那硕大的酱紫色龟头正点点冒着前列腺液，一涨一挺地颤动不止，看得他有些心猿意马，裤裆中的鸡巴一酸一痒，跟着涨了起来。武大海忍着心中的躁动，弯身拣起扔在一旁的内裤，转过那张转椅，抬起东泰的两条粗腿，那发热发烫的肌肤让他不由地心神一颤，裤裆中的鸡巴更是不可遏制地涨挺了起来。他伸手将内裤从东泰的两只穿了白色袜子的大脚掌套了进去，然后拉到了大腿处，接着费力托起东泰两瓣肉感十足的结实臀部，拉着内裤后边的松紧带，提了上去，耳边听到东泰不知怎地闷哼了一声。“老……老武……”东泰又痛又酸地哼了一声。武大海低头一看，原来前边被一口气拉上的内裤的松紧带，卡在了两个饱涨的卵蛋上，那显得吃紧的压力让那两个卵子更是凸了出来，而那大鸡巴，被挤迫地回缩了几分，那黑色的棒身显得更加粗壮，大龟头也是更加的肥涨，油光发亮。“对不起啊。”武大海微微有些紧张地说了一句，裤子里的鸡巴已挺成一根粗杆，幸好弯着腰，那突出来的部位没那么地明显。武大海提着弹着卵子的松紧带，手指碰到那暖热弹性的卵囊，心中一阵激动，拉着那松紧带提了上去，但东泰的大鸡巴实在是过于粗长，武大海只好按着那鸡巴，把他压到里面，那种烫硬的粗感，让他不自觉地吞了一口口水，裤中硬挺的鸡巴涨硬无比。“好……好了……老武……”东泰尴尬地说了一句。正舔味着火热触感的武大海，才注意到自己的一只手还伸在东泰的内裤中抓着他的大鸡巴，脸一红，故意开着玩笑以掩饰自己的失态道：“东泰，你的裤子小了，下回买条大点的。”说着哈哈一笑，其实心中激动不已。“呵……”东泰干笑了一声，自己的大鸡巴顶在内裤中，又是难受又是酸涨，尤其那种被武大海粗糙大手碰触过后，生起的爽快，让他心中不自觉地一抖动。“再来是……长裤……”武大海弯腰的时候捏了自己裤中的鸡巴一下，拣起旁边的长裤，想给东泰穿上，这时，东泰突然呻吟了一声，那内裤中的大鸡巴一阵抽搐，竟然射了少许的精液出来，立刻濡湿了内裤，深深地一块斑渍。“怎么了？”武大海有些不解地问道。“我……它出来了……老武……能不能帮我一下……”东泰结巴地说道。“怎么帮？”武大海按耐着期待问道。“用你……的手帮我……放出来，我……很难受。”东泰尴尬地看着武大海，犹豫地说道。“这……你等等。”武大海故作犹豫地说道，然后走到了门边，喀嚓一声锁了房门，接着走到东泰的身边。“没关系吗？”武大海伸向东泰的时候，再一次确定道。“没关系，你做吧。”东泰眼睛一闭，又是尴尬又是莫名地兴奋。武大海唇边微微一翘，然后拉下那内裤的松紧带，那喷了点精液的大鸡巴头，冒着浓稠的白色浆液，模糊一片，一股浓烈的腥臊味马上窜进武大海屏着呼吸的鼻子里，刺激着他的每根亢奋的神经，裤中的鸡巴涨得生疼。他暗暗呻吟了一声，然后蹲下身子，抓住那条滑腻的大鸡巴，用拇指磨着大龟头，涂着那些淫液，这种乱了套的举动刺激着他的神经，兴奋无比。而东泰，也是难受异常，那特别敏感地大鸡巴，传上的酸酥感觉，让不咬着牙闷哼了一声。武大海先是揉捏了一阵，然后狠力的撸动了起来，另一手摸着东泰的多毛大腿，自己裤中的大鸡巴已慢慢地流出了淫液。“行吗？”武大海撸动着东泰问道。“恩……”东泰难堪地应了一声，闭着眼睛的大脸上一片潮红，那上上起起伏伏的胸膛，足以说明他此刻是多么的激动。武大海觉得自己如果再不释放出自己的大鸡巴，便要硬爆了，一只手拉开拉链，摸索着掏出自己的大鸡巴，也一下一下地撸动起来。而这时，东泰突然有感应似的睁开了眼睛，一眼就看见武大海那比自己还粗长的大鸡巴，正被他自己撸着。心里一惊之后，不自觉被这种有些变态的场景，暗暗哼了一声，眼睛盯着也是有些尴尬又是激动的武大海，缄默不语，但那眼中的兴奋很快地泄露了心底的想法。武大海被他看的哼了一声，突然站起来，压着他的两肩，嘴唇一凑，堵上了他的嘴，东泰一愕后，然后呻吟了一声，大嘴一张，舌头缠上了武大海伸过来的大舌，呼哧呼哧地狠力吸吮勾舔，两人喉咙中的吞咽声和闷哼声交织成一片。武大海一边吻着东泰，一边抓着自己的大鸡巴按到了东泰的大鸡巴上，一手撑在椅子的扶手上，一手抓着自己和东泰的肉龙，上下掳动揉搓，两个怒张的独眼中挤出点点的阳液，迅速地流满了两根肉棒，变得粘腻又滑润。那种肉贴着肉，根挤着根的混动，让东泰不禁呻吟了几声，睁着的眼睛渐渐地被一丝丝迷茫漫了眼眶。武大海突然闷吼了一声，大鸡巴一酸，在撸动中抽搐着射出了股股浓稠的岩浆，一道接着一道喷到了东泰的身子上，东泰看着武大海那大龟头喷发的样子，心里一紧，在武大海的几下猛烈的撸动下，也跟着闷哼了一声，酸痒的大鸡巴一阵猛涨，精液像子弹一样，从怒张的马眼中喷了出来，那浓稠的液体，扑扑地射在了自己的身上，那浓烈的气味充盈在四周，久久不散。而武大海在喘了几口气后，似有意味地看了东泰一眼，然后俯下身子，嘴凑到布满点点精液的东泰身上，舔着那不知是谁的精液，一一地吸进了嘴里。东泰觉得自己要疯了，一阵震惊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在武大海舌头的舔动下，那大鸡巴一颤一颤地酸酥不已，而那种紧绷涨硬之感仍是未消退几分下去，却反而显得更是精力十足，情欲勃发……哟，这不是蔡警官嘛，这么晚了要不要搭你一程。”走在路上心神仍是忐忑不安的健伟，突然听见一声紧急的刹车，一辆跃野车停在他身旁，然后从车上走下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子，有些暧昧地对他说道。借着路灯的灯光，健伟这才看清原来是“红吧”的Damien，和他也是有几夜之缘，不过现在他却没有那种偷着乐的巧遇心情。“滚。”健伟挥开Damien摸到他胸口的手，骂道，迈了步子就继续往前走。Damien讪讪一笑，戏谑道：“哟，蔡警官这么大的火气，是不是被人甩了，屁眼没人干了。”说着一阵淫笑。现在是过了十二点，这条街道已没什么人，Damien故意说得很大声。如果是平时，健伟还觉得这种话没什么，但现在，他心里是又急又担心，心中憋着的气正无处发泄，血气一涌，转身走了几步一抬手，就送了一拳给防备不及的Damien，阴沉地骂道：“你他妈的别不知好歹，要不是看在陆哥的面上，老子废了你。”Damien摸着受创的脸，咧嘴阴阴笑道：“嘿，我说一句你就受不了，看来是被我说中了，怎么，要不要跟我干上一炮，给你发浪的屁眼止止痒。”Damien有恃无恐地继续捻着胡须，不怕死的继续刺激着已经发怒的健伟。“住嘴。”健伟骂了一声，拳头一挥，又往Damien的脸上招去，不过在Damien后面的一句话下，拳头堪堪停在了距他脸部几公分处的位置，心神震动。“如果你再敢碰我，我就把那晚上拍的照片影印几份，发到你们警队去。”Damien嘴角一瞥冷笑道：“让你的同事也见识见识他们眼中英俊的蔡警官，是怎样一副淫荡勾人贱相。”“你……你威胁我？”健伟听他一说，才记起哪次跟他开房的时候，自己被他干得昏昏忽忽地时候，他拿了拍照手机拍了几张他的裸照。当时，他还觉得没什么，反正大家都是熟客，弄点情趣而已。“嘿嘿，我有说我在威胁吗？”Damien一只手摸到健伟的裤裆处，滑着那鸡巴轮廓，笑道：“我只是想送蔡警官一程而已，另外……如果蔡警官要是同意，顺便想拿点油钱。”健伟被他的手一摸，又是厌恶又有些躁热的兴奋，先前那未舒解的情欲，再一次生了出来，鸡巴一抖，心里竟有些隐隐的期待。他当然能听懂Damien暧昧的话，冷言说道：“那我的照片……”Damien捏了一下他慢慢涨起的鸡巴，淫笑：“当着你的面删了，只要把我伺候爽了。”“你说的？”健伟还有些不信，心想反正跟他已干了几次，不差一回。“我说的。”Damien打开车门，自己坐上车。健伟犹豫了一下，然后绕到一边打开车门，坐了上去。Damien笑着瞥了他一眼，然后启动车子，一踩油门，车子快速地窜了出去……“先一起洗个鸳鸯浴。”Damien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对冷着脸的健伟笑道。当他两三下剥除衣物之后，一具健硕富满张力的雄体展露在健伟的眼睛里，尤其下身处那根不知什么已挺成直杆的黑色大鸡巴，让他看了一阵心动，自己裤中的大鸡巴酸酸地也涨了起来。“要不要我帮你。”Damien甩掉扒下来的内裤，看着还没动静的健伟，笑着道。健伟横了他一眼，然后伸手解去身上的衣物，在Damien一直盯着他的视线中，有些尴尬地扒下了条红色三角内裤，那条半软半硬的鸡巴立刻露了出来，那具线条分明，肌肉累累的年轻身子，在灯光下泛着一层健康的古铜色泽。心中欲念早已高涨的Damien，暗暗吞了一口口水，大鸡巴一酸一涨点头不止。“来。”跟健伟差不多高的Damien一手环上他的结实腰身，顺便在他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健伟半推半就的被他拖进了浴室之中，而Damien在他腹部轻抚的手，让他那半硬的大鸡巴很快地挺了起来，随着他的走动，一晃一晃地好不酸人。Damien拧开了喷淋的龙头，那水哗一声落在站在下面的他们两人身上，然后手压着健伟的脖子，将自己的嘴凑上了健伟还有闪躲的紧抿的嘴上，牙齿轻轻一咬健伟的唇瓣，在他受痛张开的时候，灵舌很快地渡了过去，绕转吸吮着攻城掠地，另一只空闲的大手握着健伟的大鸡巴揉搓捏弄，然后把自己的大龟头凑到健伟的大龟头上，手心握着揉捏挤动。健伟忍不住哼了一声，舌头缠着Damien的，迎合起来。两只手也在Damien壮实流水的身体上抚摸起来，大掌捏着Damien肥厚的屁股肉，轻轻挺着自己的大屁股，大龟头挤压着大龟头，又酸又麻，欲火跟着高涨。当两人气喘吁吁的抽开唇，Damien拉着他躺在了宽大的浴室地上，那水撒在两人身上，丝毫没有消散两人心中熊熊燃起的欲火。健伟被Damien压到了地上，然后Damien身子一转，两腿跪在了他的头部，那毛烘烘的卵蛋压在了健伟高挺的鼻子上，健伟看着眼前两个肉团似的肥厚屁股，心里一阵阵激动，下身的鸡巴也跟着一阵阵的高挺抖动，不自觉地哼了几声。Damien压着自己的屁股，像是有意凌辱健伟，那收紧的大卵蛋和涨起鼠鼷在健伟脸上磨了几下，然后压着自己的大鸡巴挨到了健伟的嘴边，心神亢奋无比的健伟哼了一声，然后伸出舌头舔着那火热带着湿水的布满青筋的棒体，舌头砸巴砸巴直响。Damien闷哼了一声，然后身子向前俯下，头部正好凑到健伟频频挺动的大鸡巴前，一手握住那条黑长鸡巴，嘴一凑，含住那龟头，吞了下去，健伟呜地闷叫了声，然后也抓着Damien那条在他面前不停颤挺的大鸡巴，舌头卷着流水的龟头，头微微一抬，跟着把火热粗壮的棒身纳进了嘴里……“呜，宝贝……真爽，用劲舔~~”被健伟吸得爽快不已的Damien，吐出嘴里的肥条，转过脸叫了一声，当他看见自己的黑色鸡巴在健伟的嘴里一进一出时，那感官上的刺激不言而喻。尤其当他看见健伟闭着眼睛握着他的大鸡巴，用那流水的大鸡巴头在他脸上涂抹时，那种淫荡又下贱的模样更是让他心头止不住的亢奋。“用力吸，噢~~宝贝……你真会舔……”Damien一想到身下这个高壮的男人还是警察时，那种不同一般的刺激，更是让他忍不住呻吟了声，那大鸡巴酸酸地快要硬爆了。“用力吸”“插……插我……”健伟难耐的磨了几下屁股，那发痒的屁眼挠得他心慌不已。一听健伟忍不住的呻吟，Damien嘿嘿一笑，站起身来走到他后边，然后抬起他的两条粗腿压到腰部两侧，那褐色的屁眼正一收一缩地张合着，而且那洒下来的水流过时，那屁眼还一点点的吸了进去，在张开时，又挤了出来，看淫糜的画面，让Damien看得是一阵阵心痒。他先伸了一指头进去，里面已是火热湿润无比，那柔软的嫩肉包着他的手指，好象有一股吸力。健伟闭着眼睛呻吟了一声，闷声叫道：“用……用你的……不要……噢……”那手指插进来后，屁眼先是一阵酸涨，但很快那种噬人的痒意叫嚣着需要更粗更长的东西来满足它。他叫着哼着又是羞耻又是亢奋。用我的什么？我没听清。”Damien也是觉得无比刺激，而且那种征服一个人的成就感，更是让他说不出的满足。他故意用手指勾挖了几下，惹得健伟呻吟连连。“用……你的……大鸡巴……狠狠操我。”情欲高涨的健伟，难耐地再一次陈述道，屁眼里的那种空虚折磨着他的每根神经，身子一阵阵痉挛似的发颤。“喜欢我的大鸡巴吗？”Damien看着健伟的一副淫贱模样，鸡巴硬涨，其实也好想狠狠地干进来，然后大力抽送，但他就是想逗弄下他，他觉得这种言语上刺激也不输于身体上的直接冲击。“喜……喜欢，操我……”健伟咬着牙叫道，那张脸涨得通红，仿佛要滴出血来。Damien嘿一笑，把健伟两腿抬到自己的肩上，然后扶着自己的大龟头，对准那张合的屁眼，在健伟的一声闷哼中，随着大屁股的一沉，大鸡巴穿过层层褶皱的嫩肉，一捅到底，在抵到根部的时候，又挺了挺屁股，让那种粘合更是紧了几分，大鸡巴一颤一颤地在健伟的屁眼中抽搐着，里面暖热湿润无匹，爽快至极。“真他妈地是个贱穴。”Damien骂了一句后，然后俯身压着健伟的臀部，大屁股一挺一挺的抬动，大鸡巴噗滋噗滋地在健伟发痒的屁眼中大力抽送起来，那啪啪地撞击声跟着响了起来。而健伟两手捻着自己胸前的两个乳头，嘴里发出一声声的呻吟，那表情是无比的满足和快意。下腹毛丛中的大鸡巴一抖一颤着冒出点点淫液，混着那洒下来的水，溅在了身体上。Damien那粗壮坚挺的棒子，插得他的屁眼又酸又涨，又酥又麻，脑子不自觉得想起自己舔着东泰的粗壮黑色鸡巴，回味着那种浓重的味道，想象着俯在自己身上的是东泰，心神恍恍惚惚地，更是亢奋。嘴里不自觉得叫道：“噢……用力……操，操烂我这……淫穴……”Damien插了百来下后，把健伟身子一转，让他趴在地上，然后跪在他身后，扶着自己满是淫水的滑腻大吊，噗滋一声又干了进来，那屁眼明显比刚才宽松了许多，但那种长驱直入毫无阻碍的抽插也是别有一翻酸爽的滋味。他一掌拍在健伟结实的屁股上，骂道：“贱货，被大鸡巴操得爽不爽？”说着是一窜快速的猛撞，撞得健伟呻吟连连。“噢……爽……大鸡巴哥……操死贱货了……”健伟被一波接着一波涌上来的快感冲昏了头，哼声下贱道。“想不想给大鸡巴哥每天操？”Damien又一掌拍在健伟的臀部，那块屁股肉被拍了两次后，已微微显得有些红肿。“想……每天都给大……鸡巴哥操……噢……”健伟再被Damien几十下猛烈的冲撞后，忍不住鸡巴越来越剧的酸意，大手握着鸡巴猛撸了几下，重吼了一声后，鸡巴抽搐着射出了股股白浆。而Damien被健伟的射精一激，大鸡巴一阵酸痒，再连续抽送了十几下之后，抽出自己的大鸡巴，跨到仍趴着身子喘气的健伟头边，大鸡巴头凑着他迷茫的脸，几下重撸，鸡巴一酸，吼了一声后，也跟着喷出了浓液，那股股白液喷满了健伟的整个脸庞，哼声连连……“这……等一下。”躺在Damien身边的健伟突然看见Damien手机里的照片集里有一张熟悉的脸孔，虽然是一瞥而过，但还是被他瞧了个仔细。他一把抢过他的手机，打开那张照片，待他看了，心里是一阵惊愕与震动。“这你从哪里弄来的？”健伟指着一个脸上布满白液的人的特写镜头不怎么相信地问道。被抢了手机的Damien还以为健伟不放心他私藏照片，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人，看了一眼后，笑道：“哦，这个，上次有人叫我办事的时候拍的，怎么样，效果不错吧。”“什么时候拍的？”健伟心里窜起一阵心喜，还有些不可思议。“怎么……”瞧出点蹊跷的Damien，眉头一挑，笑着道：“你认识？”“不说就算了。”健伟哼了一声，盯着照片，那酸疼的鸡巴显得蠢蠢欲动。Damien一把捏住健伟的鸡巴，淫笑道：“怎么又起来，还没过瘾？”“滚。”健伟一掌挥开他手，准备下床洗洗然后回去，却被Damien一把按了住，身子又压了上去，脸对他的脸笑道：“哪有这么容易放你走，今晚上不好好干个痛快，下次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说着以吻封缄，那又硬起的大鸡巴，哼一声又捅进了健伟还流着精液的屁眼之中……武大海和东泰还没从激情的余韵中回过神来，办公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那一阵急似一阵的响亮铃声，让两人仍有些迷茫的神志，一惊后清醒了不少，当两人看到自己身上的狼藉，有些说不出的尴尬及丝丝暧昧，两人故意避开彼此的视线，不看对方，空气中充满了腥浓精液的特殊味道，久久不散。武大海拉着自己半硬的滑腻鸡巴，塞回自己沾了点点白液的裤裆之中，嘶一声拉上拉链，那半硬的鸡巴在裤裆处隆起了一个高耸的帐篷。当他看到东泰身上的狼籍，心神一颤，刚射完精泛着酸意的鸡巴又显得蠢蠢欲动。而药效未褪的东泰虽然已射了一次，但那油亮油亮的鸡巴，仍是钢硬无朋，一抖一颤着一柱擎天，从马眼口里流出的残余精液，顺着酱紫色的大龟头，沿着青筋毕露的棒身，流了下来。“老……老武，帮我穿一下裤子。”电话响了一阵后，没了声息。酸涨的大鸡巴稍微好过一点的东泰，尴尬地开口要求道，说实话，发生这种事，他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样以哪种态度面对武大海。所以，激情过后，他有些后悔。从另一方面说，他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思健，虽然有些事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恩……好。”武大海尴尬一笑，弯身拣起扔在一旁的肥大短裤，抗起东泰的两条毛腿，给他套了上去，那被迫掩盖住的大鸡巴在短裤前印出了一个雄伟的轮廓，而那些濡湿的精液很快在裤子上，粘了一团深色的印渍。当那短裤的面料擦过高耸的鸡巴时，因药物变得极其敏感的东泰，皱着眉头轻哼了一声，说不出的酸痒醉人。当武大海正拿起东泰的长裤，想替他穿上，这时裤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玎玲咚咙响个不停。“老武……帮我看看谁打来的？”东泰有些气力不足地说道，心想肯定是思健。武大海摸出手机，看到闪烁屏幕上的一个名字，念道：“思健……”“你把电话放到我耳边，我跟他说几句。”东泰觉得今晚还是不跟他见面为好，不然又要扯出很多未知的麻烦。一段时间相处下来，他知道思健这个人是个霸占欲很强的男人。武大海把手机放到东泰的耳边，按了一下接听键。“思健……”东泰应了一声，然后说道：“我今晚不能来接你了，有个案子还要处理，要加班……恩……对，你打个车回去……恩……好……明天见……恩……再见……”“老武，好了。”东泰说了一声再见后，等对方挂断后，对武大海说道。武大海把手机塞回裤子袋里，意思有些不明地问道：“这思健就是小秋的叔叔，你同屋？”“是……我在他那里先住段时间。”“那今天晚上，你住哪？”武大海一边给他穿上裤子，一边说道，当他两手抬起东泰的大屁股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轻轻地捏了一把。“现在这种情况，我只能在这里呆一晚了，我想过了一晚，这药效也该差不多了。”东泰可以忽略武大海不明的举动，平声开口说道。“那不如去我家住一晚，要是这药效明天没过，你这副样子，该怎么跟人解释？”武大海建议道。东泰看了一脸平常的武大海一眼，皱眉想了想，才说道：“嫂子在家，不太方便吧？”“没事，你嫂子带孩子回岳母家了，要过几天才回来。”武大海扣好东泰的腰带，然后托起东泰的身子，在东泰还犹豫的当儿，开门走了出去。东泰动了动嘴皮，觉得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便闭了嘴，在武大海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走过无人的清冷的楼道，心头复杂难言。而裤裆里的鸡巴仍是，酸涨无比，异常地蓬勃……要不要洗个澡？”武大海扶着渐渐已恢复些气力的东泰坐进沙发里，但那裤间隆起的一坨，不难猜出东泰现在的鸡巴仍是高涨着，“也许会舒服点。”“算了，我坐会。”东泰尴尬地笑了笑，有些勉强。“那我帮你倒杯水。”武大海瞄了一眼东泰那高耸的裤裆，心中一悸，裤子里的半软鸡巴一阵酸意，说着转身走进了厨房。当他刚走进去，手便隔着裤子狠狠地捏了一下又开始发涨的鸡巴，脑子里想着东泰那粗大无比的家伙以及射精时又是爽快又是羞愧的表情，心中一阵强烈的颤动。抚着自己的鸡巴站了好一会儿，武大海深吸了口气，耐住自己心中的躁动，伸手倒了一杯水走了出去。“喝点水。”武大海在杯子放在东泰伸过来的手心里，说道：“那你先坐会，我去洗个澡，瞧这身汗臭的。”武大海故意当着东泰的面就伸手解着身上的警服，两三下，便脱得干干净净，除了包在下裆的一条草黄色军警四角内，但中间那高耸的部位，已把那高挺的鸡巴轮廓明显地衬了出来。正喝了一口水的东泰，看到武大海那微微有点发福但仍是结实健壮的身体时，心中一阵发烫，喉咙一堵，差点被水呛到，尤其当他看见武大海下体那高挺的模样，心神更是颤颤地燥乱不已。那因药效一直未消解的高涨鸡巴，酸酸地让他在心里一声羞耻的吟哦。尴尬地故意开着玩笑道：“老武，你的火气还真不小。”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先前那番淫乱的场景，心中更是止不住一阵骚痒。注意到东泰裆部明显颤了几下的武大海，心里得趁似地一阵暗喜，接着武大海话茬隔着裤子摸了一把自己的鸡巴笑道：“哈哈，你老哥虽比你虚长几岁，但这方面的要求，肯定不会输你。”他刚说完，便一手扯下松紧带，一手把那高涨的鸡巴连着蛋蛋给掏了出来，那粗黑的样子，震得东泰心头一愕，看了一眼，尴尬地避开了视线。早就打着算盘的武大海，观察着东泰的反应，唇边露出一丝诡笑。走到东泰坐着的长沙发里，一屁股坐在了他旁边，那高挺已流出淫液的鸡巴，连着那两个被松紧带弹得格外硕大的卵子，仍露在裤外。一手搓揉着自己的鸡巴，对着有些被武大海这举动吓到的东泰暧昧地笑道：“东泰，刚才哥都尝你的鸡巴，你是不是该回报回报？””这种半真半假的语气听得东泰心头一愕，盯着笑得什是暧昧的武大海，呐呐不能成言。“老……老武……”当武大海一只手突然放到他的裤裆上时，那特别敏感的鸡巴，被揉捏了一下，酸酸地让他闷哼了一声，那憋闷在心里汹涌已极的欲望与亢奋，像得到了一个宣泄的通口，喷发了出来。顾不得羞耻，东泰闭着眼睛，在武大海的富有技巧的揉捏下，闷闷地哼着，拒绝地话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何况，这种事先前都已发生过，一次跟两次好象没什么区别。武大海对东泰这种反应很满意，一手继续揉搓着东泰包在裤子里的鸡巴，一手伸到他那腰带的扣子上，解了开来，然后撕下拉链，把那已高涨到不行的鸡巴，从一方内裤裤管中扯了出来。这种压迫似的掏出方式，让那鸡巴看起来显得更是雄伟。又羞又难耐难挡的东泰闷哼着，屁股稍稍往上挺了挺，武大海把那长裤从他屁股后扯了下来，然后把那还比较宽松的裤管一头提到那鸡巴根部的另一侧，而同裤管的另一沿边被带到了东泰那肥厚的屁股沟里，露出一边麦色肥厚的大屁股肉，看得武大海心里一阵躁动，自己弹在外头的鸡巴，颤动着流出点点淫液。言语在这时候明显是多余的，武大海站起身压着仍闭着眼睛蹙着浓眉的东泰躺了下来，把他两条腿放在沙发上。东泰那仍穿着制服的上半身剧烈地起伏着，而下面半裸的样子，看得武大海心颤不已。一手扯了自己的内裤，跨腿爬了上去，自己的脸对着东泰的鸡巴，而自己高挺的鸡巴正好落在东泰的微张着的嘴边。鸡巴头一边擦着东泰的厚唇，一手抓住东泰的鸡巴，一口含进了嘴里，那种又浓又骚的味道，让他心里一阵强烈的亢奋。屁股压着，鸡巴头在东泰的嘴边摩挲着示意想要更多的安慰。欲望高涨的东泰，又酸又涨的鸡巴，被武大海又舔又吮，好不酸麻。当他睁开眼，看见武大海那条肥大的鸡巴在自己眼前晃动时，心里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刺激。一手抓住武大海的鸡巴，嘴一张，含了一个龟头进去，然后有些生涩地勾舔吸吮着。客厅里，充斥着情欲的味道，两个大男人，喘息着互相吸吮着对方的鸡巴，心中就只有无尽的情欲。两人互吸了一阵，屁眼有些痒的武大海，停下了吸吮地动作，低头看着自己的鸡巴在东泰的嘴里进进出出的样子，实在销魂。忍不住抽送了一阵后，转身站了起来，然后对着还有些羞愧的东泰默默一笑，一手扶着东泰那满是自己口水的大鸡巴，一手抹了自己鸡巴上的淫液和口水涂到自己的后穴，然后扶着东泰的鸡巴对准洞口，身子一沉，在两声闷吼中，他那发痒的后穴被东泰的大鸡巴，捅了个彻底，又酸又涨，满足地哼了一声。而且那种心理上的满足，更是不用说了，毕竟这东泰是他觊觎了很久的。何止他爽，这东泰也是很爽。那被药物弄得酸涨不已的鸡巴，一捅进那火热干紧的屁眼时，真是快要了他的命，尤其看到武大海这种坐在他鸡巴上的淫荡样子，更是说不出的刺激。武大海在哼了几声后，便一上一下地提起屁股，屁眼裹着那粗竿子，抽送起来，那种好久没试过的抽插让他的整个心魂都飘了起来，那刚开始还缓慢的动作，渐渐地便加快了节奏，喉咙起粗喘着，两手摸着自己的胸部，脸上一派醉爽。被倒插的东泰，哼哼着微挺着自己的臀部，身后的沙发被自己流的汗水一浸湿了一片，那皮质的面子在身体的摩擦下，吱吱地响着。酸涨无比的鸡巴，在武大海已松软湿润的屁眼里，噗滋噗滋地抽插着，此时此刻，脑子里只有一种抽送的想法，盈盈地都是抽插时的快感。也许是憋得已久，武大海在东泰几百来下的抽送后，闷吼了几声，手抓着自己的鸡巴套弄了几下，屁眼顶着东泰的鸡巴根部，磨动着，粘稠腥浓的精液，白花花地射到了东泰那黑色的制服上，点点晕了开来。而东泰却仍是狂燥不已，已渐渐恢复力气的东泰在武大海射完精后，一个挺身坐了起来，两手抱着武大海还在轻颤的身子，压了下去，那屁股一沉，拔了半根出来的大鸡巴，一个深插，在武大海继续哼声连连的呻吟中，飞快地抽送着。那大鸡巴上的酸意，冲击着身体里的每块肌肉，每条神经，粗喘着，狠狠地抽插着武大海那发浪的屁眼。武大海抱着东泰，屁股挺着，迎合着东泰那粗热的大鸡巴的抽插，哼哼地骚浪无比……东泰刚坐上车关上门，突然一个人拉开车门坐了进来，定眼不看，不是那色心不死的健伟还能是谁？原来，他不想不把事情闹大，因为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以为健伟经过这件事会有所收敛，或者自愿调到别的部门去，没想到今天早上在走廊里碰见他，不但一点都不心虚，还笑得一脸的暧昧。他不清楚健伟是吃了豹子胆，还是没什么脑子，只想着事情到此为至。没想到，这健伟不但不见好就收，现在还继续缠了上来。“你到底想干什么？”东泰平时虽然极少发火，但并不表示他是没火气的人。健伟瞄了他一眼，说道：“开车，我有话对你说。”既然已经撕破脸皮，这健伟也没再装的必要，再装下去，连自己都觉得虚伪。“你现在说吧。”东泰忍着气，皱着眉，两手握着方向盘，克制自己想把他踢下去的冲动。“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是你难堪。”健伟正说着，突然一同事走了过来，朝东泰打了个招呼。东泰不清楚，这健伟凭什么肆无忌惮。转念一想，觉得在这里跟他吵实在没什么必要。转念一想，觉得在这里跟他吵实在没什么必要。忍着气，发动引擎，脚一踩油门，车子窜了出去。时至八点，街上车流涌动，坐在车里的健伟一直没开口说话，东泰沉着气，不知道这健伟葫芦里装着什么药。当他把车子开到一处无人的废弃工地时，东泰停下车，说道：“有什么事，说吧。”东泰觉得自己还算君子，至少一开始就没挥拳过去。“东泰，你带我来这里不是想杀人灭口吧。”健伟嘿嘿一笑，见东泰沉着脸，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说道：“我想让你看点东西。”东泰皱着眉头，依旧不说话，当健伟暧昧地笑着掏出手机，把屏幕放到他眼前时，当他看到里面那个满脸是白液的男人脸部特色时，心里咯噔地跳了一下，然后剧烈地跳动起来。“这……你是从哪里弄来的？”东泰喉咙一紧，全身绷得紧紧地，两只握着方向盘的手，青筋直冒。“哪里弄来得不要紧……”健伟嘿声笑着：“我左看右看，里面的这个男人恐怕就是东泰本人吧，唉，实在没想到，原来东泰还是……”“你住嘴。”东泰大喝了一声，胸口的位置剧烈地起伏着。他不清楚健伟怎么会有这照片，但可以肯定的是，健伟让他看这照片是有目的的。“哎，生气了，东泰。”健伟拿回手机，放在自己的裤袋之中，笑得暧昧十足。原本一张英俊的脸，在东泰眼中，突然变得恶心无比。“说吧，什么条件，你才会告诉那个人是谁？”东泰其实已猜到健伟的目的，但他还抱了半分希望，健伟还有一点做为男人做为警察做为同事的良知。不过，很可惜，被下半身控制的男人，是没有任何人性的。“东泰，你到这时还不了解我的心意？”健伟伸出一只手，放在东泰的大腿上，隔着警裤的布料，健伟那手显得特别的烫手，很让东泰恶心。不过，他忍着，没有挥开他的手。“只此一次。”东泰心里五味陈杂，怒焰中烧，咬着牙沉默了良久，硬邦邦地说道。“难道还有下次吗？”健伟欣喜若狂，当他听到东泰百般不情愿的答应后说道。说着，侧着身子，把那手滑到了东泰的裤裆处，隔着裤料，把东泰那软软的一团肉抓在了手心里。东泰是个男人，而且是个正常的男人，正常的男人就有正常的反应，有时候男人的下半身不是由理智所能控制的。健伟的手，隔着裤料揉搓了一阵，东泰绷着身子，想让自己冷清，不过那鸡巴在骚痒中渐渐起了反应，涨成一根，硬硬地顶着里面的裤衩。健伟一手解着东泰警服的纽扣，一手把那裤子拉链拉了下来，扯着那涨成硬棍的鸡巴，从内裤中拉了出来，借着车前灯的光影，东泰的粗黑的鸡巴像剑一样，从裤裆的开缝处穿了出来，那两边的链子擦着他的棒身，有一种说不出的暗痒和淫糜。东泰闭着眼睛靠在椅背，呼呼地喘着粗气，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今天会承受这种侮辱。如果不是自己的自制力极好，他肯定会挥着拳头把健伟爆打一顿。“东泰，我喜欢你的大鸡巴。”健伟一只手钻进东泰的白色背心里，摸着他厚实的胸部，淫笑着，俯下头把那根梦寐以求地大鸡巴，一口含了半个龟头进去，那带着尿骚汗臭的异味激得他兴奋不已，而且一想着这个大男人，现在可以任他为所欲为，心中更是亢奋。健伟两指捻着东泰的乳头，口中吸吮吞吐着东泰的肉棒，那肉棒在他口中变得越来越硬，东泰的呼吸也变得异样起来。当他感觉到，东泰那不太明显地前挺时，心里更是忍不住地为自己喝彩，吸吮着那肉棒，更为地卖力。东泰脑子中的快感越来越强烈，鸡巴上的酸意也越来越强烈，两条腿绷地紧紧地，当他睁开一条缝，看着埋在自己腿间的健伟时，这种在车上野合的姿势，羞愤之余掩不住一点点的兴奋。“东泰，你的大鸡巴真美味……”健伟吐出东泰的肉根，抬起脸笑道：“你也试试我的，如何？”说着解开了皮带，连着内裤把裤子扯了下去，仰身靠在椅背，睨着眼看在阴影里表情不太明显的东泰。东泰，如果你不想做，那就到此为至……”健伟见东泰好一会没反应，凉凉地威胁道。东泰突然一阵恼恶袭来，心想这健伟既然这么下贱，那就让他贱到底。心中充斥着一股怒气，东泰侧过身子，把着健伟那正流着淫液的鸡巴，塞进了自己的嘴里。那骚味呛得东泰差点呕出来。故意地，东泰狠狠地咬着健伟的肉棍，没有任何技巧，不过这健伟是个天生淫贱的主，那鸡巴被东泰咬地是快意连连，尤其一看到东泰这个男人嘴中含着他的大鸡巴，就满足至极。压着东泰的后颈，健伟挺着腰身，用大鸡巴戳起东泰的嘴巴来。也许是肖想已久，被东泰含了几分，健伟的鸡巴一酸，啊地叫了一声，竟射了出来。东泰被那黏液一冲，忙抽回身，不过嘴里还是射了不少，他呸一声吐了出来，不过那腥臊味恶心十足。健伟一把疯狂地抽打着自己抽搐着的大鸡巴，那白色黏液一股接着一股地射到了他深色警服上，车厢里到处充斥着腥液的味道，健伟那呻吟的淫态，看得东泰心中也有些激荡起来，觉得自己的鸡巴连抖了几下，一阵强烈的酸意。“说吧，是谁给你的。”东泰看着健伟射完精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喘气，问道。健伟侧过头看他，一脸的玩味，笑道：“东泰，你以为我是这么好应付的？”说着伸出手抓住东泰那半软下去的鸡巴捏了几下，道：“好戏正刚刚开始呢！”“你别做得太过。”东泰觉得自己现在是人家砧板上的肉，一点办法都没有。“东泰，你说这话可太伤我心了。”健伟呵呵低笑，挺起身，抬起脚把裤子全部褪了下去，然后打开车门，走下车去，说道：“东泰，你也下来。”东泰现在无计可施，事情既然到这份上，也只能照着他的剧本走。把露在外头的鸡巴放进裤裆，开了车门跟着走了下去。站在车头前的健伟上身穿着一身满是白液的警服，下身却什么都没有，抖着一根大鸡巴，那样子说不出的淫荡。等东泰走近，健伟二话不说，扯落了东泰散开的警服，两手解开了他的皮带，扯下了裤子。“东泰，让你舒服舒服。”健伟蹲下身子，一口把胸东泰的半软鸡巴纳进嘴里，两手摸着东泰后边的臀肉，大力的吸吮舔弄着。东泰落下去的情绪又被提了上来，那鸡巴又硬硬地涨了起来。尤其当健伟恶意地把舌尖顶进他的马眼时，那酸痒之意，让他忍不住闷哼了一声。健伟含了片刻，抹了一把东泰鸡巴上的淫液，涂在自己的屁眼上，然后身子趴在桑塔纳的引擎盖上，掘着屁股，回头说道：“东泰，干我，干死我这个淫荡的婊子。”东泰被他的话一激，两眼看着健伟那白花花的屁股，心中一荡，扶着自己涨到极限的大鸡巴，压着健伟的身子，把鸡巴头凑到健伟那一吸一呼的穴口，腰部一沉，狠狠地捅了进去。虽然心里有些嫌恶，但那种真真实实的快感，却是令人激荡无比。健伟的屁眼松软有致，显是被人干过没有多久，那柔软的肠壁包裹着他的肉根，软软地粘粘地舒服极了。健伟呻吟了一声，如愿以偿的，那火热的棒子插在他的屁眼让他酥了半个身子。随着东泰猛烈的推动，健伟的身子一前一后摩擦着引擎盖，发出嘶嘶的声响。“哥……我的亲哥……干死亲弟弟了……”健伟断断续续地呻吟着，那火热粗长的棒子插得他，心神紧颤。那随着大鸡巴带出来的淫液，湿湿粘粘地胶在两人的交合部位，发出滋滋的声响。东泰不知道今天怎么这么神勇，全身已是大汗淋漓，那白色背心像被水泡过了一样，呈透明状贴在他的上身，若隐若现地浮出那壮硕的身子。下身的毛草一片粘腻，两耳听着健伟淫浪的叫声，发了狠地猛捅。健伟呻吟了一阵，推开东泰，“队长，我们换……个姿势，你干地我好爽。”说着转身往引擎盖上仰身一躺，两手提着自己的双腿，把那像开了个大洞的屁眼显露了出来，东泰看得一阵恶心，愣了一下。“哥，来……狠狠操我这个婊子养的。”健伟满脸的情欲，呻吟道。"东泰闭了闭眼，扶着自己的大鸡巴重新捅了进去，两手撑着微微发热的引擎盖，屁股大起大落，快速有力的拱挺。健伟淫声直哼哼。他那条重新涨起的鸡巴，一甩一甩地，洒出不少的淫水。或许是已到极限，或许是健伟这声声淫叫太撩人，东泰只觉得脑中快感越来越强，鸡巴越来越酸，深深顶了十几下之后，一声闷吼，把积蓄良久的热液全数冲进健伟那淫浪的屁眼之中，那滚烫滚烫的精液，冲得健伟哼声连连，自己鸡巴一酸，伸手打了几下，再一次射了精液出来。那脸上的淫荡和满足，好象现在死了也是心甘情愿……东泰推开门，回来的路上一直浑浑噩噩的，心里实在无法接受，自己一直是被设计的那一个。客厅里黑漆漆的一片，浓重的烟味扑鼻而来，他按开手边的壁灯，一个声音随之传了过来。“回来了。”东泰看向正坐在沙发里吸着烟的思健，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也许，他从来就没了解过这个男人。“恩。”东泰拖鞋也没换，走到思健对面坐下，说道：“怎么不开灯？”“在等你。”思健盯了他一会，捻熄未抽完的半截烟。“我们谈谈吧。”东泰觉得自己应该是恼怒的，但他一点生不起气来，他不明白的是，思健为什么要这么做。“想谈什么。”思健藏在镜片下的视线闪了下，伸手从烟盒里另一根烟，啪地一声点上。思健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让东泰觉得思健好象也有话说。“为什么设计陷害我？”东泰犹豫了下，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着声问。思健皱了皱眉，抽了口烟吐出，然后说道：“什么叫陷害，那时候你不是也挺享受的。”思健说这话的时候，勾了一个冷笑，不咸不淡地，一点害怕或惊讶的情绪都没显露出来。虽然情感上东泰极不相信思健会做这种事，对于那健伟的话还是半信半疑，但理智告诉他这件事未免太过巧合，而现在，听思健这种变相的承认，便什么都明白了。霎时，那种前所未有的愤怒，汹涌而至。全身绷的紧紧地，脸上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你到底为了什么，捉弄我你很有乐趣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罪。”东泰提高了音量吼道。思健显然不是被吓大的主，即使他看得出来，东泰现在恨他恨地入骨，但依旧是一副没人事的模样。站起身，走到东泰跟前，然后蹲下，望着东泰说道：“哥，难道你就猜不出来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东泰忍着起重复了一遍，这时候他完全看不懂思健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思健叹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道：“因为我喜欢你，从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上你了，这个理由可以吗？”东泰心里虽然有底，但听到思健这么说，还是明显的一愣，然后吼道：“喜欢我就让你有伤害我的权力？”思健一笑，站起身，踱到窗前，看着屋外的阑珊灯火，好一会才转过身对着东泰说道：“我这个人一向好强，自己喜欢的东西便一定要弄到手，即使不折手段，伤害对方。”东泰很生气，他现在知道思健实在是个自私妄为的人，而且做错事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而更他可气的是，他竟然一点想报复的念头都没有，不是顾忌他个人的名声或者前途，而是，他对思健已经有了感情。“你真让我心寒，思健。”东泰沉默了良久，站起身来说道：“今天晚上我就搬离这里，这件事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希望你好自为之。”“难道你不是早已打算搬了？”东泰走了几步，听见思健出声道，话里带着讥讽的意思。转过身，他看向站在窗边的思健，皱着眉等他开口。“昨天晚上你和武队，我看见了，原本我是想给你个惊喜，那时打你电话，我已经在你们警院的门口，只是没想到的是，是你给了我一个惊喜。”思健讥诮地补充了一句：“难道，你就这么需要男人，我就离开这么几天，你就去找别的男人了，还是你天生……唔……”他还没说完，心里又惊又怒的东泰已冲了过去，原本想揍他一拳的，但心里有些不舍，所以把他身子一搂，用自己的大嘴，把思健那尖刻的嘴巴，堵了个严严实实，啃咬着，发泄着自己胸中快涨爆的情绪。他觉自己完全地被这个男人毁了，他被这个人那样的羞辱后，他竟然还舍不得动手打他。思健愣了下后，然后呻吟着承接着这暴风骤雨般的激吻，两只手同样按着东泰的后背，发泄着自己心里难言的妒意，这个男人只能属于他。纠缠中，两人的衣服纷纷褪了去，一黄一白的两个身子，像两条缠在一起的蛇，思健扶着窗台的，仰着头呻吟，满脸的情欲红潮。东泰吸吮着他胸前的两粒乳头，带着特有味道的身体，让他的精神感到无比的亢奋。手里抓着思健那根让他又爱又恨的阳物，惩罚性地狠狠地揉搓套动着，他承认他是喜欢他的，因为没有任何一具身体，能让他有如此亢奋的情绪。“哥……唔……”当东泰吞下他的肉棒，思健闷着声喊叫了一声，全身痉挛般的颤了下，看着自己粗长的鸡巴，撑着东泰的两腮，滑动的样子，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满足快感。他把两条腿，放在东泰的肩膀上，两手撑着窗台，悬在半个身子，任东泰姿意地吸吮着他高昂的肉棒，当东泰摸索着把一根粗指探进他的后穴时，忍不住像个婊子似地大声呻吟起来。嘴里滑进滑出，变得越来越大的肉棒，戳得东泰喉咙生疼，那不停分泌的淫液和自己的口水，让他来不及下咽，便被那棒子带了出来，沿着他的嘴角蜿蜒而下。湿答答地滴在他的大腿上根部。“哥……不要……”当东泰把第二根手指挤进那个还未湿润松软的穴口，思健扭着身子呻吟了声，想摆脱那种挠人的涨痛。东泰并着两根手指，伸进伸出，不一会便听到滋滋的声音，而那两指满是从思健那里面流出来的淫液，后穴已变得松软湿润。东泰放下思健的两条大腿，突然心里有一种报复的想法，抽出落在地上的皮带，把思健牵到长沙发里，然后把他两手捆了个死结，一把推倒进沙发里。情欲中的思健明了地一笑，高举着自己双手，抬起自己两条腿，把那已变得粉红充血的后穴大咧咧地显露了出来，那流着淫液在灯光下的蠕动的淫糜模样，让东泰心里的情欲一古儿的冲了上来。“哥……来吧……干我……”思健喘着起邀请道。东泰现在就像只发情的野兽，两膝跪在沙发上，扶着自己又痛又涨的鸡巴，把那大龟头抵在穴口，沉了下腰，大屁股一拱，在思健皱着眉头的一声闷哼中，一棒子捅了进去。抵到最深处，东泰停在那喘了几口大气，思健那内里依然紧缩的后穴，把他的鸡巴含得紧紧的。“哥……干我……”思健呻吟了，那太过粗长的巨根涨着他的后穴有些难受。收到命令的东泰两手撑着沙发的靠背，动着那粗壮的腰身，一下接着一下的抽动起来，全根的拔出，再整根的送进，低着头看着自己布满油水的粗壮棒子，顶着一个大脑袋挤开那粉红的肉穴，然后湮没至里面，听着那滋滋的淫水和两人肉体的碰撞声，还有思健那越来越大的呻吟声，都是无比的让人兴奋。自己的发汗的身子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全身的毛孔都散发着热气，自己的挂在眉角的汗滴了下来，落在思健的白皙身子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的情欲躁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的情欲躁热。“哥……我喜欢……你……唔……再用力点……”思健闭着眼呻吟道。那动情的话语打在东泰的心头，让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抽出自己满是淫水的肉棒，站起身，把思健翻了一个身子，让他趴着，然后扶着他两边的肉臀，重新把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射精征兆的大鸡巴，送了进去，快速的狠干。也许是刚才已射了许多，东泰只觉得自己是越战越勇，那涨得有些难受的大鸡巴，发了狠似地只一味抽送，没有任何的技巧。“啊……哥……来了……我要……噢……”继续抽了百来下，受不住更多刺激的思健高叫了声，大鸡巴一抽搐，猛猛地射了。但他屁眼那条好象永不停止的大鸡巴，仍是凶悍无比，每每顶到他的前列腺，让他浑身颤抖不已，脑子混沌地就跟做梦一样。“哥……你原谅我吧……”思健忍受不住那疯狂的抽送，忍不住带了丝呜咽。“要……我原谅你……很难……”东泰一个深捅，把自己的鸡巴顶进最深处，总算开口说了第一句话。“除非……你以后要……乖乖听你哥的话。”东泰觉得自己的鸡巴涌上一阵酸意，会阴处痒的厉害，他知道他也要来了。“哥……我以后都听你的……恩……哥……”思健转过脸呻吟道。“这可……是你说的……唔……”东泰忍着快喷发的念头，硬着喉咙说道：“哥……没逼你……”“哥……我都听你的……唔……”感到东泰鸡巴抽搐的思健，忍不住磨了下臀部，当他看到东泰那皱着眉头忍受的模样，不禁弯着嘴唇笑了下。那媚惑十足的样子，让东泰忍不住一阵心动。坏……家伙……哥以后……要操烂你的屁眼……噢……”猛烈地抽送了几下，东泰扑地一声抽出自己正在抽搐的大鸡巴，踩上沙发，大鸡巴对着思健迎上来的脸，猛烈的撸动着，思健舌头滑着自己的嘴唇，脸色迷醉，“哥……来吧……我要……”“亲弟弟……哦……哥……来了……噢……”喊着话的时候，东泰鸡巴一酸，白色的精液像水柱一样喷了出来，一股接着一股，射到了思健那眯着眼睛的俊脸上，有好些射进他张开的嘴巴里，被他吞咽入肚。喘着粗气的东泰混身打着哆嗦，那健壮的身子在橘黄色的灯光发着油光，满脸流着白浊的思健两手捧着东泰那滴着淫液的大鸡巴，伸出舌头把那湿润的大龟头含进嘴里，吸地干干净净。东泰一屁股坐了下来，扯过思健的身子，在两唇还没碰到一起的时候说道：“我这下半辈子是栽在你手里了……”思健勾唇默笑，心想，自己还不是早栽在他手里。猎物和猎人，谁又分得清楚呢？你们说，是不是？

桃色交易

周末的上午阳光耀眼，由於中小学已经开学了，社区游泳池显得特别安静，水质也相当清澈。陈一冰带着他四岁大的小宝宝，正在泳池边嬉戏，一会儿潜入水底假装消失，又突然在小宝贝面前冒出来，好像变魔术一样，让小宝贝笑得好不开心。看到小宝贝开心的笑容，陈一冰也爽朗地笑着，只不过那是成熟健康男性的笑法。今年３２岁的陈一冰，是一间贸易公司的经理，平时虽然很忙，但是仍不忘常常运动，一个礼拜上两次健身房，周末一定到游泳池报到。因为游泳被晒得黝黑的皮肤，是他结实的身体最合身的衣料。理着一个小平头，厚厚的嘴唇，圆硕的鼻子，性格的单眼皮，衬在两道浓密的剑眉之下，让他看起来草根性颇重。「嗨！」一个同样高大结实的男人走入游泳池，向着陈一冰打招呼。陈一冰也投以礼貌的笑容，向对方挥手致意。住在同一个社区的辛威廉，也是游泳池的常客。他走到池边的一张躺椅上坐着，好整以暇地抹着防晒油，让他黝黑的肤色更显得饱满成熟。辛威廉今年４１岁，不过看起来只有３５岁左右，这都要归功於平时的运动，及持之以恆的健身。抹上防晒油后辛威廉就躺下享受着上午的阳光，不过在太阳眼镜的后面，他的目光可是从来没有离开过陈一冰。这个３０出头的爸爸，一直都是他每周末上午到泳池报到的最大原因。他看着陈一冰逗弄着小宝宝，心里有说不出的羨慕和飢渴。他多希望能够同样地把陈一冰搂在自己怀中，爱抚他结实的胸膛，和如河渠纵横的腹肌，他渴望撕开陈一冰贴身的泳裤，把自己的头埋在那充满男性体味的三角地带，像只野狗般地吸吮陈一冰勃起的下体。这样的念头往往让他的欲望难以克制地昂首挺立。「陈一冰，你等一下！」辛威廉突然喊道。「有什么事，辛威廉？」正要走进更衣室的陈一冰停下脚步。辛威廉跑上前去，他的身材比陈一冰还要高出半个头，和全身光滑结实的陈一冰相比，他就像是一只大熊。「待会你到我家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是什么东西？」陈一冰不解地问道。两人平常虽然在泳池常见面，但私底下并没有来往，更别说到对方家中。「很重要的东西，这边不方便讲，你来了就知道。我等你。」辛威廉一面说一面走回躺椅。陈一冰点点头后带着小宝宝沖水更衣去。过了一个小时辛威廉家的电铃响起，门一打开，陈一冰看见仅包了一条浴巾在腰上的辛威廉站在里头，他健壮的身体在微昏的室内，因着水气显得格外性感。「对不起，我刚回来正在沖澡。」辛威廉招呼陈一冰坐在客厅。「你要喝什么？」「不了，我马上就走，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看？」陈一冰笑道。「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去拿。」辛威廉走进后面的暗房，这是他空暇之余的休闲，喜欢到处拍照。然后拿出一包用厚纸慎重包裹住的东西，好像真的非常重要。「这是什么？」陈一冰满脸笑容地伸手去拿，然后打开。随着第一张照片的出现，陈一冰的脸立刻失去了笑容，变成一片震惊的惨白。「这是什么？」陈一冰一脸愤怒地问道。「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辛威廉笑道，「这是上个星期你趁你老婆回娘家，你在家里偷情的照片。」照片上的陈一冰全身赤裸，和另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在家中那张双人床上翻滚着。照片是用长镜头拍的，不过陈一冰的表情十分清楚，看来他似乎相当的享受。陈一冰一把将照片丢在桌上，并且一张张地撕掉，「你撕掉也没用，底片我放在其他的地方。」陈一冰愤怒地站起来，几乎要扑到辛威廉身上，在他英俊的脸庞上狠狠地揍一拳。「你想要钱吗？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一会儿陈一冰稍微冷静，以几乎不带任何情绪的口吻说道。辛威廉摇摇头，「要钱我比你还多。」「那你想怎么样？要把照片拿给我老婆看吗？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要这样毁了我和我的家庭！」陈一冰瞪着辛威廉，好像恨不得要把他撕裂。「我要的其实不多，你也一定可以做道。」辛威廉笑瞇瞇地看着面前的男人，「只要让我在你的身上做男人，让我干一干你，一次换一张，如何？」陈一冰面无血色地看着面前魁梧的男人，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辛威廉的浴巾围在跨下的部位，已经像一根柱子般地矗立良久。他的手指揉捏着自己的乳头，眼里充满了下流，好像就要扑到陈一冰身上，把他全部的衣物撕开，把自己的欲望塞到陈一冰的体内。「你真的说话算话？」陈一冰看着辛威廉勃起的下体，声音有点犹豫和不肯定。辛威廉靠近他点点头，并且伸手捧住陈一冰性格的脸庞。陈一冰好像默许般地闭上眼睛。辛威廉冷笑着将嘴唇覆上飢渴地吻着他，双手自腰间拉出衣服下摆，在他的背部游走，恣意享受着里头成熟男性的体热。陈一冰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的眉头紧紧皱起，眼睛微微睁开，看着面前这个男人沈醉的表情，感到一阵厌恶与噁心。辛威廉腰间的浴巾已经掉落到地上，勃起的欲望正直直地顶住陈一冰。陈一冰不情愿地往后退，不过辛威廉立刻一把将陈一冰拉进怀中，把他的T恤撕开短裤脱下，让他的老二在陈一冰的鼠蹊部前后进出。辛威廉握住陈一冰的老二来回搓弄，虽然陈一冰并不情愿，但他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在辛威廉的爱抚下渐渐勃起。和他预期的一样，陈一冰的老二有１８公分长，而且非常粗，和他粗犷的外型十分相配。辛威廉兴奋地把两跟大老二握在一起，像是麵条一样地来回搓动。陈一冰似乎没有经历这样的刺激，不禁惊呼出声，脸上错杂着愉悦和受辱的表情。「舒服吗？」辛威廉含混地问道。「嗯，」陈一冰的声音有点不情愿的坦承，「那些女人从没有这样弄过我。」陈一冰的头不禁向后仰起，喉头发出咕噜的吞嚥声。辛威廉亲吻着陈一冰的耳际和颈项，贪婪地呼吸着那充满阳光的男性体味，他的另一只手绕到陈一冰的背后，沿着隆起的背部肌肉下滑，顺势分开那两片丰厚的臀部，用粗糙的手指探索陈一冰的男性禁地。陈一冰的臀部充满了肌肉和弹性，而且光滑饱满地像是一颗保龄球。这时辛威廉用前面的手握住陈一冰的大老二，缓缓地往跨间下压，陈一冰发出痛苦的闷哼，伸手想要阻止辛威廉，但是辛威廉并没有给他机会。他牢牢握住陈一冰的老二，将它压到陈一冰结实的大腿间，然后用后面的手握住那通红的龟头，在陈一冰的跨间来回搓弄起来。陈一冰发出短促低沈的呻吟，身体也像是遭到雷击般地几乎要滑倒，辛威廉用他结实的手臂紧紧箍住陈一冰，让两人之间没有一点空隙。陈一冰将臀部稍微抬高，以便辛威廉的手能够将他的老二完全握住。辛威廉让陈一冰的上半身靠在沙发上，人则从他的下方钻出去，蹲在他的臀部前方，欣赏着通红龟头上的小嘴，和上方紧绷的洞穴。辛威廉把陈一冰的老二往后拉出，几乎要碰到上面的屁眼，嘴巴则在下头张开，等待着从龟头流出的透明液体。吞下了一大滩浓稠的麝香气味体液，辛威廉仰躺到沙发上，把陈一冰的身体往前拉，於是陈一冰整个人跌到辛威廉身上，老二正好靠着他的脸颊。辛威廉飢渴地握住那根硕大的指挥棒，在乾燥的嘴唇上来回摩擦，陈一冰受不了刺激，从龟头流出更多的液体。辛威廉兴奋地把它们全部吞下，并且含住陈一冰的老二，像是抽水机一样地吸吮着。在上头的陈一冰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强烈刺激，早就忘记方才的噁心感，忘情地呻吟着，像是一头发情的雄性野兽。突然陈一冰的老二膨胀起来，辛威廉知道他就要爆发了，更深入地把他吞进口腔里头，不到两下陈一冰的精液就像是山洪爆发般地喷进辛威廉嘴里。辛威廉赶紧把这些男性的精华咕噜吞下，还有一些自他的嘴角满溢出来。陈一冰发出一阵长长的呻吟后，像是泄了气的气球摊在辛威廉身上，不断激烈地喘息着。辛威廉抽身而出，满溢地欣赏着陈一冰仰躺的性感裸体。虽然已经射精，但是陈一冰的老二并没有立刻消肿，仍然在一丛阴毛当中上下搏动。陈一冰厚黑的嘴唇微张，可以看到里头洁白的牙齿，辛威廉跨坐到陈一冰的身上，握住自己的老二来回搓动，立刻流出一大滩透明黏稠的液体，悬垂着滴入陈一冰的嘴里。陈一冰立刻惊觉地要吐出来，辛威廉一把抓住他的双手，喝声道：「吞下去！」陈一冰狠狠地瞪着辛威廉，虽然不情愿，但他此时有把柄在辛威廉的手上，只好乖乖地将辛威廉的液体吞下。辛威廉看着他不情愿的表情，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后握住自己的老二对准陈一冰的嘴巴。「你干什么？」陈一冰把头偏开。「当然是叫你吃下去啊，快点！」辛威廉把陈一冰的头转回来，「不要！你放开我！」陈一冰反抗无力，辛威廉硬是把自己的老二塞进陈一冰的嘴里。陈一冰皱紧眉头，几次想要把辛威廉的老二吐出来，不过并没有成功。辛威廉挺起腰桿，在陈一冰的嘴里做起活塞运动，嘴里发出混浊的喘息声。「吸我，用力一点，喔，好爽！」辛威廉露出狰狞的笑容看着下方的陈一冰，他性格的脸因为痛苦显得更有男人味，特别是当有一根老二在他的嘴里时，这真是奇妙的结果。辛威廉把老二更加深入地顶进，让陈一冰感到几乎要窒息的呕吐感。他发出痛苦的呕吐声，并且急忙把辛威廉的老二吐出来大口地喘气。「干！」陈一冰忿忿地骂着，并且瞪着辛威廉冷酷的笑容。辛威廉捧住他的脸，像狗一样地在他颊上舔过。陈一冰不情愿地转开，并且想要把他推开。辛威廉放开他，伸手握住陈一冰已经软化的老二上下搓动。陈一冰把他的手甩开，凶狠的目光未曾离开辛威廉的脸。「才这样就受不了了，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辛威廉冷冷地笑着，然后拉开茶几的抽屉，从里头取出一个保险套。「屁股转过来！」辛威廉喝道。陈一冰并没有动作，於是辛威廉像提小鸡似地抓住陈一冰把他转过来，用力在他的臀部拍打两下。「很有弹性，」辛威廉笑道，「我本来想玩久一点，既然你不肯合作，那我就快一点结束吧。」他边说道，边撕开保险套套在老二上。辛威廉的老二莫约有２０公分，而且向推车手柄那样地粗。当他的老二缓缓推进窄小的洞穴时，陈一冰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且闭上眼睛，好像准备赴死的义士般地壮烈。「喔喔喔！」就在辛威廉插进他的老二同时，一阵强烈的痉挛同时通过两人的身体。陈一冰痛苦地挣扎着想要起身，并且痛苦地大叫，不过辛威廉紧紧地抓住陈一冰，不让他把老二挤出来。辛威廉并没有等陈一冰适应就继续下一波的攻势，一阵痛心彻肺的撕裂感让陈一冰差点昏迷，不过他还是咬着牙硬撑。辛威廉一点也没有理会陈一冰的痛苦，彷彿他只是一个充气娃娃，本来就是要满足主人的需要。陈一冰第一次感觉到被强暴的强烈屈辱和痛苦。他咬紧牙根忍住屁眼传来的阵阵冲击，双手深深掐进沙发的布料里头。汗水自他的额头渗出，淌满他男性受难图的脸颊，如果前方有一面镜子，辛威廉一定会因为这个画面而加速到达高潮。辛威廉稍微抽出老二，然后更加深入地顶进陈一冰的屁眼。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享受一个异性恋男人的身体，而且是这样一个性经验丰富的中年男性，保存了３０年未曾有人探访的肛门禁地，已经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他像是野狗般地操着陈一冰，两个人的身体因为激烈撞击发出厚重的拍打声。辛威廉仰头喘息，汗水淌满了他男性化的强壮身体。他用双手扶住陈一冰的臀部，准备进行下一波更强烈的进攻。「喔喔喔！对，好爽！」辛威廉混浊地说道，「陈一冰，干你真爽！」陈一冰紧闭着眼睛希望这场恶梦赶紧过去，不过辛威廉持久地出人意料。「转过来！」辛威廉把老二抽出来，一把翻过陈一冰，将他的双腿高高举起，熟练地插进陈一冰的屁眼。陈一冰面对着辛威廉充满兽欲的脸孔，感到一股强烈的恨意及羞辱。虽然陈一冰已经射精，不过辛威廉并没有放过陈一冰的老二。他用力抓起陈一冰的龟头搓弄，试着让他再次勃起。果然不出所料，陈一冰的老二很快地又生龙活虎起来。辛威廉一边帮陈一冰手淫一面加快速度，并且偏过头吸吮着陈一冰的小腿肚和脚指头。陈一冰虽然因为辛威廉的粗鲁感到十分痛苦，又因为这些刺激觉得十分愉悦，发出不知道是痛苦或是爽快的呻吟。此时陈一冰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疼痛，那种可怕的撕裂感已经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想要排泄的感觉。陈一冰感到些许的便意，只好拼命忍住，而且每当辛威廉顶进的时候，他的老二根部的深处就好像受到了某种刺激，让他感到一种微弱而且陌生的快感。随着辛威廉一次又一次的进出，陈一冰感到老二根部好像充满了就要爆发的快感，他的老二已经完全地勃起，并且比刚才还要坚硬。「手淫给我看，快，跟我一起弄！」辛威廉命令道。陈一冰不情愿地握住自己的老二搓送，辛威廉也卖力地坐着活塞运动，汗水已经佈满两人的全身，让两人壮硕的身体更加性感。「喔喔喔！对！要来了！」辛威廉更加深入地顶着陈一冰的屁眼，并且发出野兽般的嚎叫，同时陈一冰也感到老二根部传来的强烈的爆发感，就在辛威廉一次强烈的撞击下，陈一冰的龟头像是水库泄洪般地喷出浊热的液体，洒在他结实隆起的的腹部和胸膛上，比前一次的喷发量还要多。几乎在同时辛威廉也在陈一冰的体内射出自己的精虫，他发出浊重的呻吟，抽动乍然中断，紧紧地抱住陈一冰结实的双腿，全身的肌肉激烈地起伏着，然后他摊在陈一冰身上，慢慢地抽出自己的老二，把上头的保险套卸下。「真爽，从来没这么爽过，陈一冰，你真不是盖的。」辛威廉含混地说道，然后把身体移开，从桌上拿出一张照片丢给陈一冰，「这是今天的份。」陈一冰接过照片立刻将之撕掉，并且拿出打火机把碎片烧乾净。

驯服猛男运动宿友

北大，男生宿舍——“嘭——”一个猛烈的踹门声响起，宿舍内的蒋坤皱了皱眉，外面传来一个洪亮的男声。“煞笔你他妈把门锁上干嘛呢？快给老子开开，热死了！”蒋坤把手机一关，跳下了床，门锁一打开，外面一股劲力就把他顶了进去。论体形，蒋坤不算瘦弱，一米八二的个头，身材匀称，偶尔也会去健健身，但是在这个人推门下毫无抵抗之力就被顶了个趔趄，门外一个热烘烘的身体砸了进来，还夹杂着一股新鲜的汗味，让蒋坤立马有了反应。“操，反锁什么门，你小子不会是在打飞机吧。”那进来的男生个头比蒋坤还要高一截，面容阳刚帅气，他挑了挑眉毛，拽拽地笑着看着蒋坤。这是蒋坤的室友Gordon，他一进门就满身大汗地把衣服扒掉扔在地上，对着宿舍内的空调吹了起来。“妈的，热死老子了。”看着Gordon脱下上衣，露出浅麦色的肌肤，上身两块饱满的胸大肌，八块跟巧克力一样整整齐齐的腹肌，还有延伸到裤裆内那鼓起的大包内的人鱼线，蒋坤咽了咽口水，眯着眼转过身翻上了床。蒋坤和Gordon两人都是一个宿舍的，但是专业不同，这宿舍也只有他们两个。北大是综合性大学，两人都是大一，已经读了一个学期，现在刚刚开学，但蒋坤自己是个冷门的小破专业，Gordon是搞体育的，专门练的什么，蒋坤不知道，他平时跟Gordon不太亲近，Gordon这人比较拽，所以蒋坤向来没有主动问过他的专业，他知道Gordon在学校也挺横，最重要的是脾气比较暴躁，还很大男子主义，人也浪得不行，上学期就有好多个晚上夜不归宿，不知道把多少同届的美女和漂亮师姐征服在胯下。蒋坤是个同性恋，他经常会跑到体育部去瞄帅哥，但后来就很少瞎逛了，就算逛也都是找Gordon可能会去的训练场，因为他瞄了大半个学期都没有看到比Gordon高大帅气的，关键是Gordon还跟他同宿，蒋坤不得不感叹自己运气好。他在什么校运会的各种比赛都看到过Gordon，这小子拽归拽，但是体育是真的厉害，而且他看到Gordon次数最多的是在校内的攀岩社，当时Gordon裸着上身爬在人造墙上，健壮的胳膊使着力，一双长腿弓着挂在墙上，高大健壮的身体灵活得像只猴子，很快就挂在了最高处，帅脸挑衅地看着别的院校的攀岩队，还挤了挤眼睛，一只手吊在上面，另一只手摆了个鄙视的动作，引来了很多人瞩目和喝彩尖叫。“你训练到这么晚？”蒋坤皱着眉问道，他对Gordon的态度一直不算太好，因为他怕表现太亲近会被Gordon发现自己对他的垂涎，所以一旦Gordon看过来，他都一副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之前还因为争执被Gordon按在墙上胖揍过，现在表现出来就是一副被Gordon揍怕的样子。“别提了，那傻逼教练抓壮丁，说什么鬼校队龙舟比赛，老子被他抓过去跟一帮人训练，累死老子了。”蒋坤滚了滚喉结，壮丁壮丁，就你这样不抓你还抓谁。Gordon对着空调吹了半天，直接把自己的运动裤一扒，露出精实的狗公腰下粗长的大屌和两瓣结实高耸的翘臀，这一瞥又让蒋坤在被窝里支起了帐篷。“你挂空档？”蒋坤发现Gordon没有穿内裤。“老子就在那边换身训练的运动服，回来他妈内裤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哪条狗叼走了。”对Gordon来说，训练时换的内裤被偷是常有的事，他大大咧咧地在蒋坤的眼前脱了个精光就走进了浴室。看着Gordon扔在地上汗湿的衣服，蒋坤有种想下床捡起来撸的冲动，在之前Gordon夜不归宿在外边风流快活的晚上，他不知道多少次拿着Gordon的内裤裹在自己屌上，肆意滚在Gordon的床上嗅着这个猛男的体味，抱着他的枕头，幻想自己把Gordon压在身下，用大屌插进这个猛男私密的雄穴，操得他嗷嗷地叫爸爸，然后射了出来。但现在下去拿的话，没等他撸完，Gordon就洗完出来了。蒋坤咽了咽口水，打开了自己的手机，点进了一个同志论坛。看了几页帖子之后，有一个标题引起了他注意。那帖子里面满满的是图，全是各式各样的帅哥，有的跪在地上屈辱地吃着屌，有的戴上口球翘起屁股被干到翻白眼，甚至还有一个帅哥流着泪被一条狗压在身下侵犯着菊穴，脖子上还带着项圈，这让蒋坤不由自主想到Gordon也摆出这些样子，不禁气血一阵下涌，他快快地翻到了最下面，一行小字呈现在他眼前。“免费提供各种性奴调教药物，详情联系。”“免费？”蒋坤皱了皱眉头，一般这种东西都只是个噱头，把一个人调教成性奴哪里有那么容易，还免费，那些帅哥说不定都是摆拍。但一想到英俊的Gordon颈脖上戴着狗项圈，精壮的身子趴在地上吃着自己的大屌，然后翘起屁股的景象，蒋坤立马就不理智了，他竟点进去，直接对那个QQ发过去一个好友申请。对方很快就通过了他的请求。看吧，一准是在等着自己这种傻逼上钩。蒋坤看着手机，半天没有动作，对面等下肯定会巴巴地出现一个XX客服，然后问自己有什么需要，再吹得天花乱坠地让他掏钱。然而对面加了他之后，也是半天没有反应，这让蒋坤沉不住气，主动发过去一条消息。“在？”对面回复了。“在。”“听说你们这里可以提供那个药？”对面沉默了一会，然后回了一条信息。“是的，但不白提供。”“操你妈！”蒋坤嘴里忍不住蹦出来一句国骂，就他妈知道，绝对是钓人上钩的骗子店家，他调侃道：“哎哟喂，不是说免费吗，那你们打的什么钓鱼广告。”对面也没有生气，而是回复道：“药不收钱，我们这是一个会所，什么性质的，你自己应该明白了。”对方慢慢地打着字：“那广告是会所搞的一个活动，看你的需求给你寄不同的药物和使用说明，但是提供药物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蒋坤有些好奇。“这些药都价格不菲，如果你要参加活动领取的话，那你药物使用的对象得让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值得调教，如果确实有调教的价值，我们会定时给你寄各个阶段你需求的药和使用说明，但你用药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把结果反馈回来，而且用药不能超出用量，否则出现什么其他后果我们不负责。至于隐私问题，帖子里面那些露脸的都是我们会所自己调教出来的，对活动参与者的隐私我们也绝对保密。”还有这种好事，蒋坤心里想了想，按下信息发过去：“怎么确认值不值。”对面很快就回复道：“提供对象起码五张照片和两段视频，说明对象的情况和你需要的结果，我们会自行斟酌。”蒋坤从自己手机相册里面翻了翻，有不少都是Gordon的照片，对于拍照这事，Gordon从来不排斥，他在训练和比赛时都有一堆花痴在拍照，不过蒋坤的照片有很多都是在宿舍拍的，之前蒋坤拍照这事一直遮遮掩掩的，但后来被Gordon发现了一次，还拽拽地对着镜头比了个中指，蒋坤之后就光明正大地拍了。至于为什么要拍自己，Gordon也问过，蒋坤的回答是如果Gordon再揍他就全给发到网上去，但Gordon并不太在乎，当然，如果在他全裸的时候蒋坤掏出手机给他拍照，Gordon绝对会冲上去摔烂手机，揍得蒋坤亲妈不认，但平时裸个上身或者穿个内裤让蒋坤拍几下，他并不在意。当然，这个猛男全身赤条条的样子，蒋坤还是拍过的，Gordon有裸睡的习惯，这也让蒋坤经常大饱眼福。至于录像，之前Gordon赤裸上身攀岩时帅气利落的表现他拍了下来，但还需要一段。蒋坤正发愁时，就看到Gordon从浴室走了出来，高大精壮的躯体上布满了水珠，胯间被一条小浴巾扎着，在灯光下像一尊英武的男神像，性感无比。蒋坤当即打开了录像功能，就把擦着头发看着他的Gordon拍了进去。“嗯？”Gordon冲他挤了挤眼睛，继续自顾自地擦着头，还对着镜头酷酷地笑了笑，让蒋坤瞬间就有种头脑充血的感觉，这小子看来在外边没被少拍过，镜头感这么好。虽然这样，但蒋坤还是没有表现出来，只是骂了句骚包，抬着手机继续拍。“嘿嘿。”Gordon扔掉头上的毛巾，露出一头硬硬的短发茬子，配上他帅气阳刚的脸和完美的身材，让蒋坤微微有些出神。Gordon把手伸到了胯下，将遮挡私处的浴巾扯下一点。虽然蒋坤不是第一次看，但看着这个猛男对着自己露出胯下青黑色的毛发，还是不由得一阵悸动。“你还他妈真敢拍。”Gordon停下了动作，猛地扑到蒋坤的床边，瞪着眼睛做出一副凶狠的样子，这宿舍都是上床下桌，Gordon这一下差点将整个床架掀翻，把蒋坤吓了一跳。看自己吓到了蒋坤，Gordon坏笑着心满意足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把浴巾一扒，用床上的毛毯子盖住自己的大屌，就那么光着裹着一张薄被子躺在床上。蒋坤整理了一下视频和照片，抬头向Gordon那边望去，发现他拿着手机似乎在跟什么人聊天，被子已经被胯下的巨龙撑起一个高大的帐篷，估计又是在跟某个送上门的女生聊骚。蒋坤挑了几张Gordon运动和在宿舍内半裸的照片，甚至熟睡时露出胯下傲人巨物的照片都打了个包，连着两段视频发了过去。对方收了文件之后，却迟迟没有回复，这让蒋坤不禁有些疑惑，这人不会是瞎掰扯骗照片和视频的吧，万一发到网上去，Gordon不得把自己揍成肉馅。他连续发了几条消息，等了半天，对面才回复道：“极品啊，你想调教他？”“这不废话吗，不想我还给你发照片。”蒋坤嘴里嘟噜了几句，但还是回道：“是。”“这男的具体什么情况，说说。”回复刚发出对面就回了这么一段，这热切的态度让蒋坤都能感觉到，他按着手机，详详细细地把Gordon的个人情况给对面发了一遍。“这么猛的直男？想调教成什么样子。”蒋坤马上把自己之前的想法发了过去，对面不知道是嘲笑还是什么的，直接就回了一句：“你可以，这么个猛男你竟然想调教成条狗任你玩？我还以为你想直接药倒了坐上去呢。”“少废话，就说行不行吧，你们之前发的照片不也有几个看起来挺猛的吗。”蒋坤有点生气，能和Gordon这样的极品玩一次，就算被操也是不错的，但如果能征服Gordon这肯定是件更美妙的事情。对面没有正面回复，而是说道：“要不你提供一下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直接把他弄过来来调教？当然调教完就是会所的私有物了，我们也会给你一笔钱。”蒋坤看着对面的消息，心道这小子市场好像还挺大的，继续问道：“送进会所怎么调教，我能不能玩？”对方很快就回复了，答案却让蒋坤心里一阵诧异。“嘿嘿，一般这种优货都会让调教师在会所让观众出价，然后公开进行相应的调教，除非有人能出压倒在场其他人的价格买成私用，不然一般都会被出价人当众轮着开苞或者坐上去自己爽，有特殊性癖的甚至出价要求用动物之类也不是没有可能，你有钱的话，来玩当然是欢迎至极。”“卧槽，这么变态。”蒋坤心中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下体却硬得更厉害，他追问道：“你还没告诉我，我自己调教行不行？”“行是行。”对方悠悠地回复道：“但是你给他用药的话，具体情况不好说，药虽然有效果，但是按你说的这男的这情况，要达成你要求的药物大部分都不是口服的，其他药物你很难给他用得了，而且就算用了你还要亲自去开发他的身体，不然他最多也只有一点生理反应，没开发过的话，那种求着让你干的情况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等你用完药你想要上手的时候，恐怕也制不住他，发生什么的我们可不负责。”对面这么回复完，蒋坤看了看对面床上性感的Gordon，不禁思索着。想了半天，蒋坤还是舔了舔舌头，做出了决定，一开始他和Gordon分到同一个宿舍，还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但是之前一个多学期来，看着这么一个大帅哥在自己身边这样荡来荡去，除了能饱饱眼福，自己却不能吃半点豆腐，这简直是折磨，而且这么长时间对Gordon做过的非分之举还不能露出半点痕迹，生怕惹得Gordon将自己揍死。“那还是我自己来吧。”头脑一热的蒋坤直接把信息发过去，他决定了，那怕很难整，也还是要自己来，万一真的把Gordon弄到手了，那自己接下来可就有得爽了。在欲望的驱使下，蒋坤显然把难度和失败的后果抛在了脑后。对方看到蒋坤的回答，也应允了他的要求，只是要蒋坤把用药进程发过来。盼星星盼月亮的，过了几天，蒋坤刚下课，手机就提示快递到了，他快步走到站点，抱出了一个不小的纸盒子。掂量了几下，还挺沉的。大汗淋漓的蒋坤把盒子搬回了宿舍，一般大白天的，Gordon都很少回宿舍，要么在训练或者运动，要么跟他那帮哥们在一起，当然，也可能在跟某个美女做些什么，而这两天刚好，听说要进行龙舟比赛的实训了，Gordon暂时不会回宿舍。放到平时，蒋坤早就滚到了Gordon的床上撒欢，但今天不同。怀着期待的心情，蒋坤打开了盒子，看见里面装着很多泡沫塑料固定着的瓶瓶罐罐。“嗯，还有摄像头？”蒋坤探手抓出一把指甲大小的设备，才看到还有一个收发器压在箱底，估计是让他可以方便窥探到Gordon的情况。没有管这个，蒋坤把迫不及待那几瓶东西拿出来，扯出一张长长的单子，仔细地看了几遍。“我……”把单子上面的字看了个明白，蒋坤脸都快要绿了：“日！”对方确实如他所说，寄来了可以达到他要求那种效果的药物，但是看了看使用方法，蒋坤自己的心肝都有点颤。那种可以让Gordon给他舔屌的药物，首先要跟他自己胯下体液的气味一起让Gordon嗅很长一段时间，让Gordon产生依赖感，这操作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想一想Gordon这种桀骜不驯的猛男一边闻着药一边把鼻子凑到蒋坤的屌上，别做梦了。至于那个开发身体的药物，那就更离谱了，要把Gordon的身体变得敏感起来，就需要把药直接接触到他身上，如果开发的是后庭，还要灌进去，如果蒋坤真这么做了，那后果可想而知，他肯定会被Gordon揍成肉饼。不甘心的蒋坤从从纸盒里翻来翻去，试图从中找出一点内服的药物，结果把盒子都拆散了，还真找到了一个其他的药，但这个也不是内服的，而且比前面两个更厉害。蒋坤看着这个药的说明，如果前面两种药物起效的话，那把这种药用在自己的屌上，跟之前的几种药物混用起来，会让对象产生一种类似上瘾的效果，当然，前提是前面的药物生效了。“我干……”蒋坤拿着仅有的几种药，双手颤抖着，期待了好几天的他差点就想把东西砸在地上，这几种看起来很厉害的药物，任何一个他也没有能力去用。恼火的蒋坤打开了QQ，直接联系那个送药的人，试图找他要点什么其他内服药，结果刚表明了要求，对方却很明确地回复道。“没有能达到你要求的那种内用药，迷药之类的你用一次玩一下倒是可以，但是醒来了也会有感觉和后遗症，长期服用更是不行的。”蒋坤算是彻底哑火了，他看着面前的各种药，想了想Gordon那凶猛霸道的样子，沮丧了半天。蒋坤翻身上了床，在床上滚了半天都没有头绪，他自己挺高大的，力气也不算小，但是跟Gordon比起来那就什么都不算了，Gordon那怕用一只手都能把他按在地上，对于制住Gordon给他用药，蒋坤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闹了好几天，送过来的东西竟然不能派上用场，蒋坤十分失望，这还不如直接滚在Gordon的床上用他的内裤撸一发。“嗯？”刚翻上了Gordon的床，蒋坤盯着Gordon的枕头一阵发愣，突然翻下床，看了看那药物的说明书和成分表，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把药收拾好，眼珠四处瞥了瞥，想到了一个办法，反正药挺多的，先试试也未尝不可。两天之后，Gordon回到了宿舍，整个人神采奕奕的，蒋坤看Gordon这副样子，不禁问了一句。“什么事这么开心。”Gordon吹着口哨把衣服扒掉，坏笑着说：“龙舟比赛老子是队长，好几个其他部的家伙，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之前教练说了还不服，下午让我给揍了，现在还不是得给老子跑腿。”蒋坤挑了挑眉毛，没有回话，像Gordon这么嚣张的家伙竟然能在学校混到现在，除了专业技能拔尖，打架也是个能手，这点蒋坤可是见识过的，他摸了摸自己枕头下的东西，轻咽了下口水。两人各忙各的，很快就入夜了。Gordon依旧是裹着个毯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而蒋坤却没有什么睡意，不如说，他有些激动。时间已经差不多夜里一点，蒋坤翻身下床，走到了Gordon的床边。Gordon平稳的呼吸声，让蒋坤清楚这个运动猛男已经睡过去了，他喊了几声，Gordon都没有回话，俊朗的脸上轮廓分明，嘴角似乎还带着一抹酷酷的笑，毫无防备地躺在床上睡得死死的。直接就把药给Gordon鼻子凑个一晚，再把另外的药给Gordon的屁眼灌进去，蒋坤肯定是不敢的，别看Gordon睡的挺沉，只要蒋坤上去摆弄几下，肯定会把Gordon弄醒然后被踹下床。Gordon运动量比较大，出汗也非常厉害，可能是习惯了，一年四季上枕头上都垫着着一条枕巾，蒋坤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小喷壶，提心吊胆地把其中一瓶液体喷到了Gordon的枕巾上。Gordon光着的身子让蒋坤早就硬得不行，他随时有种想掀开遮住Gordon私密部位的那条毯子的冲动，他往自己的胯下摸了一把，再次提起手来，指缝间沾满了透明的粘液。喷在枕巾上的药物味道挺大，让睡梦中的Gordon抽了抽鼻子，蒋坤把满是前列腺液的手指往Gordon高挺的鼻子上蹭了蹭，看到Gordon没有什么反应，更是大胆地把自己的体液往这个猛男的鼻底涂抹，但动作依然小心翼翼。无惊无险，蒋坤搞定之后，松了一口气，他看了看Gordon的床梁旁边，每天Gordon要很早起来训练，所以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都会准备好，用衣架勾在床梁旁。一眼扫过去，蒋坤眼神就锁定了Gordon衣物中挂着的那条三角内裤，他轻轻地把它拿了下来，掏出另外一瓶药往内裤上里里外外喷了个遍，虽然不知道过了一夜药效会不会蒸发掉，但是总比放着不用好。没过多久，Gordon的内裤上就喷满了药液，蒋坤一脸奸计得逞的模样，满意地把内裤挂了回去，轻手轻脚翻回了自己的床上。第二天，Gordon的手机一阵震动，把他从睡梦中唤醒，他揉揉眼睛，打了个哈欠，看了一眼还在呼呼大睡的蒋坤，翻身下床洗漱，然后穿上衣服就打开门小跑着下了楼。Gordon的跑步声渐渐远去，正在熟睡的蒋坤却突然睁开了眯着的眼睛，在Gordon起床的时候，他就已经醒来眯着眼睛看着Gordon的一举一动，在他看来，Gordon似乎并没有发觉什么。就是不知道内裤上的那个药会不会有效果，蒋坤这样想着，心中也不免有些期待，但很快就被昨晚做贼的睡意冲淡，继续闷头大睡。蒋坤这天早上没有课，他睡到了大中午，一起床就开始打量着自己的宿舍房间，里里外外走了几圈，最后他拿出了几个摄像头，装在了浴室的各个角落，再把剩下了都安在了房间中，继续等待晚上。这段时间里比赛在即，Gordon的训练量比较大，也没有出去勾搭女生，一回到宿舍把衣服扒光就冲进浴室。而蒋坤捧着个笔记本电脑抱床上，等Gordon一进浴室，他就打开里面的摄像头。浴室中，Gordon洗澡的景象各个角度完完全全呈现在蒋坤的电脑屏幕里，看着这个猛男打湿自己的身体，水流淌过结实的肌肉，然后双手搓着泡沫涂抹在各个地方。Gordon有力的双手把泡沫抹在自己浅麦色的健康肌肤上，手掌搓着颈脖和宽肩，然后在自己的腋窝搓了一会，开始把泡沫抹在自己的胸肌。Gordon搓洗自己的身体的动作在蒋坤看来跟赤裸裸的猛男色情秀没什么两样，看着这样的表演，蒋坤早已经一柱擎天，看着Gordon搓着壮硕饱满的胸肌和八块腹肌，他的鸡巴在裤裆里憋得难受，在这种诱惑下，他很想冲进浴室把Gordon按在身下，揪住他的乳头，从后方用大屌贯穿他的雄穴，在这个猛男的挣扎和吼叫声中狠狠征服他。蒋坤刚把手伸进裤裆有撸的冲动，又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欲火，毕竟跟Gordon住了这么久，就算再怎么饥渴，自制力如今也高出不少，不然对着这么一个极品，天天撸的话早就精尽人亡，他只期望那些药物可以对Gordon起效，到时候再把自己的精力全倾泻到这个他垂涎了好久的天菜身上。浴室中，Gordon还在搓着泡沫，他的双手把自己的虎腰擦了一圈后，手掌顺着人鱼线滑下，继续搓洗着自己的下体。“唔……”在Gordon一声低沉的哼声中，那根征服过无数女生的巨龙竟在几下搓弄之下飞快勃起，展现出惊人的尺寸。Gordon有些不解，最近他忙于训练，都没有心思去泡妞，现在也没有想什么性起的事情，虽然自己正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就算会有生理反应，但这么几下就硬成这样，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过。想起白天训练的时候，他动作幅度稍大一点，自己的屌被内裤蹭那么几下，竟也很快就勃起了，难道是自己太久没发泄，饥渴成这样？但Gordon的脑海此时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完全只有生理反应。“呼……”这几下的搓洗让Gordon硬得难受，他闭上眼，不知道在想什么画面，双手握住了自己的巨龙，在浴室中用力撸动了起来。而这让人血脉喷张的画面，正从各个角度呈现在蒋坤的电脑上。像Gordon这种回宿舍就能扒得内裤都不剩的直男，在舍友面前基本不会顾虑什么，有时候欲望来了，也不怕蒋坤发现，直接就躺在床上撸起来，但是Gordon敢撸，不代表他会允许蒋坤光明正大地观赏，每次蒋坤把目光扫了过来，都会被Gordon瞪回去，而现在，Gordon的身体和动作都在他眼里一览无遗，光是看着，都让蒋坤硬得不行了，他赶紧把自己的裤子扯开，让老二出来透透气，不然光这样看着Gordon撸管，自己的小兄弟在内裤蹭着都有可能射出来。“妈的。”蒋坤倒是有点后悔刚才没有撸了，现在硬得难受，Gordon撸了挺长一段时间，在几声性感的低吼声中，这个猛男的大屌摇摆着，许多道浓稠的精液打在浴室的镜子上。Gordon喘着气，把自己的大屌按下，旋即又松开手，弹起的大屌继续甩出几道精液，在Gordon的紧握中发泄完毕。蒋坤想禁欲一段时间再好好地享用Gordon的身体，虽然这个目标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现在看着Gordon如此勾人的动作，他咬着牙恨恨地把这些视频存起来，合上电脑，强行把自己脑海的各种念头压下。可能是刚刚撸完还没有平息下来，Gordon没有用浴巾裹着自己的胯下，就那么半硬着走了出来，满是水珠的身体上还冒着热气，英俊的眉宇间流露着一丝满足的畅快感。看着蒋坤的眼睛望着他，Gordon还拧了下眉头，挑着剑眉瞥了蒋坤一眼，嘴角还是那抹标志性的拽拽笑容。“嘶……”蒋坤有些按捺不住，他吸着气，看着Gordon这种熟悉的挑衅表情，他很想知道，把Gordon这么一个极品彻底按在胯下蹂躏着，那个时候Gordon又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事情想一想就让他刚平息下的小兄弟又勃起了。蒋坤转过身去，不理会Gordon，看到蒋坤这幅样子，Gordon用浴巾擦了擦身上的水珠，翻回了自己的床。接下来的几天，Gordon回宿舍都非常准时，估计是每天训练得累了，一洗完澡就倒在床上睡得死死的，而蒋坤更是没有懈怠，每天夜里都在给Gordon的枕巾和内裤喷药，有一次把自己的前列腺液抹到Gordon鼻子上，还弄得Gordon抽着鼻子翻身嘟囔了几句，蒋坤立马在床边猛地蹲了下去，差点没吓个半死。发现Gordon只是说梦话，并没有醒来，蒋坤才小心翼翼站起身，这个时候Gordon已经是翻过身去冲着墙睡，背对着他，那条小毛巾搭在虎腰上，对着蒋坤露出挺翘浑圆的屁股。虽然很想摸一把，但蒋坤知道现在还不是机会，看着平时仰四仰八叉睡着的Gordon就这么侧过身去，露出诱人的臀瓣，蒋坤又不甘心不做点什么。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不动声色地洒点药什么的，蒋坤倒不至于没这个胆子，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浪费。蒋坤拿着那瓶用在Gordon内裤上的药，提起胆子对着面前熟睡的猛男股沟和翘臀一阵猛喷，直到这个猛男两瓣臀肉都湿漉漉的，股沟处甚至流下几滴药液，他的动作方才住手，这种小喷雾都按成这样，可想而知蒋坤喷的剂量有多大。之后的几夜里，蒋坤除了把两种不同的药分别喷在Gordon的枕巾和内裤上，只要Gordon身上能让蒋坤兴奋的点袒露出来，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把药喷上去。Gordon一般仰着睡，但难免有翻个身的时候，蒋坤已经抓到过很多次机会，把药液喷到Gordon的翘臀和股沟上，至于Gordon的乳头和胯下的巨屌，更是不知被蒋坤喷了多少遍药。时间几乎过去了大半个月，蒋坤每天夜里都这样等着机会，耐心也下去不少，看着Gordon每天在浴室里洗澡，但却始终没有看到这个诱人的猛男身体出现他所期待的生理反应。“这药他妈会不会不灵啊。”蒋坤纳闷地想着，就连他也没发现，Gordon最近泄欲的次数似乎比以前多了些。在再三向那个送药的联系人确认了药效后，蒋坤也清醒了些，毕竟要玩到Gordon这么一个直男，而且还要把Gordon变成供自己发泄淫欲的玩物，用这种小心翼翼的手段就想很快地取得成效，那是痴人说梦了。这天晚上，跟往常一样，蒋坤在床上玩着自己的笔记本，只听砰的一声，Gordon突然就摔了门快步走进来，气喘吁吁，一副全身大汗的样子。蒋坤被吓一大跳，他转头看去，只见Gordon拧着眉头，帅气的嘴唇紧抿着，把衣服迅速地扒光，蒋坤看到，Gordon胯下的巨龙竟然高高耸立着。把衣服脱光之后，Gordon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空调底下晾干身体的汗，而是快步冲进了浴室，蒋坤赶紧打开了浴室的摄像，他感觉今天的Gordon跟往常有些不太一样。画面中，Gordon钻进浴室，打开了花洒的喷头，让水流打在自己的身体上，双手也游走着。这个高大健壮的猛男喘着粗气，他有些不明白自己最近怎么了，就算自己性欲再强，也不可能被碰几下就会硬成这样，训练时做一些幅度比较大的动作，甚至被自己胯下的硬毛蹭一下，都会很快勃起。“操，总算解脱了。”Gordon拧着眉，感受着凉水从喷头哗啦啦地洒在自己身上。下午的时候，他正忙着训练，因为内裤勒得自己的裆部很难受，无意间伸手拽了一下。那条三角裤实在是有些紧，加上Gordon的屁股很翘，那中间的一截裤带子就这么勒在了他的股沟间，随着他一松手就弹进了股沟，卡在两瓣翘臀中间。这几天来，Gordon都训练得浑身大汗，有时候运动背心都湿个透顶，内裤更是不例外。那湿透的内裤裹着他两瓣圆臀，汗液就那么流到股沟，让他有种奇怪的瘙痒感。现在被内裤带子卡住，还紧紧勒在他股沟深处，那异样的感觉差点没让他哼出声来，原本就半硬的大屌也瞬间勃起了。在这么紧张的训练下，Gordon也没办法在教练的目光里跑去厕所，再加上他是队长，只好硬着头皮，任凭那条内裤带子勒在股沟间，从下午箍到现在，而他的大屌也从下午一直硬到现在。好在那条内裤实在挺紧，才没有让别人看出来Gordon的窘境，但这也让他的屁股和裤裆那支巨龙从下午难受到了晚上。训练一解散，Gordon就急匆匆地跑了回来，现在站在水龙头下冲洗着，用凉水强行压着自己升腾的欲火。“妈的，这内裤真他妈紧。”在摄像头的注视下，Gordon拧着眉头，把手探向了自己浑圆的屁股。“嘶……痒死老子了，这内裤以前穿着也没这么难受啊。”Gordon皱着眉用手摸着自己的股沟，狠狠挠了几下，却不知道他的话语和动作让床上的蒋坤口干舌燥。看着Gordon的举动，蒋坤知道，自己用的药应该是起作用了，这个时候他反而没有那么着急，既然这个药可以对Gordon生效，那他自然放下了心。Gordon还在搓着澡，蒋坤舔了舔舌头，除了晚上给Gordon用药，他在脑海中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打算，到时候将Gordon压在胯下时才能更尽兴，而且他辛苦了这么久，也该尝点甜头了。画面中，Gordon差不多快要洗完了，蒋坤翻身下床，将自己的笔记本捧了下来，打开了一部AV，将耳机塞到自己耳朵里，然后把手伸进了裤裆，同时把那瓶药液放在了桌上。Gordon一从浴室出来，就看到蒋坤这幅模样，在他看来蒋坤自然是在撸管，这让Gordon也有点懵，在他的印象中，蒋坤并不是那种放得开的人，不会在宿舍里面当着他的面撸管，尽管他刚才还在浴室洗澡。注意到Gordon出来了，蒋坤嘴角勾了勾，然后马上把嘴张得大大的，很配合地摆出一副吓了一跳的样子，整个人都从椅子上滚了下来。“卧槽，你他妈怎么洗这么快！”蒋坤装作惊讶失措地说道，手也猛地从裤裆抽了出来。宿友在宿舍里偷偷撸被自己抓了个现行，Gordon反应过来，才拽拽地笑着，一边擦头一边对蒋坤说：“行啊你，这么饥渴，有什么好片子不跟兄弟分享一下么。”蒋坤摆出一副摔疼的样子，站起身来，拿着桌上那瓶药捂在手里，用不经意的语气说：“一时好奇从网上买了瓶按摩用的甘油而已，听说这玩意撸管也挺爽的，我就拿出来试试，没想到你他妈洗澡这么快……”没等蒋坤说完，Gordon就一把抢过那瓶药，拿在手里翻覆打量着，不过蒋坤毫不担心，那药瓶上的标签说明全被他弄掉了，Gordon根本看不出什么来。看着瓶中黏稠的淡黄色液体，Gordon说：“这玩意是按摩用的？怎么看起来像润滑液一样。”“本来就是按摩用的，不过用来润滑效果也不错。”蒋坤讪讪地回答道。“你会不会按摩？”Gordon把还满是水珠的健壮身子贴了上来，俊朗的脸上带着一抹不怀好意的坏笑，身上好闻的体味让蒋坤呼吸一阵急促，同时心中也暗自窃喜，这小子似乎要上钩了。“会一点……”蒋坤这却是在撒谎了，不过按摩这种事，捏捏肩捶捶腿，上下揉一遍，又不追求什么专业的按摩手法，这还用学？Gordon踩着梯子一翻就滚上了床，扯下那条浴巾，对蒋坤说：“最近训练累死了，来给老子按按。”“凭什么要我给你按。”蒋坤一脸不满，心里却波动不已，他还没有摸过Gordon性感的身体，这是他意料中的好机会。“怎么，兄弟之间帮帮忙嘛，你不愿意？”Gordon眉头皱起来用犀利的目光威胁道：“那你这瓶东西我拿去当润滑油用？”“你他妈还讲不讲道理。”蒋坤更是一副不肯的样子，Gordon最多只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而且自己还被Gordon揍过，哪是什么兄弟，不过这帮体育生性格估计都这样，而且他知道像Gordon这么霸道的家伙，自己越是不爽，他就越是来劲。“嘿，你就说你帮不帮吧。”Gordon拿着蒋坤的药一只手抛上抛下，一副吃定了蒋坤的拽样，却不知道自己这样正中蒋坤下怀。“行，按完了你他妈可要把东西还给我。”蒋坤也蹬着床板翻上了Gordon的床。“这才像话。”Gordon坏笑着把那瓶子抛给了蒋坤，指了指自己的背，笑着说：“来，好好按。”蒋坤还是第一次这么坐在赤身裸体的Gordon身后，这个极品猛男身上好闻的荷尔蒙味道和沐浴液的气味混在一起，勾动着蒋坤的神经，还好Gordon是背对着他坐的，不然自己一直硬着，难免会让Gordon察觉到什么。蒋坤把药瓶子拧开，让那些黏稠的液体流淌到Gordon宽厚的肩背上。面前这具完美的男体光是从背部线条看过去就非常诱人了，倒三角的漂亮背肌，还有那蕴含着力量的虎腰，诱惑着蒋坤双手放肆地摸了上去，把那些药液抹开。“哇，你怎么倒得这么多！”Gordon看到那些粘液从他肩膀淌下，不仅背部全是，连前边都流满了。“谁让你这么大块头，心疼死老子了。”蒋坤探过头看着流在Gordon胸前的药液，那些粘稠的液体一路流到Gordon的腹肌上。蒋坤的胆子也大了一些，把手伸到前边去，沾了一些药液，摸索着这个猛男让他意淫了无数次的性感肌肉。“前面也要按？”Gordon不解地问道，但是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毕竟都是男生，有些肢体接触和被这么摸几下，Gordon并不在意，像他这么性感的身材也经常会被同队的兄弟摸来摸去，也老是被女生吃豆腐，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总要抹匀了，你懂不懂啊。”蒋坤的话有些底气不足，按摩他还真没听说过按到胸肌和腹肌的，但总得装的像那么回事，到手的肉不摸个够本那就浪费了。“哦。”Gordon只应了一声，没有听出蒋坤的话语里有些畏缩，这个校草级别的大帅哥露出白白的牙齿咧嘴一笑，没有再问什么。蒋坤两只手在Gordon的胸肌上摸索着，没敢太用力，Gordon的肌肉他想摸很久了，现在虽然双手按在他朝思暮想的两块饱满胸肌上，那传来的手感让他忍不住想用力揉捏，然后用手指挑逗这个猛男的乳头，但他现在要做的只是一个抹油的动作，摸到前面来已经有点离谱了，再来几下难免让Gordon生疑。蒋坤的手涂着黏稠的药液，从Gordon的胸肌一路摸到了八块腹肌上，面前这个大帅哥的肌肉触感让他迷恋，跟健身房刻意针对某块肌肉练出来的不一样，Gordon一身紧实的肌肉都是靠日常训练日积月累锻炼出来的，蒋坤的双手触摸着，感受到Gordon肌肉的柔韧度和弹性都极好。“咕噜。”咽了几下口水，蒋坤恋恋不舍地把手从Gordon前面抽回来，开始给这个猛男捏着肩膀。Gordon似乎挺享受蒋坤的按摩，却不知道蒋坤在身后已经勾着嘴角偷偷笑了起来，刚才摸到Gordon的胸肌和腹肌，他能感觉到Gordon的身体下意识地绷紧，腰也挺了起来，身子也颤了一下，明显受到了某种刺激，只是Gordon自己没有发现。这是因为蒋坤每天夜里专门在这几个地方喷了药液，按这么用药下去，要不了多久，Gordon这个桀骜的大帅哥那几处私密的地方就会变得非常敏感。蒋坤用淫邪的目光扫着Gordon的身体各处，到时候落在自己手里，恐怕只需轻轻挑逗几下，Gordon身体就会起反应。，而且给Gordon培养的敏感点在哪，蒋坤都一清二楚。脑子里虽然这么想着，但蒋坤手上的劲没有放松，也帮Gordon捏得挺舒服的，让这个体育王子哼哼着扭了扭脖子，骨关节发出咔吧咔吧的轻响。捏完了肩膀，蒋坤双手搭在Gordon的肩侧，手掌贴在上面发力，从肩膀到手肘来回捏着，跟Gordon这么贴近的接触，他才感受到这小子手臂的肌肉多结实。Gordon的运动神经很发达，不然蒋坤也不会经常在校运会几个赛场都看到他，不过最Gordon最擅长的运动项目恐怕还是玩攀岩，他的胳膊和腿除了修长，肌肉里还充满了力量，而且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主，打架跟吃饭一样，都是赤手空拳的话，就凭Gordon的体形和力气，还真没几个在他手底讨得了好。这也让蒋坤有些暗自担心，到时候怎么才能上得了面前这家伙。手臂捏完，蒋坤给Gordon拍了拍背，顺带捏了捏腰的两侧，目光开始更加不定分，朝Gordon的屁股扫去。看着Gordon性感的臀部间浓密的雄毛，蒋坤探头瞟了一眼，Gordon胯间的毛发也非常浓密，他故作疑惑地问道：“你平时都不修毛的吗？”“修什么毛？”Gordon眯着眼睛被蒋坤伺候得正爽，听到蒋坤这样问，不由得转过头来。“你屁股和前面毛那么多，平时不剪一下吗，不然出汗多难受。”蒋坤之前在浴室看到Gordon那副样子，Gordon被他下了药之后屁股似乎挺难受的，蒋坤故意这样说出来，就是想让Gordon把毛给刮掉，到时候这个运动猛男的壮臀间遮掩的东西都没有，露出粉嫩诱人的屁眼，让他操起来得有多爽。听到蒋坤这么说，Gordon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这几天他确实觉得训练时候屁股和老二挺难受的，现在看来可能是蒋坤说的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从来就没有打理过这些，还以为真是蒋坤说的这样。“没有修过啊，前面的还好说，后面的怎么修？”“你找面镜子自己对着刮呗。”蒋坤没好气地说道。Gordon笑着把帅脸拧过来，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这也太麻烦了，要不你顺便帮我给刮刮呗，这两天训练老子挺难受的。”蒋坤看到Gordon转头，赶紧拉下脸，摆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但还是在Gordon催促下去把剃须膏和刮胡刀拿了出来，这种好机会装装样子就行，万一Gordon真的过意不去，那就很难找到时机了。“屁股翘起来。”翻回床上，蒋坤名正言顺地拍了下Gordon的翘臀，这个体育王子的屁股手感果然棒到不行。Gordon压根不知道蒋坤早已经对他垂涎三尺，他背对着蒋坤蹲在床上，撅起了自己的翘臀。蒋坤着看着这个高大的猛男对他毫无防备地露出自己最私密的部位，当下也不客气，一只手掰开Gordon一边臀瓣，把那瓶药液当水一样直接倒在这个猛男的股沟和浓密的雄毛上。蒋坤仔仔细细地摸索着，等到Gordon的股沟被他弄得滑溜溜的，雄毛都黏在一起，然后直接在后庭上抹上了剃须膏，用手揉着泡沫。“嘶……”Gordon忍不住咬牙吸了一口气，他从来没有被人摸过这么私密的地方，蒋坤的手在他的股沟摸索着，让他有种不可名状的奇怪感觉，随着蒋坤手指的移动，这个猛男的巨龙竟然充血膨胀，耸立着贴在自己的八块腹肌上。蒋坤拿出剃须刀，给Gordon仔仔细细地刮着浓密的雄毛，这样公然地在这个极品猛男的臀瓣间动作，他自己也硬得不行，倒是没有注意Gordon的反应。在蒋坤的操作下，Gordon的股沟被清理得干干静静，他用布一抹，面前这个体育王子粉嫩的屁眼展现在自己的面前，虽然诱人，但配合着他主人火爆的身材和帅脸，又仿佛不容侵犯，但现在却在蒋坤面前毫无保留地裸露出来，不停挑战蒋坤的原始神经。Gordon当然不知道蒋坤的想法，如果知道的话，根本不会让蒋坤这样摆弄自己的身体，也不可能在蒋坤面前翘起性感的屁股，展露自己私密的雄穴。这时毛虽然已经剃光，但是Gordon却毫不知情，任凭蒋坤的手在自己股沟抚弄。面前这个猛男的嫩穴让蒋坤难以把持，但他知道这个时候还不能动手，目前Gordon只是股沟比较敏感，紧致的处男穴内依然没有被药物作用过，现在被侵犯未必能感受被大鸡巴捅入的欢悦，而且现在动手的话，Gordon必定能够反应过来，这也是蒋坤最难搞定的一环。他只能把那些药物滴在Gordon的穴口，直到这时蒋坤才发现Gordon竟然硬起来了，硕大的龟头流出晶莹的淫液淌落在被单上，连成一条银丝。“好了吗？”Gordon似乎有些不耐，他抖了抖屁股，绷紧了自己健硕的臀肌。这种让受药体变得敏感的药物本来就是直接作用在直肠内，药力对肠道也最凶猛，只是蒋坤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只能抹在Gordon身体其他地方，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但Gordon的屁眼太紧了，那药液似乎渗不进去，看到Gordon开始不耐烦，蒋坤只好作罢，无奈地说。“好了好了。”Gordon一屁股坐回床上，松了松筋骨，跟蒋坤说：“前面我明天洗澡自己刮吧，来，给老子接着按。”“啥？”蒋坤愣了愣：“刚才已经给你按完了。”“这么快？”Gordon拧着眉头说：“我怎么听队里那帮傻屌说外面按摩都一两个小时。”“大哥，你以为我是外面推油按摩一条龙服务啊。”蒋坤没好气地说：“按一两个小时我还睡不睡了，要不要顺便给你打飞机，找小姐去吧你。”“啧。”Gordon抿了抿嘴，起身跪在床上，对坐着的蒋坤摇了摇自己勃起的鸡巴：“也行，你来给小爷撸撸，最近都没时间去外边操逼，那帮骚货还天天撩小爷，自己撸也没什意思，等我比赛完看操不哭她们。”蒋坤脑里一阵充血，Gordon竟然直接让他帮忙手淫，那管在八块腹肌前摇摆的巨炮就这么伸到他的面前，让他有种想要握住的的冲动。如果是在之前，蒋坤说不定控制不住自己，直接就精虫上脑把Gordon的大屌含在口中了，但现在他的目标是要把Gordon驯服在自己胯下，又怎能做出这种事，哪怕心中再怎么激动，还是一脸冷漠的表情。Gordon的巨龙完全勃起，起码有20厘米，看着这个性感的体育王子胯下笔直的巨根，蒋坤伸出手拨弄了几下，压制住语气中的激动，不满道。“你还真开得了口。”面前这根雄伟的大屌不知道征服过多少女人，蒋坤回想了下，自己去看Gordon运动的时候也听到过一堆女生的尖叫和议论，这小子才刚刚大一，风头俨然已经成为校内第一猛男校草，不光是外表符合，现在看着胯下的狰狞巨龙，Gordon的这个名头也是当之无愧。之前Gordon就经常夜不归宿，有时候白天在学校哪个旮旯打了野炮还会回来吹嘘，当然，凭借Gordon各项资本，想要找女人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蒋坤把左腿翘到右腿上，挡住了自己的裆部，不然被Gordon发现自己也硬起来就很尴尬了，他的手开始撸动Gordon的大屌，看着Gordon闭上眼仰着头低吼着，八块腹肌随着小腹一收一鼓，胸肌也在不停跳动。看着这个性感无比的体育王子，蒋坤咽着口水，自己也要抓紧点，早日让这个大帅哥沉沦在自己的胯下，把这根征服无数女人的大肉棒调教得只会因被男人侵犯而勃起射精。已经撸了几十分钟，蒋坤的手都酸的要命，但Gordon只是闭着眼睛，一直挺着胯，屁股一耸一耸的，离射精似乎还挺早。“你他妈这也太持久了。”蒋坤只好换了一只手，听到蒋坤的话，Gordon把眼睛睁开，鼻腔喘着粗气，没有说话，只是酷酷地笑着看着蒋坤，屁股耸动得更厉害，大屌在蒋坤手里摩擦的速度变快，似乎在彰显自己的威猛。蒋坤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原本发酸放下的另一只手伸出来，本想揉几下Gordon的屁股，但还是没敢，而是攻向Gordon漂亮的乳头。Gordon被蒋坤这么捏着一只乳头玩弄着，身体顿了顿，倒也没有在意，只是胯下的大屌膨胀得更厉害，抽插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他闭上了眼睛，应该是幻想在哪个美女身上驰骋。随着蒋坤两只手同时挑逗Gordon敏感的大屌和乳头，没有多久，这个性感的体育王子终于发出低沉的嘶吼，马眼连续射出十多股浓精，喷发到了对面的床梁和地板上，那汹涌的力道让蒋坤都暗自心惊。直到这根威猛的大屌抽动着，余下的精液流到蒋坤的手和被单上，Gordon方才睁开眼睛，舔了舔嘴唇，对着蒋坤勾着嘴角，拽拽笑道：“谢了啊，顺便帮我把这被单扔到洗衣机。”自己爽完就开始赶人了，蒋坤拿着Gordon的被单和自己的药下了床，把粘着着精液的被单往洗衣机一扔，启动了速洗，自己进浴室洗了个澡，也盘算着什么。出来的时候，蒋坤看到Gordon已经把灯关上，发出平稳的呼吸声，显然是睡着了。蒋坤凑近了一瞄，这大帅哥今晚竟然是抱着枕头趴着睡的。Gordon的帅脸侧着挨在枕头上冲着墙，留给蒋坤一个后脑勺，那青黑的短寸还能看到发茬子，这小子从不需要弄什么头发造型，留起来训练也会弄乱，就随便剃个短寸，配合上那阳光帅气的脸和嘴角标志性的酷酷笑容，在校园就能招蜂引蝶，更别提还有这么极品的一副好身板，不光帅，还是十足的一个硬派猛男。被单被蒋坤拿去洗了，此时Gordon的身上没有半点遮掩，扒着的身体摆出勾人的线条，大腿分开，圆翘的屁股在阳台射进来的光线下分外显眼，让蒋坤视线都挪不开，立马就又有了反应。“Gordon，Gordon？”蒋坤喊了几声，手掌抬上去拍打着Gordon浑圆的臀瓣，出声道：“你被单洗干净了，要不要拿出去晾。”依旧平稳的呼吸，Gordon并没有回应，估计是训练本身够累，又被内裤折腾了大半天，晚上回来还让蒋坤帮忙撸了一炮，现在也没力气折腾了，睡得叫一个香。蒋坤低声喊了一会，手掌在Gordon的屁股上拍了几下，看到Gordon还是没有一点反应，立马从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了一个注射器。为了操到这个极品，蒋坤也是豁出去了，现在Gordon睡的正沉，蒋坤猛地从药瓶里抽了满满一管粘稠的液体，一只手小心翼翼分开了Gordon的臀瓣。Gordon的呼吸没有变化，但蒋坤已经是汗流浃背，脑门也满是细密的汗珠，面前的Gordon如同一头沉睡的猛虎在打着盹，他现在就如同在摸老虎的屁股，而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更加过分。在蒋坤的手下，Gordon的臀瓣被掰开，露出今晚刚刚处理干净的粉嫩肉穴，而蒋坤另一只不怀好意的手正把注射器的慢慢凑近这个体育王子的处菊。蒋坤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要知道学校里面的学生可没几个敢招惹Gordon的，更别提对Gordon这个大猛男做这种事情，他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目的还是捕获这头猛虎。熟睡中的Gordon突然动弹了一下，吓得蒋坤手一松。Gordon把屁股撅了撅，一条腿挪了挪位置，在蒋坤紧张的视线中停止了动作，还发出轻微的鼾声。“操，拼了。”蒋坤东西都准备妥当，再不动手就要错失良机，Gordon可是很少趴着睡的，也就今天累得厉害让他给逮到机会。这个大胆的家伙再次把手伸到了Gordon的臀上，让这个极品猛男的虎穴暴露在自己灼热的视线下。诱人的菊蕾紧紧闭合着，仿佛在引诱着别人采摘，蒋坤咽了咽口水，将注射器的小口缓缓插入了菊蕾的花心。为了不让Gordon感觉到不适，蒋坤准备的注射器口径很小，没费什么功夫就插入了这个猛男的菊蕾。蒋坤手上缓缓使力，控制住颤抖自己的手，一点点按压注射器，把药液打入Gordon的穴内。粘稠的液体被压入这个体育王子不容侵犯的私处，蒋坤注射的速度很慢，从开始注入到完成足足花了好几分钟，他抽离了注射器，看着Gordon的紧致的处子穴依然闭合着，药液也停留在了体内，被这个猛男的直肠充分吸收着。此时的蒋坤衬衫已经湿透，Gordon的鼾声却也在这个时候突然停止，让蒋坤心里一震。Gordon竟然就这么把扒着的身子翻了过来，蒋坤还以为自己的动作弄醒了他，看到Gordon翻过身来，四仰八叉地躺着，结实的胸腹一起一伏，那平稳的呼吸让蒋坤放下心来。这个猛男依然还在睡梦中，但胯下那晚上刚射完一次的大屌竟然翘了起来，也许是这个原因让他在梦中翻了个身。蒋坤拍了拍Gordon帅气的脸，胆子愈发大了起来，之前晚上喷药时他都是把自己的前列腺液抹在Gordon的鼻子和脸上，再喷上药液，好让Gordon适应和依赖上自己鸡巴的味道。但今天晚上，他拿过喷瓶，踩在床下的桌子上，把自己的鸡巴伸到了Gordon的嘴边，蹭着这个大帅哥的嘴唇，然后对着他的脸喷药。蒋坤的鸡巴虽然没有Gordon的雄伟，但也不算小，此时他勃起长度起码有17厘米，马眼处正流着淫液，涂在Gordon的嘴唇和鼻子旁边。“嘶……大帅哥，你要怎么办呢，不久你可就要翘着屁股在我胯下哀嚎了。”蒋坤有些得意地低语道，他注意到自己的鸡巴蹭在Gordon的唇上，Gordon的唇缝竟无意识地微微张开，像婴儿找奶一样吻着自己的龟头，而且那根威武的男人象征也高高竖着，马眼开始冒出淫水。看来Gordon对自己的屌也有了反应，蒋坤满意地笑了笑，依然没有忘记给这个猛男的身体和内裤喷药，待做完之后，轻声哼着小曲下了床。夜幕渐渐退散，天边也开始有泛白的迹象，Gordon躺在床上，猛地睁开了眼睛。闹钟没有响，应该说是还没有到设定的时间，Gordon打开手机看了看，昨晚自己9点多就睡了，现在离6点还有十来分钟。这个猛男甩了甩脑袋，然后揉着眉心，似乎有些不爽。他刚刚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一个美女在自己胯下给自己口交，纤细白嫩双手环过自己的大腿，一边用嘴吞吐着自己的大鸡巴，一边摸着自己的屁股。正当他把那个美女推倒准备开干的时候，自己却忽然不能动弹，那美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此时从身体周围凭空伸出了好几双分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手，摸索着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些手在他的胸肌和腹肌摸索揉捏着，还揪着自己的乳头，其中一双手一只从Gordon后方伸过他粗壮的大腿，把玩着他粗大的鸡巴，另外一只正用手指探索着他的股缝。Gordon正想挣扎，一双手从他面前探出，捏住了他的下巴，手指探进他的嘴中搅动着，让他喊不出声，仿佛有种莫名的窒息感，他猛力地挣扎了好几下，忽然就从梦中醒了过来。“妈的，真邪门。”Gordon回想着刚才梦中有些诡异的画面，看着手机的时间快到六点，这是他每天起来运动和训练的时间。这个大帅哥翻身下床洗漱，然后从穿好自己的衣服，小跑着下了楼。昨晚被蒋坤揉了那么几下，Gordon睡的很早，感觉今天精神不错，看时间快到了，他舒展了一下身体就往自己队里去，龙舟赛他是划手，现在每天都要整队人马跑护城河去，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回宿舍，晚上回来也累个半死，却不知道宿舍里面自己的舍友正在想着怎么驯服自己。此时的蒋坤却躺在宿舍里翘着二郎腿，正跟送药的那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怎么，都快一个月了，还没上手？”那人先发过来消息，似乎是嘲讽道：“都叫你送过来，最多调教好让我们出台一次，然后给你送回去，保准服服帖帖的，这么好的货色我看着都眼馋。”“你还真是猴急啊。”蒋坤懒洋洋地回复道：“昨晚趁他睡着刚往他那里灌了药，来，说说现在我要是上了他会怎么样？”“屁眼？”“嗯。”蒋坤嗤地笑了一下，这还用说吗。“他没发觉？”“没有，睡的跟头死猪一样。”对面很耐心地回复了很长一段：“那药用在直肠内，很快就会生效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但没开发的话不会像用在体表那样容易起反应，你要能插进去帮他开苞，开发出来之后，第一次那小子估计只能被爽到瘫着随便你玩了，不过他那么猛，我也不好说。”蒋坤蒋坤嘴角勾起，回复道：“我还在他身体其他地方抹了药，现在被挑逗几下就会起反应，这个他也不知道。”既然对方这么说，那他可就得早点找机会给Gordon这个大猛男开苞，好好爽一把。“那你快点，记得把过程拍下来，可以把脸模糊掉。”对方叮嘱道：“对了，你上他之前还有一个药，记得抹在你屌上，那药就等于是个拴，用了之后，只要他被你操过一次，最多三天，他那里就会痒得难受，三天后如果没有继续被满足的话，嘿嘿，你看他会不会求着被你操，等你给他开了苞，把视频发给我，我再给你寄点其他玩意。”蒋坤跟那人聊完，打着主意要动手，他琢磨了一下自己做过的准备，但今天课却排的满满的，连晚上都有，恐怕想做点什么都是不行了。跟之前一样，白天没有回宿舍，但却没有像平时那样晚上八点才回来，今天竟然傍晚就解散了，听说是休息一天，后天比赛。“你小子晚上有课？”看着早早回到宿舍的Gordon脱掉上衣问道，蒋坤应了一声，才发现Gordon已经舒服地瘫在椅子上玩手机，运动裤包裹着结实的翘臀和胯下一大包。有了昨天晚上的经历，蒋坤倒是想再吃点豆腐什么的，但碍于晚上还有课，只好整理了好长一会时间的课件和作业，看了一眼还在玩着手机的Gordon，拿着自己的东西就往宿舍外走。走到宿舍门口处，蒋坤扭头一瞥，看到一个挺眼熟的人在跟宿舍大妈说着什么。蒋坤大一上学期为了看帅哥，参加过各种五花八样的部门，虽说现在基本都退光了，却也认识不少人。前面那个笑着跟宿管大妈说话的女生，他停下来思索了好一阵，才想起来是他之前参加羽毛球协会认识的一个大二的师姐，名字叫阿珍，长得清丽动人，身材该凸的凸该翘的翘，也是校花级别的风景，而且还是校模特队的成员。按理说这么漂亮的女生，正常男人接触过都应该牢牢记在心里，可惜蒋坤对女生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看了看阿珍，此时阿珍的身边还有另外的几名女生。蒋坤不知道该不该上去打招呼，在他印象里阿珍算是那种比较有手段的女生，跟人与人之间分寸把握得比较好，之前在羽协的时候可看到了不少人追求她，每次活动结束都有男生来接，其中不乏条件不错的，但都被她一一拒绝，某次有个很出色的师兄当场表白，却也被她婉拒，言辞得体，且没有让那师兄产生恶感，继续心甘情愿当备胎。她会蒋坤有交集，完全是因为在羽协的时候，阿珍主动来找蒋坤搭话，这让蒋坤好一阵错愕，自己对女人可没有兴趣，也没有怎么在意过她，难道是自己在协会对这妞一向表现冷淡，引起了她的注意？蒋坤虽然条件也不差，但这方面还是没自信到这种程度，追阿珍的男生有那么多比他优秀的，凭什么来倒贴他。虽然蒋坤对女生无感，但是别人主动搭讪还是可以聊一阵子，而当时阿珍跟他聊了没几句，蒋坤便已经清楚了她的目的，这女的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自己和Gordon同一个宿舍，过来问一些东西，这可是找错人了。蒋坤虽然跟Gordon同住一个宿舍，但是两人很少搭话，这种气氛纵使是蒋坤为了不让Gordon发现自己的企图，有意表现得冷漠营造出来的，但对于这个他想征服的大帅哥的很多事情，作为宿友的他还真不知道。阿珍没从蒋坤口中得到什么有用信息，之后便走了，在协会里见面偶尔也会聊两句，当下在男生宿舍门口遇到蒋坤，微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还歪了歪脑袋，一副惹人怜爱的样子。如果蒋坤是个直男，可能会被阿珍这一笑迷住，看旁边路过的几个男生东张西望装作看什么东西，但眼珠一直盯着阿珍，就知道她风姿多么动人，但可惜蒋坤却是个Gay，阿珍这副样子对她毫无吸引力，他也只是不咸不淡地咧了咧嘴，问了声好。阿珍没有在意蒋坤这幅冷淡的态度，继续抱着一个小册子，玩着手机，而跟她一起的女生在跟宿管说着什么，蒋坤一听，似乎是卫生部来检查宿舍。这跟蒋坤并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检查宿舍就那么做做样子，最多没收几个房间没藏好的大功率，按那种检查方法不可能发现他的摄像头。跟阿珍打过招呼，蒋坤拿着自己的课件就往教学楼大步走去。一个半小时，从晚上七点半到九点，蒋坤在大教室听完课，把自己的作业交了，一边思索Gordon的事，一边慢步走回宿舍。男生宿舍走廊，蒋坤上楼回到自己宿舍门口，把门打开，却听到浴室里面有什么声音。每个男生宿舍的浴室都在阳台上，里面马桶花洒水槽一应俱全，只是门是那种不能锁起来的对折塑胶门，在这种夜晚，里面打开灯，如果有人在厕所内靠近门的地方，都能看到影子的轮廓。蒋坤走近一看，倒是没有从门上看到什么，只是厕所内传来慌乱的女人喘息声，估计是听到蒋坤打开宿舍门的声音，那女人发出了一声轻轻的惊呼，接着就变成了嘴被堵住的唔唔声。“谁在里面？”蒋坤敲了敲门，心里有点疑惑，不过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果然，Gordon坏坏的声音马上从里面传了出来。“老子在里面，有什么事？”“没事，你继续。”蒋坤返身折回了自己的床铺，才发现凳上桌上到处扔着Gordon的裤子和女生的衣物。他上床刚把笔记本打开，厕所的门也开了，先出来的是全身赤裸的Gordon，这个猛男甩着胯下的巨龙，露出雕刻般的结实肌肉，快步出来把自己的裤子和女生的衣服都拿进了厕所。一阵水声过后，厕所的门再次打开，Gordon穿着运动裤，但胯下的巨龙似乎还没熄火，高高地撑起帐篷，紧接着一个女生跟在他的后面，蒋坤望了一眼，这女生竟然刚才在楼下的阿珍，她倒是穿戴整齐，只是头发有点凌乱，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水珠，眼神有些慌张，似乎有些想逃避蒋坤的目光。“小骚货，爽吗。”Gordon把阿珍搂进怀里，低下头压低声音说道，还没等阿珍回答，就对她说：“你先回去吧，记得吃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Gordon胯下一挑，顶在阿珍的臀间，还坏笑着顺手捏了一把阿珍的胸，让这个校花惊呼了一声。“你真行，也不送送人家？”蒋坤当然知道两人在厕所里做了什么，当下不由得插了一句，阿珍听到，俏脸更是红得厉害，看也不敢看蒋坤，摆着手说着不用，连忙开门走出了宿舍。“怎么回事？”蒋坤问道，他不知道像阿珍这种表面温婉内心清冷的校花怎么会被Gordon带到男生宿舍做这种苟且的事情。“还能怎么回事。”Gordon依旧一副拽拽的表情：“这骚货之前跟我谈情说爱，一个指头都不让老子碰一下，老子冷落了她几周，也正好要训练，结果这妞现在就过来投怀送抱，处也给老子破了，嘿嘿，还装什么清纯玉女，被老子操的时候那叫一个骚。”Gordon一边说着，一边往厕所里走去，不久就听到厕所的水声，应该是开始洗澡了。蒋坤在床上打开了笔记本，翻找着摄像头的记录，将耳机插上，他要看看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人在宿舍和厕所发生了什么。在他出去大概十多分钟后，阿珍就敲门来到宿舍了，蒋坤不禁赞叹这监视设备各种高端，各个角度拍出来就跟看现场版一样，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您好，检查宿舍。”Gordon一个人在宿舍玩手机，听到敲门声，不紧不慢地打开了门，看到是阿珍，不由得笑了一下，等阿珍抱着小本子进来之后，他就把门关上了。阿珍看着赤裸着上身的Gordon，脸不禁有些发红。Gordon慢慢贴近了她，坏笑着低下头问道：“怎么，卫生部检查宿舍不是好几个人一组一起来的？”“我……我说分开检查，速度比较快一点。”阿珍也低下头，不敢看眼前这帅气狂野的猛男，她有自己的矜持，生怕在Gordon面前把持不住。“想我了？”Gordon一把捏住阿珍的下巴，让这个平日性子清冷的校花俏丽的脸蛋抬起看着自己。“你……最近训练很忙吗，打你电话都不接。”阿珍被迫抬起头，看着眼前Gordon阳刚的脸，这个猛男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汗味，如同催情剂一般，他忽然低下头，灼热的鼻息扑到阿珍的脸上。“我跟你说过，我就没认真交过几个女朋友啊，都是玩玩而已。”Gordon剑眉上扬，嘴角坏笑着：“你不是不愿跟我玩吗，小爷我不耽误你做节妇，懒得伺候了。”“你……”阿珍应该是没想到Gordon竟然这么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出来，Gordon也直接把手松开，将阿珍拦腰搂住，脸也凑了下来，如同打量猎物一样看着阿珍。就这么待了一会，阿珍只觉得浑身发软，Gordon却突然直起身，转身对她说：“晚上本来要聚餐的，你手机约我回来就为了问这个的话，那你检查完宿舍就走吧，检查结果不要乱写。”Gordon基本没做什么挑逗的事情，但是就这么光着上身，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窄腰，英俊的脸始终带着那抹嚣张桀骜的拽笑，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就足够勾人了。阿珍平时遇到的男生外形根本没有能和Gordon匹敌的，而且在这校花面前个个毕恭毕敬，说话彬彬有礼，对比起Gordon这一副狂得没边的样子，无论精神还是肉体上，都在冲击着她的某些底线，加上阿珍造就心动不已，竟大胆上去从后抱住了Gordon的虎腰。“你干嘛？”看到阿珍突然抱上来，Gordon挑了挑剑眉，扭头看回去，阿珍没有说话，双手开始在Gordon结实整齐的腹肌上摸索着，丰满的酥胸也隔着衣服蹭着这个猛男的后腰。“啧。”蒋坤从录像里看着这一幕，就知道要起事了，不过Gordon这小子也着实厉害，虽从不强迫女生跟他在一起，但最终那些女生都心甘情愿地跟他发生关系，而且还被操得服服帖帖，简直是个祸害。“要能成，我他妈也算是为民除害了。”蒋坤一想到自己在做的事情，不禁吹了一声口哨，继续看着画面中的内容。Gordon被阿珍这么一挑逗，直接把她的手拉开，转过身来，坏笑道：“怎么，检查宿舍还带检查身体的？”“不是……”阿珍听到这话，猛地涨红了脸，后退几步，自己确实对Gordon有那个意思，但是这么明显地表露出来还是第一次，面前这个猛男简直是女人的克星。“那是你是什么意思？”Gordon越凑越近，把阿珍逼到墙上，像一只危险的野兽，像他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被阿珍这种校花级别的美女这么挑逗，胯下的帐篷已经不可抑制地支了起来。屏幕里，已经被撩起来的Gordon把阿珍逼到墙角，来到宿舍时Gordon没有动她，但经过阿珍这么明显的示意，他要没点反应才真是怪事。Gordon如同一头猛兽一般，舌头舔在这个挑起他欲火的校花白皙脖子上，双手直接伸进这个送上门来的小白兔单薄的衣服里。“不……不要，我还没有准备好……”阿珍被面前这个猛男几下就弄得呵气如兰，发出阵阵娇喘，但Gordon光是半裸着就能让她有反应，更别提现在一双大手直接摸了上来，结实有力的胳膊直接制住她。“不要？那你干嘛来了？刚才在做什么？”性起的Gordon直接把面前这个惹事的女人上衣一扯，整件脱了下来，修长的手指灵活地解下阿珍胸罩的系带让这个校花丰满的酥胸蹦了出来。“啊……我”阿珍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被Gordon按在了墙上。“老子问你刚才在干什么？”Gordon呼吸开始变得粗重，一只手捏着阿珍的两只手腕，把自己运动裤带子一扯，可能是最近被内裤勒得难受，Gordon回到宿舍竟然挂了空档，直接露出胯下擎起的巨龙。这个猛男一只手伸向阿珍裙下，一只手揉着她的双乳，拧着眉恶狠狠地说：“操，下面湿成这样？你跟老子约会看老子训练的时候是不是都湿成这样？”“真的不行……Gordon，这里是男生宿舍……啊！”屏幕中，Gordon直接把阿珍抱起放到桌子上，粗暴地扯下衣裙，阿珍的身材确实有模有样，但蒋坤却毫无兴趣，他目光都在Gordon的身上。“男生宿舍怎么了？蒋坤你不是认识吗？那小子滚去上课了。”Gordon的巨物顶在阿珍夹紧的两腿之间，双手在她的双乳上揉着，整个人压上来：“老子现在被你撩起来了，你说不要？你真不想要还敢撩我？别装了小骚货。”阿珍似乎被说中心事一般，也不回话，只是被Gordon玩得娇喘连连，等待着这个猛男巨根的征伐，但当Gordon的巨龙真的顶了上来，阿珍才低声说道：“用……用套……”“用什么套？老子没有，你回去吃点药呗。”Gordon的巨龙在这个校花的蜜穴口霸道地摩擦着：“没有套你就不做了？骚货，想要老子的大鸡巴吗？”眼前的阿珍已经被Gordon玩弄得情迷意乱，就算再怎么清冷，作为成年人总有这种难以克制的欲望，校内不少女生都渴望这个极品猛男来上一次，阿珍也不例外，只是觉得自己不能这么便宜了他，结果交往时两人间的主动权终究把握在Gordon手上，现在还到了这种地步，阿珍也顾不得什么，双手鼓励似地摸着Gordon富有弹性的结实胸肌，不停地娇喘。看到面前这个女人露出这幅撩人的姿态，Gordon不以为然地酷酷笑着，这种女生他又不是没有遇到过，也许本来是真的保守，但抱到床上被自己压着还不是爽得要命，一个个被他操得服服帖帖的，臣服在自己的胯下。如同一只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猛兽看待自己的猎物一般，Gordon的动作没有半分停滞和怜悯，直接霸道地把自己胯下的巨龙插阿珍的流水的穴口，整根顶进这个校花的蜜穴内，开始凶猛地冲刺着。“啊……”阿珍被这个猛男直接一插到底，当Gordon把大屌抽出来的时候，茎部沾染了一丝殷红。“还真是处。”Gordon坏笑道，结实的虎腰猛力一挺，将自己的巨物整根送入，在桌子上狂操着校花，把这个一向高冷的美女干得娇喘连连。“老子操得你爽不爽？”Gordon双手揉着这个臣服在他胯下的校花丰满的双峰，整个人压在她身上，挺动着身体，胯下的巨物不断抽送。阿珍虽然没有回答，但双手不断抓挠着Gordon结实的背部，就知道她十分满足。“老子问你话，爽不爽。”Gordon大屌一挺，深深贯入这个校花的蜜穴，继续问道。“啊……Gordon……”阿珍一向性子高傲，绝不会让男生占她半点便宜，此刻在Gordon面前却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俏脸泛红，难以回答面前这个猛男问出的羞耻话题。“没听到吗？爽不爽？”Gordon似乎是怒了，挺动的巨龙猛地整根抽出，把这个将他问题置若罔闻的校花抱起，硕大的龟头顶在两片瓣状的蜜穴口。阿珍第一次感受到交合的快感，还是和这样一个威猛雄健的男人，当然无法忍受这突然出现的空虚，只得回答Gordon的问题：“爽……Gordon哥，操我……”阿珍刚答完，双手就环住Gordon的脖子，舌头在这个猛男的喉结上舔舐着，想要获得更多的满足。“还哥哥。”Gordon才大一，面前这个女生无论是年龄还是年级都要比他大上一些，不过这也不是他关心的，反正这些妞都会被他狠狠操到欲仙欲死，哭着喊着要自己的大鸡巴。“想要老子的大鸡巴，就叫爸爸操你。”Gordon的大屌在这个校花的蜜穴口摩擦着，但就是不插进去，臂膀结实的肌肉隆起，双臂稳稳地抱起这个已经被他征服的美女。“爸爸……操我……”阿珍迷离的双眸风情万种，毫不犹豫地直接说了出来，继续吻着Gordon的喉结。看到这个校花在自己面前毫无廉耻之心，Gordon冷笑了一声。“骚货，看你哪里还有当学姐的样子，爸爸都叫出来了，那老子就好好奖励你。”Gordon将大鸡巴再次插入阿珍流水的蜜穴，抱着她在宿舍内一边走一边抽插，帅气的嘴角勾起，拽拽笑道：“卫生部的校花学姐，满不满意你在宿舍检查到的东西啊？”阿珍被这个猛男抱在怀里干到飘飘欲仙，哪里还有什么抵触之心，一双纤手摸索着眼前这个体育王子身上雕刻般的结实肌肉，似乎要被他操死在怀里才好。“啊啊……满……满意，很满意……”Gordon抱着这个被他操成一个骚货的校花，边干边走，在宿舍径直走到了阳台上。“嘶，真他妈骚。”Gordon刚说完这句话，蒋坤就郁闷地把录像进度条往后拉。到了这一幕，他只能听到声音，无法看到画面内容，因为阳台上他没有装摄像头。但Gordon这小子胆子真大，竟然敢直接把阿珍抱到阳台上操，男生宿舍后方就是教学楼，如果有人站在更高的楼层，很容易就能看到阳台的情景，而且下面的人抬头也能看到两个人肩膀以上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在干什么。好在是晚上，那栋教学楼不开放，两人的举动也不会被发现，只是徒增了刺激，蒋坤把进度条往后拉了将近五十分钟，才看到厕所的监控画面出现两人的身影，同时也让蒋坤暗自佩服Gordon的体力，这小子不愧是一等一的猛男。Gordon从阳台转战到了厕所，把阿珍放在了马桶盖上，大屌依旧捅在这个校花的阴道里。阿珍似乎已经高潮过几次，此时只是轻轻地喘息，不再像之前那样疯狂，蜜穴与Gordon巨龙交合的地方濡湿不已，把两人的毛发都打湿。“来，给你拍一张，让你看看你自己被小爷操成什么样。”Gordon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阿珍的手机，，一边拍照一边狂操着阿珍，拍完了还把屏幕转过去给这个校花看。“啊……”被Gordon抽插的阿珍看到自己这幅羞人的样子，蜜穴内水分涌动，竟在Gordon的操弄下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啧，我的美女师姐这么快就又满足了？看来等下宿舍检查结果你可要给个最优。”Gordon坏笑着将这个被他操得舒爽不已的校花压在马桶盖上，一双美腿也被他扛到肩上，大屌继续攻入，这个体育王子两只手抓住储水箱的两边，一双有力的长腿向后蹬，大号的运动鞋依然踏在脚上，但运动裤已经褪下挂在一只脚跺上。Gordon修长的双腿肌肉紧绷，狠狠地用自己的大屌冲击着这个校花娇臀间的花心，突然，阿珍的手机开始震动起来，Gordon看也没看，拿起手机直接按下接听，一边操着这个校花，一边把手机凑到她耳边，坏笑地命令了一声：“接。”阿珍一边感受着Gordon硕大的鸡巴在体内的抽插，一边接听应付那个打来的电话，开始与那人通话。“啊……是，我……还没有检查完……”Gordon酷酷地笑着，下身动作更加迅猛，挺翘浑圆的双臀就像马达一样，胯部撞得阿珍的双臀发出啪啪啪的交合声。“唔……等一下……额，我看看这个宿舍有没有违禁的大功率电器。”看来阿珍是在跟一起来的卫生部成员通话，这也难怪，都一个小时了，阿珍还没检查完，自然是要打电话过来查一查，而Gordon这个猛男看着阿珍一边跟同学通话，一边抽插着，干得更起劲了。白色的粘稠液体从阿珍的蜜穴溢了出来，Gordon依旧还在挺动自己的巨龙，他已经干了将近一个小时，看到阿珍被他干到浑身酥软还要边接电话边被他操，这个猛男低吼着将雄精射进这个被他征服并破处的校花体内。阿珍挂掉电话，感受着Gordon的大屌在自己阴道内抖动着抽插，释放出一股股暖热，就算她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也知道Gordon射了，但过了许久，Gordon依旧没有把屌拔出来，而是继续抽插，刚刚被破处的校花已经高潮过几次，那里经受得住这头猛兽的摧残，红润的嘴唇发出了讨饶的声音。“Gordon……不要插了，我……我还要检查剩下的宿舍……”“啧，老子还没爽够呢。”Gordon把阿珍继续抱起来，射了一次的他还不满足，这让阿珍又慌张失措。“刚才你叫我什么？小骚货，叫爸爸！”Gordon剑眉上扬，眼神冷酷地看着阿珍，气势逼人。“爸……爸爸，不要干了……我……用其他方法吧。”阿珍楚楚可怜地讨饶道，Gordon确实是厉害，但是自己都已经潮喷了几次，这小子竟然还不满足，也猛得有点过头了。Gordon看着阿珍泛泪的目光，皱着眉头将自己粗大的阳具抽了出来，弯下腰将阿珍放在地上，让这个校花跪着，自己反倒坐在马桶盖上，脚掌踏着大号的运动鞋，踩在马桶边缘，大屌高高擎起，一身精壮的肌肉泛出细汗，被灯光照的闪闪发光，展现出男人威猛极致的魅力。“用你的胸给老子弄。”这个体育王子如同一尊威武嚣张的男神，傲视着被他征服的美女，让她跪在地上用双膝蹭着上前，握着自己的丰满的乳房，夹住他雄伟的男根，用乳沟侍奉着面前这个不可一世的极品猛男。阿珍看着Gordon的样子，下身不由得又一阵泛滥，但她知道自己已经经不起这个猛男继续折腾了，只好用手摇着自己的高耸的玉峰，夹住Gordon擎起的巨龙上下摩擦着。又是过了十来分钟，Gordon却还没有射的征兆，阿珍开始有些着急，握着自己双乳的手都酸了，但速度继续加快，想尽快给Gordon撸出来。似乎还不满意阿珍这幅淫荡的样子，Gordon将自己雄伟的大屌从这个校花乳沟中抽出，把踏在马桶边上的大号运动鞋直接蹭了下来，露出包裹在脚上的白袜。“这么急着走？给老子用嘴扯下来。”Gordon把自己一只大脚抬到阿珍的面前，命令道，看着这个平日矜持的校花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温热白袜，一点点脱下，Gordon拽拽地也把另外一只运动鞋脱掉，脚抬了上去，那只已经被脱掉袜子的大脚踩在阿珍傲人的双峰上，脚趾挑逗着这个校花的乳头，另外一只脚袜子刚被扯掉，脚趾头就捅进了校花的嘴里。阿珍的嘴巴被Gordon的脚趾堵住，双乳还被Gordon用另外一只脚亵玩，从这个猛男的双脚上传来浓郁的雄性汗味，而阿珍却只能默默忍受，这种味道甚至让她有些兴奋，屈服在面前这尊英武的男神面前，任凭他征服践踏。这个时候，蒋坤从分割的屏幕上看到自己刚好下课回来，宿舍内的摄像头出现了自己的身影，而浴室的马桶旁，还在给Gordon吮着脚的阿珍张开嘴巴轻啊了一声，显然是听到蒋坤开门的声音了。Gordon也扭头挑了挑眉，却没当一回事，直接就把阿珍的头按到自己胯下，将自己坚硬的大鸡巴插进了这个校花的嘴里，让她给自己口交，阿珍只能用舌头和嘴巴小心翼翼吞吐着这个大帅哥的巨龙，还几次被他顶到喉咙里，却也无法整根吞入。十多分钟后，Gordon才在阿珍唔唔的深喉声中把自己的第二股雄精射了出来，全喷发在了这个伏在他胯下的美女窄小的口腔和咽喉中，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出来拿衣服，然后让阿珍洗漱了一下自己回去，蒋坤已经都知道了。录像蒋坤是跳着看完的，可身体早已经燥热得不行，Gordon那副坐在马桶上不可一世让校花跪着给他口交的的样子还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当然，蒋坤想的并不是跪在Gordon面前给他口交，而是想将这个嚣张高傲的极品男神按在马桶上，看着他帅脸那副高高在上的酷拽模样变成屈辱，然后玩弄他精壮结实的身体，用自己的大屌给这个猛男开苞，狠狠将这个体育王子未经人事的紧致雄穴贯爆。蒋坤正幻想着Gordon在自己胯下的诱人模样，这大帅哥就已经洗完澡出来了，还在用毛巾擦自己身上的水珠，胯下的毛发已经剃光，但能看到青黑的茬子。蒋坤双眼锁定面前帅气性感的Gordon，越发饥渴得不行，而这个大帅哥也察觉到蒋坤灼热的视线，目光犀利地回扫了过来，剑眉上扬，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让蒋坤不由得眯了眯眼。Gordon这小子在运动这块基本没有输过，也造就了这个Man货不服输的刚猛性格，蒋坤如今还需要制造一个机会。两人对视了一会，蒋坤突然开口：“你们后天比赛？”对Gordon一直显得不在意，甚至还有些冷漠的蒋坤这会突然出声，Gordon眉毛跳了跳，答道：“对啊，怎么？”“这类校与校之间的比赛好几个队伍，听说水上的项目，浙大那边一直都是第一……”“狗屁！”Gordon皱着眉头，打断了蒋坤的话，一副不屑的模样：“咱们这边龙舟训练场地就护城河那么点地方，训练时他们队的人什么水平我又不是没见过，今年的第一还就我们学校包了，看老子怎么怼他们。”“呵，这样啊，那你很厉害啊。”蒋坤似是冷笑了一声，接下来的话语气平淡，和Gordon的对视的双目瞥回自己的电脑，嘴角却微微勾着，但之前眼中的不屑和轻蔑丝毫不加遮掩。“笑什么，你他妈不信？”蒋坤的语气和目光让一向暴脾气的Gordon突然腾起火来，曾经在赛场上用这种目光打量他对手的都被他踩在了脚下，生活中这种对他公开地摆出一副轻蔑姿态的也被他揍服过不少，在他的印象里，蒋坤也是其中之一，要不是看在蒋坤昨晚给他按摩了一阵子，此刻他早就冲上去揪住蒋坤的衣领。“没有，比赛这种事情……结果怎么样谁都不好说，还第一……你真是自信啊。”蒋坤依旧微笑着，语气中似乎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随意地调侃，但那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嘿！我们校队拿了第一你管小爷我叫爸爸？”Gordon听到蒋坤的话似乎气乐了，笑了一声后眼睛瞪着蒋坤，但蒋坤也没与他对视，依旧自顾自做自己的事情，就那么把Gordon晾在了一旁。“怎么，不敢？”Gordon看到蒋坤没搭话，走过来靠在他的床沿旁挑衅道，还咔吧咔吧地拧了拧手上的骨节。“不敢你逼逼个什么，是不是以为给小爷捶捶腿就上天了。”Gordon突然一把就翻上了蒋坤的床，直接把措手不及的蒋坤按在了床上。“你他妈是忘了上学期怎么被老子揍的是吧。”蒋坤真被吓了一大跳，Gordon很不爽，这在他的算计之中，但直接光着身子就这么撑着床沿整个翻了上来，还把他按趴在床上，这可是出乎了他的意料，看来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没惹这小霸王，都忘了他脾气有多嚣张了。“操，你身上水还没擦干净就不要翻到老子床上。”Gordon结实精壮的完美肉体就在他旁边，身上还散发着暖暖的热气，蒋坤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却被Gordon一只手捏着他两只手腕反扣在背，用力把他按在床上。“妈的别搞，老子的作业还没打完。”蒋坤装成有些慌乱的样子喊道，但Gordon当然没那么轻易就放过他，这个嚣张的猛男把帅脸凑近蒋坤的脑袋，盛气凌人地看着他。“要是校队拿第一，你管我叫爸爸，懂？”“操！”蒋坤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直接趁Gordon脸凑过来的时候一挣，Gordon虽然暴脾气，但也没用上十成力气，被这一下挣开了自己钳制蒋坤双臂的手。“你他妈要是能带校队拿第一，别说叫你爸爸，给你舔屌都行，滚。”蒋坤一脚横踩向Gordon的胸口，但Gordon的反应更敏捷，一架床这么小的空间里，蒋坤突然出脚，脚掌还没碰到Gordon的胸口，脚腕就被这大帅哥猛地扣在了手中。“哟，厉害了，还敢踢小爷。”Gordon眉头一挑，就蒋坤这点斤两还想跟他动手，无疑是自取其辱。“滚下去。”蒋坤挣扎着，却拧不开Gordon铁钳般的手掌。Gordon把手中的脚腕一推，面无表情地看着蒋坤，最后嘴一咧，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嚣张地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记住你刚才说的话，爸爸你叫定了，等着给小爷舔屌吧。”Gordon说完这几句话就翻下了床，吹着口哨回到了自己床上。看到Gordon准备睡觉，蒋坤一边整理自己的床铺，一边舔了舔嘴唇，这小子实在是狂得没边了，不知道被自己干的时候还会不会这幅样子，但目前看来，自己就算给他下了药，这药也只是让大帅哥的身体变得敏感，对自己给他开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那送药的人说只要干进去，Gordon的屁眼还是处，而且还被用过那种药，第一次肯定会爽到脱力，要是再对这小子已经被培养得敏感的诱人男体拨弄几下，恐怕也只能喘息着被蒋坤按着操了，但若要制服Gordon，十个蒋坤绑在一起恐怕还是打不过他，让Gordon乖乖挨操？谈何容易。“妈的，后天晚上看你还拽不拽。”蒋坤心上算计了一下，把被子一卷，吸着上面的Gordon留下的沐浴露味道，胯部往整团被子上蹭了蹭，等待着那天的到来。在蒋坤的迫切期盼下，一天之后，校间的龙舟比赛开始了。Gordon一大早就穿上自己比赛的战衣出门去了，蒋坤没有去看，他把之前拍摄角度比较差的几个摄像头调换了位置，反正比赛结果这种东西看一下校微信公众号就会有，他可不想傻子一样大太阳天跑护城河边。傍晚的时候，蒋坤在手机里看到校讯，点开一看，新的资讯里果然有一项是说这个的。“啧啧，这小子，还真厉害。”校内这届龙舟的队伍什么情况蒋坤也略知一二，基本都是从各个体育队或者社团拎出来凑在一起的，谁也不服谁，但今年学校龙舟赛北大还真拿了第一，Gordon作为队长肯定起到不小作用，蒋坤也不得不赞叹一下。把文章拉到下方，开始出现了比赛相关的照片，蒋坤看到了合照中一身战衣的Gordon，这小子又高又帅，比赛的背心把他精壮的身材紧紧裹住，英挺的剑眉上扬，拽拽地看着镜头笑着，在全队的合影中也是最扎眼的那一个。蒋坤把宿舍摄像头安置好之后，跑去吃了个饭，按理说Gordon没有训练时很早就回宿舍，现在比赛完了却迟迟没回来，估计是和那帮队员一起在吃饭喝酒庆祝什么的。蒋坤有些无所事事，自己洗完澡都八点多了，Gordon还没见人影，他刚把给自己抹的那个药拿了出来，在床上拆开包装，就听到锁上传来插钥匙的声音。Gordon推门进来了，蒋坤闻到这小子身上一身酒气，但脚步却很稳，目光也炯炯有神，应该没有喝醉，而且发现蒋坤的他此时也把目光扫了过来，嘴角挂着坏笑。蒋坤依旧装成在床上忙自己事情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敲打着键盘，Gordon走了过来，趴在他的床沿，拽拽地挑了挑眉毛，说道：“怎么，爸爸回来了，不叫一声么。”“你说什么狗屁玩意？”蒋坤头也没抬，依旧在自己的键盘上打字。“操，你小子。”Gordon直接把蒋坤衣服一揪，将蒋坤整个人扯到床沿，眼睛勾着他。“不是说咱学校赢了就叫我爸爸吗，大男人说话当放屁？”“你赢了？”蒋坤一副不知情的样子，眼珠盯着Gordon，这小子，生气的时候挑眉的样子更加帅气嚣张，也让蒋坤更加有将他压在身下的欲望。“废话，老子是什么人。”Gordon得意地咧嘴一笑，拽着蒋坤的衣领，把自己的运动鞋踢掉，另一只手一撑床板就爬上了他的床，整个人带着一股酒气和好闻的汗味，就那么大咧咧地坐在蒋坤床上，勾动着他的神经。不过Gordon自然不会发现蒋坤的心思，他直接用力将蒋坤的手扭到身后，眼睛瞪着他。“叫爸爸！”“别闹，你他妈洗澡没就爬老子床上！”蒋坤被Gordon这么一折腾，胯下很快就硬了，但Gordon没有注意，依旧押着蒋坤，盛气凌人地吼道：“你叫不叫！”“叫叫叫，爸爸，行了吧，滚下去！”蒋坤有些怕被Gordon发现自己勃起，赶紧喊了出来，同时祈祷Gordon可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赌约。“哎，乖儿子。”Gordon坏笑着应了一声，却没有下床的意思，而是继续笑道：“说好给老子舔屌呢？”“你他妈还真让我给你舔？”蒋坤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把头拧过去。“不然呢？”Gordon坏笑道：“这他妈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事实上Gordon也没想让蒋坤给他舔，只是说出来羞辱他一下，毕竟Gordon是个直男，根本就不好这一口，给他舔过屌的女生都不知道有过多少了，但是让男人舔，他还真是想都没有想过。“你有脸脱，我就敢舔。”蒋坤扭头蔑视地看着Gordon，这让Gordon反倒是愣了愣，然后坏笑了起来：“老子他妈在宿舍不知道光了多少次，还没脸脱？你这傻屌是不是把老子当成那些脸皮薄的小娘们？”Gordon本来就没想着让蒋坤给他口，但是蒋坤这样一激，他反倒是有了恶作剧的心理，他一直觉得蒋坤看自己不顺眼，之前虽然揍过几次，但最近好像又嚣张了起来，现在总要给这小子一点教训。这个大帅哥就直接把裤子一撩，露出小腹漂亮的人鱼线下端，同时也把巨龙露出来，直接按着蒋坤的头，嚣张地笑道：“来，给老子舔舔。”“滚。”蒋坤一把将Gordon按着他的头那只手推开，眼睛也直勾勾瞪着Gordon。“怎么，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我敢脱你就敢舔？”Gordon冷笑一声，帅气的脸带着几分飞扬跋扈。“一身汗现在还跑我床上让我给你舔屌？”蒋坤瞪着这面前这个扯着运动裤带子嚣张霸气的大帅哥，心中虽然非常紧张，但依旧不屑地回道：“要点逼脸。”Gordon呲了呲牙，把裤子拉回去，一把揪住蒋坤的衣领，回瞪着他：“不知道谁不要脸，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呵。”看到Gordon这样，蒋坤知道，这小子不服输的性子被他钓出来跟他杠上了，一开始好声好气求饶的话，Gordon也许会放过他，但现在这幅模样，那Gordon绝没有低头的可能。但这也正是蒋坤所希望的。“那你想怎么样？”“给老子舔，不舔是狗！”Gordon扯着蒋坤衣领，嘴角勾着冷笑道，目光中满是威胁，如果蒋坤这个时候拒绝的话，估计一顿揍是没跑的了。“你先去洗澡，洗完我就舔。”听到蒋坤这样说，Gordon皱了皱眉，毕竟让一个大男人给别人口交，这种事情换作他自己都觉得很恶心，蒋坤不想做也在情理之中，但现在他绝不会低头，因为蒋坤今晚和前天晚上表现得太欠揍了，但揍一顿反而不解气，不管如何，他都要让这小子服服帖帖给他舔屌。再说了，这也是蒋坤自己说过的。“老子去洗澡，你他妈可别跑隔壁宿舍，到时候乖乖给老子舔。”Gordon翻下了床，扒光衣服就往浴室走去，而蒋坤则松了一口气，拿出了刚才Gordon进门时自己藏在被子下的药，拧开盖子，把说明之类的再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也许是今天比赛出汗比较多，Gordon洗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出来，身淌着的水还没干就直接爬上了蒋坤的床，帅气的脸带着几分逼人的凶悍，结实的双腿分开，直接跪坐在床上。本来Gordon个头就比较大，现在直接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床上的蒋坤，也让打着小算盘的蒋坤心理一阵发毛。“澡我也洗了，你还有什么借口。”Gordon冷哼了一声，直接伸手把蒋坤的头猛地一按，压到自己胯下。看着面前这个全裸的极品猛男擎着大屌，结实性感的肌肉上还淌着水珠，此时正嚣张地看着自己，蒋坤咽了咽口水，被Gordon的手按住的脑袋也抬了抬，看着这个大帅哥那张拽得不行的脸。这个体育王子眼神中也充满了傲然，如同一尊不可冒犯的男神一般，向来只有他征服别人，不可能被别人踩在脚下。而蒋坤今晚要做的，就是将面前这尊男神压倒。被Gordon这么按着脑袋，蒋坤回手一摆，将Gordon的手打开，头也抬起来。“怎么？”Gordon面色不善地看着蒋坤，捏了捏手上的骨节，手再次按在蒋坤的头顶上。“别用手按我。”蒋坤皱着眉反抗了几下，Gordon将手拿开，却是一副要发作的样子。“给你舔也不是不行，你手不要乱动。”蒋坤扯了扯Gordon的浴巾：“到时候我舔着舔着你突然把屌塞到我嘴里那他妈成什么样子。”Gordon愣了一下，他确实做过这种事情，之前在学校厕所让一个女生给他舔，后来突然按住她的头把屌塞到那个女生嘴中让她口，还用手机拍过视频给蒋坤和一些队里的兄弟朋友们看过。“操，怎么可能。”Gordon有些火，自己对男人可没有这种想法，蒋坤这种说法简直是找着法子回避。“你他妈到底舔不舔，我手保证不动。”“我信你才有鬼。”蒋坤皱眉道：“先把你手绑到后面去，我再给你口。”“行，你绑。”Gordon看着蒋坤，眉头也皱了皱，不屑地把手背过去，他还没想过蒋坤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但如果蒋坤以为把自己双手绑起来就能打得过他，那就打错如意算盘了，自己的腿也不是吃素的，之前跟别人打架的时候曾经把人踹飞了几米，肋条都断了几根，那人好歹还是搞散打的，蒋坤跟那人比起来只会更加不堪。看着Gordon那幅不以为然的样子，蒋坤将浴巾紧紧地绑在了Gordon的手腕上，打了好几个死结，心也砰砰地跳，他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容易就乖乖被他绑起来，估计是真没把自己放眼里。Gordon的胳膊被蒋坤反绑在腰后，表情依旧没有多大变化，蒋坤回到他跟前，俯下身伸出舌头，开始舔着这个大帅哥傲人的肉棒，先给他一点甜头尝尝。“嘶……哦……”Gordon感受着蒋坤的舌头在他的巨龙上挑弄，本就敏感的鸡巴不由得翘得更高，没想到蒋坤这小子似乎天赋异禀，竟然这么会舔。被一个男生舔自己的骄傲，这种新奇的感觉也让Gordon有些兴奋，看着胯下伏下脑袋的蒋坤，要是手没绑住，保不准他还真会按住蒋坤的脑袋，把屌往他嘴里塞。蒋坤给Gordon舔了一会，在Gordon正爽的时候抬起头，看着Gordon拽拽的玩味笑容，不由得摆出一副不满的表情。“操，你那是什么眼神。”蒋坤怒道：“不要看我。”“屁事真多，继续舔。”Gordon正爽着，只好酷酷地笑着，乖乖别过头去，但是蒋坤似乎还不满意，他把自己的枕巾拿起来，直接蒙在了这个大帅哥的眼上，绑在了他的脑后。“你还真他妈会玩，嘶……”失去了视野，Gordon感受到蒋坤又开始用舌头舔弄他的巨龙，而且还是用口腔把整个龟头裹了进去。这种莫名的刺激感让这个猛男身子一抽，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蒋坤竟然愿意给他口，但新奇的体验仍然让他舒爽无比，挺动着胯部，把巨龙就往蒋坤的嘴里狂送。“唔……”蒋坤一边用嘴巴给这个大帅哥服务，眼神到处乱瞟着。Gordon的腰力他算是见识到了，那根大鸡巴操得他嘴巴发麻，这小子此刻眼睛被蒙住了，嘴巴爽得直吸气，浑圆的屁股也随着胯部挺动显得性感不已，那雕刻一般饱满结实的胸肌和八块腹肌上还挂着水珠，在灯光的映照下，一身健康的肤色使他看上去更显性感诱人。最惹火的是这个极品猛男那双健壮的胳膊正被反绑在身后，一副受缚的样子。蒋坤再也忍不住，他把口中Gordon硕大的龟头吐出，然后开始往下舔，从这个猛男的龟头一路舔到阴囊，开始转攻他的根部。“哦……操，小骚货……你他妈……还真会舔……”Gordon鼻腔中传出粗重的喘息，胯下的蒋坤正在用柔软灵活的舌头舔他的蛋蛋和巨龙的根部，让他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绷紧。蒋坤一边继续上下舔弄，同时也伸出双手，往这个猛男精实的虎腰上推了一把，将被伺候得正爽的大帅哥顺势推倒在了床上，舌头在他的根部也舔了更起劲。“嘶……”Gordon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压根就没想过蒋坤会对他有企图，躺在床上被口这种感觉反而让这个猛男更爽。Gordon根本没有注意，蒋坤的舌头从他巨龙的顶端从一开始一直往下移动，现在不仅到了根部和股沟那段位置，而且舔弄的范围还有向下扩张的趋势。蒋坤知道，Gordon的这些部分已经变得相当敏感，看到这个高大健壮的大帅哥顺从地躺下，蒋坤嘴巴狡诈一笑，然后又凑到了Gordon的龟头上，开始给他口。在蒋坤的玩弄下，Gordon步步入套，非常配合地耸动着自己的胯部，将那根雄伟的巨物往蒋坤嘴里抽送，完全没有察觉到那个正在侍奉他的家伙眼中流露出淫欲，正一点点将自己结实的大腿慢慢分开。蒋坤摸着Gordon粗壮大腿上结实的肌肉，一点点把他的腿掰开，他感受一下这个帅哥肌肉的弹性，但如果多使上半分劲，Gordon察觉到不对头，很有可能会让他前功尽弃。看着这个体育王子粉嫩诱人的私密雄穴慢慢暴露在自己眼前，那处禁地毛发早已经被剃光，一点遮掩都没有，蒋坤气血一阵下涌，把自己的裤子扯下，舌头一边从往这个大帅哥的龟头由上慢慢往下舔。Gordon虽然性格大大咧咧的，衣服也不嫌脏到处扔，但澡倒是洗得非常干净，蒋坤吸了吸鼻子，这些私密的部分只有属于这个大帅哥好闻的体味和沐浴露淡淡的香气，不停地勾动着自己的淫欲。蒋坤的舌头依旧还在Gordon的胯下活动，但双手却不安分地将那瓶药的盖子拧开，把粘稠的药液充分抹在了自己硬到不行的鸡巴上，眼中的欲望和淫邪丝毫不加掩饰，只可惜Gordon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极品猛男此刻喉咙中正发出性感低沉的呻吟声，沉醉在蒋坤的口交技术里，结实的胳膊被反剪在身后，眼睛也被完全蒙上，帅气英俊的脸上流露着征服的满足和舒爽，不知道是在幻想跟某个美女交合，还是很满意蒋坤的臣服和嘴巴的乖巧。蒋坤开始把嘴巴移开，用手沾着自己的唾液给Gordon撸着，如今这个大帅哥身上敏感的地方在哪，怎么弄才能让他爽，蒋坤都已经一清二楚，虽然有的地方还没有实践过，但此刻看Gordon胯部的耸动依旧没有停止，精实有力的窄腰也不停地扭动着，蒋坤就知道，这大帅哥已经沉浸在下身的快感中。“嘿嘿，你倒是挺享受的。”蒋坤用低不可闻的声音笑着说道，看着这个威猛的校草大帅哥往自己的手中抽送着坚硬粗大的肉棒，却不知道，另一根坚硬的大鸡巴已经对准了他不可侵犯的雄穴。/V蒋坤双手猛地用力，按在了Gordon结实的大腿上，鸡巴对准这个猛男的屁眼猛地一送。嗷的一声，Gordon突然惨嚎了出来，突如其来的撕裂痛楚让他一阵发懵，脑袋也是疼得一仰，倒三角的健壮上身弓了起来，八块结实的腹肌绷得紧紧的，但眼前却一片漆黑。几乎是在瞬间，他就反应了过来，蒋坤这胆大包天的混账，竟然正在将自己的鸡巴往他的屁眼里送，那股感觉让他牙关都疼得咬紧，旋即破口大骂。“我操你妈逼！”Gordon一边挣着背后的被缚的双臂，同时有力的长腿也猛地摆脱了蒋坤使劲压着的手，对着前方就是一脚过去。“操。”蒋坤也是手忙脚乱，Gordon的屁眼还没被开发过，穴口还紧得不行，他费那么大劲才把有药液润滑过的龟头一点点干进去，Gordon就已经一脚踹了过来。“妈的。”蒋坤心里一阵发慌，本来他是只打算蒙住Gordon的眼睛，那人说只要操进去，很容易就能操服Gordon，现在他心里一阵庆幸，要不是连手都被绑住，这个脾气火爆的大猛男恐怕已经把他按在床上大卸八块地拆掉了。就算是这样，Gordon也不是没有反抗之力，这一脚过来，蒋坤赶忙把身子往右偏了偏。这大帅哥眼睛被蒙上了，似乎没找到准头，也亏得蒋坤反应快，这一脚只踢在了他的肩膀上，如果不是侧了一下身子，这一脚就能把他踹下床。即便如此，他的肩头还是被踢得一阵生疼，心也横了下来。一不做，二不休。蒋坤双手猛地挽上了Gordon的宽肩，手按着他结实的肩膀往自己胯下压，自己整个身体也凑上来，用力把坚硬的鸡巴往这个体育王子灼热窄小的雄穴狂送。“啊啊啊啊！我操你……滚啊！”Gordon疼得直哈气，自己的屁眼正被另一个男人那坚硬粗大的淫棍一点点侵入，这是他绝对无法忍受的。他用力夹紧自己的屁眼，咬着牙，双腿一抬，小腿如同剪刀一样直接卡住了蒋坤的脖子，把蒋坤的脑袋往自己身上拉，一条腿挽住蒋坤的脖子，另一条腿弓着对准蒋坤的小腹直接踹了过去。“嗷！”蒋坤看着Gordon这一脚踹向自己的腹部，好在自己动作迅速把手抽了回来，这一脚被他堪堪挡住，但小臂被这一脚踹得也是一阵发麻，如果不是Gordon的力气现在都用在夹紧屁眼和胳膊的挣扎上，恐怕自己骨头都要断掉了。“妈的。”蒋坤揉了揉生疼的胳膊，直接一拳用力砸在Gordon的腹肌上，让这个受缚的大帅哥痛得嚎了出来，双腿和绷紧的肌肉也是一松。蒋坤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用手把Gordon的双腿一掰，按着这个帅哥两边膝盖把两条腿压在了床上。Gordon这个大猛男浑圆的臀瓣被完全分开，蒋坤吸着气，把捅进这小子屁眼里的鸡巴一挑，又让Gordon一阵挣扎疼嚎，这小子敏感又未经人事的肠壁被这么干了一下，疼得被迫把自己的屁股抬了起来，借这个机会，蒋坤猛一使力，大半截鸡巴操开这个体育王子紧致的粉嫩屁眼，送入了他灼热的直肠。“嘶……”蒋坤舔着舌头，看着挣扎着惨嚎被他开苞的Gordon，身子一阵哆嗦，除了紧张，还有几分爽快，这个不可一世的大猛男屁眼竟然被他的鸡巴操开，得逞的快感让他动作更加生猛。“啊啊啊！”感受着自己的屁眼被撕开，Gordon痛苦地惨叫着，蒋坤的鸡巴虽然比不上他，但也算是挺大一根了，更何况被插的是他的屁眼，自己那个不容侵犯的地方竟然被蒋坤滚烫的淫棍一点点操开。痛楚和慌乱让Gordon这个打架当家常便饭的家伙也有些失措，这小子虽然帅气逼人，但是脾气那么暴躁，平常一副拽拽的样子，在赛场上也是凶悍无比，加上那体格，哪里有男人敢这么大胆打他的主意。就算是跟他朝夕相处的蒋坤，在没有药之前也只敢意淫一下这个帅气的男神，所以Gordon除了被开苞的痛楚外，脑子也有点混乱，这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更是让他手足无措，更何况这个大帅哥的双手如今被缚在身后，眼睛也被蒙上，只能任由他的室友宰割。蒋坤眼睛眯了眯，看着这尊男神脖子青筋直冒，在校内霸道嚣张不可一世的Gordon，如今竟被自己这样一个他随便就能揍趴的家伙用计按在身下难以反抗，痛苦地感受着自己的私处一点点吃入一根大鸡巴，双腿也疼得无法使力，直至紧致诱人的屁眼完全吃入那根粗大的恶物。“你他妈……死变态……算计老子……啊！”Gordon刚哈着气怒骂了一声，就感觉到那整根没入他体内的大鸡巴用力搅了一下，疼得他眼泪都要掉出来。“你骂谁呢？”蒋坤胆子大了起来，他双手在Gordon被他按着的腿上摸索，这小子的腿又长又结实，肌肉清晰漂亮，不愧是经常玩儿攀岩的，上下肢都结实有力，只可惜现在胳膊被绑到了背后，无法反抗自己的侵犯。就算是算计了Gordon，蒋坤也不会承认，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极品猛男玩成一个供他泄欲的玩物，此刻他一边搅动着自己的鸡巴，在Gordon的吸气哀嚎声中用被单把这个体育王子的脚分别绑在了两边床架子上，然后解下蒙住Gordon眼睛的枕巾。Gordon一张帅脸满是痛苦，正咬牙皱着眉头，漆黑的星目怒视着自己，让蒋坤痛快得不行，这个极品，终究还是栽在自己手上。“我变态？算计你？”蒋坤摸着Gordon的帅脸笑道：“对不住啊，我可没那么想过，不过刚才你小子是爽了，老子我连妞都没怎么碰过，你这样简直就是勾引我上火啊，怎么着，就让兄弟我爽爽呗。”蒋坤拍了拍Gordon的帅气的脸，摸了一把这一脸凶悍的大帅哥短短的发茬子，脸也坏笑着凑了过去。“再说了，你小子屁股那么翘，刚才还扭成这样，简直比妞还勾人欠操啊。”“呸。”Gordon直接啐了蒋坤一脸，忍着被开苞的疼痛挣扎着自己的身体，企图挣开被缚的双手，还叫骂道：“你他妈才欠操，你全家都他妈欠操！”但蒋坤之前把Gordon绑得结结实实，还往浴巾上打了好几个死结，他抹了把脸，自然知道Gordon挣不开被捆着的双手，但这番挣扎让这小子出了一身汗。看着这个大帅哥屁眼被自己操开，身体还不甘地扭动着，想要摆脱这番困境，布满细汗的肌肉在灯光下性感到不行，蒋坤双手开始不安分了。“操……”Gordon的身子不自觉的一阵紧绷，看到蒋坤的手正在揉捏他饱满结实的胸肌，他皱了皱眉头，触电般地挺了一下身子。被蒋坤这一番亵玩，Gordon原本半软下去的鸡巴竟然又硬了起来，特别是当蒋坤双手揪住他的两个乳头时，自己身体竟然有股电流经过的快感，胯下不听话的大屌开始渗出淫液，被操开的鲜嫩屁眼猛地一阵紧缩。“哟。”蒋坤还没有开始干Gordon，一是插进去自己已经爽到不行，怕太快就射了，二是想让这个大帅哥刚被开苞的屁眼适应一下自己的鸡巴，但这一翻玩弄，反而让Gordon的屁眼一阵紧缩，也让蒋坤的鸡巴开始感受这个大帅哥紧致灼热的极品肉穴。“还不是欠操？你的屁眼这么主动在吃我的鸡巴。”蒋坤的手在Gordon身体上游走，这个大帅哥一身手感极好的漂亮肌肉，倒三角的精壮上身也丝毫没有半分赘肉，长腿和腰腹更是紧实有力。手上暗自使劲，蒋坤咽着口水，Gordon的身体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玩弄了，特别是胸肌和腹肌的弹性，更是让之前按摩时候就感受过的蒋坤满意无比。“唔……”Gordon身体猛地一抽，没有力气反驳蒋坤的侮辱，在蒋坤的手下，每被这个混账用力掐弄一下自己的肌肉，这个大帅哥的脑袋就猛地一甩，似乎有些诧异和难受地想要摆脱什么，他被蒋坤挑逗得胸口一阵发堵，气喘不已，体内血液的流速也加快，那根一柱擎天的大鸡巴开始流淌着晶莹的淫水，屁眼更是收缩得厉害，让蒋坤还没开操便已经爽得吸气。看着这个威猛精壮的男神在自己手下几番挑逗就已经这样性起，一捏他的乳头，这小子身体就一抖，帅气的脸上咬着牙满是不甘和诧异。蒋坤更是得意无比，总算不负自己这么久熬夜辛苦的用药，这个大帅哥的身体竟然这么敏感。“操……你……不要弄了……”Gordon健硕的胸肌一阵起伏，腹部也是一松一收，八块整齐的腹肌如雕刻般格外明显，他哈着气，看着面前这个玩着他身体的家伙，帅气的脸上充满了不解和难受。“大不了……大不了老子给你找个妞。”Gordon皱着眉，看着动作停下来脸上满是笑意的蒋坤，向来霸道嚣张的他第一次如此不堪，还是在自己这个随手就能揍趴的宿友面前。蒋坤愣了愣，嘴角一勾，将自己的手拿开，Gordon长出一口气，正以为蒋坤要放过他时，自己的屁眼被猛地一捣，那股疼痛又让这个大帅哥惨嚎了一声。蒋坤把自己衣服扒掉，坏笑着整个人压了上来，身体紧紧贴着身下被缚的Gordon那身结实的肌肉，双手环抱着这尊他垂涎已久的性感男体，紧接着臀部一翘，将自己的鸡巴从Gordon刚被开苞的紧致屁眼中退出一大截，也带出一小圈亮粉色的嫩肉。“啊啊啊！”在Gordon的痛呼声中，又是啪的一声，蒋坤将自己的鸡巴再次整根插入这个大帅哥圆翘双臀间的紧致嫩穴，一下下抽送，幅度也一点点提高，同时回答道：“不行啊，老子我正在兴头上，先让我爽完再说。”蒋坤一边干着，眼睛瞟了几眼藏着摄像机的几个地方，舌头开始舔着这个猛男性感的身体，胯下动作也越来越快。一开始蒋坤还只是一下下地干着，每干一下，Gordon就嚎一声，随着蒋坤动作的加快，这个大帅哥喉咙发出被侵犯的痛苦低吼，声音连成一片，这也让蒋坤更加兴奋，这小子被干的时候声音竟然也是如此性感勾人。伴随着Gordon的挣扎和惨嚎，这个体育王子不可侵犯的私密嫩穴正在开合着，快速地吞吐一根粗大的鸡巴，高大精壮的身体被另外一个比他弱小的男人压在身下，那被刚操开的屁眼被一下下开垦着，结实的臀肌再怎么夹紧也无济于事。一声声响亮的击肉声回荡在这间房间内，如同征服这个霸道男神的响亮号角。“唔……啊……”看着身下精壮帅气的Gordon被自己操得直皱眉头，眼睛痛苦地闭上，咬着牙身体不断挣扎，但每次插入都会让这小子忍不住痛嚎出声，大口大口的哈气。Gordon的身材本就比蒋坤高大健壮，蒋坤鸡巴一挑，让这个大帅哥的屁股跟着抬动，自己也把脑袋凑了上来，吻着Gordon阳刚帅气的脸。“哈……啊……”Gordon扭过头去，避开蒋坤的脑袋，晃了晃头，眼睛睁开，怒视着眼前这个在他屁眼里抽插着自己那根淫棍的家伙，帅气阳刚的脸上满是煞气。看着Gordon这副凶猛高傲的样子，跟平时在赛场上没什么两样，蒋坤咽了咽口水，这小子被自己操着，眼神竟然还这么拽，但这也让他的欲望更加强烈，忍不住要将这个威猛的男神狠狠蹂躏一番。“你小子屁眼操起来还真他妈爽，里外都紧到不行。”蒋坤抱了一会Gordon，起身一边抽送着自己的鸡巴，看着这个体育王子被操开的屁眼上那圈粉色嫩肉不止地随着自己鸡巴进出翻收着，他拿起自己床上的手机，对准两人交合的地方连拍了好几张，然后打开录像功能，对着Gordon被操开的屁眼特写了一番，镜头一路移上，将这个大帅哥受辱的处境完全收录在内。“操你妈……啊！”Gordon梗着脖子怒吼道：“你他妈……老子……迟早……弄死你……啊啊啊啊！”Gordon每骂一句，蒋坤就操得更加大力，这个猛男的臀瓣被他撞得啪啪作响，蒋坤用手机拍完之后，将手机摆在床边立着，让摄像头继续拍到Gordon屁眼的位置，双手探到Gordon圆翘的俊臀下，将这个大帅哥屁股微微抬起，揉着那两瓣结实的臀肉，然后将自己的鸡巴抽出一大截，只留下龟头在里面。“被我操着还老子呢，叫爸爸我就轻一点，不然你可要吃点苦了。”蒋坤嘴角带着笑意喊着，但Gordon只是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着气，并不搭理他，之前这一番折腾把他弄到疼得要死，此时这个猛男全身大汗淋漓，饱满的胸肌一起一伏。看到Gordon无视他，蒋坤将粘稠的药液倒在了两人的交合处，把Gordon粉嫩的屁眼弄得濡湿滑溜，然后冷笑着猛地将自己的鸡巴再次送入。“啊！”在Gordon的怒吼中，蒋坤挺动着胯部，开始大幅度地抽送，那根粗大的淫棍每次都几乎整根拔出然后干入。Gordon扭着臀部，哀嚎着用力夹紧屁眼，但却依旧无法阻止蒋坤进出的淫棍，反而给这个家伙带来更多的快感，那双手也不停地揉着这个猛男两瓣健硕的臀肌。“唔……啊啊！”Gordon的痛嚎越来越大声，蒋坤才发现，自己的鸡巴上似乎有丝丝殷红，这小子被干成这样也不愿意屈服叫自己爸爸，反倒中气还挺足的，叫得这么大声。“哟，见红了。”蒋坤的动作停了下来，用手指拨弄了几下这个大帅哥饱满的两颗蛋蛋，然后手指一路往下，摸到了Gordon包裹着他鸡巴的肛周嫩肉，压下身子脑袋贴到这个大帅哥的耳边笑道：“记住爸爸用大鸡巴给你屁眼开苞这天了没。”蒋坤又拿起了那正在录像的手机，对着两人交合的位置拍了一张，记录这个体育王子被他操开菊苞的景象。“操……你奶奶……”Gordon皱着眉，仿佛要把牙齿都咬碎，这个猛男双眼发红地破口大骂，换来的自然是蒋坤一顿猛操，但Gordon吃疼之下，声音更是响亮。现在大晚上的，蒋坤皱了皱眉，担心被隔壁听到坏他好事，他把手指伸进自己的嘴里吮了几下，然后突然发难地探进Gordon的嘴巴，搅动着这个大帅哥的口腔，让这小子结实的身子挣扎着，嘴角流着口水，嗯嗯啊啊地哼着挨大鸡巴操。“怎么，乖儿子，爸爸的口水好吃吗？”蒋坤得意地笑着，看着被他玩弄成这样的Gordon，正想拿手机再拍一张，却看到这小子眼里露出凶光。蒋坤心里一紧，赶忙把手指抽出来，Gordon两排整齐的牙齿却比他更快地一合，竟然将他的一只手指咬破了。“狗儿子牙口倒是很好嘛。”蒋坤吸了一口气，看着被咬破皮的手指，再扭头看向Gordon暴怒的帅脸，反而伸手过去一把捏住这小子的下巴，在Gordon的挣扎下强行捏开他的嘴，抓过自己床上一只脱掉的袜子揉成一团就往这大帅哥嘴里塞。“唔唔……”看到Gordon嘴巴被堵住，蒋坤更是肆无忌惮，手也按上了Gordon的虎腰，摸索着他结实整齐的八块腹肌，鸡巴嚣张地享用着这个大帅哥的鲜嫩的处穴。干了大概二十分钟，蒋坤已经把Gordon身体摸了个遍，饶是这个猛男体力这么好，此时的挣扎的力道也弱了下来，胸脯起伏着，壮硕饱满的胸肌被蒋坤不住地揉捏，身子也有些发烫。“唔……”Gordon粗长的巨龙随着蒋坤的冲撞，突然翘了一翘，虽然幅度很小，但因为他突然哼了一声，也被蒋坤看在眼里。本来蒋坤打算等自己爽完，狠狠骂一下那送药的家伙，Gordon的鸡巴虽然一直硬着，但完全是因为敏感的乳头正在被他玩弄，至于那家伙说的破处时候把Gordon操爽到脱力，这么久了却一点迹象也没有，如果不是自己准备充分，哪能上得了这个大帅哥。但现在，蒋坤的眼里却放出了精光，Gordon被他操了这么久，就算体质再怎么难以开发，屁眼里应该也开始有感觉了。蒋坤开始试探性地放慢动作，一下下干着Gordon紧致的雄穴，既然这个大帅哥似乎开始有点反应，那自己可不能太粗暴了。随着蒋坤鸡巴在Gordon直肠内摩擦，他看到面前这个霸道的猛男校草那根征服过无数女人的大屌正一翘一翘的，马眼中的淫液也流淌得更加厉害，雕刻般的整齐腹肌绷紧，被袜子堵住的口中也发出了胡乱的哼哼声。蒋坤把塞在Gordon嘴中的白袜拿出，这团袜子已经被口水打湿，蒋坤将袜子抖开，粘了点Gordon的口水，抹在了这个大帅哥的乳头上。看着Gordon这幅性感的样子，蒋坤把抖开的白袜直接套在了这大帅哥一柱擎天的巨龙上。嘴角带着笑意，蒋坤双手再次攀上了Gordon的的宽肩，看着这个精壮的帅哥张开嘴巴，眼神似乎有些迷离，但注意到到蒋坤把头凑过来，他的眉头又皱上了。舌头一动，蒋坤舔了舔Gordon滚动的喉结，胯部也是一挺，将自己的鸡巴深深贯入Gordon被破开的那处禁地，引得这个大帅哥身体猛地一抖，那根被袜子套住的大屌翘得老高，还一阵乱摆。“哈……啊……唔……”Gordon的喉咙发出一阵诱人的哼声，被蒋坤这么一阵抽插，他感觉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反倒是不知为什么还有种诡异的快感，与自己操女人或者手淫不同，这种快感从自己交合地方的深处向整个身体蔓延，当蒋坤再一次用鸡巴撞入他屁眼时，他喉咙中竟发出了一声带有几分迷乱的闷哼，这种声音用Gordon那Man到不行的嗓音发出来，简直比之前的哀嚎更加能勾动蒋坤的欲火。这一声呻吟刚出口，Gordon就感觉不对劲，自己被这样折腾，竟然还会发出这种有点享受的声音。果然，蒋坤直勾勾地看着他，整个人突然压了上来，那根插进他体内的恶物也开始飞快地抽送。“唔……哦……唔啊！”随着蒋坤的操干，Gordon套着白袜的大屌也不停地一翘一翘，他想强忍那阵喉咙发出来的哼声，但交合的部分却不断传来一阵阵如潮的剧烈快感，袜子的顶端被他流出的前列腺液打湿，这个大帅哥扭动身体，但体内那根不断捣入的淫棍似乎正在带来一种让他慌张的感受。随着蒋坤的鸡巴一下下贯入Gordon紧致的嫩穴，这个体育王子那根一柱擎天的大屌也勃起得更厉害，甚至比之前被口交时还要粗大坚硬。蒋坤看着Gordon粉嫩的屁眼一下一下吞吐着自己的肉棒，身体微微颤抖，发出了舒服的哼哼声，那根套着白袜的大屌也一翘一翘的，流出来的前列腺液几乎把整只袜子打湿。看来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帅哥屁眼算是被自己开发出来了，蒋坤得意地看着胯下咬着牙的Gordon，这小子正绷紧着身体，强忍着喉咙的哼声，屁眼也夹得紧紧的。看到Gordon这一副抵抗的样子，蒋坤知道，这大帅哥显然是感觉到自己被操着发出这种声音太丢人。“啧啧，爽得都叫出来了。”蒋坤再次把两只手摸上了Gordon饱满的胸肌，这个大帅哥的乳头最为敏感，同时胸肌的弹性也让蒋坤爱不释手，他用中指和食指上下挑弄着。屁眼和乳头被蒋坤同时侵犯，Gordon差点将牙齿都咬碎，还是忍耐不住那喉咙的哼声，自己的胸脯一起一伏，胸肌也随之颤动，一股闷气憋在胸口，再加上两处传来的快感，那股气不吐不快，最后传出来成为他喉咙里诱人的低声呻吟。蒋坤对药的效果非常满意，看着Gordon这幅明明挺舒服但还要忍耐着的样子，眼里闪过一丝戏谑。看来要让Gordon这个威猛的家伙明白自己被操被玩得有多么爽，彻底打碎这个猛男的骄傲和尊严，从生理到心理去征服他。;没有什么比亲眼看自己被操到高潮更能打击到这个猛男了，蒋坤坏笑着，一直匀速挺动的胯部猛地一撞。“啪！”一声响亮的击肉声让Gordon哼了出来，随后他发现自己那根被袜子套住的大屌似乎有种要爆发的感觉，眼神中带着几分慌张和不可置信。这个大帅哥腰间的肌肉一绷，那只白袜也随着他乱翘的擎起大屌乱摆，蒋坤感觉Gordon的屁眼一阵紧缩，那硕大粗长的雄性骄傲也翘得更厉害，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唔……不要……”看着蒋坤把手伸向自己乱摆的屌，Gordon突然叫出声，但蒋坤根本没理会他，反而一把捏住那袜子湿漉漉的顶端，一扯而起。Gordon痛苦地咬着牙昂起头，但脑袋却被蒋坤探过来的手按住。“大帅哥，看看你是怎么被我操到高潮的！”“……拔……拔出来……不要！”Gordon扭着头，但交合处传来的快感让他无力去反抗蒋坤的手，就那么被按住脑袋，看着自己的大鸡巴随着蒋坤的操干一翘一翘的。“啊啊……啊！”这个体育王子感受着自己室友的鸡巴在自己体内一下下抽插着，而自己的大屌竟然在屁眼被操干之下达到了高潮。在蒋坤期待的目光中，Gordon那根翘着的大屌开始喷出一股浓稠的雄精，紧接着如同开闸了一般狂射不止，蒋坤的鸡巴也粗大了一圈，这个脾气火爆的威猛男神不仅屁眼被自己给开了苞，还被操到疯狂射精。之前Gordon操女人或者手淫一次想要射出来可要费不少时间，但现在屁眼才被干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喷发了，看样子这个大帅哥屁眼已经被自己成功开发出来。头脑一片混沌，Gordon看着自己那征服过无数女人的巨物竟然在蒋坤的对自己后庭的征伐下摇摆着喷出精液，一道道白浊的液体喷射在自己的雕刻般的胸肌和腹肌上，抵抗意识开始随着那根依旧在抽插着的淫棍渐渐薄弱。而蒋坤更是嚣张地伸手将这个大帅哥身体上的精液由胸肌和腹肌中间往两边抹开，让他一身肌肉像抹了油一样反光，同时手指也攻向他的乳头。“唔……唔……啊啊……”Gordon的屁眼被操干着，加上大屌和乳头共三处同时传来快感，让这个猛男双腿直抽搐，身子也剧烈发颤，精液从鸡巴上连续喷了十数股，他看着自己喷精的大屌，眼神从慌乱变得有些失神。蒋坤看着这个大猛男鸡巴一翘一翘，喷发之后，精液还随着自己的抽插流着不断泄出，他将手指插到这个体育王子的嘴里，挑逗他弓起身子，让那八块腹肌愈发清晰明显。一把手挽住Gordon的脖子，蒋坤看着Gordon喷精之后这幅看起来有些迷迷糊糊的状态，这个大帅哥身体没有抵抗自己的挑逗，脸上也丝毫没有厌恶和不耐的神色。蒋坤凑上前去，亲吻着Gordon帅气的脸，这个一直处在征服者地位的威猛直男脸上满是高潮的红晕，原本明朗的星目也一片迷乱，嘴巴被蒋坤的舌头撬开，任凭这个给他下药把他操到失神的罪魁祸首与他交换着口水，并将唾液吐到他嘴里。“唔……唔……”Gordon的屁眼被干得濡湿不已，粉嫩的菊穴口依旧吞吐着那根膨胀的肉棒，脖子被蒋坤挽住，帅气的嘴也被吻着，嘴角流出涎水，左胸的乳头被蒋坤另一只手揉捏着。蒋坤此时也暗暗心惊，这个药果真效果惊人，甚至有些可怕，Gordon这样的威猛的直男竟然会被自己操成这幅样子，不仅是肉体上沉沦，连意识也在这快感中几乎沦陷殆尽，此时臀部竟隐隐有迎合他鸡巴的动作。感受着那两瓣壮臀的向自己这边动作着，蒋坤哪里还能忍受得住，将自己的精液一股股注入到这个体育王子的处穴，完成了这次对他屁眼的开发“呼……”射完之后，蒋坤长出了一口气，将Gordon压在床上，看着这个大帅哥那俊朗的脸和完美的身材，自己刚射完的肉棒没有软下来，反而更硬了。毕竟自己的小兄弟为了享用这小子已经快忍了一个多月，蒋坤起身，把Gordon绑在床架上的脚解开，将自己的鸡巴抽出。费了不少劲，蒋坤把Gordon高大的身躯翻了过来，看着这个大帅哥圆翘的俊臀，双手背在后面，臂上那结实的肌肉仿佛蕴含无穷的力量，只可惜如今被绑住，只能乖乖地被蒋坤奸淫。蒋坤下床，将这Gordon今天比赛的战衣拿了上来，铺在自己的枕头上，然后把Gordon的胯部抬起，将枕头塞着挤进去，垫在了在Gordon的胯下。这个大帅哥一边脸贴着枕头，眼神迷乱，嘴中发出哼哼声，把自己的大鸡巴往枕头上慢慢蹭着，两瓣屁股被枕头垫得高高耸起。一根大鸡巴再次贴上了他的股沟，蒋坤摩擦着自己的鸡巴，双手掰开Gordon结实的臀瓣。“唔……”Gordon的两瓣屁股被蒋坤用手分开，发出一阵哼哼声，蒋坤看着那个被自己开苞的粉嫩肉穴，这个大帅哥肤色呈健康的浅麦，但这里却不像身体与气势那般火爆剽悍，反差之间煞是诱人。蒋坤一阵吸气，把自己坚硬的鸡巴干进了这个流着浓精的穴口，引得Gordon一阵淫叫。“唔啊……”这个威猛的男神肉穴再次被填满，那根淫棍捣进去之后挤出一圈白浊的淫液，蒋坤满足看着两瓣翘臀中的猛男穴噗吱噗吱地吞吐品尝着自己的肉棒，抬起了手，一巴掌印在Gordon的屁股上。蒋坤打得这个大帅哥叫了一声，嘴中也发出呻吟，开始往被插入的方向耸着屁股，配合蒋坤的奸淫玩弄，俯身看去，Gordon微眯着眼睛，嘴巴张开，流着口水，一副淫乱的表情。“我的狗儿子之前不是很厉害吗，现在怎么真像条骚狗一样被我操着。”蒋坤坏笑着嘴巴贴在Gordon耳边问道。也许是药物和快感支配着Gordon的脑海，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Gordon并没有回答蒋坤，而是继续发出呻吟，这个平日里拽拽笑着的猛男如今情迷意乱地被干着，或许他根本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只是被原始的快感支配着挨操。没有得到Gordon的回答，蒋坤不免有些扫兴，但现在这个样子他也已经很满足了，毕竟Gordon若是头脑清醒的话，刚才解开绑住他双脚的被单时已经踹过来了。蒋坤的胯部一下下从后方撞击Gordon双臀，双手也伸下去疯狂揉捏Gordon的胸肌，过了好一阵子，才喘息着再次将精液再次注入了这个体育王子的体内，Gordon此时也被操到射得一塌糊涂，那件他中午比赛时见证他获得的冠军的战衣，此时已经在这个大帅哥的胯间沾满了精液，被摩擦成粘稠一片。射完之后，蒋坤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录像内容，然后对着前方一拍，保存下Gordon背对着他趴着高耸起屁股被他插入的景象，然后拔出来，再对着Gordon灌满精液的屁眼又拍了几张，最后将Gordon的身子翻了过来，各个角度拍下了这个大帅哥不堪的画面。“唔……”Gordon迷迷糊糊地喘着气，蒋坤起身坐在Gordon的胸肌上，把那根沾满了精液的肉棒一下下抽打在这个猛男的脸上，最后往他嘴上蹭了个干净，那些秽液随着蒋坤用手指撬开开Gordon的嘴巴，也流入了他的喉咙。“呼……”蒋坤长出了一口气，把Gordon压在胯下操了一晚，他自己也有些累了，此时笑着看着面前的大帅哥，拍了拍他的脸。之前他用来抹在Gordon鼻子上的药应该也挺有效的，不过蒋坤并不打算将鸡巴插到迷迷糊糊的Gordon嘴中。“嘿嘿。”看着Gordon迷乱地喘息着，蒋坤摸着这个大帅哥的身体，如果送药那人没说错的话，再过几天，Gordon身体就会有他想得到的反应，到时候，这个极品猛男才会真正变成他的玩物。将绑着Gordon的枕巾解开，蒋坤开始收拾着床上的局面，下床从浴室打了一点水帮Gordon擦了擦身体，也把Gordon的雄穴清理了一下，精液倒是一滴不剩地留在了这个大帅哥的直肠内。看着被开苞操了两次，现在在他床上高潮后昏迷的Gordon，蒋坤贴身抱了上去，开始入眠，但闭上的眼睛里那一抹淫邪依旧没有平息。将Gordon绑起来强上只是他的第一步，蒋坤暗乐着，到时候他要这个大帅哥清醒着屈辱地给他口交，求自己把鸡巴插到他屁眼里。一夜无梦，蒋坤睡的很沉，生物钟的习惯让他第二天很早就起来了，但醒来的他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整个人趴在了Gordon身上，这小子被自己压着竟然还睡的这么死，结实的胸肌起伏着，帅气的脸歪向一边，嘴巴微张，鼻腔发出灼热的鼻息。蒋坤起身才发现身下有个硌人的东西，这个裸着身子的大帅哥竟然晨勃了，昨晚刚被操射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屌还翘得老高。“啧，精力这么旺盛，真是头种马，不过以后恐怕只能挨操了。”蒋坤看着Gordon这副样子昏睡着任人侵犯的样子，身体马上就有了反应，但一看时间，此刻再不起身就要迟到了，而且过了昨晚精虫上脑的时间，蒋坤再仔细看了看Gordon，竟然还有几分心悸。自己确实是强上了Gordon，但接下来怎么办？Gordon突然醒来呢？自己会不会被打死？总不能又把他绑起来藏宿舍里。把问题抛到脑后，蒋坤带着渐渐涌上心头的惊慌强行把欲火压了下去，轻手轻脚翻下床洗簌完毕，把电脑的几个视频文件都拷进了手机，带着课本跑去教室。一路上，蒋坤思索着昨晚的事情，到了大课室之后，他挑了个没人的角落坐着，打开手机，点开了存起来的视频。画面中，Gordon这个拥有一身麦色肌肤和精壮肌肉的大帅哥眼睛被蒙，双手反剪绑在身后，正低吼着享受着蒋坤的口交，随后猝不及防地被蒋坤推倒，那惊怒的反抗也让蒋坤给压了下去，处菊被大鸡巴整根贯入，然后被得逞的蒋坤从暴怒干到失神。看这些画面，蒋坤除了下体起反应之外，心里却更慌了。昨晚自己爽是爽了，但是到时候Gordon醒过来，自己肯定少不了一顿揍，说揍或许都轻了，Gordon把自己吊在篮板上打死都有可能，最起码也要给打进医院。越想蒋坤越觉得害怕，那种抹在自己屌上让Gordon上瘾的药据说起码要三天才能生效，那会自己恐怕已经躺着进医院了，他打开QQ，找到了之前送药的那个人，抖了他几下。“怎么？”对面灰暗的头像很快亮起，看起来像是一直在隐身，还回复了蒋坤，蒋坤赶紧在昨晚给Gordon开苞的视频里挑了一个角度上看不到脸的发了过去。对面接收了之后，看了挺久，过了一会才回复道：“哟……用强的呀，真是让你给糟蹋了，这种货色弄到我们这来怎么也得要个高价。”“别说这个了。”蒋坤按着手机键有些苦恼地说道：“接下来怎么整？我怕会被他打死。”“你做都做了，还怕这个。”对面回复说：“跟你说过了，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想你鸡巴想得厉害，你小子好好享受吧。”“那我这几天怎么办？用不了几天到底是几天？”蒋坤继续追问。“我怎么知道你能怎么办，那药效果视体质而定，一般是三天，你自己兜着点，回头把你室友露脸被操的视频发我一份，我再给你寄点其他小玩意。”见对方也帮不上什么忙，蒋坤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在课室坐了一早上，老师讲什么也没有听进去，等下课之后慢悠悠走回了自己宿舍。钥匙一插，蒋坤推开门，心提到了嗓子眼。推门进去，蒋坤心里一凉，自己的床板整个被掀翻，床上的东西全砸到了床下的桌上，宿舍内其他地方倒是没什么变化，昨晚Gordon那些袜子运动服什么他都给丢洗衣机滚好拿去晾了，但Gordon此刻却不在宿舍。“这小子跑哪去了。”蒋坤把床整理好，发觉自己床板好像有点摇晃，不过他没管那么多，直接打开电脑，打算看了一下摄像头记录。把时间拉到早上大概10点多，Gordon才从床上醒过来，这大帅哥光着身子，似乎有点迷迷糊糊地揉了揉脑袋，往周围张望了一圈。蒋坤看的清楚，Gordon此刻眉头是拧起来的，从醒来的发懵的状态很快就变成了愤怒。视频里，Gordon翻下了床，一只脚踩在地板上，发出了一声疼哼，差点没摔了个趔趄。“唔……”这个如同一头凶兽一样的帅气小子探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股沟，再把手抬起，手指相互接触地蹭了几下，蒋坤看到Gordon的股间似乎有什么液体一路沿着大腿根淌下，在阳台照进宿舍的光线里反着光。“操……”耳机里传来Gordon的一声怒骂，随后开始吼道：“蒋坤你这屌毛给老子他妈滚出来！”录像中，Gordon在宿舍里看了一圈，没看到蒋坤的影子，他套了个裤衩又跑到阳台上，往厕所里看了一下，确认蒋坤不在宿舍之后，咬着牙抬手把蒋坤床板就是一掀，把整块厚重的木板掀翻。蒋坤看着录像，此时有几分心惊肉跳，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他在宿舍里面下场会有多惨。Gordon闹完这一通后，喘了喘粗气，眉毛依旧挑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随后他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了看，到厕所中洗漱一番，然后从衣柜里面找了一套球服胡乱塞进自己的运动包，穿上衣服就推门出去了。看来这小子今天有训练或者是比赛什么的，蒋坤长出了一口气，这代表Gordon起码在傍晚前不会回到宿舍。不知道怎么地，本来心慌得要命的蒋坤，此刻突然有去校体育馆看一看的冲动。戴了个鸭舌帽，蒋坤就往体育馆走去，看录像中被塞进包里的球服就知道Gordon现在在什么地方。走到体育馆，蒋坤压了压帽檐径直就往篮球场那边走去，此刻场边围观的人不少，蒋坤费了不少劲才挤入了人群中。放眼望去，场上赛况正是紧张，蒋坤的视线马上就锁定了场上那个套着白色球服的家伙。场上的Gordon依旧是那副酷酷的样子，手上运着球视线轻蔑地瞥过面前几个布防的人，但剑眉却挑得厉害，整个人一副随着要暴起的姿态，令拦他的几个家伙都不寒而栗。突然间，Gordon身子一倾，直接带着球冲到离他最近一人的跟前，手上虽然还在运球，但眼睛却瞟到了面前那人身后的球架，脚步一滑，在那家伙还没来得及动作之前就已经越过了他的身边，双腿一蹬直接将球扣进了篮框。蒋坤看着Gordon流畅的进攻和上篮动作，还有得分之后的坏笑，有些不敢相信昨晚自己竟然强上了这家伙，而且现在Gordon打球的动作似乎丝毫没有受昨晚开苞的影响，要知道昨晚这个大帅哥昨晚可是被他操出了血。这小子体质真好，蒋坤下意识舔了舔舌头，又意犹未尽地想起了那副昨晚被他压在身下精壮性感的身体。此刻Gordon撩起衣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露出整齐的腹肌，又惹得场边一些人的尖叫，他把衣服放下，正等着发球，眼中的余光却突然瞥到了场边一个让他失控的身影。“操！”此刻正是比赛期间，Gordon竟然径直往场边走了过去，蒋坤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想要后退，但在密集的人群无法迅速脱身，Gordon几步就走到了他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将他推出了人群。“你他妈……”Gordon眉头拧起，咬着牙骂了一声，脖子上青筋暴起，整个人都在发抖，似乎想不到接下来该用什么词汇来骂蒋坤，此刻这个大帅哥眼中满是怒火，脚跟一个上步砸在蒋坤的腿后，让蒋坤失去重心，整个人被Gordon手一沉抡翻在地上。“老子今天弄不死你！”蒋坤整个人被砸在地上眼冒金星，听到Gordon这话刚想抬头，一股热流突然从胃里顶向喉咙。Gordon竟然一脚狠踹在了他的小腹部，让他弓起身子，校馆内的篮球场都是木质地板，整齐光滑，Gordon这一脚使足了力，直接就让蒋坤滑到了那头墙边。此刻场上还在比赛，Gordon这番举动让人大跌眼镜，围观的人群也发出了惊叫声，蒋坤强忍着小腹的疼痛撑着爬起来，看到Gordon继续大步地向他疾走过来，但还没等这小子走到他面前，就被从场中另外几个跟他一起的队友跑来拉住了。“卧槽，Gordon，你他妈干什么，现在比赛呢！”“有话好好说，这不是你宿友么，怎么下这么重手。”“操！”Gordon被好几个人挽住了胳膊和身子，身体还在挣扎着怒骂道：“滚蛋！放手！老子今天打不死他！”一声哨响，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响起：“Gordon，现在是比赛，你在干什么？”蒋坤扭头看去，发出这个声音的人应该是Gordon的教练，此刻Gordon也怔了怔，紧接着被自己的一帮队友七手八脚地架了回去，蒋坤爬起身，一个跟Gordon一起回过宿舍此刻身上也穿着球服的男生搀了搀蒋坤。“哥呀，你又怎么惹我们Gordon生气了。”那男生给蒋坤拍了拍身上的灰，恨铁不成钢地叹道：“他这人脾气爆，你当了他这么久宿友总不会不知道吧。”“哦，没什么。”蒋坤抹了把脸，咬牙按了按自己的小腹，刚才他下意识抱住了自己的身体，Gordon这一脚过来虽然没伤到里边，但手上一大片淤青是少不了的了。“他经常回来得晚，又不带钥匙，我昨晚想给他个教训就没给他开门。”蒋坤胡乱扯了个理由，他笃定Gordon绝对不会把那种事情说出去。“就这破事？”那男生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教练面前挨训的Gordon，摇了摇头：“Gordon这脾气真是越来越冲了，你悠着点吧，不行跟他说几句好话的应该没什么问题。”那男生对着蒋坤摆了摆手就往场内跑回，只留下蒋坤自己站在墙边，而蒋坤也不想在这里被这么多怜悯和惊讶目光上下打量，他把帽子一压，就往宿舍走，颇有几分灰溜溜逃离现场的样子，毕竟两个男生之间打架其中一个连反应都没有就被这么几下放倒揍成这样，确实算是非常丢人。但蒋坤却并不在意，摸清了Gordon事后的反应，此刻他心中也平静了下来，一边走着，蒋坤边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同班同学的电话。“喂，XX吗，你那宿舍现在是不是空着……对，我知道，你那宿友休学了……”Gordon等下回宿舍会弄死他，这点蒋坤百分百相信。“恩啊……我跟我宿友闹了点矛盾，到你宿舍住几天，等下我去你那拿钥匙。”Gordon现在火气正旺，蒋坤得避一下，他要等这小子的火下去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或者说，等Gordon的火气在药物的控制下烧成欲火，这下一步的打算才能水到渠成。电话放下，蒋坤眼睛眯了眯，嘴角也不自觉地翘起。今天的灰头土脸，到时候自己全要在这小子身体上找回来。一番忙碌，蒋坤把自己的电脑和书都弄到了另外一间宿舍，这间宿舍原本的两个主人里其中一个休学，另外一个蒋坤的同学搬到外面去住了，也幸好北大不怎么查寝，现在他只需要躲着点Gordon，不在在他活动的区域出没就行了。挑了一段视频，蒋坤给送药那人发了过去，隔了两天之后对方又寄来了一个箱子，这次的箱子倒是比之前的要大得多，蒋坤拆开看了看，然后满意地封好放进了床底。通过摄像头来看，Gordon对于他的搬离似乎不感意外，第一天晚上还在楼道上蹲了他半天，最后在宿舍里发现蒋坤电脑和课本都拿走了，这小子才直接把门的插栓也扣上，倒头就那么睡去。毕竟Gordon揍过的人多了去，被揍的哪里还敢在他面前蹦跶，即使不知道蒋坤去哪了，但是看他主要的物件都收拾走的样子，Gordon就知道蒋坤短时间不敢在自己面前出现，要么到别的宿舍去，要么到校外租房子住了。转眼之间，三天又过去了。“啧……”蒋坤从淤青的胳膊上捞起温热的湿毛巾，将它慢慢拧干，晾在了阳台。就这么小心翼翼躲避着Gordon的日子他已经过了五天，饭点的时候都不敢去饭堂，只能叫外卖送来，下晚上的课好几次都差点让Gordon给堵了，如今他只好找辅导员要了几张假条，反正手上那一大片淤青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这小子。”蒋坤擦着臂上的青块，一边纳闷道：“这都五天了，怎么还没点起色。”比起蒋坤不解，Gordon却更加疑惑，自从上次被蒋坤绑起来侮辱了个够，自己气虽然没出完，但也把蒋坤弄得不敢在他面前出现了。被蒋坤那样侵犯，他自己都恶心得慌，但从前天开始，Gordon就感觉自己股沟痒得难受，更甚于之前那种他自以为没剃毛所带来的瘙痒。“操……怎么回事。”等到Gordon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时，又已经是过了两天，特别是今天又来了一场球赛，在跟其他人的身体的碰撞中，他那本来就难受无比的私密之地瘙痒愈发强烈，但在比赛中又没办法公然用手去触碰，只得默默强忍。就像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一样，如果全神贯注在做某事，一般除非实在痒的厉害，否则很难会察觉，但如果你看到了，挠过了，那种感觉就会扩大几倍，让你忍不住反复去触碰被蚊子咬过的地方。Gordon今天场上状态非常不好，甚至被撞一下脚步似乎都有些不稳，那种看似有些虚脱的样子，不用说队友和教练，场外的人都能看出来。“你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啊。”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把Gordon叫过来，看他皱紧的眉头和一身大汗，有些担心地说道：“不舒服的话，给你开个假，回去休息半天，如果还不舒服就抓紧时间去看校医。”“谢谢教练。”Gordon如蒙大赦，虽然他不想在比赛途中掉链子，但是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自己在场上只能添乱。跨上运动包，Gordon匆匆回到了宿舍，他直接把包甩床上，一溜烟跑进了厕所。“唔……”这个大帅哥直接将自己的运动裤和内裤扯下一截，手摸向了自己股沟，但丝毫不知道楼上还有一个被他踢伤的家伙，双眼正盯着他此刻的一举一动。“干……”手摸到了自己结实的翘臀，Gordon却有些不知所措，他知道那种诡异的感觉来自这个地方，却不明白具体是哪里。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被什么东西蜇了，但是摸来摸去，当手指按入股沟时，他却感觉到自己快要触碰到瘙痒的起源点。“操他娘的……不会吧。”Gordon拧着眉头，脑门上淌下了几滴汗珠，心里也有些不适，难道这瘙痒来自自己的屁眼？很多女生跟他开房时，看到他这样威猛精壮的大帅哥，总会被撩到张开双腿，无比淫荡地对他说下面痒死了，而作为征服者的他则拽拽地让那些女的跪在地上用嘴好好侍奉他的大屌，甚至会像对待阿珍那样让她们舔自己的脚，咬自己的袜子，等把自己伺候爽了，才允许对方坐上自己的大屌，然后变换着花样把他们操到欲仙欲死。不知道怎么地，那些女人下面淌着水对Gordon说着淫荡话语的样子突然闪现在他脑海，欠操这个词也瞬间从他脑中划过，但随后就被他摒弃在一边。“操，老子想什么呢。”Gordon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抛开，但手指却在欲望的驱使下抚弄着股沟，这个动作也让他结实精壮的身体越来越燥热。“唔……”这个自摸的大猛男双腿有些发软，直接跌坐在了马桶盖上，用手分开自己修长的双腿，手指在股沟上来回抚弄，但痒感没有被止住，反而越来越强烈，也让他的身子一阵酥麻。“操……”犹豫再三之下，Gordon无法抵抗那种感觉，他用左手挽住了自己一条腿，右手抚摸着自己的屁眼，开始试着将中指插进去，一边眉毛挑着，嘴巴也抿向一边，看的屏幕前的蒋坤硬得不行，这大帅哥表情一副拽样，神色上还有些不愿，但手却在玩着自己的屁眼，这幅模样对蒋坤来说简直诱惑到极点。“唔……”Gordon动作上还有些犹豫，手上也没使多大劲，那根手指抵在自己紧致的屁眼上，始终没有插进去。用手指不停地摸索着自己的雄穴口，Gordon发出一阵粗重的喘息，抚弄了几下之后，他一停下来，却反而更痒了。“怎么……回事啊……”这个大帅哥牙关紧咬，皱着眉头，高大的身体也一阵乏力，他强撑着从洗漱台前取了一点沐浴露涂上手指，深吸了一口气，咬牙将一小节食指插入自己的雄穴。与此同时，蒋坤在电脑前呼吸更加急促，药效果然发挥了作用，只是看到效果比预期要晚了两天，或许是Gordon这个Man货强忍了两天，但却适得其反地让那药物的效果发挥得更加凶猛。看到屏幕上这个极品猛男坐在马桶上，上身裹着一件满是汗水的白色篮球服，球裤和内裤都被褪到大腿末端，满是肌肉的胳膊挽着自己一条腿，露出紧致诱人的屁眼，手指还轻轻抠挖着，嘴中发出充满男人味的沙哑喘息。把笔记本一夹，蒋坤从柜边摸出一个视频用的摄像头，揣上原宿舍的钥匙就往楼下奔去。“嘶……”Gordon哈着气把半只手指缓缓插进屁眼，慢慢按压着自己灼热的肠壁，喉结滚动，咽了一下口水。啪的一声，这个大帅哥那根粗长的大屌猛然勃起，流着水淫荡地砸在自己八块坚硬的腹肌上。“唔啊……”吸了一口气，当Gordon想继续把手指按得更深入时，厕所的门竟突然被打开了。“操……谁！”Gordon一边抬头一边慌乱地把手指拔出，将自己的篮球裤拽上，他定神看了看，面前竟是一脸笑意的蒋坤。“啧……我以为宿舍没人，回来拿点东西。”蒋坤笑着慢慢走上前，凑近了Gordon，这个大帅哥篮球裤裆部的帐篷还支得老高，球服包裹着他那具微微发汗的性感身体，帅气的一脸羞恼：“没想到北大帅哥还这么会玩啊。”“你他妈皮痒了。”Gordon冷哼一声，握着拳头猛地站起来，却被蒋坤一把按住肩膀，脸上满是诧异地跌坐在了马桶上，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腿竟然有些发软。“操……”手指的抽离让Gordon的屁眼又痒又难受，也让他无比的虚弱乏力，想站起来揍蒋坤也是有心无力，还被蒋坤一按就坐下了。“我还以为你是个猛男爷们，真是没想到。”蒋坤笑着看着满身细汗的Gordon，这身球服还恰好就是当天在球场上揍他时穿的那身，然而当天那个把他抡翻在地狠踹他的MAN货如今却在他面前皱着眉，虽然看起来依旧那么凶猛剽悍，但却无法反抗他将要进行的侵犯。“操，滚，十秒内给老子滚远点！不然老子揍死你！”Gordon强压自己的不适感，坐在马桶上怒喝道，凌厉的目光也狠狠扫在蒋坤的脸上，样子虽然凶，但了解实情的蒋坤知道Gordon现在是色厉内荏，他丝毫不理会Gordon的警告，手就那么凑了上来。蒋坤的手直接撩开了Gordon的球服，让这个大帅哥上半身雕刻般的性感肌肉暴露在自己眼前，然后手摸上Gordon结实的胸肌。“你他妈……干什么！”Gordon猛一摆手将蒋坤的手打开，但蒋坤只是冷笑了一声，然后整个人凑了上来，双手直接探入Gordon衣服内，摸索着这个猛男那一块块坚实的肌肉，舌头舔弄着他的下巴，将Gordon整个人都压到了马桶的储水箱上。“干你这个欠操的猛男校草啊。”说罢蒋坤拽起Gordon的手，将Gordon的球服前端一掀，在Gordon慌乱的目光中整片衣服带着前领都掀到Gordon颈后。“你他妈……唔……”Gordon眉头一挑，挥手挣扎着，但蒋坤直接揪住了这个大帅哥的乳头，另一只手也不安分地一路向下走，沿着Gordon的身侧到人鱼线一路划下，手指勾住了他的裤边。球裤猛地被扯下，Gordon抿着嘴，整齐的牙齿也咬得嘎吱响。蒋坤一只手在他的胸肌上抓揉着，仿佛有魔力一般，让他呼吸越来越急促，胸膛也不停起伏，整个身体都一阵酥麻，想反抗也提不起半分力气。最要命的是，随着蒋坤这一番玩弄，Gordon开始松开牙关，把嘴巴张开倒抽着气，后庭也越来越痒，而蒋坤的手还在往他的私处袭去。“你好像被玩得很爽嘛，舒服吗？”蒋坤笑着揉着眼前这个生理反应明显的大帅哥两块结实饱满的胸肌，看着Gordon一头利落的短寸，轮廓分明的帅气脸庞上双目因为羞恼而紧闭，嘴中不停地吸着气，一副只能任他宰割的屈辱样子。“哈……啊……你到底，对老子……做了什么。”Gordon长吸了一口气，从嘴巴中艰难地挤出几个字，但身体却在蒋坤的玩弄下频频颤抖。“我那天晚上操了你一次，没想到就把你的欠干的本性给操出来了。”蒋坤用手背拍了拍Gordon的俊脸，捏着他的下巴笑道：“你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欠干？”“你他妈的……老子是男人……”被蒋坤拍着脸，Gordon恼火地抬了抬手，却因为蒋坤一直在玩着他的身体而难以发力，对他来说这种情况诡异无比，但蒋坤却明白是作用在Gordon屁眼的药物在作祟，让这个大帅哥一直处在这种亢奋的状态，那种让身体有些酥软的性兴奋感也因为自己的挑逗而无限放大，造成Gordon无法反抗的这副样子。蒋坤挑了挑眉，眯上眼满意地看着Gordon脸上的愤怒，这小子生气时候这幅凶悍样子让他特别想侵犯，看着平日里嚣张剽悍的霸道猛男如今任由自己亵渎，蒋坤的手动作也是加快，一只手从Gordon的脸上移落按到这个大帅哥硬实的腹肌上，另一只手扇着Gordon已经硬到不行的大屌。“对啊，你是男人，还是个猛男。”蒋坤笑着奚落道：“只是欠操而已，你看你鸡巴都硬成什么样了。”“你才……欠操啊……”Gordon眉头一皱，脑袋仰着，上身后倾，球服箍在颈后，倒三角的完美上身每块肌肉都展现在蒋坤的眼前，篮球裤也被蒋坤褪到脚跺的大码球鞋上，笔直的巨屌更是被玩到坚硬无比，同时Gordon也感到后穴更加瘙痒，加上腹肌被蒋坤一直摸索着，整副高大精壮的身体不住地动弹，蒙上一层细密的汗珠。“是吗？”蒋坤轻笑了一声，原本拨弄着Gordon那根大屌的的手开始往下走，先掂了掂这个性感的体育王子两颗饱满的蛋蛋，然后向他私密的雄穴摸去。“唔……”Gordon哼了一声，身体明显地颤了颤，蒋坤观察着这个大帅哥脸上的表情，手指在他股沟摸索着，探到Gordon的雄穴，指头开始慢慢对着穴口濡湿的嫩肉摩挲着。“哈……啊……”在蒋坤的玩弄下，Gordon昂着头，喉结不住滚动，脖子上满是青筋，那根威武的肉棒更是翘得老高，身体颤抖着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看到这个大帅哥被玩成这幅样子，蒋坤扬起嘴角，手上动作更是得寸进尺，食指捅开Gordon紧致的猛男穴，一寸寸探入，这个脾气火爆的体育王子渴求着一根大鸡巴来止痒，但自己却不知道，只能痛苦地看着蒋坤玩弄自己的菊穴，身体越来越难受。“操……”感受到蒋坤手指的进入，Gordon喘着气，两只手向前推挣扎着，却立马被蒋坤的右手抓住两个手腕动弹不得。这个高大健壮的小子屁眼紧得厉害，而且直肠灼热不已，肠壁紧紧吸着他的手指，嫩滑的触感让蒋坤满意无比，到时候操进去肯定爽得不行。这么一想着，蒋坤手上轻使了下力，Gordon嗷一声嚎叫出来，声音带着几分怒意。看着Gordon有神的眸子满是煞气，蒋坤将手指抽离，走出厕所，十多秒后拿着一个小箱子走了进来。Gordon有气无力地瞥了一眼翻着箱子的蒋坤，只见蒋坤从箱子里翻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竟将一个摄像头摆在了自己前方，他定睛看了看，屏幕上的画面正是摄像头对着的自己，Gordon皱了皱眉，看到蒋坤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他身体挣扎了一下，用了点气力从马桶上摇晃着站了起来。蒋坤闻声转过身，一脸笑意地看着他，这一通打量让Gordon心里一阵发毛。“你最好安分一点，不然等下玩你的时候你力气都没有，那就太扫兴了。”蒋坤咧了咧嘴，起身揽着Gordon高大的身子，再次把这个大帅哥按在了马桶上，还顺手摸了一把他手感极好的胸肌，然后将箱子放在了Gordon身后的储水箱上。“操……你到底想对老子干什么啊……”Gordon怒吼道，看着蒋坤整个人贴上他的身子，还坐在他大腿上，自己坚硬的大屌抵着蒋坤的裆部，隔着裤子也能感受到面前的家伙同样硬得不行。蒋坤手伸到Gordon的身后，身体隔着衣服和Gordon结实的肌肉贴在在一起，双手在他身后的箱子里摆弄着，然后拿过浴室的花洒拆下了喷头，将那个东西接在了花洒的水管上。“给你灌肠啊。”一边说着，蒋坤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还扬了扬那片淤青。“你那天踢了我，就权当收点利息先，放心吧，不会让你太难受的。”蒋坤看着Gordon阳刚的帅脸，摸了摸他硬硬的发茬，继续笑道：“不要这么凶，你现在可是在上镜呢。”Gordon心里一紧，看着屏幕上和蒋坤纠在一起的自己，被这样肆意侵犯的过程竟然要录下来，这让一直桀骜嚣张的他难以接受。至于蒋坤则是乐得如此，这种玩法只会让面前这个高傲的小子更加屈辱，他把设备都安置好，开始把注意力转回Gordon身上，摆弄着手上的灌肠器。“你是不是变态……操……”Gordon看着蒋坤手上的东西，还有那对准他的摄像头，眉头拧了一下，蒋坤竟然在镜头前直接抬起了他的腿。这个高大威猛的校草球裤和内裤还挂在小腿上，诱人的雄穴因为双腿的分开暴露在蒋坤眼前，同时也展现在摄像头前。“是吗，我还没有变态到自己躲在厕所里面玩屁眼玩到鸡巴硬成这样。”蒋坤瞥了瞥嘴，将那个接在水管上的小口径灌肠器一点点按进了Gordon诱人的肉穴，还拿出手机对着这个种马男神被灌肠器插着屁眼的样子拍了几张照片，随后拧开了水龙头。一切就绪后，蒋坤握住这个大帅哥两只球鞋，迫使他把修长的腿抬高，让这小子插着灌肠器的屁眼展现在自己面前，也让摄像头录个清楚。“唔……啊啊啊啊……”Gordon扭动着健壮的身子吼叫着，大量的水贯入他的后庭，看着这个剽悍的极品猛男被自己弄成这样，蒋坤咽了咽口水。随着水流一点点注入Gordon的肠道，这小子梗直了脖子，眉头拧紧，想要用手将那个东西拔掉。蒋坤当然不会让他如愿，他将这个大帅哥两条腿扛在自己肩上，然后腾出手来钳制住了Gordon反抗的双手，再抬起膝盖蹭了蹭插进这个大帅哥屁眼的灌肠器。“拿……拿出去！你他妈还想找揍吗！”水流不停地注入，Gordon的怒吼和挣扎也越来越剧烈了，蒋坤死死按着这小子，看着他眼中的怒火和不屈，想要征服他的欲望愈发强烈。虽然Gordon还在抵抗，但蒋坤知道那药有多厉害，这个桀骜不驯的体育王子今天肯定会在在他的胯下屈辱地求操。“哈……啊……”Gordon痛苦地昂起了头，蒋坤很快把水给关掉了，但是灌肠器依旧插在Gordon的后庭，这个大帅哥正在苦苦挣扎，但是双手被蒋坤按住，腿更是难以发力，此刻扭着头，躲避蒋坤舌头在他颈脖和俊脸上的挑逗。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蒋坤将Gordon双手往后剪，从脖子上把这小子球服给拉下来，打了个结，让他双手无法动弹。“感觉怎么样？”蒋坤看着面前被他控制住的Gordon，这小子精壮结实的肌肉紧紧绷着，似乎是想将直肠内的水分和侵入他体内的灌肠器排出，高大性感的身体也不住地颤抖。“嗯？不说话？”蒋坤嘴角一挑，一只手稍稍用力，在这个大帅哥结实的胸肌上抓了一把。“唔……”Gordon咬了咬牙，发出了一声轻哼，屁眼也因刺激猛地一缩，蒋坤用手拨弄了几下那截露在外面的灌肠器，竟然纹丝不动。“夹得这么紧，看来除了你副身材和这根屌，屁眼也是个极品啊。”“操你妈……哈啊……趁老子身体不舒服……有种你他妈……放了老子，约个时间……单挑！”Gordon喘着粗气，被蒋坤这样亵玩着自己的身体，他的目光开始因为羞耻而有些闪烁，但是依然凌厉无比。然而正是这种桀骜不驯的目光，才让蒋坤更加兴奋，他握着水管的手开始轻轻摇动，让Gordon适应被插入的感觉，并一点点把灌肠器抽出。“我有没有种等下你就知道了。”蒋坤手上动作没停下，舌头倒是舔上了Gordon颤动的喉结，这小子鼻腔里呼出的灼热气息让他有些把持不住，只想马上将这尊男神压在身下狠狠蹂躏，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今天的目的，要等Gordon这个脾气火爆的大帅哥开口求自己操。“唔……”感受到那个器物挤压着自己敏感的直肠壁渐渐从后庭退出，Gordon那根硕大的巨物又是一翘，蒋坤的手指也趁机在这个大帅哥龟头的顶端轻轻揉搓着，让Gordon紧闭的肉穴也一阵紧缩，这小子被挑逗几下身体就会绷起来，摆出一副本能的抵触模样，虽然灌肠器被拔了出来，但是水依旧停留在肠道中，在蒋坤手指对前端的刺激下穴口紧闭，无法排出。看着Gordon紧抿着嘴巴，不断地扭动着身体试图减轻蒋坤对自己身体的刺激，，蒋坤咧嘴笑笑，他走到了马桶后方，用手挽着Gordon的大腿。“你……”球裤早已经被褪到鞋上，没有蒋坤的遮挡，Gordon可以清楚地看着屏幕里自己被迫分开的两瓣圆翘的臀肉，蒋坤正用臂挽住他的双腿，一只手揉着这个猛男两颗饱满的蛋蛋，另一只手刺激着他的股沟。“哈……啊……”在他的玩弄之下，Gordon这个种马校草竟然挺着自己粗大坚硬的巨屌，无毛的屁眼对着镜头，开始淫荡地往马桶中喷水。“嗯，看到没有，你这样跟你操过的那些女人潮吹时有什么两样？”蒋坤舔着Gordon的耳背，用低沉的声音小声羞辱道，他可以清楚地听到Gordon的牙咬的嘎吱响，英俊的脸上也开始发烫。电脑屏幕上，这个性感的运动男神脸扭向一边，视线也躲避着眼前的画面，但锻炼得浑圆挺翘的结实臀部却对着镜头，股沟处的雄毛被刮得干干净净，紧致的雄穴挂着几滴水珠沿着股沟淌落，身上每一寸肌肉都充满着力量感，却摆出这样一幅任人凌辱的样子，而且被蒋坤灌完肠后，Gordon呼吸更加急促，那濡湿的肉穴内瘙痒感也越发强烈。蒋坤知道是时候开始把这小子给弄得服服帖帖了，他把Gordon的双腿放下，这小子的胳膊被球服捆在一起，现在这幅样子更是没有力气反抗。看着挨着水箱瘫坐在马桶上的这副高大精壮的男体，蒋坤对着面前愤怒的目光示威般地摸了摸自己胯下擎起的肉棒，然后从那个小箱子中取出一枚跳蛋，把它凑到Gordon的嘴边。“舔湿它。”“滚你妈逼！”Gordon把头扭开，想尽力平息自己的呼吸，现在的他只觉得胸膛要炸开，从后庭传来源源不断的的不适感，那根擎起的大肉棒也因为充血而摇摆着，看这个大帅哥下盘微微颤抖，就知道他现在也因为性起想要一个穴道来进行宣泄。蒋坤勾着嘴角冷哼了一声，Gordon落到他的手上，注定只能通过后面来获得快感，这么一根粗长的巨屌倒是浪费了。“不舔？润滑没做好，到时候难受的可是你自己。”蒋坤按着Gordon的脑袋，想要把跳蛋塞到他的嘴里，而面前这个大帅哥却紧抿着嘴巴咬牙拼命反抗，几番折腾下，蒋坤也只好笑着作罢。“你他妈……再敢动老子……”看到蒋坤把跳蛋拿开，Gordon往地上啐了几口，冷冷地望着他，但颤抖的燥热身体已经把他的感受暴露得很明显。蒋坤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意图，他把那个跳蛋的开关打开，顶在了Gordon的乳头上。“唔……啊啊……”原本Gordon的身体就已经非常敏感，现在被蒋坤这么来一下，那震感让他全身发麻，而且Gordon另一只手也揉捏着他另一边的胸肌，更是让他难以平静。“你好像还挺享受的。”蒋坤的手在Gordon结实的胸肌上揉着，握着的跳蛋顺着面前这个大帅哥那八块整齐的腹肌一路按下，最后顶在Gordon那根坚硬粗长的巨龙上。“呃……”即使是像Gordon这样阳刚的猛男，龟头受到这种持续震动的刺激，呼吸也不由得更加急促，马眼中流淌出大量透明的淫液。蒋坤另一只手从Gordon上身探下，往面前这个被缚的体育王子臀下托了一把，让这个极品猛男私密的肉穴展现在自己眼前，手指也伸了上去，摸着那穴口的褶皱，然后把食指一点点探入，同时玩着这尊男神的大屌和屁眼。“操……唔……”被亵玩着自己的雄穴，龟头还被跳蛋不断震动着，Gordon甩了甩头，八块腹肌紧紧绷着，喉咙也发出呻吟，马眼流出来的淫液很快就把跳蛋湿润了一遍。蒋坤眯了眯眼，把手指抽出来，将那个摄像头移上前，然后把那枚跳蛋往Gordon紧致的菊穴塞去。“操，那玩意是给女人用的，你干什么！”看到到蒋坤的动作，Gordon差点没跳起来，整个人歪向一边。蒋坤没有搭理Gordon，手上继续下劲按住他，将跳蛋一点点塞进这个大帅哥的菊穴，手指越顶越深。跳蛋的震动频率此时也被蒋坤调到最大，他整个人都压在Gordon精壮燥热的身体上，看着面前Gordon英俊的剑眉挑着，眉头一舒一拧，脸上说不出是难受还是舒服。自从上次开发过Gordon之后，这个高大帅气的猛男现在屁眼被玩就会爽到不行，此时摄像头还在正对着他，这小子露着自己的屁眼被跳蛋震着，那根粗大的屌竟然还不断流着淫液。“你不是一样能用？”蒋坤扇着Gordon淌下前列腺液的巨屌冷笑道：“再过一会快要射了吧，对着镜头被一个跳蛋操到高潮感觉怎么样？”“拿出来……”Gordon咬着牙低声吼道，被蒋坤这样玩着，他感觉到自己胯下的肉棒一跳一跳，明显是快要射了。“不舒服？”蒋坤一扯线把那枚狂震着的跳蛋从Gordon的雄穴中带出，再伸手把Gordon精壮的身体扶正坐在马桶上。面前这个猛男的鼻腔中喷出温热的喘息，蒋坤虽然把跳蛋拿出来了，但是后穴的空虚感让Gordon更加不适，此时蒋坤正用手指摸着他的嘴巴，被这么一翻折腾让他更加无力反抗，只能看着蒋坤手指探入他的口腔搅动着，浑圆结实的两瓣臀部也随着蒋坤另一只手手指的侵入而耸动着。“唔……好……痒……”“怎么，想要吗？”蒋坤又把Gordon身体放躺，这么一个种马校草就这样让他随便玩弄，也算是头一遭了，他托起Gordon的结实的腿，舌头从这个大帅哥的腹肌舔下，最后停留在洗净的后庭上不停地舔弄。“哦……哦哦……”背后被扎起的篮球服似乎随着Gordon的挣扎箍越来越紧，这具浅麦色的完美身躯上汗珠淌下，散发着诱人的雄性荷尔蒙，喉咙中发出一阵阵低沉性感的吼叫。蒋坤的舌头灵活地探着这个肌肉男神的屁眼，听到Gordon的呻吟声，这小子的欲火被他挑起来，但蒋坤自己也憋了好久。“大帅哥，想不想被操。”蒋坤起身，看着Gordon那张帅脸带着几分迷乱，平日里的那副酷拽嚣张的样子荡然无存，紧致的屁眼还对着摄像头被他手指浅浅地操干着。“我……”蒋坤这幅得逞的模样，Gordon就算一开始没往那方面想，现在也清楚是怎么回事了，那天他以为蒋坤只是性起，如今才发现自己这个一直不放在眼里的家伙摆明就是对他有企图。“啧，这么淫荡地在吸着我的手指。”蒋坤把手指抽出来，拍了拍这个猛男结实的屁股，让原本就忍到了极限的Gordon又嗷了几声，蒋坤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挑拨着他敏感的身体，却又不让他达到高潮，Gordon的肌肉上青筋暴起，原本有神的眼睛已经被欲火填满。“唔……好难受……操……”这个脾气火爆的种马男神在药物的作用下被他的室友玩得理智几乎沦陷，屁眼也开始流出粘稠的淫液，大屌更是涨得快要爆炸。“求我玩你啊。。”蒋坤笑着看着Gordon那张欲火控制的帅脸。“操……你……做梦！”Gordon拧起了眉头甩了甩脑袋，眼神狠狠地瞪着他：“你他妈要报仇的话……要揍就揍，这样恶心老子！”“这么犟啊。”蒋坤把电脑抱过来：“忘了告诉你，这摄像头的录像直通直播，只是我房间上了锁，你听话一点的话，之前揍我的事一笔勾销，不然的话你就等着出名吧。”“你他妈……说什么？”听到蒋坤的话，Gordon整个人也炸毛一样翻身坐了起来。“操。”蒋坤吓了一跳，Gordon这小子药效发作了腰力还这么好，但那也只是情急之下爆发了一下，再说这小子的手还被他用球衣绑着，坐起来之后，明显一副脱力的样子，但目光依旧凶悍，看起来如同一头难驯的野兽。“哦，你听清楚了吧，照我的话去做还是想出名，你可要考虑好了。”蒋坤扯下内裤，直接让胯下硬着的大屌弹出。蒋坤的屌直接打在Gordon的帅脸上，让Gordon避了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蒋坤这根本应该让他恶心的东西上散发的气味竟有些吸引他，后庭的不适也更加强烈。“怎么？”蒋坤挺了挺胯，看着坐在马桶上这个高大健壮的家伙，之前往他鼻子上涂的药就是为了这样玩他，这小子鼻子微微抽了抽，现在蒋坤鸡巴上淫液的味道，对Gordon来说，跟强烈的春药没什么两样，蒋坤把Gordon的脑袋给按了下去：“放心吧，做完这次就行，你又不是没被我玩过。”Gordon咬了咬牙，闭上眼睛，伸出自己的舌头，有些笨拙地舔着面前的鸡巴，那股气味不断刺激着他的脑袋，让他有些失神，胯下的巨龙也完全昂起，贴在八块腹肌上，甚至没有理会蒋坤把摄像头渐渐拿近。“蹲着，好好舔。”蒋坤试着喊了一声，胯下的Gordon竟然罕见地没有迟疑，立马蹲在了马桶上，当着摄像头的面，淫荡伸出舌头地舔着那根粗大的鸡巴。“啧啧，这药果然厉害。”蒋坤摸了摸这个大帅哥的脑袋，这小子刚才还在反抗，但是一闻到自己鸡巴的气味，竟然忘我地舔了起来，直到蒋坤把大半根屌塞入他嘴里，顶撞着他的喉咙，才有些回过神。“唔唔……”给Gordon口交过的人不少，但是给别人口交，这还是第一次，这个性感的肌肉猛男拧起眉头，喉结一动一动，嘴巴首次被粗大的鸡巴撬开，深深插入喉咙内，嘴角间还有着液体流出，而那根鸡巴的主人正挺动着胯部，让自己的屌被这个猛男的口水慢慢润滑着，双手更是伸向胯下之人的后面，把这个猛男两瓣结实的壮臀向两边掰开，手指也不断刺激着他已经痒到极致的肉穴。Gordon的呼吸愈发急促，那根在他嘴里抽插的东西一阵膨胀，一股股粘稠的液体被注入到他的口腔与喉咙。“唔唔唔……”面前这个家伙竟然射在他嘴里了，Gordon脑袋开始挣扎起来，而蒋坤则忙不迭把鸡巴抽出，喘了一口气，那抖动的鸡巴剩下的几股直接射到了Gordon帅气的脸上，这平日脾气火爆的小子含着他屌口交的样子实在是太勾人了，也让他没憋住直接就在他嘴里释放了出来。空气中散发着的雄性体液的气味迅速地窜入Gordon的鼻腔，让这个精壮的家伙抬了抬自己的屁股，原本被蒋坤射在嘴里的屈辱感和愤怒也被自己后穴的瘙痒取代，正等着一杆大枪把他狠狠地干爆。“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蒋坤把龟头上残余的精液都涂抹到Gordon的脸上，看着面前情欲高涨的这具完美躯体，自己刚射过一次的鸡巴又硬了起来。“操……啊……”浴室中的气味侵蚀着Gordon的意志，他甩了甩头，却抑制不住想向蒋坤妥协。蒋坤满意地笑了笑，之前趁Gordon熟睡时往他鼻子上涂抹的药，使Gordon一闻到自己体液的味道就会性起，而被另一种药物调教过的后庭又让Gordon在他面前更渴望通过自己的雄穴来宣泄性欲。“刚才不是很拽嘛。”蒋坤的手在Gordon的身体上摸着，眼神犹如要收网的猎人一般盯着自己的猎物。“鸡巴……好涨，后面……啊啊……好难受。”Gordon喘着粗气，之前本来就痒得不行的后庭因为蒋坤体液对他的刺激让他完全沦陷，蒋坤此时已经走到Gordon身后，解开捆缚着他双手的球衣，两手穿过Gordon腋下，用力将这个健壮的肌肉男神抬起，自己则坐到了马桶上，再让Gordon跨坐上自己大腿。蒋坤一只手揽住自己怀里欲火焚身的Gordon，手掌揉捏着他硕大的胸肌，舌头舔舐着Gordon的脖子，这小子的喘息和诱人的汗味已经让他让他再次完全勃起了。舌头舔走Gordon脖子上的汗，蒋坤用手托住Gordon的下巴，让他帅气的脸对着镜头。“现在还要不要我干你？”让Gordon的脸对着镜头后，蒋坤在Gordon肩膀上留下一排排浅浅的牙印，另一只手手指探进这个猛男的股沟，挑逗着他敏感紧致的菊蕾，给怀中的猛男更添一把火。“哦哦哦……好……好爽……要……”Gordon喘着气，在嗅到蒋坤淫液后，他的尊严早已经被欲火压倒，此刻自己的菊穴被肆意地亵玩，更是让他爽得彻底沦陷，蒋坤这一番调教和开发让这个体育王子在接下来被贯穿后庭时只会体验到无尽的快感。“想要被干吗，大帅哥。”蒋坤再问了一次，手指上的动作仍然没有停下来。“干……干我……”Gordon拧了拧眉头，张开嘴吸了一口气。“用什么干你。”蒋坤笑了一声，拍了拍Gordon浑圆的屁股。“你的……鸡巴……哈啊……”Gordon似乎开始有些不耐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漂亮的肌肉紧紧地绷了起来。“干你哪里？”蒋坤笑意越发明显，Gordon这从前他惹都不敢惹的男神竟然也会有这一天，对着摄像头裸露着性感的身体，嘴中还说着这种淫荡的话。“操……干……干老子屁眼……哦！”听到Gordon说出这种话，蒋坤再也按捺不住，他从身后把Gordon扶正坐在自己大腿上，然后让这小子踏着运动鞋的一只脚踩在了马桶边，对着摄像头摆出了那天在厕所里不可一世地让阿珍给他口交的那个姿势。他要让Gordon摆着这么拽的姿势，然后对着摄像头操他。电脑显示器上，Gordon就这么以一个嚣张的姿势跨坐着对着镜头，一只蹬着大码运动鞋的脚霸气地踩着马桶沿上，一身完美的肌肉和彪悍的身形也让人不敢冒犯，那根二十厘米的大屌更是硬邦邦地擎天耸立，不知道曾经有多少女生跪在他面前舔着这根雄伟的巨物。然而此刻这根粗大长的阳物正在被另外一个男人的手肆意玩弄着，从马眼流出大量粘稠的淫液，然后被涂抹到这个猛男校草那巧克力一样整齐的八块腹肌上。从这具健美精壮的躯体身后还传来一阵舔舐吮咬的声音。“哦……干！”在Gordon低沉性感的吼声中，蒋坤的手也摸上了Gordon结实的胸肌，同时这个猛男也开始扭动着自己的虎腰，那浑圆结实的臀部也开始一点点颠动，并下意识舒展着倒三角型的上身，把自己充满雄性魅力的漂亮肌肉毫无保留地展示在镜头前。蒋坤另一只手轻一使力，让Gordon屁股微微抬起，这时候镜头才录到这个猛男的臀部，那紧致的菊穴已经被插入了两只手指，正随着手的动作扭动着屁股，时而把粉嫩的无毛菊蕾暴露在镜头前。“操，真他妈紧。”蒋坤将手指抽出，然后扶正Gordon的身体，把射过一次还挂着精液的大屌对准了这个体育王子的嫩屁眼，双手也摸索着他身上强健有力的肌肉。“长得再帅身材再好又怎么样。”蒋坤舔着Gordon的耳背说道：“脾气这么爆，玩过那么多女人的种马运动男神，到头来屁眼还不要是被我干。”说完，蒋坤胯部一挺，那挂着精液的大屌啪的一下操开Gordon的紧屁眼，插入大半根。“唔……”屁眼被填满的舒爽冲击着Gordon的神经，他抿了抿嘴，剑眉也挑了挑，从喉咙发出一声低吼，浑圆的屁股也在蒋坤的使力下颠动着，精壮的肌肉微微颤抖，粉嫩的屁眼也一点点被撑开，把蒋坤的大屌完全吃入。“嘶……”蒋坤搂着Gordon健壮的身体，胯部微微耸动，这个姿势让Gordon的肠壁紧紧裹住他的整个肉棒，契合在一起。在这小子宽阔的背肌上亲了一口，蒋坤开始抽动自己的鸡巴。“啊啊啊……”Gordon仰着头，眉宇拧了起来，嘴巴也张开着，英俊的脸上露出一副迷乱的表情，配合着他这个嚣张的坐姿和那一身完美匀称的结实肌肉，粗大的老二高高翘起，在镜头下跨坐着被另一根沾满精液的大鸡巴干开屁眼，粉色的嫩肉随着那根鸡巴的抽出而翻开，再被捅入紧致的雄穴内，整幅画面无比淫靡，也让蒋坤爽到不行。“妈的，不是很拽嘛，踹老子？”摸了摸Gordon臂上结实的肌肉，看着屏幕上被大鸡巴狠操的运动猛男，蒋坤吸了口气，把鸡巴抽出大半截，双手按着Gordon的虎腰迫使他猛地坐下，就这么一下一下地把这个猛男校草的屁眼深深贯穿，龟头撞击在Gordon的敏感点上，同时交合处也发出响亮的击肉声。“哦哦……哦……”Gordon的屁眼被操得啪啪响，那根粗长雄伟的阳物也摇摆着，在蒋坤的征伐下高翘，肠壁也因药物和被狂操的双重作用下开始分泌出淫液，润滑着蒋坤的大屌，让他干得更加畅快。一边狠狠干着这个被欲望支配的极品猛男，蒋坤的手也抓揉着Gordon结实的胸肌和腹肌，这小子的身体他之前已经享受过一次，这身肌肉玩起来实在太爽了，再加上他的帅脸和刚被开发的紧致菊穴，还能对着屏幕看他被侵犯的样子，简直满足了蒋坤入学以来对这小子的所有遐想。低沉的喘叫声从这个运动男神的喉咙中传出，和上一次强上Gordon时那压抑的喘息声不同，被蒋坤的前戏折腾了大半天，欲望上头的Gordon此刻喉咙中发出的喘声充满磁性，更是性感，也让蒋坤动作更加粗鲁。“叫得也这么撩人。”蒋坤捏着Gordon的胸肌，胯下的动作速度更甚：“看你在这里玩妞的时候可没有这样叫过。”“日……你……”Gordon也有点回过神，自己一个种马男神竟然被蒋坤这样玩弄，但后庭被操开的快感让他无法抑制，只能迎合着蒋坤的奸淫。往储水箱上一挨，蒋坤双手从Gordon膝后绕过，让这小子从踏着球鞋跨坐的嚣张坐姿变成整个人倒在他身上，踏着球鞋的一双长腿也被蒋坤挽起，浑圆的壮臀在镜头下暴露得更加明显，让Gordon展示着自己一身有力的肌肉，却被人在镜头前狂干着屁眼。这么一挨下，Gordon爽得更是厉害，原本蒋坤的鸡巴只是在他的屁眼里抽插，而这个姿势下，蒋坤每操一次，都能重重击打在他的前列腺上。“哦……操……老子的屁眼……啊啊啊”看着屏幕上自己的屁眼被蒋坤干得啪啪响，Gordon又羞又恼，同时也有些难以接受，后庭传来的强烈快感比他干女生时候要爽得多，甚至让他有些迷失自我，只想被蒋坤狠狠地玩。“对啊，你的屁眼正在被我操，爽不爽啊。”蒋坤看着被自己操得嗷嗷叫的Gordon，征服这样一个彪悍凶猛的运动男神，还连着操了他两次，要知道这个被他干着的家伙可是相当不好惹，而现在，蒋坤则要逼迫他做一些更加屈辱的事情。差不多感觉自己快要射了，蒋坤却并不想这么快就结束，他停止了抽插，把挽住Gordon双膝的手肘往上一提，让这小子屁股掰得更开，还在镜头下用双手摸着这个体育王子健硕的胸肌和八块整齐的腹肌，让这个猛男更展露出一副任他宰割的样子。“呃……啊……”被操干的快感突然停止，Gordon皱了皱眉，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双手被解开，但他还沉浸在被干的快感中，屁眼也正被一根大鸡巴填满着，就这么任凭蒋坤双手玩弄他性感的肌肉。看着这个拽拽的小子被自己干得有些发懵，蒋坤笑了笑，开口问道：“被老子干得爽不爽。”Gordon侧了侧脑袋，抿着嘴角，鼻腔中发出粗重的喘息，虽然帅脸上满是不屑，但耳根充血发红，即使沉默着，蒋坤也知道目前Gordon并不会反抗。“说，爽不爽。”蒋坤胯部耸动了一下，让Gordon哼叫了一声，被插着的屁眼是Gordon现在最敏感的死穴，蒋坤开始把自己的鸡巴往外抽。“不爽的话，老子就拔出来了，刚才不是叫的挺嗨的嘛。”“爽。”细若蚊蝇的应答声响起，蒋坤嘴角勾了起来，Gordon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感觉了，至少在被干到一半时无法停下，从之前发情般地求干，到现在意识比较清醒的情况下应答自己，要知道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现在可是正在被自己操。“什么？”蒋坤故意装成没听到，再问了一遍。“操……”Gordon挑了挑剑眉，闭上眼屈辱地朗声回答道：“爽。”听到Gordon的回答，蒋坤在这小子结实的背肌上轻啃了一口，胯部开始挺动，Gordon的雄穴已经适应了被抽插的感觉，这个姿势下，蒋坤每干一下都可以撞击到他的敏感点。“唔……啊啊……”大鸡巴在这个英俊的体育王子屁眼中进出着，蒋坤更是对着摄像头捏着Gordon的乳头，快感就如同电流一样刺激着这个猛男的全身，让他梗着脖子，嘴中发出这种充满男人味的淫荡吼叫。“脸看着镜头，看你是怎么被我操的！”蒋坤一只手捏住Gordon的下巴，让他英俊的脸对准了镜头，把自己被操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干……”看着屏幕上高大威猛的自己躺在蒋坤身上，双腿被这家伙挽起，雕刻般的完美肌肉被他随意亵玩，屁眼和粗长的巨屌也被身下的这根大鸡巴干到流汁，最羞愧的是自己竟然还抑制不住喉咙的嘶吼声。Gordon脑袋挣扎了几下，他实在无法面对这个场景，结实的双臂也抬起，想要拨开捏住他下巴的那只手，蒋坤却笑了笑，然后猛一挺胯，把Gordon操到身子发软。“别他妈给我扭头，叫得那么浪现在还不好意思了？”蒋坤的手一下劲，Gordon的脑袋被正过来，看着镜头中被奸淫的自己，那根种马般笔直粗长的巨屌却硬得更加厉害了。“唔……哈啊……”硕大的龟头上流满了淫液，Gordon只觉得后庭内的酥麻感越来越强烈，刺激得他的屁眼不断紧缩，让蒋坤越操越爽。“真他妈是个极品。”嗅着Gordon身上好闻的的体味，蒋坤在他脖子上吻了几下，鸡巴更加用力，撞向Gordon的G点。一股触电般的快感通向Gordon全身，这个猛男校草那根硕大的鸡巴跳动了几下，然后对着镜头，在屁眼被操开的情况下开始淫荡地喷精。“干……唔……”Gordon吸着气，在蒋坤的操弄下轻吼着，结实的肌肉紧绷，这幅画面也让蒋坤呼吸更加急促，这样一个运动男神再次被他玩到高潮，还是在镜头下摆出这种耻辱的姿势射着精，那根不知道破了多少女生处的种马大屌摇摆着，随着另外一根鸡巴在他诱人的菊蕾中抽插而对着屏幕射出一股股雄精。蒋坤盯着Gordon跳动的鸡巴，这小子已经射了十几道，之前在床上给他打手枪的时候就知道他射得猛，但看着在自己的征伐下被干射的Gordon，蒋坤终于忍不住，在Gordon还在射的时候把自己的屌狠狠顶入了他后庭的深处，把大股大股的精液也送了进去。Gordon嗷地叫了一声，屁眼被蒋坤那根肉棒就着滚烫的精液操着的感觉让他爽的脑袋一片混乱。蒋坤双手把Gordon腿向两边掰开，让摄像头记录下这个脾气火爆的运动猛男被自己注种的场景。淫液四溅，镜头下，这个体育王子就这么张开着双腿，英俊的脸被身后的人吻着，那根擎天的种马大屌高翘，把雄精射在地板和墙壁以及他的一身精壮肌肉上，屁眼被大鸡巴内射的画面更是拍得清清楚楚。“看看你自己屁眼灌满了老子的种。”蒋坤把自己的屌一点点抽出来，掰开Gordon双腿，让精液沿着这个猛男的股沟流出。看着镜头里昔日嚣张的Gordon挨在自己怀里，浅麦色的肌肉上满是细汗，刚射完的大鸡巴也贴在八块腹肌上，双脚蹬着的运动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沾满了他的雄精，连不可侵犯的屁眼也正流着白浊的精液。“妈的，这下算是痛快了。”蒋坤哼了一声，趁着Gordon现在还没有还手的力气，再次把鸡巴插进了Gordon的雄穴。“狗日的，你他妈还要干什么！”Gordon气喘吁吁，刚被蒋坤干完的他射得不少，高潮之后身体倒是没有原本那么敏感难受了，但随之而来也是一阵乏力，蒋坤却突然又把屌插了进去。“给你洗一洗啊。”蒋坤坏笑着用力钳住Gordon，跟Gordon同寝的期间不知道多少次想上了他，现在愿望实现了，趁着Gordon还没有反抗之力时，正好将这小子当肉便器来一发。“操，你……”刚刚被内射完的Gordon感觉到屁眼一热，接下来后庭便如女人小便一样喷出尿液，蒋坤竟然在他体内尿了。发泄完毕后，蒋坤拉起那件球服，又把Gordon双手捆了个结实，然后从他身下挪了出来，抱着笔记本冷笑着走出了浴室。匆忙将衣服穿好，蒋坤跑回楼上将笔记本和摄像头丢柜子里锁好，再回到原本宿舍的浴室，看着被他折腾得够呛的Gordon身上一身的汗。蒋坤俯身把这小子的球鞋和袜子给脱了下来，然后打开了淋浴的花洒喷头。水在Gordon浅麦色的健康肌肤上流淌着，蒋坤用水冲洗着Gordon的身体，手掌也摸着他结实的肌肉。高潮过后的Gordon呼吸已经缓了下来，耷拉脑袋着没有看蒋坤，双手被束缚着也让他无法反抗，在蒋坤面前像只顺从的大狼狗，任由他抚摸和冲洗着自己的身体。但蒋坤知道这小子只是有点力竭罢了，还被绑着手，况且自己已经爽完，只要不再做些更过分的事，就这么占下便宜，Gordon的反应都不会太激烈。从一开始只能意淫这小子到现在成功把他压在身下，蒋坤把Gordon从头到脚冲了一遍，然后用手把Gordon下巴抬起来，看着这个帅气的家伙抿着嘴，眼里满是不忿，但看向自己的目光依然犀利。“解开！”在Gordon清醒时候做出这种带有轻蔑性的调戏动作，毫无疑问会惹火他，Gordon甩开蒋坤的手，站起来瞪着蒋坤，但蒋坤只是笑了笑，把喷头关掉，然后走到Gordon身后，把球服打成的结解开。果不其然，Gordon抽出手后握着腕子，松了松筋骨，转身一脸煞气地看着蒋坤。“视频呢？你他妈要干什么。”“之前在宿舍你揍过我一次，在球场也揍过我一次，我上了你两次，刚好扯平。”“放心吧，那视频就我一个人会看，再说了，你不也被干得很爽嘛。”蒋坤笑着刚说完，Gordon就一拳砸在他的肚子上。“你他妈删不删。”这小子还是动手了，蒋坤哼了一声，抬起头来，眼里却没多少慌张：“又一次啊？你要再敢揍老子一下，那视频可就不止我一个人看了。”Gordon的手握了握拳，目光瞪着蒋坤，手抬了一下，但拳头终究还是没有再挥出，而是拿起自己的衣服和球鞋就甩门走出了浴室。看着Gordon离去的背影，蒋坤长出了一口气，万一Gordon极端一点完全不受要挟，那他今天还是少不了一顿揍。既然这小子妥协了一次，那就还会有第二次，蒋坤笑了笑，毕竟被自己干的时候，Gordon看起来还是蛮嗨的。穿好裤子，蒋坤走出浴室，宿舍门“咣”的一声被拍上。蒋坤被这一声吓了一跳，他四处看了看，Gordon的柜子打开着，大部分衣服都被拿走了，而且那小子的登山包也不见了。“直接带东西走了？”蒋坤眉头皱了皱，Gordon在校里没少惹事，一直都是那副嚣张的样子，现在竟然直接收拾东西走人，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惹不起就躲得起了吗。”蒋坤嘴角微勾，之前那人寄的东西还有挺多没用上的，而且不出几天，Gordon身上的药效又会发作。“我看你能撑多久。”在原本的寝室睡了一晚，Gordon果然没有回来，这小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住了，毕竟他朋友也挺多的。Gordon既然跑路了，蒋坤干脆把之前换寝的东西全搬了回来，不管这小子睡哪，训练场所肯定是不会变的。几天之后，蒋坤洗完澡，刚躺在床上，寝室的门就被人敲响了。“谁？”蒋坤翻下床，门外传来一个声音。“哥啊，开门，搭把手。”这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之前球场上那个把他扶起的男生，蒋坤爬下床，打开宿舍门，一股酒气扑面而来。门外果然是那个男生，身边还扶着另一个人，让他有些意外。想起之前Gordon那副吞声忍气的样子，蒋坤本想过个一周再做打算，却想不到没过几天，这小子被他的同学架回来了，看起来还一脸醉意。Gordon是被那男生架进来的，散发着酒气的身体被两人直接推到床上，一接触到枕头，原本还能闹腾几下的他立马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怎么喝成这样。”蒋坤揉了揉鼻子，Gordon肯定不可能对别人说他自己的事，不然这男生也不会把喝醉的他送回宿舍。“不知道，今晚Gordon喝得特别多，还好最近没什么任务，不然又要挨训了。”那男生把Gordon的包放下，跟蒋坤道了别，然后把门带上就走了，只剩下蒋坤笑眯眯地看着被送回来的Gordon。眼前这个帅气的家伙轻轻地打着鼾，胸膛随着呼吸缓缓起伏，嘴巴吐着气，除了酒精的气味让蒋坤有些不爽，这幅醉倒的样子还是非常勾人的。蒋坤攀上床伏在Gordon身上，看着打着鼾的Gordon，之前给他上药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但这小子在自己手上吃了两次亏，现在得寸进尺的蒋坤想做什么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忌惮了。舌头撬开Gordon的嘴唇，蒋坤用一只手掌抱着Gordon的后脑勺，舌头在他嘴里挑动着。Gordon哼哼了一声，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抵触，醉倒的他反而也有些笨拙地用舌头回应着蒋坤的吻。“操。”看起来这小子把自己当成女生了，蒋坤将托着Gordon脑袋的手放下，撩开了他的衣服。天气开始入秋，Gordon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卫衣，里面还有一件运动背心，隔着衣服也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个血气方刚的家伙身体的温度，蒋坤的手掌探入衣服内，摸索着Gordon匀称的肌肉，捏了一把他结实的胸肌。“唔……”不知道是不是被弄疼了，Gordon的身子动了几下，眉头也跳了跳，英俊的脸上有几分不适，头偏向一边，想摆脱蒋坤的吻。看着这个平时在赛场上敏捷矫健的家伙一幅迷迷糊糊的样子，蒋坤的呼吸也粗重了起来，他废了不少劲把Gordon的上衣扒了下来，舌头从喉结一路舔到漂亮的腹肌上。之前和Gordon做的时候都是强上，虽然把他的手绑住了，但这小子抵触情绪还是很厉害，而现在这幅不设防的样子和刚才亲吻时的回应让蒋坤有些按捺不住。Gordon的裤子是那种到膝盖的宽松运动裤，蒋坤扯了几下就扒了下来，露出一双修长结实的腿。似乎不怕Gordon会清醒过来，蒋坤凑到Gordon身后，把他的身子拉起，挨到自己的身上，这个体位可以让他和Gordon的身体最紧密地贴在一起。一边轻轻啃咬着Gordon的颈脖，蒋坤的另外一只手伸进Gordon的内裤中。虽然已经喝醉，但Gordon还是很容易地被挑逗硬了，这小子那方面一直挺猛的，那根粗大坚硬的肉棒被蒋坤握在手里拨弄着。一边玩着Gordon的大屌，感受着这个醉倒的家伙鼻腔中急促的灼热气息，蒋坤立马又有了将这他压在身下的念头，他从Gordon身后钻出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子身上仅剩的内裤也给扯下。虽然上次跟Gordon说自己挨了两顿揍也上了这小子两次，算是扯平了，但蒋坤本来就想把Gordon调教成自己的玩物，这么好的机会他又怎么能错过。下床打来一盆水，蒋坤耐心地给Gordon清理了一番后，看着这个帅气的小子依旧陷在梦中，他冷笑了一声，将Gordon修长结实的腿抗在了肩上，开始将自己的肉棒慢慢送入这个大帅哥的后庭。“唔……”睡梦中的Gordon拧了拧眉头，腿动弹了一下，浑圆的臀瓣被蒋坤分开，再次被蒋坤干开菊蕾，那根粗长的肉棒也翘了一下。注视着被酒精麻痹熟睡中的Gordon那微皱的眉头，蒋坤伏下身，紧贴着这具精壮的性感躯体，伸出舌头舔着他的锁骨和喉结，送入这个猛男菊穴内的肉棒也开始抽插。梦中的Gordon脸上那副略感不适的熟睡模样以及被玩弄身体时很明显的生理反应让蒋坤有些许兴奋，他的双手揉捏着Gordon的胸肌，这小子肌肉的触感实在是让他欲望高涨，甚至让在想如果能调教好Gordon，把他当成抱枕搂着睡会是什么感觉。不知道这小子被自己干醒会有什么反应，蒋坤挺着自己的胯部，掰开架在自己肩上的双腿，将屌送得更深，淫靡的肉棒和这个猛男雄穴的摩擦声也被啪啪的击肉声掩盖。“唔……啊……”也许是蒋坤动作太过粗鲁，Gordon的嘴巴微微张开，发出几声低沉的呻吟，俊朗的脸上也有些发烫，最私密敏感的直肠被蒋坤的大屌填满，让他那根擎天的大屌也一翘一翘的，从马眼处流出淫液。蒋坤舔了舔舌头，身下这个高大英俊的运动猛男后庭已经被他调教得异常敏感，正随着自己的抽插开合着，穴口的嫩肉紧紧箍住他的肉棒，前端也高高耸起。“你小子能跑哪。”听着这淫靡的抽插声，蒋坤如同泄愤一般按住Gordon：“再他妈拽一个看看。”“唔……”蒋坤这番话Gordon肯定是听不到的，梦中的他似乎想侧一下身子，却也被蒋坤死死压住，动弹不得。“睡着了也这么不安分。”蒋坤的手继续在Gordon脸上摸索着，却发现这小子眼角跳了一下，似乎有要醒来的征兆。果不其然，还没等蒋坤缩手，Gordon就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中是刺眼的灯光，以及压在他身上的蒋坤。“操。”Gordon脑袋一阵发疼，同时也有些发懵，自己奈何不了蒋坤，为了摆脱这个混账，拿了东西到外面住，却没曾想只是喝了两杯就又滚回了宿舍？没等他来得及思考这个，身下就传来一阵阵被贯穿的快感，Gordon闷哼了一声，刚醒过来的他眸子有些浑浊和迷醉，看着在他身上的蒋坤，从来没有怕过谁的Gordon心中竟生起一丝惧意，自己有把柄在他手上不说，更加要命的是自己一个大男人，对这种被干的快感竟然还有些上瘾。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招惹上这种宿友。“停……停下来……”Gordon哈着气，从嗓子眼挤出几个字，醒来的第一时间竟然没有挣扎或者反抗，而是下意识抬起双手挡住了自己的脸。“哦？”蒋坤撇了撇嘴，看来上次调教时自己录像给这小子带来的阴影还挺深的，但他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第一次给他开苞的时候，这小子还反抗得很厉害。“为什么要停，你不是被干得很舒服吗。”双手摸上Gordon的臂膀，蒋坤用劲想分开这小子双手，看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猛男校草在他胯下无可奈何的样子，但Gordon力气比他大得多。“唔……啊啊……我……”Gordon的身体随着蒋坤的冲撞而绷紧，压在他身上的这个家伙触摸的每一下都仿佛能让他身体更加兴奋，不管他的意识是否抵触。还没等Gordon反应过来，一股电流般的快感从他的下身蔓延开来，自己竟然又被蒋坤操射了。胸膛剧烈起伏着，Gordon喘着粗气，双手也放松了下来。“舒服吗。”蒋坤搂着Gordon结实的肩膀，让他弓起身子，好让自己能看清他被干时候帅脸上的表情，毕竟这小子还高他一个头。“唔……啊……”这个平日桀骜不驯的大帅哥就这样任凭蒋坤玩弄操干着，甚至连蒋坤把舌头探进他口腔内挑逗都没有把头扭开，不知道是不是爽到无法抵抗，蒋坤一边亲着这小子，下身也抑制不住，将自己的精液浇注在了Gordon的体内，这是他做得最爽的一次，虽然知道Gordon只是被欲望控制着，但也比前几次一直反抗要好得多，现在这小子还被他搂住，舌头跟他的舌头搅在一起，只是眼神有些空洞。如果说之前气焰嚣张的Gordon是一只猛虎，面前这个服服帖帖予求予取的Gordon就是一只温顺的大狼狗，当然也仅限在蒋坤面前。将舌头从Gordon嘴巴中抽出，蒋坤舔了舔这小子的鼻梁，缓缓地将自己的屌从Gordon的后庭抽出。“唔……啊……”Gordon的直肠中还灌满着Gordon的精液，但喝醉的时候被蒋坤强行干醒，现在也没有什么力气。“靠……老子算服了你，你是见了我一次就要操一次才行是吧。”躺在床上抬手揉了揉脑袋，Gordon声音有些沙哑：“我他妈怎么会躺这。”“你那队友把你扛回来的。”蒋坤扯了几张纸巾把身上的精液擦干净，然后跨坐在Gordon身上，把Gordon自己射在腹肌和胸肌上的精液也擦掉，然后捏了捏Gordon的下巴。“我还真想见你一次操你一次。”“操。”Gordon一甩臂打掉Gordon的手，怒道：“老子不是……唔。”蒋坤捏住Gordon的乳头，手指撩拨着他的身体，让Gordon身体突然颤了一下。“你小子就是欠操，被玩一下反应这么大？”蒋坤压着Gordon，手继续游走着，挑起Gordon的情欲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了。“干……不……不是……”Gordon扭动着身体，浑身也使不上力气，蒋坤简直就是他的噩梦，被这么一撩拨，他那根本来已经软下去的大屌竟然又硬了起来。蒋坤勾起嘴角，Gordon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泄欲的话，身体已经离不开他了，这小子现在只是服软而已，如果想要驯服这小子，还得等他自己心甘情愿地找上门来。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看着Gordon露出难堪的表情，蒋坤俯身舔着Gordon的嘴唇。“才刚射完就又硬了？”宿醉时被蒋坤强行干醒，还被这样玩弄，Gordon感觉头昏脑胀，他坐起来脑袋往后缩了缩，却发现蒋坤的手掌在他后脑勺处，摸着他扎手的短发。看着咬着嘴唇的Gordon，这个平时嚣张的小子这幅不知所措的模样让蒋坤咽了咽口水，以前Gordon被他调教和侵犯时即使不反抗，眉宇间总是带有不加掩饰的厌恶。“算了。”蒋坤把坐起来Gordon按了下去，然后也躺下来，一只手和腿搭在Gordon身上。“你干嘛？”被蒋坤这样从压着，Gordon强忍醉意挣扎了几下，蒋坤的手脚却纹丝不动。“睡觉，安分点。”“靠。”被蒋坤这么压着睡，Gordon有些不太习惯，更过分的是蒋坤说了睡觉，那只手时不时也会在他的身体上摸索几下。搂着这个全身暖烘烘的小子，蒋坤很快就睡着了，Gordon本来就喝了酒，脑袋昏昏沉沉，不一会困意再次涌来，让他也眯上了眼睛。Gordon醒过来时已经接近中午，宿醉的感觉让他非常难受，睡到现在竟然还有些许困意。看着阳台的光线，Gordon扯开身上的被子，揉了揉脑袋。目光扫视了一圈，蒋坤没在宿舍，Gordon将衣服穿上，又倒在了床上，身上的衣服黏黏的，自己昨天出了挺多汗，说不定衣服上还有酒，甚至还可能有两个人的体液。揉着自己的脸，Gordon不知道如何是好，自己从来没有挨揍不还手的习惯，然而回想起当时在浴室里被录像的事，Gordon的头更疼了，蒋坤根本就不是报复自己揍过他，而是早就对自己有企图了，谁让自己神经这么粗压根没有留意过。一想到蒋坤等下有可能回来，Gordon猛地坐起，万一他又折腾自己这样的念头刚划过脑海，Gordon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自己竟然他妈的莫名其妙地硬了。“操。”翻下床穿好鞋子，Gordon压下自己不听话的小兄弟，几步拉开门，匆匆走出了宿舍。校外的房子不远，那个公寓的房间本来是Gordon租下来当炮房用的，心神有些不宁的他没走多久就到了，打开房间的灯，跟之前在宿舍一样，Gordon把衣服扒掉，拿了个裤衩穿上，把原本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倒回了床上继续闷头大睡。仿佛是跟他作对一样，刚刚入梦，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跟着涌入他的脑中。Gordon抱了抱身旁的被子，本就精力旺盛的他被蒋坤开发之后身体更是敏感，就这么睡在床上，胯下那傲人的一大包竟然也硬了起来，在他抱着的被子上轻轻摩擦，英俊的脸上眉头紧缩，似乎在做什么难以启齿的梦。像Gordon这种血气方刚的家伙做春梦的次数不少，但是这次却让他感觉有些不同，梦中有个家伙竟然压在他身上，让他动弹不得。如果是梦魇也就算了，偏偏梦中那个家伙却抚摸着他的身体，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放松，被他触摸的地方仿佛有种酥麻的舒适感。这种感觉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正当Gordon很受用地享受着的时候，那种触感忽地犹如指尖变成舌头，要舔遍他性感精壮的身体，让他的大屌高高昂起。“唔……”Gordon哼了哼，他想抬手抓住梦中那人的脑袋，让那人给自己口，但力气却使不上来，那人似乎察觉到Gordon的动作，伸手将Gordon双腿分开。虽然梦里面一片混沌，但是Gordon却能感觉到那人似乎在笑，这种被动的感觉让他十分不爽，正在那人俯下身吻着他想要进入时，Gordon猛地睁开了眼睛。抓起枕边的手机一看，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Gordon的的腿卷着被子，裤衩也被肉棒流出的前列腺液打湿。看着自己还硬着的小兄弟，Gordon坐起身，用牙齿狠狠咬了咬指头。对梦中的感觉，他还有些意犹未尽，Gordon摸着自己弹出来的大屌，打算在床上撸一炮泄泄火。手掌紧紧握住自己的肉棒，Gordon的手开始撸动着，但却没有多少快感，反而是充血更硬得发疼，这让他皱了皱眉，另一只手开始拨弄着自己的乳头。这么一搞，Gordon只觉得身体一阵发软，后穴竟然也开始痒了起来。“干！”这种感觉虽然不是第一次有，但Gordon仍然觉得很羞耻，蒋坤那家伙他干到射也有好几次了，难道自己真的是欠操吗。抬起自己的壮臀，Gordon坐在被子上，一边撸动着自己的肉棒，一边蹭着自己两瓣浑圆的屁股，似乎是感觉到不尽兴，这小子竟然将裤衩也脱下来。这个高大英俊的猛男就这么全裸着，在昏暗的房间中一边撸管，一边摩擦着自己的股沟，漂亮的腹肌紧紧绷着，两瓣圆臀在被子上耸动着，但却只能让屁眼越来越痒。喉结滚动了一下，Gordon干脆伏下健壮的身躯，屁股和布料的摩擦让他欲望更加强烈，这个运动种马男神竟然抱着被子蹭着自己的大屌，高高翘起自己的屁股，用手指玩着自己的菊穴。“哼……”一边哈着气，Gordon帅气的脸上满是困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手指插着自己的屁眼让他感到既羞耻又舒服，肉棒也流淌着淫汁，滴在被子上。享受着后庭的快感，Gordon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蒋坤。“干……老子这是怎么了。”将脸埋到被子里，Gordon的肉棒翘得更高，直接贴到小腹上，他的手指也停下了动作，不知道为什么，他此刻更加希望被蒋坤抚摸舔舐着，然后用肉棒填满他的后穴。胸膛剧烈起伏着，Gordon摇了摇脑袋，下意识回忆着以前意淫过的女生，但蒋坤上他时候的情景却屡次插进他脑补的画面中，让他身体的反应更加强烈。“不行……”Gordon气喘吁吁地趴在床上，拿过手机在通讯录拨了一个号，刚接通就劈头盖骂了一句：“操你妈！”刚下课的蒋坤掏出手机，来电显示上Gordon的名字让他有些意外，这小子现在竟然会给他打电话。按下接听键，蒋坤刚喂了一声，对面就来了一句怒骂，蒋坤站在原地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那头的声音。Gordon骂完这一句也没了声响，但蒋坤可以听到那头Gordon粗重的呼吸。两边沉寂了大概半分钟，Gordon出声说：“来学校后面那栋公寓，四零六。”“什么？”蒋坤疑惑道。“你就说来不来吧。”“去了干嘛？”“操！”Gordon的声音有些急促，怒骂了一声之后直接就把电话挂掉了，蒋坤也是一头雾水。学校后的公寓他知道，走到楼下时Gordon犹豫了一下，自己拍过强上Gordon的视频，Gordon会不会也给他来这一出。论打架的话自己确实不如Gordon，但这个一根筋的家伙应该还做不出这种事，这也跟Gordon性格有关，不喜欢玩阴的，跟女的玩时会拍小视频也是图个刺激。走到Gordon说的房间前，蒋坤敲了敲门。咔嚓一声，门把的锁从里面被拧开，但是门却没有打开，蒋坤迟疑了一下，抓着把手将门往里一推，顶到了一个东西。“唔……”果不其然，门后的是Gordon，这小子虽然块头大，但是动作一向很敏捷，开门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发什么愣，站在门后竟然没有躲开，被蒋坤这猛一推门撞得后退了一步。“叫我来做什么？”蒋坤挤进门内，看了下周围，就Gordon一个人，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这小子灯也没开，就穿了一个宽松的运动裤，身上漂亮的肌肉线条在昏暗的房间中显得尤其诱人，但却看不到这小子是什么表情。Gordon没有回答，整个人突然凑了上来，身子靠到了蒋坤身上，让蒋坤吓了一跳，下意识抬手往外推了一把，手掌摸到Gordon的脸侧。一股滑腻的触感从手上传来，这小子竟然用舌头舔了舔他的手指，灼热的气息也喷到他的手背，让蒋坤瞬间有了反应。扶住Gordon的身体，蒋坤左右瞧了一下，Gordon的房间也就这么点地方，床一眼就能看到。这小子反应有点不对，蒋坤将Gordon按到床上坐着，手摸索了几下，Gordon的身体很暖和，坐下之后抬头望着自己，不知道在想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被自己推到床上竟然没有反抗。“想做是吗？”蒋坤用指节蹭了蹭Gordon的嘴巴，这小子双手搭在腿间，呼吸很急促，温暖的鼻息喷在蒋坤的手背，轻轻唔了一声，舌尖舔着蒋坤的手。蒋坤揉着Gordon的短发，另外一只手从脸上摸到他的颈脖，Gordon似乎很受用地哼哼了一声，身体轻颤着，鼻子也吸了吸，似乎在嗅着蒋坤身上的味道。“喜欢你的女生那么多，之前还在宿舍跟校花打过炮，怎么想起找我来了。”蒋坤玩着Gordon结实的胸肌，低头看了看这小子的裤裆，那条裤衩明显支起了一个帐篷。“我……后面好难受……射不出来。”Gordon喉结滚动了几下，眼睛中似乎有着哀求，但却因为羞耻不愿跟蒋坤对视。这小子现在只能找自己泄火了，蒋坤舔了舔嘴唇，Gordon的暴脾气在校体育系里是出名的，别人惹到他肯定会揍回去，而且对女生的态度也一向拽得很，这么一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在校队里那么辛苦的训练都可以忍受，竟然会放下尊严打电话给他，沦落到任他亵玩，可以想象他难受到什么程度，像那人所说的成瘾到这个地步已经有点厉害了，但也正好遂了蒋坤的愿。蒋坤直接将Gordon压倒在床上，顺着他的腰摸了下来，那条裤衩被蒋坤扯下一截，这小子里面果然没有穿内裤，露出大半个浑圆的屁股，裤裆处似乎也被前列腺液打湿。“翻过那边去，屁股翘起来。”蒋坤舔了舔Gordon发烫的耳朵，命令道。这个高大健壮的小子就这么顺从地俯卧在床上，对着蒋坤高高抬起了他结实的臀瓣。“就这样，别动。”蒋坤拍了拍Gordon的屁股，裤裆顶在这个帅气的家伙股沟处，整个人扒在他背上。Gordon哼了一声，身体晃了晃，双手继续撑在床上，任由蒋坤压在他背后，本来就不太舒服的他还要驮着蒋坤，让他额头上开始有汗珠流下。“想被我干？”蒋坤亲着Gordon的颈脖，这个运动男神在他身下微微颤抖着，因为双手使力的缘故，肩膀上漂亮的肌肉紧紧绷着。“唔……”Gordon咽了咽口水，被身上这个家伙舔着自己的脖子，身体竟然有些发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然开始渴望这个混账的舔舐和抚摸，还有他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的插入。“唔是什么意思，我问你想不想。”捏了捏Gordon的耳垂，蒋坤挑逗似地用手心搓着Gordon的耳朵，这个凶悍的小子耳朵因为充血，揉在手里一片滚烫，像这样乖乖让他玩还是头一遭，蒋坤心里暗自可惜，如果是在学校宿舍的话，他还有些玩具想给这个大帅哥用一下。“……想……”Gordon低声应道，嘴巴被蒋坤手指探入，软软的舌头在蒋坤手上淌了几丝涎液。“之前不是还觉得我恶心吗？怎么现在又打电话给我。”蒋坤问出这句话时，可以明显感觉到Gordon粗重的鼻息一窒，然后垂着头小声答道：“唔……我……”Gordon现在陷入了两难，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渴望蒋坤的抚摸和插入，或许只是欲望上头，而能满足他这种生理需求的，恰好只有上过他的蒋坤。这个时候他更不知道怎么说，自己原来明明很反感蒋坤的行为，现在却害怕蒋坤转身就走。“嗯？”正在Gordon不知道怎么回答时，蒋坤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在他的耳背舔了一下。“明天你回学校宿舍吧。”几乎是瞬间，Gordon没有思索就回答道：“好。”至于回宿舍跟蒋坤住会发生什么，他已经不愿去想了，蒋坤摸索着的双手让他身体越来越燥热，股沟也被蒋坤裤裆的硬物摩擦得愈发瘙痒。蒋坤舔了舔嘴唇，从Gordon背后起身，一只手玩着Gordon两颗饱满的蛋蛋和完全勃起的大屌。这小子龟头早已经在流淌着透明的淫液，蒋坤用手指蹭了几下，另一只手继续玩弄着Gordon的大屌，原本那只沾满淫液的手充分润滑后，开始用手指插入这个男神紧致的雄穴，轻轻地搅动着。Gordon就这么双膝跪着俯撑在床上，光线从窗外射入，勾勒出他高大健硕的身体影子，此刻这个帅气的运动猛男竟然乖乖地让人玩着自己的前端和后穴，身后那人似乎已经做完了准备，双手搭在Gordon的肩上，将自己的大屌狠狠地插进了这个体育王子的屁眼里。感受到后穴被蒋坤的肉棒填满，Gordon咽了咽口水，喉结也在滚动着，喉咙里不断低声哼哼，挑逗着蒋坤的神经。大屌在Gordon的雄穴中抽插，蒋坤吸着气，Gordon这么一个彪悍嚣张的体育系男神在自己胯下服服帖帖地被干，嘴巴那压抑着的满足哼声更是让他难以把持。“干……”松开按着Gordon的肩膀的双手，蒋坤直接搂住这小子的虎腰，整个人贴在他背后用后入的姿势撞击着这个大帅哥结实的翘臀，牙齿轻轻啃咬着他的脊背，在Gordon的肌肉上留下一个个浅浅的牙印。如果是把跨坐着的Gordon搂在怀里，让他弓着腰还能亲到他的脸，但Gordon现在摆出这么一个俯撑着的姿势，加上他本来就比蒋坤高一截，让蒋坤只能舔到Gordon的颈脖，不知道这小子此刻帅气的脸上是什么表情。“舒服吗？”Gordon紧致嫩滑的雄穴被蒋坤捣得一片湿润，肠壁上分泌出的透明淫液湿润着蒋坤的大屌，交合的地方发出撞击和脆响和淫靡的抽插声，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猛男此刻完全沦陷在蒋坤的征伐下，两块硕大的胸肌和八块结实腹肌被身后的蒋坤搓揉着，时不时还被拨弄着粗长的种马肉棒。“……唔……舒服……”Gordon口中发出低沉的呻吟，喉咙也不停地咽着口水，让蒋坤呼吸更加急促，他将大屌从Gordon肉穴中抽了出来，把Gordon的身子翻了一下，将他一双结实的长腿扳到自己腰间，再次将肉棒顶入这小子的穴内。“哦……”Gordon哼叫着，下意识地抬手挡在眼前，手腕却被蒋坤一把抓住：“挡什么啊大帅哥。”蒋坤胯部一顶，龟头撞击在Gordon的G点上，让他精壮性感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然后开始迎合蒋坤更猛烈地抽插。“唔……哈啊……”Gordon剑眉微挑，嘴巴张开哈着气，随着后穴被抽插，他性感的喉结也滚动着，英俊的脸上一副享受的表情，这个大帅哥拧着的眉头的时候一直给人一副狂傲的样子，所以很多表情经常看起来拽拽的，不过这小子性格本来就是这样，也让操干着他的蒋坤更加兴奋。双手从Gordon的人鱼线摸到腹肌，蒋坤看着Gordon那根种马大屌随着自己的抽插流着水啪啪砸在厚实的八块腹肌上，不禁抬头瞥了一眼，发现Gordon也正拿眼睛瞅着自己，牙齿咬着自己手背上的指节，但看到蒋坤望过来，这个大帅哥眉头跳了跳，立马又把目光移开了。Gordon咬着手背的样子让蒋坤放慢了动作，将肉棒抽出来，在他浑圆的臀瓣间摩擦着。除了驯服这小子的身体，蒋坤更想听Gordon这个桀骜的家伙用那MAN到极点的雄浑嗓音被他干到淫荡地嗷嗷叫。动作的突然停止让Gordon脑袋又转了过来，此刻他帅气的脸上有些迷惑，蒋坤还没射，但是动作却停了下来。看着Gordon这大帅哥望向自己，明亮的眼睛里似乎有着祈求，蒋坤此刻只想把他按在胯下狠狠蹂躏，但他却坏笑了一下，肉棒在Gordon股间摩擦着，双手覆在Gordon健硕饱满的胸肌上。“还想不想要大鸡巴。”听到这话，Gordon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下意识点了点头，躺在床上把浑圆的屁股也抬起，迎合着蒋坤肉棒的摩擦。看到这个猛男校草摆出这样一副听话的姿势，蒋坤将肉棒顶在Gordon的穴上，身体压了过去，手掌移到Gordon后脑勺处，摸了摸他扎手的短发，然后看着Gordon帅气的脸，戏谑地笑道：“叫爸爸。”Gordon的剑眉一扬，嘴角抽了抽，一向高傲的他潜意识下还是不大愿意认怂，被蒋坤这样调教玩弄已经让他觉得很屈辱了，更别说喊蒋坤一声爸爸来讨干。看着Gordon一副酷酷的样子，扬起的眉毛看起来像在挑衅一样，蒋坤也并不着急，他一边挽着Gordon的后颈，低下舌头舔着这个大帅哥的胸肌和乳头。“唔啊……”Gordon身体颤了颤，蒋坤的舔舐让他昂着头梗直了脖子，乳头和他的大屌以及菊穴都是他最敏感的几个死穴，像蒋坤之前那样一边玩弄他健硕的胸肌一边操他差点让他射出来，但干到一半蒋坤就停了下来，让他勃起的大屌虽然一直在流淌着淫液，但始终无法释放。“不想叫吗？”看着这个大帅哥被他舔舐玩弄的痴态，蒋坤肉棒一挺，整根猛插入这个运动男神诱人的嫩穴，龟头撞在他的G点上，然后保持这个插入的姿态，胯部纹丝不动。“叫不叫？”蒋坤舔了舔Gordon的嘴唇，这样一杆进洞粗鲁地插入对Gordon敏感的身体来说刺激肯定不小，但自己插入之后没有动作，只会让这个大帅哥更加难受。果然，这小子闷哼了一声，屁股也抬了抬。蒋坤一边捏着Gordon的乳头，肉棒在他灼热的体内轻轻摩擦着，舌头舔着他的喉结。“大帅比不叫吗？叫爸爸就把你干爽。”蒋坤眼里满是期待，除了肉欲，Gordon这种桀骜不驯的凶悍男神在他面前逐渐沦陷被他所征服的样子让他更加享受，只见Gordon鼻腔喷着气，下意识张了张嘴，半天才从喉咙里面挤出一句：“爸……爸爸……”“真乖。”蒋坤心跳快了好几拍，Gordon这家伙凶得要死，平时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还敢直接当其他学生和老师教练的面跑出场外揍他，如今竟然在自己面前低声地叫着爸爸，那张拽拽的帅脸上虽然流露着一丝不服，但眼神中却充满着乞求，性感的喉结随着他吞咽口水一动一动的，高大精壮的躯体正等着自己玩弄和探索。舌头伸入这小子的口腔中，Gordon软绵的舌头被蒋坤的舌头搅动着，身体也被他按住，蒋坤把插入Gordon后穴的肉棒抽出一截，然后又猛地击入，因为两人紧紧贴着，这小子那根种马大屌也顶在他的腹部，汁水流得更厉害了。“唔……”Gordon在蒋坤舌头的挑逗下哼叫着，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小子被干屁股时喉咙哈出的热气，蒋坤将舌头抽出，看着Gordon咬着一边的牙齿，双手也紧抓住身下的床单，身上的肌肉紧紧绷着，八块整齐的腹肌上流满了自己的前列腺液。“操……唔……啊啊……”随着Gordon的低吼，他那两瓣浑圆臀部中私密的紧致雄穴也被蒋坤再次干开，淫荡地吞吐着那根给他开苞的大屌。看着Gordon的肉棒一翘一翘地摆动，蒋坤知道这小子快射了，他加快了胯部的动作，整个人伏了下去，压住Gordon的大屌，那根粗大的肉棒被夹在两人身体之间，还在Gordon流满了淫液的滑腻腹肌上摩擦着，这个大帅哥浅麦色的健康肌肤上早已布满细汗，蒋坤吻着Gordon的喉结，嗅着他身上诱人的雄性荷尔蒙气味，抽插得更加迅猛。“唔……啊……啊啊……”Gordon的屁眼被狂干着，乳头也被蒋坤两手揉捏得挺了起来，敏感的大屌夹在两人的腹肌间摩擦挤压，爽得他更加忘情地吼叫了起来，蒋坤只觉得小腹一热，这个运动男神的精液就这么一股股抛洒在他的腹部，那根种马大屌顶在他的腹肌上狂射不止，足足有十数股，与此同时，Gordon的屁眼也一阵紧缩，紧紧箍着蒋坤抽插的大屌。下身一瞬的抽搐，蒋坤也爽得抑制不住，释放在了Gordon体内，等到他发泄完毕后，两人的低吼和呻吟已经平息了下来，安静的房间中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射完之后，蒋坤搂着Gordon好半天，Gordon才动弹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道：“好热。”“嗯？”蒋坤抬起头，看着Gordon喘着气的样子。“你起来，热死老子了。”听到Gordon的话，蒋坤将肉棒从这个大帅哥的雄穴抽出，坐在他的腹肌上，这小子喷得到处都是，性感的肌肉上也射满了他的雄精。看到蒋坤坐起来面色不善地看着自己，Gordon不禁有些莫名紧张，没等他反应过来，蒋坤已经扯过他床上的被单，擦着自己肉棒上的精液。“靠！老子的被单！”Gordon一激灵爬起来将蒋坤掀倒，从他手里一把夺过被子，但上面已经沾满了蒋坤的体液。“操，那么激动干嘛。”蒋坤爬起来坐在床上喊道：“你自己都射得到处都是。”Gordon坐在床上抖了抖被子，爽完过后，一想到刚才那样抬着屁股让蒋坤干，还被操得喊爸爸，这个大帅哥脸上就有些发烫，要知道这次可是他主动打电话给蒋坤的，现在坐起来时他还感觉到夹紧的屁眼里灌满了蒋坤的精液。估摸着时间已经有晚上七点多了，蒋坤进来的时候房间里就没开灯，但Gordon这小子的房间采光不错，借着窗外的光，蒋坤看着面前跨腿坐在床上拿着被子的Gordon，这小子刚才还一惊一乍的，现在突然顿住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虽然蒋坤一直想把Gordon这个运动大帅哥驯服成为自己的性爱伙伴甚至是玩物，但是毫无疑问，对于Gordon，蒋坤是很喜欢的，只是他知道Gordon是个纯直，不过就算这样他还是无法抑制对这这小子肉体的渴望。Gordon是被他玩的很爽，但是爽完之后这小子似乎也傻了，这让蒋坤眼睛眯了眯，此时的Gordon就像一头等着他调教驯服的帅气大狼狗，这小子爽完肯定是神智清明的，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些越轨的举动，毕竟这小子只有屁眼被自己开发过，身体上可能觉得被干很爽，但心理上除了厌恶到茫然，或许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其他的反应。蒋坤把舌头顶在了Gordon的嘴唇上，舌尖却被这小子的牙齿挡住了，没开灯的房间里蒋坤突然来了这么一手，Gordon条件反射性地立马把脑袋偏了过去。“你……”Gordon拧着眉头刚想说什么，黑暗中脖子却被蒋坤用力挽住。“张嘴。”换作以前，也许Gordon会不屑一顾，甚至动起手来把蒋坤狠揍，但现在他却有些犹豫，并不是对蒋坤有什么感觉，而是单纯对一个数次征服过他的人的畏惧在作祟，但这个人明明比自己弱小得多。就连他自己也没注意自己竟然在犹豫的时候下意识任由蒋坤亲了过来，舌头探入他的口腔中跟他纠缠了起来。“唔……”蒋坤的舌头在Gordon嘴里翻弄起来，他的手摸着Gordon的后颈和短发，听着这个高傲的大帅哥被他亲着的哼哼声，对蒋坤来说简直是种享受。“唔……哼……咳咳……”两人亲吻期间口腔中分泌的涎液基本都流入了Gordon的喉咙，没过多久，Gordon就强行挣开了蒋坤的钳制，咳嗽了起来，看起来像是呛到了。蒋坤坏坏一笑，能和自己亲这么久也算难为这小子了，他拍了拍Gordon的背，如果Gordon真的很反感这种行为，自己肯定是制不住他的，但这小子刚才还挺乖的，这也让蒋坤摸清楚了Gordon对他的大概容忍度和接受度。“洗手间在哪？去洗洗吧。”摸着Gordon满是汗水的健硕肌肉，蒋坤嘴角微勾，调教这种事情急不得，光是Gordon今晚的主动和顺从已经让他十分满足，毕竟这小子之前可是答应过他搬回宿舍的。黑暗中，Gordon起身就往洗手间里去，蒋坤却没有跟着他，看着Gordon关上门之后，蒋坤直接躺在床上，把自己身上的体液擦干净。饭也没吃就跑过来，蒋坤自己也快饿扁了，然而躺床上没多久，蒋坤就被Gordon踢醒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这小子还是没把房间灯的打开，光着身子裹着个浴巾的模样。“起开点。”蒋坤揉了揉眼睛，自己和Gordon在黑暗中互相瞅着，让他觉得暗自好笑，或许在这样的环境中，Gordon才能直面自己身体的渴望，他坐起来问道：“洗完啦？”Gordon眼神有些飘忽，蒋坤腾出的位置他也没有坐下，而是自顾自地用毛巾搓着脑袋上的水。“我这床两个人挤得很，你不回学校吗？”蒋坤对着Gordon勾了勾手指，示意他靠近一些，Gordon愣了愣，往前走了几步。只见蒋坤站起身，手拿过这Gordon的毛巾，给他擦着身体上的水珠。“你可别忘了刚才怎么答应我的。”蒋坤用毛巾揉着这小子的脑袋，把他短发上的水珠都擦干。“什么？”Gordon被蒋坤揉得挺舒服的，不知道为什么，被蒋坤这样摸索的感觉让他很是受用，只是他心理对被男人玩还有一种隔阂，但哪怕他不愿承认，身体每次被蒋坤玩弄还是很爽。“明天回学校宿舍的事。”蒋坤突然舔了一下Gordon的耳背，让这小子触电般身体抖了抖。“知道了……”Gordon心里暗暗叫苦，自己因为被蒋坤操了，又对把柄在手的他无可奈何，愤然搬出来，现在又主动约了蒋坤上门挨操，还承诺了要回学校住，不用脑子也知道蒋坤想做什么。得到Gordon的回答，蒋坤满意地搂了搂这小子，然后穿好衣服后径直出门走去，他想做什么也不需要挑明了说，如果Gordon习惯了和自己做的感觉，即使用在这小子身上的药物失效了自己也能继续享受他的肉体，现在Gordon这个懵懵懂懂的情况反而是最好的，挑破了只能让这小子更加尴尬和难堪。打发走了蒋坤，Gordon随手打电话叫了个外卖，躺在了床上。刚才被蒋坤舔耳朵时候自己就硬了，一想到回校后蒋坤不知道会怎么对待自己，Gordon反倒硬得更厉害，这小子性欲本来就强，只是如今身体渴求的对象从女生不受控制地变成了蒋坤。直到外卖送来时，Gordon还是一柱擎天，让他压了好一阵子才出去拿。也许是白天睡得比较多，Gordon竟然几乎一夜无眠，只是在将近天亮时候眯了一小会，等到闹钟响起才挎着登山包回校。训练的一早上让Gordon热得大汗淋漓，解散之后，一想到今天要回宿舍住，场外一些女生赤裸的挑逗目光都被他无视掉了。当Gordon背着包走到寝室门前，才发现自己跑出来时钥匙没带，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时候的蒋坤应该还在上课。“靠！”Gordon敲了敲门，屋内果然没有人，刚训练完，整个人又闷又累的，结果竟然还赶上没带钥匙。站在走廊上，Gordon趴着护栏吹了吹风，然后坐在了门下，抱着登山包歇息着，昨天晚上基本没怎么睡，加上白天训练耗费体力比较大，只是一眨眼的功夫，Gordon竟然就在门下睡着了。上午的下课铃响起，蒋坤一回来，就看到坐在寝室门外的Gordon，这小子看起来没带钥匙，蒋坤走上去摸了摸Gordon的短发，这小子哼了一声，却没有任何反应。弯下身一看，蒋坤发现这个大帅比竟然在门下睡着了，而且似乎还睡的挺香。但就这么放任这小子堵门，自己也进不去，蒋坤半蹲了下来，看着Gordon睡觉的样子，忍不住用手捏了捏他的耳朵，这小子应该是刚训练完，还穿着校体那亮绿色的运动背心，校体的运动服都是荧光绿荧光橙一类比较亮眼的颜色。虽然蒋坤一直觉得这套衣服非常丑，属于自己打死也不会穿的那种，但穿在Gordon的身上却异常性感。被他这么一弄，Gordon从小憩中醒了过来，看清楚面前的人是蒋坤之后，Gordon差点像炸了毛一样跳起来。一看到蒋坤，就想起自己搬出宿舍的原因，还有昨天的事情，Gordon就觉得羞愤得不行。看到Gordon一惊一乍的样子，蒋坤舔了舔嘴唇，扫了一眼无人的走廊，嘴巴很突然地亲了上去，手也摸索着Gordon胯下的那一大包。“干。”Gordon没想到蒋坤会这么大胆，竟然直接在走廊上挑逗他，被蒋坤这么一摸，Gordon瞬间就勃起了，睡意也被吓到九霄云外。蒋坤舌头舔着Gordon的唇缝，手握着精神的小Gordon，就这么在走廊上撸动了起来，把刚睡醒的Gordon吓得不轻。“……这他妈是走廊……你……唔……”Gordon正想起身，蒋坤的一只手已经伸到这个大帅哥的运动背心内，手指捏着他的乳头揉搓着，舌头也舔着他的喉结。这种感觉让Gordon全身发酥，虽然能反抗，但他却并不想让蒋坤停下来，这种事情连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甚至感觉到刺激无比。看到这个大帅哥被他玩得一副享受十足的模样，蒋坤也想继续下去，但是他还没胆大到在这个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人的走廊上开干的程度，只好望了一眼周围，把手撤出Gordon的衣服内，然后起身掏出钥匙开门。Gordon还挨在门上没反应过来，蒋坤突然开门让他轱辘一下躺倒在地上，要不是本来就身手敏捷，差点就摔着后脑勺，他才刚刚挺起身来，蒋坤已经把他推进门里面，然后将门锁上，不怀好意地看着他。回到宿舍要收拾东西的事情，还有怎么和蒋坤继续相处，这些事情Gordon都忘了，现在他被蒋坤盯得有些发毛，正当他想要爬起来时，蒋坤已经压到了他身上，将他拿着的登山包一扔，然后撩开了他的运动背心。这个大帅哥八块浅麦色的腹肌就这么露了出来，上面还残留着运动过后的汗水，蒋坤低下头舔了过去。“唔……哦……”Gordon看着蒋坤舔着自己的小腹，双手手背掀起自己的运动背心，手掌还盖在自己健硕的两块胸肌上，一边揉玩，指尖一边捏着已经凸起的乳头。上身的敏感带被蒋坤放肆玩弄着，Gordon舒服地哼哼了起来，原本就硬着的肉棒撑起裤裆，顶在蒋坤的喉结和下巴上跳动。蒋坤见状将手放下来，摸着Gordon的裤裆，看着这个大帅哥吞着口水，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期待和欲望。明知Gordon火力壮，而且已经被自己几下就撩起来，蒋坤将脸凑到Gordon的脸侧，舔了舔他的耳朵，嘴角微勾，然后把手从Gordon的裤裆抬起，笑道：“看你小子浑身是汗，今天训练应该挺累的。”蒋坤将Gordon的衣服扯下，盖住他的腹肌，继续说道：“那你好好休息下，今天就不调戏你了。”“唔？”Gordon被撩得面红耳赤，下面也已经一柱擎天，如今的他可以很明确地捕捉到蒋坤身上的味道。或许是之前蒋坤涂抹在他鼻子上那个药物的效果，当Gordon一凑近蒋坤而且被他玩弄着的时候，自己后穴也会有感觉，而对跟自己同系的那帮一样散发着浓烈雄性荷尔蒙的男人，Gordon却毫无反应。听到蒋坤的话，Gordon扭头看向蒋坤欠揍的脸，先是皱了皱眉，然后才发现自己表情不对，低下头含糊地说道：“不……不累。”虽然掩饰得很快，但Gordon不爽的样子蒋坤还是看在眼里，他笑着看着这个脾气火爆的运动男神在他面前有些害羞的样子，这小子太容易被自己挑起欲火了。得到这样的回答，蒋坤伸出手捏住Gordon胯下大肉棒擎起的裤裆，嗅着他身上新鲜的汗味，带着笑意问道：“真的不用休息下吗？”“不用……”Gordon似乎是横下心来，这个帅气的男神嘴角紧抿着，眼睛也闭上，等待着蒋坤的玩弄，一双健壮有力的双臂也耷拉在大腿上。此时的蒋坤努力平息住自己急促的呼吸，Gordon这幅任人宰割的样子实在是太勾人了，这小子一身运动服下裹着完美结实的肌肉，英俊的脸上双目紧闭着，睫毛因为紧张微微跳动。虽然Gordon跟女生的性经验很是丰富，但是在自己身下一直都很被动，就算是喜欢上跟自己做的感觉，迎合自己时候动作也很生涩，一如他脸上这幅闭着眼等着自己玩的青涩模样。“靠，完全不会主动。”蒋坤低声喃喃道，这小子昨天明明还像吃错药一样舔自己手指，看起来那种状态可遇不可求。不过正是这幅模样让蒋坤更加有调教他的兴趣，Gordon这样的运动系直男种马，根本不可能会知道在做爱的时候如何讨自己一个男人的欢心，蒋坤现在完全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开发Gordon。“你闭上眼干嘛？”蒋坤憋着笑着问道，Gordon这小子在自己面前一紧张就会咽口水，喉结滚动的样子很是性感，让他忍不住想舔，想在Gordon的脖子下留下自己的牙印。换在平时，蒋坤早就扑倒Gordon了，但现在他只好抑制住自己把这个运动校草压在胯下蹂躏的的冲动，不紧不慢地摸着Gordon腰侧结实强韧的肌肉。“想被我玩？”“嗯……”Gordon哼哼了一声，似乎是承认，暖烘烘的性感躯体也被蒋坤搂住，身子被摸得有些发软，倚靠在面前这个嘴角挂着坏笑亵玩着他身体的男人身上。“想被玩哪里？”“都行……”Gordon小声回答道。“回答得这么含糊？说清楚一点。”蒋坤把手伸进Gordon的裤裆里，拨动着这小子粗长威猛的大屌，然后顺着他的臀侧摸到Gordon结实圆翘的俊臀上。“只能选一个地方，前面还是后面？或者其他地方？”蒋坤揉着这个运动猛男浑圆的屁股，另外一只手搂着Gordon的虎腰，让这小子挨在自己身上，没想到这个脾气火爆的家伙竟然还有这样服服帖帖被自己搂着的一天。“唔……后面……”Gordon呼吸随着蒋坤的抚摸开始急促，他脑袋倚在蒋坤的肩上，有些沉溺地嗅着蒋坤身上的味道，健硕的肌肉也因为体温升高开始出汗。看到Gordon的动作，蒋坤还以为上次逼这个大帅哥给自己口了之后，他只会被自己肉棒的味道吸引，但现在看Gordon在自己身上蹭着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对自己身上的味道也有反应了。Gordon虽然给出了回答，但蒋坤当然不会只满足于玩弄Gordon身体的某个部位，这只是让Gordon在自己面前对欲望坦率一点，看到这个大帅哥听话地对自己索求着，蒋坤拍了拍他的屁股：“站起来，自己到浴室去洗洗。”听到蒋坤的话，Gordon从蒋坤身上抬起脑袋来，神色有些慌张，他知道蒋坤在说什么，上次在浴室里给他灌肠这种体验对他来说很是难受。看着Gordon瞅着自己的样子，蒋坤摸了摸自己脑袋，估计这小子自己也不会灌肠，用浴室的花洒搞不好还会弄伤自己。“还是我来好了。”蒋坤起身从床下摸出了一个小口径的注射器。“起来，不会弄疼你的。”蒋坤咬了咬Gordon的耳垂，现在可跟之前情况不同，之前自己是强上的Gordon，而现在要把这小子调教好，毕竟要和自己做的时候，这些环节都是少不了的。Gordon现在已经没有像之前那样恶心和排斥他，但蒋坤也不太确定，如果再用太强硬的做法或许会引起Gordon的反感，他只好选择这么半哄半推地，将这小子弄进了浴室，让他坐在了马桶上。在浴室里面扒掉Gordon的外衣和内裤，这个高大威猛的体育王子那副精壮的身体完全展露在了自己眼前，蒋坤咽了咽口水，自己的鸡巴早就被裤裆压得难受得厉害，Gordon也正看着他，剑眉扬起，但也掩饰不住他眼神中的紧张。“躺下去一点，把腿抬起来，然后用手挽住。”蒋坤一边说着，在热水中洗了洗注射器，然后走出浴室到床底下找出还没用完的润滑药液，用注射器抽了满满一管，再回到了浴室内。只见Gordon坐在马桶上，这个桀骜的肌肉男神用手挽着自己修长的双腿，帅气的脸偏向一边，耳朵有些发红，身上健硕的肌肉也微微颤抖着。蒋坤拉下裤链，再这样憋下去自己的屌都要爆掉了，这还是Gordon第一次全裸着，主动在自己面前掰开双腿，露出私密的猛男雄穴，等待自己的亵玩。让自己的屌从裤链中弹出来，蒋坤才觉得自己下面好受一点，Gordon眼光的余光也瞥到这一幕，心里更是紧张无比，自己堂堂的体育系霸王竟然摆出这样一副欠干的模样，等待着被别人玩。蒋坤把注射器放在洗漱台前，取下墙上的花洒，先试了试水温，然后对着Gordon的上身淋了过去，水流在这个结实的猛男肩膀以及胸肌上流淌着。蒋坤把手按了上去，揉搓着Gordon的肌肉，另一只手拿着花洒冲洗着Gordon的雄穴，随后关上水，把注射器拿起来，插入Gordon的后穴。Gordon感受到后庭被一个东西顶住，随后液体一点点灌进来，让他小腹有些发涨。“夹紧。”拍了拍这个大帅哥的浑圆的屁股，感受到Gordon的臀部肌肉绷紧了，他才把注射口抽出，手揉着Gordon的帅脸。Gordon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自己竟然能在一个男人面前做出这种动作，而且还是在这个浴室里，一想到不久之前蒋坤也是在这里操他，Gordon的耳朵就越发的充血。蒋坤带着笑意看着这个体育男神如今的顺从样子，当时在浴室里操Gordon时Gordon还拽得很，但还是被自己操到狂射。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蒋坤示意Gordon将穴内的水排出，Gordon刚要把手放下，蒋坤就握着这小子两条腿，让他继续保持这个半卧着倚在马桶上的姿势。“让我坐下。”

Gordon身体颤了颤，他刚想放松后面就被蒋坤这么按住，看着一脸笑意的蒋坤，Gordon眉头不由得拧了一下，这个姿势实在是太丢人了。“别乱动。”蒋坤握着Gordon双腿，看着这小子漂亮的雄穴和健硕的肌肉，耳根和脸侧发红，帅气的脸上一副不爽的样子。“放松点，你哪里没被我看过？”蒋坤下身硬得有些发疼，他用力捏了捏Gordon长腿上的肌肉，Gordon无可奈何地咬了咬牙，只得闭上眼睛，雄穴中的液体顺着股沟流到马桶中。看着这个肌肉男神把后庭的液体排空，蒋坤松开了手，按下了储水箱的冲水按钮，然后用花洒冲了一下Gordon的后面，这小子生活习惯挺好的，后面也很干净，但蒋坤顾不上理会这个，现在他可以好好调教Gordon了。从裤子里面掏出一条双丁内裤，蒋坤把他塞到Gordon手里，看着Gordon一脸的愕然，蒋坤一脸坏笑地说道：“穿好了再出来。”走到浴室外把东西准备好，蒋坤坐在床榻上，就这么等着Gordon出来，虽然之前这小子在寝室里就经常让他大饱眼福，但是他还没看过这小子穿这种内裤的样子。等了没多久，Gordon有些郁闷地从浴室中出来，走到外面还扯了扯自己的裤边，显然，蒋坤给他的这条内裤尺寸对他来说太小了，裆部连他半硬着的肉棒都包不住，露出一大截。“过来。”蒋坤勾了勾手指，让Gordon走上前，摸了摸这个大帅哥的虎腰，笑着说：“想做？”Gordon微微点了点头，看见蒋坤探出裤子链口的鸡巴，他的呼吸有点急促。

Gordon的反应被蒋坤收入眼底，他笑着拍了拍大腿，对面前这个高大英俊的肌肉猛男命令道：“坐上来。”在蒋坤的引导下，Gordon爬到床上，扶着蒋坤的肩膀，屁眼对着蒋坤昂起的大屌就坐了下去。Gordon还没坐下来，蒋坤一只手托住Gordon浑圆的臀瓣，让他停下动作，戏谑地笑道：“我让你坐我大腿上，你干嘛呢，这么猴急。”Gordon愣了愣，耳根红得更加厉害，蒋坤的话让他有些无地自容，自己什么时候在蒋坤面前变得这么淫荡。抱着Gordon的身体，蒋坤的脑袋只能够到这小子的的胸肌，他舌头挑逗着这尊运动男神的乳头，一只手揉了揉Gordon的壮臀，然后手指插入这小子粉嫩的屁眼中。“唔……”Gordon哼哼着，健壮的双臂搭在蒋坤的肩膀上，脑袋低下蹭着蒋坤的头发，被这样玩着屁眼，自己竟然越来越渴望被蒋坤操，原来后面被男人玩起来还可以这么舒服。和喜不喜欢无关，Gordon只知道蒋坤可以让他爽，再加上在药物的影响下，自己已经无形中被蒋坤的味道吸引，他讨好似地伸出舌头，弯下身轻轻舔舐着蒋坤的额头。蒋坤将手指从Gordon的雄穴抽出，摸着这小子一身汗水雕刻出来的结实肌肉，这个运动男神在性爱方面完全沉沦在自己身上，他从身后拿出一串肛珠，一点点塞进Gordon的雄穴，然后拍了拍他的屁股，拧着露在股沟外的那一枚珠子，在Gordon的肉穴外轻轻转动着。“嗯……哈啊……”Gordon的帅脸满是发情的样子，嘴巴不停地哼着，蒋坤插到他屁眼内的肛珠不仅没有止住他的欲望，反而使他后面更痒，他的下巴被蒋坤捏住，被迫低下头和蒋坤亲吻着，健硕精壮的肌肉更是让蒋坤双手过足了瘾。看着这个桀骜的猛男在自己面前顺从的样子，蒋坤手上拿过一条银色的链子，戴在了Gordon的脖子上。“这是……什么……”Gordon不解看着蒋坤的动作，感受到颈脖处的冰凉，这个大帅哥明亮的眼睛中露出一丝疑惑。当看到蒋坤手上拿着另外一条带扣子的锁链时，Gordon的脸色立马变了，眼神中也迸发出怒意，蒋坤这是想把他当狗吗。“哎，别激动。”蒋坤摸了摸Gordon的短发，拿着链子的手没敢继续动，Gordon这小子看到自己拿着锁链后就一副凶恶的样子，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不想戴这个是吗。”听到蒋坤的问话，Gordon轻轻点了点头，眉宇扬起，但眼睛依旧满是戒备地瞪着蒋坤。“可是我想看。”蒋坤揉了揉Gordon的后脑勺，尽可能平息下心中的激动，压低声音说道：“别想太多，只是单纯想看你戴这个东西的样子而已。”“靠，这有什么好看的，你有病吧。”Gordon鼻腔呼着气，眼睛盯着蒋坤的手。蒋坤按住Gordon后颈，让他更加靠近自己，舌头舔着这小子的颈脖，Gordon被他挑逗得昂起头，在自己面前，Gordon的身体始终敏感得很，但他的眼神却没有放松。蒋坤只好放下了手上的链子，这小子不喜欢被拴住也很好理解，毕竟和自己做只是一种跟以往不同的性体验，而脖子被套上狗链，以Gordon的暴脾气肯定接受不来，自己用药把这小子调教到被玩弄操干还不怎么反抗，甚至还有些享受和渴望，这已经相当不可思议了。这个大帅哥一开始被自己开苞时也挣扎个不停，但看到Gordon这个样子，蒋坤这次也不打算逼迫Gordon戴这玩意，这小子刚被自己弄回来，万一又对自己生起恶感跑掉，那就得不偿失了。抬手拨弄了几下插在Gordon后穴内的肛珠，Gordon的身体也跟着颤了颤，蒋坤在他耳边哈着气，低声说道：“戴一次行不，我就想看看。”听到这话，Gordon眉毛挑了一下，面前这个家伙玩弄自己时用的几乎都是强硬的手段，要么把自己绑住，要么趁自己没有力气反抗时强上，这样跟自己说话可还是第一次。Gordon皱了皱眉，偏过头去，语气中带着不耐烦：“就一次啊。”现在的他可不敢乱揍蒋坤，蒋坤这样说自己还不答应的话，指不定又要被怎么着，面前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恶魔，而且自己不知不觉间还沉沦在被这个恶魔亵玩的快感中。得到应允，蒋坤把锁扣在了项链上，拽了拽链条，看着面前英俊帅气的Gordon被锁链拴着脖子，链条的一端拿在自己手上，他把Gordon的脸拧过来，看着这个拽拽的小子被自己拴住，眼神锐利地看着自己，但泛红的耳根和那勃起的肉棒彻底暴露了这个大帅哥的感受，如果不爽的话，Gordon绝对不会在脑袋清醒还没有脱力的情况下让他这样肆意妄为。摸了摸这头健壮帅气的大狼狗的脑袋，蒋坤手指放到Gordon脸旁，拇指按着Gordon的嘴角，用力撬开这小子的嘴唇，探了进去。“唔。”Gordon甩了甩头，蒋坤这样做让他有些不舒服。“别动，嘴巴不要抿那么紧。”蒋坤把手指探入Gordon嘴中，摸着他整齐的牙齿，两根手指夹住了Gordon的舌头。“唔唔……咳……”被口水呛了一下，Gordon猛地把蒋坤的手指吐了出来，吸了吸鼻子，他不明白为什么蒋坤突然这样做，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干他，但是这种感觉似乎还不错，蒋坤身上的味道让他有种想趴在他身上的冲动，这也是他愿意乖乖地被蒋坤玩弄的原因之一。“舌头伸出来一点。”蒋坤亲了亲Gordon的下巴，手伸到下方，将Gordon后穴的肛珠拔出，一根手指插入Gordon的雄穴，看着Gordon喘息着轻轻把舌头探出，蒋坤立马用嘴唇衔住这小子的舌头，看着他哈气的样子。“想被操吗，嗯？”摸着Gordon硬硬的发茬，蒋坤嘴唇松开了Gordon的舌头，下巴蹭了蹭Gordon的下巴，低声地问道，面前这个帅气的小子用舌头舔着他的嘴唇，乖巧地点了点头。蒋坤笑了笑，从被子下拿出一个假屌，递给Gordon，这个玩意的尺寸跟他自己差不多。“放到地上，自己坐上去扩张一下，等下我再操你。”将那玩意拿在手里，Gordon有些错愕，蒋坤竟然让自己拿这个东西玩，不过此刻他早已被蒋坤挑逗得性起，只得乖乖照蒋坤的话所说，将假屌放在地上，然后跨着坐了下去。“唔……”Gordon按住假屌的一头，低下脑袋将那根东西慢慢顶入自己结实的臀瓣间的雄穴，蒋坤看着这个体育王子开发着自己的后穴，他突然扯了扯链条，让蹲在地上的Gordon被拽得往前歪了几步，重心不稳的Gordon脑袋栽到蒋坤的裤裆上。蒋坤将肉棒凑到Gordon嘴边，摸了摸这个大帅哥的后颈，喊道：“来，舔一舔。”Gordon脸伏在蒋坤的胯前，先是用高挺的鼻子蹭了蹭这根贴在他脸上的东西，然后嘴巴凑了上去，伸出舌尖轻轻地舔着。嗅着龟头流出的前列腺液，蒋坤看到Gordon的结实健壮的身体抖了抖，垂落的大屌一翘一翘的在这个男神胯下晃动着。看着这小子小心翼翼地舔着他的龟头，英俊阳刚的帅脸有些泛红，虽然Gordon身体高大魁梧，现在却像只嗷嗷待哺但又不知道怎么下嘴的小奶狗。蒋坤笑了笑，手指勾起Gordon的下巴，捏开这个大帅哥的嘴，将肉棒顶了进去。“含住。”看着这个运动男神唇瓣含着自己的肉棒，蒋坤开始轻轻地抽送，Gordon的嘴里也发出吮吸的声音，性感的喉结滚动着。“操……”蒋坤摸着这小子的颈脖，锁链挂在Gordon的脖子上，被蒋坤牵在手里，因为嘴巴含着顶入的肉棒，蒋坤把手掌覆在Gordon的颈下，可以感受到这小子的喉结在自己手心跳动着，。肉棒插进去大半根，已经顶到了Gordon的喉咙，可以看出Gordon有些不太舒服，但他并没有反抗，反而在蒋坤的抚摸下继续乖乖含住这根东西，嘴角流出一丝涎水。强忍住要射的冲动，蒋坤捏住Gordon的下巴，把屌从这个大帅哥嘴中拔出来，上面满是Gordon的口水。抬手拽了拽链子，Gordon抬起头来，也许是因为被拴住脖子，又给蒋坤口了的原因，这小子俊朗阳刚的眉目有些不爽地看着蒋坤，眼神中的傲气虽然掩饰不住，但此刻高大魁梧的身体依旧乖乖跨着跪坐蒋坤面前，等待被面前的男人亵玩。“后面舒不舒服？”蒋坤用脚拨弄了一下Gordon的肉棒，笑着问道，Gordon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舒服？”蒋坤也坐到了地下，搂着Gordon的虎腰，一只手摸着那根假屌的那一截，动了动。“这尺寸跟我的好像差不多啊，会不舒服吗？”将那根东西抽出来，蒋坤坐在地上看着面前跪着比他高一截的Gordon，这小子咽着口水，脑袋已经凑了过来，有些饥渴地蹭着他的脖子。“我操，这么兴奋？”感受着Gordon鼻腔喷在他脖子上的热气，蒋坤揉了揉这小子的脑袋，Gordon给自己口了之后似乎特别的亢奋。“……你的……”Gordon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话之后，就开始舔着蒋坤的脖子。蒋坤知道这是药的作用，之前Gordon还没有被调教好时在厕所内被蒋坤强行深喉了一次，就让他低头屈辱地在镜头前向蒋坤讨干，更不要说现在这种顺从的状态，他只好把舔着自己脖子的Gordon脑袋抬起来，一边亲着这小子，一边引导他坐到自己肉棒上来。搂着Gordon精壮的虎腰，手掌揉着这小子两瓣圆翘的屁股，蒋坤将鸡巴顶在Gordon的菊蕾上，嵌入入这个大帅哥紧致滑嫩的雄穴。轻轻地扭了扭胯，蒋坤吻着Gordon，揉着他结实的臀肉，手指灵活地摸索着这个体育王子屁眼和自己肉棒的交合处。“小乖狗，舒服吗？”看着Gordon哈着气，微皱的眉心两边浓密的剑眉扬起，拽拽的英俊脸庞上露出惬意的表情，蒋坤拽了拽链子，双手摸着这小子结实的腰腹，Gordon如同得到命令一般，肌肉颤抖着，抬动自己浑圆的壮臀，用屁眼吞吐着那根大屌。蒋坤双手从Gordon的腰侧沿着人鱼线摸上去，他停止用舌头挑逗Gordon的帅脸，低下头打量着这个凶猛剽悍的小子那一身雕刻般的结实肌肉，翘起的种马大屌不停流淌着透明的淫液。蒋坤亲了上去，伸出舌头舔着Gordon男的胸口，手掌摸着也Gordon的八块腹肌。“唔……哼……”看着蒋坤这样亵玩着自己的肌肉，Gordon闭上眼睛，耳根红得更加厉害，那根插进他雄穴的肉棒碰撞着他的敏感点，让他抬动着翘臀一次次坐下，也让蒋坤的龟头顶撞到最深处。享受着这个运动男神完美的肉体触感和紧致的嫩菊，蒋坤再次抬起头，和Gordon断断续续地亲吻着，被自己的肉棒操干是Gordon身体最敏感的时期，而且这个时候Gordon特别喜欢自己的抚摸，他的手攀上Gordon的后脑勺，揉着他的短短的碎发。“哈啊……”Gordon鼻腔喷着气，帅气的脑袋轻轻晃着，不敢跟蒋坤对视的他睫毛微颤，眉心紧拧，一边被蒋坤干着，一边时不时低下头如同蜻蜓点水一样迎合蒋坤的亲吻，但与其说是被蒋坤亲着，倒不如说是他自己低下头向蒋坤索吻。“唔……”蒋坤听着Gordon那充满男人味的哼叫声，这个脾气火爆霸道的小子此刻情欲和精壮的身体都完全属于自己，一想到Gordon那副嚣张狂傲的模样和现在在自己面前的顺从，蒋坤的心更是几乎要跳得化掉了。看着这个帅气的家伙自己主动抬动着屁股坐着自己的肉棒，蒋坤趁着Gordon坐下来的那一瞬间猛地挺胯，那猛烈的冲撞感击打着Gordon体内的敏感点，让他身体猛地一颤，哈着气把眼睛睁开，目光看着Gordon，随后咬了咬牙。蒋坤盯着Gordon的脸，伸出手指摸了摸这个大帅哥的整齐洁白的牙齿，果不其然，Gordon乖乖地伸出舌头舔了舔蒋坤的手指，眼神有些迷离，黑亮的眼睛还瞅着他，舌头一边随着蒋坤摸索他帅气的脸，一边从他的手指舔到他的手腕。“左手抬一下。”蒋坤摸着Gordon的脸，对着Gordon低声说道，虽然他的肉棒被Gordon紧致的后穴箍的很爽，但毕竟是Gordon自己在动，节奏不及蒋坤自己抽插那么快，还不至于让他这么快射出来。Gordon不知道蒋坤要干什么，他乖乖地把左手抬起来，手臂上结实的肌肉因为使力展现出漂亮的曲线，因为喜欢攀岩的原因，Gordon的身体协调性非常好，一边按蒋坤所说的去做，一边跨坐着用自己粉嫩诱人的雄穴侍奉着蒋坤的大屌。看到这小子的身上流出细密的汗珠，蒋坤忍不住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Gordon除了长得帅，身上散发的雄性荷尔蒙气味也让蒋坤口干舌燥，在之前Gordon夜不归宿的时候，自己还嗅着这小子换下来的的内裤和衣服手淫，现在Gordon清醒着这么顺从地在他面前被玩着，这让蒋坤有些疯狂。“唔……”Gordon吃疼猛一吸气，鼓着腮帮子哼了一声，他转过脸来，看到自己的肩膀上多了一排牙印。“靠……”看到蒋坤的动作，Gordon哼叫着轻骂了一声：“你……唔唔……你他妈属狗的吗……啊……”蒋坤此刻正在舔着这个大帅哥有力的臂膀，听到这话坏笑了一下，猛地将Gordon掀翻在地板，手掌护住这小子的后脑勺。“谁属狗。”拽了拽他脖子上的锁链，蒋坤看着被他压在身下的Gordon，这个大帅哥脸色通红地瞪大眼睛看着他，因为紧张而咽了咽口水。蒋坤按住Gordon两条胳膊，让这小子高大威武的身体躺在地上伸展开，他看着Gordon股沟中包裹着他肉棒的那个私密肉穴，然后低下头舔了舔Gordon的喉结，开始抬动胯部猛操着这个健壮的体育王子那紧致的嫩穴。“啊……啊啊……”Gordon咬着牙，但终究抑制不住，在蒋坤的目光下呻吟了起来，两人交合的部位发出清脆的撞击声，看着在自己身下被操得浑身发颤的Gordon，蒋坤紧紧搂住他，闭上眼轻咬着他结实的肩膀。干了大概十多分钟，蒋坤腹部压着的那根粗大的肉棒喷出一股热流，他知道Gordon被操射了，那根大屌顶着他的腹部，释放出一股股温热黏稠的液体，流泻在两人的身上。Gordon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高潮过后的他被Gordon搂着，身子也任由他摆布。看到这个高大威猛的小子被自己乖乖楼着，蒋坤亲了亲他的帅脸，忍住要在他体内喷发的冲动，他将肉棒抽了出来，然后扶起Gordon的身体，站起来按住他的脑袋。蒋坤把自己要喷发的大屌贴到了Gordon英俊阳刚的帅脸上磨蹭着，打算给这个狂傲威猛的男神一次颜射。看着蒋坤的肉棒，Gordon知道面前这个男人要干什么，毕竟自己以前操女人时可没少干过这事，他拽拽地撇了撇嘴，有些屈辱地闭上了眼睛，却没有反抗。伴随着蒋坤的呻吟，一股股精液喷射在Gordon帅气的脸上，犹如在他的脸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烙印。射完之后，蒋坤也坐在了地上，看着被他射的满脸都是的蒋坤，手摸了摸这小子脸上的白浆，再触碰了下他的嘴角。“是不是很讨厌我。”看着Gordon有些憋屈的表情，蒋坤下意识就开口问道，问完才发觉，自己在说的简直是蠢话，Gordon会和自己做是一回事，被这样对待真能丝毫不反感的话，这小子心是得有多大。Gordon猛地睁开眼睛，眼神看起来有点凶，但随后还是低下了头，不再作声，或许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讨厌吗？自己一个男人被另外一个男人玩成这样算怎么回事，讨厌的话？自己却还那么享受蒋坤的抚摸和抽插。看着这小子被拴着还露出这样拽拽的表情，让蒋坤很想拿着链子把他扯过来亲一下，不过因为气氛的问题，蒋坤没有任何动作。“你吃饭了吗。”两人一个下课一个训练回来，蒋坤自己还没吃过饭，他一边问道，一边扯过纸巾，给Gordon擦了擦脸，这小子耳根的红色还没有褪去，有些不爽地臭着脸。“没有。”这个大帅哥应了一声，拧着脑袋，让蒋坤好不容易才擦干净。“那你去洗洗吧，我去买饭。”蒋坤把Gordon脖子上的链子卸下来，擦了擦自己的身子，然后换了身衣服推门出去。两人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饭堂都已经关门了，蒋坤跑到门外的饭店打包了两份快餐回了宿舍，一开门他就听到Gordon轻微的鼾声，只见这小子穿了个背心和裤衩，抱着被子蜷在他自己那几天没打理乱糟糟的床上睡得很香，看起来是真累了。“饭弄回来了。”蒋坤轻轻戳了下床上的Gordon，看到他没什么反应。望着Gordon睡觉的样子，蒋坤也不太想叫醒他，他翻身上了Gordon的床，这小子抱着被子蜷在角落，旁边还有一大块空位。上了床以后，蒋坤盯着这小子熟睡的帅气模样，俯下头亲了亲他的脸侧。面前这个大帅哥越来越沉沦在他的怀抱和胯下，看他的样子似乎难以自拔，但蒋坤知道自己也越陷越深，他知道Gordon是个直男，一开始只想用药把这个大帅哥调教好，驯服成自己发泄性欲的一个的完美对象，要这小子喜欢上自己是不可能的，更别提现在还做了这种事情。但他却在调教的过程中越来越喜欢这小子，除了渴望这小子的肉体，还喜欢这个一向霸道高傲的小子羞涩地闭着眼主动亲自己的模样，即使那只是欲望下趋势的本能索取，甚至更想要看这小子运动完满身大汗，对自己露出那个从来没在在自己胯下时露出过的拽拽的阳光笑容，然后搂住自己。叹了一口气，蒋坤按了按额头，他知道自己奢求的太多了，在没有下药之前，Gordon除了揍自己，根本就没有用正眼打量过他，而蒋坤默默问了一下自己，如果再来一次，是否还会给Gordon下药。答案是肯定的，哪怕是之前刚做完，自己欲望已经得到发泄，甚至还带有一点点小小的愧疚，Gordon这小子光是身体，吸引力对他就已经是无限大了，而且蒋坤自认自己也根本不是什么品德高尚的家伙，或许现在看来还有些变态？变态就变态吧，一想到这里蒋坤也躺在了Gordon的床上，一只手搭在了Gordon的身上，嗅着Gordon身上的味道，听着这小子的鼾声，闭上了眼睛。至少现在，你是我的。

番外：蒋坤坐在喧闹的观众席上，打量着场中大部分人所锁定的焦点，那个在场上高大帅气的身影。比赛已经结束，看着被人群包围着的Gordon，蒋坤不自觉地勾了勾嘴角，这臭小子在的场上似乎始终都是主角。看着一些带着憧憬目光望着Gordon的花痴们，蒋坤不由得眯了眯眼，而场中的Gordon眼睛也扫了过来，目光忽地停滞了一下，对场外的蒋坤挑了挑帅气的剑眉，然后又把头扭过去了。蒋坤噗哧一笑，起身走出了场外——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蒋坤坐在器材室的垫子上，默默玩着手机，哐当一声，器材室的门口被打开，大汗淋漓的Gordon走了进来。打量着这小子一身亮灰色的球服，Gordon脚下踏着一双带着帅气纹理的白色运动鞋，露出一截黑色的袜子，这个大帅哥撩起衣角擦了擦汗，露出诱人的八块腹肌，然后俯下身压到了蒋坤的身上。“洗干净了吗？”蒋坤抬手摸了摸Gordon帅气的脸，搂住了这小子暖暖的发汗身体。“嗯。”Gordon用脑袋蹭了蹭蒋坤的脖子，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帅气的脸上似乎有些期待。“笑一个看看。”蒋坤亲了亲Gordon的额头，只见Gordon愣了一下，然后似懂非懂地咧嘴挤出一个傻子似的笑容，虽然没有那股不羁的劲儿，带着点蠢萌的感觉，但是放在Gordon脸上还是帅得蒋坤心颤了一下，让他用嘴巴衔住这小子的耳垂。这又让蒋坤想起了这几晚的情景，从Gordon回来之后，自己就把药停掉了，这小子一直没出现过之前那样欲望上头特别难受的情况，但是被自己挑逗几下还是马上就会硬，这也让禁欲了一段时间的Gordon很是痛苦，因为蒋坤知道这小子今天有比赛，或许是因为对这小子更加上心，蒋坤这几天一直忍住没有将这小子压在身下，却又在睡觉时候不经意频频挑逗到Gordon，让Gordon很是不爽。“靠，你别抱那么紧，老子硬了。”这是Gordon在床上的声音。“操你妈老子就不硬了，安静睡觉。”蒋坤猛地一压，想让Gordon安静点，虽然他这身板也算结实匀称，但要按住更加凶猛的Gordon还是差了很多，反而让这小子身子更加燥热，结果两人折腾了半天，后来才满身大汗背对背才好不容易睡着。停止了回想，蒋坤鼻腔哼着气，摸着Gordon的脖子，这器材室处于二楼，另外一面是落地窗，下面就是室内运动场，在这里做无疑比在宿舍里面刺激多了。“手背过去。”蒋坤轻声说道，Gordon抬起头，乖乖地按蒋坤的话做着。咔嚓一声，面前这个高大健壮的运动猛男双手被铐在被背后，蒋坤坏坏地笑了笑，看着有些意外的Gordon，起身抱着他的身体，将他反推倒在地板上，撩开Gordon的衣服。很久没做的Gordon身体早就已经敏感的不行，被蒋坤这样抚摸着他一身精壮的肌肉，让这尊性感的男神不禁发出雄浑的哼叫声。“唔。”蒋坤将舌头伸入Gordon的嘴巴中，挑逗着这个大帅哥的舌尖，然后笑吟吟地拿出一卷黑色的电工胶布，封住了Gordon的嘴巴。看着嘴巴和手都被缚住的Gordon，亮灰色的球服被撩起，露出两块硕大的胸肌和八块结实的腹肌，这个帅气的家伙有神的眼睛也看着蒋坤，期待着面前的男人要怎么对待自己。扯下Gordon的球裤和内裤，让这个帅哥那根粗长的大肉棒弹了出来，蒋坤从裤兜里拿出一个跳蛋，用胶布绑在了Gordon的大屌上后，将震动开到了最大。“哼嗯……”摸着Gordon因为兴奋而发颤的身体，蒋坤掰开Gordon两瓣结实圆翘的屁股，看着这小子洗干净的虎穴，用手指抚摸了几下后，随后掏出一根振动棒，慢慢地按了进去，然后也开到了最大的档位。“唔……”前后受到这样的刺激，Gordon的嘴巴被胶布封住，无法出声，颤抖着高大魁梧的身体，在地上扭动着，圆润的龟头上流出透明的淫液。蒋坤凑了上去，不顾被弄得身体发颤的Gordon，开始用舌头品尝着这小子漂亮的的腹肌。Gordon的鼻腔喷着气，后穴的东西让他体内一阵酥麻，肉棒上绑着的跳蛋也让他憋了这么久的种马大屌想要射出来，但没有蒋坤这的抽插和引导，现在这种程度根本不可能让他尽兴。把这个大帅哥的腹肌舔得湿润一片，蒋坤将气喘吁吁的Gordon拖到垫子上，翻过这小子的身体，取出那根振动棒，让Gordon翘着两瓣壮臀，在他面前露出流淌着淫汁的嫩穴。一把从后面挽住Gordon的脖子，蒋坤咬着这小子的耳朵，将自己的肉棒猛地插进了Gordon的虎穴，另外一只手伸进Gordon的衣服里，摸索着他湿漉漉的腹肌和胸肌。“唔哼……唔……”Gordon脑袋偏过来，感受着蒋坤的爱抚，用干净的下巴蹭着蒋坤的脸，蒋坤兴奋地把挽住Gordon脖子的手攀上来，摸着这个大帅哥的额头和额上的碎发，然后停止舔弄Gordon的耳垂，用牙齿咬住了封住Gordon嘴角的胶布，猛地拽了下来，胯下也开始动作，一边嗅着Gordon比赛过后身上好闻的汗味，一边抽插着这个性感健壮的体育王子那紧致肉穴。楼下的运动场一片喧闹，听着这种声音，蒋坤望着穿着一身球服踏着运动鞋的Gordon被反绑着，露出宽阔健硕的背部肌肉，翘着的屁股也被自己的肉棒探索着，因为Gordon这小子有体育器材室的钥匙，所以蒋坤才提出来在这里做，没想到这小子竟然答应了。“舒服吗，小乖狗。”摸着Gordon的帅脸，蒋坤忍不住调戏道，Gordon身上猛兽一样的气质和威猛的肉体勾引着他的欲火，那个仅有他享用过的男神小穴在他的抽插蹂躏下泛着汁水，湿润着他的肉棒。“哼……”Gordon拽拽地拧过头去，被蒋坤这样喊着让他脸上发烫，但是被身后的人搂住深入自己私密地方的感觉又让他无比惬意，也让他绑着跳蛋的大肉棒流泻出更多前列腺液。“怎么，不喜欢这样叫吗。”蒋坤咬着Gordon的耳垂，手指拨弄揉捏着这个大帅哥两颗富有弹性的乳头，在楼下透进来的光勾勒着这个猛男充满活力的身体轮廓，让蒋坤抽插的速度加快，室内也发出淫靡的喘息和击肉声。“靠……”Gordon喘着气，英俊桀骜的脸上泛着蒋坤看不到的红色，他咬了咬牙，蒋坤这混账又用牙齿在啃他的肩膀，虽然下口不重，但是印记肯定是留下了，这玩意经常让他在训练时候被队友调侃，还让他挥着拳头把这帮乱起哄的家伙吓散。蒋坤对着Gordon的肩膀一通轻啃和舔舐，在这个凶兽一样的小子身上留下自己的齿痕让他在做爱的时候更加兴奋，有一股征服的感觉。“那叫你什么好？”蒋坤在Gordon的宽肩上留下一排排的牙印，然后舔着他的颈脖，双手固定住Gordon的虎腰，让自己的胯部和Gordon圆翘的屁股发出撞击声音更加响亮。“啊……唔啊……”Gordon忍不住嚎了一声，蒋坤这一下已经重重地顶到了他体内最敏感的地方，让他的身体一阵抽搐，流汁的种马大屌也摇摆甩动着。“儿子？”蒋坤似乎想起了Gordon被自己搂着操到叫爸爸的时候，戏谑地笑道，抽插间又把Gordon颤抖的健壮身体搂得更紧。“要不叫你小石头吧。”一边笑着，蒋坤抽了抽鼻子，深深嗅了一口Gordon散发出的雄性气味，从后方揉着Gordon的短发，操得更加凶猛，这么多天搂着这个性感的家伙睡觉没有开过荤，别说Gordon这个性欲强悍的小子，就连他自己都憋不住了。“唔……恩啊……哈……”Gordon被锁住的双手下意识地挣扎着，蒋坤的每一次抽插都深深撞入他的最深处，下体一股电流的感觉划过，Gordon吼叫着瞪大了眼睛，肉棒摇摆着喷出了数十股雄精，在器材室做爱的刺激和违和感让他下意识想憋住下体的喷发，却反而射得更加厉害，整个垫子上都喷满了他的精液。感受到胯下Gordon身体的剧烈颤抖，因为菊蕾缩紧让蒋坤的抽插更加困难，但也裹得他更加的舒服，被这个大帅哥的私处紧紧箍住，蒋坤整根挺入，抱住Gordon，喷发在了他的体内。“Gordon，我喜欢你。”蒋坤抱住Gordon，用微不可察的声音喃喃了一句，然后把脑袋贴在Gordon的宽阔结实的脊背上蹭着。“哼……”Gordon的呼吸突然平缓了下来，任凭蒋坤抱着，等到蒋坤将肉棒抽出来后，脑袋也贴到他的脸上，两人似乎有默契地吻在了一起。偌大的器材室中，两个细微的舔舐和亲吻声正缓缓持续着。